叢書集成續編

二六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八冊目錄

史地類

中國東北部地理及其地方史

全遼備考二卷……清　林佶撰　遼海　一
渤海疆域考二卷……清　徐相雨輯　求恕齋　三三
西伯利亞東偏紀要一卷……清　曹廷杰撰　遼海　五一
寧古塔志一卷……清　方拱乾撰　昭代　七七
寧古塔紀略一卷……清　吳振臣撰　昭代　八五
嘉慶東巡紀事三卷……清　不著撰人　遼海　一〇三
東北輿地釋略四卷……民　景方昶撰　遼海　一二三
渤海國志四卷……民　唐晏撰（震鈞）　求恕齋　一四五
渤海國記三卷附校錄一卷……民　金毓黻撰　遼海　一八七

江蘇地理及其地方史

金陵百詠一卷……宋　曾極撰　郋園　二四九
雲間志三卷續入一卷……宋　楊潛撰　觀自得齋　二六三
崑山郡志六卷……元　楊譓纂　觀自得齋　三三九
續吳郡志二卷……明　李詡撰　適園　三七九
西吳里語四卷……明　宋雷著　適園　四四五
松窗快筆十卷補一卷補註一卷……明　龔立本著　虞山　五六一

三吳舊語一卷……明　顧　岕撰　風雨樓　六〇三
西神叢語一卷……清　黃蛟起撰　昭　代　六三三
赤山湖志六卷……清　尚兆山撰　金陵叢書　六七七

2258/07

遼海叢書

全遼備攷

楊鍾羲

全遼備考叙

曩歲蘄春黃先生語余曰漢臯徐氏藏有林吉人談遼東故實之書宜向其借錄非遠不可致者余聞斯語忽忽已十年矣頃間遼海同人議刊叢書始浼滬上蟫隱廬主人展轉向其商借一日主人以赫蹏一卷遠道郵致啟緘視之乃知徐氏以精鈔原本見假署曰全遼備考亦即黃先生所見之本也按清耆獻類徵謂吉人名佶一字鹿原福建閩侯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工楷法文師汪堯峰詩師陳午亭王漁洋三氏之集皆其手寫付雕世稱善本所著曰樸學齋集而未言有此作卷首題莆田林佶莆田舊爲福建興化府治與閩縣爲二地此豈其本貫歟余考此書之內容即爲楊大瓢之柳邊紀畧而小有異同吉人賢者詎能攘人之美以爲已作此誠著述界之一疑案已以余所知現行柳邊紀畧有三種本其一著錄於昭代叢書其二著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書皆不分卷方壺齋本更有節删凡昭代本之分注悉不之載又如明代遼鎭邊外諸鎭之名昭代本列舉最晰船厰西之金完顏婁室碑尤有關於史蹟且胥爲正文而方壺齋本亦刈去之此以求簡而陋雖刻猶不刻也近年又見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著錄柳邊紀畧五卷其前四卷悉同昭代惟第五卷則爲楊氏客遼東時所撰之詩每與前四卷相映發慨當以慷聲情激越爲吳漢槎秋笳集之倫類語云後來居上此之謂也徐氏所藏既不異於楊作惟將其先後次第時爲易置割裂冠以篇目如諸本之論柳邊者此本分標三目一曰邊塞二曰邊門三曰邊官又如諸本之論東北疆域者此本亦分標三目一曰邊地理二曰地界三曰盛京界又以前數行合於邊官一目其所標地界盛京界等字皆自原文摘出必連續讀之方可成章其他如廟及風土各目更不能包舉內容尤多可笑然書中數稱余父又有孔元昭挾私怨以陷余父之語此即指大瓢之父友聲先生被陷遣戍之事若吉人有意作僞何不將此等處加以删易意者吉人夙喜鈔書見楊氏之稿本遂錄而藏之以其無篇題也名曰全遼備考下署莆田林佶乃鈔者之自署後來遂誤以爲作者之名而幾同攘竊矣如此說而不得實則爲書賈之作僞既易新名又別署作者更竄易前後增入篇目藉此以給閱者理或有之然而吉人賢者必不肯出此也余讀吉林英煦齋卜魁城賦其自注凡九引林佶全遼備考而皆出於柳邊紀畧是煦齋所見並同此本而丁氏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此書亦題曰全遼備考然則竄易改題外間傳寫其由來者久矣且此書所紀亦有爲紀畧所無者其叙述之詳略字句之異同更不可一二數煦齋雖達官亦自詡雅猶肯引用是其面目尚可保存故取與紀略並印以與世人共見焉方余未見是書時以爲即林本裕之遼載或黃先生誤記爲吉人之作也本裕字益長清遼東人不詳其世有遼載二十一卷遼載前集二卷稿本未刊亦著錄於八千卷樓書目丁氏之書後入江南圖書館而檢其見目乃無此種及得見徐氏所藏始知是二而非一然不意其爲柳邊紀略之改題也漢臯徐氏名恕字行可其藏書之齋曰彊誃與黃先生爲同省雅故原書前鈐二小印一曰桐風高緇討疏錄之書一曰居巢李氏收藏書眉有黃先生之批校徐氏因蟫隱廬主人之託肯以藏本千里見假蓋亦緣黃先生豫爲道地之故是尤可感也夫余毓黻叙

全遼備考卷上

莆田 林佶 撰

邊塞

邊塞多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插柳條爲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於其外人呼曰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按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南至鳳凰山止（按明時遼鎮邊牆西北自長城薊鎮界鐵場堡起至東北開原之永寧堡止共六十八堡邊長一千二百四十八里東北自開原之鎮北堡起至東南鳳凰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長五百二十里而今之興京船廠則皆明時之邊外地也歟）

邊門

設邊門二十一座曰鳳凰城門曰愛哈門曰興京邊門曰加木禪門曰英額門曰威遠堡門曰發庫門曰彰武臺門曰白土廠門曰清河門曰九官臺門曰松嶺子門曰長嶺山門曰新臺門曰黑山口門曰高臺堡門曰平川營門曰布兒德庫蘇把兒漢門曰黑兒蘇門曰易屯門曰發式哈門（按明時遼鎮設關十遼陽城東南百八十里通朝鮮者曰連山關遼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里建州互市者曰撫順關開原城東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廣順關開原城東七十里夷入互市者曰鎮北關開原城西六十里慶雲堡地方曰新安關廣寧城東北七十里夷入互市者曰鎮遠關寧遠城北八里曰分水嶺關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通海運者曰旅順口關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運船由此入遼河者曰梁房口關設沿邊衝要堡一百有三曰鐵場曰永安曰背陰寨曰三山營曰平川營曰儲昌曰高平曰三道溝曰新興營曰錦川營曰黑莊窠曰仙靈寺曰小團山曰興水縣曰白塔峪曰寨兒山曰夾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兒曰長嶺曰椵木衝曰大興曰大福曰大鎮曰大勝曰大茂曰大定曰大康曰太平曰大寧曰大靜曰大清曰鎮夷曰鎮邊曰鎮靜曰鎮安曰鎮遠曰鎮寧曰鎮武曰西興曰西寧曰平洋橋曰東昌曰東勝曰長寧曰長定曰長安曰長勝曰長勇曰長榮曰靜遠曰平虜營曰上榆林曰十方寺曰丁字泊曰宋家泊曰曾遲曰鎮西曰彭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古城曰鎮夷堡曰清陽曰永寧曰鎮北曰威遠曰靜安曰松山曰柴河曰撫安曰白家衝曰三岔兒曰會安曰東州曰撒羊峪曰馬根單曰一堵牆曰清河曰鹻場曰張其哈曰雙堆兒曰灑馬吉曰靉陽曰寬佃子曰長嶺曰散等曰長佃子曰劉官寨曰湯站曰鳳凰城曰青台峪曰鎮東曰鎮夷曰甜水站曰黃骨島曰歸服曰紅嘴曰望海堝曰鎮遠）

邊官

每門設蘇喇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披甲十名東北柳條邊內外設

將軍三曰盛京將軍曰寧古塔將軍曰愛渾將軍（即黑龍江將軍）府尹一曰奉天府尹

邊地里

盛京將軍奉天府尹所屬東至興京西至山海關永平府界南至海北至發式哈門柳條邊東北至威遠堡門設京二

一曰興京（周秦屬肅慎氏漢晉屬挹婁隋屬高麗唐初屬燕州後爲渤海大彝震所據改屬定理府遼金屬瀋州明屬建州右衛在邊外名黑圖阿喇城本朝發祥地天聰八年改爲天眷興京）

一曰盛京（禹貢屬青州虞營州地商屬肅愼氏周屬朝鮮秦遼東郡漢遼東樂浪玄菟三郡地明帝末爲烏桓鮮卑所據獻帝初平三年屬公孫度據東郡地初不末屬晉慎晉改遼東郡爲國領縣八後魏仍爲遼東郡附沒於高句麗唐高宗平高句麗置安東大都護府元宗時屬渤海郡王大祚榮渤海部地後十二世孫彝震僭號建定瀋二州爲定理府遼屬東京昭德軍金屬東京路瀋軍元初爲瀋州後改瀋陽路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本朝天聰八年改爲天眷盛京順治元年裁衛所設駐防官兵）

府二

一曰奉天府（即盛京順治十四年設）

一曰錦州府（禹貢屬冀州虞夏屬幽州商屬孤竹國周屬燕秦遼西地漢無慮望平縣地屬遼東部幽州刺史領之晉慕容氏西燕郡唐柳城縣屬營州遼金錦州臨海軍隸中京大定府元省軍縣名止稱錦州隸大寧路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廣寧中左屯衛本朝康熙三年改錦州爲錦縣康熙四年乃置錦州府）

州三

一曰遼陽州（周朝鮮界戰國燕地秦漢屬遼東郡東漢改爲遼陽縣屬玄菟郡魏屬遼東郡晉屬[illegible]平附爲高句麗唐遼州屬安東大都護渤海改屬東平郡遼初建東平郡號南京後改爲東京遼陽府金東京元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遼東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改遼東衛爲定遼後衛[illegible]前千戶所爲定遼前衛左千戶所爲定遼左衛十七年置定遼中衛十九年建東寧衛永樂七年建自在州本朝順治元年裁衛所十年建遼陽府遼陽縣十四年除遼陽府名康熙四年改縣爲州屬奉天府）

一曰寧遠州（周孤竹國地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海陽縣地屬遼西郡晉慕容氏地屬燕唐瑞州遼隰州平海軍海陽縣地屬來州金海陽海濱二縣地屬瑞州元瑞州地屬大寧路明初本廣寧衛地宣德三年分置寧遠衛本朝順治元年裁衛康熙三年置寧遠州屬錦州府）

一曰金州（周秦朝鮮界本辰韓地漢屬玄菟郡晉屬高句麗唐初置金州統之後渤海置杉盧郡遼復州化成縣後改金州屬

（蘇州安復軍元初屬蓋州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四年置金州衛而中左所則在旅順口本朝順治元年裁衛所十年復爲金州今屬錦州府）

縣七

一曰承德（奉天府屬附郭）

一曰海城（周秦屬朝鮮本古南沃沮國漢初屬玄菟郡後改屬樂浪都尉東漢屬都尉仍封沃沮爲侯國魏屬平州晉爲高麗所屬高麗爲沙卑城唐李勣平高麗改置蓋州以統之渤海大氏以爲南京南海府遼海州南海軍隸東京金澄州隸東京元屬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海州衛本朝順治元年裁衛十年置海城縣屬奉天府）

一曰蓋平（周屬朝鮮本辰韓地秦燕人衛滿所據漢屬玄菟郡魏屬平州晉屬高麗附蓋牟縣唐蓋州屬安東都護渤海大氏改爲辰州遼辰州奉國軍隸東京金蓋州奉國軍隸東京元初置蓋州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蓋州衛本朝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設蓋平縣屬奉天府）

一曰開原（周秦肅慎氏地漢晉隋屬扶餘國唐渤海扶餘府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金屬龍州利涉軍隸上京會寧府元初設開原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原路明洪武十一年建遼海衛二十二年建三萬衛永樂七年建安樂州本朝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開原縣屬奉天府）

一曰鐵嶺（周秦肅慎氏地漢晉挹婁地隋越喜國地唐渤海改爲富州屬懷遠府遼銀州富國軍金新興縣隸咸平府元省縣隸瀋故明洪武二十一年建鐵嶺衛本朝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鐵嶺縣屬奉天府）

一曰錦（錦州府附郭）

一曰廣寧（周初朝鮮界後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東南爲無慮望平二縣地屬遼東郡西北黎縣地屬遼西郡東漢屬烏桓晉屬平州隋屬高麗唐置巫閭守捉都護府遼東南爲顯州奉先軍屬東京西北爲宜州崇義軍屬中京金置廣寧府又懿州崇義軍元置廣寧府路懿州因之屬大寧路明洪武二十五年封建遼王置廣寧護衛二十六年改爲廣寧衛又置廣寧前屯衛廣寧右屯衛二十七年又置廣寧中護衛二十八年置廣寧左右護衛永樂中徙封遼王於湖廣改中護衛爲廣寧中衛左護衛爲廣寧左衛右護衛爲廣寧右衛本朝順治元年裁衛所康熙三年設廣寧縣屬錦州府）

城一

曰鳳凰城（周秦朝鮮界本濊地漢屬玄菟郡晉隸平州隋屬高麗慶州地唐平高麗屬安東都護後渤海據爲東京龍原府遼開州鎮國軍屬東京金石城縣地屬東京元屬東寧路明初爲鳳凰城堡嘉靖三十七年因巡按李輔條議移置定遼右衛本朝順治元年裁衛仍留鳳凰城堡廢二十年駐滿兵一千名屬盛京）

以上皆入版圖

寧古塔將軍所屬東至東海東南至希喀塔山海界東北至飛牙喀海界西至威遠堡盛京界南至土門江朝鮮界北至發忒哈邊

愛渾將軍所屬東至海西至你不楮阿羅斯界南至寧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設郡縣無版圖羈縻之國居多焉

盛京城

周圍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築四門本朝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周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周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門故爲八大東曰撫近小東曰內治大南曰德勝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懷遠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勝小北曰地載外書滿文內書漢文不似今之滿漢左右書也城中有鐘鼓二樓百貨集其下

本朝皇城在南門內規模雖小金碧亦可觀中宮曰清寧宮東宮曰關雎宮西宮曰麟趾宮次東宮曰衍慶宮次西宮曰永福宮樓曰翔鳳閣曰飛龍正殿曰崇政殿大門曰大清門東曰東翊門西曰西翊門大殿曰篤恭殿東坊曰文德西坊曰武功（江南進士苗焦冥君稷守之時年八十餘矣）城左有圓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許大如高之半左右小圓殿各五基與地等脊高丈許大亦半之太祖率諸貝勒受朝賀處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即明朝失遼陽後邊牆

邊地路程

自京師至寧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京師四十里至通州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里至三河縣（縣近七渡鮑邱臨泃三水故名）三十里至邦均二十里至段家嶺三十里至別山二十里至枯樹三十里至玉田縣（古無終國水中自沙河治玉）四十里至流沙河四十里至豐潤縣二十里至板橋三十里至榛子鎭（松漠紀聞作榛子店）三十里至新店堡二十里至沙河二十里至野鷄坨十五里至安和店（店東北十餘里有首陽山山麓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廟）

（有清勝樓土人呼爲洞山）二十里至永平府（古孤竹國秦漢爲右北平松漠紀聞作平州）三十五里（松漠紀聞作四十里）至雙望店二十里至盧峰口十五里至撫寧縣二十里至榆關（或作榆關又曰臨渝以渝水名松漠紀聞自榆關至雙望店七十里）二十里至清河三十里至范家店三十里至山海關三里至歡喜嶺五里至八里鋪（明崇禎間略經千在督請城八里鋪門衛山海關旋罷五有又以山東巡撫楊嗣昌言設兵五千名）十五里至老軍屯三十里至高梁站十八里至前衛十五里至涼水河十里至葉家墳三十里至中後所（明崇禎二年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百名）十八里至東光站十二里至望海店三十里至七里坡十二里至曹莊十里至寧遠州（明初置寧遠衛領七所設指揮二十四員千戶二十五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七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把總九員主兵三千八百八十八名客兵家丁二十三名獨輪戰車一百輛馬三千一百六十八匹騾五十頭四十二年設寧前兵備道一員本朝悉裁去惟設知州吏目學正訓導各員）十八里至雙樹鋪（天聰二年五月太宗攻寧遠不克回兵駐此）十二里至連山十八里至塔山（明時寧遠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十二里至高橋十八里至杏山（明末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松山（明初廣寧中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崇禎間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小凌河十里至雙陽店二十里至大凌河（明初廣寧左屯衛中左所戶駐此自遼陽失後屢爲戰地總兵祖大壽等統重兵於此拒守）三十里至十三站（即十三山胡嶠陷虜記云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四十里至閭陽驛（遼乾州廣德軍奉陵縣金閭陽縣）二十里至壯振堡十里至興隆店十五里至二臺子十里至顧家子三十里至中安堡十八里至羊腸河（按三鎮邊務總要羊腸河在鎮遠等堡邊外係朶顏衛住牧之所今爲內地邊界）十五里至小黑山二十里至胡家窩三十里至二道井二十里至一半拉門三十里至白旗堡（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朔己酉天子駐蹕於此鑿百井以供行營）三十里至劉河溝十里至黃旗堡八里至小黃旗堡二十二里至巨流河（即遼河一名枸柳河又作句驪河源）（出塞外北諸山明初築小城於河上名曰開城）十五里至顧家子二十五里至老邊三十里至大石橋（一名永安橋）三十里至奉天府（松漠紀聞作瀋州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領所五設指揮使三十一員千戶一百一員百戶一百五十七員鎮撫經歷各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年設遊擊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一九員主兵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客兵家丁四十八名獨輪戰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五千三百八十八匹騾五十頭今改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二員固山大八員噶喇章京八員牛彔章京員代子[illegible]員筆帖式二員披甲三千八名馬匹又設府尹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戶禮兵刑工五部侍郎各一員郎中七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六員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二十里至大羅二十里至蒲河（明時設千戶所）十里至汛滿鋪二十里至懿路站（即金挹婁縣明時瀋陽衛左右千戶所駐此）二十里至范家屯十里至新鋪三十里至鐵嶺縣（明初建鐵嶺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八員教授訓導各一員鎮撫二員經歷二員千戶二十六員百戶六十四員又設備禦一員把總二員主兵一千三百八十一名馬五百五十八匹獨輪車一百輛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十里至高麗站五里至平定堡五里至山頭堡四十里至開原縣（明初置遼海三萬二衛領所十七設指揮五十一員千戶三十二員百戶九十三員鎮撫六員經歷二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知州吏目各一員又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十四員主兵一千八百五十八名獨輪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二千八百二十五匹騾十五頭又設兵備道一員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披甲一千名）十五里至開原站十五里至柳條邊威遠堡門四十里至棉花街五十里至也合站（按盛京志及太祖實錄作葉赫時明北關也）五十里至火燒嶺三十里至黑而蘇站三十里至小孤山四十里至大孤山（扈從東巡日錄載康熙二十一年天子去時路程參天東北八十里爲撫順爲堡爲琉璃河爲扎凱爲嘉祜穆爲骨家寨爲哈達河爲耿家莊爲柳條邊爲烏默坡爲康格爲庫奔爲三丸山爲寺閣山河爲阿爾灘納門阿爾灘納門者蒙古語漢言大孤

山也乃與驛路相合）三十里至易屯河（一作一統河又作亦屯河明正統間設衛）二十五里至一把且二十五里至石頭河三十五里至雙陽河六十里至衣兒門（一作引門河明正統間置衛）二十里至沙龔（一作靡雕河）三十里至一拉溪二十里至搜登（一作[illegible]教）二十里至水哈三里至小水哈五十里至船廠十里過混同江至厄失哈站三十里至交密峰四十里至厄黑木站十里至那木窩稽三十里至山神廟五里至拉發站七十里至退屯站（名昂邦多紅昂邦者大多紅渡者口也）三里至色出窩稽六十里至朱倫多河五十里至俄莫賀索落站一百四十里至必兒漢必拉站四十里至德林二十里至沙闌站四十里至藍旗溝四十里至寧古塔（元史地理志胡里改距上都開平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大都燕京也又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故元鯨海千戶速哥帖木兒木答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皂化自女直來歸言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斡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托溫至佛思木隆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隆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隆口至乞列迷一百九十里）

邊臺

明時遼鎭建敵臺一千三百三十三座（東路馬根單等七堡四十九座西路長勇等七堡八十二座寬佃子等十四堡七十四座開原十一堡一百十八座中固三城堡二十九座撫順等六城堡三十五座汛河等三城堡一十六座懿路三城堡二十一座瀋陽六城堡三十九座靜遠等五堡六十一座鐵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堡七十九座義州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九座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一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一百一十六座廣寧右屯等四城堡十一座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九座蓋州等二十七城堡八座海州等四城堡四十四座洪武實錄）路臺二百二十八座（遼陽等十二城堡二十四座開原等十一城堡七座中固等三城堡四座鐵嶺等六城堡七座汛河等三城堡八座懿路等三城堡十座瀋陽等六城堡七座靜遠等六城堡五座鎭武等五城堡二十七座義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一十七座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一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海城等四城堡一十二座）

當初建時量地衝緩緩者五里一臺衝者二三里一臺而所謂路臺者高三丈五尺周圍四十丈體圓以大磚爲之上置舖樓垜口每臺設守軍五名專納行旅居民之遇敵者也今自山海關至寧遠州依然星羅棊布完好若新自寧遠州至奉天府或五里一臺或十餘里一臺（明季頹圮爲本朝所毀）自奉天至威遠堡柳條邊則數十里一臺而又殘毀過半土人云天聰間增城奉天取材于此故也

山海關

山海關唐太宗時築城五所謂五花城是也元時爲遷民鎭明洪武十四年大將軍徐公達建山海關城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衞領所八設指揮十三員千戶十九員百戶二十三員鎭撫二員經歷一員宣德九年置守關兵部分司設主事一員嘉靖四年設巡關御史一員隆慶二年裁革三年建山海關營屬薊鎭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五員額兵一千四百一名尖硝三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額馬騾二百匹頭關外即屬遼鎭設二十五衞（曰定遼中衞曰定遼左衞曰定遼前衞曰定遼後衞曰東寧衞曰定遼右衞曰海州衞曰蓋州衞曰復州衞曰金州衞曰廣寧衞曰廣寧左衞曰廣寧右衞曰廣寧中衞曰義州衞曰廣寧左屯衞曰廣寧右屯衞曰廣寧中屯衞曰廣寧前屯衞曰廣寧後屯衞曰寧遠衞曰瀋陽中衞曰鐵嶺衞曰三萬衞曰遼海衞）

分屯重兵（明初設兵一萬九千三百餘名萬曆初存操兵八萬六千六百後東事亟聚松杏間者遂至十三萬有奇遼陽大淩河失後僅十一萬一千二百餘名）則此關固東北一咽喉也額曰天下第一關有自來矣今乃爲本朝發祥之門設和敦大一員佐領八員驍騎八員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通判一員譏過客搜參貂而已（明制參貂材木魚鮮之類皆有禁條）

關制

凡出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眞送牌子至兵部起滿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隨便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衙記檔驗放或有漢人附滿洲起票者冒若獨力等輩至北衙亦放行矣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南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即進蓋自外入關旗人便于他時銷檔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于人參惟朝廷及王公歲額得人餘皆不得人入者死是以參賈不敢公行向路守者或夜踰城入或書壓草車糧車詐入康熙己巳庚午間天子屢責守關吏或死或徙路不行乃從他口入亦有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矣而關口之搜檢愈嚴雖襌中不免貂禁稍寬然恐其攜一等貂來（頭貂升三等）過必查閱少而醜則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內務府餘則官賓價給主

長城遺址

長城東盡處曰大龍頭西盡處曰大龍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龍頭土人呼爲老龍頭上有望海樓或有遊宴其中者樓前有石碑大書一勺之多四字

孟姜遺跡

山海關外三里曰悽惶嶺又曰歡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悽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歡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即望夫石貞女祠在其上木龕中有一婦像作凄惻狀乃所謂許氏孟姜者也有聯云秦王安在

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祠南里許爲姜女墳
或曰墳在海中不可即

遼人物

寧遠州人曰明總兵李如松入朝賜宴陪宴官某問遼東産何物如
松曰産好李某曰不知心若何曰赤心

遼山川

松山杏山城皆本朝踏毀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仝行老滿洲曰此
我皇圍城時所掘也按明崇禎十四年（即崇德六年）錦州松杏皆被掘壕
闔困（錦州困最久松山七月杏山兩月）今他處無跡而杏山獨存何耶
十三山在錦縣境內醫巫閭山南去大淩河三十里直十三站遼顯
州地也（遼史世宗置顯州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州在山東南）山不高大而峯十有三鋒稜若削離立如人扈從東巡
日錄所謂若研山者也上有潭下有洞可避兵金太常蔡珪詩云閭

山盡處十三山溪曲人家畫幅間高供奉（士奇）康熙壬戌四月壬寅扈
從過此猶見山下人家但無溪水今則并無人跡矣

咸州

古咸州應在開原站威遠堡之間按松漠記聞咸州至瀋州二百十
里今自奉天記里至開原站得二百五里雖古今道里未能盡合然
大要不甚相遠也

黃龍府

黃龍府盛京志作開原縣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
州而婁室墓碑載室葬於濟州之東南奧吉里今其墓在船廠西二
百里之薄屯山則當日黃龍府治應在今石頭河雙陽河之間又松
漠記聞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
去混同江六百餘里金太祖安能一渡江即據有之耶

邊部落

明時遼鎮邊外部落分爲二種在西北者曰三衛（按三衛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黑龍江南連朝鮮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驅其眾走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唐吐谷渾宋屬契丹名兀哈良元即奚都置大寧千戶所明初故元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爲寧王以鎮之二十一年置三衛成祖靖難患寧王躡其後乃陰說三衛兵於寧王郊餞時一呼皆戰遂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徙寧王於南昌盡割大寧以與三衛）

三衛者

一曰泰寧（其地西自廣寧前屯衛邊東至廣寧白雲山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遼王阿札失里爲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數年之後即糾他部犯邊陽順陰逆造無寧時明末喀爾喀之速把亥等即其後也）
一曰福餘（其地西自廣寧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惠寧王海撒男答奚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正統間同也先入寇不得利反爲也先所掠後遂衰）
一曰朵顏（其地自開原起至山海關止明洪武二十二年置衛以朵顏元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後乃陽順陰逆每窮饑輒入犯至啓禎間三十六家之長哈喇慎部布顏台吉蘇布地等遂爲本朝外藩）
在東北者曰女直女直種三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建州毛憐者爲建

州女直極東最遠者爲野人女直置都司
一曰奴兒干都司（[illegible]）
置衛三百八十一（合三衛即三百八十四矣）
曰建州衛（[illegible]）

可刀郭以賊陞李顯忠爲都指揮僉事從賽以誠俱爲正千戶十年十一月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等奏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速趙歹都劉不歡等悉挈家敕建州居住說殺之食上命賜倉粟賊之十五年十二月李顯忠奏顏泰地面月兒速哥賊李家屬歸附居建州從之仍賜賚如例十六年二月以李顯忠奏陞指揮僉事哈麻忽等爲指揮同知副千戶失剌等八人爲正千戶百戶也兒吉納等四人并所鎮撫哈答等二人爲副千戶俱賜敕褒諭賞賚有差十七年三月以李顯忠所舉女直也住等二十七人爲指揮千百戶賜鈔幣有差十八年正月欽與河等處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陞爲千戶木郎哈爲百戶宣德元年一月陞李顯忠子建州指揮李滿住爲都指揮僉事四年二月李滿住請入朝充侍衛賜敕諭止之五年四月李滿住奏請與朝鮮互市朝鮮不納上復諭止之六年正月李顯忠妻康氏及指揮僉事命家奴來朝貢馬及方物八年二月陞指揮僉事不顏禿爲指揮同知正千戶迭卜爲指揮僉事十一年一月陞指揮使歡赤爲都指揮僉事五月陞指揮僉事木答兀爲指揮同知正統元年閏六月李滿住遣男古納哈等來朝貢馬并送遼東軍衛逃移人四十八名上嘉之賜綵幣靴帽有差二年五月陞指揮僉事金家奴爲指揮同知副千戶牙失爲指揮僉事所鎮撫阿木樂爲副千戶三年二月李滿住奏衆乎朝鮮必屯城相仇殺上諭止之六月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奏請往婆猪江惡殘朝鮮於殺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上從之後滿住同董山糾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滿住等入謝時諸部以也先之亂多失敕印無驗衛減賞賚怨恐而叛成化三年九月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等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兵五萬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水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婆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崩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會朝鮮兵擒斬獲指揮若女等千人併誅滿住

建州左衛

按實錄永樂十年置十五年二月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奏舉以頭目卜顏帖木兒速哥等爲指揮千百戶宣德元年正月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爲都督僉事賜冠帶戊午命指揮僉事木答哈爲指揮同知正千戶宋者禿爲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速江等衛弟者哈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盡取其財猛哥帖木兒子童倉與其叔凡察及百戶高早花等五百餘家脫住朝鮮鏡城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二年十一月童倉奏請敕諭凡察朝鮮國王爲撫送凡察等家至毛憐衛轉送出境又命猛哥帖木兒子童山襲[illegible]本衛指揮使五年童倉隨其叔凡察逃往建州朝鮮奏其與建州衛指揮李滿住同謀生釁奏辭敕諭九月上降敕諭之童倉等又奏開原女直馬哈剌等從朝鮮國同內一百七十餘家爲朝鮮所留七人百戶高早花等四十一家被毛憐衛所留請上敕撫六年正月陞指揮董山爲都督僉事董山與凡察不和六月敕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察之後結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董山入謝以宴賚薄怨叛潛結朝鮮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府使天順三年巡撫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處得其制書遣使往問各上表貢馬謝罪成化二年董山糾毛憐海西入寇遣都督武忠往諭山等悔走闕下以語言不遜羈廣寧召釋還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脫京師放歸襲事六之誅年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使

建州右衛

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左衛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遣其弟指揮僉事凡察等貢馬及方物三月凡察以招撫遼東陞都指揮僉事賜敕勞之九年二月凡察從都指揮裴俊斡木河殺賊有功陞爲都督僉事仍掌衛事四月凡察奏去年野人阿速江等衛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其兄都督猛哥帖木兒姪阿古等盡取其財請發兵問罪上遣指揮施者顏帖木兒等齎敕令建州左衛指揮同知札剌兒住木苦忽等十月復諭凡察與猛哥帖木兒之子童倉等往朝鮮說沁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童倉奏上敕諭朝鮮發凡察等家至毛憐衛轉送出境三年正月凡察來朝貢馬五年九月凡察自朝鮮逃回同原叛土軍馬哈剌等四十家至鄂于河散處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於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古河兩界間令凡察同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居住六年二月朝鮮國王李裪奏本國逃民亦有音波說凡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欲劫朝鮮回國使臣上敕禁之凡令與童山輪次來朝又諭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兀者衛都指揮使剌塔哈罕衛都督僉事乃賜敕諭凡察勿復爲惡三月凡察奏辯上復敕諭之察與其山不和先是七姓野人之亂建州左衛印失宣德間又頒新印令凡察掌之既而董山復得舊印敕命山與凡察協同署事撤還舊印董山不肯復命撤還新印都指揮李章加等奏保凡察仍掌衛事上令仍繳新印凡察浮不肯出乃更分建州左衛設右衛使董山以舊印領左凡察以新印掌右衛至本朝肇祖原皇帝都督孟特穆復七姓野人之仇至俄朵里城西千五百里蘇克蘇滸河虎欄哈達山下黑禿阿喇居焉黑禿阿喇者即今之興京也

兀者衛

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十四人自遼東來降賜衣各一襲尋加賜白金千三百七十兩永樂元年十二月忽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鎖失哈等來朝貢馬百三十匹置兀者衛以西陽哈爲指揮使鎖失哈爲指揮同知吉里納等六人爲指揮僉事餘爲衛鎮撫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永樂九年十月命能哥等爲指揮同知兀塔出等爲指揮僉事

兀者左衛

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兀者衛酋目脫脫哈等五十三人來朝別設兀者左衛以脫脫哈爲指揮同知未合赤吉等爲指揮僉事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者右衛兀者後衛

按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頭目那海父不凡尼等來朝設兀者右衛以那海爲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衛以父不凡尼爲指揮同知果卜灌哇哥佔兒指揮僉事餘各授官賜誥印冠帶及鈔幣襲衣有差永樂十四年七月命女直野人保奴爲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塔失塔木等二十三人爲指揮僉事兀剌納等十四人爲副千戶忽失塔等二人爲衛鎮撫忽失納等八人爲百戶兀桑哈爲所鎮撫俱賜誥敕

失里錦衛虎兒文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正月虎兒文等處女直野人璫粗頭目衲魯不乃也兒古尼尼往哥赤等來朝設失里錦虎兒文二衛以納魯不乃也兒古尼等六十四人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撒力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二月把闌等處女直野人卯爻等來朝設撒力衛以卯爻爲指揮僉事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赤不罕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赤不失兒哈達兒等來朝設赤不罕衛以失兒哈達兒等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屯河衛安河衛（按實錄永樂三年，月女直野人頭目可憐哥歹都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河安河二衛以可憐哥等爲千百戶衛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毛憐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十二月毛憐等處野人頭目把兒遜等六十四人來朝設毛憐衛以把兒遜等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九年九月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奏其弟建州衛指揮僉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命爲毛憐等衛指揮使等官十四年正月指揮使猛哥不花等率其部同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顯忠來朝賜予如例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奏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古處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答失里襲職仍掌衛事乞給印以便朝貢奏事實阿里印信不許行用上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衆宜與印信撒滿答失里住建州衛與滿住給與印信文亦）

堅河衛（永樂三年置）

右城衛（按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哈兒哈等五十人來朝設右城衛以哈兒哈爲指揮使餘爲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山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塔剌赤里作哥等四十五人來朝設塔山衛以塔剌赤等爲指揮同知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也吾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倒羅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兀也吾衛命倒羅爲指揮同知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嘉河衛哈蜜衛斡難河（四鎮三關志作斡難河大明會典作灘納河）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嘉河等處女直野人阿必察等百二十八人來朝貢馬設嘉河哈蜜斡難河三衛以阿必察等爲指揮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魯木衛（地誌云北關住野黑寨而故得祝孔革授塔魯木衛都督僉事）

蘇温河衛阿速江衛速平江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打葉等七十人來朝設塔魯木蘇温河阿速江速平江四衛以打葉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宣德八年阿速江等衛頭目弗答哈等殺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所掠七姓野人者赴也九年十月因凡察奏敕弗答哈等還其所掠人馬財物）

吉河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三月女直野人速魯帖哈等來朝置吉河衛命速魯帖哈爲指揮同知餘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雙城衛撒剌兒衛亦馬剌衛脫倫衛卜顏衛（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忽剌温三角等處女直野人吉里納者哥撒等來朝置雙城等五衛以吉里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兀蘭衛亦兒古里衛脫木河衛福山（大明會典作福三）衛（實錄永樂四年八月兀蘭等處女直野人乞剌尼紐憐等來朝置兀蘭等四衛以乞剌尼紐憐等爲指揮餘爲千百戶賜予如例）

札木哈（四鎮三關志作箚竹哈大明會典作撒竹匣）衛（實錄永樂四年八月不[illegible]哈赤等處野人乃兒不花等來朝置札木

哈衛命乃兒不花爲指揮同知賜予如例）

肥河衛（實錄永樂四年九月禿河石魯山門等處女直野人哈合察等六十三人來朝置肥河衛命哈合察等爲指揮千百戶賜予如例）

密陳衛卜剌罕衛（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以答魯能木里女直野人卜趙州不花乞歹不花忙古納等來朝貢馬置密陳卜剌罕二衛命趙州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扎童衛（四鎮三關志作箚童衛）

撒兒忽衛罕答河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一月扎童撒兒忽罕答河等處女直野人顏赤不花等四十人來朝貢馬置扎童等衛命顏赤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木魯罕山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再藍兒等處女直野人火失剌孫哥納乞等來朝置木魯罕山衛于撒隣狗站之地命失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兀者前衛（永樂四年置國朝會典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撫臣陳鉞徵巷廣寧勘狀散赤哈率所部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貢道不納散赤哈因糾建州三衛乘虛掠寨集諸保陳鉞掩殺近塞[illegible]十八年始盡更以捷聞於朝）

亦罕河衛納憐河衛麥蘭河衛斡蘭衛馬英山衛十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朵林山衛哈温河（大明會典作哈里河）衛（俱永樂四年設）

喜樂温河衛木陽河衛哈蘭城衛可令河衛兀的河衛阿古河衛撒只剌河衛依木河衛亦文山衛木蘭河衛阿資河衛甫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女直野人土成哈等二百二十五人來朝置喜樂温河等十二衛命土成哈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二月女直野人咬納等三百人來朝命咬納等爲木蘭河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朵兒必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朵兒必河恨古河等處女直野人官夫答闌張禿等八十一人來朝置朵兒必河衛命官夫答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哥吉河衛野木河衛納剌吉河衛亦里察河衛答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可成哥等九十二人來朝置哥吉河等五衛命可成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

納木河衛甫門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納木里河女直野人白百哈等來朝置納木河等衛命白百哈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阿剌山衛隨滿河衛撒禿河衛忽蘭山衛古魯渾山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

野人巴思答木咬納等五十人來朝置阿刺山等五衛命巴思答木咬納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考郎兀衛亦速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黑龍江等處女直野人早哈虎失忽等百七十人來朝貢馬置考郎兀亦速里河二衛命早哈爲指揮使虎失忽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國朝典彙成化二年建州左衛指揮童山糾毛憐海西入寇遣都督武忠往敕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

野定兒河衛卜魯丹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女直野人買虎失帖思哈等四十七人來朝置野定兒河卜魯丹河二衛命買虎失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

喜刺烏（大明會典作喜速烏河）衛（實錄永樂五年十二月喜刺烏之地野人的升哥等來朝命的升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

阿里河（大明會典作阿吉河）衛（永樂五年置）

禿都河衛實山衛忽里吉山衛列門河衛莫温河衛阮里河衛寮刺禿山衛嘔罕河衛（實錄永樂六年正月女直野人必禪等百六十人來朝置禿都河等八衛命必禪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　月命平住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有差）

弗朶禿河衛斡蘭河衛禕列河衛希灘河衛克默而河衛阿眞河衛

兀里溪山衛撒叉河（四鎮三關志作撒察河）衛阿者迷河衛木忽刺河衛欽眞河衛（實錄永樂六年二月女直野人買令哈火禿等百六十五人來朝置弗朶禿河等十一衛賜予如例八年十月撒因加等來朝命爲兀里溪山衛指揮等官撒因加等願居安樂州從之九年十月命欽令哈爲禕列河衛指揮同知撒因哈等爲指揮僉事）

兀魯罕河衛塔罕山衛木興河衛益實衛（一作乙室）者帖列山衛乞忽衛

刺魯衛牙魯衛友帖衛（實錄永樂六年三月喫喫河等處女直野人昔速等百二十人來朝置兀魯罕河等九衛命昔速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乞塔河衛（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乞塔河女直野人乍里等來朝置乞塔河衛命乍里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童寛山衛（永樂六年置）

葛林衛把城衛札肥河衛忽石門衛札嶺山衛木里吉衛忽兒海衛

木束河衛好屯河衛（實錄永樂七年三月葛林河等處女直野人禿木里等百一十人來朝置葛林等九衛命禿木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三年二月長亦八等女直野人卜可你等來朝命爲忽石門衛指揮等官賜予有差）

伏里其衛（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干韃靼忽刺冬奴等六十五人來朝置伏里其衛命忽刺冬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弗提衛（實錄永樂七年五月兀刺僉河等處野人塔失等來朝改忽兒海衛爲弗提衛以塔失等爲指揮等官

乞勒尼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虎也木等處女直野人撒禿兀等來朝命爲乞勒尼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愛和（四鎮三關志作愛河）衛把和衛（實錄永樂七年八月愛和河站女直野人乞塔納等來朝設愛和把和二衛命乞塔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阿倫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也力哈等來朝設阿倫衛命也力哈爲指揮僉事歹羊哈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

塔麻速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官音扒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塔麻速衛命官音扒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失里木衛（實錄永樂九年本衛女直野人哈升哥等來朝命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河屯吉衛古里河衛（永樂七年設）

甫兒河衛使坊（一作方）河衛亦麻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女直野人那溪等來朝設甫兒河等衛命那溪等十九人爲指揮等官賜予如舊例）

法因河衛古木河（一作古木山）衛兀應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法因河等處野人禿刺等來朝設法因河等三衛命禿刺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年兀速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等十三人來朝命爲法因河衛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

葛稱哥衛（實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哥等來朝設葛稱哥衛命斜稱哥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舊例）

喜申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迷頭目千塔奴等來朝設喜申衛以千塔奴爲指揮僉事賜予如例）

兀列河衛卜魯兀河（一作卜魯兀）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早花等二十人來朝設兀列河等衛命早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木刺河（大明會典作木束河）衛阿荅力河（一作阿荅赤河）衛（實錄永樂八年置）

督罕河衛（實錄永樂九年二月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馬吉你等來朝設督罕河衛命馬吉你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只兒蠻衛兀刺衛（即合大兀刺）順民衛囊哈兒衛古魯衛滿涇衛哈兒蠻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一作可木河）衛弗思木衛（明太祖實錄遼陽至佛出渾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佛思木隘口一千三百六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迷伏里其兀刺囊哈兒古魯失都哈兀失奚等處女直野人頭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設其兒蠻等十一衛命第土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斡朶倫衛（明太祖實錄佛出渾至斡朶倫一千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十月女直野人脫亦脫等來朝設斡朶倫衛命脫亦脫爲指揮同知猛哥弗兒哥爲指揮僉事兀的哥等爲副千戶等官賜予如例）

卜忽禿河衛阿兒温河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亦能哥斡羅失等來朝設卜忽禿河等三衛命亦能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蔦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廣右等來朝設蔦可河衛命廣右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塔速兒河衛兀屯河衛支城衛和卜羅（一作和十羅）衛老哈河衛兀列衛

兀剌忽衛哈爾分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野人阿魯禿等百十五人來朝設塔速兒河等八衛命阿魯禿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失兒兀赤衛（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完者只魯兀等四十三人來朝設失兒兀赤衛命完者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卜魯兀河衛（永樂十二年置）

忽魯愛衛渚冬河衛扎眞衛兀思哈里衛（實錄永樂十三年十月考郎兀衛指揮同知僖納等來朝設忽魯愛等四衛頭僖納爲忽魯愛衛指揮使赤脫爲指揮同知苦出脫斡等四十人爲指揮僉事長家爲渚冬河衛指揮同知吉書哈爲扎眞衛指揮同知忽喀思爲兀思哈里衛指揮同知忽禿等七十一人爲千百戶等官賜予悉如例）

吉灘（一作吉灘河）衛（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弗提衛奏舉女直野人牙速等堪任以職設吉灘衛以牙速爲指揮同知亦里當哈等爲千百戶賜予悉如例）

亦馬忽山衛（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詔命女直野人賴奴兀爲指揮使哈散哈爲指揮同知木答兀等七人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亦東河衛亦速（一作迷）河衛（實錄永樂十五年二月安出河等處女直野人喀剌苦出等來朝置亦東河亦速河二衛命喀剌苦出出哞哈爲指揮使保酒剌忽等爲副千戶散只木等爲百戶案南哥等爲所鎮撫賜予如例）

阿眞同眞衛（實錄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撒里亦答等來朝置阿眞同眞衛授撒里亦答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悉如例）

益實左衛阿答赤衛塔山左衛（大明會典作塔山前衛地碑云南關敕令速里式授塔山前衛左都督）

城討溫衛（以上俱正統間置寄住毛憐衛內）

可木衛失里衛失木魯河衛忽魯木衛塔馬速衛吉灘衛和屯衛和屯吉河衛亦失衛亦力克衛納木衛弗納河衛忽失木衛兀也衛也速倫衛巴忽魯衛兀牙山衛塔木衛忽里山衛罕麻衛木里吉河衛引門河衛（即伏兒門地面）亦里察衛只卜得衛塔兒河衛木忽魯衛木答山衛立山衛可吉河衛忽失河衛脫倫兀衛阿的納河衛兀力衛阿速衛速溫河衛結剌吉衛撒剌衛亦實衛弗朵脫河衛亦屯河衛（一作易屯河又作一統河在也合站東北一百八十里）兀討溫河衛甫河衛剌山衛阿者衛童山寬衛替里衛亦力察河衛哈里分衛禿河衛好屯衛乞列尼衛撒里河衛忽思木衛兀里河衛忽魯山衛弗兒秀河衛沒脫倫衛阿魯必河衛咬里山衛亦失衛豬渚衛答里山衛古木河衛剌兒衛兀同河衛出萬山衛者屯衛喜辰衛海河衛蘭河衛朵州山衛者亦河衛納速吉河衛把忽兒衛鎖眞河衛也速河衛者剌禿衛也魯河衛亦魯河衛失里兀衛斡朵里衛禿屯河衛者林山衛波羅河衛朵兒平河衛散力衛密剌禿山衛甫門衛細木河衛沒倫河衛弗禿都河衛者列帖衛察扎禿河衛出萬河衛者帖列衛兀失衛忽里河衛失里綿河衛兀剌河衛愛河衛哈剌察衛沒倫衛卜魯衛以哈阿哈衛速江平衛兀山衛弗力衛失即山衛亦屯衛木河衛竹墩衛河木衛哈郎衛歲班衛失山衛考郎衛葉屯衛黑黑河衛古城衛弗河衛文東河衛阿古衛弗山衛兀答里衛納速河衛失列河衛朵兒玉衛兀魯河衛弗郎罕河衛赤卜罕山衛老河衛竹里河衛吉答納河衛者不登衛也速脫衛阿木河衛顏亦衛（疑卽上遼正）山答衛塔哈衛弗魯納河衛行子衛兀勒阿城衛阿失衛吉眞納河衛法衛薄羅衛塔麻所衛布兒哈衛亦思察河衛失剌衛卜忽禿衛撒里衛你實衛平河衛忽里吉山衛阿乞衛台郎衛塞克衛拜苦衛所力衛巴里衛塔納衛木郎衛額克衛勒伏衛式木衛樹哈衛肥哈答衛蓋干衛英禿衛乞忽衛阿林衛哈兒速衛巴答衛脫木衛忽把衛速哈兒衛馬失衛塔賽衛箚里衛者哈衛恨兒衛哈失衛交枝衛葛衛艾答衛亦蠻衛哈察衛革出衛卜答衛蜀河衛禿里赤山衛賽因衛忙哈衛（以上窶萬曆間設）

所二十四

曰兀者托溫所（元史地理志曰桃溫設軍民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距上都開平四千里又明里斡朵憐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斡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二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嗖哈等來朝設兀者托溫千戶所以嗖哈等爲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鈔有差）

可里踢所（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八禿卜花等來朝設可里踢千戶所以八禿卜花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兀的罕（一作兀者罕）所（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與嘉河等衛同設）得的河所奥石河所（永樂五年二月與喜樂溫河等一十二衛同設會典無奥石河所）哈魯門山所（永樂五年正月與納木河等衛同設）敷答河所（永樂七年四月與伏里其等衛同設）兀者揆野木所兀者穩勉赤所魚失所五年所兀者已河所眞河所兀的所屯河所哈三所兀者屯河所古賁河所五音所鎖郎哈眞河所兀者揆野人所兀禿河所哈魯門所兀討溫河所兀者撒野人所

站七

曰別兒眞站黑龍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朵河站亦罕河衛忽把希站

忽把希站弗答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國朝典彙作地面凡十八）

曰弗孫河地面木溫河地面埇坎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馬河咬東地面可木地面黑龍江地面寨一

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即今愛渾）

東北邊部落考

明末東北邊部落爲本朝所併者二十有六

海西則有扈倫國之吳喇（一作烏喇又作兀喇在混同江東尼失北哈站六十里昔名扈倫國姓納喇有納齊布祿者生子曰商堅朵爾和齊商堅朵爾和齊子曰加麻喀碩朱古加麻喀碩朱古子曰綏屯綏屯子曰都爾璣都爾璣生二子長曰克習納次曰古對朱顏古對朱顏子曰太闌太闌子曰布顏始服吳喇諸部築城吳喇河岸洪尼地自稱貝勒傳至其孫布占泰與本朝構兵萬曆四十一年爲太祖所滅）

哈達（一作哈塔在開原東北邊外四十里即所謂南關也與葉赫同祖先是扈倫國都爾璣長子曰克習納爲族人巴代達爾漢所害有孫萬一名王台奔席北之綏哈城其諸父王住外蘭奔哈達爲部主後其下叛殺王住外關其子博爾坤會過殺其人以報父仇遂迎萬爲部主萬于是稱汗國號哈達最忠于明授塔山前衛左都督傳至其子孟格布祿等於萬曆二十七年爲本朝所滅）

輝發（一作灰扒本姓益克得里始祖曰昂古里星古力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也自黑龍江載木主遷居渣魯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黑土姓納喇氏居于張因改姓納喇星古力二子長曰留臣次曰備臣備臣子曰納領噶都貢納領噶都貢子曰拉哈都督拉哈子曰噶哈禪都督噶哈禪子曰齊納根達爾漢齊納根子曰王機砮于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以居因號輝發國時有蒙古察哈爾國扎薩

克圖土門汗圍其城不克而還遂爲衆所王機砮卒有子七人其孫拜音達里盡殺之附自立萬曆三十五年爲本朝所滅居易錄輝發部落未滅之前一載每至日晡輒有小兒千百爲羣逐背入城喇人或入倉廩之居或散在人家提而擲之散若輕塵旋復聚爲小兒嘶遲所遺皆不能禁國人夜不得眠日出始慘而散復如是者年餘太祖兵至已入城人無覺者自此妖亦不見）

也合（一作葉赫又作野黑在開原威遠堡邊門東北九十里即所謂北關也明正統間置塔山前衛設指揮等職始祖本蒙人姓土默特名星根達爾漢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改姓納喇後遷野赫河岸故以野赫爲國號星根達爾漢子曰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子曰齊爾噶尼齊爾噶尼子曰褚孔革授塔魯木衛都督僉事孔革子曰太杵太杵二子長曰逞家奴次曰仰家奴皆依哈達王台爲邊患而兄弟不相下乃更築新城于山坡而號故城曰老城老城在西逞家奴居之新城在東仰家奴居之萬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以賜敕貫責爲名誘二奴至開原殺之逞家奴子曰布寨布寨子曰布揚古布爾抗古仰家奴子曰納林布祿曰金台吉俱忠順爲明衛邊萬曆四十七年爲本朝所滅）

建州毛憐則有滿洲（滿洲始祖曰布庫里雍順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定三姓之亂娶其女百里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之蘇克蘇滸河（其地在清河邊外屬城寨之著者七曰圖倫城曰撒爾湖城曰嘉木湖城曰沾河寨曰安土瓜爾佳城曰古勒城曰沙濟城沙濟城主阿海與古勒城主阿太者王杲子也萬曆十一年爲李成梁所殺餘皆亡于本朝）

渾河（屬城寨七曰杭甲城曰札庫木城曰東佳城曰把爾達城曰兆佳城曰界凡城曰播一混寨萬曆間俱爲本朝所併）

王甲（萬曆間部主戴度墨爾根其叔曰孫扎泰光滾與渾河部登哥滸爲仇十二年九月本朝太祖攻章鄂齊吉等城還孫扎泰光滾乞師攻翟哥滸戴度遣人告之得爲備十六年太祖滅之）

董鄂（在寬奠堡外萬曆十六年部主克徹巴顏之子額爾機克爾喀爲托漢河部額葉阿祿下所殺其子何和哩率衆歸本朝尚太祖長女）

哲陳（一作只陳萬曆十五年爲本朝所併）

蘇完（部主索爾果明萬曆十六年四月率衆歸本朝太祖以其子費英東爲一等大臣後以功陞開山額真卒諡直毅公配享太廟）

鴨喇古（一作押兒狐寨主扈喇虎明萬曆十六年四月率衆歸本朝以其子扈爾漢爲養子賜名覺羅）

長白山之訥殷（一作內門）朱舍里（以上二部在明萬曆二十二年併于本朝）

鴨綠江（部登州江或呼淺江所作馬訾水源出長白山明萬曆十九年爲本朝所併）

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爲本朝吳巴海等所滅）

兀爾格陳（一作奧斛路臣）綏分（一作遂分）雅蘭戶野（一作滹野）兀爾機尼黑庫倫諸落

河滸（以上七部明崇禎十年七月爲本朝喀凱塔克等所滅）烏爾扎喇（明萬曆三十九年爲本朝阿巴泰費英東順科諸所滅）

虎爾哈（即元呼里改路地）之兀扎喇（明崇禎六年兀扎喇地方頭目綽奇以貂狐皮朝貢本朝八年五月本朝命吳巴海等征之十月兀扎喇部主之弟寨桑卜克沙等歸本朝令住寧古塔地方十四年二月本朝遣寧古塔章京鄂果發等征其未附者寨桑平之）

綽庫禪能吉爾（以上二部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本朝阿爾津等所滅）

庫爾克（一作庫爾喀）之喇里闐鍔陳阿撒津多金兀庫爾城掛喇爾額蘇

里額爾兔（以上八處明崇禎十二年八月爲本朝薩木什等所滅）

黑龍江之嗚爾達蘇（嗚爾達蘇有一處以人小別之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本朝阿爾津等所滅）

薩哈連（明萬曆四十四年七月本朝命達爾漢順科落等取其屯寨三十六）

東北邊部落舉國內附者二十有六瓦爾喀則有蜚悠（明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吳喇侵蜚悠其城長策穆特黑請移家歸本朝太祖命舒爾哈齊等率兵三千徙其戶五百還）

虎爾哈則有格先里（明崇禎元年正月格克里四頭目朝于本朝）

石拉忻（明萬曆四十四年本朝使順科落等招之四十六年其部長率所部歸之）

那堪泰（明崇禎三年十一月其長虎爾喀率妻子至寧古塔命馬爾一惟朝本朝求駐牧地）

託科落羅（一作脫科落明崇禎十年四月貢本朝貂狐皮十二月又貢十五年十二月又貢）

努牙喇（一作努野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歸本朝）

默爾車勒黑葉（明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歸本朝）

馬爾遮賴科爾佛科爾庫薩喀里（以上三喀里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歸本朝）

松阿里則有擺牙喇（明崇禎元年十二月頭目伊爾彪岡納哈布新伊爾喀歸本朝貢貂狐皮）

黑龍江則有戈博爾寒布奇（長巴爾青等）何黑岱克殷吳魯蘇楡爾根海

輪固濃昆都輪吳藍（以上十屯明崇禎八年四月俱歸本朝）

精格里河渾泰（明崇禎元年十月其長屆有布祿歸本朝貢貂皮）

使犬部則有蓋青（明崇禎七年十一月其長僧格歸本朝貢貂皮）

窩稽（一作兀集又作烏集凡林木叢茂處皆是）則有那木（明崇禎間其長康果里喀克都里呂古明嗚兒烏路嗚僧格尼喀爾湯松嗚葉克舒等歸本朝）

都魯（明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歸本朝）

東北邊部落現在貢寧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

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

曰拏耶勒（一作闊雷明崇禎四年七月部長蘇達蘭官寇扎濟喇瓦爾禪尼克尼格等始貢本朝貂狐猞猁猻水獺皮）

曰革依克勒（一作克叠克勒又作克宜克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始貢本朝貂狐皮）

曰祜什喀里（一作虎習哈禮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其長納木達禮等十人額達庫等四人始貢本朝元狐皮）

此三喀喇（喀喇漢言姓也）役屬久其頭目皆尚少主少年精悍者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爲侍衛者初服魚皮今則服本朝衣冠所謂窩稽韃子是也又名異齊滿洲（一作伊車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窩稽疑即古之室韋按北史室韋傳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南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鉢室韋用樺皮蓋屋大室韋尤多貂皮青鼠）

自寧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一作木輪又作木倫明永樂間置木倫河城萬曆三十九年七月本朝命阿巴泰等取之崇禎元年七月本朝又命喀凱塔克等率兵征之）俗類窩稽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瞞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爲衣自寧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龍江兩岸者曰剃

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人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滙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十數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行冰上）駕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後漢書有狗國以狗耕地價與牛同又金史有狗站以狗解站遼天慶三年六月斡郎改國會以良犬進貢）其語與窩稽異無文字筆墨以皮條記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

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而赤臀無袴以皮蔽其前自寧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周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寧古塔梅勒章京陪宴

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寧古塔五百里歲一貢

黑龍江（元史作合蘭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爲一而其源則相去甚遠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大誤又兩江之水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模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皆不可信

吳喇國舊城（人皆大吳喇以今之船廠亦名吳喇故也）周十五里四門內有小城周二里東西各一門中有土臺城臨江江邊有菴曰保寧

也合老城在驛路旁新城亦可望見俱無人迹余同行鑲白旗擺牙喇常明新城貝勒後也謂余曰我國因兄弟不睦各據一城自相殘殺又政由婦女以致滅亡常明之父曰二格年八十餘少時爲太宗贊應今以罪流寧古塔猶能言舊日事惜老病又不通漢語不能詳問之也或曰前大學士明公（珠）老城貝勒後云

船廠即小吳喇南臨混同江東西北三面舊有木城北二百八十九步東西各二百五十步東西北各一門城外鑿池池外築土墻周七

里一百八十步東西門各一北門二（康熙十二年建造）今皆圮惟東西北三木樓在耳康熙十五年春移寧古塔將軍鎮之中土流人千餘家西關百貨湊集旗亭戲館無一不有亦邊外一都會也

船廠設于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此所以征俄羅斯也至鄞縣萬季野以爲即明永樂間船廠（永樂間發匠卒數千造船將以開邊未幾成祖崩仁即位罷歸宣德時又造宣宗崩乃終罷）余初未以爲然既而至寧古塔聞前者中陳敬尹曰吾初至小吳喇尙無造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綉鐵釘又井水或鐵臭季野之言乃信

尙陽堡在開原縣東四十里安置罪人始於天聰七年八月（按實錄黑斗河喇撻明盜參人口其餘黨發尙陽堡）後以爲例自順治末改發船廠寧古塔二處尙陽堡遂無人迹矣

寧古塔

周曰肅愼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按太平寰宇記及北史勿吉有七種其一曰粟末部與高麗接二曰汩咄部在北三曰安車骨部在汩咄東北四曰拂涅部在汩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今以古今地勢考之在白山拂涅之間）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眞（女眞本朱里眞之訛後避契丹興宗名改爲女直）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按水達達所屬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呼里改曰斡朶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明屬奴兒干都司寧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寧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個相傳有老者生六子遂以之名其地有指爲六祖發祥之地者非（按六祖長曰德世庫次曰劉闡次曰索長阿次曰覺昌安即景祖也次曰包朗阿次曰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察劉闡居阿哈河洛索長阿居河洛噶善覺昌安居赫圖阿喇即今之興京也包朗阿居尼麻喇寶實居章甲近者相距五里遠者二十里因號其人曰寧古塔貝勒與以之名地者不同）

寧古塔駐防自天聰十年備禦吳巴海始後陞還順治十年設昂邦章京以鑲藍旗薩兒吳代爲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爲將軍十五年移將軍駐船廠駐寧古塔者惟梅勒章京率披甲三百五十名而已

長白山

按長白山（土名歌爾民商堅阿鄰山海經作不咸山魏書及北史作曰徒太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作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高二百里橫亙五之無樹木惟生叢草多白花山半有石臺可四望山巔積雪皚皚五峯環峙南一峯稍下如門中有潭周二十五里（大明一統志云周八十里盛京志云四十里與[illegible]遠樣長白山賦自云形如豕腎縱餘五里橫八里）峯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副都統薩不蘇奉旨丈計得此數）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曰土門江曰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賓因訥因河曰額黑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庫河曰阿脊革土拉庫河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尚書圖納等往繪圖）金大定十二年即山北建廟册爲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册爲開天弘聖帝本朝康熙十七年己未遣官致祭照明初封五嶽例（前代封嶽特稱帝明太祖以己起自布衣不敢妄加封號因改稱某山之神）册爲長白山之神初於寧古塔西南九里溫德恒山春秋致祭今改於船廠城外（康熙三十年辛未上命刑部尚書圖納往[illegible]祭圖）

混同江

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松花哩烏喇松花哩者漢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大若天河也混同江之名改於遼聖宗四年其源發於長白北流遶船廠城東南出邊受諸泥江東注北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曲折流入大東海其在船廠東南者闊三十丈（魏書勿吉傳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余去時爲己巳十月二十一日江已冰乘車過是日晴和冰少融見土余疑爲江底土人曰江深二丈餘冰上積土土上復冰今所融者土上冰耳歸時爲庚午二月二十一日流澌蔽江鋒甚利舟不肯渡余策馬從亦拉江徑涉亦拉者漢言三也蓋尼失哈站下流兩沙洲分江水爲三故以此名水僅沒馬腹余所乘高麗馬則沒頸因念金太祖乘赭白馬徑涉水及馬腹不平耳何神異之有（冬雪多則春夏融流水大否則小余適當己巳冬無雪故可徑涉云）尼失哈站南山上有潭產小魚魚皆逆鱗人不敢食尼失哈者漢言小魚蓋地以物名者也

遼河套在開原西北舊顯州城下水甘土厚平地不下萬頃明宣德以前皆屬邊內自畢恭立邊牆後遂置境外嘉隆間漸爲福餘衛頭目所據天命四年太祖既擒介賽（一作宰賽）貝勒喀爾喀（即福餘衛都督後）舉部北徙此地遂成甌脫惜乎不置邊內以之屯種也

遼東金州旅順口距山東登萊甚近順風揚帆一日夜可達明時運糧運貨往往由此若永樂宣德間海運則自旅順口徑達開原城西老米灘舊跡猶存可得而考也

古寧江州應在今厄黑木站扈從東巡日錄指爲大吳喇者非是按松漠紀聞來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而來流城即在寧江州西金太祖紀十月朔克寧江州城次來流城可證今去混同江東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特不知何水爲來流河故跡若大吳喇則在混同江邊何百十里之相去耶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戴石者曰拉亦作磖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者曰林如惡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木者曰窩稽亦曰阿機盛京志作窩集實錄作兀集秋笳集作烏稽如那木窩稽色出窩稽朔爾賀緯窩稽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寬甸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懶山之銳者曰哈達（達讀作平聲）如山陰哈達之類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土著自言與滿洲同祖而役屬於蒙古（蒙古之名始於元唐書作蒙兀國宋作朦骨子[illegible]述作朦骨國）之科爾沁（一作好兒趁與察哈爾虎墩兎同祖住牧東北邊外去[illegible]州[illegible]近明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九月其長翁阿代貝勒莽古思貝勒明安貝勒同葉赫等八國之師犯興京敗歸後明安貝勒以女進太祖莽古思貝勒以女進太宗遷爲外藩四十九旗之長）凡自船廠往墨兒根愛渾黑龍江者由此按天聰八年十一月霸奇蘭等征黑龍江命由科爾沁國舅吳克善（莽古思貝勒之子）所屬之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則爲東北衝途也久矣特以地屬外藩公行劫奪而莫能禁行旅每視爲畏途耳

黑龍江（即薩哈連兀喇源出塞北）愛渾（一作艾虎）城在船廠東北後魏時曰黑水部屬勿吉唐曰黑靺鞨置黑水府（唐開元十六年以其部落都督賜名曰李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金曰合懶路元曰合蘭府水達達路（合蘭府設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錢糧戶數二萬九百六）明曰黑龍江忽黑本寨本朝天命元年八月太祖命達爾漢順科落巴圖魯征之（江水每九月始冰時流澌忽合若浮梁遂濟取屯塞下）後朝貢爲羈縻國康熙十三年始築城二十二年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三員（一滿洲一索倫一水手）滿洲披甲千人索倫披甲千人所謂黑龍江新披甲是也（凡強盜竊盜免死者多給爲奴）大船四十花船七十槳船十七而以船廠寧古塔流人爲水手幫兒各八百二十四人二十九年將軍統其半駐墨兒根以衛索倫索倫者屬國也（按實錄天聰八年五月黑龍江索倫頭目巴爾達齊率朝貢貂皮十月巴爾達齊又率京古者哈拜孔非契都護內舊蔵特白哈爾塔等例貢其未附屯塞則於崇德四年十一月遣[illegible]等六年七月遣席特庫等會蒙古數[illegible]曼吳喇忒四子[illegible]部度征之乃爲屬國）產美貂號索倫皮與

西北阿羅斯爲鄰（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即羅刹邊外呼爲老鎗爲人深目聳睛隆準黃虬髯長身多力而好睡眠懶不即救長於步戰善鳥鎗不畏弓矢著身徐徐拔之相視笑自言自開闢至今皇帝之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其族中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指左右膝或曰先指額次腹次右肩次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來佛見必俯伏而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上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居室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西洋其帽冑頂綴貂於內外綴珠寶珊瑚或用猩猩氈縫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賤者著衆羅尼貴者貂銀鼠新錦囊其表綴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而絕少紬緞其錢銀貫無好肉大若瓜子李重一分蠟作變載或人馬形陽則其國書也若梵釋一錢必卉數十字不可辨識曰文字用臘底諾話臘底諾者西洋耕國之官話也其紙厚若山西毛顴大減十之三微脆中有斯花若戈戟之狀色白其染華若茄昔而短棗若葉包者白舒者青魚牉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虛然如今之西洋獄者而色糯白軟潤釋月不硬其國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水陸晚夜行十三閏月乃至張屯薩城而西陳今界以錢在命山西北七日出塞起界以爲說之學見唐之點買斯又日乾吃斯王秋澗玉堂嘉話則以爲古烏孫即个韓濟祿余以滿昔叶之此存本作烏斡孫絲之間而無遠合之字評者不得已以己意之相近者書之中原譯者音隨地疑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同二千年如一日也余向見秋笳集作烏孫以爲非後塞外見其國人狀貌皆與顏師古注烏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飫淵塔始恍然矣辛於地之方位路之近余不暇辨壤）

康熙四年乙巳阿羅斯率八千餘人入索倫部取貂皮而滛其婦女臥未覺寧古塔將軍巴（海）輕騎往襲之盡殲其軍脫者四人耳於是築城於雅克薩爲邊患者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天子命舅舅公佟（國綱）內大臣索（額圖）往諭禍福乃毀雅克薩城退地五百里以尼不楚爲界而索倫貂乃盡貢內府矣

自船廠至墨兒根設二十站由席百部中行皆沙漠無山水自墨兒根至愛渾設六站是由索倫部中行窩稽居多矣

虎兒哈河即鏡泊下流（盛京通志寧古塔城西南百里有湖廣五六里袤七十里土人呼爲必爾騰即鏡泊也中有三山曰俄莫賀屬阿山阿克善山牛朶山岡克善牛朶兩山之間有瀑曰白巖湖之西南虎爾哈河東流入湖之處有崖曰呼客鬼崖湖水東注飛瀑崖奔激澎湃吼聲聞數十里土人呼爲發庫）金呼里改江也闊二十丈源出色出窩稽繞寧古塔西南東北折入混同江匯黑龍烏蘇里二江入海其水色白味甘在第二泉上飲之益人精力或曰蔘水也故能然

寧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天東小記作烏黑法喇）在萬山中廣二十餘里袤百餘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紺或若龜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馬蹄鑿鑿然若行鼓上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如

鎰孟者（盛京志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圓或方或六隅八隅如井如鎰如紬或口如盂而中如洞深或丈許或數尺中有泉或生魚或生草木）莫不凍魚鼈焉

寧古塔城舊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去覺羅城八里）今梅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新城建舊城遂廢人呼之爲舊街上

寧古塔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木城周二里半東西南各一門外爲土城土城木周十里四面有門今皆圮惟臨河西南面壁立耳公衙門及梅勒章京居在木城內餘官兵及民皆散住東西南土城內合計不過四三百家屋皆東南向立破木爲墻（金志以木爲籬壁）覆以莎草厚二尺許草根當簷際若斬絅大索牽其上更壓以木蔽風雨出瓦上開戶多東南（金志獨開東南一扉）土坑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東就南北坑頭作竈上下男女各據坑一面（金志穿土爲床煴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夜臥南爲尊西次之北爲卑曉起則歛被褥置一隅覆以氈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麗紙寒閉暑開兩廂爲碾房爲倉房（滿語曰哈勢）爲樓房（用貯食物）四面立木若城（名曰障子）而以栅爲門（金志編木爲栅）或編樺枝或以橫木廬舍規模無貴賤皆然惟有力者大而整耳

自混同江至寧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一作諾木阿機又作納木阿機明初置納木河衞所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本朝命額宜都取之）曰色出窩稽（一作色赤阿傳盛京志作色齊窩集）那木窩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多則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蝱白戟之類攢嘬人馬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烟以驅之夜讌木石燎火自衞山魈野鬼嘯呼瞭人心膽餒則咽乾糧或射禽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凡入窩稽者必掛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多躓蹶

或曰山神爲崇云（凡從東逃日數云鳥稱中皆森松及樺作樹間有檜樅鱗接虬蟠樛山帶澗叢密紛糾白晝晻暝霜日葉彫零見隙月樹根亂石磈硊行旅疑無道路供奉得之據所記載雖不甚詳然其大概畧可想見矣）自山海關至十三站連岡複嶺無徑寸之木自十三站至奉天平壤爲多自奉天至柳條邊山野相錯或斷或續自柳條邊至混同江岡嶺似十三站西而草木則隨地皆有自混同江東厄失哈站至必兒漢必拉半屬窩稽崎嶇陰慘不類人間至沙闌則又別有天地而寧古塔尤佳惜四山樹木爲居人所伐鬱葱佳氣不似昔年耳

寧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闌南有舊城址（天東小紀作火茸城）大與今京城等內紫禁城石砌女牆下猶完好內外街道隱然瓦礫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爲東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爲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會寧府（按金史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其宮室有乾元殿慶元宮宸居殿泉源門敷德殿延光門宵衣殿稽古殿明德宮涼殿延薰門五雲樓重明殿東華殿天門殿混同江行宮春亭天元殿世德殿

水新宮光興殿豐籟亭臨漪亭）余按史志遼金東京在今遼陽州土人之言固非而盛京志亦未可盡信嘗考金史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堇鋪七十里至賓州（按金史賓州本渤海城在鴨子混同二水之間）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寧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窩稽嶺上土城址尚在今人指爲金時關門者安知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歟

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眞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邊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尚凍）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

沙闌城內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鼻端微損新鄉張司空坦公（名縉彥）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餘己巳六月寧古塔藍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媽病且死夢石觀音乞其家遣命長子吳達哈爲屋以蓋之吳達哈出五十金屬西關吉林下觀音廟僧淨金董其事淨金又募得數十金冬十二月入窩稽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擊者也又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命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聖次曰儒生盛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令蓋國學碑也又土人云城內雖無居人遠望之猶有王氣城北十餘里有兩石橋橋九洞今石雖圮柱尚在又將軍安（珠瑚）使人浚井得硃漆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

五國城

五國城就徽欽之死斷之似一城而五國其名者考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剖阿里國曰盆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爲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大明一統志）或以爲在羌突里噶尚（吳漢槎曰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羌突里噶尚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即是）或以爲在朝鮮北境（歷從東遼日錄俱鮮北境近事古塔者有安置徽欽故城在山頂之上）或以爲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燼紀聞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又遷西河州又遷五國城其地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余按金史徽欽以金太宗天會六年七月乙巳赴上京十月徙韓州七年七月丁卯徙鶻里改路地名皆不相合此書之僞無疑）或以爲寧古塔相近搶頭街有舊城址五疑即是其說紛紛不一而余以爲徽欽自徙鶻里改路之後未聞再徙則五國城自在鶻里改路境內而鶻里改者即虎兒哈胡里改之變書也搶頭街之說庶幾近之

冷山

洪忠宣皓所居冷山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土人呼爲白山以其無冬夏雪白也（宋史洪皓傳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本傳雲中至冷山行六十里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扈從東巡日錄曷木逖邏（即僧莫賀索落姑）東北二百餘里爲冷山余雖未至其下然以古今道里合之大約是已

使鹿部

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按實錄崇德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至今未通朝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駕車耕地使鹿若使牛馬而已

全遼備考卷上

全遼備考卷下

莆田　林佶　撰

地界

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前梅勒章京薩不蘇奉天子命以繩量道里兩拓爲丈百八十丈爲里自寧古塔西關門至船廠東關門凡九萬八千丈爲里五百五十今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餘里然以中國之里較之直千里矣

馬市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蘇州泛海至登州貢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貢馬一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在開原南門外通女直交易）撫順馬市（在撫順所通建州交易）廣寧馬市（在團山堡通朶顏泰寗福餘三衛交易）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在慶雲堡通海西黑龍江交易）以布帛粟米雜貨易之今柳條邊內外絕不產馬馬反自山海關及高麗國來高麗馬大與騮等後漢書三國志所稱果下馬魏書所稱三尺馬朱蒙所乘馬種是也能負重致遠不善馳驟價其賤關內皆產自西北邊價每倍於高麗或遇窩稽人貿非十五六貂不與一馬也

文制

滿洲舊無文字有之自太祖始按實錄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二月太祖以蒙古字製國語創立滿文行國中命額爾德尼榜式（榜式一作榜什又作稱實蕭大亨云能書者之稱也有傲侵之者罰馬一本朝天聰九年七月始停止仍稱筆帖式惟大海庫纏爾等乃得稱榜式云）大海榜式（大海所譯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未竟者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立字母十二名曰十二兀柱頭其法與漢反或一語爲一字或數語爲一字意盡則以兩點節之波撇彷彿漢隸蓋蒙古字本從隸書變出五代史云增損隸書之半以代刻木之約此之謂也（按金史完顏旻因契丹漢字命谷神倣遼漢字制合本國語爲女真大字又有女真小字則滿洲之初未得無文字也或久而失傳太祖更創之耳）

牌檔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挂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爲牌子檔子矣猶之中土文字漢以前載在竹簡故曰簡以韋編貫故曰編今之人既書於紙爲卷爲部而猶呼之爲編爲簡也

互市

寧古塔人與高麗互市自天聰七年二月始（按實錄天聰七年二月始遣備禦吳巴海等攜寧古塔貨物赴朝鮮會寧府貿易）今則每年八月禮部請旨差六品通事一員八品通事一員十一月初往高麗會寧府市者多以羊皮襖布疋往易牛馬紙布甕鹽而書特貴康熙初姚琢之以明季遺聞四本易牛一頭此其證也

監高麗互市筆帖式云己巳冬會寧府民獲野雞子十破其一中有十鼠遂連破三四莫不然告之吏吏剖其一亦然乃獻之王所高麗咸陽郡新溪書院故新羅國佛寺遺址也崇德六年六月有寓居人元年者掘地得一甕貯金二十四片每片刻宜春大吉甕蓋刻一千年字送於朝卻之

珠

混同江以外江河皆產珠珠色微青所謂東珠也歲設官人採取或京師遣大人監督圓而粗者價貴於南珠時所尚也

貂鼠

窩稽人不貴貂鼠而貴羊皮凡貂褂合縫鑲邊處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松漠記聞云不貴貂鼠者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余謂此無他不過厭常喜新耳今寧古塔梅勒章京以下皆著猞猁猻皮襖而服貂者無一人也若精則皆貂矣豈獨不畏剝落耶

貂鼠嗜食松子大抵穴松林中或土竅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魏書勿吉傳父母秋冬死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

穴口伺其出而嚙之者然不貴恐其損毫毛也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爲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疎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胡嶠陷虜記所謂黑白黃貂鼠皮也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滿乃已今且以一貂易兩鍋矣（明時鐵鍋不許出邊隆慶四年俺答受封順義王後諸所請皆酌給獨不與鍋及告敝衣終不允北邊如此東可知已所以初時難得則貴貴久之則日多日賤矣）易一馬必出數十貂今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者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上貂皆產魚皮國（即寧古塔諸部北史室韋傳南室韋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之類）歲至寧古塔交易者二萬餘而貢貂不與焉寧古塔人得之七八月間售販聚京師者歲以爲常而京師往往賤挹婁而貴索（平聲）倫蓋以索倫貂毛深而皮大然不若挹婁之耐久也

貉子皮

貉子皮出魚皮國者佳大與狐等每皮價四五錢拔鎗毛（毛之長而勁者曰鎗）毛爲帽脊曰鑽草脊曰坐草腹曰拉草鑽草紺色上也坐草黃色中也拉草灰色下也寒外禦寒在貂上有爲披者若爲褥則不拔鎗毛鎗毛銳黃黑色

人葠

遼東人葠四月發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韭叢大者若碗小若鍾六月結實若小豆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初生一椏四五年兩椏十年後三椏年深者四椏每椏五葉葉若芙蓉一莖直上扈從東巡日錄所謂百尺杵也大者高數尺小者尺餘陶宏景曰上黨葠形長而黃多潤實而甘百濟形細而堅白氣味薄遼東形大而虛軟今上黨百濟皆不取而遼以東所產多黃潤甘實不盡如陶所云採取者率二月入山十月乃盡歸歲不下萬人然甲子乙丑以來吳喇寧古塔邏西採取幾盡走山者非東行數十里入黑金阿機界中或烏蘇里江外不可得矣

凡走山刨葠者率五人爲伍而推一人爲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弧（獨木小舟名）沿松花江至諾尼江口登岸覓舟山谷間乃入山相土山頭坐而指揮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擇一人炊三人樵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長木鑱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路乃分走叢木中尋葠子及葉（扈從東巡日錄云其草一莖直上獨出衆草先與曉日相映）得則跪而刨之山頭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交山頭乃洗剔而煮（按實錄云先以水潤後明人佯不欲市邊人恐朽敗急售多不得價乃命煮而曬之煮後始此近又以煮則味薄變而爲蒸矣）貫以縷懸木而乾之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還

關東人呼葠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糙重空皮曰泡（平聲）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色（扈從東巡日錄有紫團白條羊角金井玉闌諸名色）己巳庚午間足色者斤（寧古塔以十八兩爲斤奉天以十六兩爲斤京師以二十兩爲斤）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冲者六七兩泡三兩若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價十倍成人形則無價矣相傳

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朝後絕不得

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採者也每歲三四月間趨之若鶩至九十月間乃盡歸其死於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無他利驅之也新例雖嚴何益哉（新例偷採人犯頭目財上枷較臘較秋後處決）

地畝

寧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約當浙江田西畝零（金會典志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一夫種二十晌晌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殺穀凡十種曰小麥曰大麥曰稗子曰粟（小米也）曰秫（粘穀也用以造酒）曰黍（大黃米也作餻亦可爲酒）曰稷（糜子米也宜酒亦可爲飯）曰高粱（蜀黍也）曰蕎麥曰穬麥（鈴鐺麥也）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得地二十晌之佳者價五兩稗子穀石一兩小麥石五兩大麥石一兩五錢粟秫黍稷高粱蕎麥石各二兩穬麥石一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

二石五斗此己巳庚午間糧價

服制

陳敬尹謂余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寧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麞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予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寧古塔者衣食粗足則皆服紬緞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猻狼皮打呼（皮長外套也）惟貧者乃服布而敬尹則至今猶布袍或著一羊皮緞褂而已

宴會

寧古塔宴會以十二簋爲率小喫之數亦如之爭强奪勝務以南方難致之物爲貴一席之費大約直三四金滿洲則例用特牲或猪或羊或鵝其費更甚

風俗

寧古塔多業農賈賈者三十六其在東關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雜貨流寓者二十二市飲食在西關外者四土著市布帛雜貨農則無算而奴爲多其俗貴富而賤貧貴老而賤少貴漢而賤滿何也凡東西關之賈者皆漢人滿洲官兵貧衣食皆向熟賈賒取俟月餉到乃償直是以平居禮貌必極恭謹否則恐賈者之莫與也況賈者皆流人中之尊顯而儒雅者與將軍輩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視將軍輩況下此者乎居人無凍餒者凍餒則羣斂布絮糧食以與之夜戶多無關惟大門設木柵或橫木爲限防牛馬逸出也比年來正二月間走山者或盜馬因設堆子巡警他時牛馬猪雞之類無失者或失十餘日或月餘亦必復得

寧古塔滿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漢言官也而遇監生生員亦以哈番呼之蓋俗原以文人爲貴文人富則學爲賈（陳敬尹周長卿）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所謂掌櫃者也（役標雜）貧而不通滿語則爲人師

（師者胡子有李召林吳英人王建侯李彭）師終歲之獲多者二三十金少者十數金而已掌櫃可得三四十金

廟

寧古塔有七廟曰關帝廟在城東三里馬王附其後道人揚州蔡森生守之年已七十九矣曰西廟在城西三里吉陵倚其後虎兒哈河流其前中有銅觀音一高八九寸鑲旗章京某所捨也某云阿機人釣而得之江以爲神殺牛猪雞鵝必祭而以血塗其口余以一牛强易之識者皆指爲宋物又蓮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庚午二月初六日僧寮火觀音殿以救免余爲僧作引募修西行時已得六十金矣僧名淨金溫州人秋笳集所稱淨公者是也弟子二一名雪蒼一名寧遠曰旣濟廟在城西北百步祀龍王火神僧名天然李其姓河南諸生也甲寅乙卯間以逆黨爲阿機奴妻年少絕色主者呼之裝煙不應自縊死天然遂下髮爲僧余父憐之爲梅勒章京言屬守廟廟額余所書也曰三官廟在城東北百步道人朱一翁故南昌王後也年七十有二曰子孫娘娘廟在三官廟東朱一翁兼守之曰城隍廟在城東南一里直隸劉典史建因自守之居人薄守者多不往曰土地廟在城東里許河南王姓尼守之人呼爲王姑子朔望日往七廟者執香而已燭不易得也

西廟東陵下淨公植花木數千本春夏間滿漢男女載酒徵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紀其盛

己巳七月余家童黑子隨愛渾牛彔章京崔尙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駕威弧將登岸鬬獵波浪作威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黑子等五人以救免死先是尙信烏喇起行之夕夢吏持文書一函露封令尙信投愛渾將軍尙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尙信疑畏久之至是乃恍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

席百北有鹿大若橐駝各康大罕角可爲指決槽若線者價三四十兩

海豹皮出東北海中唐開元中新羅國與果下馬同貢者也長三四尺闊二尺許短毛淡綠色有黑點京師人誤指爲海龍皮染黑作帽

海龍皮大與海豹等毛稍長純灰色又京師人指爲海獺皮者也

紅姑娘一名紅娘子狀若彈丸色紅可愛味甜酸多子子若魚子八九月間熟草本有節若秋葵蕊而淡紅烹湯亦可飲

大發哈魚一作打法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紅啖之鮮水耳其皮色淡黃若文錦可爲衣爲裳爲履爲襪木產阿機各喀喇而走山及寧古塔之貧者多服用之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愼氏矢以此爲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可得按楛矢自肅愼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周時貢後常道鄉公景元末又貢晉元帝初又貢成帝時通貢于石季龍四年方還後魏太和十二年遣使又貢）而勿吉室韋之俗皆以之爲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楛砮歷代史傳言之娓娓（魏書勿吉傳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北史勿吉傳自拂涅以東皆石鏃唐書室韋傳器有角弓楛矢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一寸蓋楛砮遺法）今余之所見直楛耳無有所謂鏃與砮也不知鏃與砮又何以爲之也

鹽南北朝時有產於樹者有產於池者金時速頻以東食海鹽上京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按哈喇八都魯傳至元三十年世祖謂哈喇八都魯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又元史地理志附肇州于廣寧府後其地應在盛京界內）今則運自奉天或高麗國堅類長蘆鹽斧砍之乃碎寧古塔鹽斤二分五釐船廠鹽斤一分二釐郝奕喜風俗記出瀋陽者斤八分出高麗者斤六分蓋康熙初價猶貴不似今之賤也

桃花水草本狀若楊梅而無核色紅味甘質輕脆過手即敗矣五六月間遍地皆是居人擇最多處設帳房或棚子釀分載酒男女各爲

羣爭采食之明日又移他處食盡乃已又有法佛哈米孫烏什哈者味甜酸可食皆中土所無者也若蘋婆果桃李棗栗柑橘之類非中土人馳送不可得瓜往時絕少今李召林學種各色俱全然價甚貴荸薺澱子中（本地爲澱子）亦生人不知食黃精極多賤者乃食之蘑菇猴頭雞腿之外尚有數種然狀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腿蘑菇籬落間皆有之往吳漢槎還病且死謂余曰余寧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余時竊笑之以爲蘑菇所在有何寧古塔也及栗省覲東行乃知寧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所產又寧古塔所無者今此屋屬河南李聞遠而蘑菇已盡數年來數郝家馬槽下者爲第一矣（郝家者郝奕喜妾所住也）

護臘革履也絮毛子草於中可禦寒毛子草細若線三稜微有刺生澱子中拔之頗觸手以木椎數十下則軟於綿矣一名護臘草七人語云遼東三件寶貂鼠人葠護臘草余謂葠貂富貴者之寶也護臘草貧賤者之寶也有護臘草則貧賤者生無葠貂則富貴者死

塔子頭（扈從東巡日錄作塔兒頭非或名和尙頭）苗長尺許若麥門冬草春綠夏青秋白冬則土人以火燎之焦而黑矣根紫色細若線糾結成團堅如木石大者抱小者握自相聯絡葠差立泥淖中馬行其上春夏最難一失足陷隙際不能起秋冬冰堅則如陸地然和尙頭仍不與冰等也土人有取以爲枕者玩之絕可愛余欲攜其一示好事者以馬力不勝而止

松塔松子節也狀若塔故名大者高尺許打松子者入阿機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盡輒滿車往時不甚貴近取者多百里內伐松木且盡非裹糧行數日不可得價乃數倍於前己巳庚午間銀六錢買一大斗然食者少不甚買也余初至日食一升三日後唇焦舌燥不敢食矣

榛高二三尺草也而似木經霜後子落可拾幹可爲薪否則入野燒春夏間復生品素賤己巳秋獨少價遂與松子等

樺皮樺木皮也樺木徧山皆是類白楊春夏間剝落其皮入汙泥中謂之曰糟糟數日乃出而曝之地白而花成形者爲貴金史所謂贊韡樺是也（按金史輿服志贊鞢樺者鞢樺皮斑文色殷紫如爵中莖鞢也金人佩刀持门鞘鞘樺爲鞘口又北史靺室在用樺皮者屋房）拉發北數十里特設樺皮廠有章京有筆帖式有打樺皮入每歲打樺皮入內務府而遼東樺皮遂有市於京師者矣邊外驛站相去遠近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然所謂七八十里者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乃得到宋王沂公所謂但以馬行記日約其里數者也行稍遲或冬月日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土人謂之露打野營）宿必傍山倚樹近水草處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燎火自衛或聚石爲竈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雪至無從避披裘凍坐而已每站設筆帖式一（俗呼撥撥）撥什庫一（俗呼千總）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爲限大抵業農賈小頭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言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撥什庫而派軍馬草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前此每站居人多者百餘家少者數十家今愛渾將軍議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周胡嶠記曰遼上京西樓交易中國人並汾幽薊爲多）奉天將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廢矣

風土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針線荷包貽則又殺乳豬鵝雞以進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迹詭秘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于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飲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

遼以東皆產鷹而寧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以流人子弟或奴僕爲之兼衙門行走）每年十月後即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爲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既得盡十一月即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朝廷遣大人自取之送鷹後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畜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送內務府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爲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可得行行即驚去

寧古塔溫飽之家好打馬吊少年者尤甚吊牌籌馬皆致自京師窮極工巧凡賭不以銀而以核桃紅棗豬羊之類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隋文帝所謂常作用兵意也隋書勿吉傳隋文帝時宴勿吉于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中一人歌舞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金志所謂鷓鴣聲者近是）猶之漢人之歌舞蓋以之爲壽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長跪以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爲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于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唇則已沾唇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非懼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油布於前名曰劃單即古之食單也進特牲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牛魚鱘魚也頭略似牛微與南方有別然土人直呼爲鱘惟中土人或謂之爲牛耳重數百斤或千斤混同黑龍兩江虎兒哈河皆有之最不易得得之則羣聚而樹食之演繁露載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占歲海陵集稱與金瀾酒並賜使臣（周麟之海陵集云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伴討）

（賜金蘭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又云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二老堂雜志亦云一尾之直與牛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宴以斯釣牛魚非常例也樞密精其首歸獻于朝同館王龜齡目爲魚頭云）則牛魚在遼金時已貴重矣然其味猶在鯽魚下鯽魚大者三斤小者若灤鯽（灤鯽率重一斤中土之貴品也）鮮美不可言狀若牛魚徒肥耳不甚鮮也

塞外凡魚皆肥美余去時於棉花街市一鰱魚重十斤（價銀二錢）十五人食之不盡余欲更市一尾以進吾父同行者曰寧古塔魚更佳何市爲及至果然蓋寧古塔城臨虎兒哈河冰開後無貴賤大小以捕魚爲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鎗每出必車載而歸不須買也惟冬月鑿冰則捕者少好逸者非買不得耳

康熙丙寅年沙兒虎舊城（去寧古塔四十里）掘一銅章傳送禮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渾謀克印六字背左一行楷書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監造八字按大同遼世宗年號而謀克則世傳金爵也（金三百戶設長曰謀克十謀克置長曰猛安）今觀斯印則金未建國號爲遼屬國時已有斯爵而後特廣之耳本朝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朝廢錢大小並用船廠東至寧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椎匾若紅毛錢色足九六七以下便不可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樓（按遼史西樓在祖州州隸上京臨潢府）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銀已異於用布時矣然二十年前亦何嘗不用布也安知數年後錢不可用於寧古塔耶金食貨志承安三年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一貫以上但用銀鈔寶貨不許用一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此用千金之顯證也

宋崇寧錢掘地往往得之

寧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百十則不計錢分至兩則分厘非不計也計而不索亦不與也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不與一兩以上者計直而償不及一兩稱謝而已若家所有而匱不與人或與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

俗尚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漢言爺爺也（宋史兀朮呼宗翰爲宗翰

翰以今度之大約是阿馬法宋人譯之云然耳）呼年長者曰阿哥賤呼貴者固爾呼賤者亦然新歲卑幼見尊長以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以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然亦無不稱祝者矣（梅勒章京雅公受卑幼叩至三則必曰吾不答祝爾其待由是有達哪四昔者矣）少者至老者之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於途必鞠躬垂手而問賽音（金史作賽痕漢）賽音者漢言好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者之妻呼爲嬸子若弟婦然漢人不得語滿洲則不論也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者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子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

寧古塔結婚多在十歲之內過期則以爲晚

上元夜有好事者扮秧歌秧歌者以三童子扮婦女又三人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而舞旁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懸燈者周長卿彭星士及余弟公榮耳三家各有山水方燈二紅牡丹燈二方燈皆吳江周楏撲所畫牡丹燈則盡公榮所爲也而長卿與公榮又以爆竹花筒濟之至十六日滿洲婦女羣往平沙散步名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名曰脫晦氣

正月二月有女之家或搭架豔妝羣集打鞦韆而名之曰打油千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又必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以爲不佳

塞外至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張舜民使遼錄云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定所正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大魚二三月放鶻海東青打鴈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於涼淀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

（象耕如乔人登時耕種也）不拘平原山谷或數里或數十里圍占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圍或一日一合或一日兩合（扈從東巡日錄云我朝行圍八旗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馳山谷間名曰圍惟視纛旗所向以爲分合有斷絡不整者即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本旗惟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褂行圍之法以鑲黃旗大纛居中爲首皇親在大纛之前按轡徐行兩翼門纛相遇即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驍騎環山崖旋標野狐兔麋鹿散走圍中或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獸有出圍者方許扈從諸人捕之宰牛就山場張黃幄射食一日凡兩合圍）所得禽獸必餉親友善打圍者一冬得雉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音條）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不跳者也金志疾病無醫藥尙巫覡蓋由來久矣跳神者以鈴繫臀後搖之作聲而手擊鞨鼓（鼓以羯牛皮附鐵圈有環數枚）（在柄搖之作聲）祝詞不可辨（有老虎神同回書神名色）而以猪肉及飛石黑阿峯供祭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醮以蜜跳神舉以此徧餽隣里親族而猪肉則拉人於家食之無問於親疎貴賤以食盡爲度蓋不盡則以爲不吉也

寧古塔舊無醫有之自周長卿始故滿人多有呼長卿爲周大夫者（京師呼醫爲大夫而寧古塔效之）而長卿近復以此爲諱今河南李某亦以醫自命然不甚行船廠醫以揚州史世儀爲最將軍修寶欲請於朝寧古塔船廠各置醫官三員未見其行也

寧古塔燒酒曰湯子酒（新奕科郭俗記作滿洲燒酒）斤銀四分黃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自爲之率不須沽惟黃酒多沽飲耳黃酒向以白花店爲最（白花者張坦公侯西湖混號也）今李召林所造亦佳然李酒不易沽也

油皆蘇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媽龍膩盟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自奉天不常有是以食蘇子油者多

糠燈一名蝦棚蝦棚者土語也以米糠和水順手粘麻稭（逆手粘則不可燃）臘乾長三尺餘插架上（以三岐木爲架而鑿竅於其端橫擺燈於中可進退）或木牌（削木牌鑿數眼於上懸之梁下用與架同）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土人多用油燈蓋以此爲恥也自昔器皿如盆盎椀盞之類皆刳木爲之數年來多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按椀案等字皆從木字然則從木者古也從石者非古也器愈精巧而風愈薄矣

扒犂土人曰法喇以木爲之犂而有架車而無輪轅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塞外煙囪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爲之久之碎裂則護以泥或藤縛之土人呼爲摩呼郎

寧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扈從東巡日錄作威呼）獨木銳首尾古所謂刳木爲舟者是也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瓜漬則以青苔塞之（今費渾戰船則官運灰麻釘油爲之其費不貲）可受十餘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若飛開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疾行江中者是也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馬春及許放齊秋冬始喂於家）

寧古塔巡夜設堆子始於己巳南門定更鐵鐘則始於庚午梅勒章京雅（奉）命商人丁二等自奉天鑄往有文曰寧古塔定更鐘康熙二十九年造

寧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即有木木即是薪漸伐漸遠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蓐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俗以伐木爲第一勞苦事）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若山然至二三月間凍開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斤可伐（冬則合抱之木一二斧即斷十餘斧即斷他時則否）一也冰雪融地皆翻漿（泥濘也）陷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開犂布穀人皆事農不暇入山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而老則僱倩人間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間所燒皆溼木然

入炕即蒸不須乾也夏秋則不乾不爇矣

山多櫟柞椵椴類銀杏鐵板可爲器其皮可爲瓦浸水久之可爲綯索柞可爲車櫟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間土人摘其葉裹粽大則名櫟爲薪而已

愛渾將軍薩公不蘇爲寧古塔梅勒章京時其家有木槽盆忽隨怪風捲入雲際久之墮地猶在前院毫不損壞明年遷將軍

己巳冬和寧古塔無積雪入春人畜病牛多死（北史勿吉傳其國無牛）庚午正月隣人劉老三家十九牛相繼死皆剝於東牆下凡牛過此不肯行必以口就地哀鳴久之乃去余往觀淚下處無乾土云

有孔和尚者名元昭江陰人陰賊每挾私怨興大獄殺人流寧古塔者以百計余父其一也乙巳丙午間元昭亦以流往衆欲甃之余父不可乃止元昭無所事日爲人誦經庚午正月六日其次子忽發狂疾持刀欲殺之元昭懼而走乃遶城逐且唾且罵數元昭罪隣人助元昭遂之梅勒章京梅勒章京以封印不治明日辱元昭於公衙門不名而唾罵也如故或以大義責之其子曰我非孔和尚子也我葉姓孔和尚詐我銀不得速我獄破我家殺我命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之而後已言訖乘室中斷石擊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聲而進飲食如故十三日甦涕泣求免元昭乃爲言於梅勒章京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正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闌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曰塋琛鑾旁像二龍而各加劍於首一像水波紋

寧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劍而鏡

前寧古塔將軍安公（珠瑚）於虎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存五行合七

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曰不次曰字次曰歸次曰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哈一碑本屬漢文而譯爲滿不能錄大要其地爲二國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書東唐國鎮守滿種山將軍馬元亮又有都指揮同知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書之以問世之知者

寧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木處牛彔章京固山大死授其子木處蘇喇章京牛彔章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分得撥什庫）凡應襲之人必至京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戊辰以後在京各旗願往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寧古塔康熙初設將軍一梅勒章京二固山大四牛彔章京八蘇喇章京十六披甲八百後因分防船廠愛渾將軍漸次移去而駐寧古塔者惟梅勒章京一固山大二牛彔章京四蘇喇章京八披甲三百而已

寧古塔書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錢德維有易經杜工部全集後漢書昭明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彙盛京通志陳敬尹有字彙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漢阿媽有大學衍義綱鑑白眉皇明通紀纂李召林有易經盛京通志

康熙初寧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奕喜教優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而謳者而山東賣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寧古塔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闌曰沙兒曰邀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寧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尙不甚嚴是以給假入關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往往不乏蓋以本地原不稽查關隘出入亦無須官票故也

己巳十二月楊把把家抱骨還鄉私帶犯婦洪氏入邊遂自寧古塔放喀（咯窩作卡）路（巡邊之謂也）至必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云

奉天寧古塔愛渾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逃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行立斬年終彙報

寧古塔自牛彔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讓　寧古塔每年派章京一筆帖式一管收牛馬稅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寧古塔無羊（魏書勿吉傳多豬無羊）無騾即有人帶至亦不能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者多用之然不病則已病則多不能治也

船廠寧古塔流徙者多受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而主愛渾將軍舊爲寧古塔梅勒章京熟知流人名姓按籍而求無得脫者是以船廠寧古塔流人之子弟奴僕年壯者皆爲愛渾水手艌匠正身年老而文弱者皆爲水手艌匠幫兒幫兒者幫正身也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之家庚午年自將軍以下幫兒以上皆移家愛渾朝廷給移家銀官四十兩披甲水手半之幫兒不與焉然余去寧古塔時尚未盡也

關東童子相戲多剔麞麅麋鹿前腿筋骨以錫灌其竅名之曰嘎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勝蓋取所堆不中者負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而出焉歲時閒暇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腳底向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以足向之則謂之不敬蓋惟妻則橫臥其主腳後其主之足可以相向所謂腳底下人者是也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余初不解既而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裯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登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滿洲見人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兩手相執年長則垂手而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則立掌平執

阿機人相見不論男女皆相偎抱或親嘴不已滿洲見之無不笑而彼則以爲親厚乃若此也

金華朱大典孫媳劉振英以夫男謀叛沒爲寧古塔阿機官婢不勝箠楚並折左足余父憐之募金贖歸養十餘年死死時八十有一

完顏婁室神道碑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鏤蛟龍其陰殘毀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左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行祕書少監虞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彥潛奉上大夫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臣）任詢明威將軍東上閤門使兼行　太廟署令上騎都尉平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斡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篤者居阿注滸水之源爲完顏部人祖洽直斡贈金吾衛上將軍以財雄鄉里枝屬浸蕃乃擇廣土徙雅撻瀾水挐鄰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爲七水部長時爲蠢謀寇亂者構爲兇惡金紫公與同部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擐甲蒙胄手之所及無不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爲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軍旅重任爾後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蕭海里叛入於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摩擊蒙賞以甲胄具裝戰馬　麗出兵侵曷懶甸進築九城宗子斡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斡帶討訛　渾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未已士衆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爲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間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

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　束弗吾界吾欲先翦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之余其時　太祖攻取寧江州王登先以戰　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銀朮可蒙　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別部長急告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眷旅逆進掩其不備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宗室斡魯古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會王合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斡魯古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斡魯古濟水　翼王居左擊敗其所衝追殺略盡斡魯古軍引卻退　城　與所留諸謀克整陳而立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既下因徇地黃龍府　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衆寡不侔爲敵所圍

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　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畧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圉邊者拒守甚堅若不行亂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攻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郵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乘虛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楪趣士力戰至火然鞾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佀王挑戰有功天輔　及斡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大帥耶律淳　戰於蒺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爲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　統諸軍以平中原王爲先鋒至　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　耶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

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濼遼主遁去追至白水弗及獲其內帑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闍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積爲洞垣右長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塹又作樓車輦之以革施四輪其上出陴堞以闞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闍母徇地天德雲內東勝寧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之叛人阿克束於是始獲都統斡魯以諸軍次白水王嘗中夜有光如炬起矛　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斡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爲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斡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衆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儻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耶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訶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既寡馬

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爲所乘則益難爲功宜必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咈衆耶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爲身計蓋國家大事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斡魯以二將與王偕行將至耶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斡魯曰今觀敵衆而無威易與耳將挑戰僞遁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爲二旅更出　引卻其繼出進退以誘之退凡　過　水乃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卻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耶俞水殺數千人敵赴間結陳俄水

於河之東降四部族迭剌部既降復叛討平之太祖平燕皇子宗望由閻道東下至昌平以取糧餉太祖

太祖聞遼

主越在陰山命斡魯暨皇子宗望引兵追襲以王爲先鋒道出龍門
擒其都統耶律大石至白水又擒
仁又破西山巨盜趙公直
出師於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播越應朔間斡魯遣將分
兵三路追襲
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山遼主以其騎陳
而立王馳之其衆潰遼主以六十餘騎犇王戒士卒曰無
馬出其　馬　胄而　詔書所
以招諭之蕭遼主
遂獲以歸
使請降輒名　使馳奏王不能平
辨之執政
徇國戮
力於石馬遂獲遼君厥功成焉自今或罹罪罰餘釋勿論藏之刪府
有如
王領先鋒軍取馬邑破敵於雁門圍代州克之執
其將　嗣本進忻州又降戍將耿守忠等太
而宋之
援兵日集銀朮可獨不能辨宗翰遣王以軍與之協力遇宋將樊
之衆十萬於　城破之又敗
反紳循擊大破之遂獲
九孛菫軍趨汾州掩平遙介休靈石攻拔汾州招石州及諸縣邑降
之宗翰以大軍

津復遣子活女與諸將繼之突葛速等破敵
降河陽而宋人既撤河橋活女於是自津遡流行三十里見河水
浮
深涉淺而馳於中洲俄已登岸臨岸敵望之以爲神不擊自遁諸軍
畢濟遂取洛京及鄭州合大軍圍汴與孛菫
冒圍出戰王見其鋒
銳不以逆擊使活女率精兵橫截之敵衆亂王乃督諸軍進戰手中
流矢整轡挺鎗馳擊自若敵大敗奔城而城中
爲諸軍所復既克宋帥府俾王
統諸軍西趨陝津討河東未附郡縣至澠池大破宋師范致虛勤王
之師三十萬僵尸彌溝致虛僅以數十騎遁去遂克陝府濟河
又破敵二萬降解州攻河中城堅拒守王使其弟倚梯間關登陴俄
援甲士三人上與敵格鬬諸軍繼進克之蒲人西走先出者焚橋而
去餘溺於河使非流拯之活其卒五百人於是置蒲解二守以進士
攝諸縣長吏招撫散亡以活女領二猛安軍留鎭中京又降絳慈隰
石四州而還元帥府將平陝西以王嘗請之使詣闕圖上方略還率
諸路軍合萬人以行出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十六萬
遇于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潼關徇地京兆敗敵數萬
於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制使傅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
軍城下破其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三
萬於近地又破十五萬於渭南北趨鄜延徇下諸郡招降折可求收
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叛復討
平之又破重敵於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
遇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叛往討之既
成圍使以薪芻絕池築甬列衡栅臨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
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甬也嚴備之既而煙出於壍遂撤攻具而退

須臾火發而爲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堰於是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　及援兵之將趙士伯裂之鄜延復叛于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爲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鄜延而宋將張浚率步騎十八萬壁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遊兵千餘踰溝來覘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略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遇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至於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卻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顧謂王曰力疾鏖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鋻甲冑副以馬鎧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卒於涇州回　之西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喪爲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濟州之東南奥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术可送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親至奠哭久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源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斡魯光祿大夫迭剌部節度使曰謀衍崇進留守東京曰什古迺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化者曰斛魯鎮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剌世襲謀克曰寧古符寶祗候曰撒葛輦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鷙勇果毅濟以明略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後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籠馬以涉大河威名震懾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原廟明年大祫配享太宗廟庭謚曰壯義又敕詞臣譔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戡難定亂時爲不二心之臣書勳史册王以忠貞才武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實始

顯遼武元載旆辟若戎昭王惟世臣矯矯忠藎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元致屆順天應人天討有罪生此虎臣靡堅不摧靡强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寡覆衆殄殲夏兵掩追亡逋屢執醜虜反轡風山卒獲遼主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鋒一臨如睍之雪膚功之奏奚啻三捷宋既畫疆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宋阻洪河舟梁既撤靡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鬭擊之而偃亦既克汴趣師關陝貔貅裹糧金湯失險富平之役　王身厲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雖疾亦力勤敵何有力戰乃克寇壘既清陝右遂平王誠有功維昔先正　肖形以圖寫勳而
　千載如生

實勝寺碑

實勝寺在盛京城西三里東西建石碑二座東一碑前鐫滿洲字後鐫漢字西一碑前鐫蒙古字後鐫圖白忒（即烏思藏國）字其文曰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而況於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故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憫五衍之溺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于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浚波酌而不竭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同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自兹遺文間出列刹相望其來蓋亦遠矣至大元世祖時有喇嘛怕斯八用千金鑄護法嘛哈噶喇奉祀於五臺山後請移于沙漠又有喇嘛夏兒把忽禿兎復移于大元裔察哈爾林丹汗國祀之我

大清寬溫仁聖皇帝征破其國人民咸歸時有喇嘛墨爾根隨載而來上聞之乃命衆喇嘛往迎以禮接至　盛京西郊因曰有護法不可無大聖猶之乎有大聖不可無護法也乃命該部卜地建寺於城西三里許遂搆大殿五楹塑西方三大聖左右列阿難迦葉無量

壽蓮花生八大菩薩十八羅漢天棚繪四怛的喇佛城又有寶塔二座供佛幔打兒用黃金百兩嵌東珠金壺一把黃金二百兩又有須彌山七寶八物又有金壺一把用黃金二百兩金鐘二十一金銀器皿俱全東西廊各三楹東藏如來一百八龕幷經品經卷西供哈嘛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門三楹至于僧寮禪室廚舍鐘鼓音樂之類悉爲之備營于崇德元年丙子歲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歲告成名曰蓮花淨土實勝寺殿宇弘麗塑像巍峩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豈惟寒暑調雨暘若受一時之福利將世彌積而功宣身雖遠而名劭行將垂示於無窮矣

大淸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文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譯圖白忒文

全遼備考卷下

渤海疆域攷

癸亥四月

鍾羲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

渤海疆域考序

渤海古肅慎氏之墟舍利氏建國於唐初大盛於開元天寶間西自今開原縣東盡於海北抵黑龍江南則奄有高麗咸鏡平安二道皆其舊封置五京十四府六十六州一郡一寨百三十八縣幅員方五千里洋洋乎表海之雄封也後弱於契丹遷其州縣皆治遼東遼史遂以遼東之土壤目渤海之舊稱舍利氏之故封因失其真朝鮮徐相雨輯渤海疆域考兩卷上卷據唐書以明渤海京府皆在今甯古塔烏喇及高麗北界而遼東故地不入於疆理下卷歷舉遼志之疏舛旁搜地記以證

明其說頗見翔實山川能說亦彼方之健者矣越刻李資唐元素大令所纂渤海國志其地理一門亦不以遼志爲信頗足與此書相印合此書謂今之海城縣實遼之南海軍而非渤海之南海府今之承德縣實遼之瀋州而非渤海定理府之瀋州又可與唐書互參黃巖楊定敷給諫知余已刻唐書渤海國志以此書相貽謂從順德李文誠公處借鈔得之因寫校付梓坿於唐書之後庶渤海疆域遷移之跡稍可考見夫契丹挾其戰勝之威遷渤海之跡於遼瀋而我　朝即以一成一旅由是以撫有中夏播遷之遺跡即肇番興之洪業然則嗣

慎神明之冑克享天心過此以往盛衰倚伏之理又可測矣乙丑孟冬朔日吳興劉承幹

渤海疆域考卷一

求恕齋叢書

洌上徐相雨輯

吳興劉承幹校

總論

渤海者靺鞨之種也唐武后聖曆中建國於故挹婁之地今寧古塔地方是也

舊唐書渤海傳祚榮拒楷固王師大敗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挹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聖曆中自立爲振國

新唐書渤海傳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萬歲通天中有乞乞仲象者東走渡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阿樹壁自固武后遣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擊之時仲象已死子祚榮引殘痍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楷固敗還祚榮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節）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案渤海以舊唐書新唐書參考句麗之亡靺鞨種大氏者家屬役居營州矣有乞乞仲象者東奔渡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據挹婁故地其子祚榮因以立國太白山今之白頭山也本傳云保挹婁之東牟山盖營州東二千里考唐志營州在遼陽[illegible]此東[illegible]二千里正爲寧古塔[illegible]榮開國挹婁故地就即此地也）

開元以後渤海益大又有句麗故地其四界西自開原縣東盡于海北抵黑龍江其南則自今德源郡迤西至大同江

舊唐書渤海傳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西越憙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餘萬

新唐書渤海傳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接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節）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案得弁韓者誤矣）○開元七年祚榮死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黑水靺鞨傳黑水部完彊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黑水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際於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

大淸一統志平壤府漢曰樂浪郡後爲高句麗王都唐置安東府後沒於渤海五代時高麗復取之爲西京（案渤海之扶餘國西接契丹所爲今開原縣則西界止於開原也吉林寧古塔黑龍江內外而皆役）

（關於渤海則北界及於黑龍江也且唐玄宗詔新羅王曰卿置戍浿江當渤海衝要賈耽云新羅渤海以泉井郡爲界泉井今德源郡浿江今大同江東自德源西至大同江與新羅分界也）

分其地寘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新唐書渤海傳其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遼史地理志太祖東併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

大清一統志渤海寘京府州於黑水靺鞨之南及高麗舊境案所寘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多在今吉林烏喇寧古塔及朝鮮界其安東府所治遼東故地雖入渤海建置無聞地理志賈耽說可考遼時東京州縣多襲其名號非復故地遼史謂皆渤海之舊其實

未盡然也

（案渤海京府皆在寧古塔烏喇及我國北界而遼東故地不入於疆理何以知其然也開原縣雖爲扶餘府而此其極西斗入之境也開原之東南爲長嶺府又其南爲鴨綠府而皆其邊界也安得有遼東一步地也清志所論明矣）

上京龍泉府在今寧古塔虎爾哈河之東

新唐書渤海傳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地理志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渡遼水至安東都護府五百里府故漢襄平城也自都護府東北經故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其北經德理鎮至南黑水靺鞨千里

盛京通志古渤州在今寧古塔境內渤海寘隸龍泉府舊址無考○古勃州在今寧古塔境內渤海寘隸龍泉府舊址無考

大清一統志渤海上京城今以唐書考之當在寧古塔西南境與金上京相近明統志云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是也○寧古塔古肅愼國地兩漢曰挹婁後魏（時）勿吉國隋（時）靺鞨國地唐（時）渤海置上京龍泉府其東北爲黑水靺鞨地遼（時）女直國金初建都

號上京會寧府元（時）合蘭府水達達等路明（時）建州毛憐等衞地

（案忽汗河者今虎爾哈河也其云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者指金之會寧府而會寧府即今之寧古塔也據唐書渤海上京在忽汗海之東而城臨其水然則今寧古塔虎爾哈河之東瀕河之地即龍泉府也清志謂在寧古塔西南非矣）

中京顯德府在上京西南三百里即烏喇東南界也

新唐書渤海傳肅愼故地爲上京（節）其南曰中京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

大清一統志顯德府在吉林烏喇城東渤海傳上京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地理志

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按顯州即顯德府唐先天二年賜名忽汗州是也遼史謂即平壤城又以遼所置東京之顯州為本顯德府地皆誤（案渤海傳天寶末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地志云顯州天寶中渤海王所都自此正東如北六百里至渤海王城顯州者即顯德府也本傳所謂舊國是也王城即天寶末徙居之上京也然則顯德府當在上京西南二百里但地志所較道里較本傳多三百里未詳孰是矣然必不出虎爾哈河之西南[illegible][illegible]城之東南也）

東京龍原府今咸鏡道鏡城富寧等地也

〔新唐書渤海傳〕濊貊故地為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王欽茂貞元時東南徙東京華嶼為王復還上京〔古今郡國志〕渤海國南海鴨淥扶餘柵城四府本高句麗故地自新羅泉井郡至柵城府三十九驛（金氏地志引用）（案柵城之名始於高句麗而渤海因之後魏書云句麗東至柵城說是柵城本句麗此者皆是也且新羅泉井郡即今之德源郡也謂此北行至三十九驛計為一千一百七十里[illegible]）

南京南海府今咸鏡道北青府等地也

（相接而相錯以千於說倘嶼其謂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者際日本遣使渤海使所多著蝦夷國及出羽能登之境日本患之乃將由築紫道大宰府其後又著能登日本讓其不如約渤海使臣史都蒙對曰發自弊邑南海府吐號浦西指對馬竹室之津海中遭風著此禁境自本意不能禁達於能登修飭停宿之所蝦夷出羽能登之地與[illegible]成境北道隔海相對當時使船由東北海通日本也）

〔新唐書渤海傳〕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領沃睛椒三州○南海新羅道也（案沃沮今北青等地而後入於句麗賈耽所云渤海南海府僂何與地者是也遼志所云南海軍今之海城縣也以南海之同名遂謂之南海南海府又諸之沃沮故地以致南志沿襲傳誤不審之故也）

（再案南海之稱亦昉於句麗句麗史云太祖王六十二年八月巡狩南海蓋東北地形分海有陸自黑龍江沿海西南至土門江又沿海西南至咸興府之都連浦漸迤漸西在寧古塔等地視之我國咸鏡道之海正在南方故以南海稱之也咸鏡道南界即泉井郡是為新羅分界處故謂之新羅道也無疑矣）

西京鴨淥府今平安道江界府西北隔江地也

〔新唐書渤海傳〕高麗故地為西京曰鴨淥府領神豐桓正四州○鴨淥朝貢道也○〔地理志〕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

天寶中王所都又正東如北六百里至渤海王城

遼史地理志淥州鴨淥軍節度本高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淥府都督神豐桓正四州事故縣三神鹿神化劍門皆廢○桓州高麗中都城故縣三桓都神鄉淇水皆廢高麗王於此創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五世孫釗晉康帝建元初為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隸淥州在西南二百里○豐州渤海置盤安郡故縣四安豐渤恪隰壤硤石皆廢隸淥州○正州本沸流王故都國為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隸淥州

大清一統志淥州城在平壤西境遼志云高麗故國也渤海為西京鴨淥府遼改置淥州鴨淥軍（案泊汋口今義州隔江地也丸都縣城即桓州今之楚山府江外地也神州即鴨淥府之治也在句麗為因內城在遼為淥州今江界府滿蒲鎮江北地也遼志所云桓州在淥州西南二百里者是爾府治顯在江外而平壤以西皆其統轄也蓋此時朝唐路道必由鴨江口發船達於登州海口故稱之以朝貢道也）

長嶺府今永吉州等地也

新唐書渤海傳高麗故地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長嶺營州道也（案賈耽云自安東都護府[illegible]東北經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蓋長嶺府者當時渤海與遼東往來之路而卽其西界也今長白山大幹北走為納綠窩集又北至烏喇西南為庫魯訥窩集又北為歆爾民朱敦嶺脊橫亘數千里通謂之長嶺子觀此則長嶺之稱古今不易則渤海之長嶺府在今永吉州等地無疑矣）

扶餘府今開原縣也其相近者曰鄚頡府

新唐書渤海傳扶餘故地為扶餘府常屯勁兵捍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扶餘契丹道也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通州安遠軍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城太祖改龍州聖宗更今名統縣四通遠縣本渤海扶餘縣（案遼通州統通遠安遠歸仁漁谷四縣皆渤海縣云而無明言故今不錄）○韓州東平軍本槀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鄚頡府都督鄚頡二州渤海因之今廢○龍州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平渤海還至此崩有黃龍見更名

盛京通志古扶餘府唐時渤海置其地在開原縣城西

大清一統志黃龍古城在開原縣境本渤海扶餘府今開原縣在吉林烏喇西北而古開元城治不在縣境便知此是黃龍古城也（案渤海常屯兵於扶餘府以捍契丹今開原縣為吉林烏喇咽喉必守之地是為扶餘府也）

（海案鄚頡府亦扶餘故地也蓋離國卽扶餘之所自出而在扶餘北者也且舊統志遼韓州金屬咸平路元屬咸平府明屬三萬衛今開原之西卽契丹地也以此推之鄚頡府當在開原縣之東北界也）

定理安邊二府當在今寧古塔地方

〈新唐書渤海傳〉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瀋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案挹婁故地卽渤海初起之地而爲今寧古塔地方安定二府卽其地矣）

率賓府今咸鏡道三水府以西鴨江內外地也

〈新唐書渤海傳〉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

〈遼史地理志〉率賓府刺史故率賓國地

〈盛京通志〉恤品路金置節度使本遼時率賓府地元廢今在興京東南邊外

〈大清一統志〉廢恤品路在寧古塔城東南金史地理志恤品路遼時爲率賓府本率賓故地天會二年以耶懶路都孛堇所居地狹遂遷於此因名速頻按恤品速頻卽率賓之訛也（案率賓府在句麗曰率本在金曰恤品恤品今三水府西北鴨江內外地也率本今廢閭延郡江北地也今自三水等地西迤至閭延江北卽渤海率賓府也顧我前史未得率賓國之名抑率本爲句麗故都故謂之率賓國歟意者率本率賓音之轉而易訛者也）

東平鐵利二府當在今寧古塔東北黑龍江地方

〈新唐書渤海傳〉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案唐書黑水靺鞨有拂涅越喜鐵利等部屬於渤海其地南距渤海東北際於海西抵室韋方數千里今之黑龍江地是也諸部之中益東曰拂涅部天寶中獻鯨睛於唐拂涅似在黑龍江之最東而瀕於海者爲東平府也鐵利府爲鐵利故地似亦在黑龍江地方矣）

懷遠安遠二府當在今黑龍江地方西界

〈新唐書渤海傳〉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案越喜者黑水部屬也唐書云渤海西接越喜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然則越喜爲黑水部之最西南者而當在今黑龍江駐防西界之諾尼江近地爲懷安二府地也）

又獨奏州有郢銅涑三州其地界未詳

〈新唐書渤海傳〉又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案獨奏似謂不隸於他府而自達者也）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郢州彰聖軍渤海置○銅州廣利軍渤海置○涑州渤海置

〈盛京通志〉古郢州案遼史渤海置遼因之在今寧古塔境內舊址無考○古涑州渤海置遼因之金廢舊址無考案渤海傳以其近粟末河故名今案粟末河卽混同江應在混同江左右之地（案日本史渤海使有若忽州都督及玄菟州刺史之名若忽州似是忽汗州之傳訛而玄菟州無

（乃虛廉之官號歟且舊唐書渤海傳有杜婁部下大門藝之稱杜婁疑其郡名並無他證今從闕略）

後唐時遼滅渤海其地爲女眞所據即金人所起地也

元史地理志古肅愼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又其後渤海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東瀕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太祖烏古打滅遼即上京設都海陵遷都於燕改爲會寧府

渤海疆域考卷一

渤海疆域考卷二

溯上徐相雨輯

吳興劉承幹校

辨誤附郡縣名　未詳郡縣

遼并渤海徙其州縣於遼東名既隨遷疆域從以晦焉

盛京通志遼地自遼金襲渤海五京之制而形勢分明（案渤海地界唐書所敘雖甚疎略而京府位置秩然可攷而遼史亂之矣遼並渤海移民徙邑舊號因之而撰志者不復區別仍以遼東州縣牽合混稱假令從其說而無辨焉則東京在西京之西中京在東京之西其曰可乎且盛京志遼襲渤海五京之制形勢分明云者是又何所據也至於遼志所稱渤海郡縣之名猶有可徵者今載於下而亦難盡信也）

其上京龍泉府或指爲遼東或指爲開原縣誤也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湖州興利軍渤海置○渤州清化軍渤海置○上京道保和縣本渤海國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徙富利縣人散居京南（案遼之東京即遼陽古城而其界東限混同江西踰遼水南抵鴨淥江又於東京北置上京今之廣寧縣西北邊外也渤海之龍湖渤三州本隸龍泉府今虎爾哈河之東也明是肅愼故地則何涉於遼東耶）

元史地理志開元路古肅愼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其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又其後女眞滅遼即上京設都爲會寧府金末其將蒲鮮萬奴據遼東元初癸巳歲出師伐之生禽萬奴師至開元恤品東土悉平開元之名始見於此乙未歲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爲開元路

盛京通志開元縣肅愼氏地漢屬扶餘國界唐時渤海爲上京龍泉府

大清一統志故三萬衞在開元縣城內明洪武二十二年寘按明統志衞本古肅愼氏地後曰挹婁元魏時號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唐開元中置黑水府元和以後服屬渤海爲上京龍泉府契丹攻渤海黑水乘閒復其地號熟女眞後滅遼遂建都國號曰金後遷都於燕改此爲會寧府號上京元改爲開元路洪武二十一年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軍民府二十二年罷府置衞按三萬衞在渤海曰扶餘府在遼曰黃龍府在金曰會寧府在元曰開元路其實一也通志曰古開元城在三萬衞西門外金末其將蒲先解萬奴據遼東元出師伐之禽萬奴至開元東土悉平開元之名始此元於其地置萬戶府則知明之三萬衞即元之萬戶府也又云金初建都置會寧州太宗時陞會寧府號上京元初設開元南京二萬戶府則

知元之萬戶府即金之會寧府也又云遼龍州隸東京金太祖建都置會寧州遼史云太祖置黃龍府保寧中廢開泰九年復置龍州則知金之會寧府即遼之黃龍府也通志又云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遼祖平渤海道至此有黃龍見城上長亘一里光耀奪目因名黃龍府則知遼之黃龍府即渤海之扶餘也考通志古蹟所載扶餘城本扶餘王城在今開原縣境尤可明驗或據全遼志咸平在開元東北隅遂謂明三萬衛乃金之咸平府咸平爲古銅山地自在開原縣南其說誤矣（案全遼志說似是）○開原縣在奉天府東北

二百里唐虞息愼氏商周及秦肅愼氏漢屬扶餘界唐置黑水州都督府後渤海取爲扶餘府尋爲龍泉府遼屬龍州金初建都置會寧府元初設開元路明改元爲原後廢開原路置三萬衛康熙三年設開原縣隸奉天府按古三萬衛在今開原城內明一統志古開元城在三萬衛西門外可知改元爲原非二地也

（案開原縣古扶餘地也在渤海爲扶餘府在遼爲黃龍府在金爲咸平府觀詮在元爲開元路在明爲三萬衛寧古塔古挹婁國也在渤海爲龍泉府在遼爲女直國在金爲會寧府在元爲水達達路在明爲毛憐衛歷攷前史兩地沿革昭昭班班而明清諸志渾以爲說甚矣誤也第以清統志一書觀之其寧古塔沿革曰渤海爲龍泉府金爲會寧府開原縣沿革曰渤海爲扶餘府尋爲龍泉府金置會寧府既知寧古塔之爲會寧而又牽合於開原者何也考唐書渤海無徙京移府之舉其云開原初爲扶餘府尋爲龍泉府者何也盛京沿革曰金以混東江以東爲上京會寧府江以西爲咸平府此可爲一證於開原之非會寧而全不照檢一反前說何其謬也）

盛京通志烏喇寧古塔周肅愼氏國漢挹婁國唐置黑水府渤海大氏於混同江之西置上京龍泉府金於混同府左右置肇隆信三州東爲呼里改路西爲恤品路南近高麗爲合懶路按渤海上京城明一統志云即三萬衛地今考三萬衛乃渤海扶餘府地明以牙克薩山爲界今開原以威遠堡爲界則渤海上

京應屬烏喇界內

（案盛京通志之辨龍泉府之非三萬衛地則是矣謂在混同江西則亦不免訛誤也）

中京顯德府謬指爲遼陽州

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本朝鮮之地漢爲四郡晉陷高麗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遼東京本此唐高宗平高麗於此置安東都護府後爲渤海大氏所有中宗賜所都曰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太祖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以爲東丹王國立太子圖欲爲人皇王以主之轄州府軍城八十七統縣九○遼陽縣本渤海國金德縣地

漢貝水縣高麗改爲句麗縣渤海爲常樂縣（案南村志金德常樂顯德府縣名）○仙鄉縣本漢遼隊縣渤海爲永豐縣（○又云顯州山東縣本漢望平縣穆宗封渤海永豐縣民爲陵戶）○鶴野縣本漢居就縣地渤海爲雞山縣昔丁令威家此○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渤海爲花山縣○與遼縣本漢平郭縣地渤海改爲長寧縣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羅北略諸部開置郡邑遂定今名（○又云上京道長寧縣本顯德府縣名太祖平渤海遷其民於此）○盧州玄德軍本渤海杉盧郡故縣五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皆廢（○又云巖州白巖軍本渤海白巖城）（○白巖渤海置）縣○鐵州建武軍本漢安市縣高麗爲安市

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貴白衣登城卽此渤海置州故縣四位城河端蒼山龍珍皆廢（○五代史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山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渤海國鐵州）○湯州本漢襄平縣地故縣五靈峰常豐白石均谷嘉利皆廢（○又云乾州靈山縣本渤海靈峰縣地）○興州中興軍本漢海冥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盛吉蒜山鐵山皆廢（○又云中京道盛吉縣太祖平渤海俘興州盛吉縣民來居此因置縣）○顯州奉先軍本渤海顯德府地

資治通鑑注漢遼東郡有遼陽縣大梁水與遼水會處也契丹于此置遼陽府歐史自黃龍府西北行一千三百里至遼陽府契丹之東京舊渤海地距燕京二千五百一十里

盛京通志遼陽州古渤海城唐時渤海大氏建在今州城東北隅○古仙鄉縣遼志渤海爲永豐縣按明一統志在今海城縣城西六十里○古鶴野縣遼志渤海爲雞山縣按明統志在今遼陽州城西南○金州唐平高麗置後渤海屬杉盧郡

大清一統志遼陽古城今遼陽州治按遼陽本漢縣名屬遼東郡後漢安帝改屬元菟郡晉廢其址久湮以漢志及水經注考之其地當在今州西北界承德

遼陽之間梁水渾河交會之處金州乃遼金之遼陽也遼志云本漢貝水縣高麗改爲句麗縣渤海爲常樂縣貝水在漢樂浪郡今朝鮮界內金德常樂乃渤海中京顯德府縣名皆不在此又案新唐書渤海所建府州無遼陽之名而遼志謂之遼陽故城金志直云渤海遼陽故城疑唐中葉安東府廢後渤海置城於此謂之遼陽事或有之然考遼紀太祖三年幸遼東神册三年幸遼陽故城四年建東平郡天顯元年始攻拔渤海扶餘城進圍忽汗城降大諲譔置東丹國太宗三年遷東丹國民於東平郡是渤海未下之

前遼陽之地早入契丹初名延東復名遼陽或曰遼時命名非由渤海也遼志不考地理遂謂東京即平壤城亦即忽汗州又即中京顯德府以相去各千餘里之地合而為一誤甚（案遼東之地本不入於渤海何可以遼陽州為顯德府也遼之顯州奉先軍本在遼水以西又何可謂顯德府故地也清統志辨之甚悉矣）

東京龍原府謬指為鳳凰城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開州鎮國軍本濊貊地高麗為慶州渤海為東京龍原府有宮殿都督慶鹽穆賀四州事故縣六曰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皆廢疊石為城周圍二十里唐薛仁貴征高麗與其大將溫沙門戰熊山擒善射者於石城即此太祖平渤海徙其民於大部落城遂廢聖宗伐新羅還周覽城基復加完葺號開封府統州三縣一○開遠縣本柵城地高麗為龍原縣渤海因之遼初廢聖宗東討復置○鹽州本渤海龍河郡故縣四海陽接海格川龍河皆廢○穆州保和軍本渤海會農郡故縣四會農水岐順化美縣皆廢○賀州本渤海吉理郡故縣四洪賀送城吉理石山皆廢○宗州熊山縣本渤海縣地○上京道永安縣本渤海龍原府慶州縣名太祖平

渤海破懷州之永安遷其人置寨建縣

盛京通志鳳凰城周朝鮮界本濊地漢屬元菟郡晉隸平州隋屬高麗慶州地唐平高麗屬安東都護府後渤海大氏據之為東京龍原府按遼志稱山上疊石為城周圍二十里今鳳凰城山上古城猶在○古開遠縣在鳳凰城境內即渤海龍原縣地

大清一統志朝鮮開州城在咸興府西北遼志本濊貊地高麗置慶州渤海為東京龍原府遼置開封府開遠軍遼末入於高麗或謂之蜀莫郡（案蜀莫郡今開城府）圖經郡在開州之東又開遠廢縣故開州治也遼志云本柵城地高麗為龍原縣慶州治焉渤海因之遼初廢後復置○熊山城在開州西遼志渤海時龍原府統縣六曰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遼初皆廢○鹽州城在開州西北遼志州去開州百四十里本渤海置亦曰龍河郡統海陽接海格川龍河四縣遼初皆廢而鹽州仍舊又穆州城在開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渤海置亦曰會農郡領會農水岐順化美縣四縣遼仍曰穆州治會農縣又賀州城亦渤海置亦曰吉理郡領洪賀送誠吉理石山四縣遼皆廢仍曰賀州與鹽穆二州俱隸於開州後沒於高麗○開州故

城在鳳凰城東南遼史地理志開州鎮國軍本濊貊地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大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廢聖宗復加完葺號開封府領鹽穆賀三州金廢今遼志開州城在遼陽城東三百六十里即今鳳凰山堡按後漢書濊貊與高句麗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唐書渤海以濊貊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又云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其地在今朝鮮東界考明成化中朝鮮使還遡掠鳳凰山下奏乞更開貢道於舊路南因築此城則鳳凰城實在朝鮮之東遼爲開州渤海爲龍原矣又通志鳳凰城在府東南四百二十里遼陽百二十里四百二十減百二十知城去遼陽果三百餘里也全遼志說亦通（案遼之開州正在今鳳凰城而謂之渤海龍原府則誤矣清統志沿襲遼志初不刊正或指咸興府或指鳳凰城又或指開城府東西錯置乃引開貢道事遂謂鳳凰城在朝鮮東以實濊貊故地又誤之極處濊本我貊東地何訝於鳳凰城也鳳凰城之地亦不可謂東南瀕海也渤海西京正在鴨江上流實鑿無疑今若以鳳凰城當龍原府則是東京反在西京之西是豈誠說乎大抵龍原府者不必指東而又指西也的是我境城地也）

南京南海府謬指爲奉天府之海城縣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海州南海軍本沃沮國地高麗

爲沙卑城唐李世勣嘗攻焉渤海號南京南海府疊石爲城幅員九里都督沃晴椒三州故縣六沃沮鷲巖龍山濱海昇平靈泉皆廢○耀州本渤海椒州故縣五椒山貂嶺澌泉尖山巖淵皆廢○嬪州柔遠軍本渤海晴州故縣五天晴神陽蓮池狼山仙巖皆廢

「盛京通志」渤海南京疊石爲城周九里渤海大氏所建在今海城縣界

「大清一統志」海州古城今海城縣治遼置海州南海軍又置臨溟縣爲州治金改澄州元州縣皆廢明置海州於此按遼志州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通志云海城有沙卑城高麗置唐伐高麗程名振攻沙卑夜入其西郭即此故沃沮地也考後漢書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漢之蓋馬即唐蓋牟今蓋平縣也今海城西南至蓋平界八十里是海城正在蓋平界矣自此說明則知在漢爲沃沮在高麗爲沙卑在渤海爲南海府在遼爲海州更無疑也○耀州古城在海城縣西南六十里按遼志耀州本渤海椒州考通志海城唐初置蓋州入渤海爲南京南海府統沃晴椒三州六縣遼時耀州即南海所統之椒州也又漢書高句麗蓋馬大山在平壤西今海城西南

實蓋平界也（案沃沮明是我北青等地而渤海之南海府即此也遼志所云南海軍今之海城縣也以南海之同名而遂謂之渤海南海府又謂之沃沮故地誤之誤者與此甚矣滿統志不之審正有此仍令遼志之誤之也）

定理府或指爲奉天府之承德縣或指爲興京誤也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瀋州昭德軍本挹婁國地渤海建瀋州故縣九皆廢太宗置興遼軍後更名○定理府刺史故挹婁國地

元史地理志瀋陽路本挹婁故地渤海大氏建定理府都督瀋定二州此爲瀋州地

盛京通志奉天府承德縣周肅愼氏地漢挹婁國唐睿宗時屬渤海大氏寘瀋州轄於定理府○古瀋州唐時渤海置隸定理府舊址無考今柴瀋水在承德城南四里古瀋州在今城內之地

大清一統志奉天府承德縣秦以前肅愼氏地漢晉唐屬挹婁國睿宗時屬渤海大氏寘瀋州轄於定理府遼置興遼軍後改昭德軍金時爲瀋州治元初於瀋州寘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府尋改瀋陽路明洪武中置瀋陽中衞隸遼東都指揮司本朝爲盛京康熙十三年設承德縣爲首邑按唐書渤海傳以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遼史云瀋州本挹婁國地渤海建瀋州二說正合通志古蹟載承德有鄚婁河注云鄚婁即挹婁今之承德實遼瀋州其爲古挹婁無疑○挹婁古城在鐵嶺縣南六十里遼置興州中興軍置常安縣金慶州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挹婁縣屬瀋州元廢明時訛爲懿路城今爲懿路站按遼志興州本漢海冥縣地渤海置州金志挹婁縣遼舊興州常安縣遼常置定理府於此本挹婁故地遼金二志互異當從金志（案遼之瀋州實在今承德縣而謂之渤海之定理府瀋州則大誤矣定理府即挹婁故地而的在寧

古塔地方何設於承德縣耶就以定理府言之扶餘府爲契丹道足其西界之極也若以承德縣當定理府則使定理府反在扶餘府之西其云可乎遼史本紀天顯元年正月拔扶餘城進破忽汗城諲譔出降二月南海定理諸府來朝定理若在扶餘之西則何不先破遼兵至忽汗城破亡後始降耶定理之在忽汗城[illegible]之東尤無疑矣）

盛京通志興京周肅愼氏地漢挹婁地南北朝勿吉地隋高麗地唐初置燕州後爲渤海大氏所據故隸定理府遼定理府地屬瀋州元瀋陽路明建州衞地○興京古蹟古定州高麗置渤海因之屬定理府遼改定州保寧軍金廢（案以興京指爲定理則亦誤矣）

附遼史地理志雙州保安軍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統縣一雙城縣本渤海安夷縣地○清一統志雙城廢縣在鐵嶺縣西遼史地理志雙州保安軍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廢金遼志云雙城縣在鐵嶺城西六十里考通志鐵嶺實爲挹婁國地雙州在鐵嶺城西知亦挹婁故城也（案安定郡本挹婁國故地也或者是定理安遠二府中所轄而謂在鐵嶺縣西則其非矣）

率賓府或指爲遼西地或指爲鳳凰城誤也

遼西地理志東京道顯州奉先軍所統康州世宗遷渤海率賓府人戶置統縣一率賓縣本渤海率賓府

地

盛京通志古率賓府渤海置遼因之舊址無考按渤海傳渤海於古率賓國地置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遼廢州存府金元州府俱廢今按建州在興京界內而率賓府及華益二州皆近鳳凰城界○古華州唐渤海置遼并入率賓府今舊址無考○古益州渤海置遼廢今鳳凰城東南一百二十餘里朝鮮界有益州城俗誤呼愛州（案遼志率賓縣隸渤州而州在遼西醫巫閭山南謂之渤海率賓府地者甚誤矣盛京通志所云益州蓋指我義州也且華益二州謂在鳳凰城界內鳳城益州等地在渤海時當屬鄚頡府何可混屬率賓府耶夫率賓在金爲恤品路[illegible]矣鳳凰城界與恤品路東西隔絕不相屬焉其謬不待再辨也）

東平府謬指爲承德廣寧等處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遼州始平軍本拂涅國城渤海爲東平府唐太宗親征高麗李世勣拔遼城高宗詔程名振蘇定方討高麗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太祖伐渤海先破東平府遷民實之故東平府都督伊蒙陀黑比五州共領縣十八皆廢有遼河羊腸河錐子河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統州一棋州祐聖軍本渤海蒙州地○遼陽府紫蒙縣本漢鏤方縣地後拂涅國置東平府領蒙州紫蒙縣後徙遼城并入黃嶺

縣渤海復爲紫蒙縣

大清一統志今考唐書粟末靺鞨居最南稍東北曰汨咄部益東曰拂涅部其地距今承德廣寧甚遠遼志以遼州有東平軍之名遂謂即渤海東平府又因州名爲遼遂謂即唐時遼城新城皆誤也（案東平府在黑龍江地方何涉於廣寧等地也清志并遼志之誤甚是）

附遼史地理志東京道同州鎭遠軍本漢襄平縣地渤海爲東平寨（案東平寨或是東平府所屬而無他可證也）

鐵利府謬指爲遼東地

遼史地理志神册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東京道廣州防禦漢屬襄平縣高麗爲當山縣渤海爲鐵利郡太祖遷渤海人居之建鐵利州○鐵利府刺史故鐵利國地○上京道永州義豐縣本鐵利府義州遼兵破之遷其民於南樓之西北仍名義州○（又云懷州富義縣本義州太宗遷渤海義州民於此）

懷遠府謬指爲今鐵嶺縣地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信州彰聖軍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懷遠府今廢聖宗以地鄰高麗開泰初置州○銀州富國軍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銀冶更名統縣三延

津縣本渤海富壽縣境有延津故城更名新興縣本故越喜國地渤海置銀冶嘗置銀州○遂州本渤海美州地

盛京通志鐵嶺縣周秦肅慎氏地漢晉挹婁國地隋越喜國地唐渤海大氏取越喜地改富州屬懷遠府金元咸平府明改鐵嶺衛古有鐵嶺城在衛治東南五百里接高麗界洪武二十一年置衛於彼後二十六年徙此仍名鐵嶺衛按古鐵嶺城在今治東南五百里○渤海於今鐵嶺置銀冶故號銀州○古信州本渤海懷遠府地在今寧古塔境內

大清一統志信州故越喜地在今開原縣南全遼志云開原東北非是

（案鐵利懷遠二府俱在黑龍江地方而遼志以遼東州縣傳會爲說已極誤焉而盛京志初不置辨一從遼志之誤遂謂今鐵嶺縣在漢爲挹婁地在隋爲越喜地謬甚矣）

安遠府謬指爲鴨江西地是皆由遼志之誤也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淥州鴨淥軍所統慕州本渤海安遠府地故縣二慕化崇平久廢隸淥州在西北二百里

大清一統志淥州城在朝鮮平壤西境（節）慕州城在淥州西二百里本渤海安遠府地領慕化崇平二縣

遼改置慕州屬淥州後廢

（案安遠府亦在黑龍江地方而遼之淥州在今江界府北隔江地矣淥州西二百里安得爲安遠府耶誤甚矣）

附未詳郡縣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辰州奉國軍本高麗蓋牟城唐太宗會李世勣攻破蓋牟城卽此渤海改爲蓋州又改辰州以辰韓得名井邑騈列最爲衝會○崇州隆安軍本漢長岑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崇山潙水淥城皆廢○乾州廣德軍司農縣本渤海麓郡縣并麓波雲川二縣入焉○貴德州寧遠軍本漢襄平縣地

統縣二貴德縣本漢襄平縣渤海爲崇山縣奉德縣本渤海淶城縣地嘗置奉德州○集州懷衆軍古陴離郡地漢險瀆縣高麗爲霜巖縣渤海置州統縣一奉集縣渤海置○遂州本渤海美州地統縣一山河縣本渤海縣併黑川麓川二縣置○通州安遠軍本渤海扶餘城統縣四通遠縣本渤海扶餘縣併布多縣置安遠縣本渤海顯義縣併鵲川縣置歸仁縣本渤海強師縣併新安縣置漁谷縣本渤海縣（○又云上京道懷州扶餘縣本龍泉府太祖遷渤海扶餘縣降戶於此）○韓州東平軍本渤海鄚頡府統縣一柳河縣本渤海粵喜縣地併萬安

縣置○銀州富國軍統永平縣本渤海優富縣地太祖以俘戶置有永平寨○咸州安東軍本高麗銅山縣地渤海置銅山郡地在漢侯城縣北渤海龍泉府南統縣一咸平縣唐安東都護天寶中治營平二州閒即此太祖滅渤海復置安東軍○信州彰聖軍統縣二武昌縣本渤海懷福縣地定武縣本渤海豹山縣併乳水縣人戶置○賓州懷化軍本渤海城統和十七年遷兀惹戶置刺史于鴨子混同二水之閒○龍州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統縣三黃縣本渤海長平縣併富利佐慕肅愼置遷民縣本渤海永寧縣併豐水扶羅置永平縣渤海置（○又云上京道長泰縣本渤海國長平縣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遷其人於京西北與漢民雜居）○渤州清化軍統縣一貢珍縣渤海置○龍州渤海置○上京道定霸縣本渤海扶餘府強師縣民太祖下扶餘遷其人於京西與漢人雜處○鳳州蘂離國故地渤海之安寧郡境南王府五帳分地古韓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

盛京通志古武昌縣渤海懷福縣地莫考○古定武縣本渤海豹山縣地無考

大清一統志東那城在正州西七十里渤海置遼因

之仍屬正州後廢○朝鮮郭州城在平壤西北唐置渤海因之今曰郭山府○舊志定遼前衛治在遼陽城東北隅即渤海城相傳渤海大氏所建

渤海疆域考卷二

西伯利東偏紀要

半園

西伯利東偏紀要

楚北曹廷杰撰

密探俄界情形委員候選州判曹廷杰謹

稟

欽差侯爺將軍爵前敬稟者竊（卑職）於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靖邊後路營中由後路統領爲勝林奉到三月二十二日密劄一件內開飭（卑職）雙裝前往伯利一帶密探俄界情形即游行其境凡彼兵卒之强弱衆寡與夫道路之險易某某爲彼之咽喉要害均著在在留意默識於心往返無須拘定時日總宜探察明白始可回報等因當即遵照指授機宜訂期四月十三日啟程前往呈報在案嗣於四月二十七日入俄界即順松花江至東北海口復由海口泝流入黑河至海蘭泡地方仍順黑河返伯利溯烏蘇里江過興凱湖經紅土崖由旱道

至海參葳坐海舟入巖楚河海口於九月初八日入琿春界九月二十日抵省共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謹遵密劄探得一百一十八條凡彼東海濱省所佔吉江二省地界兵數多寡地理險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總數土產賦稅大概各國在彼貿易各種土人數目風俗及古人用兵成迹有關於今日邊防與夫今日吉江二省邊防可以酌量變通或證據往事堪補史書之闕者皆彙入其中終以有事規復一策不揣冒昧謹繕具清冊一本並繪圖八分恭呈

憲鑒敬請

爵安（卑職廷杰）謹稟

光緒十一年十月　日

批　據閱圖說及筆記各條於俄界情形詳明該備迴與尋常游歷不同具有深心殊堪嘉尚仰候核定隨摺呈繳圖記存

一查徐爾固地方在黑龍江入松花江處東北沿距三姓約七百里松花江從西南來經其前向東流黑龍江從西北折到正西入松花江有二口下口即在徐爾固江沿水淺不能行舟上口在徐爾固上六十五里松花江南岸莫宏庫地方西北俄人輪船俱由此口出入松花江水色渾黃黑龍江水色深黑至此合流黃水在南黑水在北行七百餘里至伯利二色始融徐爾固西南二方無山東北二方有山圍繞如城垣狀北山自外興安嶺分枝向南邐迤而來西分精奇里牛滿二大江入黑河東分恆滚格林庫魯三江入松花江其山至徐爾固正北數十里落爲平陽凡東北數十里外山皆其麓也東面數十里外街基額圖諸山由長白山東北分枝經哈爾巴嶺出牡丹江東興凱湖西曲折向東北行盡於松花江南沿與北山同爲黑龍松花二江門戶誠形勝地也俄人於此立鎮名迷海郎西苗斯克設玉斯頗蘭一員總理諸事統兵官一員帶實數兵二百名駐紮鎮東

二里江沿其處大小官共二十四員有巨礮二座長九尺口徑三寸在玉斯頗蘭署前糧房軍械房各一所在署東北鐵線房一所在署西北通共房舍三十餘所其西三里許俄屯人民四十餘家其東五里許俄屯人民七十餘家土木營造犁地遷民方興未艾然南岸爲三姓邊地其西南九十餘里爲拉哈蘇蘇屯舊有巨礮二尊其東六十餘里額圖石磯斗峙江沿上有古人礮台壕塹皆爲險要所關（有圖說呈）

一查海蘭泡地方在舊黑龍江省城即今愛琿城北七十里黑河東天時寒暖與北海口廟爾地方同每年霜降前後封江立夏前後開江但地凍六七尺芒種後必盡解透不似廟爾夏至時僅解二三尺耳俄人呼黑河爲晤木彔自咸豐四年五月十二三日摩力捂付犯境後次年即於海蘭泡立屯成聚成都稱爲不拉好爲十親四克一名把拉云省斯克現有房舍二千八百八十八所內有官房十四處

外有喇嘛廟一座頗爲華麗設固畢爾拉塔一員專主其地今歸伯利統轄署在黑河屯卡倫對岸江邊有樹中閒即署當面也銀庫總管一員（俄名嘎士那目）鐵線總管一員（俄名居勒嘎木）律例總管一員（俄名蘇達）堂司總管一員稅庫總管一員（俄名阿帯韓攻）班克一員（即貸借賬）公議會總爺一員（俄名帯勒洋）給照總管一員（俄名巴士波勒達）倉官一員（俄名不拉付四克）屯官一員（俄名一士不拉勿泥克）站官一員（俄名士他拉士）庫官一員（俄名文余丹士克）理民廳官一員（即巴立祠官）獄官一員官醫生一員（俄名多何部停）教官一員（俄名十戈保）礮官十三員管礮兵二百名步兵官十三員管步兵二百名馬兵官十九員管馬兵四百名兵房教軍場俱在黑河屯關帝廟對岸距江沿約半里許子藥軍械房二處俱在兵房西北山腳地窖內相距不及二里上山即大獄在黑河屯關帝廟上約二里對岸糧倉二所在黑河屯關帝廟對岸江沿即房西南鹽倉一所在其旁銀庫一所在洋船碼頭東向直進第四條街口道北其處僅有大礮四位又黃河（即精奇里江俄呼也也）黑河交匯之處有大房二洞一爲機器磨麵房一爲教館按海蘭泡地方居黃黑二河交匯之閒背北面南黃河居左黑河居右擁二江之水利爲東北之咽喉先代所置黑水府或即在斯今入俄界犂地盡膏腴居民已殷富市廛喧闐一大都會幸黑河以西皆我版圖黑河自此以上深不及二丈寬不及二里呼嗎爾河一帶林木尙未斬伐俄人於此視爲固有防堵實未盡善一旦有事恢復黑河之險我皆可據黃河以內尙有旗民居住並有愛琿各屯人每年入河伐木之役未盡禁阻此或投閒抵隙之機乎（有圖進呈）

一查伯利地方在三姓東北千六百餘里烏蘇里江入松花江處東岸時令與三姓同較三姓微暖俄人名曰克薄諾付光緒初年始設固畢爾拉塔專主其地光緒十年改設一泥拉拉固畢爾拉塔總理東海濱省等處事宜街道估居四岡三凹凹凸不平其一泥拉拉固畢爾拉塔署在第二岡將盡頭處西北半里許有戴土石山俛瞰江

流名曰上宏叩險要與額圖相彷俄人於此疏林藩院爲游觀之所又西北行半里許宏叩盡處有機器房俄名馬思專備修理槍礮輪船之所用由機器房北行一里餘至第四岡山頭有子藥房二所中儲子藥甚夥由機器房東行半里許上岡即養病院貧人有病者送入院內官給醫藥飲食以養之院後有大兵房十所每所可容數百人常駐兵千名號西千兵房東北隅有常川取用軍械子藥房二所固畢爾拉塔署西南山麓有儲糧大倉三二儲官糧一儲商糧糧倉前即輪船碼頭由此東北行進窮棒子溝爲該處衝要東南行約一里至廟上華人買地建廟供奉關聖江神山神畫像有草舍數十閒可容數百人廟前江沿繁華華人碼頭商船俱泊於此再由此東南行約一里山岡偏陂處有大庫二盡儲開花礮後膛礮哈乞開斯鎗礮車子藥車箱極爲宏富晝夜常有一二人執鎗梭巡未嘗少停凡糧倉子藥房軍械房大獄大官衙署皆然聞伯利於有事時可得實數兵三千名緣官商服役諸人平日不與操練臨事皆聽調遣也其處房舍現有一千二三百所日新月盛歲更不同聽差固畢爾拉塔十一員小官二百餘員該國夙稱東海濱省今即定於此處爲都會惟其地居松花烏蘇里二江之總匯華商夏行船冬跑冰俄人勢不能禁又東南東北正東三面不及數里林木蔭翳尙屬鴻荒倘圖恢復出奇其在斯乎（有圖進呈）

一查紅土岩地方在興凱湖西沿適中正南循鐵線道二百二十九里弱（俄里一百零三里）爲雙城子正北偏西二百里爲蜂密山由山西北行六百里至三姓有孔道由山正西行四百里抵甯古塔由山正東偏南行二百餘里至龍廟子其處爲興凱湖出口流水一線曲折萬千輪船入湖道必經此有華民七八家對岸即爲俄界紅土岩天氣和藹萬物發生比三姓每早半月沿湖一帶曠野無垠皆有田隴舊迹俄人於此立鎮名曰甘冥俄里薄諾付東北距伯利

俄里七百六十四里每里一千六百步以華里七百二十步除之實距一千六百九十八里弱烏蘇里江輪船行至里薄諸付而止有俄房百餘所設有民詞官鐵線官領兵官共實數兵八十名兵房一所在屯正北嶺上再北有軍械房一所湖水淺時輪船泊此屯正東湖沿有食倉二鹽倉一湖水深時輪船泊此其處有華民百餘名華商二十餘家又南二里俄屯百餘家亦有華人服苦者按興凱湖周八百里與洞庭埒而夏冬不涸尤爲可觀蓋來源之遠大不及洞庭出口細小則比洞庭尤有合若也聞前二十餘年有寧古塔獵戶孫某至紅土岩南見湖面浮出一人狀貌異常執戟四顧蒼黃入水旋有几筵羅列波心二女相坐對飲獵者以爲妖燃鎗轟之頃刻不見忽大雷電以風湖邊斃一大魚獵者是時亦震恐昏迷不知人間事甦以告人數日亦死此事之不經而亦足以傳奇者（遐呈）

一查趙老背地方在紅土岩南四十三里雙城子北六十里皆以俄里計數爲自紅土岩至雙城子第三站獨有站房一所專管來往迎送之事站東五六里有俄屯名馬得克俄民三四十家駐有實數馬兵五六百名以該處南通雙城子海參崴彥楚河諸處東通阿勒幹夾皮河蘇城溝諸處實爲興凱湖以南陸路咽喉故據險扼要以防不虞也（遐呈）

一查雙城子在紅土岩正南二百二十九里弱東南距海參崴俄里九十六里正西路三岔口華里一百四十里由三岔口向西偏北行四百八十里至寧古塔由三岔口向西南行五百里至琿春雙城子以東西二城得名（相距四里許）俄人占東城其城以土爲之高可丈餘城南北長東西短其東西二面城上各有大土堆二十每堆相距九十步南北二面城上各有土堆每堆相距七十步西城南城外尙有土壕俄兵皆住城內共計實數礮兵五百馬兵五百步兵一千兵房九所倉房四所馬房二所官房五所兵士住家房二十餘所城外東北

隔俄街五層俄房五六百家喇嘛廟一所軍械子藥房二所在廟南里許俄城北有華人丁字形街三道計華商二三十家常聚華人數千西城俄人亦曾居之多不利今以爲安葬之處其東南里許有德商火磨房一汽機一動共激三磨每日磨麥四十六石皆華人照理院內有古碑按雙城子古爲肅愼國地亦女眞部地唐爲北沃明爲建州衛野人衛交界之處國初屬瓦爾喀部大淸一統輿地圖東城曰傳爾丹西城曰朱爾根未知創自何時今此碑字跡剝蝕僅存其台二字（台字旁寫）必有缺交相傳原文有寬永十三年湖北進馬三千西二語詳觀之惟寬永十三年湖北進馬九字尙髣髴可識三千西三字已屬烏有查寬永爲日本國號豈此地早爲日本竊據歟其曰湖北當指興凱湖以北非今內地湖北也詳觀碑所知爲日人古墓（無時飛以賊屬鶴有石人石馬在其前今被俄人毀壞並將碑之上截鑿以附碾距碑北丈餘有古塚形亦被俄人發掘丈除迄近見之撿）惜書史無徵又被俄人侵佔耳考該處節氣比紅土岩更早數土地日膏腴惟東南皆山餘則平岡盤旋中多曠土俄人名其城曰玉呆斯克設有理民事官倉官站官醫官鐵線官兵官邊界官廊米薩爾住此蓋以徙民墾地爲先即以固海參崴之後路也（有圖遐呈）

一查蝦蟆塘在雙城子東南八十三里強即俄里三十七里東南距海參崴俄里五十九里其處爲綏芬河入海門戶扼海參崴陸路咽喉俄人屯實數兵一千名有兵房二所子藥房一所糧倉一軍械庫一鐵線房一北一線通雙城子紅土岩至伯利南四線通海參崴內有一線行數十里分向西南即通蒙古街彥楚河等處地方也該處爲山雙城子至海參崴第二站俄民二百餘家華人三四百名皆服苦營生俄人輪船每於七日內由海參崴兩至其處惟屯北二里有兩山東西對峙相去約三里許綏芬河繞西山之東麓而南流俄人屯兵屯南距此處尙六七里有事時亦必爭之險也（圖見海參崴遐呈）

一查海參崴在雙城子東南二百一十三里強即俄里九十六里西南由海道距彥楚河約三百餘里距琿春約四百餘里俄名那吉窪斯托克坐東北向西南海口形如撮箕長約十里寬約六七里出口處寬四里口外數里有大島名囟島長七十餘里寬二三十里不等天然形勢八風不忌其街爲曲尺形房舍一千七八百所有日本高麗德國美國法國諸商華人多至二萬八千名（係光緒九年俄官稽查總數本年約二萬人）商以廣東爲巨人以山東爲多有華街三條俄人設固畢爾拉塔總理該處事宜後山有望遠樓二防不虞便於瞭望固畢爾拉塔署在南望遠樓山麓道南海沿其東有糧房十餘所兵房十餘所總理各事公署一所聽差官員公署一所養病院一所其西山岡大道東有理民事衙門對面岡平處爲日本領事衙門折而南有兵房六七所再南二里許有儲子藥軍械大庫二與伯利埒山後二里山凹處名清溝子爲陸路咽喉有守卡實數兵二百名營中置有大礮由此北下道東有俄民數十家對屯西北海沿有大房三四所有兵看守亦藏軍械軍糧海參崴共屯實數兵二千餘名時海口有兵輪六艘可載二百五十人聞其處大小兵輪共十四支往來無常大兵輪四支每支可載五百人小輪如前然皆以木爲之非鐵甲也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有日本兵輪一支駛至此處言因該國疫癘大作至此避災固畢爾拉塔署前海中（距岸不及半里）有整理輪船機器一座華街東南即華人碼頭有華船三四十支俱號三葉板每支可載六七萬斤口內兩岸有礮台六七處東岸適中之地有堆積煤炭房數所囟島對口兩邊各有礮台由日本領事衙門向西直行一里許即綏芬海口有巨礮一尊口徑八寸長一丈後膛身高五尺係本年秋初由海道運來該處天時比雙城子尤爲和暢洋商房舍俱做上海規模土木之功方興未艾再數年後當與上海比美宜俄人有寧棄本國京城不棄那吉窪斯托克之語也晝則車馬喧闐夜則鐙火達旦氣象萬千何俄人之善於擇地哉倘有事於此陸路僅西北一道自蝦蟆塘來出入山澗林木參天且道旁掘有阱非步兵萬難輕進非出奇制勝不可水路海口雖多礮台可置水雷然彼之兵輪皆木我若於圖們江口做長江水師舢板候西南風駛至其處（五時可至）水雷可以不忌風利即不得泊得勢則直搗巢穴失勢則退泊口外諸島（自圖們江口至海參崴海中相距各數十里不等）或亦彼之所不及料歟（有圖）

一探三岔口地方在雙城子正西一百四十里寧古塔正東偏南四百八十里爲中俄分界之處俄名格爾里斯亦名巴大斯克屯有實數馬步兵約五百名俄民約百餘家（進呈）

一探蒙古街即蒙武河爲綏芬海口西北之支河在三岔口正南二百餘里東北距蝦蟆塘俄鎭二百餘里西南距阿濟密俄鎭亦然其處有俄民二百餘家華人千餘俄人屯馬步礮兵共實數千名於此（進呈）

一探阿濟密地方在海中大多壁島小多壁島西北與琿春東北黑山背卡倫連界東北距蒙古街俄鎭二百餘里西南距彥楚河俄鎭稱是其處有俄民百餘家華民數十家俄人屯實數兵一千名馬步礮均備（進呈）

一查摩闊崴在彥楚河海口距海口約二十里北距彥楚河俄鎭三十里西北距琿春一百二十里其南數里有二石山生於海口內水中平列如門與長江東西梁山相似但形勢較小商船出入莫不由斯俄人名摩闊崴地方爲默些止有俄民三十餘家華人百餘名糧倉二所在屯東南兵房二所在屯西北常駐實數兵五百名（進呈）

一查彥楚河俄呼言其在琿春東南九十里東北距阿濟密俄鎭二百餘里輪船由海參崴至此半日可到其處屯有實數馬步礮兵一千名俄商數十家俄民百餘家華商數家華民數百糧倉軍械子藥庫均備（進呈）

一查札依地方在伯利下一千五百三十餘里混同江至此折向正北流其南二十餘里東岸有湖號札依侯溫（黑斤濟勒彌人等稱侯溫譯言湖也）其北七十里東岸亦有湖號奇吉侯溫即奇吉伯徑約六七十里東蹻山嶺二十餘里爲庫葉海峽俄人初得東海濱地時於奇吉設立重鎭名馬林義斯克市廛雲連議築東嶺以通海道後遷廟爾其議遂寢土人有先有奇吉後有廟之語今則日就蕭條僅存居民數十家昔之市廛今已鞠爲茂草矣札依地方俄名沙費斯克其處有俄房三十餘所設玉頗蘭官一員總理上下諸屯事務官嘎勒斯克曾充其任頗有聲名後任海參崴事其先並有俄兵八百名駐此俄官魚吉甫管之現俱調往伯利僅留二十餘名防守倘有大礮四座糧房一所兵房一所子藥房一所（進呈）

一查廟爾地方在伯利東北二千二百七十里凡外興安嶺以西以南長白以東以北諸山俱於此處總匯再向東偏南行百餘里即出海島日內有天然八島天氣晴明時立島上以遠鏡望之可見庫葉島高山廟爾氣候極寒每年霜降前後封江立夏前後開江本年六月初十十一等日已屆大暑節氣平陽地二尺許凍猶未解其有水滯潤去浮沙四五寸即見堅冰日午可著單衣早晚寒甚非皮裘不暖前於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二十八等日在阿博爾畢等處地方審定九點初刻日甫入地十點二刻船內方須燃鐙夜觀天象但見白光半圓約徑數十丈由亥轉子由子轉丑以手對照二三寸內可見掌紋惟子正前一刻後一刻則稍暗丑初三刻天色已曙丑正四刻末日又出地至廟爾地方以有度羅盤豎立測之北極實出地五十二度强距前測日時已十餘日日出入時倘不甚相遠其處形勢北高山距街約二十里約爲平岡山北數十里即大拉該海南面江寬約二十餘里有二砂如蟹螯鋪江心（西砂之頭有礮台即上砂盡處也）其內可泊巨舟數萬江南沿高山平列遠望爲一字正岸自江心視之則數十山頭一齊朝拜也江自西向東西面砂內有小河砂外即混同江東面有大山彎抱距廟爾約二十餘里有青得利俄屯數十家江自此折而南若廟爾地方建立南向都會誠足以擅江海之利固藩籬之門俄人於此設鎭名利格來斯克街道東西約長六里南北寬一里有奇共街四層有喇嘛廟一所在江沿街道適中之地甚爲華麗有舊設固畢爾拉塔者前二年移固畢爾拉塔至伯利此者遂空現有玉斯頗蘭主之者在喇嘛廟西道北有巴利祠一所建高樓以望遠在喇嘛廟正北第三條街軍械子藥庫糧倉兵房俱在巴利祠西有大小官數員主詞訟取票收稅及一切往來公文諸事先有實數兵數千自固畢爾拉塔移至伯利其兵亦多調往現存實數三百名有礮三處一在江心沙洲一在廟爾東三里許江北岸一在對岸南山嶺頂處正對北岸礮臺與江心礮臺成品字形各有礮位子藥房以砂達七數十名守之又有馬斯利堆糧房各一所喇嘛廟下江沿該處昔最繁富今則漸近寥落華人住此者不過數人往來貿易者常不滿百人有廣東商人數家日本人數家高麗人數家惟高麗改服俄人尚有千餘家美國大商數家又有呂宋黑人數名俄人重海參崴而輕此處誠以地氣甚寒更有岡札德加部及庫葉島足固海外門戶故兩利相權耳（有圖）

一探庫葉島有山產煤俄人名曰沙哈林凡隸東海濱省犯重罪者俱發往此處掘煤日給黑捍餑四兩最爲苦楚有實數兵百餘名守之該處有華人二百餘名其南數百里即堆依河（進呈）

一探堆依河在庫葉島西適中之地即與岡伊對河俄於此設官總理通島事務遷移俄民數百家居此常駐實數兵三百名礮臺糧倉子藥房俱全爲輪船自日本海入混同江必由之路（進呈）

一探哈四第力地方在混同江出口南行約百餘里西岸海沿即與岡尼滿河口有俄民百餘家俄人駐兵二百餘名守之實數約六七

十八人（進呈）

一探嘎沙古斯克地方在混同江出口南行約八百里西岸海口內與札依俟溫東西相値俄人徙民數百家居此駐兵四百名實即一百人也（進呈）

一探因拔納斯克地方在嘎沙古斯南八九百里東北距庫葉島堆依河約五百餘里其處海口寬平可泊巨舟與嘎沙古斯克無異有俄民八九十家俄兵三百名以實數核之共七十五人（進呈）

一探刀平河（疑即費圖夾皮河之轉音）在海參崴東北八百餘里旱道與海參崴不通惟向西北有道至趙老背分往紅土岩雙城子諸處又有鐵線道至烏蘇里江泥滿河口等處其處屯有俄兵三百餘名實即八十人也（進呈）

一探阿勒幹在海參崴東北一千五百餘里其處有大海口與因拔納斯克同俄人數家百華人千餘名屯兵百餘號五百由海道通海

參崴有旱道分通尼滿河趙老背諸處（進呈）

一查俄人海蘭泡徐爾固二處與江省瑷琿連界共實數兵一千名伯利紅土岩雙城子三岔口蒙古街阿濟密彥楚河等處與吉省甯琿姓三城接壤共實數兵八千五百八十名廟爾堆依河沙哈林哈四第力嘎沙古斯克因拔納斯克海參崴蝦蟆塘摩闊崴阿勒幹等處分防海口共實數兵五千餘名札依居伯利廟爾水路之衝趙老背扼伯利以南陸路之要二處共實數兵六百餘名通共實數兵一萬五千餘名觀其布置大勢趨重雙城子海參崴彥楚河一帶（進呈）

一查各處俄兵俱呼沙爾達士亦訛呼膘答子步兵礮兵皆係該夷種類馬兵多以改裝奇勒爾俄倫春蒙古回民及該國雅庫斯克人（今東海濱華人俱此呼月窑[illegible]其人顯眉而目與奇勒爾同）充之皆短衣長袴章身無餘頭戴平頂圓帽深可二寸頂大口小前加半月形黑漆皮便於蔽額足履皮靴踵底增皮數層厚寸餘或二寸藉以鐵圈用釘固之走則鏗鏘有

聲操練時身着白掛帽蒙古套袴則一色皆黑惟馬兵袴自腰至足外踝縫黃布一條寬約二寸步兵專持帶刺皮爾丹鎗即哈乞開斯鎗腰掛寶劍馬兵或執丈餘長鎗或執銅帽火鎗腰掛腰刀礮兵專掛腰刀衣之兩肩各用青布一方寬約二寸長約四寸書俄字二三載之其頭兩肩則或灰色或紅色或黃色或用紋錦或盤金絲亦皆有字大約以官階爲區別當額帽簷下漆皮上小長圓帽花亦銅銀金三種用金銀者中嵌珠玉寶石顏色亦異惟馬隊頭目足後平施鐵距聞該夷兵制寓兵於農擇其幼壯者挑之數十年以前每人必當兵三十年始遣回歸農仍聽調遣嗣以不便身家改十五年又改七年現定五年當兵時食官衣官冬給氈襪一雙夏給皮靴二支歲給零用俄帖三張零八十子俄帖一張合中錢一串二百文三張零八十子即中錢四串五百六十文現又裁去八十子衣食而外別無長物故俄兵善偷不惟華商惡之即該處夷商亦莫不切齒其兵皆

夏住棚冬住房（進呈）

一查俄兵操練步兵各背氈衣一套俄名西發由肩上斜絡脇下每操皆然馬兵礮兵亦同以練行軍負衣負糧之力手執鎗腰佩刀分合進退坐作擊刺與淮軍營所刻德國操法無異其異者於百人中以二十五人出隊前衝約二里許立坐各放一排鎗後七十五人飛奔追及立放一排鎗前二十五人又復前往如是者數次步伐正齊足練足力且備衛鋒接應之用此在徐爾固目見者其打靶也靶以水爲之高七尺寬四尺中畫人形共立四靶於距二百四十步處命四兵爲一排各執皮爾丹鎗打之其距靶旁數丈處有數人看靶中在人身外則以白標記揆之中在人身則以紅標記揆之每一排立打一鎗蹲打一鎗伏地打一鎗每鎗皆聽洋號畢鎗聽嘰喇落火中身者約七層中身外木靶者約二層不中靶者約一層立受譴責此在廟爾目見者礮兵單操與克虜伯礮操法相合馬步礮兵合操步

兵平列馬兵出兩旁礮兵護礮車子藥車在後步兵前進馬兵後兩旁衝鋒左向前衝右右向前衝左各繞礮兵之後歸本位步兵即時分開左右各距馬隊不遠平列爲四礮兵從中出勒馬向後以礮轟前馬隊分兩翼進前步隊隨合爲一礮兵復後鼓樂收隊各兵歌詠俱中音節此在伯利目見者又各處兵房附近地方俱有長方大木架一座高二丈餘寬一二丈長三四丈不等四面各開三四尺橫一木以爲固每東西或南北兩面各有一梯斜搭架頂早晚令馬步礮兵依次東上西下或南上北下數次而止其無梯兩面則使之抛鉤掛於架上縋繩而下詢其制爲練上坡下嶺足力並扒城垣之用（進呈）

一查各處市鎭兵營俱無城垣壕塹惟雙城子駐兵於傳爾丹古土城內然亦憑陵舊堡未經修理（進呈）

一查東海濱各海口地方僅有大兵輪四艘小兵輪十艘（示海卷議說下）

（進呈）

一查各處礮兵俱置礮於平地蓋以四柱小亭或竟暴露惟礮兵之礮載以車操畢即隨子藥箱車藏於軍械庫（進呈）

一查俄人飼馬不用穀草凡平甸草豐之處令附近兵民刈積於野甯腐勿缺各處皆然惟由紅土岩至海參崴一帶無二三里無草堆數十者黑龍江西岸多俄人草堆烏蘇里江西岸所見不過一二（進呈）

一查各處俄屯俱有糧倉其有官有兵之處或屯二三倉至十餘倉不等倉長十餘丈寬二三丈高二丈餘並有軍械子藥各庫惟伯利海參崴二處庫儲極宏（進呈）

一查俄人國初犯境由克薄諸付倡之止在混同江以北及東北近海費雅喀諸地未入烏蘇里江一步今以其名名伯利定爲東海濱省誌其朔也咸豐時犯境由摩力搖付倡之初乘隙而恐以勢繼因人而啖以利汨汨未寒遂成江河然無論官商兵農循理以剛强遇之則順而親若徒以柔弱處之則逆而横所謂虜性猶犬羊震之以威則懾而逸示之以怯則驕而聚俄人其信然哉摩力搖付得東海濱地後將顯爵令三江輪船數十艘獨摩力搖付船歲修不壞示不忘也（咨）

一查松花黑龍烏蘇里三江自摩力搖付犯境後俄人共火輪船四十六艘近來已壞十一艘實存火輪三十五艘其船皆以木爲之或包鐵葉皆用柴火三江之船每閱數十里必有俄民伐取近山大木析薪備用每立方五尺値俄帖三張輪船止載官商均不載貨載兵載貨載兵大船名曰巴納啞子每一艘可載數十萬斤每一輪船可拖帶大船六七艘每年往返上下一輪約得俄帖十餘萬張內有官船十一支係該國王資本獲利盡以歸王（咨）

一查該國人民遷居各處均由尼布楚入黑龍江分往伯利以下烏

蘇里江以南諸地富者多由輪船貧者均於格爾必齊河一帶伐木爲筏本年七月中旬俄民攜家帶眷乘筏順流而下者共十餘家尚續筏海蘭泡江沿（咨）

一查各處招民凡貧民由俄界來者每家官給俄帖五百張牛二頭五年以後照數繳還其站車站扒里諸費由所過之處攤派惟坐輪船須自備價（咨）

一查江吉二省舊地現屬俄夷東海濱省各處屯站自伯利順松花江至廟爾共五十三自伯利入烏蘇里江過穆陵河口入興凱湖至紅土岩共三十六自紅土岩順鐵線道至海參崴西南與甯琿交界抵圖們江合紅土岩北一屯共二十六自雙城子北第一站以東興凱湖入烏蘇里江處以南盡海濱阿勒幹西諸地共三十六七自伯利西溯松花江北岸至黑河口即泝黑河東岸北岸至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處共七十二自外興安嶺東索倫河口餉東南抵恆滾河

口共十二自廟爾出海順海沿南至因拔納斯克地方及隔海庫葉島共十餘通共大小屯站二百四十有奇（進呈）

一查俄人遷居江吉二省舊地總數光緒九年七十三萬餘名日本年三四月間因英夷搆釁或回本國稽數不及七十萬秋間事平復稽共八十萬名日有客官與兵不在此數此詢之稽查戶口俄官而知者也（咨）

一查該夷東海濱省土產黑龍江以北以東產大麥小麥蕎麥谷大麥谷大麥宜作鈴鐺麥土豆黑豆紅豆豌豆蘇子小米糜米白菜菠菜芹菜芥菜葱蒜韭薤葵撇蘭西洋白菜食以大麥谷大麥土豆爲大宗山多松樺柞椴榆產貂皮麅狼馬鹿堪達韓四不像出木耳蘑菇近水多楊柳江少魚自伯利至廟爾大麥蕎麥谷大麥土豆小菜白菜葱蒜韭薤蘿蔔撇蘭西洋白菜食以谷大麥土豆爲大宗富者間食美國白麪及三姓白麪山多松樺柞椴榆楊產狐貉皮水獺猞猁猻熊羆虎豹豺狼麞麅貂熊黃鼠黑鼠自阿勒幹以下混同江南北無馬鹿多堪達韓北岸多四不像惟恆滾河產黑狐近水多楊柳沿江捕魚不可勝食松花江海口出青黃魚骨海豹皮海多海牛海馬海虎自伯利至海參崴各處產大麥小麥土豆黑豆黃豆黃粱赤粱豌豆蘇子小米白米白菜菠菜芹菜芥菜葱蒜薤蘿蔔胡蘿蔔撇蘭西洋白菜食以小麥麪爲大宗富者間食日本上海粳米山多松樺柞椴榆楊產狐貉豹皮水獺猞猁猻熊羆虎豹豺狼雕麅黃鼠灰鼠興凱湖以北多馬鹿以南多花鹿出人葠木耳蘑菇菸麻近水多楊柳烏蘇里江多魚沿海出海參海菜蟹肉海多海豹海牛按俄人喜飲酒鍾無大小必一飲而盡醉則或歌或哭或起或伏醜態萬千不可殫述尤喜華人燒酒多醉至死或失業廢事今禁之甚嚴茶皆自中國成磚運來飲食必攙白糖和牛乳無貧富貴賤皆然肉食惟牛雞鵝鴨魚間食羊少食豬者（進呈）

一查該國近分六大部伯利居似倒夙稱東海濱省地始卜於奇吉繼遷於廟爾光緒十年定於伯利統轄乞塔尼布（係劉該國東悉畢爾屬地）海蘭泡海參崴（係江吉二省屬地）四困畢爾拉塔凡興安嶺以南黑龍江烏蘇里江以東及三姓所屬海以外岡庫葉諸島地皆隸爲官職且拉泥拉拉固畢爾拉塔每年俸帖四萬張華人呼爲總督亦稱大將軍見其用漢文出示冠以大俄國總理軍務統轄文武威鎮東海濱大將軍銜現任係咩哏人名巴蘭羅付有大戰名該國王深爲信任關其來東海時該國王命其因地制宜不必拘定成憲凡無關於軍國大事者勿庸奏聞故禁令律條近來多所更改（進呈）

一自四月二十七日入俄界以後每遇俄官俄商俄民詢及春月海參崴事皆云不畏暎咭唎惟聞欲約中國合攻人之衆寡不敵殊覺可畏據云以俄人一當華人十兩敗俱傷俄難抵華此衆口一詞之實在情形也（進呈）

一見俄人各處有劉永福登壇圖劉永福打勝仗圖劉爵帥省三克復基隆礮台圖據云華人此次打仗爲從古所未聞凡外夷戰勝見白旗則止而不追此次華兵在越一二日不食追至二三百里者又云法人以重價雇日本人三千黑夷三千俱戰死越南無一返者述此二事莫不變色咋舌又云法人不知自量近在海面行劫與鬍匪無異此五六月間聞諸各處俄人之口者也（進呈）

一查海參崴雙城子彥楚河等處俄人多於春季回國秋間仍返故地此次順黑河至伯利又由伯利至紅土岩同船官商大半皆是（咨）

一探該國重武輕文其理民事管收稅諸文職官或雇他國人充之至高官顯爵非有武功不能得加級至百品爲止由戰功至七八十品封蔭固皆現在該國王亦至九十餘品東海濱總督巴蘭羅付固有六七十品者（咨）

一查該國喇嘛甚爲有權凡有俄屯即有喇嘛廟廟費皆民間募化

覡數之多少爲廟之小大市鎮則發國帑修之每須俄帖二三十萬張稱廟爲破荷猶如他猶華言天神住房（彼稱天爲破荷稱住房爲猶如他）亦稱成拉過付稱喇嘛爲巴吉斯克亦稱潑卜大約即活佛之轉音其人左衽長衫大領長袖薙髮不束分垂耳後手執杖冠如戲臺中軍盔爲民祈禳專司化導官無大小服公服見之喇嘛必以手畫其額爲之祓除雖國王亦然多藏滿漢蒙古文平常語譯以俄字以備各處宣教能與各總督及該國王通行文書陳各處利弊于與官均不得繩以法律但不操刑名之權（齊）

一查各處向無大辟重典有重罪者發往庫葉島（俄名薩哈林）掘煤次則發往近處次則鞭笞如定罪笞五十則取柳條五十合爲一束一下而止餘無別刑本年二月間東海濱省總督巴蘭羅付改爲殺人者死用木架懸一繩將白布蒙犯人面入頭繩縧中綰之旁轟以鎗禁賭禁飲華酒吸洋煙藥律令甚嚴雖顯官有犯者立治以罪五月間伯利下四百餘里多林地方緝獲該國重犯六人即前數年亂國者解至伯利綴之

一查該國官商兵農越行本管地方均須取票遠人入境者亦然又販運貨物莫不納稅東海濱省屬地除乞塔尼布楚勿論外近年伯利歲入票稅俄帖十八萬餘張海參崴入票稅俄帖五十餘萬張海蘭泡歲入票稅俄帖二十六萬張廟爾歲入票稅俄帖十餘萬張田賦狗馬諸稅不在此數（齊）

一查各處每地一晌抵中國三晌每年納賦俄帖三張零二十五子黑龍江烏蘇里江南濱海沿皆已田連阡陌居積致富惟伯利以下至廟爾每屯墾田不過數十晌而已其狗馬之稅馬除馬隊之馬無稅外凡官商農養馬一匹每年納俄帖五張名曰官馬斷無私畜者狗則納稅不納稅聽其自便每犬一頭每歲納俄帖一張頸繫皮條銅鈴即曰官狗倘旁人有故斃官馬一匹賠俄帖七十張凶燎人擊

斃官犬一頭賠俄帖三張若無故勢斃官馬擊斃官犬照故犯例賠價發往他處著爲令私狗不與焉（齊）

一查鐵線道每百步（即二百小步）立一高柱以擎鐵線每間十六柱立一矮柱頭作三楞兩面書俄字以記里數東來者認東而西來者認西而勿庸若內地行人迷人問道此該國以二千六百步爲一里之實證也考俄人知權而不知量無石斗升合諸名其市鎮村落各設官秤一具形若天平而甚大以鐵爲之凡買賣交易至數十斤以上者必至其處過秤號十二兩爲分頭四十分頭爲一甫特各處一律無此輕彼重之殊其尺曰阿納申每一阿納申合中國營造尺二尺二寸有奇交易以俄帖爲倘次用該國洋圓每一圓合銀五錢八分又次用該國紅銅子大者若洋圓曰皮打克一子值小銅子五即克別克二十子換俄帖一張小者若制錢無孔曰克別克一子合中錢十二文五子值一皮打克外有值小銅子三之中銅子俄帖張半換五八洋銀一圓二圓合華銀一兩然不用華銀惟外夷洋圓兼用之

一查伯利以西有鐵線順松花江北岸至河口即順黑河東岸通海蘭泡上至尼布楚以達該國京城伯利東北有鐵線順松花江南岸下達廟爾廟爾有鐵線入海一通庫葉島一通岡札德加伯利以南有鐵線通興凱湖入烏蘇里江處一循烏蘇里江源通阿勒幹等處一入興凱湖由紅土岩經雙城子至蝦蟆塘分爲四線一通彥楚河抵琿們江一通海參崴一通上海其一不知通何處每年必差官巡查兩次線柱朽壞者易之（查各處鐵綫通文報而外兼寄各色人等私信每一里約取小銅子三文每年獲利甚以遞早歸公）

一查各處驛站大站距俄里二十六七里小站距俄里十四五里惟自紅土岩至雙城子西南至彥楚河東南至海參崴自尼滿黑河口以上由烏蘇里江西沿至阿勒幹等處各有驛站寬平如砥稍有凹凸即遣俄兵修理其順黑龍江烏蘇里江下至松花江以迄廟爾順

鐵線道可以步行無大驛路江沿俱設有站房夏月輪船通行無人經管冬月由江心跑站扒里與陸路站車同其站各有馬數十匹陸路有車及扒里各四五具江沿止有扒里無論華人俄人但取站車站扒里票至站即送駕以二馬奔馳如飛每一日夜可行華里七百每人行一俄里一馬給該國銅子三十特林克別克特林謂三克別克謂銅子每一銅子合中錢十二文行旅便之（進呈）

一查東海濱省相通各道由伯利泝松花江入黑河口上至尼布楚爲一道夏由輪船冬由冰道順松花江北岸黑河東岸北岸有鐵線路可通徒行其中由黑河東岸海蘭泡地方泝精奇里江上外興安嶺至索倫河口又別爲一道水路陸路兼行由伯利順松花江行三十餘里北入庫魯河行八百餘里登山經格林河源陸行四百餘里入恆滾河上游即由恆滾河沿向東北行五百餘里又折而北行二百餘里踰小嶺由陸路向北偏西行九百餘里即至索倫河爲一道

此國初俄人敗歸之道水陸兼行黑斤與俄人均有述之者本年三月閒海參崴備戰有小輪船數支入庫魯河探道黑斤人多恥笑之由伯利順松花江西入恆滾河行一千七百餘里與由庫魯河經恆滾河踰小嶺之陸路會亦至索倫河爲一道其未抵恆滾陸路之先夏由輪船冬由冰道如履平地由伯利下至廟爾夏由江輪登海輪南岸並有鐵線道通步行爲一道冬月海凍無所通此由伯利通該國之道也由伯利入烏蘇里江至穆陵河口上西南入興凱湖至紅土岩夏由輪船冬由冰道即由紅土岩陸路南至雙城子再由雙城子陸路分往海參崴彥楚河諸處此爲一道其半途由穆陵河口上順烏蘇里江西沿由陸路南至阿勒幹等處又於半途分道由陸路西通趙老背雙城子等處此爲岐道由伯利至穆陵河口以上並無陸路可通由海參崴廟爾兩處海輪通海濱各口及薩哈林遂東歷大洋抵岡札德加部南洋經大西洋入波羅的海抵該國京城或經紅海入黑海亦抵該國屬部其由西北海經正北歷黑領海峽東北包岡札德加部入混同江口者每年開止五六七月可以行船餘多凍故由此道者每年止一次此該省相通之道路也（進呈）

一查江吉二省通俄界之道在琿春者二一向南出彥楚河圖們江二口由海船向東北抵海參崴此爲水路一道一向東南至彥楚河俄屯即由俄人站道東北至阿濟密蒙古街蝦蟆塘向北偏東至三岔口爲陸路一道在甯古塔者三一向東偏南至三岔口一向東正至紅土岩一向東偏北至蜂密山東皆陸路在三姓者三一向東南出蜂密山一向正東出撓力河此爲陸路一順松花江抵徐爾固及伯利此爲水路在黑龍江者三一由齊齊哈爾察邊舊道出額爾古納口一由卜魁驛路出愛琿城及大黑河屯一由呼蘭河向東北由小道亦出愛琿城此爲正道其吞吊河都魯河等處踏荒向北行數日俱可抵黑龍江則閑道也（進呈）

一查自雙城子東南至海參崴陸路二百餘里皆出入山澗多叢林密樹俄人又於海參崴西北二百餘里內凡路在兩山閒者俱於其旁掘墻穽且有蝦蟆塘拖水陸之衝一旦有事此道不可輕出（進呈）

一查俄人重海參崴有甯棄本國京城不棄那吉維斯托克之語誠以該國全境居北黑道內外各處海口多以冰凍不利行舟惟海參崴碼頭南距北黃道約十九度有奇天時和暢口外數里海水不冰可以通行亞細亞歐羅巴以南諸地比該國黑海碼頭氣候尤暖道路尤近更有高麗日本動其發焉思啟之心此諺語所由來也（進呈）

一查光緒九年夏初有俄官一員帶領差役人等由黑河順混同江北岸大量荒地於十年秋初丈至札依地方調回本國凡平原可耕可種之地至今尚插有標記（進呈）

一查東海濱等處呼米利堅爲阿美利堪光緒十年秋間有阿美利堪人至海濱兌平通木基英門河等處游歷月餘遇奇雅喀喇甚厚

並以重價購取該處衣服器用等件回國據俄商云奇雅喀喇地方縱橫各千餘里不等既阻中華聲教又不肯心服俄人阿美利堪此界似有收拾該處人心之意（咨）

一查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東恆滾河以西以北舊有奇勒爾俄倫春二種其人皆乘四不像逐獸捕貂善踰山澗俄人於前數年逼令改裝撥充馬隊誠因材器使之術也四不像者蹄似牛不像牛頭似馬不像馬身似驢不像驢角似鹿不像鹿不芻不豢惟食石花該處人養之用則呼之使來牧則放之使去性馴善走德同良馬亦異物哉（咨）

一查該國西悉畢爾東悉畢爾兩省與回部蒙古接壤有遷居該處改裝者俄人亦撥充馬隊殆以善於騎射馳逐如飛故因其勢而利導之耳（咨）

一查黑龍江東岸舊有高麗二三百餘家共二三千餘人在彼墾地致富前數年俄人欲逐出境外高麗無所歸往隱忍改裝俄人恐其爲患

又勒令散處俄屯今高麗人猶有不願者（咨）

一查雙城子西三站日東有高麗民四五百家共數千人在彼耕種爲業前因歲饑曾食俄人官糧本年五月俄人欲重徵還逐出境外否則改裝此輩呼籲無門竟改俄裝聞改裝之後俄人擬將此輩徙至東北海口分屯各處此輩又慄慄危懼嗟乎俄人於奇勒爾俄倫春回部歸順之人則徙於伯利海參崴等處爲兵於黑河改裝高麗則析而四散今欲於此輩仍用此智其防患未然之術與（咨）

一探海參崴東北百餘里秦孟河又東北六百餘里蘇城溝有華民百餘家在彼種田營生多歷年所本年秋間因蘇城溝華人有爲匪者殺死俄人一家九口報經俄官已將凶犯數人弋獲又帶兵往二處將華民播行驅逐火其廬舍收其田里遷俄民安受其成一害一利相權最寡惟非昆岡何於華人玉石俱焚乎（進咨）

一探蘇城溝長七百餘里寬百餘十里不等內有古城曰蘇城相傳

人利相權最寡惟地非昆岡何於華人玉石俱焚乎（進呈）

一探蘇城溝長七百餘里寬百數十里不等內有古城曰蘇城相傳爲寬永建都之所此於書史無徵然以所見雙城子寬永碑及濟勒彌人等至日本穿官之說按之則其說亦屬可信（咨）

一查雙城子有寬永殘碑（咨附雙城子說下）

一查伯利下四百餘里松花江中洲上（通呼巴彥）敦敦地方薙髮黑斤屯又下八百餘里北岸阿吉地方又下六百里南岸普祿地方又下二十餘里北岸烏活圖地方三處俱不剃髮黑斤屯四屯各有銅蹬一件呼曰奇勒革特二拉蕩云係先代取革居陪嫁之物以爲傳家至寶查國初羈縻諸部有人京娶婦一節今四屯遺有銅蹬故老傳聞如詠於戲前王不忘之什（咨）

一查廟爾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石礮壁立江邊形若城闕高十餘丈上有明碑二一刻勅建永甯寺記一刻宣德

六年重建永甯寺記皆述太監亦失哈征服奴兒干海及中苦夷事論者咸謂明之東北邊塞盡於鐵嶺開原今以二碑證之其說殊不足據謹將二碑各搨呈一分（咨）

一查勅建永甯寺碑陰有二體字碑文其碑兩旁有四體字碑文惟唵嘛呢叭彌吽六字漢文可識餘五體俱不能辨攷楊賓柳邊紀略載威伊克阿林界碑其略曰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分界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其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人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邊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尙凍）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按紀略言碑刻三體文未詳所紀何事今此碑共六體文非（廷杰）淺見所能測謹搨呈一分（咨）

一查永甯寺基今被俄人改爲喇嘛廟二碑尙巍然立於廟西南百步許廟後正東二十餘步山凹處有迤三礮臺基一座南向據混同

江之險壕塹俱在廟西北約百步有土圍一道土壕二條周數百步中有土臺亦似礮臺基西北向可堵海口及恆滾河口水道來路恆滾口在特林下十餘里西岸其江長二千餘里西入黑龍江之精奇里江牛滿河東入混同江之格林江庫魯河共發源於外興安嶺南枝俄人由宗倫江海口南行八九百里可入此江上游揭碑時有喇嘛鋪拉果皮與土著濟勒彌種六七人在旁觀望均謂此碑係數百年前大國平羅刹所立土人以爲素著靈異喇嘛斥之 咨

一查由特林喇嘛廟西北下山沿江行里許有石岩高數丈上甚平曠有古城基周約二三里街道形迹宛然瓦礫亦多今爲林木所翳非披荆履棘不能周知（特林下六十里東岸莫胡倫地方有溫泉距江沿十二里） 咨

一查由特林向東南泝流而上約一百一十里混同江東岸前坎地方有古城基周三四里對岸爲無底侯溫下口地名烏活岡有不剃髮黑斤數十家東北海潮入江至此而止混同江至此一束西北行

五十餘里兩岸皆山寬不及二里惟前坎下二十里東岸蝦力地方有平原周徑二十餘里四圍皆大山聳若城垣江流由坤過乾作縛抱形由蝦力東進山口踰大嶺一日程可達海沿俄人於此立屯現僅六七家前坎古城內有俄民數十家 咨

一查徐爾固下六十餘里松花江南岸額圖地方有石磯子二座高約十餘丈聳峙江邊西一磯略高形若覆鍾東一磯稍矮若覆釜二磯頂上俱有土壕土人呼曰卓羅哈達奇克和屯譯以國語猶言石磯頂上城也其處據形勢要害松花黑龍二江合流經其下上下數里俱無沙洲細觀之知爲古人用兵礮台形迹顯然南面有不岡平原可屯數萬軍並有車道上通富克錦等處下通撓力河口其地屬三姓界對岸稍下有俄屯百餘家名七盤闌斯克 咨

一查由額圖順流東下四十里松花江南岸青得林地方有古城基周數里亦屬三姓界內與額圖同據松花江險要俄人由黑龍江出不能越此二處按松花江南岸自三姓下一百五十餘里起至烏蘇里江入松花江處止約一千四百餘里皆曠野平原多草少樹惟自徐爾固下二十餘里對岸街基地方起至青得林下數里止上下六七十里皆山又烏蘇里江入松花江上口通江地方有山數十里今附近山饒材木俄人每於封江時越界私砍以備輪船之用竊考青得林亦作奇訥林即喜魯林與錫喇忻之轉音天命元年大臣安費揚古扈爾漢自黑龍江旋師招服錫喇忻路當即在此 咨

一查三姓下一百三十里松花江南岸城子地方有古城基由此順江沿向東行十里爲達卜庫屯天命元年大臣安費揚古扈爾漢自黑龍江旋師招服塔庫路崇德七年沙爾琥達珠瑪喇招降塔圖庫屯當即此地 咨

一查三姓下三百五十餘里松花江南岸瓦里谿通地方有古城在平地岡上因岡爲城西北至東南縱約三里東北至西南橫約二里

成長方形東西南三面土城高約二丈壕深亦二尺惟正東隅城基最高西北一面臨江高二丈餘城中東北方有圓臺高約五尺周十餘丈中有凹形圓徑丈餘深約五尺爲尖凹底城中又有壕二道深七八尺相距數丈由東至西中亙一堤城西南九里平地有大山一座名打狐呼蘭正東一里平地有小山一座名將軍臺江中有洲七正北一上三下三南距山腳約百餘里北面不見山影東北順大江極目無際誠膏腴之地形勝之區也其處有居民數家近來入旗當差不知耕種 咨

一查松花江岸烏通河都魯河之間有古城基在平地南距江沿里許按都魯河即輿圖都爾河烏通河即輿圖烏爾河由烏通河順江沿西行三十餘里有小河今無名當即輿圖富爾淵河天命元年七月大臣安費揚古扈爾漢率兵二千征東海薩哈連部行至烏勒簡河剡舟二百水陸並進烏勒簡河即富爾淵也今由此數河向北踏

荒而行三五日均可達黑龍江烏通河在瓦里谿通對岸偏東數里

咨

一查三姓下新設富克錦地方即崇德七年沙爾琥達珠瑪喇招降之福提希屯又下至黑河口對岸七七屯即同時招降之幹齊奇屯西南距拉哈蘇蘇十五里有咸豐九年十月吉林將軍景所鑄巨礮二尊一名靖邊將軍一名鎮遠將軍其處爲三姓水路門戶駐兵不少 咨

一查伯利正東千餘里海濱奇雅喀喇地方有英門河其處有地名額赫國初屢征東海瓦爾喀部額赫庫掄即此天聰九年所征額勒約索地額勒即輿圖額勒河約索即輿圖約色河二河今無此名然當距額赫不遠 咨

一恭查國初屢次征服瓦爾喀部諸地綏芬路即今綏芬河雅蘭錫林二路即輿圖錫林河雅蘭河在今海參崴東北海濱額勒約索路即輿圖額勒河約色河在今伯利正東海濱奇雅喀喇地方其處英門河內有額赫地名當先年所征額赫庫掄也（今附近有平地一段土人相傳爲老漢王駐蹕處今故趾屣卽當年營基）瑚葉路即輿圖呼雅河在烏蘇里江源今其地仍呼胡葉河穆陵路即莫力河諾羅路即今撓力河俱在烏蘇里江西岸烏爾固旋路即輿圖庫爾布新在今莫力河對岸尼滿阿庫里庫路即輿圖尼滿河今訛呼驛馬河阿萬路即輿圖阿翁河在今撓力河對岸道在烏蘇里江東岸烏扎拉部在今伯利下六百里金山銀山兩岸銀山下尙有烏扎拉地名此用兵陳迹皆由甯古塔分道前進於今日吉省邊務甚有關係者 咨

一恭查國初征索倫平羅刹兩大役其進兵道路俱於今日江省邊防最切謹集二篇附入（延杰）所擬東北邊防輯要下册內另呈 咨

一查由伯利東北行俄里二百七十里至松花江南岸俄屯廟宜美斯克地方其處有山華人稱金山俄人嘗於此採金因金苗不旺未興大工對面北岸爲玻闌侯溫出口處有山產銀華人呼銀山其處銀礦甚富人有竊取者輒昏迷不能下山俄人屢至皆然與金山南北對峙內有侯溫外瞰江流亦松江關要也銀山下有烏札拉地方名順治九年駐防甯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羅刹戰於烏扎拉村當即其處 咨

一查伯利下四百餘里松花江南岸臥牛河內東北二百餘里廟勒木地產金俄商簡勒甫（一名枝華江）於光緒九年（係西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彼開採因無道運糧未大興工又由臥河東南行約八九百里至他勒馬蘇地方山岩多白金如鍾乳石形滿鋪岩面奇雅喀喇人曾取之以爲耳環北銀尤堅而重咸恐有神爲祟不敢再取僻在深山俄人無知之者 咨

一查黑龍江東牛滿河上游有俄人金廠二（俱呼金廠爲布利斯克）一名泥滿斯克山甘般泥專辦甘般泥係該國王合夥貿易之名一名布金布利斯克布金人名此廠係此人查出故以其名名之現賣與甘般泥般二廠俱同治中年出泥滿廠每年可得金七十餘甫特布金廠每年可得金三十餘甫特共銷荅大麥十餘萬甫特（專購貼用）運糧夏由黃河水道船冬由牛滿河冰道 進呈

一查黑龍江東北精奇里江上游（精奇里江今通呼黃河蓋可也也）有俄人金廠二一由黃河水道一千四百餘里至耶是甘般泥金廠每年可得金百餘甫特其西二百餘里有薩八什泥過付金廠每年可得金二百餘甫特二廠俱同治末年出每年約銷荅大麥十餘萬甫特運糧夏由黃河輪船冬由冰道薩八什泥廠與日德林廠共一總領 進呈

一查黑龍江北雅克薩城俄名阿勒巴金其東二百餘里曰德林地方俄人有金廠一名爲力胡阿木爐土干般泥每年可得金二百餘甫特約銷荅大麥十五萬甫特運糧俱由旱道 進呈

一查混同江西岸恆滾河口內有俄人金廠二一距河口二百餘里

曰米爾勒金廠一距河口千餘里曰沙芙郎金廠皆俄人七居果付開採每年共得金百餘甫特共銷耗大麥四五萬甫特運糧仍由海蘭泡順黑龍江入松花江進恆滾口二廠俱光緒元年由先招華人採辦現逐出（進呈）

一查海參崴東南百餘里海中青島先年出金最旺華人偷採者多至數萬俄人爭此島甚力與擒毀後歸俄人獨辦金遂漸稀近年不過百餘人在彼沙汰而已（進呈）

一查混同江北岸七廠每廠約二三千人其初採得者報該國王候旨採辦國王不命採者此人於開廠後每一分頭（即十兩）由承辦人給俄帖三張各七十五子承領採辦者每金一兩該國王給俄帖三十張或二十餘張其廠內一切費用皆由承領人自備每廠有兵數十名或百餘名看守費用亦由承領人出每年有欽差至廠查詢利弊絲毫不能自私承領人亦不得刻待夯金人等夯金人每月得俄帖四五十張不等查俄帖統由該國王發給通行六大部凡買金與官俸兵餉皆給此帖無民間私行印用者聞該國王將各處用帖買回之金鑄爲大小銅金錢以備大商不時換帖其六大部一切票稅田賦諸正供仍用帖解庫故俄境人民喜用俄帖（進呈）

一查黃河金廠本年三月間在海參崴雇華人三百名至彼服役五月間到該處（咨）

一查黑龍江省西北額爾古訥河入黑龍江處附近有墨金廠係江省界本年六月間有俄官孤備奉該國王命往遣俄人帶俄兵數百名並有解送軍械火藥俄官名瓦革斯木特詢悉遣散金匪後即將此兵駐紮墨河對岸俄屯海克諾付克地方以防俄人越界採金其先伯利總督於五月初旬由海參崴回署後即往該處代國王買金聞共買金五十餘甫特每一兩爲額金卓勒你克每十二兩爲額金分頭四十分爲額金甫特額金猶華言一也（咨）

一此次入黑河時有俄官林魁士帖瓦革斯木特出黑河時有俄官巴阿克中沙拉今撤拉申一萬羅付也米力一萬羅付阿溜克二多羅付等與之同船甚爲浹洽均問江吉邊荒何以無人墾種（廷杰）答以國家養兵牧馬之地聞將來擬移兵屯田作爲營田該俄官等均稱善不覺變色（進呈）

一見俄官孤備往查黑河金廠特見隨員二人在輪船用儀器測量松花江南岸地勢從儂江地方上至莫宏叩止隨測隨繪山之高下江之曲折皆入圖中並詢地名及居人種類又問由莫宏叩入松花江有兵多少屯兵之地距此若干轉問北岸何以不測答曰久已測定及入黑河曰何以不繪亦曰久已繪定（進呈）

一探聞俄人欲修鐵道通中國其初意在由恰克圖至張家口以蒙古王不允此議已寢其次由海蘭泡經伯都訥通奉天高麗其次由愛琿經富克錦至紅土岩抵圖們江其次則順黑龍江東岸至徐爾固又順松花江北岸至伯利再由烏蘇里江東岸通海參崴擬於二三年內興工按俄人此舉若成不但經商獲利無窮即兵之進退亦皆電掣風馳恐高麗日本未必能安枕也（進呈）

一探聞俄人擬於外興安嶺東索倫河海口添設重鎮不久即當舉行其處現名木格卞斯克（咨）

一查海參崴西南圖們江東北海中大小數十島俄人現俱插立標記禁止華民叉海參拾海菜取蟹肉諸大利欲藉以徵取重稅也（咨）

一查彥楚河海口內西南寒奇地方向爲華民海道瑪頭俄人近派俄兵數名在此稽查出入貨物以爲徵收稅務張本昔之華民成邑成聚者今皆散處他處（咨）

一探聞俄人於黑頂子地方分界發展其意在由旱路通高麗由高麗窺日本（咨）

一查日本人在俄界海參崴雙城子伯利廟爾四處者女多於男合

計不滿三百名其餘各處無之（訪）

一查高麗人在俄界者東除黑龍江數百家雙城子西數百家已改俄裝不計外其餘在各鎮貿易各屯服苦及自彥楚河至阿勒幹沿海一帶種田者合計尚不止萬人惟至海蘭泡以上遂無高麗人（訪）

一查德國人在俄界貿易者惟海蘭泡雙城子二處開設火磨二家海參崴巨商二家其餘各處無之（訪）

一查美國人在俄界貿易者廟爾伯利海蘭泡海參崴四處各有巨商數家其餘各處無之（訪）

一查法國人在俄界貿易者惟海參崴一處有巨商三家（訪）

一查呂宋人在俄界者惟廟爾有數名（訪）

一查各處並無英商惟聞每年有英國海輪數艘駛至庫葉島及岡札德加部外海面捕鯨（訪）

一查俄界各國俱無領事惟海參崴有日本領事官一員（訪）

一查本年八月有日本兵輪一支駛至海參崴海口（見海參崴說下）（訪）

一查各處俄人種類不一有黃色鬚髮鬍眉隆額深目黃睛者有白色鬚髮鬍眉隆額深目碧睛者有紅黃色鬚髮鬍眉凹額深目或黃睛或碧睛者有如上三色鬚髮鬍眉凹額黑睛者有黑色鬚髮鬍眉凹額黑睛如華人者獨此種鬍不連鬢其男皆薙髮僅留寸餘若鬍髭鬚皆使之卷曲爲美觀間有年少薙鬚修飾容貌者皆以小銅片爲十字形長寸餘繫於項下當心以奉耶蘇冠平頂圓帽以皮遮額（騎見前俄兵下）亦有如近日京師冬帽平頂樣帽簷豎立二寸許緊貼帽身爲蒙黑羊皮以爲官帽者大官於耳上帽邊插金花或一支或二支小官無之兵卒迎接上司亦戴此帽冬夏皆然見官則去之以爲敬短衣長袴僅足周身齊民夏衣皆紅白色冬用灰色青色官衣冬夏皆青間用灰色袴則一律如其衣足着皮靴無襪踵底厚寸餘或二寸官之品級視帽花肩牌爲大小不須臾離有圓領左衽衫裘長及

膝下裘領或高五寸可以藏頭以便禦寒女人蓄髮作雙辮盤頂如髻富貴者用各樣花紋錦繡爲圓圈數重盤髻下覆以冠如高麗紗帽又以各色紋錦爲花朵形飾之自頸及乳背亦用各色紋錦被之衣皆小袖細腰束以帶着長裙及地腰間褶襞最多下寬大容步有餘着革履不履絲而曳縞貧賤者皆以方幅花巾蒙頭露面夏用紅白洋布冬用灰青氈呢爲衣亦有圓領左衽衫裘惟無袖褂以布幅婚姻由女自擇女願從者父母不得阻桑間濮上相習成風旁觀不敢指議本夫亦止譴責雖富貴者往往如此男女均好潔冬夏用涼水沐面初見通呼都陸克（俄言朋友也）相識伸右手將指以四指彼此相握爲禮浹洽則緊握其手上下者三再則去帽爲敬再則左手執帽避置腰下屈右手將指又略屈四指遮右鬢禮極於此家奉耶穌人門則去帽屈右手無名指小指撮將指食指中指先點額次點心次點右肩下次點左肩下如是者三食畢亦然入喇嘛廟亦然不知拜讓跪拜與官商見禮皆平行待兵極嚴兵失儀或違令用刑最酷農民犁地以馬以鋤養牛僅取牛乳每七日爲禮拜官商兵農均不執事飲食歌舞各從其願市鎮鄉村半皆醉人每年又有大節氣數次每次各數日亦如禮拜最喜華人燒酒禁令極嚴通嗜好飲茶日三次食日二次以黑捏餑爲正宗字用三十六母（去一不用共三十五母）合二母三母四母以成聲書皆橫行從左向右接讀婦孺亦多識字於各國事迹能道其詳至該國古今沿革制度無不通知惟無文法詢以文章詩賦則茫然不解所崇教門不一大要以喇嘛專司化導爲民祈禳詞訟人官立傳被告到案判其曲直令兩造心服而去有罪者立即鞭笞發遣無株連拖延胥吏作奸之弊凡人理屈皆直言無隱不敢顛倒是非謂恐獲罪於天此則俄俗之可取者也（訪）

一查伯利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江兩岸居者通稱黑斤亦呼短毛子共約五六千人其男皆薙髮女未字則

作雙髻已字則垂雙辮身端貫金環語言多與國語同衣服亦悉如制度惟喜用紫色袖口束以花帶二三寸足着魚獸皮烏喇自膝至踝或翦色布或翦魚皮爲花下連烏喇如靴男人亦多戴耳環稍形其奇異無文字削木裂革以記事不知歲時朔望閏年則數食達嘎魚次數以對夏捕魚作糧冬捕貂易貨以爲生計捕魚以網以鉤駕一葉扁舟名曰幾喇皆用婦女搬槳捕貂下箭如弩貂動其繩則射之百不失一射鼠鹿狐貉水獺皆然善嗾牲蹤見蹤則迹之必獲以數犬駕舟形木架長一丈二尺寬一尺餘高如之曰狗扒里字庄則施踏板於足下寬四寸長四五尺底鋪鹿皮或堪達韓皮令毛尖向後以釘個之持木篙撐行雪上不陷上下尤速冬夏所止之處取樹皮或草爲小屋有安日（樺皮爲之捕牲住）搓羅（草蓋用棚捕魚住）傲荷（冬行晚宿所住或布或樹皮爲之）胡莫納（樺皮小圓棚夏捕魚作）廡依嘎（以稍覆黑片捕魚小棚）刀倫阿吉嚷券（行宿時晚宿岸上小船棚）諸名平居皆草房在江沿有暖匠門置掠魚木架得魚則劃爲四片晾之以其一帶魚頭脊作狗食按東北海口有大魚長一二丈大一二圍其頭有孔如江豚涉波孔中噴水高一二丈訇然有聲可聞數里黑斤濟勒彌人通呼爲廡勒特魚謂此魚奉龍王旨送魚入江以裕民食不准回海其人皆不知歲月特以江蛾爲捕魚之候每於江面花蛾變白蛾時時值五月廡勒特送烏互路魚入江江面青蛾初起時時六月至七月半送七里性魚入江江面小青蛾再飛時時至七月半至八月底送達莫嘎魚入江皆至格林河口而返其送也每三四爲羣相去里許逆流而上奔波噴浪勢甚洶湧故烏互路等魚率羣上行不敢稍止每日逆流可六七百里今俄人於廟爾地方初見烏互路等魚時即由電線報知伯利三日則魚至伯利下四百里南星地方再半日伯利可以得食是其驗也此三項魚到時濟勒彌及黑斤人等於江邊水深數丈處多置木樁橫截江流長或二三丈四五丈不等亦有作方城形江沿一面無樁者名曰悶橫平

水面下繫以袋網次日乘小舟取之每一悶橫可得數千斤又或以圍網或以撒網一舉可得百數斤數十斤均以小舟載回男婦大小各持小刀於江沿將魚劃爲四層穿一頭作孔隨穿木棍上置架上晾之作旨蓄以禦冬至廡勒特魚其先濟勒彌人等原以奉旨送魚不敢捕取近二十年來俄人不信此說設法取之濟勒彌人等從而效之每於風浪大作時乘舟揚帆持叉蹻捕俟出水時以叉叉之叉尾繫以長繩俟魚力困憊牽至江沿或售或食不敢擕入室中恐有神祟俄人不爾也若夫坐快馬持叉取魚則以剃髮黑斤及旗喀喇人等爲最嘗於波平浪靜時往江面認取魚行水紋拋叉取之百無一失雖數寸魚亦如探囊取物從旁觀之不知何神異若此也其快馬以樺皮爲之長丈餘寬約二尺兩頭漸窄才容一人其快如風至於青魚黃魚即詩所謂鱒七里鮒魚即詩所謂魴通混江人皆以數寸大鉤繫於徑數寸長丈餘木上置之江中取之與川江無異也亦多鯉通混江人於七里鮒青黃魚俱生食之不識金銀錢穀之利富者蓄蟒緞羔皮以自侈間有藏先代所遺甲冑及昔年充鄉長姓長官給頂戴文憑者喜飲酒醉則出其所有誇耀於家人鄉里之前宏自尊大子弟遠行或自外歸來皆右手執壺左捧杯請父母兄嫂坐依次跪進一巡再酌則父母兄嫂催各一紿好令子弟自飲以將親子弟兩臉爲歡親戚往來以抱見爲禮見官府則皆跪拜好淡巴菰無醫藥惟事跳神祈禳按跳神之俗通松花黑龍烏蘇里三江至東北海口皆然高麗人亦從之其俗於有病時請叉媽至家左手執跳神鼓如京師臘鼓樣以鐵絲貫錢數十繫於鼓旁肩曲身而行右手持枹鼓之使錢相擊有聲腰繫圍裙至地又以皮繫銅鈴鐵鐸施於後腰裙上叉媽先作祝語旋自作狐鼠諸山精言爭顯道法或逐以利刃入病人患處甚有截身爲兩斷者刀出即愈此伯利以上松花黑龍二江俗也黑斤地方叉媽不自作祝語人裝叉媽樣繞室而行

室而行又嗎忽下匠爲怪異狀以兩足左右跳盪不進不退吃火與魚頭飲酒與狗血任其所欲又自以低答刃末向腹使數壯士執末刺之數壯士皆仰跌於地而赤腹無傷問其術僉謂搜神額奇赫諸神喜跳盪爲樂久不跳神則爲祟故家有怪病跳神即愈又嗎男女俱爲之亦有假此以惑人者刻木奉先置匠頭歲久則送入林中更刻木肖雞鴨狗猫形又爲人騎馬形盛以木匣藏於家名曰額奇赫亦曰搜溫冬入山捕貂則出懸林木上殺豬奠酒而跪禱之又以銀或鉛爲二小人長寸餘懸胸前專稱額奇赫有事設坐設奠祈福佑甚驗又刻木爲熊虎形置林中家有病或有吉慶事則抱置匠上陳飲食跪禱旋送原處又刻木爲人形曰喀勒喀馬夏得青黃魚則陳飲食於偕克勒香而敬之專稱搜溫親衍喪則子剪髮尖夫喪則妻纏白巾衣襤褸待安葬以終喪後遂弟妻兄嫂兄妻弟媳甚至翁媳相配曰西勒彌聘娶男擔酒壺入女家先飲後議銀兩數目上者以綢緞羔皮代次以布女與父母俱允即同宿一夕再約期送女不親迎時有同妝婦女三四俱乘船至門前步行入戶女即執酒敬客客以布爲禮亦敬翁姑兄嫂陪嫁用樺皮爲筐筥木杓生子無論冬夏皆用冷水沐浴忌出痘一人偶發則合屯皆避居他處或出痘之人於林木中爲小屋居之愈然後歸（按生子出痘之俗通於黑斤濟勒瀰俄倫春奇勒爾奇雅喀喇諸人若然）其一姓一鄉各有長有不法不平諸事則投姓長鄉長集干證公議處置其法殺人者死餘則視事之大小定布帛服物之多寡令理屈者出之名曰納威勒至十頭爲止小事納一頭二頭大事則納十頭約値銀數兩至百兩以內公議云然兩造心服姓長鄉長始以杖叩地遂成鐵案否則再議有至數日數月不決者婦女用布一幅曰勒勒自喉下至膝寬以蓋兩乳爲度腰以上翦色布或魚皮爲花貼之腰以下用銅片圓徑一寸及二寸許者共二十餘枚各鑿雲紋孔呼曰空盆以次垂布上富者用繩貫珠貧者貫銅叩緊勒勒於頸後

走則丁冬有聲聞一二里以不好潔爲貞不然即冒不韙之名考通志有額登喀喇當統此輩而言特此輩今不披髮耳向至三姓進貂自入俄界後俄人俾喇嘛惑以天主之說屢令改裝賴華商維持其間不從近有二三人通俄語服俄服充通事以誘華輩者（杏）

一查自阿吉大山順松花江東北行又西北行共約八百餘里至黑勒爾地方以上沿兩岸居者通呼長毛子共約二三千人風俗習尚與薙髮黑斤同惟語言各異男不薙髮垂辮染濟勒彌俗以弄熊爲樂遂分兩類通志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混同江黑龍江兩岸者爲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五百里居烏蘇里混同江黑龍江三江匯流左右者曰額登喀喇其人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以舟行冰上駕以犬所謂使犬國也其語言與窩集異無文字筆墨裂革以記事如古之結繩然地產貂又曰自甯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里今以里到按之猶合特昔稱額登喀喇今區薙髮黑斤與此不薙髮黑斤爲兩地耳向至三姓貢貂後至賞烏凌木城處穿官今入俄界情形與薙髮黑斤同（杏）

一查自黑勒爾以下西北行又東行南折至海口共約六百餘里松花江兩岸舊爲費雅喀喇人所居今則合俄倫春奇勒爾二族凡遷居江沿者統稱濟勒彌凡四五千人男不薙髮女未嫁則束髮垂背如椎出嫁則合雙辮橫束腦後語言又與不薙髮黑斤異俄倫春奇勒爾二族又能各爲本部語言與濟勒彌異亦無文字醫藥不知歲時朔望生計習尚半與黑斤同嘗夏乘小舟至海島及各處河汊冬乘扒里至索倫河以南俄倫春奇勒爾諸地貿易每家畜犬數十頭以備使用擇其力衰性劣者食肉以衣其皮夏月亦不去身喜弄熊呼曰馬發多以重價購養聚鄉里親朋射殺爲懽雖百里外亦多至者其俗造室落成或遷居則射狗熊封江時出門捕牲或貿易合屯公爲大祭則射馬熊爲木雕槽如舟長六七寸寬三四寸曰俄通喀

圓如鉢者曰柯當淺如椀者曰木格蘇先食熊頭於野以敬長老餘則聚食於家出胸佩木人家藏木像貿之婦女惟食熊脟身不淨者遂之食畢仍藏木椀於林中或岩下家儲恐有不祥近來食麻勒特魚亦然親喪則削木擬像但具口眼衣以熊皮置匹頭飲食必以少許供口內亦備衾褥以安寢夫喪妻亦如是附繫一犬於木像旁待積數棺安葬方終喪遂從西勒彌俗又刻木爲一小人長二寸許掛於心有事祈禱多驗又有木刻熊蛇猩猩等形像無搜邏喀勒喀馬諸名跳神叉媽能於密室令人見是日又以皮條長數丈許置壁隙使幼壯數十室中執之皮條由壁隙自行出外幼壯不能挽戶外亦闃其無人喜菸酒昏嫁亦如黑斤性不好潔面垢不知洗衣垢不知浣門前皆有晾魚木架夏月過之魚腥犬矢氣味極惡國初與庫葉島各族至阿吉上三百餘里莫莫氣對岸賞烏淩木城處受衣物服飾之賞名曰穿官後亦貢貂又此翟自述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黑斤濟勒彌人等呼日本爲西山國）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該國該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黃狐木鼠白貂諸皮彼此授受俱跪擱皮回家候明年木城穿官賣之亦至三姓及自羅剎來不許我等穿官見木像則焚見芥熊則阻又欲我等截髮易服心寔不願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國如數百年前將羅剎譏驅回國方幸據此則費雅喀地衆隸日本證以蘇城溝古城雙城子殊覺日本夙稱北征五十餘國亦非無因且康熙初羅剎與費雅喀人戰朝廷屢遣大臣勦滅至今傳聞不失其實猶見祖宗之流澤孔長也其人昔皆敬畏華商今或有倚俄反噬者（许）

一查俄鎮因拔納斯克以南阿勒幹以北伯利以東縱橫各千餘里奇雅喀喇地方共約四五千人通呼二腰子語言與黑斤濟勒彌又異亦無文字醫藥削木爲節以記事男女均蓄髮作辮從耳後分垂肩前即自耳下用紅繩束辮如雙椎令垂乳上又以綵線或翦魚皮

爲穗上貫五色圓粒如珠繫於椎下頸後以繩貫珠或小海蚌及銅即三四串橫連雙椎有喪則解椎使垂置棺平地用木拚之葬人以爲木葬知人倫無西勒彌俗婚姻由父母定令男至女家宿數夕攜以歸衣服裁制悉如黑斤唯女人喜用紫色舊穿錢邊爲小圓孔以飾衣緣近來聽華商言亦以小海蚌及銅川代之穿右鼻闌台貫以金環胸前亦間掛勒勒容錳每月必避人獨坐數日雖本夫亦不敢近性皆好潔勤澣沐嗜菸不嗜酒問姓多牛與王自謂係中國牛皋王貴之後不知何時人避世來此（黑龍江愛琿城附近有寶姓人自謂係寶爾東之後與此均未見記載者）刻木爲鳥張翼形立木杆上以爲祖懸小鉛椎於心號妙翁居革得祈禱甚驗跳神鼓大如簸牌叉媽爲抽掣狀立而不行吃火自刺非口吐蛇蛙於鼓上旋吸而吞之以示異亦刻木爲熊虎等形畫以彩文跳神時出而奠之無廬舍遊處山林及江海之濱冬用樹皮夏用布爲棚以居刳楊爲舠善使鳥槍木弓樺矢低答弓以黃鸝木爲之性直不犇長五尺餘握爲度用麻繩或皮作弦弛則直亦如矢矢以蜂樺爲之長視左手至左肩鏃長視食指木窄末寬約四分低答以木爲之長七尺餘頭貫利及如槍每與虎豹鬬而殺之黑斤濟勒彌人等不及也衣食俱仰給於華商曰弗納子（黑斤濟勒彌亦同）以貂皮鹿茸魚骨爲償債之資蓄獵犬少狗扒里冬著踏板行山林捕牲極力遇不平事則衆能言諸人公議處置令理屈者輸財帛以寢事曰白他巴哈東海諸地惟此部未被俄人侵佔亦無願隨俄者（许）

一查烏蘇里江兩岸約有黑斤四五千人語言衣服生計習尚舊與伯利不薙髮黑斤同近與華人久處遂變華俗謹守滿規一聽華人之命惡俄甚嚴但不事耕種惟專捕捕牲鹿其性情猶有殊耳（许）

一查華人在俄界者海參崴約二萬人（光緒九年稽數二萬八千餘名）雙城子約二千餘人（光緒九年稽數五八千餘名）伯利約二千人（光緒九年稽數千四千餘人）海蘭泡約千餘人徐爾固約百餘人貿易松花烏蘇里兩江者約千餘人居烏

蘇里江岸及南濱海沿一帶者共約二萬餘人（進呈入奏）

一查華人在俄界者惟伯利紅土岩雙城子海參崴彥楚河五處共計大小肆店三百餘家各立門市坐賈營生外有自三姓販運貨物通行松花江至東北海口行爲蘇里江至穆陵河口以上者共二百餘家皆於江沿蓋有房舍以貨物易各處貂皮鹿茸魚骨狐貉海豹水獺灰鼠黃鼠等分售伯利三姓等處名雖坐賈實則行商更有自三姓分往二江以貨易貨春去秋回者每年亦約千餘人此三姓人以販商爲業者也其餘在俄鎭諸人大半服苦覓食多有嗜好賭風最盛押寶押會各設專局間有亡命逃匿其中此游民情形若夫散入山林古所謂樹中人與林木中百姓則有採蔘定碓木營栄營棒椎營五項採蔘者專採大山野蔘曰挖棒椎定碓者設木爲碓以捕牲曰定碓房木營伐木候山水發時趕放至各處售賣栄營檢栄於柞木多處伐倒俟生木耳往收棒椎營種蔘取人蔘子種入土中培

養灌溉不令見日約十餘年後方可獲利或有移種野蔘小苗俟年久取出者曰頓樹根此五項或行或居每數人爲伴入山甚深皆稱穿山溝亦曰跪腿子辛苦備嘗存亡靡定殆以虎口餘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乎至於烏蘇里江以東及南海濱沿一帶各山溝口諸人各有房舍半帶室家皆以務農爲先夏兼捕鹿冬則捕貂以爲生計各溝俱有頭目曰溝大爺又數溝公立一頭目曰總大爺有事時則以木牌遞傳不日可以共聚名曰轉牌溝中殺人者死滋事者逐規矩簡嚴雖至親亦無所私皆云此法遺自老把頭號曰溝規行不必裹糧居不必防盜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居然別有天地俄人甚畏此輩近被奸人識破機關有逐漸侵佔之勢（許）

一查海參崴有文殿奎一人雙城子有孫福小成子二人紅土岩有崔明善李短辮子二人海蘭泡有旗丁一人皆通俄言服俄服行俄行去髮留鬚藉以詭詐華人然除文殿奎以外多因避罪偷生無能爲大患者文殿奎粗知文義凡海參崴雙城子一帶俄人用漢文出示皆其手定本年三月因華人在俄界者向無俄票教俄官勒令華人一律取票每人票一張俄錢一串有官給護照者驗票俄錢三百文商賈門面貨物票增至二三十串不等皆令每年一換彼之一言興俄人之大利則貽華人之大害人人切齒道路以目然亦不過害及俄界華人猶未足爲大患也查彥楚河有華商劉福伯利有華商紀鳳台二人俱未改裝華貌俄心意不可測劉福係吉林人家住省西身處俄鎭內地苟有舉動俱一一爲俄人言之前（將軍銘幫辦吳）招民實邊之意因此人探明轉告故俄人於近年專仿其法遷民於雙城子彥楚河一帶墾田養兵爲足兵足食之計遂至黑頂子分界一事愈形狡展紀鳳台係山東黃縣人在伯利開立和成利字號交結俄官最密各處俄人無不知有紀鳳台者華人下江貿易不經其手以分利每被俄害娶三姓某氏女爲婦上下無常凡邊防一切事宜無不

周知與俄官言必故諱其足壯聲威者傳會一二小事張大其詞非薄不已向華人言俄事則反是故俄人昔年敬畏華人近來大反其局欺虐日甚狡謀日張皆此人導之也華人聞名無不唾罵然又謂當面若小鳥依人不忍彈指此次三至伯利彼皆款洽慇懃復餽送廣藤鞋一雙餻餅四盒洋魚四匣又代覓輪船私情甚爲可感然以大義揆之實爲邊防之患謹以實陳（許）

一此次至海參崴住廣商吉祥店內詢問該處情形據云店主陳華欒店夥林星南鄧甫臣等云俄人欺凌日甚緣無領事官爲之領袖又有漢奸數人導俄行凶故俄人於華商誅求苛索於華民驅逐侵侮任其所欲若於俄界設立領事將華商華民取俄票一節訂爲取領事票廉俸即儘有餘否則商民歲捐著爲章程無庸耗費國帑況日本於此處已設有領事閱上海點石齋所印中俄和約條內有若別處設立領事亦聽中國之便等語倘得上達朝廷於俄界設立領

事實商民之幸廷杰查該商等所稱均非無見謹以實陳（入奏）

一查黑河口爲江吉二省門戶在三姓東北七百里當水路之衝凡順黑龍江而下逆混同江而上者此處實扼其咽喉若移兵駐松花江兩岸拉哈蘇蘇屯（東北距黑河口二十五里）則二省門戶益固（入奏）

一查蜂蜜山在三姓東南六百里與甯琿成犄角之勢於三姓爲陸路之門若移兵駐守有事時南可扼雙城子海參崴之後路北可據伯利之上游似於邊防大有裨益（入奏）

一查通江地方在三姓東北一千四百餘里其處爲烏蘇里江上口西南距蜂蜜山約一千五六百里東距伯利九十里若移兵於此與蜂蜜山及拉哈蘇蘇二處成鼎足之勢似可預杜俄人借地修火車道之意（入奏）

一查江省西北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處扼俄人由尼布楚入東三省水陸之咽喉旁烏河（今呼平畢河）當雅克薩之衝二處向無防兵本年因墨河金廠道散金匪後由莫力勒柯河至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處即順黑龍江南岸下至大黑河屯以上設立二十四卡倫以防俄人犯邊洵爲盡善盡美欽佩莫名第查俄人現於薄克諾付地方（在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岔北岸稍下）添設重兵我即宜於新設博羅哈卡倫多添防守西可以堵俄人由額爾古納河察邊旱道至卜魁之路東可備旁烏河與雅克薩之接應且有事時可斷截黑龍江水道是一增益間而一二善皆備俄人又因已設卡倫不及介意然則墨河金廠或者天欲藉以嚴邊防乎（入奏）

一查有事時江省由卜魁驛路呼蘭小道可出愛琿抵黑河屯直擣海蘭泡吉省琿春出圖們江口彥楚河口由海道擣海參崴由旱道擣取彥楚河阿濟密蒙古街蝦蟆塘四處甯古塔由旱道出三岔口取雙城子三姓水陸並進取徐爾固伯利二處其出奇制勝之方莫若於黑龍江呼瑪爾河上數百里黑河口內俄屯克敵林那玉果斯

克上二百餘里及烏蘇里江興凱湖口龍廟子下數百里令人伐木塞江以斷俄人水道蓋三處河身極狹兩岸樹木極多龍廟子水深不過丈餘可下木樁擠樹黑龍江二處水深不及二丈平拋大貓十餘上繫大樹即可橫江若可堵塞至二三十里遠冰牌不能衝動冬夏遂難通行此水路策也旱路則以奇兵出趙老背深溝高壘扼其咽喉令南北不相接濟先將各處鐵線約期截斷俄人即善用兵有不望風逃走者哉其萬全之策在以江吉二省額兵固守各城要隘各路衝鋒出奇須五六萬人可以一鼓而下先留由庫魯河及精奇里江至索倫河二道爲俄人歸路然後由烏蘇里江至松花江規復舊境（入奏）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戊刻奉軍機大臣密寄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　欽差大臣督辦東三省練兵事宜福州將軍穆　盛京將軍並管奉天府府尹慶　吉林將軍希　黑龍江將軍文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據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神機營王大臣遵議東三省邊防事宜暨請派防軍移紮鳳凰邊門等處各摺片業經飭雷正綰一軍移紮鳳凰邊門擇要安紮茲因穆圖善卓著勤勞熟悉東三省事宜諭令來京陛見現在該將軍業經到京已降旨授爲欽差大臣會同東三省將軍辦理練兵事宜各城副都統以下均歸節制東三省籌邊之策今昔異宜從前斥堠之設多在中路北徼自咸豐年間分界後東路邊防日形喫重近十年來籌餉練兵陸續布置該三省土客籍幾及九萬人兵力不爲不厚歲需餉銀三百七十三萬餉項不爲不多亟應破除積習釐定章程據王大臣等定議整頓練軍籌備火器核定軍餉所陳三端尚屬切要穆圖善膺此重任先將整頓練軍一事切實經理即就該三省已練之軍詳加挑選汰弱留強查照王大臣等所議每省以五千人爲率更番練習統期二

兵得一兵之用至多練步隊參用民勇各節並著悉心籌畫奏辦所需添購火器及應用餉項隨時與海軍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籌備練軍未成以前該三省應辦事宜及本省之餉仍責成慶裕希元文緒認眞籌辦榷鹽開礦屯田各節如果辦理得宜尤爲天地自然之利各該將軍身任地方均屬分內應爲之事並著確切商辦不得因穆圖善督辦練軍致將地方諸事率行推諉灤州樂亭等處防軍能否移調琿春近日情形應否添紮勁旅著李鴻章希元分別確查具奏至水師與陸軍互相犄角極關緊要已飭李鴻章先練北洋水師一支所有新到之定遠等輪船及丁汝昌原有水師應在何處駐紮操演著李鴻章籌定具奏總之辦事以核實持久爲主立法雖善尤在得人當此時勢多艱邊防緊要該將軍等其各振作精神同心協力綢繆未雨安不忘危一切應辦事宜隨時互相商榷務臻盡善以副委任王大臣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密諭穆圖善並

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慶裕希元文緒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和碩醇親王（臣）奕　等跪奏爲遵議東三省邊防事宜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光緒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東三省邊防事宜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仰見聖心廑念邊陲防微慮遠欽佩莫名（臣）等竊惟防邊之要首在審地勢察敵情先事圖維擇要布置而選將練兵尤其亟務也東三省統轄至廣盛京十四城爲邊門者二十餘吉林八城爲邊門者四黑龍江六城舊設卡倫七十一從前中俄立界於尼布楚開市於恰克圖斥堠之設多在中路北徼而東方則晏然無事也自咸豐年間分界以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與凱湖以東數千里之地悉歸俄屬於是吉林黑龍江二省遂無御船出海之口而邊事因之日亟矣且圖們江一帶界址至今猶多轇轕邊情反覆勢難久持查黑龍江省與俄之阿穆爾省一江之隔其省城在海蘭泡與我黑龍江副都統所駐之城相望沿江上下皆敵壘也吉林省與彼之東海濱省毗連其新設省長駐海參崴雙城子又別屯兵於岩杵河摩闊崴諸處而此駐紮伯利之重兵聯絡其間其兩省額兵度已不少常招練屯墾客戶編爲民兵以輔其不足近且偪琿春爲壘開通圖們江東岸以窺朝鮮北境行船松花江以窺三姓上游情殊叵測吉林所最要者琿春一城與俄逼壤其西南接連朝鮮之慶源慶興兩府一葦可杭毫無隔障三姓一城水路上距伯都訥之三岔口一千餘里自三岔口西南陸路由蒙古郭爾羅斯界徑從草地直抵奉天之總庫邊門不及千里最爲便捷然則該兩處最爲注意一以保護朝鮮北境一以屏蔽我松花江上游伯都訥腹地此吉林大略情形也黑龍江爲吉林肘輔上游有內興安嶺一帶爲之阻隔設防宜在下游舊設卡倫今存四十七處多在呼倫貝爾以西今既畫江爲界則卡倫宜改設東北又將軍遠駐齊齊哈爾

北距黑龍江八百里控制非便則副都統之任較重此黑龍江大略情形也奉天吉林皆界朝鮮吉林以圖們江爲界奉天以鴨綠江爲界舊設鳳凰靉陽鹻廠旺清英額威遠六邊門爲扼要之地今水路則趨重旅順口大連灣一帶陸路則自同治六年奏明勘荒開墾以後邊門以外耕廬櫛比設官置戍直抵鴨綠西岸非厚集兵力水路犄角不足以顧根本而護藩邦而腹地防營似可酌量併省以節餉力此奉天大略情形也（臣）等查光緒六年經戶部總理衙門奏定請飭下各省每年協撥東北邊防經費二百萬兩雖解不足額然部墊撥之款數實相當今試以東三省兵數計之歷據該將軍等先後奏報奉天經制額兵二萬二千八百餘名練軍馬步隊及巡捕勇丁又一萬三千一百餘名而需正餉宋慶等軍之食江浙河南餉者獨不與焉吉林額兵現據册報一萬一千餘名烏拉打牲勇丁四千餘名練軍四千餘名外馬步練軍四千五百餘名（以下原缺）

以三省通計之共有土客兵籍幾及九萬人兵力不可謂尙單以餉數計之奉天地丁糧貨釐洋稅船規歲入銀一百三十一萬四千餘兩又各省協撥銀實能到十一二萬兩吉林歲入之款四十五萬六千餘兩又部庫撥銀九十萬兩部庫墊發銀二十八萬兩各省協撥銀實能到銀六七萬兩黑龍江歲入之數約銀三十六萬六千一百餘兩又部庫撥銀三十萬兩各省協撥銀實能到五萬至八萬兩不等是東三省歲需餉三百七十三萬客軍之費獨不在內餉力不可謂不厚當此艱難支持之秋任兵事者自宜加意整飭庶兵歸實用費不虛縻臣等公同商酌現在籌邊之策約有三端一曰整頓練軍查三省本已各有練兵然多寡不等訓練不齊日久無事漸至驕惰仍恐有名無實自宜立定章程重加訓練每省以五千人爲率汰弱留强化散爲整調集合操務臻精熟一年後撤半歸伍續調二千五百名以補之次年再撤半補半以三年計之可爲練軍一萬人自此更番練習週而復始可一律整齊向來東省長於馬隊現在審時度勢仍以步隊爲宜練軍中練馬隊五分之一相輔而行其原有馬隊較多之處可酌量裁改所用槍枝以七響洋槍六轉手槍相間練習此於籌防之中仍寓以節餉之意俟將來餉項充裕每省可推廣萬人作爲常川防軍俾資捍衛至三省民籍甚衆每至流而爲匪倘擇其材勇招集編伍亦可潛消內患如果辦有成效即以代客軍之用是以一舉而兩得也一曰籌備火器從前旗營習弓箭火槍蓋自泰西競尙槍礮月異日新其迅疾致遠實爲行軍利用總理衙門上年正月間行文通查各省練軍火器先後據盛京將軍咨報捷勝長勝等營練軍及調駐客軍計練習前後膛洋槍者四千餘名礮兵一千一百餘名吉林將軍咨報册開邊防馬步各營練洋槍洋礮者共五千三百餘員名練軍馬步各營則練洋槍者約三千人黑龍江將軍咨報所有練軍西册前經奏調洋槍洋礮

教習常川操演五千名是三省操演業已兼用新法現計三省練軍需用洋礮各五千尊後膛洋槍各四千枝除各該省現有洋槍礮外尙短若干應即如數籌備應用子藥由津局造撥至洋槍名目不一用法亦不同須擇其最宜者用之將來逐漸改爲一律則器良而技熟臨敵不至參差矣一曰核定軍餉查三省餉需以吉林最多奉天次之黑龍江較少奉天以本入款抵用添撥無多黑龍江入款撥款過半吉林則入款不及十之三撥款逾十之七蓋自東北設防以來歲餉已加增不少矣現擬三省各練兵五千人應就各該省舊有之餉從實核計如有不敷奏明由戶部撥給專款其購買槍礮之需由部籌撥俾資應用以上之事應如何妥定章程一律舉辦擬請旨特派知兵大員會同三省將軍詳細籌議奏明辦理再奉天沿海產鹽市價最賤近來每年徵收鹽釐銀十七八萬兩似尙可酌量加增藉濟餉項又聞奉天寬甸一帶鉛鑛頗旺若令本地土人開採官徵其課果能辦理得宜實於裕國利民兩有裨益又從前伊犂養兵之費半資屯田其法以旗漢兵每年分撥四成屯田六成差操更番爲之故可持久吉林荒地極多借使於經制兵內仿伊犂成法抽調若干成撥地墾荒鑿渠灌漑以資生計雙城堡即其明驗凡此皆於邊務有裨應由簡派大臣會同該將軍察酌情勢奏請施行臣等遵議緣由合詞恭摺覆陳是否有當伏祈皇太后慈鑒訓示謹奏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再總理衙門前以駐防朝鮮之兵撤回朝人頗有戒心當即函商李鴻章以籌備之策旋據覆稱奉天邊門僅有東邊道兩營未堪大敵可否請旨飭下甯正緒馬步九營就近移紮鴨綠江西岸擇要布置以備朝俄有事進援平壤與北洋水陸各營互爲聲援等語查平壤朝鮮舊都地居該國適中在今漢江都城之北貢道徑達鳳凰邊門現在金州之旅順口有丁汝昌等水軍與宋慶等六營互爲犄角兵船不時往巡仁川江華一帶以壯聲勢而陸路兵力

尙單目前海氛已息暫且防務較鬆擬請旨飭調雷正綰一軍移紮鳳凰邊門以外擇地扼守用備緩急此外與灤州樂亭等處防軍能否移調請飭李鴻章酌度具奏至琿春地處極邊屛蔽朝鮮北界最爲衝要依克唐阿一軍訓練多年應著成效並請飭下吉林將軍確査琿春近日情形應否派紮勁旅務即不動聲色妥籌布置他如廣西巡撫張曜久駐西陲熟悉俄人情形所部馬步十四營率多百戰之餘蔣東才所部四營馮南斌所部二營亦均健可用宜俟濬河工竣飭令屯紮近畿以厚兵力至丁汝昌等水師尙嫌單弱凡海道可通之處非有得力輪船水師難資策應現在德國所購定遠鎭遠濟遠等船將次抵華擬飭下李鴻章先在北洋練成水師一枝開定規制將來逐漸推廣庶水陸相輔防務較有把握所有籌護屬藩事宜謹附片密陳伏乞慈鑒謹奏

進呈偵探俄情各條疏

吉林將軍希　奏爲遵旨派員偵探邊情地勢摘要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於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奉上諭希元奏中俄疆域毗連東西橫亘萬里防務莫重於吉林至伊犂塔爾巴哈台庫倫黑龍江各城無事自宜愼固封守有事即須合力同維等語所見甚是思患預防必須爲未雨綢繆之計該將軍大臣等務當督率所屬於交涉事件持平妥辦毋起衅端平時整頓營伍並邊防情形地勢留心偵察隨時密陳一面互相知照設遇有警候旨擇宜進取在我則聲勢聯絡在彼則應接不遑庶足壯軍威而弭外患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奴才跪讀之下仰見廟算深遠先期必勝之至意欽悚莫名遵即密飭候選州判曹廷杰輕騎減從改裝易服前往俄界偵探去後茲據該州判禀稱三月二十五日在靖遠後路防營差次奉札密探俄情當由三姓起程於四月二十七日入俄境即順松花江至東北海口復由海口溯流入黑河至海蘭泡地方仍順黑河返伯利溯烏蘇里江過興凱湖經紅土岩由旱道至海參崴皆海舟進岩杵河海口於九月初八日入琿春界十月十二日回省銷差計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往返道路一萬六千餘里所探各處兵數多寡地勢險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總數土產賦稅大概及各國在彼貿易各種土人風俗一一備錄共得八十五條繕冊繪圖禀覆前來奴才伏査俄夷夙稱東海濱省近年始定伯利其乞塔尼布楚海蘭泡海參崴等處悉力經營均成重鎭而伯利海參崴海蘭泡尤與吉江兩省逼近根本之區關係甚重籌邊設備不可一日稍緩者也該州判身歷其境所稱各節均係實在情形但頭緒紛繁未敢仰瀆宸聰除照錄原冊咨送軍機處備査外謹摘其最要者三十五條敬繕清摺並原圖八分恭呈御覽理合會同奴才依克唐阿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聖鑒謹奏奉旨留中

西伯利東偏紀要

西伯利東偏紀要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四	一〇	中字下		脫之處二字
五	二	八	人	八
六	八	一一	交	文
六	一二	二	無	衍文
六	一三	迄字下		脫無字
六	二三	二	之捈	捈之
六	二三	一六	誤	該
六	一四	三	日	在第一字上上
六	二一	二五	誤	該
九	六	一	士	土
一一	一〇	十字下		脫餘字
一二	一九	二五	正	止
二〇	二	九	歲	歲
二一	一五	二〇	吝	呈
二四	一二	一九	谿	豁
二六	一〇	四	北	比
二八	九	一三	千	干
三〇	五	四	屨	屐
三一	六	一二	揚	楊
三二	一六	語字下		脫先以數三字
三二	一六	一四	室而行	三字皆衍文

寧古塔志

昭代叢書丙集卷二十六

歙縣　張（潮山來　漸進也）同輯

吳江　沈楙惪　翠嶺　校

寧古塔志

桐城方拱乾甦菴著

寧古何地無往理亦無還理老夫既往而復還豈非天哉親友相見問對率倉皇無端緒邸舍無事偶追憶而條晰之以省問對衰年性健忘似多漏軼記與吳漢槎及兒輩屢屬其撰志而不先就亦曰此生豈有還理則此生之徼天幸者殆昔人所謂從死地走一回勝學道三十年老夫茲愧矣康熙壬寅七月

二十七日書于荷陰客舍

流傳

寧古塔不知何方與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滿呼六爲寧姑坐爲特故曰寧姑特一譌而曰寧姑臺再傳而爲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殊不足登　本朝控制諸番受貂狐皮貢爰留卒以戍之有邏車國者嬲諸番使不得貢敵之不勝乃動大衆剗舟師遂擇八旗旗八十人長戍焉復立牛祿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邏車亦不知其國在何所云舟行萬二千里不得其疆所遇皆擅鳥鎗人遂譌鳥爲老譌鎗爲羌云

天時

北斗在北較中華微高月出較早四時皆如冬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即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中華二三月亦復有欲裸裎時日昃則須入戸矣居三年惟雨日奇寒己亥十月初七庚子十二月十七久住者亦詫爲未嘗有餘不過如長安極凜冽時耳春多風風烈常十餘日不出戸入夏多雹雹下則黍苗殞

土地

無疆界無城郭枕河而居樹短柴插環三重關四門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甃埤丈餘關東西門置茅屋

數椽而命之曰衙門章京刑政地也埤雨卽圯圮隨葺柵內卽八旗所居當事者厚待士夫請

旨居士夫于城內餘人則散居諸屯有數屯焉隨所居多寡而大小之無舊址無定居如曰牡丹者滿言一日還也曰沙兒虎曰沙嶺曰泥獎曰要羅皆類是山川不甚惡水則隨地皆甘冽或曰筱所融也隨山可耕官給人耕四畝一行如中華五畝無賦稅焉地貴開荒一歲鉏之猶荒也再歲則熟三四五歲則腴六七歲則棄之而別鉏矣有大川滙衆川而達于海

可以舟有東京者在沙嶺北十五里相傳爲前代建都地遠睇之蓊郁葱蒨若城郭雞犬可歷歷數馬頭漸近則荒城蒙茸矣有橋垛存而板滅有城闉軌存而闉滅有宮殿基礎存而楨宇滅有街衢址存而市滅有寺石佛存而剎滅諺曰賀龍城訛慕容耶而北燕非此地所掘錢多正降正隆乃金亮年號俗言祀神者動言烏祿豈烏祿舊封耶黃瓦纍纍無字可尋惟一瓦有字曰保高麗作字多不完豈高麗耶環東京皆腴地流水遶山頗似江南荒野四百餘里外皆有大樹林曰大阿稽小阿稽千章之木殺其皮以令之朽萬牛不能送時令人發深歎焉自黝哥關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中惟三屯一曰灰扒一曰多洪一曰株龍多洪屯各廬屋不滿十乃差卒換馬之地多山多水多蝦湯蝦湯者淖也淖不可渡中有結草如毬車馬履之而渡失足則陷而傾掀焉冬則冰

宮室

似上古時爲巢爲營窟木頗材而無斧鑿卽樵而駕貫以繩覆以茅列木爲牆而墐以土必南向迎陽也

戶樞外而內不鍵避風也室必三炕焉南曰主西曰賓北曰奴牛羊雞犬與主伯亞旅共寢處一區焉近則漸分別矣漸障之成內外矣有牖可以臨窗坐矣漸有廡廬矣有小室焉下樹高柵曰樓子以貯衣皮無檻而臨者曰哈賓以貯豆黍

樹畜

閒闊求未見稻米一顆有粟有稗子有鈴鐺麥有大麥稗則貴者食之賤則食粟耳近亦有小麥卒不多熟蕎麥亦堪與小麥亂也瓜茄菜豆隨所種而獲霜

遲則皆登于俎矣絲瓜扁豆豉雞熟熟亦不能得子有撥蘭者結實可斤餘甘脆勝長安種有蓮子有小麥滿人素不識因遊東京者往尋蓮陂土人遂擷之以市有松子有榛子有酸梨大如栗貯之木罌令其爛斯啜焉有甌李子色赤而澀有櫱子尾即猴頭有蘑菇有黃菌有山查子川有魚不網而刀月明燎火棹小舟見魚而搥之有遮鱸大可百餘斤有骨而無刺如中華之鰉而其味更勝他魚亦隨地有之有刺姑焉身如鰕兩螯如蟹大可盈寸搗之成膏 宗

廟必需之屆期驛馳而進 御矣豚鵝鴨視所畜客至則操刀而割頃地即充庖焉

風俗

無所謂風俗也既無土著人誰爲遺言誰爲流風乎八旗非盡滿人率各因其類以爲風俗華人則十三省無省無人亦各因其地以爲風俗矣故曰無所謂風俗也姑亦就滿漢沿習之久而言風俗不用銀錢銀則買僕婦廬屋或用之錢則外夷來貢時求作頭耳之飾至粟豆交易或針或線或煙筒大則布袴如

也相見不揖從者皆坐坐以炕別每有需則與之無則拒不怨也受所與必思有以酬之相遇必歉歉自道一酬即泰然爵酬交帛所不計矣婦女多顏色即貴人亦舄而步于衢一男子率數婦多則以十計生子或立或不立惟其意也其悍婦甚者倍于恒情有棄婦者亦倍于恒情結髮老矣會無他嫌男子偶有所悅于東家女女父母曰必逐而婦歸遂不動色而逐之即兒娶妻女嫁壻亦不敢牽衣而留新婦入兒女遂以事其母者事之棄婦他日適後夫猶過故夫

廬而問新婦相見無怍容無慚言也八旗之居寧古者多良而醇率不與漢人交見士夫出騎必下行必讓道老而不荷戈者則拜而伏過始起道不拾遺物物遺則拾之置于公俟失者往認焉牛馬逸三日不歸則牒之公或五六日之久倘能歸惟躪人田則責牧者而罰其直雖章京家不免焉最重力僕健婢盡一室人爭奉之若大家則擇一人爲莊頭司一屯之事羣僕惟所指使炕四時無斷薪薪在五十里外五更飯牛日暮乃返採薪之僕尤司一家之命于羣僕

更異數矣跳神猶言乎祀先也率女子爲之頭戴如兜鍪腰繫裙纍纍帶諸銅鐵搖曳之有聲口喃喃鼓嘈嘈以竿綰紬布片于炕西縛一豕以酒灌其耳與鬣耳鬣動卽吉手刃之取其腸胃而手捋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韶秀者亦知歌舞狀老則厭男子爲之更厭矣馬神則牽馬于室中以紅綠帛布繫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云跳畢則召諸親戚啖生肉酌米兒酒盡醉飽不許懷而出戶曰神怒也尋常庭中必有一竿竿頭繫布片曰先祖所憑依動之則如搖其墓割家而羣鳥下啖其餘骨則喜曰先祖豫否則愀然曰先祖恫矣禍至哉槩寧古無閒人而女子爲最如糊窗則榿布以代紙燒燈則俐蔴膚糠以代膏皆女子手不碾而舂舂無晝夜一女子舂不能供兩男子食稗之精者至五六舂近有碾閒藁粟以就碾舂餘卽汲雨雪井溜如山赤脚單衣悲號于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傷哉病不問醫無醫可問死則以敝船爲槨三日而火葬京則以緞旌之撥什庫則以紅布再下則紅紙故俗賤紅而貴白以紅爲送終

具也男子死必有一妾殉當殉者卽于生前定之不容辭不容僭也當殉不哭艷粧而坐于炕上主婦率其下拜而享之及時以弓弦扣環而殞倘不肯殉則羣起而縊之死矣初時不知有佛誦經則羣伺而聽始而笑之近乃習而合掌以拱立矣西　予則知有佛有經能膜拜大約與喇嘛教同與西土異不祀神惟知關帝亦無廟近則作一土龕百里往還不裹糧牛馬不攜粟草隨所投如舊主人焉主人隨所供不責報亦無德色

飲食

稗子貴人食也下此皆食粟曰粟有力也不飲茶無陶器有一磁碗如重寶然甚不貴遂不足寶矣凡器皆木爲之高麗製者精復難得大率出土人手匕箸盆盂比比皆具大至桶瓮高數尺亦自爲之有打糕黃米爲之精有餅餌無定名入口卽佳也多淇有蜂蜜貴家購之以佐食下此不數數得鹽則取給于高麗每十月大宗伯特遣一譯使至寧古昂邦檄一牛祿督市鹽者以行給其僕馬至高麗之會同府會同

去王城尚三千里荒陋猶寧古也其國亦遣一官授受我使交易鹽及牛馬布鐵復還凡五六十日而始竣焉鬧其國亦以供應爲苦滿人得鹽乃高價以售漢人惟退而自啖其炕頭之酸虀水菜將霜取而置之瓮水浸火烘久而成漿曰勝鹽多多許

寧古塔紀略

寧古塔紀略序

桐城方輿三嘗作其旋堂詩古律數十首各繫小序
述寧古塔風土甚備譯以國語情狀臚歷與三以乃
弟科場事株連從塞贖鍰得返余于辛亥年見之於
雪灘翁所吳漢槎先生爲之序閱六七載漢槎之秋
笳集始寄歸崑山司寇公爲付梓行世更以所著長
白山賦進呈
御覽並簽下諸故人大僚醵貲代爲之贖遂得以辛
酉入塞抵家邐與三之歸蓋十年漢槎歸南四年矣
辛迄今辛丑又四十年而令嗣南榮復以所作寧古
紀略示余幾萬餘言首尾敘述兩尊人出塞入塞始
末己身生產塞外諸族僕從親友同患難流落扶攜
之狀可悲可涕道統諸將吏恩遇優禮諸故舊登朝
憐才念舊之死而致生之所矣己身皆三之一大半
乃多述土風目之所遭地之所有所謂寒風如刀熱
風如燒大於舟之魚大於屋之木榛榛狉狉犖犖确
确固不可以中土之境求之未經之域亦不可以古
人所稱道概之今日所見聞凡草木鳥獸被服飲食
制作生殖禮俗事爲往往與其旋堂景象若合符檄
昔洪忠宣譔松漠紀聞以奉使至金朝上京所謂土
風三四條甚耳聞而非身歷今
天子函蓋六合宅都燕臺寧古松漠實王氣發祥之
地若居豐鎬而回視生民沮漆陶復陶穴蓋先公不
窋竄居之境土也曰其旋曰蒔還越鳥南枝其人雖
已言歸故里而所謂譔述奇賾洞心駭目行見著之作
庭修　國史者將有取乎此焉
時
康熙六十年辛丑九月石里張尚瑗拜序

寧古塔紀略

吳江吳振臣南榮著

我父漢槎公遭丁酉科場獄遣戍寧古塔以順治戊戌八月出塞我母葛孺人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視而以舅姑在堂兩女稚弱不敢顯言我大父燕勒公微知其情哀而壯之遂爲料理出塞計以大姊許字楊氏二姊就李姨撫育庚子冬自吳江起行遣一僕一嫗隨至寧古辛丑二月初五日到戍所甲辰遂生予命名曰振臣命字曰南榮

寧古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寧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人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爲寧古箇爲塔其言寧古塔猶華言六箇也有木城兩重係

今上初年新築去舊城六十餘里內城周二里許只有東西南三門其北內有將軍衙署故不設門內城中惟容將軍護從及守門兵丁餘悉居外城周八里共四門南門臨江漢人各居東西兩門之外予家在東門外有茅屋數椽庭院寬曠周圍皆木牆沿街置一柴門近窗牖處俱栽花樹餘地種瓜菜家家如此因無買處必需自種後因吳三桂造逆調兵一空合漢人俱徙入城內予家因移住西門內內有東西大街人於此開店貿易從此人煙稠密貨物客商絡繹不絕居然有華夏風景

予父惟館爲業負笈者俱同患難子弟予二歲時副都統因大將軍病發令箭遣予父及錢德惟年伯立刻往烏喇地方此時天寒地凍雪深四尺又無牛車帳房賴孫許兩家協力相助乃得起行初六日黎明

登車山草盡爲雪掩艱苦萬狀一車所載不過三百斤牛料人糧重有百斤人只復坐其上除被褥之外一物不能多帶行至百里人牛俱乏賴湖州錢方叔復借一牛車步行者始免其苦至第三日將軍復令飛騎追回徜再行兩日至烏雞林雪深幾丈人牛必皆凍死矣

予五歲始就塾讀毛詩時邏車國人造反（又名老羌）到烏龍江諸處搶貂皮鋒甚銳其國在大洋東相去萬里所產多羅絨漆器最精人皆深眼高鼻綠睛紅髮其

猛如虎善放鳥鎗有名西瓜炮者其形如西瓜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到敵營始裂遇者必死滿洲人皆畏之將軍上疏求救卽奉部檄凡流人隨旗下及年踰六旬者著一概當役選二百名服水者爲水軍習水戰又立三十二官莊屯積糧草令一到將軍卽遣人請紳衿到署面諭云遣汝輩幾年汝輩俱有前程差徭不以相累今邊警出意外上命急公現有水營莊頭壯丁三件事隨汝自認一件三日後具覆是卽我法中之情時問合署公皆相向流涕將軍又云惟認工可代子是各認工此二月初三日事也二三年後予家無力認工邏車國亦講和往烏喇戍者亦得回寧古惟官莊之苦至今仍舊每一莊共十人一人爲莊頭九人爲壯丁非種田卽隨打圍燒炭每人名下責糧十二石草三百束豬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蘆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爲官物衙門有公費皆取辦官莊其苦如此

予七歲鎮守巴將軍聘吾父爲書記兼課其二子予及巴公長子晝則讀書晚則騎射各攜自製小箭一二十枝每人各出二枝如聚五人共箭十枝豎于一簇遠三十步依次而射射中得箭每以此爲戲

予曾於六月中簷下遇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四段刻卽連又斷四五復接如舊行更速再斷之每段用木夾擲牆外又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後有識者云此卽續弦膏弓弦斷處以此膏漬之膠固異常雖用之積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乃無價寶也甚爲惜之

予十四歲我父爲聘葉氏諱之馨字明德之女葉公祖籍四川重慶府之巴縣甲午解元任雲南大理府理刑與吳三桂忤流竄寧古在徙所爲鎮撫推重婦兄名憕字長民癸亥奉赦長民送兩大人骸骨歸蜀復入籍奉天

當我父初到時其地寒苦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卽有濃霜八月中卽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纔到地卽成堅冰雖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卽重

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近來漢官到後日向和暖大異曩時滿洲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可見天意垂憫流人回此陽和也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名雞林哈苔古木蒼松横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左右石崖下芍藥徧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有魚極鮮肥而多有形似縮項鯿滿名發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予少時喜釣每於晡夕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尾而歸又有一種生於江邊淺水處石子下者上半身似蟹下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
上祭　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鱘鰉魚他如青魚鯉魚鯿魚鯽魚其最多者也

有僧名静今者亦江左人因事戍此建一觀音閣于崖下夏秋時遷客騷人多往遊焉冬則河水盡凍厚四五尺夜間鑿一隙以火照之魚輒聚以鐵叉叉之必得大魚

上常於冬至前後遣人取魚亦以此法因寧古魚之

肥美實異于他處耳

石壁之上別有一朗岡卽寧古鎭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臨馬耳河宫殿基址尚存殿前有大石臺有八角井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數字餘皆剝蝕不可辨識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東敧塔之北有石佛高二丈許又有荷花池長數里東門外三里有村名覺羅卽我
朝發祥地也自東而北而西沿城俱平原曠野榛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始開香聞數里予家采爲玫瑰糖士人奇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目克形似小楊梅而無核味絶佳草本紅藤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綠栗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栗子似櫻桃味甘而酸俱木本小樹梨子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做餻色味俱精此二種內地所無者也山査大而紅亦爲餻予家常食榛子腐松子餻不覺其珍也產人參爾時多賤竟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於深山草藂中較他草高尺許土性

鬆掘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閒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爲第一等今之醫家俱以白色者爲貴名爲京參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炙早曬於日中曬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以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蒸參之水復以參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參味同人參子煎湯難產者服之卽生但參在本地服之不能見效予父初到寧古時以參半

斤煎服反瀉半日不可曉也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雞腿麻菇木耳眞經菜極多而肥

東山名商陽哈荅極高峻在對江石壁插於江中水極深魚極多此山最深遠向出參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最多松子采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又東北五六百里爲呼兒喀又六百里爲黑斤又六百里爲非牙總名烏稽　又名魚皮　因其衣魚皮食魚肉爲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

死以片錦裹尸下棺以木架插於野置棺木架上俟棺木將朽乃入土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騾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砮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于鐵土人用以礪刃名爲昂威赫卽古肅愼氏所貢楛矢石砮是也予父攜歸示諸親友王阮亭載之池北偶談中水中產五色石水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每歲五月閒此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寧古南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并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

韈搭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捆賜之每人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亦必須進

上餘聽彼貨易所賜之扇不知用漢人以零星物件易之其人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及各色錦片妝緞其所衣魚皮極軟熟可染喜五色糯米珠并銅錢響鈴縫於衣旁行動有聲彼此稱呼曰安荅黑斤人留髮梳髻耳垂大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產貂皮爲第一富者多以鴨翅蓋屋貂皮爲帳爲裘元狐爲帳狐

貉爲被褥非牙哈亦留髮男婦不著褲耳墜大環鼻穿小環所產貂皮略大以樺皮爲船止容一人用兩頭槳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便歸呼見喀則剃頭男人帶環者少所產貂鼠爲次惟黃狐黃鼠魚肉乾頗作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黑而有信義有與店家賒綢緞蟒服者店主擇黑貂一張爲樣約來年照樣還若干至次年必照樣還清有他故亦必託人寄到相去千里又非舊識而不爽約如此又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殺虎

今上愛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減等流徙者賜之爲奴如是者數年令從呼兒喀遷至寧古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則令入都今名衣扯滿洲者卽此也滿語謂新爲衣扯猶云新滿洲也滿書譯爲依扯曰義氣者漢音之訛也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軍嘗謂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須學官樣一體上衙門次日有官者約同齊到有戴笠者有負叉袋者有跣足者見者無不大笑將軍命坐卽以叉袋墊地而坐雖衣大紅蟒袍其叉袋仍負於背不肯去以便於買物也後命進京有

不願者聽歸本土一日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震天男婦相抱親臉唧唧有聲以此作別近於都中見之大非昔比禮貌言談亦幾與滿漢無異矣

北山離城十里重巖疊嶂古樹叢密城內人家俱於此樵采城之西北十餘里名領富里又六十里卽舊城臨河河內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有天青色有白色非奉

旨不許人取禁之極嚴有兒童浴于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攫取其珠而去風雨頓止西則一朗岡木丹沙嶺村莊頗多江之南有索兒河溪嘴什哈必兒汀此處水極深上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雖亭午亦不甚明爽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忽一日漁人捕一青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旣熟剖得紅色珠大如彈丸紅光猶寸許鬻之得百金後聞攜至京師復爲某王所得價以二千金此後石崖昏黑無光矣江中往來俱用獨木船名威呼凡各

村莊滿洲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少陵所謂馬有青芻客有粟也如兩人遠出年幼者服事年長者三人同行則最幼者服侍其稍長者亦公然坐而不動等輩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葛克赤子曰濟女曰义而漢濟甥曰濟額卽哈夫曰畏根妻曰义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厮曰哈哈朱子丫頭曰义而漢朱子好曰山音不好曰葛黑喫飯曰不打者夫喫肉曰烟立者夫喫酒曰奴勒惡米喫燒酒曰阿而乞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射箭曰喀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口墨曰百黑紙曰花傷硯曰硯注金曰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木土曰鰲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嶧是曰音喏不是曰洼喀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衣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歷曰得多蜜去曰根吶蜜來曰朱要曰該蜜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卽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蜜賣曰溫咥蜜兩曰央錢曰卽喀一曰曷木二曰朱三曰衣則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侫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參曰惡而訶打流人閒有逃歸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諱云自返亦不之罪大率信義爲重路不拾遺頗有古風今則不能矣最善於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便失之矣有草名烏臘草出近水處細長溫軟用以絮皮鞋內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臘土諺云寧古三樣寶指人參貂皮烏臘也所產之物俱異於他處香瓜極香甜夏日盡飽無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膩及飲冷水亦然所以各處流客無不服水土者我父素羸弱到彼精神充足其水人稱爲人參水地極肥饒五穀俱生惟無稻米四月初播種八月內俱收穫矣農隙俱入山采樵以牛車載歸足來歲終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凍則不用車因冰滑故用扒犁似車而無輪仍駕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穩取則采松子并

取火絨絨生於木癭中取之可盛筯或開業燒炭或伐大樹作器用無瓦器其盞碟盆瓮瀑盤之屬俱以獨木爲之油用蘇子油似吾鄉之紫蘇子也亦有麻油稍貴無燭點糠燈其製以麻楷爲本蘇子油查及小米糠拌勻粘麻楷上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上風吹不息不知養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于枯樹中得蜂窠其窠無數漢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蘑菇蕨菜漢人自爲鹹菜滿洲人亦效之然無賣者大小人家做黃醬湯每飯用調羹不用箸調羹曰差非又曰匙子喫飯菜乃用箸箸曰叉不哈碗曰厥樂出門者腰帶必繫小刀匙子袋火連袋手帕等物小刀曰呼什火連曰鴉他庫袋曰法撒手帕曰封枯

鹽取給於高麗之會寧府離此七百里衣冠皆古制以江爲界寧古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禁往來每於十月奉命到彼貿鹽并貨易牛馬紙筆蘇緞布米等項稻米至寧古每升須銀二三錢惟諸客用之寧古西南地名紅旗街與高麗接壤頗近海今設官府此處出海參爲第一等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用草蓋草名蓋房草極長細有白泥泥牆極滑可觀牆厚幾尺然冬間寒氣侵人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繞三炕炕上用蘆席席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即出外亦然橱箱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門在南窗之旁窗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來易于撞進寢東邊間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炕有南窗即爲內房矣無椅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炕內眷不避無作揖打恭之禮相見惟執手送客垂手畧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如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點頭爲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除夕幼輩必到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荅等輩同叩元旦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必於半夜賀歲如遲至午便爲不恭矣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

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

上於太廟中用男莽式禮

凡大小人家庭前立木一根以此為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猪不與人爭價宰割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叉馬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腸肉懸于木竿頭將猪肉頭足肝腸收拾極淨大腸以血灌滿一鍋煮熟請親友列炕上炕上不用桌鋪設油單一人一盤自用小刀片食不留餘不送人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即將此木擲于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樹一木有跳神禮每於春秋二時行之半月前釀米兒酒如吾鄉之酒釀味極甜磨粉做餑餑有幾種皆略用油煎必極其潔淨猪羊雞鵝畢具以當家婦為主衣服外繫裙裙腰上周圍繫長鐵鈴百數手執紙鼓敲之其聲鏜鏜然口誦滿語腰搖鈴響以鼓接應旁更有大皮鼓數面隨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設炕桌羅列食物上以線橫牽線上掛五色綢條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卑至尊日跳三次凡滿漢相識及婦女必盡相邀三日而止以祭餘相餽遺清明掃墓富貴騎馬乘車貧賤者將祭品羅列炕桌上女人戴於頭上而行雖行數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傾側即平日米糧蔬籠俱以頭戴有疾病用草一把懸於大門名曰忌門雖親友探望只立於門外問安而去遇婚喪喜慶等事無絲竹無鼓樂舞男女俱相訂婚時父率子同媒往拜婦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名曰下茶俱用高桌如吾鄉之宮桌上鋪紅氈茶果綢緞布疋仍用盤放桌上多至數十桌貧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時裝奩如箱匣鏡臺被褥之類亦置高桌上兩人扛之娶親用轎車仍掛紅綵綢婦入門只拜公姑無交拜禮如漢人請親戚扶新人行禮滿洲人家喜筵宴客飲至半酣時婦女俱出敬酒以大碗滿斟跪于地奉勸俟飲盡乃起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箱板周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並懸響鈴之類內鋪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

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頭啦啦也喪事將入殮其夕親友俱集名曰守夜終夜不睡喪家盛設相待俟殮後方散七七內必殯火化而葬棺蓋尖而無底內墊麻骨蘆柴之類仍用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喪一季而除以不剃頭爲重

春秋二季將軍令兵丁於各門城上晨夕兩時吹旆聲聞數里冬至令兵於各山野燒名曰放荒如此則來年草木更盛又每歲端午後派八旗撥什庫一人

率領兵丁幾名將合寧古之馬盡放於幾百里外有水草處馬尾上繫木牌刻某人名至七月終方歸此時馬已極肥俱到衙門內各認木牌牽回四季常出獵打圍有朝出暮歸者有三兩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秋閒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按八旗排陣而行成圍時無令不得擅射二十餘日乃歸所得者虎豹豬熊獐狐鹿兔野雞雕羽等物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虎豹頗畏人惟熊極猛力能拔樹擲人野雞最肥油厚寸許遼東野雞頗有名然迥不及矣每一獵車載馬駝不知其數鷹第一等名海青能捉天鵝一日能飛二千里又有白鷹蘆花鷹俱極貴重進

上之物餘則黃鷹兔虎鷂子亦皆猛於他處有鵰極大而多但用其翎毛爲箭

每於三年後將軍出示無論滿漢其未成丁者俱到衙門比試名曰比棍以木二根高五尺上橫短木立於將軍前照冊點名於木棍下走過適如棍長者即註冊披甲派差食糧如不願者每歲出銀六兩名曰當幫辛酉三月予比棍已合式將派差矣予父言於

將軍乃止是歲烏喇將軍忽遣人邀予父將以爲書記兼管筆帖式及驛站事務訂於九月中合家遷往烏喇頗以爲喜會七月遷鄉　諭下乃不果八月十八日爲予娶婦葉氏氏賢而孝兩大人甚愛之遂理歸裝飲餞無虛日起行將軍遣撥什庫一人兵八名護送又發勘合撥驛車二兩驛馬二匹及飲食等項按驛供給更換親戚之內眷送至一頭岡而別親友及門俱送至沙嶺聚談徹夜至曉分手我父哭不止策馬復追二十餘里再聚片時而回患難交情如此

之深也次日經過石頭甸子石質相連不斷濶三十里東西長三百餘里其底嵌空玲瓏車馬行動有聲氷泮時下有流澌潺湲亦一奇也第二站名鱉而漢鱉臘第三日進大烏稽古名黑松林樹木參天槎枒突兀皆數千年之物絲絲延延橫亘千里不知紀極車馬從中穿過且六十里初入烏稽若有門焉皆大樹數抱環列兩旁洞洞然不見天日惟秋冬樹葉脫落則稍明凡進烏稽者各解小物懸於樹上以賂神予父帶有同年鎮江張升季年伯骸骨并其女還柩歸鄉車馬至此不前鞭之亦不行予父覺有異乃下馬向空再拜默禱卽行動如初無不驚異因念古人建立壇壝必種松柏以爲神所依憑今可識其非虛渺矣其中多峻嶺巉巖石徑高低難行其上烏作呀啞不絕麅鼪狸鼠之類旋繞左右略不畏人微風震撼則如波濤洶湧颼颼颯颯不可名狀予父同內眷由正路行予則同護送諸人由側路打獵所獲頗多是夕宿於嶺下帳房臨澗澗水淙淙然音韻極幽閒兵丁取大樹皮二三片濶丈餘放於地上卽如閣蓬船儘可坐臥拾枯枝炊飯并日間所得獐鹿燒割而啖其餘火徹曉不絕迨夜半怪聲忽起如山崩地裂乃千年枯樹忽焉摧折也至今思之猶覺心悸第四站名昂邦多紅第五站名拉發跨過小烏稽經竟三十里情景亦相似第六站名厄黑木第七站名泥澄哈十里渡松花江源亦發自長白山通黑龍江黑而根愛渾等處總歸於混同江烏喇有船廠造大船往來諸處故又名船廠有將軍鎮守本寧古將軍調此卽前與予父有書記之約者西數日更換勅合如前護送烏喇第一站名蘇通第二站名衣而門第三站名雙羊河第四站名一巴旦第五站名大孤山第六站名黑而素第七站名野黑第八站名棉花街四十里至烏達堡卽柳條邊柳條邊垂楊數百里係前朝所種以隔中外今仍有章京守此譏詰往來亦要害地也又十五里至開原站又十五里至開原縣又五十五里至高麗站又十五里至鐵嶺縣又六十里至驛路站又七十里至奉天府時奉天將軍卽丁酉洲部江南司閒官當時極憐我父之才聞我父將至遣

次至柳條邊迎候至奉天遂留半月餘亦更換勘合照前護送奉天府第一站六十里至老邊站四十里至深流河四十里至白旗堡站七十里至二道井子五十里至小河山站為廣寧縣十五里至廣寧站三十里至閭陽驛四十里至石山站三十里至大陵河四十里至錦州府六十里至高橋站六十里至寧遠州六十里至東關站六十里至涼水河站八十里至山海關山海關創秦之長城第一關也城高而厚南入海四十里北面大山多極其高峻城則隨山高下而築關門向東大路有一嶺出關者稱為悽惶嶺入關者稱為歡喜嶺嶺下有孟姜女廟是夕宿於嶺下兩大人各述當時出關景況今得到此眞為歡喜明日進關氣象迥別又七日至京師與親友相聚執手痛哭眞如再生也

凡寧古山川土地俱極肥饒故物產之美鮮食之外雖山蔬野蔌無不佳者皆無所屬任人自取其紳士在彼者俱照中國一例優免與尚陽堡流徙者不同

盡

世祖皇帝念寧古苦寒特開此恩例凡流人至者或生理耕種各就本人所長而我父惟知讀書別無所曉幸同社諸公皆至大位時時寄與周濟乃不窘乏寧古去京四千餘里冬則冰雪載道其深丈餘其寒令人不能受夏則有哈湯之險數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測邊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銹水人依草墩而行略一轉側人馬俱陷所以無商賈往來往來者惟滿洲而已音信難得歲僅一至眞所云家書抵萬金也後來哈湯之上俱鋪樹木年年修理往來者始多大馮三兄壬子拔貢在京考選教習得此人南北音信乃不阻絕賜還之事固同社諸公如宋右之相國徐健菴司寇徐立齋相國顧梁汾舍人成容若侍中不忘故舊之德而其中足跰舌敝以成茲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焉嗚呼余家方全盛時大父兼勅公以都憲掛冠為一時名臣余父暨伯父宏人公闇夏公以詩文鳴江左先達稱為延陵三鳳叔父叢令公繼起同社又比之皇甫四君丁酉秋我父獲雋人方以為得人慶詎知變起蕭牆以風影之談橫

被誣陷致使家門傾覆顛沛流離迫遣成窮荒幾謂竟沈海底斷難昭雪乃荷上天默佑荷戈二十三年百今瘁易疾疢不作所遇將軍固山無不憐才待以殊禮窮邊子弟負耒傳經據鞍弦誦彬彬乎冰山雪窖之鄉翻成說禮敦詩之國矣洎乎長白山賦入
天心嗟歎
溫詔下頒流人復歸本土玉門之關既入才子之名大振手加額者盈路親緒論者滿車一時足稱盛事而余父益自韜晦虛懷待人孰意文人薄命溘焉捐

館備歷艱辛而終未克食一日之報彼蒼者天豈豐其名必嗇其福耶嗚呼哀哉余生長邊陲入關之歲已爲成人其中風土人情山川名勝悉皆諳習頗能記憶今年近六旬鬚髮漸白回思患難時不啻隔世誠恐久而遺忘子孫不復知乃祖父之閱歷艱危如此長夏無事筆之于紙以爲寧古塔紀略時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七月也

附錄

曉發撫寧題逆旅壁　吳兆騫漢槎

長宵鼓角度嚴風泱漭烽樓曙色通客夢五更驚櫪馬征途三月逐歸鴻斷雲城堞臨遼迥殘雪關山映海空莫道盧龍猶在眼異時南望是遼東

山海關

迴合千峯起塞垣漢家曾此限中原城臨遼海雄南部地枕燕山控北門寂寞雞鳴今鎖鑰淒涼龍戰昔乾坤高臺誰憶中山業遠目蒼蒼白草昏

錦州道中登海邊舊保障臺上有傳烽桔槹

塞門東盡海天開百戰猶存保障臺偃革十年關斥堠傳烽當日報蓬萊龍山鹿色迷沙起皮島濤聲蹴海迴御望元戎開幕處斷垣零落使人哀

撫順寺前晚眺

亂山殘照戍城東立馬蕭蕭古寺空接塞煙嵐天半雨背人鴉鶻晚來風遼金宮闕寒蕪裏劉杜旌旗野哭中俯仰不堪今昔恨欲將空法問支公

經灰法故城

雪峯天際見荒城猶是南庭勝國名空讀風雲當日盡戰場楊柳至今生祭天祠在悲高弁候月營空想度兵異域君臣興廢裏登臨幾度客心驚

小烏稽（即前史所稱黑松林也）

連峯如黛逐人來一到頻驚顏色催嘆道沙喧天外雨崩崖石走地中雷千年冰雪晴還溼萬木雲霾午未開明發前林更險絕側身修坂倍生哀

晚自雞領崖至天龍屯

迢遞回岡抱寨長暮雲歸路削羊腸馬嘶古磧寒沙

白鴉亂荒城落照黃病後關河空滿淚戰餘身世各蒼茫客遊不異松花水日夜滔滔下北荒

上京（城臨馬耳河在寧古塔鎮城西南七十里宮殿基址皆在殿前有大石臺國學碑石存數十字有天會年號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東欹石佛高二丈亦在塔之北）

完顏昔日開基處零落荒城對碧流猶馬久迷征戰地黃龍竹作帝王州斷碑殘殿邊陰森殘碣河山海氣秋寂寞新村誰更問哀笳處處使人愁

踰嶺介巴那葉明德

回首巉巖限百蠻[illegible][illegible]十載出兵間謝元頭痛傷心台杜宇鄉園戰血殷數戶幸逃銅馬賊一官空到碧雞山谿州耆舊今餘幾巖肆淒涼老未還錦城山色接昆明猿鳥聲中獸鼓鳴自著白衣來闕道鄒垂黃綬逐行營崎嶇虎口心猶折斷與龍爭氣未平今夕一樽重話舊難雲鑾問不勝情閱盡干戈復塞門完顏臺畔戍煙昏家沈浩劫經兵解（君姓十戶皆死於賊免者惟同產二人及妻子而已）身歷窮荒識主恩乞活漫傷遷客賦寄書猶喜故人存穹廬風雪天涯夢腸斷巴猿挹淚痕

滄波一曲繞溪新移柳栽松託隱淪王烈自成遼處士嚴遵原是蜀遺民鶡冠送客風巖晚濁酒看山雲磴春共道餘生喪戰伐杖藜聊復憩邊城

雜感

甌脫蕭條塞路微阿疎城畔柳依依邊關馳駝山初鑿江到牛魚嶺漸稀戰士中宵看烽火米粥六月寄征衣冰霜今戍寒應早屈指諸軍解甲歸（何歲出師伐黑斤諸部至七月中河冰將合乃請）娥娥紅粉映邊霜錦馬壚貂潤路光朱蘇漫傳翁主

虢黃眉爭識內家妝空憐拂鏡凝花態莫爲無雙笑
粉郎千載奉春遺策在玉顏那更怨龍荒（時以婦女賜海東諸首領邊人謬以皐姑稱之其俗男女皆不濤輝）
秋風吹磧起鳴鵰磧路西迴限二遼鴉鶻廢關仍抱
塞鴛鴦殘濼不通潮千年城闕人誰識百戰河山也
已遙窮徼可憐無故老難將遺碣問前朝

氷井曲

朔風吹合圓泉井六尺曾氷凍淸泚皎潔偏臨璧甃
明當亭已映銀牀起轆轤銀牀影欲重流霜鑒月共

玲瓏光凝雲母深含影冷落琉璃半界空可憐少婦
爭朝汲錦靴頻步愁無力乍照青蛾玉鏡寒欲凭素
手晶簾邃日日攜挈幽怨多嚴陰不散碧嵯峩轆轤
宛轉霜絲綆泣向寒泉奈若何

百字令 家信至有感

牧羝沙磧待風鬟喚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
休聆綠楊煙縷白苧燒殘黃榆吹落也算相思樹空
題裂帛迢迢南北無據 消受水驛山程燈昏被冷
夢兒中叨絮兒女心腸英雄淚抵死偏縈離緒錦字
閨中瓊枝海角辛苦隨窮戍柴車氷雪七香金犢何
處

采桑子 寄妹起句用合肥公來札中語

縞綦義烈人誰似淡月寒梅寂掩羅帷生受黃昏盼
紫臺 遙知鳳落吳江冷白雁飛回錦字難裁一片
紅氷熨不開

寧古塔紀略跋

寧古塔紀三十年前即耳其名迄未獲睹今春吳門袁子又愷舉藏本鈔贈因以方坦庵宮詹絕域紀略報之二書紀載雖間有異同然足以廣見聞資考證則一也所惜無校梓之者爲附秋笳集後乙卯初夏同邑楊復吉識

孫中梓发琴校字

遼海叢書

東述紀事

楊鍾羲

漢軍鍾廣

嘉慶東巡紀事卷一

紀事

恭查聖駕每日寅末卯初動身巳末午初入營路中常多乘馬入營後宮門甚嚴聽事官員俱在外層白布城外侍立嚴禁聲音營盤總要寬闊欽派儀親王稽查大營慶郡王稽查尖營將軍每日隨營駐扎隨駕行走並在前查看修墊道路臨營先到大營更換衣服在宮門外站班後恭候召見晚膳後膳牌發出以後始回他坦

據章京沃什哩依克湯阿在關內探得七月二十二日聖駕駐蹕五里墩大營因白布城短搭八十架將値班護軍統領朱大人罰俸一年搭城護軍參領廣泰關德西拉布德通等四員革職聽候部議仍隨營當差二十四日奉旨賞回頂戴

二十三日　駐蹕柳新莊大營入營後有廂藍旗蒙古馬甲在武備院應役隨著挑飯盒人進黃布城內被太監拏獲奉旨將管院大人

罰俸一年値班二等侍衛扎魯强阿三等侍衛尙中惠等革職該犯枷號一月發伊犁

二十四日　駐蹕夷齊廟行宮是日有山海關副都統富大人果什哈付隆阿汪八大人跟隨常春等馬怕駱駝驚跑由皇上車傍跑過前當經降旨著侍衛等赶上拏獲經軍機將富大人巴大人各擬罰俸九個月付隆阿常春杖八十革差

二十七日　駐蹕文殊菴行宮將軍各大人在文殊菴西邊十里許接駕遞連銜請安摺並遞文殊菴至中前所大營程站圖一分入宮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吉林將軍秀林盛京戶部花尙阿禮部多慶兵部榮麟工部薩彬圖直隸總督吳熊光晚膳召見熊岳副都統毓秀錦洲副都統來儀山海關副都統富疆阿奉天府尹良貴府丞梁上國欽派工部尙書蘊大人吏部侍郎軍機托大人刑部侍郎祖大人先往盛京金銀庫平兌銀兩是日晚間下雨三四寸道路微覺泥濘

二十八日　駐蹕中前所大營將軍進吉祥如意一柄馬九匹收四匹中前所至周家村大營程站圖一分秀將軍花大人良大人進如意馬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侍郎花尙阿多慶榮麟薩彬圖良貴梁上國總督吳熊光是日因道路泥濘難行聖怒嗔怪經總理行營王大臣軍機大臣面詢富俊花尙阿（缺頁）召見將軍富俊晚膳召見多慶榮麟阿爾楚喀副都統色爾滾

初二日　駐蹕杏山大營將軍遞杏山至興隆屯大營程站圖一分秀將軍進餑餑三盒來大人進如意一柄馬五匹馬鞍三十六塊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將軍富俊府丞梁上國晚膳召見毓秀來儀副都統依冲阿是日梁大人帶領生員接駕並無諭旨

初三日　駐蹕興隆屯大營將軍進晚膳菜四品玉蘭片松子鷄萬年清酒煨肉四喜雞皮燕窩海參八寶鴨羹餑餑二品雞肉口蘑包

子松仁澄沙饅首收興隆屯至金剛屯大營程站圖一分邊外喇嘛進馬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多慶榮麟薩彬圖公晉隆晚膳召見公富申壽喜禮部侍郎文寧上駟院卿常付

初四日　駐蹕金剛屯大營將軍遞金剛屯至廣寧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梁上國午正三刻賞飯演戲恩賞富俊黃馬褂荷包晚膳召見毓秀來儀是日五更時下雨一陣

初五日　駐蹕廣寧大營將軍遞賞黃馬褂謝恩摺查明顯佑宮景佑宮附片具奏廣寧至北鎭廟觀音閣程站圖一分進鮮鹿一隻黃羊一隻天津鹽院進菓品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城守尉東林岳寧達蒿阿晚膳賞將軍富俊五言詩一首秀林五言詩一首五部侍郎七言詩一首是日因內裡什物未備安協經阿七大人將旗民地方官參奏奉上諭一道將廣寧知縣穆克德恩布革去頂戴交部議處所備食物不准開銷是日皇上入營以前道傍有一山東

人叩閽當即拏獲據云討差等語奉旨釋放又有一民人叩閽經侍衛等拏獲交看道兵送營審訊竟是瘋症信口胡說已交廣寧縣看管矣

初六日　仍駐蹕廣寧大營恭祭北鎮廟在備用房用早膳後前詣觀音閣奉上諭一道所有二處和尚俱賞銀錁將軍遞民典旗地寬免花利租息公同代奏謝恩摺賞五言詩句謝恩摺進麅二隻野雞九隻廣寧至常家屯大營程站圖一分秀將軍五部侍郎各遞賞詩謝恩摺還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多慶榮麟薩彬圖晚膳召見鄭親王將軍蒙恩賞菓品是日夜間有人吵嚷經內大班拏獲三人奉旨交廣寧典史辦理

初七日　駐蹕常家屯大營是日五更大霧未雨將軍代內務府莊頭進猪羊鷄鴨鵝等物常家屯至蔣家店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毓秀來儀達崇阿東林岳寧晚膳召見將軍富俊奉

上諭一道將毓秀調錦州副都統來儀調京富俏德調熊岳副都統是日有山東民人李士脩在道傍跪遞條奏奉上諭一道著兵部遞回原籍交該地方官嚴行管束

初八日　駐蹕蔣家店大營是日自丑時起至巳時止下雨三四寸天氣甚涼皇上帶圍脖將軍遞蔣家店至黃旗堡大營程站圖一分來大人毓大人富大人各遞謝恩摺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毓秀富俏德賞富長安防禦當即坐補水師營之缺又因常家屯至蔣家店道路安協賞良貴四品頂戴承修官義州知州徐之寬寧海縣知縣西林交部議敘

初九日　駐蹕黃旗堡大營將軍進鮮鹿一隻黃羊一隻黃旗堡至舊邊大營程站圖一分代奏富六大人謝恩摺良大人遞謝恩摺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毓秀東林岳寧達嵩阿晚膳召見富俊普薩保王宗成廣敏廣寧穆知縣經部議以革職留任准其頂戴

初十日　駐蹕舊邊大營是日聖駕經過巨流河河神廟拈香香係內監預備將軍遞舊邊至大台大營程站圖一分宜大人穆大人帶領文武官員兵等宗室覺羅多大人帶領高麗在卡倫門西邊接駕宜大人穆大人遞請安摺進馬花大人穆大人遞賞詩謝恩摺三額駙進羊交御前大臣擬賞盛京將軍衙門三隻府尹衙門二隻鳳凰城城守尉寧珠那興京城守尉恆付遼陽城守尉普順復州城守尉金付金州城守尉惠寧遞請安摺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副都統宜興刑部侍郎穆克登額寧珠那恆什惠寧金付惟普城守尉偶得痰症未能召見晚膳召見將軍富俊秀林

十一日　駐蹕大台大營將軍進鮮鹿二隻鯽鯉魚九十尾大台至噶布街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榮麟富俏德毓秀未初二刻行在兵部帶領盛京文武官員引見文武官員站班

十二日　駐蹕噶布街大營將軍遞噶布街至蓮花淘大營程站圖一分福昭兩陵總管副總管關防等遞請安摺秀將軍進鹿麅鹿尾野雞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榮麟總管新付純定晚膳後行在吏部等部帶領盛京文武官員引見內閣抄出上諭二道一將遼陽城守尉普順仍調補頭等侍衛回京養病一將昭陵總管純定調補遼陽城守尉

十三日　駐蹕蓮花淘大營將軍進野雞九隻鯽魚九十尾（係陵上預備）遞蓮花淘至上夾河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富俏德毓秀梁上國純定

十四日　駐蹕上夾河大營將軍遞上夾河至永陵夏園大營程站圖一分永陵總管副總管關防等遞請安摺後同姨娘舅舅子孫等官在卡倫門外接駕入營後閱畢摺報行在兵部帶領盛京官九員兵九名射箭官兵仲三箭者各一員名（玉檢之子）

十五日　駐蹕夏園大營將軍進蘋菓九盒沙菓九盒榛子九盒香

水梨九盒平頂香九盒花紅九盒白葡萄九盒月餅九盒西瓜九十圓猪十八口羊十八隻鷄四十五隻晾鹿肉九塊晾鹿尾五盤鴨四十五隻全收遞夏園至興京仍回夏園大營程站圖一分秀將軍進菓品九色是日皇上御素服經過大營恭謁永陵將軍穿素服先在啟運殿伺候恭揭維單回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巴寧阿新放福陵總管豐順兵部侍郎趙秉沖晚膳召見達嵩阿東林盾寧金付恆付賞內外王大臣等官菓品又奉上諭一道盛京將軍副都統侍郎城守尉等本年俱毋庸年班入都陛見

十六日　仍駐蹕夏園大營將軍進鮮鹿二隻麅二隻遞城守尉等回任摺知道了夏園至上夾河大營程站圖一分是日皇上卯初一刻動身御朝服前詣永陵恭祭禮畢出東紅門至興京顯佑宮地藏寺拈香御座房更衣進興京城東門出北門至夏園關帝廟拈香回營後閱畢摺報行在兵部帶領吉林官兵十六員名射箭中五箭四箭三箭者十三員名賞將軍秀林黃馬褂又召見富俊秀林榮麟富俊德毓秀奉上諭二道一係顯佑宮地藏寺二處放香資各二十兩一係花大人降補內閣學士榮大人調補戶部兼憲廣大人陞補兵部良大人降補大理寺少卿五大人放府尹善知府降補寧遠知州八十三補放錦府克知州賞給八品筆帖式免其發遣是日欽派打鮮大人初次送到鮮麅鹿各一隻奏遞

十七日　駐蹕上夾河大營將軍遞上夾河至蓮花淘大營程站圖一分秀將軍廣大人榮大人五大人良大人遞謝恩摺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廣敏五誠額晚膳後召見榮麟

十八日　駐蹕蓮花淘大營進營時微雨將軍進鹿一隻鹿肉九塊鹿尾二盤鹿肉乾五十把蓮花淘至嘎布街大營程站圖一分花大人遞謝恩摺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花尙阿榮麟五誠額梁上圖

十九日　駐蹕嘎布街大營將軍遞嘎布街至馬官橋大營程站圖一分盛京戶部莊頭進猪羊鷄鴨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廣敏恆付是日因本報遲悞特派富大人毓大人前往稽査

二十日　駐蹕馬官橋大營是日微雨將軍遞馬官橋至瓦子峪大營程站圖一分宜大人穆大人薩大人寧城守尉惠城守尉出城在烟台牛彔村接駕皇上御素服恭謁福陵禮畢經過大營至額依都臺賜奠後回行由西門入大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宜興穆克登額薩彬圖晚膳時因昭陵至瓦子峪道路修理曲折較遠命衛參奏將承修之承德縣知縣伊誠交部議處隨奉旨出派丹巴勒前往查看改道取直修理奉上諭一道將該縣改爲嚴加議處榮大人五大人到任未久免議將軍宜大人扣除應賞銀兩免交部議是日有徐相因地畝事件即關經軍機會同審明奏交盛京刑部審辦

二十一日　駐蹕瓦子峪大營將軍遞瓦子峪至盛京宮程站圖一分榮大人五大人遞謝恩摺宜大人穆大人薩大人多大人出城遞膳牌皇上由馬官橋大營御朝服恭祭福陵禮畢仍回馬官橋大營更換素服經過瓦子峪大營恭謁昭陵禮畢詣揚古利墓賜奠仍經過大營至費英東墓賜奠後回大營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多慶榮麟穆克登額奉上諭三道一因承德縣修理道路迂繞花大人並未詳罪將花大人降補宗人府郎中良大人降補宗人府員外郎將軍宜大人督辦道路尙屬認眞將應得賞銀減半賞給將軍一千五百兩宜大人四百兩毓大人榮大人多大人穆大人薩大人各賞銀四百兩梁大人賞銀三百兩三陵總管三員關防三員內務府佐領三員共賞銀一千五百兩一赶修揚古利至費英東墓道路之城守尉東林協領扎布扎那佐領何滿阿爾嵩阿防禦二保發福果每人賞小八絲緞一疋佐領千成烏津哈什太防禦黑成額爾登每人賞小五絲緞一疋再賞內務府大臣阿明阿黃馬褂是日有洪明宜在道

傍叩閽因伊表弟温大被修道官役毆打落水身死地方官不爲審辦奉旨交軍機行在刑部會同審辦

二十二日　入盛京宮隨駕王公大人將軍副都統侍郎等各遞如意一柄俱已回賞將軍副都統五部侍郎府尹府丞等遞賞銀謝恩並連銜請安摺城守尉等遞連銜請安摺巴大人遵旨遞保修工監督摺將軍大人進貂尾帽沿九副貂脊帽沿二十七副黑色帽沿九十副紫色帽沿九十副紅絲絨九十疋青絲絨九十疋馬鞊九十塊鮮野雞九隻馬九匹收六匹是日皇上御朝服由瓦子峪大營恭祭昭陵禮畢至長寧寺拈香更龍袍擺鑾駕至實勝寺拈香後由小西門進武功坊作樂過大清門下馬時御用朝珠斷落當即更換入太廟行禮後乘大轎進大清門入宮後閲畢摺報召見富俊巴寧阿薩彬圖奉上諭二道一富六大人賞二等侍衛伊子錫大爺賞三等侍衛跟隨進京當差一巴大人因修理一切工程賞紅頂花翎監督奇

玖佐領品付興延付主事奇明額遇有應陞缺出儘先陞用監修人十四員名遇有應補缺出儘先補用

二十三日　駐蹕盛京宮將軍宜大人遞賞銀謝恩摺保尙協領摺由宮至境廟等處程站圖一分總管關防內務府佐領遞賞銀連銜謝恩摺召見富俊秀林富俏德毓秀多慶薩彬圖榮麟梁上國五誠額寧珠那恆付東林滿福奉上諭五道一將協領尙奎降級調用照依所奏改爲降三級留任一將昭陵新任總管豐順所得賞銀賞給前任總管純定一爲陵寢工程著總管敬謹看守遇有應修處所即行報修倘仍前不以爲事經欽派王大臣查出定將總管治罪一欽派儀親王定親王七額駙榮郡王丹貝勒緜四大人在小教廠驗看本省官兵射箭二十員官內中五箭者一員賞五絲緞三疋中四箭者三員賞五絲緞二疋中三箭者五員賞五絲緞一疋兵二百三十名內中五箭者四名賞一兩重銀錁八個中四箭者十八名賞一兩重銀錁六個中三箭者六十二名賞一兩重銀錁四個一將防禦英付革職歸案審辦

二十四日　駐蹕盛京宮將軍薩大人遞請旨出派大臣勘估石牌樓橋座摺宜大人遞請派查辦錦州莊頭水冲沙壓地畝摺內務府進豬羊等物戶部莊頭進本地乾菜等物皇上用膳後行在兵部帶領水師營驍騎校引見防禦出文德坊至景佑宮拈香文廟行禮順城根出大東門恭詣堂子行禮進地壇西門向南行禮畢仍出西門至尖營少憩進天壇南門向北行禮畢仍出南門至克勤郡王墓賜奠由小南門進武功坊入宮閲畢摺報召見將軍富俊晩膳在宮內嘉蔭堂賞飯午正三刻進內伺候其處與熱河大戲台一樣未初皇上陞座王公大臣分左右在東西廊內坐定開戲賞茶賞飯豬羊肉各一盤餑餑二盤外小菜飯畢隨駕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各有賞太監持送至廊賞富俊秀林白玉雙喜鼻烟壺翎管各一枚荷包二個

榮麟多慶穆克登額廣敏薩彬圖毓秀富俏德各刀子一把火鐮一枚賞畢均至丹墀一跪三叩散出奉上諭四道一出派巴大人勘估石牌樓橋座一出派毓大人五大人查辦莊頭水冲沙壓地畝一景佑宮放香銀十兩一阿爾楚喀准添前鋒十六名是日有山東人周効思在小南門街上叩閽爲伊在軍營曾經出力得有千總頂戴未領委牌等情經軍機大臣會同審擬軍罪奉旨遣回原籍交該地方管束不准出外滋事

二十五日　駐蹕盛京宮皇上御龍袍袞服卯正陞崇政殿寶座作中和韶樂隨駕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在左將軍各部大人及本省文武官員在右均在大淸門內排班鴻臚寺官帶領聽贊齊跪寺官宣讀表後行三跪九叩禮中堂恭請恩詔盛京禮部侍郎恭接轉遞該部司員恭捧送至大政殿供俸禮部讀祝官宣讀閣省文武大臣官員跪聆畢將詔送至盛京禮部領發詔內隨從王等紀錄三次大臣

官員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員俱加一級隨從兵丁執事人等俱賞一月錢糧奉天山海關文武大臣官員兵丁宗室覺羅三陵官兵俱賞緞疋錢糧奉天府屬十一年地丁銀兩寬免旗民老男婦賞緞布米石試職官員俱准實授死罪減等軍流徒杖俱寬釋莊頭九年以前積欠俱寬免皇上還宮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宜興是日欽派諸位大人隨從大臣吃肉儀親王奏匿名揭帖二紙爲內務府佐領等攢湊丁銀辦差交軍機大臣審辦

二十六日　駐蹕盛京宮將軍同諸位大人遞加級謝恩摺同巴大人遞估外多修工程請領銀兩摺杳明未逾固限着賠工段摺進晚膳菜四品鷄皮燕窩鹿觔酒肉八寶饟鴨火肉白菜餑餑二品白糖油糕猪肉盒子收是日祭祀將軍進內吃肉皇上辰正乘轎出大清門至大政殿陞寶座作樂筵宴王貝勒貝子在殿內排座本省將軍諸位大人在殿外增上東邊排坐蒙古王公在西邊排坐宗室覺羅

姻戚官員朝鮮陪臣在增下院內排坐賞將軍蟒袍料一件龍緞一疋大緞二疋火鐮一把小刀一把所有入宴之隨駕王貝勒貝子公大臣本省諸位大人宗室覺羅等俱分別賞賚緞疋小刀火鐮等物未入宴之文武官員並各項人等俱分別賞給緞疋銀兩等項獻詩士子賞緞疋此項緞疋俱由內務府關領賞朝鮮鞍馬緞疋銀兩奉上諭十一道一將官兵支借俸餉寬免過半其餘分作十年扣還坐扣官兵木蘭習圍等差需用盤費六千九百兩准其按年於參餘項下動用開銷一旗民被災地畝查明賞給一月口糧一旗民應納本年米豆草束免徵一半九年以前積欠全行豁免民地錢糧全行豁免一戶部莊頭交納糧石俱各豁免一府尹衙門借支參餘銀三萬兩交各該州縣承辦道路橋梁全行免其繳還一賞格外吧帑官兵銀牌一萬兩分別等第賞給一滿漢文武官員所得各項處分悉予寬免一隨從王大臣官員准其以所加一級抵降一級一盛京滿合

二號及奉天所屬各學於科考廣額一次一將內務府延付皂任鄭義演祥瑞張自然李孔寅銷去恩詔加一級仍交部議處此次賞得賞項扣除因公處分不准開復將軍失察及收受食物之內務府大臣司員等俱銷去恩詔加一級交部議處一未逾固限工程免其着賠將軍巴大人薩大人晉公未能查出聲明交部察議

二十七日　駐蹕盛京宮將軍遞賞緞連銜謝恩摺宗室覺羅並文武官員兵等賞緞疋銀兩連銜代奏謝恩摺同宜大人遞官兵支借俸餉寬免過半謝恩摺加賞出力官兵一萬兩銀牌謝恩摺文武官員所得處分悉予開復旗地本年應納米豆免徵一半連銜代奏謝恩摺進黃羊一隻麅一隻野鷄九隻遞盛京宮至舊邊大營程站圖一分皇上閱畢摺報召見富俊秀林榮麟多慶穆克登額薩彬圖五誠額寧珠那東林奉上諭一道洪大被毆落水身死一案防禦英福改發伊犂當差已革知縣伊誠發烏魯木齊當差驍騎校德特赫降

爲領催三兒絞監候秋後處決罰將軍宜大人出銀二十五兩賞給屍妻姜氏二十兩洪明宜五兩

二十八日　駐蹕舊邊大營將軍遞御用甲冑橐鞬等件繳換皮鞾摺舊邊至黃旗堡大營程站圖一分皇上還愿用膳後卯正啟鑾出大清門武功坊小西門鑾駕送至頭分尖營諸位大人率領文武官員在尖營之西送駕旋省皇上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將軍富俊是日有申有道呈遞策題奏明將該犯遞籍管東

二十九日　駐蹕黃旗堡大營將軍遞挖參製給腰牌摺黃旗堡至蔣家店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榮麟五誠額行在理藩院帶領達呼爾世襲佐領引見奉上諭二道一每票准其五人試辦一年是否於參務邊防有益再行具奏一達呼爾引見佐領擬陪之人在御前控告揀選不公將將軍觀明副都統斌靜素敎不嚴着交部查議

九月初一日　駐蹕蔣家店大營將軍進黃羊一隻麅一隻遞蔣家店至常家屯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將軍富俊奉上諭一道刨夫出口挖參仍定爲一票一人每票准其携帶炊爨人四名給予腰牌以憑查驗

初二日　駐蹕常家屯大營將軍遞常家屯至綱戶屯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將軍富俊是日有小黑由兵劉永付因族長劉士忠等霸佔房地中途叩閽經軍機會同刑部審明具奏交將軍會同盛京刑部審辦

初三日　駐蹕綱戶屯大營將軍進鹿一隻野鷄九隻遞綱戶屯至金剛屯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內務府大臣巴寧阿岫巖城守尉東林是日有復州旗人得凌阿因該旗不令伊弟兄入册當差又不給予賞項銀兩在卡倫門外叩閽經軍機會同刑部審明奏交將軍提集檔册人證審辦

初四日　駐蹕金剛屯大營將軍遞金剛屯至興隆屯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晚膳召見榮麟富僧德

初五日　駐蹕興隆屯大營是日大風將軍進鹿一隻麅一隻遞興隆屯至杏山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廣敏奉上諭一道將東三省旗員應領葬銀碑銀均由本處發給報部核銷

初六日　駐蹕杏山東大營將軍遞杏山至五里河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榮麟富僧德

初七日　駐蹕五里河大營是日大風將軍進黃羊一隻野雞九隻遞五里河至沙河所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廣敏奉上諭三道一因杏山至五里河一段道路塵土飛揚並未灑水申飭將軍一因遲悞本報兵部廣大人到任未久仍將榮大人交部議處一因副都統慶昌將道旁叩閽之人所持紅帖接過復爲遞還革去副都統鑾儀使仍留男爵在頭等侍衛上行走其副都統之缺補放汪巴大人鑾儀使之缺補放喜昌第二日又遞接奏係爲地畝大可解疑

初八日　駐蹕沙河所大營是日大風將軍遞因道有塵土未及派員潑水會請交部議處摺晚膳遞參承修總查看管道路旗民各員摺沙河所至周家村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軍機大臣晚膳召見富俊榮麟五誠額奉上諭一道將將軍富大人自請議處寬免榮大人五大人交部議處所參旗民十七員照依所奏交部分別議處是日有顯親王莊頭劉文宣爲買賣地畝叩閽經軍機會同行在刑部審明奏交將軍會同盛京戶部查辦

初九日　駐蹕周家村大營將軍進鹿一隻野雞九隻同富大人遞寬免處分謝恩摺周家村至中前所大營程站圖一分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東林五誠額八十三晚膳召見富俊廣敏奉上諭一道此次大差皆因旗民分辦是以不妥嗣後大差著將軍總理所有副都

統侍郎府尹等總聽將軍分派道路著修老道

初十日　駐蹕中前所大營將軍遞中前所至文殊菴行宮程站圖一分山海關副都統富大人鈔官齡大人直隸總督吳大人布政司裘大人學政清河道楊志信通永道匡楚賢霸昌道那祥口北道和倫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宣化鎮總兵愛興阿馬蘭鎮總兵豐伸濟倫乾清門玉貝勒等俱穿蟒袍在卡倫門外接駕入營後閱畢摺報召見豐伸濟倫貝勒永賽與熊光裘行簡富錫阿薛大烈愛興阿晚膳召見富俊富僧德毓秀榮麟是日有站丁黃國霖因地畝不清叩閽經軍機會同行在刑部審明奏交將軍會同盛京戶部審辦奉上諭一道爲將叩閽人等交將軍逐件速行審辦具奏、

十一日　駐蹕文殊菴行宮將軍穿蟒袍補褂帶領本省官兵配帶弓箭撒袋穿鄂爾布在交界牌道北起直排至紅牆同熊岳錦州副都統兼處戶部兵部侍郎恭送聖駕府尹帶領文職在將軍侍郎後

旗官兵之前駕過將軍同榮大人廣大人富大人毓大人進關伺候賞飯餘俱由關外散回皇上入宮後閱畢摺報召見富俊吳熊光楊志信匡楚賢那祥和倫午正二刻賞飯皇上在宮門設御座王大臣即在兩廂房之前地鋪黑毡東西各一條飯桌各十張週圍圍布帳南搭戲台演戲將軍同王貝勒貝子公大臣道等入坐蒙賞荷包四枚象牙搬指套一個總督吳熊光提督薛大烈賞穿黃馬褂其餘王大臣各有賞

十二日　駐蹕文殊菴行宮是日皇上膳後卯正動身前詣天后宮海神廟龍王廟澄海樓拈香將軍同富大人毓大人榮大人廣大人穿蟒袍補褂到宮門站班後回宮時在東卡倫門外道東送駕後換行衣出關住中前所

將軍親記

七月二十七日　卯初在文殊菴宮門會齊錦州副都統來熊岳副都統毓戶部花禮部多兵部榮工部薩府尹良府丞梁出西卡倫門十五里在道南跪接聖駕巳初隨至宮門巳正召見將軍都統侍郎晚膳後召見府尹府丞並奉旨派工部尚書蘊布軍機吏部侍郎托津刑部侍郎祁之望盛京戶部侍郎花尚阿前赴盛京平兌前解到銀一百六十萬兩有無短少內務府大臣面要協濟各處車六十二輛膳房要車三十五輛軍機戴大人面言要拉懋勤殿書車一輛

七月二十八日　中前所二十七日夜雨以致泥濘道上無夫皇上震怒命總理行營軍機傳問呼應不靈之故因奏州縣陞遷調轉以及倉庫案件向不會衙府尹專辦遂奉旨將府尹知府摘去頂戴仍將花尚阿良貴交部嚴議富俊議處

七月二十九日　申刻由周家村大營起身查道出東卡門二里許有道一塊軟顫原擬回來平墊不意走至二台子由北暴風雨雹馬不能行頭南尾北站立後稍住各溝響流大水前行至中後所街中

大水無夫因宣諭衆舖戶居民各爲修墊前至六股河閱看橋座水勢尚無妨礙即爲旋回至前看軟顫處所已深陷矣因派官兵夫丁連夜修墊亥正回他且丑初即起飯畢起身至原軟顫處見有橋並有許多馬回走大衆喧嚷回去罷中堂大人回奏歇宿窪陷走不得了吾赶叫官兵詢問因天黑暗不得手眼後將味爽即令兵夫赶抱秫稭並賞夫銀一錠中堂大人果奏人馬深陷傍無繞道不能行請旨得密奉旨派巴林王珠五大人前來看視天已將亮看去數丈深陷且傍有繞道赶回回奏三額駙隨至有旨問將軍走得走不得吾一時心橫即云走得三額駙去後即爲赶墊馬巴大人溫大人帶領虎鎗人等隨至幫墊稍妥皇上已到站班過去不知前途如何放心不下隨由傍繞道欲跑前去又遇大溝不能過丹貝勒看見令侍衛叫回云汝係將軍可由橋傍前去於是由橋傍飛跑直前又遇泥陷赶拿秫稭平墊伺候皇上過去又復前跑如此三次至大營奉旨尚屬吧喈來儀毓秀均未同行著將富俊昨日議處寬免來儀毓秀著交部□□以後著隨將軍同行欽此

八月初四日　在金剛屯大營賞飯午正三刻進黃城內大蒙古包前設黃涼棚寶座兩邊釘鋪黑毡各一溜南面設涼棚戲台聖駕陞座之前先賞荷包頭品四枚二品二枚共四十三人皇上陞座開戲衆皆站立坐後一叩坐進茶衆皆跪飲茶衆一叩畢賜茶跪接一叩飲畢一叩搭膳棹上兩傍分放棹猪羊肉各一盤餑餑小米飯用刀片肉著撲人上食畢撤棹御前大臣綿二爺在聖駕傍跪起向隨事太監□□□褂一件奉旨著賞富俊二爺持褂□□□□□黃涼棚前摘帽翎頭二爺給披身上即□□□翎頭下仍歸坐少刻皇上還內戲止衆散出各王公大人送單夾棉皮黃馬褂共二十一件料二件

八月二十日　福陵演禮並將昭陵官員傳來一同演謁陵奠酒禮

大饗禮由楊古利墓至費英東墓道路承德縣知縣伊誠所修迂繞參奏奉旨派丹貝勒踏勘取直修理將軍隨往卽照將軍原派協領扎布扎那改修□□□加夫連夜赶修本日細雨夜半卽□□□□□□刻均修妥協矣

嘉慶東巡紀事卷二

路程

東華門起

（七月十八日）慈雲寺備用房中伙（十七里）　木廠中伙（二十八里）

燕郊行宮（二十二里）　共六十七里

（十九日）棋盤莊中伙（二十四里）　三河中伙（二十三里）

白澗行宮（二十五里）　共七十二里

（二十日）胡李莊中伙（二十二里）

陳新莊大營（二十八里）　共五十里

（二十一日）張官屯中伙（二十七里）

八里堡大營（二十八里）　共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沙流河中伙（二十三里）　曹家莊中伙（十八里）

五里墩大營（二十里）　共六十一里

（二十三日）周家莊中伙（二十一里）　魯家莊中伙（二十一里）

柳新莊大營（二十二里）　共六十四里

（二十四日）野雞坨中伙（二十三里）

夷齊廟備用房大營（二十里）　共四十三里

（二十五日）胡家莊中伙（十七里）　波羅嶺東山根中伙（十八里）

天台山大營（十八里）　共五十三里

（二十六日）李家莊中伙（十七里）　上白石堡中伙（十九里）

深河村西大營（十八里）　共五十四里

（二十七日）西王家嶺中伙（十七里）　東王家嶺中伙（十五里）

文殊菴備用房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一里

（二十八日）姜女廟備用房中伙（十九里）

中前所東大營（二十一里）　共四十一里

（二十九日）陡坡台中伙（十六里）　涼水河村東中伙（十九里）

周家村西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三里

（三十日）保關嶺中伙（十九里）　曲河堡中伙（十九里）

沙河所東大營（二十一里）　共五十九里

（八月初一日）李家村中伙（十九里）　俞家屯中伙（二十里）

五里河村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九里

（初二日）塔山西中伙（二十一里）　高橋村中伙（十九里）

杏山東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九里

（初三日）石門東中伙（二十一里）

興隆屯大營（二十二里）　共四十三里

（初四日）大凌河東中伙（二十里）　李家堡中伙（十八里）

金剛屯北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七里

（初五六日）閭陽驛中伙（二十里）　莊正堡中伙（十八里）

廣寧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七里

（初七日）車家屯中伙（二十里）　平安堡中伙（十九里）

常家屯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九里

（初八日）岔溝南中伙（二十里）　劉家窩鋪中伙（十九里）

蔣家店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九里

（初九日）大白旗堡中伙（二十里）　曹家屯東中伙（二十里）

黃旗堡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九里

（初十日）珠爾胡珠北中伙（二十里）　古鍋莊中伙（十九里）

老邊大營（十八里）　共五十七里

（十一日）後新台中伙（十九里）　方家胡中伙（十八里）

大台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七里

（十二日）上水泉西中伙（十九里）　新屯東中伙（十九里）

嘀布街西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八里

（十三日）二道房申中伙（十七里）　扎克丹村中伙（十九里）

蓮花套大營（十六里）　共五十二里

十四日　哈塘溝中伙（十八里）　古路村中伙（十七里）
尚家河西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四里

十五六日　瑪爾敦東中伙（二十二里）　和睦屯中伙（十九里）　過夏原大營（十九里）　永陵（五里）
夏原大營（五里）　共七十里
（駐蹕日大營起五里至永陵十里至顯祐宮地藏寺備用房二里至興京關帝廟十六里至夏原大營共三十三里）

十七日　和睦屯中伙（十九里）　瑪爾敦東中伙（十九里）
尚家河西大營（二十二里）　共六十里

十八日　古路村中伙（十九里）　哈塘溝中伙（十七里）
蓮花套大營（十八里）　共五十四里

十九日　扎克丹村中伙（十六里）　二道房屯中伙（十九里）
噶布街西大營（十七里）　共五十二里

二十日　新屯東中伙（二十里）　燕台呢噜村中伙（十三里）　福陵（九里）
馬關橋大營（三里）　共四十五里

二十一日　福陵（三里）　過馬關橋大營（三里）　過瓦子峪大營（十七里）　昭陵（四里）（謁陵後至揚古利塋）
瓦子峪大營（四里）　共三十一里

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　昭陵（四里）　常寧寺（四里）　實勝寺（五里）
盛京宮（五里）　共十八里

二十九日　方四屯中伙（十九里）　後新台中伙（二十里）
老邊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八里

九月初一日　古銅莊中伙（十八里）　珠爾胡珠北中伙（十九里）
黃旗堡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七里

初二日　曹家屯東中伙（十九里）　大白旗堡中伙（二十里）
蔣家店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九里

初三日　劉家窩鋪中伙（二十里）　岔溝南中伙（十九里）
常家屯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九里

初四日　平安堡中伙（二十里）　車子屯中伙（十九里）
網戶屯大營（十八里）　共五十七里

初五日　莊正堡中伙（十九里）　閭陽驛中伙（十八里）
金剛屯北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七里

初六日　李家堡中伙（十九里）　大凌河東中伙（十八里）
興隆屯大營（二十里）　共五十七里

初七日　石門東中伙（二十二里）
杏山東大營（二十一里）　共四十三里

初八日　高橋村中伙（十九里）　塔山西中伙（十九里）
五里河村大營（二十一里）　共五十九里

初九日　俞家屯中伙（二十里）　李家村中伙（二十里）

沙河所東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九里

初十日　曲河堡中伙（二十一里）　保關嶺中伙（十九里）
周家村西大營（十九里）　共五十九里

十一日　涼水河村東中伙（十九里）　陡坡台中伙（十九里）
中前所東大營（十六里）　共五十四里

十二三日　姜女廟備用房中伙（二十二里）
文殊菴備用房大營（十九里）　共四十一里

十四日　東王家嶺中伙（十九里）　西王家嶺中伙（十五里）
深河村西大營（十七里）　共五十一里

十五日　上白石堡中伙（十八里）　李家店中伙（十九里）
天台山大營（十七里）　共五十四里

十六日　波羅嶺東山根中伙（十八里）　胡家莊中伙（十八里）
夷齊廟備用房大營（十七里）　共五十三里

（十七日）野雞坨中伙（二十里）

柳新莊大營（二十三里）　共四十三里

（十八日）魯家莊中伙（二十二里）　周家莊中伙（二十一里）

五里墩大營（二十一里）　共六十四里

（十九日）曹家莊中伙（二十里）　沙流河中伙（十八里）

八里堡大營（二十三里）　共六十一里

（二十日）龔家山村中伙（二十三里）　小稻地莊中伙（二十二里）

隆福寺行宮（二十里）　共六十五里

（二十一日）天台山中伙（六里）　昭西陵（三里半）　孝陵（九里半）　孝東陵（一里）

景陵（二里）　裕陵（三里）　隆福寺行宮中伙（十二里）　朱華門（九里）

八漥莊中伙（二里）

桃花寺行宮（十三里）　共六十一里

（二十二日）獨樂寺行宮中伙（二十四里）

白澗行宮（三十二里）　共五十六里

（二十三日）三河中伙（二十五里）　棋盤莊中伙（二十三里）

燕郊行宮（二十四里）　共七十二里

（二十四日）木廠中伙（二十二里）　慈雲寺備用房中伙（二十八里）

東華門（十七里）　共六十七里

盛京駐蹕六日

（八月二十三日）盛京宮起

出大北門　費英東墓（八里）　山裏紅屯中伙（十二里）

額伊都墓（一里）　進大北門

盛京宮（二十一里）　共四十二里

（二十四日）賞飯

（二十五日）盛京宮起

出大南門　天壇（八里）　克勤王墓（三里）　進小南門

盛京宮（七里）　共十八里

（二十六日）陞殿　筵宴

（二十七日）盛京宮起

出大東門　堂子（三里）　地壇（二里）　進大東門

文廟（四里）　景佑宮

盛京宮（一里）　共十里

（二十八日）祭祀

（二十九日）還愿用膳啟蹕

由京至永陵二十七站由永陵至盛京六站由盛京至京二十四站共五十七站駐蹕九日共計六十六日

嘉慶東巡紀事卷二

嘉慶東巡紀事卷三

雜記

祭北鎭廟儀注

禮部謹奏恭查乾隆十九年（臣）寺具奏親詣北鎭廟是日　皇帝御
龍袍袞服行二跪六拜禮祝文內不塡寫御名不閱祝祝版隨駕之
王公二品大臣以上及二品以上地方官員俱齋戒一日穿蟒袍補
服陪祀其不齋戒之官員於行宮兩傍跪迎跪送等因具奏奉旨是
欽此伏查乾隆十九年四十三年恭遇高宗純皇帝致祭北鎭廟乘
輿進廟中門換亮轎由東邊門陞階至御香殿東山牆南降輿步入
御香殿進大殿行禮今此次恭遇　皇上致祭北鎭廟（臣）等仍請照
乾隆十九年四十三年之例敬謹預備爲此謹奏

盛京陞殿儀注

禮部等衙門謹奏爲禮儀事恭照　皇上謁陵禮成駕盛京陞殿羣

臣進表行慶賀禮禮成頒詔布告天下并舉行筵宴各事宜（臣）等謹
案乾隆八年各典禮并查照乾隆四十八年成案將應行禮儀先期
奏明遵辦恭查本年八月二十二日　皇上駕至盛京是日王公大
臣官員等皆穿蟒袍補褂預至大清門外祗候法駕鹵簿全設作馬
上樂由尖盤起程至大清門王以下皆跪候　皇上進宮稍憩　皇
上御龍袍袞服詣太廟尊藏冊寶前行禮王公大臣等咸蟒袍補服
隨行禮禮成　皇上進大清門陞崇政殿寶座賜御前大臣侍衛等
茶畢　皇上還宮二十六日　皇上陞殿頒詔王公大臣官員等進
表行慶賀禮是日隨駕王以下及盛京文武大臣官員等穿蟒袍補
服禮部鴻臚寺官預設詔案表案各一於崇政殿內東旁又設黃案
一於丹墀正中鑾儀衛陳法駕鹵簿於崇政殿前陳黃蓋雲盤於丹
墀內樂部陳中和韶樂於殿簷下兩旁陳丹陛樂於兩樂亭皆北向
內閣學士恭捧詔文安設於殿內東旁黃案上龍亭香亭預設於禮

部堂上禮部官捧王以下所進慶賀表文置於亭內校尉舁亭作導
引樂至大清門外東偏安設禮部官捧表由大清門左旁門入安設
於殿內東旁門黃案上屆時鴻臚寺官引隨駕王公並蒙古王公等
在殿外兩旁排立引隨駕文武大臣官員等在丹墀東旁各案品級
排立引盛京文武大臣官員及陵寢官員等在丹墀西旁各案品級
排立引朝鮮使臣等在丹墀西旁百官之末排立耆老領催等咸集
於大清門外禮部堂官奏請　皇上御禮服乘輿出宮禮部堂官恭
導　皇上陞崇政殿中和韶樂作奏元平之章　皇上陞座樂止鑾
儀衛官贊鳴鞭丹陛內三鳴鞭鳴贊官贊排班王以下文武各官暨
朝鮮使臣等俱排班戲竹合丹陛樂作奏慶平之章鳴贊官進贊跪
王以下文武各官暨朝鮮使臣等俱進跪贊宣表宣表官從黃案上
捧表跪於殿簷下正中大學士二員左右跪展表戲竹開樂止宣表
官宣畢捧表起立丹陛樂作奏慶平之章宣表官仍捧表置於黃案

上退鳴贊官贊叩興王以下文武各官暨朝鮮使臣等俱行三跪九
叩頭禮興鳴贊官贊退衆皆復原位立樂止大學士捧詔至殿簷下
授禮部堂官禮部堂官跪受由中階左旁下至丹墀正中陳於黃案
上行一跪三叩頭禮興禮部官跪捧雲盤禮部堂官捧詔置於盤內
禮部官起立鑾儀衛官執黃蓋導引俱由中道出大清門鑾儀衛官
贊鳴鞭丹墀內三鳴鞭禮部堂官奏禮成中和韶樂作奏和平之章
皇上起座還宮樂止自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等皆出禮部官捧
詔至大清門外置於龍亭行一跪三叩頭禮興校尉舁亭亭前作導
引樂批頭御仗前導禮部堂司官隨至大政殿外亭止禮部官行一
跪三叩頭禮捧詔置於高臺黃案王以下文武各官皆於大政殿外
排立鴻臚寺官贊排班進衆排班皆進耆老領催等另一班排立宣
詔官登臺向西立鳴贊官贊有諭旨衆皆向北跪宣詔官宣滿漢詔
書畢禮部官恭捧設於龍亭鳴贊官贊三跪九叩頭禮禮畢校尉舁

亭作導引樂批頭御仗前導至禮部月臺上亭止禮部官預設香案恭捧詔書設於案上禮部堂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謄黃刊刻頒行天下是日巳刻　皇上御崇政殿筵宴隨駕王以下及盛京文武大臣官員皆穿蟒袍補服先集預設中和韶樂於崇政殿簷前階下設清樂於東旁設丹陛樂於大清門之東西兩旁皆北向預設御宴桌於寶座前正中稍遠張黃幔於丹墀正中陳金器於反坫桌上殿內兩旁設入班王公大臣並蒙古王公等桌張丹墀左右設羣臣等桌張朝鮮使臣等桌張設於左旁之末鴻臚寺理藩院官引班入各就本位立至時內務府大臣奏請　皇上御龍袍袞服陞崇政殿中和韶樂作奏元平之章　皇上陞座樂止王以下文武各官暨朝鮮使臣等各就位次行一叩頭禮坐內管領護軍參領等進餑餑桌張丹陛樂作奏海宇昇平日之章尚茶正進茶　皇上用茶時衆俱於坐次行一叩頭禮侍衛分賜衆茶畢各於坐次行一叩頭禮飲畢復行一叩頭禮坐樂止展席羃掌儀司官由反坫桌上捧壺爵金卮從中路進丹陛樂作奏玉殿雲開之章衆先起立掌儀司官上殿階西向立酌酒進爵大臣出殿釋補褂入殿內跪衆俱於坐次跪掌儀司官捧爵入跪授進爵大臣起退進爵大臣接爵起進御座側跪進爵復至原跪處跪　皇上用酒時進爵大臣行一叩頭禮衆皆行一叩頭禮進爵大臣起進御座側跪接爵退仍至原跪處跪掌儀司官跪接爵退衆皆起立掌儀司官以金卮酌酒立賜進爵大臣進爵大臣跪受行一叩頭禮飲畢掌儀司官立接卮退進爵大臣復行一叩頭禮興出殿穿補褂入就原坐衆皆就坐樂止尚膳正進饌清樂作奏萬象清寧之章　皇上用饌尚膳正分給各筵恩賜食品領侍衛內大臣起監視侍衛等分賜酒衆行一叩頭禮飲畢復行一叩頭禮樂止隨進世德舞樂曲次喜起舞大臣分對於殿廊下依次進舞畢次進善撲人十對畢衆皆於坐處行三叩頭禮興內務府大臣奏筵宴禮成

中和韶樂作奏和平之章　皇上還宮樂止各退所有應用筵宴桌張照例由各該表文由內閣先期撰擬進呈其筵宴坐次由內務府繪圖屆期呈進至行禮筵宴各儀注臣部屆期再行恭呈御覽伏候命下臣部等衙門遵奉施行再此摺係禮部主稿合併聲明爲此謹奏請旨於嘉慶十五年閏六月十七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欽定進本不進本日期單

一祭圜丘祈穀常雩　皇上親詣行禮前三日齋戒及祭日俱不進本

一祭方澤太廟社稷壇　皇上親詣行禮前三日齋戒不進刑名本祭日不進本

一祭朝日壇夕月壇先農壇歷代帝王廟文廟恭遇　皇上親詣行禮前二日齋戒不進刑名本祭日亦不進刑名本如遣員行禮前二日齋戒不進立決本祭日不進刑名本

一皇上親祭奉先殿一日不進本

一祭先蠶壇一日不進刑名本

一皇上謁陵日不進本

一皇上恭詣盛京展謁祖陵禮成陞殿行慶賀禮一日不進本

一皇上親詣社稷壇祈雨并謝降前三日及本日俱不進刑名本如遣員祈報前三日不進立決本本日不進刑名本

一皇上親詣黑龍潭祈雨謝降俱不進刑名本

一高宗純皇帝誕辰不進本

一恭進玉牒日不進本

一實錄告成恭進日不進本

一皇上陞中和殿恭覽實錄一日不進本

一每月初一日不進刑名本

一每逢庚辰日不進刑名本

一十月初六日　皇上萬壽聖節初一日進賀本初五初六日俱不進本初三初四初七初八初九俱不進刑名本自九月二十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俱不進重辟本

一十月初十日　皇后千秋令節不進刑名本初九十一兩日亦不進刑名本

一恭進萬壽聖節千秋令節元旦長至令節各儀注本章禮部先期知照是日不進刑名本

一王公大臣進慶賀表章一日不進刑名本

一經筵耕藉臨雍大閱臨幸翰林院俱不進刑名本

一　皇上御惇敘殿筵宴宗室一日不進本

一冬至次日陞殿慶賀一日不進本

一文武傳臚日不進刑名本

一　皇上陞殿頒詔日不進刑名本

一鴻臚寺奏請　皇上陞殿日不進刑名本

一啓鑾回鑾日俱不進刑名本

一　先師孔子誕日不進刑名本

一佛誕日不進刑名本

一端陽日不進刑名本

一立春中秋重陽日俱不進刑名本

一皇子生不進刑名本

一皇子完姻公主下嫁及歸寧俱不進刑名本

一册封妃嬪日不進刑名本恭進册封儀注日亦不進刑名本俱由禮部先期知照其奏册封吉期日仍照常進本

一開　封印日俱不進本

一開印後三日俱不進刑名本

一奉旨輟朝日不進刑名本

一朝審勾到日不進刑名本

以上各條俱係現行事例如遇有典禮俱臨時引照酌辦

行營條例

一行宮行營重地宿衛宜嚴凡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批本奏事處章京奏蒙古事侍衛於聖駕駐蹕後令本日正班人員下門吃飯幫班人員代爲坐班俟正班飯畢上門再令幫班人員各散如頭班該班令三班五班幫二班該班令四班六班幫上晚門時俱令全到於應散時始准幫班者各散其大門侍衛向係十人該班總令有六七人常川在門其餘輪替下門喫飯違者應令該管王大臣等查明參奏如正班人員無故終日不到者照宮禁曠班例革職幫班人員無故不到者降三級調用到而先散者降二級調用總理行營王大臣及軍機大臣知而不奏者降一級

一駐蹕行宮各門凡侍衛所管之門即與乾清門無異王公大臣官員等俱不准帶領護衛官弁家奴等隨入進班侍衛官員及太監等鋪蓋飯盒均不准家奴民夫送進違者王公大臣官員降二級調用有頂戴首領太監革去頂戴作爲太監無頂戴太監責打一百板其隨入者有祿人降一級無祿人笞五十其護軍官兵所管之門仍准照常隨入

一蹕途扈從豹尾鎗以前尤宜整肅應請嗣後凡遇　皇上巡幸出入乘車轎之時其粘竿處侍衛拜唐阿鑾儀衛章京應在豹尾鎗之前隨從者仍照嘉慶八年所定名數在前行走外其餘備差侍衛章京拜唐阿等俱不准在前行走至隨侍內監等亦應令在豹尾鎗之後緊隨行走俟距行宮行營二三里程途視其道路寬闊地方再行從旁繞至豹尾鎗前行走違者照違令律官員罰俸九個月拜唐阿及有頂帶太監罰錢糧九個月無頂戴太監笞五十在大隊內行走之王公官員以及拜唐阿校尉人等除奉旨向太

監等要取什物及包衣昂邦向總管太監有應行詢問查辦事件外均不准與太監交談嘻笑如違照交結近侍律交刑部治罪太監等若勾引外人說話亦照此律交慎刑司治罪

一行營黃布城門外宜嚴禁閒人以昭嚴肅查 皇上巡幸各處進班之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及門上侍衛內廷一切進班人員往往令家人將鋪蓋等物直送至黃布城以外而執事太監等亦多有將鋪蓋飯盒令民夫擡至黃布城外始自行攜入殊不足以示嚴肅嗣後內廷進班各項人員及太監等鋪蓋飯盒等物俱令在二層白布城門外自行攜入違者官員革職有頂戴首領太監革去首領作爲太監其無頂戴太監及聽從擅入之人責杖八十板其失察看守二層白布城門官員革職兵丁鞭一百

一隨從王公大臣官員宜嚴禁隨帶護衛跟役家奴任意行走以昭整肅伏思 皇上巡幸各處網城以內距黃布城甚近理宜嚴肅乃扈從王公大臣官員等往往任意攜帶護衛親隨官弁家奴等直進網城至黃布城者殊非體制嗣後扈從之王公大臣官員俱不准攜帶護衛官弁家奴等徑進網城並交該管大臣章京等不時留心稽察違者王公大臣官員罰俸三年其跟隨擅入者如係有祿人罰俸餉一年如係無祿人杖八十

一行營茶膳房在網城之內黃布城之旁距內較近且該處執事人役衆多尤宜加意稽察嚴行管束應交該管大臣等督率該章京等留心約束人役稽查閒人出入網城俱著派員帶領勿稍懈弛倘有閒雜人等並非該處人役擅行冒入者照擅入禁門例杖一百其失察之茶膳房章京等罰俸三年其該管大臣等罰俸一年

一扈從之王公大臣官員俱宜隨營居住以符定制查 皇上巡幸各處隨從人員自宜隨營支搭帳房居住方不有誤差使而易於約束乃日久玩生往往有預往前站居住者有租賃民房居住者

殊非體制嗣後除應行前途預備差使之大臣官員仍照向例行走外其前途並無差使人員俱令在行營按照圖中指定地方支搭帳房居住倘有任意預往前站及租住民房者一經查出王公大臣官員罰俸三年兵丁杖八十

一管聲音帳房宜懸挂燈籠以便觀瞻查管聲音帳房向安設在白布城以外雖有號燈俱係就地設放恐外人不能望見或致混行闌入嗣後宜令管聲音帳房每門安設長竿懸挂大燈籠二個庶行營人衆遠近便於瞻視再管聲音之章京等往往先拿幾個貧草人拴在帳房杆上若要高聲之人即送上寨責如無事至晚始行釋放再有似此者章京革職兵丁杖四十

一帶纛散秩大臣宜令嚴管閒人以專責成查向來 皇上巡幸各處大纛以前不許閒人行走雖經屢次嚴傳但無差使兵弁及無知家奴等日久疏放往往馳驟擁擠應令各該管大臣等於帶纛行走時率領侍衛等留心嚴加查察務使蹕路肅清人無雜亂再豹尾鎗以後大纛以前並應照舊例嚴禁騎騾行走倘有違者照蹕路管轄不能清肅例專管官罰俸一年統轄大臣罰俸三個月其擅入之兵弁家奴等照違令律笞五十

一管道大臣宜令按段實力嚴管以符體制查每遇 皇上巡幸各處管道大臣原係分爲八段管轄但日久疏懈該大臣等往往坐車預往所管附近地方覓房居住俟 皇上將到時將所坐車輛暫爲藏避始佩櫜鞬侍立路旁候聖駕經過即乘車隨後緩行殊非敬事之道嗣後管道大臣等不准坐車前往覓房住宿應令先期各赴該管段落地方督率所屬嚴行管束如聖駕行至頭段即令頭段大臣在豹尾鎗後纛前管束閒人二段三段四段亦如之其後四段大臣令其在纛後旗前管束閒人並令各段管道大臣等督率所屬嚴禁人馬踐踏禾稼如遇皇后隨行應俟皇后駕過

後陸續在豹尾鎗後扈從管束閑人違者照蹕路管轄不能清肅例專管官罰俸一年

一行營白布城仍宜搭設二層以昭愼重而符舊制每逢　皇上駐蹕行營白布城俱係搭設二層惟乾隆十九年聖駕前往盛京時經總理行營王大臣等因黃白布城蒙古包帳房等項一分恐有遲誤奏請預備二分以便輪轉將白布城酌量勻爲二分每營僅實搭一層花搭一層各在案伏思　皇上駐蹕行營自應嚴肅環衛以資稽察而壯觀瞻此次　皇上前往盛京請照例將白布城仍搭設二層以昭嚴密

一隨營兵丁宜添派三百名以符舊額查乾隆八年十九年聖駕前往盛京時係派前鋒護軍等一千名四十二年經總理行營王大臣等以盛京將軍弘晌派有接駕兵丁奏明裁減三百名此次二分白布城既議仍實搭二層所有牽駝及搭城官兵自必不敷應請仍添派八旗護軍等三百名共一千名再虎鎗營官兵原係派一百五十名後經裁減僅派七十名未免過少今請酌添三十名共派一百名交該管大臣等分派差使以符舊制

一山海關外各處行營晚間應酌添堆撥以便稽查恭查每逢　皇上恭謁陵寢及巡幸避暑山莊等處沿途行宮牆外週圍晚間俱有綠營兵弁排燈守護所有關外駐蹕行營自應一體愼重但山海關以外向來並未設有兵弁排燈守護查舊例盛京迎接聖駕之官兵至關外即幫同京城隨往之官兵該班當差茲擬添派護軍三百名足敷當差似可無庸盛京官兵幫班應請行文該將軍等酌派兵弁於關外行營管聲音帳房以外週圍安設堆撥帳房十六處每處派兵十名晝則豎立旗幟夜則懸挂燈籠以資巡邏而昭嚴肅

一虎鎗營官兵宜令在陵寢御路兩旁排立以昭愼重恭查向來

皇上恭謁陵俱於先期派令虎鎗營官兵前往壓山此次　皇上恭謁永陵風水地方山深林密且恭祭之日天氣較早尤應倍加愼重此項虎鎗營官兵於壓山後旣無別項差使應令在山路窩集之所摘去鎗帽排列俟謁祭禮成回蹕仍令其在山林內排列倘敢偷安先散照擅離職役律官員罰俸六個月兵丁笞四十

一行營宜照舊圖酌量略爲改制以昭嚴肅査向來　皇上巡幸各處行營官兵四圍支搭帳房俱有一定處所併經繪圖存案但日久疏懈隨營大臣官兵並不按照圖式支搭帳房竟致日漸廢弛臣等謹按舊圖酌量變通另繪圖式恭呈御覽嗣後行營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兵丁如不按照圖式任意支搭帳房居住者經派出管營護軍統領查出王公大臣官員俱照違令律罰俸九個月兵丁笞五十倘該護軍統領等並不實力稽查經總理行營王大臣査出將該護軍統領等一併參處

一支搭帳房宜在卡倫門內以符舊制査　皇上巡幸各處扈從人員支搭帳房往往有希圖地方寛闊將帳房搭在卡倫門外距行營甚遠者若不嚴行禁止必至行營帳房日漸稀少殊不足以昭環衛嗣後除蒙古王公額駙台吉等仍照舊例於卡倫門外寛闊地方支搭帳房住宿外其餘俱照行營圖式各按方向在卡倫門以內空地支搭帳房不准在禾稼地內支搭並不准牧放馬匹違者均照違令律王公大臣官員罰俸九個月兵丁笞五十

扈從諸臣姓名錄

宗人府　睿親王　鄭親王　儀親王　定親王　克勤郡王　慶郡王　榮郡王　貝勒綿譽（病）　貝子奕純　奕紹　公綿偲　奕灝　祿義　晉隆

內閣　慶桂　董誥　學士普恭　廣敏　蘇沖阿

吏部　慶桂　托津

戶部　戴衢亨　那彥寶（差）
禮部　多永武　文寧
兵部　慶桂　趙秉沖
刑部　董誥　祖之望
工部　緼布
理藩院　慶桂
翰林院　侍講學士覺羅桂芳
起居注　少詹事王宗誠　侍講學士桂芳
詹事府　少詹事王宗誠　右贊善英良
太常寺　多永武　少卿哈寧阿
光祿寺　文寧
鴻臚寺　多永武
欽天監　定親王　監副保福
太醫院　院使花映墀
鑾儀衛　丹巴多爾濟　慶長　木志
內務府　大臣緼布　阿明阿
提督衙門　左翼總兵文寧
上駟院　丹巴多爾濟　國勒敏色　卿常貴
武備院　定親王　珠爾杭阿　卿伊昌阿
奉宸院　阿明阿　卿蘇沖阿
御前大臣　定親王　拉旺多爾濟　額勒登保（病）
領侍衛內大臣　定親王　拉旺多爾濟　額勒登保　丹巴多爾濟　阿克棟阿
御前行走　丹巴多爾濟　索特納木多布齊　瑪尼巴達喇
御前侍衛　哈迪爾　鄂爾哲伊圖　國勒敏色　喜恩珠爾杭阿　扎克塔爾　達勒精阿

乾清門行走　睿親王　榮郡王　綿聲（病）　奕純
乾清門侍衛　綿偲　載錫　慶長　桑吉斯塔爾　富翰　傅陞　蘇沖阿　格布慎　隆福　佛楞保
散秩大臣　晉隆　祿義　壽喜　福印
廂黃旗　蒙古副都統富僧德　漢軍副都統佛楞保
正白旗　滿洲副都統定親王　蒙古副都統國勒敏色　漢軍副都統阿明阿　護軍統領珠爾杭阿
廂白旗　滿洲副都統托　蒙古都統丹巴多爾濟　漢軍副都統普恭　護軍統領扎克塔爾
正藍旗　滿洲副都統文寧　蒙古副都統巴特瑪　桑吉斯塔爾　漢軍都統額勒登保（病）　副都統善薩保　護軍統領巴特瑪
右翼前鋒統領鄂勒哲伊圖
正黃旗　滿洲都統慶　副都統多永武　隆福　蒙古都統拉旺多爾濟　副都統傅陞　漢軍副都統慶長　漢軍副都統格布慎　護軍統領奕紹
正紅旗　滿洲都統儀親王　副都統珠爾杭阿　蒙古都統榮郡王　副都統扎克塔爾　溫春　護軍統領溫春
廂紅旗　蒙古都統哈迪爾　副都統達勒精阿　漢軍都統緼布　副都統蘇沖阿
廂藍旗　滿洲副都統木志　蒙古副都統富翰　伊沖阿　護軍統領國勒敏色
管理圓明園　慶　拉旺多爾濟　瑪尼巴達喇　木志
管理健銳營　拉旺多爾濟　丹巴多爾濟　國勒敏色　扎克塔爾　巴特瑪　溫春　多永武
管理火器營　定親王　拉旺多爾濟　索特納木多布齊　富翰
總理行營　儀親王　定親王　拉旺多爾濟　慶　額勒登保（病）

丹巴多爾濟　哈迪爾

嚮導處　拉旺多爾濟　丹巴多爾濟　鄂勒哲伊圖　那彥寶（等）

嘉慶東巡紀事卷三

東北輿地釋略

遼海叢書

張延厚署

228 [illegible] 97 134

7 B

東北輿地釋略卷一

興義景方昶撰

金上京會寧府考

金上京會寧府盛京通志謂在今寧古塔西南方昶按會寧府非今之寧古塔也（盛京通志實沿明一統志之謬高士奇扈從錄所在沙林東南十五里曰火茸城亦沿明一統志之謬通鑑輯覽注寧古塔東南有和碩城即其遺址則沿通志之誤通志又謂當在色齊窩集左右則沿楊氏柳邊紀略之誤說詳後文滿洲源流考云上京宮闕在拉林河東一百七十五里正與阿勒楚喀河相近其言是也又云拉林河阿勒楚喀河之間則金之上京城在焉今城南四里尚有古城及子城宮殿遺址亦最爲明確權卷十二又云上京會寧當在今色齊窩集左右嶺上有故城遺址相傳爲金時關門其明證也云云又謂今寧古塔西南八十里有蓮花池相傳爲金時之曲江方昶按源流考既知會寧爲阿勒楚喀河近地又復沿諸家之誤謂在寧古塔則是纂修之人不出一手故致前後矛盾如此）

金史地理志上京路金之舊土海陵貞元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縣三會寧倚與府同時置有長白山有按出虎河又書作阿朮滸混同江涞流河曲江初名鎭東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宜春大定七年置有鴨子河肇州防禦使舊出河店也天會八年以太祖勝遼肇基王績於此遂建爲州縣一始興倚與州同置有鴨子河黑龍江考肇州故城在今伯都訥城南舊名出河店今名珠赫城（政和四年稱寧江）以今圖按之伯都訥城在寧古塔西北幾及千里道里不合一也志云按出虎一作阿朮滸按今阿勒楚喀河（水道提綱作阿爾楚庫河即諸庫河方昶按今土名阿什河皆按出阿朮之音轉今於阿勒楚喀城建設阿城縣治）距寧古塔亦八九百之遥其不合二也宜春縣云有鴨子河按鴨子河即今伊通河遼聖宗改名混同江如會寧在寧古塔則縣去府千餘里矣其不合三也今阿勒楚喀河即按出虎水此水之西有白城在阿勒楚喀（今爲阿城縣治）南四里遺址猶存按出虎譯言金也建國此水之旁故謂金源確無疑義核與史文四至亦無差謬矣更以太祖伐遼進軍次第證之本紀云二年遼人始爲備調諸軍於寧江州九月太祖進軍寥晦城遣婆盧火督軍諸路兵皆會於來流水太祖初至遼界督士卒夷塹迴渤海兵與戰敵大奔進軍寧江州諸軍塡塹攻城十月朔克其城次來流城以俘獲賜將士考之遼志寧江州混同軍觀察使縣一曰混同縣當爲今伯都訥是也（李氏地理今釋云在今吉林烏拉城東北混同江東岸不知實在吉林烏拉之西北遠甚）十一月遼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曰神明警我也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選壯士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俄與敵遇於出河店乘風擊之遼兵大潰遂至斡論濼按鴨子河即混同江即今之松花江伊通河下流即注松花江雖聖宗詔改鴨子爲混同然史文仍互用之（出河店之役金史以爲遼將步騎會於鴨子河北遼史以爲遼軍屯出河店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登岸者濟此水也出河店在寧江州之南即今伯都訥之珠赫城金置肇州於此（滿洲源流考謂肇州在拉林之東其誤）是肇州在伯都訥南之鐵證如會寧在寧古塔何得云去肇州五百五十里耶史又載是月僕虺等攻賓州拔之考遼志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統和十七年遷兀惹戶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太平四年始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後升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事按賓州之設在聖宗統和十七年黃龍府之廢在景宗保寧七年府廢於前州置於後所廢之府原爲渤海扶餘府後於聖宗開泰九年遷城於東北復置黃龍府則非扶餘府故地而爲今之農安賓州之升節度在復置黃龍府之時故曰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事（黃龍府沿革詳見於後）松漠紀聞云契丹徙置鶻舍展闘於黃龍府南曰賓州州近混同江今之農安即在伊通河之側伊通河即鴨子河當時改名混同賓州在農安之南故曰州近混同江知黃龍府之所在即知賓州之所在皆在肇州之南爲無疑也（松漠紀聞鶻舍展闘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部落隸屬以其族之長爲千戶統之方昶按此即後置之黃龍府爲今之農安賓州在其南一百餘里以今圖證之即今長春）

（府治之東北地居兩河之間即鴨子混同二水聖宗改鴨子爲混同江故忠宣云地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亦即今之松花江也忠宣路程云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亦謂此也李中書以爲賓州在建陽西南其誤最甚金太祖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乘馬徑涉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利涉軍大定二十九年復改隆州利涉軍貞祐初升爲隆安府張石州蒙古游牧記引明一統志龍安一禿河在三萬衛西北金山外又引全遼志龍安城在一禿河西金山東方祠按一禿即伊通又引冊說城周七里門四址尚存旁有塔亦名農安又引一統志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遼黃龍府爲濟州大定九年更爲隆州方祀按本二十九年誤作九年貞祐初升爲隆安府以地考之此隆安城即隆安之祇云云穆按一統志於奉天府下又以黃龍府爲在開原縣境其說於此兩岐今以地望證之非是故不取方祀按今吉林省治西北二百八十里農安城在伊通河西二里西門外半里有農安塔足證農安龍安皆即隆安而異其字蓋通志考之不精兩存其說不能詳其縣附之故即石州亦未深考也）

綜觀史文金之進軍始則自白城而西至克寧江州後乃由北而南若會寧在寧古塔則山徑之間當屬軍道胡無一言及之耶更以史載世宗徃上京日歷證之大定二十四年三月壬寅如上京（三月庚寅朔壬寅爲十三日）四月丙寅次東京（四月己未朔丙寅爲四月八日）東京遼陽州也乙酉觀魚於混同江（乙酉爲四月二十七日）五月己丑至上京居於光興宮（己丑爲五月朔日）按觀魚之所即今松花江由此四日而至上京可知決非寧古塔矣（今由農安至白城約三百里而弱四日可至）六月辛酉幸按出虎水臨漪亭（辛酉爲六月三日）按臨漪亭故地今雖無考然不曰如而曰幸則爲近地可知金地志云會寧州倚與府同置有渤野淀綠野淀今考白城西南有數湖泊名三哈拉（今爲雙城縣地）蓋即所謂勃野淀綠野淀矣（又按續通鑑宋紀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馬政等還自金政等以閏月六日下海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拉林河注云舊作來流河今改又宣和二年遣趙良嗣王環使金考異引馬擴茅齋自序云政和八年又致遇海至女直所居來流河相按據此則會事在拉林河畔絕無疑義）

李申耆沿會寧爲寧古塔之誤遂謂胡里改在今寧古塔之東齊次風沿會寧爲寧古塔之誤遂謂寧古塔河金時曰按出虎水即金源皆不足據（寧古塔即胡里改寧古塔河一名忽汗河由唐忽汗州得名又名虎兒哈一名瑚爾哈一名富爾翰則胡里改之名稱嘗由忽汗二字之音轉今名牡丹江依湖曰鏡泊即渤海王城所遷之忽汗海）

魏默深開國龍興記謂金起於黑龍江之南在伯都訥之東二三百里獨爲得之而不能實指爲今之阿什河西之白城楊大瓢柳邊紀略云寧古塔宋曰生女眞金曰鶻里改元曰胡里改萬戶府又云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五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匯鋪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寧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以今道里計之應在色出窩集左右方和按楊氏之言近之然謂會寧在色出窩集左右則殊不合楊氏蓋不知阿勒楚喀河即按出虎水故不能確指其地誤以色出窩集當之且緣此之故而於寧江州亦不知爲伯都訥誤以爲應在厄黑木站（楊氏云來流城即在寧江州西引金史太祖紀十月朔克寧江州次來流城爲證不知來流即今拉林水一統志有拉林城即來流城也金太祖自寧江大來流城乃勝遼之後軍師東旋非進軍西向遼史蕭兀納傳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軍使金兵來侵戰於寧江州兀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此寧江州在混同江東之證）考厄黑木站在色齊窩集之南吉林烏喇之東北相差甚遠拉林河在阿勒楚喀河之西混同江又在拉林河之西故洪忠宣路程由會寧西行先至來流河後渡混同江朗然可證楊氏不知來流即拉林故歧誤如此惟來流水與拉林水在昔本屬通稱而於遼上京臨潢府之淶流河則別爲一水音雖相同字則各別金史地理志於會寧縣下誤作淶流不可不辨（上京路下作來流河者不誤）洪忠宣路程云自上京百五十里至來流河北盟會編許亢宗奉使行程錄皆云至拉林河此當日兩水通稱之證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淶流河自西北南流繞京三面東入於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以今圖證之臨潢府即今巴林旗東北之波羅城（宋薛映記宋綬行程錄所言渡潢河烏水河皆歷歷可證潢河即今錫喇木倫河黑水河即今哈喇木倫河金史地理志慶州西至恒州九百東至臨潢一百六十慶州即今巴林西北察罕城張石州蒙古游牧記云今巴林東北一百四十里當烏爾圖綽農河會和戈圖淖爾河之[illegible]有波羅城周二十里內有三塔久廢疑即古之臨潢）

（府其說是也近人曹廷杰東三省圖說斥盛京通志謂臨潢府當在今呼倫布雨爾之間之謬而又以張氏之說爲非別指今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五十里之西伯城一作席百城席北城者當之殊爲非是蓋錫伯城去潢水遠矣尙得曰臨潢耶）所謂自西北南流繞京三面東入於曲江者舍今之洮兒河（一作淘兒河）別無他水與所述流域方位相合者若謂淶流河即拉林水則在臨潢府之東南其間尙隔有混同江安有所謂自西北南流繞京三面乎（拉林河西北流入混同江）洮兒河上流有南北二大源發源烏珠穆沁右翼旗東北之索岳爾濟山二水分流二百餘里而合其下流今名洮兒河乃撻魯河之音轉亦即所謂他魯河是也（遼志上京道云又有他魯河聖宗紀太平四年改撻魯河曰長春河皆一水隨地異名北史勿吉國傳乙力支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瀰河即此水太瀰後轉爲它漏唐書黑水靺鞨傳它漏河即此撻魯又即它漏之轉音一名猱越河新唐書室韋傳東室韋在猱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那河即難河今之嫩江也府贊云粟末水源於太白山西北注它漏河按即松花江與洮兒河相合之處兩水既會合而東流史云粟末注它漏河尙屬小誤）其水源正在臨潢西北南流東至伯都訥北入於嫩江以達於混同江實繞臨潢三面所謂東入曲江者即洮兒河注混同江之處水自西來故曰東入兩水會合之處金屬曲江縣境遼史修於元舉金縣以明其所在故曰東入於曲江也如謂淶流即來流水則與遼史北盟會編洪忠宣路程許亢宗行程錄皆牴牾不合矣志言其北東流爲按出虎河者謂洮兒河既會混同江之後迤東北流按出虎河復來會也按出河注江之處正在曲江之東其水合而東流故曰其北東流爲按出河也（方輿紀要淶流河在臨潢西北源出馬盂山南流繞臨潢三面謂之曲江至城北又東入扶餘界經故黃龍府而東合按出虎水乎女真境內合於合同江方神按顧氏此說所謂源出馬盂山者未知何據殊屬不合紀要又云饒樂河在大寧衛北源出馬盂山下流東北入於潢河熱河志發源馬盂山者惟有老河紀要所云未可盡憑然則紀要一誤以老河當饒樂再誤以老河當潢流矣豈知遼志所云繞京三面當就遠勢言之不云至城北也曰入於曲江不云謂之曲江也曲江金縣境[illegible]府未改而於遼志之文殊多誤冒志有其[illegible]）

拉林水爲金太祖誓師之地即金史地理志會寧縣之得勝陀大定二十五年勒碑於此述太祖會軍拉林水誓師之事今石碑猶存在拉林河西岸七里距拉林河入松花江處四十里今名石碑崴子距白城甚近距淶流河絕遠不可誤合爲一知此則會寧府即今白城絕無疑義矣（[illegible]會寧在白城西皆已知之而於肇州下乃又云今伯都訥東南阿勒楚喀河在西岸古城二十里之內子城阿四里東去會寧六百里與金[illegible]）

東北輿地釋略卷一

東北輿地釋略卷二

興義景方昶撰

金史上京路屬地釋略

金史地理上京路所屬有蒲與合懶恤品曷蘇館胡里改五路其各路方隅所在志文或詳或略地志諸家鮮能指實間有說者皆非精確其五路中諸部族所居之地見於本紀列傳者則更無能道其大略余因詳稽史文證以輿圖地勢參以古今音變疏其可知者於下其不可知者闕之以俟博雅君子

蒲與路

地志蒲與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東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邊界火魯火疃謀克三千里方昶按蒲與路當即今之齊齊哈爾城一帶其南至上京即今阿勒楚喀城南之白城爲金上京會寧

府核其道里與六百七十里之數符合李申耆地理今釋亦云蒲與路在今齊齊哈爾東南惟李氏誤以寧古塔爲會寧則與南爲上京六百七十里之說不合（志言南至上京里數悉合若寧古塔則當云東南矣）胡里改路即今瑚爾哈以東烏蘇里江以西諸地自齊齊哈爾東南至其境與一千四百里之說亦合惟北界無可考以三千里之言推之當極之黑龍以北外興安嶺之外矣

合懶路

合懶路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方昶按即今寧古塔南三百餘里大小海蘭之地跨圖們江而抵高麗瑞川府諸地皆是也阿勒楚喀之白城在其西北與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之言相合今圖高麗瑞川府在其東南亦適符五百里之數高麗傳曰其鴨淥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於海當時高麗界不得北至圖們江之證也或作曷懶或作耶懶亦作押懶皆譯音之變世紀云始祖弟保活居耶懶昭祖入於蘇濱耶懶之地曷懶水有率衆降者使石適歡撫納曷懶甸尤魯傳云敗高麗於曷懶取亞魯城地理志恤品路云耶懶又書作押懶皆其地也元置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亦即其地合蘭即合懶之音轉今之海蘭又即合蘭之音轉矣

恤品路

恤品路遼時爲率賓府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懶一千二百北至邊界斡可阿憐千戶二千里方昶按恤品即今綏芬恤品即率賓之音轉綏芬又恤品之音轉也（明統志率賓河在建州東南下流入海方昶按即今綏芬河滿洲源流考謂開原東南有率賓河疑明人不知率賓即恤品誤傳在遠地是則以不誤爲誤殊爲失考之甚）在白城東南故曰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胡里改路其西境自今瑚爾喀河起東北境至烏蘇里江止正在其東北故曰東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里合懶即今海蘭在其西南故曰西南至合懶一千二百惟北境斡可阿憐無可考阿鄰者山也斡

可之名今圖無可取證恤品史又作速頻海陵置速頻節度使世宗以耶懶速頻相去千里是也

曷蘇館路

曷蘇館路方昶按此路方隅四至地志闕載考東京路遼陽府鶴野縣云鎮一長宜曷蘇館在其地蓋州下云本高句麗蓋葛牟城遼辰州明昌四年罷曷蘇館建辰州六年以與陳州同音更取蓋葛牟城爲名其屬縣有秀巖即今岫巖蓋州即今蓋平鶴野縣當在今遼陽州之南長宜鎮與岫巖蓋平界接則知曷蘇館路今遼陽岫巖蓋平皆其地也世紀云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胡十門傳云曷蘇館人也高永昌據東京招曷蘇館人歸朝後爲曷蘇館七部勃堇一作曷速合住傳云曷蘇館茲里海水人仕遼爲曷速館女直部長按曷蘇館屬遼爲熟女直亦謂南女直蓋州熊岳縣下云遼屬南女直湯河司是也

北盟會編遼太祖遷女直大姓數千戶置遼陽之南使不得與本國相通名曰曷蘇館謂之熟女眞滿洲源流考云哈斯罕舊作合蘇款又作曷蘇館滿洲語藩籬也此云使不得與本國相通實有防閑之意與滿洲語意相合方秘按所徙僅數千戶盡在遼陽一隅故不具其四至然既別之爲一路則亦應志其輪廣於全書體例始合金史於此殊爲疏略（金史世紀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獨與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其後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別而去蓋自謂阿古迺之後石土門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按三國志云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盗其後四十餘世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復來王之漢武滅朝鮮分爲四郡者其民族則自秦漢以來其混合亦已久矣）

胡里改路

胡里改路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邊界合里賓忒千戶一千五百里方秘按胡里改以水得名即今瑚爾喀河自寧古塔三姓二城

迤而東北抵烏蘇里江以西諸地皆是也志云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蓋指其西境言之恤品路所謂東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者蓋指其東北境言之恤品即今綏芬胡里改在其東北與烏蘇里以西諸地方隅吻合水道提綱謂烏蘇里江即胡里改江蓋誤以寧古塔爲會寧府以瑚爾喀河爲按出虎水故以烏蘇里爲胡里改江實則烏蘇里江在胡里改路疆域之中特不可指此爲胡里改江耳胡里改元史作瑚爾喀今或作虎兒哈一作窩爾翰一作富兒哈皆胡里改之轉音胡里改又爲忽汗之轉音唐書本謂是水爲忽汗河唐以縣而名水（睿宗先天中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遼史地志云忽汗州即平壤故城也天寶末欽茂徙上京龍泉府即今寧古塔之納納赫城臨鏡泊當時名之曰忽汗海其下流名之曰忽汗河詳余撰海王城考渤海五京考中）金元以此水名路今圖作瑚爾喀河古今音轉初無大異也惟北境合里賓忒千戶無可考其南境則志無明文余以列傳考之烏春傳烏春曰胡里改與女直豈可爲親是烏春即胡里改之證考烏春之境在寧古塔以南越烏紀迤東之地則胡里改南境接跨今馬爾胡里嶺（即金史把忽嶺之音轉）又南則抵大小海蘭河與合懶接界矣其南境之西則與窩謀罕接壤即今俄漠惠是已

窩謀罕

窩謀罕又作窩謀海按即今俄漠惠亦作鄂模和古今譯音之轉變也（今設額穆縣治）地在色齊窩集之東南與烏春相近色齊窩集嶺即青嶺亦曰烏紀嶺臘醅傳云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烏春傳曰世祖遍烏紀嶺至窩謀海郡即窩謀罕也世紀云窩謀罕棄城遁去破其城或即額多力城矣（俗名敖東城）臘醅傳云窩謀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烏春傳云德隣石以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是畢窩謀罕所屬之地以卸已過則瑚爾喀河之西德隣石之北屬於窩謀罕之明證矣

長白山　青嶺　烏紀嶺

地理志會寧有長白山青嶺烏紀嶺世紀云昭祖耀武至於青嶺白山入蘇濱耶懶之地方秘按白山即長白山青嶺今名慶嶺亦名嵩嶺烏紀即窩集今色齊窩集迤東至馬爾胡里嶺迤南至額多力城一帶山嶺是也長白又在其南當時有長白山部族其地東近曷懶即今海蘭水地又東則赴綏芬故耀武青嶺白山入於蘇濱（即綏芬）耶懶之地也烏春在今色齊窩集之東故臘醅傳云過青嶺與烏春窩謀罕交結青嶺之南其山東出者今曰英額嶺（俗名鷂哥嶺）又東即馬爾胡里嶺金史謂之把忽嶺（俗名老松嶺）又東分二支一東北出者亦曰興安嶺此嶺之東世紀所謂嶺東諸部是也一東南出者今名穆克德亨嶺即太祖紀所謂盆搦嶺（疑即乙離骨嶺）渾蠢統門烏古論諸部所在本紀所謂東南至乙離骨曷懶耶懶土骨論是已

米里迷石罕城　留可城　盆搦嶺

米里迷石罕城在今琿春以北越綏芬河迤東之地留可城在今琿

春村岔搦嶺即琿春以西大嶺其南麓今名穆克德亭嶺塢塔城當在琿春西大嶺之下世紀云統門（即今圖們江）[illegible]渾蠢水（即今琿春）之交烏古論留可詐都與蘇濱水（即今綏芬河）烏古論敵庫德起兵於米里迷石罕城鈍恩傳穆宗使納根涅以本部兵往沿治刺等行至蘇濱水遂攻烏古論部敵庫據入米里迷石罕城及幹賽治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根涅止蘇濱水東屋邁村則知其城在琿春以北綏芬河之東留可傳云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今圖琿春村適當二水合流之處故知留可城即在今琿春郡也世紀言太祖度岔搦嶺會攻破留可城太祖紀云太祖以三十人詣撒改軍道遇人曰敵已據岔搦嶺南路矣衆欲由沙偏嶺往既度岔搦嶺不見敵故知渾蠢以西之嶺即岔搦嶺無疑世紀又言還圍塢塔城太祖紀亦云過岔搦嶺經塢塔城下塢塔奪之釜太祖曰吾破留可即於汝乎取之則知塢塔城在琿春以西岔搦嶺之下世紀又言塢塔城

降於軍於是撫寧諸部如舊時太祖因致穆宗教統門渾蠢耶悔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自今勿復稱都部長命勝管魏阿等撫定乙離骨嶺注阿門水之西諸部居民而還是乙離骨與岔搦嶺或即一嶺而異名也世紀又言穆宗時東南至乙離骨曷懶耶懶土骨論東北至於五國主隈禿答金蓋盛於此則曷懶以東之嶺是即乙離骨嶺矣

鈍恩城　阿蘇城

鈍恩城在綏芬河源之北阿疎城又在鈍恩城之北其地皆在烏紀嶺之東烏紀嶺者即在寧古塔東今名興安嶺者是也鈍恩所在其水爲阿里忒石水其部則紇石烈部阿疎所在其水爲星顯水其部亦紇石烈部皆嶺東之部所謂潺春星顯兩路即其地矣穆宗之攻阿疎也紀云自烏紀嶺出兵撒改自胡論嶺略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撒改傳曰使撒改取烏紀嶺道攻阿疎撒改次阿不塞水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則是從胡論嶺別道先攻其南胡論嶺即烏紀嶺東出支嶺今曰持杯嶺者是傳又曰鈍恩在南阿疎在北是也鈍恩與阿疎同部阿疎居星顯水潺春路與之相近故斜勒之計宜先撫定潺蠢（即潺春）星顯兩路落其黨附而以攻鈍恩爲先也自阿疎城逾嶺而西南即合懶路故其後阿疎遣其徒紀達誘煽邊民合懶甸人執送之蓋綏芬以南跨圖們江以至於海皆烏古論部綏芬河以北跨穆陵河源以北皆紇石烈部鈍恩阿疎兩城皆在其地其方隅固朗然可證也

活剌渾

活剌渾臘醅傳臘醅麻產兄弟活剌渾水訶鄰鄉紇石烈部人方昶按今霍倫即活剌渾之音轉爲春傳涉活論來流水霍倫即活論之異文亦作和陵歡都傳石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按出虎水源胡凱山者所謂和陵之地是也是和陵即活論之證今圖又作活龍

則活論之轉也訶鄰鄉即今磨棱山在阿勒楚喀河之南距會寧甚近傳言襲野居女直又言驅掠來流河牧馬來流河即今拉林河其地距霍倫甚邇又可證也又言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姤骨魯津倍道兼行遇臘醅於野鵲水穆宗自庵吐渾津度江遇敵於蒲蘆買水（斡魯傳作蒲魯買水）是則世祖穆宗自混同江之東攻其西境也又曰臘醅使其徒剽取戶魯不濼牧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是臘醅在青嶺西北之明證又云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臘醅據暮棱水保固險阻暮棱水即今磨棱河亦曰霍倫河又作活龍河下流名拉林河是訶鄰即暮棱亦即磨棱山也世祖克其軍擒臘醅而麻產遁去至穆宗時麻產據直屋鎧水恃淘溫水民爲之助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漲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鄰岡（即阿鄰岡）乘舟至帥水舍舟沿帥水而進使太祖從東取麻產家屬則是麻產前此之遁遁而西走直屋鎧水當在今

磨稜山之西故康宗自暮稜水乘舟而進傳又言太祖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獻都射中麻產首禽之可見麻產始居訶鄰繼居直屋鎧水即今磨稜以西之地直屋鎧水今雖不能確指爲何水以地勢度之當西北流入混同江明矣訶鄰鄉亦作末鄰鄉太祖紀云與烏古論兵沿土溫水過末鄰鄉磨稜即末鄰之異文也沿此水而過末鄰鄉則土溫水亦在磨稜山之西又可知已（吉林通志摩琳衛永樂三年置舊訛毛憐在五常廳西南百里方祀按摩琳即磨稜之異文以爲在五常廳西南百里其言是也）

陶溫水

陶溫水世紀肅宗既獲麻產獻馘於遼陶溫水民來附（麻產初恃陶溫水民爲助）（見臘醅傳）穆宗時陶溫水徒古籠水紇石烈部阿閤版及石魯剛五國鷹路還詔穆宗討之方祀按陶溫水即今嫩江金蒲與路地也元史地理志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元初設軍民萬戶五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一曰桃溫距上京四十里（按千訛十）桃溫即陶溫之異文明曰腦溫江

又桃溫之音轉蓋即唐書之那河也魏默深元史新編亦云桃溫水名一名那河四千訛作四十魏氏之言誠不謬已滿洲源流考改桃溫爲屯謂即今屯河在寧古塔東北七百里元設軍民萬戶府一曰桃溫一曰呼爾哈屯河所在正當曰呼爾哈地殊誤

海古水

海古水世紀獻祖乃徙居海古水又曰海沽水兄弟貳於桓赧斐魯傳曰斐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贊曰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方祀按海古海沽海姑同屬一水今白城東北二十餘里有大海溝小海溝二水合流入阿勒楚喀河（即按出虎水）即所謂海古水是溝古姑皆雙聲字

會平州

會平州上京路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之周特城也後廢方祀按太宗紀天會二年以實古迺所築上京新城詔置會平州是時習古迺爲臨潢府軍帥（見本傳）熙宗紀天眷元年始改會寧府爲上京舊上京爲北京是太宗紀所謂上京正指遼上京臨潢府而言地理志於臨潢府下明言國初因遼舊名爲上京可證習古迺傳且明言契丹周特城更爲屬臨潢府之確證而地志乃以會平州屬之會寧府舛誤甚矣

斡論濼

斡論濼太祖本紀遼兵潰逐至斡論濼方祀按斡論濼即今吉倫泊吉讀若格一統圖凡作吉者多爲格音粵語然也斡吉雙聲字濼即湖泊之謂其地在伯都訥西南二百餘里正當日兵爭之地今屬郭爾羅斯前旗

納鄰淀

納鄰淀思敬傳從其父謁太祖太祖在訥鄰淀方祀按納鄰即拉林也今拉林河北岸有數泊名三哈拉即納鄰淀亦即地志所謂渤海

淀綠野淀也

部堵濼

部堵濼太祖本紀天輔七年八月辛巳朔戊申（二十八日）崩於部堵濼行宮癸丑（九月初三日）梓宮至上京方祀按部堵濼即今伯都訥也戊申至癸丑僅歷五日梓宮即至上京足證會寧爲今阿勒楚喀河之白城

達魯古城

達魯古城太祖本紀上率兵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方祀按達古魯者奚契丹部族之名因以名其城奚王回离保傳有達魯古部節度使乙列已降復叛之文又曰太祖破遼兵於達魯古城按撻魯河即太瀰河撻魯爲太瀰之音轉其部族又因地爲名耳今伯都訥西北納拉薩拉必爾騰湖泊之西南有他虎城即達魯古城也洮兒河下流至將入嫩江處先豬爲湖水道提綱名爲納藍撒藍池猶言日月池也一統圖名曰納拉薩拉必爾騰又曰塔爾渾泊今名納喇薩

喇池此水本名太瀰唐名它漏遼曰撻魯亦作他魯他虎城即長春縣當日仍與舊名通稱曰撻魯古城長春州則又在其西南去池三十五里遼史營衛志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是也池即鴨子河濼遼聖宗太平四年始改撻魯河曰長春河興宗重熙八年始置長春州州以水名建置在改名之後故曰長春州金史地志章宗承安二年復於遼長春縣置泰州

黃龍府

遼史太祖本紀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以扶餘爲黃龍府景宗本紀保寧七年黃龍府衛將燕頗叛討之燕頗走保兀惹城以餘黨千戶城通州地理志通州安遠軍節度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城太祖改龍州統和十七年以黃龍府叛人燕頗餘黨千餘戶置升節度統縣四通遠安遠歸仁漁谷又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統和七年遷兀惹戶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閒後升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事龍州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平渤海還至此崩有黃龍見更名保寧七年軍將燕頗叛府廢（初按此指前黃龍府而言）開泰九年遷城於東北（初按此指後置之黃龍府而言）以宗州檀州漢戶一千復置統州五益州安遠州威州清州雍州縣三黃龍遷民永年方初按景宗保寧七年以前之黃龍府在今開原縣境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府太祖改龍州景宗保寧七年廢聖宗更名通州者也聖宗開泰九年復置之黃龍府在賓州西北金改爲濟州即今農安縣治是也聖宗因復置黃龍府故改舊府爲通州景宗本紀云城通州者蓋史臣沿用後名非景宗時即有通州之目當時府雖廢而龍州之名未改也黃龍府前廢後置本非一地觀於所領州縣判然不同廣狹亦異曰遷於東北其方隅亦可見也自來地志諸家第知今開原縣境之黃龍府是知其前而不知其後近人曹氏廷杰第知今農安之黃龍府是知其後而不知其前皆未爲分曉故詳辨之（吉林通志疑黃龍府前廢後置似屬一處殊誤）

又按聖宗開泰九年復置之黃龍府實繹始於太平六年聖宗本紀太平六年二月黃翩引軍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間黃龍府是也金史地理志語欠分明遂致後人誤認爲一地志云隆州利涉軍節度使扶餘之地遼太祖時有黃龍見遂名黃龍府天眷三年改濟州大定二十九年更今名按隆州即農安即後置之黃龍府乃云太祖時黃龍見因名則以前置黃龍府之故實屬之後置之府而不詳其名雖沿舊地實不同後世沿訛實由於此

愼州

五代史契丹附錄契丹欲攻中國患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明宗遣供奉官姚坤至西樓契丹主東攻渤海坤追至愼州見之契丹主曰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因攻渤海取夫餘一城以爲東丹國方初按遼太祖征渤海拔扶餘在天顯元年即唐明宗天成元年姚坤追見遼祖於愼州即其時也遼史本紀天顯元年二月自忽汗城班師六月次愼州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七月次扶餘府是愼州在忽汗扶餘二城之間遼地志不載廢併之由殊爲闕略滿洲源流考引遼史地理志唐載初元年（原注原本作載初二年蓋沿唐志之誤據改）析愼州置黎州（原注原本愼訛作鎮今據唐志改）處靺鞨部落後爲奚人所據遂爲榆州按源流考之言是也考唐書地理志羈縻州靺鞨州三愼州武德初置黎州載初二年析愼州置迨萬歲通天李盡忠之變其地盡失故僑置愼州黎州於良鄉遼史太祖所次愼州蓋即武德初所置之州時經五代人猶以舊名稱之至遼所置榆州蓋唐初愼州屬地武后析置黎州者是也距唐初愼州蓋已遠矣姚坤追見之所正在扶餘東南遼主自臨潢東征渤海不由中京南出故與榆州無涉若誤指爲唐僑

置之愼州則所失尤遠榆州統二縣和衆縣本新黎州地永和縣本漢昌城縣地（昌城漢縣屬右北平郡在今永平府灤州西南新黎唐縣李申者以爲在撫州西北者轉傳寫譌之黎州耳榆州隸屬中京所領二縣相距決無太遠之理考今之昌黎縣在灤州東南是即新黎故地李申者謂遼榆州在今喀喇沁右翼東南一百里之東南其背向無不合惟知榆州昌城所在永和即昌城乃又謂永和在喀喇沁右翼境則又矛盾矣遼志榆州本漢臨榆縣地後隸右北平驪城縣考漢志驪城縣有大碣石山則驪城即今永平府遵撫寧縣東北地是也合衆爲今昌黎在其西南當不謬矣）

長嶺府

遼志長嶺府不詳方隅所在吉林外紀云長嶺府在吉林城西南新唐書長嶺營州道又渤海長嶺府領瑕河二州遼史地志東京長嶺府太祖本紀天顯元年遣康默記韓延徽攻長嶺府遼志不詳沿革今吉林西南五百里有長嶺子國語謂之果勒敏珠敦長嶺之名當取諸此方輿按外紀之言是也滿洲源流考河州在黃龍府北有河流入松花江按此河州即長嶺府所領二州之一所謂黃龍府北者蓋指開原縣境之黃龍府而言其河蓋即一把單河下流爲伊通河

入松花江其地南距果勒敏珠敦嶺（一作戈爾敏朱敦嶺）二百里而近是不謬矣（今設長嶺縣於伯都訥西北邊外相去太遠不合取以名縣與取遼長春州之名以名長春府同一謬誤也）

冷山

洪忠宣流遞冷山宋史本傳云冷山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松漠紀聞云冷山去金主所都二百餘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二者所述自當以紀聞爲據楊大瓢柳邊紀略云於必兒漢必拉北望（寨右塔門附百餘里有必拉站）相去約數十里扈從東巡錄云葛末逖邏（即噶莫賀索羅站）東北二百餘里爲冷山皆非也薩英額吉林外紀既云以拉林上下河口度之冷山去阿勒楚喀河不遠近於是矣又謂三姓城東北一千餘里松花江北岸有一大山疑即所謂冷山則又非也按松漠紀聞悟室者女直人或云悟室名希尹金史希尹傳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太祖嘗命撰本國文字希尹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是其人頗好文學故忠宣傳云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天眷二年封陳王與宋史之言合則悟室誠即希尹也（老學菴筆記淳熙己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耐書云云可知悟室子孫皆好學承洪忠宣之教也）希尹爲歡都之子歡都傳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是石魯同居於按出虎水也其後別去至景祖時其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所謂和陵之地按和陵即今磨錢山拉林河源所出悟室爲劾孫之子洪傳謂冷山爲悟室聚落則今拉林河迤西遜查包站（國語遜查五也包家也俗名五家子站）東北之山即冷山也其地東北距白城二百餘里即金主所都西北距伯都訥一百七十里即寧江州所在與紀聞之言一一符合確無疑義北盟會編云至拉林河終日之內山無寸木地不產泉許亢宗行程錄云至拉林河山無寸木地不產泉其一帶之山荒寒可想與宋史洪傳大雪薪盡之語亦有合也諸家因不知會寧府及寧江州所在故紛紜如彼寧江州金初尙存

後改鎭東又改曲江蓋自有鎭東而寧江州廢地志失載嘗以史文地勢證而得之

東北輿地釋略卷二

東北輿地釋略卷三

興義景方昶撰

渤海五京考（渤海王城）

寧古塔東南訥訥赫城一曰火茸城余既辨其非金之上京會寧府矣以唐書考之今之訥訥赫城正渤海上京龍泉府一曰渤海王城唐書渤海傳渤海本粟末之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渡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方昶按太白山即長白山）阻奧婁河樹壁自固（舊唐書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則天命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盡忠餘黨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追祚榮王師大敗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方昶按新舊兩書互有詳略據舊書始知大氏自高麗滅後已徙營州故乘李盡忠之叛亡命東奔據新書則知舍利乞乞仲象爲

祚榮之父蓋仲象率祚榮東奔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者仲象也據舊書則知保桂婁之東牟者祚榮也三國志高句麗本有五族有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今桂婁部代之新唐書高麗傳分五部曰內部即漢桂婁部也然則舊書所云東保桂婁故地據東牟山者丹也新書作挹婁挹乃桂之訛又挹婁在長白山之北時祚榮爲李楷固所迫引殘痍遁去遂至桂婁故地其地蓋距不遠爲近故其後即以平壤爲中京顯德府也又按冊府元龜開元七年祚榮卒遣使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八年冊武藝嫡男都利行爲桂婁郡王與舊唐書合足證作挹婁之誤滿洲源流考以新書作挹婁者爲正引明一統志東牟山在瀋陽衞城東二十里指今承德縣城東二十里天柱山即東牟山非也唐書云東牟山直營州東二千里按營州即今土默特旗境東距天柱山僅數百里與二千里之言不合在昔挹婁幅員甚廣奉天之承德鐵嶺亦皆隷屬明之懿路所亦蒙其故名特其一隅之地耳明統志不知新唐書挹婁乃桂婁之譌又指懿路即因挹婁遂謂東牟山在瀋陽衞城東二十里殊不足據通鑑注天門嶺在護眞水北三百里按護眞水即今老河亦名土河又作陰河即古託紇臣水亦名土護眞水在今熱河承德府屬平泉州西北境唐屬營州柳城縣地祚榮東奔保阻自固李楷固度天門嶺以追祚榮王師既敗祚榮益徙而東滿洲源流考謂天門嶺當在今承德縣西境亦非）後祚榮建國自號震國王（冊府元龜武后天冊中祚榮自立爲震國王按此即所謂舊國即今額多力城在長白山東北俗呼鄂敦城光緒中設敦化縣治奧婁河當即忽汗河之上源今名勒福成河額多力城即濱此河）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睿宗先天中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愼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貞元中東南徙東京華嶼復還上京以輿圖證之訥訥赫城即上京龍泉府遺址額多力城距訥訥赫城適符三百里之數額多力城即祚榮舊國所在忽汗河即今牡丹江一曰瑚爾哈河源出長白山經額多力城東北境下流豬爲湖今曰鏡泊即忽汗海睿宗以祚榮所領爲忽汗州上京所在故即以忽汗名其水上京即王城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故亦曰渤海王城本傳所謂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者正謂此也其中京顯德府所屬顯德州則在今那丹佛勒城天寶中曾爲王所都至天寶末徙上京西南距舊國三百距顯州則六百里唐書地理志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是也又曰渤海王城其西南三十里古肅愼城其北經

德理鎭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按德理即金史烏春傳所謂德鄰石今仍名德林石俗名石頭甸子楊大瓢柳邊紀略云寧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在萬山中廣二十里袤百餘里其平如砥是也肅愼古城在上京西南三十里德理鎭在肅愼城北爲赴黑水靺鞨要道核之今圖準望方隅道里無不吻合則訥訥赫城爲渤海上京龍泉府而非金之會寧府確無可疑矣（南北黑水靺鞨在今黑河口以東跨混同江而有之以此爲界舊唐書靺鞨傳黑水部分爲十六部部又以南北爲稱是也其地距德林石千里與今圖符合混同江之名始於遼然皆指粟末鴨子河寧鷹牡丹江府名忽汗河三姓以上西至伯都訥舊名那河三姓以下東至黑河口皆名忽汗河自黑河口以下始名黑水唐書室韋傳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舊唐書室韋傳室建河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二書所言忽汗河與黑水靺鞨所在皆極明晰）

（烏城隨北併國都金源劄記引國朝張賁白雲集東京記以沙巖東古城土人名曰東京爲金所都又引柳邊紀略云云而斷之曰金人以粟江北爲上京江南爲東京其始稱南京者在上京之南也後得東京者在諸京之東也歷元及明上京之名漸泯概指爲

（東京而已不足辨也盛京志以沙瀾爲上京無可疑者方祁檮施氏最稱熟於金源掌故而於上京會寧沿訛不悟所謂粟末江北爲上京江南爲東京殊屬臆說無足據也）

渤海上京諸家既誤其中京東京西京南京所在更無可攷按中京即平壤城唐書渤海傳云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唐營州在今錦州府西北五十里唐書新羅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南日本西百濟南渤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云云今在平壤即漢樂浪郡治地居浿水之北則自平壤以南皆當時新羅境也桂婁之東牟山直營州東二千里以圖證之當在今圖們江東南一帶其南境與南北新羅以泥河爲界則直抵平壤之北浿水之濱浿水即泥河遼志東京道浿水亦曰泥河又曰蘄芋濼水多蘄芋故名是也自高宗龍朔三年高麗滅後至武后萬歲通天中殆四十年而後舍利乞乞仲象與乞四比羽東走渡遼保太白山東北其子祚榮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

鮮海北諸國則新羅已爲所併故以平壤爲中京顯德府遼志東京道所稱忽汗州即平壤城號中京顯德府是也其東京龍原府亦曰柵城府者則在今朝鮮咸興府在渤海上京龍泉府東南與唐書貞元中東南徙東京之言合其地南接新羅遂爲開州鎭國軍節度（一統志開州在朝鮮咸興府西北）遼志開州本濊貊地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太祖平渤海城遂廢聖宗伐新羅還周覽城基復加修葺聖宗本紀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淸江還蓋沿其舊而以京名之也其西京鴨淥府則在今鴨淥江東岸同金河一帶即遼之淥州遼志淥州本高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淥府是也（詳渦流水錄）其南京南海府則在東北二百里德州一帶遼志海州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唐世勣嘗攻焉渤海號南京南海府海州統耀州耀州統縣一曰巖淵耀州下云東北至海州二百里巖淵下云東界新羅故平壤城在縣西南東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則平壤城東北爲巖淵縣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爲海州即今德州一帶地渤海南京南海府即在於是而五京所在皆可概見矣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忽汗州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太祖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以爲東丹國王滿洲源流考謂顯德府在今遼陽以北忽汗州非平壤亦非顯德府遼史俱誤方昶按源流考之言非也渤海中京顯德府即平壤城（詳見上文）距今遼陽甚遠按遼史太祖本紀天贊四年十二月親征渤海逾年即天顯元年正月丙寅圍忽汗城甲戌詔諭渤海郡縣丁丑攻忽汗城破之二月安邊鄚頡南海定理等府洎諸道節度刺史來朝三月戊午遣攻長嶺府己巳安邊鄚頡定理復叛丁丑三府平（源流考新唐書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瓊州無可考安州應在開元邊外遼史東京韓州高麗置鄚頡府都督鄚州領二州渤海因之定理府新唐書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潘當爲瀋之誤遼史瀋州挹婁縣遼時爲定理府刺史於

此有范河清河俱在今鐵嶺縣城南）綜觀三府之地皆在今瀋陽東北即今戈爾敏朱敦嶺太祖自臨潢東征迤東南行首拔扶餘府次拔忽汗城（正月庚申拔扶餘城越六日丙寅即圍忽汗城）扶餘在今昌圖之北開原之西北忽汗城當在扶餘東南相距不遠故師行僅止六日度其地不出今長春境內故既拔扶餘之後安邊等府之在瀋陽北面者即相繼降附惟長嶺恃險阻兵尙煩命將其軍略地勢顯然可見如此忽汗本渤海封號即以名其州是時渤海削小非復昔日疆域之舊其王大諲譔所居亦以忽汗之號名其城耳非昔日忽汗州都城平壤之地也謂忽汗城非忽汗州則可謂忽汗州非平壤城則不可謂忽汗城非中京顯德府則可謂顯德府在遼陽北則不可也遼陽故城久爲遼有神册三年太祖曾幸其地四年復修其城迨天顯元年攻克忽汗城遂改忽汗城爲東丹王國尋遷東丹國於遼陽故城遼地志敘述不明源流考遂

生課會於中京顯德府下節引遼志之文曰渤海中京顯德府天顯三年升爲南京十三年改南京爲東京府曰遼陽遂直以遼陽爲渤海之中京謬以千里矣

高句麗新舊國（沸流水）

高句麗有新舊二都在今奉天境內新都在丸都之下漢昭帝徙元菟於高句麗西北倘指舊都而言舊都當在今太子河與京一帶三國志高句麗傳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按太子河亦曰梁水（三國志注晉渦按全謝山海運曲白注梁水見冊府元龜即陳壽三國志中之梁口也殿書作遇字實即渦字）拔奇還住沸流水蓋既降康因還居舊國伊夷模別作新國蓋避而東南所謂今日所在者即傳首所云都於丸都之下也傳又言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即指新國言之所謂大水即今鴨淥江其別種依小水作國者爲小水貊傳言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考西安平縣在今安東縣東北（約五十里）窟窿山下其北有五道河合大小洋河南流入海是爲小水則大水爲鴨淥江無疑遼史地志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國爲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隸淥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淥州即渤海西京沸流水在其西北三百八十里即今之太子河爲舊國所在明矣桓州下云高麗中都城高麗王於此剏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五世孫釗晉康帝建元初爲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隸淥州在西南二百里是桓州爲新國之明證桓州在鴨淥府西南二百里即今寬甸縣之南靉河浦西河二水之間地瀕鴨淥江所謂依大水而居高麗新國者即此是也其北山嶺蓋即所謂丸都山矣更以高麗好太王碑考之（碑在今安東縣）碑云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云云沸流谷即沸流水所出造渡沸流建都山上此即舊國建置之始魏志毌邱儉傳正始中句麗王宮將步騎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連破走梁水即今太子河（金史地理志東京遼陽縣有東梁河國名兀魯忽必剌俗名太子河）沸流水與梁水蓋祇一水源出興京東南則高麗舊都當即在今興京形勢所爭古今無二致也時毌邱儉都諸軍出元菟從諸軍討之高麗時已還新國其將步騎進軍沸流水水上蓋自新國北至舊都地勢亦昭然可見（乾隆府廳州縣志興京高麗故城在城北當即舊國之遺址）（按魏志高句麗傳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即遼史所稱國爲公孫康所併也傳又云伊夷模作新國遷即遼史所稱國人謂之新國也蓋自漢獻帝建安中爲公孫康所破而舊國亡入魏鄉之後新國至正始中爲毌邱儉所破而新國殘位宮奔北沃沮既滅至五世孫釗晉書東晉康帝建元初爲慕容皝所破宮室焚蕩新國遂亡釗奔匿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北魏世祖時來表貢方物拜璉高麗王還都平壤）

買溝（置溝漊）

魏志毌邱儉傳大戰梁口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麗所都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按買溝無可考當是置溝漊屬北沃沮在長白山之東北故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也東沃沮傳云毌邱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兩傳同紀一事不應有二名買與置極相似後漢書東沃沮傳云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後書本之三國志則作置溝婁者是也買字特屬誤文又按三國志高句麗傳漢時賜鼓吹伎人嘗從元菟郡受朝服衣幘（按此指未徙之郡言之）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高麗名城也然則置溝漊者亦是就其所居城名之毌邱儉傳誤置爲買又脫漊字東沃沮傳脫去漊字水旁

大遼水（少遼水附焉水）

唐書東夷傳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浿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

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於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艫濟人因恃以爲塹方昶按此傳敘述高麗國境甚悉當唐之初漢四郡地皆爲高麗所有與營州接壤以遼水爲界而已所謂馬訾出靺鞨白山卽長白爲蓋馬大山之證漢時蓋馬屬句麗至唐則屬靺鞨是靺鞨亦拓地而南並沃沮而有之矣馬訾水與鹽難水合而西南流至漢安平縣東境入海漢安平縣在今安東縣西北唐書云至安市入海市字乃平字之誤至安市入海若爲大遼少遼諸水與馬訾水東西相距三四百里中隔大嶺無由西達安市也大遼水上源卽潢水在今巴林旗今名西喇木倫河唐時地屬契丹此傳云大遼出靺鞨西南山亦約略言之未爲詳確少遼出遼山西者卽今發源英額之渾河漢志小遼水出遼山卽此遼山卽今之線嶺也今之東遼河則在少遼之北源出岱揚阿登山之北其源名赫爾蘇河非此水也所謂少遼與梁水合者梁水卽今太子河至遼陽州西與渾河會班固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者卽此

蓋馬大山（單單大嶺）

汪梅邨（士鐸）漢書釋地略元菟郡高句驪卽今鐵嶺又云樂浪諸縣無考參以後漢書東夷傳言建武棄嶺東七縣知樂浪元菟二郡以蓋馬大山爲界疑卽今長白山也其西南以單單大嶺爲界疑卽今佟家江一帶山東南爲樂浪西北爲元菟也方昶按謂蓋馬大山卽今長白山是也謂單單大嶺爲佟家江一帶之山非也三國志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多大山深谷按丸都乃其新國其舊國在興京一帶鐵嶺在北乃其屬地其東南接今伊爾哈雅範山斐得里山岡嶺綿亙以訖於長白卽所謂多大山深谷也鐵嶺之北地接扶餘卽今開原以北科爾沁諸旗地所謂扶餘於東夷最爲平敞是也前漢書地理志西蓋馬馬訾水西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馬訾卽鴨淥江鹽難水卽佟家江則蓋馬大山卽長白山確然無疑三國志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爲元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高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也（按故府謂沃沮城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嶺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又濊傳云自單單大山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詳稽史傳證以輿圖（史文書以三國志爲據後漢書卽本於魏志而敘述地勢不如魏志遠甚魏志成於晉世代較近事實亦較覈）則知前漢元菟郡本在長白山之東樂浪郡在長白山之南卽平壤地也（滿洲源流考謂元菟爲今海城蓋平復州並不詳其先後徙治所在但指海城蓋復屬地以爲元菟疏漏不明）後漢昭帝徙元菟於高句麗西北在今鐵嶺縣境與樂浪中隔蓋馬大山矣蓋馬大山一嶺綿延分枝四出今鴨淥江東之山皆其支麓自北而南直走朝鮮之境後漢書東沃沮傳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注蓋馬縣名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卽王險也按傳云沃沮在蓋馬大山東者指其北面山脊言之注言山在平壤城西者指其南出之支麓言之單單大嶺在蓋馬之東南其山脈卽由蓋馬分出南走朝鮮此爲幹脊又南達於三韓者皆此嶺也三國志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最爲分曉汪氏疑單單大嶺爲佟家江一帶之山爲二郡分界其誤殊甚矣

勿吉七部考

吉林全境在北魏時總稱勿吉其部類分爲七種北史勿吉傳載之甚悉一曰粟末部與高句驪接方昶按高句驪在其西南今黑林嶺斐得里大山之北與伊通長春之東跨松花江諸境卽粟末部所居也（松花江本名粟末江卽由粟末部所居得名其作速末涑末者皆譯文之異）二曰伯咄部在粟末北按

今吉林省治以北拉林山色齊倭集瑪顏河左右是也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按即今三姓城以東迤東南諸境是也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按即今寧古塔南北左右是也（傳又云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愼氏也按唐書渤海傳以肅愼故地爲上京龍泉府即今寧古塔東南之訥訥赫城可證拂涅部爲寧古塔左右之地在昔皆肅愼也）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按即今寧古塔以東興凱湖一帶是也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按即今黑龍江左右其地跨混同江南北後復分爲南北黑水靺鞨是也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按即今額多力城東南長白山北諸地是也其曰咄國南徙太山華言太皇按即今長白山伯咄部在其北故曰咄國南有徙太山也其言延興太和中遣使朝貢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瀰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姑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按其道里所經亦朗然可證松花江唐以前本名粟末其伯都訥以下至黑河口皆名難河亦作那河即今之嫩江明曰腦溫江腦溫即那之轉音也因難河至伯都訥北注於粟末故以下統名曰難河太瀰河即洮兒河太瀰先注難河而後達江所謂溯難河西上至太瀰河者則自今三姓以西乘船西上轉入嫩江又西轉入洮兒河然後舍舟南出陸行經契丹西境以至和龍（和龍宮名在龍城中即今朝陽縣治慕容燕都於此洛孤河書即潢水滿洲源流考稱魏書乙力支所渡洛孤河即上文如洛瓌水北史作洛瓌水即今老哈河之音轉按老哈北入潢水是或然已）

長白山脈

長白山脈來自綏遠城北之大青山即陰山也（東出者爲長白山脈其自綏遠城東北折而南出歸化城治西又南至寧遠廳境入朔平府境山西省及直隸省灤河以西諸郡縣皆其支麓統名之曰管涔山脈太行山脈亦由管涔別出與居庸山脈支分派別宋人以居庸爲太行北出之脈甚誤因山後諸州皆爲遼有不能親歷目驗之故）自大青山東出至多倫諾爾東北入巴林旗界起興安嶺者是也（其由張家口察漢托羅海嶺分支遂東南行折而南出者爲燕京正脈其由察漢托羅海分支東出折東南行至熱河豐寧縣西北境郭家屯則之西北又折而東南行者爲遵化州東陵正脈）自興安嶺北出迤東經達里泊之東（魏源元史新編元應昌路答爾海子在潢水源西北百餘里今曰達里泊）迤東北行又北起阿爾噶靈圖山又北經察罕城之西折而東經察罕城之北迤東北行爲海喇哈山又東北爲哈祿那太山迤西北行折而東爲蘇克蘇魯山又東爲奇勒巴爾罕山折而南爲拉馬依馬哈拉嶺迤東南爲盛騰嶺又東南爲儿爾有兒山至此入科爾沁界（其由奇勒巴爾罕山北出之幹即北起索岳爾濟山迤東北行趨內興安嶺之餘脈也長白山與內興安嶺之分支各出即由奇勒巴爾罕山而分）又東南經大布蘇圖泊之東經西訥郭特爾站達賴哈克站之間迤東南行六七百里曳爲平岡土阜經奉天昌圖廳北境東遼河之北吉林長春府之東南折而南入柳邊伊通門起勒克山（自盛騰嶺迤南漸漸低平至此復起大山蓋大幹度峽往往不浮百里無蹤可尋實則界水高低仍自分明前人多不察耳）西南行百餘里迤東南入圍場（從此東分一支爲吉林省治之餘）又南爲佟揚阿登山經胖色城西（從此西分一支爲奉天省治之餘）又南爲戈爾敏朱敦嶺折而東爲伊爾哈牙範山（山南水入鴨綠江山北水入松花江）迤東北爲黑林嶺（即依爾哈牙範山之連嶂）又東折而南爲斐得里山又東即長白山（圖們江出其東麓東流鴨綠江出其南麓西流松花江出其北麓北流一在嶺北一在嶺南在嶺東各自爲源不相通貫諸書多謂同出一源其誤）一北出者爲

正脈東出者爲支南出者爲尾盡於朝鮮海所謂餘氣也（近人合肥徐東三省紀略謂內興安嶺山脈南渡松花江於吉林奉天兩省之間爲長白山脈更由遼東半島渡海峽結至登州[illegible]由登州起陸爲太山之說[illegible]爲渡海而來不知古昔黃河本自[illegible]太山之脈乃爲河[illegible]）

五國城（八別十）

五國城說者紛紜皆無確據攷遼史營衛志部族下五國部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剖阿里作傳和）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鎭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契丹國志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北盟會編五國之東接大海出海東青金史世紀景祖稍役屬諸部五國之長皆聽命皆此五國也今烏蘇

里江口以東地名伯利即剖阿里國爲五國之一地居會寧東北其東盡於海與史文皆合伯利即剖阿里博和里之音轉考唐書黑水靺鞨傳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元宗即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以監之安剖阿里又即勃利之音轉其地即唐之黑水府黑水入汀在其西南二百里金徙徽欽二宗於五國城蓋極金之東北境矣元一統志混同江發源長白山經渤海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又東北注於海是已

癸辛雜志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原注華言五國城也）其地極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輟耕錄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而干必經此方昶按其地在今伯利伯利以下即五國所在其名具見遼志者是也伯利迤東北盡於海即所謂奴而干地庫頁島在其東北明開元志苦兀在奴而干東苦兀即庫頁也別十八之名今不可考惟其地在元合蘭路之北高麗在合蘭路之南統言高麗以北蓋地居荒遠當日傳聞不審故也元史譯文證補云回語五爲別失城爲八里據此則癸辛雜志輟畊錄皆脫一里字而今日伯利或即八里之音傳已

東北輿地釋略卷三

興義景方昶撰

完水

北史烏洛侯國在地豆于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國西北有完水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方昶按地豆于國在室韋西千里烏洛侯國又在其北其地當在今蒙古車臣汗旗居克魯倫河之北（西五度北極四十六度）完水在其西北完水即黑龍江其上源今名敖嫩河是也黑龍江東北流折而東南合於難水即今黑河口爲黑龍注混同江處混同江之名始於遼北魏及唐皆名難河故曰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者謂嶺南北諸小水或入敖嫩或入克魯倫河皆入完水以合於難也自敖嫩河源西北行二十日而至北海即今俄境之拜喀爾鄂模一作柏海爾湖亦曰拜喀勒湖所謂于巳尼大水殆即今色楞格河下流入北海者是已其國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則北經大漠人行紆遠故也完水魏書作貌水何願船尼布楚攷云貌本作皃與完字形相近故致誤當依北史作完爲是又尼布楚西北二十日行有惹尼色河乃漠北大川匯色楞格諸水入於北海惹尼色當即于巳尼下游入北海非即北海也史文以爲北海蓋傳聞之誤方昶按史文北海當即指今柏海爾湖若北冰洋海則距尼布楚不僅二十日行矣（按魏書高車傳高車古赤狄遺種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後徙鹿渾海西北百餘里後世祖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于巳尼陂遣安原等並發新附高車萬騎至于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云云于巳尼陂卽于巳尼水鹿渾海當卽柏海爾湖高車之東部在于巳尼陂於方隅準望相合）張石洲據文清公松筠綏服紀畧詩注著俄羅斯事補輯（俞理初著俄羅斯事輯石洲特補輯）因云闊拉河入色楞格河（按闊拉河一作土拉河元秘史作兕兒河）由恰克圖西側入俄羅斯拜噶勒淖爾復東南流至黑龍江入東海方昶按闊拉河源出肯特山之西下流合色楞格河入拜噶勒湖注於北海黑龍

江源出肯特山之東上源名敖嫩河二水一東一西一入東海一入北海中隔大嶺無由相通文清僅據傳聞故有此誤石洲亦失檢何願船爲序厗齋文集惜未之正

布特哈土城

西清黑龍江外紀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里直達本蘭相傳兄弟二人築土人謂之烏爾科流人亡去不識途多循此入關疑即所謂古長城方昶按外紀之言非也自布達哈西達木蘭其地舊爲室韋契丹國境金滅遼遂有其地金史張萬公傳明昌間有司建議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魏默深元史新編太祖本紀金宗室爰于叛據遼東結西北契丹衆數十萬於是北阻韃靼亦起應之金遣丞相完顏襄先後出師乃築長城塹山濬壕數百里爲界按烏爾科古城即此是已指此爲古長城亦非長城之興始於戰國秦趙長城起訖史有明文秦城訖於遼水其時所備者匈奴東胡若此土城爲秦城則匈奴東胡皆在城内矣是殆不然

闊灤海子

金幼孜北征記闊灤海子有山如長隄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無畔岸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方昶按闊灤海子即呼倫池也舊唐書名曰俱輪泊闊灤呼倫皆俱輪之音轉此池承臚朐河之下流（臚朐河亦作陸局河明成祖賜名飲馬河今名克魯倫河）匯爲巨浸自西南而東北長徑二百餘里東西闊百餘里周可五六百里以克魯倫河爲西南最遠之源（自源至此入池凡二千數百里池在齊齊哈爾城西千三百餘里）又有貝爾池一名布雨爾池在呼倫池南二百餘里容納東西諸山之水北流入於呼倫池亦一巨源也呼倫池在東北隅流出復成一河今名額爾古納河北流與西來之斡難河會而東流是名黑龍江呼倫池容納小水甚多惟斡難河則不注此池成祖之言誤也

雙泉海

北征記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舊嘗建宮殿郊境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嘗出入之處也方昶按胡刻一統圖東庫倫之西有二泊一曰噶老台泊一曰袞泊蓋即撒里怯兒一鹹一淡二海子也又西南復有一小泊亦名袞泊蓋即所謂西南十里泉水海子也二海子之間山脈由西度東亦名興安嶺（按興安嶺者沙嶺之間故興安嶺之稱各地皆有之）圖麗琛異域錄自鄂什欣布里地方下興安嶺北界至汗山東邊枯爾布里度地方其東南二十里許即勦滅噶爾丹之召磨多（一作昭莫多）地方在大路旁俱平坂小山谷中樹木叢生有小溪沿山麓川谷紆回而流按自興安嶺以西地接汗山圖拉河一帶爲漠北自古戰場要地北征記謂爲胡人嘗出入之地信然

和林城

元太宗七年建都和林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使司前後五朝都焉世祖遷都大興於和林置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林總管府皇慶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改和林爲和寧路元史以西有喀喇和林河得名今此水名不見於圖經和林故都難於實指所在一統志和寧路其地在杭愛山東鄂爾坤塔米爾河之間亦祇舉其大勢家家攷索多有異詞齊次風謂哈喇烏倫河烏倫疑即和林之轉音（方昶按康熙圖作哈喇烏倫河胡刻一統圖作哈拉郭倫河西十三度北極出地四十九度五十分）又云阿又河（方昶按胡刻圖作阿爾縣河）東北流注色楞格河其北岸有山疑即元時和林上都所云嶺北當指賽堪山及枯庫齊老圖諸嶺何秋濤北徼形勢攷謂哈綏河（方昶按胡圖作哈瑞河）疑即元之和林河齊氏第求之音近別無他證何氏亦屬誤指惟張石洲蒙古遊牧記引證精確以胡刻一統圖按之和林當在今三音諾顏右翼中右旗之東中前旗之西北集爾瑪台河之南郭羅和河之北（即枯洛河東南流入鄂爾坤河）西

十二度九分北極出地四十五度九分集爾瑪台即和林川也（一曰朱爾馬台河亦曰朱勒馬台河）東北流瀦爲湖泊曰察罕泊一曰察罕鄂模和林城在鄂模西南百餘里確然可信今錄其引證之文爲之辨證於下

長春西遊記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窩里朵漢語行宮也桐鄉程春廬氏曰於時皇后窩里朵當在和林必先審和林所在然後可稽程之所經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元人指述和林未有如圭齋之明晰者斡爾汗即今鄂爾坤河也忽爾班達彌爾今塔米爾河也偰輦傑今色楞格河也然則和林在色楞格以南明矣其經和林城西北流者正今之哈瑞河也當爲元時和林河（方昶按程氏此說殊誤圭齋書和林三水所謂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者即今集爾馬台河齊作朱勒馬台水道提綱曰朱爾馬台河是也哈瑞河一作哈綏河遠在其北三百餘里按圭齋原文曰並城南山曰經城西北流皆指距城甚近者而言曰發西北則指遠者言之色楞格南源在和林西北五百餘里哈綏河亦色楞格南源之一北發源亦在和林西北三百餘里當時或亦名偰輦傑河則不可知若以此水當經和林城西北流之水則甚謬矣）哈綏河入色楞格河其合流處當在和林北三十里非三水俱合流也（方昶按如其說則和林在哈綏河入色楞格河之南三十里由此而溯哈綏河之原書云發西南不書云發西北矣北顯顯然）若鄂爾坤河合於色楞格蓋在和林東北千餘里矣（方昶按鄂爾坤河自源至合色楞格處一計二千餘里自和林城南至合處亦一千九百里）記云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此水乃今呼納伊河及哈綏支流也（方昶按非呼納伊河乃布勒哈爾台河一曰博爾哈爾台河沈氏說是詳下文）沈垚釋曰按張參議紀行曰（方昶按元史張德輝字耀卿交城人憲宗壬子北覲世祖至元三年參議中書省事紀行作于戊申六月首云丁未夏六月初吉召赴北上似在壬子以前）故由城西北行三驛過畢爾紇都乃工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澂澈北語謂吾悟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按水道提綱朱爾馬台河源出黑鐵木兒山南麓東南流繞布庫

鐵木兒山足三面東北流曲曲二百餘里瀦爲池曰察罕鄂模廣數十里又東北流百里有布勒哈爾台河南自達爾湖喀喇巴冷孫地之池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入鄂爾坤河布勒哈爾台與畢兒紇都音相近察罕池東北流百里與布勒哈爾台河會與紀行過畢兒紇都又經一驛過大澤泊之言合又自布勒哈爾台河東至喀魯哈河里數與紀行行三驛之言亦合然則吾悟竭腦兒即今察罕池池西南百餘里實和林城所在矣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哈之澤夏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地理志迦堅茶寒在和林北七十里錢大昕謂迦堅茶寒即揭揭茶哈譯音有輕重耳揭揭察哈憲宗紀又作怯蹇又罕然則殿以澤得名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澤亦當相近察罕池之名即揭揭察哈澤無可疑矣（方祁按元史考證齊齊克察罕淖原文作揭揭察哈他卷又作怯蹇又罕今併改又按掃鄰城史作樑琳城迦堅察寒殿作略很察罕殿並是後改地理志仍作迦堅察寒則改之未盡者）紀行曰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松林瀨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歐陽元高昌偰氏家傳曰云云按忽爾班達彌爾即今塔米爾河水道提綱塔米爾河南北二源合流之後又東北二百里入鄂爾坤計自和林城東北百餘里至察罕池又東北百里至布勒哈爾台又東至鄂爾坤實二百數十里而鄂爾坤河自東南趨西北塔米爾河南源自西南趨東北以道里覈之南源實在故和林城西則即和林川矣（方祁按塔米爾南源實在和林城西北沈氏以爲在西即以此水當和林川非也下一說爲是）北源乃塔米爾河耳斡爾汗即鄂勒昆也或者南北二源俱爲塔米爾則入察罕池之朱爾馬台河當是古之和林川（方祁按此說是也）三水會合之地計去和林城約有三百里而偰氏家傳云三十里傳寫誤耳以水道提綱所載考之張與歐陽之言一一宛合則和林城在今賽音諾顏右翼中右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西北也（方祁按當作賽音諾顏右翼中右旗之東額魯特旗之西南作西北則其誤）一統志和寧路其地在杭愛山之東鄂爾坤塔米爾河之間斯言得之

沈垚曰張參議紀行和林川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西南行過忽闌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祁按此即塔米爾南源）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石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四隅巍然特立於平地形甚峭峻遙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按自和林西北行五驛而抵唐古河則地當在今賽音諾顏中後末旗之西南近哈綏河發源處唐古疑即哈綏河此水倘去西夏甚遠而以爲源自西夏傳聞之訛耳（方祁按觀紀行云云朱爾馬台河即和林川益無可疑矣紀行云由川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轉西南行過忽闌赤斤有水曰塌米河注之即今闊塔米爾南源下流也憲宗紀二年夏駐蹕和林冬十月駐蹕鄂特古呼蘭地本作月帖古忽闌地即紀行所謂忽闌赤斤也由是東北經一驛過石堠復由石堠轉向西南行三驛過唐古河蓋山勢常轉始向東北復轉西南已在今闊烏克克嶺之西南沈氏以爲自和林西北行五驛者誤也唐古河驛不能確指爲今之何水距西夏甚遠不得謂爲源出西夏然西夏在其西南其[illegible]固未嘗誤也沈氏誤以爲所行五驛皆向西北而行故疑唐古河爲哈綏河方網乃大謬矣）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取和林詩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方祁按闕特勤者苾伽可汗之弟（史作毗伽）特勤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勤（史作特勒當以碑文爲正）闕特勤卒於開元二十年其後突厥衰微回鶻強盛其地爲回鶻所據魏氏源元史新編（回鶻傳論文）回鶻在唐時建牙和林自注唐書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即元和林北之薛靈哥水也一曰偰輦傑河今曰色楞格河（魏氏聖武紀云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河之西回紇舊建牙之所匈奴之北庭也又曰塔爾寄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坤河之北亦指今三音諾顏部李恢垣漢西域圖考非之以爲當在土謝圖汗境內方祁按李說非也）方祁按今圖三音諾顏右翼中右旗東之地北距色楞格河適符六百里之數實爲和林故都所在是仙娥即色楞格而薛靈哥

傑蕭傑昔林哥皆譯音之異字魏氏之言亦不謬也又按唐書地理志回鶻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河北有富貴城又曰烏德鞬山左右嗢昆河獨邏河皆曲曲東北流至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近人丁謙漠北建庭考引此文云嗢昆即鄂爾坤轉音但此嗢昆水實指塔米爾河以塔米爾河亦鄂爾坤之一支故以嗢昆統之否則鄂爾坤河東北斜行無南依之理云云丁氏蓋以塔米爾南源爲和林河故謂回鶻牙帳不能南依嗢昆其誤）考嗢昆河即今鄂爾坤河烏德鞬山即今烏克克嶺亦曰杭愛山在牙帳之西山脈自北而南迤而東又迤而東北環牙帳三面者皆是也鄂爾坤河發源此山隨山曲折而流亦環牙帳三面獨邏河闊拉河亦曰土拉河發源其東數百里與哈魯哈河合而東北流總名闊拉河又東北與鄂爾坤河會（西十度一分北極出地四十八度五分）距集爾瑪台河之南三音諾顏右翼中右旗東之地適符五百里之數故雙溪醉隱集注以爲苾伽可汗故地元之和林確在於此若回鶻牙帳即苾伽可汗宮城尚在其西北七十里耳（水道提綱疑色楞格之北哈喇烏倫之東則古和林城者實唐書富貴城所在雙溪醉隱集戊申己酉北中大鹽詩注和林東北有斜迷河河有古城唐代默地志所謂仙娥河富貴城者是也仙娥河今變轉爲鑾蘭河方和按色楞又即鑾蘭之音轉也齊次風又疑齊鄂山則唐時回鶻牙帳西之烏德鞬山嗢昆水即鄂爾坤河方利按嗢昆水即鄂爾坤河其宮是也指章鄂山爲烏德鞬則獨未賴閑蓋嶽回鶻牙帳之西迤而南又迤而東北者皆烏德鞬也唐書謂牙帳西據烏德鞬山指今烏克克嶺一作烏克可勒齊之是也烏德鞬之正脊章鄂山者是其支阜若專指此嶺烏德鞬則牙帳當屬東據烏德鞬不得言西據矣）

起輦谷

張石洲蒙古遊牧記云鄂爾多斯盟名伊克昭蒙語謂大曰伊克廟曰昭理藩院則例載伊克昭境內有青吉斯汗園寢然則伊克昭之名爲因青吉斯汗園寢得名矣而園寢所在無的處史稱元世諸帝自太祖以下皆葬起輦谷起輦谷何在各家譔述亦無徵案蒙古源流卷四載青吉斯汗於歲次丁亥七月十二日殁於圖爾默格伊城於是以輦載柩至所卜久安之地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造長陵於彼處立白屋八間在阿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諤特克地方建立陵寢

號多博克達大明青吉斯汗自後元裔之襲汗號者率即位於八白室前卷六載達延汗降旨云鄂爾多斯者乃爲汗守禦八白室之人屬大有福者阿勒坦山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北之阿爾布坦山康熙圖載阿爾坦山在河套騰格里泊西北五十里許與喀爾喀接界又土默特德貝子號知蒙古掌故云太祖葬地在榆林邊外極西北地名察罕額爾格即諤特克譯字之變大諤特克地方即史所稱起輦谷其地在今賽音諾顏左翼右旗與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兩界之交無疑也（原案葉子奇草木子元諸帝陵皆在起輦谷[illegible]起墳塋葬畢以萬騎蹂平[illegible][illegible]）方祀按史稱二十二年閏五月帝避暑六盤山六月夏王李睍降帝次清水縣西江七月壬午不豫已丑崩於薩里川哈喇圖之行宮考薩里川今不見於圖經地志未能確指爲今何水然清水縣在六盤山西南二百餘里縣西即清水又西隴水今曰苦水川者是史云清水縣西江不越此二水之間當時西夏已平載柩北旋直北而行至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諤特克地方定爲久安之地以輦載柩蒙古源流有不能請出金身遂造長陵之語則是起柩於薩就此入土起輦谷名當即因之而起近人魏易所譯元客卿哥博羅遊記云成吉斯汗葬於阿爾泰山按遊記所言阿爾泰山即阿勒坦山亦即阿爾布坦山（非今漠北之阿爾泰山[illegible]元時名按台山見元秘史）與蒙古源流之言相合宋彭大雅黑韃事略紀其土風俗云其墓無冢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插矢爲垣闊餘三十里邏騎以爲衛徐霆疏證云霆見忒沒真之墓在廬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忒沒真生於斯即死葬於斯未知確否按彭氏徐氏皆當時身使北庭之人彭言插矢爲垣則墓地並非一無標

識徐言相傳云云並明言未知確否則不得據以爲式沒眞之墓審矣蓋元先代世居臚溝河左右徐氏所見或其先代之墓以箭爲垣樵蘇有禁斯爲事理之必然至葉子奇之說則更屬傳聞張石洲考蒙古源流理藩院禮部則例歷歷可徵余既備錄其語復爲考證一二附書於後以證其說確鑿無疑

又按漢書匈奴傳云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是不封不樹本漢北故俗元代仍之非始自蒙古傳又云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按匈奴不封不樹而亦言冢蓋班氏以冢爲葬所之通稱非先單于獨有冢也烏桓能知其葬所而發之似亦非別無標識可知因不封樹子孫久而迷其所在勢所必然葉子奇子母駱駝之說殊不足信（杜詩獨留青冢向黃昏明妃有冢從漢俗也謂之青冢所異者冢耳非異其草之獨青也塞外以草青爲一歲不獨明妃冢草爲然向來解者失之）

東北輿地釋略卷四

東北輿地釋略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三	六	五	隆	龍
一	三	一八	一〇	州	縣
一	三	二六	一九	壯	牡
一	五	一一	一四	漱	嫩
一	六	一二	一一	蒙	盟
二	一	一五	二四	爲	至
二	三	七	一〇	於	輿
二	四	一一	一六	接	直
二	八	二〇	二六	古	私
二	八	二二	一一	畚	古
二	九	一四	和字下		脫十字
二	九	一六	二五	黃	龍
三	二	二五	二	城	桯
三	三	七	九	在	之
三	一二	五	三	安	按
四	一	六	一〇	接	按
四	七	一五	二	闌	闕

己未仲夏

渤海國志

察罕升允題

吉甫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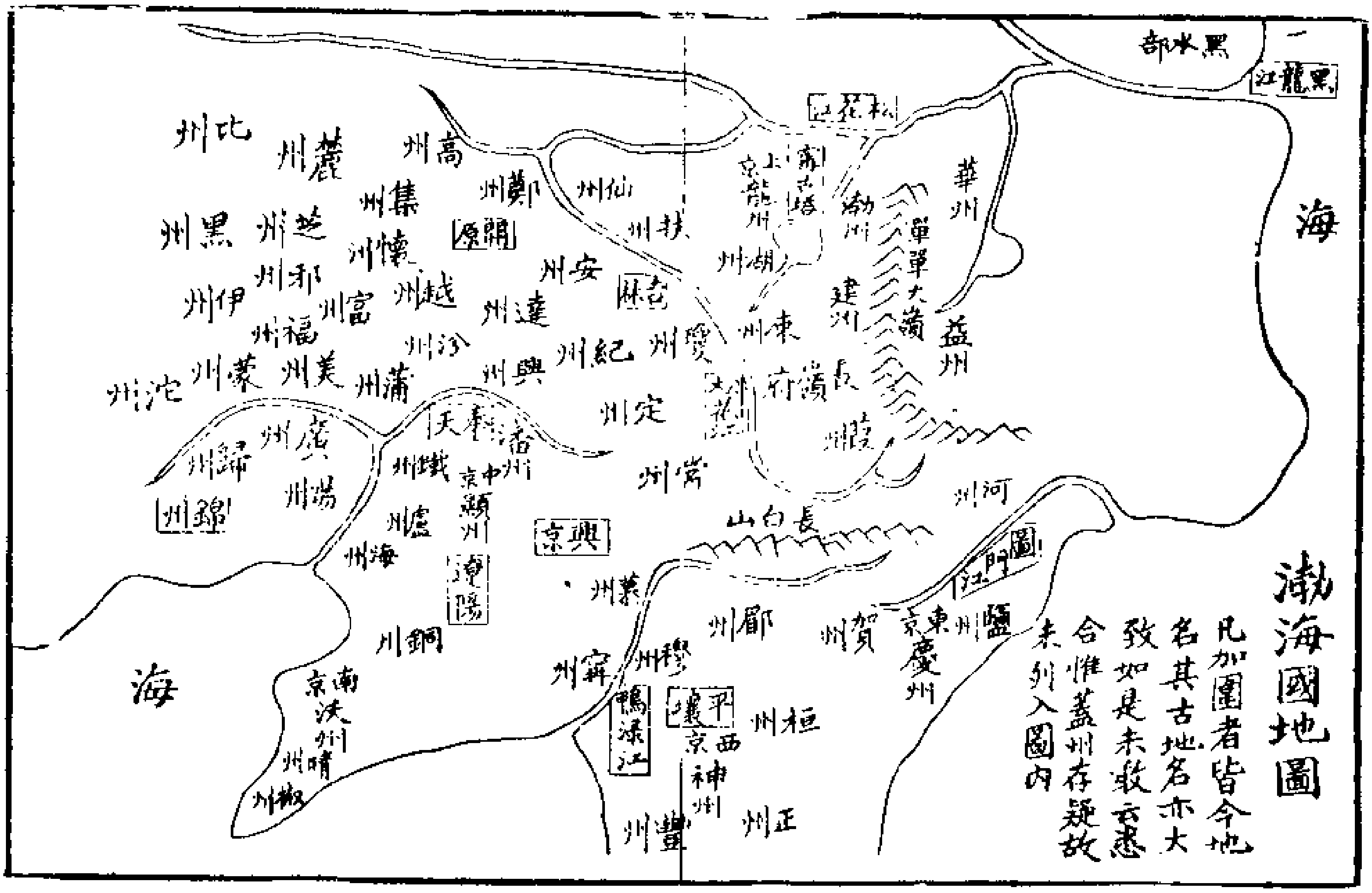
渤海國志序

昔邵陽魏源著開國龍興記謂遼東青海外爲營州有古孤竹之墟肅愼氏之國孤竹在今遼西肅愼則今遼東吉林寧古塔其地自唐爲渤海而鄂多里城去寧古塔三百餘里　聖清發祥之地也渤海建國垂三百年雖迭有廢興而苗裔弗絕終以發盛流澤滋長也亦神皋靈秀所鍾與涉江先生抗行而希古博辯以披文自丁世迍孤窮介潔常怵惕於世變之日紛危亂之日亟以爲人倫斁瀆綱維潰崩有不勝其深悲隱痛者其所述作皆有關世運之盛衰非特爲閎麗俠張者比也今

年成渤海國志四卷曰原始曰紀年曰後紀年凡爲志者八表二列傳三上溯肅愼之始下迄金源滿洲莫不詳識自有此作而渤海一國之史乘乃備焉已國家不幸使邪說橫流凶豎搖毒倡爲離析滿漢之風遂覆宗社使知肅愼肇封遼隆三后以至興京毓聖天遂方昌或者猖狂之說悖逆之行不至是極乎抑余尤有感者數年以來人嗟謫析愁憂感喟訏且無聊回溯盛時若嬰兒之慕慈母游子之懷故鄉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先生以是編付余梓　諸叢刻中盡虞其散佚也莊生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林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邪吾知先生不能無感也歲在己未閏七夕吳興劉承幹序於嘉業堂

序

光緒壬午京兆試得人稱盛陶齋結纓於資州素菴采薇於膠島其厄抑剞劂崎嶇蒲官而能以文章忠義相興頡頏者則瓜爾佳元素司馬其人也司馬少時隨侍式渠先生於揚郡及見何子貞太史長返都門從漢青士太守講詞章張叔騫駕部談書畫嗣復出吳縣潘文勤之門遂深於金石考據之學水曹事暇有書人輯略之編京師舊聞有天咫偶聞之刻論詩則有香奩集發微攷史則有洛陽伽藍記鉤沈授讀龍溪鄭氏爲刻叢書其兩漢三國學案成於斯時鄭氏爲之付梓著作等身卓然爲滿洲文學之後勁位雖不達名則遠聞近復出渤海國志見眎不以鍾羲爲不學謬使校訂竊謂吾鄉先正輿地之學不乏專書如圖瑤圃七椿園和簡勤松文清類皆使車所至裒輯見聞其成書爲較易元素儉德辟難家鮮藏籍混俗各嗇一瓻鮮借渤海故實荒遐以之問人多瞠目撟舌而不知所對期月之間遽能巨帙裒然斯爲神勇陶齋已矣素菴憂傷憔悴神明未衰他日海天清晏兩君儷單車襆被作健東游過畢郢之舊京訪漢唐之遺跡耳目所及當有補原著所不及者鍾羲未老尚能操不律而從其後也己未秋九月尼堪楊鍾羲序


黑水部
黑龍江
松花江
海
比州
麓州
高州
鄚州
集州
仙州
黑州
懷州
開原
扶州
上京龍州
寧古塔
渤州
華州
湖州
郢州
伊州
富州
越州
安州
福州
達州
建州
東州
單單大嶺
益州
汾州
興州
紀州
長嶺府
沱州
蒙州
美州
蒲州
定州
廣州
鐵州
中京顯州
歸州
湯州
錦州
盧州
興京
遼陽
長白山
河州
海州
萊州
鴨綠江
銅州
郢州
賀州
東京慶州
南京沃州
晴州
椒州
寧州
穆州
西京神州
桓州
豐州
正州
海

渤海國地圖

凡加圍者皆今地名其古地名亦大致如是未敢妄憑合惟蓋州存疑故未列入圖內

渤海國志目錄

卷一
原始　紀年　後紀年
卷二
地理志　職官志　輿服志　禮樂志
詞命志　姓氏志　風俗志　物產志
卷三
朝貢表　征戰表
卷四
同姓列傳　異姓列傳　孑遺列傳

渤海國志卷一　求恕齋叢書

華寶唐　晏纂

吳興劉承幹校

原始

渤海古肅愼也虞舜紹堯首服德化大戴禮記孔子之對詡之四海咸王嗣世來賀卽位尚書有賄肅愼之命列於諸侯故周襄王之告諸侯肅愼與燕亳並稱其爲封建之國箕子之封朝鮮太伯之封句吳爲與平漢武滅朝鮮以其地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而肅愼之地遂在封域之中東漢以後一隔於公孫淵再淪

於慕容魏於是夫餘句驪濊貊沃沮爭起而據之昔之形勢始變厥後有挹婁勿吉靺鞨之異稱實則不過一部之名而肅愼之爲肅愼初未嘗變及大唐初舍利氏自立爲震國王唐中宗因封爲渤海郡王而渤海之名肇矣建國將三百年初滅於契丹再阸於金源重興於滿洲雖遷變不恆而爲肅愼之苗胄則終古未變也考渤海出於勿吉勿吉之在南北朝共分七部一曰粟末部與高麗接二曰伯咄部在粟末北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渤海之先出於粟末部姓舍利氏及封渤海改姓大氏降及遼金大氏猶有子遺其入高麗者易姓王氏昔唐張建章有渤海國記三卷見唐志久已不傳爾後諸書略及一二獨唐書及冊府元龜所載渤海遺聞尚夥　國朝本之以成滿洲源流考下及契丹國志大金國志松漠紀聞通志五代會要東國通鑑諸書各有傳述然卒無屬隸渤海一國之事以爲成書者余不自揆竊援昔人契丹國志大金國志之例網羅放失整比舊聞俾後之人得以上考肅愼下接金源滿洲竟委窮原了如指掌足知一代之興其聲名文物蓋有有開必先

者而紬繹其廢興存亡亦足以資鑒於後世矣

紀年

高王祚榮姓大氏舍利乞乞仲象之子也（一統志作齊克仲象）其先爲女眞粟末部人粟末因粟末水以爲號卽今松花江也初附於高麗唐高宗時李世勣滅高麗仲象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讀史方輿紀要曰在瀋州衞東二十里按瀋州今奉天也勣滅高麗直抵王都仲象若保瀋州山則應在其北何以云東保按挹婁故地爲渤海之定理府在今鐵嶺以南則東牟者附盛京之東山今大柱山也）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鄰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李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仲象與乞四比羽及高麗餘衆東走度

遼水保大白山（所長白山）之東北依奧婁河（一統志作鄂羅阿源出吉林安班相北嶺一流入哈達河一流至開原入清河）樹壁自固武后封比羽爲許國公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時仲象已死祚榮引殘痍遯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此嶺當在長白山以東或即錫赫特山北大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時契丹附突厥唐師道梗祚榮即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地唐武后聖歷中稱臣朝貢中宗時唐遣張行岌來遂遣子門藝入侍睿宗遣使拜王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領忽汗州都督國稱渤海元宗開元中薨諡曰高王唐遣使來弔祭

王武藝初封桂婁郡王既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之唐賜典冊襲封王爵并所領始改元曰仁安未幾北方黑水靺鞨（即金之先世今黑龍江地）朝唐唐以其地建黑水州以其首領爲黑水都督諸部刺史屬焉唐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王乃遣其弟門藝及舅任雅相擊黑水門藝固諫乃遣從兄壹夏代之門藝殺之而奔唐王乃上書於唐請殺門藝唐不從後十年王遣大將張文休攻登州萊州殺刺史韋俊唐命新羅王金興光來攻南境不能克（按韓昌黎集烏石廟碑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高深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遂數舒弘正與此合又按全唐文新羅金忠信請充寧海軍副使從討靺鞨表有云陛下新有制加本國王與光寧海軍大使錫之旌節以討兇殘亦指此舉）厥後王亦悔過上表歸伏令大成慶等入朝且表突厥遣使求合擬與攻奚及契丹王欲執送其使唐不許王薨

諡武王

王欽茂開元二十六年立改元大興遣使如唐寫唐禮及三國志及三十六國春秋於境內徙都上京直舊都三百里忽汗河之東事在天寶末年（按光緒中有人於興京發地得碑乃渤海王大武藝烈碑余曾得其拓本係陽文隸書有渤海大興某年字以此考之則文王末遷以前渤海實都西京故武王亦葬西京至此年始遷上京也）先是天寶中加王特進太子詹事肅宗大歷中又進檢校司空寶應元年晉太尉王以日本舞女十二人獻於唐貞元中徙都東京（即龍原府非南海府）

王薨諡文王

王華璵文王之孫先是文王世子宏臨蚤卒族弟元義立一年猜虐國人弒之而立成王改元中興還都上京

薨諡成王

王嵩璘成王子（唐會要作文子此從唐書）王初冊爲郡王改元正曆唐授右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貞元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貞元間薨諡康王

王元瑜康王子改元永德唐冊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謚定王

王言義定王之弟初爲權知國事即位改元朱雀號謚僖王

王明忠僖王之弟改元太始號謚簡王

王仁秀簡王之從父也其四世祖野勃高王之弟也改元建興南定新羅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唐詔進金紫光祿大夫司空元和四年號謚宣王

王彝震宣王之孫也宣王子新德蚤卒彝震爲權知國事既乃立之改元咸和唐大和七年遣學生赴唐上都學問先所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請歸本國會昌中號謚缺

王虔晃彝震之弟號年及謚缺

王元錫缺

王諲譔開平元年遣使至梁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不服契丹王謀寇燕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後唐同光元年冬十月遼舉兵來伐不克而還天成元年冬十月遼又來伐二年正月攻破夫餘城守將死之王命老相將兵迎敵大敗丙寅遼兵圍忽汗城辛未王素服槀索牽羊率臣三百餘人出降丙子遼人入城搜軍器者爲邏卒所殺遼主怒攻城城破遂俘王以歸於上京西築城以居之賜名烏魯古妃曰阿里只世子光顯與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謨左右衛將軍大審理工部卿吳興檢校開國男朴漁小校冒豆干率其餘衆前後奔高麗共數萬戶高麗王錫光顯姓名曰王繼附之宗籍使奉其祀僚屬皆賜爵渤海遂亡（以上皆本之兩唐書及冊府元龜通鑑唐會要五代會要東國通鑑等書）

論曰乞乞仲象以敗亡之餘走險自保同太王之去邠高王祚榮以席業之資窮棘開基類句踐之興越及幅

幀既建乃以文德修之改制度建宮號列郡縣又克盡事大之禮遣寫書之官遂得比跡中原抗手上國方域至五千里祚國至三百年當時四方殆無逾之者亦云盛矣厥後移剌氏暴興遂其鯨食臥榻之旁遂不能不醒長宵之夢矣此事雖代代不免然殷墟麥秀周室黍離溯其遺聞固有千秋同慨者昔屈靈均云孰兩東門之可蕪劉更生曰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夫二子之言誠沈痛矣而亦卒無救於國者豈非以存亡之故起於人事成於天命而竟非區區口舌所能措置於其間耶嗚呼然而金輪初封仲象爲震

國公帝出乎震遂以肇完顏愛新之基天命所歸於茲兆矣

後紀年

契丹天顯元年三月安邊定理鄚頡三府不肯臣遼而復爲渤海契丹遣安端攻下之誅其帥二人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復舉兵契丹遣堯骨（卽太宗德名）攻之六月破之七月鐵州刺史衛鈞舉兵堯骨攻拔之（遼史）唐天成元年（卽遼天顯元年）四月遣使大陳琳等百六十人進兒女口三及人參昆布白附子虎皮等於唐七月使人大昭佐等六人朝唐十一月渤海王弟部領兵士攻闈夫餘府

城不能克遼遷夫餘府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眞（遼史）四年遣使臣高正詞貢方物於唐長興元年正月遣平濕等朝貢於唐歸被黑水剽劫二年使文成角朝貢於唐三年正月遣使朝貢於唐清泰六年遣列周義朝貢於唐（冊府元龜）宋太平興國四年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奔宋（宋史）六年宋賜烏舍城浮渝府王（按以上諸名非渤海本有疑後有更改）詔曰間爾國爰從前代本是大藩近年以來頗爲契丹所制宜率部族來應王師朔漠之外悉以相與以將[illegible]師大舉故先告諭俾爲應也（宋會要）冬遣使上表自安定國王烏元明言臣本高麗舊壤渤

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頃歲契丹入侵境土攻破城寨俘掠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訖於今而又夫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斯所宜率兵助討必欲報敵元興六年十月日（按據五代會要云契丹所克僅扶餘一城亦不言俘王事且此後連書遣使入貢至清泰三年則此十年中渤海初未亡者豈謬誤既甥而烏氏遂飛起如大宋復答石林牙之西遼者冊書不可考僅此一表存耳）詔端拱二年遣使獻馬及雕羽鳴鏑淳化元年王子大元上表（文獻通考）遼統和十四年渤海燕頗等侵鐵驪道遼遣奚王和碩奴等討之不克二十一年四月遣使貢於遼太平九年八月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東國通鑑曰大祚榮）

（七世孫）因留守駙馬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等卽位曰興遼改元天慶延琳先與副留守王道平謀道平夜踰城與延琳所遣召黃龍府黃翩者俱往告於遼時蕭匹敵先率兵據要害絕其西渡之計渤海太保夏行美先戍保州延琳密馳書使圖其統率耶律蒲古行美反以實告蒲古遂殺渤海兵八百人而斷其東路延琳知黃龍保州皆不附遂分兵西取瀋州節度副使張傑聲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詐而已有備不克而還時南北女眞皆從延琳及諸道兵皆至（東國通鑑曰興遼國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眞與契丹相攻）延琳嬰城固守遼燕王蕭孝穆攻

之十年八月延琳將楊祥世夜開南門納遼軍延琳遂敗遼人遂遷渤海分居來隰遷閏等州（遼史）秋九月興國郢州刺史李匡祿赴高麗告急尋聞國亡遂留不歸（東國通鑑）時去渤海之亡一百三年矣閱八十年遼天慶五六年又有古欲及高永昌事古欲爲饒州渤海人時天祚帝敗於女眞五年二月古欲遂自稱大王遼人討之爲古欲所敗五月又戰古欲敗績丙辰獲古欲（契丹國志）遼東留守蕭保先爲政酷虐六年正月朔東京裨將渤海高永昌與數十人乘酒恃勇挾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兵變請爲備保先出衆殺之有戶部使

大公鼎亦渤海之裔登進士第聞亂作遂權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臣集諸奚漢兵千餘人搜索渤海數十人殺之初三日渤海軍馬抵首山門公鼎等登門諭之不退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公鼎清臣戰不能勝奪西門出奔遼永昌自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或作降基）據遼東五十餘州獨瀋州未下所在奚人挈家渡遼以避之（契丹國志）閏月貴德州守將耶律余睹以廣州坿於永昌（遼史）遼遣命宰相張琳討之旬日開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紮寨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安德州軍先渡河大軍以次繼進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旁遼軍不支而退保舊寨三日不得攖糧盡乃退渤海騎兵尾襲至瀋州精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掠遼人方議再舉忽承女眞檄文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於義即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五日進兵遼人以爲渤海詐作此檄不爲備是日東北有軍擁至將士呼曰女眞至矣遂潰女眞徑入瀋州遼師既敗女眞即攻東京永昌大敗遁入海女眞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按此疑即今盛京以南各島）金人既破城慮渤海人難制遷徙之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

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本有數十榦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貨而去其居故地者仍歸契丹（契丹國志）

論曰自古國亡而人心不死未有如渤海者也始而渤海王弟率兵攻夫餘繼而有烏元明之自王三而有大延琳之興遼至高永昌而四矣而遼亦與之共盡是其亡而不亡敗而不安於敗古云渤海三人敵一虎誠虎若也哉不意完顏不仁用刈其燼亦云酷矣吾聞明萬歷時建州左衛有王兀堂者與右衛斐啟兵爭而卒折而入於右衛其人即完顏氏苗裔也古云天網恢恢疏

而不失其信然乎

渤海國志卷一

渤海國志卷二

率賓唐　晏纂

吳興劉承幹校

地理志

上京龍泉府（即忽汗城）領龍湖渤三州

按忽汗城在今寧古塔以呼爾罕河得名一統志云寧古塔西南六十里瑚爾哈河之南有古大城周三十里東西南七門內城周五里東西南各一門內有宮殿將基址即渤海上京舊城址明可考而一統志以爲金之會寧府若金上京會寧府在阿勒楚克河拉林河之間去寧古塔二百九十里矣絕域紀略云土人名賀龍城

柳邊紀略云沙闌城在寧古塔西八十里門存石塔一石觀音一紫石碑一書類華吏城北十餘里有石橋二九洞今石雖圮而柱尚存將軍使人浚井得朱漆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

賈耽道里記云渤海王城臨忽汗海北有德理鎮

龍州領縣四

富利　長平　佐慕　肅慎

按遼史地理志太祖伐大諲譔遷長平民於臨潢西北是遼伐渤海貫至上京宗而五代史宋史通鑑通考皆以爲但拔夫餘府一城而遼史以忽汗城爲即平壤又以爲即中京顯德府均誤又以龍州即黃龍府尤誤遼志於地理最疏所考漢縣尤誤今不從之

賈耽道里記云忽汗城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

湖州興利軍有刺史

按湖州之名當即在今阿卜湖左右阿卜湖又名畢爾騰湖又名鏡泊

渤州清化軍有刺史領縣一

貢珍

按唐會要渤海又有德理府不見遼史而賈耽道里記前作德理鎮此或當時有所改易不可知德理之名明至今猶在但訛爲德林又名德林石在鏡泊之北滿洲源流考德林石在寧古塔西九十里大石廣二十餘里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闊或方或六闊八闊如井如盆如池深丈餘或數尺中有泉泓然凝碧或潛鱗游泳或中生樺楡等樹夏無蚊蝱麋鹿羣聚於中

中京顯德府領盧顯榮鐵湯興六州

按遼史高永昌據東京遼遣張琳討之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割渠遼東京即渤海之中京今遼陽城北有古東京湖中京顯州即今遼陽

一統志釣魚臺在遼陽州南三十里相傳爲渤海游觀之所

盧州（亦曰杉盧郡有熊岳山）領縣五

山陽　杉盧　漢陽　白巖　霜巖

按盛京通志蓋平縣南六十里有熊岳城即金熊岳縣盧州所併也

顯州領縣五

金德　常樂　永豐　雞山　長寧

按柳邊紀略遼河套在開原北舊顯州城下則顯州城至今尚在而在開原以北

滿洲源流考云常樂故縣在遼陽城內長寧縣在遼陽西南蓋平之東永豐縣在海城縣西六十里遼水東岸明時有永豐堡

鐵州領縣四

位城　河端　蒼山　龍山

按五代史自錦州西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鐵州又按西當作東

按盛京通志今蓋平縣東九十里有鐵場堡

湯州領縣五

靈峰　常豐　白石　均谷　嘉利

按明一統志湯州故城在遼東都司城北今廣寧境內

興州領縣三

盛吉　蒜山　鐵山

按松漠紀聞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銀州今鐵嶺縣蒲河源出承德西北

東京龍原府（亦曰柵城府南瀕海日本道也有宮殿岩石爲城）領慶鹽穆賀四州

按鳳城雜記曰朝鮮安市城在鳳凰山麓以石爲城周十餘里設二門石堞俱存

按遼史開州本濊貊故城渤海爲東京龍原府開州今在朝鮮蓋自鳳皇城邊外東南至朝鮮之江原道皆濊地則鳳城雜記所云安市石城者或即渤海之東京也唐書薛仁貴征高麗與其大將溫沙門戰熊山擒射者於石城即此

慶州（亦曰龍河郡）領縣六

永安　龍原　烏山　辟谷　熊山　白楊

按朝鮮開州西有熊山城又慶源邑在混同江南白岳山下地近古慶州

鹽州（亦曰龍河郡）領縣四

海陽　接海　格川　龍和

穆州（亦曰會農郡）領縣四

會農　水歧　順化　美

按今開州內有穆州城

賀州（亦作吉理郡）領縣四

洪賀　送誠　吉理　石山

按今朝鮮咸鏡道吉州別名吉城當是賀州

南京南海府（爲沃沮故地疊石爲城幅員九里新羅道也）領沃晴椒三州

按遼史大延琳叛南海城堅守不下別部皆被擒乃降遼徙其民於上京置遷遼縣五代史自鐵州行七八日至南海府鐵州今錦州則南海府大略可知

遼史海州本沃沮國地高麗爲卑沙城盛京通志渤海南京城在海城境內

沃州領縣六

沃沮　鷲岩　龍山　濱海　昇平　靈泉

按滿洲源流考沃州爲南海附郭則沃沮亦附郭邑也又云卑沙城即今海城

晴州領縣五

天晴　神陽　蓮池　狼山　仙巖

按滿洲源流考云海城西南有蓮花泊或即蓮池故縣地

椒州領縣五

椒山　貂嶺　澌泉　尖山　巖淵

按滿洲源流考云遼之耀州即渤海椒州今有耀州故城在海城縣西南六十里巖淵在海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西京鴨淥府（城高三丈廣輪二十里朝鮮道也）領神桓豐正四州

按滿洲源流考[illegible]淥州在平壤西境因鴨淥爲名也

神州領縣三

神鹿　神化　劍門

桓州領縣三

按桓州卽高麗之丸都見三國志高麗人名爲卒本夫餘卽今高麗成川府在平壤之東晉康帝建元初高麗爲慕容皝所敗宮殿焚蕩乃棄丸都遷都平壤丸都本高麗之中都也

桓都　神鄉　淇水（卽今高麗大同江發源於寧遠東北歷平壤南入海）

豐州（亦作盤安郡）領縣四

安豐　渤恪（卽泊汋）　隰壤　硤石

按賈耽道里記自鴨渌江口舟行百餘里又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

按賈耽所記由鴨渌江口舟行至泊汋口卽豐州之渤恪縣又五百里至丸都卽桓州又二百里至神州

考丸都卽高麗之成川府地在大同江之上流若鴨渌江則與成川風馬牛何由得至或者耽所溯者高麗之大同江也渤海之西京地今高麗之平安道其南京之地今高麗之咸鏡之道也耽彼時由大同江入口溯流而上歷成川之德川之境越咸鏡道以至寧古塔不然則以地理求之無一合者考寧古塔紀寧古塔西南有地名紅旗街可通高麗此耽所由之路昔云鴨渌江則卽耽所云泊汋口丸都縣神州者均應在鴨渌江以北長白山麓佟家江左右之地而與所云丸都爲高麗王都者大不合矣又滿洲源流考云今考丸都在高麗王京東北賈耽記云在神州西南一百里鴨渌江口東北六百里與此正合信如其言鴨渌江口東北六百餘里則已入吉林界矣此處烏容有高麗王都乎又烏容有浿水乎存疑可也

正州（亦作沸流郡）領縣一

東那

按高麗成川有沸流水則正州去成川當不遠成川在平壤之東南可知高麗平安道之屬渤海矣按滿洲源流考云大概上京在寧古塔中京在遼陽東京在朝鮮開州南京在海城縣西京瀕鴨渌江可言也大致得之而不悟彼時高麗久亡其北境全入渤海南境則歸之新羅新羅都城在慶州極南界也則高麗北境如平安咸鏡二道渤海烏容無郡縣則所謂西京者固不止於瀕鴨渌矣

長嶺府（營州道也）領葭河二州

按賈耽記云長嶺府千五百里至王都則耽當日至渤海路因由吉林之西南矣

按滿洲源流考吉林西南有長嶺子自長白山南一麓環繞至此衆水分流東北流達吉善輝發等河西北爲哈達葉赫赫爾蘇等河長嶺之名當取諸此

按高麗咸鏡道永興縣別名長嶺亦名和州其地西去卽成川東北卽吉州皆渤海舊壤存之俟考

葭州

河州（有軍器坊）

高麗咸鏡道有和州疑卽河州之訛亦如益州之訛義州

夫餘府（爲扶餘故地契丹道也常屯勁兵以扞契丹）領扶仙二州

按遼史黃龍府本渤海夫餘府

渤海遼記略以黃龍府在今石頭河雙陽河間爲吉林之西混同江之南滿洲源流考以爲在今開原及開原邊外之境吉林志以夫餘府爲今長春農安二縣境諸說存參

按宋太宗賜浮渝府琰舍王詔卽夫餘府

扶州

仙州領縣八

永平　夫餘　布多　顯義　鵲川　強師　新安　漁谷

按遼史夫餘府遼改黃龍府太祖名龍州聖宗改名保寧七年以叛人餘黨遷通州其屬縣皆兼併渤海

舊名故遼史雖有渤海縣名而再經改易不能知某縣隸扶州某縣隸仙州矣

鄚頡府（本藁離國地）領鄚高二州

按在今昌圖以北以西盛京通志以爲在開原縣境內失之

鄚州領縣二

越喜　萬安

高州（遼史作頡州）

按昌圖北有八面城去昌圖百一十里又有四面城去昌圖四十里或者爲鄚高二州遺墟

安寧郡（藁離國故地）

按滿洲源流考此安寧郡當爲鄚頡府之支部
按藁離國今昌圖城北三十里有藁離城

定理府（又作安定郡守刺史挹婁故地）領定瀋二州（有范河清河）

按今奉天北有懿路河卽挹婁也則定理府在奉天東北興京左近

定州領縣一

安夷

瀋州領縣九

定理　平丘　巖城　慕美　安夷　瀋水　安定
保山　能利

按瀋州卽今奉天至所領九縣亦當分屬二州今不可考且安夷兩見亦誤
盛京通志瀋水在承德城南四里古瀋州應在今承德縣城內

安邊府領安瓊二州

安州領縣一

新安

按張棣金圖經銀州南鋪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信州北鋪四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銀州卽今鐵嶺安州去之百六十里則在今葉赫矣

瓊州

按瓊州屬當亦去安州不遠

率賓府（率賓國故地）領華益建三州

按率賓府金代爲恤品路或云今綏芬也明志稱在建州東南卽建州衞之地然未能實指其地所在若以爲渤海之建州則去綏芬亦不遠矣
盛京通志恤品路在興京東南邊外西北至金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至胡里改路一千一百里

華州

無攷

益州

按鴨淥江一名益州江則益州自在鴨淥上源盛京通志鳳皇城東一百二十里朝鮮有義州土人呼爰州或者以音近傳訛未可知也

建州

按元代一統志混同江俗呼松阿里江源出長白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以此考之則建州之地應在吉林東南額多力城之西本國朝發祥之地考寧古塔紀略云寧古塔城東有覺羅村傳爲我朝發祥之地而柳邊紀略則作覺羅城大淸一統志云鄂多理城在興京東一千五百里本朝最初建都於此盛京通志引元史塔出傳乃顏叛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咸平今開原縣境以地考之則額多力城去開原固有千里餘正可與元一統志互證建州所在則前人謂明建州衞

即渤海建州信矣

東平府（本拂涅故地） 領伊蒙沱黑比五州

按遼史拂涅國城渤海爲東平府唐太宗親征高麗李世勣拔遼城即此志又云遼州有遼河羊腸河雉子河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今考羊腸河在廣寧城東四十五里雉子河在廣寧東北四十里即珠子河也遼河亦經廣寧東北二百四十里蛇山一在城東三十里一在東北九十里狼山今名狼虎山在東北二十里黑山有四皆在城東及東北

伊州

蒙州 領縣一

紫蒙

按遼金有紫蒙館宋人多著於行記今新民府界遼志以紫蒙爲漢鏤方縣地考鏤方在今高麗平壤

相距太遠遼志所考漢縣全不可信

沱州

按遼志貴德州有沱河或即沱州地貴德州即漢襄平縣在今遼陽州北七十里即渤海之崇州

黑州

比州 以上五州共領縣十八名闕

按比州或云作北州按東平府地居今錦州廣寧之間所云五州亦不出此地左右比州之作北州或因北鎮而名黑州之名或因唐代黑水府而名

東平寨（產鐵）

按一統志錦州西五十里有古紅螺山寨土人相傳云渤海建此當即東平寨之故址

按明史廣寧中屯皆有鐵廠

懷遠府（本越喜故城） 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

按越喜部在黑水東南今三姓以東至海地此懷遠之越喜城則唐代之越喜州也

達州

越州（有柳河） 領縣四

粵喜 豹山 乳水 萬安

按遼東行部志柳河縣舊韓州也以城近柳河故名又元一統志柳河縣本越喜縣契丹併入安方縣安方即萬安也

按嘉慶中將軍富俊於八面城土中得銅鏡背鑄韓州刺史字考遼韓州即渤海之越州也以此知八面城即越州故城而懷遠府應在昌圖左近矣

又按滿洲源流考遼河與潢河會自開原入邊經鐵嶺縣鐵城而西南至開城爲巨流河又名枸柳河

懷州 懷遠軍 領縣一

懷福

按懷州當爲懷遠附郭故有懷遠軍號

紀州

富州（置銀冶嘗改銀州有范河柳河柴河） 領縣二

富壽 優富

按富州今鐵嶺縣地明洪武中遷鐵嶺於古嚚州即銀州范河在鐵嶺南三十里柴河在北二里遼河即柳河

美州 領縣三

山河 黑川 麓川

福州

（按胡嶠北行記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衞州至福州十三山今屬錦縣則福州約略可會衞州當作韓州即越州也）

邢州

芝州

鐵利府（鐵利國故地）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

（按鐵利亦作鐵驪遼史渤海鐵利府地多鐵）

廣州（有遼河東梁河遼河大口）

（按廣州至金代倂入章義縣今承德縣西有章義站渠河即太子河會遼河至牛莊入海當即遼河大口）

汾州

蒲州（有蒲河）

（按元一統志蒲河源出蒲谷流經蒲水田過松漠記聞蒲河四十里至瀋州今承德縣西北四十里香鑪山蒲河源出焉）

海州

（按海州疑即今海城或海城以北以西之地以近海而名耳）

義州領縣二

義豐　富義

（按遼史宜州崇義軍東丹王每秋畋於此金爲義州其地實渤海義州故處今義州西南有饒慶縣城滿洲源流考以爲置自渤海而渤海無此縣或遼金所名）

歸州領縣一

歸勝

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

（按高麗安州又名寧州而滿洲源流考以爲高麗定遠府）

寧州領縣一

新安

郿州

慕州領縣二

慕化　崇平

（按遼志慕州久廢縣二隸淥州淥州近鴨淥江然則慕州地當去朝鮮義州不遠）

常州

（按滿洲源流考以常州地屬朝鮮定遠府）

郢州獨奏州有彰聖軍

（按盛京通志云渤海郢州在今永吉縣境內又按東國通鑑載與遼國遣郢州刺史李匡祿來告急則郢州地近高麗矣）

銅州（又名銅山郡）獨奏州有廣利軍領縣一

花山

（按銅州地近紬巖在遼爲咸州花山縣遼改析木今海城縣東南四十里有土堡曰析木城當是花山故城）

涑州（有刺史）獨奏州

（按涑州以近涑末江而名則在今寧古塔左近）

以上三州爲獨奏州

（按滿洲源流考云獨奏之義當猶今直隸州不隸於府而事得專達也以此言之則後世直隸州之制實本之渤海也）

蓋州（又改辰州以辰韓得名）領縣一　井邑駢列最爲衝會

建安

（按盛京通志云蓋州本高麗蓋牟城唐太宗改爲蓋州渤海因之卽今蓋平縣愚按通志之說蓋本之一統志而實未確夫蓋牟之名因蓋馬山而來考漢之時元菟郡有西蓋馬邑馬訾水所出也西北入鹽難水馬訾水卽今鴨淥江鹽難水卽今圖們江則蓋馬地在今長白山南去今蓋平卽太宗所改之蓋州且千里矣若辰韓本名秦韓秦末中國人避入朝鮮朝鮮以海東地處之後爲新羅所都卽高麗之慶州去今蓋平不止千里矣然則渤海之蓋州固不能越境而居新羅又未必在今之蓋平至於遼史所載渤海州縣又遷徙不定更難作憑則此蓋州存疑可也不敢望文生義而信爲卽今蓋平也）

崇州領縣三

崇山　潙水　緣城

（按遼史崇山緣城在貴德州下云本漢襄城縣公孫度所據遺趾猶存則崇州蓋在襄平今遼陽州北七十里又滿洲源流考以崇州卽中京之崇州）

集州（古陴離郡地有渾河）領縣一

奉集

（按奉集廢縣在今撫順城南八十里渾河卽小瀋水承德縣東南四十五里有土城名奉集堡）

麓州領縣二

麓波　雲川

（按遼史乾州司農縣下云本渤海麓郡併麓波雲川二縣入爲乾州本漢無慮縣因醫巫閭得名則麓州亦因北鎮之麓而名歟）

賓州領縣四

永平　永寧　豐水　扶羅

（按遼史賓州下云本渤海城四縣皆渤海置）

以上五州皆不詳所隸唐書亦無之

（按遼史太祖紀滅渤海歸丙午次愼州甲戌次扶餘府不豫則愼州必在渤海境內遼史無之說此俟考）

論曰渤海之境蓋據有今奉天吉林二省高麗咸鏡平安二道黑龍江亦在羈縻之中遂有五京十四府六十六州一郡一縣百三十八縣幅圓五千餘里可云盛矣

自禹域之外古所未聞也然以遼金史考之則每縣蓋數百戶多者千戶而已則當日粉飾昇平以圖美觀或所不免然而以視周禮四井爲邑之制蓋遠過之古者治民之官多布政之官少故易以爲治後世地方百里而蒞以一官不知百里者古之大國也有君有卿大夫士蒞之者不啻百人故隱伏無不知也非狀無不舉也人才無不出也若後世一縣之事名爲令治之實則吏胥治之耳此輩惟利是視豈顧民生令之視事不過歲月之間耳輒相代去而吏胥終古不易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正此之謂然則民何以安國何以治反不如渤

海之民稀事簡可以收鳴琴之效此老聃所以願小國寡民其言信可師也哉

職官志

宣詔省

左相　左平章事　侍中　左常侍　諫議

按此仿唐門下省制也唐書門下省有侍中後改左相又有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掌出納帝命

中臺省

右相　右平章事　內史　詔誥舍人

按仿唐中書省制唐書中書省又曰中臺有中書令及右僕射又改爲內史龍朔元年改曰右相光宅元年改內史又有侍郎及舍人

政堂省

大內相一人（比尚書令）左司政二人　右司政二人（比僕射）左允　右允（比二丞）

按此仿唐尚書省制唐尚書省尚書令一人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總六尚書事

左六司

忠部卿　仁部卿　義部卿（居司政下）

按忠部以擬唐吏部仁部以擬戶部義部以擬禮部

支司三

爵部　有郎中員外郎

按爵部擬唐吏部而省其司封司勳考功三職

倉部　有郎中員外郎

按倉部以擬唐倉部而省其戶部度支金部三職

膳部　有郎中員外郎

按膳部以擬唐膳部而省其禮部祠部主客三職

右六司

智部卿　禮部卿　信部卿（同上）

按智部以擬唐兵部禮部以擬刑部信部以擬工部

支司三

戎部　有郎中員外郎

按戎部以擬唐兵部而省其職方駕部庫部三職

計部　有郎中員外郎

按唐書龍朔二年改比部曰司計此擬之而省其刑部都官司門三職

水部　有郎中員外郎

按水部以擬唐水部而省其工部屯田虞部三職

中正臺

大中正（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

少正（比御史中丞）

按中正臺以擬唐御史臺而其下之侍御等蓋史略之必非無之也

殿中司

大令

少令
按殿中司以擬唐殿中省大令以擬監少令擬少監
而唐制尙有六局此則不詳
宗屬司
大令
少令
按宗屬司以擬唐宗正司光宅元年改曰司屬寺有
卿及少卿
文籍院
監令
少監
按此以擬唐祕書省監少監亦唐所有

太常寺
卿
按唐同
司賓寺
卿
按此以擬唐鴻臚寺光宅元年改鴻臚寺曰司賓寺
大農寺
卿
按此以擬唐司農寺
司藏寺

令
按此以擬唐大府寺
司膳寺
令
按此以擬唐光祿寺光宅元年改光祿寺曰司膳寺
胄子監
監長
按此以擬唐國子監
巷伯局
常侍

按此以擬內侍省
以上文職官
左猛賁府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右猛賁府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按此以擬唐左右衞光宅元年改曰左右武威衞
左熊衞府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右熊衛府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按此以擬左右武衛光宅元年改曰左右鷹揚衛

左羆衛府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右羆衛府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按此以擬左右威衛光宅元年改曰左右豹韜衛

南左衛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南右衛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北左衛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

北右衛

大將軍一人

將軍一人（以上皆本新唐書）

按此以擬左右羽林

以上武職

五代會要云同光淸泰時渤海使臣其官有政堂省守和部少卿南海都督府政堂省守工部卿等官和部未知何屬又元龜載大元讓官學堂親衛皆無考豈後來

有所更易耶南海有都督則各府亦必有都督遼史又有諸道節度刺史則所謂軍者節度也州者刺史也此皆因唐制也

東國通鑑有檢校開國男朴漁則渤海亦有五等封爵又遼史有司徒大素賢太保夏行美是又有三司三公等職矣又全唐文大彝震時有長史

論曰渤海官制大抵因唐其立國在武后時故官名亦多同光宅制度情所可考者止於如是然文質份份亦大略具矣

輿服志

遼太宗幸遼陽府人皇王備乘輿羽衛以迎聖宗東巡東京留守具儀衛迎車駕此故渤海儀衛也（遼史）

（按以上見渤海之有儀衛且其儀衛至遼中葉時尚有可見其詳不可知）

其章服三秩以上（紙中國之稍品）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唐書）

（按渤海官制本之唐其服飾亦然考唐書輿服志其制度雖繁而百官平日所服亦不過如是而已）

（按國朝制度凡人製必佩白巾二條閒以荷包垂於帶之左右備名荷包手巾漢人呼為忠孝帶莫知所由始今考之唐書亦唐代制度也唐書高宗紀上元中敕一品以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欲帶亦聽今制凡有差行者手巾之外加佩刀子火鎌此必是唐制傳於渤海漸及至今未泯者也）

論曰自古立國無不有其采章服物以辨等威況渤海為海東盛國不假器名何以能久宜其事事取法中國以立邦本者矣及其鼎移社屋尚有餘風緜延於後世其流澤亦孔長焉較之魯效趙言杞用夷禮者何如乎

禮樂志

俗謂王曰可毒夫面對曰聖王牋奏稱基下其命為教王之父為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新唐書參舊五代史）

尚書省奏宮懸樂工總用二百五十六人自明昌撥以渤海樂教坊兼習（金史樂志）

泰和初有司奏太常工人數少以渤海漢人教坊兼習工（同上）

（按渤海禮樂可考者止此三條而已既曰宮懸樂人則其有雅樂可知矣）

論曰渤海一隅之地耳而能禮義以為國宜其建國將三百年也觀其稱謂一從諸侯以別於天子於事大之禮克盡所謂能以禮讓為國者非耶至其教坊樂人至明昌大定間猶有存者知渤海之重樂府正同於唐室則酬宴以取亡或亦未之能免矣悲夫

詞命志

元宗敕渤海王大武藝書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閒自相忿鬩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為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雖居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肆其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為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喻朕意一一並具口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

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並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張曲江文集）

元宗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

敕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況此歸伏載用嘉歎永作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誠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但

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同上）

元宗敕渤海王大武藝書

敕渤海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沒落人等表卿忠赤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復加漸冷卿及衙官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同上）

元宗敕渤海王大武藝書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迷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郎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悉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同上）

（按以上諸文並見張曲江集於當時情事頗詳盡而與唐書所載不合唐書云處門藝於安西僞云投之嶺南及後仍流之嶺南據此則止於遠之安西而已更無後命且其使人姓名亦與唐書不同文身出於當時史則後人追述或史有誤未可知也據此文則不久武藝悔過朝貢如初可補唐書之闕）

元宗冊渤海郡王大欽茂文

於戲王者宅中守在海外必立藩長以寧遐荒咨爾故渤海郡王嫡子大欽茂代承緒業早聞才幹昔在爾考忠於國家爰逮爾躬當茲負荷豈惟立嫡亦乃擇賢休問可嘉寵章宜及是用命爾爲渤海郡王爾往欽哉永爲藩屏長保忠信效節本朝作範殊俗可不美歟

元宗弔渤海王大欽茂書

念爾王父素立誠節與善無徵奄至殂謝興言求往軫念良深卿是長輔當襲父位宜全忠孝以繼前蹤今故遣使持節兼申弔答

穆宗朝青州道渤海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授金吾將

軍放還藩制

敕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海東之國知義之道與華夏同風者爾輩是也冒越深阻和會於庭予嘉乃誠命以崇秩用奮威衛保爾恩榮無怠無違永作藩服（元氏長慶集）

穆宗朝青州道渤海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藩制

敕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我有十二衛將軍以率其屬皆臣備左右爲吾近臣自非勳庸不以輕授以汝各職琛賚勞於梯航俾耀遠人宜示恩寵歸撫爾類知吾勸來（同上）

（按此二制所云慎能至大定順不解所謂似當時別有封號無所考見矣）

穆宗朝渤海王子加官制

渤海王子韋國內屬遣使來朝祇命奉章禮無違者夫入修職貢出錫爵秩茲惟舊典舉而行之（白氏長慶集）

文宗與渤海王大彝震書

敕渤海王大彝震王子大昌輝等自省表陳賀幷進奉事具悉卿代襲忠貞器資仁厚遵禮義而封部和樂持法度而渤海晏寧遠慕華風聿修誠節梯航萬里任土之供獻俱來夙夜一心朝天之禮義克備龍庭必會覲域何遙言念嘉猷豈忘寤歎勉弘教義常奉恩榮今因王子大昌輝等回國賜卿及信物至宜領之妃及國王長史平章事各有賜物具如別錄（舒元輿集）

論曰自古立國者文事與武備交修乃能固國基而新永命況渤海地方五千里六十六州一百五十八縣之廣若非藉詞命以晉稗而告教之將何以提挈於其間乎故詞命者國之綱維古人比於喉舌之任者顧不重哉顧不重哉爰於唐人文集掇得歷朝告渤海制冊書命若干首載之於編惜乎渤海箋奏一字不存不禁對簡編而追想其文物聲名之盛也

姓氏志

大氏

（按乞乞仲象本姓舍利至祚榮始稱大氏舍利女眞語泉水也大者女眞語尊長之稱讀如平韻素倫語則爲都亦一音之轉今滿洲姓有赫舍利氏或爲大氏之族乎五代會要以舍利爲官名誤矣）

高氏

（按高氏爲遼東望族至今滿洲漢軍皆有之而其初則出於渤海或曰其先本高麗王宋蒙之後也爲唐所滅遂入渤海由渤海入遼尙自別爲渤海族望也入滿洲爲高佳氏）

張氏

（按滿洲有章佳氏滿洲姓凡曰佳者其義同家蓋譯音也若張章赫賀木穆公恭之類亦譯音無定字）

楊氏

（按滿洲有楊佳氏）

賓氏

烏氏　按滿洲有烏札氏

李氏　按滿洲有李佳氏

賀氏　按滿洲有赫佳氏

木氏　按滿洲有穆佳氏

公氏　按滿洲有恭佳氏

辛氏

申氏　滿洲有申佳氏

茆氏

裴氏　按滿洲有培佳氏

平氏

列氏

崔氏　按滿洲有崔佳氏

文氏　按滿洲有文札氏

梁氏　按滿洲有良佳氏

任氏　按滿洲有仁佳氏

馬氏　按滿洲有馬佳氏與費莫氏同族

慕氏

衛氏

賈氏

燕氏　按滿洲有彥佳氏

夏氏

吳氏

右凡二十八族

（按又有味勃計謁德恝夫須知蒙谷欲等當是名非氏故不列之）

論曰肅愼之先姓氏本不可考直至渤海始著其氏遂有二十六氏及至遼旣滅渤海遂散入齊民迨金源之興又儕渤海於漢族而與遼宋之人齒矣考古者有以國爲氏以邑爲氏以亭爲氏以鄉爲氏以地爲氏之法女眞故俗大抵亦沿古法而地大宗强往往力能合一鄉之人皆爲一氏考日本望族混入者最多亦與女眞俗同蓋其初本尙武之國以族大宗强爲貴居此地者卽入其族否則不能相容中國嶺表閒亦有此風知此者乃可與論渤海氏族

風俗志

知書契習識古今制度爲海東盛國（契丹國志）

（按渤海以武開國而能崇文化蓋爾雅謂東至日所出爲太平太平之人仁漢書謂武王封箕子於其地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則其風俗所從來尙矣渤海之先本與高麗爲一及其立國蓋不失舊觀也）

俗與高麗契丹略等（文獻通考）

（按渤海之地南界高麗北鄰契丹其風俗之相類有斷然者況大氏未立國之先其地本高麗舊壤也乎）

（如唐書所云尙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皆至今猶未改也）

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國志）

（按金史女眞人滿萬則無敵於天下）

婦人皆悍妒大抵與他姓相結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犯妻不之覺者衆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嫉妒相誇故契丹女眞諸國皆有女娼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松漠紀聞）

（按余昔聞諸遼東友人言彼地婦人性多妒往往反目之故多基於此今雖不致如渤海之甚然男子自）妾者終不甚多

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王曾行程錄）

（按柳邊紀略載莽式舞一人歌衆人皆以空齊和之謂之空齊蓋以此爲壽也）

所居屋皆就山牆開門（同上）

（按東三省舊風房門皆在東南至今仍之入門則南西北皆火炕也以西爲尊南次之北次之此古人尙）禮觀史公序鴻門宴可見

論曰班固云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良有以也渤海地近朝鮮久被箕子之化箕子都平壤平壤渤海之西京也文

獻通考謂俗與高麗略等考高麗史五服給暇斬衰給百日齊衰期給三十日大功給二十日小功給十五日緦麻給七日其法滿洲風俗所本也又不止拜則拽一腳之禮爲然矣又考柳邊記略云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直一兩以上者償之否則稱謝而已又謂行柳條邊外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主者盡所有出享客客去不受一錢此足見物豐而人富後自雲貴流入山東西賈客往居而此風始替此亦如漢書所云元菟樂浪之俗民不相盜是以無門戶之閉自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而俗稍益薄若

此者可謂古今同慨矣

物產志

俗所產最貴者太白山之兔

（按黑龍江外記兔有兩種內興安嶺以南者體長毛雜土人呼爲跳兒嶺以北者目赤毛純白純黑好事者捕而畜之不食金史遼陽府土產白兔）

南海之昆布

（按昆布即爾雅之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者今人名爲海帶者也今出高麗者即渤海之南海也）

柵城之豉

（按柵城即今鳳皇城以南地未聞出豉）

夫餘之鹿

（按吉林外記云遼東山陽草肥鹿得以蕃息其茸角膨血力精足入藥自爲上品）

鄚頡之豕

（按黑龍江外記云野豬極大生山谷以橡子榛子爲糧吉林者則食松子）

率賓之馬

（按柳邊紀略東北部落素產馬宋時女眞嘗至登州賣馬明女眞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貢馬千五百匹今柳邊內外絕不產馬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

顯州之布

（按遼東麻最富吉林外記云吉林城北種麻者居多爲吉林出產一大裝蓋唐代尚無吉貝則布皆以麻爲之顯州地按開原所以有布）

沃州之棉

（按沃州今高麗地高麗咸鏡皆出絲綢）

龍山之綢

（按龍山爲沃州屬縣今海城左近冊府元龜開元中新羅王獻朝霞綢契丹國志新羅歲貢白綿綢五百匹）

位城之鐵

（按位城今錦州之東今不產鐵故東三省物多以木爲之而盛京通志云各州縣皆出鐵俟考）

盧城之稻

（按後漢書沃沮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

湄沱之鯽

（按吉林外記鯽魚似小鯿花出寧古塔南湖者極佳柳邊記鯽魚大者三斤小者若鱗鬣鮮美不可名狀）

果有丸都之李

按丸都卽高麗成川今永知山李杏而盛京通志云奉天出今種類甚多又有郁李麻李皆生山間

欒游之梨（以上新唐書）

按欒游滿洲源流考云當作欒濵今錦州醫巫閭山出香水梨盛以入貢見於一統志千山亦出名平頂香

海豹

按柳邊記略海豹出東北海中長三四尺蹄二寸許短毛淺綠色有黑點可飾鞍韉

貂鼠

按吉林外記吉林寧古塔三姓阿勒楚克諸山林多有之甚輕煖英額以南者色黃嶺北者色紫黑

鷹

按柳邊記略邊以東皆產鷹而寧古塔尤多每年十月後卽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爲佳純白爲上白而雜他色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

鶻

按鶻卽鵰也其翎可製扇左昭十七年鶻鳩氏杜注鶻鵰也

文魚

按柳邊記略大發哈魚其皮色淡黃若文錦可爲衣裳爲襪履爲綫寧古塔之貧者多服之

熊

按吉林外記云吉省深山密林中樵采者時常遇之獵戶捕之易得也

虎

按黑龍江外紀云呼蘭多虎虎過父子兄弟不相讓獨殺之以獻幕府

松子

按吉林外記吉林烏拉寧古塔諸山皆產松子而窩集中所產更勝

人參

按寧古塔記略云人參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於深山草叢中較他草高尺許生者色白蒸熟帶紅色紅而亮者其精神足爲第一等

又柳邊記略云初生一椏四五年兩椏十年後三椏年久者五椏每椏五葉葉若芙蓉一莖直上

附子

按後魏書遷東塞外秋收烏頭爲毒藥射禽獸日華子所謂土附子今人名曰草烏頭

以上冊府元龜

細布

見前今海城蓋平兩地善織吉貝爲布染青藍紅色歲充貢品見盛京通志

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盆容半斛內外通瑩色純紫厚半寸許舉之若鴻毛（杜陽雜編）

按今東三省絕不產瓷惟高麗有之此或得之新羅日本而非土產也或古有而今無之歟

土多貂鼠皮

按至今有關東出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之諺

骨咄角

按此或卽今堪達漢黑龍江外記云堪達漢鹿類背上項下髯鬣略駝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卽此毛若黃麞高大重或千觔性極喜水行尤速角長大色如象齒以製射韘盛暑無穢氣

又按宋人名犀角爲骨咄見蔡君謨帖然關外無犀

白兔白鷹等（唐會要靺鞨所產靺鞨亦屬渤海）

論曰遼東一域物產之豐爲天下最故俗有遼東熱天下足之諺如忽爾罕河之珠開原撫順之金吉林之參索倫之貂皆富貴者所需也至如豆麥之富關征仰濟森林之美梓匠是須得其地而善用之富强可敵天下故渤海之盛逵遼高麗亦由其所據之地有然者管夷吾謂山王海王之國可以輕重天下其言信然哉昔者野田若棄單于知隙之將亡若已棄之而他人有之亦熟視之若無覩焉則更不知其何心矣

渤海國志卷二

渤海國志卷三

率賓唐晏纂
吳興劉承幹校

朝貢表

唐中宗朝	遣王子入侍
敬宗開元九年	遣大首領朝唐
十年	遣大臣味勃計朝唐　獻鷹
十二年	遣賀祚慶朝唐
十三年	遣首領烏借支蒙賀正旦 王弟大昌勃價朝唐留宿衛
十四年	遣首領謁德朝唐 遣王子大都利行朝唐 遣王子義信朝唐
十五年	大昌勃價還國 遣王弟大寶方朝唐 遣菸夫須朝唐
十七年	遣王弟大瑚雅朝唐 遣王弟大琳朝唐　獻鷹鯔魚
十八年	遣王弟大郎雅朝唐賀正旦 遣使知蒙獻馬三十匹 遣烏那達初使唐獻海豹皮五貂鼠皮五瑪瑙杯一馬三十匹
十九年	遣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朝唐
二十三年	遣王弟大蕃朝唐
二十五年	遣首領木智蒙公伯計朝唐獻鷹鶻
二十六年	獻豹鼠皮千張乾文魚百口（按豹字疑誤或是貂）
二十七年	遣王弟大勖進朝唐 十月遣受福子如唐謝
二十九年	遣失阿利朝唐
天寶二年	遣王弟大蕃利朝唐
自天寶訖大歷	一歲數至
德宗建中三年	遣使朝唐史失其人
貞元七年	遣大常靖朝唐賀正旦 遣王子大貞幹朝唐
八年	閏六月押靺鞨使楊吉福等三十五人朝唐
十年	遣王子大清允朝唐
十四年	遣王弟大能信朝唐
憲宗元和元年	遣使朝唐
三年	遣使朝唐　遣楊光信進奉端午

四年	遣使朝唐
五年	遣高才南及王子大延眞朝唐
七年	遣使朝唐憲宗御麟德殿錫宴賜使臣
	官告三十五通衣各一襲（按此使不詳其人故列之表中若知其人則賜予皆於本傳詳之此不複出）
八年	遣辛文德等九十七人朝唐
	遣高進禮等三十一人朝唐
九年	遣大孝眞等五十九人朝唐
十年	遣茆孝壽大呂慶等朝唐
	遣王子大庭俊等一百一人朝唐

	遣高宿滿朝唐
十二年	
十三年	
十五年	
穆宗長慶二年	
四年	
元宗寶歷元年	
三年	
文宗太和元年	
三年	

五年	以上竝遣使史失其名
六年	遣王子大明訓朝唐
七年	遣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賞英朝唐謝冊
	命
開成元年	遣王子大明俊朝唐
四年	遣王子大延廣朝唐
武宗會昌六年	遣使朝唐
梁開平元年	五月遣王子大昭順貢海東產物
二年	正月遣殿中少令崔光禮朝貢
三年	三月遣相大誠諤朝貢進女口及貂皮

	熊皮等
乾化元年	遣使入賀
二年	五月遣王子大光贊進方物
後唐同光二年	正月遣王子大禹謨朝貢
	五月遣王姪大元讓朝貢
三年	八月遣王姪學堂親衛大元謙入朝於
	唐
五年	遣使裴璆貢人參松子昆布黃明細布
	貂鼠被一褥六髮革奴子二
天成元年	四月遣使大陳林等百二十六人進兒

	女口各三及人參昆布白附子虎皮等
四年	七月遣使大昭佐等六人朝貢
	遣高正詞貢方物
長興元年	正月青州奏差人押渤海平憲一行歸
	本國被黑水劫掠
二年	遣文成角朝貢
三年	正月遣使入朝
清泰二年	十二月遣列周道（一作義）入貢
三年	遣使貢方物

論曰昔孟子有言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信

然哉渤海大國也西鄰契丹南附於唐方契丹未强唐祚正茂愼固鄰境之封克謹事大之禮年歲之閒使命相繼以云畏天亦云至矣然而患生不備西鄰貴言肩卒之閒遂以亡國嗚呼禍常伏於所忽而釁每生於意外如渤海者可以鑑矣

征戰表

開元十四年	武王遣大門藝任雅相擊黑水部
二十年	遣大將張文休攻唐登州萊州殺刺史韋俊（按許孟容烏承洛神道碑及昌黎烏石廟碑皆載此事）
	新羅兵來攻南境
貞元　年	宣王伐海北諸部
遼天贊三年	攻遼遼州殺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
後唐同光元年	冬十月遼兵來寇
天成元年	冬遼人來寇夫餘城
二年	春正月遼人攻拔夫餘城王弟某攻圍夫餘城不克渤海亡（按史但書遼拔夫餘城而不言拔上都夫不拔上都渤海何由而亡據遼史攻拔夫餘城後復圍忽汗城渤海王諲譔乃出降此爲得實）
宋淳化二年	以渤海不通朝貢令女直發兵攻之（按宋淳化中渤海亡已久不知何人朝貢且地已屬遼女眞何能攻之）

論曰老子曰柔弱勝剛强渤海初時勝兵纔十萬然北攻黑水南伐登萊戰勝攻取一時莫之與京遂能威列邦而定王業時高麗新亡新羅僅存海東大國惟渤海而已至於文宣而下基業已鞏以文守之不復用兵然而怠久玩生及遼謀不振遼兵入境一戰而亡然則三人當虎之說亦有時而窮哉抑自古有國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例固如斯耶悲夫

渤海國志卷三

渤海國志卷四

率賓唐　晏纂

吳興劉承幹校

同姓列傳

大門藝　大壹夏　大昌勃價　大都利行　大
義信　大寶方　大成慶　大胡雅　大琳　大
郎雅　大姓取珍　大蕃　大常靖　大勛進
大貞榦　大清允　大能信　大延眞　大孝眞
大呂慶　大庭俊　大明訓　大公則　大多
英　大昌輝　大明俊　大延廣　大昭順　大
誠諤　大光贊　大禹謨　大元讓　大元謙
大陳林　大昭佐（[illegible]）

大門藝武（史作高誤）王之弟也開元十四年黑水部遣使朝唐唐以爲黑水州置長史武王曰黑水塗經我境今始與唐家相通舊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不計會即請漢官是必與唐家通謀腹背攻我也遣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充質子於唐知利害諫曰黑水請唐家官吏卽欲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昔高麗全盛時强兵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强唐兵一臨埽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事必不可王不從門藝兵至境又以書固諫王怒遣王從兄壹夏代之將召殺門藝門藝懼殺壹夏而奔唐唐拜門藝爲左驍衛將軍王使馬文軌葱勿雅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誅之唐詔處門藝於安西詔報云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於嶺南并留使者不遣別遣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喩旨俄有洩其事者王上書斥言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誑之理今門藝不向嶺南請依前殺卻帝怒道邃復漏言皆左除而令門藝暫向嶺南以報之二十年王遣張文休攻唐登州殺刺史韋俊唐遣門藝發州兵擊之遣太常卿金思蘭使新羅督新羅兵攻其南會大寒雪袤丈士卒死過半無功而還王懷怨不已密募人至東都狙刺門藝於天津橋南門藝格之得不死詔捕得刺客悉殺之門藝遂留宿不復歸（唐書）

大壹夏武王從兄也開元十四年武王遣大門藝擊黑水部門藝不從王使壹夏代之門藝殺之而奔於唐（同上）

大昌勃價武王之弟也開元十三年朝唐授左武衛將軍留宿衛十五年歸國封襄平縣男（冊府元龜）

大都利行武王之子也開元十四年朝唐授左武衛大將軍留宿衛十六年卒於唐贈特進令有司護喪歸國（同上）

大義信武王之子也十四年朝唐（同上）

大寶方武王之弟也開元十五年朝唐（同上）

大成慶不詳王之子弟武王時朝唐加官賞（張曲江集）

大瑚雅文王之弟也開元十七年朝唐授游擊將軍留宿衞（舊唐書）

大琳文王之弟也開元十七年朝唐授中郎將留宿衞（同上）

大郎雅文王之弟也開元十八年朝唐賀正旦（同上）

（按張曲江集元宗敕大武藝云大郎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大胡雅或郎雅之訛）

大姓取珍不詳某王之子弟開元十九年王遣取珍等一百二十九人朝唐（同上）

大蕃文王之弟也開元二十三年朝唐授太子舍人天寶二年又朝留宿衞（同上）

大常靖不詳某王子弟貞元七年朝唐賀正旦授衞尉（同上）

大勗進王弟也開元二十七年朝唐錫燕於內殿授左武衞大將軍留宿衞（同上）

大貞幹王子也貞元七年朝唐留宿衞（同上）

大清允王子也貞元十年朝唐授右衞將軍同正其下

拜官三十餘人（同上參唐會要）

大能信王姪也貞元十四年朝唐授中郎將（同上）

大延眞王子也元和五年朝唐（同上）

大孝眞未詳元和九年朝唐（同上）

大呂慶未詳元和十年朝唐賜官誥（同上）

大庭俊王子也元和十年朝唐（同上）

大明誳王子也太和六年朝唐（同上）

大公則王姪也穆宗長慶中朝授金吾將軍（白氏長慶集）

大多英王姪也長慶中朝唐授諸衞將軍（同上）

大昌輝王彝震之子也文宗時朝唐賜王官誥妃及副

王長史平章各有賜物（舒元輿集）

大明俊王子也開成元年朝唐（舊唐書）

大延廣王子也開成四年朝唐（同上）

（按溫庭鈞集有送渤海王子歸國詩云疆理雖重海詩書本一家盛勳歸舊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九門風月好回首即天涯飛卿以大中初應進士入京是宣宗以後尚有王子來朝史臣失記其名耳其曰佳句在中華是其人能詩惜一句不存矣）

大昭順王子也梁開平元年五月朝貢海東物產（同上）

大誠諤未詳官相國開平三年朝梁貢人口及貂皮熊皮等（同上）

大光贊乾化二年五月朝梁貢方物厚有賜錫（同上）

大禹謨王子也後唐同光二年朝正旦（同上）

大元讓王姪也後唐同光二年正月入朝莊宗賜金綵以遣之（五代會要）

大元謙王姪也後唐同光二年八月入朝官學堂親衞後唐授試國子監丞（同上）

大陳林未詳天成元年四月入朝貢男女口各三人幷人蔘昆布白附子虎皮等同往一百六十人（同上）

大昭佐未詳天成元年七月貢方物同往六人（同上）

論曰昔周之興也宗子維垣而魯衞列邦蓋亦政在同姓此固古制相沿而亦必其本支之多材俊也及亡也亦以其宗室之倘驕泆也況東方者木木茂則枝葉盛木彫則枝葉零渤海爲國地居東方應木之氣故其興衰有象於木此亦五行之數然爾叔向曰公室將亡其枝葉必先落亦千秋之炯鑒也

異姓列傳

任雅相　馬文軌　葱勿雅　味勃計　賀祚榮
烏借支蒙　謁德　菸夫須　知蒙　烏那達
初　張文休　木智蒙　公伯計　受福子　失
阿利　多蒙固　揚光信　高才南　辛文德
茹壽貞　高進禮　高宿滿　高賞英　崔光禮

裴璆　文成角　高保乂　列周道　高正詞
平憲　烏濟顯

任雅相文王之舅也開元十四年王命其副大門藝擊黑水部（舊唐書）

馬文軌大門藝奔唐王使文軌及葱勿雅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誅之（同上）

葱勿雅與文軌偕上表於唐（同上）

味勃計開元十年朝唐授大將軍（冊府元龜）

賀祚榮開元十二年朝唐賀正旦（同上）

烏借支蒙開元十三年朝唐賀正旦（同上）

謁德開元十三年朝唐授果毅（同上）

菸夫須開元十六年朝唐授折衝（同上）

知蒙開元十八年朝唐獻馬三十匹（同上）

烏那達初開元十八年朝唐獻海豹皮貂鼠皮瑪瑙杯一馬三十匹（同上）

張文休開元二十年武王遣其率海賊攻唐登州殺刺史韋俊唐命大門藝將州兵來戰不能勝又命太僕卿金思蘭發新羅兵夾攻亦不克（舊唐書）

木智蒙開元二十五年朝唐獻鷹鶻時官首領（冊府元龜）

公伯計開元二十九年偕木智蒙朝唐（同上）

受福子未詳爲名爲爵開元二十七年朝唐（同上）

失阿利開元二十九年朝唐（同上）

多蒙固元宗時送唐水手及沒落人至唐（唐會要）

楊光信元和二年使唐進奉端午逃歸至渝關吏執之以返（同上）

高才南元和五年偕大延眞使唐七年宴使臣於麟德殿賜官誥二十五通衣各一襲（同上）

辛文德元和八年偕九十八人使唐（同上）

茹壽貞元和十年使唐（同上）

高進禮元和八年偕三十八人使唐（同上）

高宿滿元和十一年三月使唐授官賜同使二十人官誥（同上參唐會要）

高賞英官同中書平章事太和七年如唐謝冊命（同上）

崔光禮官殿中少令開平二年朝梁（五代會要）

裴璆官政堂省守和部少卿賜紫金魚袋後唐同光三年朝貢人蔘松子昆布黃明細布貂鼠被一褥六髮革奴子二拜右贊善大夫（冊府元龜）

文成角後唐長興二年十二月入朝留四年拜爲朝散大夫右神武軍長史賜金紫（五代會要）

高保乂官右錄事試大理評事奏事入唐拜爲朝散郎右驍衛長史賜金紫（同上）

列周道（元龜作義）官南海府都督後唐清泰二年十二月入貢三年二月拜爲檢校工部尚書（五代會要）

高正詞天成四年貢方物於後唐拜太子洗馬（同上參元龜）

李憲長興元年入朝歸國被黑水劫掠（冊府元龜）

烏濟顯官政堂省工部卿入朝後唐拜試光祿卿（五代會要）

論曰世謂渤海之興蓋乘高麗之餘業故其土地人民半取之於高麗不知高麗之初又何所取之哉昔殷之亡箕子亡之朝鮮朝鮮者肅愼之南部也及惠帝之末燕人衛滿據而有之至漢武滅衛氏以其地建四郡所

謂眞番臨屯樂浪元菟是也而地遂屬漢若當時又有所謂眞番辰國者番應渤音盤又作番汗則弁韓也辰國卽辰韓也考辰韓後改爲新羅弁韓亦爲新羅所有皆在漢宣元之際是眞番雖爲郡而不久又失之終漢之世止樂浪元菟歸中國耳漢書又謂故燕齊亡者皆在朝鮮是其地固爲當日肅愼之境而箕子居之則爲朝鮮衛滿有之則爲高麗且春秋之時苑與貊皆號蠻夷逼處陵上國與齊晉狎主中國亦遂中國之矣使當其時肅愼有人亦爲芊侶夫差之爲者則史且入之世家代且稱之華胄矣然則如渤海諸臣其爲肅愼之裔

歟朝鮮之支歟燕齊兩漢之流寓歟誰得而知之誰得而析之哉考清室受命之初朝鮮人來歸化者例入滿洲籍如朴氏金氏王氏李氏皆著在氏族通譜得其本源矣

子遺列傳

大光顯　大元鈞　大和鈞　大福謨　申德

大審理　朴漁　吳興　冒豆干　大素賢　羅漢　烏思羅　大鸞河　李勛　夏行美　李匡祿　高模翰　大匡乂　大公鼎（子昌齡昌朝）楊祥世

高安國　楊朴　高六哥（子彪）梁福　斡荅刺

高楨　高德基　高衎　大奉國　大懷貞

高竑　王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高錫　王庭鈞（子曼慶）高仲振　大穎　大興國（邦傑）大磐　大慶山　李英

大光顯王建謨之世子也渤海既亡光顯率其遺臣大元鈞等奔高麗高麗王錫光顯名曰王繼附之宗籍使奉其祀（東國通鑑）

大元鈞官司政（同上）

大和鈞官禮部卿（同上）

大福謨官工部卿（同上）

申德官將軍（同上）

大審理官左右衛將軍（同上）

朴漁檢校開國男（同上）

吳興官工部卿（同上）

冒豆干官小將以上八人皆隨世子奔高麗者

大素賢官司徒遼滅渤海冊太子倍爲人皇王以大素賢爲左次相渤海老相爲右次相（遼史）

按此老相非名乃方言謂舊爲老當是故相之稱

羅漢官渤海宰相遼滅渤海以爲權東京統軍使（同上）

烏思羅（五代會要作烏斯多）周顯德元年七月率三十人奔周（冊府元龜）

大鸞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伐遼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族三百騎來歸宋以爲渤海都指揮使九年春宴大明殿召鸞河慰撫久之謂殿前都校劉延翰曰俟高秋戒候當與駿馬數十匹令出郊游獵以遂其性因以緡錢十萬并酒賜之（文獻通考）

夏行美官太保遼太平九年大延琳之變延琳遣使令圖統帥行美時總渤海軍於保州執延琳使送總帥耶律蒲古以功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明年遷忠順軍節度使十七年遷副部署致仕卒（遼史）

李勛以小校隨大鸞河入宋（通考）

李匡祿大延琳時爲郢州刺史如高麗乞師延琳敗遂留高麗（東國通鑑）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渤海亡避地高麗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遼太祖以爲將會同二年冊禮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於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也封悊郡開國公官至中臺省左相（遼史）

大康乂渤海人仕遼官南京宰相（上同）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遼陽率賓縣統和間徙遼東豪右以實中京因家於大定公鼎幼莊愿長而好學遂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官遷興國節度副使拜大理卿歷長寧軍節度副使南京留守改東京戶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爲鬭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不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於路者即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內肅清會奴賊張薩巴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因憂憤成疾卒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洺州刺史昌朝鎮寧軍節度（上同）

楊祥世大延琳之將延琳之敗祥世開南門納遼軍（上同）

高安國辰州渤海人官遼興辰開三州節度使（上同）

楊朴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郎高永昌之變降女眞頗用事阿骨打用其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國號大金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天祚付東北面大臣議遂遣使備袞冕之服冊爲東懷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爲兄之文又冊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形弓象輅亦諸侯事命歸易之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明年三月遣使副歸和議遂絶朴又建冊立后妃之位國主從之（大金國志）

高六哥安國子也遼末官左承制至刺史入金爲千戶（遼史）

高彪六哥子也本名召和失代父爲榆河州千戶金天會五年授靜江軍節度使壽州刺史勇健絶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以少擊衆歷官武勝軍節度使封鄧國公改舒國公謚桓壯（上同）

梁福渤海人斡答刺亦渤海人金太祖進軍寧江州召

梁福斡荅剌使之僞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眞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金史）

高楨模翰之孫也金官御史大夫加司空封代王（同上）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金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官至刑部尚書子錫（同上）

高衎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年二十六登金進士第官至吏部尚書銓事修理選人便之（同上）

大奉國臣遼陽渤海人金海陵母永寧太后族人爲東京警巡院使（同上）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金代官至彰德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錦州富民蕭鎮詩途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同上）

高竑渤海人以廕補官金代累官左藏庫副使元妃李氏以阜幣易紅幣竑獨拒之妃奏之章宗嘉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爲例貞祐中至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同上）

王政本名南撒里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鄉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逡巡引退金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大祖授盧州渤海軍謀克官至保靜軍節度使初政以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時軍旅始定帑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鑰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闍母戲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闍母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子遵仁遵義遵古（同上）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官至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貞祐初城破自投城下而死（同上）

王庭筠字子端遵古子也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金大定十六年登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召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其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職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爲翰林修撰泰和二年卒年四十八詔有司賻錢八十萬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

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旣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所爲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尤善山水墨竹子曼慶（亦作萬慶）亦能詩幷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瀆游（同上）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鎭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飄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脊節戞戞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叩之者輒不復語云（同上）

大穎金正隆閒爲翰林待制嘗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杖之世宗嘉穎忠直起爲祕書丞（同上）

大興國初事金熙宗爲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及海陵弑熙宗興國預其謀海陵以興國爲廣陵尹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世宗卽位廢於家海陵降爲庶人遂瘞之於思陵之側（同上）

大邦傑邦基之兄官京兆判官（同上）

大磐官驍騎指揮使金海陵之死大磐整兵來救無及乃取其衣巾裹海陵屍焚之（同上）

大慶山亦侍金海陵海陵之死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慶山亦被殺（同上）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歸潛志云遼陽渤海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滄化主簿封丘通遼令尚書令史遷監

察御史右元帥朮虎高琪辟爲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人矣高琪奏其書卽除尚書工部郎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詭稱土豪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概謂居中立以鎭四方委親賢以收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

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之宣宗南遷以英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于激濁揚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宣宗嘉納之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礬寫奏告急詔永錫烏古論慶壽將兵英督糧運救中都與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贈通奉大夫諡剛貞官護葬事錄用其子（同上）

論曰自古亡國之餘其公侯將相踰於齊民者有之矣降爲輿臺者有之矣係虜而死者有之矣若其流入他國表然獨異逮數世之後尚可指爲某國之人其人又皆足自樹立不與凡俗波靡渤海之外蓋未易多見矣所列孑遺諸人如高楨翰高彪之武功大公鼎大懷貞之吏治高竑王政之廉隅王庭筠之文學高仲振之高尚雖古史所載何以尚之若楊朴者又耶律楚材之嚆矢也所惜渤海舊史無傳不然立國規模宏遠如是固宜有人焉爲之經畫又必有人焉以輔其休明者文獻無徵深可慨焉余又聞之故老云北宋高瓊初亦渤海遺黎國亡而遯荒入宋者（宋史作燕人則楨翰之族）清初高佳氏入關蓋與瓊之後裔出繼於海寧陳氏者尚修宗族之禮焉而高陳二氏又復黻冕相仍祖孫繼美嗚呼流風遠矣

渤海國志卷四

渤海國記

遼海叢書

張延厚署

渤海國記自敘

渤海位靑營二州間漢于其西南陸置渤海郡唐于其北陸建渤海國海旁出爲勃作渤非正文然後世沿用之渤海唐東荒大國也地方五千里置五京爲府十五爲州六十又二州各領縣數當倍蓰于州始唐武后聖曆二年己亥訖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傳世十五六閱年二百二十有九典章制度規橅諸夏何其蔚然文也東荒諸國魋結蠻夷服土苴政敎不能變其國俗自夫餘以下皆然處僻陋有大國風惟渤海耳渤海宜有史國旣覆于契丹史遂亡契丹亦自安於夷者也唐志太和中幽州判官張建章有渤海國記三卷王應麟玉海紀渤海事轉引祇一則疑其書已亡近世滿洲震鈞有渤海國志朝鮮徐相雨有渤海疆域考震氏取材隘徐氏遺逷東地各有得失焉今網羅羣籍旁及海外史爲書三篇仍名曰渤海國記以示偏方覇國多歷年所蓋亦有不拔之道云己巳夏五月崇仁黃維翰

渤海國記目錄

上篇
國統
種族
禮俗
中篇
地理
職官
人物
物產
下篇
朝貢中國
交聘日本
比鄰新羅
移國契丹
再建國（附）
遺民
雜識
年表上
年表下

渤海國記上篇

崇仁黃維翰中甫纂輯

國統

渤海者肅愼之苗裔也肅愼唐虞舊國北齊初猶與中國通後乃更稱靺鞨（肅愼朝貢中國訖于北齊天保五年癸未靺鞨朝貢中國始于北齊河淸二年甲戌均見冊府元龜案癸未甲戌相距凡九年）或曰肅愼靺鞨實一國音轉之訛也（滿洲源流考）靺鞨部落凡數十據有肅愼舊疆隋唐之際復居粟末水南北地粟末在那河南最强有勝兵數千數與高麗戰爭後乃臣屬之唐高宗總章初夷高麗爲郡縣粟末內附唐有高麗粟末土地人民而不能綏靖之也閱三十年而粟末勃興據高麗故地而王號其國曰渤海唐因授之其傳國世次猶可考也

震國公舍利乞乞仲象（舊唐書無新唐書有）姓大氏本粟末靺鞨（王溥五代會要舍利官乞乞仲象名唐晏渤海國志舍利姓至祚榮始稱大氏補注寬按唐晏擬改後冠姓更名非妥）唐滅高麗仲象內屬徙家營州武后萬歲通天年契丹降酋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唐師北討仲象乃與靺鞨酋領乞四比羽率高麗餘衆東走分王高麗故地武后封仲象爲振國公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俱赦其罪比羽不受命盡忠萬榮相繼死唐遣左玉鈐衛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乞四比羽是時仲象已卒子祚榮代領其衆（徙營州封振國公二事舊書繫之大祚榮今從新書振國新書作震國今從冊府元龜及舊書分王高麗故地從五代會要李楷固東討新書未繫年舊書繫之於盡忠死之下案盡忠死于萬歲通天年之十月孫萬榮破冀州瀛州明年三月萬榮又敗清邊道總管王孝傑十七萬衆于東峽石進陷幽州六月萬榮爲其奴所殺萬榮未死時幽州道不通楷固之兵無據引而東征楷固契丹將也萬榮死來降狄仁傑請赦而用之新書契丹傳久視元年左玉鈐衞將軍李楷固討契丹破之則其擊斬乞四比羽及爲大祚榮所敗亦皆在久視元年決非萬歲通天及神功聖曆紀元時事故繫于盡忠萬榮相繼死之後而乃不敢繫年志愼也）

論曰渤海以粟末部建國粟末爲靺鞨七部之一其先則肅愼也與高麗之出于夫餘者源異而流自別五帝子孫有降居大荒東北經者矣羅泌路史大庭氏之後有大氏粟末倘其苗裔歟李盡忠之陷營州也乞乞仲象乞四比羽當預其謀武后赦之且爵以上公欲離其交也豪俠所居之國輒爲世輕重與夫羈旅他邦錄錄無所短長者異矣

渤海太祖高王大祚榮（太祖之偁從衞四黃義敦朝鮮史）驍勇善將兵頗知書契乞四比羽既死祚榮引殘痍遁去唐將李楷固窮追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因高麗靺鞨之衆以拒楷固楷固大敗脫身而還時突厥驟强數寇唐奚及契丹咸附之武后以渤海道遠未能討（五代會要則天中稱臣朝貢新舊書未載故不取）上距仲象東去營州僅五歲也王之六年唐中宗復辟遣侍御史張行岌來招慰令遣子入侍會契丹突厥寇邊使不達（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一作招慰靺鞨渤海部王大祚榮疑是時高王已自稱渤海王也）先是唐于靺鞨地胥置渤海都督十四年二月唐先天二年二月也玄宗遣郎將崔訢冊王爲渤海郡王授左驍衞員外大將軍以所統州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五代會要唐中宗號渤海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疑中宗時有是命未達故玄宗補加冊命）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朝貢不絕是年遣王子入朝二十年卒時唐開元七年三月丁酉也（舊唐書玄宗紀）六月丁卯唐遣左監門率上柱國吳思謙攝鴻臚卿持節充使弔祭贈王特進賜物五百段（冊府元龜于開元七年[illegible]）國人諡曰高王（新唐書無凡諡號新書無者則注所出）子武藝嗣自高王以降世襲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皆有唐詔冊其諡則國人爲之非唐命

渤海武王大武藝初封桂婁郡王既嗣位唐賜典冊襲王并所領如其父又加左金吾衞大將軍（唐會要所加）改年仁安（新唐書）渤海新君嗣位改年自武藝始（[illegible]）元年遣生徒六人入唐太學肄業（冊府元龜）八月唐冊王嫡男大都利行爲桂婁郡王（冊府元龜）九月唐遣左驍衞郎將攝郎中張越來告討奚及契丹以背恩義也六年使弟大昌勃價朝于唐七年使嫡男大都利行朝

均留宿衞八年唐封大昌勃價襄平縣開國男遣歸國並降書勞王賜綵練百匹（冊府元龜）是年遣寧遠將軍郎將高仁義聘於日本（日本史）九年四月大都利行卒唐以其喪來歸十年使弟大胡雅大琳相繼入朝唐留宿衞十一年使弟大郎雅入唐賀正五月又遣使獻海豹皮五貂鼠皮三瑪瑙杯一馬三十匹十二年兩遣使朝（冊府元龜）先是唐置軍府于黑水靺鞨王怒黑水請唐官而不先告也使母弟大門藝將兵擊之門藝諫不聽懼禍奔唐王請門藝于唐使歸即戮不獲乃與唐絕語具人物篇十三年九月大將張文休浮海攻唐登州萊州殺唐登州刺史韋俊（冊府元龜作開元二十一年今從新書）進至馬都山唐將烏承玭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師不得進乃還（新書烏承玭傳繫其事于武藝刺客入東都之下無攻登萊文韓愈烏氏廟碑渤海擾海上爲得其實詞從新書敍大則從碑文）唐命左領軍將軍葛福順（舊書本紀作蓋福順今從通鑑）援登州明年又遣大門藝發幽州兵太常卿金思蘭發新羅兵分道擊我屬山阻寒凍雪深丈餘士卒死者過半各引退（舊書未繫年今從唐會要）十七年遣弟大蕃及李盡彥先後入朝唐主（玄宗）敕曰卿于昆季之間自相忿鬩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時有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具口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門首領百姓平安好並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集賢院學士張九齡之詞也（張曲江集）十八年八月使大首領多蒙固朝送還沒蕃唐人又嘗請縛送突厥使者以示忠誠唐主俱報之以書書具朝貢中國篇是年堯時唐開元二十五年也（武王卒年舊書玄宗紀作開元二十六年渤海傳作二十五年冊府元龜作二十年通鑑作二十六年八月辛巳今從舊書渤海傳）諡武王葬西京（震鈞渤海國志光緒中有人于興京發地得碑乃渤海王大武藝殘碑余曾得其拓本保陽文錄書有渤海大興某年字武王蓋葬西京也）王好用兵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

欽茂嗣

渤海文王大欽茂嗣位唐遣內侍段守簡如渤海冊王爲渤海郡王仍嗣其父爲左驍衞大將軍（一作左金吾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冊府）敕曰念卿亡父素勵誠節與善無徵俄至殂謝興言求往軫念良深卿是長男當襲父位宜全忠孝以繼前蹤今故遣使持節冊命兼申弔祭冊命文曰於戲王者宅中守在海外必立藩長以寧遐荒咨爾故渤海郡王嫡子大欽茂代承緒業早聞才幹昔在爾考忠于國家爰逮爾躬當茲負荷豈惟立嫡亦乃擇賢休問可嘉寵章宜及是用命爾爲渤海郡王爾往欽哉永爲藩屏長保忠信效節本朝作範殊俗可不美歟（唐玄宗文集）王拜命大赦境內改年大興遣使隨唐冊命使入朝貢貂鼠皮千張乾文魚百口（冊府元龜事在開元二十六年閏八月）又遣使赴唐寫唐禮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唐會要事在開元二十六年六月）自是數遣諸生入唐就學並通好新羅（朝鮮歷史）日本人唐大使平羣廣成自登州來假道歸國王遣若忽州（疑）都督胥要德雲麾將軍已珍蒙等護行且聘爲修舊好也二年遣優福子入唐謝恩唐授王特進太子詹事（唐會要作天寶中故係于此）日本使大伴犬養來報聘尋遣內雄等來學（日本史作學問晉灌）三年唐以平盧節度使領押渤海黑水兩蕃使（新書方鎮表）十八年徙都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新書作天寶末故係於此）唐安祿山以范陽叛十九年平盧留後徐歸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縣兼四府經略判官張元澗來乞師王疑有姦留元澗不遣已而歸道鴆殺節度使劉正臣于北平叛附祿山安東都護王玄志討歸道斬之唐授玄志平盧節度使二十一年玄志遣將軍王進義來乞師且告國事始知肅宗還西京迎太上皇于蜀因遣使朝于唐（日本史唐傳王玄志見舊書侯希逸傳劉正臣見新書）

（劉信倚正臣悟之大父也舊書不言正臣之死新書言數范陽不克死合日本史觀之則正臣忠于唐不附于祿山者也）日本使小野田守來聘二十二年遣輔國將軍木底州刺史兵署少正楊承慶答之二十三年遣楊芳度入唐賀正並送日本使高元度于唐迎入唐大使藤原清河歸國（日本史）二十五年唐以渤海爲國冊王爲渤海國王進檢校太尉（唐會要大歷中累拜司空太尉新書則繫于進封國之下今從之）二十八年唐以淄青節度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新書方鎮表案平盧軍本治營州自上元二年平盧節度使侯希逸引兵保青州因號淄青平盧節度安史之亂平盧道不通渤海朝貢皆道青州與新羅同故改稱領蕃使凡至青州以聞敕許入京乃遣官領以行）三十五年遣青綬大夫壹萬福聘于日本三十六年閏十一月賀唐王子盜修龍袞事覺辭曰慕中華文物唐代宗矜而捨之（冊府元龜卷四十一）三十九年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賀日本王登基並弔王妃之喪（日本史日本光仁帝即位七年矣渤海兩遣使通好至此乃賀登極遲不可曉日本廢后井上內親王以先一年卒王妃之喪疑指廢后言）四十年正月獻日本舞女十一人及方物于唐（舊書）四十二年正月唐德宗即位閏五月詔罷我國及新羅歲貢鷹鶻既至者所在放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八）四十九年東南徙都東京（新書貞元時朝鮮上世史貞元二年）五十四年遣使大常靖朝又遣王子大貞翰入宿衛五十七年王子大淸允朝王事唐謹頻遣使朝獻或閒歲一往或歲二三往（舊書）是年三月四日薨（新書敘欽茂事至貞元時徙東京止舊書敘至貞元十年正月王子大淸允來朝止）（卒之月日俱未詳今從日本史大嵩璘遣日皇書）時唐德宗貞元十年也謚曰文王王偃武修文國境太平人民謳歌之（朝鮮歷史）嫡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新書）

論曰渤海建國高王荒之武王疆之疑至文王欽茂始康之也先時朝于唐者有拂涅越喜鐵利靺鞨諸稱欽茂之世無之則府州之制立也先時朝于唐者稱首領或稱大首領欽茂之世則稱使或署官則秩官之制立也王者之制莫大于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欽茂享國歷年多能法諸夏以新其國國人謚之曰文其以此夫

渤海王大元義（舊書冊府元龜均無新書有）以文王欽茂族弟繼立猜虐國人弒之推文王之孫華璵爲王（新書元義立一歲被弒朝鮮歷史渤海王統表作國人廢之不容立一歲）

渤海成王大華璵（舊書冊府元龜均無新書有）文王欽茂之孫父宏臨早死既嗣位復還都上京改年中興數月薨謚曰成王弟嵩璘嗣（新書謂璵在位久暫無文）（今從朝鮮歷史渤海王統表）

論曰文王喪嫡子諸孫華璵嵩璘具在元義以族弟主國何歟文王薨于甲戌歲三月唐以乙亥歲二月冊嵩璘爲王嵩璘嗣立之歲即文王薨之歲乃中間有元義華璵二代華璵復徙上京又何其多故而舉竊也且嵩璘貽日皇書既稱緩告而未賀言之可疑滋甚故存元義華璵之名而刋其年以俟後之君子考正焉

渤海康王大嵩璘文王欽茂孫也（嵩璘新書作嵩隣舊書德宗紀作嵩本傳作嵩璘今從舊書本傳暨）（冊府元龜日本史作欽茂孫舊書作欽茂子新書作欽茂少子日本史嵩璘啓稱文王爲祖大行大王自稱孤孫文義甚明故從之）既嗣立改元正曆元年乙亥二月乙卯唐遣內常侍殷志贍冊王爲渤海郡王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舊書德宗紀玉海引唐實錄作貞元十一年二月乙丑冊命）（案乙卯在二月中旬乙丑在二月下旬新書作右驍衛大將軍）遣廷諫大夫工部郎中呂定琳聘于日本告喪告即位也凡國王之喪嗣王遣使告哀告嗣位于天子及鄰國禮也王以祖欽茂唐寶應初進封渤海國王而已所授仍爲郡王遣使敘理四年三月唐冊命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進封渤海國王（案欽茂開元中襲父位爲郡王寶應元年進封國王及嵩璘襲位但授郡王將軍而已嵩璘遣使敘理蓋在郡王王之別再加冊命者進之國王也而新舊書與唐會要均作進封渤海郡王乃爲之郡王不得言進封今從冊府元龜）日本遣使來聘並教能登國建客院禮接渤海使（日本史）十一年五月唐加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舊書本傳加檢校司徒從舊書順宗紀及冊府元龜）明年十月進王檢校太尉（舊書）王承文王之後文弱不自振謹職貢于中國亦善事日本十三年薨時唐憲宗元和三年也（按冊府元龜繼襲門元和四年嵩璘卒封冊門又云元和四年正月以嵩璘男元瑜爲渤海國王與舊書同今從其同者故作薨于元和三年）謚康王子元瑜嗣

渤海定王大元瑜嗣立改年永德元年正月唐遣中官元文正爲弔祭冊立使授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唐會要元瑜冊命在元和元年今從舊書及冊府元龜）秋七月日本使林東人來使高才

南朝于唐二年又使王子大延眞朝四年薨時元和七年也諡定王弟言義立

渤海僖王大言義定王長弟也定王薨權知國務改年朱雀元年正月庚午唐遣內侍李重旻冊爲渤海國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領忽汗州都督（舊書憲宗紀）使王子朝二年使高進禮朝進金銀佛像各一（高進禮以元和九年正月至唐當爲客歲所遣故係于王之二年）三年再朝四年薨時元和十一年也（新書有言義弟明忠一代故係言義之薨于是年）諡僖王弟明忠嗣

渤海簡王大明忠（舊書冊府元龜均無新書有）改年太始立一歲薨（朝鮮歷史立半年卒今從）（新書）諡簡王從父仁秀知國務（新書）

渤海宣王大仁秀高王祚榮弟野勃之四世孫也明忠薨以權知國務嗣立遣使李繼常等朝于唐且告哀（舊書渤海告哀于唐始此前後各王無文史略之）蕃王卒遣使告哀天子天子遣使弔祭而冊立其嗣王禮也改年建興元年戊戌五月辛丑唐授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冊爲渤海國王（冊府元龜冊命在元和十三年四月今從舊書憲宗紀作十三年五月）二年使李承英聘于日本（日本史）三年閏正月唐加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七月唐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以平盧節度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舊書憲宗紀及薛嵩傳）六年遣大聰叡五十人入唐備宿衛王在位朝貢于唐者十聘日本者六自康王大嵩璘以來狃于文治國勢衰弱王南畧新羅北討海北諸國開拓境宇號稱中興（唐書仁秀討伐海北諸國開大境宇遼史地理志唐元和中渤海大仁秀南定新羅北畧諸部開置郡縣賁義敎朝鮮歷史大仁秀南畧新羅邊境北滅越喜虞婁鐵利率賓拂涅諸國又降黑水掃平海北諸部國勢中興今約三書文意爲之）十三年（庚戌）薨時唐文宗太和四年也（新書）諡宣王孫彝震嗣

渤海王大彝震宣王大仁秀孫也父德新蚤死宣王薨王以權知國務嗣位改年咸和渤海新君未踰年改年自彝震始也（新書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加冊命）二年正月己丑唐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冊爲渤海國王（舊書）王改建宮闕擬唐制（遼史地理志）三年遣王子大明俊

朝唐唐使內養王宗禹歸國言渤海置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畫圖以進（舊書文宗紀案王宗禹當即冊命使也）四年正月同中書右平章事高寶英朝唐謝冊命並遣學生入學先遣學生事業稍成請准遞乘歸本國唐帝從之（冊府元龜）尋遣王子大昌輝等朝于唐（年無考）文宗與王書曰敕渤海王大彝震王子大昌輝等自省表陳賀並進奉事具悉卿代襲忠貞器資仁厚遵禮義而封部仁樂持法度而渤海晏寧遠慕華風聿修誠節梯航萬里任土之貢獻俱來夙夜一心朝天之禮儀克備龍庭必會鯷域何遙言念嘉猷豈忘寤歎勉弘教義常奉恩榮今因王子大昌輝等回國賜卿及信物至宜領之妃及副王長史平章事各有賜物具如別錄（封敖集）十一年遣使如唐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壽又貢馬瑙櫃紫瓷盆皆珍物也具物產篇（火玉松風石武宗會昌元年貢馬瑙櫃紫瓷盆亦武宗時事新舊書冊府元龜皆遺之今從蘇鶚杜陽雜編推原文火玉松風石俱夫餘國所貢並注云夫餘見漢東夷傳夫餘是時寔屬渤海也故改作渤海）二十八年（丁丑）薨時唐玄宗大中十一年也諡無攷弟虔晃嗣立

渤海王大虔晃（冊府元龜無舊書宣宗紀有新書本傳有）以王彝震弟權知國務嗣立改年未詳元年二月唐授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冊爲渤海國王（舊書宣宗紀）王于咸通中三朝獻（新書有咸通中三朝獻之文不言年度見也）又再通使日本十二年卒（朝鮮史年表）時懿宗咸通十年也諡無攷

渤海景王大玄錫（新書冊府元龜無朝鮮歷史有）繼王虔晃嗣立疑虔晃孫也（日本史玄錫[illegible]）改年未詳（朝鮮史年表）元年（庚寅）二年遣政堂省左允楊成規聘于日本四年入唐賀平徐州使崔宗佐自日本放還（日本史案通鑑唐龐勛據徐州叛咸通十年己丑八月誅至日本上距平徐州四年矣）十三年（壬辰）遣文籍院少監裴頲聘于日本頲高才有風儀日皇禮敬之異于他使具入物篇二十二年新羅弓裔叛略北原東部十餘郡縣自是渤海東南邊事日棘王之所以固其圉書史無明文也卒年未詳諡景王（朝鮮史年表在位三十一年庚申則唐昭宗光化三年也）

渤海王大瑋瑎（新舊書冊府元龜五代會要文獻通考日本史朝鮮史書無唐會要有）唐會要曰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瑎敕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諸報中書瑋瑎繼大玄錫嗣王未審玄錫親疏屬其立卒年事實均不詳

渤海哀王大諲譔（新舊書均無冊府元龜五代會要遼史日本史有）繼大瑋瑎嗣王未審瑋瑎親疏屬故年未詳梁太祖開平元年始見（冊府元龜）朝鮮史年表謂嗣立于唐昭宗改元天復之歲則是元年太歲辛酉也王庸闇統御失宜不能理其國初嗣位遣使如新羅修好（五代會要）契丹夷離堇轄底挈其二子來奔尋復亡去（遼史）于時阿保機爲契丹大迭烈府夷離堇專征討數侵我西南邊（遼史天祚紀太祖攻東京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王寂遼東行部志契丹與渤海血戰數十年乃滅其國大諲譔嗣位時即被兵故繫于此）四年新羅弓裔稱帝五年弓裔攻我南鄙邊將尹暄以鶻巖城附之王怒使將軍建姑狄盛兵攻新羅登州大敗喪其師邊將高子羅復叛（朝鮮歷史）自是失鴨淥江以南地七年阿保機稱帝陷我鐵利府及東平寨（遼史食貨志作神冊初以長城之役之爲阿保機稱帝初年事也故繫于此）改東平寨曰鎭東軍（遼史地理志）四月唐朱溫建國號曰梁改元開平八年契丹築長城于鎭東海口（遼史太祖紀）王遣使聘于梁十八年遣使聘于契丹契丹陷我顯德東平二府改顯德爲遼陽府東平爲遼州（遼史地理志太祖伐渤海先破東平府本紀神冊三年幸遼陽故城故均繫于是年）十九年契丹修遼陽府以逼我二十三年十月晉王李存勗滅梁建國號曰唐二十四年遣王子大禹謨王姪大元讓相繼聘于唐襲殺契丹遼州刺史張秀實二十五年契丹攻我遼東無功而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契丹主阿保機大舉入寇圍我扶餘府城二十七年（丁亥）正月二日庚申扶餘城陷守將死之王使老相赴援途遇契丹安端蕭阿古只先鋒騎兵敗績上京被圍明日契丹主駐軍城南王素服稾索牽牛率僚屬三百人出降阿保機優禮釋之尋遣近侍康末怛十三人入城索兵器爲邏卒所戕阿保機復攻城城陷王請罪馬前阿保機以兵衛王及族屬以出更渤海爲東丹國忽汗城曰天福城冊其長子倍爲人皇王鎭之渤海諸府州有拒命者次第平定秋七月遂遷王族于臨潢築城居之賜王名曰烏魯古王之妃曰阿里只（遼史太祖紀）烏魯古阿里只者阿保機與后述律氏受王降時所乘二馬名也因以爲王夫婦名（遼史語解）卒年無考諡哀王（朝鮮史年表）

論曰渤海世次新舊唐書冊府元龜異文大瑋瑎一世惟見唐會要他書俱闕自乞乞仲象迄大諲譔蓋傳十有六世矣唐代諸蕃莫強子突厥回鶻吐蕃歷年久遠莫過于契丹然世次湮滅多內亂分崩離析渤海國于忽汗海父子相傳或兄終弟及未聞有冒頓五單于纂弑爭立已事雖夷狄也吾欲進之于中國矣

種族

渤海以粟末靺鞨部建國而兼有朝鮮濊貊沃沮夫餘高麗弁韓挹婁鐵利拂涅越喜汨咄安居骨諸國部種族

粟末部與挹婁鐵利拂涅越喜汨咄安居骨俱爲靺鞨諸部之一其先同出于肅愼氏

朝鮮前王箕子殷人傳四十餘世（三國魏志濊傳）後王衛滿燕人其人民有眞番朝鮮蠻夷及燕齊亡人（漢書朝鮮傳）趙亡人（三國魏志濊傳）

濊貊人民爲周初海東諸夷之一（周書肅愼之命傳原文作貉釋文作貊）或曰北方豸種（說文）而自謂與句驪同種（後漢書濊傳）

沃沮人民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後漢書東沃沮傳）疑亦句驪同種

夫餘人民爲周初海東諸夷之一（周書肅愼之命傳）其後雜有濊貊人建國于其地故也有高麗人地相接故也

高麗人民爲周初海東諸夷之一（周書肅愼之命傳）朱蒙建國以後多中國人有被俘者（後漢書高句驪傳遂衆寇鈔掠略小民動以千數）有來奔者（北史燕王馮弘率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隋書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有流入者（北史北齊文宣帝使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柳以五千戶反命）亦有肅愼扶餘宇文契丹種人（朝鮮史西川王十一年拔肅愼檀城遷六百餘家于夫餘南烏川降部落六七）

（所以爲附庸又文咨明王三年夫餘王及妻孥以國來降魏書宇文傳逸豆歸奔高麗北史契丹傳以萬家寄於高麗）弁韓東漢以後爲百濟國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北史）漢元朔三年濊君南閭等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後漢書濊傳）疑合朝鮮沃沮言濊貊無此衆也三國時夫餘戶八萬高句驪三萬東沃沮五千濊二萬北魏時高麗人戶參倍于前（北史高麗傳）隋時粟末部勝兵數千伯咄部勝兵七千安居骨部拂涅部勝兵並不過三千（隋書靺鞨傳）唐初高麗戶六十九萬百濟戶七十六萬（新唐書）渤海建國夫餘沃沮濊貊人戶宜盡屬之高麗百濟戶來屬數不可考舊唐書渤海編戶十餘萬勝兵數萬新書同五代會要渤海勝兵丁戶四十餘萬遼史渤海兵數十萬

渤海王姓大氏世君之國故大氏多顯官（案羅泌路史大庭氏之後有大氏晉書慕容廆傳宇文屈雲別帥大素延攻圍于棘城冊府元龜晉懷帝封鮮卑別帥大單渾大屠鷙兄弟爲親晉王北史大沮渠蒙遜傳阿奴有沮渠官蒙遜之先爲此職光之會稽曰大故以官爲氏以大冠之大氏之見于載記多矣渤海大氏出自中國出自宇文鮮卑或兼抑託始于乞乞

仲象父子俱不可考五代會要曰大舍利乞乞仲象者舍利官名于大爲氏則與北史書大沮渠蒙遜同義大氏世爲渤海王故大氏貴于他族如大常靖大素實等不勝舉也殷鈞渤海國志仲象本姓舍利至祚榮始稱大氏舍利女眞語泉水也大者女眞語尊長之稱號爲不舉索倫語則爲都一音之轉今滿洲姓有赫舍里氏蓋爲大氏之族乎案赫舍里氏金史爲紇石烈氏）大諲譔子光顯奔高麗改姓王氏詳人物諸王子篇

右姓六（松漠紀聞）曰高氏高句驪王國姓也（有入唐使同平章事高賞英等疑志高氏爲遼東留族滿洲漢軍旗有之其初則出于渤海或曰高麗王朱蒙後也入滿洲爲高佳氏滿洲姓凡曰佳者其義同家蓋舉音也）張氏（大府張文休疑志滿洲有章佳氏）楊氏（入唐使楊芳慶楊吉福等疑志滿洲有楊佳氏）竇氏烏氏（疑志滿洲有烏札氏）渤海亡遺民皆據地自立通宋而拒契丹定安烏惹二國王皆烏姓也詳遺民篇李氏（入唐使李豐彥李能常等疑志滿洲有李佳氏）

庶姓著見者有任氏（武王武藝時任雅相疑志滿洲有任佳氏）賀氏（入唐使賀祚慶入日本使政堂省左允賀福延疑志滿洲有賀佳氏）王氏（入日本使政堂左允王新福）公氏（入唐使公伯計疑志滿洲有龔佳氏）周氏（入日本副使周元伯）裴氏（入日本使文籍院少監裴頲入唐使守和部少卿裴璆疑志滿洲有培佳氏）呂氏（入日本使工部郎中呂定琳）辛氏（入唐使辛文德）申氏（將軍申德後奔高麗疑志滿洲有申佳氏）茆氏（入唐使茆壽貞）崔氏（入唐使崔宗佐殿中少令崔禮光疑志滿洲有崔佳氏）馬氏（入唐使馬文軌[illegible]有馬佳氏[illegible]）蔥氏（入唐使蔥勿雅）己氏（入日本使雲麾將軍己珍蒙）慕氏（入日本使輔國大將軍慕施蒙）史氏（[illegible]）劉氏（入唐學生劉寶俊）朱氏（入唐學生朱承朝）茹氏（[illegible]）吳氏（[illegible]）趙氏（入唐學生趙孝明）徐氏（[illegible]）平氏（[illegible]）列氏（[illegible]）文氏（入後唐使文成角疑志滿洲有文札氏）梁氏（[illegible]）夏氏（太保夏行美）又有衛氏疑朝鮮王族（史記朝鮮王滿燕人衛姓渤海有衛州刺史衛鈞）金氏朴氏疑新羅王族（大原利武朝鮮史大系新羅朴氏十王金氏十八王唐書新羅傳其王亦金姓也渤海有檢校開國男朴漁[illegible]）燕氏解氏木氏則百濟大姓（北史百濟八大姓燕氏解氏木氏[illegible]有入唐學生解楚卿入唐使木智蒙[illegible]）合之王族右姓凡四十姓

奴婢無姓者則從其主（松漠紀聞）

論曰渤海起靺鞨諸部各有長舊時未能統一也益之以朝鮮夫餘高麗濊貊沃沮諸國遺民言語不相通也飲食衣服居處不同俗也剛柔殊其性而燥濕險夷異其地也欲以政刑道齊之雖盛王

有所不能漢置蒼海眞番諸郡尋即廢徙唐置安東都護于府平壤十餘年而徙之遼東有司不能理民亦不受理也故唐以後邊外州郡例羈縻之渤海所屬國部種族衆矣其長駕遠馭之略因俗適時之道必有大過人者不然何以內外維繫根蟠枝互歷二百餘年而不之解也渤海雖亡而遼金元明之世其人與族恒見于載籍而優視之與外史之稱秦人漢人唐人相耦惜乎僅以材武見也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雖材武者無以逭之矣

禮俗

國人謂王曰可毒夫面對曰聖王牋表稱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案新唐書無面對二字冊府元龜可毒夫作可毒夫大五代會要作可毒失而偶有面對二字有者是僭夫大夫三字未審孰作何字）王之命爲教上書于唐有奏有表狀致日本國書曰啓中臺省致日本太政官書曰牒

渤海諸王皆右文初建國即有文字書契文王嗣位遣使入唐寫唐禮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冊府元龜）渤海王數遣諸生詣京師習識古今制度（玉海）遂爲海東盛國（新唐書）

武王文王及大彝震大虔晃大玄錫俱遣諸生肄業唐太學（朝鮮歷史）史不悉書武王所遣生六人開元三年二月抵京師（玉海）大彝震所遣生咸和四年歸國者三人李居正朱承朝高壽海同年隨謝冊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趙孝明劉寶俊（舊唐書）咸和八年隨王子大明俊詣唐學生十六人唐敕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入勒回本國（唐會要）大光晟大元謙（光晟咸和四年朝于唐後唐晉以元謙試國子監丞朝鮮歷史作光晟元謙無姓當指二人言也）高元固等號爲碩學徐昂治天曆傳授日本宣明曆大節之以書名（朝鮮歷史）裴頲及其子璆以詞章名（日本史）

渤海王出入有乘輿羽衛遼時猶存謂之渤海仗天顯四年太宗幸遼陽府人皇王備乘輿羽衛以迎乾亨五年聖宗東巡東京留守具

儀衛迎車駕此故渤海儀衛也（遼史）

渤海有文字禮樂（金史太祖紀）文王時已珍蒙聘于日本日皇御中閤門

已珍蒙奏本國樂女眞建國有雅樂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泰和初有司奏太常工人數少以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兼習以備用（金史樂志）

官民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王曾上封事）

國都有毬馬之會大諲譔初年契丹夷離畢轄底挈其二子迭里特朔括來奔轄底黠而辨僞爲失明後因會與二子各奪良馬亡歸（遼史轄底傳）

渤海既亡契丹遷忽汗州遺民于東京以擊毬爲禁蕭孝忠爲東京留守疏言東京重鎭無從禽之地若非毬馬何以習武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還主從之（遼史蕭孝忠傳）

民知稼穡地苦寒不宜水田（日本史）

所居屋皆就山牆開門（王曾上封事）

男子多謀略驍勇出他國右諺曰三人渤海當一虎（契丹國志）

婦人皆悍妒大抵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遊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妻不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疾相誇故契丹女眞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松漠紀聞）

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至金世宗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金史世宗紀）

婦女拜而不跪自武后時始（王應麟玉海引張建章渤海記）

俗信佛唐開元四年渤海王子朝請入寺禮拜唐許之渤海使之如日本者亦嘗敬禮焉日本安倍吉人有聞渤海客禮佛感賦詩見雜篇

識渤海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本有數十幹叢生者皆燕地所無（契丹國志案指遼時渤海人言之）

論曰東方太陽之所出也故其人文柔而好生朝鮮高麗諸國以之北方積陰之所凝也故其人武健而耆殺匈奴契丹諸國以之渤海國于東北有高麗故地而西與契丹接壤故風俗與二國略同夫勁悍喜戰獷固靺鞨本性而能範之以禮陶之以樂澤之以詩書使舉國成爲風俗高武文宣諸王貽謀遠矣

渤海國記上篇

渤海國記中篇

崇仁黃維翰申甫纂輯

地理

上京龍泉府故肅愼地直渤海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四南至安東都護府千五百里（新書賈耽道里記案賈氏原文安東都護府治遼東即今遼陽州）文王大興十八年都焉（新書作天寶末）四十九年東南徙東京（新書貞元時朝鮮上世史貞元二年）成王中興元年復還都上京（以上皆據新書）大彝震改建宮闕擬唐制（遼史地理志）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肅愼城北經德理鎭至南黑水靺鞨千里（賈耽道里記）金滅遼設都于此（明統志）淸于其北偏東建寧古塔城（淸統志渤海上京在寧古塔東南丁謙史地考歷唐懷古城在寧古塔西南八十五里上馬蓮河畔遺址尚存）宣統初隸寧安府民國隸寧安縣寧安府縣俱治寧古塔城忽汗河即今東寧之呼爾哈河字異而音相近上游有鏡泊湖論者謂即忽汗海湖東北數里有城今圖名曰東京城論者疑即上京龍泉府（鏡泊湖一名畢爾騰湖上游自額穆縣來）

（東京湖橢圓形寬二十里袤約七十里自東京城北至東寧約四十里其下流曰牡丹江自東寧北流至依蘭縣入松花江約緯線二度又三分度之一）地當東經一百二十九度緯四十四度遼史以忽汗州即高麗平壤地又號中京顯德府詎今圖所謂東京城者故有平壤之稱耶然龍泉顯德各隸一京混而同之又何也龍泉府領州三（新書本傳）

龍州　縣有富利　長平

湖州

渤州　縣有貢珍

案遼太祖以天顯元年正月收上京改渤海爲東丹封其長子倍爲人皇王鎭之八月太祖薨于扶餘府而堯骨以次子獲嗣位是爲太宗東丹王奔赴被留不得返國東丹右次相耶律羽之請徙其國于梁水太宗從之自是棄上京不復疆理而女直遂據其地卒于覆遼上京龍泉府所領三州龍州屬縣長平之民遷于臨潢西北名曰長覇縣富利縣之民遷于臨潢南名曰保和縣渤州屬縣貢珍之民遷于遼東名仍舊又有扶餘縣亦隸龍泉府不知所屬州其民遷于臨潢之懷州世宗時置縣仍舊名

中京顯德府初爲顯州（新書地理志）後陞爲府肅愼故地（新書渤海傳渤海京府州新書俱云某故地承上文言者則不書避詞複也）北直上京三百里（新書）渤海高武二王俱都此（賈耽道里記）至文王十八年乃徙上京故新書謂之舊國賈耽言自鴨淥江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溯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渤海王都夫鴨淥大川也行百餘里而改乘小舫者蓋溯今奉天桓仁通化兩縣間之渾江東北行也神州當在今通化境顯德府當在今吉林之敦化奉天之安圖間丁謙氏謂敦化縣東二里鄂多里古城即其地也（賈耽道里記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

寶中渤海王所都丁謙渤海地理考謂大氏始立國于此正當太白山東北奧婁河南今敦化縣東二里餘有鄂多里古城蓋即其地淸亦起于此）府領州六（新書）

盧州　縣四　山陽　杉盧　白巖（本高麗城因山臨水壘石爲之四面險絕其可攻之處纔六十步李勣以衝車撞之）　霜巖（本高麗縣遼志東京盧州）

顯州　縣有長寧（遼志盧鐵湯榮興五州俱云故縣幾惟顯州無文長寧縣本顯德府縣名故疑屬顯州遼遷長寧之民于上京臨潢屬祖州者曰咸寧縣屬永州者仍曰長寧縣而渤海于遼河東又有長寧縣遼改曰興遼縣）

鐵州（漢安市縣高麗安市城遼鐵州）　縣四　位城　河端　蒼山　龍珍（遼志東京）

湯州　縣五　靈峯　常豐　白石　均谷　嘉利（遼志東京道湯州）

榮州　縣三　崇山　潙水　綠城（遼志東京道崇州當即渤海榮州屬縣）

興州　縣三　盛吉　蒜山　鐵山（遼志東京道興州）

案遼史天顯元年太祖克上京七月丙辰鐵州刺史衛鈞反

乙丑堯骨拔鐵州

遼志東京盧州玄德軍在京東一百三十里鐵州在京西南六十里湯州在京西北一百里崇州在京東北一百五十里興州在京西南一百里顯州在醫巫閭山東南蓋取渤海州名以名之而非渤海諸州故地也聖宗統和三年置乾州廣德軍有靈山縣本渤海靈峯縣未審與湯州之靈峯是否一地同年又置貴德州寧遠軍有貴德縣渤海爲崇山縣未審與榮州崇山是否一地有奉德縣本渤海緣城縣地嘗置奉德州

東京龍原府在上京東南濊貊故地（當作沃沮故地徐相雨渤海疆域考此本沃沮故地而曰濊貊故地者沃沮在北濊貊在南壤地相接相錯以致于混稱歟書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禮中庸施及蠻貊按夫餘有貊城其王印曰濊王之印是濊貊故地在周秦之際已顯孟子亦有大貊小貊之文蓋與中國通久矣）一曰栅城府（案栅城之名漢魏即有之金富軾三國史記高麗王宮四十六年王東巡栅城時後漢和帝永元十年也又曰高麗王位宮二十一年漢平州人夏瑤以百姓千餘家來投安置栅城時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也魏書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栅城）日本道也（新書本傳）疊石爲城周圍二十里唐薛仁貴征高麗與其大將溫沙門戰熊山禽善射者于石城即此有宮殿（遼史地理志）文王大興四十八年自上京東南徙都焉（新書貞元時朝鮮上世史貞元二年）成王中興元年復還上京（新書本傳）東濱海與日本蝦夷及陸奧出羽能登加賀諸國隔海相望故渤海聘使海行遭風往往漂至諸地（日本史其交聘日本篇）西至遼一千餘里（魏書）南至新羅井泉郡三十九驛（古今郡國志徐氏驛城考井泉郡今之德原郡也自此北行三十九驛計程一千一百七十里唐制三十里置一驛案德原郡今屬高麗咸鏡南道與元山港相近）地當東經一百三十度緯四十二度之交今吉林之延吉縣高麗咸鏡北道之富寧會寧慶源鏡城穩城鍾城各府郡皆其地也領州四（新書）

慶州（本高麗附遼上京行慶州與此無涉）縣六 龍原（本高麗縣） 永安 烏山 壁谷 熊山 白楊（遼志東京道開州）

鹽州（一曰龍河郡）縣四 海陽 接海 格州 龍河（遼志東京道開州屬）

（鹽州）

穆州（一曰會農郡）縣四 會農 水岐 順化 美縣（遼志東京道開州屬）

（穆州）

賀州（一曰吉理府）縣四 洪賀 送誠 吉理 石山（遼志東京道賀州）

案遼志遼初棄東京未設官聖宗東伐高麗乃置開州鎭國軍節度鹽穆賀三州仍渤海舊名縣一曰開遠以慶州龍原縣改也穆州屬縣一曰會農亦仍渤海舊名聖宗置宗州熊山縣未審與慶州熊山是否一地

南京南海府沃沮故地（新書）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徙郡于句麗西北改屬樂浪魏隋之際爲高句麗所有渤海置南海府（徐氏驛城考南海之稱昉于句麗三國史記太祖王宮六十二年八月巡狩南海蓋東北地形左海右陸自黑龍江沿海西南至土們江又沿海西南至咸興府之都連浦漸近漸西在寧古塔等地視之我國咸鏡道之海正在南方故以南海稱之也案高麗王宮六十二年爲漢安帝永初元年）號南京通新羅道也（新書徐氏驛城考咸鏡道南界即井泉郡是爲新羅爲界處故謂之新羅道）亦爲通日本之道有吐号浦（日本史徐氏驛城考作吐号浦）爲船舶寄椗所府在鴨渌江之南東濱海南與新羅接當東經一百二十八九度緯四十度至四十一度之交今高麗咸鏡南道之北青利原洪原新興各府以北是其地也而遼史以海州南海軍當之則今奉天海城縣矣殊誤（門氏地理考證謂在鴨江口之慶興府亦誤）領州三（新書）

沃州 縣六 沃沮 鷲嶺 龍山 濱海 昇平 靈泉（遼志）

（東京道海州）

晴州 縣五 天晴 神陽 蓮池 狼山 仙巖（遼志東京道海州屬）

（嬪州）

椒州 縣五 椒山 貂嶺 澌泉 尖山 巖淵（遼志東京道海州屬）

（釋州）

案遼史天顯元年正月太祖克上京二月南海府來朝五月辛酉叛堯骨討之六月丁酉平然未能有其地也後置海州

南海軍雖蒙南海之名而東距渤海之南海府殆千里矣

西京鴨淥府高麗故地朝貢道也（新書　徐氏疆域考渤海朝唐道路必由鴨江口登舟航達于登州海口故稱之以朝貢道也　案朝貢道朝鮮之稱箕子王滿之王朝鮮皆都平壤而平壤于時爲渤海屬境故曰朝鮮道）東北接龍原府東南接南海府北接顯德府西接（闕）南接新羅以浿江爲界有鴨淥江浿江沸流江古城有泊汋城故漢安平縣有國內城有丸都皆故高麗王都（新書地理志引賈耽道里記安東都護府南至鴨淥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縣也又曰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　泊汋口淸統志在九連城東北安平河口　丸都高麗山上王始都之渤海爲縣　三國史記琉璃王遷都國內築尉那巖城　唐李勣呈報目錄鴨淥江已降城十一其一曰國內城）地當東經一百二十四六度緯四十度四十一度之交今鴨淥江以北奉天所屬各縣江以南至于浿江是其地也神桓二州置于鴨淥江之北豐州當置于今平安北道正州置于平安南道領州四

神州（北至中京顯德府四百里西南至丸都縣二百里自鴨淥江口泝流至此八百餘里當在今奉天輯安臨江二縣境）（丁氏地理考證在甲山府江北爲奉天長白縣地望不合）縣三　神鹿　神化　劍門（遼志）

桓州（東北至神州四百里治丸都）故高麗中都城也高麗王于此剏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晉康帝建元初爲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渤海置桓州縣三　丸都（遼史地志作桓都今從賈耽道里記新書丸都凡二見俱作丸都舊傳寫之誤丸都之名于漢有之順帝漢安元年丸都地震獻帝建安十三年山上王移都之丸都晉建康元年故國原王復都丸都俱見三國史記以遭毋丘儉慕容皝兩次之兵自後遂定居平壤　日人那珂通世氏稱丸都在朝鮮楚山府對岸之通溝東近輯安縣西北即桓仁縣也其說殆確）　神鄉　洪水（遼志）

豐州盤安郡縣四　安豐　渤恪　隰壤　硤石（遼志）

正州沸流郡本沸流王故地國爲公孫康所併後屬高麗渤海置州後陞爲郡有沸流水（今日沸流江發源平安南道孟山府之南西南流折而西流逕成川江東南府之北又西南流抵平壤府東入于浿水朱明初高麗時建國于沸流水上朝鮮上世史以奉天佟佳江當之誤矣）縣一　東那（遼志漢東那縣地在州西七十里）

案遼志東京淥州鴨淥軍謂即渤海西京鴨淥府領桓豐慕正四州亦沿用渤海名桓豐正三州渤海隸西京慕州渤海隸安遠府遼併隸于淥州則渤海鴨淥安遠二府接壤可知矣遼得渤海地獨鴨淥江設官如渤海舊制以控制高麗故也桓州在淥州西南二百里豐州在東北二百一十里正州在東北三百八十三里慕州在西北二百里而淥州距東京道里不詳

長嶺府在上京西南（新書　賈耽道里記自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　安東都護府時治今遼陽也）高麗故地營州道也（新書渤海傳）東接鴨淥府西接唐遼陽州（唐天寶以後遼東之[illegible]）度遼水而西則爲唐營州境（新書賈耽道里記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經汝羅守捉渡遼水至安東都護府五百里）渤海王大諲譔時契丹克渤海遼陽改爲東平諸州府遼陽之屬于渤海疑在大玄錫之世于時中原盜起唐未疆理之也地當東經一百二十四五度北緯四十一二度之交今奉天海龍清原本溪各縣蓋其地云（徐氏疆域考謂爲永吉州等地稍遠[illegible]又疑爲朝鮮咸鏡道之永興則地望全不合矣）領州二（新書本傳）

瑕州

河州

案遼史天顯元年正月太祖克上京三月戊午遣康默記韓延徽攻長嶺府八月辛卯康默記攻克之

扶餘府扶餘故地契丹道也（新書渤海傳）夫餘自漢興建國于此漢武帝元朔元年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罷夫餘仍王焉齊明帝蕭鸞建武元年夫餘王以國入于高麗自是爲高麗所有唐貞觀五年高麗榮留王築長城以備唐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十有六年畢功（三國史記）今柳條邊牆其遺址也唐武德間以浮渝烏素固部靺鞨內附乃置黎州而隸于營州尋僑置于（闕）徙其民以實之渤海置扶

餘府爲西邊重鎭嘗屯勁兵以扞契丹契丹之伐渤海旣破扶餘乃趨上京後置龍州于此在金爲黃龍府地當東經一百二十四五六七度北緯四十二三四度今吉林開原各縣其地也（高麗長城起于今吉林縣北境）

領州二

扶州

仙州

縣有强師

鄚頡府扶餘故地（新書渤海傳）高麗出于扶餘（同）扶餘出于橐離國（同）鄚頡本橐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鄚頡府都督鄚頡二州渤海因之遼置韓州（遼史地理志丁氏渤海地理考證遼史渤海諸地惟此條極精審疑本漢時扶餘分部故新書以爲扶餘地）金屬咸平路元屬咸平府明屬三萬衛（清統志）地位于扶餘府東北當東經一百二十五六度北緯四十三四度今奉天之西安吉林之伊通長春其地也領州二（新書）

鄚州

高州（遼志上京遼州本高州地在瀋州西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一千里）

縣有粵喜　萬安

案遼史天顯元年正月太祖克上京二月鄚頡府來朝三月己巳鄚頡府叛安端討之丁丑平

定理府挹婁故地（新書渤海傳）挹婁即古肅愼（後漢書挹婁傳）魏曰勿吉（魏書）黑水靺鞨居之（新書黑水靺鞨傳）挹婁國于夫餘東北（後漢書三國魏志）至晉漸南徙與晉通者居不咸山北（晉書挹婁傳東北諸夷自北而南者扶餘挹婁最著自東而西者靺鞨最著靺鞨七部初惟粟末白山通于中國故知國史所記皆其近邊者也）不咸山橫亙奉吉之交暨朝鮮咸鏡南道平安北道不咸山中國史志作長白山朝鮮史志作白頭山武王大祚榮并其父餘衆四十萬人據挹婁（五代史）後分其地置定理府及安邊府地蓋上京之東今吉林穆稜縣東至于東寧其故址也遼史以今瀋陽當之蓋誤以府所屬潘州爲即瀋州也領二州

定州（遼志東京定州保寧軍高麗置州故縣一曰定東聖宗統和十三年升爲軍定東縣亦高麗所置按高麗之定州蓋當即渤海之定州也定東縣當亦渤海舊）

潘州（遼志東京瀋州昭德軍本挹婁國地渤海建瀋州故縣九皆廢）

案遼史天顯元年正月太祖克上京二月定理府來朝三月己巳安邊府叛遣安端討之丁丑平五月辛酉復叛堯骨討之六月丁酉平

安遼史太祖神冊五年十二月徙檀順民于東平瀋州則東平瀋州遼已先有之矣

安邊府挹婁故地（新書渤海傳）在定理府之北曰安邊者其地當爲渤海國東邊或東北邊疑今吉林密山勃利諸縣其故地也領州二（新書渤海傳）

安州

瓊州

案遼史天顯元年正月太祖克上京二月安邊府來朝三月己巳叛安端討之丁丑平誅叛帥二人安邊之人朝也與鄚頡定理皆其叛也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境壤相接也

率賓府率賓故地（新書渤海傳）率賓舊未聞疑指卒本音之卒本者漢元帝時高麗王朱蒙舊都也本屬高句麗渤海建率賓府其後遼因之金爲恤品路亦稱速頻路地在漢玄菟郡邊境今鴨淥江北佟佳江流域（高麗王朱蒙自夫餘東奔都卒本川瑠璃王徙國內尉那巖山上王徙丸都皆鴨淥江北地東川王遷平壤則在江之南矣故國原王仍營丸都蓋欲闢地遼東也以慕容氏之强宮室焚燬復固小獸其都于江北約二百八十餘年　卒本城國內尉那巖城丸都城諸址無定說而安鼎福東史綱目丁若鏞大朝鮮疆域考日文學博士那珂通世氏松井氏白鳥庫吉氏皆主江北說卒本在佟佳江即那珂通世氏說也安氏丁氏則謂在興京　徐氏顯誤考卒本率賓音之轉而叔今咸鏡道三水府西北鴨淥江內外地也）領州三

華州

益州

建州　州東南有率賓河（明統志）

案遼志東京康州下刺史世宗遷渤海率賓府人戶置屬顯州統縣一率賓本渤海率賓府地

東平府拂涅故地拂涅亦稱大拂涅靺鞨七部之一也隋書在伯咄東（隋書靺鞨傳其二曰伯咄在粟末之北其四曰拂涅在伯咄東）新唐書在安居骨之東（新書黑水靺鞨傳粟末部居最南稍東北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蓋位于渤海中京東北境開元中朝于唐凡十六次（新書開元天寶閒入朝于唐今從冊府元龜）獻鯨鯢魚睛貂鼠白兔貓皮及馬唐皆授官以遣之使者兀異嘗留宿衛授中郎將天寶以後不見蓋已役屬渤海矣渤海以其地置東平郡當在文王大欽茂之世（哀王大諲譔十九年契丹神冊四年也契丹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戶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十三年改曰遼陽與渤海東平府無涉也後世志沿革者遂謂遼陽爲拂涅故地誤矣）領州五

伊州

蒙州

沱州　產鯽（新書渤海傳）

黑州

比州

縣名見者一紫蒙（遼地志）

鐵利府鐵利故地（新書渤海傳）鐵利本黑水靺鞨也在夫餘府之北（闕）開元中自通于唐朝貢者六貞元一（新唐書黑水靺鞨傳按冊府元龜鐵利等皆授官以寵之具朝貢中）（闕錄開元中十一朝獻）其置郡疑在宣王大仁秀之世渤海既亡而遺民建國號鐵利後歸于金具遺民篇地在夫餘府之東北（闕）遼史以爲在漢襄平各縣地誤矣（徐氏疆域考以在黑龍江地方）領州六

廣州

汾州

蒲州

海州

義州（遼志太宗遷渤海義州民于上京慶州富義縣又遷于南樓之西北仍名義州後改富義屬泰州而其文列于永州）

歸州

懷遠府越喜故地（新書渤海傳）越喜本黑水靺鞨也（新書黑水靺鞨傳）唐開元間朝獻者十二貞元十八年又朝貢（冊府元龜）唐皆授官以遣之具朝貢中國篇其置郡疑在宣王大仁秀之世故址無考領州九

達州

越州

懷州（遼志上京降聖州永安縣本龍原府慶州縣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遷其人置寨于此建者懷州亦有永安縣歟）

紀州

富州　縣有富壽　優富

美州　縣三　山河　黑川　麓川（遼志東京遂州本渤海美州遂州之山河縣本渤海縣并黑胥麓川縣川）

福州

耶州

芝州

安遠府越喜故地（新書本傳）當在上京之東懷遠府之南西京鴨淥府東北遼以慕州隸淥州鴨淥軍遼志慕州在淥州東北二百里故知與西京接壤也（徐氏疆域考謂當在今黑龍江之嫩尼江近地誤矣）其置郡當在宣王大仁秀之世領州四（新書本傳）

寧州（遼志上京寧州西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則爲一地）

郿州

慕州　縣有慕化　崇平（遼志東京道淥州屬慕州）

常州

獨奏州三（新書本傳　滿洲源流考獨奏之義當猶今直隸州不隸于府而專得專達也　盛志曰後世直隸州之制實本之

（渤海）

郢州（遼史地理志郢州彰聖軍屬東京道高麗史顯宗世家興遼國遣郢州刺史李匡祿來告急）

銅州

涑州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新書本傳）唐高祖武德初置慎州領涑沫烏素固部落（按烏素固爲唐初東方最大部落今吉林開原呼倫貝爾皆其所居地唐並設官以治之）隸營州都督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徙州與戶于淄青渤海改置涑州而慎州之名猶存遼太祖平渤海班師丙午次慎州後唐明宗即位遣供奉姚坤告哀契丹坤謁阿保機于慎州其後人皇王奔後唐授瑞慎等州觀察處置押蕃等使慎州當在今吉林烏喇西境（遼太祖三月乙酉班師四月丁亥朔次鐵子山六月丙午次慎州七月甲戌次扶餘府案自上京西行至扶餘府中間應經今吉林烏喇境惟自乙酉至丙午凡八十二日自丙午至甲戌凡二十九日則慎州西至扶餘爲近東至上京路當倍之故疑當今烏喇西境是歲遼以正月丁未拔扶餘城丙寅夜遼圍上京先後共八月師還乃逾百日則又不能以行程之遲速定慎州與上京扶餘地到之近遠也）

府十五（具見上）外又有以府郡稱者疑高麗舊名或非渤海初制而異時所改者也見于唐會要者一遼史者九

德理府（唐會要）

安寧郡（遼史地理志上京鳳州業離故國渤海之安寧郡境南王府五帳分地在韓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

龍河郡（遼志東京開州屬鹽州本渤海龍河郡案指東京龍原府之鹽州）

會農郡（遼志東京開州屬穆州保和軍刺史本渤海會農郡案指東京龍原府之穆州）

吉理郡（遼志東京開州屬賀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案指東京龍原府之賀州）

杉盧郡（遼志東京盧州玄德軍刺史本渤海杉盧郡案指中京顯德府之盧州）

盤安郡（遼志東京渌州屬豐州渤海置盤安郡）

沸流郡（遼志東京渌州屬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國爲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

安定郡（遼志東京雙州保安軍下節度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

銅山郡（遼志東京咸州安定軍下節度本高麗銅山縣地渤海置銅山郡地在漢候城縣北渤海龍泉府南地多山險）

（寇盜以爲淵藪）

軍名唐書不具見于金史者

懷遠軍（金志上京信州下彰信軍刺史本渤海懷遠軍）

州六十二見上者六十餘二佚其別出者疑初置後廢或續制也見于遼史者（闕）見于日本史者二

辰州（遼志東京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蓋牟城唐太宗會李勣攻破蓋牟城即此渤海改爲蓋州又改辰州以辰韓得名井邑駢列最爲衝會）

集州（遼志東京集州古陴離郡地漢屬險瀆縣高麗爲霜巖縣渤海置州）

麓州（遼志東京麓州下刺史渤海置）

玄菟州

木底州

若忽州

懷州（遼志上京降聖州永安縣本龍原府慶州縣名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遷其民于此同一地也上言慶州下言）

（渤州疑有脫誤）

州所屬縣唐書不具見于遼史者（闕）見于日本史者（闕）

長平縣（遼志上京臨潢府長泰縣本渤海國長平縣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遷其人于京西北與漢民雜居又長霸縣本龍州長平郡民遷于此）

强師縣（遼志上京臨潢府定霸縣本扶餘府强師縣民太祖下扶餘遷其人于京西與漢人雜處）

富利縣（遼志上京臨潢府保和縣本渤海國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盡徙富利縣人散居京南）

神化縣（遼志上京臨潢府宣化縣本遼東神化縣民太祖破鴨淥府盡徙其民居京之南）

長寧縣（遼志上京祖州咸寧縣本長寧縣破遼陽遷其民置又上京永州長寧縣本顯德府縣名太祖平渤海遷其民于此又東京遼陽府興遼縣本漢平郭縣地渤海改爲長寧縣）

顯德縣（遼志上京懷州顯德縣本顯德府人）

扶餘縣（遼志上京懷州扶餘縣本龍泉府太祖遷渤海扶餘縣降戶于此）

顯理縣（遼志上京顯理縣本顯理府人太祖伐渤海遷其民于此）

金德縣（遼志東京遼陽府遼陽縣本渤海國金德縣地漢浿水縣高麗改爲句麗縣渤海爲常樂縣）

常樂縣（見上遼志顯州奉先縣世宗析遼東長樂縣以爲陵戶長樂疑常樂也又上京饒州長樂縣本遼城縣名太祖伐渤海遷其民居之）

永豐縣（遼志東京遼陽府仙鄉縣本漢遼陽縣渤海爲永豐縣又顯州山東縣穆宗割渤海永豐縣民爲陵戶隸積慶宮）

豐永縣（遼志上京饒州臨河縣本豐永縣人太宗分兵伐渤海遷于潢水之曲）

雞山縣（遼志東京遼陽府鶴野縣本漢居就縣地渤海爲雞山縣）

花山縣（遼志東京遼陽府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渤海爲花山縣又東京銅州下亦有此文）

紫蒙縣（遼志東京遼陽府紫蒙縣本漢鏤芳縣地後拂涅國置東平府領紫蒙縣後徙遼城并入黃嶺縣渤海復爲紫蒙縣案據遼志所言則拂涅曾建國置郡縣而渤海因之）

龍原縣（遼志東京開州本濊貊地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慶州故縣六曰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又開州開遠縣本栅城地高麗爲龍原縣渤海因之）

永安縣（渤海慶州屬縣見上又遼志上京降聖州永安縣本龍原府慶州縣名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遷其人置寨于此）

烏山縣（渤海慶州屬縣見上）

壁谷縣（渤海慶州屬縣見上）

熊山縣（渤海慶州屬縣見上又東京定州下刺史熊山縣本渤海縣地）

白楊縣（渤海慶州屬縣見上）

海陽縣（遼志東京開州屬鹽州本渤海龍河郡故縣四海陽接海格州龍河）

接海縣（渤海龍河郡屬縣見上）

格州縣（渤海龍河郡屬縣見上）

龍河縣（渤海龍河郡屬縣見上）

會農縣（遼志東京開州屬穆州保和軍刺史本渤海會農郡故縣四會農水岐順化美縣）

水岐縣（渤海會農郡屬縣見上）

順化縣（渤海會農郡屬縣見上）

美　縣（渤海會農郡屬縣見上）

洪賀縣（遼志東京道賀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故縣四洪賀送誠吉理石山）

送誠縣（渤海吉理郡屬縣見上）

吉理縣（渤海吉理郡屬縣見上）

石山縣（渤海吉理郡屬縣見上）

山陽縣（遼志東京道盧州玄德軍刺史本渤海杉盧郡故縣五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

杉盧縣（渤海杉盧郡屬縣見上）

漢陽縣（渤海杉盧郡屬縣見上）

白巖縣（渤海杉盧郡屬縣見上遼志東京瀋州巖州本渤海白巖城所屬縣渤海置）

霜巖縣（渤海杉盧郡屬縣見上遼志東京集州高麗爲霜巖縣渤海置州）

位城（遼志東京鐵州建武軍刺史本漢安市縣高麗爲安市城薛仁貴白衣登城即此渤海置鐵州故縣四）　河端　蒼山　龍珍

以上四縣爲渤海鐵州屬縣

盛吉　蒜山　鐵山

以上爲渤海中京興州屬縣見遼志東京興州中興軍節度

靈峯（遼志東京乾州靈山縣本渤海靈峯縣地）　常豐　白石　均谷　嘉利

以上五縣爲渤海中京湯州屬縣見遼志東京湯州

崇山（遼志東京貴德州貴德縣渤海爲崇山縣地）　潙水　綠城（遼志東京貴德州奉德縣本渤海綠城縣）

以上三縣疑爲渤海中京榮州屬縣見遼志東京崇州疑即榮州之訛也

沃沮　鷲巖　龍山　濱海　昇平　靈泉

以上六縣爲渤海南京沃州屬縣見遼志東京海州

椒山　貂嶺　澌泉　尖山　巖淵

以上五縣爲渤海南京椒山屬縣見遼志東京海州屬耀州

天晴　神湯　蓮池　狼山　仙巖

以上五縣爲渤海南京晴州屬縣見遼志東京海州屬嬪州

神鹿　神化　劒門

以上三縣爲渤海西京神州屬縣見遼志東京淥州

桓都　神鄉　淇水

以上三縣爲渤海西京桓州屬縣見遼志淥州屬桓州

安豐　渤恪　隰壤　硤石

以上四縣爲渤海西京豐州屬縣見遼志淥州屬豐州

慕化　崇平

以上二縣爲渤海安遠府慕州屬縣見遼志淥州屬慕州

遼以慕州隸淥州則安遠鴨淥二府當相近也

簏郡　簏波　雲川

遼志東京乾州司農縣本渤海簏郡縣併簏波雲川二縣置

山河　黑川　簏川

遼志東京遂州本渤海美州地其所屬山河縣本渤海縣併黑川簏川二縣置

扶餘　布多

遼志東京通遠縣本渤海扶餘縣併布多縣置

顯義　鵲川

遼志東京通州安遠縣本渤海顯義縣併鵲川縣置

强師　新安

遼志東京通州歸仁縣本渤海强師縣併新安縣置

漁谷

遼志東京通州漁谷縣本渤海縣

粵喜　萬安

遼志東京韓州柳河縣本渤海粵喜縣地併萬安縣置（此屬鄚頡府）

安夷

遼志東京韓州雙城縣本渤海安夷縣地（此挹婁故地）

富壽

遼志東京銀州本渤海富州所屬延津縣本渤海富壽縣

優富

遼志東京銀州永平縣本渤海優富縣治

案渤海富壽優富二縣當爲懷遠府屬縣本越喜故地遼銀州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則其地在北境可知

懷福

遼志東京信州武昌縣本渤海懷福縣地及析豹山縣戶隸之

金史上京信州武昌縣本渤海懷福縣地

豹山　乳水

遼志東京信州定武縣本渤海豹山縣地及析乳水縣置

長平　富利　佐慕　肅慎（遼志東京遼陽府肅慎縣以渤海戶置）

遼志東京龍州黃龍縣本渤海長平縣併富利佐慕肅愼置

永寧　豐水　扶羅

遼志東京龍州遷民縣本渤海永寧縣併豐水扶羅置

永平

遼志東京永平縣本渤海置

貢珍

遼志東京渤州貢珍縣渤海置

盛吉

遼志中京黔州盛吉縣太祖平渤海俘興州盛吉縣民來居因置縣

職官

渤海初建國無州縣就村置長大村曰都督次村曰刺史其下曰首領皆以高麗人爲之（日本史渤海傳）武王文王相繼遣生徒入唐就學並寫

唐禮以賚紹纂設官分職蓋皆憲章中國也唐文宗時內養王宗禹使渤海回言渤海置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畫圖以進視新唐書所紀爲侈網羅舊聞分別著錄而渤海立國之規模具見矣

三公有司徒（遼史）

唐志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皆正一品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渤海因之見者惟哀王時司徒大素賢一人契丹滅渤海改爲東丹國以渤海司徒大素賢爲左次相（遼史太祖紀）

宣詔省有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唐書渤海傳）

唐志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門下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侍中二人正二品門下侍郎二人正三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侍中亦嘗改爲左相後復舊稱渤海宣詔省倣唐門下省制也左相左平章事爲省

長比侍中侍中爲貳比門下侍郎常侍諫議比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

中臺省有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同上）

唐志中書省掌佐天子執大政中書令二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舍人六人正五品上中書令嘗改爲右相又改爲內史後復舊稱渤海中臺省倣唐中書省制也右相右平章事爲省長比唐中書令內史爲貳比侍郎詔誥舍人比舍人契丹滅渤海惟中臺省獨存而設官異

大彝震咸和十二年遣使日本國書外有中臺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其後因之

平章事見者咸和四年有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賞英入唐謝冊命同中書不見官制

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

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同上）

唐志尚書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庶務皆會決焉尚書令一人正二品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焉渤海政堂省倣唐尚書省制也

司政見者哀王朝有大和鈞奔高麗

左允見者文王朝有王新福大彝震朝有賀福延大虔晃朝有烏孝愼大玄錫朝有楊成規成充聘日本大使

左六司忠部仁部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部倉部膳部有郎中員外（同上）

唐志尚書省吏部戶部禮部尚書各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部各四司有郎中員外郎或一人或二人郎中正五品

上員外郎從六品上渤海政堂省左六司蓋倣之卿比侍郎

哀王朝有和部少卿裴璆和部疑即義部也少卿不見官制

右六司智部禮部信部支司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戎部計部水部有郎中員外（同上）

唐志尚書省兵部刑部工部部各四司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品秩與吏戶禮三部同渤海政堂省右六司蓋倣之

康王朝有工部郎中呂定琳哀王朝有禮部卿大和鈞工部卿烏濟顯大福謩吳興工部卿即信部卿工部郎中即水部郎中

其下有孔目官（日本史渤海傳）

唐志門下省集賢殿書院下孔目官一人專知御書唐六典孔目官開元五年置渤海置于政堂省

景王朝遣政堂孔目官楊中遠如日本

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唐書渤海傳）

唐志御史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辠惡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侍御史從六品下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下監察御史正八品下渤海中正臺倣唐御史臺制少正疑比中丞也少正外當有某某署少正倣唐監察御史制分察左右六司其秩降于少正

文王大興二十二年遣兵署少正楊承慶充聘日本大使少正中正臺次官也冠以兵署者疑所察爲智部或戎部蓋唐監察御史職也唐志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始于大曆十四年楊承慶以兵署少正充使事在大曆以前渤海制度憲章中國不應預有是官疑大曆之制本于開元而史偶略之渤海傳則更略不僅闕此一官也

殿中寺有大令有少令（上同）

唐志殿中省掌天子服御之事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渤海殿中寺倣之大令擬監少令擬少監

哀王時嘗遣殿中少令崔禮光貢于梁

宗屬寺有大令有少令（上同）

唐志宗正寺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渤海宗屬寺倣之大令擬卿少令擬少卿

文籍院有監有少監

唐志祕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渤海文籍院倣之

文籍院少監見者有裴頲王龜謀

太常寺有卿

唐志太常寺掌禮郊廟社稷事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渤海因之有卿有少卿

渤海官寺惟太常與唐制同名餘均避之

司賓寺有卿（上同）

唐志鴻臚寺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六品上領典客司儀二署署有令典客署令一人從七品下司儀署令一人正八品下渤海司賓司倣之有卿無少卿與丞

文王大興四十年使司賓少令史都蒙聘於日本四十三年使司賓少令張仙壽如日本賀正司賓少令不見官制

大農司有卿（上同）

唐志司農寺掌倉儲委積之事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渤海大農寺倣之有卿無少卿

司藏寺有令有丞（上同）

唐志太府寺掌財貨廩藏貿易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所屬有左右藏署左藏署令三人從七品下丞五人從八品下右藏署令二人正八品上丞三人正九品上渤海司藏寺倣太府制無卿與少卿而置令與丞則左右藏署制也

司膳寺有令有丞（上同）

唐志光祿寺掌酒醴膳羞之政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所屬大官署令從七品下丞從八品下珍羞良醞三署令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渤海司膳寺倣光祿寺制無卿與少卿而置令與丞則大官四署制也

冑子監有監有長（上同）

唐志國子監掌儒學訓導之事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渤海冑子監倣之監擬祭酒長擬司業

巷伯局有常侍（上同）

唐志內侍省掌內侍奉宣制令監二人從三品其下有少監內

侍內常侍內給事諸官渤海巷伯局倣之而以常侍爲之長

都督府長史位平章事上（舒元輿集）

唐志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長史一人從三品又王府官長史一人從四品下杜佑通典長史永徽二年改別駕爲之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舒元輿集有爲文宗與渤海王大彝震書書尾云妃及副王長史平章事各有賜物具如別錄渤海有長史見此次于副王之下平章事之上意其爲都督府長史歟

爵有開國公開國子開國男（日本史渤海傳）

唐志開國郡公正二品開國縣公從二品開國縣子正五品開國縣男從五品渤海倣置之

開國公者文王朝有楊承慶

開國子見者康王朝有大昌泰

開國男見者文王朝有王新福史都蒙哀王朝有朴漁

勳有上柱國（同上）

唐志上柱國視正二品渤海亦倣置之康王時有上柱國大昌泰

文散階有紫綬大夫靑綬大夫獻可大夫廷諫大夫（同上）

唐志文散階二十九自從二品至從五品下皆稱大夫自至六品上至從九品下皆稱郎

渤海文王朝有紫綬大夫王新福靑綬大夫壹萬福獻可大夫史都蒙康王朝有廷諫大夫呂定琳疑皆散官也

十二衛（新書渤海傳衛十衛遺左右神策軍）

左右猛賁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一人

唐志十六衛上將軍各一人從二品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渤海倣之置十二衛首猛賁

景王五年使右猛賁衛少將李興晟充聘日本副使少將不見官制

左右熊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一人

渤海康王時有左熊衛都將大昌泰都將一官唐志無

左右羆衛大將軍將軍各一人

南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一人

北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一人

哀王朝有左右衛將軍大審理奔高麗

左右神策軍（舊唐文宗紀）

親衛員不詳（冊府元龜）

唐志親衛隸十六衛之左右衛有中郎將左右郎將後唐同光二年以渤海王姪學堂親衛大元謙試國子監丞是渤海固有親衛也學堂親衛連文未喩

武散階輔國大將軍慰軍大將軍慰軍上鎮將軍輔國將軍雲麾將軍歸德將軍忠武將軍寧遠將軍游擊將軍（日本史渤海傳）

唐志武散階四十有五輔國大將軍正二品雲麾將軍從三品上歸德將軍從三品下忠武將軍正四品上寧遠將軍正五品下游擊將軍從五品下此六者渤海皆有之又有慰軍大將軍慰軍上鎮將軍輔國將軍唐志無

冊府元龜後唐長興二年中書門下奏按四夷入朝蕃官例有懷德歸德懷化歸化等將軍中郎將名號

輔國大將軍文王朝有慕施蒙高南甲

慰軍大將軍康王朝有大昌泰

慰軍上鎮將軍哀王朝有楊成規

輔國將軍文王朝有楊承慶

雲麾將軍文王朝有己珍蒙

歸德將軍文王朝有楊泰師

忠武將軍文王朝有胥要德

寧遠將軍武王朝有高仁義

游擊將軍武王朝有德同

外官

府有都督

州有刺史（日本史渤海傳遼史太祖紀）亦曰都督

縣有令有丞（日本史渤海傳）

唐志府有尹嘗改爲長史州設刺史縣有令與丞渤海府州縣具備哀王朝有南海府都督列道周是府有都督也文王朝有木底州刺史楊承慶玄菟州刺史高南申若忽州都督胥要德哀王朝有鐵州刺史衛鈞是州稱刺史亦曰都督也大彝震朝有永寧縣丞王文矩是縣有丞也

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下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唐書）

選法文武並用（朝鮮歷史）

人物

振國公乞乞仲象之子見者二曰大祚榮渤海高王也曰野勃高王弟也野勃之四世孫仁秀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嗣主渤海國

高王大祚榮之子見者七曰武藝渤海武王也諸子曰門藝曰昌勃價曰寶方曰胡雅曰琳曰郎雅曰蕃皆見于武王嗣位時史稱爲王弟者也武王又有從兄大壹夏則高王祚榮兄弟子也

大門藝初以質子入侍于唐開元初歸國其後唐置黑水軍于黑水靺鞨續更以最大部落爲黑水府仍以其首領爲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中國設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武王曰黑水假道于我始得與唐通舊請突厥吐屯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

我也遣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王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王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王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儳道歸于唐（唐書烏承玼傳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奔疑非事實今不取）唐拜爲左驍衛將軍武王使馬文執毅勿雅朝唐仍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唐處門藝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嶺南并留使者不遣使內使來宣意又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諭旨俄有泄其事者武王上書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仍請依前殺卻唐帝怒道邃復漏言國事左遷道邃曹州刺史復澤州刺史遣門藝暫向嶺南以報之十年武王遣大將張文休浮海攻唐登州唐馳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會大寒雪袤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王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狙刺之于天津橋南門藝格之得不死河南府捕刺客悉殺之門藝遂留宿衛不復歸

大昌勃價仁安七年五月以渤海王武藝弟朝唐授左威衛員外將軍賜紫袍金帶魚袋留宿衛九年四月庚申封襄平縣開國男賜帛五十匹遣歸國（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五）

大寶方仁安九年八月以渤海王武藝弟朝唐（同上）

大胡雅仁安十一年二月甲子（冊府元龜作三月甲子是月無甲子蓋二月也）以渤海王武藝弟朝唐授游擊將軍賜紫袍留宿衛（同上）

大琳仁安十一年八月以渤海王武藝弟朝唐授中郎將留宿衛（同上）

大郎雅仁安十二年正月戊寅以渤海王武藝弟朝唐賀正並獻方物賜帛（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五）唐帝赦武藝書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張九齡曲江集）朗雅與郎雅形聲相近疑一人

大蕃仁安十八年三月乙酉以渤海王武藝弟朝唐授太子舍人員

外置賜帛三十匹文王大興七年七月蕃又朝授左領軍衛員外大將軍留宿衛蕃于武王爲弟於文王則諸父也冊府元龜皆書王弟名偶同歟抑史誤書歟

大壹夏武藝從兄也不詳其父名嘗代大門藝將擊黑水後無聞

武王大武藝之子見者四嫡男曰都利行早卒曰欽茂渤海文王也都利行既卒欽茂爲長故唐冊命文稱爲長嫡諸子曰義信勗進勗進見於文王嗣位時史稱爲王弟者也

大都利行仁安元年八月以渤海王武藝嫡男唐冊爲桂婁郡王七年三月朝于唐授左武衛大將軍員外置留宿衛九年卒於長安贈特進兼鴻臚卿賜絹三百疋粟三百石命有司弔祭官造靈轝來歸

大義信仁安八年十一月以渤海王武藝之子朝唐獻方物（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五）

大勗進大興三年二月以渤海王欽茂之弟朝唐唐宴之內殿授左

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賜紫袍金帶帛一百疋留宿衛（同上）

文王大欽茂之子見者一曰宏臨早死宏臨子華璵渤海成王也史書王子者三曰英俊貞翰淸允

大英俊大興中以王子質唐三十六年歸國引辭唐帝對于延英殿

大貞翰（冊府元龜作貞幹今從舊唐書）大興五十四年八月以渤海王子入朝備宿衛

大淸允大興五十七年正月以渤海王子入朝授右衛將軍同正

成王大華璵之子無考

康王大嵩璘之子見者三曰元瑜渤海定王也曰言義渤海僖王也曰明忠渤海簡王也有姪曰能信

大能信正曆元年十一月以渤海王姪朝唐授左驍衛中郎將

定王大元瑜之子見者一曰延眞

大延眞永德二年王遣入唐朝獻冬十一月至唐（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六）

僖王大言義之子無考其嗣位時史書王子者一曰庭俊

大庭俊朱雀三年以渤海王子偕一百人入唐朝貢秋七月至（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六）

宣王大仁秀之子見者一曰新德早死新德子曰彝震嗣王彝震弟曰虔晃嗣王又稱王子者一名無考穆宗長慶間入朝稱王姪者二曰公則曰多英皆見于長慶間

王子（名闕）穆宗長慶中以渤海王子朝于唐制曰渤海王子舉國內屬遣使來朝祗命奉章禮無違者夫入修職貢出錫爵秩玆惟舊典舉而行之（白居易集）

大公則穆宗長慶中以渤海王姪隨愼能至朝于唐授金吾將軍制曰敕愼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海東之國知義之道與華夏同風者爾輩是也冒越深阻和會于庭予嘉乃誠命以崇秩用奮威衛保爾恩榮無怠無違永作藩服（元稹集）

大多英穆宗長慶中以渤海王姪朝于唐授諸衛將軍制曰敕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我有十二衛將軍以率其屬皆匡備左右爲吾近臣自非勳庸不以輕授以汝各贄琛賮勞於梯航俾耀遠人宜示恩寵歸撫爾類知吾勸來（元稹集）

大彝震之子無考史書王子者五人曰明俊曰光晟曰延廣曰昌輝曰之蕚

大明俊咸和二年以渤海王子朝唐明年二月丙辰唐帝對於內殿宴賜有差五年入唐賀正明年正月對於內殿宴賜如故事（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六）

大光晟咸和三年以渤海王子朝唐明年二月乙卯唐帝對於內殿宴賜有差（同上）

大延廣咸和十年十二月以渤海王子朝貢於唐（同上）

大昌輝咸和中以渤海王子朝貢於唐及歸國文宗賜王敕書並信

物會封敖撰具國統篇

大之蕚咸和十七年以渤海王子朝唐（舊唐書武宗紀）

哀王大諲譔之子見者一曰光顯書王子者三曰昭順曰禹謨曰光贊書王姪者二曰元讓曰元謙書弟者一其名逸

大光顯哀王諲譔之世子也渤海亡之八年率衆數萬奔高麗時爲高麗王王建天授十七年甲午秋七月也賜姓名王繼附之宗譜特授元輔守白州以奉其祀元輔者摩震國王弓裔所置官高麗王王建因之尋廢若唐散官特進之類白州屬高麗畿內道賜姓王者高麗國姓也（鄭麟趾高麗史世家二）

大昭順哀王七年以王子朝於梁貢海東物產（冊府元龜）

大光贊哀王二年以王子入朝於梁進方物閏五月戊申梁賜光贊及首領以下分物銀器（冊府元龜渤海大諲譔差其王子光贊冀帝敕并進方物冀帝衷三字未詳故節之）

大禹謨哀王二十四年二月以王子朝貢於後唐（上同）

大元讓哀王二十四年五月以王姪（五代會要作王子）朝貢方物於後唐庚申賜分物有差（五代會要作莊宗以金綵遣之）

大元謙官學堂親衛哀王二十四年八月以渤海王諲譔姪朝於後唐試國子監丞（冊府元龜）

契丹主阿保機死渤海王命其弟率兵攻扶餘城不能克保衆而退（五代會要）

論曰渤海制度王之子長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入朝于唐史所紀當仍其表文書嫡男者時王之長子也書遣子某弟某姪某者時王之子若弟若姪也若王子云者疑通前王之子言之左氏春秋傳其先例也疑不能明者皆承係所見之世志愼也明長沙魏煥九邊考謂建州毛鄰皆渤海大氏遺孽附錄於此廣異聞云

物產

渤海物產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兔（原作菟今從遼志）南海之昆布（明董越朝鮮賦謂則昆布海衣注云昆布如棕葉綠色[illegible]志今名海帶）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緜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丸都之李（丸都原作九都今改高句驪所都也唐屬渤海）樂游之梨（唐書）扶餘產黃金（隋書高麗傳）鐵利府亦產鐵（遼史食貨志）

渤海螃蟹紅花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螯石舉鮀魚之屬皆有之（契丹國志）

貢獻品曰鷹曰鶻曰馬曰熊皮曰羆皮曰大蟲皮曰貓皮曰貂鼠皮曰海豹皮曰白兔曰鯔魚曰文魚曰鯨鯢睛曰人葠曰松子曰白附子曰昆布曰蜜曰黃明細布曰金銀佛像曰瑪瑙杯曰火玉曰松風石曰瑪瑙櫃曰紫瓷盆曰玳瑁酒杯（羆皮大蟲皮蜜玳瑁酒杯見日本史火玉松風石瑪瑙櫃紫瓷盆見杜陽雜編餘見冊府元龜）黃明細布以上土物也金銀佛像以下疑驚之異邦也唐蘇鶚杜陽雜編曰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夫餘時屬渤海國）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然鼎鑊之室內則不復挾纊王才人（原文才人上無王字據下文補唐書有武宗賢妃王氏傳即才人也）常用煎澄明酒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風生于其間至盛夏上置諸殿內稍秋風颼即令撤去又渤海貢瑪瑙櫃紫瓷盆瑪瑙櫃方三尺深（深下疑有闕文）色如茜所製工巧無比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光潔處之仙臺祕府以和茶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缺其半菽上歎息久之

渤海國記中篇

渤海國記下篇

崇仁黃維翰申甫纂輯

朝貢中國

渤海在唐營州之東二千里自國都忽汗州西至長安史言八千里而遙遣使如中國有朝貢謝恩祈請賀正進奉端午諸名貢道陸行渡遼入幽州境水行渡海入靑州境唐開元二十八年以平盧軍節度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處置使（舊唐書玄宗紀）代宗大曆初改以淄靑節度使領檢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舊唐書李正己傳）穆宗踐祚又加平盧以檢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舊唐書穆宗紀）平盧陸道淄靑海道也穆宗時淄靑乃冠平盧名唐制諸蕃國來朝到長樂驛迎使郊迎入京賜迎馬新羅王子欽轡馬上答謝渤海使則下馬再拜舞蹈（長樂驛以下據日本史唐傳）朝集日視品給以衣冠袴褶請宿衛宿衛者奏狀貌年齒主客郎中主之至則給廩食病則遣醫喪則給以所須還蕃賜物佐其受給教拜謝之節與客令主之蕃客之賜金部郎中主之蕃會辭退賜於庭內府令主之其還也恆寵之以官渤海使授官武職則有左武衛大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皆正三品右武衛將軍右衛將軍皆從三品中郎將四品郎將五品折衝都尉分上中下府上府正四品中府從四品下府正五品果毅都尉亦分上中下府上府從五品中府正六品下府從六品游擊將軍從五品折衝果毅游擊皆武散官也文職官則有檢校工部尙書正三品太子詹事正三品光祿卿從三品太子右贊善大夫正五品上階太子洗馬從五品上階太子舍人正六品上階右神武軍長史右驍衛長史皆從六品上階大理評事從八品其授官視在本國官秩爲高下授官皆給告以折衝果毅二階爲多又有賜金魚袋者二品以上服也紫袍金帶三品以上服也緋袍銀帶五品以下服也唐書渤海朝獻於唐終玄宗之世三十有一肅宗乾元一代宗大曆二十三德宗建中二貞元八憲宗元和十七穆宗長慶二寶曆再文宗世六武宗會昌四咸通三稽之冊府元龜與日本史微有出入梁與後唐則據冊府元龜書之今分繫於各王之世年從渤海月日從中國

高王大祚榮十五年受封渤海郡王使王子朝王次子門藝嘗爲質於唐疑亦王所遣也

武王大武藝仁安二年使大首領朝拜折衝三年十一月大臣味勃計朝獻鷹授大將軍賜紫袍金魚袋五年二月乙巳賀祚慶賀正賜帛五十匹六年正月大首領烏借蒙賀正獻方物授將軍賜紫袍金帶魚袋四月首領謁德朝授果毅五月王弟大昌勃價朝留宿衛七年四月王嫡男大都利行朝留宿衛十一月王子大義信朝獻方物八年四月唐主（玄宗）與書慰勞王賜綵練百匹書闕八月王弟大寶方朝十月使獻方物九年九月莪夫須計朝十年三月王弟大胡雅朝留宿衛是月獻鷹又獻鯔魚賜帛二十匹八月王弟大琳朝留宿衛十一年正月王弟大郎雅賀正獻方物賜帛二月智蒙朝獻方物馬三十匹授中郎將賜緋袍銀帶絹二十匹五月烏那達利朝獻海豹皮五張貂鼠皮三張瑪瑙盃一馬三十匹授果毅賜帛十二年二月使賀正授將軍賜帛百匹十月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朝授果毅賜帛三十匹明年攻唐登州自後不朝者累年以母弟門藝奔唐唐不從王請使歸國就戮也尋遣李盡彥如唐唐主（玄宗）報以書見國統武王大武藝篇大成慶朝唐主又報以書曰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況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成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旣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

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張曲江文集）又一書曰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遠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旣盡誠節永固東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衞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張曲江文集）十七年三月王弟蕃朝十九年首領木智蒙公伯計等朝獻鷹鶻八月大首領多蒙固朝授左衞將軍賜紫袍金帶帛百匹唐主報以書曰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復加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張曲江文集）

文王大欽茂大興元年爲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閏八月遣使獻貂鼠皮千張乾文魚百口二年二月獻鷹王弟大勗進朝賜宴內殿十月遣其臣優福子謝恩授果毅賜紫袍銀帶三年十月獻貂鼠皮四年二月失阿利賀正授郎將四月進鷹鶻六年爲唐天寶二載王弟大蕃朝留宿衞九年十年均遣使賀正貢方物十二年三月十三年三月並獻鷹十六年十七年並遣使賀正自後唐有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貢道阻塞二十二年間肅宗興復使楊芳度賀正並致日本使高元度於唐（楊芳度朝見日本史渤海傳）二十五年唐晉王爲渤海國王三十年唐代宗大曆二年也是年七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凡五朝貢三十一年三十五年並遣使朝三十六年四月六月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各遣使朝貢六月之使則賀正也唐帝引見於延英殿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月使朝三十八年正月五月六月十二月凡四朝四十年獻日本國舞女十一人及方物二月獻鷹四月十二月使復朝四十三年爲唐德宗建中元年遣使朝貢四十六年使朝五十四年爲德宗貞元七年正月使朝五月使大常靖賀正授衞尉卿同正

八月王子大貞翰朝備宿衞五十五年閏十二月楊吉福等三十五人朝貢王事唐謹於職貢然貢道遠一歲數朝或一月再朝疑國人之入唐者假其名爲之利上國之賞賜也唐貞元十年正月渤海王子大淸允朝王於三月薨是年元義華璵更立不審爲何王所遣

康王大嵩璘正曆元年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也十一月王姪大能信虞侯婁蕃長都督茹富仇朝授大能信驍衞中郞將茹富仇右衞將軍十年十一月遣使朝貢十一年使朝十二年十二月十三年十二月均遣使朝貢是年進奉端午使楊志信逃歸潼關爲唐吏所執鞫於內仗

定王大元瑜永德元年唐憲宗元和四年也使高才南朝正月唐主引渤海使於麟德殿二年王子大延眞朝獻方物四年使朝唐唐主御麟德殿賜宴授官告三十五通衣各一襲

僖王大言義朱雀二年王子及辛文德九十七人朝十二月丙午唐主（憲宗）賜宴賜錦綵二年高禮進三十七人朝唐獻金銀佛像各一二月己丑唐主御麟德殿召對宴賜有差十一月使獻鷹鶻十二月大孝貞等五十九人朝三年正月唐賜我使者卯貞壽等官告二月甲子賜我使者大昌慶等官告三月丙午賜我使者官告七月壬子大庭俊等一百一人朝四年二月使朝癸卯賜我使者錦綵銀器庚戌授我使者高宿滿等二十人官並國信三月甲戌賜我使大誠愼等錦綵十一月遣使朝貢

簡王大明忠太始元年遣使朝貢

宣王大仁秀建興元年唐元和十三年也遣李繼常等二十六人朝且告王大明忠之喪三年二月使朝唐主（憲宗）對於麟德殿賜宴十二月使朝貢亦對於麟德殿五年正月使朝貢唐主（穆宗）對於麟德殿七年二月大聰叡等五十人朝備宿衞平盧節度使薛平押領至長樂驛唐命中官持酒脯迎宴（冊府元龜）蓋定制也八年三月九年二月十年

四月十一年十二月十二年十二月十三年十二月並遣使朝貢

大彝震咸和元年唐文宗太和四年也十一月遣使朝貢二年二月王子大明俊六人朝丙辰對於麟德殿宴賜三年遣中書同平章事高寶英謝冊命二月王子大光晟六人朝己卯對於麟德殿宴賜六年十二月使朝貢七年正月王子大明俊賀正對於麟德殿宴賜八年二月使朝賜錦綵銀器九年十二月王子大延廣朝貢十六年使朝明年正月我使者朝於宣政殿己未對於麟德殿賜食內亭子賚錦綵器皿有差是月己丑王子大之萼朝（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六年正月無己丑疑爲己巳之悞）

大虔晃世史闕

大玄錫嗣位之三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也王遣崔宗佐如唐賀平徐州寇龐勛航海遇風漂至日本國不達而還（日本史唐傳）餘史闕

大諲譔嗣位之七年梁開平元年也是年五月王子大昭順如梁貢海東物產八年二月梁加我朝貢使殿中少令崔禮光爵秩賜金帛有差九年三月相大誠諤如梁進兒女口及貂鼠熊皮等物十一年八月遣使朝獻方物於梁十二年五月王子大光贊如梁進方物閏五月梁以分物銀器賜渤海進貢首領以下二十四年爲後唐同光二年正月王子大禹謨朝貢五月王姪大元讓貢方物庚申唐主賜分物有差八月王姪學堂親衞大元謙朝授試國子監丞二十五年二月政堂省守和部少卿裴璆朝於唐貢人葠松子昆布黃明細布貂鼠皮被一褥六髮靴革奴子二五月唐授裴璆右贊善大夫二十六年爲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使大陳林等百一十六人朝進兒女口各三人人葠昆布白附子虎皮等七月使大昭佐等六人朝貢（五代會要）

渤海於拂涅故地置東平府鐵利故地置鐵利府越喜故地置懷遠府府設都督府所屬州爲刺史唐書統稱之曰首領時時貢方物於中國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朝鐵利開元中六朝越喜七朝貞元中一朝虞婁貞觀間再朝貞元一朝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諸部隸於渤海未審始於何王故朝於唐依冊府元龜紀唐年

大拂涅靺鞨開元二年二月首領央異蒙（央一作失）朝四年閏十二月大首領朝五年三月遣使獻方物六年二月遣使朝授中郎將七年正月遣使朝賜帛五十匹二月遣使貢方物八月遣使獻鯨鯢魚睛貂鼠皮白兎貓皮九年十一月大首領朝拜折衝十年九月如價朝授折衝十一年十一月朱施蒙朝授郎將十二年二月大首領魚可蒙朝授郎將十三年三月薛利蒙朝授折衝十八年正月兀異朝獻馬四十匹授武衞折衝賜帛三十段二十三年八月使朝留宿衞二十四年八月使朝獻方物二十五年首領兀異朝授中郎將二十七年二月遣使獻方物二十九年三月遣首領那弃勃賀正獻方物

鐵利靺鞨開元二年二月大首領闥許離等朝六年二月使朝授中郎將七年正月使朝九年十一月大首領朝授折衝十年九月買取利等六十八人朝授折衝十月可婁計朝授郎將十一年十一月倪處梨朝授郎將十二年二月涅池蒙朝授將軍五月又遣使朝授折衝十三年三月大首領封阿利等十七人朝授折衝十五年二月米象朝授郎將十一月首領失伊蒙朝授果毅二十三年八月使朝二十四年八月使朝獻方物二十八年二月遣其臣綿度戶獻方物

越喜靺鞨開元二年二月大首領烏施可蒙朝七年正月遣使朝賜帛五十匹十年十月茂利蒙朝授郎將十一年十一月勃施計朝授郎將十二年二月奴布利等十二人朝並授郎將十二月使破支蒙賀正並獻方物十三年三月苾利施朝授折衝二十三年八月使朝九月遣使獻方物二十四年首領聿棄計朝授折衝二十七年二月獻方物二十八年二月遣其臣野古利獻方物二十九年二月烏舍利賀正授郎將貞元十八年正月首領朝貢

交聘日本

日本在東海中與渤海東京龍原府南京南海府隔海相望唐書渤海龍原府爲日本道南海府爲新羅道然渤海通於日本亦有時道南海府也日本地勢橫狹而從長海行遭風往往漂至其屬國地渤海使所經歷見於日本史者曰蝦夷今屬北海道曰陸奥國出羽國今屬東山道陸奥去渤海可三千里也（多賀城碑）曰越後國越中國能登國加賀國越前國今屬北陸道曰丹後國但馬國伯耆國出雲國今屬山陰道島根郡則處伯耆出雲二國閒曰長門國今屬山陽道曰筑紫國薩摩國今屬西海道曰對馬國在筑紫之北朝鮮之南海峽中孤島也日本國都元明和銅三年以後建於平城桓武延曆十三年以後建於山城均與越前丹後二國近而位於其南今爲畿內道日本以其都在國之西南也故以渤海使抵北道爲違禁日本嘗取任那侵掠高麗百濟新羅諸國役屬之自帝海上新羅使至領客使錄國書奏聞凡稱修鄰好者卻其書與使放還不賓禮不屆聘期亦如之使無船糧則飭所在官司量給渤海距日本遠武王時一通使文王在位五十七年通使者十康王嗣位往還頻數繼定六年一聘大彝震以後改爲十二年一聘聘有大使副使其下有判官錄事從者衆至千餘人少或數十以百有五人時爲多使既至日皇御殿賜對賜宴賜物授使者以下官位如唐待蕃國禮其還也則遣人送至國日本遣使報聘渤海王當賓禮之其詳不可得聞也武王仁安元年日本遣渡島津輕津司等來觀風俗八年王使寧遠將軍郎將高仁義如日本修好失道入蝦夷境被虜害從官高齊德八人得脫齎國書詣其都平城明年正月日皇聖武帝御太極殿對高齊德等並授位賜物以從六位下引田蟲麻呂爲送使武王致日皇書曰左金吾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大武藝啓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開基奕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總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漢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絕問親仁結援庶叶前經通使聘鄰始於今日謹遣寧遠將軍高仁義游將軍（游將軍疑爲游擊將軍）果毅都尉德周別將舍那婁等二十四人齎狀并附貂皮三百張日皇報書曰天皇敬問渤海郡王省啓具知恢復舊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義懷仁監撫有境滄波雖隔不斷往來便因首領高齊德還附書并信物綵帛十疋綾十疋絁二十疋絲一百絇綿二百屯仍差送使發遣歸鄉漸熱想平安好其後兩國國書式視此文王大興二年日本入唐判官平羣廣成假途渤海歸國王使若忽州都督忠武將軍胥要德雲麾將軍己珍蒙護以行渡海遭風胥要德船覆溺死己珍蒙進所齎大蟲皮熊皮各七張貂皮六張人蔘三十觔蜜三升致使命而還三年春日本遣外從五位下大伴犬養來報聘十六年輔國大將軍慕施蒙如日本日皇讓以書曰省來啓無稱臣名尋高麗舊記高氏上表云親則兄弟義則君臣或乞援兵或賀踐祚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之懇誠故先朝善其貞節待以殊恩榮命之隆日新無絕惟王所知何假一二言也今歲之朝重無上表以禮進退彼此共同使還特宣意慕施蒙之行疑非王命也二十年日本太宰帥船王來聘（日本史船王傳作寶字初故係於此）二十一年日本使小野田守來聘告日本太上天皇聖武帝之喪二十二年遣輔國將軍本底州刺史兵署少正開國公楊承慶歸德將軍楊泰師爲弔祭使國書稱高麗國王疑承慶所易也日皇授承慶正三位泰師從三位並賜綿萬屯及女樂先是日本入唐大使藤原河清留唐未返至是遣高元度內藏全成與承慶偕行往迎之時安祿山史思明相繼叛唐中國大亂王遣使楊芳度朝於唐挈元度行而使輔國將軍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開國公高南申送全成歸國二十三年青綬大夫壹萬福等如日本明年與元會以國書不注官品姓名被責問萬福皇恐請改書申謝日本始賓禮之

日皇報書曰天皇敬問高麗國王朕繼體承基臨御區宇思覃德澤寧濟蒼生率土之濱化有輯於同軌普天之下恩無隔於殊鄰昔高麗王高氏祖宗弈世介居瀛表親如兄弟義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貢相繼逮乎季歲高氏淪亡自爾以來音問寂絕爰自神龜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衛大將軍渤海郡王遣使來朝始修職貢先朝嘉其丹款寵待優隆王襲遺風纂修前業獻誠述職不墜家聲今省來書頓改文道日下不注官品姓名書尾虛陳天孫僭號遠度王意豈有是乎近慮事勢疑似錯誤故命有司停其賓禮但使人萬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謝朕矜其遠來聽其悛改王悉此意永念良圖昔者高氏之世兵亂無休爲假朝威被稱兄弟方今大氏曾無事故妄稱舅甥於禮失矣後歲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實乃繼好無窮耳春景漸和想王佳也今因回使指示此懷幷贈物如別以武生烏守爲送使二十四年日本使武藏介高麗大山來聘（青山延于史畧）二十五年遣政堂省左允開國男王新福聘於日本告以唐廣平王攝政史朝義弒父僭號三十四年復遣使聘以國書無禮被卻（史略實錄三年春正月渤海來貢以表文無禮卻之渤海遣使當是上年事故係之辛亥年）三十六年復聘仍被卻（史略）國書即啓也日本史或稱國書或稱國啓或稱表無定義聘書報書或書高麗國王前後亦異文渤海與日本書用敵體日本必欲下之其後聘有定期不及期而往日本憚於賓禮其見卻以斯二者故也三十九年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賀日皇登極並弔王妃之喪於時日皇光仁帝即位七年矣都蒙等遇風漂至越前國判官高淑源百二十人皆溺死免者四十六人日皇敕越前國給食且詰曰渤海朝貢使例向筑紫太宰府今取北路何也對曰外臣將命發自敝邑南海府吐號浦西指對馬島竹屋津海風靡定遂犯禁境非外臣所敢知也日本命以三十人入朝對使者曰都蒙率從者遠適上國中途蒙難多葬魚腹又令此十六人者別留海濱譬之割身分背情實不忍惟王圖之乃聽同人朝例贈外加贈王黃金銀各百兩水精念珠四貫檳榔扇十枚以大學少允高麗殿嗣爲送使都蒙初入境日本妙選接伴使奈良麻呂孫清友以良家子姿儀魁偉中選都蒙謂其風骨不常子孫當大貴後清友女爲嵯峨帝后子橘氏公官至台輔終如都蒙之言（史略）四十年四十一年均遣使聘（史略）四十二年遣司賓少令張仙壽如日本賀正秋渤海押領鐵利使高洋粥抵日本出羽國日皇敕檢校渤海客使國書不如式貢道不趨筑紫不如約卻不受日本置檢校渤海客使檢省國書始此四十九年遣李元泰聘康王大嵩璘正曆元年遣廷諫大夫工部郎中呂定琳告喪日本曰上天降禍祖大行大王以大興五十七年三月四日薨背善鄰之義吉凶相聞限以滄溟致緩赴告孤孫大嵩璘頓首又告即位文曰嵩璘視息苟延淹及祥制官僚感義奪志抑情起嗣洪基祇承先烈朝維依舊封城如初並致日本入唐學僧永忠等書日本哀其喪又以使者途被劫掠遣上野介御長廣岳等爲押送使御長廣岳等返國王附書請聘期使人數不過二十國書如舊式而詞頗遜日本羣臣以爲不失禮誠款著見相與詣闕表賀四年日本專使內藏賀茂麻呂來許六年一聘使人不限數王遣慰軍大將軍左熊衛都將上柱國開國子大昌泰往聘並請促期日本使式部省少錄滋野船白報聘遣王書許以不限年十年日皇敕能登國建渤海客院自是渤海使至有存問使領客使領歸鄉客使郊勞使皆妙選儒臣充之定王永德元年使高南容聘於日本首領高多佛從留不還日皇處之越中國令史生羽栗馬長及諸生就習渤海語十一年高南容往聘日本以林東人爲送使僖王朱雀二年使王孝廉往聘歸舟遇風迴至越前國病卒宣王建興二年使李承英聘四年使王文矩聘六年使貞泰璋瑎聘（姓並闕）至加賀以大雪停存問使七年獻契丹大狗二口八年使高承祖聘十一年又使王文矩聘大彝震咸和十一年使政

堂省左允賀福延聘抵長門日本命領客使寫進渤海國書及中臺省牒案寫案進奏始此渤海中臺省有致日本太政官牒日本太政官有覆牒亦始此十八年使永寧縣丞王文矩聘時未屆十二年聘期也日本以文矩等海上遭風船破人存乃賓禮之明年夏引入京師使左近衛少將良岑宗貞就鴻臚館慰勞重午日皇御武德殿閱馬射令文矩陪宴文矩宣王時授正三位至是授從二位（按日本授渤海使從二位前惟胥要德一人縣丞秩其卑不應授疑所署官階誤也）副使烏孝愼從四位上判官馬福山高應順並正五位下其餘授位有差大虔晃嗣位之二年遣政堂省左允烏孝愼聘並告即位時日本文德皇以去年八月薨淸和皇繼立遺詔不許奔赴故不領我使入京師而還之于加賀國安置使處以大內記安倍淸行直講苅田安雄爲存問兼領客使又以我副使周元伯能文章假島田忠臣加賀權大掾就館與元伯唱和四年使李居正如日本弔文德皇之喪居正嘗學於唐咸和四年歸國位公卿年踰七十矣日本存問兼領客使曰違先王之制輙以弔來檢省啟案亦多違例請卻還所謂違制者未屆聘期輙抑不許奔赴而奔赴輙以違制違例之故不依例館待國啟信物亦不許奏達而以絁百三十五匹綿千二百二十五屯賜使者一百五人別賜居正絁十匹綿四十屯放歸本國大玄錫嗣立元年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軍上鎭將軍楊成規副使右猛賁衛少將正五品李與晟聘並告嗣位日本以少內記都良香爲掌客使良香博聞彊記善文本姓都宿禰名言道至是奏言姓名相配其義乃美若非佳令難示遠人請改姓名爲都良香日皇許之中臺省牒日本太政官曰牒奉處分天涯路阻日域程遙常限紀以修和亦期年而繼好鄰交有節使命無愆晉札相通歲月長久今者星霜易變雲物屢移一紀已盈實當躬覲所以仰據前典迴斟舊規向日寄情發皇軺之一使占風泛葉瞼渤澥之闊波萬里途程寸心所指性復雖遙欽慕良深謹差政事堂左

允楊承規令赴貴國尋修舊好宜准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中臺省牒此稱佳故錄之）信物大蟲皮七張豹皮六張熊皮七張蜜五斛日皇以去歲陰陽寮奏蕃使入朝當有不祥之事故成規等至不引見而授成規從三位與晟從四位下判官李國度賀王眞並正五位下成規有詞藻嫻於容止詔內藏寮迴易渤海貨物許國人與渤海人交關又出官錢四十萬賜成規等買百貨成規就掌客使請奉獻私齎受之日本又命學士賜曲宴饗賚優渥三年日本歸我賀唐平徐州使崔宗佐等六年使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往聘並謝其歸我賀唐使也東抵出雲國島根郡以違制聘覲被卻十二年遣文籍院少監裴頲等一百五人聘冬抵加賀國明年夏日本以大藏善行高階茂範爲存問兼領客使既入京又以右衛門大尉版上茂樹文章得業生紀長谷雄等爲掌客使式部少輔菅原道眞權行治部大輔事美濃介島田忠臣權行玄蕃頭事日皇御豐樂殿賜宴授頲從三位副使高周封正四位下並賜朝服重午日皇御武德殿觀騎射召頲等預觀賜錄事以上續命縷頲亦獻私齎遣內藏頭和氣彝範就鴻臚館交易貨物頲高才有風儀日皇嘉之賜御衣一襲敕菅原道眞等與頲唱和道眞博學敏文詞官至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以碩儒宿德名於國中亟稱頲之才藻頲亦稱道眞詩有白居易體時白氏長慶集初流播日本學者頗衆惟道眞近之大藏善行島田忠臣紀長谷雄亦一時文學選也二十五年裴頲復往聘日本史特書曰渤海使裴頲來貴之也大諲譔嗣位之八年使裴璆往聘抵伯耆國日本以散位菅原淳茂爲掌客使兵部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眞爲領客使詔左右馬寮及參議以上鞍馬迎璆夏四月抵日京璆頲之子淳茂道眞之子也頲奉使與道眞唱和及是璆淳茂亦相與唱和言及先人時事璆輒感泣異域之人兩世邂逅人以爲奇遇十八年復遣裴璆往聘璆前至日本授從三位至是進授正三位大江朝綱爲掌客

使朝綱亦博雅士也璆還國朝綱爲序贈之見雜識篇又有王龜謀者官文籍院少監以百有五人如日本未屆聘期也日本仍賓禮之有中臺省牒太政官覆牒並見日本本朝文粹文蕪淺不錄未知屬何王時也（此據源氏日本史渤海傳諸臣傳彙采青山延于諸家史）

比鄰新羅

新羅位於渤海之南與高句麗百濟共稱三國數與高句麗百濟連兵不能敵新羅王金春秋事唐謀受冊封奉正朔乃遣使乞師於唐唐遣蘇定方率師救之遂滅百濟百濟滅之明年春秋卒元子法敏繼立唐冊爲新羅王雞林州大都督立八年遣將助唐師入高句麗以其王寶藏歸高句麗遂滅又三十三年而渤海高王建國時新羅孝昭王之九年也高句麗盛時疆域廣大北有扶餘南踰鴨淥水浿水而都於浿水之上渤海高句麗北境也故朝鮮史以渤海爲北朝新羅爲南朝云兩國以泥河爲界泥河未明或謂新羅最北爲井泉郡泥河當在今咸境南道德源左近武王仁安五年新羅聖德王徵何瑟羅道丁夫二千人築長城於北境備我也（小田省吾朝鮮上世史何瑟羅道江原道江陵方面）十三年王遣大將張文休浮海攻唐登州殺刺史韋俊唐帝（玄宗）遣中使及太僕員外卿金思蘭返新羅發兵擊我南鄙加授新羅王金興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使新羅使舊將金庾信之孫允中爲將以侵我亦唐命也適大雪路阻引軍還新羅乃請置戍浿江俟後命玄宗報書曰敕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當以奮勵故去年遣中使何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又敕曰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浿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

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明年二月（冊府元龜作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則武王之十五年）新羅王興光從弟左領軍衛員外將軍忠信上表唐帝曰臣所奉進止令臣執節本國發兵馬討除靺鞨有事續奏者臣自奉聖旨誓將致命當此之時爲替人金孝方身亡便留臣宿衛臣本國王以臣久侍天庭遣從姪至廉代臣今已到訖臣即合還每思前所奏進止無忘夙夜陛下先有制加本國王興光寧海軍大使錫之旌節以討凶殘皇威載臨雖遠猶近君則有命臣敢不祇蠢爾夷俘計以悔禍然除惡務本布憲惟新故出師義貴乎三申縱敵患貽於數代伏望陛下因臣還國以副使假臣盡將天旨再宣殊裔豈惟斯怒益振固亦武夫作氣必傾其巢穴靜此方隅遂夷臣之小誠爲國家之大利臣等復乘桴滄海獻捷丹闈效毛髮之功答雨露之施臣所願也伏維陛下圖之又明年唐賜新羅浿江以南地先是唐滅百濟仍立前百濟大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祭祀令與新羅和親既滅高句麗置安東都護府設都護領之新羅未能有其地也故數叛與唐戍軍相鬭唐削其官爵大發兵擊之新羅復稱臣至是以助唐擊我功獲有浿南地乃於故百濟地置三州故高句麗地置三州併已舊邦爲九州文王五十三年新羅王金敬信以一吉飡伯魚使於我定王永德四年新羅王金彥昇以級飡崇正使於我其史均書曰使於北國（三國史記新羅官制十七等七曰一吉飡九曰級飡省文作級飡）北國猶北朝謂渤海也宣王建興九年彥昇徵漢山諸州郡萬人築長城浿江長三百里亦備我也（三國史記漢山郡在今朝鮮京城之北）朝鮮歷史謂宣王南定新羅新唐書謂渤海有弁韓故地疑當此時也景王二十二年新羅弓裔叛略北原東部十餘郡縣二十四年弓裔自北原入何瑟羅自稱將軍又四年弓裔取浿西道及漢山州管內各城自是渤海邊事愈急矣

移國契丹

契丹國於臨潢東與渤海接李盡忠孫萬榮之陷營州渤海大氏實

與之通故唐武后封大氏爲振國公而赦其罪大祚榮建國以後常屯勁兵於扶餘府扞契丹也突厥遣使渤海謀合兵擊契丹大武藝請命於唐欲執突厥使以獻自建國以訖大虔晃交聘通問史闕不可考大諲譔嗣王之初契丹阿保機兵力雄盛以與我壤地相接歲寇邊大諲譔七年陷我鐵利府及東平寨改鐵利爲州建東平寨爲鎭東軍而築長城於鎭東海口鐵利鎭東俱產鐵置採煉者三百戶令隨賦貢納十八年王遣使往聘是年陷我遼陽城明年改爲東平郡修故城以渤海戶及漢民實之後建爲南京復改東京尋又陷我東平府改爲遼州二十四年遷薊州民實之王殺其薊州刺史張秀實六月阿保機西征吐渾党項阻卜諸部詔有丙戌初秋必有歸處未終兩事豈負親誠語明年六月歸自西征十二月又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豈宜安駐乃大舉兵入寇其后述律氏皇太子倍次子大元帥堯骨皆從阿保機之入寇也軍行飈急十

二月丁巳夜圍扶餘城明年正月庚午城陷凡四日丙寅遣安端蕭阿古只將萬騎趨上京忽汗城戊辰夜圍之凡三日王震懼遂降諸府州倉卒未及奔命然猶爲王守阿保機改渤海爲東丹國封其太子倍爲人皇王鎭之國置中臺省左右大相各一人左右次相各一人三月班師命王舉族以從而令堯骨率諸將擊渤海府州之拒命者七月乙酉阿保機卒於扶餘府詔所謂兩事者均畢丙戌初秋必有歸處之言亦驗是年三月長嶺府舉兵抗契丹五月鄭頡定理二府亦拒命七月鐵州刺史衛鈞舉兵契丹將安端劉安邊帥二人堯骨攻鄭頡定理十日城潰攻鐵州十日城亦潰惟長嶺堅守閱六月之久康默記韓延徽迭攻之不能克鴨淥府聞諸府被兵遣騎七千赴援爲蕭阿古只所敗乘勝陷我回跋城長嶺亦不守十一月堯骨嗣帝位遂爲太宗人皇王倍奔喪留不遣東丹右次相耶律羽之上書曰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爲用

又不能成果何爲哉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寖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太宗嘉納之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梁水亦名太子河西南流會遼河以入於海遼東東平府屬川也天顯三年既遷東丹國於東平五年四月人皇王倍始之國十一月浮海適唐又二十年世宗以安端主東丹國又四年安端卒不復置王而東丹之名以沒其中臺省左右大相次相則省於景宗乾亨元年自東丹國南遷契丹經營河朔不復東顧於是渤海東境北境有鐵利定安兀惹諸國蒲奴里諸部東南境有白山女直三十六部遼史北面部族亦別有渤海部西北渤海部計其所得地不能三分之二也渤海人素

以驍勇聞阿保機既以其俘編入算斡魯朵堯骨復以餘俘編入國阿輦斡魯朵遼語心腹曰算牧國曰國阿輦斡魯朵則宮也是謂宮衛又設立渤海帳司其官制有宰相有太保（遼史有渤海宰相羅漢渤海太保夏行美）有撻馬有近侍詳穩司遼史百官制曰遼太祖有帝王之度者三代遙輦氏尊九帳於御營之上一也滅渤海國存其族帳亞於遙輦二也併奚王之衆撫其帳族擬於國族三也是謂北面諸帳官東方諸部嘗以渤海人爲節度雖移其國而未嘗歧視其人也遼置五京以渤海國爲東京其州若縣或徙渤海人置或徙渤海人居之猶故國也若他京州縣以渤海人徙置者上京縣八易俗遷遼渤海咸寧扶餘顯理長樂安民中京縣一安化徙渤海人雜居之者上京縣九長泰定霸保和潞宣化長霸富義義豐臨河州一鎭中京縣二盛吉海濱州三恩黔巖

再建國

申甫先生記渤海事原有再建國一篇載哀王大諲譔以後國統事以門下士陳祗堂君元愼建言去之別繫其事迹於各篇下茲將陳氏說帖錄左以徵事實奉寬識

鈞著紀渤海至大諲譔止查宋史渤海傳阿保機死渤海王復攻夫餘不能克歷長興淸泰遣使朝貢周顯德初其酋豪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絕不能通中國太平興國四年其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胡三省通鑑唐貞元十年嵩璘立注云渤海更五代以至於宋耶律雖加兵不能服也由此觀之似渤海失夫餘後尚能立國然宋史渤海傳又載宋太宗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有云素聞爾國密邇寇讐迫於併吞力不能制因而服屬困於宰割等語則已夷爲部落而臣屬於遼矣考遼史聖宗紀二十一年（補注統和）四月戊辰渤海等五部（補注兀惹渤海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古）遣使來貢又百官志有渤海軍都指揮使司屬遼陽路控扼高麗則渤海實不能自主其國亦旣明甚金史高麗傳渤海大氏至唐末稍衰自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不爲立傳而附見於高麗可知其式微之甚不足齒於國也鈞著止於大諲譔極爲精審

遺民

渤海旣亡其遺民往往據地建國亦或西歸中國南奔高麗其留者或仕於契丹金滅遼置渤海軍有猛安有謀克皆世襲熙宗世猶有存者

定安國在渤海東南部渤海亡遺臣烏氏糾合餘衆保於此（宋史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於西鄙案烏玄明自言渤海遺黎則宋史所紀不足據也）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立大祚榮裔孫烈萬華（朝鮮歷史）宋開寶三年因女眞遣使朝於中國附表貢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使金張犄角之勢定安國固怨契丹侵侮不已聞宋師北伐欲藉以攄宿

恣得詔大喜六年冬附女眞使上表云定安國王烏玄明言伏遇聖主洽天地之恩撫夷貊之俗臣玄明誠喜誠忭頓首頓首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本性而頃歲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於今而又夫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斯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臣玄明誠懇誠願頓首頓首表尾署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玄明表上聖皇帝前上答以詔書曰敕定安國王烏玄明女眞使至得所上表以朕嘗賜手詔諭旨且陳感激鄉遠國豪帥名王茂緒奄有馬韓之地介于鯨海之表彊敵吞併失其故土沈冤未報積憤奚伸矧彼獯戎尚搖蠆毒出師以薄伐乘天災之流行敗衂相尋滅亡可待今國家已于邊郡廣屯重兵只俟嚴冬即申天討卿若追念累世之恥宿戒舉國之師當于伐罪之秋展爾復仇之志朔漢底定爵賞有加宜思永圖無失良便而況渤海顧歸於朝化扶餘已背於賊庭勵乃宿心糾其協力克期同舉必集大勳倘阻重溟未遑遣使倚注之切寤寐寧忘以詔書付女眞使令齎以賜之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眞使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王子大元因女眞使上表後不復見（宋史）定安國王大氏烏氏迭見其趣不可曉渤海亡始建國下訖淳化二年凡六十四年

烏惹國文獻通考所謂烏舍城浮渝府琰府王也烏惹宋史作烏舍城遼史作兀惹部又作屋惹國明有烏喇國疑一地浮渝始見舊唐書地志即扶餘也字異而音略同烏惹舊屬渤海在黃龍府東北（奉使行程錄黃龍府即扶餘府改名）有戶萬餘（契丹國志）雖與鐵利同列遼屬國軍（遼史兵衛志）然不出征賦兵馬惟時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諸物而已（契丹國志）建國之四十餘年己巳爲遼景宗保寧二年渤海燕頗爲黃龍府衛將殺都監張琚據城拒守遼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討之

敗於治河（遼史阿魯不傳作破於鴨淥江地望不合）走烏惹城又十一年辛巳爲宋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大舉伐遼約發兵相應賜琰府王詔曰（李燾長編作賜渤海王詔）朕纂紹丕構奄有四海普天之下罔不率俾矧太原封域國之保障頃因竊據遂相承襲倚遼爲援歷世逋誅朕前歲親提銳旅盡護諸將拔并門之孤壘斷匈奴之右臂眷言弔伐以蘇黔黎蠢茲北戎非理構怨輒肆荐食犯我封略一昨出師逆擊斬獲甚衆今欲鼓行深入席捲長驅焚其龍庭大殲醜類素聞爾國密邇寇讐迫於吞併力不能制因而服屬困於宰割當靈旗破敵之際是鄰邦雪憤之日所宜盡出旗帳佐予兵鋒俟其翦滅沛然封賞幽薊土宇復歸中原朔漠之外悉與相與勗乃協力朕不食言（宋史渤海傳）烏惹畏遼竟無應者（文獻通考）又十年辛卯宋以烏惹不通朝貢令女眞發兵攻之凡斬一級給絹五匹（文獻通考）明年始修遼貢又二年宋人浮海賂女眞及烏惹使叛遼女眞以告於遼（遼史聖宗紀續通鑑）明年烏惹酋長烏昭度與燕頗同侵鐵利遼遣奚王和朔奴東京留守蕭恒德東京統軍使耶律奴瓜討之以耶律斡臘爲行軍都監軍次鐵利數月不敢進既至請降不許乃急攻之利俘掠也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廣構戰柵埤堄間誘敵軍登陴俄而枝柱折登者盡覆和朔奴計窮欲引退蕭恒德曰師久無功遽歸諸部謂我何若深入多獲覩徒返愈也斡臘曰吾懼其得失不相償也恒德不從進略東南諸部至高麗北鄙還道遠糧絕士馬多死亡昭度尋款服自計非遼敵也又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遼詔以生辰正旦貢如舊餘免又二年己亥遼納烏惹叛人烏昭慶又五年甲辰女眞致昭慶妻子於遼謂獲而獻之也自是烏惹復與遼絕其後鐵利國數以烏惹戶獻於遼蒲盧毛朵部多烏惹戶遼主詔索之（遼史大康乂傳烏惹戶三字作渤海人）甲辰之後又百有十年癸巳爲遼天祚天慶三年偕鐵利同附於女眞（遼史屬國表）宋人不知忌女眞而願虞渤海之擾其邊也歸女眞後之四年宋臣疏言登州與渤海相望熙寧中巡檢每季下海駞基島駐箚以駞基石爲界自北朝通好不曾根理深慮渤海相近作過則駞基寨孤立乞以末島嗚呼島爲界併欽島添置卓望兵令戍守往來巡邏宋主詔令指畫聞奏不得希功生事許亢宗奉使行程錄自黃龍府東行二百十里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當即烏惹國故墟也

鐵利國唐鐵利部也（利高麗史同遼史作驪北盟會編作驪）在黃龍府北數自通於唐見朝貢中國篇亦嘗附渤海使通於日本見日本史後爲渤海鐵利府渤海之屬於契丹改府爲州鐵利遺民仍建國稱王遼史所謂鐵驪國王府是也國介於契丹高麗二大國間聘使不絕周顯德元年甲寅其國王那沙遣女眞萬豆如高麗獻馬及貂鼠青鼠皮高麗王亦遣使報聘其後復請曆日於高麗高麗許之宋開寶間亦嘗貢馬於宋遼聖宗開泰元年送兀惹戶百餘至賓州遼賜以絲絹那沙以佛像儒書爲請遼主復賜以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國雖小崇尚文教猶有渤海諸王風也女眞侵遼邊遼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當亦那沙主國時事遼命鐵利與越里篤奥里米剖阿里蒲奴里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又置屬國軍有事則遣徵兵或下詔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衆多寡多從其便無常額鐵利兀惹皆與焉天祚天慶三年鐵利偕兀惹同歸女眞與遼絕又十一年而遼亡（遼史高麗史契丹國志）

興遼國大延琳者渤海國始祖大祚榮裔孫也（鄭麟趾高麗史作大祚榮七世孫世數疑有誤）爲契丹東京舍利軍詳穩時戶部使韓紹勳厚歛民不堪命延琳因以衆事遼聖宗開泰九年囚留守駙馬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等即位號其國爲興遼建元天慶以大延定爲太師劉忠正爲行營都部署大慶翰李匡祿等爲寧郢各州刺史（鄭麟趾高麗史世家五）時南北女眞皆附延琳西取瀋州不克及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嬰城固守其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被擒延琳以太平九年八

月僭號明年八月亡（遼史聖宗紀）郢州刺史李匡祿詣高麗乞援聞國亡遂留不歸（高麗史）

古欲（譯作古裕）饒州渤海人也遼天祚天慶五年二月結構頭下城以叛自稱大王有步騎三萬人遼使蕭謝佛留討之爲古欲所敗遼使南面副部署蕭陶蘇斡爲都統益兵來攻復敗之六月丙辰爲蕭陶蘇斡所破獲死者數千人（遼史）

大元國高永昌者渤海世族也仕於遼爲東京留守蕭保先裨將保先嚴酷渤海人苦之共殺保先而立永昌天祚天慶六年二月僭稱皇帝國號大元建元隆基貴德州守將耶律余睹以廣州渤海來附五月金軍破東京永昌被擒凡四月而敗

其歸中國者五季唐同光四年七月渤海前入朝使高正詞授太子洗馬周顯德元年渤海國烏思羅等三十人來歸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渤海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勳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與范陽軍民二百餘人（李燾長編大鸞河作達蘭罕即音之變也）來歸宋以鸞河爲渤海都指揮使九年宋主宴大明殿召鸞河撫慰久之謂殿前諸校劉延翰曰俟高秋戒候當與駿馬數十匹令出郊遊獵以遂其性因賜以酒暨緡錢十萬（文獻通考）

其奔高麗者高麗太祖乙酉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將軍申德等五百人來附庚子禮部卿大和鈞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謩左右衛將軍大審理等一百戶來附丁亥十年三月工部卿吳興等百一十人來附此知國之將亡而先去之者也戊子十一年正月渤海國亡秋七月渤海人大儒範率衆來附九月隱繼宗等來附見於天德殿三拜人謂失禮大相含弘曰失土人三拜古之禮也己丑十二年九月渤海正近等三百人來附甲午十七年秋七月渤海國世子大光顯率衆數萬來奔賜姓名王繼附之宗籍見宗子篇賜僚佐爵軍士田宅有差戊戌二十一年渤海朴昇以三千餘戶來附景宗己卯四年

渤海人數萬來附（高麗史）

其事東丹國者曰老相爲右大相曰司徒大素賢爲左次相見遼史曰裴璆見雜識篇

其事契丹而顯者曰高模翰曰夏行美曰大康乂曰大公鼎遼史皆有傳

其仕契丹登第官校書郎後奔女眞勸阿骨打即帝位者曰楊朴渤海鐵州世族也（契丹國志）

金初與以渤海軍爲八猛安其下有謀克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皆世襲熙宗皇統五年始罷遼東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惟大臭以舊臣依舊世襲千戶大臭官至尚書右丞相東京留守累封漢國王子大磐仍襲猛安又有大懷貞者亦遼陽人官至彰德軍節度使

雜識

營州上都督府在京師東北三千五百八十九里至東都二千九百二十里（舊唐書地理志）

平盧軍節度使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平盧軍節度使治在營州平盧軍在營州城內盧龍軍在平州城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七十里至德以後平盧軍節度使治青州管淄青登萊四州舊唐書地理志）

慎州武德初置隸營州領涑沫靺鞨烏素固部落萬歲通天二年移於淄青州安置神龍初復舊隸幽州天寶領縣一戶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同上）

黎州載初二年析慎州置處浮渝靺鞨烏素固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遷於宋州管治神龍初還改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同上案浮渝即扶餘字異而音同）

漢地東至樂浪玄菟今高麗渤海是也今在遼東非唐土也（舊唐書地理志）

（原注）

安東都護府總章元年九月置治平壤城上元二年移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移新城聖曆二年故都督府神龍元年復爲都護府開元二年移平州天寶二年移遼西故郡至德後廢領羈縻州十四去京師四千六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二十里（新唐書地理志）

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陘嶺其西奚其東契丹距營州北四百里至湟水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經汝羅守捉渡遼水至安東都護府五百里府故漢襄平城也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西至建安城三百里故中郭縣也南至鴨淥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縣也自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千里古肅愼城其北經德理鎮至南黑水靺鞨千里（同上）

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島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淥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九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同上九都即丸都）

張建章太和中爲幽州判官撰渤海國記（唐書藝文志）　晉齋元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於水中投而讀之不失一字官至幽州行軍司馬（冊府元龜南部新書案行軍司馬位節度副使之下判官之上張建章之使渤海新舊唐書俱遺之）

韓翃有送王誕渤海使赴李太守行營詩少年結客散黃金中歲連兵埽綠林渤海名王曾折首漢家諸將盡傾心行人去指徐州近飲馬回看泗水深喜見明時鍾太尉功名一似舊淮陰（全唐詩）

溫庭筠有送渤海王子歸國詩云疆理雖重海詩書本一家盛勳歸舊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九門風月好回首即天涯（同上震鈞渤海國志曰王子史失其名其曰佳句在中華是其人能詩）

張籍贈海僧詩別家行萬里自說過扶餘學得中州語能爲外國書與醫收海藻持咒取蟲魚更問重來伴天臺幾處居（同上案扶餘屬於渤海久矣詩稱扶餘舉其舊國名實過渤海也）

左允裴頲子璆大諲譔八年五月以大使修聘日本將回國日本法皇附書與頲曰裴公足下昔再入覲光儀可愛遺在人心余是野人未曾交語徒想風姿北望增戀方今名父之子禮畢歸鄉不忍方寸聊付私言嗟乎余栖南山之南浮雲不定君家北海之北嶮浪幾重一天之下宜知有相思四海之內莫怪不得名栖鶴洞居士無名謹狀未題延喜八年五月十二日（日本藤原明衡本朝文粹）法皇者醍醐帝之父宇

多天皇也時禪位八年矣原書裴頲作裴迥未喻

渤海王孝廉充聘日本大使有從出雲州書情寄兩箇敕使詩云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賴有鏘鏘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又有奉教張內宴詩春對雨探得晴字詩山花戲贈兩領客使並滋野貞主詩和坂領客對月思鄉見贈詩日人錄其詩附入文華秀麗集

日本坂上今繼和渤海大使見寄之作賓亭寂寞對青溪（溪字原闕以意補之）處處登臨旅念悽萬里雲邊辭國遠三春烟裏望鄉迷長天去雁催歸思幽谷來鶯助客啼一面相逢如舊識交情自古與人齊（日本文華秀麗集）

日本滋野貞主春夜宿鴻臚簡渤海入朝王大使詩枕上宮鐘傳曉漏雲間賓雁送春聲辭家里許不勝感況復他鄉客子情（同上）

日本滋野貞主春日奉使入渤海客館詩蒼茫渤海幾千里五兩舟

中途一年緹壑艱辛孤跡度鯨濤殺怕遠情傳春鴻愛暖南江水旅客看雲北海天曉籟莫驚單宿夢他鄉覺後不勝憐（日本經國集）

日本坂上今雄秋朝聽雁寄渤海入朝高判官釋錄事詩大海途難涉孤舟未得廻不如關隴雁春去復秋來（日本文華秀麗集）

日本桑原腹赤和渤海入覲副使公賜對龍顏之作渤海望無極蒼波路幾千瞻雲遙驛水就日遠朝天慶自紫霄降恩將丹化宣以君吳札耳應悅聽薰絃（同上）

日本大江朝綱夏夜於鴻臚館餞北客序曰延喜八年天下太平海外慕化北客弃彼星躔朝此日域望扶木而烏集涉滄溟而子來我后憐其志褒其勞或降恩或增爵於是餞宴之禮已畢俶裝之期忽催夫別易會難來遲去速李都尉於焉心折宋大夫以之骨驚想彼梯山航海凌風穴之烟嵐廻棹揚鞭披龜林之蒙霧依依然莫不感忘遐之誠焉若非課時媒而寬愁緒攄歡伯而緩悲端何以續寸斷之腸休半銷之魂者乎於時日會鶉尾船艤龍頭麥秋動搖落之情桂月倍分隔之恨嗟乎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予翰苑凡叢楊庭散木媿對遼水之客敢陳孟浪之詞云爾（日本國朝文粹）爲渤海使裴璆作也

日本紀在昌送裴大使歸國詩序曰執徐之歲北客來朝候龍星之一周涉鼇波之千里朝家憐彼遠節賜以優寵其禮峻焉其恩深矣既而覲天儀畢歸蕃期至遏王程之有限歎友道之不終夫以人之送別別之傷人自然之感不覺而生昔尼父之去周老聃因以贈言子高之還魯季節於焉攪涕況乎天涯渺絕雲帆長歸馳思於烟驛則梯山之程難計通夢於波鄉則航溟之路易迷於是燭燒紅蠟詞奏驪駒可以銷攀慕之魂可以穿悵望之眼今之相惜不其然乎於時桂月漸傾梅雨斜落勸紅蝶而緩愁染紫毫以寫思君子之別良有以哉若予者久積丹螢之光未入白鳳之夢自忘鄙拙聊課庸音云爾（日本國朝文粹）亦爲渤海使裴璆作也

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者寓於西明精舍云能通鳥獸之言往往聞烏鵲燕雀啅噪則說休咎及閭巷間事如目擊者佛圖澄之聽鈴語不是過也一日秋暑方炎與小朝客數人聯騎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遇牝豕引諸豘而行喀喀有聲一朝士戲曰此豬有語否對曰有之人自不能諭也又問曰所語何對曰巨覓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喫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諸朝士頗奇之因緩轡以偵果逾溝不沒過圈不奔直抵木陰踞乳諸子爾後貴臣宅互迎問之無少差忒後中官主禁旅者將籍名於軍寺畜僧不樂杖錫出京不知所往（唐高彥休闕史）

僧載雄者渤海亡後五十人奔高麗殆義不食契丹粟者歟

僧靈仙苾蒭者未詳何許人禮佛五臺山渤海文王時日皇以黃金百兩授渤海使高承祖欲附致之苾蒭文王遣使入唐賀正命禮畢詣五臺山訪之致日皇旨至則苾蒭已化去渤海使返國海行過塗里浦疾風暴起舟覆使與金俱沒（日本史）

契丹阿保機天贊三年甲申六月詔曰上天降監惠及烝民聖主明王萬載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統羣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機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訛歸正遐邇無愆可謂大含溟海安納泰山矣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憲章斯在胤嗣何憂升降有期去來在我良籌聖會自有契於天人衆國羣王豈可化其凡骨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秋初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遼史太祖紀）詔所謂兩事者一爲吐渾党項阻卜等部一爲渤海也天顯元年丙戌正月滅渤海七月班師次扶餘府阿保機卒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

天贊三年十月契丹日益强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皆服屬惟渤海未服太祖謀南征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

海之還東遣其將禿欲及盧文進據平營等州以擾幽地師攻渤海無功而還（契丹國志）

渤海本與奚契丹爲唇齒國遼太祖初興吞併八部繼滅奚國渤海王大諲譔深憚之陰與新羅諸國結援太祖知之集議未決後遊獵有黃龍見所居氈屋上連發二矢殪之龍墜於前太祖喜曰是滅渤海之兆也遂平其國虜其主（同上）

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同上補注寬按舍利五代會要云官衆志云姓見國統續讀此可知是官非姓）

遼東路置渤海軍都指揮使（同上）

儀坤州啟聖軍節度本契丹右大部地應天皇后建州回鶻糯思居之至四世孫容我梅里生應天皇后述律氏適太祖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技藝者多歸帳下謂之屬珊以所生之地置州（遼史地理志）

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遼史兵衛志）

渤海亡之四年東丹國遣使裴璆以九十三人聘於日本璆故渤海政堂省守和部少卿也嘗兩使日本承優禮至是復奉使通好日皇以契丹之滅渤海失信義且使者無人臣節重詰責之璆奉狀謝曰璆背眞向僞忍恥偷生不救先主於樽俎之間猥諂新王於兵戈之際望振鷺而面慚詠相鼠而股戰不忠不義罪無可逃卒不獲將命而還（日本史）

渤海亡之十五年契丹遣使如高麗修好遺橐駞五十四高麗王建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合背盟滅其國甚無道不足遠結爲鄰遂絕交聘流其使三十人於海島繫橐駞萬夫橋下皆餓斃（高麗史）

王寂還東懷古詩李唐遣百六邊事失經營大氏十傳世遼人久用兵戰場春草瘦戍壘暮煙平今日歸王化居民自樂生（遼東行部志）

年表上

渤海諸王立改年沒有謚新舊唐書間見之粵稽日本朝鮮諸史則渤海之元與謚二者加詳焉當有所據非虛構也禮國君即位踰年始改元三代以下帝王或不盡然偏方霸國宜可例視新書文王大欽茂之後有元義華璵二代華璵有元有謚而元義獨否疑有元失之謚則國人靳而不予也禮制隨時變易中外曆法復有異同並舉互書傳之以大事亦治史學者之要義歟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渤海	乞乞仲象元年唐封振國公	二	三	四敗唐將李楷固之師
唐（附梁後唐）	武后萬歲登封元年萬歲通天元年封乞乞仲象爲振國公	武后神功元年	武后聖曆元年	二遣李楷固討大祚榮敗還
日本	持統帝大化二年	文武帝大長元年	二	三
新羅	孝昭王金理洪五年	六	七	八
高麗				
契丹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振國王渤海太祖祚榮天統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唐招撫使來因遣使入侍
武后久視元年	武后大足元年長安元年	二	三	四	中宗神龍元年遣張行岌招撫渤海
四	文武帝大寶元年	二	三	慶雲元年	二
九	十	聖德王金興光元年	二	三	四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唐封渤海郡王自是始稱渤海遣王子入朝
二	景龍元年	二	三	睿宗景雲元年	二	玄宗先天元年	玄宗開元元年冊封國王大祚榮渤海郡郡王十二月渤海王子入朝
三	四	元明和銅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甲寅	十五	二 拂涅鐵利越喜三部俱來朝	七	十三		
乙卯	十六	三	元正靈龜元年	十四		
丙辰	十七	四 拂涅部來朝	二	十五		
丁巳	十八	五 拂涅部來朝	元正養老元年	十六		
戊午	十九	六	二	十七		
己未	二十 高王薨子大武藝嗣	七 二月拂涅鐵利越喜三部使朝八月拂涅	三	十八		
		部獻鯨鯢魚睛貂鼠皮白兔貓皮				
庚申	武王大武藝仁安元年唐冊王嫡男大都利行爲桂婁郡王日本觀風俗使來唐使來	八 八月冊渤海王嫡男大都利行爲桂婁郡王九月遣使如渤海告討奚契丹	四 遣渡島津輕司等如渤海觀風俗	十九		
辛酉	二 遣大首領朝於唐	九 十一月渤海拂涅鐵利大首領俱朝	五	二十		

壬戌	三 遣使入唐獻鷹	十 十月越喜首領朝十一月渤海獻鷹	六	二十一		
癸亥	四	十一	七	二十二		
甲子	五 新羅築長城於北境以備我遣使入唐賀正	十二 二月渤海使賀正十二月越喜使賀正獻方物	聖武帝神龜元年	二十三 築長城北境備渤海		
乙丑	六 遣使入唐賀正遣王弟大昌勃價入唐宿衛	十三 正月渤海使賀正獻方物渤海王弟大昌勃價朝留備宿衛	二	二十四		
丙寅	七 遣嫡男大都利行王子大義信入唐宿衛遣毋弟門藝伐黑水門藝奔唐	十四 四月渤海王嫡男大都利行朝留宿衛十一月渤海王子大義信朝獻方物渤海王毋弟門藝來奔	三	二十五		
丁卯	八 王弟大昌勃價歸自唐遣弟大寶方朝於唐	十五 封渤海王弟大昌勃價襄平縣開國男遣歸國八月	四 渤海使始來	二十六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九唐歸我嫡男大都利行之喪遣使入唐朝	十遣弟大胡雅大琳先後入唐宿衛	十一遣弟大郎雅入唐賀正備宿衛又兩遣使貢獻	十二遣使入唐賀正又兩遣使朝	十三遣大將張文休寇唐登州
渤海王弟大寶方朝	十六歸渤海王嫡男大都利行之喪	十七二月渤海獻鷹又獻鰡魚渤海王弟大胡雅大琳先後來朝留備宿衛	十八渤海王弟大郎雅來賀正留備宿衛又兩遣使貢獻	十九渤海使賀正又兩遣使朝	二十渤海寇登州
	五	天平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十四新羅攻我南境	十五	十六	十七遣弟大蕃朝於唐	十八遣使入唐獻鷹鶻遣使入唐送水手並唐溺落人武王薨子大欽茂嗣	文王大欽茂大興元年遣使入唐獻貂皮乾文魚遣使入唐寫書日本入唐使假途歸國遣使送之
二十一詔大門藝發兵討渤海詔新羅發兵擊渤海南境	二十二	二十三賜新羅浿江以南地八月拂涅鐵利越喜使朝獻方物	二十四渤海王弟大蕃來朝	二十五渤海使獻鷹鶻渤海使送水手及溺落人遣使如渤海弔祭冊立	二十六渤海使來獻貂皮十張乾文魚百口渤海來寫書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入唐使假途渤海歸國渤海使來遣使如渤海
三十二奉唐命金允中率師擊渤海南境	三十三	三十四唐以擊渤海功賜浿江以南地	三十五	孝成王金承慶元年	二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二遣使入唐謝恩日本使來	三遣使入唐獻貂皮日本使來	四遣使入唐賀正又遣使進鷹鶻	五	六遣弟蕃入唐宿衛	七	八	九遣使入唐賀正	十遣使入唐賀正獻方物
二十七二月渤海獻鷹拂涅使獻方物十月渤海謝恩使來	二十八渤海貢貂皮鐵利越喜使獻方物以平盧節度使兼押渤海黑水兩蕃使	二十九春渤海拂涅越喜使賀正四月渤海進鷹鶻	天寶元載	二渤海王弟朝留宿衛	三	四	五渤海使賀正	六渤海使賀正獻方物
十一	十二遣使如渤海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四	五	景德王金憲英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十一遣使入唐獻鷹	十二遣使入唐獻鷹	十三	十四	十五遣使日本	十六遣使入唐賀正	十七遣使入唐賀正	十八徒都上京	十九唐平盧留後使來乞師	二十日本使來	二十一唐平盧節度使來乞師且告國難遣使入唐奔問官守日本使來
七渤海使獻鷹	八渤海使獻鷹	九渤海獻鷹	十	十一	十二渤海使賀正	十三渤海使賀正	十四	肅宗至德元載平盧留後遣使乞師渤海	二	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乞師渤海且告國難渤海使朝
二十	孝謙帝天平感寶元年勝寶元年	二	三	四渤海使來	五	六	七	八	天平寶字元年	二遣使如渤海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己亥	二十二遣使日本	二	三（淳仁帝仍稱寶元）渤海使來	十八		
庚子	二十三遣使入唐賀正遣壹萬福如日本	上元元年	四	十九		
辛丑	二十四日本使來	二渤海使賀正	五渤海使壹萬福來	二十		
壬寅	二十五唐進爲渤海國王遣使日本	寶應元年進渤海郡王爲渤海國王	六	二十一		
癸卯	二十六	代宗廣德元年	七	二十二		
甲辰	二十七	二	八	二十三		
乙巳	二十八	永泰元年以淄青平盧節度使押新羅渤海兩蕃使	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	惠恭王金乾運元年		
丙午	二十九	大曆元年	二	二		
丁未	三十五遣使入唐朝貢	二渤海使五至	神護景雲元年	三		
戊申	三十一遣使入唐朝貢	三渤海使朝貢	二	四		
己酉	三十二	四	三	五		
庚戌	三十三	五	光仁帝寶龜元年	六		

辛亥	三十四	六	二渤海使來	七		
壬子	三十五遣使入唐朝貢遣壹萬福聘于日本	七渤海使朝貢	三	八		
癸丑	三十六遣使入唐朝貢	八渤海使六至	四	九		
甲寅	三十七兩遣使入朝于唐	九渤海使兩至	五	十		
乙卯	三十八四遣使入唐朝貢	十渤海使四至	六	十一		
丙辰	三十九遣使都蒙如日本	十一	七渤海使史都蒙來	十二		
丁巳	四十三遣使入唐獻鷹獻日本舞女十一人獻方物	十二渤海使三至獻日本國舞女及方物	八	十三		
戊午	四十一	十三	九	十四		
己未	四十二遣使日本賀正	十四罷渤海歲貢鷹鶻	十渤海使來卻之	十五		
庚申	四十三遣使入唐朝貢	德宗建中元年渤海使朝貢	十一	宣德王金良相元年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四十四	四十五遣使入唐朝貢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徙都東京遣使日本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兩遣使入朝於唐又遣王子大貞翰朝留宿衛	五十五遣使入唐朝貢	五十六	五十七三月四日文王薨元
二	三渤海使朝貢	四	興元元年	貞元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渤海使兩至一朝一賀正王子大貞翰朝留宿衛	八渤海使朝貢	九	十渤海王子大清允朝
天應元年	桓武帝延曆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渤海使來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	三	四	五	元聖王金敬信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遣一吉湌伯魚使北國	七	八	九	十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義嗣被弑成王大華璵中興元年華璵薨弟嵩璘嗣	康王大嵩璘正曆元年唐冊立使來遣使日本告哀告即位	二遣使日本請聘期	三	四日本使來允六年一聘唐冊立使來日本使來	五日本使來	六
授衛尉卿	十一二月冊大嵩璘爲渤海郡王	十二	十三	十四三月進封渤海郡王大嵩璘爲渤海國王王姪大能信朝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渤海使來告哀告即位	十六日本羣臣以渤海國書辭遜詣闕表賀	十七遣使渤海渤海使來	十八遣使渤海報聘	十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昭聖王金俊邕元年	哀莊王金重興元年

辛巳	七	十七	二十	二
壬午	八	十八越喜首領來	二十一	三
癸未	九	十九	二十二	四
甲申	十遣使入唐朝貢	二十渤海使朝貢	二十三敕能登國遣渤海客院	五
乙酉	十一	順宗永貞元年加渤海王大嵩璘檢校司徒	二十四	六
丙戌	十二	憲宗元和元年加渤海王檢校太尉	平成帝大同元年	七
丁亥	十三遣使入唐朝貢	二渤海使朝貢	二	八
戊子	十四康王薨子大元瑜嗣	三	三	九
己丑	定王大元瑜永德元年唐弔祭冊立使來七月日本使來遣使日本遣使入唐朝貢	四正月遣使如渤海弔祭冊立	四遣使如渤海	憲德王金彦昇元元

庚寅	二遣子大延眞入唐朝獻	五正月渤海使高才南來朝獻十一月渤海王子大延眞來朝獻方物	嵯峨帝弘仁元年渤海使來	二
辛卯	三	六	二	三
壬辰	四定王薨弟大言義立	七渤海使朝貢正月賜渤海使官告三十五通衣一襲	三	四遣級飡崇正使於北國
癸巳	僖王大言義朱雀元年唐弔祭冊立使來兩遣使入唐朝獻	八正月遣使如渤海弔祭冊立十二月宴賜渤海使	四	五
甲午	二遣使入唐朝貢遣使日本	九正月渤海使獻金銀佛像十二月渤海使獻鷹鶻	五渤海使來	六
	三遣王子大	十正月二月	六	七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庭俊朝於唐	四僖王薨弟大明忠嗣	簡王大明忠太始元年遣使入唐朝貢	宣王大仁秀建興元年遣使朝於唐且告哀	二遣使入唐朝貢遣使日本	三遣使入唐朝貢
三月俱賜渤海使官告　十月渤海王子大庭俊朝	十一渤海使兩至　二月賜渤海使銀綵銀器授高宿滿等二十人官非爾信　三月賜渤海使錦縣	十二	十三五月冊大仁秀爲渤海國王	十四	十五閏正月加渤海王大仁秀金紫
	七	八	九	十渤海使來	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四遣使日本	五	六遣使日本遣使朝唐	七	八遣使入唐朝貢	九
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二月十二月俱對渤海朝貢使於麟德殿賜宴　加平盧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	穆宗長慶元年	二正月對渤海使於麟德殿宴賜	三	四二月渤海大聰叡朝留宿衛	敬宗寶曆元年三月渤海朝貢	二
	十二渤海使來	十三	十四	淳和帝天長元年渤海使至加賀以大雪敷停入京	二渤海使來	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金景徽元年築浿江長城三百里

丁未	十遣使入唐朝貢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對渤海使十一人於麟德殿賜宴	四	二
戊申	十一遣使入唐朝貢	二十二月對渤海使於麟德殿賜宴	五遣人至但馬放還渤海使	三
己酉	十二遣使入唐朝貢	三	六	四
庚戌	十三宣王薨大彝震咸和元年	四渤海使朝貢	七	五
	遣使入唐朝貢			
辛亥	二唐冊立使來遣王子大明俊朝唐	五正月己丑冊大彝震爲渤海國王十一月渤海使朝貢	八渤海使來	六
壬子	三遣使入唐謝冊命學生三人隨往王太子光晟等朝	六二月宴賜渤海王子大明俊等六人內養王宗禹歸自渤海	九	七

癸丑	四	七正月渤海謝冊命使來學生三人來二月宴賜渤海王子大光晟等六人	十	八
甲寅	五	八	仁明帝承和元年	九
乙卯	六	九	二	十
丙辰	七	開成元年正月對渤海賀正王子大明俊等宴賜	三	僖康王金悌隆元年
丁巳	八遣使朝於唐	二	四	二
戊午	九	三十二月渤海王子大延廣朝	五	閔哀王金明口元年
己未	十	四	六	神聖王金祐貞元年文聖王金慶膺元年
庚申	十一	五	七	二
辛酉	十二遣使日本	武宗會昌元年	八	三
壬戌	十三	二	九渤海使來	四

癸亥	十四	三	十	五
甲子	十五	四	十一	六
乙丑	十六遣使朝唐	五對渤海使者宴賜	十二	七
丙寅	十七	六渤海使朝于宣政殿	十三	八
丁卯	十八	宣宗大中元年	十四	九
戊辰	十九遣使日本	二	嘉祥元年	十
己巳	二十	三	二渤海使來	十一
庚午	二十一	四	三	十二
辛未	二十二	五	文德帝仁壽元年	十三

壬申	二十三	六	二	十四
癸酉	二十四	七	三	十五
甲戌	二十五	八	齊衡元年	十六
乙亥	二十六	九	二	十七
丙子	二十七	十	三	十八
丁丑	二十八王薨弟大虔晃嗣	十一	天安元年	憲安王金誼清元年
戊寅	大虔晃元年遣使日本	十二冊大虔晃爲渤海國王	二	二
己卯	二	十三	清和帝貞觀元年渤海使來	三
庚辰	三遣使日本被卻	懿宗咸通元年	二	四

辛巳	四	二	三渤海使來卻之	景文王金膺廉元年
壬午	五	三	四	二
癸未	六	四	五	三
甲申	七	五	六	四
乙酉	八	六	七	五
丙戌	九	七	八	六
丁亥	十	八	九	七
戊子	十一	九	十	八
己丑	十二王薨大玄錫嗣	十	十一	九
庚寅	景王大玄錫元年遣使日本	十一	十二	十

辛卯	二	十二	十三	十一
壬辰	三遣使賀唐平徐州遭風不達	十三	十四	十二
癸巳	四	十四	十五賚送渤海賀唐平徐州使回國	十三
甲午	五	僖宗乾符元年	十六	十四
乙未	六	二	十七	憲康王金晸元年
丙申	七遣使日本	三	十八	二
丁酉	八	四	陽成帝元慶元年渤海使來	三

戊戌	九	五	二	四		
己亥	十	六	三	五		
庚子	十一	廣明元年	四	六		
辛丑	十二	中和元年	五	七		
壬寅	十三遣裴頲使日本	二	六	八		
癸卯	十四	三	七渤海使裴頲來	九		
甲辰	十五	四	八	十		
乙巳	十六	光啟元年	光孝帝仁和元年	十一		
丙午	十七	二	二	定康王金晃元年		
丁未	十八	三	三	眞聖女王金曼元年		
戊申	十九	四	宇多帝仁和四年	二		
己酉	二十	昭宗龍紀元年	寬平元年	三		
庚戌	二十一	大順元年	二	四		
辛亥	二十二	二	三	五弓裔叛略北原東十餘郡縣		
壬子	二十二	景福元年	四	六		
癸丑	二十三	二	五	七		
甲寅	二十四	乾寧元年	六	八		
乙卯	大瑋瑎	二	七渤海使裴頲至	九		

丙辰		三	八	十		
丁巳		四	九	十一		
戊午		光化元年	醍醐帝昌泰元年	孝恭王金嶢元年弓裔取浿西道及漢山州管內各城		
己未		二	二	二		
庚申		三	三	三		
辛酉	哀王大諲譔元年	天復元年	延喜元年	四		痕德堇可汗立
壬戌	二	二	二	五		
癸亥	三	三	三	六		
甲子	四	昭宣帝天祐元年	四	七弓裔稱帝		討黑車子室韋大破之
乙丑	五新羅弓裔取我平壤以北地	二	五	八弓裔取平壤及浿西十三鎭		
丙寅	六遣王子大昭順朝梁	三	六	九		阿保機襲破北山奚
丁卯	七遣殿中少令崔禮光入梁朝貢遣裴璆使日本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渤海王子大昭順貢海東物產	七	十		契丹阿保機即帝位元年
戊辰	八遣其相大誠諤入梁朝貢	二正月加渤海朝貢使崔禮光已	八	十一		二

		下爵秩並賜金帛			
己巳	九	三 三月渤海相大誠諤進兒女口及貂鼠熊皮	九	十三	三
庚午	十	四	十	十三	四
辛未	十一 遣使朝梁獻方物	乾化元年八月渤海獻方物	十一	十四	五
壬申	十二 遣使朝梁獻方物	二 五月渤海王子大光贊進方物閏五月賜渤海使分物銀器	十二	神德王朴景暉元年	六
癸酉	十三	三	十三		七
甲戌	十四	四	十四		八
乙亥	十五	梁末帝貞明元年	十五		九
丙子	十六	二	十六		契丹阿保機神冊元年
丁丑	十七	三	十七	景明王朴昇英元年	二
戊寅	十八 遣使通好契丹契丹陷我顯德東平二府	四	十八	二	高麗太祖王建建國改元天授	三 渤海使來貢
己卯	十九	五	十九	三	二	四

庚辰	二十	六	二十 渤海使裴璆來	四	三	五
辛巳	二十一	龍德元年	二十一	五	四	六
壬午	二十二	二	二十二	六	五	天贊元年
癸未	二十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延長元年	七	六	二
甲申	二十四 遣姪大元讓先後朝於後唐五月襲契丹遼州殺其刺史張秀實七月契丹來攻	二 正月渤海王子大禹謨來朝五月渤海王姪大元讓貢方物八月以渤海王姪大	二	景哀王朴魏膺元年	七	三 渤海襲遼州殺刺史張秀實掠其民七月攻渤海九月師退女直黃頭
	九月契丹退兵女直黃頭室韋合勢攻之遣裴璆貢於後唐	元讓試國子監丞				室韋合勢攻之
乙酉	二十五 遣大陳林等入唐朝貢十二月契丹圍我扶餘府	三 二月渤海使裴璆來貢五月以裴璆爲右贊善大夫	三	二	八 渤海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謩左右衛將軍大審理率民戶來奔	四 十二月契丹主親征渤海圍扶餘府

丙戌
二十六 正月契丹陷我扶餘府進攻上京王降三月王舉族從契丹西行七月王至契丹都城
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渤海使大陳林等朝貢七月大昭佐朝貢
四
三
九
天顯元年正月克渤海扶餘府進攻上京渤海王降三月班師使渤海王舉族以從七月渤海王至都于都西築城以居之

年表下

渤海亡後分建國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定安								
烏惹（一曰扶餘）								
鐵利								
中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三	四 渤海使高正詞來獻方物	長興元年	二	三	四	閔帝應順元年 末帝淸泰元年
契丹	契丹太宗天顯二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高麗	高麗太祖王建天授十年渤海工部卿吳興等來附	十一	十二 渤海王近等三百人來附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渤海王世子大光顯率衆數萬來奔賜姓名王繼附之宗籍授光顯元輔使守白州以奉其祀賜僚佐爵軍士田宅有差
女眞								

乙未				二渤海使列周義來獻方物	十	十八
丙申				三晉高祖天福元年	十一	十九
丁酉				二	會同元年	二十
戊戌				三	二	二十一渤海朴昇率三千戶來附
己亥				四	三	二十二
庚子				五	四	二十三
辛丑				六	五	二十四
壬寅				七	六	二十五契丹使來遺橐駝五十匹以背盟滅渤海國流其使于海島繫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
癸卯				八	七	二十六
甲辰				出帝開運元年	八	惠宗元年
乙巳				二	九	二
丙午				三	建國號曰遼改元大同世宗天祿元年	定宗元年

丁未				後漢高祖仍稱天福十二年	二	二
戊申				隱帝乾祐元年	三	三
己酉				二	四	四
庚戌				三	五	光宗元年
辛亥				周太祖廣順元年	穆宗應曆元年	二
壬子				二	二	三
癸丑				三	三	四
甲寅			國主武那沙使女眞萬豆如高麗獻方物	顯德元年世宗立	四	五鐵利使來獻馬及貂鼠青鼠皮
乙卯				二	五	六
丙辰				二	五	六
丁巳				三	六	七
戊午				四	七	八
己未			使阿盧太如高麗高麗使來	六恭帝王	九	十鐵利獻土馬遣使如鐵利報聘
庚申				宋太祖建隆元年	十	十一
辛酉			遣使如高麗	二	十	十二鐵利使來請歸附如舊
壬戌			遣黑水阿夫間如高麗	三	十二	十三鐵利使來獻方物

癸亥				乾德元年	十三	十四	
甲子				二	十四	十五	
乙丑				三	十五	十六	
丙寅				四	十六	十七	
丁卯				五	十七	十八	
戊辰				開寶元年	十八	十九	
己巳				二	景宗保寧元年	二十	
庚午		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張琚據城拒守	遣女眞施陁漢如高麗貢並請日曆	三	二渤海人燕頗據黃龍府拒守	二十一鐵利使來獻方物並請日曆	
辛未				四	三	二十二	
壬申				五	四	二十三	
癸酉				六	五	二十四	
甲戌				七	六	二十五	

乙亥	國王烏元明元興元年			八	七	二十六	
丙子	二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八	景宗元年	
丁丑	三			二	九	二	
戊寅	四			三	十	三	
己卯	五			四	乾亨元年	四渤海人數萬來投	
庚辰	六十月附女眞使上表于宋請助討契丹			五	二	五	
辛巳		琰府王奉宋詔助討契丹		六定安國表至因女眞使賜以詔書又賜玦府王詔助討契丹	三	六	

壬午				七	四	成宗元年	
癸未				八	聖宗統和元年	二	
甲申				雍熙元年	二	三	
乙酉				二	三	四	
丙戌				三	四	五	
丁亥				四	五	六	
戊子				端拱元年	六	七	
己丑	定安國王子因女眞使獻方物于宋			二定安國王子附獻馬雕羽鳴鏑	七	八	
庚寅				淳化元年以烏惹不通朝貢詔女眞攻之斬一級給絹五匹	八	九	

辛卯		宋使女眞攻我		二	九	十	
壬辰				三	十	十一	
癸巳				四	十一	十二	
甲午		宋人來賂使叛契丹		五賂烏惹使叛契丹	十二	十三	以烏惹叛告于契丹
乙未		酋長烏昭度與燕頗同侵鐵利	烏惹酋長烏昭度與燕頗[illegible]侵	至道元年	十三遣奚王和朔奴等討烏惹	十四	
丙申					十四	十五	
丁酉				三	十五	十六	
戊戌				眞宗咸平元年	十六	穆宗元年	
己亥		部人烏昭慶叛入遼		二	十七	二	

庚子				三	十八	三	
辛丑				四	十九	四	
壬寅				五	二十	五	
癸卯		補遣使入貢于遼		六	二十一補烏惹渤海等五部遣使來貢	六	
甲辰				景德元年	二十二	七	送烏昭慶妻子于遼
乙巳				二	二十三	八	
丙午				三	二十四	九	
丁未				四	二十五	十	
戊申				大中祥符元年	二十六	十一	
己酉				二	二十七	十二	
庚戌				三	二十八	顯宗元年	
辛亥				四	二十九	二	
壬子			國主那沙遣烏惹戶百餘于遼	五	開泰元年賜鐵利絲絹復賜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	三	
癸丑				六	二	四	
甲寅				七	三	五	
乙卯				八	四	六	
丙辰				九	五	七	
丁巳				天禧元年	六	八	
戊午				二	七	九	
己未				三	八	十	
庚申				四	九	十一	
辛酉				五	太平元年	十二	
壬戌				乾興元年	二	十三	

癸亥				仁宗天聖元年	三	十四	
甲子				二	四	十五	
乙丑				三	五	十六	
丙寅				四	六	十七	
丁卯				五	七	十八	
戊辰				六	八	十九	
己巳	八月大延琳稱帝于遼之東京國號興遼改元天慶			七	九	二十興遼國大延琳使來告建國興遼國遣寧州刺吏大慶翰郢州刺史李匡祿來乞援是歲契丹渤海人歸附甚衆	
庚午				八	十	二十一	
辛未				九	興宗景福元年	二十二	
壬申			遣使如高麗貢獻	明道元年	重熙元年	德宗元年鐵利使來獻貂鼠皮渤海監軍門大道行郎都軍判官高眞祥孔目子光祿押司官李南松等來投	
癸酉			遣使如高麗貢獻	二	二	二鐵利獻良馬及貂鼠皮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景祐元年	二	三	四	寶元元年	二	康定元年	慶曆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皇祐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靖宗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文宗元年	二	三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二	三	四	五	至和元年	二	嘉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英宗治平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道宗淸寧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二	三	四	神宗熙寧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元豐元年
咸雍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大康元年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女眞世祖劾里鉢元年	二	三	四	五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哲宗元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大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宣宗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七	八											肅宗頗剌淑元年	二

甲戌				紹聖元年	十	十一	三 八月肅宗卒穆宗盈歌元年
乙亥				二	壽昌元年	獻宗元年	二
丙子				三	二	肅宗元年	三
丁丑				四	三	二	四
戊寅				元符元年	四	三	五
己卯				二	五	四	六
庚辰				三	六	五	七
辛巳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天祚帝乾統元年	六	八
壬午				崇寧元年	二	七	九
癸未				二	三	八	十 十月穆宗卒
甲申				三	四	九	康宗烏雅束元年
乙酉				四	五	十	二
丙戌				五	六	睿宗元年	三
丁亥				大觀元年	七	二	四
戊子				二	八	三	五
己丑				三	九	四	六
庚寅				四	十	五	七
辛卯				政和元年	天慶元年	六	八
壬辰				二	二	七	九
癸巳		補借鐵利同歸女眞	補借烏惹同歸女眞	三	三	八	十 補烏惹鐵利來歸
甲午				四	四	九	十
乙未				五	五	十	女眞太祖阿骨打建國號曰金改元收國
丙申				六	六	十一	二

渤海國記下篇

稼谿黃申甫先生余友而師者也余以光緒中葉試兵曹敵史論先生於職方司縕袍狐貉儕輩中獨承青睞鼎革後先生以史職居故京暇輒訖筆硯作經世事渤海國記其最後者之一也書都三篇殺青未竟遽歸道山廉吏鮮遺金諸郎且少不更事得往日二三知交舉是書幷詩筆紀集等代詩刊版屬余服儉校役已事不揣孤陋勉爲整比之體裁論斷一仍舊貫不敢闌入片言祇曾見錐指有爲補助者無多處原闕者覓補之覓也不得則存疑以待戚事既冏命有兒錄爲清本彼將遊嶺南忽忽爲此時馬兒年九月也秝按道東夷之人事顧亭林輯皇明修文備史數十種內魏東洲煥九邊考言永樂元年金裔野人頭目來朝悉境歸附置奴兒干都司一置建州毛鄰等衞一百八十有西又謂建州毛鄰則渤海大氏之遺裔云寬按遜朝啓運建州仍稱金國徽梵竺之瑞號又稱滿洲滿洲梵言具云曼殊室利或文殊師利滿珠習禮華言妙吉祥亦云妙德爲古昔佛菩薩號清太祖始基以西域奉表有此徽稱遂取以爲建國之號並東方原有之國地名此遜朝先世衍襲於渤海者甚顯著太祖御諱某實本之奴兒干都司其氏愛親覺羅似又有來自新羅之遠因蓋滿洲人往往自署其屬籍曰三韓曰雞林杜氏通典云三韓後漢時通一馬韓二辰韓三弁韓北史新羅本辰韓考新羅處渤海國之南與高句麗百濟比鄰共稱三國朝鮮金富軾三國史記引新羅人崔致遠語謂馬韓則高麗卞韓則百濟辰韓則新羅是滿洲人署籍三韓有合於新羅者也又三國史記載漢明帝時新羅脫解王以王城之西始林樹間有雞鳴金櫝之瑞而得子於是改始林爲雞林且以爲國號追晉懷帝時基臨王復號新羅舊唐書新羅傳龍朔三年詔以其國爲雞林州都督府是署籍雞林亦合於新羅者也新羅王金其姓王城曰金城其國內又別有伽羅城遜朝之愛新覺羅愛新國語金也覺羅舊亦作交羅無定字求之雙聲叠韻頗與伽羅近似其

或發源於此乎帝室遺族入民國漢籍者多爲金氏其義實譯自愛新若完顏氏之國號金則互見金史本紀地志一以爲厭勝遼鐵一以爲山於按出虎水辭旨游移彼此各異近人考究族姓或有爲遠祖金天氏之說者愚竊以爲金源及愛新其始宜皆出於新羅舊國也反言之則新羅二字又極似愛新覺羅四字之省變何以故菩薩具云菩提薩埵而闍魔羅社則省云闍羅佛本佛陀僧實僧伽乃至耶穌之基利斯督省稱基督外國語例此者多不勝書合而觀之斯遜朝帝室臣民近則爲渤海故國之遺黎溯其本源當是遠起於漢代之新羅金氏未可便以金源舊部目之矣交通始於漢故稱中國爲漢人日本唐時通呼中國曰唐人是亦一證惟茲事體大前人似未論及甕天蠡海所見如此未敢自信也嚮曾執問稼谿稼谿沈吟未遑答後此竟永別矣渤海國記校畢連類書此庚午重陽奉寬識

渤海國記校錄

遼陽金毓黻撰

往聞黃中甫先生撰渤海國記已成浼人求之不能得未幾先生下世迺至今秋始由涂子厚學使處求得之蓋先生在日尚未寫定頃山鮑先生奉寬輯成猶未爲定本也毓黻所輯渤海國志長編印已過半而先生之書適來取而互勘如謂康王嵩璘應從日本史作文王欽茂之孫以中有元義華（璵）二世爲可疑玄錫諲譔二世之間由唐會要考得瑋瑎一世定渤海諸王爲十五世皆屬闇合大者如此則其他可知矣然與拙作亦時有異同如謂遼陽爲渤海之中京顯德府爲沿遼史之誤稱玄錫曰景王諲譔曰哀王稱唐曆家徐昂爲渤海人則誤信黃義敦朝鮮歷史所致若此之類不一而足茲擷其要別爲校錄其於先生附爲諍友壤流之助殆謂此乎癸酉嘉平校竟自記

渤海太祖高王大祚榮　注太祖之稱從海圓黃義敦朝鮮歷史　上二

按近人黃義敦撰朝鮮歷史爲朝鮮各學校之教本書中稱大祚榮曰渤海太祖殊爲無據不可從也

五代會要聖歷中稱臣朝貢新舊書未載故不取　上二注

按中甫先生之說是也

冊府元龜百七十一作招慰靺鞨渤海郡王大祚榮疑是時高王已自稱渤海王也　上二注

按玄宗先天二年始封祚榮爲渤海郡王絕無於封前自稱渤海郡王之理冊府元龜所紀自後溯前故以靺鞨渤海郡王稱之又此文見原書卷一百七十此作百七十一誤

五代會要唐中宗號渤海部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疑中宗實有是命使未達故玄宗補加冊命　上二注

按會要所紀之中宗蓋爲玄宗之誤中宗之世雖有遣張行岌招慰不得達之事然即以爲實有冊命則失之矣

武王元年遣生徒六人入唐太學肄業（玉海）　一二

按玉海云開元二年令生徒六人入學新羅七入開元二年即高王祚榮十七年也此謂爲武王元年事殊誤

文王三十九年遣史都蒙弔王妃之喪　注日本廢后井上內親王以先一年卒王妃之喪疑指廢后言　一五

按日本光仁天皇覆渤海王書云禍故無常賢室殞逝又續日本紀云弔彼國王后喪此皆指弔文王之王妃喪而言語意甚明若謂弔日本王妃喪則誤矣

黃義敦朝鮮歷史大仁（秀）南略新羅邊境北滅越喜挹婁鐵利率賓拂涅諸國又踰黑水掃平海北諸部國勢中興　上七注

按新唐書渤海傳謂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又遼史地理志謂仁秀南定新羅北略諸部開置郡縣黃氏義敦蓋因此數語而推衍之非別有考獲也

渤海景王大玄錫　注景王諡從朝鮮歷史年表　上八

渤海哀王大諲譔　上九

諡哀王　注朝鮮史年表　上十

按注所云朝鮮歷史年表非黃氏義敦朝鮮歷史所附之年表也黃氏所稱景王哀王二諡殆爲無據尋其致誤之由蓋因渤海滅亡之年正爲新羅景哀王之二年東國史略卷一云渤海至景哀王時契丹攻滅之語欠分曉故以景哀二字分屬渤海之二王非其實也（余別有說見渤海國志長編）

渤海王大瑋瑎　唐會要曰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瑎敕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諸報中書瑋瑎繼大玄錫嗣王未審玄錫親疏屬其立卒年事實均不詳　上九

按渤海王大玄錫之後距大諲譔約三四十年若玄錫不如文王欽茂之久世則曆年不能如是之長余撰渤海國志長編經吳向之先生之指示已將大瑋瑎敍入玄錫諲譔二世之間又自翰苑擘書中檢得一條亦與此同以爲得未曾有矣而先生書中亦徵引及之可謂不謀而合亦可見先生用心之密矣

十八年契丹陷我顯德東平二府改顯德爲遼陽府東平爲遼州　上九

按遼史地理志謂遼陽爲渤海中京顯德府遼州爲渤海東平府其說殊誤余別有辯不可從也

徐氏　注徐昂以治天曆名　上十二

徐昂治天曆傳授日本宣明曆　註朝鮮歷史　上十三

按以唐宣明曆傳於日本者渤海國使烏（一作馬）孝愼也日本三代實錄紀載甚詳別無徐昂之名按新唐書曆志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元和二年用之據此則徐昂乃唐人之治曆者非渤海人也昂曆行後測驗不合又改撰宣明曆行之此蓋朝鮮歷史誤以造觀象曆之徐昂爲傳宣明曆於日本之烏孝愼故稱之曰渤海人其實非也余考第三版朝鮮歷史已將徐昂之名删去蓋已審知其誤矣

大虔晃十二年卒　注朝鮮史年表　上八

大玄錫　注朝鮮史年表在位三十一年庚申則爲唐昭宗光化三年也　上八

大諲譔　朝鮮史年表謂嗣立於唐昭宗改元天復之歲則是元年太歲辛酉也　上九

按朝鮮歷史年表所載虔晃玄錫諲譔三世之紀年皆據日本三省堂世界年表羌無依據不可從也余則有辯正見渤海國志長編

西京鴨淥府高麗故地朝貢道也　注案朝貢疑朝鮮之誤箕子王滿之王朝鮮皆朝平壤而平壤於時爲渤海屬境故曰朝鮮道　中五

按滿洲源流考（卷十）新唐書鴨淥朝鮮道也釋云朝鮮舊譌朝貢據通考改余檢通考四裔考仍作朝貢與唐書同渤海朝貢於唐之使由上京經中京至鴨淥江上流乘舟順流而下經鴨淥府以出鴨淥江口而至登州以其爲貢使之所經故曰朝貢道也且其時高句驪已滅而王氏之高麗尙未興別無所謂朝鮮可以當之滿洲源流考本爲駁改不謂申甫先生亦有此說所宜訂正者也

文王大興二十年日本太宰帥船王來聘　注日本史船王傳作寶字初故係於此　下八

按大日本史船王傳寶字初船王以帷薄不修不得立廢帝（淳仁天皇）即位是歲遣渤海使還奏唐亂船王時爲太宰帥奉詔與大貳吉備眞備議沿海備此事已見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二年九月小野田守歸自渤海奏唐國消息是即廢帝即位之歲亦即渤海文王大興二十一年也小野田守乃日本國使非太宰帥所遣亦非在寶字初其誤宜訂正

大諲譔七年陷我鐵利府十八年陷我遼陽城尋又陷我東平府改爲遼州　下十五

按本書地理章謂鐵利府本黑水靺鞨在夫餘府之北又謂東平府位於渤海中京東北境據此則渤海上京未陷之前不容先陷鐵利東平二府前後乖舛是宜正之又遼陽城不必屬於渤海亦應存疑待考

自稱定安國立大祚榮裔孫烈萬華　注朝鮮歷史　下十七

按宋史外國傳定安國爲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糾合餘衆保於西鄙建國改元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眞使入貢謂定

安國爲馬韓種雖不足深信然亦無烈萬華爲大祚榮裔孫之說其後國王烏玄明自稱爲渤海遺黎祇可由此證其爲渤海右姓中之一族不得因此謂其國王爲王族也大抵朝鮮歷史所說渤海史事每不免於武斷以不引用爲是

振國王渤海太祖大祚榮天統元年　下三十

按天統年號亦出於朝鮮歷史其與稱祚榮曰太祖同爲無據

始唐武后聖曆二年己亥訖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傳世十五六閱年二百二十有九　自序

按渤海高王建國於唐武后聖曆元年余據日本史考得之已別有說（詳見渤海國志長編）而此作二年殊誤其國亡於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本書年表上已明言之而序作二年者亦筆誤也又年表以武后久視元年爲高王元年又後於聖曆二年者一年亦屬前後抵牾所宜訂正者也

校錄終

渤海國記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上	一	五	一一	甲	癸
上	一	五	一二	戌	未
上	一	五	一八	癸	甲
上	一	五	一九	未	戌
上	一	五	二一	癸	甲
上	一	五	二二	未	戌
上	一	五	二三	甲	癸
上	一	五	二四	戌	未
上	五	二六	一四	犧	羲
上	六	二二	六	三	四
上	八	一三	一七	玄	宣
上	一二	二	一四	護	輔
上	一二	一四	一三	于	府
上	一二	一四	二四	府	于
上	一四	二	雜字下		脫識字
上	一四	一四	一	識	衍文
中	一〇	一四	四	置	川
中	一〇	一四	四	川	置
中	一一	一八	二一	京	寧
中	一一	一八	二一	寧	京
中	一一	二六	一八	泉	麗
中	一一	二六	一八	麗	泉
中	一八	一七	一〇	和	元
中	二二	一二	公字下		脫見字

中	二二	一九	二三	至	正
中	二五	六	二四	勛	勖
中	二五	六	二六	勛	勖
下	四	一六	一八	卯	茆
下	四	一六	一九	貞	壽
下	四	一六	二〇	壽	貞
下	五	一一	一五	四	三
下	七	一二	一一	暇	蝦
下	一七	五	一一	遺	遣
下	一七	二五	二六	僉	其
下	二〇	二二	八	開	太
下	二〇	二二	九	泰	丕
下	二三	一〇	二〇	千	干
下	二四	五		賜字下	脫渤字
下	一七	四	六	殫	憚
下	二七	五		洮字下	脫渤字
跋	一	四	四	遞	遽

渤海國記年表勘誤表

頁	欄	格	行	字	誤	正
三四	四	五	一	一	二	三
四一	九	五	二	四	元	年
四三	二	三	五	一	銀	錦
四三	二	三	一一	一	縣	繇
四九	一五	二	一	三	二	三
四九	一六	二	一	三	三	四
四九	一七	二	一	三	四	五

五六	一〇	五	一	一	二	三
五六	一〇	六	一	一	五	六
五六	一〇	七	一	一	六	七
五六	一一	五	一	一	三	四
五六	一一	六	一	一	六	七
五六	一一	七	一	一	七	八
五六	一二	五	一	一	四	五
五六	一二	六	一	一	七	八
五六	一二	七	一	一	八	九
五六	一五	六	一	一	十	一一
五八	一五	五				脫二字

金陵百詠

于廷榮署

光緒癸卯冬
長沙葉氏刊

金陵百詠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曾極撰極字景建臨川布衣晚以江湖集事得罪謫道州卒所著舂陵小雅今已不傳此乃其詠建康故蹟之作皆七言絕句凡一百首詞旨悲壯有磊落不羈之氣羅椅嘗謝其惠百詠書云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辦此等惱人語於千載下今觀其詩如天門山云高屋建瓴無計取二梁剛把當殺爾新亭云江右于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大抵皆以南渡君臣畫江自守無志中原而作其寓意頗爲深遠豫章人物志載極遊金陵題行宮龍屏忤時相史彌遠以是獲譴是編有古龍屏風一首云乘雲遊霧過江東繪事當年笑葉公可恨橫空千丈勢翦裁今入小屏風與人物志所紀相合葢其憤激之詞雖不無過於徑直而淋漓感慨與劉過龍洲集中詩句氣格往往相同固不徒以模山範水爲工者也劉壎隱居通議摘其可惜當年殺嚴續無人爲說決囚燈二語謂續始終全美未嘗被殺不免誤用故事考資治通鑑載陳覺使周還矯世宗詔命李景殺嚴續景表請於周明續無罪覺詐始露而續得免是續實未被殺壎所駁良是究其致謬之由葢以姚寬西溪叢話有鍾謨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云云所言不具首尾極遂以爲實有其事又決囚燈事以中主誤爲後主亦爲乖舛是則考證之偶疏固不必爲之諱矣

金陵百詠敘

曾景建金陵百詠　四庫著錄爲浙江鮑士恭家藏本而外間傳本絕少此據翰林院典籍廳鈔本付刊葢卽四庫底本名題百詠實止九十一首葢傳鈔不無遺漏耳　四庫提要所稱決囚燈一首誤言嚴續被殺及中主誤作後主嘗見宋韋居安梅磵詩話亦摘其誤較提要所言更詳是其誤用故事亦不必曲爲之諱然韋氏又据其詠樂官山詩疑史稱宋征江南不妄殺一人未免失實則曾詩在宋時卽相引重可據以訂正史傳聞之誣韋又言蔣帝廟詩青骨二字人多不解偶閱海錄碎事載後漢末蔣子文嘗爲秣陵尉自謂青骨死當爲神後因靈顯吳主爲立祠鍾山下因改山爲蔣山後累封爲帝始知二字本此然則曾詩援據博洽信有非後人所能及者當南渡偏安之局倚小朝廷偸安喘息者比比皆是曾乃孤懷獨抱託諸歌詠以自攄其磊落激昂之氣雖觸忤時相重遭譴責有所不惜嗚乎如曾者可謂賢矣哉夫人不足論者其詩必不足傳若曾之爲人觀諸詩可以知其梗概第以爲存金陵之故事猶淺之乎讀是詩也已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日長至長沙葉德輝序

金陵百詠

宋　曾極　撰

金陵

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鎭之故曰金陵或曰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

鑿地破除函谷帝埋金厭勝郢中王興亡總不關君事五百年前枉斷腸

攝山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有齊文惠太子鑿石鐫佛見存江乘地記村有草可以攝生故名陳軒有攝山十詠

一丈唐碑今露立千尋梵塔已低摧層層石佛雲間出坐閱齊梁成刦灰

方山

葛玄煉丹之地

人間底事有方壺劍截青瑤界碧虛試上珠庭瞻醉葛仙雲垂帶護儲胥

覆舟山

在城北五里晉北郊壇宋藥圃壘樂遊苑冰井甘露亭皆在此山

六代興亡貉一丘繁華夢逐水東流操蛇神（原注列子注山海之神皆操蛇）向山前笑三百年前幾度舟

樂官山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故名

城破韓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橫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死南歸結殺人

天門山

在當塗西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又號東西梁山李白銘有曰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實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石惟川有神牛渚怪物日屑車輪光射鳥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鯨翻鰲負倚江潭天險由來客倦談高屋建瓴無計取二梁剛把當殽函

西凉

衰草寒雲雁一行牽愁水似九迴腸游人欲問千官事翁仲無言臥夕陽

龍洞

在清涼寺前

江流遠引背煙嵐平陸何年重舉帆斷岸插天危欲墜六朝龍去秖空巖

鍾山石

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事於此吳大帝爲立廟大帝祖諱鍾因改曰蔣山此山本無草木東晉時刺史還任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一名北山齊周顒隱於此此山有石脉理皆紅潤

戰血潛流石脉中蒼崖鑿斷見殷紅千年殺氣方囘薄草木無春山盡童

梁金華宮石

輿地志云梁大同中所築昭明太子蔡妃所居在清溪東石今在府治

照影清溪眩目奇推遷十代市朝非莫欺蘚眼苔茵曾伴昭明識蔡妃

大江

郡國志西北自六合縣界流入舊關四十餘里昔魏文帝登廣陵觀兵戎卒數十萬旌旗數百里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吾武騎萬隊何所用之嗟乎此天所以限南北也

烽煙歲歲滿江干將帥誅求盡少寬未得三軍加挾纊憑誰數處護風寒

秦淮

在縣南三里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衣鑿山爲瀆以斷地脉改金陵爲秣陵晉陽秋秦開故曰秦淮或云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

鑿斷山根役萬人祖龍癡絕更東巡石城幾度更新主贏
得淮流尚繫秦

玄武湖

在上元縣北十里宋元嘉開有黑龍見故名今爲後軍寨

昔日湖光澈鏡心龍旗鳳吹此登臨而今鐵馬迴旋地斜
照黃塵一尺深

四太子河

上東門嘯本同科天誘金人智詐多刀斗夜鳴兵四合五
更平陸已成河

西浦

張頠遇杜蘭香處

珠璫錯落江皋佩羅襪輕盈洛浦妝欲採蘋花擲春信停
橈鄭覓杜蘭香

桃葉渡

一名南浦渡金陵覽古在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獻之詩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相迎接不用檝者謂橫波急也獻之歌此送之

裙腰芳草抱長隄南浦年年怨別離水送橫波山斂黛一
如桃葉渡江時

采石渡

事見揮麈錄及楊文公談苑

石琢浮居徧水濱興亡歲久已成塵長江靜夜蘆花月莫
信牽愁撥棹人

五馬渡

晉元帝渡江童謠云五馬渡江一化龍識者謂吳越之地當興王

仲達欺孤與操同豈能長世撫提封瑤圖暗換君知否班
特浮江自化龍

白鷺洲

丹陽記在江中心南邊新林浦西邊白鷺洲上多白鷺故名

江水悠悠綠染衣淮山渺渺翠成圍南朝鷺序歸何處唯
見滄洲白鳥飛

黃天蕩

受金縱敵將何知胃沫功名失此時雁足不來貔虎散沙
頭蚌鷸謾相持

三十六陂

按王介甫有西太乙宮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增注）

渺然三十六陂春石甃湖生歲歲新楊柳杏花渾好在吟邊只欠跨驢人

臙脂井

陳末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景陽井以避隋兵舊傳云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胭脂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在法華寺或云白蓮閣下有小池面方丈餘或云在保甯寺覽輝閣側

寒泉玉甃沒春蕪石染胭脂潤不枯杏怨桃羞嬌欲墮猶將紅淚灑黃奴

寶公井

在市心

一井當街百尺深行人環轍免苔侵塵容俗狀悲窺影欲汲寒泉洗此心

木閣

寢殿重重設木閣崎嶇天位不勝危高人巢許應知此占得箕山最坦夷

射殿

有七十間旁多槐竹

鶴蓋陰陰覆苑牆更添蒼雪助清涼高皇儉德規模遠不作南朝石步廊（李賀詩春熱張鶴蓋兔目宮槐小蘇子瞻竹詩蒼雪紛紛落夏簟丁公言詩回憶南朝石步廊）

行廊

負矢前驅敵未擒虎侯高揭意何深文皇決拾精天下偏愛良工辨木心

古龍屏風

宣和舊物高宗攜之渡江後壞爛宮官惜之翦裁背成屏風立殿上

乘雲游霧過江東繪事當年笑葉公可恨橫空千丈勢翦裁今入小屏風

新亭

在城南十五里金陵覽古在江甯縣十里洛陽四山圍伊洛瀍澗在中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李白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山似洛中謂此也蔡薿作天津橋亦以此

青山四合遶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于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

賞心亭

下臨秦淮盡觀覽之勝丁晉公謂建賞以周昉所畫袁安臥雪圖張於屏後太守易去續志又云丁始與金陵陛辭之日眞宗出大幅袁安臥雪圖付丁謂曰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此圖謂遂張於賞心亭柱上有蘇子瞻題名猶存

柱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凭闌處一

本天生臥雪圖
冶城樓
冶城即今天慶觀地本吳冶鑄之所晉元帝移於石頭城東唐德宗時浙江觀察使韓滉於建康石頭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
裊裊疏林集晚鴉鍾山雲氣入簷牙何人乘月吹長笛夜看雲陵百萬家
南軒
在保甯寺方丈旁有小屋張魏公開督府時子讀書於此號南軒下有井土人指爲建業水

劍磨驢膊倦征途三歲南軒客寓居建業水甘供日飲波閒亦有武昌魚
板橋
在城內
輪鞅千年路欲迷板橋名在市朝非元暉太白微吟處獨酌悠然命駕歸
高座寺
名永甯寺在城南門外或云晉胡法師竺道生所居因號高座寺蓋用劉禹錫詩中語
石子岡前高座寺犢車留向此徘徊清談未解傾人國更引胡僧度海來

清涼寺
卽李王殿
秋月春花迹未陳袞龍曾遶夢中身東門金鼓從天落驚起床頭解舞人
同泰寺
在臺城內梁武帝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爲天火所災
布刹開齋涕泗揮大通基在昔人非此身終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宋興寺
劉裕故居也

晉至昌明祚已終讖文猶有兩昏童桓玄偷得宮中璽卻屬新洲伐荻翁
湘宮寺
事見通鑑
數椽敗屋湘宮寺虞愿忠規正凜然十級浮屠那復有虛抛貼婦賣兒錢
鐵塔寺
元懿太子殯宮在焉
遊水無情去不回黃簾窣地隔風埃摩挲鐵塔堪流涕此是先皇思子臺
寶公塔

六帝圓陵墮劫灰獨餘靈骨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得齊梁一夢回

長干塔

事見僧史

十丈祥光起相輪鐵浮屠鎮法王墳只愁西域神僧至夜捧長干剎入雲

劉莎衣菴

金人入寇高宗召問之云没事没事兩家都換主

佛貍麾騎飲長江呼吸安危闔國忙南北兩家都換主從容一語悟高皇

八功德水

在蔣山悟眞菴後按梅摯亭記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錫於此山中乏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而一沼沸成後有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已失其一假彼盈此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故名八功德水自梁以前嘗取給

數斛供廚替八珍穿松漱石瑩心神中涵百衲煙霞色不染齊梁歌舞塵

後主祠

眞珠簾下變離聲多少嬙妃掩袂聽贏得牢愁三萬斛孤舟撐入大梁城

荆公祠

霜鈎雪竹古精藍投老歸與志自甘一食萬錢終忍垢魚羹飯美憶江南

文孝廟

德隱前星民已和山隈水曲廟何多皇孫不得承天統猶使而翁恨蠟鵝

謝玄廟

兒輩能軍國未危更令朱序助聲威秦人若也全師集雲母車盛晉鼎歸

蔣帝廟

白馬千年祭廟門爐煙浮動袞龍昏闔棺謾說榮枯定青骨猶當履至尊

吳大帝廟

在石頭城世代相傳廟基即吳時故宮

曾將一劍定全吳斗大祠庭泣楚巫故國神遊應撫掌蘆花楓葉幾年無

晉元帝廟

茅茨綿蕝寄江東陵廟回看蹀血紅右衽危冠纔自保未能無責敢言功

中主像

據敖爲粥事見五代史

乘時草竊豈無人三主相傳事有因畢竟老天憐一念據

敖爲粥活飢民

謝公像

失喜向來因折屐含悲今日爲聞筝人閒悲喜何時[illegible]攜伎東山載酒行

大茅君像

面如頳玉碧髗寒散髮垂腰槲葉乾不向大茅峯頂見時人多作伏羲看

吳大帝陵

老瞞虎裂橫中州何物生兒作仲謀四十帝中功第一壞陵無主使人愁

荊公墓

誤把清標犯世紛平生忠業自超羣如何今代麒麟閣只道詩名合策勳

卞將軍墓

握節顏公拳透爪歸元先軫面如生晉陵發掘今無玉獨有忠魂只治城

張麗華墓

埋愁無地奈君何可是黃壚飲恨多玉鏡臺前乘脂水深泉流汞尚盈科

華隱樓

卽陶隱居故宅

松聲聽罷獨看雲華隱樓中控鶴身治國神方難自獻祇

將本草語時人

華林園

羽葆來臨鼓吹停華林暢飲倒長瓶萬年天子曾騰眼錯認長星作酒星

養種園

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賞紅梅韓熙載獻詞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

百花堂裏賞芳菲江左羈臣淚濺衣腸斷上林桃李樹春風一半未全歸

潑墨池

在茅山費長房學道處圖經云石墨池蓋大小二

酉山藏異書見穆天子傳唐人穴石爲硯注道德經見隱逸傳

二酉珍儲已徧窺仙班甯有列愚癡注經穴石須勤[illegible]留作他年潑墨池

商飈館

卽九月臺也地產胭脂菊

商飈基在昔人非草木猶爲富貴移曾是六朝歌舞地黃花一半染胭脂

夢筆驛

昔尚清談筆力衰文章高下亦隨時景純不作文通死五色毛錐付與誰

蛇盤驛
枳籬華屋半雕殘列肆居羊客卸鞍覇氣銷沈形影歇龍
盤何事作蛇盤

射雉場
不整軍容北射狐卻貧媒翳取歡娛山梁飲啄關何事淚
費君王金僕姑

烏衣巷
在秦淮南去朱雀橋不遠晉紀瞻立宅烏衣巷王
導自卜烏衣巷王氏別族居馬糞巷
吳兵曾住黑雲都江左夷吾此卜居休把烏衣輕馬巷懸
鶉結駟總邱墟

鍾山番人窟
千羣鐵騎遠來侵鑿穴鍾山用意深天塹連空遮不斷煙
塵直到海中心

展上公
高辛時人居玉李溪
浩劫循環無始終年年玉李泉春空初成未占茲山頂古
老唯傳展上公

東晉
斷簡殘編迹可尋諸賢興復不關心未應全罪王夷甫一
任神州自陸沈

漁父

後主召一隱者問近曾作何詩云有漁父詩風雨
揭卻屋全家醉不知
智士旁觀當局迷滄浪釣叟出陳詩江頭風怒掀漁屋底
事全家醉不知

昇元閣鐸
昇元閣一名瓦棺閣乃梁朝建高二百四十尺李
白有日月隱簷楹之句今之昇元閣非古基矣石
柱二見屹立右軍教場中
摩挲石柱蘚痕斑亡國如鴻去不還無復切雲三百尺秖
傳風鐸在人間

孫陵鬻眼錢

六代初終幾變遷孫陵無樹起寒煙青蚨細薄如榆莢猶
是當年買笑錢

澄心堂
王直方詩話澄心堂紙江南李後主所製劉貢父
詩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
楮生玉面霧深藏未肯橫陳翰墨場一幅降牋何用買價
高緣寫宋文章

德慶堂字
李王所書南唐但餘此物李王筆法有鐵鉤鎖
森然筆勢聚千將氣軋鍾王未肯降惆悵當年鐵鉤鎖可
能無意鎖長江

南唐金銅香爐

製作元從建業宮形模奇古雜金銅煙昏塵暗君休笑曾在紅羅扇影中

南唐宮中殘獐

南唐宮中忽得殘獐一枚陳陶云是夜狼星上直

周廬巡徼列千兵那得殘獐墮禁庭鹿走棘生先有象天文未必直狼星

南唐遣使

談鋒疊疊折强鄰專對當年亦有人國老胸中兵百萬不將全力靠江神

玉樹後庭花

結綺臨春成草莽繁華都入暮煙中後庭玉樹迎秋色猶帶張妃臉上紅

三段石

上元縣南三十里有段石岡丹陽記云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段紀吳功德其文東觀令華覈作其字大篆或又云皇象書也今移在府中

凜然皇象法書存重屋廕無野火焚剗拆英雄餘一念斷碑千載尚三分

没字碑

漫漫荒池浸綠蕪殘碑一丈截龜趺當年刻畫書勳閥雨打風吹字已無

校官碑

在溧陽縣官廨

風摧雨剝校官碑集古先生竟不知同是光和千歲刻未容苦縣獨稱奇

石麒麟

地名

短樊長塹起寒煙知是何人古墓田千載石麟相對立肘驤膊焰故依然

石步道中有石麒麟數十

地悴天荒邱隴平難從野老問衰興蒼煙落日低迷處折足麒麟記壞陵

水精大珠

眞廟所賜照物皆倒又物影沈在下上段無影

冰玉摩尼如鵠卵大千世界倒懸中何人提向江頭照照見神州一半空

輜車

姬姹吳音今古同宮粧袨服已成空雕文結角輜車巧猶有梁陳宮掖風

決囚燈

後主決死囚燃佛燈決之因家賂左右竊益膏輒得不死

五詳三覆始施刑明滅蘭膏豈足憑可惜當年殺嚴續無

人爲諡決囚燈

江南錄

事見荆公集

自古攖鱗或似狂按誅潘佑事堪傷憑誰寄語徐常侍不殺忠臣國未亡

蜀海棠

傳芳遠遠自西鄰錦傘高張熨眼新花睡覺來紅淚落年年如憶故宮春

鳳州柳

鳳州柳蜀主與江南結婚求得其種鳳州出手柳酒

蜀主函封遣使時芳根元自鳳州移柔黃醞酥今安在唯有青絲拂地垂

南燭草木

駐采還年枉費功羞將老色照青銅仙方石飿無消息南燭垂珠顆顆紅

榠樝

形如木瓜熟時金黃陶弘景五和糝中用之

子丹進饌色微黃仙老調脈有禁方五和糝奇無處覓榠樝新熟壓枝香

青松路

王介甫手種松

致君堯舜事何難投老鍾山賦考槃愁殺天津橋上客杜鵑聲裏兩眉攢

鉛選零附志

高邕

高邕

光緒甲午
徐氏校刊

重刊雲間志序

宋時華亭一縣兼有今松江一府一廳七縣之地而猶未止也何以言之曰雲間志所管十三鄉雖與今同然今十三鄉所管止四十八保而雲間志乃有五十二保閒嘗攷明正德府志自西南境楓涇鄉一保以次左旋迄西北境海隅鄉五十保而止如櫛之比區畫井然以證雲間志各鄉所管保數合者十有一鄉其不合者惟仙山鄉三保新江鄉四保正德府志各殺其一今按仙山地居腹裏新江雖鄰嘉定而與修竹海隅各保遞厠無閒是雲間志所溢之數不溢於五十之外而溢於五十之內必無是理殆舊本傳寫之誤未可知然較之今所管四十八保尙遺其二則據

國朝康熙府志云北亭鄉三十二保海隅鄉四十八保皆分隸嘉定今北亭之三十一三十三保暨海隅之四十九保竝與嘉定錯壤是華亭舊地猶可按圖而索予故曰兼有今松江一府一廳七縣之地而猶未止也特康熙府志不詳分隸於何時而嘉定縣志幷所分隸者而不知意者其在萬歷改并青浦各鄉之際顧未一見崇禎府志不知詳焉否乎若嘉慶府志則幷分隸之說而芟之矣古人志地之書首重疆理班孟堅爲地理志重述禹貢古文豈不俾傾哉不徵於古不信於今也雲間志詳敘封域鄉里猶有古之遺意柰何後之人於因革之大端漫不加察耶雲間有志據楊潛自序固不自潛始前於潛者眇不可知後於潛者湮滅抑多矣而潛書乃僅而得存不誠吾邦之幸事哉沈氏刊版燬於寇書存亦尠曩預修志之役展轉假得表弟謝君斐章爲予錄副珍諸篋笥忽忽十餘年徐觀察子靜見而愛之因慫恿重刊席君孟則朱君楙之相與校理始癸巳仲冬迄甲午暮春乃竣厥事邑人閔萃祥書於上海寓次

重刊雲閒志序

國家集四庫書載諸宋元方志而宋楊潛雲閒志以後出不得預其書按據舊圖經授羅古碑碣詳載故實題詠書僅三卷繁簡得中不讓宋人會稽新安志也余自嘉慶癸酉有松江府脩志之役病舊志之不能典核因求松江事迹惟華亭一縣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至元升縣爲府始載其事於嘉禾志并楊潛之書爲一郡掌故康熙間知府郭廷弼作郡志本之明人顧清及陳繼儒時亦似見此二書者而改易其文又多舛誤如沿革蘇州增大歷中改爲雄州建中元年復名蘇州等語並不知雄州之爲郡望如縣之有赤緊非州名也其諸山則刪節雲閒志高若干丈周回若干里不知古人測量之法古迹則誤以雲閒志靜安寺記有赤烏中建號滬瀆重元寺之文遂譌爲有赤烏碑知縣題名輿地紀勝有唐蘇籥引晏公類要云攝華亭令在官簡惠莅事公正亦見雲閒志郡志僅載其名刪其在官莅事之迹又雲閒志張聿無以進士任之文包某德宗時蓋佚其名郡志改包某爲包何刪德宗時三字雲閒志宋知華亭縣商餘慶劉唯一等名下俱有咸平五年景德元年等字郡志反刪落在官年分雲閒志進士題名唐有三禮科顧謙郡志脫之其布衣被召賜第及特奏名者皆遺落不載其所引古書不載出典以意增改其文不及更僕數也則知雲閒志之不可不刊以行世也明甚余病今世脩志無箸作好手不如刻古志於前以後來事迹續之或山川古迹舊有遺漏舛誤者不妨別爲考證一卷華亭沈司馬恕者好古士也家有古倪園搆求古書藏之出示此志後有錢少詹大昕題記因余言即付之梓他時恐郡志之成卒不及古人矣書中譌缺得顧茂才廣圻是正之又校以至元嘉禾志庶得十八九考輿地紀勝尙有寶雲寺碑在華亭縣南卅五里又有大唐蘇州華亭縣顧亭林市新刱湧雲禪院記大中十四年歲在庚辰史興沈珹述并書又有亭林法雲寺感夢伽藍神記慶歷六年記碑文皆不見雲閒志恐今石亦并亾矣顧茂才又撿古刻叢鈔有華亭唐故陸氏盧江郡何夫人唐故陸氏劉夫人二墓誌銘及戴府君墓誌俱可補爲雲閒故迹者聊因序錄此志并及之時歲甲戌

陽湖孫星衍撰於治城山館

雲閒志序

華亭爲今壯縣生齒繁夥財賦浩穰南距海北瀕江四境延袤覜偏壘遐障所不逮質之寰宇記輿地廣志元和郡國圖志僅得疆理大略至如先賢勝概戶口租稅里巷物產之屬則闕焉前此邑人蓋嘗編類失之疏略續雖附見於嘉禾志然闕遺尚多元空觀覽余謬領是邑雖日困於簿書期會而此心實拳拳今瓜代有期不加討論以詔來者則歉歉不滿若將終身焉於是延邑之博雅君子相與講貫疇諸井里考諸傳記質諸故老有據則書有疑則闕有訛則辯凡百里之風土粲然靡

所不載至若前輩詩文散落於境內者非一姑摭南渡以前者附於卷末書成而鋟墨公帑匱而莫能舉又得邑之賢士大夫鳩工助成是書也雖一邑之士未足以廣見聞異時對友朋則可以資談塵事君父則可以備顧問孰謂其無補歟紹熙癸丑仲冬旦日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借緋楊潛謹序

嘉慶壬申余權守雲閒適有脩志之役因訪求松乘遺書竊見元明以來有僅存其目而無其書者如大德松江郡志至正續松江志洪武吳郡志及永樂新志是也成化雲閒通志前志屢爲稱引雖有傳書而存者已尠惟紹熙雲閒志徐碩嘉禾志二書自宋迄今數百年幸少闕佚而此邦文獻亦藉以資攷證今嘉禾志已刊四庫書目世閒祇有影鈔善本雲閒志雖晚出自竹汀少詹購鈔後藏諸袁君廷壽家得郘雲司馬重付剞劂表章之功甚偉夫書之顯晦存乎其時非得好學深思之士愛而傳焉則名山之業就湮者多矣雲閒有志昉

自楊潛其體裁最爲縝密顧陳諸志往往取材於是宜竹汀諸公歎賞不置沈君十峰成其兄郘雲未竟之業而屬序於余余嘉其汲古功深能繼其事誠如惕夫王君所云議新志不若刻舊志余輯郡志適成而益歎古人之不可及也是爲序戊寅六月下浣宋如林書於郡署之海石堂

雲閒志目錄

卷上

封域　道里
城社　鎮戍
坊巷　鄉里
學校　版籍
姓氏　物產
廨舍　場務
倉庫　稅賦
橋梁　亭館

人物　古蹟

卷中

仙梵　寺觀
祠廟　山
水　堰閘
冢墓　知縣題名
進士題名（特奏名附）

卷下

賦　詩
墓誌　記
序　說
銘　箴
祭文

雲閒志目錄

雲閒志三卷以紹熙四年六月編次十月書成預纂脩者書氏名於左

從事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南局朱端常

迪功郎新信州州學教授林至

迪功郎新饒州州學教授胡林卿

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借緋楊潛

雲閒志上

封域

華亭在禹貢爲揚州之域在周爲吳地吳滅入越越滅入楚秦并天下分三十六郡始屬會稽郡漢世因之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郡西爲吳郡華亭雖吳郡地猶未見之史傳孫氏霸吳盡有其地建安二十四年封陸遜爲華亭矦始見之吳志矣晉宋齊梁末之改易隋平陳始置蘇州迨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治按新史寰宇記以爲本嘉興縣地輿地廣志以爲本崑山縣地（崑山郎漢婁縣梁大同初易今名）元和郡國圖志云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爲之今邑之四境與三縣接郡國圖志爲不誣矣僖宗入蜀時羣盜櫐結王騰據華亭（唐周寶傳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鎭按僖宗幸蜀則中和元年也）其後吳越王錢鏐遣顧全武拔之自此地入吳越（按九國志顧全武平嘉興取崑山雖無拔華亭事通鑑乾寗四年錢鏐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晉天福五年以嘉興縣爲秀州而割華亭隸焉（按置秀州五代史云晉天福中寰宇記以爲四年吳越備史五年三月敕升嘉興爲州而以華亭及新置崇德隸焉則備史年月差詳云）至於縣之得名通典寰宇記云地有華亭谷因以爲名按陸遜傳遜初封華亭矦進封婁矦次江陵矦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矦視功大小初亭矦次鄉縣郡矦以遜所封次第考之則華亭漢故亭留宿會之所也（漢亭二萬九千六百六十五吳所封亭矦如西亭烈亭東遷亭新城亭之類）今縣有華亭鎭印或者遂謂自鎭爲縣不知所謂鎭者唐因隋制置鎭將副以掌捍防守禦之事縣之宂職耳（通典隋置鎭將副其職甚卑唐因之有上中下以防守多寡分之新史）唐季五代或用土豪小校爲之（舉吳郡屬縣崑山常熟華亭海鹽吳江皆有鎭將以沿海防禦之處九域志揚行密吳越王相攻取崑山常熟鎭是也）國初鎭將雖存而縣令及尉實掌其權（續通鑑據國史本志會要趙韓王行狀五代以來鎭將用節度親隨爲之凡事專達於州縣吏失職建隆三年詔盜賊鬭訟縣令及尉領之各置弓手而鎭將止統在縣太平興國中用本州牙吏耳時華亭在吳越雖未歸土而廢罷鎭將益始於此）祥符圖經載鎭在西南二百步而元豐九域志則廢矣（按祥符圖經崑山鎭在縣東一里常熟鎭在縣南二百步吳江鎭在縣下九域志皆廢元祐閒太史范公祖禹奏議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鎭將之權歸於縣）如自鎭而爲縣則新史輿地志諸書不應畧而不言也若夫雲閒之名則自陸士龍對張茂先所謂雲閒陸士龍一語云

道里

邑之四垂祥符舊經書之詳矣至於去州遠近考之元和郡國圖志元豐九域志不能無少異者蓋元和云百七十里舉蘇州而言也元豐云百二十里舉秀州而言也若夫四至八到大抵皆水程也

縣境東西長一百六十里南北闊一百七十三里

東至海八十里

西至平江府長洲縣界八十里

南至海九十里以小官浦爲界

北至平江府崑山縣界八十里

東南到明州界九十里

西南到海鹽縣界六十里（兩縣相去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平江府崑山縣界一百十里（兩縣相去一百三十三里）

西北到平江府崑山縣界一百五十里（兩縣相去二百里）

城社

縣之有城蓋不多見華亭邑於海壖或者因戍守備禦而有之紹興乙亥歲酒務鑿土得唐燕胄妻朱氏墓碑以咸通八年窆於華亭縣城西一里鄉名脩竹是唐之置縣固有城矣廢興之由莫得而詳疆域尚髣髴可識云

縣城周回一百六十丈高一丈二尺厚九尺五寸

古城在縣西南六十里

按祥符圖經載古城今未詳所在

社壇在縣西北二里

鎮戍

華亭襟帶江海上而吳晉近而吳越嘗築城壘置防戍所以控守海道者至矣今沿海鎮寨倍於他邑是亦捍置上流之意云

青龍鎮去縣五十四里居松江之陰海商輻輳之所鎮之得名莫詳所自惟朱伯原續吳郡圖經云昔孫權造青龍戰艦置之此地因以名之國朝景祐中置文臣理鎮事以右職副之今止文臣一員政和間改曰通惠高宗即位復爲青龍云

管界水陸巡檢司在青龍鎮中

金山巡檢司在縣東南九十里

戚漴巡檢司在縣東南一百里

杜浦巡檢司在縣東北七十里

坊巷

坊巷之名皆因俗之舊非有遺迹故事也今生齒繁阜里閭日闢所誌者特存其舊耳顯善勸義二坊則令楊潛因邑人之孝義者特表之以感化里俗云

石獅巷在縣東一百二十步

石條巷在縣東六十步

倉橋巷在縣東一百步

郭門巷在縣東一百七十步

鹽倉巷在縣西二十步

廣明橋巷在縣西四十步

前巷在縣西六十步

後巷在縣西八十步

亭橋巷在縣西一百三十步

東私路巷在縣西二百五十步

西私路巷在縣西二百六十步

福順廟巷在縣西三百步

莫家巷在縣西三百五十步

竹木巷在縣南二十步

城隍廟巷在縣南五十步

廂巷在縣南六十步

金山忠烈廟巷在縣南七十步

石碑巷在縣南八十步

紀家巷在縣東南一百三十步

毬場巷在縣東南一百五十步

石幢巷在縣西南一百五十步

童家巷在縣西南一百八十步

陸家巷在縣西南二百三十步

丘家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步

田家灣在縣西南三百五十步

顯善坊在縣東南二百五十步

勸義坊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鄉里

按祥符圖經元豐九域志華亭管十三鄉寰宇記云舊十鄉今十七鄉考縣之諸鄉與舊經九域志同然唐顧府君墓誌葬北平鄉丘府君墓誌葬昌唐鄉以道里考之北平今北亭也昌唐今仙山也又舊傳脩竹本谷陽鄉三者廢易年月未詳

集賢鄉在縣西北二十里三保五村管里四

集賢　萬安　美賢　清德

華亭鄉在縣東北四十里三保七村管里二

華亭　旗亭

脩竹鄉在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三

濮陽　儀鳳　驪塘

胥浦鄉在縣西南五十里三保九村管里五

胥浦　壇浦　平江　朱涇　治宅

風涇鄉在縣西南六十里三保八村管里三

風涇　涂繆　養民

新江鄉在縣北七十里四保十二村管里二

新江　嵩宅

北亭鄉在縣東北八十里四保十六村管里三

崧子　北亭　封林

海隅鄉在縣西北九十里四保十一村管里二

蘊土　漢成

高昌鄉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九保十五村管里四

高昌　盤龍　橫塘　三林

長人鄉在縣東九十里六保十二村管里三

長人　將軍　高陽

白砂鄉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三保十村管里三

白砂　九稜　橫林

仙山鄉在縣東南三十里三保六村管里六

仙山　顧亭　新涇　柘湖　少平　臨湖

雲間鄉在縣東南一百里四保十村管里四

招賢　白苧　雲間　小平

學校

學舊有記五嘗考其本末天禧間有夫子廟而已湫隘庫陋旁不可爲齋館後六十有五年陳侯謐始欲興學邑人衞公佐公望獻縣之東南地且自度殿材爲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如是數年至令劉鵬始克就緒學之成其難也如此紹興以來楊壽亭周極侍其銓相繼脩之今學舍整好什百俱備學糧租錢視他處爲厚國家所以養士者可謂無負矣

在縣東南二百步堂曰明倫齋五曰居仁由義隆禮育才養性（堂舊名進德令楊潛改今名）

版籍

華亭置縣始於天寶唐史志地理葢舉天寶之盛而言之蘇州所統縣七今秀州之地皆屬焉其爲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國朝九域志所載秀州四縣之籍戶十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七視

唐蘇州七縣之數幾倍之矣華亭一邑舊圖經所書主戶五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口十萬三千一百四十三今見管戶九萬七千

姓氏

左太沖吳都賦云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注謂虞魏顧陸皆吳之貴姓陸士衡吳趨行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注引張勃吳錄曰四姓朱張顧陸也按虞魏朱張槪爲吳郡人而顧陸特華亭著姓洪慶善世說敘錄述吳郡顧氏而別族者三其知其世次野王則其一也陸氏則自漢之東世爲名族

吳晉以來或以功業顯或以才學稱以唐宰相世系考之玩之子始號太尉枝其後有元方象先希聲瑁之孫璀號侍郎枝其後曰贊曰扆此其源流遠矣

物產

華亭負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陸之產兼而有焉李翰屯田紀績頌謂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且有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等語今華亭稼穡之利田宜麥禾陸宜麻豆其在嘉禾之邑則又最腴者也縣之東地名鶴窠舊傳產鶴故陸平原有華亭鶴唳之歎瘞鶴銘謂壬辰歲得於華亭劉禹錫鶴歎詩序亦云白樂天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之尤物也太平寰宇記稱華亭谷出佳魚蓴菜陸平原所謂千里蓴羹意者不獨指太湖也其有資於生民日用者煮水成鹽殖蘆爲薪地饒蔬茹水富蝦蟹舶貨所輳海物惟錯茲土產大略也寰宇記又於崑山縣載吳地記云石首魚冬化爲鳧小魚長五寸秋社化爲黃雀斯言固涉迂怪然今華亭亦多野鳧棟始華而石首至霜未降而黃雀肥豈非縣本崑山之地故歟

廨舍

縣自宰貳而下邑僚凡十五員四鹽場四巡檢之居邑

外者不與焉公宇之視他邑亦盛矣舊有提舉市舶廨舍在縣之西乾道二年併舶司歸漕臺今廢縣治在市東北五十步因大門爲之樓其手詔亭頒春亭皆在門外之東偏正廳之前因中門爲敕書樓架閣有東西樓在兩廡間東廡分列諸吏舍西廡則諸庫分隸焉

縣丞廨舍在縣西一十步

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

縣尉廨舍在縣東二百三十步

監鹽廨舍在縣西南三百步

監酒廨舍在縣西三百步

造船場官廨舍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市舶務監官廨舍在縣西南二百九十步

監稅廨舍在縣西七百一十步

支鹽官廨舍在縣南二百一十步

場務

利之在官者輕爲之名色則其後卒不可去爲他日無窮之弊邑之版帳其初已難辦紹興間爲邑者額外釀酒以求辦其數州家以爲擅其利也盡拘爲月樁於是酒額幾倍前日歲未免敷之於民乾道中始議蠲減而以南四鄉苗稅折錢補之若夫減民生日用之稅則自

高宗紹興以來而然版帳本州坐下一歲錢二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貫五百文而諸色泛拋主管司縣官俸給支遣不與焉

酒務清煮兩界祖額六萬六千二百五十貫一百四十八文遞年趁辦實一十一萬五百八十九貫一百六十文

稅務祖額六萬一千七百一十三貫七百四十四文自紹興以來捐柴薪麥麵等稅外歲合趁辦四萬八千四百六十三貫七百七十四文

住賣茶遞年九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九斤

住賣鹽遞年六十九萬九千九百斤

住賣香遞年三十二斤一十一兩一錢

住賣礬遞年一千八百五十斤

鹽監統縣祖額五十四萬七千三百四十九碩九㪷九勝五合

酒務在縣西五百九十步

平準務在縣西今廢

稅務在縣西七百步

東稅務在縣東八百步

市舶務在縣西六百步

造船場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金山稅場在縣東南九十里

浦東鹽場監官廨舍在縣南七十里

浦東場在縣南七十里

金山場在縣東九十里

遮山場在縣東七十里

柘湖場在縣南七十里

橫浦場在縣南七十里

袁部鹽場監官廨舍在縣東南一百里

袁部場在縣東一百里

六鶴場在縣東九十里

橫林場在縣東一百里

蔡廟場在縣東南一百里

戚漴場在縣東南一百里

青村鹽場監官廨舍在縣東九十里

青村南鹽場在縣東九十里

青村北鹽場在縣東九十里

下砂鹽場監官廨舍在縣東南九十里

下砂南場在縣東南九十里

下砂北場在縣東南九十里

大門場在縣東南一百里

杜浦場在縣東南八十里

南蹌鹽場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去縣既遠江灣場受納人戶產稅則屬本縣

倉庫

秀屬邑四而華亭租賦視他邑爲最歲盡歸於郡倉無復輸於邑者昔劉發記濟民倉謂民之輸於州者以爲勞我願築倉於縣以時其入今也不然豈時異而事不同耶鹽倉三本屬常平茶鹽司因附書焉

濟民倉在縣西湖之東北嘉祐八年建

常平倉在縣南一百五十步元祐元年建乾道八年廢併入濟民倉今爲支鹽官廨舍

北鹽倉在縣西北三十步

西鹽倉在縣西湖之東乾道七年廢併入北鹽倉

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旨移置本縣

轉般倉在縣東南三十六里張涇堰之下乾道八年置專爲浦東運鹽設也

諸色官錢庫在縣治之西廡

稅賦

諸鄉稅租輕重大略與鄰邑無大相過若夫雲閒仙山白砂胥浦四鄉歲輸秋租獨爲緡錢者自鹹水爲害四鄉皆爲斥鹵之地乾道中既築堤堰民漸復業會邑人以酒額虛數告病時參政錢公良臣請於朝乞捐減酒額且以南四鄉租稅償之苗碩爲錢三千省視北九鄉稍優惟是隸於版帳月解之數民未免先期而輸亦其勢然也

夏稅

一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貫一百十五文

秋苗

粳米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六碩九㪷一勝四合六勺一抄

橋梁

跨川爲梁澤國居多故吳中三百九十橋見於樂天篇詠所從來舊矣華亭環邑皆水須橋以濟且以顧會一浦觀之紹興乙丑歲浚治此浦於河之東建石梁四十有六他可知已今縣治之內矼石甃甓若架木而成者數踰七十不可殫紀姑舉通衢之高大者揭名如左

縣橋在縣南一十步

市橋在縣西三十步

舊米倉橋在縣東二百二十五步

震橋在縣東二百三十五步其上飛宇翼然俗呼爲東亭橋又名虹橋政和閒邑宰姚舜明謂主位頗虛作亭以鎮之

郭門橋在縣東二百三十步

廣明橋在縣西二十步

望雲橋在縣西七十步

大吳橋在縣西北二百五十步

妙明橋在縣西北二百五十八步

西亭橋在縣西市二百八十步飛閣於上今名麗澤橋

普照寺橋在縣西二百八十步

悅安橋在縣西四百八十步橋側鐫一佛字稍大俗呼佛字橋

坊橋在縣西五百九十步

平政橋在縣西六百二十步

長壽橋在縣西七百五十步

太平橋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合掌橋在縣西南四百一十步

德風橋在縣西南四百七十步

瑨湖橋在縣西南五百步在陸瑨養魚池西南即今之西湖

沙家橋在縣西南四百步

丁行橋在縣西南二百七十步

三橋在縣西南二百五十步

鳳凰橋在縣西南二百九十步

新橋在縣南二百八十步

迎仙橋在縣東南四百步

望仙橋在縣東南四百步

米市橋在縣東南三百三十八步

莊老橋在縣東南二百五十步

居士橋在縣西北三百五十步

東榮橋在縣東七百二十五步

張塔橋在縣東八百十步

明星橋在縣東一千一百十步

永安橋在縣西北三百七十步

淨土橋在縣東南四百十步

通利橋俗名俞塘橋在縣東北五里以下四橋在縣之外

安就橋跨古浦塘在縣西三里俗呼跨塘橋

通濟橋在縣西南四十八里跨古泖俗謂泖橋長六百尺廣一丈

鳳皇橋在縣西北二十七里跨顧會浦西接鳳皇山之尾因山得名

古鳴鶴橋在縣東北岡身吳越武肅王錢氏造華嚴院於此今呼爲北板橋

亭館

古者君子必有游息之所舒廣其視聽清甯其心志非以爲觀美也邑之亭館無幾廢者不復興存名稱屢易而棟宇勿治其暇爲觀美哉姑志之以俟後之思舊者

芳蘭堂

縣治之中堂政和中令姚舜明爲之記

思齊堂

舊曰弦歌堂在縣治之東朱之純集有縣齋詩序元祐庚午令彭城劉鵬新其堂曰弦歌亭曰三山閣曰艮閣今曰思齊未詳改易年月

東堂

舊曰三山堂在縣之東偏亭下有三山在水中朱之純有三山亭詩即此也其後有改曰貽牟者紹興中陳祖安爲令溫大著革爲易今名溫有東堂詩鳴琴拂梧此遊衍作詩何止詒逢牟即此堂也

招鶴亭

舊曰艮閣在縣東偏朱之純艮閣詩畫閣巘然冠翠巒更瞻艮地特巑岏今曰招鶴未詳改易年月

盡心堂

在縣治西偏莫詳建立年月初政和間姚舜明爲邑撫摩其民無所不盡其敬嘗以元豐元符斷獄之制書而揭之獄乾道八年令陳峒始移置堂之中榜曰盡心蓋取吾夫子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之意且自爲之記其後葉仲英始改曰琴堂

思堂

在丞廳本舊鹽監章楶質夫爲鹽監官作思堂於公宇東坡及質夫族人望之爲記今廢

棲鸞

在簿廳東偏乾道元年簿鄭茂建

公餘風月

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垕建

折桂閣

在尉廳之中天聖四年秉義郎縣尉江炳建右文殿脩撰李公夔元豐初爲尉時生大丞相忠定公綱於此俗因呼爲相公閣淳熙十一年尉巫清允改曰折

桂今廢

夢燕堂

嘉定十二年尉鄱陽洪偁即相公閣之故基建堂於其上取唐張燕公事榜以今名

西亭

在尉廳西偏皇祐四年尉鄭方平造紹興閒太師嗣秀王伯圭爲尉時重建後尉巫清允再脩改曰易春繼復傾圮扁榜不存嘉定十三年尉洪偁復新之仍立舊名

逃禪

尉巫清允建後廢嘉定十三年尉洪偁拭東廡一堂以舊名榜之

敬齋

尉巫清允建後廢嘉定十三年尉洪偁闢夢燕堂之西偏揭以舊名

梅館

在縣廳西偏淳熙四年尉李昌建

風月堂

在舊舶司前瞰瑁湖水光風月在几案閒蓋一勝致也初毗陵胡公承美爲之名蓋取白樂天水檻虛涼風月好之語後鄱陽洪君邦佐始葺而新之曾文清公幾有詩曰雖多不用一錢買縱少足供千首詩今廢

湖光亭

在舊舶司風月堂之西偏曾文清公幾有詩曰一天倒影澄秋色萬頃浮波浸月華今廢

亦足堂

在造船場乾道元年孫紹遠創且爲之記

雲閒館

在縣西六百步建炎二年建今廢

濯纓亭

在縣南一十步紹興三年建

谷陽亭

在縣西門外五里乾道七年令堵觀建

人物

雲閒人物自東漢有聞焉陸康之祖續以獨行著續之祖閎建武中爲尚書令范史稱會稽吳人世爲族姓遡而上之其先十一世祖陸烈爲吳令豫章都尉葬於胥亭子孫遂爲吳人此則機雲先世也推而下之玩之元孫慧曉仕齊終輔國將軍自玩至其孫萬載世爲侍中

皆有名行時人方之金張慧曉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謂三陸慧曉兄子閑爲揚州別駕四子厥絳完襄完生雲公中書黃門郎其後有曰瓊曰琛曰瑜曰玠曰琰者皆閑之裔史各有傳俱云吳人雖爲陸氏子孫然安知其悉居華亭耶按劉璉至吳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閒有池命駕往酌則慧曉已居吳郡矣舊圖經嘉禾志所載人物止及冢墓之在茲地者而顧野王陸褘迺闕不著今倣其舊而補所遺焉唐錢起考功送陸贄擢第還蘇州詩云鄉路歸何早雲閒喜擅名又云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據雲閒華亭等語則宣公之先疑亦

有華亭居者然宣公生於天寶以後史傳稱嘉興人故不復載若迺聖朝人材之盛未易遽數有國史家傳在特書不一書尙俟來者

後漢陸康字季甯吳郡吳人少仕郡以義烈稱舉茂才除高成令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破賊黃穰等靈帝嘉其功拜康孫尙爲郎中

少子績

吳陸績字公紀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雖有軍事著述不廢

陸遜字伯言祖紆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績爲之綱紀門戶呂蒙謂孫權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屯陸口後克公安南郡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是歲建安二十四年也又以功進封婁侯黃武元年爲大都督大破劉備於夷陵赤

烏七年爲丞相卒追謚昭侯

陸抗字幼節遜子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建衡二年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鳳皇元年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抗棄江陵赴西陵破走晉荊州刺史楊肇遂陷西陵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抗告其邊戍各保分界於是吳晉之閒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抗與祜有僑札之好二年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景字士仁拜騎都尉封毗陵侯偏將軍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五鳳二年拜偏將軍封都鄉侯遷盪魏綏遠將軍征北將軍鎮西大將軍進封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州郡辟舉皆不就嘉禾元年公車召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欲親征公孫淵瑁再上疏諫權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子喜字文仲亦涉文籍好人倫吳選曹尚書晉散騎常侍

陸禕凱子也爲黃門侍郎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華覈表薦禕曰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枉戎果毅臨財有節初孫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又陸抗時爲大將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天紀二年與從弟式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按征北將軍陸禕墓碑云字元容赤烏六年徵宿衛郎中後遷立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侯晉平南境爾乃撫戎入賓皇儲而吳志止附見凱傳凱嘗爲征北將軍至於天紀二年陸禕召還建業復將軍侯乃見於陸胤傳末豈禕亦嘗襲封征北侯於海鹽天紀中復其舊爵而史失其傳耶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材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後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爲孟玖等譖於穎言其有異志使牽秀密收機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謂秀曰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

弟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舉賢良吳平入洛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後上雲使持節大都督前軍爲孟玖所怨穎殺之

晉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元帝鎭江左辟爲祭酒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正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累遷至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光祿大夫後因

歸以疾卒贈侍中謚曰穆

陸玩字子瑤曄弟也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康術歸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陸監字始明璦之子少而隱靜方直抗烈除後將軍司馬以功封西陽亭侯

陸景文字叔辯初爲安吉令遷太守卒

陸宏績之長子會稽南部都尉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

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陳天嘉中領大著作掌國史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祕書監右衛將軍有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古蹟

雲閒所謂古蹟往往多自袁陸之舊其後又有顧希馮居縣之東南遺址在焉景祐閒侍讀唐公詢爲邑嘗按舊經爲十詠今祥符圖經反不及焉毋乃唐公所取有別本耶祥符所記疏略甚矣閒有一二可取今合二家書參之傳記以補其遺其先後一以歲月爲序若夫田夫野叟指某水曰始於某人某巨曰始於某人似若可聽卒無所稽據闕而不書以俟後之博洽者

金山城

在縣南八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周回三百步舊經昔周康王東遊鎮大海遂築此城南接金山因以爲名

吳王獵場

舊圖經云吳王獵場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嘗所遊獵後人呼爲陸茸其地後爲桑陸按陸龜蒙

吳中書事詩云五茸春草雉媒嬌注謂五茸者吳王獵所茸各有名今所謂陸機茸豈其一耶

闔閭城

寰宇記云袁崧城東三十里夾江又有二城相對闔閭所築備越處

秦始皇馳道

在縣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有大堤路西通吳城郎馳道也輿地志云秦始皇至會稽句章渡海經此按漢賈山至言秦爲馳道徧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此所謂馳道之麗非耶

栢湖

舊圖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栢樹因以爲名吳越春秋元和郡國圖志海鹽本秦縣漢因之其後縣城陷爲栢湖移於武原鄉後又陷爲當湖宋武帝紀晉隆安五年孫恩北出海鹽帝築城於故海鹽恩知城不可下進攻滬瀆則帝嘗於是築城矣又吳地記秦時有女子入湖爲神湖周回五千一百一十九頃其後湮塞皆爲蘆葦之場今爲湖者無幾

陸機宅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髣髴谷水陽李善注引陸道

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元和郡國圖志華亭谷在縣西三十五里陸抗宅在其側故遜封華亭侯太平寰宇記二陸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二百里谷周回百餘里谷水下通松江昔陸凱居此谷吳地記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姪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居於是谷舊圖經云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合是數說觀之世傳普照寺爲二陸宅非也然建康亦有陸機宅建康實錄云在縣南秦淮之側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按吳主孫晧徙都建康機雲嘗分領父兵爲牙門將得非機仕於朝則居建業而華亭迺其里第耶又有八角井按九域志在機宅之側

陸瑁養魚池

唐彥猷華亭十詠按舊圖在縣西今名瑁湖即陸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而大中祥符圖經瑁湖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周回九里吳尚書陸瑁養魚池因以爲名今縣之西南隅有湖廣袤三里即瑁湖也中有堂基今爲放生池

黃耳冢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機久無家問爲書盛以竹筩繫犬頸走向吳到機家得荅復馳還洛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冢按商芸小說云後分華亭村南爲黃耳村以犬冢爲號焉獨劉貢父詩話疑以黃耳爲僕未知何所據也

滬瀆壘

舊有東西二城東城廣萬餘步有四門今徙於江中餘西南一角西城極小在東城之西北以其兩旁有

東西蘆浦俗遂呼爲蘆子城按瀆之有壘舊矣晉史虞潭傳潭爲吳國內史成帝時軍荒百姓飢饉潭脩滬瀆壘以防海寇又通鑑晉隆安四年冬十一月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孫恩明年恩陷滬瀆崧被害寰宇記以爲袁崧城在縣東百里滬瀆江邊今爲波濤所衝半毀江中

築耶城

在縣東三十五里高七尺周回三百五步舊經曰晉左將軍袁崧所築今遺址尚存

袁崧宅

在縣西北三十五里舊經云昔袁崧居此因以爲名按晉史袁崧傳崧陳郡陽夏人則其始未嘗居華亭也隆安四年爲吳郡太守嘗築滬瀆壘以禦孫恩明年崧被害於滬瀆或者崧之後就居於此乎

烽樓

在顧亭林南按法雲寺記載唐隰州司倉支令問妻曹夫人墓誌云葬之顧亭林市南烽樓之側今亭林南岡阜相望卽古者沿邊築臺舉烽燧之地寰宇記南帶海上有烽火樓基吳時以望海處今其遺址尚存世傳亭林岡隴顧侍耶墓非也祥符吳郡圖經顧侍耶墓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橫山東則當以曹氏墓誌爲據

顧亭林

舊經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有顧亭林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爲名焉今爲寶雲寺寺有伽藍神記云寺南高基野王曾於此脩輿地志世傳以爲顧野王讀書墩

陳朝檜

在滬瀆靜安寺世傳以爲陳朝檜對植殿庭之左右陸龜蒙皮日休有重（犯聖祖諱）玄寺雙檜詩卽此也政和

閒朱勔圖以進有旨遣中使取之時中使欲毀三門而去一夕風雨震雷忽碎其一今殿右者尚存葉夢得避暑錄以爲朱沖畫旨取平江白樂天手植檜與華亭悟空禪師塔前檜皆唐時故物石林以爲悟空禪師塔前誤矣按臨安志悟空塔亦有雙檜東坡詩所謂當年雙檜似雙童者然在鹽官耳

王可交升仙臺

在隆福寺前遺址尚存按續仙傳可交初居松江南後入四明山不復出初無上升之事或傳爲王淡交淡交不事繩檢能爲詩語多滑稽似傲世者然江上

有感行詩石刻云王可交升仙壇則或者之說又未然也

寒穴泉

在金山山居大海中鹹水浸灌泉出山頂獨甘洌朝夕流注不竭毛澤民作寒穴泉銘以爲與惠山泉不可分等差王介甫唐彥猷梅聖俞皆有詩

白龍洞

在橫雲山西南絕頂洞口闊三丈其深不可知山之半有祭龍壇方丈許歲旱嘗禱焉按朱之純文集云皇祐中吳公及宰華亭浙西旱蝗蘇秀爲甚公禱橫

山之神卽致甘雨蝗不入境

白苧城

在縣南四十里高一丈周回一萬步舊經云地生野苧因以爲名今俗云白苧滙

古岡身

在縣東七十里凡三所南屬於海北抵松江長一百里入土數尺皆螺蚌殼世傳海中湧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種菽麥朱伯原吳郡圖經所謂瀕海之地岡阜相屬俗謂之岡身此天所以限滄溟而全吳人也

孔宅

在縣北七十五里海隅淳熙間居民浚河得一碑云天寶六年黃池縣令朱氏葬於崑山縣全吳鄉孔子宅之西南孔宅之名舊矣今其地有夫子廟在慧日院側淳熙間院僧疏廟陝渠得寶玉凡六事三璧二環一簪今藏之縣庠舊圖經云昔有姓孔者游吳居此蓋吾夫子未嘗適吳以闕里譜系考之孔氏二十二代潛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二十九代滔梁海鹽令三十二代嗣哲隋吳郡主簿三十四代（犯仁宗嫌名）〔禎〕隋蘇州長史豈孔氏子孫有僑寓宦游

於吳而遂居華亭者耶亦猶建康有孔子巷洒聖亭矣所奉之廟耳今廟側又有梁紇廟其爲子孫奉祀之地明矣所瘞璧玉簪佩之屬意其孔堂之遺寶得非子孫葬先聖衣冠寶璧於是地乎然其旁有宰我（犯今上嫌名）〔敦〕顏淵井此則因孔宅之名而遷合傳會未可知也舊圖經又云晉鄒湛亦嘗居焉亦名鄒孔宅按鄒湛傳南陽新野人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檢之果然厚加斂葬初不言宅在何地湛未嘗仕至吳中姑存此以闕疑

止

雲間志中

仙梵

自吾道不明而釋老之教始行若藏奐可交之徒於其教不可謂無所得者揆之吾教不當書夷考方志往往不廢其人故亦得以載焉

心鑑禪師

高僧傳藏奐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嘗聞異香未冠禮道曠禪師出家詣嵩嶽受具戒再詣王洩山入靈默大師室參授道要唐大中十二年洛下偕長壽寺敕奐居焉明年歸姑蘇再住明州棲心寺所在禪者雲集凡入師室者疑難冰釋咸通七年示寂葬於天童山其徒以行狀詣闕請謚賜號心鑑塔曰壽相

朱涇船子和尚

傳燈錄名德誠入藥山洪道禪師室大明宗旨與道吾雲巖爲道契自離藥山小舟往來松江朱涇以綸釣度日人號船子和尚時夾山善會禪師住京口鶴林寺道吾知其所得尚淺令往參船子和尚會造朱涇見誠大契宗旨辭行再四回顧誠喚會回立起橈曰汝將謂別有耶遂覆舟而逝唐咸通十年僧藏暉即其覆舟處建寺焉

聽道人

靈鑑塔銘云姓仰氏名德聰初受具戒於梵天寺參請諸方密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於佘山之東峯有二虎大青小青爲侍有造之者見掛一書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一遍既知其義何再讀爲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者皆默然不對天禧元年七月趺坐而逝閱月容貌如生

王可交

續仙傳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爲業居松江趙屯村一日櫂舟入江方擊楫高歌忽見彩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八人中有呼可交者頭之不覺舟近舫側有可交上舫者道士皆視之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凡賤間已炙破矣一人於筵上令侍者傾酒飲之不出與二栗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可得但覺風水林木之聲開眼峯巒重疊松柏參天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僧迎問之曰今早離家蓋三月三日僧言九月九日已半年餘矣僧設食可交厭聞食氣自後絕穀挈妻子住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

見之者

寺觀

浙右喜奉佛而華亭爲甚一邑之間爲佛祠凡四十六緇徒又能張大其事亦可謂盛矣故迹其創造歲月而次第之道宮一附見焉

靜安寺

在滬瀆按寺記吳大帝赤烏中建號滬瀆重（犯聖祖諱□）寺佛法入中國雖始於漢而吳地未有寺也赤烏十年康僧會入境孫仲謀始爲立寺建鄴曰建初建初者言江東初有佛法也豈滬瀆寺相繼創建耶景鈞

石幢記中間號永泰禪院本朝祥符元年改今額釋迦方志云晉建興元年有二石像浮於吳松江口吳人朱膺等迎至滬瀆重（犯聖祖諱□）寺像背題曰維衛曰迦葉松陵集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汭獲石鉢以爲臼類薤而用之佛像見於外漁者異之乃以供二聖今佛與鉢皆在平江開元寺有毗盧遮那佛吳越王瑜迦道場中像佛五臟皆書錢氏妃嬪名氏有陳朝檜皮日休陸龜蒙有重（犯聖祖諱□）寺雙檜詩

普照寺

在縣西二百八十步唐乾元中建初名大明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寺有陸將軍祠世傳地本陸氏園亭因以祠焉世傳固未可信而嘉禾詩文乃謂陸機捨宅爲寺亦妄矣機死於晉太安二年而寺建於唐乾元中豈得爲機捨宅乎或恐其後子孫按晉史世說敘錄機之子蔚夏同父遇害於洛中雲之後亡又機故宅在華亭谷東崑山下非今邑中也寺有北方天王祠吳越王加封護國石刻存焉沈存中筆談載雷震天王寺屋柱倒書曰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今石刻尚存即此寺天王堂也寺之東北隅有善住教院

傳賢首宗

圓智寺

在干山舊名禪居按宗叡寺記唐大中十三年建之於邑西南二里晉天福中水壞寺基始遷於干山太平興國中都水使錢綽始建造堂宇有僧慧蟾入天台韶國師室來住此寺人多歸之精舍始全備朝廷賜蟾師號曰崇惠明教治平中賜今額

寶雲寺

初名法雲寺在顧亭林市西北隅大中十三年建晉天福五年湖水壞寺基始遷寺南高基即陳顧黃門

故宅寺有廣[illegible]門祠有沈珹及靈鑑寺記伽藍神記

治平中賜今額

普門院

在盤龍去縣五十里唐大中十二年吳人陸素建本名觀音院祥符元年賜今額寺有石天王舊傳因大水漂至今多禱之

寶相寺

在縣西南三百步本清禪尼寺唐乾符元年造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

方廣寺

在柘林去縣八十里唐咸通六年造按寺記蔡侍郎功德院建隆中賜額延壽院治平元年改今額寺有蔡侍郎祠（許閲祠廟門）蔡氏墳塋在寺之左右石幢猶蔡氏故物

法忍院

在朱涇去縣三十六里即船子覆舟處所唐咸通十年建本名建興院治平元年賜名法忍寺有船子和尚夾山會禪師遺像至今祠焉

超果寺

在縣西三里本名長壽寺唐咸通十五年心鏡禪師

造按唐會要洛陽伽藍記武后以齒髮既老造長壽寺於東京改元長壽又高僧傳載心鏡禪師藏奐蘇州華亭人會昌廢寺大中復修洛下長壽寺勅奐居焉奐後嘗歸鄉造寺豈此復名長壽寺乎盧仝集訪曦上人詩有三入寺曦未來及含曦苔詩長壽寺石壁盧公一首詩之語玉川先生居洛城裏則長壽寺固其常遊也今乃以盧詩為在華亭則吳矣治平元年改今額有觀音大士像寺有石刻云本錢武肅王宮中所祈禱者太平興國中錢氏歸國僧慶依得之未知所適一夕夢白衣人告曰吾與若偕之雲間既寤乘舟而來將至縣西大士舒祥光下貫超果遂迎以祠焉至今雨暘皆禱之寺有天台教院按芝園集雲間超果十方學校香嚴湛創建有陳舜俞為之記

福善院

福善院在趙屯梁（犯仁宗名）貞明六年僧智道立精舍晉天福二年賜名尊勝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明行院

在南橋晉天福五年里人蔣漢珹造請於錢忠懿王始名安和院至太平興國八年改賜今額

院記

華亭圖諜載春秋時夫差三女子葬田曰三女岡聲訛則播諸唐令尹詢并荆公王介甫都官梅聖俞遞賦之刹曰安和晉天福五年蔣漢璣環堵中芬陀利花挺於陸聚族而謀曰是入吉祥六殊勝處盍施諸釋梵家遂基此刹楨榦於是者曰本立病潮齧岸址白漢璣議徙於此改曰明行用淮海王錢中令歸朝所請之額堂宇樓殿金碧煥粲雲棲鶩甑月行璇題具如經說凡所當有罔不具藏乘二千餘卷棗柏大士華嚴合論在焉鐘梵壓萬籟爲一方宅心純想之地遷善遠罪者咸知鄉方一燈長明四櫃委輸規矩準繩有條而不紊五季方中水立晝昏眞人應期民登衽席聖聖授受幾三百年未聞識載固自若也云胡惠日求紀述爲日曰故國喬木其大蔽雨其高垂雲可無封植日冀懋長風雷之鼓盪雨露之膏沐而至此也一刹百堵容數千指功倍封植惠戒剪伐人天之所瞻龍象之所懷不啻故國喬木罔知捌業之囏難則將怠乃訓盍講明以詔後世不亦可乎因其說系之以辭辭曰

五季中民迍邅沸如麋號無天中令君吳越錢奮一旅圖萬全玉節勁金城堅王海國遮中原振義聲開福田空寂崇經象傳幢刹建泉貨捐爲帡幪持危顛普子孫

銘肺肝摛錦繡包山川歸有德同永年帶如河厲如山與竺乾無黨偏

勅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磵居簡記

結界記

余作三女岡明行院記於嘉熙初元越二年結大界相成薦請紀其事其說曰天可陟吾疆不可入地可陷吾疆不可犯不吉祥及諸惡律儀自退舍於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且夫天地之大入荒之廣從而無際衡而無朕雖吾廬千柱萬礎碕礴川谷包絡平野眇而眎之一餌耳吾身小天地淵乎方寸者心也至微也至幽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三災彌淪心爲本根不鉏其根滋蔓罔既乃於是中自燔自溺然則界相在此而不在彼曩記錢唐大雄院創建之顚末嘗究其說矣今此舉行墜緒補有寺以來闕典故申言之且嘉其事法精至而秉法攝僧攝衣攝食唱相羯磨與波羅提木人絲毫不忒皆寺之傳教比丘惠日講明而奏厥功乃策其勳而系之以辭辭曰

善乎明行大界相之結也彌滿清淨於其內他莫我千也噫結固易與爾守難乎哉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備禦侮也匪擊柝戒嚴於其外則猾闚狡闖强侵暴陵

重門果何恃譬夫倚界相之囿不希勝進棨樂怠傲習燕安之鴆自以爲安室利處忘自永多福則非吾所敢知

白蓮花詩　僧惠日

神物何由測芬陀陸地興素芳呈玉雪梵刹擘丘陵換額從偏霸懸碑自老僧慇懃勸來者期使續千燈

同前　趙崇森

舊址來從晉中更幾廢興一蓮開陸地三女卧岡陵題詠誇先輩流傳得主僧林深鐘梵寂長夜一明燈

同前　高子鳳

地產枝蓮異蓮宮自此興殊祥天不靳奇豔雪堪陵魄化疑吳女碑傳有蜀僧何當詩勝槩吟斷佛前燈

同前　惠日

白羽芬葩陸地蓮可曾搖曳水中天肎於素豔分新潔不與紅酣閗碧鮮玉井無因期摘實金園有兆必開先應知瑞與優曇並一朶騰芳萬古傳

同前　僧善月

天開地闢詎云睽異州靈苗特一家不有岡頭三女粲爭敷處子六郎花英雄有種渠生氣白玉微根不受瑕他時若補芬陀傳端與優曇定等差

同前　僧居簡

三女岡邊寺樓臺競鬱峩近郊閒梵放陸地出芬陀天福雖營刹中原尚枕戈煙塵絕淮海熨帖看鯨波

七寶院

在縣東北七十五里元係福壽院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寺有五代時檜今已合抱

布金寺

在大盈唐大和二年建本法雲禪院治平元年易今額紹興閒復爲禪院寺有陳舜俞經藏記

明心院

在北橋去縣三十五里按錢武肅王立寺記都水使者錢緯造武肅王以誦華嚴經僧居之因以爲華嚴院治平二年賜今額

興聖院

在縣東南二百步按孤山閒居集藏興聖院結界序漢乾祐二年邑人張（犯諱皇舊名）匡之子仁捨宅爲寺本名興國長壽祥符中改覺（犯聖祖諱）玄院後改今額寺有嘉祐中賜藏經

海惠院

在白牛市建隆初里人姚廷睿以宅爲寺初名興國

福壽院治平元年改今額姚郎爲伽藍神

空相寺

在龍華張仁泰請於錢忠懿王始建舊號龍華寺治平元年改今額西北隅有白蓮教院

證雲教院

在縣西南百五十步太平興國二年立本無礙浴院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

普照教院

本佘山東庵治平二年賜額寺本聰道人所居因以爲寺有聰道人塔在山頂寺有上方日月軒衆山環列其前蓋絕境也

宣妙院

本佘山西庵治平二年賜額寺有上方

惠日院

本佘山中庵治平二年賜額

慈雲昭慶禪院

本佘山之靈峯庵有馬嗜禪師塔其銘曰禪師傳雲門正派大關法席建立精舍復古寺額寺有金沙地

芥子庵

隆平寺

在青龍鎮市元名國清院寺有米元章所書經藏記

隆福寺

在青龍鎮元報德寺唐長慶元年造

勝果寺

在青龍鎮寺有沈光碑紹聖中呂益柔撰妙悟大師希最塔銘云最學天台教緇林號曰義虎後居勝果寺僧房有鬼物爲祟最爲講說於空中得朱書數十字自稱漢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謝罪之語事頗近怪故不詳載

普甯慧日院

在孔宅寺有宣聖祠元豐閒賜額

太平興國禪院

在胥浦南去縣四十五里紹興二年請省額

寶勝禪院

在縣東四里紹興六年請省額

演教禪院

在縣南二里紹興二十六年請勑額崇甯中有僧普願爲施水庵鑿地得住世羅漢像十六軀人異之因立寺焉

慈濟院

在海中金山絕頂元豐間釋惠安造紹興元年請額

普光王寺

在薛澱湖中山頂建炎元年請額

延恩報德院

在縣西五里紹興二十四年請額

淨居禪院

在縣東北三百步紹興五年請額

觀音慈報禪院

在縣東北八十里崇甯二年請省額淳熙五年參政錢公良臣請賜功德院也

永定禪院

在周浦村淳熙十四年請額

保安院

在泖西五十里乾道七年請額

廣化漏澤院

在縣西南二里一百步紹興三年請額

寶藏護國禪院

在縣西南五十四里紹興四年請額

興塔院

在縣西南五十四里紹興四年請額

崇福院

在縣東南五十四里紹興四年請額

白蓮寺

在縣西五十四里紹興二十六年請額

大聖院

在縣東五十四里隆興二年請額

報恩院

在縣西四十里乾道二年請額

甯國寺

在縣東北四十五里乾道二年請額

延慶教院

在縣東南三百步乾道六年請額

集福保國水陸禪院

在白牛市之東淳熙九年請額

仙鶴觀

在縣南二百步紹興三十一年復建

祠廟

古者祀有常典凡山川林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與夫施法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者皆得以祀之邑之廟祀不一其尤昭著者國之功臣邑之先

哲或死於民社之寄與夫山川林谷丘陵之能出雲爲風雨者亦當矣惜乎歷歲浸久名號弗正稽之傳記不足詢之耆老無證姑以所聞著於篇以俟來者

東嶽别廟

在縣西二里

靈濟昭烈王别廟

在縣西三里神姓張氏其英槩靈迹載桐川神祠蓋自漢以來江浙多祠之縣之别廟始於淳熙八年

城隍廟

舊在縣西政和四年遷於縣東南七十步唐李陽冰

曰城隍神祀典雖無吳越中多祠之今州縣城隍相傳祀紀信云

金山忠烈昭應廟

在海中金山去縣九十里别廟在縣東南八十步廟有吳越王鏐祭獻文云以禦冠軍之陰德吳越備史云大將軍霍光自漢室既衰舊廟亦毀一日吳主皓染疾甚忽於宮庭附黃門小（犯英宗嫌名）豎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東南有金山鹹塘風激重潮海水爲害非人力所能防金山北古之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力護也臣漢之功臣霍光也臣部黨有力可立廟於鹹塘臣當統部屬以鎮之遂立廟歲以祀之宣和二年賜額忠廟五年封忠烈公建炎三年辛道宗領舟師由海道護行在所奏加封忠烈順濟且賜緡錢以新廟貌四年加封昭應按霍去病爲冠軍將軍而霍子孟爲大將軍今備史以爲霍光或者吳越祭文不考也嘉禾志有冠軍神廟又有金山廟皆云忠烈昭應則以一廟爲二矣

廣備將軍祠

在普照寺寺有石刻載吳越王祭獻文云晉賢陸機之祖按吳志機之祖遜初拜撫邊將軍又拜鎮西將

軍又拜上大將軍吳因漢制雖有雜號將軍而考之遜傳未嘗有廣備之號若機高祖紆守城門校尉曾祖駿九江都尉亦未嘗位至將軍

陸司空廟

在縣南三里祥符圖經云陸四公未詳所出今俗傳陸機廟按晉史機未嘗爲司空爲司空者機之從兄弟玩也又原化記云蘇州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泊於廟前守船者夜於廟中獲光明珠則又以爲陸四官矣

策耶將軍祠

在沙岡有築耶城遺址尚存晉左將軍袁崧築也有築耶將軍祠世傳祀袁崧云按晉隆安四年崧以吳國內史築滬瀆壘以備孫恩明年恩陷滬瀆崧死境內祠之宜也築耶之義未詳

顧侍郎祠

在亭林法雲寺有感夢伽藍神記開運元年仲春十有一日寺成僧道中智暉夢二青衣來云陳朝侍郎至也後忽見一人紫衣金魚儀容清秀曰此地吾之故宅荒已久矣師今於上造佛立寺請立吾形像吾當護此寺也可尋舊寺基水際古碑爲據明日二人

各言其所夢不異就求之果得古斷碑文字破滅云寺南高基顧野王嘗於此脩輿地志二僧於寺東偏建屋立像至今祠焉

通濟龍王祠

在滬瀆故老相傳自錢氏有國已廟食茲土本朝景祐五年太史葉清臣爲本路漕因浚盤龍滙禱於故廟神應如響於是復新祠貌有葉太史祭文刻石於廟中

蔡侍郎廟

在縣南白砂鄉八十里舊經云未詳據通幽記圓元

五年在嘉興監徐浦下場耀鹽官場界今諸場亦有蔡廟場未詳何神柘林方廣寺有蔡侍郎祠按寺記云自古相傳蔡侍郎捨宅爲寺竟無稽考惟一石幢題云唐咸通六年蔡贊造去父母塋九十步去壽塋十六步三代皆當世文儒按（犯仁宗嫌名）貞元則德宗朝也咸通則宣宗朝也（犯仁宗嫌名）貞元中已有蔡侍郎祠矣雖稗官小說未可盡信不應咸通中蔡始造壽塋也豈寺之所祠與蔡廟場所祠各不同乎

姚將軍祠

在縣西一十五步初祠於證覺院政和四年始遷於

此未詳何神

福順延德大王祠

在都酒務西未詳何神廟有楊景範撰廟石刻云熙甯甲寅到官夢遊福順廟見執簿者臂額求予治之未幾以漕命遷酒稅於王故宮之基乃用卜宅於茲土豈神之靈有以先授我耶

三姑祠

在柘湖之側吳地志秦時有女子入湖爲神即此祠也柘湖今湮塞爲蘆葦之場神亦棄祠今澱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

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傳秦時人姓邢氏女兄弟三人云即柘湖所祠也

山

輿地方志推表山川蓋祖禹貢周職方之遺意也水多於山右淛皆爾而崇岡峻嶺華亭又無焉特其映帶湖海或得名自昔者不可遺軼今敘而目之

崑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回八里陸機贈從兄士光車騎詩云髣髴谷水陽婉變崑山陰注引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崑山陸氏父祖葬焉輿地廣記云崑山陸氏之先葬此後

機雲兄弟有辭學時人以玉出崑岡因名之按征北將軍陸禕墓今在山顛

機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因陸機得名山下有村曰平原亦因陸平原名之平原內史即機也干山圓智寺記云所謂機山者往往排巒列嶺槩爲陸氏之家山總而名焉

橫雲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高七十丈周回五里本名橫山唐天寶六年易今名與機山相望僅五里許或云因陸雲名之有白龍洞在山頂之西南隅其深不可計山下有祭龍壇

澱山在縣北六十里在薛澱湖中周回三百五十步高三十丈山形四出如鼇上建浮圖下有龍洞屹立湖中亦落星浮玉之類傍有小山初年僅兩席許久之浸長寺僧築亭其上榜曰覗極

金山在縣東南九十里周回十里高十七丈吳地記云有平坡可容二十人坐山北有寒穴其泉香甘

余山在縣西北二十四里高八十丈周回十八里舊傳有姓余者居此因名焉按姓苑余姓出南昌

干山在縣西北二十九里高七十丈周回五里舊圖經云昔有干氏居此圓智寺記云茲山後皆干氏所有

故以爲名

薛山在縣西北二十四里高九十丈周回七里吳地記云薛約道居此因以爲名

城山在縣北二十里高八十丈周回五里舊經云山狀周環如城因此爲名

細林山在縣西北十八里高五十丈周回七里本名神山唐天寶六年易今名

土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十丈周回一里九十步

秦山在縣南六十里高二十八丈周回一里九十步

達岸山在縣東南百六十里海水中周回八里高一十

五丈

竹嶼山在縣東南百八十里海水中周回六里高五十丈

許山在縣東南二百五十里海水中周回五里高五十丈

斜山在縣北三十里周回三里高五十丈

遮山在縣東南七十里周回二里高五十丈

浮山在縣東南一百里海水中周回一里一百步高十丈

蘇山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海水中周回一百五十步

高二十丈

殷山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周回四里二十二步高四十丈

鳳凰山在縣西北十八里

陸寶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本陸氏家山

水

華亭號爲澤國其東南則巨浸其西則長泖其北則松江縈繞二百餘里其浦激則顧會盤龍崧塘大盈趙屯五者爲大昔桑欽酈道元生長西北故水經敘西北加詳而東南疎略識者思欲補欽之遺矣況一邑之水其能盡言之耶今考五浦之源委而種別之其他陂塘河渠有可書者列次之焉

三泖

按廣韻泖水名華亭水也陸龜蒙詩云三泖涼波魚蒓動注曰吾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三泖冬温夏涼蓋謂此也祥符圖經谷泖縣西三十五里周回一頃三十九畝半古泖縣西四十里周回四頃三十九畝今泖西北抵山涇南自泖橋出東南至廣陳又東至當湖又東至瀚海塘而止朱伯原續吳郡圖經曰泖在華亭境泖有上中下之名泖之狹者猶且八十丈又

按海鹽之蘆瀝浦海鹽卽武原也行二百餘里南至於浙江疑此卽谷水故道水經以爲入海而此浦入江蓋支派之異也今俗傳近山涇爲下泖近泖橋爲上泖或者其與陸士衡朱伯原之言合按縣圖又以近山涇泖益圓曰圓泖近泖橋泖益闊曰大泖自泖而上縈繞百餘里曰長泖此三泖之異也或以須顯泖謝家泖爲三泖此二者在縣之東南一陂澤爾與古所謂三泖者相望五七十里殊不知泖自有上中下之名也

谷水

陸士衡詩髣髴谷水陽婉變崑山陰陸道瞻吳地記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水東二里有崑山父祖葬焉水北曰陽山北曰陰則此水在崑山之北也寰宇記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祥符圖經華亭谷水東有崑山元和郡國圖志在縣西三十五里朱伯原續吳郡圖經本之酈善長云松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南接三泖陸士衡詩所云卽此水也或曰縣之西湖卽谷水也湖東灘磧卽唳鶴灘也鶴飲此水其聲則清按圖經縣之西湖卽瑁湖也如陸士衡詩吳地記

寰宇記朱伯原續圖經言谷水如此而世傳如彼何也獨祥符圖經曰谷水在縣南長百五十步世之所傳其出於此乎

松江

松江在縣之北境七十里其源始於太湖口而東注於海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以爲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今浙江浦陽江與震澤不相入韋說非也續吳郡圖經據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謂此也庾仲初揚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今松江自吳江縣過甫里逕華亭入青龍鎭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若夫有新江舊江之別者嘉祐開吳中水災時李兵部復圭爲轉運使韓殿省正彥宰崑山開松江之白鶴匯如盤龍之法其後崇甯中漕使郟亶又浚治之遂爲民利嘗詢之父老所以然者松江東注委蛇曲折自白鶴匯極於盤龍浦環曲而爲匯不知其幾水行迂滯不能逕達於海今所開松江自白鶴匯之北直瀉震澤之水東注於海略無迂滯

處是以吳中得免水患

滬瀆江

在縣東北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廣韻滬水名也白虎通發源而注海曰瀆陸魯望漁具詩序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瀆是也皮日休吳中苦雨詩全吳臨巨溟百里到滬瀆海物競駢羅水怪爭滲漉卽此是也江側有滬瀆壘蓋虞潭袁崧防海之處兩旁有東西蘆浦瀉於瀆江舊圖滬瀆江口在縣東北一百十里

顧會浦

按慶歷開顧會浦記直縣西北走七十里至青龍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北達松江今曰通波塘浦自簳山之陽地形中阜松江潮至半道輒回簳山之南沙塗壅積故自慶歷辛巳紹興乙丑乾道乙酉一再開通未幾輒淤滯紹興乙丑因浚塘又於縣之北門築兩挾堤依舊基爲閘以時啟閉復於浦之東閘治行道石梁四十六以通東鄉之停浸

盤龍浦

自縣東北達於舊江以其委蛇曲折如龍之盤得名祥符圖經縣東北四十五里續吳郡圖經有盤龍匯者介於華亭崑山之間步其徑纔十許里而洄穴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爲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泛溢淪稼穡壞屋廬殆無甯歲自乾興以來屢經疏決未得其要范文正公守平江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元年太史葉清臣按漕本路遂建議疏爲新渠道直流速其患遂弭

崧子浦

按舊圖崧子浦在縣東北五十里又崧子塘在縣北十五里分而爲二者蓋北十五里崧子浦之口東北五十里者下注於舊江口也慶歷開顧會浦記以爲

嵩塘蓋此浦與顧會浦同流而異派皆瀉水於松江

大盈浦

在縣西北七十里南接澱山湖北自白鶴匯以達於松江浦闊三十餘丈慶歷開顧會浦記論華亭浦漵五而大盈居其一王介甫詩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秋即此浦也

趙屯浦

在縣西八十里南接澱山湖北達於松江浦闊五十餘丈即王可交遇仙處

內勳浦在縣西八十里

直浦在縣西北七十五里

南瀕浦在縣西北六十八里

梁紆浦在縣西北八十里

艾祁浦在縣東北六十五里

華潮浦在縣東北六十五里

郭巷浦在縣東北六十五里

小來浦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新涇浦在縣東北八十里

上澳浦在縣東北八十里

西蘆浦在縣東北八十五里

大蘆浦在縣東北八十五里

上海浦在縣東北九十里

南蹌浦在縣東北一百里

右浦凡十四在縣之北境皆所以達上流之水以歸於松江也

薛澱湖

在縣西北七十二里有山居其中湖之西曰小湖南接三泖其東大盈浦其北趙屯浦蓋湖所以受三泖及西南諸港之水自二浦以瀉於松江也舊圖所不載止有小湖在西北六十里周回三里吳郡圖經云

西北有白蜆馬騰谷瑇瑁四湖舊圖谷湖在縣西北五十三里馬騰西北六十里白蜆西北七十里今白蜆湖在長洲界所謂馬騰谷瑇瑁相去五十里周環湖周回幾二百里茫然一望不知孰爲馬騰孰爲谷湖也此湖古來鍾水之地近者頗白蜆湖皆成圍田湖之四旁亦有築堤爲田者歲有水潦則瀦水者益狹矣

錡湖

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周回二十里一名洋湖舊經云湖有陸錡宅因以爲名又縣東南六十里亦有洋湖

徑十餘里今皆爲蘆葦之場

鶯竇湖在縣東三十里周回五里

來蘇湖在縣南七十里周回十七里

唳鶴湖在縣南四十五里周回五十六里

永興湖在縣南四十里周回三里

右四湖載之祥符舊圖今未詳所在

沈涇塘

在縣西五里南接運河北接大盈浦蓋自檇李城下水流東北則此塘所以瀉上流之水也往時歲旱浚之遇潮漲則亦可以引松江之水以資灌溉

古浦塘

在縣西行二十七里以達於泖歲旱亦可引三泖之水以資灌溉

鹽鐵塘

在縣東南長三十里世傳吳越王於此運鹽鐵因以爲名

柘浦塘

在縣東八十里

下沙浦

在縣東九十里紹興乙丑通判曹泳開港浦凡十八

處

須顧泖

在縣東南二十里

謝家泖

在縣東南二十里泖北有泖涇

白龍潭

在縣西北三里世傳有龍蟠伏於中歲旱常禱雨焉

沸井浜

在滬瀆東西有蘆浦中間一水相通有數尺許特深如井然水騰涌晝夜不息或云海眼也常有戲浴於

中者二三尺以下其氣稍溫

堰閘

華亭東南並鉅海自柘湖湮塞置閘十八所以禦鹹潮往來政和中提舉常平官興脩水利欲涸亭林湖爲田盡決隄堰以泄湖水華亭地勢東南益高西北益卑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於海雖決去諸堰湖水不可泄鹹水竟入爲害於是東南四鄉爲斥鹵之地民流徙他郡中閒州縣雖知其害復故隄堰獨留新涇塘以通鹽運海潮朝夕衝突塘口至闊三十餘丈皷水延入蘇湖境上乾道七年八月右正言許公克昌請於朝

時太博邱公宗除秀州陛辭之日面奉至尊壽皇聖訓亟來相視與令堵觀議以新涇塘潮勢湍急運港距新涇二十里水勢稍緩不若移堰入運港爲便於是募四縣夫經始於九月廿六日畢工於十二月廿七日堰成併築堰外港十六所港之兩旁塘岸四十七里百八十五丈有奇明年正月廿二日上遣監察御史蕭之敏相視又捐四鄉民租九年以招復流民又明年正月遣中使宣諭守臣張元成增築二月特置監堰官一員招土軍五十人置司顧亭林巡邏以防鹽運私發諸堰今堰外隨潮沙漲牢不可壞三州之田得免鹹潮浸灌之患

此聖天子德惠而二三臣之力也堰成無記恐將來無所稽考故迹其本始而詳著之焉

運港大堰闊三十丈深三丈六尺厚二十一丈九尺

䮫（犯今上嫌名）敦涇堰闊十五丈深三丈五尺

黃姑涇堰闊五丈深一丈五尺

張戀涇堰闊十二丈深三丈

老兒涇堰闊二丈深一丈

何家涇堰闊十一丈五尺深二丈

善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六尺

張涇堰闊三丈深一丈

徐家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邵家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新開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招賢涇堰闊十一丈深二丈八尺

管家涇堰闊三丈深一丈四尺

戚家涇堰闊六丈深二丈五尺

了乂涇堰闊五丈深二丈五尺

吳塔涇堰闊十丈三尺深二丈六尺

蔣家涇堰闊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

竹岡堰在縣東六十里未詳所在

砂岡堰在縣南七十里未詳所在

鹹塘岸

運港東塘岸自運港堰至徐浦塘計二十四里一十七丈西塘岸自運港堰至柘湖二十三里上闊六尺下闊一丈五尺高六尺

舊瀚海塘

西南抵海鹽界東北抵松江長一百五十里

張涇閘

在縣東南四十八里隆興甲申八月本路漕臣姜詵奏請於張涇堰增庳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甃巨石兩址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以時啟閉故鹹潮無自而入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許克昌爲之記

冢墓

祥符圖經載諸陸潘濬笮融凡十二墓若濬與融既非邑人不知何自而葬於此陸禕墓在崑山碑誌尚可考反不及之無乃未見征北墓碑耶然諸陸之墓自禕外訪其處所無復存者而融墓至今稱之事有幸不幸者可爲之歎息

陸康墓在縣西北二十里

陸遜墓在縣西北二十三里

陸抗墓在縣北二十二里

陸瑁墓在縣西北三十二里

陸凱墓在縣西北二十二里

陸宏墓在縣西北四十里

陸暐墓在縣西北四十四里

陸監墓在縣西北一十九里

陸景文墓在縣西北三十里

陸叡墓在縣西北十九里

已上詳見人物門

潘濬墓在縣西北二十里按吳志云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爲郡功曹孫權殺關羽於荆上拜爲輔軍中郎將有功遷奮威將軍權即位封劉陽侯遷太常赤烏二年薨

笮融墓在縣東北四十里按吳志云融丹陽人初徐州牧陶謙使督廣陵運漕曹公攻謙徐土蕭條融將男女一百口馬三千匹走廣陵今北亭鄉有笮墓逕逕旁有高壠世稱爲笮墓云

陸禕墓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崑山之絕頂舊有征北將軍陸禕墓碑今雖斷毀不全而龜趺尚存焉

知縣題名

自置縣以來唐之賢宰舊經所載止蘇鶚一人稱其在縣簡惠蒞事公正國朝咸平以前令之姓氏無所稽考自咸平五年迄於建炎二年商餘慶至許知微凡五十有三人則姚舜明爲之記自紹興元年迄於淳熙元年呂應問至劉俁凡一十有九人則劉俁爲之記自淳熙三年迄於紹熙四年趙汝謙至楊潛凡七人則楊潛爲之記其間流風善政爲民所稱誦者蓋亦有焉

唐張聿（琅琊人）　包某（延陵人德宗時）　蘇鶚

商慶餘（咸平五年）　劉唯一（景德元年）

孟處舟（大中祥符元年）
董抗（大中祥符五年）
蹇利涉（天禧元年）
李衡（乾興元年）
王舉直（天聖二年）
李宏（天聖五年）
楊備（天聖十年）
錢括（景祐三年）
錢貽範（康定二年）
宋宜（慶曆六年）

李釋回（大中祥符二年）
俞達（大中祥符九年）
張貽慶（天禧二年）
張鑄（天聖元年）
田慶遠（天聖三年）
向繹（天聖七年）
唐詢（明道二年）
丁詡（寶元二年）
謝景温（慶曆四年）
章拱之（皇祐元年）

吳及（皇祐四年）
胥元規（嘉祐二年）
袁晉材（嘉祐七年）
張若濟（熙寧元年）
邵奇（熙寧七年）
周袞（元豐四年）
陶鎔（元祐二年）
章景遇（元祐七年）
俞結（紹聖三年）
孫植（元符三年）

楊愷（至和元年）
聶儀仲（嘉祐五年）
胡定之（治平二年）
上官汲（熙寧四年）
盧秉（元豐元年）
陳謐（元豐七年）
劉鵬（元祐五年）
黄伀（紹聖元年）
賈泰（元符元年）
左禹（建中靖國元年）

楊子方（崇甯元年）
楊光弼（大觀元年）
章懿文（大觀四年）
黃昌衡（政和七年）
鮑貽慼（宣和二年）
許知微（建炎二年）
張公紱（紹興三年）
林衡（紹興九年）
趙伯虎（紹興十六年）
吳（犯諱全名）仁（紹興二十二年）

章玫（崇甯二年）
徐思安（大觀三年）
姚舜明（政和元年）
胡侃（宣和元年）
陳球（靖康元年）
呂應問（紹興元年）
詹堯可（紹興六年）
楊壽亨（紹興十三年）
陳祖安（紹興十九年）
龔相（紹興二十二年）

王崧（紹興二十五年）
周極（紹興二十九年）
張昉（乾道元年）
侍其銓（乾道[illegible]年）
陳朗（乾道六年）
趙汝譓（淳熙三年）
楊樗年（淳熙十年）
劉璧（淳熙十二年）
楊潛（紹熙元年）
張朴

周允開（紹興二十六年）
蔣思祖（紹興三十二年）
雷袞（乾道七年）
褚藏（乾道五年）
劉俁（淳熙元年）
徐安國（淳熙六年）
葉仲英（淳熙十一年）
柳林（淳熙十六年）
張顏
徐民瞻

樊湛
趙汝章（嘉泰四年）
汪立中（開禧二年四月到任十一月借緋三年九月磨勘轉奉議郎）
滕珂（嘉定元年）
樓鏞（嘉定四年）
陸三省（嘉定六年）
錢德謙（嘉定八年）
張孝聞（嘉定十三年）
王琮（嘉定十七年）
黃崖（紹定元年）

錢閎（嘉泰元年）
湯詵（開禧元年）
徐晞稷（嘉定二年）
陳遇（嘉定五年）
李伯壽（嘉定七年）
陳鋼（嘉定十一年）
陳奇之（嘉定十五年）
詹驌（寶慶三年）
程熹（紹定三年）

韓晉（紹定六年）
宋夏才（嘉熙元年）
蔡朴（淳祐二年）
鄭南（淳祐七年）

楊瑾（端平元年）
韓識（嘉熙四年）
施退翁（淳祐四年）
陳叔弼（淳祐八年）

進士題名

唐博學宏辭科　陸贄字敬輿西京試第六人

光啟二年　陸扆字祥文禮第一人

三禮科　顧謙

進士題名

華亭壯邑業儒者衆今訪之吉舊及考諸登科記自天

禧三年迄於紹熙四年凡一百七十有七年登進士第者凡八十有八人其間魁多士冠南宮入政府登從班者蓋不乏人亦云盛矣陳舜俞登慶歷六年第再中嘉祐四年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按國史舜俞湖州人領山陰縣時青苗法初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謫南康酒稅棄官而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雖湖人不得不載也崇甯五年朱季貧以內舍辟廱録試於中書賜第紹興四年呂元亮以布衣被薦召對出官皆非常科茲不載焉至若特恩則無題名可考姑摭耳目之所見聞者附云

天禧三年王整榜

呂諤

天聖二年宋庠榜

呂詢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呂評

慶歷六年賈黯榜

陳舜俞（字令舉嘉祐四年直言極諫科第一人）

嘉祐二年章衡榜

呂全（用開封貫）

六年王俊民榜

朱伯虎（用開封貫字才元第五甲第二人太子少師）

八年許將榜

戴顒甫（一姓錢）　朱肇（用開封貫字去道伯虎從父）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朱伯熊（用開封貫伯虎之弟字才翁宣奉大夫）

熙甯三年葉祖洽榜

呂公美（用開封貫）

六年余中榜

呂奎（用開封貫）

元豐二年時彥榜

柳庭俊（工侍）　章粹（用建甯貫）

元祐三年李常甯榜

呂益柔（用開封貫甲科第二人刑侍字文剛）　張徽言

六年馬涓榜

朱紱（改名諤甲科第二人右丞伯虎從子用開封貫）　富開　朱之純

紹聖元年畢漸榜

柳庭傑（庭俊之弟）　呂（犯欽宗御諱圄）

四年何昌言榜

張天材（改名卿才）
崇甯二年霍端友榜
朱紘（改名譓用開封貫紱之弟第三甲第一人）
五年蔡薿榜
王箎　張甸　呂少蒙（用開封貫）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柳約（戶侍庭俊之弟）　姚轂（改名焯）　張昭
陳之元　衛上達（改名仲達禮書字達可）
黃子服
政和五年何㮚榜
衛陟（八行宜教郎）　黃鍰（鎮之弟）　黃鎮
張康朝
八年嘉王榜
衛閎（字致虛涇之祖朝奉大夫贈太師魏國公）
宣和元年貢士王俊乂榜
衛膚敏（甲科第三人禮侍閎從子字商彥）
三年何渙榜
富說（閎之子）
建炎二年李易榜
黃銓（甲科）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孫顒彥（用開封貫）
五年汪應辰榜
任盡言（用眉州貫甲科質言弟字元受）　朱冠卿
任質言（用眉州貫）　葛溫卿（用開封貫）
八年黃公度榜
陳璹（用泰州貫）　董天民
十二年陳誠之榜
潘旦
十五年劉章榜
潘瑋（甲科改名緯字仲寶）　陳伯達　張圖南
十八年王佐榜
張偉（字書言新江鄉遺俊里人）　林公望（字叔山樵宅里人）
柳仲承（用鎮江貫字德脩）
廿一年趙逵榜
張廷筠（昭之子）　鄭聞（省元用開封貫參知政事）
廿四年張孝祥榜
衛稷（仲達仲子處州教授）　錢良臣（參政字友魏）
徐銳
廿七年王十朋榜

宋倚

三十年梁克家榜

許克昌（用撫州貫字上達狀元）　蓋經（用開封貫字常父甲科戶侍）

衞博（字既文稷從弟樞密院編脩）　柳大雅（用臨安貫）

張伯垓（尙書）　呂蒙（用平江貫）

陳夢鵬（用湖州貫）

三十二年木待問榜

陳之方（用建州貫）　張序

張子泳（一姓朱又作隆興元年）　趙善洙（玉牒）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朱繹之（用湖州貫兵郎中甲科字貴言）　吳伯凱（用開封貫）

趙善調（玉牒）　徐玠（用鎭江貫）

周益　柳梓

五年鄭僑榜

王觀國（用開封貫）　林廷瑞（用平江貫）

葉昉

八年黃定榜

任巖叟（用通州貫）

湻熙二年詹騤榜

衞藻（字德章仲達仲孫朝奉大夫）

五年姚穎榜

趙師慄（玉牒）　張之德

八年黃由榜

朱端常（用湖州貫繹之子尙書）　柳說（用臨安貫）

十一年衞涇榜（狀元閣之孫）

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用平江貫甲科）　王正綱（用泰州貫）

十六年上舍魁釋褐

林至（字德久官祕書省師朱晦庵）

紹熙元年余復榜

趙汝澄（玉牒）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趙汝詒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張淡　張湞臣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衞价（用鎭江貫仲達曾孫字藩叟）　衞洽（涇弟）

衞洙（右司郎中）

四年趙建大榜

趙汝郕（玉牒又作七年袁甫榜）

十三年劉渭榜

孫一飛　胡琚（林卿之子）

林革（玉之子）

十六年蔣仲珍榜

張益臣

開慶元年周夢炎榜

葉汝舟　柳正孫

景定三年方山京榜

錢夢炎

咸湻元年阮登炳榜

曹應符（字泰叔衢州司戶參軍）　趙崇嘏

咸湻鄉貢進士陸運龍（字伯靈禮記郡魁）　謝國光（字觀夫）

紹定二年黃朴榜

黃英發

五年徐元杰榜

杜從龍

嘉熙二年周坦榜

錢宜之　錢庾之

湻祐十年方逢辰榜

洪應辰

寶祐元年姚勉榜

錢拱之

布衣被召賜第

朱季賢（内舍）　呂元亮　衛謙（字有山仲達六世孫宋末登第未詳何年）

特奏名（附凡三十一人）

章柷　詹奕　衛仲遠　衛稹

陳聖任　鄭濰（名第二）　吳正邦　陳世德

朱宗卿　葉簡　王鼎　姚端方

錢九韶　葉㣧　朱振　張伯起

章移忠　鄭丙　林一飛　曹元鼎

柳梗　柳大韶　戚簡　黃裳

朱端復　朱伯龍　朱彥直　朱端禮

朱濰　朱聞　朱允

雲間志卷中終

雲間志下

懷土賦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緜邈而莫（犯高宗嫌名）覯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隤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湘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艮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堇荼於飴莖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贈從兄車騎詩（李善注曰陸士光）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奉和皮日休吳中郎事　陸魯望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泖涼波漁蕝動（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以三泖冬溫夏涼）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雲藏野寺分金剎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迴自青龍呈謝師直　梅聖俞

其君相別三四年嚴巖瘦骨還依然唯鬚比舊多且黑學術久已不可肩嗟予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冉將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餓兒號無一錢幸得詩書銷白日豈顧富貴摩青天而今飲酒亦復少未及再酌腸如煎前夕與君歡且飲飲纔數盞我已眠鷄鳴犬吠似聒耳舉頭屋室皆左旋起來整巾不稱意挂帆直走滄海邊便欲騎鯨去萬里列缺不借霹靂鞭氣沮心懾欲陸夢想先到瀛洲前願君無復更留醉醉死誰從謫仙

逢謝師直　梅聖俞

昔向南陽道中別今向華亭水上逢把酒語君悲白日流光冉冉去無蹤

華亭十詠　唐詢

華亭本吳之故地昔附於姑蘇佩帶江湖南瀕大海觀望之美焉歷吳晉間名卿繼出風流文物稱爲不泯閭里所記遂爲故事景祐初元八月予被詔爲尉至部且一年而囹圄多因繫得書學期會臨沒朝夕有疲苶殆

凡山川風物在境內者未嘗一日而講求焉予今秋邑人有訟古泖湖者持舊圖經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凡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墳壟所言甚詳行部之餘輒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眞代異時移喟然興歎即采其尤著者爲十詠皆因事紀實按圖可見將以志昔人之不朽誠舊俗之所傳云爾

顧亭林（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顧亭林相傳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爲名焉）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里風煙變荒原草樹疎湖波空上下里閈已丘墟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寒穴（金山北有寒穴清泉出焉其味甘香）

絕頂干雲峻寒泉與穴平還同帝臺味不學隴頭聲夜雨遙源漲秋風顥氣清誰云蔗漿美纔可析朝酲

吳王獵場（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皆所遊獵後人呼爲陸機宅今其地爲采陸）

昔在全吳日從禽耀甲戈百車嘗載羽一目舊張羅地變柔桑在原荒蔓艸多思人無復見落日下山坡

柘湖（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吳越春秋海鹽縣淪沒爲柘湖吳地記秦時有女入湖爲神今其祠存）

世歷亡秦遠湖連大海瀰柘山標觀望玉女見威神渺渺旁無地滔滔孰問津何年化魚鼈芳鬍歷陽人

秦始皇馳道（在縣西北崑山南一里相傳有大堤路西通吳城即馳道也）

秦德衰千祀江濱道不脩相傳大堤在曾是翠華遊玉趾如將見金椎豈復留悵然尋舊跡蔓艸蔽荒丘

陸瑁養魚池（在縣西今名瑁湖或云即陸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

代異人亡久洿池即舊居未移當日地無復故時魚蒲藻依稀在風波浩蕩餘水濱如可問一爲訪庭除

華亭谷（在縣南縈紆三百里入松江）

深谷彌千里松陵北合流岸平迷晝夜人至競方舟照月方諸泣迎風弱荇浮平波無限遠極目漲清秋

陸機宅（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陸機詩云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今其地存焉）

舊諜傳遺趾悠然歷祀深人無令威至門異下邽箴谷

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詹堂那復見絲竹若爲尋

崑山（華亭谷東二里有崑山陸機祖葬於此因生機雲時人以崑山出玉因名此山以美機雲焉）

昔有人如玉茲山得美名巖扃鎖積翠谷水斷餘聲喬木今無在高臺久已傾如何嵩嶽什獨詠甫侯生

三女堽（在縣東南八十里相傳吳王葬女爲三女堽於此）

淑女云亡久哀丘尚著名九原誰可作千載或如生青骨何時化荒榛此地平空餘圖諜在不復啟佳城

顧亭林（野王所居也）　王介甫（安石）

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疎自

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

寒穴

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掠廣場萬兵助遮羅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柘湖（湖中有山生柘故名柘湖記云秦有女入湖爲神今有廟）

柘林著湖山菱蕖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竄險阻禍福易欺人

始皇馳道

穆皇得八駿萬事得其脩范范千載聞復此好遠遊車輪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丘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紛水中游豈是昔時魚吹波浮還沒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守此歲月除

華亭谷（水行三百里入松江）

巨川非一源源亦在衆流此谷乃清淺松江能覆舟蟲魚何所知上下相沈浮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秋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歲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徒生箴芊芊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游者不可尋

崑山（世傳陸氏家生機雲故名崑山言生玉也）

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清越有餘聲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欲傾不如鶴與猿栖息尚全生

三女岡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三女共一丘此憾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乃傾人城

雲間唳鶴之鄉也得名舊矣前人故跡多有存者寥寥千古斷碑殘刻不可稽證唐公彥猷昔宰是邑得

記籍於編帙遂即事物之尤者賦爲十詠相國舒王從而和之觀其立言措意發揮形容豈務鬭緝爲一時綺語而已撫事興悲該含教化使志士高人過而玩閱殆有深思遐想不能自已者誠足嘉矣歷年滋久寖次在後或未之見逮今府座檢討毛公好古博雅得泉寒穴序而銘之取斯詠載其間余姑求諸別集而得焉且念唐公之作刊示庭廡既久而此獨無傳抑亦文物之闕事故書之翠珉以示方來庶幾海濱之邑自是增光焉爾權知縣事徐汲記

青龍海上觀潮

梅聖俞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卻迴如舜時老魚無守隨上下閣向滄洲空怨泣攫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無大及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爲漁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看弄潮兒頭戴火盆來就濕

顧亭林　梅聖俞

鄉村空林木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跡更與古人疎昔爲賢豪里今亞蘆葦墟湖邊夜夜月光彩波上餘

寒穴

山頭寒泉穴淨若鏡面平熨齒敲冰冷貯餅伐玉聲傍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濤何由一往挹況復方病酲

吳王獵場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騎羅英雄魏與蜀貔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見桑麻坡

柘湖

柘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鹽邑空有秦女神浩蕩吞海日曠闊逆天津扁舟誰能往早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脩石橋虹霓斷馳道鹿麋游車轍久已沒馬迹亦無留驪山寶衣盡萬古空冢丘

陸瑁養魚池

來觀瑁湖水乃是陸生居春塘艸幾變誰膾此中魚莫容科斗應亦有魯王餘不隨蛟龍飛神螯未可除

華亭谷

斷岸三百里縈帶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漁者舟聞意見水鳥日共泛觥浮何當騎鯨魚一去幾千秋

陸機宅

我思陸平原廢宅荒艸深才高乃速禍事往不可箴飢鳥啄樹顛野鼠竄庭陰黃耳亦已死家書無復尋

崑山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令名猶如產美璞遂爾傳嘉聲寒

巖畜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閒二子不更生

三女岡

吳王葬三女困留此岡名已化彼築質合有蘭蕙生嬋娟夜月照腌藹朝霧平古魂如未泯不遠闔廬城

過華亭　梅聖俞

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

題李景元畫　蘇軾

景元名申本儒家子落魄詩酒閒尤善墨戲米元章畫史嘗及之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
只有華亭李景元

醉眠亭　　李行中

行中字無悔築亭青龍江上東坡名之曰醉眠
諸公皆有詩

簷低檻曲莫嫌隘地僻艸深宜晝眠代枕莫憑溪上石
當簾時借屋頭煙倦遊拂壁畫山徑貪醉解衣還酒錢
一水近通西浦路客來猶可棹漁舩

醉眠亭寄韓憲仲廷評

野徑荒亭艸沒腰一眠聊以永今朝放懷不管人閒事

破夢時聞夜半潮玉柱劉叉詩未獻金龜太白酒難招
知君有意尋安道咫尺何時動畫橈

趙明叔太博未識醉眠亭先貺佳篇

要識荒亭路不賒浦西橋北對漁家總嫌日照新栽竹
疏占畦長未種花壁上客來堆醉墨籬根潮過積寒沙
被人誤號陶潛宅也學門前五柳遮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絕　　蘇軾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
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
須信陶潛未苦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爲周公晝日眠枕麴先生猶笑汝
枉將空腹貯遺編

同前　　蘇轍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胸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遽傳
更將江浦作堦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臥氍毹豈暇舒
京洛舊遊眞夢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同前　　李常

陶公醉眠野中石君醉輒眠舍後亭人知醉眠盡以酒
不知身醉心常醒衆人清晨未嘗飲已苦醉夢心冥冥

淫名嗜利到窮老有耳亦不聞雷霆醉石雖頑委山側
苔昏日剝誰與扃牧童樵叟亦能指卒以陶令垂千齡
危簷弱棟倚荒渚海霧江雨穿疎欞勿謂幽亭易摧折
勉事偉節同明星

同前　　陳舜俞

酒膽長輕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藐比榮枯柳
聚散看同旦暮潮酣法本應塵外有醒魂徒向水邊招
已聞佳士過從約不似江東返去橈

同前　　張先

醉翁家有醉眠亭爲愛江堤亂艸青不聽耳邊啼鳥亂

任教風外雜花零飲酣何必過比舍樂甚應疑造大庭五柳北牕知此趣三閭南楚謾孤醒

同前　王觀

松陵江畔客築室從何年世俗徒紛紛不知李子賢枉彼既不知不如醉且眠聲名衮衮誰知命醉非愛酒眠非病長江渾渾無古今羣山迴合來相映呼奴沽酒不可遲買魚斫鱠煩老妻何必紉繩繫飛兔百年長短空自知直將視虱視天地冥冥支枕窮四時九衢足塵土朱門多是非秋風老蓴鱸扁舟何日歸

同前　秦觀

醉來豐瘁同眠去身世失二樂擅一亭夫子信超邈杯行徂老春肱枕頹升日壯志未及伸幽願寔自畢

同前　張景脩

樽前從客笑夢裏任花飛野鳥喚不醒家童扶未歸有榮還有辱無是卽無非萬事藏於酒先生亦見機

同前　韓宗文

萬慮中來攪不眠醉時一覺自陶然冥冥固已忘天地豈向杯中覓聖賢得酒休論飲得仙醉中遺物爲神全世閒反覆無窮事吏部難忘抱甕眠

昔有遺賢世所憐滄浪亭下醉時眠松江變酒終難待卻對殘燈理短編

同前　蘇梲

疲人思向醉中眠物我翛然萬慮閑渴飲蔗漿勞隱几吾身自足艸萊閒

同前　晁端佑

彭陽渴鹿背清泉之子名亭取性便適意中閒卻無事期君忘醉亦忘眠

瀟灑松陵江上亭醉來一夢傲雲屏生前笑語君須惜世事紛紛不用醒

盤石幽亭樂未央是非窮達兩相忘塵寰下望知何許爛醉高眠自有鄉

塵埃收得一身閑飲盡春瓶曝背眠醉耳猶嫌山鳥聒夢魂終日上高天

一枕雙湖意浩然狂歌酒盡卽高眠吾生久與時相棄好逐君歸作二仙

同前　晁端彥

人生有出處兩事固希全達則都廊廟致君堯舜前聲名喧宇宙指顧生雲煙不然早晦隱縱意樂當年第一莫如醉第二莫如眠無悔水鄉士子瞻稱其賢埋照不

于世作亭臨清泉歡來卽痛飲酣謔竟長筵陶陶非假寐泯絕平生緣盡得杯中趣常爲枕上仙影從明月照名任清風傳願君遂此志其樂更相先醉無三日醒飲盡百斛船境界如古莽魂夢遊鈞天莫學不佞者狥祿遭纏牽進無濟世志退無負郭田獨醒少意緒寡睡多煩煎風波驚性命鞍馬積胝胼未得立籬下應難臥甕邊區區爲寡仕短詠愧非妍

同前　晁端稟

吏部甕間眠先生總下臥夜偷綠醑飲晝喜清風過人爲清風快於酒擺落煩襟洗塵垢吾知醉寢勝閑睡可

以寄天眞兮忘世累溝瀆超江漢幕席視天地蝴蝶不知緣變化黃粱未熟處營利從來閑處得閑樂何者功成與名遂隴西夫子稱世賢世家自是酒中仙作亭占得松陵地東坡名之爲醉眠醉復眠兮眠復醉願養鄉輌浩然氣賢人爲濁聖人清昏昏夢寐都忘形花影滿身猶未覺竹風吹面不知醒憶昔樂天貪醉吟吟哦未免勞其心不若醉睡了無事其樂陶陶得趣深我身走塵埃羈鞅殊未息有所思兮在高軒欲往從之路艱塞無緣一榻同醉眠空禿千毫揮醉筆

同前　關景山

杜老顚狂尋酒伴經旬只走出空床輸君縱飲還高臥長有生涯作醉鄉

貧饒北海杯中物靜勝長安市上眠亂地春風吹不醒功成合與酒爲仙

同前　楊蟠

江花可醉草堪眠細想人間底處便客散樽空欲歸去此身還被月留連

江上聊遊我未能羨君長醉臥高亭不因鶴唳破殘夢還有涼風吹酒醒

清簟疏簾一醉身寂寥不稱詠詩人春風亦有憐才意

故擺殘花作繡裀

同前　僧道潛

嘗聞李謫仙飲酒興無盡醉來臥空山天地卽衾枕當時放迹奇流俗不可近君今外形骸與世不拘窘寸心合虛曠萬事一以泯開亭向幽圃朝夕事醉寢茅簷落日欲醒時起對嬋娟拂瑤軫

題干山圓智寺　沈遼

海天寥寥禾黍秋人籟已息煙露收數聲鶴唳草堂靜何苦更向咸陽遊

雲閒

野天茫茫秋水清生盡蒲蘆無人耕不知三吳地力壯老鶴空向煙中鳴

又

蠟屐去陽羨乘桴望雲閒腰垂陶令印意在莊生環斯民久困傲何用惠孤瘝於心倘有愧拂衣歸故山

陸機雲碑

朝日欲出已復西人間興廢那可知崑山陵谷久已變水旁惟有將軍碑

余山月軒　朱伯虎

愛月開軒絕頂開屹然危栱歷層巒翦除翠卉當簷盡

添得清光滿檻看亂石雲堆秋色冷老松風入夜聲寒十年夢寐江鄉景杖履終期日倚欄

超果教院見遠亭　李景元

高僧欲縱目橋上建橫亭野水茫茫白翠山點點青客帆風送棹漁火夜遺星看盡朝昏景天涯一畫屏

湖齋　朱之純

平湖十頃水汪洋得意茅齋且屈藏園種小桃今結子池栽翠茇更聞香六龜已兆千年瑞（予湖上治圃於桃根獲古龜六枚其小如錢）雙鶴看呈八月祥（昔時雲間有仙鶴每中秋月夜有仙鶴下往往覩之得名以此今予所居谷水鄰其地也）居此俟然忘世昧此心尤懶去龍陽

寄題華亭朱氏谷陽園　蔡羣

陸機異時宅故物無復迹悠悠谷水陽野水悽餘碧我觀豪士賦文字豈不白一爲功名誤末路眞可惜至今風雨夜哀鶴鳴不息千秋得吾人淨眼照阡陌結茅風煙際一悟世網窄古今一旦貉貴賤百年客閉門橙橘香隱几冰凍釋我懸升斗祿矯首望八極人生勞逸間此殆天所激鵬翔赤霄動鯨噴碧海坼爲爾具扁舟送此齒髮迫

朱氏天和堂　黃裳

朱樸隱居華亭自號天和子

谷水悠悠水天闊綠竹漪漪玉龍活天和堂在翠微中堂上誰誇青瑣閣二俊音爲才所稱未識危邦何太愚輕抱雄文走西洛謾勞黃耳尋中吳豈謂七百有餘載乃獲夫子營我廬能向平時脫羈絡爲悟浮雲此生錯通道谿溪醉隱亭載鵬風厚逍遙閣萬景紛紛無處尋須信天和有斯樂彼哉二俊何不歸空歎華亭數聲鶴

同前　徐鐸

先生晦迹谷水東志趣不與晉賢同遙聽鶴唳笑二陸巢傾穴碎非爲工浩然養素遺聲利脫去羈束離樊籠醉隱亭中三十載桃紅李白搖春風感時觸詠聊自適

誰知富貴爲窮通羨君高操超流俗直疑變姓稱朱公

同前　楊傑

聞說隱君子天和長自如巵言莊叟意谷水士衡居窮
達分已定利名心頓踈繡溪歸未得吾亦愛吾廬

同前　趙挺之

華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畫前賢有隱蹟卜築俟來者高
人養天和放浪寄林野安知歳月徂但喜名利捨傳家
得之子流輩推博雅春風振客衣逸棹東南下賦詩臺
閣彥落落珠璣瀉持觴拜親膝喜色勤鄉社都城十二
衢塵土翳車馬一夢遂君行茲懷已瀟灑

同前　豐稷

路左奬先饋門前屨幾重身歸塵事掃情處道心濃弄
水知幽谷觀雲想妙峯夜滾孤鶴唳清露滴高松

宣妙院上方　劉正夫

水定浮春岫鴉盤落遠林上方鐘送夕隱几興何滾

華亭秋日　張擴

陰雲薄薄滿秋輝曉露含光溼翠微菊舍擊牛嘗社酒
荒城擣練給征衣淨如掃迹蚊無幾多不論錢蟹政肥
定是水鄉差可樂不應潦倒未成歸

過澱山湖　張擴

昨日過湖風打頭葦蒲滾處泊官舟近人鳧鳥語聲碎
瀕海風煙日夜浮午飯腥鹹半鮭菜客牀顛倒一皮裘
平生浪說枉家好晚向波濤未肯休

顧亭林　胡松年

海山盪佳氣千載傳古居平生讀書地竹柏靜以疎忠
義貫白日名不埋幽墟苗裔今幾何誰能補其餘

船子和尙三詩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空載月明歸

二十餘年江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
不計工程得便休

三十餘年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錦鱗不遇虛勞力
收取絲綸歸去來

又題松澤西亭

一葉虛舟一副竿了然無事坐煙灘忘得喪任悲歡卻
教人喚有多端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拋歳月臥煙霞在
處江山便是家
愚人未識主人公終日孜孜恨不同到彼岸出樊籠元
來只是舊時翁

華亭道中　僧道潛
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溼春風五更百舌催殘夢
月到官河桺影中

吳郡征北將軍海鹽矦陸府君之碑
君諱禕字元容吳郡吳人也昔龜鳳啟符嬀□□襲□□之肩世爲諸矦或□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聲聞於海內君繄遠祖之懿緒承洪族之淸□嵩嶽降其神淵瀆協其氣是以景靈咸贊奇姿挺傑合九□□性聰苞五□□□叡故能□□大業□經□德指瓊雪而□□行瞰雲霄而厲峻節若夫愔經好古玄

□圖□則思□□之□神入幽芒之□□□□而識其機苞萬品而□其指也爾乃披禍林□□遲養眞値□□求士匪□□□□□敷沈綱繞□□□□石之□幽澤無散髮之□君□斂節降志屈□從時赤舄六年徵宿衞郎中□□□□遷左郎中治書執法□中校尉立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君克明□憲允亮納言□□□□封海鹽矦加禆將軍行左丞相鎭西大將軍事於時基辰□御江河異宗皇晉蕃平南境有□□□□□□君征北□□□□□□□□□□□□則儒色溫□武升則□氣莊爾乃撫戎廟算量敵□□□□□北攻前□□□□□□□□□□□彼場□憚威之□也及其委戈執□入賓皇儲若珍袵席講道論□□□□□□□而□□其□□世俗方昏日月不照鴟梟□□豺狼競趨君恥甯武之詳愚厲相考之烈□□□□□□□□以□□□□□□□興遘貝錦疾□合釆□受侮以遐遷永蕭□於積祀到大康之□□□□□□□栖□□水□□□鱗君將□□□之蟠奮朝陽之羽□□箕之入周陳洪謨于晉宇亭年不永春秋知命□□而□夫□□君德□銘大勳令之通義人道之□事也君

元子西曹章安二縣令奉車都尉衞仲子□□□大夫□□掾□□子散騎□郎前將軍歷陽宣威二郡內史喈仰堂構之遺蔭蒙析薪之□荷詠□□永思感蓼莪□□□□山以代君命執翰以褒德庶同輝於日月垂永熙於罔極也乃作頌焉其辭曰
皇綱不□天裂地□煌煌南基敵輝北辰桓桓□□□命作□龍嘯江□威響北振運否承泰六合□一帝鑒海嶽求其隱逸將彈南冠入亮皇室我翼末揮□□□折何用不德命此執翰鏤金作頌億載不刊泰甯三年
歲次乙酉十二月壬戌朔一日壬戌立

大唐故朝議大夫護軍行黃州司馬陸府君墓誌銘

朝議郎行右拾遺靳翰撰

君諱元感字逢禮吳郡吳人也昔者舜嗣堯歷協帝初以鬭門田育姜姓賓王終而有國其後俾侯於陸開錫氏之原作相於吳纂承家之祕立德之緒莫京於代曾祖慶梁官至吏令入陳三辟通直散騎侍郎皆不就祖士季陳桂陽王府左常侍隨越王府記室皇朝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父謀道皇朝周王府文學詳正學士茲茂稱奕代餘慶資身擢慧葉而增芳飛靈波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函席曳裾文儒繼美君生而敏慧長

而溫良識聰朗而惟澹體矜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於以資宿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丁憂去職服闋值國討狄軍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爲從事文武吉甫斯之謂與尋爲婺州龍丘丞贊貳有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和州歷陽二縣令育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絃歌武城歎其焉用仲康鳥獸中牟稱其仁及尋加朝散大夫除黃州司馬到官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天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悲哉粤景雲二年三月初一日葬於崑山禮也初文學府君以擅班固漢書勅授舒王侍讀君少傳其

學老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脩厥德者也嗣子南金等哀號弗及孝思率至卜兆是營封樹特永憂陵谷之變託詞頌休銘曰

簫韶儀鳳觀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吳鄉我族昌兮自君嗣業履素含章我譽臧兮內遊蕃邸外掃戎場我才揚兮爲丞與令化洽三方我人康兮天子命我我朱孔陽佐於黃兮美志未極歷圖云亾訴穹蒼兮頌德休問地久天長永無疆兮

唐故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

公諱謙字自脩其先吳郡人季歷丞相蕭公之後也漢

魏以降蔚爲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大王父諱希揚登州軍州事衙推王父諱彭兗州司戶參軍先府君諱行大宣州甯國縣丞先太夫人吳郡陸氏公即先府君冢子也公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溫其珪璧凜若松筠粵在綺紈質性端敏卷舒退進遯於老成早歲舉明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行不合時流所排晚節以談笑曳裾歷諸侯上客魏帥何公一見若平生交表公高才請宰劇郡由是褐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以戎虜之地民俗驕愎非鳴琴可齊□展驥仍乖理張翰之扁舟企陶公之□躅浙右勝地雲間故鄉豹隱湯

冥韜光晦迹其有嵓廊彥士□島逸人每披霧見天開雲覩雉莫不高山仰止如不及焉噫人皆知麟鳳之爲瑞而不知善人爲瑞也不使公執政當路於時元龜□□不泯於將來盛德必鍾於後嗣□造物者大誤彼蒼生之不幸乎嗚呼夢感兩楹□生二豎以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六月二十有八日丁卯啟手足於蘇州華亭縣北平鄉崧子里之私第亯年六十有七先是公於第之南隅列植松楸有公叔□之想焉明年歲在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乙卯灼龜析蓍姑遂先志窆於茲原禮也夫人弘農楊氏貞順婉約閨門楷儀□爽撫孤罔不

適禮撰滁州全椒縣尉先公而逝□一人適明州象山縣令張夔男六人長曰寰杭州鹽官縣尉次曰台常州晉陵縣尉次曰占匊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次曰寔鄉貢明經次曰滔次曰潛皆在嬰幼唯寔與滔□公之肯咸能□□接物孝悌治身動惟直方靜必温克奉詩禮之明訓在邦家而有□是使聯榮清途列羽霄漢有後於晉斯其比與女二人長適吳郡張聿之明經出身解褐蘇州華亭縣尉次許嫁吳興姚安之登童子學究二科再命爲東宮舍人率皆禮樂名儒簪纓盛族公之中外姻表輝映當代不可一二而言也嗣子寰欲□□之不絕感陵谷□咸還泣血號□請銘幽石恭爲銘曰

愷悌君子兮如珪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殃彼蒼不仁兮曷爲其常甘泉條竭兮風熖摧光孤悸洒血兮行路凄傷青鳥告□兮甯神高岡

新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陳執古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子則冠於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爲非毀無其教則杜子美謂夷狄之不若是皆傑出意表垂範將來扶狂簡之肺肝判冥頑之耳目膚淺蔽又何加乎若乃誦聖

籍以知歸服儒衣而不變以嚴師爲己任將尊道爲士先苟得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郡之劇邑也當土蔽水煩之地屬風頹俗雜之餘民無堅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佞佛以逃其禍先王之教咸罔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委頓自錢氏納土宋運有開年歷寖深邑長相繼殊未思政理以五常爲本五常由夫子而明必有所宗是宜崇祀率視如弁髦之敝孰能存愛樹之心介於梵剎之隅甚矣鄭門之困今天子明神所勞禋高聿脩典冊攸存牲幣靡闕而況褒成教本位極眞王通邑之祠不絕如綫非所以副國章之舉廢俾

鄉校之知方少傅劉君是以有志於斯也劉君世編官族代傳素風養勇久貧於一鳴適道無辭於寸祿下車而姦盜屏假印而獄訟清胥尹伏從閭里競勸當其至止首謁聖師撥蟏蛸而入戶庭履蔓艸而升堂陛致美且慙於黻冕改爲奚及於緇衣列像毀殘侍座跛倚裴回瞻覩俛仰咨嗟不易新規曷成大壯爰求隙地得於縣東營爽塏之基委諸薙氏度中伐之木命以梓人民忘悅使之勞吏謹不愆之素由是重門祕殿做大厦以耽耽東序西廂亘文楹而翼翼後建殖庭之宇用鋪講藝之筵旅楹既開陋堵室之非度縮版以截見宮牆之

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損計日之俸儀辟容而充彩飾華袞以鮮輝入室之賢侁侁侍坐陛堂之衆濟濟賓牆置孝愛之一人與配侑而兼列如在之威神備矣致誠之典禮敦焉俎豆嘗聞風雨攸除嗚呼大道既隱明王不興儒雅之儔沒沒無媿矧夫皇猷允塞文令闡揚夫子之英煥煥宜久豈獨行於萬里長幼之序有倫如能達彼四方齊魯之風可變執古性惟樂善學愧親師聖門難言誠甘取誚互鄉與進冀許偕行直書內疚於無文不朽幸刊於美石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有一日記

福善院新鑄鐘記　呂　諤

昔黃帝命伶倫氏鑄十二器蓋鐘之始也召從律之氣揚治世之音上同和於天地下協贊於神人暨西域聖人化寖中國海貯眞教星羅梵宮方袍之士佛肆之間亦建鐘焉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或謂振豐隆之響鼓鏗鍧之聲警六和之衆息三塗之苦天下之人信服斯語悉務鐲施曾無閒然矣福善院屬秀州華亭縣之西北隅內熏浦之陽僞梁（犯仁宗諱）貞明六年之所建舊曰尊勝皇宋大中祥符元年肇錫新額斯院也臺殿輪奐廊廡完備象設孔嚴緇徒櫛比惟鐘闕如院主沙門遇

來大師幼脫塵網素演竺書內行韜明外貌芳潤忽一日喟然歎曰凡燕居蘭若式遠郛郭苟無鐘梵之音曷爲我晨昏之號令耶遂命門弟子詔謹與耆宿僧德成歷冒風霜徧誘檀信隴西董仁厚欣然樂善首施淨財三十萬緡是近者遠者靡不悅隨天禧四年冬十月謹乃抵郡薦狀乞聞天庭尋詔下許輸錢易銅以鑄斯器明年值洪水方割下民昏墊亟就茲緣時不我與洎天聖二年歲之豐稔俗稍蘇息謹復率衆聚財載聞郡政乃命青龍鎮巡檢侍禁太原王公繼斌莅而鑄之公芳猷蘭祕峻節霜明幹局有聞從事無曠十二月己巳凫

氏設冝冶而鍜錬焉境邑士女觀者如堵銅旣山積火亦煙熾洪爐啟而祝融奮怒巨槖扇而飛廉借力凝煎沸渭翕赫霄壤俄而煙飛燄歇豁然中度華鐘告成厥功斯就揭珍臺而彌奐發鯨杵而大鳴激越人天聲聞遐邇不作不慴不槬不窕匪獨導我之眞侶抑亦聰彼之聾聵縱使漢宮千石感崩山而發秀豐岫萬鈞應嚴霜而振響豈得同日而語乎謂丁制滁陽退居江左承命敘事牢讓弗遑謹直書其實云耳時皇宋天聖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重開顧會浦記

章峴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析吳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爲上腴其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它邑之不若也國朝重馭民之官宰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歷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丞來更縣章君再調百里（元空）凡積政閒有因仍未遑者（元空）思諗窮之顛乎改爲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艎去來實爲衝要平疇芳甸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簳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才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

建元之後瀦澤仍歲浦無流津楄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濬浦便民之志首建（元空）明年春由青龍睨江瀾所來圖上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藩之初銳於振舉周覽風俗憫時菑凶期於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議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旣授成筭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高民飢又重費官廩募邑之大姓洎瀕浦豪居力能捐金錢助庸者意其豐約疏之於牘誘言孔甘喜輸叢來凡得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敷之繇是揆日戒告摽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抶東山賦忘勞之詩與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於邑郛終於江澨增深四尺鑿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土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堤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嵩塘曰趙屯曰大盈而嵩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潰民壤錢君又諭墾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至顧會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自浦而泄匯於大川若驕陽盛怒蘊隆爲虐則瀦渟潮波分注疆甽由浦而入潤

漑千頃夫然則陰陽慘舒之權歲時豐穰之候可移於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大堤屹起素波盛滿煙霞澄滅乎萬狀𤅢淪朝夕而兩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擧音壤歌而歡騰其閒於是邑氓之耋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堙爲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嗇於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和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興壞起廢易於轉圜是擧也靡殘乎私罔耗於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孰愈於是哉噫觳蒲之爵風化所繫昔人之以最課異績美在（犯今上御名）（信）史者不可勝紀今之爲縣者雖有通

人之才藹於施用而易於韜晦率不過循蹈常轍飭身養望爲榮名之漸坐守歲華幸而代去其於興利除害幾何哉觀是浦也則錢君政治之淑歷從可知矣僝工之辰命宷察浮舟以落之峴職當載筆宜識其事聊謹歲月以俟來者云慶歷二年歲在壬午四月二十九日記

濟民倉記　　李璋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猶以大爲小者其並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於州戸苦之近傳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借糧貸種數加多無定計夙夜警邏皂勤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成之初築蔬圃割湖地爲敖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請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爲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頃嘗病河之冰船阻而寢矣官督急胥是捽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曰濟之乎翁且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於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

者源源不可遏於是遠致海木又不牟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屬之赫哉偉乎其可信之也迫而察仰而覩非人力神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於衆衆謂我家既力有餘也令不吾擾愷悌之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與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令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思酣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昔諺有之曰責亭葺而游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爲利反諺爲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廨亦有圃亭席高廣圃蔬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

在民者以爲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曰吾不圖爲倉而至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宜矣柰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於石千萬斯年子盍記之乎爲記之蘇士李璋也爲書之鹽監殿丞徐大方也爲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於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才字器之渦人也

思堂記

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乎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空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以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記

思堂記

章望之

吾族弟質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寺爲思堂以居予爲述而記之曰君子慮於正小人慮於邪惟邪動罔不凶惟正動罔不吉是宜戒哉孜之哉有攸爲也君子之於是不勤則不成不思則不得故夜而思之旦而反復之盡日以行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年積年以爲世爲善而無厭然後大善立矣是以君子行務五德四失曰夫何謂五德道貴有仁貌貴有禮言貴有信心貴有義業貴有學也道貴有仁所以成身也貌貴有禮所以交人也言貴有信所以誠物也心貴有義所以制事也業

貴有學所以通理也何謂四失非也過也怨也忿也非無容一過無容再怨無容長忿無容（元空）善在我思必有不善在我思必無思之於（元空）以少己也古之人有立常由此今（元空）

名進士入官而予於世法所宜尊而畏之視處必志於有爲乃斥其所趨而爲之說

超果天台教院記

陳舜俞

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爲法以念佛爲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陛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横絕苦海眞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巨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衆之珍聚肆六時之白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鐘梵作而齋戒脩又可闕乎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者迺鶴唳之奧園實龍象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厦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嚮法師惟湛台嶺之宗實爲苗裔言厭遊方聿來胥宇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

俗於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剏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吳延宥善施樂義乃爲之捐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以系瞻誦之愨遊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雄觀畢空門之能事矣嗟乎誰爲布施爲住於相衆生不愛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眞覺集爲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攸止故夫信捨作則執著亾執著亾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輟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無聞見則無我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囑隨喜云時熙甯五年正月辛巳記

海惠院藏經記

陳舜俞

秀州檇李之奧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閒爲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爲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施號爲長者爲之募財傭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龔藏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俞敘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

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焉者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爲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嶬峨決而蹊通崒屼碎而塵飛視千仞以爲夷化顚踣以爲安其車之爲利蓋遠矣無明之山慳貪之阻嗔恚之岡疑障之崔嵬詐妄之叢棘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以法爲車以布施爲軿以禪定爲軫以忍辱爲轂以持戒爲轄以勇猛精進爲輻以般若爲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始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爲無意也況夫我爲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駛心止輪梶舉眞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毛端眞體道之樞機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爲無窮之利乎若夫山澗同乎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

布金院經藏記

陳舜俞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己者其行湻白善護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爲邑人顏

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營大屋爲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於是人無遠近爭投以財越三年而告成函以文木襲以綈錦載以華輪幰以藻閣綴以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廈周以廣廡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略數百人煥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義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嗔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馳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爲法在衆生爲苦有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卽其所乘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摧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於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善解其義其文足以申贊歎見屬者不遠千里云某年月記

華亭縣學記

劉　發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秀州華亭縣事劉侯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而闕右廡倉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犬彘得以遊處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彷徨歸則發政以惠民徐以善言風諭邑內邑內欣善莫不奔走以承命於是學始繕完又風諭得衛氏子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乃屬其佐劉發爲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與也必爲記不忘前人之功力爾已而發解官劉侯又以書見速且曰學始謀於陳侯卒建於陶侯無以吾廁於二人之間劉侯之意固忠厚矣而事在衆人之耳目非可誣也輒廣記而

備言之華亭大縣也旁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宅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庳陋旁不可以爲齋館自吳侯及爲宰已嘗有意遷易之而勸導率不就後三十年而陳侯謐復議建學是時邑人衛公佐率先願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即築土治木預爲戶牖加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侯以事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爲佛宇公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侯鎔爲政而公佐死浮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爲公佐祈福其子弟則今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於是邑子朱賡朱伯瓌周揚許洙以之干陶侯陶侯使之白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者乃率衆士人詣郡太守又詣轉運使皆得請遂擇日鳩工而四人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各實其言矣而宅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於劉侯蓋若有待焉夫致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子皆知之學士大夫方困布衣必以是說應有司之求及其入官則昔之具何以哉蓋上之所程督者常在獄訟簿書而考積不及於教化故也以文盛之時建學校於多士之地或有其意而

不能遂其議或遂其議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不能成其功故發詳記其實以爲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知成功如此其難無至於廢而不治云

隆平寺經藏記

陳林

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夷閩粵交廣之途所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其事佛尤盛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怵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自恃也故其重樓複殿觀雄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頃寺之隸鎮者三獨隆平藏經未備治平四年邑人陳守通乃始出泉

購書而棲經無所沙門道常卽法堂舊構合眾力植巨軸貫兩輪納匭五百放雙林善慧之祠制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始熙甯五年之季秋成六年之孟春而髹漆繪事所以爲莊嚴者垂十年工不克就元豐四年曹侯永逸王侯景琮之來也憫其垂成僅廢因籍藏之所入發其端更其徒行清主之未幾城邑區聚由盧遠而下凡十人不謀而赴隨力之厚薄皆有以相其事規模法象卽其書皆相合高下度數披其體皆可考袤二丈有二其崇加三上爲諸天宮者八下爲鐵圍山者二承以藻閣覆以重檐八觚竿聳方匭鱗比雲蓋雨華繽紛蒙

蔽法從導衞循繞環匝翼以天神挾以力士欄楯欒櫨榱桷扶柱皆雕鏤刻琢塗金錯采材致其良工盡其巧靡麗侈富言不能旣而見者知焉經之費凡三百萬材之費者十之二工之費者十之三髹漆之費者十之四塗繪之費者十之五越明年元朔合黑白二眾落成之左旋右轉鐙蔽鐃鼓觀者爲之目眩聞者爲之耳徹於是人知方等一乘圓宗十地之爲可依也始知來以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曲猶機器巧說譬喻最後乃云四十九年未嘗以一字與人而彫密法藏獨付於靈山拈華之時則知無說無示者是眞說法無聞無得者是眞聽法所立文字假名權寶是以尊者迦葉之集四僊大智文殊之結八藏近傳五竺遠被八荒其感應顯異則有若士衡投火而不焦賊徒盜葉而不舉其功德博大則有若聞一偈而入佛初地持一經而生天七返蓋經典所在則爲有佛書之虛空天蓋上衞況嚴持奉事如此之至哉嗚呼竭大海水盡妙高山雖犇羣有窮而不能及佛一句少分之義以余之淺陋何以語此而行清數來請文所願贊其成也於是乎書元豐五年春正月馮翊陳林記襄陽米芾治事青龍賓老相過出此文愛而書之

重開顧會浦記　楊炬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畎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爲害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爲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於是監州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爲縣邐迤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野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考視高下訪於父老謀之邑僚得顧

會港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爲旱潦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歷二年修河記於縣圃而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惠利之實有在於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而淪塞淤澱行爲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爲十部因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濬三尺而下至鎮

浦極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挾堤因舊基爲閘而新之復於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渟浸不向浹水落土壤由是自幹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爲魚鼈之藏皆出爲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爲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於前記者茲不暇錄訖工之辰憲臺以常平官復視公與邑僚泛舟從遊還謂炬當書其實以刻於碑之陰毋事於誇也炬安敢不勉遂識其歲月及其功利而不復爲之文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三月望日記

華亭縣浚河置閘碑　許克昌

皇帝克肖天德剛健精粹高明悠久夙夜於治道日月以照之雷風以動之小大之臣迺震迺肅丕應徯志奔走率職智不敢閎謀勇不敢愛力成順致利罔不從欲以能大宅天命昭彰光堯之盛烈羣生雍雍焉惟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脈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於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塡閼雨小過差則泛濫瀰漫決齧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飢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迺博謀於廷曰維雨暘

之不時予敢不懋於德然使水旱之不能災者甯無人謀或曰巨家嗜利因歲旱乾擁水所居以爲田則雖以鄰爲壑而不卹旣瀦水之地益狹則不得不溢害盡聚所占而鑿之以還水故宅庶民病其少瘳乎上曰是誠有之然不可悉鑿也甯疏水下流而導之會有言蘇秀勢寖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瀦水宜爲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開明强濟誠愛果達有仲山甫匪懈之節旣受旨卽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

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盍開諸堰適能挽潮爲害閘河以瀦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則無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卽張涇堰傍增庳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啟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於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卽丏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一木一石一夫一工皆窮校研覈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柅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賦給不可廋匿檢程視作勞容苟簡乃浚河自薛山達青龍港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青墪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爲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甃巨石兩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浚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槩七倍於浚河靡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於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葢斂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捧土以增坊今四州之人自是知耕斂而已雨暘惟天可也此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抃蹈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盍爲吾文之克昌竊迹前事鄭白之渠成而關中沃野無凶年其民歌之班固志焉於今盪耳目也今天子仁聖勤儉宮中無一椽之營獨念稼穡之艱難遇烖而懼食不甘味寐不奠枕務以興天下之利而忠恪之臣畢智慮展四體迄此成功乃野人之歌不足以被筦絃垂汗青倘太史氏又以爲主上盛德大業固已不可勝載茲特一方之細故略而不悉則是使四州之大利曾不得齒於關中之二渠垂光萬世此承學之罪也乃爲歌五章以遺斯民使扣角擊壤以極其鼓舞懽愉之情用發揚聖德亦使知自今農爲可樂而招之反本云若夫念圖功之孔艱嗣美績於無窮加治於未壞時浚而勿壅尙屬諸來者其詞曰

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甯兮謀
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搴菱兮但耕
稼君王智兮如神禹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
漑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

嘗不足以餬其口盍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我君兮歲後天施我孫子兮彌豐年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縣齋詩序

朱之純

彭城劉侯元祐庚午來宰雲間下車一日先脩庠序次立教誠下至簿書期會各有條理今來十旬一境告治訟庭清明幾致刑措於是即縣齋之東新其一堂一亭一閣堂曰絃歌亭曰三山閣曰艮閣與士之賢者講論歌詠於其中葢將有志乎美風俗也然予嘗思之自浙右爲邑未有繁劇過此者其境東南濱海西北負江帶

湖方二百餘里其戶口除浮寄浪居而占於籍者亦不下數十萬比嘉祐初太常丞吳公所治往往三倍其數故生齒日衆情僞滋多而獄訟少有衰息厥後欲鎮以寬者失之慢矯以猛者傷於刻閒有慨然將勤以濟之者雖戴星出入日昃不食力愈勞神愈耗而姦宄鬬很終不能勝是何耶豈其操術本末之倒置與將意其難治而作聰明之過與抑亦不能平易而以百姓之心爲心與不然何四十年閒民用不靜而劉侯之來未幾而風移俗易之疾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弟之道凡爲政者莫不念此然行之而民不心服者以其作於人爲而好惡之私勝之耳使夫豈弟發於天資平心如鑑之應形接物如鐘之待扣雖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無形金石之無情猶且應之況利其仁而樂其義者乎此固爲民父母之道也得所以爲民父母之道則其子從之之疾又何怪焉宜其遊心三山鳴琴一堂登高而賦之使人知仁義禮樂之意也予圃隱湖西比有客見過因問邑之治否誦公豈弟出於自然且曰方周盛時齊人五月報政文公猶驚其速況處今之世教化未明而劉君治江海僻陋之地曾未十旬了無可治則是古道復行豈不賢哉噫以予之所言證予之所聞則君

坐斯堂宴斯亭登斯閣也宜無愧於古人矣客退因序其所聞而爲之詩

洋洋百里起謳吟惠化薰陶谷水陰明月詩函三島秀清風曲奏一堂深武城浪說言游道單父休誇子賤音政斂誰知過齊國想君眞得古人心

右絃歌堂

俗易風移古道還縣齋壘石作三山因憐席上紅塵少贏得壺中白日閑想見六鼇擎水下（記曰三山坐在水下）看雙鶴落雲閒（華亭每中秋夜有仙鶴下）何須更叩黃金闕只此幽亭是玉闕

右三山亭

畫閣巍然冠翠巒更占艮地特巑岏曉窻高揖東風暖夜幕低垂北斗寒突兀狀驚青蜃吐徘徊勢若老龍蟠嗟予勁節非徐子那得陳侯一榻看

右艮閣

思吳堂詩序　朱之純

思吳堂嘉祐中太常丞吳公幾道所作也初曰環碧亭公有惠政四十餘年民誦不絕今彭城劉侯來宰雲間採民所譽因至其亭見其頹毀蕪沒乃喟然歎曰昔人思召公愛及其棠戒之曰勿翦勿伐况此亭中冠一湖

吳公歲時與民所共樂者最為勝槩當秋分之月夜湧出金波遇春葺之花時變為錦水若乃火雲燁空揖清風而慍解凍雲凝地覩白雪以神清有此佳麗荒而不脩良可惜也於是增大基址飛出軒宇寰以虹梁徘徊煙波之中浩浩乎誠可樂者乃闢其亭為堂易其舊名曰思吳所以從名望也吳公之來予生方七歲其教條治目更歷異政不得其詳然猶能髣髴記其去時父老悲啼攀轅不與前進以至空一邑隨之及予壯歲疑其得民如此乃問鄉人長者因語其施設大略蓋有惻怛之誠感動冥默者二三事焉如淅右旱蝗蘇秀為甚公方下車克自痛責遂禱橫山之神即致甘雨蟲亦避境不食其稼至秋大稔乃出教條命民預脩水利以待淫潦或停或注達於江海已而大水暴至阡陌堅牢溝洫既浚復稔如初比及三年風俗歸厚天無札瘥地無旱潦家給人足歌誦滿路噫此古之所謂遺愛者宜乎去之久而思之深也今劉侯為政豈弟又且孜孜尋訪吳之治迹欲舉而必行之惟恐後時則名斯堂也豈非從民之望抑亦見其樂取人以為善也然人有疑其名者告予曰詩人思古皆傷今之不然也以劉侯之仁民胥樂之又何吳思之有余應之曰人固有遭其虐政而思

昔人之賢以哀今之不見者又有遇其善政而思昔人之賢以幸今之復見者則思古之說豈一端哉當其男以田功之畢女以織事之休內無飢寒之戚外無賦役之勞思以斗酒共相娛樂令於此時為之命儔佐臨清流設玉斝金鼓喧闐於波間管絃嘈囋於堂下歌者舞者形和聲和以觀遊人士女或三或五溶溶洩洩如鷗鳧之浮川鯈魚之戲藻是人之樂也皆相慶曰吳之復來矣若夫政不出此則人之不樂生令此時精耗簿書之冗力疲獄訟之煩事既無窮應亦不暇又何能俯清泠之淵笑談終日與之偕樂耶設有勉強為之雖撞鐘

擊鼓人聞其聲將蹙頞而相告曰欲見吳之莫得也然則此堂之作一遊一豫足以爲政之勸沮而劉侯之慮有出於此其深得思吳之樂與荀卿曰欲觀千歲今日是也以劉侯之賢其樂顯前人之善如此則異時此堂復脩予將期後民之所思有甚於今日矣堂成劉侯就予索詩於是序其所聞而賦之詩云

畫堂重構一湖中更迹民思勃海公自昔三年畱惠政至今百里誦清風波間陡覺歡聲別陌上新傳樂事同從此邦人轉懷德悠悠谷水幾時窮

書朱象先畫後　蘇軾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予以爲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能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以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磐礴雖余亦

得攫攫於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寒穴泉銘（并序）　毛澤民

歐陽文忠公爲大明水記云山水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然余客東都時日從定力院取井水煎茶此井不知有山泉而味乃與惠山等至衡其輕重則定力之水輕是此井甯冐出山水下哉至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惠山泉蓋居第二文忠公以爲不然雖余亦不以爲然也蓋水之在天下者人安能盡知之顧可使不知之水又盡居七等二十水之下乎水之良不過甘也一甘而第爲二十差爲七等又遂以爲天下無水而高之是嘗欺我秀州華亭縣有寒穴泉邑人知之者鮮縣令姚君汲以遺余余始知之問此邦人則多不知也取嘗甚甘取惠山泉竝嘗至三四反覆嘗略不覺有異是就余所知則惠山寒穴相望裁二百餘里間蓋有兩第二泉矣嗟乎論水者談何容易景祐中相國舒王有和華亭縣令唐詢彥猷寒穴泉詩云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此泉雖所寄荒寒宜因相國詩聞於時然亦復未聞也余恨前人之論水者

既不及知之余欲以告今之善論水者爲作銘云

泉之顯晦　豈亦有數　生此寒穴　與世不遇
美不見錄　爲汲者惜　泉獨知冽　不計不食

新作華亭縣門箴　沈遼

政之善出於是不善亦出於是斯民何知維令所置勿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私是乃可畏朝而闢焉小大必治遠昏而闔以休吾吏治得其平謂我愷悌有或不然乃門之愧（元　空）歲久摧圮會廣西闕遂因其材而還（元空）熙甯十年九月一日錢塘沈遼攝令記

祭滬瀆龍王文　葉清臣

維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巳朔五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勾管茶鹽礬稅朝散大夫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葉清臣謹遣供奉官商量灣巡檢劉廸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滬瀆大王之神清臣叨被朝恩出持使斧觀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天子之寄下救斯民之瘼職思其守靡敢怠遑眷惟全吳舊多積水加以夏秋霖潦田疇汚沒浩浩罔濟人無聊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盤龍之匯但陵谷遷變枉直倍差水道迴遏潮波壅滯自乾興以來屢經疏決未得其要不免爲沴蘇秀之人皆云神故有廟在江涘錢氏有土祀典惟舊霜星貿移棟宇崩壞官失檢校民無尊奉自時厥後歲亦多水且謂神不血食降災下民清臣躬行按視徇人所欲乘乎農隙疏此江流神果有靈主斯蓄洩敢告無風雪無瘥癘舉臿而土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澤化爲壤田卽當嚴督郡縣脩復祠貌春秋致饗蘋藻如故若疲吾役夫不能弭患則我躬不閱遑卹於神惟神聰明昭鑒無忽尚饗

雲間志卷下終

續入

琴堂

在縣治思齊堂之後用葉仲英之名改翰林院學士樓鑰書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立

雲閒　樓鑰書

在縣西五里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建

記縣學序拜儀　胡林卿

雲閒士藪澤壁流道德之化近於禮宜習顧有因陋未遑革者歲元日至相與會拜浮屠之宮雖至不可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來涖茲邑纔累月政成博咨風土之舊或以是告侯慨然曰齒尙於鄉倫明於學古也吾家於鄞里人講是禮於州校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倣而行可乎於是陽復之翼日薦紳冠帶總集黌宇序立大成殿下潔豆籩釋菜俾士之高年者主祀事禮竟循廡而歷布席進德堂相鄉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則列父兄後魚貫鴈行誾誾雅雅侯與僚佐盛服觀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可不書尊師蔵儀敬也示化媺俗仁也貴老順長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與迺命林卿志歲月詔來者林卿昨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時政用名教厚

俗爲先州人慕嚮久之不變後進於長者脩慶朔之拜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今小試一邑心惟范公是師諸父兄弟盍世守之以毋忘鄒魯是邦之意侯名立中故敷學尙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外臺進士官今通朝籍假五品服云

南四鄉記　樓鑰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跋盭之疾臥家待盡孟秋月丞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爲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歎曰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細微徑以徹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舅汪文昌之子立中爲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爲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爲葉公生立祠於縣庠因請爲記且敘其事始及積薇之實大略邑中歲造煮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曹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倍

稅日甚一日參政錢公邑人也旣登政路盡以告於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爲巨壑浸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不憚重費大興脩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淸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爲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爲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解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尙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足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爲始四鄉

之賦旣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敷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爲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端舊寓玆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旣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鉏艾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傷如今歲旣旱而蝗它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益急別置牌引名色至不可縷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從條限給鈔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欠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爲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蒙俯察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將來可謂曲當矣官寮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卓喜斯邑之少寬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葉公名時字秀發嘗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孜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罷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

故不以老退爲解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樓鑰記幷書

中奉大夫試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兼脩玉牒官兼侍讀衞涇篆額

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借緋汪立中立石

雲間志續終

華亭縣建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歷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宫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然既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瑾始至振乏逮鰥東奸擿隱一年而樽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爲平糴倉又一年度地鳩材遷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廡而館鄉賢於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宫之翼翼沈沈邃嚴靖深伻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歎詞章之靡經生學士尙論比閭之法庠序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并牧去籍二千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爲教非强其所無也亦惟卽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卽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省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於閭門之左右而父師少師者爲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閒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

道無聞而非正言志一心臧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賙而爲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衝矻矻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奸胥亂民緣絶爲欺吏以官爲市民與吏爲讎違其常心以陷於辟是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况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於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太沖所謂高明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郡而居華亭者爲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野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材以給時須自陸士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巍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闢邪說如甯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閒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遠以華亭爲不易治令不具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擬

往往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宜公自可謂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則非守令事耶唐人詩稱敬輿爲縣人而志不書其何以爲刑善化俗之助楊君建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要旨與諸生發明爲己之學冠佩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爲又歎敬輿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故爲表而出之其自今父詔師傳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學爲何事毋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

數數遇也端平三年九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三百戶魏了翁記朝議大夫吏部尚書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趙彥俶書朝散郎起居舍人方大琮篆蓋

增脩華亭縣學記

古者王畿方地千里六鄉之內無非教者其法自家有塾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塾塾必有道德而嘗仕者爲之師由家而黨由黨而術無一人之不學無一所之不師所以比屋可封而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良有以也施君退翁家山陰而仕華亭其在扶馮猶六鄉也則上而達道德壹志慮下而考其德行道藝之可任者非夫人之責而誰與國朝建都吳會逾百年矣而華亭之爲縣公卿將相由此而出大家巨室於此處焉不減王畿之盛而求其人物挺然自立得先民之格言若尹吉甫之豚歌於詩劉康公之談道於春秋鮮有聞者由夫小學之教不行於童授之時大學之道不立於成人之後故也夫是以士之所習者無非聲病綴緝之文否則記誦口耳之學上之所以誘之者爲利祿科舉之事否則溺於異端曲學之非而學之所以教者末矣聖天子發明孔

顏曾孟之旨本原周程張朱之傳自首善之宮而達乎三輔本末備具而況於施君之得於山陰有朱氏之教則其舉而措之華亭者豈直一陸敬輿之不負所學而已哉縣故有學卑隘不稱端平間楊金部瑾因其地而闢之魏鶴山爲之記無非天典民彝之舊然猶以地迫而陋不及增廣以待後人徑術未端非行天下之大道齋廬相背非立天下之正位規撫捌改棟宇未周是天下之廣居不得而居之也施君治化脩明民安其政既庶而教不能不以鄭校魯宮爲疑君曰吾之職也因米廩餘積而裁度補助之周墉五十丈左右前後四面而

立芟薙其蓁蕪增益其沮洳昔行其右今左爲涂其上重建狀元坊內立講堂後爲之軒兩廡對峙四齋並立後建小學三楹工役材植悉依市直七月告成毫髮無侵於民朋來友習相觀而善教養之道於是乎備士躍然而請願記本末以詔方來君移書謂遂曰子之守山陰而攝教事也嘗得周旋其閒請必有獲遂退居金壇地之相距者三舍亦聞政成事舉辭不獲命則曰華亭非衣冠之都會乎新其學而大之也固宜今徹其軒楹闢其廬舍使小學有養大學有教其於王政無先焉抑聞之古之小學必常視無誑必請肄簡諒有灑掃應對

進退之儀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章之文無以尊敖幼無以少陵長淫詞廢典無惑民聽其於幼儀內則得矣非孝於事親之道乎及其進乎大學則必謹獨於不睹不聞必止善於致知誠意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教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無以貴軋賤無以衆恭寡尊君親上無有二心其於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得矣非忠於事君之義乎夫學莫先於忠孝而忠孝者百行之冠冕萬善之喉衿也果能此道矣敬足以直內誠足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豈特大小學之利而已哉將見推而達之四方非獨華亭一邑而已施君以縣冣聞於朝吾黨與有榮矣盍書之堅珉以爲教者學者之規是以爲記淳祐六年端午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高定子篆蓋通直郎特差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搜捉銅錢下海出界專一點檢圍田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借緋施退翁立石

雲閒志建學記終

此書成於紹熙四年而知縣進士題名續至淯祐寶祐而止卷末數葉載樓大防魏華父諸公記亦後人續入也宋時華亭縣兼有今松江全郡之地此志體例亦繁簡得中而近代藏書家罕有著錄者予始從王鶴谿借鈔得之并寫一本以遺王蘭泉云丙申春竹汀居士錢大昕記

往者吾友袁君廷壽有鈔書癖與盧學士文弨錢少詹大昕諸先生往還每聞祕冊必請傳其副問邀予過五硯樓品題商搉以爲樂事憶初鈔得是書相示時予謂之云元徐碩至元嘉禾

志每條下所繫考證以典核稱而華亭一縣之考證乃全取楊潛語惜未有能爲之表微者耳今倏忽十有餘年其本遂爲沈屺雲司馬收得偕孫伯淵觀察刊行昔賢慧命賴以不墜豈非二三好古君子心力之所爲哉故輒記緣起以附於後嘉慶甲戌歲五月元和顧廣圻書

比歲敷門華亭沈生恕時來過余每至必盤桓信宿生雅好收書會吾鄉袁君廷壽家遺書大出先後得其數十種以去中有宋紹熙四年楊潛雲間志余未前見備覈足敵范文穆吳郡志其書嘉定錢少詹事所寫寄青浦王侍郎而袁君鈔得之者於時袁與錢王二公皆殁矣寫本孤絕因勸生刻以行世生諾之未果其明年余就醫渡泖泖上方有脩志之議余以爲議新志不如刻舊志費省而爲用博也乃決以屬淵如刻之白下又明年五月刊成則恕已病病且殁矣恕弟慈貽余書願卒其兄志乃往致淵如俾歸其版印行并識於後一以悲

恕之弗及覩一以喜慈之能終事也嘉慶甲戌中秋前華亭校官王芑孫書

英山郡志

太行山叟
賴[illegible]題

賴

光緒甲午春月
觀自得齋校刊

重刊至正崑山志序

崑山在漢爲婁縣地梁天監中改置信義縣大同初又分信義置崑山縣元元貞初升爲州延祐中遷治所於太倉此楊氏之書所由得爲崑山郡志實則兼有今太倉鎭洋崇明新陽等地而書中所記園亭寺觀之類似不憚煩敘顧於疆域水利之大悉未載反爲詳所不必詳略所不當略也又按名宦傳知楊氏此志爲監州勃羅帖木爾所聘脩乃即爲勃羅列傳且人物等亦參當時生存之人未能免於標榜之嫌不無可議特其於太倉之名斷爲春秋吳王之倉並援晉書顧衆傳婁縣眞倉爲證又力闢古婁縣即今之非皆具卓識非尋常操觚者比鐵崖氏傳其有良史之才洵不誣已三吳古志之存於今者自陸廣微吳地記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吳郡志外他不概見是志雖居三書之後然距今亦五百餘年矣婁東文獻猶得藉是以徵此嘉定錢氏諸先生所爲極力表章者也錢氏校刊於咸豐之初旋遭寇燹燬傳本孤絕寶山陳君同叔覓得是本以詒徐觀察子靜遂付重栞予預於襄校觀察屬識其緣起因幷論得失如此書凡六卷鐵崖序稱二十二卷疑非足本而竹汀先生則謂其首尾完具然又安知非後人所掇拾者與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孟夏之月古吳朱記榮書於校經堂

崑山本縣也元成宗元貞二年升縣爲州故稱州此書有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中有新治舊治之別新治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祥已不及見矣鐵崖序稱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豈鐵崖所見乃別本邪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陳妙士孝廉所藏舊鈔本讀之歎其簡而有要因綴數言於末竹汀妄錢大昕

嘉慶乙丑正月嘉定錢大昭手校於得自怡齋時年六十有二此志成於至正年間故題爲至正崑山志云

又跋云至正辛巳臨川葛雍皓穆衛纔修志乘聘楊譓履祥纂修書凡六卷簡而有法譓崑本州人其子才與會稽楊廉夫同爲浦城文公十葉孫故廉夫撰此志序文稱才爲崑山州人也譓自題曰浦城蓋據舊貫言之

右書六卷先祖可廬徵君手鈔本也迺玉峯之舊志爲金匱所未收綈袠珍藏丹黃斯在道光丁未冬月沈觀察飽廬先生介陳梧生孝廉借錄是稿（師琛）因得拜見於麗山官舍以年家子命隨侍讀書并校刻徵君兩漢書辨疑四十二卷知己之感不僅如唐人所云門館受恩也（師琛）無似弗克紹承家學而飲水思源情何能已比來投縞贈紵吉叶得朋集腋而成亭諸棃棗樂新知於簪纓結古懽以文字華登姓氏並附卷書中有自求脫誤字句謹從蓋闕之義以俟博雅君子惟孝廉慕有循訥未及一見此書之流行是則觀察與（師琛）不能無山陽聞笛之悲矣刊成爲識緣起如此咸豐元年十二月錢師琛書

寶山袁 翼穀廉　　長白慕 安壽臣
仁和韓泰華小亭　　鎮洋楊 鐸子于
吳江沈燦真翠嶺　　錢塘吳鐈年竹言
寶山徐脊春梧亭　　嘉興沈訒柯花溆
石門朱 淵小礪　　錢塘吳隕年耕有

高安朱 舲芷汀　　嘉定黃宗文賓甫
如皋戴士佳品堂　　嘉興沈家藻鑑亭

沈翠嶺參軍韓小亭觀察先後以家祖續漢書藝文志一卷迺言六卷刻入叢書儒雅風流尤堪志也記之以示後人

崑山郡志序

崑山州楊守以其先人履祥公所著州乘凡二十二卷因其友袁華謁予錢塘曰先君嘗以州之志籍多散漫疏漏更而新之積勞於是者蓋十餘年而獲成此編今州監字羅帖木爾將以壽諸梓吾子與才齋仝出蒲城文公十葉後幸惠一言引諸首余謂金匱之編一國之史也圖經一郡之史也士不出門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蠻貊之外賴由國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城社田租土貢風俗異同戶口多少之差由郡史之信也然則操志筆者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與於斯乎吾曩入吳竊見公所著宋朝蓍龜之錄凡若干卷今之修史者購之而未得也又口帝王圖辨素王道史姓氏通辨行於時吁公之博學有史才可口矣宜其成是書也立凡拁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眞前邑志不可同日較工拙也且吾聞崑山自縣陞州戶版與地利日增租賦甲天下州郡縣市賈之舶萃焉海艚之艘出焉膏田水道之利害萃焉忠臣烈女代不乏絕湯生碩士爭爲雄長不有史才者出而任筆削何以爲是州之信史哉吁是書之得託者口幸矣故余不辭爲之序抑予又聞公所著書翹爲採書使者購而去之

而賞爵罔及猶其才之不平而公九泉之憾也故併敘及之公諱譓字履祥東溪老人其自號云至正四年秋七月泰定李黼榜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敘

崑山郡志目錄

第一卷
風俗　山　坊　園亭（堂庵軒樓附）
冢墓　古蹟
第二卷
名宦　封爵
第三卷
進士
第四卷
人物
第五卷
人物　釋老
第六卷
土貢　土產　雜記　異事

崑山郡志卷第一

風俗

蒲圻楊譓纂

崑山自昔號壯邑事冣繁劇仍太伯季札之風崇尙禮遜無復好勇多鬪之舊其民務耕織有常業多奢少儉競節物信鬼神歲節山寺有歲懺會一月士女駢闐車蓋相屬上元取鐙於郡有萬眼羅琉璃毬者甲天下鐙月交輝歌管閒作喧咽道路以糖糲舂繭爲節食爆穤穀名孛婁人各自爆以卜一歲之休咎二月望景德寺有涅槃變林會尤盛自三月旦爭朝嶽祠四月浮屠浴佛遍走閭里八日尼寺設龍華供名無礙會望日慶山神誕縣迎神設佛老會以祈歲事益甚且夜樂送神自山壇至邑前幕次相屬紅翠如畫宅舟負販而來者駢集後二日觀角觝於山西八月望西滸觀潮宮設酤於閘潮館縱觀迎潮觀者如堵十月朔謁墓如寒食不賀朔謂之鬼節俗重冬至親朋餽送交馳於道臘月二十四日祭竈婦女不與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下至婢僕猫犬皆有之有出外者亦分及名口數粥是日燒竹驅儺田家燃炬名照田蠶歲節祀先用除夜旋若蘆辟瘟丹家人飮酒分歲夜分祭瘟鬼易桃符向明打灰堆飮屠

蘇此一歲風俗之大略歲節冬至縣官率邑之寓賢士友聚拜於學之明倫堂會茶而散禮儀雍雍可觀始自樂庵李公行之後縣令項公澤又置田租以充所費云（玉峯志）已而富家巨室公私交困率多替徙市井蕭條如歲懺迎神靈林無礙會皆僅存其名其取鐙於郡與夫觝觀潮等不復見矣續玉峯志歸附後世變風移不能無異矧今新治舊本墟落居民鮮少海道朱氏翦荊榛立第宅招徠番船屯聚糧艘不數年閒湊集成市番漢閒處閩廣混居各循土風習俗不一大抵以善貿易好市利尙虛禮美呼稱男子自幼即冀大人衣帽逮長不復冠其信鬼則又加於昔病或不尋醫藥唯聽命於神祈賽施捨竭產不悔其朝嶽祠者比屋舉家歲往常熟之福山朝五通者遠至婺源之靈順凡有迎引競巧爭奇尤爲奢靡及文運肇興科舉薦復人皆知讀書爲貴弦誦之聲遍於閭里風俗爲之大變云

山

郡以山得名其山今隸華亭吳地記云陸氏之祖葬於此因生機雲皆負詞學時人以玉出崑岡而名焉今舊州主山盖馬鞍山云

馬鞍山在舊治西北三里高七十丈上下前後皆擇

時爲假合雲窗霧閣開見醒出吳人謂眞由假假出
也

坊

忠政坊趙忠簡府前

狀元坊（石浦）

通德坊鄭大資府前

園亭堂庵軒樓附

士大夫生當其時則享園池之樂時之往也昔□繁華之地果安在哉將不免雍門周之誚乎故園亭雖廢亦書俾觀者有所警省

園圃

孫氏園在舊治北

翁氏園在舊治西

陳氏園在舊治南

洪氏園在舊治東並淳祐以前廢

鄭氏園在舊治西北馬鞍山前海陵史君竦建繼又創退耕堂水竹環茂可容數十客樗寮張即之書扁西磵葉丞相書廳之扁曰玉峯佳處園內西南又有道院庭植洛花數百本皆吳中所無者今廢

陳氏園在舊治東本洪氏小園後歸澹軒史君陳昌世恕齋洪崧明堂扁以西疇甚齋澹軒子師尹號石巖擅創寬潔有堂曰光風霽月與鄭園退耕不相上下

衛氏園在石浦文節公後樂之地其後子姪各有園今並廢

陳氏園在漳潭水竹寬潔亭館宏麗東浦黃篪記徐闡詩詩

盛氏依綠園在高墟（自鄭園以下並今廢）

放生池在淸眞觀石千里書扁御筆有碑邑宰項公澤跋

東禪寺後圃池上茅亭吳仁傑嘗建取詩可以賦新詩之句名曰可賦范石湖多游息其中

晤山亭邑人趙善訓史君所居距馬鞍山之陽一百弓而限以小溪吳仁傑取元次山溪以浯名庭吾獨有之句名曰吾山

玩芳亭邑人吳仁傑所居（自茅亭以下並舊廢）

風雲竹月二亭在普照觀前

墨妙亭顧氏西園之亭也軍器司提舉顧信建在今三皇廟後中藏時賢趙文敏公子昂親札石刻甚富

迺野堂邑人王僖所居窩所誌不華以讀書自娛鄉里推重教其姪孫葆爲名儒堂廢舊十六觀堂即其地或云非也

友順堂邑人衞文節公涇所居也涇未貴時與兄弟讀書於其間後功名各成乃招師教子弟於此宋寧宗親灑宸翰書扁賜之今廢

棲閑堂邑人龔昱所居也後廢

四賢堂在邑人李漕家漕之祖衡爲御史時以論張說去國同時得罪者王希呂周必大莫濟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漕乃訪求三賢遺像配以其祖置堂於家名曰四賢後燬隨宅售雖存繪像

喜廉堂在邑人陳吏部邑世家吏部自信守召爲郎天語有一廉可喜之褒遂以名其堂

承訓堂在邑人鄭史君準家其子高郵守端葺而扁之自謂不墜先訓故以名堂

止足堂在邑人鄭史君竦家史君薄於榮進家食踰十年不復作宦游想就其家西南築宅一區取知止知足之義以名堂西澗葉丞相書扁

傳清堂在邑人陳令君明復家葢取其祖父清白相傳之義訥軒程丞相書扁（自喜廉堂以下並歸附俊廢）

資深堂在[illegible]處士秦[illegible]家趙文敏公子昂書扁

樂庵在舊州東六里圓明村侍御李衡歸老地也今廢

疊浪軒在馬鞍山北華藏教院下瞰湖瀼一碧千頃詩人名公往往觴詠於此今湖皆爲田不復見舊觀或解扁字爲車干水立艮田云

滄江風月樓惠安樓二樓並在北巷口西舊酒館也

養壽樓在顧文安家趙文敏公子昂書扁

高節樓在袁德家德母陳氏生德及三女年二十七而寡義不再適以勤儉守家保育諸孤皆能成立其甥茅德潤與士大夫游其美其行相與揭其樓扁曰高節以旌之袁德錢治爲之記

冢墓

吾邦四郊無曠土先賢故壟唯一郟氏他無聞焉如天女黃旛綽二墓出於傳疑又不足信其取斷碑如巴王卜將軍雖不見史傳然復著地名並存廟祀姑用以備數焉

古巴王墓在朱塘鄉今有廟農人墾土得斷碑云彭府君墓在巴王墓南由是知廟下必有墓但不詳巴王爲何時人

唐卜守錚墓在舊州卜山下昔有人於麓下菜圃朱四郎家得斷碑畧云府君諱卜名玠字文超西河人也春秋六十有六以寶應元年終葬於崑山西鹿城鄉界卜山禮也銘曰森森古栢宛轉龍岡孤雲垂蔭日月懸光千秋萬古嗚呼夜長

宋鄭朝散墓在郡郭韓涇北官路東今夷爲民居神道路石柱見存氣上露石碣云三十朝散之墓按當是升鄉氣今謂其地曰大夫墳又有二瓏在賈還門北

劉龍洲墓在慧聚寺東齋後詳見人物門

古蹟

遺蹟所以存古不以其已廢不書唯並在及未書已見各條下更不重出

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毘沙門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餘情態凜凜有生氣塑工妙絕相傳爲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乃更爲塑工號與道齊天下（[illegible]像或又云[illegible]作）龍圖閣學士徐林（[illegible]）嘗歎其妙兩大殿三世佛已爲庸僧妄加塗飾天王像綵色亦已故暗乃題殿壁云慧聚寺古塑天王予遇日觀瞻徘徊不忍去一綵女尤勝絕絕與畫道之藝相頡抗此寺成於大中年塑者得非楊惠之流乎今大殿龍像再加綵畫古意已索然予還無知者又將脂澤污圭璧使唐人遺蹟掃地將歎恨莫及故書以志之初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賢像與涅槃圖爲山中三絕淳熙閒寺焚殿皆燼惟普賢像爲一僧背負而逃

慧聚寺殿前二樓曰經臺鐘臺扁皆李後主所題淳熙閒寺焚臺亦廢

高麗國進陰陽柏兩株高纔一三尺高宗以賜王綯綯種於永懷寺殿庭之左右寺綯之祖審琦香火院也後柏長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淳熙閒華亭縣居民浚河得一碑云天寶六載黃池縣令朱氏葬於崑山縣全吳鄉孔子宅之西南今孔宅乃在華亭七十五里海隅鄉（今其地有孔子墩在惠日寺側淳熙閒寺於院東得寶玉凡六事三璧二琮一[illegible]今藏之郎中庫舊圖經云昔有姓孔者游吳居此）華亭元屬崑山豈古全吳鄉廢於今耶今崑山全吳鄉無所謂孔宅者

柏家瀼宋末南渡時永巷尚有民家甎甃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蹟也

野鴨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家圍並在州西皆田圍名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也（二事並見郟亶水利書）

崑山郡志卷一終

石埭徐士愷重校刊

崑山郡志卷第二

名宦

蒲城楊譓纂

嘗觀蘇子作遠景樓記自美其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一謂太守縣令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予竊謂吾州俗之近古者豈止於三守令書之圖經將傳數千世豈止四五十年而已哉然梁適諸葛洪皆宋筆執嘗爲令丞尉具見題名而舊志不書於名宦豈無所遺置故邢僕令蒐羅史傳自吳以下嘗官於此者口皆蒐錄以遺將遠之資云

吳顧雍字元口吳郡吳人嘗從蔡邕學琴書謂其必有成效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蹟累官至丞相

宋祖沖之字文遠稽古有機思解鍾律博塞嘗改何承天厤法姚興指南車及造欹器又體木牛流馬造一器不因風水自運孝武時歷婁縣令

梁吳郡陸慶少好學遍五經尤明左傳節操甚高仕爲婁縣令以善政聞陳天嘉初徵不至永陽王欲與相見不往後於其宗人陸榮家穿壁得一觀之

陳殷不佞字季卿居喪以孝稱好讀書尤長于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有政聲孝武受禪除婁令

唐王嵩幽州人王適之父也爲崑山丞

萬齊融越州人爲崑山令與于休烈賀朝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李衆太宗第十子紀王慎之玄孫爲縣令

王綱以大理司直充縣令政務化民始建縣學

孟庭份爲尉郊之父也能詩生郊於此後以詩名於世

權立爲主簿德輿之從兄敏於學行薄於宦名德輿嘗作序送之

劉綺莊爲尉研窮今古博考傳記作類書百卷行於世名崑山編

宋邊傲雍熙初爲令因舊地新作夫子廟自是縣學復興時錢氏初納土傲首爲宰而有賢行上賜璽書獎勞

梁適字仲賢鄆州須城人顥之子也眞宗朝以蔭補授祕書省正字舉進士改太子中允知淮陽軍官至丞相（大昭按東都事畧未見爲崑山令）

張方平景祐初爲令時吳越歸國未久前豪民占田者多積訟有數十年不決者公召問所輸租課

何大率首從一二丐悉收其誣罔以貳貧民訟亦息時蔣堂晉守郡得公所著偽堯論上之遂薦舉賢良科後至宰相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姪嘉祐中爲令捐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於郡得膏腴田數百頃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輸於縣塲作廩餘材爲縣倉以儲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爲立生祠作思韓記鑱石祠下

張漢之爲令其父雨爲憲漕五領郡符而家極清貧漢之政務寬厚尤緩於索租邑人戲爲言曰渠家

自來無此故不欲與人索也

潘友文字文叔東萊先生之友爲政寬厚慈祥愛人俗呼爲潘佛子秩滿爭結綵樓於路號曰去思植桃於山題詠甚多

王萬樞留之曾孫遂之父爲尉得海盜盜啓吏請出寬以厲規鏝之文萬樞據實卻之其有守如此

陳璧字彥正爲主簿留意教養作成士子講論勸勉不憚其勞邑人造問者無虛日所成就極多

程沂字詠之西洛人文簡翁之曾孫伊川先生頤之姪也紹興間以右通直郎知縣事爲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縣學撰縣治記欲鐫之石或謂其託此以諷勸士譏己之

謝深甫天台人爲丞寧宗朝拜右丞相

葛洪爲尉理宗朝拜僉書樞密院事

項公澤字德潤永嘉人淳祐間自長洲丞辟宰崑山縣令自李梲滿秩更十三任不以善去公澤自童科擢第以文學飾吏專留意學校買田養士爲政廉敏百廢具舉多所措捌秩滿造朝嘗□國子宗正知安吉州

吳堅字彥愷天台人淳祐中爲簿留意教養詣學講

肄無虛日以厚風俗正人倫明義利闢邪爲先務在任多所增捌後遂登清要德祐末年拜左丞相京城降爲祈請使入大都

本朝王安貞字吉卿彰德安陽人以中書僉寫補浙西帥府掾至元二十九年授將仕郎浙省理問知事元貞初遷從仕郎台州經歷江浙省咨刺罕丞相勾補省掾大德七年改承事郎溫州永嘉縣尹平反張明一等冤獄全活二十三人正偽造鈔曹元三之罪民大悅服至大三年擢奉訓大夫工部主事銜

命江西省摠治錢糧事畢除宣徽院都事再
命與速古兒赤哈只必闍赤汪古充濱入怯薛連
迄北計點達達戶計以功陞朝列大夫崑山知州
既任適州初遷公衙以下百未一具以舊郭民不
樂遷所合建置存舊營新其所刱置分見各門且
善於規畫民不知擾始終以教養恤民爲意秩滿
改授饒州路治中
那懷本蒙古氏吉剌氏泰定初以武德將軍爲達魯
花赤時州遷一紀公廨未建公即募各保里正量
其事力分占名項出財營造使人有餘民皆樂從

且有巧思指畫開架良匠不能踰其度所役夫工
皆吏貼及彎卒輩雇覓閒用營跡役徒故雖營造
盛興居民無擾其所刱建備具志中先是上司官
至器皿鋪蓋悉假於豪民當坊役者不勝勞擾於
是以公罰錢造銀器數百事紵絲毯褥口數十條
其適用什物莫不畢備名件備見州廳石刻公雖
目不知書而凡所涉歷終不遺忘敬儒重老人以
是推之秩滿改授福寧州達魯花赤
姜復昌號澹所宋丞相忠臣濟東都統才之孫也父
文龍歸附後因官居嘉興遂爲嘉興人泰定初復

昌以敦武校尉爲州判官先是知州錢也先伯泛
差協濟戶不預定姓名隨所逃得方填文引農民
不敢出市下保勾攝枉所抗拒殊失官府氣象及
公蒞任雖居末位出身任事悉治一新及津助法
行以廉幹摘委與省委官覈實民產酌量助役輕
重得宜抑强扶弱放免小戶里正一百十三名邦
民稱頌殆不容口薦膺省委覈湖州僧田助役咸
惬輿論公循常氣貌和粹及政有不便執理力爭
辭色不少假雖長官猶憚亦爲之下性尤不事虛
飾湖州助役同反此任滿祖帳加倍於常皆納以

遠日夜潛移舟去士民追餞不及而反次倅瑞安
亦多政蹟
八資剌字思齊畏吾人氏以世祿歷侍儀使至元丙
子任監州爲政警敏理斷詳審民皆惬服疑辭冤
訟多所平反性尤好士日延接不倦先有僉人睥
睨學廩將郡庠諸生屏斥一空且立石公堂絕其
復籍蹊徑前監郡德安仁賢有文推誠待士深念
其冤欲復之以丁艱不果迨公至廟學廢弛甚隳
彼公堂如入無人之境公惻然曰設學校以養士
風化之本也逐士毀學非盛世所宜舉廢興復其

有司之責乎卽度材鳩工遴選廉幹吏王復初典史陳大年重修文廟鼎建採芹亭彩繪髹漆甃砌版築不踰時奐然一新遂復諸生籍毀黨錮碑作起儒風民俗大變復建州廨後堂皆不擾而辦工甫畢卽解綬去祖帳盈途自樵樓至西關不絕士庶攀留脫靴截鐙幾不容去

勃羅帖穆爾字存中號一齋唐兀人氏祖忽剌出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省丞相父徹里帖木兒中奉大夫湖廣省參知政事公以相門世祿初授承務郎直省舍人歷奉訓大夫武備寺丞歷大府監提點至正辛巳冬以奉議大夫來爲崑州初下車適立都水庸田使司開濬河道公受委提調日冒風雪囹僤勞苦而以矜恤爲意故民樂於趨役不擾而事集尤留心學校捐貲卒先置造大成雅樂及成此郡志又常施己粟拯被火人戸三百餘家適值亢旱公長齋疏食曝於烈日以事禱祈因以致疾而不憚也暇日則延儒生講論義理擇善而行惟恐弗及臨民以仁恕稱美政日聞人皆以遠大期之行秉政綱以盡其所蘊

封爵

古之封建分茅列土開國承家授之封爵唯崇位號而已所以書之者以見國邑之舊也

吳（見三國志）

婁侯

張昭輔吳將軍

宋

崑山縣開國侯

□□□

崑山縣開國伯

衛涇（端明僉樞兼參知政事）

崑山縣開國子

范之柔（禮部尚書）

崑山縣開國男

衛涇（侍□左侍郎）

鄭準（中奉大夫）

鄭竦（奉直大夫）

崑山郡志卷二終

石埭徐士愷重校刊

崑山郡志卷第三

浦城楊譓纂

進士

吾邦人材之盛在宋嘗出大魁科第相望見之題名爲鄉邑冣中雖更世故然弦誦不輟惟今　文運肇興郡侯勉勵作成將見名香淡墨歲有其人不使文節輩專美於前也

端拱元年程宿榜

龔識默甫（殿中侍御史）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龔宗元會之（識子都官員外郎二龔題名石竝不見）

嘉祐二年章衡榜

郟亶正夫（比部郎中）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孫載積中（朝議大夫江東運判）

熙寧六年余中榜

龔程信民（宗元子）

崇寧五年蔡嶷榜

龔況濬之（程子祠部員外郎二龔題名石竝不見）

政和五年何㮚榜

唐煇子明（禮部侍郎）

黃偉時俊（朝奉大夫）

政和八年王嘉榜（大昭按宋史重和改元狀元王昂非王嘉或作王嘉誤或又作嘉王更誤）

衞闐致虛（太學博士朝奉大夫）

張德本復之

宣和六年沈晦榜

王葆彥光（監察御史）

范雩伯達（秘書郎）

建炎二年李易榜

唐煃子光（煇弟朝請大夫）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馬友直伯寧（右科宣教郎）

尤蕃少蒙（承議郎）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郟升卿師古（亶孫朝散郎知常州）

范成象至先（雩兄之子工部郎中）

王嘉彥邦美（葆兄之子大昭按蘇州志在紹興八年）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沈詢嘉問（奉議郎知溫州瑞安縣令崇明州西沙）

紹興十三年陳誠之榜

嚴煥子文（題名石不見）
袁䕶可久
陳璹器則
鄭希顏君亞
張之才周美（特科）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李衡彥平（侍御史）
邊信德公辯（特科第三通直郎）
顧闓彥和（特科）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成端亮伯準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陳九思希魯（甲科）
鄭縯公玉
范成大至能（雩子參知政事）
樂備功成（將作監簿軍器監簿題名石字原之）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顏度魯子（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
王萬必大（葆弟）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据冀□云此下有落）

馬先覺少伊（支直孫朝奉郎架閣）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唐子壽致遠（惲子朝請大夫）
郁昇舜舉（一作欽）
趙彥竦欽仲（題名石字德振）
趙公（一作功）高成（一作及）甫（宣教郎）
賀三聘湯輔（宣教郎）
袁宗仁壽卿（龍子書庫官）
姚申之崧卿
李廷直世南

成欽亮仲鄰（端亮弟朝奉大夫知峽州）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葉季亨時質（特科題名石作葉時亨季質）
林梓材卿（特科）
乾道五年鄭僑榜
辛機應仲
陳茂膺（按縣志作英）季實
王邁德遠
陳九德希皋（九思弟通直郎）
潘孜道任（特科承議郎賜緋）

錢永（一作允）弼叔憲（特科　大昭按舊志作錢允迪字升憲）

乾道八年黃定榜

范之柔叔剛（禮部尚書）

范揆德明（成象子題名石字孟明）

宋（一作宗）光遠民望

趙善遠道卿

秦膺（一作應）剛和仲（特科）

龔明之希仲（特科宣教郎湯講）

淳熙二年詹騤榜

張舜卿次夔（之才子）

陳宗召景南（禮部尚書）

王嘉謀叔明（特科）

陸日新德輝（特科題名石名自新）

胡元佐德懋（特科題名石名堯佐）

辛元膺應辰（特科）

周良臣君顯（特科）

淳熙五年姚穎（一作郛）榜

吳仁傑斗南（國子錄）

顧澂伯澄（特科）

淳熙八年黃由榜

黃貞一（作貞作直）卿元吉（特科）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衛涇清叔（闕原狀元參知政事）

呂伯奮忠甫

夏允中彥執

翁謙天益

李應祥夢龍

顏叔濡養源（特科題名石不見）

張左右民（特科題名石在十六年）

李慥良佐（特科）

紹熙元年余復榜

李起宗楊祖（應祥弟題名石作兄）

顏叔玠景珪（度弟之子）

趙善蘧衛卿（善遠弟題名石作兄）

顏叔平景晏（度子）

陳振震亨（太府寺丞）

顏愿叔修（度弟題名石字仲修）

朱起宗元振（特科）

胡椿（一作椿）德進（特科）

鄭允文元修（綴兄特科）

紹熙四年陳亮榜

張松子觀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鄭準器先（中奉大夫）

王芹元釆（特科題名石在慶元三年）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陳貴誼正夫（宗召子參知政事）

顏叔瑤粹中（叔玠弟）

衛沂與叔（闓孫涇弟）

潘興嗣顯祖

敖陶孫器之（題名石不見）

沈晞顏文仲（特科）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趙綝君善（直寶章閣）

湯沂（一作昕）希黯（題名石作暘胙世南）

沈誠天瑞（詢孫坑冶所幹官崇明州西沙）

博學宏詞科一人

陳貴謙（益父大昭按益父二字宜改大字）

嘉泰三年以兩經幸學恩授上州文學一人

顏叔升（一作開）景容（度姪特科）

林溥景仁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江先子朋（朝請大夫）

趙汝滀子埜（二人題名石並不見）

顏叔璵器之（度姪特科）

邊瀛道卿（信德子特科）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衛洙魯叔（涇弟右司郎中題名石不見）

衛洽晉叔（涇弟題名石字晉卿）

袁宗魯道卿（宗仁弟特科）

鄭敭王休（特科）

博學宏詞科一人

陳貴誼正夫（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嵇源子長（上舍）

呂叔獻（一作獻叔）恭父（伯奮弟特科）

胡天選賢卿（特科）

嘉定七年袁甫榜

衛洙魯叔（涇弟再及第）

黃必大昌卿（奉議郎）

王吳卿瞻顏（特科）
嘉定十年吳潛榜
王圭君玉（一作遇 遹子 司封郎中）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黃保大和卿（必大弟 省元）
鄭肅（一作章）文捷（準兄 特科）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蔡珏珍父（內舍）
郁雲景龍（昇姪 內舍）
黃洙魯叔（特科題名 石字魯卿）

紹定二年黃朴榜
郁中正叔（雲弟 昇姪 內舍 題名石字允叔）
顧然雍叔（特科）
沈逢原淡甫（特科）
郭思義得甫（特科）
端平二年吳叔告榜
陳洪袞亨（振弟第四甲出身）
嘉熙二年周坦榜
劉必成興謀（右科狀元）
湻祐元年徐儼夫榜

邊應升子用（[illegible]舍 [illegible]第三等）
湻祐七年張淵微榜
袁逢午中甫（宗仁姪 奏名 第四等大學）
寶祐元年姚勉榜
李特昭進叔（第三甲出身 舍選）
寶祐四年文天祥榜
邊雲遇龍光（應升次子 第二甲及第）
王體文堯章（上舍第四甲出身）
開慶元年周震炎榜
林文龍用雨

景定三年方山京榜
淩萬頃叔度（第四甲出身 直學正講）
張熹子明
咸湻元年阮登炳榜
高烈和父（大學前廊釋褐出身 題名石字建大）
宗室覃恩
趙必燾茂可（甲子監請文解 乙丑銓中出身）
郁紹庭繼文（中子 雲姪 昇姪孫 夢蟜弟 兩請）
郁夢蟜敬甫（雲姪 中姪 昇姪孫 紹庭兄 奏名）
咸湻四年陳文龍榜

徐功甫文敘（奏名）

石埭徐士愷重校刊

崑山郡志卷三終

崑山郡志卷第四

淸城楊譓纂

人物

人物鍾山川之秀爲郡邑之華所宜詳錄以備簡編唯晉陸機今雖隨地屬華亭然舊爲崑山所統故以其冠於篇唐宋人物舊有紀載今自創開海道人材輩出不可殫記姑以其所聞者錄於此非敢有所取舍也

後漢婁縣卞崇桓帝時吳郡太守薛固爲法吏所繩下廷尉崇與同郡烏程錢讓詣闕稱寃廷尉囚崇等以兵圍守苦毒持之崇讓恬然自若枉聲彌厲天子聞而奇之乃赦固之罪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並吳將相機長七尺聲如巨鐘天才逸秀閎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宦人孟玖譖機于穎遂遇害葛洪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情正有才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爲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入拜中書侍郎亦爲穎所害著文章及新書三百餘篇

唐張後胤字嗣宗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幷州博士後胤以學行見稱授太宗春秋左氏傳封新野縣公終散騎常侍贈禮部侍郎謚曰康（唐書）

史德義咸亨初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野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授諫議大夫興敗後放歸邱壑（唐書）

陶峴以文學自許生知八音不謀宦游富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游煙水往往數年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逢山水則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嘗慕謝康樂之爲人終當樂死山水湏蹟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吳（唐書）

宋龔識字默甫給事中愼儀之子登端拱進士第辟符

閣翰林學士李宗諤薦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宋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糾繩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蓋始於識亦宋興士登科之首也踰年以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檢校司封郎官平江軍節度副使子宗元字會之幼穎悟絕人讀書虎邱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從居黃姑嘗通判衢楚二州終都官員外郎有文集十卷號武邱居士遺藁子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怵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峯攻苦食淡遂極博羣書鄉人號有腳書廚熙寧六年登進士第終桐廬令子況字濬之崇寧五年進士第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二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卷子明之字希仲有孝行終宣教郎子昱字邱道有文學安貧樂道鄉人稱爲龔山長

郟亶字正夫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度不凡登嘉祐進士第崑山自宋以來登科者自亶始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以水利役法監銅酒五利爲書上之丞相王安石奇之熙寧中除司農寺丞[illegible][illegible]提舉兩浙水利議者以其說非便遂罷歸治所居之西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獻之說爲圩岸溝洫井澮場圃俱用井田之制歲入甚厚圖狀以獻且以明前法非苟然者復召爲司農寺簿遷丞除江東運判元祐初入爲太府丞出知溫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卒年六十六子僑字子高負才挺特爲荊公所器許鄉人謂之郟長官晚歲自號凝和子亶孫升卿字師古紹興進士知常徽二州

孫載字積中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崑山鎮遏使故爲崑山人登治平進士第爲河中府戶曹遷知湖州德清縣並有惠政遷知考城縣一日巡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張燈樂飲許民嬉遊不禁夜如故事盜叵測遂遁去迨受代無復鼠竊者以薦除廣東常平哲宗授通判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紹聖初復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滄州已而除沂州遷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河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宗即位遷朝請大夫知亳州所在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宮以歸大觀

中遷朝議大夫未幾上章乞守本官致仕一日徧謁先壠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問日早晏焚香而逝年七十五性無忮害好汲引士類薦者四百餘人多至貴顯少喜易著易釋解五卷文集五十卷

唐煇字子明吳郡人寓居崑山以文章名於時登正和進士第任至禮部侍郎弟煒建炎進士子口壽隆興進士其後多居城中居於邑者曰叔達官至通直郎賜耕年及九十猶強健

王葆字彥光選野堂僖之姪崑山自孫講登第舉子一周葆始登宣和第邑人美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人皆稱爲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論十弊末以儲嗣爲請語尤切直及和議成葆爲宗正寺簿上書秦檜言伊周去留之得失後爲司封郎官一日檜語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它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紹興八年檜爲右丞相以公勸去位以全功名今何故不言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檜覺出知廣德移漢州又移瀘

州終浙東提刑葆於人物鑒裁尤精侍御李衡樂庵布衣流落即妻以女弟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登第即妻以女人皆服其知人弟葛姪嘉彥中進士第嘉謀奏名

楊則之字彝老外岡人也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參同契俱行於世（中吳紀聞）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孫樂道不仕隨俗止稱馬氏聚族居全吳鄉之六直里素著孝義兄弟六人皆力精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太學迨宣和水災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迎其親徙邑之進賢里僦第以居躬菽水養建炎奏名主武康簿奉嶽祠尋以宣教郎致仕孫先覺字少伊紹興進士爲架閣號得閒

郭章字仲達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有掠過短蓑鷺脫兔踏翻紅葉鬧歸騘又有詩云中唐有甓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之句皆傳播一時以守城功拜官被薦居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中吳紀聞）

張匯字朝宗其先濮人文潞公洛陽耆英會有龍圖閣直學士張燾即匯之祖也匯當南渡初五爲浙漕時宰臣開督府分道遣兵詔匯隨軍應副不限以路匯歷江淮歸浙建臺玉峯因家焉嘗卿棘寺以刑清有詔褒曰體好生之德行寬大之書等語其家珍藏此詔後游歷麾節終於中大夫直寶文閣子孫爲崑山人文脈不絕

王綯字唐公泰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己酉爲御史中丞自建康扈從至鎮江從容奏曰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上即命賙其家官其子綯自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未幾拜參知政事及車駕幸會稽韓世忠邀擊金歸騎於楊子江綯議遣兵追襲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以賜之綯雖爲執政其家甚貧以祿不及親自奉儉薄無第宅寓東禪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如寒士天性仁孝賙恤姻族無所不至紹興七年薨年六十四前二日書戊戌字示左右及薨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諡文恭綯所著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內典略錄百卷

李衡字彥平本江都人避地於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爲溧陽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叔誹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溫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檢詳俄引年掛冠築庵圃明村自號樂庵餘口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筦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章請老時王希呂爲右正言亦力殫之莫濟爲給事中不書黃周必大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清修唯一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視聽不衰少年有所不及一日作數十紙遍別親友且戒其子不得齋僧供佛復問天色何時答以月明翛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號樂庵集又有易說論語說若干卷子應祥起宗相繼登第孫濬滄祐奏名

范成大字至能後居石湖號石湖居士父雩宣和進士終祕書郎成大登紹興進士第嘗仗節使金金伏穹廬不起袖出私書切責之其所負不凡類此帥江東陛辭上以縑素書石湖二大字賜之後見

東宮曰石湖已拜宸翰在壽櫟堂願得令書太子書三大字賜之乃併刻於堂榜曰重奎隆興中拜中書舍人參知政事薨贈太師諡文穆有石湖集百三十六卷吳郡志五十卷使北有攬轡錄過海有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弟成象紹興進士姪藻乾道進士

周煥卿與侍郎張九成為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有妹未嫁九成自貶所專价齎銀錢供其費藹辭懇惻讀之令人竦然生敬煥卿雖尊業無所見然九成眷愛如此其賢可知矣（中吳紀聞）

邊惇德字公辯本開封人樞密直學士肅四世孫祖珉居蘇城惇德遂家於崑山幼孤至孝貧不廢禮以詩文名一時屢與石湖唱和以達五薦竟奏名第三歷任學員及格會舉將坐累失改秩年踰六旬即挂冠貧窶儒林例改宣教郎遂列其行特改陞朝仍著為令有脂罪子五十卷孫應升連捧三薦追藉奏名終丹徒簿

樂備字功成本淮海人寓居崑山以詩文名於時登紹興進士第仕至軍器監簿與范石湖諸公共結詩社

顏度字魯子兗國公五十三世孫由唐魯公兄子仕常熟遂為吳人後寓居崑山以文章政事名一時登紹興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孝宗謂度每出一言不動如山因以自號弟愿子叔平姪叔玠叔璲叔淵皆及第□叔璵奏名其子孫諸族皆居城中仕者尚多

吳仁傑字斗南以詩文名一時登淳熙進士第仕至國子錄自號蠹隱所著書多行於世

袁宗仁字壽卿父鼇紹興進士宗仁登乾道進士第仕至國子監書庫官以文名於鄉弟宗魯嘉定奏名姪惟寅中鎖廳應西捧鄉書逾年由太學奏名為安吉主簿

衛涇字清叔祖闐政和進士終太傅涇淳熙大魁當韓侂胄用事時不為怵罷歸十年不調後除御史中丞與誅侂胄功拜參知政事後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薨贈太師封秦國公諡文穆改諡文節從兄沂慶元進士奉化主簿從弟洙弟洽並嘉定進士洙官至右司郎中弟湜屢中鎖廳嘗編禮記集解後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終直寶謨閣

子樵魁銓闈文魁鎮廳終知信州樸中鎮廳終倉部郎官愽魁國子終太社令枅魁銓闈中鎮廳發州通判諸孫仕者尚多亦屢有中鎮廳者

陳宗召字景南本福清人因贅而居登湻熙進士第終禮部尚書三子貴謙祕閣修撰康熙尚左郎官貴誼慶元進士端平間拜參知政事垂將大拜薨諡文定宗召貴謙貴誼俱中宏詞

范之柔字叔剛文正公之五世孫登乾道進士第仕至太平州子圭字君玉嘉定進士圭松陽簿就爲令行經界爲天下式後知常州入爲司封郎官終

朝散大夫自號靜觀其居官廉家無餘貲子敏學彊學俱受父蔭歷官廉謹

陳振字震亨其先古靈之後父遵來贅李樂庵女因家焉遵歿家貧謀葬地於圓明術者云不利長子長子卽振也振曰使親藏得寧或不利於某二弟尚可主祭遂葬焉後振登紹熙進士第歷太府寺丞知永瑞州以朝議大夫致仕自號止安居士弟拱登端平科人遂以此地爲邑之最吉振雅好楷書急義樂善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世子昌世三中鎮廳由太府丞知信州以吏郎召見理宗有一廉可喜之褒後知瑞州終朝散大夫所至有遺愛自奉極淡薄故自號澹軒其長子師尹魁鄉薦次子明復魁銓闈中鎮廳歷鹽官簿宰象山

敖陶孫（一作生）字器之本長樂人因贅而居登慶元進士第官奉議郎僉判泉州自號臞庵以詩名於時而復以詩得罪於朝然詩益高名益重

鄭準字器先本閩封人華原郡王之諸孫祖父皆寓居崑山準由蔭補魁銓闈登慶元進士第歷知袁州終於中奉大夫薄於功名厚於道義輕財好士又買田以贍姻族人以是稱之子致堯端瑞歷淮

東提刑知高郵歸附時知江陰姪蟜琭端中鎮廳竦歷知泰郡韶三州以奉直大夫奉祠

劉必成字與謀居邑之滸浦其先福安人必成少遊京庠卽馳儁聲嘉熙丁酉七士同叩閽言時事必成實爲之倡是年七士俱與計偕而必成爲武舉解奎戊戌遂魁天下己酉中鎮廳蓋文武全才自負也嘗兩入閣輪對言邊事援古證今玉音褒獎次日宣諭宰執曰劉某所言極好歷守清潯終於湖南副郎自號愛閑翁

崑山郡志卷四終

昆山郡志卷第五

浦城楊譓纂

人物

本朝朱清字澄叔楊州崇明西沙人性剛果至元乙亥大兵狥西沙遂降爲丞相伯顔器之署爲管軍千戶繼運宋帑藏赴北復從征甌閩員授千戶武略將軍佩金符已卯從征日本壬午創開海運賞預奇謀丁亥累遷至昭武大將軍授江東道宣慰使行海道運糧萬戶府事遷居太倉戊子授鎮國上將軍□授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漕事庚寅遷高麗遼陽糧樞密院奏功進驃騎衛上將軍餘如故設立漕府保用虎符萬戶一十二員金符千戶六十四員銀符百戶六十員特頒銀印以寵之至今循用公於建康奏蠲淘金役免溧陽歲貢珠米以蘇民瘼討平涇縣反叛趙良繪功績著聞元貞丙申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大德己亥就任陞資德大夫大司農庚子就陞左丞賜以玉帶癸卯忌者擠之□卒年六十七子五人顯祖號東山忠顯校尉海運千戶虎字堯臣號中山嘗從征交趾累官至昭勇大將軍都水旭字子陽號次山自稱希古道人忠顯校尉海運千戶完者都自娛孜孜爲善日延文士學觴屢酬講論義理老不知倦人以是賢之又搆二亭於府城別墅曰寒碧香晩趙文敏公子昂書扁翰林滕玉霄提學白湛淵當代名賢俱有記述題詠

朱日新號中齋本楊氏幼爲左丞朱清所繼故姓朱未冠已歷仕三授海運千戶繼入爲舍里八赤奏賜金副只孫元貞乙未授宣武將軍婺州路總管居官廉慎賦役公平政刑不濫嘗平反寃獄數起上下慑服官宇修葺水旱禱祈悉用己貲不費公帑歉歲出己粟平糶旋行賑卹民感其惠爲立碑頌德秩滿自帥府憲司以及州縣儒學僧道鎮戍軍民各狀挽留前政所未有也改授江州路總管已而坐義父朱清事解官居嘉定之楊巷日延賓燕談以樂其暮年云

徐興祖號敬齋世居崇明祖文明韜光不顯興祖顯贈懷遠大將軍平江十字路萬戶父貴仕宋爲統制歸附後累官海漕終於武德將軍上副萬戶卒贈昭勇大將軍亳州萬戶與文明並追封東海郡侯興祖隨父歸附屬元帥張宏範平宋崖山復從

右丞范文虎征日本俱有戰功後遂居太倉從海漕累官至昭勇大將軍海道萬戶拔涉風濤不憚勞苦泰定丙寅督運赴北卒於京師都堂以公勤勞　王事命有司遣公車舁櫬歸葬所過郡縣祭奠如法明年三月追封東海郡侯謚曰宣惠弟興仁字義之不以門閥自矜謙沖尙義雖淹家食人皆謂將試用矣子起賢字思顏襲忠翊校尉松江嘉定所海運千戶

劉必顯號玉溪世居崇明至元乙亥歸附王招討從哈剌歹元帥收溫台福建授武略將軍復從張宏範征崖山辛巳從李元帥征日本授從事饒餉遷居太倉累官至信武將軍海漕副萬戶大德乙巳卒於家三子居賢居仁居義居仁武略將軍慶紹所海運千戶

朱明達字顯之世居崇明乙亥歸附王招討帥師入閩多所俘獲丙戌從征交趾獨其舟無遺失全軍而返壬辰遷居太倉官海漕至承信校尉運糧上千戶中年引疾終於家二子文德號菊巖承務郎太尉府長史丁父艱遂不仕扁其西齋曰可閒以見志士英號松巖將仕郎同知濟寧府事亦中年引退於是父子兄弟俱辭祿人以是高之且教子有義方再世清貞閨門雍肅睦宗恤鄰咸服其義慶延於家文德子子鈞字可元今承事郎連州判官以祖蔭讓士英子子銓子銓字可章襲忠翊校尉溫台等處海運千戶皆福祿未艾傳家詩禮美譽繩繩爲鄉閭表法云

顧德號可軒本維揚崇明人世以明經取科第者蟬聯櫛比德生十三歲而孤哀毀骨立人稱其孝及冠特立不羣至元辛卯遷居太倉以課耕餘用生計頗豐事母極甘旨屢餉親鄰靡所不至延師教

子應接賓客皆盡禮貌謙恭嘗不樂仕進每戒子孫宜以儒術致仕阪晚年二子既宦遂優游以享榮養廣微天師因其號命之曰可軒處士延祐丁巳終於家文敏公□子昂爲銘其墓歿後十年以子官應得　恩例贈從仕郎崑山州判官長子新字純甫性慈仁敏於政治善與人交累官至承事郎龍興路錄事後至元丙子卒於官次子信字善夫少好學通經史素性雅淡志趣高潔尤工於書翰與趙文敏公游文敏嘗題其書曰崑山顧善夫從吾游甚久於事頗信實而又好學書時時求語

書持請謁右族吾亦樂爲之書其見重如此信累官金玉局使歷杭州軍器司提舉以母老入陳氏年踰八袠兄從宦遠方言諸有司解印歸侍母殁服闋閉戶讀書不求聞達至今辛巳郡守以信請知水科薦之都水司力辭不就晚年自號玉峯樂善處士云

楊茂春字子東崇明西沙人遷太倉父俊傑以茂春貴贈松江嘉定所副千戶茂春素負剛毅處身謙抑歸附初省檄充掌管海船總把從征甌閩招討諸山寨及防護珍貨赴北有功至元丁丑檄充管

船千戶辛卯漕府奏授進義副尉海道運糧百戶佩銀符秩滿進階忠顯臨千戶改金符累官至武略將軍松江嘉定所副千戶公年踰六十即欲求閑不聽至治壬戌得請以武德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生五子應龍蚤卒應鳳寶慶等處因賦提舉應辰應雷天祐及諸孫竝未仕應龍子元正以廕世賞

范文富字潤甫崇明西沙人歸附後尋採水脈剏開海運以資預焉至元戊子以功授保義校尉運糧副千戶遷居太倉殁後公之正配以節約慈儉家道益昌而業施無倦元統甲戌年九十六蒙恩賜帛二緞有司以高年耆德表其門明年卒年九十八次子應禮進義副尉運糧百戶歷五考以告退職不遷大德甲辰併三漕府爲一以例閒退然境專海運親涉風濤不憚勞苦嘗護運高麗及交趾出征軍糧洎皇慶壬子承漕檄探水指引免致覆溺俱有勞績各省咨保方擬陞用而公無意於祿仕矣竟令終於牖下子孫甚衆將有膺世賞者焉

葉夏輔號南山世居揚州崇明西沙至元壬午來贅玉溪劉萬戶因居太倉公爲人警敏儀韻奇偉頎

有籌略侍玉溪公服勤起家備嘗勞苦艱險不避事上撫下咸得其歡心濟惠賙卹陰德及人者衆如舍膏腴於琳宮梵剎歲時修供以報罔極亦其一事也辛卯歲初官海漕授進義副尉佩銀符運糧百戶大德庚子換金符轉忠翊爲千夫長再兩遷至忠顯校尉松江等處運糧千戶歲押綱運赴北累受錫賚宗黨以爲榮方期進用至大庚戌年方四十遽罹末疾終於家所蘊不盡施人共惜之二子世堅世基世堅字仲節材質兼茂克荷舊業今襲忠翊校尉松江嘉定所海運千戶世濟厥美

云

黃成字君[illegible]崇明西沙人遷居太倉母朱氏即左丞清之妹也爲人剛毅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諳練海道至元辛巳左丞范文虎征日本遷南辟置麾下多委力焉戊子漕府奏授保義校尉運糧副千戶佩銀符辛卯遷忠顯校尉陞千戶換金符大德癸卯丁母憂即謝事至大辛亥卒子元亨元德求仕女妙吉有賢行搢章蒙古臺名良輔前陝西省宣使偰閣家食殆將試用矣

畀貴字和卿本淮西安豐人以忠武校尉宜興奕管

軍上百戶因鎮戍居此遂爲郡人性勁直抑强扶弱□姦貪以嚴毅有過輒面折之然好善樂於爲義至順辛未歲荒疫遺棄滿道殍死者盈塗塞河貴悉收斂存養且捐貲募人撈摝浮屍數千餘就西關外積薪焚化祭而瘞其骨焉其功及存殁類此今辟官就閒長子彥深襲軍職次子彥博從事省府入仕餘子皆成長貴雖年衛高而尤强健人謂陰德之報云

施文勝字文質揚州崇明人也父宗慶字善甫性質朴不事外飾善於治生大德間遷居太倉積勤起家以高貲聞於鄉里文勝謙抑好施壯歲入京師當路貴游皆願納交其相延譽爲之薦引直事相府後至元己卯二月中書奏授從仕郎太保府長史推榮其父封承直郎平江路總管府判官母周氏妻王氏皆封恭人宗族稱其孝義明年四月擢徵事郎集賢院都事至正癸未春以材選授承事郎利用監經歷繼丁父憂歸自筮仕凡三授官俱係京秩皆有陞轉人以是榮羨焉今雖居制方當盛年殆將揚歷要途□進未已

俞君登字泰鄉三山長樂人早孤母黃氏親授以書

長游公卿間丁國艱不及試用歸附後當路累招不起自號知止翁晚年居太倉延祐甲寅卒故友謚曰貞節先生子焯字立明登丁丑進士第

許必進字宗尹福清人太學生歸附後依同舍生王賡居於胡川鄉自號西坡子子升子同修舉子業

杭仁字仁甫紹興上虞人以從事海漕遷居太倉性好善樂義捐貲施襯以周貧乏凡力所可及者無不爲也其子禮字和卿皆承父志且又色養不違女妙壽芳年喪夫誓不再適節義一門鄉閭其美至元六年仁年八十有五有司表其門曰高年耆

德仍復其家先是大司徒以壽山居士號之至是集賢院復授以永眞處士之號仁今年垂九十夫婦尤康健云

釋老

梁吳興沙門惠嚮姓懷氏久居丙寺一旦歸省至馬鞍山放錫禪坐於山腋石室間二虎爲侍思欲立精舍忽有神人見於前曰請助千工用佐成事是夜風雹暴作撲斵之聲聞於遠近翌日殿基成奇石疊壘非人力所能遂建寺焉嚮後駐錫楊子江心蝦蟇山於此入寂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

本末頗詳

唐僧法欽圓明人本姓朱母管氏夢蓮生戶樞因孕生欽年廿二以文學充職道經丹徒鶴林寺見素禪師一言默契遂投出家久之辭去素曰乘流而行逢徑即止至杭之徑山遂占龍湫居焉薙荊榛而興館若永泰初天目巾子山人投欽出家訓名崇慧慧善誦俱胝呪大有神驗大歷三年入京與道士史華角法勝之問口爲欽之弟子因詔入內賜號國一貞元八年示寂口杭州龍興寺諡曰貞元大覺禪師（塔銘）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之豫章聞禪口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詞恐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中坐亾有大風震林木焉（傳燈錄）

宋僧德聰本張渾仰氏七歲出家於杭州慈光院太平興國三年抵華亭佘山二虎自隨天禧元年示寂於山沙門擇汀暨道侶三十二人建塔七級遷聰葬於西峯（今普照寺）道侶相次焚身供養汀亦說偈舍身

僧良玉字蘊之慧聚寺僧也行業精高旁通文史善書札工琴碁因遊京師薦聖僉見而嘉之以名聞於朝賜以紫衣及東歸復以詩送之玉後潛遁故山專以講經爲務號所居曰雨花堂

僧道川本弓手翟超也以勇力名被差捕賊口土山下將卓廟下忽有所悟徑投東齋爲僧遍遊江湖聞道遇虎卽伏不動有夾誦金剛經行於世

僧法全本姓陳葉家從道川爲僧參請勤至一日行惠應廟偶擡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不自知也自此遍走叢林道價日增後

主湖州道場山自號無庵

僧子元本姓茅母柴氏夢僧自稱華光生元幼孤投延祥遁請主出家為僧後聞鵶聲悟道追紹晋遠法師白蓮宗教勸修淨業淳興丁酉得罪編置江州久之得釋州為具聞召入德壽宮講說稱旨賜金襴口號慈照導師辛丑示寂於洱川鄉俗普薩家荼毘後華亭金吾里吳覺昌以舍建塔錫名録勝

道士易知剛字仁甫饒州安仁人幼孤入龍虎山為道士後主茅山玉晨觀移主崇禧慶元初以符法

召住三茅壽寧觀授太一宮高士還左右街道錄後為靈應普照觀開山主持寧宗御書觀額及止堂扁賜之嘉定六年賜號通妙先生十四年又加葆真紹定辛卯二月六日羽化

本朝延祐三年七月加封通妙葆真文教真人

楊二官居鵝川塘遇至人傳以道術能於冬間投蓮實於水頃刻發葉開花與夏池無異嘗於茶肆啜茶索水一椀咒之遂成銅錢以酬茶直又嘗翦紙為鶴便能飛舞能於青天倏起風雲奇異不可悉舉一日約葉月堂陳西山往山中尋口葉淮其謀

遂不果行既而棄去

本朝王惟一自號袁陽子本郡崑山人以從父官華亭遂家焉嘗以儒飾吏尋亦棄吏從方外遊遇至人授以還丹九轉心領其要乃著景陽明道篇金丹樞要先天易贊祈禱問答行雷心傳道法精妙凡六書晚年寓樊溪嶽祠泰定丙寅正月三日自肇其遺事及偈畢端坐而逝顏貌如生火龕之際雙鶴盤旋於上久之而去斂餘灰而靈骨挺然

殷震亨字元震號在山淮東吳葑人也其族皆海漕顯宦公獨以儒為督禍初居蘇城大德初來為嶽

宮陽山住持乃於嶽樓之右築室治園蓺書史蒔花木為宴息之所廣微天師為書在山吟墨自與騷人墨客觴詠於其間公性嗜書經史外尤好岐黃術諸所撰錄有在山吟藁簡驗方傳釋感應篇皆鋟梓以行閱世八十五以至順三年七月十八日趺坐長逝及殯龕燼而靈骨巋然

神靈

本朝金應龍其先居府城草橋今居郡之洱川鄉自高祖絅以英偉剛烈歿而為神世顯靈異廟食甚盛至應龍靈蹟尤著書降附託必生禍福昭答如響

自浙江發於淮甸京師下至廟貌像設無處無之
近代神靈鮮有其比
本朝茅氏者崇明西沙人及笄歸於都水朱虎生二子
大德癸卯虎父左丞清以盈滿得罪官籍其家茅
氏年方三十二歲沒屬官醫師提點茅氏與二子
衣孫運結號泣不從師提點以勢淩逼者數日莫
奪其志虎故舊王大卿劉萬戶張院判揭庵長老
等哀而嘉之相與出鈔圓贖遂獲從奠於大都在
警巡院昭回坊永安（一作明）尼寺爲尼明年四月卒
於寺歿後三十七年虎兄子謙言其節行於有司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省部體勘得實後至元己卯五月移咨行省旌表
門墓錄付史館

崑山郡志卷五終

石埭徐士愷重校刊

崑山郡志卷第六

浦城楊譓纂

土貢

唐六典及宋元豐土貢有蛇床子見於吳郡志而玉峯志以蛇床與苧布皆在歲貢清遠香黃草布亦或貢焉今皆不見唯歲有拘牧皮貨翎毛爾

貉皮二十九張

粘羖羊皮二百四十尺

羊皮八尺

翎毛叁阡七百根

土產

按隋志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故今高下悉田稻色多種食物所出水陸畢備而海錯魚鮮爲尤盛也

巧石　出馬鞍山後石工探穴得巧者斲取玲瓏植菖蒲芭蕉置水中好事者甚貴之它處名曰崑山石亦爭求售然恐傷山脈鑿者有禁也安陳先生立碑在縣廳今間亦私取而得益可奇其名益重

苧布　黃草布　藥班布

雜記

晉蘇峻之亂吳郡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愷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愷愷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舉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軍督護吳中人士同日響應峻遣將宏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愍要戰於高莋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卓

又集進屯烏苞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徵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郄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宋蒯恩字道恩蘭陵□人從武帝征孫恩戰於婁縣箭中右目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玄感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徽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

從者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竝受變節度口隱居常熟美姿容少不口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變戰歿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殺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法興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歿杜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城下陳國威靈語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光啟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襲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淮南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圍之於崑山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諭之裴乃納款

宋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見人皆慟哭語言譯導皆不可曉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告又有一書乃上高麗表藝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爲令召其人犒以酒食且爲治其桅教以起倒之法各以手捧首而輾船中有麻子大如蓮的蘇人求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後只如中國麻子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金騎犯姑蘇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泊舟馬鞍山下湖遞吏方用印忽旋風入舟印與文書盡墮水相視駭愕即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金兵之來襲欲急走通惠鎮而失印爲撓亟吏求之吏禱於山神靜濟侯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令亦懼乃作堰隄水踏車涸之畚臿如雲鑿數尺得印已淪泥中矣（夷堅己志）

無相禪院今寺在沺川鄉地名石浦乃邑人衞涇所居嘗有相者惜其院名無相恐不至登庸後衞公果止於參知政事

異事

古之神降於莘石言於宋穿井得羊具見於春秋內外

傳又若史之五行志所藏者不可勝計皆有事應詎可謂未必皆實而略之也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螾穴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它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其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出法苑珠林搜神記

梁鬼築慧聚寺殿基（見寺院像）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訓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而不可考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通鑑本末）

後唐時慧聚寺紹明律師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鐃鈸宜知之明日掘地果獲此二物形制極古前輩嘗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見先垂景像鳴高閣

宋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漁婦李氏張罾河上得白龜如錢大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宮畫粲然婦取歸授兒爲戲又恐傷人縱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怪之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龜在焉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酉龜置神像前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獻諸官禱之忽自鼠竇中出精熒愈於前乃獻於縣令李維維上之郡陳省華守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龜千歲巢蓮葉之上

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君房常爲之頌省華尋徙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乘異記）

元豐四年夏夏駕堅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歸將治之則化爲石佛羣觀嗟異一老父曰近年水濱有赤光如日殆其祥也因迎於家時慧聚寺僧守齊夜艤舟於此夢白衣女子託宿曰我舟儀覆父

與夫皆諾叔阿辛客獨拒不可女曰假一僧宿我何傷乎齊恍然從之開篋則遂以入遂驚寤詰旦至羅氏家見石像初出身猶沮洳叩之知爲僊化也齊默念與夢合因乞以歸酬以貲羅氏卻不受齊奉像至舟僕懼稱觸開篋緘之奩符昨夢矣像今在妙智院陳明復作記以識其事

崑山雖去松江不遠舊無潮汐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淳熙中有一道人誦讖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李樂庵以語知縣葉子强遂築閘潮館於駟馬橋下後潮果過夷亭衞涇遂魁天下

紹定中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鸛中弋帶箭造廷哀若有所訴廣年視箭首字得弋人姓名追懲之鸛乃去

本朝石浦眞如觀眞武殿前新甃石池一夕大風雨雷電翌日滿地皆大金魚莫知所從來

崇明觀創造既完而大殿供臺未備延祐二年八月十八日早忽有樟木浮至觀門東溝內長丈餘廣四尺溝水淺狹莫究所來取以充用多寡適足

考辯

崑山古之婁縣或云婁在漢爲疁後避錢武肅王諱改今名按自吳張昭陸遜並封婁侯婁縣之名屢見史傳此言非也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三江舊蹟謂東北入海曰婁江按今府城東關曰婁門其下七十里卽古婁縣皆以婁江得名自是而下乃出海之孔道竝無迂曲實有吞湖吐海之勢婁江舊蹟昭然可尋而先儒所辯三江皆不及此

今糧艘屯聚又訛曰劉家港

今州遷治所地名太倉或曰春秋吳王之倉或曰漢吳王濞之倉或曰五代吳越王之倉按濞都廣陵不應太倉遠在七百里之外枚乘說濞所指太倉

乃在海陵今泰州也若曰錢氏之倉不唯去其國都太遠且屢爲淮南所陷殆其邊境不可儲蓄亦不宜曰太倉據此春秋吳王之倉今又曰東倉地居吳東益可信矣又按晉書顧衆傳蘇峻反賊帥張健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帥交戰則東倉之名其來亦甚遠也

郡國志載婁縣山下有巫咸故宅止言婁縣而不言何山按琴川志引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居則咸蓋常熟人常熟非婁縣所分疑郡國志誤

中吳紀聞云舊圖經云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慈岡

徘徊岡福山岡並作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崑山下之三屬常熟言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遼絕玉峯志云今外岡蒲家岡分屬嘉定崑山所餘唯青岡五家岡而已又云青岡在縣東北四十二里今按青岡亦屬嘉定卽中岡身也其反崑山者唯地脈相連耳

慧聚寺開山僧乃慧嚮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爲嚮大師甚可笑也

山寺右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志云父庭玢娶裴

氏女選而爲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酆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其乃父庭玢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乃留題事無攷證不可信摭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于求解頭而張祜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舊州蓮峯橋橋東卽縣倉時宰以民樂然輸致故曰樂輸橋今士人謬謂山神之佐曰朱國公者落書於此今俗曰落書橋其實非也

崑山郡志卷六終

石埭徐士愷重校刊

續吳郡志

二卷

續吳郡志序

吳郡志以蘇松東南二府大志也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蹟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二府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略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如子貢之越絕趙曄之春秋張勃陸廣微之記錄羅處約朱長文之圖經龔明之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集而成書則有范成大吳郡志由今而觀范志峻而整雖詳尚有未備者外遺失僊人隱士之居址名山勝境之出處菴觀寺院橋梁道路所興起之蹟此皆前志所遺失也故續其志云

戒菴老人書

續吳郡志目錄

卷上

鶴瓢山房記　太原王行
鶴瓢道士傳　尋陽張羽撰
鶴瓢賦　勃海高啟造
鶴瓢銘并序　高陵楊基述
又銘　趙郡蘇大年述
鶴瓢詩　吳僧道衍作（少師姚廣孝也）
鶴瓢詩　勃海高啟作
鶴瓢志　稽岳樵夫王彝生撰
鶴瓢說　臨海陳基著
鶴林集
步虛詞三首
懷仙歌
洞天秋望
敕命二道
詩　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作
贊　姑蘇梁用行
鶴林先生記　周伯琦溫翁記
周尊師小傳　金華宋濂撰
周尊師續傳　河南高遜志撰
鄧道樞傳

張善淵傳
步進德傳
楊玄微傳
楊處靜傳
周原初傳
鶴林像贊　金華宋濂
鶴林像贊　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子
鶴林像贊　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子
鶴林像贊　奚玄朗倪瓚
鶴林像贊　海虞釋祖傳
鶴林像贊　包山眞逸俞貞木

鶴林像贊　太子少師姚廣孝
鶴林像贊　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子
鶴林像贊　翰林侍讀學士王達
鶴林墓志銘　王文靖公汝玉
潘雷鑑傳　黃道淵傳
福濟觀記
清眞道院開山記　鄭元祐撰
清眞觀記　鄱陽周伯琦撰
重建清眞觀記　包山眞逸俞貞木述
靈慈宮記
天妃廟送迎神曲有序　句章黃向撰述

祈祝記　周伯琦記并書
褒封水仙記　王敬方述并書
崇眞宮記
修和觀記
太和宮記　宋王禹偁撰文
春晚遊太和宮詩　王禹偁
上眞宮記　陳于撰
詩　皮日休
詩　陸龜蒙
詩　陸月溪
靈應觀　陳惟中供

通神道院　楊　清供
佑聖道院
寧眞道院記　遂昌鄭元祐撰
管山岳廟
古蹟
靈佑觀記
敕文碑
林屋洞
曉次神景宮詩　皮日休
詩　陸龜蒙
三宿神景宮詩　皮日休

詩　陸龜蒙
神景宮詩　白樂天
龍洞詩　張伯雨
仙壇觀記　鄭元祐撰
會道觀　道士衛成大供
修眞道院　朱德紹供
修眞道院建聖殿記　高不僞撰
故址
文昌宮故址
福源道院故址
光孝觀故址

澄虛觀故址
三茅觀故址
白鶴觀故址
明道觀故址
仁壽觀故址
佑聖道院故址
衍慶道院故址
安隱道院故址
成眞道院故址
玄明觀故址
長春庵故址
隱居庵故址
通淨全眞庵故址
上眞道院故址
頤眞道院故址
隱眞道院故址
靈應道院故址
長生道院故址
回眞道院故址
玄眞道院故址
谷神道院故址
太初道院故址

隱德道院故址
太微道院故址
明德道院故址
佐聖道院故址
卷下
神仙傳
王瑋玄傳
韓崇傳
琴高傳
周皓傳
王遠傳

蔡經傳
赤鬚子傳
魏伯陽傳
負局先生傳
郎宗傳
劉根傳
沈羲傳
范蠡傳
董奉傳
顧和傳
許懋傳
陸修靜傳
楊羲傳
周隱傳
周詳傳
柳條青傳
張志和傳
涉正傳
雙襲祖傳
顧非熊傳
孫寒華傳
周生傳

王可交傳
陳倣傳
陳希微傳
何𩮗衣傳
壽康通神仙人贊
孝宗皇帝御贊
劉須溪詩
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詩
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詩
神仙董玄詩
谷陽龔璹詩
南谷杜道堅詩
倪寶林詩
倪眞人詩
馮寔詩
靈臺王青詩
吳人耿曄詩
李芳遠詩
谷口鄭元祐詩
張毅詩
莆陽蔡衛詩
天台李守玄詩

京口張葆眞詩
句吳顧敬詩
蔡衍詩
空桑周彝詩
通神庵襲衣何眞人事實　承直郎胡棻撰
欵道僧傳
唐廣眞傳
吳于英傳
杜蘭香傳
徐靈期傳
范村山傳

于濤傳
單以清傳
蔣生傳
潘裕傳
慈悅傳
邊公傳
陳立興傳
高士傳
莫月鼎傳
莫鍊師傳
宋理宗皇帝制贊

上元楊剛中贊
句曲張雨贊
大癡黃公望贊
會稽楊維楨贊
霅川趙雄贊
太玄天師贊
觀妙天師贊
沖虛天師贊
四十三代無爲天師張宇初贊
宗師吳全節贊
莆田陳旅贊

蜀郡虞集贊
上清薛羲贊
開元王壽衍贊
鄱陽周伯琦贊
蘇人錢良祐贊
淮南汪廣洋贊
林剛伯琴以道官挽周鶴林詩
郭本中傳
倪玄素傳
倪玄素副紀畫像贊　包山眞逸俞貞木述
李得睿傳

胡安谷傳
席應珍傳
席應珍墓志銘　僧道衍撰
附錄
天慶觀
通神庵
澄虛觀
崇眞觀
修和觀
靈佑觀
上眞宮

希夷觀
清眞觀
玄妙觀
澄虛觀
崇眞宮
會道觀
光孝觀
文昌宮
靈應道院
三茅觀
修眞道院
衍慶道院
安隱道院
成眞道院
寧眞道院
玄明觀
福濟觀
平江記事
吳地記
中吳記
續圖經　樂圃先生朱長文述
宋楊循郎中詩

林屋洞詩
毛公壇詩
王賓吳下古蹟詩
林屋洞詩
毛公壇詩
蔡經家詩
高啟姑蘇詠
甪里村詩
毛公壇詩
丁令威宅詩
周南老姑蘇雜詠

毛公壇詩
蔡經宅詩
甪里村詩
丁令威宅詩
姑蘇兩異人傳　相臺岳珂著
何蓑衣
獃道僧
羽庭集　天台劉本德玄作
白鶴觀施主祠堂記　鄭元祐述
上眞宮
集仙宮

玄妙觀
修和觀
致道觀
昭靈觀
寶慶觀

續吳郡志卷之上

鶴瓢山房記

太原王行

吳城東北有老氏之居曰寧眞主者李君名睿清愼好學其祖閒翁時開堂館其徒之四方至者戶外之屨恒數十緉有黃老師自青城來道氣巖峭一堂盡傾君遇之殊謹居數月告去君以爲學之要叩之黃歎曰汝誠志於道耶因語之云槩出一瓢曰是從我幾百年行地萬餘里今以遺汝見是如見我也勉之君愛敬焉瓢形類鶴遂以鶴名之并題其室曰鶴瓢山房仍以自號蓋其尊信黃師之意也玆二十年矣今年秋始告予以其故且曰睿之微有所得者皆師之惠也敢忘之雖然睿不敢忘睿之弟子其能識之乎弗能識則繼其後者無復知吾名室之意矣甫再傳而遽令老師之惠泯此睿之所懼也願爲記之以詔後之人焉余聞之曰李君可謂[illegible]所自者矣然有道者之教人不滯於物也師顧使君滯一瓢哉亦因其警勸之意焉耳夫鶴之爲物遐引高舉侚潔而變玄脩頸距喉納新吐故豈欲君絕去世紛知白守黑以同之歟含眞去穢采氣混元以同之歟思其鳴響應時而不息其屯蒙子午周天之候歟思其金乘火養而全其七返九還之功歟不然瓢奚繫於道哉若夫因是而進之無怠則胎解羽化浮遊太虛與造物相終始又非鶴之所可倫矣噫此特予之億之者也庸詎知黃之意果爾然耶言未既君作而曰睿所以服之而致夫有得者君皆近之盡矣然二者欲勉脩之而二者之未能修也幸不吝書之以重睿之警焉寧獨爲後人之紹也哉余嘉之遂書爲記君字士明至正二十六年十有一月戊戌太原王行記

鶴瓢道士傳

尋陽張羽撰

鶴瓢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嘗攜一瓢賣藥吳市中瓢小而甚類鶴客有遇之者見其風神聳秀非庸人因叩其姓名道士舉瓢以對曰我鶴瓢道士也客愈異之遂與俱行出市門外水旁道士箕踞操瓢而飲客復揖而進之曰夫物生於氣氣定而後有形形定而後有名定生於常變生於不齊造物者執其常而任其不齊故萬物殽然並生而莫不有定形亦莫不有定名今夫蔓引而犀實者瓢之形也造物者知爲是而已肖夫鶴者形之變也造物者烏知之是物自變而造之者未嘗變也今子乃因物之變而遂名之以其所變吾懼夫天下之物無涯其變也亦無涯棼棼然易其名烏乎能辨且當其有瓢之時子豈無名乎哉及有是瓢也乃舍子之名而冒之瓢焉子之實幾喪矣道士捧腹而笑曰嗟子前來天地閒之物有異形者有異色者有異聲者有異貌者不可强而同也然氣至則同乎生氣反則同乎死故自其異者而觀則彼爲某此爲某孰得而一之自其同者而觀則彼物也此亦物也孰得而二之若夫人之聲色形貌其視物也益異矣然與萬物並囿乎天地之閒則我亦一物也是故以鶴觀鶴則圓吭而修趾者鶴也而豈可以名瓢以瓢觀瓢則空中而完外

者瓠也而豈可以名鶴以我觀我則横目而豎首者我也而豈可以名物是之謂不能同物亦不能同於物苟同物矣則謂瓠爲鶴可也謂鶴爲瓠亦可也苟同於物矣則謂我爲物可也謂物爲我亦可也故以瓠名瓠不若以鶴之名名瓠以我名我不若以物之名名我物可名我不可名故假物之名以爲名及其至也卒歸於無名兮子徒戚乎有名之名又安知無名之名哉客不能詰道士遂起負瓠行歌逌然而去蓋不知瓠之爲鶴歟鶴之爲瓠也

鶴瓢賦

渤海高啟造

月華子夜宿玄館夢游太微見一古士其狀實希長頸密齒不臞而肥苦葉被體服非羽衣翩然來前自稱庖氏少生魏圃長入吳市慕高蹈於煙霞離舊根於泥滓虛翼未成海路空指不食窮年蘀落而已握手終歡願託於子覺而占之旣喜且驚當得異物莫測其名非胎以化乃實而成不解飛騰歷歷善鳴未足御仙客之轝但可挹聖人之清者歟案未歛簾戶響剝啄起逢老翁曳杖纍纍遠有攜而見遺乃質瓠而形鶴月華掀髯而笑曰爾胄田之族赤壁之侶竟混草木而零落耶疇昔之夜吾與爾有約矣於是埽苔軒啟松閣分半榻以留棲命一壺而對酌不迥怨夜之籠不貯回春之藥誓將共浮沈於滄溟同上下於寥廓孟諸生過之出以爲樂生誚之曰夫道貴無累始能有得此蓋許由棄之以全名衞公好之而喪國吾謂子遺身而超世何留意而玩物月華子

耳若不聞引滿欲釂撫之而歌曰昂藏兮支離爾生兮何奇行則佩兮飲則持與翺翔兮千歲期唯遊無何兮餘非吾之所知

鶴瓢銘并序

高陵楊基述

高士李秋水得瓢於青城羽人形肖鶴高士稱之時出飲客客之能文者咸爲歌詩文辭以美之而鶴瓢之名稱遂大鳴於時嘉陵楊基見而歎曰物之取貴於天下者亦其自爲焉耳瓢微物也無金玉其相而人素所易之者也於其形奇故得珍藏於高士見稱於士大夫之文曾玉璜瑚璉之所不能及是能卓然自拔於眾瓢而爲草木之英者乎人爲萬物之靈有不待奇其形質而自足貴重於世然而無才德操行以踐其形徒相汨沒沈溺於眾庶之中而無以自立者不唯有媿於斯瓢而亦媿夫常瓢者矣基喜鶴瓢之自異有類於人之自立而足■不肖者之勸也爲之銘曰

爾質不移爾形實奇爰合乎施吾不知其孰使也噫

又銘

趙郡蘇大年

韜壺蔓生元氣全肖形如鶴本於天穹虧修頸腹果然刳而爲瓢虛且圓士明得自青城仙製名鶴瓢圖以傳遂昌作記揮筆掾愚公銘之玄又玄茹芝餐朮酌玉泉拔毛洗髓三千年棄毋效尤媿甈窒

鶴瓢詩

吳僧道衍（少師姚廣孝也）

百斤之瓢世莫逢大踰五石無所容斯瓢如鶴最奇絕不由

人力由天工我知造物本無意賦形豈效雕鐫功霜黏修脛纏白霞[redacted]覆老鼎加丹紅至人授矣來玉峰倒掛石上之長松清秋夜半雲漢靜坐聽歷歷鳴天風箕山棄捐羞許隘陋巷操飲歎顏窮金丹晨貯光炯炯璚芝夜浥香濛濛後來草木總蕪穢奈爾不與匏瓜同君不見葛陂竹杖化爲龍飄飄孤影其誰從吁嗟瓢兮胡爲不飛去期與仙人千歲居崆峒

詩　　勃海高啟

寧眞館李高士嘗蓄一瓢其形肖鶴蓋得之青城黃老師者也出以飲予爲賦二詩

產自靈苗勝羽胎何須去作鳳匏來壺公本解飛騰術丁令寧爲濩落材直上青天身恐繫倒傾碧海腹初開生成自是

神仙器肯逐纍纍向草萊

遠隨羽客下青城瘦骨肥來見盡驚藜杖夜懸翻露影竹尊春瀉飲泉聲園中幾歲形容變海上何時羽翼成醉聽樹頭聲歷歷還疑秋傍九皋鳴

鶴瓢志　　稽岳樵夫王彝生撰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瓢其爲形也有首焉有頷有腹焉有無頷與首而唯皤其腹者焉而其修短大小圓曲臥立之狀不必同也其爲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之用不必同也道士李睿蓄瓢一昂首修頸而果然其狀肖鶴以爲勺則大以爲壺則曲乃刳其腹出其犀空然以爲瓢而全其爲鶴之狀因字之曰鶴瓢予過之睿出以爲飲予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肖夫羽族者衆矣寧獨鶴而已歟睿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嗜也傲乎其難進而易退也確乎其知警也寥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適肖夫鶴而予之飲輒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鴈禮有木鴈木鴈字之可也予則憂其不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尊字之可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列筦施簧吹之以笙則其聲似乎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鶡爲鳳也彼其言木鴈言鳧尊者嘗自以吾爲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以爲吾知樂矣而予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鶡爲鳳者小

人謂之君子也然而鶴者逸人也睿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稽岳樵夫王彝生撰

鶴瓢說　　臨海陳基著

瓢與鶴非同類也而鶴之稱爲乎始始乎形之肖爾瓢之種瓢也而瓢之制爲乎始始乎始用瓢者爾均之爲瓢也然使其種大而實五石祇見其瓠落無所容未必其能用也惟其肖也而人肖夫鶴蓋小者人之所易習鶴者人之所同愛以易習肖同愛嗚呼吾知其非棄吳門李士明得鶴瓢於青城山道士道士以瓢自隨初不虞其予士明士明之未始與道士接亦不虞其得是瓢瓢乎果孰生爾孰肖爾而去就亦孰主張爾乎吾聞昔有辭天下而受瓢者夫以天下易一瓢其

所取亦廉矣然亦不以有瓢爲樂而卒棄之今士明之得是瓢旣服用之又圖其狀詠歌之不少置若將終身樂有瓢者士明之於瓢誠厚矣雖然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負之而走士明之弗棄瓢士明之責也士明亦知自盡其責而已爾而其責有弗在士明者亦不暇於瓢計也

鶴林集

府制作鶴林詩一首爲提點周元初作

五言古體

客有玄都仙號曰鶴林叟鶴以取其潔林以取其茂茂者茂其德潔者潔其心千尺具長材九臯唳清音朝供鶴林俱暮與鶴林宿形神不暫捨自謂脫塵俗有時朝九天騎鶴飛翩躚有時修靜業兀坐林中煙草木有衰謝仙驥解沖舉去住兩無情伊人復誰侶西南當采藥兌震禽虎龍虎龍交戰處須認主人翁馭氣超三界飛昇遊八極回首望鶴林山空秋月白永樂丙戌孟夏一日書是年六月望日重爲提點周元初作

鶴林詩七言四句

道人已悟身爲患託與巢林作鶴羣勘破寂然玄妙處更無林鶴亦無文

府制作

老仙名滿浙江胡一日乘鸞入帝都金火返還知至妙風雷聽令假爲符元神已得靈■力羣有同歸太極劚袖聶臧書

爲餘卷不知曾託示人無每著青霞上鼇臺便聞寥唳月中來只知守意存三要不覺傳名徧九垓袖裏鐵蛇驅魍魎堂中金水蕩氛埃仙都久矣知名姓賸把桃花繞舍栽詩五首賜周玄初

步虛詞三首

玄天初啟曙■氣浮清虛閶闔闢重關仙人駕麟車朝謁紫太宮稽首彌羅居欵感至道祕神采亦華敷

飆輪馭紫鳳遊登玉京遊鞠躬嚴對越欣幸瞻宸旒大道副有情抉蘊披玄幽超遙樂眞化控翩昆侖丘

蘂珠啟住會瑤壇集郡仙冥心一遠赴欣慶難名言參授大有書洞識造化源未登玄上門聊復慶萬年

懷仙歌

我懷蓬島之仙人驂鸞朱鳳騎紫麟瑤池清宴接談笑誤落塵寰經幾春青童昨夜傳書至披讀令人夜無寐洞口桃花似舊時門外孤松發新翠仙人憶我見至情我亦懷仙情匪輕中天月色鑒心曲故遣清輝通曉明緘書欲報碧雲遠嘉會未期情未展方平儻會蔡經家爲報扶桑水清淺

洞天秋望

蓬萊宮闕涵清秋羽客臨風閒倚樓海天一碧湛杯水塵埃九野分中州雲裏仙歸佩鳴玉紫鳳琪園自棲宿遙瞻西極半林青知是瑤池桃未熟

敕命皇帝敕曰朕設神樂觀備五音以奉上下神祇其敕居

觀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教也或云始廣成子流傳至漢曰道士凡此者多孤處雲居棲巖屋樹是則眞修也晨昏目心以去玄覽背晝仰覩俯察以滌宿世之冤愆措今生之善行俄爾有知則倏然忽然躡雲衢而神游八極往無不達交無不接如此者安得不與神通故有飛神謁帝直謂入詞者斯可謂修之至也今見修道士周元初雖未若此其志已處淸虛特命職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諭往欽哉洪武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敕神樂觀提點周玄初等朕仰惟皇考皇妣深恩未報夙夜于懷特命爾等建修金籙大齋舉薦揚之典爾等能體朕至情精白一心對越上玄卽有靑鸞白鶴翔繞來集蕆事旣畢復有醴泉出於觀中眘茲禎應豈朕一人所能感孚亶由爾等修鍊精深誠敬篤至是以臻此朕甚爾嘉特示褒奬之意

永樂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詩

長松環繞石闌干樓閣高居碧漢端丹井泉香通海嶼芝田春暖近天壇雲韶奏處來儀鳳玉笛聲中舞彩鸞寄語鶴林方丈叟兩承恩詔拜仙官

姑蘇梁用行（翰林典籍）

其動也軒然其靜也淵然忻忻焉卽之者固知離垢而脫俗盻盻焉望之者亦謂蘊道而通玄顧夫鞭叱雷電噏嘘雲煙借天瓢而揭甘澤蘇旱歲而爲豐年是則游戲乎神術應酬乎世緣至若攬浮丘之袂拊洪崖之肩駐光景於九轉腴道德于五千斯所謂鶴林高士玄初老仙也邪

鶴林先生記　　周伯琦溫翁記

浙右方士之有聞者曰周玄眞玄初其字也世居嘉禾嘉郡之魏塘東陸里其父號月心嘗爲陰陽教授母曰林氏玄初八歲喪父儀容秀粹志慕儁雅年十二辭家學老氏郡之紫虛觀有高士李太無者杜南谷眞人之弟子也南谷嘗以道法顯於國初活人無算吳興趙公子昂尤尊事之玄初旣師太無夙夜勤恪不斁載盡得其學至正戊子年二十矣居蘇之城東葑門外黃泥阪丹霞里報恩院其祠宇廢已久力興復而新之構小室其旁以時棲息環植松篁卉木蒼翠鬱茂嘉客相訪一茶之頃能以方寸符篆致皋禽於冥漠飛翔舞唳如素馴豢及其建道家之醮祠奏籙章之封事則皋禽又翬旋於瑤壇之上若有陰御之者邑里之人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遂相與名其居曰來鶴亭而號之曰鶴林先生云玄初雖身在方外事母氏盡孝羞甘肥候晨昏左右承養以致其樂又募施重作安里石橋於通衢長河之上以利往來費鉅萬計其不忘世如此於是益充其學受靈寶經法於谷神曹師又因玄妙高士顧養浩受五雷祕文於高士步雲岡步受於張雷所見張親受於王繼華王親受於神師莫月鼎授傳之得其宗非一日矣[illegible]服膺研覃危坐調息閉檢身心鍊制精神治文檄役鬼神禁祟魅如臂使指旱而雨澇而暘災沴

而和平轉移頃刻間遠近稱譽聞於主老氏者嗣天師及大宗師咸命其主常熟之致和觀以表顯之非有以異於倫輩而能致是乎玄初儒雅冲恬或舟于溪或杖於林風度翛然他日又受金丹要訣於沙溪延眞高士李竹友先生益勵所守以悟玄機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其玄初之謂歟或疑臯禽之來集必有異術予曰不然貫三才一氣耳人與物均是心也均是氣也感必有應應復爲感人惟放其心而耗其氣故不能有所感苟能養其氣以存其心以心感心以氣召氣何物不格此理昭然無足異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彼琴瑟一器爾其技之精尤能召物如此況玄初孝於親信於友仁於衆庶人道具矣內行修矣功積力久擴其妙用將以動高厚徹幽明況一羽毛之微者乎然世言鶴壽有至千歲者蓋其骨相之奇嗜好之潔與凡羽毛異惟仙人得乘之玄初存心虛淡氣類之感豈非他日松喬之徵歟予與玄初同姓嘉其清修苦志之有成也於是乎言至正壬寅孟冬上吉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番易周伯琦温翁撰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眞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附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容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

又二年會上眞道院施如意囊囊貯物集四方人使探鬮取之玄初欣然往仰天歎而祝曰我誠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氣觀從李珙瑞爲道士珙瑞南谷杜眞人高弟以道行聞旣得玄初授以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狐所媚羸悴垂死玄初噓氣禁架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去足蓐受靈寶大法以會稽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熱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寘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有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翦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盼作咒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以家人環之以泣初霅川有神師曰莫洞一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祕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宗禜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於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竊冥電光燁燁繞身

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雷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再降雨乃足爾至期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被召賜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以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

禱仍於冶城上建壇其應如初乙卯秋旱禮部尚書章公等奉旨亦建壇於冶城命玄初禱雨果致靈異其年冬無雪上特遣太師李韓公率官屬齋宿於冶城仍命玄初登壇致禱亦獲靈應丁巳秋上有事於古先帝王陵寢遣官分祭玄初奉旨得西祠周文武成康漢高祖景帝唐太宗宣宗凡八陵廟皆休徵之應己未設神樂觀授玄初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廢貲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里報恩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既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搆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

士云太史公曰予遊江南見玄初鳳凰掌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倪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僊人乘鶴吹笙而來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乾坤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疏花黜其知以守其愚則羣險盡銷而純陽獨舒矣予盍愼之余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夫道之樞歟抑玄初之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欲飲然若有所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周尊師續傳

余讀周尊師小傳故大史金華宋公濂所撰自其里居出世之端原傳宗道行之始末靈貺休徵之次第朝覲之祇愼寵錫之便蕃莫不備著之可謂事詳而辭覈矣然迄於洪武己未逮今二十有餘年矣顧未有所紀載可不嗣書乎是年夏六月京師告旱禮部傳旨致禱翌日如期而雨久之尊師以疾倦於酬酢且以母氏耆老弗克致朝夕之養乃謁告歸省留憩丹霞里之報恩道院遠近歸依者踵武相接或抱疾癘奇衺之疾而以所苦來告尊師立禁除之山妖水怪林魁野鬽褫附以厲人者符檄所至皆帖然如平時壬戌之秋姑蘇旱暵甲子自夏徂秋大霖雨郡守張冠經歷滙懇於尊師而

雨暘時若乙丑七八月之交姑蘇復以旱暵告郡守王觀顧衆戚以請尊師乃爲膺章達悃卽日感通霮相望吳民皦皦然莫知所訢郡守楊幼文任毅復蘄救於尊師卽玄妙觀以禱而厥應弗愆又登楊山太白龍池斟水於缶以迎致之玄雲四奧烈風震霆拔木揚沙大澍彌日於是旄倪農歡士類歌頌而尊師之名洋溢盈于吳中矣戊寅秋七月朝天宮建黃籙齋醮正一掌教眞人張公宇初敷揚玄範導宣靈休而尊師爲之貳陳大科儀者凡五晝夜正齋白鶴翔集壇表若下盼者凡三示端相己卯夏六月不雨有司請禱於山川旱如故尊師建壇致禱闡事禹步之頃卽隱隱其雷而震霖旋至越二日雷電交作大雨如注連霄徹旦烈風旋飆而壇上

巨石倏忽掀舉去地尋丈衆尤駭異之是歲大稔卿大夫莫不禮敬焉迨辛巳閏月農嚴於田而膏雨愆期有請於尊師約以三日而雨其應弗爽十一月晦日人以久晴而雪不降藏者以歲事爲憂叩尊師禱之越三日祈寒爲層雲[redacted]興[redacted]霙沓集四郊瑞雪盈尺氛祲蕭蠲凡所徵應不可枚舉此其槩也余未冠時識尊師年方三十餘丰儀美晉聞[redacted]當勝國之季平江守臣六十公以秋霖淫潦害[redacted]禾稼致齋香於尊師運誠默禱卽日開霽國朝混一之初姑蘇屬邑曰常熟開封屬邑曰偃師徇其人衆之請皆大雷電以風而雨亦沾足邑人士爲歌詩以頌美者連肩累軸盈有足徵者焉尊師又重建靈寶於吳中以爲棲眞之處置山數十畝雜樹松檜杉柏之屬而遷其祖師莫先生洞一之柩以葬又築樂丘俾異日爲冠劍之佩藏生平所得鉅公材大夫宗儒望士之論著悉箕次成篇而鋟梓以行於世其清標雅志之度越倫輩者不可縷數也尊師名玄眞子字玄初周氏其先自檇李遷姑蘇故今爲姑蘇人凡前傳之所具者茲不贅述焉太史公曰古者豢龍御虎南正火正壺涿庭氏咸設官以領之而巫祝占筮盟詛禱禜禬禳之類皆有其法數千百年以來久廢而不講迂生曲士習熟見聞而其智之所弗及識之所未至者一切拒而不信孰知夫往古之設官與昔人之遺法哉後世道家者流有所謂正一教者往往呼雷役雲斬妖弭怪以道貺而戢蠥最爲世主之所崇尙而其禱禜禬禳豈卽古

之遺法與抑亦他有所傳與若尊師之道行章章如此則其靈應之至休徵之感夫豈偶然而致哉故爲序次而表著之他日纂修國史俾傳方技者欲求尊師之遺事或有取於斯焉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初吉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遜志撰

鄧道樞傳

鄧道樞字應叔號山房縣州儒家子也幼失父母學爲黃冠宋端平甲申隨魏文靖公出蜀遂居吳郡守趙與篤志俾住持文昌宮纔得上官氏廢圃於郡城東爲棲息所名會道觀則堂家鉉翁爲記山房能詩善琴齋科精嚴道行卓異有東遊集行於世

張善淵傳

張善淵字淵父號癸復道人吳之華山人家世儒業其伯父諱崇一者始爲道士得易眞人如剛靈寶飛步法有高行稱之爲張雷師宋侍書包公恢薦於上命主郡之天慶觀道人棄舉業從伯父學其師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雨郡守潛說友舉住建德永隆再知平江光孝觀世所謂道法藥術凡四方有術一法之異必究極其妙莫月鼎俟清谷時爲道門所宗咸異董之而樂授所祕稱爲玄門上品元至元閒世祖詔天下舉山林有道之士嗣天師以道人薦乃與弟步進德入朝奉旨召鶴鶴如期蔽天而下有禱輒應遂命爲平江道錄住持天慶觀即今之玄妙觀也又改紹慶宮領江道錄吳有水旱必求於道人屢請屢驗皆出而應未嘗失期壽九十二而逝前一日與朋舊會飲及暮曰吾疾作逝矣命筆札書偈遂寢而側逝瞠目如生道行之詳備見於考亭陳方所撰之碑

步進德傳

步進德者姑蘇人諱宗浩雲岡也蚤遁儒業凡諸子百家之書兼軒岐之述術無不探其奧旨中歲棄俗從黃冠宗猶龍氏之教遂徧歷名山求度世之道得遇癸復道人雷所張尊師於玄妙觀授回風混合大洞眞詮上清靈寶三五飛步之祕碧潭斬勘之書如有祈禱雨暘呼召鸞鶴在乎掌握之閒驅邪救患顯蹤異跡莫能盡述延祐年閒制授貞元微妙弘

教法師教門高士靈慈宮住持提點度弟子甚眾其能嗣道者則用原眞楊中立也道行之詳備載遂昌鄭元祐■之記至正末觀罹火碑亦不存若郡之碩儒耆老皆目覩其實也

楊玄微傳

楊玄微者諱中立號海漚道人蘇之長洲人也父煜仕故元雜造局典史性聰慧樂於恬淡慕清虛之教入玄妙觀著道士服嗣步雲閒高士孝高士之所學襲癸復道人張雷師所行太極五雷壇之正宗凡請雨祈晴修齋設醮呼鸞召鶴治病芟邪求救於師立有靈效是以達官鄉人咸禮敬之志尚樸素甘分於林泉取漆園吏之言乃扁其燕息之所曰一枝棲巢遂昌鄭元祐以記之所居儼然眞有道之士也洪武壬戌秋欽設道紀司觀都記員七邑之清眾咸會於郡僉曰非玄微其誰乎郡守辟之陞於天官授以敕符職司之都紀闡設術門領掌九品印信在任凡十載一遵符制恪恭乃職誠心體道宏闡玄宗接度後人扶持教法實有光於世矣壬申冬示疾謂其弟子曰吾之期已至矣寧餌藥乎以十一月七日夜索筆書偈辭世端然而逝壽六十有四舁柩葬吳縣靈巖鄉桃花塢之原從仕郎前南昌府都昌縣知縣包山俞貞木爲之志於墓

楊處靜傳

楊處靜字守中性識異凡身修貌釆美髭髯也望之儼若神人實道流之砥柱焉蚤從清眞觀陶希仁提點學正一宗教

繼時傳授觀祖潘雷鑑尊師所持之天罡天蓬祕旨遂務淵默鈎探至理凡道門科典法家之書無不通曉洪武初年禮茅山陳嗣師傳其大洞回車畢道眞銓籙呼雷喚鶴戢邪治病之要一一得其授受於是道益彰著聲譽煒然四方士夫禮敬者衆洪武壬戌與楊玄微同辟赴吏曹奉敕符授以道紀司副都紀爲七邑之領袖動靜之閒悉遵制理爲道司之模範處靜吳郡人也

周原初傳

周原初諱玄眞其先嘉禾人後徙姑蘇其父號月心通陰陽家說用爲起家爲學官母林氏生公甫八齡而月心厭世林獨撫育之公生眉宇秀朗神采飄飄若列仙中人年十二遇異人披以星冠霞衣公欣然領之又二年遂入紫虛觀禮杜南谷眞人高弟李拱端爲道士習斬妖縛邪之術人或爲鬼怪侵侮者投辭謁公飛符禁劾無不獲安繼從曹桂孫傳靈寶齋法科儀每設建壇醮必致羣鶴來翔之徵後得神師莫月鼎眞傳祕訣其叱咤風霆召役將吏響應在呼吸閒東南諸郡縣値歲旱澇守宰必懇求禱祈奇驗不可殫述本朝洪武戊申京師不雨自夏涉秋三月秉鈞軸者迎公至冶城山旣默坐存神提劍昇壇驅呵百里雨降如注明旦方正退還皆沾足有黑龍見於西方實七月辛卯也及金幣酬卻拒勿受遂振衣還姑蘇歲庚戌與龍虎山眞人張公應召命陪顧問者浹旬優禮遣還明年辛亥復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問

雷霆神異之故公以天人一理對稱旨壬子春三月洎乙卯秋七月不雨大臣累奏請公祈禱於冶城其應如初是冬無雪僉謂來春將不利於農事公仍即冶城致禱亦獲靈應丁巳秋承命西祠周漢唐帝王凡八陵皆致休祥己未設神樂觀敕襃授格神郞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觀事居無何公以母耄老謁告歸省留丹霞里之報恩道院母旣天年終公復起領觀事永樂改元以來法駕祀圜丘先期肆齋宮公拜迎道旁或非時召見恩意有加丙戌十一月醴泉出觀之東井公具實以聞降賜敕旨襃美具至肅齋祠禎應由修鍊精深誠敬篤至所臻翌日大駕躬幸焉丁亥七月特建醴泉亭用昭神貺及肇新觀宇延祝鴻釐將落成而公寢疾不起遂以十月辛卯羽化年八十公平生誠慤恭愼終始不回故遭逢聖明典領神樂協和靈祇蔑有纖芥愆違其禱禜齋祠動無不報雖辭俗出家遊方之外而孝奉母於平居食飲必親嘗旨甘迨疾執喪哀毀甚至況樂從賢人君子交所得王公貴卿暨韋布士贈贊詩文重如金璧什襲珍藏繡梓以傳其餘行實備載宋學士傳中有鶴林集行於世

鶴林像贊　　金華宋濂

遊心玄潛[illegible]覆淵啟浩劫之祕藏詠洞靈之瓊篇叱皓鶴以爲使詫鳴雷之可鞭我觀若神人兮飄翩不幾乎仙風道骨吹絳霄而淩紫煙者耶

四十三代天師沖虛子

遊心虛玄以復厥初仰宇宙之空闊居林木以扶疏宜乎千載之靈禽方飄忽於九霄之表乃徘徊以聽其招呼人特見其風骨之峻爽又安知其以造物以爲徒也

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子

玄門之彥湖海之禨■祕靈訣盆顯時歆鶴鳴九臯林宇瀟洒象外無形冷風斯駕

奚玄朗倪瓚

棲眞紫虛之上館宴景致道之玄宮劍影拂三珠樹之朗月珮聲鏘七星會之靈風導之紫鸞笙從以白玉童其變化隱顯如左元放其召致鬼物如齊少翁噓暘吸陰以贊育化玄封山召雲以役使社公琴三疊兮百神欣悅舞胎仙於絳霄

寥廓中者耶

海虞釋祖偁

神全而氣溫目擊而道存逍遙乎羣仙之府從容乎眾妙之門觀其作用則風雷任其麾斥鸞鶴隨以飛翩是宜化服多士名動至尊出處大方則翰林形之贊頌精鍊所得非徐神翁殆難與論也

包山眞逸俞貞木

道沖而心澄氣完而神凝澄心於淵若珠之明凝神於中猶雲之停焉絕轠而忘御琴無絃而希聲其靜也旣藏密以深蟄其動也或咤風而鞭霆逍遙於浮塵之外師偓佺而友初平渴飲石髓飢食芝英將見其三千之行滿跨皐禽以遊太

清

太子少師姚廣孝

淵乎其神完闇乎其氣浩炳乎其文彪此皆妙得乎靈寶至於召龍驂鶴嘯風鞭霆迺先生之細事然其高且大者不在乎斯而在乎道也於是處林臯爲玄都卽城廓爲瑤島樂性地之閒閒任塵緣之擾擾噫此豈非古之寓形宇宙而遊心於物表者歟

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子

遊心乎物初味道於象外藏之則守丹扃行之則飛瑤佩是迺三侍乎闕庭故爾鼎遊夫江海其餘蹟也役雷吏於風霆卽雲奔雪溉斯其駢頌述於詞林領雅音於縉紳世獲覩其

溫穆之容信招鳴鶴乎松檜宜被寵渥於耆年振玄綱於眞會者耶

翰林侍讀學士王達

氣充而舒貌古而腴攝心玄漠遊神太虛寥寥仙樊緜緜道樞長而不老百劫須臾嘯叱風雷檄召鬼神陰翊王度名聞當宁孰得而舉孰得而毀明月清風瓊樓玉宇

大明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偓官領神樂觀事周公

墓志銘　王文靖公汝玉

公名玄初姓周氏其先嘉禾人後徙姑蘇父某通陰陽家說用薦起家爲學官母林氏生公甫八齡喪父林獨撫育之長而眉宇秀朗神彩飄飄若列仙中人年十二遇異人授以星

冠霞衣公欣然領之又二年遂入嘉禾紫虛觀禮杜眞人高弟李拱端爲道士習斬妖縛邪之術刻無不獲安繼從曹桂孫傳靈寶齋法科儀每建壇設醮必致羣鶴來翔之徵後得神師莫月鼎眞傳叱咤風霆召役將吏響應在呼吸閒東南郡縣値歲旱勞守宰懇求祈禱屢著奇驗大明洪武庚申京師自夏涉秋不雨三月秉鈞軸者迎公至冶城山默坐存神翌日提劍昇壇呵叱百靈雨降如注遐邇沾足遂振衣還姑蘇庚戌與龍虎山眞人張公同膺召命禮遣東還明年辛亥復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問雷霆神異之故公以天人一理對稱旨壬子秋不雨大臣奏請公仍禱於冶城其應如初是冬無雪僉謂來春將不利於農事公仍即冶城致禱亦獲靈應

丁巳秋承命西祀周漢唐帝王陵寢皆致休祥已未設神樂觀敕下中書禮部授公秩領觀事居無何以母老歸省留憩丹霞里之報恩院母以天年終公復起領觀事永樂初年法駕祀圜丘先期莅齋宮公拜迎道旁或非時召見恩禮有加丙戌十一月醴泉出觀之東井具實以聞親被寵錫丁亥七月敕旨襃美且至謂齋祠禎應由修鍊精深誠敬篤至之所臻翌日大駕幸臨建醴泉亭用昭神貺及肇新觀宇將落成而公寢疾不起實十月■■日也享年八十其徒道錄司左至靈郭本中偕步履常將舉柩卜明■■■日葬長洲鄉陳公鄉莫神師墓側以狀請銘公平生誠慤恭愼終始不回故遭逢聖明典領神樂協和靈祇靡有愆忒禱禜齋祠動無不報雖遊方之外而孝奉母氏執喪哀毀又樂交賢人君子所得詩文重如南金以繡梓以傳昔在姑蘇嘗買地築靈寶院祿眞修道遜莫師柩窆焉今本中將葬公之所也系銘曰

爲化絪縕凝爲至人儲精純也不撓於塵葆鍊元眞拔乎倫也絳宮丹門開闔乾坤靜斯存也金符玄文指顧風雲用則神也羽衣繽紛侍從紫宸際昌辰也逍遙無垠物我同春奄八旬也忽脫其身返歸渾淪超無鄰也變化屈伸翕張合分孰爲根也蔚乎封墳勒辭貞珉庶永其聞也

右鶴林周眞人與海虞席先生二墓銘余於鄉貢進士都君元敬所編吳家遺文上錄出於道冊中庶免遺沒先生天性至孝奉母林夫人於丹霞里報恩道院之樵■室甚

孝謹夫人以壽終葬院之少北

潘雷鑑傳

潘雷鑑諱祖清其先光州人祖諱煒父從宗岳徙婺之金華先生生宋之嘉定乙酉八月十六日也幼穎悟而孤天挺高邁通儒學凡金丹方技卜筮之書莫不徧覽而究心焉稍長從溫州萬壽觀陳尊師度爲道士徧遊名山參訪道術時河南子楊披雲眞人黃百納眞人以法播江湖爲一時名勝先生往求爲眞人見其神宇淵粹刻志仙學至大開悉授與訣在衢之江山縣端陽祭雷時大旱不雨先生爲之禱至山裂水湧焦瘁以蘇民咸賴焉至今天罡天蓬之法得其緒餘者皆能召雷致雨先生素儲蓄隨得輒予施嘗愛武夷山水之

勝將誅茅以終身焉遇異人謂曰宜爲靈寶主此非子所宜居也因卽崇安邑建靈寶觀耕山以食其徒三十九代天師太玄眞人聞而嘉之授以明道致德弘教法師教門高士玄學講師之號尋請主龍虎之南山觀先生乃益務淵默而道益彰著至治壬戌八月朔先生示微疾遂入室屏人事斷穀飲水九月二十九日謂弟子黃道淵曰汝可命筆促紙爲可書偈吾將去矣乃起坐曰生何形死何有今朝九月二十九轟然霹靂震虛空依舊一尺横北斗言畢危坐而逝道淵乃命弟子陳惟中奉襄大事以明年九月二十九日奉遺蛻葬於龍虎南山之陽從教主命也弟子五人入室者惟孤山黃道淵也道淵深得藥術之妙以醫鳴吳至今人稱黃孤山藥

嘗建靈寶清眞觀於蘇城之東北隅而請先生爲開山祖師云　太史氏曰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觀雷鑑傳而有所徵焉殆至誠而不動之士歟余嘗纂修元史而有司上其事頗略是以不得預釋老傳中玆觀其行實故爲補入以爲方外士之勸

黃道淵傳

黃道淵者號孤山錢塘人也生而秀異從老氏學遇鄧入樵澹扗先生授以修眞要訣其醫藥方技南遊武夷時婺州潘雷鑑方在崇安搬建靈寶觀以延雲水之士孤山一見契遇執弟子禮求度爲道士遂挾其北上大都鳴於醫京師凡王公貴人爭延致之[redacted]南歸止於吳下郡人嚴德昭抱痼疾徧求名醫弗效乃買屋建壇名之清眞以祠玄帝朝夕懇祈願愈斯疾而孤山適至嚴往求焉孤山憐其誠請投藥不數服而疾良已於是壇宇悉歸孤山爲止息之所改名曰院遂傾囊貲搆殿廡山門厨湢皆具皇慶初年與德昭致書遙請潘師至院開山爲第一祖也申達三十九代天師廣微眞人聞於朝陞升院爲觀親書墨名額墨蹟見留存爲有藥傳以濟世至今四方黃童白叟皆知黃孤山道觀之藥也

福濟觀記

福濟觀在吳縣西北閘利字號虹橋西始於元辛亥年開祖師葉竹居梯已蓋造在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爲全眞叢林也復額永樂元年奉禮部衣字三百七十二號勘合爲清理道

教事取勘洪武十五年開設衙門已前原有舊額有屋宇有聖像有道士焚修者不要歸併許令存留遵依照例已行復額

清眞道院開山記

鄭元祐撰

清眞觀在玄妙觀東始於元皇慶元年開祖師黃孤山藥愈郡人嚴德昭痼疾遂舍原奉玄武清眞壇香火改搬道院禮請武夷靈寶觀潘雷鑑法師開山至正年間陳住持號惟中告申於朝升額爲觀至正十七年觀火大殿不存至本朝洪武十六年道紀司副都紀楊守中重建一新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玄妙觀至永樂三年十月初九日道錄司承奉禮部劄付爲清理釋道事本年九月廿八日申時據蘇州府備本府

長洲縣申該照得清眞觀前元皇慶年開祖師潘雷鑑黃孤山開立係是古蹟不係洪武十六年以後刱造原有殿宇房屋二十四年歸併本府拆蓋倉厫不存道士馮寶寧等併入玄妙觀三十五年舊居基上起蓋房屋一間見有高眞聖像香火激見各該官吏人等保結到部按照先據道錄司申據本司道吏呂嗣眞呈原係本觀道士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玄妙觀今奉本部劄付俱是古蹟存留切照本觀係元朝皇慶年開祖師黃孤山開山見有瓦房一間供奉高眞在內今次取勘供報之時在司辦事別無道衆以此失報淸理幷周知板籍據存揭照相同具申未委虛的已行照勘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本觀既係古蹟舊有殿宇拆蓋不存見房屋雖是新造緣係古蹟去處合照欽依事例準令存留劄付本司轉行所屬知會施行奉此擬合帖下遵依劄付內事理施行永樂十三年本觀道士呂嗣眞刱建混元殿方丈齋堂道室廚房皆具并疊石成山於殿後號爲孤山造亭於上亦名孤山亭有十詠

清眞觀記

鄱陽周伯琦撰

老氏之學其來尚矣自軒轅問道於崆峒周穆王結草樓於終南山以居有道之士而後道家之教如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無代不有無處不然矣錢塘黃眞士道淵者號孤山學老氏學生而丰神秀異嘗遇郢人衞淡江先生得修眞要訣凡醫藥才技莫不究心及南遊武夷時金華潘尊師雷鑑方主

崇寧之靈寶觀一見契遇遂執弟子禮尋度爲道士自是學精醫益著遂挾其術北遊大都名稱燁燁聲動京師王公貴人之屬爭先延致之而眞人南歸遂止於姑蘇城焉吳人嚴德昭者久嬰痼疾蘄遇至人以之愈斯疾而師適至嚴往叩焉師憫其誠投藥不數服疾良已於是以壇宇悉歸於師師乃傾橐中金建玄武君殿外建山門旁翼兩廡改名清眞道院實皇慶之初年也師以爲道院之規制始完必求名無以開拓其宗時雷鑑師適來吳下於是推開山之道祖以潘師此道院之所由興也潘受學於河南楊披雲授天罡天蓬及雷霆諸法若於衢之江山裂山借水播於江湖蓋其一也其餘戢邪愈疾不可勝紀三十九代太玄眞人聞其高行諸主龍虎南山壽九十九而終遂葬於南山之後教主命也再傳而至於黃則其醫佐道人仰之不啻於潘其以藥愈人之疾亦不媿於潘也至今人咸以孤山黃師之藥名之三傳而至於永嘉陳惟中正字氏而能益彰其教云水有堂廚湢有所凡儲蓄養衆之產莫不畢具乃請於三十八代天師廣微眞人聞於朝升蘿實清眞觀額蓋靈寶乃潘師受業所也仍大書以遺之俾甲乙流傳而嗣師派者則郡之陶希仁復禮也復禮懼潘黃之勞績久而或泯乃圖鑱之金石以傳永久具觀之刱建始末乞文以紀其事余聞道家淸淨恬澹化育羣生衣被萬物學其學者或以法化民或以藥濟民以陰翊王度所以歷代不泯也今潘師刱基業於前而黃仙乃能垂統

緒於後至若惟中有光前烈克振弘規其來嗣斯觀者可不愼守先緒以光大其祖業乎余與復禮有一日之雅觀記義不得辭也故申其始末以書之

重建清眞觀記

包山眞逸俞貞本

錢塘黃孤山眞士蚤歲喜道術方藥南遊閩越北走燕趙晚止蘇城蘇人嚴德昭者抱瘤疾因築室建清眞壇奉北極玄武眞君冀遇醫愈疾聞眞士醫多著神驗求療治之而其疾隨愈乃捨壇以眞士主之於是募緣重搠建殿宇廣其廬舍眞士嘗從崇安靈寶道士時其師潘雷鑑適自崇安來遂延之以開山爲三十八代天師爲題其額曰清眞道院仍建丹房售藥以給伏臘計而翁與眞士皆高年終其弟子永嘉陳

君正與其徒陶君希仁又加修葺遂以狀聞於玄教大宗師乃移牒集賢院改今額爲觀云粵自潘黃二姓之師開山於元之皇慶間以甲子住山於是希仁求嗣道者得三人焉曰程安道曰馮本原曰楊處靜及乙巳之歲觀燬於火安道以售藥貲助鑿搠未完丁未之歲而安道又委蛻迄今洪武庚申本原與處靜同心協力重建大殿山門兩廡塑眞君及侍從像以明年九月訖功求余爲記夫老氏之學以清靜爲宗其論谷神乃玄牝乃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則修煉之微旨存焉至抱朴子著內外之篇陶隱居注本草又皆發明藥石服之祕然藥與道術相通修眞濟人其功一也孤山旣以醫鳴而蘇城之人無遠邇少長咸稱黃孤山之藥之神自茲以往其諸弟子相傳雖無恆產而歲積藥金有餘至本原處靜悉傾其橐中所有以新其觀宇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噫古之列仙雖與世和光然往往泯其迹今孤山乃能傳之後人俾守其業而本原處靜又能復守之而不墜且追繼開山之勞績念繼承之不可不任其事故又礱石刻文以示永遠是不特將以貽其後人抑亦有光於其教矣本原名寧高年清修退藏弗耀處靜名守中端愨守道闡教今爲道紀司副都紀云

靈慈宮記

在郡北中路橋北堍

始於元丁卯年開建造祖師魯月泉開山住持係宋章淙家廟子孫權要侵其地遂獻以建宮而移家廟於側妃蒲田人

姓林氏宋元祐以來廟食於閩累著靈驗元朝每歲漕運經涉海洋當驚風怒濤倉卒無措之際檣工柁師叫號靈妃延頸俟命忽檣桅之上有絳燭棲集則神至而無虞矣累使降香致祭錫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之號靈慈爲額自入本朝每歲運於太倉及海口神祠敬祀東廡下有茅竹水仙祠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玄妙觀

送迎神曲有序

句章黃向撰

泰定四年春正月海道都萬戶府初建天妃廟吳郡移屬官般寶臣吳漢傑俾教護居功課章程焉天妃者興化軍莆田縣湄州林氏女爲神海上威福烜著凡駕海之舟咸恃以爲命所至奉祠宋熙寧以來號封於顯至於國朝區夏大同百

神受職漕河東西輸粟京師數百萬石經途數千里海道險艱時日進止一唯神之聽否則危敗立見於今五十有五載矣任部轄者繇一命以上下及庶在官無聲色之顧聖元如天之福而神之功亦不可掩也祠曹致請累封護國庇民廣濟明彰天妃每春夏再廼運皇帝函香降祭自執政以下盛服將事合樂曲列舞隊牲■祝幣視嶽瀆有加焉其可謂無負於神矣按禮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天下之險莫過於海而涉之若坦途天下至計無重於民食而運之若指掌神實祐之是在禮所應得祀也況委輸要衝治府所在廟貌之奉尤適事宜先是因前代之舊寓祠於報國寺廡下偪陋喧湫弗稱展謁府帥趙公貫蒞事長帥迷的失刺公及諸佐貳謀用克協得地九畝購而營之舊章氏家廟址亦弗廢其祀時參知政事張公毅張公友諒實來督粟爲之落成於是殿堂廡庭弘敞靚深大稱神君矣府吏王彬亦有勞焉比竣事吳君且復爲之論列以請其額是年秋七月廟成越三日己亥府帥偕郡官率僚屬奉安神像蕆記報功作迎神曲以歌之詞曰

桂殿兮蘭堂浩綺疏兮邃房信美兮茲土祈木之野兮句吳故邦龍爲舟兮鳳爲馬儼之於望兮江之滸紛並進兮姱倡有瓊漿兮椒■緪絲兮■竹舞芭兮獻曲五變兮四會靈之來兮祐福繄孤人兮爲因織颸母兮青丘執陽侯兮敢怒使海若兮安流颶桴萬舸兮翼如雲驟倏忽渺瀰兮依神之光輯國載倉維億兮維秭穀之兮粟之王官兮帝里噫天子聖壽兮大波不揚我臣報事兮維敬恭止嘅嘅靈宮兮申命有錫萬年其承兮邦家之祉泰定四年七月吉日句章黃向撰

沂陽董復丹書嘉興吳漢傑立石

祈祝記

至正十二年歲在癸巳夏五月皇帝幸上都六月己酉中書相臣奏今年海漕糧船已達直沽宜遣使祝所在海神天妃廟以報其祐助之靈今議遣崇文太監臣周伯琦乘傳往謹以上聞制可七月丁丑上御水晶宮以白金匜封香手額致敬以授臣伯琦卽日陛辭而南始直沽道淮安歷鎮江九月壬午至姑蘇漕府厥明具祝板奉香以少牢祀省牲之夕齋雲脈沐鷹祼之晨天宇澄朗微風泠然肅肅穆穆若垂厤光咸曰明神享哉時祭官浙西肅政使者臣李帖木兒不華都水庸田使臣文書納海道官漕府都萬戶臣脫因副萬戶臣賓府丁平江郡監臣六十郡守臣高履等率漕府經歷臣劉拜住知事臣卞思義照磨臣康晧不台暨庶司賓佐僚屬位位齊明序列罔敢有弗虔越三日丙戌東至崑山州廟又二日戊子南至海口路漕廟禮皆如之維三代已上俗淳事簡國之經用賦於侯甸而已逮漢至唐官冗政叢徧征四方日猶不給於是乎輸漕之制出焉然踰盟津入渭者路涉迂險繇河達洛者遡流悍湍力勞費繁槃可知矣皇元奄有萬方當春夏之交漕東南之米自姑蘇航海乘風經捷不旬

日而至直沽距京師僅五百里視吳楚如三輔地用是國賦日藏食貨日充內自王公戚里之衛士百執事至都邑之兵戍編戶上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吏胥徒歲以漕運之遲疾豐儉順阻爲憂戚喜歡之分校之前代轉輸之難易萬萬不侔矣刱寇燹之餘舊船多壞是歲改用江舸增益軸轤權宜北漕人或難之雲颿一張如期湊集豈非天相一統無外之大基萬世無疆之休邪神明維人是依陟配顯助旋斡杳冥宜矣苾芬報享聖心益嚴奔走承事下臣時恪刻石廟庭昭示永世職在記述所不敢讓祀之明日己丑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新授崇文太監嘉議大夫兼檢校書籍事臣周伯琦謹記并書篆

褒封水仙記

王敬方述并書

中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省參知政事王敬方述并書

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吳鐸篆額

國朝漕運爲事最重故南海諸神有功於漕者皆得祀唯天妃功大號尊在祀最貴自妃而下皆得受爵而廟食焉若水仙五人實天妃股肱漕舟司命也五人者馮氏三人伯諱瓚仲季忘其諱蔡氏諱亦亡之丁氏諱仲修初蒱兄弟有儒行不仕且習海事遂卒祠於海蔡氏其佐也宋紹興四年永嘉海溢漂者數萬人風濤中金書大旗曰永福馮太尉氷退人賴以活父老葛瑄之爲立廟曰永福端平元年海寇船永嘉縣神出御之風雷電大作賊殲境無虞嘉熙三年寇至神復威之有司上其功賜廟額曰靈護景定封廣惠侯丁仲修紹興元年舉進士授湖州通判咸淳樂清賊余道安寇叛永嘉丁率華蓋鄉符德政三鄉義兵擊賊死之民懷其義祀之附於廣惠廟復賜額忠烈封丁勳順侯並居永嘉茅竹里廟在焉故俗稱茅竹水仙云具永嘉志入國朝衛禦海道功烈益大漕之官若民惟神是憑是禱戴之若慈父母仰之若景星慶雲信之若日月寒暑延祐六年漕民林濟罹難神拯其溺濟聞於官官上之於朝封神一位曰寧濟昭惠侯載在祀典至正六年海道萬戶順德雷公實董漕事以春正月吉日有事於天妃諸神祠承事之日公朝服拜天妃行禮至水仙神次喟然歎曰巍巍聖朝京師之大六軍之盛萬民之衆需食

於東南東南歲餽粟三百萬石自吳而海自海而燕利涉而告者雖曰國家洪福實天妃之靈五神之功今封其一遺四禮得無闕乎事訖遂白行省上中書請四神徽號夏四月以粟百八十萬石發婁江出大海至京曾不旬日神功益信既是復請諸朝謁之春官質諸太常行焉閏十月二十四日議以馮濟弟爲安濟侯順濟侯丁曰弘濟侯蔡曰普濟侯瓚封如故檄下公捧檄南轅到官越明年秋捐己帑若干緡儀工作新五侯祠於吳城東北隅靈應宮之左廡冬十月甲午告成達魯花赤買木丁貧普公萬戶王敬方嘉議公副萬戶鄭用和嘉議公今年中大夫好議定僧亞中公明里不花太中公經歷沈公諒承事知事鄧繪將到照磨衛權貫其替之退

而議曰五侯翊海漕五十餘年而朝廷命秩猶闕不徙貽羞神且貽君子羞今而禮周文備新廟奕奕留公之人也可無詞以記之迺徵文於余按祭法有功於民能捍大患能禦大難則祀之若五侯則有大造於海有功於國其被侯服饗廟貌宜哉乃摭其顚末作享神詩俾刻於石歌於祀詩曰赫赫五侯兮南海精大小馮君兮惟蔡與丁尤祚興兮神迺眞饗萬艘兮大海蛟龍遁藏兮黿鼉潛駭目冥冥兮神主宰國充兮足民白粲粲兮紅塵陳伊誰之功兮休哉汝神賢侯兮謌謌簪一鳴兮奚錫爾爵昔者慊然兮今無媿怍五侯兮桓桓丹宮楹兮廡門儼天妃在上對咫尺兮慈顏翠碣兮峨峨勒神功兮永矢弗磨漕臣報祀兮毋怠天子萬年兮欽於世至正七年冬十又二月吉日指揮提領陳充昌立石重建路漕天妃宮碑鄭元祐

崇眞宮記　在承天寺西

始於宋政和八年開祖師太虛大夫妙靜項舉之開山郡人王悟微捨宅剏建賜額崇眞壽聖宮宣和中爲神霄宮建炎間改額崇眞廣福宮本朝今額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玄妙觀許令存留已行照復額

宸翰碑

處道之士神靜虛通歸元物外塵不可攖斯先天之妙用也賜九成宮住持道士項（御寶）舉之

御筆手詔碑

東京九成宮住持道士虛靜妙通法師項舉之昨乞歸元受業處州紫極壽光宮可依已降指敕遣赴闕不許辭避仍令劉既濟躬親敦遣前違如諭違御筆具知委聞奏付既濟

御寶　封

修和觀記　在盤門外五里

始於唐神德起運九年丞相畢誠捨別業剏建祖師戴省眞甄開山開寶間賜額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額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玄妙觀及屋宇聖像不要歸併許令留存

太和宮記　宋王禹偁撰文

夫人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赧無類集其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三亦統之而爲一蓋應機以設殊途而歸者矣剏夫伯陽之道宜父所師尚清靜以化民體■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樸含章畀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畢誠之別業也誠之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從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從從棄俗入道淮海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毗陵之勁適建史門之巨屏利用禦寇非親不舉居節度使錢公之奉茅土是分緇黃是充尤盛乃以子從從主開元觀省甄處洞從從宮彝屬兄也云亡委之棟尊母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由破

琴之家繼臥雲之後林烏返哺而無才桑蟲受食以無懷思舍田園肇興實宇爰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啟運之九年開寶記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史從從芝主而建焉於是翦榛蕪以樹垣墉浚汙潦而開池沼伐彼艮■嫣於梓人繫日以僝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爲告成偉彼仙鄉忽成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侈祠祀也霜鍾萬鈞警昏旭縮事盡妙睟容有儼芝蓋雲駢苑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以威儀霜清步■露冷眞籙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寶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怙也而乃就水以■檻因爲衖搆亭奇花

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坼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卉自茂漁人誤入應爲桃源海客迴瞻更迷蓬島姑蘇勝槩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而王入覲隨圖籍而效貢已在提封矧碑篆以無聞易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訪道於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弦歌而化俗倘媿子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爲銘曰

蘇臺南阯震澤東涘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氏之子棄茲塵世依彼從門乃興宮宇肇自田園厥功既載其教彌尊他山來勸祕宇空存敢書事迹貽于後昆

春晚遊太和宮詩　王禹偁

數里新莽夾岸莎春來乘興徜煙蘿隨風蛺蝶顛狂甚當路花枝不折多穉節參差抽若筍翠鈿猥藉散圓荷湖山滿目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簑

上眞宮　在洞庭西山

始於梁大同四年隱士葉道昌捨宅建宮於是開山本朝二十四年洪武時歸併於玄妙觀

上眞宮記　陳于撰

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卽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有山曰洞庭卽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嶻嶭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爲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幽墟之天卽洞天之第九洞又有毛仙公之壇卽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緲峰之南北際湖之陽卽梁隱

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爲宮卽今之壽上眞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爲神仙之別隱也崇岡大嶺雲霞之所封而不散邃巖麗谷泉瀑之所激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爲晝慘焉而晚莫知其爲夜蓋山閒之勝也芳林茂草虎猿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禽狖之所勝而人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而蒸松桂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閒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爲月而不眩其遠積四時以爲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遯者誰肥荒匿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天勝八年州倚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以麋豕而問焉不

蹊而縈蔓荒我室荆榛蕪我路矣況縣久哉紹先至卽誅穢以治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宴內處也封土以崇墉非特限坌莽至治改元紹先亡令朱超政代之卽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明其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鍼藥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小大皆名其爲先生也葢昔之所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使數百年之蹤粲然而在者豈非人之難能矣歟余因爲之說曰沖虛以生日體靜以生明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眞也以心君神以神王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非搆而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傳於祕不傳於露

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眞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於太脈所以不疑其夜解葢得其陰以與天地合卽將以相天地而焉爲天地所相應行之密以冀鬼神通卽將以役鬼神而焉爲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此千古所謂至人而寂寥千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於天下者爲智不知乎此其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不行於天下者爲信不篤乎此其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興壇濟物有如二人者亦可謂難見矣余所以樂爲記如此文林郎常熟縣尉陳于撰

詩　皮日休

逕盤在山肋繚繞窮雲端擿菌杖紫煙緣崖屐齒刓半日到上眞洞宮知造難雙戶啟眞景齋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蹣跚琪樹夾一逕萬條青琅玕兩松峙庭際怪狀吁可歎大螭騰共結修蛇飛相盤皮膚坼甲冑枝節擒貙犴罅處似天裂朽中如井眢禨褷風聲疣跙跒地力步根上露鉗伏空中狂波濶合時若蒼莽闊處如轘軒儼對無霸陣靜問嚴陵灘靈飛一以護仙都焉敢干兩郭潔寂歷中殿高嶒屼靜架九色節閒懸十絕旛微風時一吹百寶青闌珊昔有棐道士位當昇靈官欲饗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逐隱龍去道風猶此殘猶聞絳目草往往生空壇羽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粲然與之懽衣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眞氣恐隨風力摶明朝若更往必擬隳儒冠

詩　陸龜蒙

營閟昇三清貞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一自相亞宵褷或霞粲侍女忽王姥坐進金碧腴去馳飆欵架今來上貞觀恍若心靈誇雲破生瑤樹■■■■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煙藉閒開飛鸞帙靜倚宿鳳架裕狀既能遺塵冠聊以卸人閒方大火此景無朱夏松葢蔭日車泉紳施天鉼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念鏘佩引涼姿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有志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詩　陸月溪二首

琳宮深邃絕塵埃殿宇岧嶢總巨材池內水■綠藥洗爐邊地好與梅栽原非俗境人難到夙慕眞風我獨來堪笑秦皇

不知趣區區海上覓蓬萊
列仙宮觀倚雲倪況是崇山五嶺西風月洞中雲寂寂古今
原上草萋萋煙霞紺殿鴛鴦冷鶴語星壇景象低必到蓬萊
訪宮闕此間眞似好園棊

靈應觀　陳惟中供

始於宋咸淳年間祖師知堂趙志清募緣置買長洲縣坐落益地鄉驟字號內基地給額啟建靈應道院爲因前元兵火焚毀不存後有住持蘇斗南於元祐年間募緣重建升額爲靈應觀　十六年陳惟中供

通神道院

始於元泰定三年間祖師陳師登募緣施主陸士奉重建坐落蘇州長洲縣二十都吳宮鄉化字圩號基地啟建　十六年楊一清供

佑聖道院

在吳縣閶門附廓二圖始於元至正年間祖師楊古巖捌建

寧眞道院

在周通橋北元元貞元年建府志始於元元貞元年祖師王志可募緣捌■坐落長洲縣東北隅眞字號

寧眞道院記　遂昌鄭元祐撰

吳郡城周通橋北有寧眞道院主院席者吳人李尊師年八十九矣視聽精明與壯者徒行衢路間曾不少勩一日款予而自致其言曰道堯老矣所謂寧眞道院者宜爲之記久舊

石以待子其爲我記之謹按院由始則王君諱志可常熟人也至元間從閶門外朝眞道院沈君爲道士恆欲自捌一室久之而未能元貞元年秋八月用分銖積累之貲買得今院基八十丈餘中搆屋祠玄帝旁爲棲息道房云時郡設道錄司司爲出券名曰寧眞更八年爲大德六年是年春三月王君始度道堯爲道士俾之甲乙傳次道堯自念身既出家而不遊方參學以究明己事於是請於王君凡山林江海得肆意遊歷更二十九年爲至順二年是年秋七月道堯始還吳而其師解化已更六暑寒矣不惟屋盡頹塌至於買券皆不存痛於其師遺業一■委墜與其弟子趙士誠徧募施者復參以己資乃始復建外門中復作殿祠玄帝如初祠前爲屋拜禮焚誦旁[illegible]爲屋以棲息又東折而少後廡屋爲復增民地七十五丈植蔬竹以自給更十有六年爲至元仍紀元之六年婁門吳仲明氏念道堯之經懇不懈也故於玄帝祠兩旁增翼屋且別建雲堂若干楹凡昔小窄陋者吳君皆撤去而增大之復捨其自置長洲縣田砧田四十二畝用延四方雲水高人今也自趙自誠而得度曰李德惠院本末大致如此子其爲我記之夫人能薄於世味便能去道不遠余嘗過寧眞其規制甚小然李尊師身率其徒攻苦食淡蕭然於神明居今既老矣繼主寧眞得其人擴而大之也無難矣雖然大之而不能久不若小而能久也老子曰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善學老子者宜實其言也道堯尊師名

希閔則其字也遂昌鄭元祐記

管山嶽廟

在長洲縣二一都宋淳熙年間保康軍節度使聞祐剏建

古蹟

靈佑觀記

在洞庭山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後為神景觀宋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建祖師李維簡開山旁有林屋洞殿宇門廡悉毀不存止有房屋供奉香火至本朝洪武二十四年道士徐期道歸併玄妙觀緣本道為事病故不曾復額見有房屋故址存焉係是古蹟去處

敕文碑

中書門下　牒蘇州府

蘇州府重修林屋洞神景觀

牒奉敕朕纂紹丕圖欽崇妙本莨闡無為之化聿臻至靜之風乃眷蘇臺素稱劇郡有集靈之芬館實祈福之清場爰命增修用伸嚴奉既其華榜易以嘉名佇歘駕之格斯俾方來之仰止宜賜靈佑觀為額仍令本州依敕文刻石牒至準敕故牒天禧五年十月十六日牒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任

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中散大夫尚書度支郎中知軍州兼管內提偃橋道勸農事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通

朝奉郎守殿中丞通判軍州兼管內提偃橋道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臣侯圭

奉敕刊名都教練使臣徐則書篆

林屋洞

道書云十大洞天之第九洞一名左神幽墟之天洞有三門同會一穴內有名門為膈凡一名雨洞一名暘谷向東東有丙洞中有石室銀房石鐘石鼓金庭玉柱又有白芝隱泉金沙龍盆魚乳泉石燕洞側有神景宮唐時歲遣使投龍致醮祭焉

曉次神景宮詩　皮日休

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鳧躍曉來到何許俄倚包山腳三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遐瞻但徒奇欲上先矍鑠濃露溼莎裳淺泉斬草屩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遲侵沈寥仙扉旁巖學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欻臨幽墟天萬想皆擺落壇靈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瓊幃自回旋錦旌空粲錯鼎氣為龍虎香煙混丹雘凝看出嶺雲默聽語時鶴錄書不可注雲笈應無鑰晴來鳥思喜奄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如撥鐸清齋洞前院敢負玄科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靈藥金醴可酣暢玉豉堪咀嚼存心服燕胎叩齒讀龍蹻福地七十二茲焉堪永託仙歐之虎軀於蟲不毒蠹嘗聞擇膋錄仙誌非可作

綠陽既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之此相天與形貌惡每嗟原憲瘦常苦齊侯瘧終然合委頓剛亦慕寥廓三茅亦嘗仕竟與珪組薄欲問包山神來賒少嚴壑

詩　陸龜蒙

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京灑灑襟袖清如臨蘂珠屏雖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憑軒倚人傲夾戶天驂猛稽首朝元君襃衣就虛省研空雪牙利嗽水石齒冷香毋未垂纓芝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曰蔬杯釃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真鉗頸肓信扑黿傾猶疑夏蟲永玄津蕩瓊壟紫汞歸金鼎盡出冰霜書期君一披省

三宿神景宮詩　皮日休

古觀岑且寂幽人清自怡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久不逢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牀蟠復奇石枕冷入腦簟席寒侵肌氣清寐不著起坐臨階墀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窗櫺帶乳蘚壁縫含雲蕤聞磬走魍魎見燭奔羈雌巖崖欲墮墜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風發如吹篪杉風忽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巾異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能甘超馳

詩　陸龜蒙

靈蹤未徧尋不覺谿色暝迴頭問棲所稍下杉蘿逕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郎神宮虛堂極雲性四軒盡疏達一榻何清冷髣髴聞玉笙敲鏗動涼磬風擬古松粒露滴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嚴居更幽絕■■■■希微辨真語若受羅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貪物外趣未脫塵中病舉手謝靈峰徜徉事歸艇

神景宮詩　白樂天

訪得仙奇是洞庭萬重山水繞雲屏疏鍾遠叩瑤臺夢皓月斜籠小殿扃桃隖花開生杳渺杏香幽氣入青冥麻姑若許陪觴宴願我何人似蔡經

龍洞詩　張伯雨

山中春水泛蜺骨長於樹挐舟探穴口甚深不可渡窮冬桃

始華爛照珠光處

仙壇觀

始於漢平帝時刱建為洞真宮至宋宣和年間改額為仙壇觀乃毛公福地劉真人飛昇之所祖師周尊真人開山在本府吳邑洞庭西山

仙壇觀記　遂昌鄭元祐

神仙有無不可致詰然山經地志隱書雲笈其紀載皆班班有緒至其最顯著經人口者莫若王方平過蔡經家經吳人也至今吳縣有蔡仙鄉其後楊羲真人著真誥而真人亦吳人魏伯陽著參同契最為近道而伯陽亦吳人至其晦昧人少知者吳郡乘所載不下數十百人葢吳澤國震之大互八

百里其峰巒島嶼萃起於波濤之中者凡七十有二至其深宏邃廣則皆莫若洞庭西山世傳洞庭深遠人莫能測仙書謂有青童乘飛飆獨輪之車其跡尚在何其異也至其品列則四十二福地之一漢時仙者劉毛公自嵩嶽與弟子七十餘人徙居仙壇即其地建洞眞宮其大弟子周太玄眞人得太■鍊形之術更數百歲宋宣和閒敕額改洞眞宮爲仙壇觀已而楊紫霞張子芳孫玉波三高皆於大洞相繼得道觀既遠隔具區人跡罕到岐龍波濤之窟仙聖煙霞之宅風霜橘柚雖與古不少異若夫幽靈祕怪如若所傳則善不能不消歇也今至大元延祐閒蜀人侯頤軒常主觀席既任觀已興廢補壞又能知其弟子李君處仁可以倚任觀事李君今吳人也侯高士年九十餘始解化化後當至元九年李君繼主仙壇即翻葢玉皇大殿營建兩廡手栽松杉彌滿澗谷凡觀祠宇具所肖像獸昧者明田畝侵漁者復於是李仙爲觀蠹克復其初於是三吳之人莫不喜侯君之得其徒傳故能使古仙壇觀陳跡視昔有加非其師資之賢固不能若是李君號碧山嘗大書虛靜天師大道歌北眞人青天歌勸諸石其玄學造詣可知已至正十五年歲次乙未春正月甲子遂昌鄭元祐記郡人錢逵書

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眞人辥廷鳳篆額

會道觀

在郡城東北始於宣和年閒開山祖師鄧山房剏建洪武十六年道士衞成大供

三清觀

修眞道院

在慶歷橋南宋淳祐年閒建府志始於宋寶祐閒祖師李祖眞剏建年深廢弛至■朝祖師吳崇文重建流傳甲乙　十六年朱德紹供

修眞道院建聖殿記

太極肇分天地奠位隱然存乎其閒者道也顯然介乎其閒者人也若隱若顯行乎其閒者神也歧而觀之則曰道曰人曰神判然不相統一合而論之則道因人而明神因人而靈非人不立非神不寧葢貫相爲用其三才之道所以維持主張而不墜者抑神之功居多焉稽古以來攝萬多福天下其至神又莫玄帝若也姑蘇城東北有道院曰修眞道流李祖眞始僦居奉帝之一方爲崇敬之所李有祕方能療目疾凡求醫■藥必禱於帝故以方之良帝之佑無不瘥愈人益肆信因藉藥資以助供給歷時既深像復塵晦郡人施遇飾而新之未幾祖眞羽化甲乙相承雖已一再傳而藥之效益著有求其袁姓者目眚求療願建聖殿以爲報疾遂瘳函金作營殿計適主院事者■■■俄有小蛇出張臥榻其家具楮鏹引至於內知靈物也舉而大之乃復見於前所張以他過獲遣功弗就所施之金已靡於他費矣鄉人趙師道念祖眞剏始之艱懼將廢墜集衆議舉天台道士應景瑞於郡以嗣

其傳迄遂所請畀瑞目擊頽圮非所以祗款眞游有繕修之志無繕修之力會景瑞父年逾七秩與施遇同甲子施見其奉眞恪奉親孝營繕之志實契初心首捐貲以爲倡復爲募緣得官楮三千緡相與景瑞程督工役鳩集材石越歲殿成爲屋數楹聖像中嚴佐神環峙會以丹雘繚以垣牖供有具地有餘棲雲有室炊爨有所餘亦具體而微視撫改觀來者起敬時不侍者守吾陵施以書來曰道院始末君知爲詳幸落成矣盍識大略以詔將來宜毋遐矧道衆十二三瓶無儲粟願併圖之余嘉其好善之心且知衞道濟人維持主張終始聖賜繼自今其徒宴坐嬿息無風雨震撓之患飢食渴飲無口腹經畫之勞鍊養沖和一意於道功積行累方圓成使修眞之名不虛事眞之識常固陰相默佑信施雲委不慮其不能安衆施君其無憂不傳理郡無庸句祠還里方欲從羽褐士修香火之緣其祝釐之職故樂爲之書若夫興建之詳施與之數及主首之更代備存於碑陰茲不復贅云淳祐十年八月廿九日朝請大夫主管天台從道觀借紫高不儔撰承議郞前廣東經略司幹辦公事特差通判兼靜江軍府賜緋魚袋陳信伯書奉直大夫新差知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孟繼華題額

廢弛年代不一故址見存計二十九處

文昌宮故址

在玄妙觀之東南宋端平年間蜀道士鄧道樞住持

福源道院故址

在長洲縣陳公鄉二十四都宋景定年間姜曾轄開山

光孝觀故址

在城南倉橋之東嘉定年間建

澄虛觀故址

在永定寺西開禧初建唐曹桂使君之宅

三茅觀故址

在城西南隅宋淳熙年間建

白鶴觀故址

在城東北隅元至正年間道士席應眞建

明道觀故址

在城東北隅花橋西元至正年間道士張崇一建

仁壽觀故址

在城東北隅靈鷲寺橋東元金善信捌建

佑聖道院故址

在城十郎巷內宋建炎年間建

衍慶道院故址

在城李師堂橋南宋咸淳年間建

安隱道院故址

在城石幢橋南宋嘉熙年間建

成眞道院故址

在城仰家橋南元皇慶二年建

玄明觀故址
在玄妙觀西南元皇慶年間建
長春庵故址
在城東南隅地字號元丁亥年開道士扈道誠刱建
隱居庵故址
在城東北隅元辛巳年開道士何一清刱建
上眞道院故址
在城東南隅地字號元至正甲申年開道士趙月普刱建
頤眞道院故址
在城東南隅地字號宋道士劉希道刱建
隱眞道院故址

在城東南隅地字號元至元二十年道士淩得實建
靈應道院故址
在城東南隅蔡家巷內宋嘉定年間道士梁淵暘開山
長生道院故址
在城東南隅元甲子年開道士于無二刱建
回眞道院故址
在城東北隅利字號元至元十九年道士沈道祥建
玄眞道院故址
在長洲縣學西元丁酉年開道士秦原章刱建
谷神道院故址
在城西南隅義和坊內元甲寅年開道士陸道平建

太初道院故址
在城西南隅眞字號宋寶慶年開道士顏守常刱建
隱德道院故址
在城西南隅眞字號元甲午年開道士陳靜菴刱建
太微道院故址
在城西北隅桃花塢元戊子年開道士李息菴刱建
明德道院故址
在城西南隅眞字號元辛卯年開道士梅有仁刱建
佐聖道院故址
在吳縣二十四都穡山元至大年開道士張紹宗刱建

續吳郡志卷上

續吳郡志卷下

神仙傳

王瑋玄傳

王瑋玄不知何所人也得道居林屋山洞室中吳國韓崇好道遊名山林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世之道瑋玄以流珠丹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仙舉也崇行之大驗仕爲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政化自洽著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之授隱遁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紫戶之術而昇天矣

眞誥云是楚莊王時侍郞授道於王君出眞仙道經

韓崇傳

韓崇字長季吳郡毘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術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韓崇可謂百鍊不消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授以隱解法得法入大霍山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

按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紹平初爲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卽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夷亦爲太常名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託尸今晉陵上有韓冢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冢疑如桃君或卽是此虛壙而世呼爲孫策將韓當冢也

琴高傳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閒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水旁設祠果乘赤鯉之魚來至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入水去

劉向讚曰

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躍頳鯉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按吳地志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於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兩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鯉騰飛宛轉駕空上昇故姑蘇有乘魚橋詳見郡志今宣州有琴高釣臺

四皓傳

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公甪里先生四人當秦之世商領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漢高祖卽位聞其名而召之不至後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不聽呂后使人謂張良曰上欲易太子君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太子誠能卑辭安車迎以爲客此一助也四人從太

子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然衣冠甚偉上驚問曰我求公避逃在今何為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故臣等來上曰煩公調護之四人為壽已畢趨上目送之後太子登極彼人已知不欲再往遂隱蘇之洞庭俱得長生之術不知所終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庾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隱居夏里修道甪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綺里姓季其字也今太湖之東北九里有東郁即園公所隱之所包山中有黃公井石橋有綺里禹跡祿里郁即今之甪頭也世稱四皓云

王遠傳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皇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平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為方平築道室朝夕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仕宦高遷後語耽曰吾期運當不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復敢下著地但悲慟而歎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去也方平去百餘日耽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蛻去也方平東入蒼括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方平得道位西極西城真人領仙士一萬五千人鎮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

按志州圖經云禹廟景德觀前漢王方平得道之山舊名仙都宮宋真宗咸平元年賜　太宗御書一百二十卷景德元年賜今額

蔡經傳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生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狗竇中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果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甕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間以候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簫管之聲遠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游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五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上行也

既知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閒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此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親謹顧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閒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家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項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而見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其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指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指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觀之言噫君心鈹不正不可教於重道也當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食血作禍祟者使君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其鬼君心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術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術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住崑崙往來羅浮山括倉山此三山上皆有宮殿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來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聞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人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於陳尉家今四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蔡經宅在蘇州朱明寺西出神仙記

吳地記云經幼學■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眞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赤鬚子傳

赤鬚子酆人酆中傳世見云秦穆公之魚吏也數言酆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絕粒後往吳中十餘年莫知所之抱朴子曰以其髭鬚皆赤故名志載赤松子穹窿采石脂事卽此

劉向贊曰

赤鬚去酆奚憩吳山三藥並御朽貌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顧問小智豈試亘年

魏伯陽傳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之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不盡乃試之曰此丹今雖成當先試之今試飼犬犬卽飛者乃服之若犬死者則不可服也伯陽入山特將一白犬自隨又有毒丹轉未足合和未至服之暫死故伯陽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卽死伯陽乃問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既成而犬服之卽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違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不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乃服丹丹入口卽死弟子顧相謂曰作丹欲長生服之卽死當奈何獨有一弟子曰吾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無有意乎亦乃服丹卽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所以作丹欲求長生今服卽死焉用此爲若不服此自可數十年在世活也遂不服乃共出之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市棺木二人去後伯陽卽起將所作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因逢人入山伐木乃作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二弟子方迺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自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傳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也

負局先生傳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閒人常負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得無有疾苦者輒許紫丸

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眞人也後住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劉向讃曰

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鵲心託宇宙引彼業泉灌此絕蚺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鄭宗傳

鄭宗字仲敍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閒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

閭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劉根傳

劉根潁川人能令人見鬼隱於嵩山潁川太守杜新聞以爲妖譌召至郡新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僕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卽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於是根左顧而歎須臾新之亡父母悉反縛於伊前鬼乃責曰汝爲人子不能光益我因何累及亡人仍語新曰可急謝過劉先生新乃涕泣叩頭謝根俄頃根與鬼皆不見莫知所至不日新亦卒或云根常服棗核中仁百邪疾不干後漢時入皮日休與毛公泉詩云劉根昔成道茲鴨四百年毵毵被其體號爲綠毛仙因

思清冷汲鑿彼萃嶺巔五色既煉矣一勺方鑑然既用文武火俄窮雌雄篇赤鹽撲紅霧白華飛素煙服之生羽翼倏爾沖玄天貞隱尙有迹厥祀將近千我來討靈勝到此期終焉滴若破寶淨甐深餘梵圓澄如玉體潔泛若金精鮮顏色半帶乳氣味全和鉛飲之融痞蹇濯之神傴攣有詩既者觸倏忽風雷顛素綆絲不短越罌腹甚便及時月液動擔處水漿旋大歎大司諫寘之鈴閣前清如介潔性滌此埽蕩權炙背野人興亦思侯伯憐也知飲冰■願受一鉢泉南岳總勝集云劉根先生修大洞帝乙之道遊宦四方爲政有德晚歸南岳之東峰煉眞朝斗服氣餐服神而玄化

沈羲傳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而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於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家道次忽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數十騎皆是朱衣仗節方飾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見沈道士乎羲愕然曰不知何人也又曰沈羲答曰是某也何爲問之騎吏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祿算將盡黃老憫之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者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者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者白虎車是也須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節以白玉版青玉介丹玉字授與羲羲跪受未能讀云拜羲爲碧落侍郎主吳越生死之籍遂載羲昇天時道間鋤耘人皆見

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有識是羲牛者以語其家子弟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藏於山谷乃分布於百里之外求之不得後四百餘年忽來還鄉推求得其數世孫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相傳說家祖有仙人今仙人果歸也留數十日因說初上天時不得見天尊但見老君東向坐有左右敕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見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及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蒙茸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有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物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形體略高一丈披髮垂衣頂項有光須臾數變有玉女持金杯玉盤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服之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

告言飲畢而謝之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羲曰汝還人間救治百姓之疾病者君欲來上天書此符懸於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後人多得其方術者也

范蠡傳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輕舟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足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劉向贊曰

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琬然見越鄉功遂身

返脫屣千金與道舒卷

董奉傳

董奉字君異吳人也劉先主時常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董君道術當能致雨乃往見奉論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雨不可得得雨後如何士彥解意因曰先生但令得雨爲深好屋於是士彥明日躬將吏人百餘棟樑材爲之起屋屋成雨卽大至

顧和傳

顧和吳人少孤有志操仕晉爲中丞遷尚書僕射永嘉元年尸解太上迎補爲執蓋郎今在華陽洞中爲仙之領袖

許遜傳

許遜吳人素好黃白術一日遇一道士將畫扇簇挂在壁上有藥鑪童子在扇上道人呼之童子跪於鑪前畫扇頻動鑪火光燄少頃藥成道人曰黃白之術役天地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求之遂告遜曰吾十年後當於茅山相尋遂不知所在

陸修靜傳

陸修靜字元德郡人丞相顗後少通墳籍長慕神仙棲廬山白雲寺與惠遠法師陶潛之儔結白蓮社惠遠持律精苦送客無貴賤未嘗過虎谿而與修靜行過虎谿數百步大笑而別宋元嘉中修靜求藥京師文帝素高其風作停霞寶輦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後帝有太和之難太始三年明帝强招

之作崇虛館通仙堂使之講道焉元徽五年屢求還山不許正月戒弟子促裝曰吾將還廬山諸徒見修靜霓旌紛然還館須臾而失未幾訃至初修靜赴詔常衣布囊及逝遺命囊骸投所在巖壑門人不忍奉之還山未至忽布囊挂巖樹今稱布囊巖是也謚簡寂先生詔以所居爲簡寂觀元祐末樞密安惇爲江東漕因遊廬山太虛觀未至數里聞有道士紫衣阜巾領徒七人來謁旣而不知所在左右無見公入觀謁陸修靜先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云

昔年遊歷訪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爲公卿

楊羲傳

楊羲者吳郡人好學沈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謐結神明之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衆眞降焉自東嶽上眞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眞上嬪左夫人等女眞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妙藥楊及二許史授其詞捉筆爲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謂羲曰此太虛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者賜姓安成名鬱嬪字虛飄眞妃又謂羲曰我昔學於龜臺受玉章虎籙爲上眞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於帝耶直推幾任會應良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眞質虛閑幽眞內煥必佐帝躬高任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陰陽妾當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架雲白日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勳孝學倚勞也今人居風塵聞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衆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褰衣遠遊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卽衆眞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羲及二許所筆授者此甚多華陽陶弘景論次爲書號曰眞誥

周隱遙傳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用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用里郘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學太陰煉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當以更生衣裳壞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唯五臟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如墨髭鬚而直若獸

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還本郡唐正觀中召至長安親於內殿問修習之道答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後求歸山詔遂其所適

周詳傳

周詳者吳中人嘗泛東海誤到一山名紵嶼其地方千里上有千餘家莫知年歲亦有五穀風俗略與吳山同上有陳長者已六百餘歲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山中人奉祀累世每有疾病卽以器詣長者乞祭水飲之卽愈詳留三年還語如此云

柳條青傳

柳條青者唐大中末乞食於蘇州市或擊節蹈歌得但飲酒而已好事者尋其所出終不可得歌詞中往往述長生方外事積五六年一旦大雪冰死於市市人具棺瘞於齊門之左每遇日出時冢有紫氣高五六尺近前熟視卽無所見後一年有處士皇甫顏者來市肆閒訪之人有示以冢處皇甫持酒脯祭之大哭發棺得青竹杖無他物表其冢曰谷隱柳處士墓自是不復有紫氣矣

張志和傳

張志和字子同號玄眞子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以策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

因賜名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眞子集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內解志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遯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使斤斧豹席棕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眞坊以門隘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搆之人號大夫橋帝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與往來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孰爲往來志和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眞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川皆所遊覽魯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規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翦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物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眞卿與諸賓客傳翫歎服不已其後眞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眞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眞卿上昇而去今猶傳寶在人間者

涉正傳

涉正者字玄眞巴東人也說始皇秦時事了了然如臨見之漢末從十數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

其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弟子固請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炯然有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宇弟子皆不覺頓服良久乃起正目還已閉矣正道已成莫見其所服食及所施行而所授諸弟子皆以咽氣房室及服白石并小丹法李八百呼正爲四歲小兒云

雙襲祖傳

雙襲祖者字仲達梁時吳人也始居南嶽後遷九嶷山潛心於道以求度世嘗誦誠素所至高眞必通遂刻志誦黃庭■篇因作黃庭觀使弟子居之自棲於白馬巖一日歸觀沐浴閉室而坐凡七日不出弟子驚異開視之忽然輕舉遺仙蛻於木杪時唐太宗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巖中臥席後百餘歲不壞

顧非熊傳

顧非熊吳郡人也少俊悟一覽成誦及長滑稽好辨凌轢氣燄弟子爲眾所抑困於舉場者三十載唐武宗會昌五年諫議大夫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進所試榜敕及第天下寒畯由是知勸矣非熊累佐使府大中間歷盱眙尉慕父風棄官隱茅山或傳其得長生術云父況

孫寒華傳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爲吳姥山山茅山崇

禧觀前是也

周生傳

周生大和中廬於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僧來時八月望霽月滑瑩生自言曰其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疑其奇生命虛一室騖四垣使無纖隙取筯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中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闃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舉之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御閉戶其外尚晦食頃如初

王可交傳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邨人以耕釣爲業常取大魚烹之擣蒜齏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掉舟檝高歌江行數里間緣見采舫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鬢又四人黃衣掉船一人呼可交名姓不覺漁舟以近舫則一道士令總角雲鬢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徧拜七人其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矣炙破矣一人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者比肉脆而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黃衣送上岸尋問所乘漁舟不復見矣黃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

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目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峰嶺重複松柏參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泉寺前采樵者并浮屠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君去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惟飲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渢歎曰此誠眞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詰其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渢具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處依然自喫栗後則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即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陳傲傳

陳傲蘇州人吳江縣吏也平生崇重三教廣行陰德惟未能斷食魚之好嘗於池中養魚以待烹啜方欲斫鱠忽池中偶似人言悲哀乞命於是省悟盡放其魚於江是夜夢羣魚謝曰玉帝知君放我等萬千性命已令天曹挂名仙籍三年後果於長橋躡白石昇天

陳希微傳

陳希微字彥眞蘇人先名伯雄父之才官朝奉郎監江寧府糧料院元祐伯雄得疾去茅山劉靜一求符水以治之一日下山求米之近郡中途覺眩暈不能前據石大嘔自此疾愈還家爲道士改今名築室柳汧泉上徽宗聞其名屢詔不起乃以所居爲抱玄觀而賜以洞微之號宣和中無疾而終

何蓑衣傳

何蓑衣淮陽朐山人祖執禮官朝議大夫家素富盛爲巨族遭亂南來寓蘇州紹興初其父主簿爲郭翁道判官客既亡何與母及乳嫗入城中僦居一日外歸候若狂疾久而逾甚家人知不可療且畏其生事爲人累潛徙他邑何行遊尋返

則室廬已空亦不問但求丐度日衣裾浸寖不整只以蓑衣庇身夜處葑門城寓土窟中或竊窺之或睢見大蟒踞坐纏遶於社壇又爲守兵斥逐自是迹無定所人與之錢或受或擲半年後漸出語談說災祥吳人傳其得道云因在妙嚴寺臨池照影豁然有悟又云劉拐子作無礙大齋何捨緣在會負水供衆遇二道人引至黃山授道然何未嘗自言竟不測信否也歷三四十年一蓑笠不披絲纊夏不驅蚊春不除蚤盛寒敲冰滌蓑披之以出既歸挂之於壁氣出如蒸露坐之處雪不凝積士俗來焚香請問罕所接納往往譏罵且發其隱匿人以是益敬畏辛巳歲於本觀東亭後搆小室稻稈藉地處其中每日不以炎涼陰晴必一出廛閈或縱步野外未

嘗登人門有素向者時夢見之得一二語李縣母病來致禱夢之云人謂我爲茅君非也汝不必畫我像但畫世間呂眞人卽是已李奉所戒母病瘳葉舉之文林苦耳聵噎塞肢節煩痛奉事累歲夢之云授汝一吹火法卽以手捻其左耳按於草上吹氣入耳戰栗不自持明旦宿恙如洗王道運幹妻胡氏病夢何未來手擘面皮瑩白如玉面部方正碧眼丹脣皓白衣宛若北斗相胡氏病篤何遺餌之藥才捧盡則見立於前使改名德眞詢之旁人莫見也亟遣王生往謝已書二字於壁其後德眞夢何與灼艾瘡而聞張艾香視灸黑瘢赤腫傅以膏藥亦膿潰未幾氣血復初松江蛟龍壞舟船藍叔誠往謁之欲請爲人除此患既至未及言已大書龍盡入江

湖五字於壁炎江行自爾安貼都道錄劉然眞自臨安往京口舟還次無錫默禱云蓑衣先生果靈當出相見舟至許墅望何從南來劉登岸致揖何云小道不易出山果十枚贈別及平江則何在庵元未嘗出也　承賜名通神先生自爲造庵一區御書通神庵三字并賜蓑衣笠十事道俗強邀迎入庵大笑而出復棲故處結草爲衣掩蔽下體蓬頭跣足略無受用時以竹杖擊地謳唱道情或夜誦仙經達旦未已或自念歌詩皆勸世脫俗之語南內賜沈香椽燭香霧盈室終日不散日喫賜茶兩椀不飲酒以便溺煉泥捻成孩兒人求得者持歸供事必獲異感病者乞坐處草煎湯或易草燒灰令撚作丸子服其病決愈竊則不驗有姓左人以煎湯草療病

訖復緘於合一日開合覩忽生紅花二朵己酉歲正月晦出
城外太和宮於空中野開望空作禮拜稱賀後二月二日未
曉徧呼道侶令速起燒香念長生保命天尊次日光廟立報
至其所哦歌詩今錄可傳於後其一曰不梳頭不澡浴免得
堂前妻子哭或吟詩或唱曲富貴榮華無所欲身貧道不貧
六根常自足其二曰活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教逢合眼
別是一山川其三曰爲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暑只披蓑若
人會得蓑衣意一逢相將入大羅其四曰白雲山下去山下
强人多强人難說話拍手笑呵呵其五曰五雲樓閣在煙霞
萬里嵯峨是我家莫道太平無一事自然平地有丹砂其六
曰水綠山青好去遊花紅酒醉幾時休轉頭不覺無常到萬
古惟存一故丘其七曰寥寥香散綠沈風閒地清閒到處逢
買得西窗今夜月這回認取主人翁其八曰夜來斗轉與星
移日出扶桑又落西自有金丹光落落千人萬處有誰知其
九曰此寺何年造問僧僧不知下馬折香草拂塵看古碑其
十曰滿眼紅雲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漢
我更顛狂笑殺人其餘語句可書者尚多有何眞人集傳行
於世

壽康通神仙人贊

欽惟先生混世全眞不挂一絲不受一塵草棄寶坐莎笠隨
行散髮無欲返老還嬰脾睨歲月自在絕倫情疑物外心勇
爲人畫壁吐言如蘭之馨隨手滅去罕庤傳聞遐近禮謁貴
駿服膺功成行滿玉輪飛昇

孝宗御贊

至道難明默通神相外覩清貧內含眞養靈根本虛出入無
障超絕塵凡舉頭仙仗
有高孝二廟御書二通及賜通神眞人金字牙牌一面見
在
不飢不寒無用無受滿堂金玉不傳埽帚

劉須溪詩

心如秋月一輪皎身比春雲幾片輕除卻舊蓑無片處先生
從此得爲名

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詩

通神賜號牙牌貴寵辱能忘得失機千古中庭一輪月道人
猶自著蓑衣
見說三生已煉形逍遙絕卻利和名卽今仍有仙風在清夜
常聞鶴唳聲

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詩

皓月靈襟自一天蓑衣甘送往來船紅鑪試看存遺像依舊
南華闕大年

神仙重玄詩

滿面瘡痍斑胷中一泓雪醒吟鶴嘯風醉臥鷗棲月不負嚇
鬼符不施燒丹訣借問舊蓑衣秋來添幾結

谷暘龔禱詩

中吳得道一何仙雨笠烟蓑樂自然妙運神機人不識秋天明月照寒潭

南谷杜道堅詩

脫下蓑衣落魄仙衣穿肘露且隨緣有人若問蓬萊事水在長江月在天

僧寶林詩

通神徧法界披蓑隱世塵洗足無寒暑三度帝王宣賜屋無心戀閒來草裏眠逍遙雲外客超越大羅仙

倪真人詩

身軀表表元爲幻錦服鮮鮮豈足觀莫笑破蓑經歲月眞陽全不怕風寒

馮寔詩

仙人披蓑無寒暑夜半北斗射虛危有問尸居龍出沒掉頭斯理無人知

雲臺王育詩

落魄仙翁髮不皤清風明月自吟哦滿身絕卻塵閒事惟有寒煙一舊蓑

吳人耿曄

見說前朝有異人佯狂大地不脩眞肩披蓑草一生事足躡紅塵幾度春恍爾臨池因見影俄然悟道遂通神於今已矣荒祠在古柏森森歲月深

李芳遠詩

白髮仙人舊綠蓑夜騎箕尾渡天河憑誰引入飛熊夢不訪覓蓑一曲歌

谷口鄭元祐

垂虹亭上尸仙去左使傳宣敕詔歸惟有壇前舊時月夜深還照玉蓑衣

張毅詩

猗與先生道合自然非通乎神孰知其先能見萬乘於夢寐定坤儀於片言宜爾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玩春空之浮雲弄秋江之明月要當與天地終始遊崑丘而不絕

莆陽蔡衞詩

何仙悟道入玄玄一派清風萬古傳服氣煉形仙相在通神

錫號帝王宣飢時煮茶黃粱飯醉後披蓑白石眠山鳥一喨唬夢覺不知今夕是何年

天台李守玄詩

通神抱道悟仙機駕鶴騰天去不歸一點眞元人未識清風長滿舊蓑衣

京口張葆眞詩

左墻領入鈞天夢莫逆何如獃道僧一笑幾乘風雪王披莎何處伴漁翁

句吳顧敬詩

先生有道行且歌遊行市井非山阿脫蓑時向垂虹浴月白風清水不波

祭衍詩

眞人有道超塵世高閒不爲綸音起神功運徹死生關默契鴻濛未分旨青蓑爲衣不裹頭夜臥茅茨晝行市人問眞人生計復如何眞人甘酒朱顏酡人問眞人道本何所致眞人惟言只如是去塵垢絕凡慮斷嗜慾卻疑權石作蓮花雲作臺宇宙爲軀轉元氣姹女嬰兒左旋右導蒼龍白虎交黎火乘同陸離而不昧至今一點玄精光照耀山川燭天地堅剛云金石無銷鑠逃歲寒侚松椿可能廢斧刀何若眞人道出萬殊表重比磐石輕鴻毛一任桑田幾度變滄海同逍遙子生區區混流俗每厭濁世多紛勞眞人有書藏崆峒憲我誦朝夕翱翔黃鶴搏風玄圃宴觀西池王母之宮桃

空桑周彝詩

妙嚴寺裏月當池照影空中太露機笑殺平江三萬口只餘千古一蓑衣

傳法尼寺后有妙嚴公主墓墓之下有池卽何眞人臨池照影悟道處也

通神庵何蓑衣眞人事實　承直郎胡袞撰

偉哉通神　內涵道眞　如水之匯　其流無根
陶冶眾性　蓑笠一身　妙用縱橫　元機屈伸
風雨霜露　至和絪縕　維我果聖　龍光彌新
嘉名奎晝　貴於其人　任似重闈　咸厥顧之
齎子賻賵　終於其歸　自祓帝庭　達於坤維
景行行止　太山巍巍　眞人處此　斂首一吹
逍遙塵垢　洞庭希夷　大鵬搏扶　瞬息天地
吾將安放　人誰得師　燕塘之原　嗚呼茲碑

宋孝廟嘗遣黃門往平江問道　劉仁本玄德羽庭集上

塊然天地一蘧篨晏坐神遊造化俱海上蓬萊纔咫尺世間甲子只須臾內庭自有眞丹火大道何須問黍珠滿地春風蓑草綠一聲長嘯脫凡軀

戇道僧傳

戇道僧平江兵家子也年十四時爲繼母所虐遣出貨糖一日與羣兒戲井邊覆糖於井懼而泣適賣藥道人見而憐之令負笈以隨少兒飢啖以棗一枚遂飽辭歸再三道人怒批

頰使去似此如癡如狂泛走市肆言語無倫人多笑侮左頰突起肉塊自云中有金蝦蟇初惟許人揣後開口示人頰內膜中一紫色小囊宛然首足皆見能預談人禍福發人隱識者以爲神高宗召見賜名應夢達道先生桯史云戇道僧少有所遇不言姓氏何蓑衣嘗與之友狎不知何時髡而髽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狂而言發奇中與何顛頑好蕩遊市井閒見人必求錢至於再三隨卽與之貧者何旣不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收不欲汝來矣道僧竟去見於內庭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使出入弗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寔總管者師之元懼其逃捽無以應上命每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捨踰年歸見何何

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興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笑我狂也相與莫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縞素而言焉

唐廣眞傳

唐廣眞嚴州人也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而愈自是與夫仳離從而入道徑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為仙姑號無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驀還寓廬即昏兀如醉兩夕少蘇言方在郭家飯炙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純陽曹混成嶽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蝦渡海因隨遊名山洞府及到冥司純陽令往元靜吳眞人洞中學書書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即身外有身邪留形住世耶立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在願學孝道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為四投玉盤中圓轉甚疾攫得其一吞之自是不食米粟惟飲酒啖果實亦間食魚能夏臥曝日中冬臥霜月下高宗聞其名降香往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先生符水靈驗如是行甚法對曰不曾行法以心為法神為符氣為水耳天顏甚悅親書寂靜先生四字以賜之屢眞被受三朝眷遇累封寂靜凝神眞人

吳子英傳

吳子英者係宋時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持歸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生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故中並作神魚子英祠

杜蘭香傳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墉城仙錄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兒號聲四顧無人惟有三歲女子在岸側漁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攜女而去將昇天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謫於人間後以吳建興二年春復降於包張碩家有侍婢二人大名萱枝小名松枝贈碩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眾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飆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乃出薯蕷三枚大如雞子云食之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暑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除疾淫祠何益藥為消摩既成婚授以舉形飛化之道香便絕跡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不勝驚喜徑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舉手扞之遂退

徐靈期傳

徐靈期吳人也隱衡嶽山清宮修行宮去廟東北七里眞人幼遇神仙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飯故得周遊海嶽來往南北積有年矣采訪山洞巖谷作衡岳記序其洞府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峰皆高五千餘丈而雲密有禹治水碑皆科斗之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為

勝地而紫蓋常集鶴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室有香鑪杵臼丹竈祝融峰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之長生不死晉安帝義熙中潘覺至峰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軟可食覺不知其髓竟不食棄之去忽悟而還已不見此君之所記聖異又能降伏龍虎役使鬼神以宋蒼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眞唐代宗大歷七年玄和先生張大空者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元年韓威儀慕其風而居之修行亦得道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明眞洞微眞人今宮見在石碑傳云舊有仙鶴報曉因與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之而不能捕

范村山傳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也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旦暴風斫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近邨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則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嚴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即以廻風相送卻回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糧食既及船中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識范蠡爲何人詢於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爲高駢六合鎭將

于濤傳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濤所叟何人對曰曹老耳閒問其所以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亦不言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今堂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廊下有小童子某牽一銅龜子馳戲耳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疏脫意怠不復領略之既去訪之莫知所

止人或云此即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之閒或處或顯於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閒往往買貶拯救人以陰功及物有見之者濤後自泗州防禦使歛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終山間欲求祕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賓客京宅是日小童遊戲之事一一皆驗

單以清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歷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疑有非常人徧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楚趣頗殊單君遷坐與並席香氣殊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逃於深

山遇一老人見余令從行有草堂數閒老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丸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鬢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閉目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爲期逐導令卻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道之

蔣生傳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煉丹不成得日者章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硯瓦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金安有不長生也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

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之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夜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玉爲金願此硯以刀圭傅之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貲盛之尸將瘞之忽亡有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

潘裕傳

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歌詩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覘先生氣貌固非漁釣流迨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亦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唯飽食嬉遊爾裕曰先生潔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問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所居耶飲罷長揖挐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出遯齋閒覽

慈悅傳

慈悅者姑蘇常熟海隅山僧也患水腫病醫藥弗效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劃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者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覩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卽呂也

邊公式傳

邊公式居平江金獅巷時母汪臥病更數醫不效有客叩門青巾烏袍白皙而髯自言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袁二十五秀才今來切脈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脈吾已得尊夫人病狀留一方曰烏金散卽飲之邊氏家有小黃犬方生背有黑綬帶文客幸與我後三月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犬忽死汪氏亦病愈公式異之公式乃詣袁秀才家喻其意袁以公式至大驚坐側有呂洞賓像卽前所見者究其畫實得於張八叔家公式由是求而以歸至今子孫猶藏焉又筮仕之初赴調京師過大京橋路有匄者爲人毆擊甚苦邊見問其故毆者曰負我錢[illegible]久不償我邊郎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一處匄者探懷中一瓶以餉邊見

其衣垢穢臭鼻洟垂頤心難之辭不受他日又見拉邊至其家所居委巷窮閭敗席障門內設土榻上瓦盆貯酒磁甌果蔬爲殽邊復不領略他日得官南遷回歸汴隄値風雪交作跬步不可前見道左有小旗亭亟下車少憩少頃主人出迎其貌則向匄者邊相見良久悅滿斟酒以進邊雖嘉其志終念往日穢汙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莫禦公强爲我釂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怏怏乃包俏酒果爲贈曰姑以是別邊不忍重違勉强受之上馬數步徑授其僕覺甚重啟視之乃桃李棃榴皆黃金也邊方噫其異人痛恨久之匄者復至又曰官人無有仙骨爾指顧間酒家與主家皆不見

陳立興傳

陳立興者長洲人也居蠡口務農爲業家甚貧窶孝於母其母氏染病在牀九年餘矣不食諸物惟食城中臨頓橋王家糕餌每日措錢五十文未五鼓雞鳴之時入城中必至王家易糕卽饋於母其風雨寒暑不懈者凡九載一日持糕憇揚涇橋遇一道士問陳何來陳語其故道士卽出錢言我母亦惟食糕懇陳與道士糕略無拒辭再復入城從王家得糕亟歸未抵家中道士已持饋其母母食道士糕病愈世稱孝感也就所居地建三清觀遂捐俗從道三十八代廣微天師授以靈妙道眞沖靜法師教門高士之號劄付住持本觀提點事後化立祠供奉人有疾病禱之則應迄今香火不絕焉

高士傳

莫月鼎傳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僑宗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父蒙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祕不傳乃亟往求委身童隷事之會鄒病革將還去月鼎拜且泣且以實告鄒驚歎卽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駡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淛河東大旱馬庭鸞方守紹興迎至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晦暝

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燕京內殿帝詔起侍持果殽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卽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爲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緡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盡有所賚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飆倏倏起衣袖間嘗以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面頃之閒自湖畔騖於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爲急

召至筵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民爲鬼物所憑狂易不可測徧索月鼎不值忽過諸酒肆月鼎大罵含酒噀之旣歸物怪已息買餅人積餅於筐時被物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投於前市魁妻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爲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飆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峰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蟀中黃篆符與之或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眞官稱之眞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七日將化於汝家及期暝目端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

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葬於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祕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誤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眞皆解狎雷致雨雩而玄眞又號偉特若行醮法能使羣鶴迴翔壇上云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感格而天且應況葆眞之士乎所謂葆眞之士其慮沖莫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痛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閒矣嗚呼此事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爲何如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可慨也夫已嘗總修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爲涉於怪神止之然余心竊有感也復別書以示玄學者金華宋濂撰

莫鍊師傳

莫鍊師苕溪人宋慶元進士第一人子純後也生宋寶慶丙戌幼習舉子業三詘於有司遂棄功名慕玄學至青城山見無極徐眞卿授以雷術又聞建昌鐵壁鄒先生得王侍宸斬勘法至委侍童晝夜不離鄒疾危遣之師泣告實鄒將逝矣雷書之全不能畀汝已而書張使者一符授之而逝再見潯陽楊眞卿精於持鍊動與神合然憤世嫉邪時託狂直於酒

信筆塗墨符出詭祕語人莫能曉寶祐秋越守馬裕致之禱雨雨應聲至理宗賜宸書詩贊入國朝爲至元戊子中丞崔或奉詔江南起師覲京祈禳有異驗賜命光祿暨命典道教事師力辭南歸明年春抵吳城隱處光㬎巷學者塡門至入以延館於家爲榮然自吝其法不輕以語人嘗書鐵壁言於門曰百字動雷電龍神拱手聽不泄亦不祕淵默有天聲癸巳冬嬰疾其徒治藥餌師笑曰明年正月某日吾逝矣豈藥餌所能留哉至期索筆書曰六十九年明月幾番陰晴圓缺今朝無缺無圓三界光明透徹書畢問斂具衆曰已具師搖首曰待吾五事備須臾天忽曖昧風雲雷電雨交作衆俟天霽斂爲是月葬吳城東門外長洲縣洪荒圩實至元三十一

年甲午也弟子得其道者吳下張雷所王繼華金靜隱馬心吾江東許無心陳靜佳今傳法曰周玄初玄初得之步雲岡雲岡得之雷所雷所得之師云

鐵史曰儒者諱言神仙事孔子於怪神特不語爾非曰無也然叱咤鬼神爲人擊妖孽神仙之技也外曰體形塵消息合於至道至道合於至虛冥至於乘雲氣騎星芒無極不能爲之先八極不能爲之外則神仙之神也內也求莫師者富以伎乎神乎鐵史者會稽抱遺叟楊維楨也

宋神宗皇帝制贊

囊裏眞符鼎裏丹旱能祈雨雨能乾神通駭動紅塵滿疑是神仙下玉壇

上元楊岡中贊

氣與天通或局於形心與天一或昧其靈偉哉斯人玄機內凝神明與居造物爲朋氣超鴻濛心遊青冥嬉笑怒罵盡爲風霆隱隱轟轟雖亡猶存醉中日月身外乾坤

句曲張雨贊

目若流鈴面如頳玉禪中是雷霆都司泥丸有阿嬌金屋運水也不會鞭一隊火裏蛟龍畫符更無用埽幾個洞中蝙蝠知之者怪其披髮佯狂不知者歎其爲猶龍氏之新浴酒肆相逢莫放渠北斗番身南斗宿

大癡黃公望贊

道以爲體法以爲用金鼎玉蟾混合空洞風雲雷電飛行鼓

從彼褐懷玉從事酣夢形諜成光眞成戲弄噫孰能知師動中之靜靜中之動者乎

會稽楊維楨贊

面作硃砂紅鬚作蝟毛挺怒過天收聲月照泥丸頂

霅川趙雄贊

顏如渥丹煕然長春蓬頭垢面嘗睹紫宸呼吸笑談驅風馭雲左右侍衛皆雷霆之神而師胷中廓無纖塵呼如師者方可謂仙人者歟

太玄天師贊

心懸秋月眼流金照地輝光沒古今一紙黏圖三百鐵風霆隨地作甘霖

觀妙天師贊

欲識雷霆事江湖少得眞古苔莫月鼎叱咤起風雲劍指魁罡轉雙眸火電生坐看功行滿白日上青冥

沖虛天師贊

風骨超塵月華大鼎方醉晏之乾坤相遨遊於溟涬談笑揮呵雷聲電影

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贊

心遊乎太和蹟超乎空漠施行則彌六虛斂之不形一握是乃佯狂於麯糵亦或曠於糟粕其餘事也可涓滴以爲霖卽雷而川愕世孰睹其身外之身奚可得而揣模也

宗師吳全節（闕闕）

玉皇香案再來身早上金臺作侍宸風雨立呼張使者江湖猶見薩眞人笑歌不覺君王喜怒罵從教宰相嗔此日爲霖應用汝採雲空擁畫中眞

莆田陳旅贊

瓊房丹鼎濛金滴直把純乾喚坎離卻向絳樓明月裏夜涼引入太霞巵

蜀郡虞集贊

金精盛滿火候旋周我握其奇與造物遊

上清辥羲贊

橐木晉天翻雨腳胡桃擲地作雷聲當年世祖誇神異遺像猶存起後生

開元王壽衍贊

顏如渥丹髮如霜炯炯雙瞳閃電光猶記先朝喚得雨上方親賜玉壺漿

鄱陽周伯琦贊

氣判而二則神而人氣合而一則神而神雷霆掌握雨暘喚鑾局朕其異混然天眞

蘇人錢良祐贊

顱圓趾方與衆同然氣完神往獨得其天月在鼎中手自烹煎遊戲人間六甲而還其貌可識其心孰傳老聃後人慕學既專山鳴谷應斯翁在焉

淮南汪廣洋贊

神仙人洞一子炯炯雙眸電光紫蹻鶴曉訪青城山拂衣夜別苕溪水指揮雷電掌上生呼吸風雲胷次起信知妙用■■■畢竟精誠能致此松堂尺素開生面清氣逼人增健羨默煩老手注天瓢九重正爾深憂歎

林剛伯琴以道官挽周鶴林詩

國朝應召神仙伯出入明光二十年清問曾趨前席對嘉祥祈拜紫泥箋玉符篆古書猶溼白鶴巢空月自圓琪樹夜寒歸夢杳佳聲留得在詩篇

郭本中傳

郭本中諱守源號中庵長洲人也幼從白羊山人張仲簡先生習儒凡孔氏之學悉領其要又能詩名公巨卿皆慕愛之既壯聞玄妙觀周尊師原初者篤虛無道教行峻異本中即師事之盡得祕書訣籙洪武九年以樂舞生應選赴京師居神樂觀中進玄學其後有薦其賢即官天壇奉祀凡朝廷每有大祠事建大壇場敕副四十二代天師無爲眞人故眷渥日隆賜與有加永樂紀元擢升道錄司左至靈佐領天下玄教兼住持朝天宮事終於任皇儲製衣遣官諭祭焉其餘事實載在周教諭墓銘云

倪玄素傳

倪玄素號無德其先杭州人也脫俗人衣從楊古巖老仙習全眞家風深知明心見性之理坐圜鍊丹之要古巖之學出金蓬頭之派也正前元至正間避兵亂與同學俞心淵隨

師至吳下於府城西白蓮涇畔立樓止之所住逾年師化去後於洪武年間買地建佑聖道院即今之南濠九天閣玄武殿刱造一新以奉香火於是守全眞教學正一宗往來武當山中遇至人教以禹步飛岡之法五雷金晶之書修持不怠若民之札瘥歲之淫暵符到輒有神驗也十七年前副都紀楊守中故被舉赴總司考中達吏部奏奉敕符除授副都紀職事在任遠年遂羽化焉

倪無德副紀畫像贊

探玄而道莫測履素而德可傳謁武當以遠遊佩眞籙而秉虔運風雷於掌握藏寶珠於丹田抽添水火顛倒乾坤韞寂感之妙用悟先天之後天然而其間有可說者實不著乎中邊由古巖翁之正派而直紹乎埜庵老仙惟丹素奚寫其心曲猶潭底之明月天際之孤煙蓋將師廣成而■偓佺者歟

包山眞逸俞貞木述

李得睿傳

李得睿字士明吳之玉峰人也幼穎異飄然有出塵之志父母以其不宜於俗捐愛出家於府之寧眞師禮趙仲文習玄學幾冠爲道士凡三皇內文九鼎丹法延齡衛生之術醮章鍊度之書罔不該博後從莊子正老醫學藥術授以黃帝岐伯之書先賢治證之論金石草木之圖經診候調和之方略無有不得其妙者獲遇淮人李清隱教其寶天師飛騰鍼法於是以醫鳴於吳聲譽揚溢乎四方而王公卿相鴻儒碩師皆崇其接遇也洪武間太祖高皇帝知其名召至京未幾力辭還故里士明又兼周孔之道學孝於母悌於兄慈於姪睦於俗族豈非有道之士者耶年七十三歲度道子若干人廿九年四月廿八日無疾而逝古云尸解羽化者其信然也火厝之日有祥光羅龕羣鶴翔空之異其鶴瓢道人別號也搢紳大夫士多以詩文板行於世其餘行實備載少師姚廣孝碑銘茲不贅云

胡安谷傳

胡安谷者諱道安松陵同州人也早辭慕道從府城玄妙觀討玄老提點座下爲道士不事華飾篤志於法遇至人授以青城太乙雷書及斬勘馘魔祕旨洪武二十六年秋郡旱任守率僚屬禮請爲之禱焉則醉酒訶罵怒髮沖冠令下之時陰雲四合雷雨大作至於有拔樹之異也自後凡旱則雨凡澇則暘所以官民敬之若神民有感邪染疾者身到而康啻酒佯狂人皆胡風子呼之安谷則欣欣然而諾應洪武辛未欽依淸理道教每叢林設一班首率衆焚修安谷首應是選住持觀事從升道紀都紀在任數年致仕壬午歲解化於觀之淸■院壽七十有四矣

席應珍傳

席應珍字心齋先代皆顯宦世居海虞年未冠即辭庭闈從老氏法性端誠好學不苟略於眞經祕籙醮章丹法靡不洞究兼讀儒者書於易尤邃至於釋氏大法術家之小道悉能

通焉孝於毋滫瀡溫清之奉勿少怠死如禮春秋祀享雖久其痛泣若初喪或謂之曰先生親愛既割矣何得循世禮若是之過邪答曰嘻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於是或可其言友於兄弟睦於宗戚和於鄉黨接物之際溫溫如春風襲人故髫丈齡童皆知敬愛始出則海虞之雙鳳普福宮也次還蘇城之白鶴觀相川之靈應皆有治蹟惟靈應一座二十餘稔兵後能復興其業人咸譽之也年八十一號子陽子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羽化焉其行實載於少師姚廣孝所撰墓志銘云

海虞席先生墓志銘

僧道衍撰

席氏之系出於晉大夫籍談之後裔孫瓌避楚項羽之名改

籍爲席漢唐以來其族漸繁散落諸郡及宋有諱汝言者官至尚書司封郎中致仕與文潞公富鄭公輩爲耆英會席氏至司封始著先生實出其後父某大父某俱隱德弗振世居海虞故先生爲海虞人也先生名德珍字心齋年未冠入辭父母入鄉之某院習老子法先生性端誠好學不苟略於眞經秘籙醮章丹法靡不洞究兼讀儒書於易尤邃至於釋氏之大法術家之小道悉能通焉先生孝於母滫瀡溫清之奉弗少怠死葬如禮春秋祭享其痛泣若新喪或謂之曰先生親愛既割何得徇世禮若是之過耶先生曰嘻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於是或可其言先生友於兄弟睦於宗戚和於鄉黨接物之際溫溫如春風襲人故髫丈齡童皆知敬愛先生始出則提點海虞之某觀次還郡城之白鶴相川之靈應皆有治蹟唯靈應一坐二十餘年兵後能中興大業人咸譽之嗚呼先生守其教而弗泥也故能博究儒釋諸家之書割其愛而弗固也故能奉於親盡生事葬祭之禮潔其身而弗我也故能協於兄弟宗戚鄉黨之情弗泥也弗固也弗我也豈非古之有道之士與先生世壽八十有一號子陽子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以疾卒火既化函其骨葬某山之原弟子二人陳某陸嗣源嗣源先生之外孫也同郡沙門道衍與先生爲忘形交故敢掇其梗槩以志於墓銘曰

席之昔晉談出避項諱籍作席族巨替宗德積司封公氏唯

碩唯先生裔乃的從黃老弗泥迹究■誇貫儒釋了至道遂於易奉厥親敬非色祭與葬痛而泣致孝聞震里域和爾鄉睦爾戚覲■三壽八十歲辛酉疾乃卒化於火函其骨卜某山竟窀穸衍作銘勒貞石碑玄風播無極

附錄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驌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聖皇帝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爲額（伯驌跋語在前）冀

顧正作上梁文以進壽皇嘉焉（在前）觀中有金寶牌眞宗所賜永鎭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

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建菴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先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眞武堂積草中披髮顛狂以鞵衣蔽形故號鞵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聞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也

澄虛觀在永定西

崇眞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爲神霄宮毀於兵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爲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造（王禹偁碑文見在）

靈祐觀在洞庭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五年郡守康孝基重造（皮陸詩見前）

上眞宮在洞庭山上舊名上眞觀梁大同四年置元豐中陳■于撰上眞宮記在前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鎭海武寧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巖山下修蓋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于希夷爲額詔特從之

玄妙觀在府城眞慶坊北晉時號眞卿道院唐爲開元宮宋爲天慶觀元元貞元年始改今名詳見舊志

淸眞觀在玄妙觀之東元皇慶元年黃孤山建初名淸眞道院至正十三年改額爲觀

澄虛道院在永定寺西開禧初重建唐曹珪使君之宅

崇眞宮在承天寺西宋政和八年建

會道觀在府城東北宋景定間蜀道士鄧道樞始刱

光孝觀在南倉橋之東宋嘉定間建

文昌宮在玄妙觀之東北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宋政和五年間改賜今額

靈祐觀在洞庭西山唐乾符二年建詳見舊志

上眞宮在洞庭西山梁大同四年建

靈應道院在烏鵲橋東南宋嘉定年間建

三茅觀在府城西南隅宋淳熙年間建

修眞道院在慶歷橋南宋淳祐年間建

衍慶道院在李師堂橋南宋嘉熙年間建

安隱道院在石巖橋南宋嘉熙年間建

成眞道院在仰家橋南元皇慶二年間建

寧眞道院在週通橋北元元貞元年間建

玄明觀在玄妙觀西南元皇慶年間建

福濟觀在崇眞宮西元辛亥年間建

平江記事云

吳城玄妙觀玉皇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扶薦觀主以募緣弗就因循數年事不克舉皇慶癸丑燕山一匠者自云

張撥天謂觀主曰不須拆卸惟換一小駄梁添一斗拱即皆端正主者從之匠者挾鋸登其山斷下舊梁易以新木架棋敲擊悉皆如舊觀主詰及數年興造後官事弗絕匠者曰此必山門長短不齊也視之左戶實長寸餘即削去之自是官事果絕

白鶴觀在吳城東北隅鶴舞橋之東宋信安郡王藏春園地至元間草石荒涼井旁大松獨存雲遊道人張應玄初來結屋松下以棲身丁丑三月朔有雙鶴自東南來徘徊久之一鶴留松上不去經歲作巢若酒家七石缸性甚靈異清晨俛首長鳴曰必有大檀越至俟之以爲常預備齋供以待士衆皈依喜捨雲集應玄更爲應鶴欲剏立道院以焚修不久物故弟子席應眞承其業募緣十方卒成其事觀成鶴乃飛去遂名爲白鶴觀

泰定中有一道翁自稱古無極不知何許人攜一竹籠荷一竹杖來假居對門道堂後架小室數椽棲息其中四圍上下皆以白堊塗之正中設小木榻出籠中瓢笛漁鼓之類懸壁間以書一束爲枕酒一甕置於牀頭自釀自飲人有求飲搖手弗許飲竟復釀曰以爲常扁其室曰小小蓬居室中皎潔如雪不生一蝨蚊蠅無敢入者暑月開戶安眠不用蚊帳猶犬至其門即俛首疾回不敢窺其內經年累月無壁無塵人不見其揮拂或以蛸蠨之類投其中即不知其處堂主見其日坐臥室中未嘗出戶外募緣籠中青蚨不乏疑有妙術遁

求傳授翁只大笑一夕收其所用之物不知何往明日物色追之對門隻門盤門閶門之人皆云是日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吳地記云崇壽玉芝二觀竝天監二年置

中吳記聞　圖經刊誤　崑山龔明之述

舊圖經云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松岡福山岡並在吳縣界今攷第而數之在上之四屬崑山下之三屬常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懸絕續圖經曰太和宮在盤門之外其地庳相華城之別業也竊詳華城未常爲相爲相者華誠也城與誠兄弟爾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國民受其福故今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以宮前宮巷稱者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府皮陸倡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周內相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湘乃在荊襄之間地形雖分而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續圖經　樂圃先生朱長文述

天慶觀唐置爲開元宮孫儒之亂四圖皆爲煨燼惟三門正

殿存焉其後復修祥符中更名天慶觀皇祐之間新作三門
尤峻壯

太和宮在盤門外其地唐相畢瑊之別業也瑊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有戴省甄者幼孤從其母嫁畢氏宗逸無子省甄嗣之後省甄入道居開元觀開寶二年施廬莊爲宮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元芝主其締架焉王元之嘗記其事仍有詩留題

靈祐觀在洞庭山唐之神景宮也蓋明皇時建內有林屋洞人間第九洞天也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眞君之便闕眞誥云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羅浮言諸洞可以交達也舊傳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治水

法升不死方在此山石函中既得之以藏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以問孔子孔子曰此禹石函文所謂靈寶三卷蓋即此也吳先主時使人行洞中二十餘里上聞波濤聲有大蝙蝠拂殺火觀皮陸信然也又有白芝紫泉爲神仙飲餌蓋列眞往來其間唐時投龍於此因建宮天禧五年詔重修改賜靈祐之名仍刻敕文於石

洞眞宮圖經云在古毛公壇上據皮陸詩毛公者劉根也陸詩云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披輕輕按神仙傳云劉根字君安漢成帝時人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崢嶸高五十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狀如五十許人其與人坐時忽然高冠玄衣人不覺也根自說入山精思無所不到蓋嘗至此也集石爲壇廣不盈畝舊傳毛公成道羅浮居山三百餘載有弟子七十二人夫神化慌惚萬里跬步夫亦何嘗哉有周先生隱遙字息元唐正元中來遊包山之神景觀距觀五里見白鹿跪止即毛公隝也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即毛公鎮地符也得一井泉如白■味甘即煉丹井也旁又有古池深廣袤丈旱歲不竭即毛公泉也此宮乃開成三年建蓋因先生云

上眞■在洞庭山上建於梁世唐稍廢然陪撫州鄭使君登此御望湖水賦詩皮陸亦有此作詩中云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養紫微志惟食虹景丹葉君不知何名也

太一宮舊在郡中或傳在報恩寺之側太平興國中方士楚

芝蘭言五福太一天之尊神也太一所在之處人豐樂而無兵役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請就其地築宮以祀之奏可六年十月蘇州言太一宮成芝蘭又言都城東南地名蘇邨可使築宮於此以應蘇臺之名則福集帝都矣太宗從之於是作太一宮於都城之南而姑蘇之宮遂廢

宋楊備郎中詩

林屋洞

一洞三門四面湖金庭玉柱造仙居昔年聞有靈威丈曾爲
吳王竊禹書

毛公壇

毛公壇上片雲閒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歸碧落五湖
空鎖萬重山

王賓吳下古蹟詩

林屋洞

華陽相去暗相連裏面空明別有天探得神方言不死闔廬
圖在未求仙

毛公壇在洞庭山劉根字公安漢成帝時舉孝廉後在
此修身生綠毛人呼毛公焉有異石一方名曰鎮地符
有井色白甘香曰煉丹井有小池歲旱不枯曰毛公泉

許多靈蹟在山頭市上人來只暫遊古樹生衣似毛綠枝柯
經度不曾休

蔡經家　在朱明寺西舊志古蹟門引吳地記言在朱
明寺西

方平不見再來遊惟說麻姑去海洲八世桑田今幾變蔡經
家在樹西頭

高啟姑蘇詠

用里邨　在洞庭山四皓之一甪里先生之鄉也

高皇本壯士提劍定四方晚爲兒女情悲歌起彷徨愛子欲
建儲寵姬方侍側顧驚四老人謂已成羽翼大臣豈不諫孰
能斡天機彼翁何爲者足見人心歸始潛避秦君終出安漢
嗣世羅焉能羈舒卷聊自肆我來甪里邨如入商顏山紫芝
日已老黃鶴何時還斯人神仙徒千載形不滅猶想蒼巖中

白頭臥松雪

毛公壇　在洞庭山漢劉根得道處根既仙身生綠毛
人或覩之故名毛公有鎮壇符存

欲覩漢壇符東上縹緲峰萬花墜寒露夕飲清心胸月出太
湖水鶴鳴空澗松眞境久寂寥蒼苔閟靈蹤舊聞綠毛叟變
化猶神龍世人豈得見偶許樵夫逢攀險力易疲探玄志難
從歸出白雲外古聞仙觀鐘

丁令威宅　在陽山有煉丹井存焉

令威作仙上天去舊宅留在青山阿千年宅廢但遺井何處
更聞華表歌南陌黃塵足去客東流碧海絕迴波鶴歸重關
應惆悵地上丘墳今又多

周南老姑蘇雜詠

毛公壇

朝遊金庭館解駕毛公壇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端碧樹耀
四靈玉井騰神丹漢符閟眞蹟宛宛雲龍蟠我來覩妙象月
落空壇寒安得呼我起白日生羽翰

蔡經家

胥門一區宅居幽混民廛中有求道子骨相應當仙方平弭
靈節總轡停雲駢麻姑適來會行廚進芳鮮若人既委化虛
形抱重玄胡爲感外象背癢寧受鞭

用里邨

洞庭之西南專有甪里邨中藏避秦人實爲太伯孫一出安

漢儲始知德望尊高皇遂悲歌顧寵不忍言羽翼既已成紛紛奚復論苟非留侯計元道終亞圓

元道先生字也姓周氏

丁令威宅

鶴仙丁令威宅枕暘山隱仙化鶴不返宅廢人已非餘遺丹井在井口苔生衣丹光時夜發猶能照巖扉月斜入籟寂鶴自還東歸爲歌華表吟但傷知音稀

姑蘇兩異人傳

相臺岳珂著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獃道僧蹤跡皆奇詭瑋熙閒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略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爲鼎族遭

亂南來歸寓於郡嘗授業於父已能文一日焚書裂衣遁去人莫知之既乃歸被草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玉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遐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返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禱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蓑可醫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者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牖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細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上心上矍然惕昨夢輟泣而歎璫進曰臣微聞蘇州有何姓者類其人他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爲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臣止齋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略年未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饗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願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致贄而已問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不及知顧其何以復命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即有番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即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於觀之內親御寶附書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葢本翟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爲比而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毀欲試其驗輩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來求琥翰主者護以與

何笑曰來日自有施主至午而使者果至既答則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聞而愈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驌亦爲之請遂肆筆金闕寥陽寶殿額出內帑幾萬緡繪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歲以璫將命即其居設于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歲訝而請亟起於臥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樹招而呼廬言之衆白何未嘗出也因言所以莫狀良是

獃道僧者實本郡人爲兵家子少有所遇何嘗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見而整曰似道似猶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類頗好獨遊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既不趣召他日璫或爲道僧上欲見之何撫呼不使

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應上命果使數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訴逐之至死訖不與之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興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同測亦莫以爲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啖肉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丱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妄道士曰從之遊將倣其爲何不怒觸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懃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子師方爲守于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爲忤也道僧先數年卒何元慶聞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詰者故著之

羽庭集天台劉本德玄作　宋孝廟嘗遣黃門問道於何蓑衣

塊然天地一蘧篨晏坐神遊造化俱海上蓬萊幾咫尺世間甲子只須臾內庭自有眞丹火大道何須問黍銖滿地春風蓑草綠一聲長嘯脫凡軀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蘇州人在宋季爲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高南峰頂爲瞻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山房遂築今觀居之

白鶴觀施主祠堂記

國家混一初世祖皇帝蒐羅海內才俊用之惟恐或遺於是幅員之廣其人罔不畢集於朝至磊落奇魁之人往往以功名顯於當世若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吳人張公諱某亦其一也蓋公未冠卽北上儤值殿廬出入禁衞居久之成宗皇帝愛其謹飭小心賜名伯顏大德間以奉訓大夫出仕江南後累官至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原公自膺柄用蓋四二郡政二爲鹽運使司同知將老而一再典牧名州所至以清白謹愿知名吏畏而民愛恂恂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官其再世於是公大父諱海累贈中順大夫追封清河郡伯祖母鄭夫人封清河郡君公之父諱■江浙財賦副總管累贈亞中大夫廣德路總管母沈氏封清河郡夫人公之室人■氏封同於是吳下推貴富顯赫則惟公之家郡城直東北凡崇膴修門飛甍傑棟非公父子之私第則公昆季之廨舍也其在白塔橋之東者尤爲壯麗而深宏公父子深自惟念臣子之所以報其君親雖捐糜髓腦不足以盡萬分之一矧人之生起滅在於呼吸哉乃捐白塔橋東之第歸之於太上教

法上以祝釐報君下以爲宇祠以報其親於是名之曰報恩道院中爲殿以像設其帝眞天神兩廡分祀諸神君用道者流主之矩規非不大也然尤未齒於琳宫珍館及括倉趙眞士鄱陽蕭尊師用其傳大眞人之學爲時推重於是公以厚禮延致之使主院席仍割腴田若干頃以飯其徒趙與蕭狀其事於朝乞更道院曰白鶴觀天子可其請爲降璽書護之由是白鶴觀之名遂聞於中吳未幾公捐館道眞士亦委蛻蕭君繼主觀席既以即其觀之東定爲祠宇以祀公及清河伯以下凡幾主遍諱曰節序則必用其教法薦享之夫公歛歷中外爲時名臣其卒也太常易名翰林當銘載史有傳家有廟祭有主器然公神靈無不之也其魂氣雖於茲所以屬厭其施心者自非揭藏祠宇晨昏夕登則亦何以妥公之靈也觀始求故學士揭公已爲之記若夫祠宇所由設則盍略焉蕭尊師懼更久而張氏之厚施祠禮之報享併其所以自列於道家諸名山者非勒之金石則亦何以章示久永哉此祠堂之記所由作張氏世居吳之湘城公之嗣子以公舊嘗爲黃巖州同知能世公之業云將仕郎平江路仕學教授遂昌山人鄭元祐述

上眞宫在洞庭山白居易詩曉風還日禁煙時桃李花邊路欲迷

集仙宫在嘉定縣治東南隅宋時建國朝洪武中重修

玄妙觀在府治東北隅宋名天慶元改今額金闕寥陽寶殿六字宋高宗書也

修和觀在虞山南宋建國朝洪武初重修相傳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煉丹之所梁天監中手植七星檜於庭今存其四

昭靈觀在吳江縣治東北元時建

寶慶觀在崇明縣治東元至正間建

續吳郡志卷下

續吳郡志二卷前有戒庵老人自序按戒庵老人明江陰李詡自號李貫之之祖家有得月樓書目未知卽其人否此書專補范志之缺若仙人隱士之居阯名山勝境之出處庵觀寺院橋梁道路所興起之跡均錄全文徵實不苟余竊以補范志之後亦無媿色戒庵藏書家故采取極博云歲在柔兆執徐中秋月吳興張鈞衡跋

27 B

[illegible]

迺吳里

語四詩

西吳里語引

予每覩漢會稽朱育述虞翻之對王興者以對濮陽府君未嘗不歎其偉博贍麗焉矧我吳興故稱江表大郡山水清遠物產繁庶古今著節代不乏人烏可付諸無聞但學者慕遠遺近鑒識龍宇內而舉其鄉之故實曾不悉其十之一二即有濮陽興之問其何辭以對予用是為患且予夙好涉覽史傳乘載稗官小說之書凡事有屬我吳興者筆而出之不列歲代不序倫類信手實錄間有犯孔氏不語之戒踵史臣訛謬遺亡之失冀就正於觀者云爾

嘉靖丁未秋日吳興市隱居士宋雷撰

西吳里語卷一

吳興宋雷著

三吳蘇松爲東吳常潤爲中吳吳興爲西吳

湖州地古曰嵎中

晉太康中烏程縣治生蓮花名蓮花閣

吳興舊有虎亭吳孫權射虎於此權射虎時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常從擊以戈乃獲虎

智永禪師王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吳興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眞草千文八伯本散在浙東諸寺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自製誌銘人來請書幷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穴穿乃用鐵葉裹之謂爲鐵門限人曰智永研作臼到逸少若研穿可到鍾索也

其徒智果會稽人亦居永欣寺隋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爲瘦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曰和尙得右軍肉智果得骨

吳興舊名紫金城又名極樂城隄曰平陽地曰餘安軍曰虎狠

秦有烏氏程氏各善造酒合其姓爲烏程縣烏氏名巾程氏名林張景暘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是也

吳興上若立下若村出美酒蓋取若谿水造之故美亦名箬谿劉夢得詩云鸚鵡杯中箬下春

在城飛英寺唐忠顗禪師建刺史高湜又改名宋改今額後僧雲皎自長安文得舍利七粒歸建石塔藏之神光現於頂又作木塔以籠之紹興中雷震知州常同獲村後沂王夫人俞氏重修極爲工緻南北遊者覽之皆云未之見也

蘇子瞻云僕爲吳興守有遊飛英寺詩曰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本自蒼然非吳越間無此景元趙子昂蜚英寺塔詩云梯飆直上幾百尺俯視層空馬背過千里湖山秋色淨萬家煙火夕陽多魚龍滾滾危舟楫鴻雁冥冥避網羅誰種山中千樹橘側身東望洞庭波

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鵝育卵而出腸以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而死沈氏幷其母瘞之里名孝鵝家出寰宇記今云長興人非是

宋梅聖俞送覺上人歸湖州詩有云子已得袍弼盡富相與

覺紫衣故云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氏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鵝毛插地繞地周帀數重百姓因起廟

石旻有奇術唐寶歷中隨尙書錢徽至湖州嘗在學院子弟以文丈呼之忽於錢氏兄弟乞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得因與其食笑曰可留兔皮郡誌一事釘皮斬土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較遲錢氏兄弟詢之乃曰欲與諸君其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於鳳翔遇害時乙卯歲

梅聖俞送任適尉烏程詩云勉作程鄉尉折腰還自甘卞峯晴照黛霅水曉澄藍蕣上春田鬪蘆中走吏參到時蘋葉

長柳惲賦江南

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曰我死爲當再婚不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日見其已死婦曰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刃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梁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太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人目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相贈詩見別條惲稱均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帝悅焉待詔著作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至是書成奏之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謂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帝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洲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均吳興道中詩云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影麗青松意氣多所言多飽思忘我北山羅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東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山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眞今長興縣南六十里有青山石竇通太湖

及洞庭山冬月常煖色如黛故名五代楊行密攻錢塘伏兵青山即此山均青山詩云家住青山下可上青山望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

梁蘇氏女於霅谿西南岸遇道士遺以五綵龜曰後必大貴蘇適章景明生女爲陳武帝后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又曰章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云主出美人後果生后章皇后生而紫光照室少聰慧美儀容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父封廣德縣侯母安吉縣君

唐開元初蘇頲爲烏程尉忽墜于縣東南水中聞神語云扶出蘇公因名曰蘇公潭

晉永昌中會稽張夢嘗夢象問占者萬推推曰象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君必典大郡恐不得其死茂後爲吳興太守王敦問鼎茂執正不移敦遣王充攻茂死之茂妻陸氏後復夫仇詣闕爲夫謝罪追贈茂太僕又云茂爲吳國內史

吳興畢再遇嘗騎一黑馬魁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名之曰義馬今考本傳再遇字德卿兗州人善戰宋南渡時屢立戰功豈再遇自山東而寓於湖耶更詳之舊迎禧門有畢氏園云再遇所葺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再遇數有

功敵常以木櫃敗我再遇夜縛菜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且前且卻至於再四覘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衆難與爭鋒一夕援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幷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復相持竟日始覺欲追則已遠矣

梁蕭猷爲吳興太守吳興故有楚霸王神像在府治聽中猷每祭神與交飲至一斛每酬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祈禱必從猷後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父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齊狗兒遂平當此時吳興祈禱於神數日無驗後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溼如汗猷後封臨汝侯故神云

法帖有烏鎭張氏本舊湖州烏鎭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

吳嶠嵩谿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隋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知信至神堯起兵太宗以秦王正帝位方知不誣嶠精天文袁天綱嘗師之

齊長沙王晃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安得殿下何得見逼乃止

武康煙霞塢劉顗士秀叔之別墅也林麓之勝號稱洞天中有龜巖巖上有亭曰藏春巖前瀑泉下灌巖谷聲激如雷有橋亭名挂雲最爲絕勝

齊孔琇之會稽山陰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

梁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在清靜吏民便之纘卽哭死吳規者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

唐大歷中李晤爲烏程令生子紳甫一歲墜縣治內池中廻刻若有神扶出後紳至相位名其池曰相國池

趙氏二妾歸安人俱事宋宗室趙碧瀾先生碧瀾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遣之去俱弗從碧瀾曰愼無再見爾弗我從祗攪我心耳二妾曰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遂留之碧瀾既卒如其言趙有寡女復資育之黃价詩云感之以誠感必深應之以誠應必捷貞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碧瀾妾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尚愛燕玉媛況是當時貞貴人春衣典盡春寒峭二妾朱顏正殊

好忍將羅帶折同心懊恨平生頭白早珠鈿翠袖兩近存此時猶及嫁夫君下下樓頭燕子去揮手不可留仙裙去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殺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翻令心緒惡一心事天天得知忍著主衣還事誰遂移衾禂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爲尼碧瀾堂下雙谿水使君往來豈知此不願新歡戀舊恩十萬人中兩人耳

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熙寧中知湖州歲饑振恤所活甚衆嘗築隄以禦湖水隄下化爲良田於公暇輯前人賦詠爲吳興新集作墨妙亭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蘇軾作記軾又有寄莘老詩七首今錄四首天目山前綠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隄捍水非吾事閒送苕谿入太

湖（其一）夜來雨洗碧巑岏浪涌雲屯繞郭寒聞有卞山何處是爲君四面竟求看（其二）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其三）烏程霜稻襲人香釀作春風雪水光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其四）

蘇軾元豐中知湖州甫三月利弊釐革殆盡而登覽名勝亦徧題詠迄今盛傳其著稱者有蘇公隄蘇灣蘇臺郡人賈收字耘老居有水閣曰浮暉軾雅善其人與之交嘗遊道場回值風雨泊舟登浮暉閣命官奴秉燭埽風雨竹於壁閒後勒石於墨妙亭收素貧軾每念之寫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之云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佳酒遂獨飲一杯醺然竟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飢時輒一開看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便當以賸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荷葉耘老侍姬添丁耘老之子軾坐以詩託諷爲言官所論赴臺獄郡人作解厄道場彌月耘老亦作亭以懷蘇名之有詩編號懷蘇集軾遺弟轍詩云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荈

春秋齊晏子要吳王女築城於安吉州西北三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故其地曰晏子城鄉名晏子鄉元楊維禎晏子城詩云舀人城穀小齊

卿答私惠如何晏子城高雉在夷裔元是齊上卿老居吳贅壻分茅及外戚重關可啟閉至今菱角金妖芒掘耕隸我聞平仲賢一裘三十禩家藏千億珍無乃惑妖麗從如齊景公千駟不足計[illegible][illegible]人題晏子金詩云豚肩不掩豆一裘三十年身後黃金出其然豈其然

宋慶歷中湖州知州馬尋晏六老於南園六老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八十六衛尉寺丞張雄九十一劉餘慶九十二周守中九十五貝珫七十五胡瑗作序刻石園中園在定安門內又立南園在定安門內橫塘向來沮洳覓隔僅有慈感寺吏部侍郎萬鍾家世錢唐自爲司農卿時卜宅於其旁開拓規廣號曰南園臺閣亭榭

四時花卉俱高爲諸園冠慶元元年煥章閣學士洪邁爲之記此南渡以後事與慶歷中事不相蒙並存之

齊謝朏不與蕭鸞篡弒之謀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朏在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清議所少

南宋何戢爲吳興太守孝武帝賜雀蟬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妙戢山陰公主駙馬美姿容與褚淵善目爲小褚

舊傳湖州天聖寺佛殿塑二龍蟠於殿前左右柱有一僧忽見二龍飲於殿前池中見僧來二龍驚返左蟠於右柱右蟠於左柱趙子昂有錯蟠龍碑文字皆妙後爲人刓去舁於府治前作太守去思碑然刓處字迹猶見

袁州界橋茶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腳垂下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母孕七月而生祖林宋征虜將軍父璞宋淮南太守元嘉末被誅約少嬰家難勵志向學左目重瞳子聰明過人讀書晝夜不倦母恐以其勞生常遣減油滅火然約晝之所讀夜輒誦之聚書至二萬卷爲蔡興宗所引後爲步兵校尉竟陵王秉政以文學見親與范雲等號爲八友梁武帝在西邸與約遊及受禪拜尚書僕射封建昌侯後加侍中特進約嘗侍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聞而惡之又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帝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卒約所著晉書一百卷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諡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四聲韻若干卷文集一百卷袖中記一卷袖中略集六卷珠叢一卷

湖州有一老嫗入卞山得一大石光彩可玩投之火香聞於遠名曰石香

晉元興初桓玄反殺吳興太守高素素劉牢之北府舊將也

宋汪勃新安黟縣人也建炎中知湖州爲政不事鞭撲未嘗妄費一錢湖民鍥木揭於家爲語曰賢哲太守福壽千秋朝廷聞之進秩三等

晉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三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齋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宋湖州陸蒙老元光常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因會忽聞蟬聲幕官命陸爲詩陸不可卻因賦云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向高枝縱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蓋譏之也其人少戢

郡城南有車蓋山亭亭矗立若車蓋然下瞰碧浪湖浮玉山之勝舊有晉吳興太守殷康所建亭矚望極佳

蕭衍篡齊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衍使江

革爲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尙復投隕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躕未遑薦璧武庫令傅暎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之禍開闢未有故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故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不悛荆雍協舉天人之意亦可知矣願明公深慮無取後悔昂不從昂南宋太尉淑之姪孫司徒粲之姪故暎云蕭衍使李元履巡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不請降但開門徹備而已

宋章鑄烏程人仕宋爲修職郎宋亡元令故宋官納誥敕鑄

終不肯以世食宋祿坐未嘗北向宋人之仕於元者皆謝絕之鑄字子壽

吳興有八絕吳範歸安福增鄉人善歷數劉瓛歸安松亭鄉人善星文趙達長興人能筯算災福嚴武烏程震澤鄉人善弈棊宋壽烏程震澤人善占夢皇象歸安福增鄉人善書夏姬一名鄭姬烏程菰城人善相曹弗興烏程人善畫皆古今絕藝也弗興嘗畫赤龍獻孫皓後南宋文帝時大旱取弗興所畫赤龍置水旁應時得雨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象之後侃亦有名米芾寶章待訪錄云皇象急就帖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下菰夏嫗相吾粲在別條徐陵烏程孝義寺碑曰八絕之技依然是也

新安婺源人王炎宋開禧中知湖州湖有貴族撓法者炎注於牘曰汝爲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法竟以謗奉祠

孔子井在安吉縣西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居井側先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逍遙此境故以名井

錢顗宋熙寧中自烏程令入爲御史號爲鐵肝御史

郡中碧瀾堂素有奇怪宋郡士晁子芝嘗見一女子躡波而吟曰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芙蓉水上遊兩鬢蕭蕭釵玉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范成大梅譜云古梅惟吳興有之他雖花盛開苔皆剝落惟自武康卽不變移

吳越錢玄瓘以其將劉仁杞爲湖州刺史

范璞武康人南宋元嘉末爲盱眙太守繕城浚隍及魏兵南侵與臧質共守歸功於質文帝嘉之子約

張確於郡中白蘋洲遇二碧衣女子臨別贈確詩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乃化二翡翠飛去確續而和之曰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蘆影暫相從

梁張嵊字四山爲吳興太守起兵討侯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或勸嵊加袁君正降於景嵊曰袁氏世

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謬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活其一子嵊復曰吾一門已在鬼籙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時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吳與并死焉浚武康人見別條

吳興河口山東濱大谿西帶長瀆

吳興南潯南三十里礪中即礪山也

梁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興吳規爲賓客張纘爲湘州刺史路經郢州綸餞之纘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翁孺因氣結是夜便卒規恨纘悲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閒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纘吳興太守見別條

宋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進士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政校勘

陳彭年爲大理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酒稅

朱承逸烏程人居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有哭聲哀甚乃有人爲勢家逼錢三百千債擒妻子將溺於水朱憫而代還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不聽復以二百千給之而去承逸又爲湖州長馬宋慶歷庚寅歲饑以米八百斛作粥散貧民是歲其孫服生

承逸之子臨爲祕書郡中碑刻多臨所書臨之子服熙寧進士第二人章惇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服不以爲意復因事舉劾之紹聖中除禮部侍郎後坐與蘇軾遊貶興國軍弟肱亦登第即著南陽活人書者

服之子彧云熙寧癸丑先公第進士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在州南離方文筆峯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句緣即山頂建浮屠望之如卓筆既成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隋煬帝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唐白居易有靈鶴贊知州鄭建序在天慶觀殆謂此歟

吳興沈光字總持父君道陳吏部侍郎光略綜書記微有詞藻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踈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斷非人力所能及光因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後隋煬帝征高麗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戰短兵相接殺數十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值他竿垂絙復引而上者數次敵不敢近後煬帝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光襲化及

營謀泄轉戰以身無甲胄遇害

南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吳興沈爂眞請居武康小山寺中永明中敕吳興禮致上京年七十九

湖州茶生長城縣顧渚山中與峽州光州同生白茅懸腳嶺與襄州荊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澗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

吳興章華字仲宗好學能文上書極諫陳後主曰陛下下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二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殺之時華爲大市令

宋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河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神宗又以元發知湖州湖乃滕所乙也林子中以詩賀滕壻何洵云清風樓下兩谿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蓋滕之倅湖距是三十年矣

高爽題吳興妖神廟謝明府云玉釵空中墮金鈿色行歇獨泣向春風長夜孤明月

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曰妾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邪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因問縣名竟不答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後補安吉今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

晉陸納字祖言尙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蘇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飮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數後伺溫閒日白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座及受禮惟有酒一斗肉一柈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飮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斗酒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皆歎其率素更敕中廚設精饌酬飮及歡而罷納爲吳興太守時衞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無所備又不敢問乃私爲具安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旣不能光益叔父何穢吾素業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尙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船幾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

吳興舊有胡生者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有古墳每因茶飮必奠酬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

強之曰但率子意爲之當有致矣生遂工詩焉時人謂之胡釘鉸詩柳姓當是柳惲也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讖人

太湖漁者陸氏子舉網得蟹如斗大以膂剪其網皆斷陸怒欲烹之其侶老於漁者曰不可吾聞虵蟹之殊類甚者必江湖之使也烹之不祥乃釋之蟹至水橫行里許方沒

晉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論會稽王道子曰驃騎諮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

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姑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恆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又桓玄使劉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都督閭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便利

元至正壬辰三月二十三日湖州郡中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似松子仁名曰娑婆子獨儀鳳橋四面爲多後有山氓以紅帕裹茶入城賣之即以帕裹其額作亂大肆劫殺儀鳳橋四面特甚遂謂之紅巾賊云

慈感寺舊有珠羅漢眉目鬍髭文理畢具漁人得於蚌中寺僧藏之每歲三月開郡守上香取出玩之後有一郡守玩之而心欲取之其珠像忽跳躍寺旁谿水中祥光照耀俄頃而沒遂不復見

歸安莫士安字維恭號是菴又稱柏林居士有文學行誼國初爲湖學教授張羽薦授黃岡知縣永樂初治水江南遂徙居無錫卒其所交吳時敏翟公厚率衆會葬于慧山春秋爲之上冢

宋皇祐元年長興進士陳樞仕至尚書

唐李季蘭寄十七兄韓校書詩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意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八行書劉長卿謂季蘭女中詩豪季蘭名裕唐女道士也有詩一卷行不檢

唐于頔爲湖州刺史郡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修復隄閼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庳薄葬者不掩匱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頔寄村山僧皎然詩云霅水漾清潯吳山橫翠岑含珠復蘊玉價重雙南金

宋陳堯佐碧瀾堂詩云苕谿清淺霅谿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唐開成三年弘農楊漢公字用義爲湖州刺史革弊興利故茶法變稅書政事暇構五亭架大谿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三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流者謂之碧波亭白樂天記漢公登郡中銷暑樓寄東川汝士詩云岧嶤下瞰霅谿流極目煙波望梓州雖有清風當夏景祗能銷暑不銷憂明月樓詩云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谿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

晉太康八年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尋討平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洋爲酒藏吏授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恆廬衡等山旣而遣歸乃活及長善風角爲人短陋無氣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陳國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死時所見知石冰陳敏王機之敗入晉祖約請洋爲中興軍遷都督護大寧二年有大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宜應詔伐之乃率衆向合肥敦果敗遂住壽陽約府地忽赤如丹洋曰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十月二十七日胡馬來飲淮水至時石勒果至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他所占驗多類此年八十卒

施世瑛字玉華安吉人勇斷有才隋大業閒天下大亂乃率宗族子弟及鄉中有智勇者聚糧自守聞唐高祖起兵率衆從之高祖賜金鐘一口錦五段敕書襃之拜柳州刺史

周淙字彥廣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敏力學長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人渝盟淙守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衞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孝宗朝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相誓以死自守官至敷文閣待制起守婺州後復奉祠卒年六十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宋鄭升之宣和閒爲樞密醫後居湖州嘗往臨安途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有鄭名卽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行入冥閒王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无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宣和中隨主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于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億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汝還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金瀝沾几案閒積有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卽舉一甕甚臭强鄭令飲而醒

梁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

三郡民丁就役昭明太子統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道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惟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比得齊集已失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高祖優詔以諭焉

沈洙武康人字弘道祖休稚梁余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洙少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經史子書問无不答時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精思經術

晉陳敏反以吳興錢廣爲弟昶司馬周玘密諷廣殺昶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潰誅之

初吳興人錢璯亦起兵誅陳敏朝廷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懦不進朝廷促以軍期璯乃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于朝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稱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晧子充立爲吳王既而殺之入寇朝廷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周玘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討平之

湖州德清人徐俊字英父少有節槩以明經爲國子生宋咸淳中憤時宰之誤國率六館諸生葉李等抗疏乞斬賈似道三上不報繼爲提舉迨宋亡遁于山林志不再仕至元中累召不起言及宋故輒流涕困而老死門人謚曰安節先生

晉周勰怨中國市人駕御吳人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三吳豪俠樂者翕然從之殺吳興太守袁琇勰又攻馥殺之後勰爲宣城太守陶猷所滅

唐張籍湖州西亭晚望詩云霅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陽生遠岫斜照逐回流此地動歸興逢人方倦遊吳興耆舊盡空見白蘋洲

顏真卿字清臣臨沂人大歷中爲湖州刺史德政洽于千里邦人懷之常招致名儒高僧皎然輩考集羣書成韻海鏡源郡中碑刻多魯公書在郡有吳興集十卷

李適之唐宗室也爲湖州別駕夜張宴晝決事獄無留辭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

峴山舊名顯山避唐諱又以山傍郡城若襄陽大峴故改今名有峴山禪寺頂有浮屠有五花驛亭晉殷康所建今廢

湖陂連屬桑麻成望南匯浮玉北擁郡城道場西水此爲畫瓏極目東望震澤洞庭歷歷可見山故多亭榭且近城遊者無虛日蘇有虎丘杭有孤山方之不是過也上有窪樽石唐左相適之會諸賢聯句云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樽（顏眞卿）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白）榛蕪掩前迹苔蘚餘舊痕（裴循）叔子尙遺德山公此回軒（張薦）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英筠）藹藹賢哲事依依離會言（强蒙）嶇嶔橫道周迢遞連山根（范縉）餘烈暖林野衆芳揖蘭蓀（王純）德輝映巖足勝賞延高原（魏理）遠山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修甫）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顏峴）器有成形用工資造化元（左元輔）流霞方湛淡別鶴遷翩翻（劉茂）舊規傾邈賞新興麗初暄（顏渾）醉後接羅倒歸時驕騎喧（楊德元）遲回尙遺迹離別益傷魂（岸介）覽事古興屬故人歸思繁（僧皎然）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崔弘）公案鑄懿爲高名播乾坤（文仲宣）松深引閒步葛弱拱險捫（陸科）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丠子中）深沈列湖渚牢落望郊原（陸士修）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裴幼清）旌麾閒翠幰簫鼓來朱轓（柳談）閒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塵外）萍連浦中嶼竹繞山下村（顏頵）白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登臨繼風騷義激舊府恩（李藻）蘇軾詩云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塡我非羊叔子媿此峴山亭悲傷意正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朱曾清烏程人其父嘗殺人繫獄清自詣手刃代刑其屍遡流至家葬西陽村邑人廟祀有所輒應宣和初清谿方臘盜起將及郡城清神著保障之功因以上聞錫封賜額今德清有昭應侯廟郡中又祀于府學尊經閣之右以配顏魯公祠忠孝並列云

長興縣廣惠寺在縣東下箬谿上陳武帝霸先宅也

晉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漢度尙封烏程東鄉侯

晉寧康二年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

吳興長興夏駕山有石鼓長丈餘圍三尺下有盤石爲足鳴則三吳有兵晉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其聲若金鼓然

晉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鎭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恨溫及女併誅之

周札兄子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亥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

長興縣有邸嫗采桑于野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虎且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垂念（呼虎爲大聖）虎遂伸一爪于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曰莫要去此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爲拔去之虎迅躍數四卻銜至舊所並無所損至夜置一

鹿于門而去此與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送鹿以報事同

賀循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于朝久不序進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精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循可爲尚書郎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循嘗合衆應吳興內史顧祕討石冰

庾羲爲吳興內史時晉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瞻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殆致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今況古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宋皇祐初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與水利既濟甚博邑人便利又于邑庠建五勸亭訓民五等邑人立石紀之

長興環沈村昔有一石鶉自太湖浮游至太朴土地廟爲人所擊斷之

晉王導請庾冰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遣兵攻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

晉吳興太守虞潭討蘇峻潭母孫氏謂潭曰吾聞忠臣出于

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發遣家僮從軍鬻環佩以給軍實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獨不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潭乃率衆攻賊將張健屯烏苞亭時暴雨大水賊乘船旁出襲潭潭奔敗還保吳興賊轉攻吳興潭軍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王舒遣子允之會諸將以精銳三千輕邀于武康破之時賊他將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王允之遣將擊之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敗走潭由是得保郡

潭之孫嘯父時王廞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爲庶人

晉陶回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三吳尤甚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庫軍資數萬斛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併敕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

南宋臺軍克晉陵諸郡時孔璪屯吳興南亭與王曇顧琛皆棄軍走會稽南亭在湖州府治南下瞰苕谿

晉謝邈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郜驃所執逼令北面邈曰我不得罪何北面之有遂與烏程令夏侯愔同遇

害初邈妻郄氏甚妬邈先娶妾郄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邈之姪方明隨邈在吳興郡時孫恩寇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丘侹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門生仇玄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三人並忿慍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悟及郜等攻郡嗣之翊玄達並預其謀孫恩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乃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義故人姓名吳興有士豪北門義故郎其人

南宋孔靖字季恭山陰人也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者項羽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南宋員外散騎侍郎沈發吳興武康人也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爲發之子曇慶大明初嘗督徐兗二州曇慶嘗使裴景仁撰秦記十卷敘苻氏僞僭本末官至左衛大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晉王惠字令明琅琊臨沂人爲吳興太守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刷不異常日

晉陳達以太子洗馬出爲吳興長城令漢太丘長寔六世孫也悅長城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其後裔霸先果爲陳武帝

陳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十世祖達武帝少俶儻不事生產及長好讀兵書嘗遊義興館于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帝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霸先嘗居崎頭古城劉惠騫等望見恒有紫氣冒城上又嘗獨坐胡牀子閣下有神光滿屋與王僧辯共滅侯景后受梁禪都建業先是梁武帝時童謠云王氣在三餘乃于餘干餘杭餘姚三縣爲厭勝法乃長城有餘干山余碧谿餘漁浦又童謠云鳥山出天子江表凡以鳥名山者皆鑿長城有雉山獨不鑿武帝果生于此

齊丘靈鞠烏程人好學善屬文挽宋孝武貴妃詩有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之句帝爲嗟賞褚淵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靈鞠及沈勃耳靈鞠嘗詣淵淵不起曰比腳疾更增靈鞠曰腳疾亦是大事公爲鼎臣不可覆餗其強切如此永明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江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嘗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耆江左文

章錄序并文集行于世顏眞卿石柱記烏程縣靈鵲今不
詳所在

王談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仇志而懼談所疑寸刃不蓄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旣過談于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吳興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後嚴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嚴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晉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亦時

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旣存家極貧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甎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以羔羊之禮禮焉卒于家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在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賊曰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于腹下賊斫綜悶絕有一賊曰欲舉大事奈何殺孝子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與吳逵齊名太守王韶之並贈以詩云東實惟金

南木有喬發揮增厓疏幹重晉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山林養音九皐唐后明揚漢宗辯翰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維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興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皆單同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丸丸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江革奏摯慶祿是荷美詩入貢漢朝咨嗟勵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輝京華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叙所懷以贈二孝元嘉元年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沈勁字世堅武康人父充附王敦爲部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志節痛父死非義欲立勳以雪前恥年三十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篤人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淸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勁參臣府事人見旣悅義附亦衆勁父充雖侍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升平中燕慕容恪南侵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冠軍長史祐不能以寡衆乃以救許昌爲名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神氣自

若格奇而將有之蘇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朝廷聞之贈東海太守

唐吳巽吳頊吳崧皮光業林昇羅隱何蕭韓必居于吳興長城之八座山時號八友

南宋元嘉十九年二十年白龜兩見于吳興

唐李諤湖州司馬諤族人附安吉尉王權湖州文學孫尙復德淸令薛鑄烏程尉姚希齊湖州司功參軍鄭那湖州兵曹參軍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黃巢僞符璽獻于朝拜湖州刺史昭宗時師悅又拜忠國軍節度使

泰始六年九月己巳八眼龜見吳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

佛川在長城縣西南宋元嘉七年九月忽有石佛自水中湧出因刱精舍以佛川名

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吳興武康縣庚申又降

元嘉三年閏正月己丑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王韶以表聞

齊大明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吳興安吉乙卯降烏程太守歷陽王子頊以聞

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吳興烏程令荀卞之以聞

昇明元年十一月甘露降吳興長城卞山太守王奐以聞

朱齡石以鎭軍將軍爲武康令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圖己乃出應召齡石潛結心腹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淸

南朱王偉之爲烏程令家貧子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韶之後爲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張邵始以疾篤報其子敷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邵卒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未朞亦卒

武康沈叔任勁之孫赤黔之子少有質幹從朱齡石伐蜀功亞于元帥巴西梓潼蠻宗侯勵羅興聚衆萬餘人作亂攻城叔任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功封寧新縣男拜益州刺史

叔任之子演之年十一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徧以義理業尙知名歷官至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率

演之仲子勃即褚淵所舉與亚盡韓並稱者勃雖琴書自業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奢淫過度不逮前人遠矣

唐許渾霅谿詩云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風雨寄華堂紅壁耿秋燭翠簾凝曉香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

唐有湖州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云酒肆藏名四十春青蓮居士謫仙人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司馬失其姓名可謂不知子都之姣者矣

南宋裴松之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

陳武陵王伯禮大建初爲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爲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爲御史中丞徐君整劾免

義熙五年吳興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時何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

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其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憫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

武康縣有封禺二山蓋古防風氏之國也晉元康初人有早起詣縣者見一偉人坐于縣之門樓身長數丈垂膝至地大驚忽不見時縣令賀循謂此地古防風氏國豈其神乎遂爲建廟唐元和閒重建吳越錢鏐徵時嘗禱于廟有驗封靈德王令建廟于二山之閒有吳越風山靈德王廟記每歲以八月二十五日致祭列在祀典

宋方臘作亂歸安人陸行兒合黨應之

錢九隴字永業長城人父文寶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陷敗彭城入隋以罪沒唐公爲奴因得事焉九隴善騎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累擢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太子建成討劉黑闥以功最封郇國公改巢國卒謚曰勇葬陪獻陵又許敬宗女嫁九隴

沈道虔武康人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谿有山水之玩時復還北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買

大筍送與之盜慚不敢置其門而去鄉里年少相率受學皆有成南宋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不資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受道虔年老菜食無經食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

武康大慈寺唐大歷中僧神悟欲鑄寺鐘方作念閒忽聞空中有聲徹數十里及鐘成聲聞果如其遠朝命致都下中途鐘忽自躍入水求之不得寺有神鐘記縣令韓章撰

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吳興武康縣

太始二年九月壬寅白龜見吳興烏程太守郗顒以聞

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吳興烏程余山道人慧獲蒼璧玉太守蕭惠明以聞

晉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孼也郭璞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尋誅是其應也

南宋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齊故鄣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爲樹泯如一木

永明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生連理木

南宋臨海王子頊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殷珙爲錄事參軍行郡事

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泄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賺女歸寧因之芒谿之北山墟閉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得舉女即其山也

宋時雷擊德清覺海寺殿柱上有鬼書十二字云酉侯李約火攸例火謝均思通皆倒書張敏叔詩云殿柱倒書雷部火是也

沈慶之字承先武康人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慶之往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南宋元嘉中討雍州蠻慶之嘗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相驚懼曰蒼

頭公已復來矣文帝使王玄謨北伐慶之固諫因與徐湛之辯難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軍果無功嘗與蕭斌論退師坐者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慶之討竟陵王誕誕遣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反數以罪惡不受討之慶之奉武陵王駿討太子劭誅之立爲孝武慶建大功官歷顯宦家素富厚怡然退廢然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生値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初孝武欲起慶之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尚之慚而退後以國難復出廢帝狂悖果疏力諫帝忌之賜死慶之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乃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餘盈矣

沈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叔仁子以民丁發配劉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曰昔晏嬰身不滿六尺爲齊相今取士求肥大者邪赭圻之戰從子懷寶爲賊將帥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以書呈太宗尋克赭圻太宗令攸之進圖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不繼固不肯往太宗强之行後諸將果敗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並皆陷歿出督江陵時蕭道成謀移宋祚少帝見弒

攸之書然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與道成書云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攸之在郢州曉吏事自強不息間有虎輒自圍捕在江陵有二象在城北自出格殺之及舉兵討蕭道成使沙門僧榮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攸之不悅江津有雲氣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將兵攻郢州為柳世隆所敗追還江陵聞城已為張敬兒所據與子文和投鑪頭林俱自經死攸之晚好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至京都三人共引上埭有相者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荊

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

攸之弟登之以兄死非罪舉兵吳興吳興太守沈文季討斬之文季慶之弟子慶之書抑攸之及慶之賜死攸之齎藥酒至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掩慶之死豈文季為之報復邪

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少好玄理善為文父宣新安太守丁父憂新安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建武中為侍中時與臧守心宋孝武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尙移治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嘗從出遊幸懷文與王景文坐松樹下風雨甚驟被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時

顏峻以諫見殺帝注壽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帝每宴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嘲謔帝謂故異己後竟賜死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劭行巫蠱鸚鵡預謀撰南越志文集二十卷

唐沈伯儀湖州吳興縣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嘗議郊丘禮歷官祭酒修文館學士

唐皮日休吳興西塞山宿漁家詩云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乘陸市在德清縣南舊有陸市晉永嘉二年淫雨一月洪水

大發市一日沈墊居人徙而東歲久成聚謂之乘陸市以其新徙又曰新市

嚴白虎烏程人同時有鄉豪錢錫王晟俱作亂吳孫策討之他與錫先平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坐躍剿捷不常聊試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以其死也甚懼攻破之虎奔餘杭投友人許昭後虎又應萬瑀同伺策

國初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八敏八從征不返遂以死聞贈五十載而歸倪氏守志不嫁及敏八歸遂成婚姻時倪年六十一陳年六十八人號曰頭花婦

宋沈樞安吉人舉進士初調彭澤丞因賜對首論君子小人之辨高宗嘉之除監察御史後遷吏部侍郎會楊邦彥論棐衡援樞爲證歎曰此張說故事也豈可畏禍而欺心坐是獲譴

德清野橋在縣北三里慈相寺之東跨古澗爲之下瞰方沼上亘石欄羣峰環秀乎其西長松覆蔭乎其上境最幽勝

半月泉在德清慈相寺石壁之下晉咸和僧曇卓庵其處鑿石竇如半月得泉清涼甘美名曰靈泉後人即其形似更名半月覆亭其上蘇軾詩云請得一日暇來遊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呂東萊月泉疏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尙懷全璧久矣寶匳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

此寒清祓其氛爵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值文饒之運

安吉尉潘方仲矩戲贈沈詹事詩云昔年單騎向鈞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值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婢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卻風流沈坐貶鈞州售一少妾處鈞七年歸而還其父母猶處子也類張忠定公事故潘詩云

卞山一名弁山高六千尺爲吳興主山周處風土記云形似弁舊志作卞云是卞和采玉之處談誌云山出似玉之石人謂之瑤琨故以卞名之恐皆不然按弁卞古字通用今遙望府治之後此山儼然獨尊若冠弁狀當作弁山山氣甚盛將雨即不見山墟名云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巔蓋雲霧常封耳徐陵孝義寺碑云高弁蒼蒼遙聞天語山夏有積雪多蝮蛇怪獸有沈家避洞黃龍洞青龍洞龜洞金井玉澗乳竇石膏溫泉其陰有碧巖瀑布泉自八百磴攀緣而上下臨太湖有玲瓏巖石皆空洞嶻嶪其陽鳴有石林山之東麓有石賛其高數丈晉太守殷康欲開會風雨乃止葉夢得詩云山勢如冠弁相看四面同歸烏縣門近苕霅水源通白鶴嶺盤峻黃龍洞竅空登臨舒老眼何用到崆峒趙孟頫詩云出郭聞鶯語穿林散馬蹄澗松何鬱鬱春草又萋萋白石那堪煮丹崖倘可梯平生愛高興祇合此幽棲竹色迷行徑松聲瀉澗隅水清花自照

風煖鳥相呼飲罷思棊局歌殘缺唾壺重來蕭灑地聊足慰須臾黃玠詩云黃龍洞口晚雲收白鶴廟前春水流二百年來鮑君宅看花看柳到翁頭杭家楊梅紫栗圓小核大顆又不酸學得仙人貯冰瓿折封應作荔枝看金字題緘水口茶年年五月送天家買餘小角味儘好自挈銅瓶汲井花

宋長興令顏度字魯子爲政人不忍欺每於紈横中出智巧多得其情有一嫗訟其鄰婦盜衣俱至庭度叱曰小事何得勞有司三人出度復使來曰鄰里不可以此失懽如是往返者三度忽指一婦曰汝爲盜必矣其人堅諱度曰吾三令汝輩出汝獨先三令汝輩來汝獨後必有歉於心收

勸果伏辜人稱神明後除監察御史

吳興印渚在於潛縣東七十里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谿之下流也印渚已上石瀨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印渚疑在武康界上白石山或是白石洞天

舊傳周彭祖安吉人齊管仲烏程棲賢山人晏嬰長興晏子鄉人吳伍員烏程伍村人越范蠡長興人楚卞和長興人燕荆軻長興荆谿人趙廉頗歸安項村人藺相如德清藺村人漢蕭何吳興人嚴子陵烏程毘山人西楚霸王項羽歸安項村人晉石崇安吉人王衍歸安千金人毛寶武康奉口人梁王僧辯烏程毘山人唐狄仁傑烏程清涇人姚紹武康人又云丁令威歸安千金人於長興白日升天姚連烏程白塔巷人白日升天葛仙翁長興人方山煉丹白日升天徐椎長興人於城中上市白日升天又張神子武康人水仙也張少卿烏程橫山人張大帝祖俱不可考

沈文秀南宋司空慶之弟子也嘗因廢帝狂悖勸慶之圖之不從帝因遣江方興誅文秀會太宗已定亂獲免嘗守吳興後又守青州北虜圍三年外無援軍日夜戰鬬甲冑生蟣蝨及城陷文秀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爲虜執送桑乾永明四年病卒

孫法興吳興人也父遇亂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興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州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南宋世祖初辟爲揚州文學從事不就

南宋卜天與吳興人也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細仗兼帶榮祿元凶劭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汝是賊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天與臂斷倒地乃見殺後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古卜城在烏程縣南天與所築

元泰定中湖州長興平遼鄉王俊二家牛生一犢龍頭馬尾鱗甲隱起生而卽鳴其母及村中牛皆鳴紅光燭天三日而斃知州趙天澤匣而上之

唐武德三年賊將李子通攻陷吳興武康四年吳王杜伏威討子通平之六年又爲輔公祏攻陷明年春趙郡元王孝恭平之

南宋高平人張祐爲武康令著能名爲長吏首稱

王道乞烏程人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如王道乞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

道乞弟道隆亦知書爲太宗所委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元

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叛犯闕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

南宋潘濬上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地又多汚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及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振之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著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谿開瀆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鑿渠浛必無閡滞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卽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畫登遣議曹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準望地勢格平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考如所較量次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洽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剏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卽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

餘不鄉韶村梁天監五年青州刺史沈子眞宅一夕鐘磬自鳴堂前井中放出毫光八道俄有龍騰空而去子眞遂捨

宅爲八聖寺吳越王錢鏐嘗病目取此井水洗之卽愈因賜旃檀作井欄宋太宗賜御書祕藏詮佛賦律詩迴文逍遙詠急就章四十二卷函于寺高宗降御香省劄許比慈感聖壽兩寺免諸色科宋陳堯佐八聖寺詩云八聖當時不易聞今朝停棹宛然存兩行翠竹敲僧檻一派清波繞寺門禪席每分天外月講鐘時出水邊村幽懷至此忘歸計不覺踟躕日又昏

罨畫谿在長興縣西古木夾岸叢篠翳其下朱藤施其上如是者十里花時遊人競集舊有罨畫亭宋劉燾詩云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色色齊欲識人閒眞罨畫朱藤倒影入清谿

梁王琰爲吳興令著宋春秋二十卷

永明八年詔吳興水淹過度開所在倉振賜

梁太平元年曲赦吳興郡罷震州復還吳興郡

齊建元元年張瓌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坐不糾瓌免官

王僧虔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先是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守吳興論者稱之後僧虔不禮俠人阮佃夫佃夫言於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八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

唐李郢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云白蘋亭上一陽生謝朓新裁錦繡成千障雪消谿影淥幾家梅綻海波清已知鷗鳥來相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媿龍門重招引即抛田舍棹舟行

齊沈沖字景綽武康人懷文之子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兄弟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人未有也淵嘗劾吳興太守袁彖彖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緝父在儀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熱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宋周常字仲修建州人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章待制出知湖州

張杓字定叟魏公浚之長子宋高宗時督理浙西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杓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

隆興元年八月湖州大風水乾道元年六月湖州水壞圩田開慶十年八月安吉武康水

宋王信字誠之麗水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按據剖析敏如流泉史論信有文學通政事

葛仙山在烏程縣南晉葛洪隱此有煉丹竈擣藥臼職方圖誌云葛洪煉丹處天下十有三烏程居其一　即此山也

南宋蕭惠開爲吳興太守有文集七卷

沈豐字聖通烏程人漢永平二年爲郡主簿後爲零陵太守政尙寬平市無刑戮推賢尙能士民感化在郡數年有紫芝甘露之瑞

晉鈕滔吳興人嘗舉孝廉有文集十卷又爲松陽令母孫瓊有集二卷今歸安縣東十里有宋御史中丞鈕滔墓蓋滔晉人仕於南宋耳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蔣挺自國子司業授湖州凡十一人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二千遣之帝詩云眷言思共理鑒旃想惟良猗與此推擇聲續著周行賢能旣俟進黎獻

實佇康親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直德自彰獄訟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緩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

宋安定胡先生墓在何山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范仲淹薦白衣崇政殿教授湖州置經義治事齋以倡明體用之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遊者嘗數百人東南文學之盛自先生始慶歷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遷侍講天章閣待制卒葬於烏程之何山其千杭州察推亦葬於旁蔡襄誌銘歐陽脩表元至元中墓爲何山廣

化寺僧所侵總管郝鑑復其墓又有書院在孤城中春秋祀之按傳先生卒於杭並湖之弟子迎其喪以葬於湖邪

唐秦系贈烏程楊萃明府詩云東杖政成時清谿弄釣絲常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蕭東明以聞

烏程縣西余山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爲顧余侯即此地後坐酎金失國山有弄雪亭有西余寺寺僧道孜作（寺）藏乃得古冢冢刻字云晉咸康間中大夫劉造并妻曾氏其葬于此弄雪亭記知州胡宿撰在大覺寺

衡山一名橫山在烏程縣南兩山夾立中流北馳爲郡城南形勝之地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即此也又有鳩茲城晉初吳興衡山崩見顓頊冢中有營丘圖九首鳩茲顏眞卿石柱記亦云山上有顓頊冢春秋鳩茲城

袁甫字廣微祕書省正以論事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貯積核隱産增附嬰兒局史臣論甫學有本源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唐施肩吾安吉天寧寺聞磬詩云玉磬敲時清夜分老龍吟斷碧天雲鄰房逢見廣州客曾向羅浮山裏聞

石柱碑唐刺史顏眞卿書記紀載吳興郡境山川陵墓之類

梁何遠字義方郯人爲武康令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不

徇人以非禮吳興太守王彬行部諸縣皆盛供帳以待遠特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感歎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宜城太守

玉帶潮在安吉銅山鄉許夫人墓前早晚兩潮高尺許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宋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置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致簿聽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

宋皇祐四年二月詔蠲湖州民所貸官米嘉泰十一年六月詔湖州振恤被水貧民

宋濟國公竑寧宗賜名貴和立爲皇子又改賜名竑後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寧宗崩彌遠矯詔立貴誠改賜名昀爲理宗封竑爲濟王賜第湖州以醴泉觀使就第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弟丙潘甫謀立濟王竑竑聞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竑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弗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僞稱李全以精兵二十萬助討史彌遠擅廢立之罪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竑疾竑本無疾天錫諭旨竑

逼菈縊于州治劉克莊譏彌遠矯詔擅殺詩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事敗各梟首史彌遠欲屠湖州城彌遠夜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俱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也

富陽孫守榮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號富春子寶慶間遊吳興聞樵樓鼓角聲驚曰方且有兵變士人當有典郡者遇王元春卽賀之曰典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濟王命元春告變朝廷以其有功果令典郡

夢馬堂宋紹興三年四月二日朱勝非卜地于吳興華嚴山嘉會寺前葬其母夜夢十騎入山衣服錦繡鞍勒鮮華回旋寺前以一馬係於林中餘復馳去次夕又夢有衣冠之士容狀甚偉跣其二足入寺厲聲言我定地寺有寄居石大順秀才亦夢之因請于朝以嘉會爲墳寺改崇因薦福家前起獻堂以夢馬扁之

東遷縣在烏程縣東晉太康元年分烏程東鄉置東遷縣晉周禮爲東遷縣侯

叢桂堂在安吉縣東一里宋紹興閒朱三思三省兄弟叔姪一門赴南宮者二十有七人其時會宴于此鄉人榮之號曰叢桂堂

宋武康人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過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亦强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以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宋末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縣臨安餘杭民溺死者亡算識者謂天目臨安主山也山崩宋將亡之兆

元兵入建康臨安震恐遣張濡戍獨松關郁天與戍國安鎭趙淮戍銀杏浦壩張世傑遣閆順進軍廣德後閆順戰安吉縣復取鳳率張濡部曲害元行人嚴忠範于獨松關執廉希賢送臨安因免安吉縣租

元兵發建康參政阿剌罕四萬戶總管奧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鎭趣獨松關遂破四安鎭正將胡明死之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張濡遁鄰邑

法華山在烏程縣西北東有石隖舊名石斗山昔有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名法華山王羲之嘗登此顧親友曰百歲之後知我曾遊此否蘇東坡題法華山寺再次前韻上買耘老詩云具區吞滅三州界浩浩湯湯納千派從來不著萬斛船一葦漁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空聽

餘瀾鳴湃湃今朝偶上法華嶺縱觀始覺人寰隘山頭臥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壞空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出幽怪我來徙倚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曬聞道山中富奇藥往往雲芝雜葵莚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祗有長柄械今年大熟期一飽食葉微蟲真癬疥（賈云今年有小蟲食葉不甚爲害）白花半落紫穟香攘臂欲助磨鐮鐵安得山泉變春酒與子一洗尋常債又云長松攙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穿蒙密挹清曠一覽震澤呼可怪疑此山即梁尼總持所建法華寺地童子者或是總持之徒弟子

宋盛度餘杭人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宋進士知會稽縣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稅

宋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詰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慚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號曰胡公塘學者爲立生祠

宋徽宗時豐稷論徐鐸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率觀望停好惡存沒名臣橫罹竄斥鐸之罪不下蹇序辰詔鐸落職知湖州

南宋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少閑刀筆仕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之坐免官

鷗波亭趙子昂遊息之所在宅西江子匯上今改旗纛廟

宋盧革字仲辛德清之永寧鄉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而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歷中知龔州經畫蠻寇後知泉婺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官朝廷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

革之子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聲中進士甲科浮湛州縣二十年

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薦置條例司嚴督鹽法進發運使請振東南飢民知渭州夏酋仁多鬼丁舉國入寇秉設機與戰鬼丁敗死詔賜服馬金幣後知荊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宋唐詢彥守湖州時蘇舜欽除名居姑蘇與唐善因挐舟自蘇訪之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簡曰試使來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臥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診其臂若切脈然良久曰來得也曷（吳人謂曷如遏）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何等語邪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

官肯起否蘇大不喜因不復言已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爲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物故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伏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殺數千冤仇高驚說之其妻是月有孕尋生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勳列皆無滯魄偶勦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者求以壓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籙請佩之禮如其言果絕影響

阮公谿在武康縣西前谿上流也梁石靈寶本餘姚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天監元年選爲采女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爲朝請時人因名其所居之谿曰阮公谿谿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宋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宋崇寧中擢監御史詣闕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寸夾錫錢最爲剴當進殿中侍御史正內豎之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株連至千百喚畸以美官往成其獄畸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餘人聞賁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復羈管明州

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濟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學士濟官至右正言

韻海樓唐大歷七年郡刺史顏眞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萼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爲名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畢州中重宴詩云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棟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與誰雙

蜃怪在郡城中江子匯世傳有蜃棲于下往往嘘氣成風船蓬屋瓦悉爲飄蕩昔時谿側有井一口時出火燄忽有道人來書符投井中火燄隨出然燒道人鬚眉人稱此井通蜃窟又嘗有人淘井方縋下便覺寒凍急出言不能出而死其後覆其井今亦不知其處江子匯東有葛仙翁祠仙翁恐蜃爲患令民閉每歲元宵前後家家鳴鼓以壓之其聲若曰葛公在葛公在後有見一老人行市中形貌甚怪聞元宵鼓謂人曰吾畏鼓聲輒頭痛不能堪奈何奈何忽不見人以爲蜃精

孔姥墩在烏程縣西昔有孔氏婦少寡有子八人婦能訓讀書漢哀帝時俱爲郡守故名

五代僧贊寧德清人出家杭州祥符寺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錢武肅王禮重之宋興國初召對滋福殿詔修高僧傳三十卷卒謚圓明葬杭之龍井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宋政和五年進士累官殿中御史建

言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時軍儲窘之與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與求知無不言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後與張浚不協遂匄祠官至知樞密院事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敏

宋周執羔弋陽人宣和六年進士第二人授湖州司士曹事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調湖州長興尉松卽諂事韓侂胄者也

五代沈承禮烏程人吳越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玄瓘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玄瓘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俶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毘陵因攻潤州城中兵起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蓐坐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不敢犯丹陽平遂率兵抵建康李煜歸朝錄其功眞授福州節度太平興國初俶盡獻浙右地徙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三日贈太子太師中使兼護喪

靜蛙池在安吉縣常樂寺側蛙鳴聒耳開山肇法師剪紙蛙投之卽止

宋德清盧知原字行之以父任拜官王黼當國知原抗疏言黼費出無藝改江西轉運悉意綜理綱運高宗卽位知溫州設備賊不敢近高宗東幸知原由海道運粟及金繒至台州召見稱獎進秩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

知原弟法原字立之嘗爲吏部尚書以官秩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出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變同破叛將史斌復興州時叛兵自秦隴窺蜀法原極意撫循人心稍安會兀朮攻蜀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劾奏法原高宗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在川陝帝謂兄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汝弟蓋兄弟皆以才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法原之祖盧政議有詩云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粱買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入門脅炙人口又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擣砧聲裏雁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西吳里語卷一

西吳里語卷二

吳興宋雷著

道場山在郡城之西舊名雲峯後因人建剏以奉佛謂之道場山唐中和閒如訥禪師辭師出遊師曰逢道卽止訥經此山山故多虎訥策節直上坐盤石虎伏其側三宿無傷結庵居之名其處曰伏虎巖後起廊廡佛殿塑千羅漢于中吳越時建正眞禪院後改爲妙覺寺又爲護聖萬壽禪寺郡守錢信王洞皆有遊道場山詩宋元豐三年知州陳洞奏改今額峯巒秀鬱水石森爽殊爲吳興佳勝有笑月愛月伏虎步雲躡翠仰高宜晚望湖諸亭有虎跑泉一勺泉應泉有瑤席池八德放生池蘇東坡遊道場詩云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峯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尙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蟠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甍縹緲閒白水田頭問行路小谿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雞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其弟穎濱轍次韻云兩山相貸圍峯麓流水重重注谿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下視雲漫漫徑垂石底千屈蟠松林陰森白日靜忽驚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草木同置身所在猶初植堂中白佛青晳鬢氣象沖澹非

入閒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琅琅夜將旦星斗敧斜挂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出山門復長歎趙子昂道場山詩絕頂清秋陵翠煙登臨應費酒如川平生能著幾兩屐負郭何須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雙谿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壁有路何當緣宋道場山千聖殿碑太平興國三年知州錢信撰有四庵四水流芳歸雲半山而歸雲在山麓境尤勝

唐湖州左史江琛取裴光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遣使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別委能事人張楚金劾之如前款楚金憂懣臥向窗日影透窗向日視其書乃葺紙也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伏罪斬之

宋陳堯佐湖州芳菲園詩云盡日芳菲園不見芳菲好茂草與斜陽脈脈情多少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移居苕谿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有詩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云云）夔善書有續書譜行於世

章昭達字伯通武康人也祖道蓋齊廣平太守父法尙梁揚州議曹從事昭達少時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

人入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後歷建大功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陳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讌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沈文季元徽中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亦至三斗文季在郡與妻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漢哀平閒錢遜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子晟吳興錢氏當自遜始

長興有九女冢隋時有媪生九女翁罵曰生女不生男死誰

瘞我夫婦當食烏鳶腹矣後九女俱適大家感父之言二親死鳩財厚葬侈擬王侯黃巢之亂發其墓其顚有穴可縋而下見石屋一區壁閒隱若碑刻圖畫

唐劉長卿過吳興湖南朱處士別業詩云杜門成白首湖上寄生涯秋草閒三徑寒塘獨一家鳥歸村落靜水向縣城斜愛汝醒還醉東籬菊正花長卿又酬苕谿梁耿別後見寄詩云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舟自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谿後谿惆悵長沙謫去江潭芳草萋萋

永明六年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稅前檢税無妨稅事餘三埭自舉腹世祖下其議顧憲之議曰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困瘼不可從世祖並從憲之議

吳興郡城中平康巷妓張眞奴藝色冠於時每月遇初三二十七日雖鼎貴鉅富狎暱咸謝絕之呂洞賓輒以是日化爲大賈往挑之終不變後洞賓度眞奴尸解而去巷又名鳴珂今名小市巷

石林宋尚書左丞葉夢得所居也在弁山太陽塢萬石環之故名勝曰石林精舍其一堂曰兼山軒曰負日曰躋雲有池以聚眾泉曰碧琳東西兩巖東有二亭曰巖居曰眞意又有東堂曰承詔後有石環立如林最爲絕勝上有亭據險以望太湖曰知止其西有庵曰淨樂又有堂在精舍之前曰求志在西山之下曰從好其鄰有朱氏怡雲庵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閒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石林之勝在郡中最古今皆沒於蔓草矣

沈憲字彥章武康人也南宋明帝與憲棊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

可施憲爲會稽左軍司馬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茹法亮武康人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湓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男

梁丘仲孚字公信烏程人少好學讀書以中宵鐘鳴爲限靈鞠從孫嘗稱爲吾家千里駒王儉亦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後爲于湖令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即位爲曲阿令以拒王敬則有功乃遷山陰令甚有聲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傅琰文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過之故云長於治劇適權通變爲天下第一號稱神明累遷豫章內史撰皇輿二十卷南宮故事一百卷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梁震州刺史吳興太守杜龕京兆杜陵人龕王僧辯壻也以陳武帝非素貴以法繩其宗門武帝銜之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陳武帝遣周文育討之龕部將杜泰私通而降因而兵敗陳文帝負龕出項王寺前斬之

宣城劫帥紀機郝仲等聚衆千餘人侵暴吳興郡境陳文帝時爲太守討平之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爲民偉姿容性寬厚陳武帝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嘗隨武帝鎮京口破周郭元又從武帝襲王僧辯與周文育討杜龕於吳興屢建武功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謚壯侯配享武帝

沈恪字子恭武康人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爲郡將召恪爲主簿陳武帝以恪同郡情甚暱武帝討王僧辯恪與其謀武帝使恪還武康招集鄉兵以備杜龕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率衆襲長城恪時已率衆出縣誅龕黨龕誅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使恪勒兵入辭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得法於菩提達磨遁居湖州卞嶺之頂舉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寂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生青蓮花一朵道俗異之因啟看尼肉身不壞其花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敕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玉母梅氏孕協靈祥即惡葷穢既誕齔歲即思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願誦蓮經日持七部年二十詣京受戒時肅宗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及抱玉至召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所睹之光即此

也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後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許還詔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墨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佛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乃歸依法華寺松徑築庵以居至永貞改元冬往辭刺史顏防善曰余去矣還寺恬然坐逝異香三日不消葬於庵側時衆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光嘗見神人從天而降接摩其心光偶山行忽墜龍井恍若神人捧上歸吳地既卽止烏程相國李紳刺於湖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滿室往覘師師方宴座持經光起面門經聲息光亦隨斂

唐大光和尚神異碑李紳撰在法華寺大光和尚道蹟碑陳文在撰

唐顏德初慶澄爲湖州左衛兵曹參軍時巨盜袁晁陷浙西德清人沈皓等聚衆應之刺史獨孤問俗遣將軍辛敬順築塞拒過久之皓降以澄兼德清武康二縣令澄因荒亂掤爲邑制招復流亡朞年繁庶

王轂山東人宋政和初知德清時蔡京爲相括責民茶租甚急初湖州山間產茶最盛轂令民盡伐去有不信者委曲諭曰茶株可復栽若租額一立則永爲子孫害矣其後德清茶租果在最輕等金鵝山下有蕩產藕甚佳司漕者取貢頗爲民病轂至應貢不缺但所獻者一不封裹迫至京色味俱變不稱上供遂不復取邑中免擾焉

唐耿緯湖州西亭詩云高亭賓客散暑夜醉相和細雨凝塵集微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轉樹陰多遙想隨行者珊珊動曉珂

漢吳羌避王莽之亂隨梅福入吳攜妻子徙于會稽之餘不鄉以谿南山水紆鬱因避處焉時稱高士後人名其所居曰吳羌山

陳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征侯景昌與宣后文帝在吳興並爲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容貌偉麗神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經義剖析如流

武康人沈衆字仲孫約之孫梁武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帝善之手敕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然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陳永定二年兼尚書監起太極殿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咸共誚之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衆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武康人沈炯字禮明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紀室參軍炯少有儁才爲時所重炯嘗被飛書幾陷重辟孔奐救免

侯景之亂監吳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獲免後爲王僧辯作表勸江陵進位文甚工陳武帝與王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妻子皆爲景害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尙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炯念母老欲東歸嘗經漢武帝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云臣聞喬山雖遠鼎湖之靈可嗣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illegible]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illegible]帳珠

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阯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歆敢思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殿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炯又有獨酌謠獨酌謠獨酌復長謠知者不我顧愚夫殊未要不愚復不知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葩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鵾鵬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有前集七卷後集十三卷

南宋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幼而穎敏及長博通經史居親喪盡禮以篤學爲業家貧織簾治生因號織簾先生嘗憑素几鼓素琴誦書不輟時爲人作竹器誤傷手便流涕或曰此何足損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鄰人有誤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脫而與之既得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或勸之仕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未嘗答也張永爲吳興太守請麟士爲功曹麟士辭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水是以被褐負杖來謁若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

而死耳永明六年吏部郎中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行義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采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從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麟士終不起何尙之謂人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教授山中從學者常數十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如城市嘗製黑蝴蝶賦以寄意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家故被火災乃手鈔故所燬亡書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以爲養身

靜默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尙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揚王孫皇甫謐深達死生而終禮矯僞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吳興名賢當以麟士首稱會稽孔源休輩皆從學麟士

四龍湖在安吉縣東二里龍淸觀左吳越王錢鏐以望氣者言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鵠飛出化爲四龍故名

湖州府子城上舊有白露舍宋太平興國初錢氏納土奉敕毀拆

陳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旻父巡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尙陳會稽公主武帝受梁禪拜駙馬都尉永安亭侯出爲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減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榦理見稱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尙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卒諡貞憲君理兄君嚴弟君高君公叔邁一門貴顯

陳姚察字伯審武康人也信之九世孫察有名江左幼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十二便能屬文十三梁簡文帝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後値梁室喪亂東土饑荒采蔬自給輒推所餘以濟親故亂離之閒篤學不廢嘗爲徐陵作讓官表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大建初補宣明殿學士等官報聘於周沛國劉臻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悉皆有經據著西聘道里記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

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識時人久以梓匠相許于時江總顧野王陸瑜褚玠傅縡皆宗重於察察居顯要甚勵淸潔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卻之後卒於隋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種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察墓在武康縣南其父僧坦墓亦在焉

唐僧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詩云春關鳥罷嗁歸慶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慕仰齊橘青逃暑寺茶長隔湖 來暇知高眺微應辯會稽

吳興郡城秦時爲下菰城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璞女亦善於地里啟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虞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每立標輒爲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啟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子從璞廟祀迄今不廢宋知州鄭建撰郭尙書璞記

沈文阿字國衛武康人父峻以儒學聞文阿剛强少習父業研精章句又博采先儒同異自爲義疏梁簡文帝在東宮引爲學士及侯景亂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入援京師陷與張嵊共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登樹自經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下折其左臂景平爲博士自泰淸之亂臺閣故事略無存者一時撰作多倂文阿裁定及陳高祖受梁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宗人沈恪爲郡守寬其死鎖縛致

高祖高祖笑曰腐儒復何爲者乃赦之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

武康銅官山有石燕洞燕之隱見以春秋分與巢燕同則其地多雨

湖州望東一百二十里有官池唐元和中刺史范傳正開東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寶歷中刺史崔元亮開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楊漢公開

唐昭宗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楊行密表從湖州刺史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於是蘇湖常潤亂甚

沈不害字孝和武康人祖總齊尙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

參軍不害幼孤立而修學天嘉初爲嘉德殿學士因國學未立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尙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以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啟道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尙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夷狄外侵奸回內舋朝聞鼓鼙夕炤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於阬夷五典九丘湮沒踰乎帷蓋成均自茲墜業黌宗於是不修褎成之祠弗陳祼享釋奠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御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庶品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成功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光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學以治身轄駕到庭青紫拾地況復仁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與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

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治正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除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

宋余端禮字處恭金華人未十歲時衢婺大水與里人共處一閣閣將沈空中有聲云宰相在內可護之有頃一物如黿鼉來負此閣達於平地眾賴以全端禮後宰烏程決事風生事紛如蝟庭寂如冰鼠輩膽落驚行股栗時烏程民間賦丁絹錢三歲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值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錢民不勝其苦端禮聞於朝得蠲之光宗朝端禮拜相封郇國公

倪稱字文舉宋南渡居吳興苟國瑞調楫鄉川簿人皆以詩

餞之公曰吾與子不交以面而交以心芮曰珠玉之贈不如藥石之賜

唐宋之問餞湖州薛司馬詩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交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鎮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會看陳仲舉從此拜公卿

苑方仕漢爲吳興太守按吳興郡吳孫皓所建漢時止曰烏程令方爲吳興守豈簡冊之誤邪

吉玢幼有孝行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玢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帝稱爲佳童

吳駱俊有文武才生子統字公緒年二十試爲烏程相吳孫權召爲功曹

唐湖州貢烏眼綾

陳新安王伯固授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吳興太守

梁張稷吳郡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後以僕射徵去任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車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子嶸亦爲吳興守死侯景之難見別傳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梁高帝二年出爲吳興太守後復爲吳興太守六年爲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在郡有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後人建白蘋亭又有采蘋橋盡取惲詩句也惲有集十卷惲精於琴曲及投壺博弈棊武帝謂庾楷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善十杖龜經又性好醫術盡其精妙

烏程縣東有別鮮山孤秀不相屬取爾雅小山別大山鮮之義唐高士沈聘沈徵居之徵武康人孝弟力田累徵不起烏程令韋承慶名其里爲茂德鄉

何山在郡城南晉何楷讀書於此因名爲何山與道場山相接宋知州汪藻有記道場之勝在巔何山之勝在麓遊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已而過何山如造幽人隱士之居舊

有寺建於南宋元嘉中今廢梅聖俞詩云泛泛寒谿流縈紆向山去淺石長蒲茸朝煙護巖樹捨舟當禪扉蹈蘚污野屨誰愛鮑參軍登臨多秀句蘇軾詩云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徧嶺煙霞迷俗客一谿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何山定化院碑在本院宋郡人朱臨記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累舉不第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後隨鄭餘慶鎮興元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私諡曰貞曜先生李觀論其

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今武康縣西一里有孟郊故宅東野古井有亭今廢郊失意歸吳寄劉侍郎詩云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韓愈孟先生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韶音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門百夫守無路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走驚駭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揭來遊上都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檐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恥苦吟采摘赴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修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眾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觀眾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碪

姚紹之武康人唐史列在酷吏傳按本傳其人亦平平耳加之酷誣矣

沈景籀烏程人母懼雷母卒每遇雷發景籀奔至墓所號哭曰景籀在此賀知章爲撰孝德傳

唐湖州刺史張文規題吳興三絕詩云蘋洲須覺池沼俗苧布直勝羅紈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吳興三絕不可捨勸子强爲吳會行

駱晁毗陵人有詩名開成進士全唐詩話云晁卒於烏程令今按方干湖上書事寄長城駱明府詩及李頻送德清駱明府詩則晁又令長城及德清矣皆不可考方詩云吟霜與臥雲此興亦甘貧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湖風揻月半日雨藏春卻笑眾簪組勞心遠字人李詩云棹返霅谿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迹縣記是新文水柵橫舟閉湖田立本分但如詩思苦爲■郎超羣

蔡樽字景節爲吳興太守在郡惟飲汲郡井齋前自種紫茄白莧以自給梁天監元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寇吳興眾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並請樽避之樽守不動募勇敢固守承伯盡銳攻樽樽命眾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平

傅暎爲武康令嘗以書勸袁昂歸梁後又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於兄

鄭州韋承慶唐儀鳳中由太子諭善出爲烏程令政化流行民爲刻石頌德號韋公德政碑沈務本撰沈仲昌書

沈浚字叔源武康人少涉學有材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令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累表請和武帝使浚往景所論意景橫刀於膝瞋

目兇之役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沒六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徑去不顧景歎曰此眞司直也後東歸與吳興太守袁嵊起兵討景不克皆死之

唐朱慶餘湖州使君置宴詩云老大成名仍足病縱聽絲竹也無歡高情太守容閑坐借與靑山盡日看慶餘又送石協律貫歸吳興別業詩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耕者遇轉將朝客疏貧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曾許黃庭本斯言豈合虛

沈崇傃武康人也父懷明南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梁天監三年吳興太守柳惲

辟爲主簿時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侍墓所不避風雨每夜恆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宋湖州舊鑄銅監至慶元三年官自鑄之

宋建炎後砦兵安吉州七砦管界安吉秀闞邑水幽嶺下塘北濠阜塘

水晶宮在郡城中長橋之南歸安學前水從定安門入至此滙爲巨浸月明之夜液淡瀲灩水天一色扁舟泛爲恍如廣寒淸都眞水晶宮也趙孟頫居故近此刻圖書曰水晶宮道人

宋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慶歷六年賈黯榜進士嘗與蘇子瞻爲吟客會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郞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口多士宜示以至公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靑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口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田浮浪無

根者毋得給表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渾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惟恐不盡萬一饑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蓄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

文吳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今郡城南蘇灣有舜俞墓吳興名賢錄以舜俞爲嘉興人今按宋史本傳的爲烏程人況其墓尚在烏程地但舜俞曾寓白牛村耳

太史叔明烏程人吳太史慈之後裔也少喜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時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

沈峻字士嵩武康人家世農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徐勉奏薦爲五經博士子文阿傳父業

漢沈戎字威卿爲光祿卿以九路從事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其功封海昏侯不受既而避地于烏程之餘不鄉遂家焉卒葬子鄉之金鵝山葬時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故以名

丘遲字希範烏程人也父靈鞠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遲曰氣骨似我謝超宗何點並見而異之歷官清要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梁高祖踐祚拜散騎常侍遷中書侍郎領吳興中正待詔文德殿作演連珠文最美陳伯之與魏建兵來叛遲以書諭之伯之遂降所著詩賦行於世鍾嶸評其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云縣南一十六里有遲墓文集十卷

孝豐弈山舊傳姚彩采樵山間見二人對弈故以名山

宋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與楫竦然即誓合家不得復食遂夢前婦人送兒至妻抱得遂生子爲成人

曹濱即儀鳳橋下水晉咸和中都督郄鑒所開

沈顗字處默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顗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齊末兵荒與家人併日而食不受饋遺梁天監初北魏大舉入寇樂藏爲武康令沈顗從役到建業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守柳惲責其不能甄善別賢顗有至行而藏俾從役惲與藏並慚焉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永泰初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悅又爲餘姚令以法繩大姓虞氏權右屏迹初至縣吏皆鮮衣美服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著芒屩疏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廉白自守故得行其志

或云瑪嘗詣餘姚賣瓦受諸吏辱故待之嚴如此

石鼓堰在安吉縣北十七里其源出天目山可溉田百頃唐聖歷初縣令鉗耳知命所造

游佀字景仁南充人宋孝宗朝進士淳祐閒入相持論甚正歷階廣平郡公右丞相銀青光祿大夫兼樞密使致仕儆居湖州之德清新市卒謚清獻墓亦在焉

佀之孫汶字魯望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點刑獄賈佀道當國時事大非汶與論世事至於流涕德祐丙子元兵入寇幼主北狩遂抗節不仕元世祖召爲福建總管堅辭不就衣一布袍書其背曰前宋遺民大元百姓未嘗解脫論者謂當與鄭所南同傳

晉顧祕爲吳興太守時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別將石冰略有揚州南平內史王矩秀才周玘推祕都督揚州九郡軍傳檄州郡以討之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武康令賀循亦合衆爲應賊黨悉降一郡以平祕子衆亦爲吳興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其遺錢二百萬衆一無所受拔義故曾報復太守謝邈之仇今又不忘衆故亦義人也

三癸亭在烏程杼山唐郡守顏眞卿所建時癸年癸月癸日故名眞卿詩云杼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攀登淹留恨晨暮及茲紆勝引曾是美無度欻構三癸亭實惟陸生故高賢能刱物流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閒居然雲霄遇巍峩倚修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藹山僧狎猨狖巢烏來枳椇俯視何楷臺旁瞻戴顒路遲回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武康沈田子字敬光從劉裕尅京城進平建鄴參鎭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閒裕北伐田子與傅弘之從武陽入屯據青泥敗姚泓進據長安裕舉酒屬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力也乃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裕東還留田子同王鎭惡輔裕子義眞守關中田子慮鎭惡關中人恐爲變矯殺鎭惡王修又殺田子關中亂義眞逃歸

田子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遇遺寶人競取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家門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枕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亂劉

裕致討林子兄弟依焉裕亦甚奇之林子博覽羣書留心文卷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常被甲持戈以備林子兄弟至是兄弟東還報讐夏節日預政大會子弟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屠其家以預首祭父祖墓後林子從劉裕征伐輒持鋒居前裕北伐姚泓遣林子率步兵自秦嶺以相接應林子兄弟並進關中震讐豪傑請附劉裕以林子膽略出入頻賜書褒美及踐祚以功封漢壽縣伯卒贈征虜將軍有文集七卷

梁吳興太守蕭琛置白蘋館於府治之南唐刺史顏眞卿改名霅谿館杜牧有移居霅谿館詩碧瀾堂在霅谿館後牧所建碧瀾堂扁亦牧所篆書宋時重修嘉定初知州魏大

中重修後堂增牓水閣題曰水晶勝境趙孟頫有碧瀾堂賦唐劉長卿霅谿館詩云寥寥北堂上幽意獨誰論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雲峯向高枕漁浦入前軒竹動疏林影苔生雙屐痕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朝昏虛牖閒生白鳴琴靜對言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煙何處村謫居披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援

湖州舊有碧瀾堂詩一卷

歸安上强村陳永定中清州刺史管聚捨宅建寺爲精舍禪院聚舍宅後再到遊覽題詩有昔捨家山爲梵寺今來此寺覽遺蹤之句寺有井廣半畝水甚清泚有靈鰻長數尺背有金綫俗呼爲鰻菩薩水旱禱輒應有唐人題詠白居

易寄題上强精舍詩云慣遊山水住南州行盡天台及虎丘惟有上强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又唐李百藥高知周錢起郎士元各有題詩在寺

晉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開城西官塘民獲其利名曰謝公塘安之孫夷吾爲長城令有惠政初安卒葬建康之梅嶺陳始興王叔陵因葬其母乃發安墓棄去安柩夷吾患之民爲還葬於長城之三鵶岡名其鄉曰謝公鄉晉謝太傅塘碑在謝公鄉宋移入墨妙亭又有修謝太傅廟碑宋治平四年長興令吳濤作又有謝太傅墓田碑

唐僧皎然名晝謝康樂十世孫也居吳興杼山禪院又居郡中興國寺西院與刺史顏眞卿諸名士酬倡及預撰韻海鏡源著儒釋文傳及經典類聚四十卷茶訣一篇又著詩式詩義皎然箬谿春興詩云春生箬谿水雨後漫流通芳草行無盡清源去不窮野煙迷極浦斜日起微風數處乘流望依然似剡中寄吳處士筠詩云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迹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搖清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秀文體多郢聲澄澈湘水碧泬寥楚天青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獨君行旣得廬霍趣乃高雷遠情別時春風多歸盡雲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悠然遠塵想邈矣達情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第四卷李端送皎然上人

歸湖州詩云偶來世上不緣名適去人間豈爲情古寺山中幾日到高松月下一僧行雲陰鳥道山方合雪映龍潭水更清法主欲歸須有與門人流涕厭浮生元和四年刺史范傳正與會稽僧靈徹同過皎然舊院詩云道安已返無爲鄉惠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

唐僧高閑烏程人見韓文長於書法

吳赤烏十三年故鄣山鳴時廢太子和處故鄣

吳孫休封孫皓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贊西湖今長興西湖也相皓當大貴休薨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言之濮陽興張布

興與布說孫休妃朱氏遂立皓萬彧後爲丞相爲皓賜死

孝豐太平鄉有吳丞相都亭侯萬彧墓

孫皓寶鼎元年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皓庶兄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至建業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永安武康舊縣名

寶鼎元年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閭立乃至五百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厚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鎭山賊且以藩衞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

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明陵以孫程墓在吳興故云

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華皎爲都錄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文帝在吳興又以到仲舉爲郡丞

吳興山有空石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人瑞孫皓乃遣官至山封禪國山

宋嘉定閒楊伯子長孺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雨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陳褚澐字士洋河南陽翟人爲烏程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與訔之子居湖州郡城甘棠橋之右宋末試中國子監注眞州司左參軍國亡至元閒以程鉅夫薦入朝元世祖見其神采秀異甚寵異之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遷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嘗論鈔法服人又論王虎臣不宜按平江路丞相桑哥坐省六曹吏後至者笞之孟頫獨得免且後併不笞諸吏之後至者孟頫詩有

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世祖悅之後勸徹里劾桑哥出知濟南辯欣兒誣獄人稱神明及仁宗眷之甚厚以字呼之不名比諸唐李白宋蘇軾云卒贈魏國公謚文敏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其自魏晉晚年則入李北海耳嘗寫千字文一卷與唐人字逼眞子昂自題其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嘗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爲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爲書其後天竺有僧自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子昂善畫唐馬嘗自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郭祐之贈其畫曰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

韓上山水木石花竹尤精緻子昂妻管氏子雍奕皆善書畫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元仁宗嘗取子昂幷夫人管氏及子雍奕所書爲卷藏之祕書曰使後人知我朝有一家皆善書者孟頫墓在德清縣東北東衡橋

吳徐詳字子明烏程人也孫權時爲車騎將軍召與侍儀胡綜俱典軍國密事魏拜權爲吳王詳爲亭侯吳志評曰侍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格正素徐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廈其榱椽之佐乎

宋林希字子中知湖州上地圖詩曰繞郭芙蕖拍岸平花中蕩槳不聞聲萬家笑語荷香裏知是人閒極樂城希之父槩先爲長興令

梅聖俞霅谿詩云共愛霅谿風物美春來青可鑑鬚眉蘋生楚客將歸日花幾吳蠶始育時臨水竹樓通市陌跨橋雲屋接川湄畫船載酒期君醉已是無謀任鴟夷

國初德清人王升子彰爲崇信知縣升遇句管人便附書誨以忠謹廉慎等語

太祖高皇帝廉得之嘉歎下詔褒美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命有司復其家詣闕謝恩召見又賜宴及衣一襲稱爲老實人時洪武四年閏三月也

朱治字君理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討長沙等郡賊周胡蘇馬有功與堅破董卓於陽人堅薨扶翼子策依袁術後知術不立勸策還平江東大破吳郡太守許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後策又薨與張昭共推尊策弟權禽截黃巾餘黨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徙封故鄣權從兄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曹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以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承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用此遂止權常歎愛勤王事性儉約後以年向老思戀風土自表屯故鄣

治之子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孫權愛異之常侍從遊

戲以父廕爲武騎校尉領兵征伐屢有功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貧客輕財尙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邇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孫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常與孫權同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爲餘姚長年十九歲後遷山陰令又還臨川太守拒曹操於濡須呂蒙病權問可代蒙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魏攻江陵相持六月攻益急將士皆失色然獨無恐竟不能下由是名震敵國封當陽侯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雅尙質素終日欽欽常若

在戰場臨急膽守尤過絕人出輒有功權意之所鍾呂蒙淩統最重然其次矣子績嗣父爵常隨潘濬征五谿有功

宋姚祐字伯受孝孫長子安吉人也十七歲往金陵以文贄見王文公公先一夕夢人舉詩一聯曰鄣南春色染人衣年年長送使君歸翌日客吏通刺有鄣南姚祐拜見公忻然有感留卒所學登元豐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延康殿大學士贈少卿謚曰文

四賢堂在湖州子城東南隅鎮霅潮樓之下湻祐閒知州事高衡孫建堂以祀內史王羲之太傅謝安忠烈顏眞卿文忠蘇軾以四公嘗爲郡守故景仰之也

烏程舊有白華坊以晉邑人潘綜純孝居此故名

湖州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紹興人妻韓氏至正十九年江南兵亂蒙謂韓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曰爾果死於忠吾必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黃龍洞在卞山東麓一穴幽窅眞蜿蜒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宋眞宗朝金牌在焉唐謂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枕太湖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出輕撼則搖動稍加人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千仞頫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答深窅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輒應黃山谷書黃龍洞三字猶存旁有金井纔數尺而泉不竭

下有祥應宮蘇東坡詩云吳興連月雨釜甑生魚蛙往問弁山龍昜不安厥家梯空上巉絕俯視驚一呀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蘚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繅車我來扣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撾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猳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

吾粲字孔休烏程人也粲生數歲孤城嫗善相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後仕吳爲曲阿丞治有名與吳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孫權召爲主簿又爲參軍校尉與呂範賀齊等以舟師拒魏曹休於河口値大風諸船綆絕單多溺粲船求援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

耳人窮奈何棄之所活甚衆還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形於重淵哉入遷太子太傅遭兩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楊竺不得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諍由是爲魯王楊竺所譖害之

宋張先字子野烏程人也康定間進士知吳江縣詩格清麗尤長於樂府客謂子野曰人謂公張三中郎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目我爲張三影古今詩話以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風絮無影此子野平生得意句也謂之張三影又高齋詩話以浮萍破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此爲三影苕谿漁隱云當以古今詩話爲勝李公擇守湖州招子野輩集于郡圃爲六客之會子野仕至都官郎中宋子京往見子野曰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屛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子野苕谿詩云積水涵空上下清幾家門靜浪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棹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鏡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秋蘆礙月生子野送春天仙子調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影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瞑雲破月來花弄影重簾翠幙密遮鐙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又佳人吹笛醉落魄調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生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脣淺破櫻桃萼倚樓人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蔌蔌驚梅落子野老猶畜聲伎有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嬾同蝴蝶爲春忙又云佳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年八十九卒有文集百卷惟樂府行於世今城西釣魚灣先釣魚處也卞山多寶寺西有先墓

烏程福田寺謝靈運宅

漢平帝時丘俊持節安撫江淮屬王莽纂位遂留江左居烏程

丘騰漢光武初起禮於南陽歷公卿二千石累遷大司馬卒葬烏程縣西騰蓋俊之後也

唐陸龜蒙字魯望吳江人少高放博學每乘小舟具筆牀茶竈釣具往來江湖性嗜茶置園顧渚山著吳興實錄若干卷今長興有龜蒙別業在東陸匯有觀卞峯詩云最愛卞峯顏色好晚雲欃散便當門其地有觀卞橋笠澤叢書一百卷

漢錢林字元茂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遂棄官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長興有錢林故宅在子山吉祥鄉園林幽趣花石佳致層閣背山高門臨水氣象偉然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

下菰城在郡城南屬烏程楚春申君黃歇所築內又有子城

重城屹然工役甚固今其故址猶存蓋古菰城縣治也

五代時高士韓必吳松鍊丹于長興洛鴉吳越錢鏐遣羅隱招之二人遂隱一石壁今有二仙石壁

丑路在烏程縣南邑人丑傑年十一鄰人胡氏築牆侵其界傑夜移籬退三尺胡氏感而媿之亦退三尺遂成大路傑十四歲遭母喪止啖生菜歲餘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彌徒苦汝嗽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科斗子數斤

安吉霧山寺吳越時建名祗恆又名大明以在霧山故改今名宋寇準過霧山寺詩云青紅樓閣枕寒谿門外天垂斗柄低嗁鳥不知春向背落花依舊水東西半橋霜月光相照一帶松煙竹未齊誰謂百年榛莽地香雲今日繞輪蹏

元宇文公諒字子貞烏程人少有操行通經史百氏平居必正衣冠端坐自扁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敢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此言嘗館嘉興富民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明旦託以他故斂書告別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占有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座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及會試果登高第李齊榜進士授同知婺源州事攝會稽申明冤滯者眾累官國子監丞與諸生講說亹亹不倦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

苑編修以病得告所著折桂集觀文集璧水集玉堂漫稿及卒門人稱曰純節先生

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采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騰邁郎中一首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云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楊巨源員外一首云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一首云春風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韓琮舍人二首云枝鼻芳曆葉鬭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劉夢得所作劉集不載豈德華所自製邪劉采春越州籍妓元微之極眷愛

元雪川俞壽翁好蓄古玩書畫嘗得洛水蘭亭一卷於姜白石舊藏後爲宋宗室趙子固名堅者百計易之趙既得歸嘉興乘夜回棹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沒趙立淺水中手持此卷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好事者傳之

宋沈括字存中湖州人嘉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置象器新曆轉太常丞[illegible]止籍民事禁蜀鹽嘗使契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括博學有文凡律學

醫卜諸家皆有論著有夢谿筆談二十六卷括時就浴宋子京戲之便舉聲哭或問之曰死矣盆成括括後取張氏悍虐頗爲之累語見朱彧可談

吳興善畫者當以曹弗興爲首稱趙孟頫亦入妙品其下則王蒙趙雍錢選唐棣張文樞胡欽亮徐士元孟玉澗莫廷錫諸人今鮮其倫矣

元時以趙孟頫字錢選畫馮應科筆爲吳興三絕然孟頫書法宋人莫及駸駸然凌唐逼晉而畫品亦入妙品選亦未若應科筆工爲能與比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烏程人趙子昂外孫也善於繪畫人得其片紙以爲珍才氣豪邁詩文俊逸識者評其聲價在子昂之下唐棣之上與趙仲穆相亞云

唐棣字子華歸安人少從趙子昂學詩畫仕元爲休寧縣尹吳江州知州有休寧稱味外味稱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宋景定進士攻詩尤善畫折枝翎毛入妙但多畫美女嘗畫楊妃出浴圖人譏之曰錢選如何不大夫浴餘誰得見肌膚要將粉黛誇名譽辭輦班姬亦可圖然其畫精絕今世莫與之比又按選宋進士入于元竟不仕所守優于趙孟頫矣

趙子昂子雍字仲穆善書畫嘗畫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元多種何似黑池三兩花待得國香零落後王孫芳草徧天涯蓋譏其以宋裔仕元雍見之絕不畫蘭趙松雪有疊

竹在崇德士人家華亭衛先生題云漢家日暮龍沙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此亦譏松雪而惜其未見

元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遊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名畫記圖畫見聞誌畫繼續畫記爲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德祐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女真三十人元朝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考覈至矣用心勤矣所謂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彷彿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麤厚宋絹輕細望而別也御題畫眞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蹟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

唐長慶四年湖州大雨水太湖決溢開成三年湖州水溢入城

張志和金華人號煙波釣徒又號玄眞子顏眞卿爲湖州刺

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閒有西塞山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一）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櫂歌還釣車子橛頭船自在風波不用仙（其二）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家不怕寒（其三）霅谿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吹著荷衣不歎窮（其四）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其五）陸羽問孰與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志和又嘗爲水戲以席坐水上往來如刺船後竟仙去宋黃魯直續志和漁父鷓鴣天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眞子何處如今更有詩○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魯直自序云李如虎云玄眞子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句因以玄眞子遺事足之唐憲宗畫像訪之江湖不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眞子兄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和其漁父詩云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桂已堪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予續成之意倪正父云西塞山吳興南門外二十餘里下菰菁山之閒一帶遠山爲西塞山也山明水秀眞是絕境家有小舫時時載酒泛游其閒當八九秋氣澄爽尤可翫愛特恨無志和詩筆胃次耳

陸羽字鴻漸少時人得之水邊長不知姓因筮之得漸卦鴻漸于陸因名之上元初隱苕谿自稱桑苧翁又號竟陵子著茶經三篇僧皎然訪陸羽處士詩云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雁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然一釣船皇甫曾送陸羽還吳興詩云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聲

唐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毛詩八歲曉屬文父孝德使試離騷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太宗聞而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又無淹思太宗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貞觀末上疏諫曰東戍遼海西討昆丘士馬罷耗漕糴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眾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街籍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斤斧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太宗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殉焉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妃姪聃聃子堅

徐聃字道將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唐太宗召試賜所佩金

削刀高宗時爲顯官嫌以姑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累遷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册上書以爲氈裘冒頓之裔解辮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毁頓册言於高宗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毁及先廟令周忠孝公廟反崇飾踰制非所以示海內册善文詰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辱貶卒後睿宗贈禮部尚書

册之子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遷萬年主簿天授中屢上言省刑罰不逮嗣堅博學中舉釋晦屬文典學揚詩思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張說等與修三教珠英中宗殺韋月將堅上書極諫救睿宗即位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不許固辭機密不黨岑羲後羲敗不染於惡官至東海郡公知集賢院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册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堅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集賢學士遷中書舍人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堅著初學記行於世

唐韋蘇州寄皎然詩云吳興老釋子野雲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茲栖禪夜見月東峯初鳴磬警巖壑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宵爲疏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刖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詠倚閣吟躊躇

沈法興武康人父恪隋大業末法興爲吳興太守奉詔討東陽賊樓世幹江都之亂法興執轄公祈以誅宇文化及爲名掀衆六萬遂定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丞僕射殷芊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廢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法興專事威戮將士攜解遣子倫擊李子通反爲所敗蔣元超敗死於庱亭法興懼走投吳郡聞人嗣安不果又走會稽死於道烏程縣南八十餘里有法興墓

駱駝橋在府治南霅谿上唐初建又名迎春橋以其直迎春門也通判軍州胥偃記曰橫亘谿上三巨橋迎春其甲也驚湍箭駛列柱櫛比覆以飛宇約以雕檻宋慶元間火燔知州李景和重建舊傳此橋梁或摧圮將墜夜遠處聞橋上若有千餘人工作呼聲及旦橋梁之將墜者煥然一新皆商舶上桅檣木也居處近橋者一無所聞覺或曰此魯般仙也

宋湖州州治譙門舊揭軍額於上而以州名榜於下太守王會以湖之山水秀麗舉子常甲於天下乃取州額榜儀門是歲吳偶魁南省次舉賈安宅遂廷試魁天下焉後因重建儀門復還州名於州額下終宋之世吳潛黃樸俱爲狀

元

唐湖州刺史顏魯公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見寄之什詩云群子遊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荑含素萼采摘自遠客忽枉巖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觀

裴子野仕齊爲江夏王參軍後爲諸暨令以曾祖松之嘗令故鄣遂留居焉撰宋略二十卷今安吉永昌鄉有子野故居

宋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光宗即位典冊掌制上欲試思一夕草四制訓詞精美請增制誥官同宰執宜引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除禮

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上爲動容時李后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多所諷議趙汝愚歎服上悚然以言者論劾外補復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思言刺韓侂胄又乞令太子開議事堂侂胄學史彌遠擅權思攻之尤力卒諡文節著經鉏堂志

清容軒在郡城內慈感寺元袁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嘗讀書於此故名倪思慈感寺東軒詩云水花風葉暮蕭然爲靄雲山帶暝煙竚立東軒未能去更看明月湧晴天

唐殷文珪題湖州太學正光庭博士幽居詩云舜軌堯文混九垓明重宏構集良才江邊雲臥如龍隱天外沈書遺鶴

來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草玄門似山中靜不是公卿到不開

杜牧之大中間爲湖州刺史有惠政公餘惟登臨賦詠而已嘗建碧瀾堂題銷暑樓詩云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谿通四境萬岫繞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棹短橈浪花機上織雲葉匠新雕臺榭羅嘉卉城池蔽麗譙蟾蜍來作檻蝃蝀列成橋燕任隨秋葉人空羨早朝楚鴻行盡直沙鷗立偏翹暮角悽遊旅清歌慘泬寥景牽遊目困愁託寸腸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標時陪庾公賞還誤脫塵囂谿館詩云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谿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

月生景物登臨閒始見願爲閒客此閒行水口詩云倚谿侵嶺多高樹誇酒詩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將赴吳興登樂遊原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令狐綯爲湖州刺史唐大中初宣宗謂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人宰相器也即召爲考功郎中後遷翰林承旨夜對禁中以金蓮華炬送還

宋秀州華亭吏陳生者爲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稔惡嘗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陳曰我已在

湖州敬山寺為犬家人驚慘詣寺問犬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

唐錢起字仲文長城人高仲武云起詩格清奇理致清澹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投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且如鳥道挂疏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山上少煙火隔林深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準古今嘗寓驛舍聞有人吟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天寶十年就進士試湘靈鼓瑟詩詩成結句未得遂以二語足之試官李暐批曰神句也遂中首選授祕書郎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大歷中為翰林學士詩集二十卷省試詩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古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送僧自吳遊蜀詩云隨緣忽西去何日返東林世路無期別空明不住心人煙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天外猨聲夜誰聞清梵音

萬齊故鄞人才名振當時與烏程包融會稽賀朝河南荆臣齊名號包萬荆賀

宋郡丞汪泰亨築愛山臺於府治之北取蘇軾尚愛此山看不足之句登臺則郡城外諸山皆見且鎮府治乾位也

宋僧若觀世烏程人俗姓錢氏立行卓爾四方欽之後坐遊

茶毘正值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

宋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嘗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至冥司一吏引階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持拽以去階回顧乞命且曰自今以往不惟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主者意解乃得歸汗流浹體疾頓愈

董嶺水在孝豐西嶺上有水源分東西流東流者入安吉西流者入江東寧國唐尉樸詩云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聞有高人在沙中曳杖藜樸隱於闔嘗自誇河聲流向西之句後死於黃巢之難

章得一字德茂歸安人十歲能文比長不樂仕進元學士程雪樓薦之不起嘗積書萬卷從學者遠近畢至有悠然先生集子橫塘亦有稽古之學善畫苛家貧不苟取於人國朝洪武初召拜知府對曰臣有布政才以下官不能也辭弗就宋景濂以詩贈之

漢武康人沈儀幼有志行九歲父亡兄瑜時亦十歲相與居喪毀瘠外祖盛孝章撫慰之曰汝兄弟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踰制自取滅性邪後瑜早卒儀長而篤學負有雄才屬漢末大亂儀守道晦默素志不移州郡詩辟公事垂召並不屈一時推重謂與徐孺子管幼安同風云

沈琯德清人字汝律少入上庠通春秋宋宣和閒任兩浙漕

運王師收方臘琯規書應辦民以不擾後奉使燕雲金虜入寇郭藥師叛琯爲藥師所執脇以刀刃不動虜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琯首陳虛實乞召兵會河北邀擊不聽乃著所見爲書以攄忠憤李綱薦不起自號柯田山人終老焉

月旦花宋時德清獄祠廡下有瓊花一本春時盛放每告朔設會特開數朵時號月旦花今惜無本

齊永明元年武康民沈崇家石榴木連理太守楊崇文以聞

武康朱泗者父煦朱然之弟從軍於司馬氏部下晉咸寧中伐吳煦軍中娩一子卽泗也泗生十歲博記書史比壯勇過人江左立國泗往募爲永昌元年王敦反與戰冒陣而亡泰寧二年追贈鎭國將軍迄今祀於新市之墟蓋泗所娩之地也

唐鄭谷寄湖州從叔翁員外詩云顧渚山邊郡谿將罨畫通遠看城郭裏盡在水雲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興未窮茶香紫筍露洲迥白蘋風歌緩眉底翠林明蠟翦紅政成尋往事輟棹問漁翁

王文殊字令章故鄣人父死於魏文殊哀慕不勝每北望則長號如是者三十年蔬食麻服終身不易太守孔琇之疏表其門名爲孝行里今安吉晏子鄉故鄣里文殊故宅

國初烏程人朱允恭父華洪武十八年以老人除監察御史二十三年以事繫獄允恭上疏伸父冤

高皇帝念其孝命代父爲御史仍宥父罪人稱孝子朱御史

楊節婦吳氏烏程人年二十五有殊色元至正丙申秋八月大兵偪城吳攜二子潛投苕水而死及城破人見其母子屍並浮水面若不相離咸歎異焉王逢詩云丞相師昏長夜酒司徒援絕憑城守七萬兵分諸將屯坐視霜風折蒼柳冰肌月貌忍泥滓錦褓繡佩同歸水九泉無媿先人面終身不作他鄉鬼君不見雕戈白馬氣如雲昨日烈丈夫今日降將軍嗚呼楊婦吳氏胡可羣

邵節婦沈氏德清人少而明豔嫁爲邵氏婦元至正十六年兵亂節婦爲張萬戶所獲逼之不從乃閉之舟中夜四鼓守者少懈卽束笄納口中向舟木觸喉而死王逢詩云黃金無留顏白璧難混瑕坤裳義安貞適然暗塵沙寧死鳴咽水不隨菖蒲花感君固存妾妾命薄如葉此心許所天羅帶下秋合君殊野鴛鴦妾非鬼蝴蝶清風何搖搖吹彼谿上苕水光浮蘋佩空怨紫瓊簫至今一抔土民自戒芻樵

烏程杼山陸羽舊記云山高三百尺周迴一千二百步夏后杼巡狩之所下有夏王村西北有夏駕山又號稽留山因遊者忘歸故名山有寶積寺梁號妙喜寺何楷釣臺遊宅城招隱院草堂溫閣三癸亭三桂棚御史涇謝臨川寫眞堂清書祠顏眞卿宥作妙喜寺碑又有梁周興嗣登杼山覽古詩齊沙門寶月涂次杼山等詩唐僧皎然酬李司直縱諸公冬日遊妙喜寺題照昱二上人房寄長城潘丞述

詩云達賢貴眞隱常懼迹不滅遂與汞公期遺身坐林樾推軒何轔轔為我到幽絕心境寒草花空門青山月潘生獨不見清埃屢盈缺林下長寂寥人間自離別何時解輕佩來稅林閒轍

沈謍字世明武康人專治左氏春秋謝安辟為參軍謝病歸安固留不可乃笑曰沈參軍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王恭鎮京口復引為參軍手書招致辭甚懇勤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

小說閨玉傳云沈謍字玄機武康人江陵陷沒入周為上柱國過張女郎廟遇仙女閨玉謍詩有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之句其詩不盡述豈武康

有二沈謍邪抑小說家騁文援謍之名以相誣非邪

德清沈回奴年十八元末兵亂回奴匿於蘆花港中賊獲之求與合回奴誑曰我願為君妻然我室女必擇日具禮乃可賊信之攜至營責因婦守之回奴拔所笄銀簪戳其喉而死

天福中安吉有邸嫗家力羸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烏雀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令子將往家前瀆中放之其龜又上岸沿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二三尺龜忽陊墮其中嫗子曰本將放爾命卻落於此中乃攘擘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鋌莫知其由

唐顏眞卿為湖州刺史時與袁高遊杼山之黃浦橋時高以御史為觀察判官眞卿因名其經行處曰御史涇陸羽亦同遊於此以青桂花奇脊公皆贊積寺中故事也

唐陸濛為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恆姊妹娶之勸節飲强餐蔣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杯中滿時光度不難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遽自簾內遞一杯酒與業業辭云業不曾飲蔣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蟲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怍起而退

烏程吳慶之隱居樂道以農業自給累舉不就王蘊為吳興

太守召為功曹不就

盛氏烏程人嫁工巖元末兵亂巖挈避於官澤沈家兜遊兵肆掠將至盛時年二十四度寇至不能免乃曰兜水清當死於此巖妹多奴卯奴俱年少聞盛言亦曰願與大嫂一處死未幾寇至盛氏即投水死二姑相繼以沒工母驚往救亦墜水巖亟扶母登岸良久母乃蘇寇見巖孝乃舍之而去實丙申四月二十八日也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宜翁之姪登崇寧五年進士初遊太學以書遺鄒浩其略曰公始論宮掖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賢從臣纔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任踰聚

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京師傳頌比韓愈諍臣論云靖康初極論天下事又陳十開端之戒建炎初累疏陳守禦之策遷吏部尚書紹興二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二十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奏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南宋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武康董道益園樹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登進士宋紹興初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息有是哉高宗稱善除祕書省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其無人一止出

一卷曰是直爲首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其道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周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策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遷降營繕之務未見其所當急也又嘗論徐偉既仕僞庭不宜知池州孟忠厚后族不宜試郡汪伯彥有誤國之罪不宜以郡守而例執政一止雖小事亦執論不止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用事者忌罷祠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辭進直學士致仕年八十三一止沖澹寡慾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爲文不事纖巧制誥坦明有體詩自成一家有類纂五十卷子鸞嶅一止墓在烏程澄靜鄉上基石柱猶存

一止之從弟寧止字無虞宣和進士甲科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劉之變自毘陵馳詣京口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寧止嘗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升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當艱難時上疏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司馬光十科薦士倣唐制諫官隨宰相入論事皆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兄弟帝皆稱寧止忠一

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纂十卷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進士第紹興二年知湖州以顏眞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郡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歷之備制可後以郡人顏經投匭愬其販糴軍實遂貶秩何山何氏讀書堂藻所製也藻寄何山慧老詩云一見蟬聯話不休別來林壑又驚秋每思樹杪聞清磬幾欲沙邊具小舟未辦眼前茅一把誰知身後橘千頭遠公社裏栽蓮處他日還能著我不藻又有紅蓼汀憶別小重山詞

云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稍風急墮流歛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間隔幾長亭夜不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郡城中有紅蓼汀故云

宋司馬光送章伯鎮知湖州詩云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稀蓴羹紫絲滑鱸鱠雪花肥星斗寒相照煙波碧四圍柳侯還作牧草樹轉清輝

霅谿昔有漁人將罩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魚長數尺枕於罩上將鐵叉篸之不中看罩內有一小鱧魚漁者思之此係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罩外求出其子漁忽悟曰常聞殺鱧魚益罪乃出諸其魚曰

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罩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

三碑鄉漢費汎字仲慮烏程人以孝廉屯騎司馬遷蕭令視民如子先教後罰慶增怨銷蝗不入境朝廷嘉之子鳳字伯簫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安帝時亦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宰棠邑不耽榮祿遺產悉推弟息汎父子三碑在其鄉因名在城南金石略棠邑令費君碑漢熹平六年有碑陰梁相費君碑俱在湖州

宋暉字子美安吉人宋政和五年上舍登第除錢塘令建炎三年金人破桐川將窺臨安暉請于郡守戍于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精山暉率民兵出禦同僚止之暉曰此臣子報國之秋也遂策馬不顧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敵人肆掠暉裹創率里社以短兵邀擊遂遇害實是年二月十九日也高宗嘉其死節贈宣教郎淳祐十年祀於錢塘門外

古檜堂在郡城內天聖寺樹無枝葉老榦槎枒而已蓋唐宋以前物也趙子昂摹爲圖朱闌老幹精絕可愛予及見之宋朱勝非天聖寺古檜詩云雷霆起蟄虯夭矯勢欲上忽然化此木尙作拏雲狀婆娑枝幹垂生澀紐結狀圖經不能紀父老那可訪晉杉定儕類蜀柏豈輩行櫟夢何足神槐語固已妄自無斤斧憂未始疑大匠

武康莫干山有劍池池旁有磨劍石世傳爲吳王鑄劍之所以莫干名山蓋取干將莫邪之義吳地鐵工鑄刀劍磨以此山之石淬以此池之水則銛利倍常

唐蕭定爲湖州刺史有惠政與常州蕭復濠州張鎰爲天下最定在郡勸農桑均賦稅勞來流逋當在復鎰之右

霅川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羣山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里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此乃唐宋五代閒之語是時天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故有此諺

吳夫槩城在長興縣南昔吳王闔閭使夫差弟夫槩於吳西築城卽此宋邵輯遊長興吳城詩云高臺無地曲池平漂

泊句吳宿古城一岸溼雲沈夜色四山涼葉下秋聲

玉寶泉在長興縣西南深廣皆二尺色紺碧味甘唐處士鄭遨與羅隱道士李道殷築屋泉口號三隱

前谿在武康縣南晉沈充居近焉樂府有前谿曲充所製也其詞曰當曙復未曙百鳥啁啁南宋少帝續前谿曲曰憂思出門倚逢郎前谿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大唐傳云前谿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金人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越支徑亂流獲濟紹興中擢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張栻論時事激切上不懌彥穎曰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權吏部尚書月食淫雨上言比來欺蔽成風陰沴由此又言斥逐臣下命由中出恐非盛世事後因論湯邦彥辱使貶新州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彥穎家居自奉淡約蕭然與州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子沐慶元中與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莫濛字子濛歸安人以祖君陳蔭拜官嘗以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廷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不從竟不能奪

武康沈文叔慶之長子也南宋廢帝賜慶之死文叔使其弟去而自殉父死文叔之子昭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經死至齊廢帝時昭明弟昭略爲侍中徐孝嗣欲廢立賜死於華林園昭略既死追兵至家弟昭光不忍捨母握手悲泣見殺昭明子曇亮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生何爲亦扼吭死時歎其累世孝義

梁柳惲爲吳興太守上嘉禾表云烏程令鮑禩肸解嘉禾一莖六穗

漢施延字君嗣烏程人歷官太尉鴻臚卿魏黃初中詔曰故漢先賢太尉施延等並立忠貞之節咸修清白之行邪佞所讒禍及其身若有遺嗣宜顯舉之子三崇清河太守咸魏郡太守憲東萊太守有異材董卓聞其名將引用之俱逃匿不出今縣西二十四里有延墓

西吳里語卷二

西吳里語卷三

吳興宋雷著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宋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任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歷官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眾建宗室於內郡以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本湖州因濟王之變改安吉）先是知州李康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友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蠭起或請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眾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眾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

過而還之者良淳勸苦民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惻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薦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乃與道隆斬捕數人梟首於市兵少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逼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元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眾上城守夜就茇舍城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授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賊呼眾散元帥不殺汝於是眾號泣散去良淳命車還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乃閉閤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眾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眾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耶眾涕泣出良淳與其妻雍氏訣妻曰公能爲忠臣願妾不能爲節婦耶趙遂爲詩以書几上有夫婦俱死節成雙之句於是佩印綬南向再拜與妻同縊死於郡治之集芳軒迄今廟祀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浙西亂朝廷命輔趙良淳守安吉道隆措置略定已而命道隆入援臨安元兵至皋亭山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死德祐二年正

月朔旦追兵及道隆親從三百人殊死戰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立廟安吉今廢

鱸鱠唐吳昭德善造時人嘲之曰鱠若值吳縷細花鋪若非遇吳賛醋及葫江東呼蒜爲葫蘇東坡云吳興庖人斫鱸鱠亦足一笑鄉士以此爲盛饌製時鋪成花草鸞鳳或詩句詞章務臻其妙造齏亦甚得法謂之金齏玉鱠今時則不尚矣

魚鮓張文規詩云食有吳興鮓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就谿池中蓮葉包爲之味比瓶缶中者尤佳白居易詩云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是也

丌冠先字道玄烏程人少有義行仕齊爲給事中使蠕蠕國蠕蠕欲屈其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乃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夷狄者丌冠先也遂遇害

宋淳熙中有錢三翁者衣衲茹素脅不沾席者五十年俗呼布衲翁時德清建阜安橋屬主其事一夕謂其徒曰翌朝有饋醬謹視之明日果有青坡村民獻醬二甕探之得銀二笏以充橋費人異其前知嘗摩娑橋曰此可過五百年寶慶丁亥秋震風淩雨民廬寺觀多壞此橋屹然中流片瓦不搖

元兵伐宋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賈尚書之子瓊岳州破被擄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於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履丐趙子昂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攄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寫一通其詩載輟耕錄

元至正十六年二月張士誠分兵下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改元天祐以其壻潘元紹爲左丞鎮吳興卜元紹在郡嘗以府學基阯僻隘贖城北莘氏地及天寧寺圃以爲廟學之基又以郡城廣大難守規而小之以人依橋高不可過馬劃而平之潘驕侈娶美倡數十內一爲蘇氏才色兼美醉后尋其罪斬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　王師下湖州中山武寧實臨之正兵駐舊館潘率眾迎戰奇兵由太湖大錢港昆山谿入郡城潘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溷

宋鄭如幾字維心宣和間隱於德清之龜谿從葉夢得沈與求學嘗以陳壽三國志紀載無法作魏春秋凡裴松之所注悉正之張九成疑其予操黜備移書難之如幾論辯數千言大率謂操固有罪獨（原缺）

原闕

專橫濟於宮門外俟其出禽而撻之高后怒孝宗降漳一秩漳子柯登戊戌進士孫烈知建昌府稱子伯鎔伯鎔三子濟汲冲皆擢進士濟尤知名湖州一姓顯達莫氏其最矣莫氏世居月河月河舊有莫郎中園今廢

宋賈安宅字居仁烏程人收之從孫年十八入太學二十二大觀三年廷試狀元先是湖州進士曾未有魁天下者而廷試第一自安宅始除校書累遷至戶部侍郎建炎中爲給事中封駁無所顧忌歷仕三朝累司文柄貢舉得人徽宗嘗手詔獎諭之弟安常宣和二年進士子選詳明典故通達法理後爲刑部侍郎安宅苕谿詩云廣苕山下有深源發此清流去不渾直抵太湖三百里滔滔流入海天門

吳倜字公度烏程人明經術善言語幼時補太學生崇寧五年試禮部中第一吳興自開寶以來魁禮部者惟倜耳鄉人榮之仕至刪定官

陳吳興孝義寺碑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撰唐銀青光祿大夫湖州刺史上柱國常侍之十代孫嶠之書

元湖州角妓汪憐憐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閒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汨其形容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宋吳興陳繹曾字伯敷官至翰林編修博學有才尤善眞草篆書嘗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游宦四方久去鄉

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矣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宜乎陳編修之樂道之也伯數嘗題楊妃上馬嬌圖曰此索清平調赴沈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谿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冐屋四面斗絕仰之千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士人號爲石磨轉疾則年豐轉遲則歲歉驗之無失

宋沈作賓字賓王世爲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知台州以譏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後知平江郡有使臣故海寇也作賓使誘至其黨得强勇者幾千人號曰義士復募郡之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於是海道不警累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嘗同梁季珌沈詵高文虎會於官苑伎人作語譏文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閒名醫也素自患脾胃疾因讀難經素問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人蘇湖鍼灸尤精人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則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期以某日自安有

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氣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使與食可乎以半硫圓碾生姜調乳香下俄起對食如平時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克明令爇炭燒地灑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後從呂正已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卻其謝由是名動北方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而辭其功克明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外赴人之急累任醫官遷至額內翰林院醫痊局賜金紫

三角亭在安吉治內邑人俞退翁有春無四面花夜欠一檐雨之句

南宋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孔山士以聞

郡城內車騎坊在府前東北大街晉車騎將軍謝玄嘗寓此故名雪谿館又云謝玄宅亦玄所寓

南宋長城僧願善相宗慤微時願謂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後慤果鎭廣豫等州宋武帝召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

宋紹興二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取湖州等州歲計寬賸錢二

十二萬八千緡有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爲例

紹興閒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人所侵據增隄築壩旱無所溉澇無所洩宜復太湖舊跡後大理寺丞周環言湖州等州下田多爲積水所侵緣谿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諸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淤塞宜決故道俾水勢流暢實無窮之利也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勢有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導之江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納之海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

廢於是數州民田有淹沒之患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

隆興三年詔江浙水利久不修講勢家圍田湮塞流水諸州按治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等乞聞詔湖州委朱夏卿

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瀦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爲長隄中植榆柳外捍茭蘆於是舊爲田者始隔水之出入湖州等處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於此

慶元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安吉州一員凡公用事悉以委之

吳興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處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聽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聽事安牀幙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下再拜祠以太牢旣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聽事閒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若無

聞然此無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霅川之北門有祠號曰霸王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宋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卞山山下有羽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孝豐天目山第三十四洞天名太微玄蓋之天高三萬六千尺上有兩池經旱不竭如左右目因名天目其泉甚美有異形之魚東南有瀑布下注數里名蛟龍池有十二龍潭六潭屬孝豐六潭屬於潛歲旱禱雨輒應至第三潭即止餘潭險峻不可到故名險潭有仙丈峰有千丈巖有東石樓西石樓其頂有平石地方一千五百丈產吳朮附子龍

鬚草靈壽木杖談志云山間多道流庵宇陸種甚盛亦有田地池塘遯庵閒覽云昔有人登天目山遇暑雨見雲霧皆在山腰聞雷音但似嬰兒聲唐僧靈一天目山詩云昨夜雨生天井東春來一雨一回風林花併逐谿流下欲上龍池道不通

烏程伍村舊傳伍員嘗寓於此故名

宋建炎中有仕宦者挈其妻至湖州之新市有寺僧厚賂而留其妻於庵蓋誑以姻屬故也密遣舟人不之臨安而乘夜之太湖舟人遁仕宦者寫家書畢投諸湖中死焉時內翰汪藻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鞫其情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把持僧需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將往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情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誥敕易度牒爲尼二事奏俱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劉士英字仲發武康人以上舍擢第爲温州教授方臘之亂士英獨留聚官兵守禦州賴以全中丞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略後通判太原金人大舉入寇力挽童貫之遁與府官王稟堅守歲餘城中食盡王稟赴火死士英力戰死之年四十議者方之唐張巡云

沈賚之武康人仕南宋爲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二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言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問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帝曰要人爲誰對之以手版四面指後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

姚信武康人精於天文易數之學三國吳時仕至太常卿造昕天論九世孫察仕於梁信墓在武康石城山信撰仕緯新書十卷姚氏新書二卷

芮燁字國器烏程人紹興戊申進士雍容醞籍爲國子司業闡明理學朱晦庵器重之晚年詩益奇卞山寶積寺詩云木落天寒山氣沈年華客思共蕭森偶於佳處發深省其實宦游非本心紅日坐移鐘閣影白雲閒度石樓陰還家莫語神仙事老不寃人雪滿簪弟燁姪宜言嘉言相繼登進士云

吳興米炊之飯香曰馬豆食之齒醉唐號國夫人廚吏鄧連以此米擣爲透花糍以豆洗去皮作靈沙臛供翠鴛堂

金人靖康中入汴姚友仲死之湖州石茂良訴於王燮收友仲遺骸雪冤於朝石因作避戎夜話以志汴亡之事云茂良建炎二年李易榜進士

吳興郡掾潘勺字叔治姑蘇人既登第絕意仕進徧游天下佳山水有鴈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終始之義也後以甲日卒癸日葬

宋德清龜谿沈詵書林和靖詩後云和靖先生孤風凜凜可

闕而不可見尙可得而見者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爲缺典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置漕廨庶幾尙友之義云觀沈所作則詵漕帥之寮宋矣

晉周玘字宣佩義興人征西將軍處之子嘗以秀才從顧祕討石冰後爲吳興太守屬寇亂之後百姓流離盜賊充斥玘有威惠吏民畏而愛之期年之內境內寧謐後以功封烏程侯

宋李芾字叔章衡陽人知德清縣屬浙西飢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邑有妖人扇亂附和者衆芾討之立解散後爲潭州安撫死節

沈复字得之德清人宋紹興進士論當時士大夫不知兵緩急孰可任者上悅後知樞密院人咸媚事張說复獨凝然中立一揖之外無他言出知荊南四川鎭江福州所在風聲聳然复壽皇朝嘗爲版曹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答曰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羨幾何复奏對畢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特爲除僉書樞密院事卒謚簡肅

馬自然名湘有仙術嘗游湖州醉墮霅谿經日坐水上而來衣履不溼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返谿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今湖郡城中江子匯夏無蚊舊云自然所禁或其所墮處也郡城中白塔港自然嘗游於此望仙橋因自然登仙人望之故名

趙子昂歸吳興見夫婦操敝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鷗波亭供灑埽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弟綬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具耳公曰我適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趙嵎字景東衢州人清獻公之姪宋宣和庚子青谿盜起嵎時知德清縣他邑令聞盜望風而遁嵎獨發倉廩集實健搏保甲賊犯境嵎邀之禽其酋二人徒二百餘斬首數百奪其器械以千計邑賴以全邑人德之立生祠於乾元寺有記

湖州時歲旱河水皆竭郡之東門外居人於河底得大榆木板厚尺餘不可計板鏤縱橫紋若窗櫺然因攷周禮秋官壺涿氏欲殺水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然則此木板蓋周禮遺制牡橭榆木也縱橫其紋蓋午貫象齒也湖多水患疑前人以此厭之耳午互字通用

晉孔愉字敬康會稽人建興初應召爲丞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遷吳興太守有惠政愉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旁愉買而放之谿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愉封侯鑄印龜紐三鑄皆左顧愉悟遂取佩之爲太守時

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沈之餘不谿水今德清有餘不亭侯廟又有孔侯廟乃孔侯墓之祠顏眞卿石柱記云晉驃騎將軍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山下後人因以爲廟廟後大家傳甖半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於此至今號龜銜樹谿名龜谿橋名龜回橋

史祺孫字大年安吉人政和二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出典章貢與國秦檜謀殺岳飛命祺孫蒐其家所交游書祺孫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坐是落職

武康僧維琳號無畏沈姓約之後好學能詩蘇東坡通判杭州招住徑山寺率多唱酬東坡自儋耳還至毘陵以疾告老琳往問詩云扁舟駕蘭陵自悟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苦以惡相酬露柱笑應出東坡答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呪眞浪出後退居邑之銅山無畏庵庵有大松樹合抱郡將治鈴齋索材欲往伐之琳削松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歸來縣尉至讀其詩乃止政和崇右道教詔僧尼皆頂冠琳獨不受命集其徒趺坐而逝遺言以二缶合其軀後其徒改葬發其缶獨鉢錫在焉

元敷繼翁字居善福州人其先人徙居烏程邃於經術冬不鑪夏不扇出入進止皆有常度湖之名士多出其門有文集二十卷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從敖繼翁授禮經易數之學平居動必以禮薦爲湖州教授著易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

清塘在迎禧門外吳景帝鈕皇后父葬卞山發民丁三千人開之以通墓所梁太守柳惲重濬一名柳塘一名法華塘

晉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尙嘉遁每游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汝陽陷乃步擔入吳興武康山中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采竹葉木實貿鹽米以自給有餘輒卹窮匱人有所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餘杭令顧颺嘗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服用颺強納之卒致爛於戶內王導聞其名迎之居於西園後復歸卒於臨安今武康有郭林山安吉有郭公山文嘗棲此故名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賣簪沽酒以澆之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文又嘗爲虎探喉中骨虎以鹿報之

掩浦在烏程縣東北項羽與叔梁避仇吳中見秦始東巡輿乘之盛羽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急掩其口曰滅族矣因曰掩浦

烏將軍廟在烏程之烏鎭將軍姓烏諱贊仕於典午之東總戎討賊至東谿而歿裨將吳起就墓於烏鎭之地後起集餘兵下城邑經檇李而還設觴豆禱於神神憑卒而言曰子之有功皆吾也吾當復永祐茲土觀聽者翕然遂捌廟

宋睦寇將至鎭境民皆禱於神已而賊自遁人有自賊中來言第見雲蒸霧塞旌旗蔽空疑有官軍故返又云將軍失其姓名唐李錡反將軍與戰而沒烏鎭之得名吳越錢鏐遣兵戍烏程東南之九十里以立一障謂之烏戍故云

上智潭在廟側

上智潭旱澇水不增減有神龜出沒其中宋紹興壬午虜使經崇德來取蹟顯夢於主使者卽染病歸或云龜卽烏將軍之神也

漢樊噲廟舊云噲吳興之武康里人少失父隨母嫁於沛遂爲沛人今武康上陌埠有樊將軍廟地尙名樊宅烏程糯山亦有樊將軍廟

烏程人牟應龍字伯成祖子才宋光祿大夫謚清忠父巘宋大理少卿應龍嘗以蔭補京官盡讓諸弟擢咸淳進士對策忤賈似道調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調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宋亡不仕父子自爲師友討論六經於六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龍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擬之眉山蘇氏父子稱曰隆山先生元泰定元年卒烏程菁山有學士牟子才墓高斯得撰志銘巘墓在九里山趙子昂撰志銘幷書應龍墓在三碑鄉虞伯生撰志銘

俞汝尙字退翁烏程人少讀書郭南之昆山爲人有禮不苟不料理生事樂於聞善擢進士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特與相知王安石當國欲寘汝尙御史彈劾異己者力辭得免故舊責以不爲子孫地汝尙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又從趙抃於青州乃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滕甫皆賦詩歎美之滕詩云清明沖節是身謀御史郎官不肯留回首軒裳皆脫屣放懷天地一浮漚卜雲若月柴門靜芰雨蘋花野艇秋仰羨溟鴻眞自媿區區圖報未知休汝尙與妻素達理性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外妻就視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時二子俱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俟諸子未晚也後三日其妻奄然而化汝尙自志其銘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卽薰沐趺坐而化孫覺

爲墓表汝尙之孫倅紹興中敷文閣學士

沈義武康人躬耕於野後忽棄耕亡去家人求之不得子孫相傳以爲羽化齊永明二年歸訪舊里呼諸孫謂之曰我是汝四世祖在西蜀以符藥治病有活人功上帝授我白玉簡爲碧落侍郎今歸以告汝倏忽不見邑人駭異建道觀塑像以奉之宋崇寧大觀間有內庭女道官孫千霞夢一道士披彩霞衣言曰吾武康人也在碧落中與子有宿緣他日當過於彼及靖康亂千霞避地南方依石防禦者家於德清之部村始知武康爲吳興邑一日石氏設醮羽林畢集道士姜景眞與焉千霞以其夢告景眞曰吾邑沈義也千霞亟走義祠瞻塑像曰眞吾夢中所見也遂捐金

徧施黃冠而去後千霞於富陽太元山授徒數百人年八十有九忽髭髮生越三年而羽化今縣有仙人渚石胡梯世傳義登仙之處

唐沈清烏程人爲婺州刺史大歷中李希烈陷汴州清發兵昇山遂逆蘄至汴口力戰而死今昇山有沈將軍廟

晉吳商字彥聲故鄣人通五經及百氏之書太康初徵爲東宮校書郎四方來從學者不可勝數歷官侍中

德清長橋下蟶味特佳十三都蘆渚崩產黃雀秋冬之交尤珍重

宋陳存安吉人累官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制置使宋亡元遣使七徵不起尋搆疾卻醫絕食旬餘卒

武康靜林寺保禪師所建唐僧靈一詩云靜林谿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數煙霞色空聞昔臥龍

碧浪湖一名峴山漾在郡城南峴山四市諸水匯聚嵐光林影掩映上下扁舟泛焉雖杭之西湖不能過也中有浮玉山怪石礧砢出於蒲葦之中入郡第一景也山舊有亭今廢

宋曾晉之烏程人寶祐閒霅之父獲罪當刑代死吏上其事遂追封之人爲立廟武康有靈祐昭應廟

武康響應山其上有大響山小響山中有定光僧院有濯纓亭下有碧玉潭有龍居焉唐元和閒旱縣令劉汭禱雨輒應請於朝載在祀典宋元符元年旱縣令毛滂馳禱未出山而雨刺史蔣之奇遣烏程苗潭祈雪即如所請以事聞賜額淵應廟迄今祀之山又有響應寺寺側有泉一泓從石磴瀉下如練四時不竭碧石玉潭又名響潭唐人有詩刻巖上云水面平銷映碧空夜深明月照龍宮猿啼未響潭先響一樹花開兩樹紅此詩又云宋縣令毛滂作

元董摶霄承命移軍拔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江浙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問計摶霄曰賊貪杭城子女玉帛無備今欲退保湖州賊乘勝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因進兵決戰賊盡殲之而德清武康次第以平

元千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登延祐二年乙科遷烏程縣尹烏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飾狀王厚誘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後濟南韓鏞除僉浙西廉訪事特舉文傳治行爲諸縣最文傳官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嘗考試浙江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爲文務雅正其於政事爲尤長云府志云民妾殺妾兒事乃文傳在歙事不係烏程今考元史文傳本傳的係烏程時事並存之

計籌山在武康東南越大夫計然嘗計籌於此故名其地山有嚴幽窅而夷曠秀元道堅嘗居其下曰白雲洞天山下有計村

郎氏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沒郎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病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之

武康石城山漢赤眉之亂邑人因山疊石爲城以拒之名赤眉城賊攻其下不克其顚平坦有洗馬池齊沈道虔嘗隱於此

金婆樓在郡城內舊有金婆者好道築樓以居遇異人以太乙養元之道授之因得仙道後逝人訝其棺之輕啟視惟隻履焉又說金婆好施茶於人人啜茶金婆輒飲其餘瀝數十年不倦一異人變爲癩者來啜茶金婆亦飲其餘悔而吐之異香滿室因得仙道尸解適鄉人商於楚過洞庭湖見金婆與一道士同舟呼鄉人以隻履寄回至其家金婆已逝久矣啟棺以履合之驗二說皆舊聞姑存之

宋葛邲字楚輔歸安人舉進士官至右丞相以少保致仕卒謚文定配享廟廷邲在言路論疏皆切時弊居相位能明法度進退人材處己以不欺爲本有文集二百卷烏程柵嶺有邲墓

牙門城在武康梁侯景之亂邑人司徒長史沈子春率宗族築城相保於此時子春爲牙門將故名

元成宗時湖州司獄郭玘訴浙西廉訪司僉事張孝思多取廩餼孝思繫玘於獄行臺令監察御史楊仁往鞫而浙江行省平章鐵木而逮孝思至省訊問又令其屬官與仁同鞫玘事仁不從行臺以聞詔省臺遣官鞫問旣引伏皆杖之

元吳興趙孟頫張復牟應龍蕭子中陳無逸陳仲信姚式錢選號吳興八駿

唐姚思廉察之子武德中置秦王天策府以杜如晦及思廉等一十八人並以本官爲學士時有十八學士之號及太宗即位置弘文館以虞世南并思廉領之嘗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父察撰梁陳史未成而卒思廉續成之

宋成無玷字士毅武康人第進士李綱薦其文武才略以呂頤浩薦守鄂州兼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祖諸葛亮遺法高宗兩賜御劄褒美未幾靺鞨孛堇圍甚急無玷堅守敵竟去

元延祐五年以湖州路爲安王元都思不花分地其戶數視衛王阿朮哥

至順二年六月湖州安吉久雨太湖溢漂民居二千八百九十戶溺死男女百五十七人命江浙行省振之

村處逸號道堅又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異書師葛蒙泉爲茅山道士居吳興武康計籌山昇元觀宋皇慶間授隆道沖眞崇祀正眞人掚通元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

周德方號廣與子處逸弟子性好學扁所居曰不自恕齋坐臥一榻積書偏閱有得輒書之久而成帙義理融會得儒者所未發不出山二十餘年一日手書形離知去同乎大通八字而逝若有異香云

吳計昭字叔明武康人黃武中爲車騎將軍見歸命侯皓荒暴遂棄官隱於計山晉宣帝時累徵不起

王甯字伯敬小字伯顏霑化人爲烏程縣尹因家焉至正九年遷福寧州劇賊王善自邵武間道逼福寧儕與次子相

馳破賊於楊梅嶺俄賊擁衆至簡力屈見執嚼舌以血噀賊罵不絕聲遂立以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屍不仆後數日不變相罵賊亦見殺相之妻摰二女罵賊母子同死明年州有僧林誠德起兵討賊乃望空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斬賊時賊正祀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師康將軍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福寧遂平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長子楨以父蔭除紹興總管後亦死於張士誠之難

常楙字長孺武康人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強禦拜監察御史言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又論繼皇子竑尉爲兩浙轉運使築海堰塘參知政事致仕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湖州獨松巡檢蘇麟不見錄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薦之

元吳興夏文彥又云嘗聞黃一峰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嶽書壯懷賦二卷中缺數行因取刻本摹寫補之凡易五七紙終不能及乃歎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翰墨名重天下眞欲追蹤晉唐猶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有小材薄技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媿乎

晉吳興太守沈充集三卷

唐楊衡吳興人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下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自珍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衡竹亭送姪偶云落

葉寒擁壁清霜夜沾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尊酒曉月當窗白孟東野有憶吳興楊衡詩云君生霅水清君死霅水渾空有骨肉親哭得日月昏大夜不復曉古松長閉門琴絃綠水絕詩句青山存昔爲芳春顏今爲芳草根獨恨冥漠理先儒未嘗言衡與符載者羣隱廬山號山中四友

唐咸通末鄭渾爲蘇州都郵譚銖爲鹺院官鍾輻爲院巡皆廣文生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爲代皆狀元時語曰湖接兩頭蘇聯兩尾

孝豐南嶼山高三萬六千尺一名白水山山上有湖其水色白太平寰宇記云昔西施種香之處上有蘭畹

眞珠泉在烏程妙喜山之東北地方丈餘其泉清澈觀者以足震地則泉中細泡連起如珠故名上有飲馬池

文宣王新廟碑在州學唐大中閒祕書郎鄭言撰幷書刺史令狐綯作記云西臨霅水前橫荻塘架塹爲橋編木爲柵今郡中甘棠橋唐文宣王廟在其上也

德清餘英館有雙鴛沼張子野樂府云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橈通卽此宋武康令毛滂餘英館詩云故第園林改遺亭石壁新垂虹一橋月夾繡兩隄春花落俯流水烏嗁懷故人憑闌看翠竹無意數游鱗

郡子城內舊有茶園元至正中革

安吉史長家有道術日游廛市落魄不羈言人災福往往多應窮冬折枝吹之須臾生蓓蕾又吹之則花開時方臘之亂郡守使人問之回書云明年二月賊滅後果然

林肇字公權吳興人宋寶元進士熙寧三年以尚書員外郎自請知吳江始至覽江湖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與之興乃卽松陵勝處作鱸鄉亭繪三高像其中旣落成遂具舟出亭下拂衣而歸

僴倓然奇韓武康詩云山僧唯不飲沽酒飲陶潛此興雖無別多爲俗士嫌

孟宗政歸安人以土豪保障於鄉時京湖置制大使趙方擢爲鈐轄與扈再興救棗陽大敗金人屢立奇功自是金人不敢窺襄陽漢中遺民來歸者宗政發廩振之給田與屋籍其壯者號忠順軍威名振於境金人呼爲孟爺爺

孟珙宗政之子宗政知棗陽招募鄧蔡壯士三萬號忠順軍以珙代江海統之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名鎭北軍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赴樞密議因入對遜讓破蔡滅金之功帝問和議珙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言和元人陷荆襄詔珙收復後果立功官至荆湖置制大使卒珙忠君愛國之念可貫金石平居接物一以恩意撫待惟建旗鼓將吏面色凜然退則埽地焚香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無庵居士

吳興太守歷官記晉太守謝公碣之陰唐人所勒也葢自晉王逸少洎陳任忠忠見別條凡四十四人

湖州刺史題名記唐廣德元年補闕內供奉李紓撰後記正元十六年華陽顧況撰又後題正元十七年刺史李詞又後題宋康定元年知州滕宗諒撰

陳振孫字伯玉安吉人爲浙西提舉停廢醋庫邦人德之

蒙泉在安吉上有亭泉味甘俞退翁有詩云井貴德不改蒙以養爲功

宋孝宗御筆獎諭湖州守臣鄭作肅手詔在郡廳

欽德載吳興人也仕宋爲都督計議官宋亡德載秉義不肯送降款元兵募生致之義其言欲官之裂其板授書郎遁隱長興之石巖山自號壽巖老人又自志以文壽巖卒後四十年孫驥丐楊廉夫爲壽巖歌云壽巖老人宋都督不

肯新朝食周粟水晶宮裏七寶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黃石很怒虎圯上傳書曾殄楚歸來牧羊尋赤松萬年枝上盤冬龍冬龍萬年一石驕老人一杯持自壽鍊石來補天南空（平聲）坐見瀛洲生輭紅壽嚴之人元不死南斗化石齊空同

吳興射堂有記世傳顏魯公書見金石錄射堂即教場聽事也

武康獨莕山在縣東北與烏程卞山俱爲吳興主山故稱蒼卞陰陽家言吳興主山惟莕與卞莕即獨莕卞在郡城二山岡來自郭南天目

聖井在長興廣惠寺左有五井晉永嘉中邑人陳氏所穿陳

武帝初生其一井泉湧出家人汲以浴之後相傳謂之聖井

浮玉亭在烏程縣南即柳惲西亭也宋天聖中縣令方仲弓重建舊云以亭臨苕水來自浮玉山故易名浮玉不然吳興有大浮玉在孝豐小浮玉在碧浪湖中亭在縣南葢取近小浮玉之勝宋鄭戩撰記

晉陸脩靜字見寂吳興東遷縣人也目有重輪足有雙睥掌有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旁窮象緯好方外南詣衡湘九疑西至峨眉南宋元嘉末文帝召不往乃友陶元亮慧遠於廬阜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敕會於華林延賢之館脩靜鹿巾謁見帝肅然加敬敕見傳經宗

壇因著齋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若趣裝將行忽然解化時廬山諸徒共見霓旌下臨空中有言曰上清監仙大夫降俄而敕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爲簡寂觀初脩靜在鄉時嘗沒於烏程縣東水潭數月而出因名爲仙潭靜脩著道德雜說靈寶經目序步虛洞章昇元步虛章靈寶步虛詞各一卷

齊太常卿陳道巨之墓在長城下箬寺西道巨霸先之祖也霸先受梁禪尊爲壽陵陵西有小瀆曰石人瀆以有石人仆其下故名唐釋皎然訪下箬寺詩云碑殘飛雉嶺井對潛龍宅壞寺鄰壽陵古壇留砌石

沈家避洞在卞山東麓有二竅深不可測入者以鐙燭行一

二里許即返洞中有泉滴下懸崖繡壁亦奇觀也元許德彰游避洞詩云谽谺一竅貫中峰不費天丁斧鑿功未信武陵隨澗入直疑禹穴與天通蒼龍穩臥春無雨石燕爭飛夜有風巖底倘逢騾跡在便於此地覓張公

宋毛滂字澤民三衢人元符初爲武康令慈惠愛下政平訟簡暇則游山水詠歌以自適縣治建陽春亭晝舫齋東坡稱其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曉出定光寺詩云曉出開霜版飢烏啄麥畦山腰餘雪瘦天面冷雲低寒意梅花北禪心柏子西窗前借殘月照我渡前谿游尋峰寺詩云隔牆楊柳舞腰斜旁砌鵝梨玉作花此地風光誰管領小詩收入長官家武康有毛劉廟葢立廟祀滂以邑人劉士英配焉

毛公醴泉井在武康招賢山泉色如乳縣令毛滂取以烹茶其味甘冽因甃爲井滂游禪靜寺詩云煎茶玉醴輕正謂此也因稱毛公醴泉井

宋唐淑問介之子神宗朝數以諫諍會病免起知湖州

方淑字智善汴人十九登進士紹興初爲德清縣丞愛谿山之勝因家焉累遷翰林學士時秦檜當國訪以時事淑直言無諱大忤檜意因罷歸淑洞曉音律嘗著切事一卷其居嘗與王舍人洋劉給事一止徜徉慈相寺中倡酬往返以文墨相娛

錢道戢字子韜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少以孝行著聞及長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師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後以功加散騎常侍卒謚曰肅子邈嗣

梁工師施央與人以廉潔稱罷官臨安還惟有簿書數籠而已官至臺郎

宋湖州有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舊附州學齋館聽西隆興二年知州事鄭作肅遇歲歉貧民生子有不舉棄之道路者甚衆作肅募乳姥收養之月給米一石七歲而止其願爲養子者聽續又命醫二人治其疾病條其事目立石於學委教授董其事慶熙十六年提舉浙西常平事張體行部捐米五百石付學添助收養又取官閒田六百餘畝使學歲收租以給焉後屬司法廳掌管頗失措置本意

含山又名涵山在歸安縣東南張玄之山墟名云震澤東望蒼然羣煙蔚之中高立卓絕因以名焉山有靜慈院其巔有浮屠

宋王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狀元乾道三年知湖州事崇儒重道以教化爲先郡有貢院廢弛已久公出俸錢卒州之士大夫助成之尤能禁戢強橫撫御小民及去任民皆扳戀涕泣游何山詩云去秋游道場俯瞰何山路林泉雖在服未暇飛杖屨塵埃怕城市遙望隔煙霧春光忽已半

播穀催農務欲作卞山行偶逢風伯怒肩輿出城南乘輿訪幽趣山藏佛屋深迹躡陳朝故老松不記年修竹莫知數鳥鳴說法池花落棲禪處書空何公堂木拱安定墓青山看未足回首日已暮小谿何處是歸誦蘇仙句

石人在德清縣南戴港谿濱松楊大木之下或以爲昔人隧道不知何代邑人呼戴巷爲石人頭竹齋沈瀛詩云點檢行程歲歲同石人頭畔且從容向來舉口谿邊月此夜乾元寺裏鐘

國朝徐氏字守貞烏程人徐宗文女年十六嫁潘順未一年順病革顧徐曰我母老你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斷左手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長齋終身奉姑甚孝景泰四年

卒年七十八臨死命其弟取所斷指置棺中及出其指染鳳鮮花紅色猶在衆咸歎焉

竹林寺在郡城西北清塘門外宋澧王建延解空尊者開山薩天錫詩云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林生白煙江左玉龍藏碧草月明黃鶴下青田樹含宿雨藏山鷓花落春風老杜鵑何日來分雲半榻故人不用買山錢

長興又名長城夫槩築城狹而長故名沈法興改爲長州又爲綏州因其地古有綏安縣又以其地有雉山改爲雉州元楊廉夫長城詩云夫槩城荒春草斜三餘士氣鬱三鴉大雄寺裏千年樹罨畫谿頭十里花陸匯詩山高士宅程橋綠水酒仙家便從顧渚營別墅金色砂泉紫筍茶

紅白魚出太湖惟近湖州有之他蘇常郡則無也四五月間水漲時其味尤佳葉氏避暑錄云太湖白魚冠天下即此魚也蘇人於此時以冰函之歸賣爲佳品

沙堤在郡廳事前堤外皆甃砌獨此方闕鋪以沙久莫之改宋紹興中太守王會命砌合之忽夜得夢翌早亟去新甃至今如故

唐於元損烏程人父母卒廬墓四十年墓側生芝草九莖武后詔旌表其門

長興縣西北有堯市山堯時洪水民居此山作市因名山有纜船石舊志云居民於此繫舟今孔穴猶類係索處吳興雜錄云上有堯市地廣一畝至今生野荷唐僧皎然詩云堯市人稀紫筍多皮日休詩云閒尋堯市山

唐顏魯公刺湖州時送耿湋拾遺聯句詩云堯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興柏梁新（眞卿）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上有煙塵（湋）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頻（眞卿）顧盼情非一睽攜處亦頻吳興賢太守臨水最殷懃（湋）

唐陳承堅吳興人年九歲大中三年母亡葬後廬墓所墓前生芝草三莖詔旌表其閭

安吉有嚴眞觀在安福鄉崇寧中眞武示現賜額眞君觀政和八年改今名舊有徽宗眞武像有橫碧軒見長興四安諸山有枕流軒宋郭綽詩云招提避雨寄孤眠夜靜谿聲

到枕邊引得五湖清入夢拍天波恨一漁船又云枕流軒在廣福寺

曉覺寺在長興宋陳覘詩云肩輿行到竹邊村竹裏僧房盡閉門小洞頗開三里近殘僧僅有一人存旋沽薄酒欺寒力未怯春泥踏雨痕笑覓梅花伴歸去斷橋流水月黃昏

晉丘令楷吳興人與蘭陵蕭文琰濟陽江洪在竟陵王子良所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燭一寸以此爲率其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長興飛雲山在縣西山墟名云山南有風穴雲霧不得在其間南宋元徽五年置飛雲寺有石泉沙渚松門竹巖

隱鴻梁陶貞白嘗隱居於此號曰隱鴻在安吉銅山鄉

唐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葢之懽因之赴郡揚子驛將食李白陸曰陸君素善於茶葢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絶今日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有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陸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果然因定水品二十

陳世祖武帝霸先永定元年受梁禪追尊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陵曰嘉陵后長城人父仲方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

宋劉度字汝一長興人汪内翰彥章一見異之以制科表薦登紹興己丑第後歷臺諫辛巳虜人叛盟條陳三策大駕

巡邊留居諫省上即位抗疏陳春秋正始之道有傳言鑑古三十篇雜文三十卷

釋通惠德清人生於金鵞山嘗授詩訣於前進士龔林太平興國初太宗聞其名召對資福殿賜紫衣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又與蘇易簡道士韓德純撰三教聖賢事蹟又著鷲嶺聖賢録又集聖賢事蹟一百卷又有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崇寧初賜號通慧圓明大師

吳興風俗舊時清明日居民各橈彩舟於谿上爲競渡之戲謂宜田蠶始宜寒食至清明日而止謂之水戲與荊士歳時記五月五日人傷屈原之投汨羅競渡以拯之相似唐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聞湖州浙西名郡風物姸好且多麗色往游之刺史崔元亮喻其意悉致籍妓牧殊不愜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俟其雲合冀必有見崔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按禮諸侯不漁色於民牧與元亮俱有官守而決上下男女之防若此可謂不閑大德者矣

杜牧又於湖州見一女奇色賜羅纈一篋爲質後十四年刺湖州召見已適人生子矣贈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緑樹成陰子滿枝

宋施鉅字大任舉進士累官參知政事清約自持無聲色之好卒年九十一

歸安洪城塘保稼塘連雲塘在縣東南與吳興塘相次唐寶曆中俱刺史崔元亮所開

烏程戴山昔戴逵曾居於此故名有明義庵山上有浮居庵前有巨石

道場山麓有金生翠翠夫妻墓惜其事出於剪鐙餘話恐不實云

宋陳之茂紹興間知湖州凡有徭役未嘗遣吏但揭片紙於譙門之下雖外縣鎮莫敢違慢時虜人入寇公修治城郭治器械聚糧食東南士人多挈家依之

吳率正金谿人洪武中爲武康令嘗被誣繫獄父老楊富七等謀曰去此官雖可再得乃相率具其政績赴部伸其冤

乞請復任以安民庶本部以聞命給牓列名徧示天下以厲廉潔

安吉舊有獨松馬驛在獨松嶺下

長興縣西有落星堆舊時天下雷雨忽有石自天降下響振數十里石廣數尺高五尺餘

吳興名州曰震曰湖皆取太湖之義太湖在郡治北禹貢震澤底定職方具區五湖吳郡圖經曰有小湖五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悉屬太湖舊編爲固湖游湖胥湖菱湖太湖從寬數百里苕霅衆水入焉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越絕書曰周三萬六千頃顏眞卿石柱記云四萬八千頃烏程長興濱於湖而烏程受衆水畜瀉所關尤大有大錢谿小梅港及諸漊舊有沿湖之隄各漊有斗門制以巨木甚固門各有插板遇旱則閉之以防谿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有隄則舟行且有所艤泊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廢頽爲郡害蘇東坡水利奏議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茭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紹興以後若諫議大夫史才大理寺丞周環轉運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諸臣各有湖水之議見別條唐李頎太湖詩云旋經義興境頓棹石橋渚震澤爲何在今惟太湖浦圍經縈五百盼目眇無睹高天淼若岸長津雜如縷窈窕尋灣漪迢遞望島嶼驚飆飛湍浮長霄嶫懸岨輕禽翔雲漢游鱗憩

中滸黯藹天時陰嶢岧舟航舞馮河安可殉靜觀戒行旅

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通謂之洞庭地脈吳楊潛五湖賦略云受三方之灌溉爲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左右包山連以醴瀆岞領崔嵬穹窮紆曲右有平原廣澤蔓延方薄原隰陂阪各有條格

唐李商隱湖州西亭詩云此夜西亭月正圓疏簾相伴宿風煙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鶴從來不得眠

宋胡仔字元任烏程人父舜陟官至法從叔舜申舜舉皆爲郡守皆知名仔少無宦情自號苕谿漁隱留心吟詠取自古詩人所作攷之傳記爲叢話一百卷自爲詩云谿邊短短長長柳波上來來往往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去鏡中天秋雲漠漠煙蒼蒼蓮花初白蓮葉黃釣船來往日盡醉南村北村秔稻香卷起綸竿撒釣歸短蓬斜掩宿漁磯日高春煖無人喚繚亂楊花繞夢飛仔弟仰爲郎官

浮暉閣宋賈收字耘老其居在定安門內臨霅谿有水閣曰浮暉沈會宗有詞曰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閒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胡元任苕谿漁隱云賈耘老水閣在苕谿上景物清曠會宗爲賦此詞後屢易主今已摧毀矣因題絶句云三閒水閣買耘老一曲新詞沈會宗無

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績谿翁績谿翁不知所謂

武康有上渚湖下渚湖縣令毛滂詩云秋色向幽處浮家聊遠尋醉來蓬鬢亂臥入蓼花深雲壑封詩意煙波留客心未應兒輩覺餘酥且頻斟又云春渚進天闊春風夾岸香飛花渡水急垂柳向人長還岫分蒼紫垂波映渺茫此身萍梗耐泊處即吾鄉

元釋明本號中峰至元間愛弁山幽寂可以禪棲遂捌庵名幻住常與趙子昂往來有中峰語錄行於世

宋程九萬淳熙間爲武康令首重儒雅設施有度邑有頑民與姦吏盜占縣治地公繩之以法縣境肅然公餘尤喜吟詠所著有松桂林集松桂亭詩云松桂移栽滿圃亭改築

新詩書千古事松桂四時心蕭瑟風成韻扶疏月滿陰一琴聊自託山水是知音

漢許顯故鄣人也顯父患惡疾醫曰啖人肉可差顯割兩股羹以進父月餘果差刺史周澤以聞旌其門

陳陳計榮吳興人禎明三年陳亂隋軍渡江計榮率鄉邑三千人與隋兵力戰而沒陳之亡也任忠蕭摩訶諸將望風請降獨計榮死焉然則計榮其陳之忠臣與

唐僧法振同顏使君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詩云漢代中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發花思御苑開羊公惜風景欲別幾遲回

歸安東林山水清秀然氣象規模不甚深大宋時有善相者

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

唐岑參送李郎尉武康詩云滿郎腰綬新霅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恥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安吉有臥冰池相傳王祥臥冰處按王祥居瑯琊蓋邑人孝子王文殊所鑿以其孝比王祥故其池云臥冰

長興有皋塘吳郡高士皋伯通所築故名

元黃玠字伯成號弁山小隱其先慈谿人曾祖震宋文天祥榜進士世傳黃氏日鈔即其所著也玠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游西浙雖數至空匱而不以爲意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爲吳興人與趙子昂游子昂亟稱之謂平生第四

友也錢唐學者請爲西湖書院山長不得已居數日而罷玠有卞山集唐詩選纂韻錄行於世

元魯淇琳烏程人爲人古朴忠實詩文雄壯不樂仕進自爲詩法詩云三百五篇風雅頌世人能讀少人觀吟哦須得自情性雕琢返愁天肺肝春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波瀾熟參熟究工夫到始信仙凡共一丹

孝豐古浮山在浮玉鄉與浮玉山相接山有古浮石洞普慈寺宋郡守葛勝仲詩云路出古浮山水杪飛華屋即此處也

氏族嬀氏余氏錢氏尤氏沛氏俱望出吳興

酈靜湖州人宋嘉祐中進士登科

晉中錮明侯墓在安吉梅谿鎮按施彬吳興安吉人歷信安義興二郡太守官至征西大將軍尚書左丞太興初以征討有功封中錮侯食邑本縣上表請安吉住宅旁地無主者爲脩饒上許之卒謚明葬其地立廟梅谿鄉以祀廟曰施明侯廟唐大中年閒重修彬二十四代孫公贊爲記彬舍宅建寺今梅谿鎮樂平教寺是也晉史名斌未知孰是

長興有水口唐杜牧水口詩云倚谿侵嶺多高樹誇酒詩旗有小樓驚起鴛鴦無限意一雙飛去卻回頭李郢自水口入茶山詩云倩倩紅裙好女兒相偎相倚看人時使君馬上應今笑橫把金鞭爲詠詩

歸安倪正父云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秀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事今年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寫字三賢雖老皆以絕慾早故收效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爲法乎

唐釋靈一苕谿詩云苕水灘行淺潛洲路漸深不知天目下何處訪雲林

宋劉光祖蜀人紹興中爲侍御史上書論道學之禁實分朋黨下其章讀者至流涕慶元初籍入僞黨嘉泰二年復職歷官顯謨閣學士寓居德清之新市鎮子孫家滇中呼曰川劉

宋開禧二年四月長興地生毛狀如馬鬣或蒼或赤或白濱

湖皆有之長數寸焚之臭如燎毛

晉關內侯虞昌長暨讓碣唐咸通中湖州刺史孔彭立

宋韓元吉字無咎官至尚書嘗寓德清之慈相寺邑中山水登覽之餘每多吟作東萊呂成公其壻也嘗來訪之相與講讀於寺西之竹林精舍以故寺中有東萊書院嘉熙閒縣令章鑑捌屋扁曰東萊讀書堂謝夢生爲之記

德清亦有西亭在縣西前臨通衢後枕北流水唐人有詩云送客莫辭秋晚龜谿好處西開即此也宋縣令呂好問改名登仙後邑人改第一谿山亭

南宋壽寂之吳興人

唐長城茶山詩袁高于頔李吉甫碑陰徐璹書袁高詩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姦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甿輟耕農耒采采日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敧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皺鱗悲嗟徧空山草木皆不春陰嶺芽未吐使君牒已頻心爭造化方先走鋌麋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晨繼昏衆工何枯槁俯仰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都路多湮周迴遠天涯所獻踰艱勤況減兵革困量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閒丹憤何由申袁于李皆郡守于頔爲袁撰茶山述

唐謝公碣僧道銳書大歷七年有題謝公詩

長興方山有大雲教寺齊永明元年建號方山寺宋熙寧中有僧折竹絲織爲佛號竹佛寺

湖州推官廳在聽事右元至大間馬煦建扁曰公生明潼川馮福源有記趙孟頫書又四明袁褎有題名記亦趙孟頫書

元張伯雨過吳興謁趙承旨子昂雨岸人家洲渚生滿城山色與谿聲船過鷗邊掠浮玉雲移木末見飛英書淫畫聖王孫老雪鬢沙晴湖水清洞經不用鵞尋換也許山陰道士迎

長興嘉會鄉本名嘉瑞鄉唐邑人薑滿天寶初父亡廬墓芝生九莖大中元年以其鄉爲嘉瑞

齊長城人于敷生而母沒年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一畫扇乃緘篋之每感思輒開篋涕泗尤好讀書能屬文齊高祖見而奇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

銀坊在孝豐縣移風鄉古采銀處

長興水口有花瀨唐陸龜蒙詩云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容村

國初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癸巳以易經中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縣尹以儒術緣飾吏治後以疾辭歸洪武間五主文衡於閩浙　太祖高皇帝呼爲老試官年九十三卒於家詩有盛唐風時人稱爲沈八句有花谿先生集行於世

宋資政殿大學士特進陳與義墓在歸安廣德鄉上強里禮部侍郎張嵲撰墓銘與義字去非紹興間再任知湖州在郡有聲及參大政王明德稱其氣節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後卒葬於郡境

宋許采字思正吳興人書法學鍾繇見書史

湖州有唐封崇孔宣父故事記

吳興太守建功德碑在報恩光孝寺武康令韓章撰前衢州龍丘縣尉徐浩書

湖州舊有寶章法帖宋元祐中長興人劉燾被旨摹刻

湖州銷暑樓在譙門東唐貞元十五年刺史李詞建開城中刺史楊漢公重修宋知州事滕宗諒上范希文詩序曰觀

名與天壤齊者有若豫章之滕王閣吳興之銷暑樓宣城之疊嶂此外不過更二三而已鎮雲樓卽銷暑樓與清風會景三樓鼎峙於子城之上舊傳譙門翼於前卞蒼擁於後三樓蜿蜒於左爲郡偉觀寶慶丁亥樓壞淳祐壬子知州事高衡孫卽舊址建二樓消暑改曰鎮雲清風爲複閣仍舊名而更爲東西向會景則爲修廊子城上又有賞春望關玩景映谿照霞五樓宋元祐五年朱升卿撰銷暑樓記并書今俱廢

干祿字碑唐朝議大夫滁沂濠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孫撰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後跋云眞卿於湖州刺史宅東廳

院書有二碑一在墨妙亭今不存一在魯公祠開成四年
刺史上楊漢公重摹在今魯公祠

吳興鎮湖樓舊在郡城南

白蘋亭詩唐史鎬分書

湖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辛祕碑

宋趙子𤡎建炎中知湖州事時虜人南侵所過輒下或空城去之子𤡎獨率將士戮力乘城人皆感勵願以死守或謂賊浮舟而來乃厚募人沒水以鑿賊艦誅巨木沈破舟以絕閉道事甫定遽罷去邦人扳戀涕泣御史陳其事詔還郡乾道間郡人立祠於顏魯公堂東偏

元張翥伏日陪吳興諸府公宴魯公池上詩云芙蓉池上會羣公滿意華筵笑語中虹影連蜷山外雨荷香淡蕩晚來風歌催銀甲箏逾急涼入金尊酒易空我亦玉堂揮翰手隨詩合在水晶宮

齊張環字祖逸吳郡人建元初改封平都侯及爲吳興太守環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

國朝洪武初劉將軍成靈璧人爲長興翼右副元帥驍勇果敢每戰輒勝敵不敢犯一日被流矢中額而卒僚佐爲之立祠於縣西五峰山下祀之名曰劉將軍廟

宋侍郎趙與訔孟頫父也墓在烏程車蓋山下二石柱尚在今郡城南石柱頭是也孟頫自爲表

鐵佛寺屬烏程舊名鐵觀音院觀音像以鐵鑄成而目莊嚴而身右向側立聳肩端麗飄逸有仙佛氣像唐宋時物葢鐵工之絕巧者也今見在寺中

唐僧靈一宿湖州靜林寺詩云山寺門前多古松谿行欲到已聞鐘中宵引領尋高頂月照雲峰凡幾重

唐耿湋陪讌湖州公堂詩云謝公爲楚郡坐客是瑤林文府重門奧儒源積浪深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末至才仍短難隨白雪吟

長興有西湖一名吳城湖溉田三千餘頃後湮廢唐貞元中湖州刺史于頔復之元和中刺史范傳正又命縣令權逢吉去塘中出及決堰以復古蹟咸通中縣令播虔重修

郡城內舊有廣化寺在子城西二百步久廢今有廣化橋疑其處宋知湖州軍州胡宿撰廣化寺華嚴一分塔碑銘葉夢得又撰廣化寺瑞閣碑記

宋湖州學敕建州學四字經史閣三字俱石曼卿書稽古閣三字劉燾書重建學田記朱臨撰重繪三禮圖記劉一止撰

歸安鹿苑寺在縣南射村梁邑人夏份捨宅建唐釋明晉重建賜額永興寺唐進士吳行周有記刺史顏眞卿篆額寺有僧伽和尚碑唐裴述撰冥道記唐沙門齊章述寺又有縣令戴公顒生祠記宋進士張先撰

宋林鯤閩人爲長興令適歲大饑富人閉糴鯤捐俸倡率得

粟千餘石所活甚眾時邑人未知向學梁開邑庠置師儒身自訓飭日出詣學抵夜而歸由是邑人登第接踵嘗著長興雜詠槩子希後爲郡守刻於墨妙亭

湖州舊有修湖樓記在州大廳壁中直學士程文昌撰待制沈口書

吳興項王碑陰述顏真卿書項王蔬食文丑除述俱在墨妙亭

國朝牛諒字士良東平人後居烏程洪武初由秀才仕至禮部尚書大明集禮多諒所裁定

梁柳惲寄吳興吳均詩云寒雲晦滄海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吳興郡治有白露舍）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誰謂若燕楚關候日遼絕如何附行旅顧作野鳥飛飄然自輕舉均答詩云閒房肅已靜落月有餘暉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江之圻一爲別鵠弄千里淚沾衣惲守吳興引均爲主簿日與游詠此贈答之作蓋柳自吳興別吳彼此寄聲耳

德清覺海寺在新市鎮初武康有興善寺後廢唐元和間有鍾思染者於鎮得齊中大夫朱安期墓地請於刺史辥戎移額建寺於此寺有木觀音在昔五月間梅雨夾旬谿漲漂一巨木橫於菩薩橋下好事者取視略如觀音之像遂命工刻繪成之送寺供養張敏叔詩云市橋橫渡木觀音是也天順二年寺之觀音堂夾室中生芝明年復生於觀音座下頂刻郎長尺許寺又有法鑒禪師塔碑

唐羅隱寄湖州守詩云貴提金印出咸秦瀟灑江城兩度春一派水清雙晃朧數重山翠欲留人望崇早合歸黃閣詩好何妨戀白蘋自是受恩心未足卻垂雙翅欵吳均

長興有季子廟在安谿鎮祀吳季札宋紹興中重修祝鑑有記今俗呼爲五酉季王廟五酉者吳有之訛音也

長興有大官山小官山在縣西北顧渚之側其左右諸山或爲茶園或伐爲薪炭惟此二山林木深茂未嘗樵采大官山頂有虎頭巖狀如呀嘯下有石門可往來張文規詩云誰云隼旟吏長對虎頭峰是也

湖州蠶絲有頭蠶二蠶頭蠶爲上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麤者謂之串五又麤者謂之肥光合郡俱有而獨盛於歸安

湖絲雖徧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

湖州有黃草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武康丁墓村有漢丁固墓

任城李白酒樓唐咸通辛巳正月吳興沈光過任城作記按隋時吳興有沈光死江都之難唐又有沈光譜志並逸

宋米元章游湖州詩云夜泛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雖無織女支機石且對嫦娥稱客星

武康沈炯陳世祖武皇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摽目躋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徹慟祖豈之虛斟黃屋寂而白日掩紫極涵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嬀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

在唐之虞正卿之后握此靈符雕雲有族群星結樞負茲天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戢海渚承嚳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眾釋位同謀但登豕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干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翠龜負字赤雀銜書謳歌適夏禮樂遷虞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巷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獮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答靈祉徒斁吏求穆卜詔絕辰醫羲龢失御天街禳蹕夏采升榮宮車晏出洞闈移凶充庭罷吉閟窅窅之窮燈去昭昭之游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吉容成戒期文衛如在祲鐸

相悲去畢陌而東願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何在魂過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轝奉寂寞之空帷銅雀沒於修松平陵隱於深柏節鼗鼓之哀音燎爟火於通夕霝露落而春日寒玄霜凝而龍章白銘功德於旗裳被徽音於鍾石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氳於宗祏

陳世祖文皇帝諱蒨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嘗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武帝崩即位改元天嘉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每夜內剌閤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雞人伺漏傳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在位七年崩徐陵作哀策文

陳高祖孝宣皇帝諱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廢帝廢乃即位改元太建在位十四年崩江總作哀策文

梁武帝淑媛吳氏長城人本齊東昏侯宮人入侍帝而生南昌綜南史豫章王綜母吳淑媛爲齊東昏侯寵姬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自疑非武帝子作亂逃入北齊屢犯梁境

德清林靜字子山號愚齋曾祖弁祖友信父德驥皆爲武職

管軍總管靜幼時即解綴篇什有外氏趙文敏家法研窮經史百氏雖老釋玄詮祕典悉淹貫焉亦能圖畫累辟不就有愚齋集宋太史景濂爲之序

宋慶歷四年湖州烏程縣令李從立烏程縣令題名記自咸平元年以後皆追書之

吳興有五黑石鏡山東青石鏡一所徑一尺四寸甚清亮此出吳興記疑在臨安未詳

武康舊爲烏程武原鄉趙曄吳越春秋曰海鹽淪爲招湖徙居武原鄉豈徙於武康之境耶更詳之

梁沈約答沈麟士書云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其時雖藉詡不窺城市鄭眞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

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戸庭而為會倘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闇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矣約之志趣與麟士侶別爲此言者所謂心軒冕而口山林者也

唐朱長文吳興送梨補闕歸朝賦得荻花詩云柳家汀洲孟冬月雲寒水清荻花發一枝持贈朝天人願比蓬萊殿前雪

德清仙潭即陸修靜所沒處宋葛清孝公有仙潭雜詠

武康獨孤山唐獨孤及嘗宰武康作亭山上故名獨孤山

德清宋重脩孔子廟碑邑人沈與求撰鄭如幾書

長興大雄寺舊爲陳武帝所建報德寺徐陵報德剎下銘曰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逼於享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靜土之因歸於圖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水舂陵之節上幼懷凝重未曾游陟年將志學即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屏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鬱婉婉而多懈吳王之墳狀耽耽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贈拜高欝宛如前夢大矣哉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者與銘曰壯矣金表旁依瑞垣高建綵電極睇翔鶴梵妓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冤趙夢天樂秦游帝闕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被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惟孫寺有陳朝檜其樹中空外裂爲四枝蒼皮赤文奇詭婆娑相傳是武帝霸先手植宋治平中改今名寺內舊有陳文帝四鼎陳高祖竹牀竹帳陳五主眞容屏風寺唐會昌二年廢大中元年縣令喻凫奉敕重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字石曼卿書寺西偏水陸院有疏瀹池仰止亭東有秋音亭寸碧軒巖壑齋

漢薊子訓少而得道隱居吳郡之餘不鄉詳明方術解分身之術蓋異人也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翁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五百歲今烏程湖趺山有訓墓

菁山普照觀齊永明二年潘刺史捨宅爲觀名靈壽宮宋治平二年改今名有葛仙翁祠葛立方撰葛仙翁祠堂碑記菁山又有隱安宋知州葛時仲別業也外有谿澗澄澈皆與釋贊能流觴其上以蜜漿代酒酥代殽賦詩爲樂山舊產黃精又產白朮名雞腿朮藥品特佳

宋湖州禁軍四營威果雄節全捷龍驤廂軍五營崇節壯城

水軍牢城屯駐開江馬軍俱在郡城內

烏城縣北有丠城近太湖漢丠氏所居也吳越錢氏嘗築城屯戍以拒南唐宋紹興間營於此牧馬

儀鳳橋府治西南苕谿之上唐儀鳳年間置因名宋天聖三年知州高慎交重建紹熙三年燬於火易名紹熙鄭戩有記

唐杜牧之題安州浮雲寺寄湖州張郎中詩云去夏疏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武康孟郊寓長安送從叔簡歸吳興詩云長安離別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促促水上影遙遙天際

途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北驥繞山岳南帆指江湖高蹤一超忽千里在須臾又送弟郢東歸詩云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易別貧別愁更重曉色奪明月征人逐羣動春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孟浩然示吳興孟郊詩云蔓草蔽極野蘭枝結孤根眾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喧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宋湖州條架閣樓記碑在樓下元祐七年左丞議郎贇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宋振撰

吳興郡疏一卷晉吳興太守王韶之撰吳興雜錄七卷唐刺史張文規作吳興錄莘昭作吳興統記吳興記三卷山謙之作吳興山墟名二卷張玄之作又云王韶之作吳興志十卷陸羽作吳興人物志十卷唐朱璲作苕川總載集十卷唐顧雲作吳興統記十卷景德中湖州攝長刺左文質纂吳興詩集熙寧中知州事孫覺裒次爲三卷自晉至唐凡二百首餘英志二卷慶元中鄉貢進士劉瞳撰武康土地記唐福州候官尉邑人沈常撰吳興續圖經紹興中教授同郡官編吳興志舊編淳熙中教授周世相同學職分撰十二卷

吳興人善製筆歸安善璉村昔有馮應科陸穎王古用所製尤妙天下筆工惟稱吳興云

湖州各鄉村人歲時晚間以竹葦雜他草木束爲一大炬若

庭燎然舉火燃之名曰點田蠶謂宜耕種育蠶二事又因之以祭田公田母

舊傳劉誠意伯溫元時嘗館於歸安花城沈氏每夜有妖化一女子來就之劉知其妖詒之曰汝既欲與我爲夫婦必擇日具酒禮乃可耳因與訂期劉一日謂其徒曰今夕有客來可具酒殺待之然其人蹤跡甚奇勿可窺瞯至夜妖果至劉與其酌強之痛飲妖醉先就枕酣睡日中吐出一物精光照耀室內劉取而吞之妖驚覺泣曰我養此丹已八百年矣欲得子精氣成上仙耳今爲子所食子必爲王者師我逝矣然我與子有恩明日可至某所弔我劉次日依其言往焉有一雉死於草莽間劉爲瘞之劉自是精神智慮倍

常後果佐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焉

湖州在城安定書院舊有烏程學生倪姓者與友人二三輩習舉子業於其中一日晡刻大雨外有一女子以避雨進至齋中甚姝麗諸生留與之宿月餘無夕不至云是近書院鄰家女也然諸生相繼病死獨倪奄奄將絕父兄詢其故初不肯言後盡言之乃扶至其家而女子夜亦至焉時有運糧軍能扶乩降神除祟因延至其家書符叩神衆扶乩木直至安定書院於一頹垣中掘出一人腿骨其色鮮活跳躍不定碎擊之精血滿焉乃煎滾油一鍋投碎骨烹而棄之其祟遂絕倪後病獲瘥

元張安國字世昌烏程大錢人少有才名敏捷爲時輩所推重仕爲衢州路推官子溥字伯原博學初授非平省檢校累官至文華殿□士

周密字公謹德清人作齊東野語癸辛雜志

吳山在長興南四十三里梁吳均卜宅唐均又居之山下有谿名吳山灣昔吳王送女至此有潮高三尺倒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湖

唐吳筠居長城之吳山僧皎然贈吳處士筠詩筠係吳興人矣及攷唐史筠陝之華州人爲道士有詩名豈産於湖而後入於陝耶未詳

晉顧琛吳人與會稽孔靈符吳興丘深之皆不變吳音

宋姚鉉字寶之本合肥人又稱吳興人豈以姚爲吳興著姓若今之彭姓者必曰鴈門朱姓者必曰沛國耶然宋末有此風未可攷鉉責居連州寫所著唐文粹建樓貯之官吏多遺吏所録吏以爲苦以鹽水噴之冀其速壞後焚其樓今文粹篇首曰吳興姚鉉撰

齊李安人尚書左僕射以老疾求退出爲吳興太守人推其清安人嘗侍明帝大會新亭樓主樽蒱官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

湖人郡圃有六客堂宋李公擇爲郡守張子野劉孝叔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六人嘗會於此子野作六客詞元祐中張詢治郡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東道來過復作六客之集前六客惟子瞻獨在於是繼子野作後六客

詞後人歆羨遂以名堂

歸安縣舊有尉廳在迎春門外運河之南舊迎碧阯也宋知州徐仲謀有記内有水精樓後改曰水雲鄉靖康中樓燬不存有亭仍扁曰水雲鄉其中又有舞臺在荷花池中景最殊勝

唐釋希元達摩嗣十七世居安吉上方寺上堂僧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僧云見後如何師曰貧恨一身多

國朝成化間差錦衣衛官王痲子下江南取寶湖州有陳姓者家有一鐵笛一室中吹之則一室中蠅蚋俱遁爲王取去

嘉靖初漁人於苕谿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宜聖二字

西吳里語卷三

西吳里語卷四

吳興宋雷書

唐元和三年湖州刺史辛祕造橋在郡城及去任百姓懷之因名曰辛橋又有韭谿橋亦當在城今俱不詳處所按虞翻有曰太湖東而淞江南而霅谿西而荆谿北而漏湖連乎韭谿湖州以太湖爲名則所謂韭谿橋者疑取諸此

吳越錢氏弟鏢爲湖州刺史擅殺將潘長懼罪奔於淮南

長興有魚陂王廟在縣西南包店吳王夫槩養魚於此故號魚陂王廟

湖州磁湖鎮道士磯即唐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也志和有漁父詞刺史顏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評倘

至元二十七年湖州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兩首四臂四足面相向持抱胷腹相連一男一女丐者取以示人而覓錢嘗考梁永明五年吳興東遷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男胷以下臍以上合與此類蓋人痾也

宋張田嘉祐中以屯田員外郎知湖州性剛直吏民畏服凡有興作可以立成刱軍資甲仗庫又重建都酒務永寧倉駱駝儀鳳二橋開子城東西二衙門公私爲便及立顏魯公祠仍籍吳興登第者題名于學在任二年移知廬州代者徐公仲謀記之予觀張君不在謝柳龔黃之下

蘇東坡集中有端午徧遊諸寺三百餘篇皆吳興所作詩也

陳聖子廟在長興縣東九里昔陳武帝霸先微時行息一楓樹下忽見一人云子當富有天下及即位不知其人乃於楓樹邊立廟享之名曰聖子其樹唐末猶存

吳興富家某氏酷愛松雪書畫重購而蓄之積至三四篋至正末盜賊騷動某氏囑其子曰吾家貲斯頗豐爾不能全必棄之愼勿棄此篋中物其子謹志之後因避亂浮家往來一日開篋視之皆松雪遺蹟乃大悔欲盡棄之時掌事在側曰郎君苟不欲願乞鄙人遂與之寄近僧寺後爲寺僧日東生所有日庋藏之遇佳客則出玩其中一硯有二尺餘衡可二尺色如紅瑪瑙四緣皆刻作蓮華瓣名蓮葉硯本一富人家物公見而愛之管夫人以銀器數事貿之富人以獻公極便揮灑後爲日所得洪武間因回祿皆爲灰燼惜哉

元時浙西水災田禾渰沒幸而不沒者大風駕太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之曰湖翻

烏程黃浦一名黃檗澗在縣西南二十八里其源出黃檗山因名吳興記云春申君黃歇於吳墟西南立菰城縣起青樓延十里後漢司隸校尉黃向於此築陂漑田宋鮑昭有黃浦亭黃浦橋送別詩括地志云亦名庚浦即康浦也左右有上康村下康村晉殷康爲太守百姓避其名改康爲庚在杼山江淹黃檗山詩云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鳳各虧日銅石共臨天陽岫照

虹谿陰鬱噴龍泉蘢蓯千代木廕萃萬古煙禽鳴丹壁上猨嘯青崖閟秦皇墓隱淪漢武願長年皆負雄豪威冠劍藏名山況我葵藿志松木櫕眼前所若同遊好臨風載悠然

湖州多蚊而豹腳尤毒

歸安縣治舊有雙桂堂邑宰王寀有秋夜賞桂詩曰秋風吹天香先著桂花枝更浥月露清芬馥與睡起攬衣夜未央衆喧不入耳有來蕊珠仙黃袂翠蓋底豈無碧雲腴爲君一啟齒醉臥金粟開絕勝佩蘭芷

文同字與可嘗知湖州未可考霏雪錄云晉人以卿爲常以君爲重故王子猷愛竹以此君呼之及文湖州善墨竹東坡命爲墨君蓋子猷故事也又嘗作墨君堂記由蘇語觀之則文知湖州不疑矣

孔嚴會稽人晉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還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之又列士王談孝勇嚴獨爲之處談傳嚴作嚴文集十一卷

長興縣西五里繖蓋山有彭祖四十七代孫咸墓柱題漢故旗門將軍高密太守錢府君之神道

蘇子瞻知湖州丁公默嘗以蝤蛑送之蘇謝以詩云堪笑吳興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雄蟹之臍尖雌蟹之臍團卽其腹下臍也

宋末蜀人蹇材望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誓必死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大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祇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徧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旦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必溺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

仙人項在烏程縣西棲賢村山上有石洞舊傳有仙人居此故名或傳春秋齊田常之亂管仲之後逃難入吳楚有居此者今山多管氏山又有分金嶺或云管鮑分金處

孺山在烏程縣東十八里後漢徐孺子哭友人冀州刺史姚元起於此時九江何子翼嘲之曰南州孺子弔生哭死前慰林宗後傷元起山有孺子祠故名宋紹興中郡侯徹洼祠土人按圖經爲言祠得不廢二十二年晉陵丞唐法爲記又得古刻於水濱

宋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鴐舟往田所點視塍岸至漾中忽舟若擱淺不能進極力撐挽略不爲動意必爲暗石所礙及令僕下水乃知舟正閣龍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驚窘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所經處田疇數百畝皆爲巨浸其人歸舍皆

病一人死

歸安有獅子吼寺在縣南崇禮鄉射村吳常泰中有居人劉鉞嘗與費長房觀空中奇獸金毛五色哮吼之聲三振遂奏捨宅爲寺因以爲名唐會昌中廢太和三年重建

宋安吉縣村落閒有孕婦日饁其夫於田閒每取道白叢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爲業日見其往因扣之情㞋洽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餛飩可來共食婦入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人曰汝何從知之曰可伸出舌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爲其人以物鉤之遂不可作聲遂刳其腹果有孿子因分其屍烹以祀神且以孿子炙之暗爲鳴童頂報之神至晚婦家尋覓不復偶有村翁云婦每日與卜者有往來之迹疑其爲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人解縣中正罪蓋左道者以雙生胎爲最靈單孕所不及也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羲之書墨嘗積三分何耶又見東坡眞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至於行書則不然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眞蹟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鼓刀郢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翁嘗有詩云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閒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松雪夫人管氏嘗用銀朱筆畫懸崖竹一枝楊廉夫題絕句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年錦繃兒春風生面目

有題管夫人所畫雨竹絕句不知何人作也詩曰霧鬟雲鬢洛浦神冰肌玉骨衛夫人都將松雪齋中意徧寫瀟湘雨外眞

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覲中宮命寫梅稱旨且命題詩曰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中看

歸安東林山上有火鑪頂葛洪嘗煉丹於此昔人曾開巖頂得孛炭數斛內有雙陶合牢不可啟擊破視之無物山下有煉丹九井尙存山之東有谿曰仙谿谿口有龜潭鳳潭

吳興山水清遠承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後宋秀安僖王府在焉尤爲盛觀城中二谿橫貫此天下所無故好事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雖不及見而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撫城之內嘗所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尙書園沈德和尙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甚多林禽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崔家池南豎太湖三大石各高丈數秀拔奇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城而出載以連舫涉谿絕江致之越第凡損

皷夫其後買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適王子才好奇請買于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舁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尙書園沈賓王尙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皆水極有野意後又名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谿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禾園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有潛谿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于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廳

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于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郎牟端明園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蘼雙杏亭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谿曰南漪小隱

趙北府園舊爲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浦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谿蓋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爲一後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將每歲勸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也昔爲莫氏產今屬趙氏

趙氏菊坡園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莊分其半爲之前面大谿爲修堤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爲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稱曰扇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程文簡尙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內前臨苕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皆有詩臨苕谿有茅亭或稱茅庵丁家

倪氏園倪文節尙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爲園池蓋四至旁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連處勢寬閑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石林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剏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剏此爲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中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匯苕清霅濁水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之池依城曲折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畏也

俞氏園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吳興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蓋子清胷中自有丘壑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犀株互樹森列旁午儼如羣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長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絲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趙氏瑤阜蘭坡都丞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爲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霅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有小隱園庭宇潔雅其溆玉森翠下臨巨澗喬松水清見底游魚數十若行空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焉

趙氏巖洞亦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有巖居焉

趙氏蘇灣園菊坡所創去南門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再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谿其南則丘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文節別墅在峴山之旁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章農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今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峯各數十尺高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致於此

玲瓏山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篆書于石上有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旁有杜牧題名曰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振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鑱長鑱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元巇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去玲瓏山近在一二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餘里間皆奇石也今亦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文簡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在河口孟無庵第二子既爲趙忠惠壻遂居霅中剏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已上谿山園亭之勝蓋往昔盛時所紀乃今俗漓賦重所謂富者貧貧者逃亡以死風景不殊而舉目凋殘登覽之際祇增人傷悲耳然畸人名士良辰勝槩籃輿肩舫往來其閒時否道泰景遷情舒超逸眞趣又自得之形骸之外也

倪正父記霅川遊賞去處城內顏魯公祠堂莫氏蓮莊莫郎中園曾氏極目林氏谿堂楊氏水雲鄉萬氏南園鄒氏園慈感寺沈尚書園廝巖園葉氏園趙氏北園俞氏園向氏園城外程氏園道場山何山峴山趙氏玉鑑趙氏慶源堂法華山仁王寺湖趺寺荻岡寺趙氏小隱思谿寺西余山趙氏梅園弁山觀石林黃龍洞賽玲瓏小玲瓏太湖之濱張氏園東林菁山濮山德清長興武康

正父庵內外絕景碧潭飛泉一也蘚石崔嵬二也野香古梅三也雲泉乳竇四也長林高松五也慶賜跳珠六也精嚴翠城七也書堂修篁八也小翠山峨眉九也翠微清樾十也此庵中之絕也寶明山徑一也潭頭泉右二也常照竹

軒三也常照修徑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園六也常照翠峯七也此庵外近在咫尺七絕也

圓覺禪院在歸安思谿宋宣和中土人密州觀察使王永從與弟崇信君承宣使永錫剏建賜額爲慈受和尚道場寺有塔十一層及有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印版作印經坊

歸安縣治內有舞綃堂不知何人所建宋乾道中添倅齊慶胄作記嘉泰中頹圯濡須王栐以倅貳重建其高廣倍于舊又於堂相對剏蟠桂亭繞以荷池修竹其西曰來清軒今俱廢

昇山在烏程縣東二十一里一名烏山舊編云古烏巾氏所居也一名歐餘山一名歐亭山漢志烏程有歐陽亭是也昔越王無疆之子蹏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梁吳均入東記曰晉王羲之爲守嘗升此山顧謂賓客曰百年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卿至此乎因名昇山遂立烏亭子上吳均有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詩即此處也

毗山在烏程縣東北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郭璞注云諸毗水名也統記舊經云浮玉山在安吉縣苕水發源也言東望涇浦槿牙相毗注于太湖故名積圖經云浮玉在西南毗山在東北與山海經協璞不知此山耳山最近城或與城相毗而得名梁吳均有同柳吳興毗山集詩云平湖曠復遠高木峻而危狀其景也柳惲嘗建

亭其上

元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案吳興人著籍淞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費佛子家之量衡無二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陵陽牟先生巘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

宋戴融天聖四年七月以太常博士知湖州歸安縣臨民未期治具大舉先是邑人以物産久虛而茶賦不除土徹無出齊民愈困公乃籍數之贏少第戶之豐乏籍地置而均其課由是鄉亭絕追捕之苦縣有崇禮萬歲二鄉人多澤居罕務力穡資橘山之資以冒禁公喻以禮法民遂革業務農私室漸實闔扉荐空戊辰歲召還二鄉之民立祠於射村永興寺鄉貢進士張先記石刻在寺

仁王山在烏程縣西北九里舊名鳳凰山以山形似鳳也故老相傳秦始皇以山有王氣鑿其頸令通舟爲小河山之首在南號稱山

宋乾道元年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爲寧遠昭慶軍節度使昭慶軍湖州是也

唐李清大歷中爲烏程縣令忠肅明亮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傭復者三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游客輻輳迨乎二千種桑畜養盈於數萬官政有刻石之堠吏廚有飧錢之資崇本經用率皆如此見顏眞卿

西亭記

宋俞俟字居易湖州郡人也尚之孫宣和中浙右經方寇之擾州縣多闕守令俟知眞定獲鹿縣辟爲歸安縣縣在郡邦人多難之乃預定規模處之以公朱勔請括諸路隱匿田縣獨不與繇法屢變私販者罪甚重縣獨寬之葛勝仲知州事待俟甚厚或至治與之談後仕至敷文閣學士所至有治聲人稱爲吏師

錦塢舊編在歸安上絶山吳興記云山有花卉村多海薔薇紅蹢躅朱藤二三月花發名爲錦塢

伏翼澗在長興縣西山塢名云澗中多産伏翼有素翼赤腹千載倒挂者

元湖州菁山普明寺僧茂都寺者病傷寒死二日復醒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數人據坐大殿有一僧立廡下竊覗之則徑山高雲峯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爲人所驅至此忽枷至一僧則其徒也即以鐵牀熾火炙之叫號臭穢不可聞主者呼雲峯問其事如何答問彼受此苦痛若某有預必言矣主者曰當是誰押寺則無以對繼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則資福寺主首觀像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造殿上問某事何爲久不行主者皆悚然而起立命來案案卷盈庭點檢名字一吏在旁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即化爲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靈隱

齡恍二都寺即就枷之繼而有一人自外巡廡而入各點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擁出至門一跌而寤然其所見四十二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數人固已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號雲夢者以雙足墮指潰爛病亟日久號呼瞑目即有所睹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視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發陵亦一事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府見平生作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枷獨有二枷尚空已各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寺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枷為何人則潸然墮淚曰吾恐不可無也是夕澤殂越一日瑞都寺亦殂

唐進士張蟠吳興無為寺記略云花開寶殿文梁瑤階百堵興而門闥崇萬楹疊而廊廡對寺在歸安縣東南福增鄉于金晉王衍捨宅建唐時士人馮倫沈演復建移郡城興國寺廢額榜之會昌中廢咸通三年又建寺有名僧五千人其雄偉亦可見宋治平初改今額

宋蔡參字次公宋初湖州人業儒者寡參卓然自立登咸平四年進士為舉子倡景祐中自兵部郎中出守鄉郡金部尚書王惟正作詩送之三司度支韓琦太常丞呂公綽鮮紳祕書丞余靖曾公亮皆有詩餞其行刻石郡庠參之子清臣字道卿天聖二年進士第二人不踰數年踐西掖北門之選詞章炳蔚馳譽當世又參請本郡公志便省親以太常丞集賢校理知宣州拜親於郡桑梓榮焉公自為詩在墨妙亭

清臣欲葬其母永安太君夢有謝秀才來謁云松蒲落處即是穴翌日至卞山倪鳴適有松蒲墮其前遂卜地于此後至王村見廟像恍然夢中所見

葉夢得字少蘊參之族人年二十二中進士官至左丞以崇慶軍節度使致仕營築室卞山（見別條）遂歸老焉有易傳書傳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論語釋言孟子通議又有文集自序燕語避暑錄巖下放言家訓金石類考老子解審是集行于世

宋沈次卿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京尹使提督十三酒庫課入無怨咨嘗言比校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拘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詣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校則萃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誡令不煩激厲自倍真不易之良法

宋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策皆不許其得祿果連丁艱既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兩府又嘗語醫者李亘父曰君當飯于省中鄉人傳以為笑後文莊貴嘗招之胗脈留與共飯於都省閣因舉舊話一笑

吳越錢氏文穆王領兵拒南唐至太湖大錢有異夢夢泗州

大聖泛海而來遂建院名瑞現宋端拱中鄭建記有石刻
大中祥符改爲昭感院

宋末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湖州東遷有道人結茅岸旁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何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蓋汝前生殺人今來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難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說曰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庵索其所積具以實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遂釋之

吳興向氏宋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乞（古水字也）父不之疑他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爲戲也又胡衞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宀其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當時不悟爲語病也寬後爲京僉乞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敗

吳興向氏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財力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千種後歸於他家其一名公明者騃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恣飲博之事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記源流甚詳長城劉瑄字囦道多能而狡獪初游吳穀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憲之門聞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盡報其數言之賈賈大喜因誆劉誘以利祿遂按圖索駿凡百餘種多六朝神品遂酬以將仕郎後爲嘉興推官以贓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孑遺矣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其他異物不能悉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亦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其棺上爲一楄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董正翁楷得其蘭亭一卷武定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燁燁透

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珍重之然爲屍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屍氣遂作檀香函貯之但爲庸工裝池頗爲裁損所謂金龜八字云

菱湖在歸安縣東南四十五里唐刺史崔元亮所開淩波塘也其地產菱居人采而焙乾之以備荒年號菱米又多出蠶絲貿易者倍他處土人居舟中列諸貨物市賣謂之水市

歸安姚舜仁字令由宋元豐八年登第爲太學正召對稱旨除館職遷庫部員外郎進明堂定制圖并敘上賜對衣獎降詔可其奏又撰明堂訓解一卷擬上之而疾後兄舜哲

表進以成其志烏程澄靜鄉趙村有宗正少卿姚舜仁墓

歸安千金墟漢吳王濞鑄錢于銅峴山置府庫于此故名千金墟興國寺碑云晉王衍嘗居之又有亿金谿

晉靜寺在烏鎮梁天監中司空沈約捨父墓地建光福寺約先葬父于此今寺基即其處約歲時來展墓武帝遣昭明太子迎之約不自安乃遷葬以地爲寺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密印寺在晉靜寺側昭明太子之館也昭明太子迎沈約館于此約捨墓爲寺昭明亦以其館別爲一寺伽藍神舊有碑刻

長興城東北門舊名茹茹門

宋周密嘗曰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移寓天聖佛殿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毫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爲之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釀以供賓祭惟先公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爲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令兩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家豈可有耶其清慎若此待子弟甚嚴雖盛暑未始去背子鞋襪

宋賈師憲柄國日尤喜苕谿之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相灌輸不少停魚游泳撥剌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

湖州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云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枷宋慶歷初知并州楊偕仗所製鐵連枷鐵簡藏祕府狄武襄以鐵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

梁范岫官至祠部尚書曾爲齊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年經貫遂不改易

國朝道士沈道寧號野雲烏程人居金蓋樓後隨四十二代天師冲虛子入龍虎山學道法仍獲倪孟冲傳以祈禳諸法凡其試應若神速道寧不習文字惟精於心契故其法異於人　仁宗皇帝試其禱雨皆驗悅之賜三品誥爲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靜無爲承宣布澤助國祐民廣大至德高士宣和初歸卒於黃龍洞之祥應宮

安吉縣朱寶夫宋馬相碧梧之壻也有溫生者因朱而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寺僧無以媚之乃誑爲一說曰曩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諭云朕嘗夢一聖僧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爲卓錫之所朕許之是何祥也馬雖知爲不祥而不敢對今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寢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賈平章當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安得不語子姪親姪且獨語門吏也小人之無忌憚如此

元僧祥止庵過湖州詩云平生祇想住湖州僻性迂情可自由一片水聲中倚杖數重山色裏行舟東林書卷貧猶買

西塞綸竿老未收綏得歸程近寒食杏花春雨聽鳴鳩

元湖州貴涇坊舊有周彌陀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名為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及殮越二日復甦曰此番得生皆陳尚書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眾觀掾案者卽本齋陳尚書也謂我曰汝吾賃戶也何緣至此因檢大簿曰此人極孝且所選同姓名可令發回蹶然而蘇好事者雖能言而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辯帖木兒自嘉興至霅川因扣左右曰前此有馬裕齋陳本齋否眾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參照誤而遣回吏語之曰此善惡判官也惡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是陳本齋俱湖州人耳乃與周彌陀之事正相合

長興梵惠院在縣西南四安鎮唐咸通中建號集雲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舊編云建炎中金虜遊騎縱火至藏院經輪自轉有聲如雷火亦隨滅賊遂散去有江東汪用汝記

長興戍山在縣西高四百五十尺山墟名云吳王夫槩於此築戍城山多產青松白茅郎梁太守張纘與御史中丞沈浚築戍以捍侯景之地

周操字元持歸安人氣岸磊落登紹興乙卯第知徽州黟縣以忤權要去職後除國子錄當輪對上意欲興武學以問操操歷以本朝建置之因對遂兼武學博士後歷言路陞八座及為詹事東宮加禮敬焉有奏議三百篇藏於家

梁張僧繇以右將軍為吳興太守統記云吳興太守張僧繇畫白塔寺彌勒佛菩薩像世稱奇妙唐名畫錄梁張僧繇天監中歷右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畫之

晉王昂字公表吳興人家貧好學織畚以自給將之餘舍值鄰人盜刀潛步自匿專心儒行與其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學術著名當時謂之三王

湖州山中有映山紅花一名躑躅一名杜鵑唐人呼為山石榴花雍陶聞杜鵑詩云山榴一夜幾枝紅又李羣玉山榴詩曰洞中春氣蒙蘢暄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數石崇金谷園雍陶又有歎靈鷲寺山榴詩云水蜨巖蜂俱不知露紅凝豔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卽是杜鵑催落時

宋鄉先生倪文節公云霅川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此非天幸蓋其地險可守者二十不當孔道非必爭之地一也陂澤彌望塗泥沮洳舟車皆阻二也環城無駐足之地雖下寨難施砲架難用綽路馬難推鵝車洞子雲梯之屬三也城外居不過數十家臨時拆毀容易四也地薄數尺卽水不可穿穴地道五也塘路多有水港間斷六也陸行不可並馬七也城上非沙難頹八也舟楫輕捷人人能沒水九也油泥可用澆潑塘路及近城去處去一二尺乾土以油泥實之油泥厚尺許非一兩月不乾馬與人踐蹋無不蹶陷十也釘樁犬牙相錯多下暗樁舟載稍重則為暗

檣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進退不可十一也茭葑堆積以覆陷穽誘之陷沒放水浸田使不可行十二也城中多大家有資力可召募羣不逞羣不逞爲官收拾既可免竊發又多趫勇可用十三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之勢十四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以灌城十五也虜騎正兵不敢來不過偏師到此已是冬末春初不能久留十六也西谿注灌無渴乏之患十七也家家近水火攻易救十八也西南北水面闊雖閉門久氣不鬱壅不至生病十九也有魚蝦螺蜆菰茭鳧茈藕根可以助食二十也大凡守城先須遠守城外險處南路陸路當守何山嶺水路當守衡山東門當守舊館昇山水路當守河口毗山淸塘門當守法華仁王山路水路當守永壽北門水路當守大錢等處險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盡拆橋梁輦去石若不輦去敵作砲用環城港汊皆施樁陸路當掘阬用油泥茭葑暗施鐵蒺藜苦竹鎗使之川陸無路舟馬皆不可近城先之以守遠險次之以守近險然後守城是三重城也又守處在遠城中少驚恐人心自安敵至則又當撓之或劫其火頭輜重或夜劫其寨虜睡易劫或放火或決水或出奇兵於其後及其左右近城村落隔水抄掠亦難一月乏食遁矣然后尾而襲之當遠而勿迫自然陷溺如此非惟可保性命亦可立後功矣然必人心一部分定以四隅分四部部各若干人以若干人在中爲救應號令明斥堠遠賞罰信權出於一

勿有二三禁處驚禁妄言禁喧笑主謀者不怯畏慮之恬然雖城破猶可巷戰死鬭也若其積糧積薪及守城器具自有常法不必詳述至於臨時機變隨機而應又難盡言或曰霅川久有富庶之名虜盜所垂涎決不可守是在我因而用之耳吾能以富盛之資厚募強壯醲賞以待功能則富盛反爲吾利耳同舟而遇風濤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各有性命利害使智者出謀富者出財勇者出力何事不濟曩時京城破金銀財物爲虜根刷無遺銖兩皆不可藏爲私有使城未破時有能糾率金銀募士力戰虜詎能破城哉覆轍在前可爲永鑒皆在識事勢輕重者觀之利害曉然若乃只爲身謀或入太湖或藏山間或往村落則一強有力者能劫縱竄伏草莽亦餓死是虜未至先爲賊困矣往他州遠處路多盜賊決不能達若近處復有險如霅川者乎一身幸脫其如老稚婦女何家破身存何以爲生此一大謬也獨有囊土一事難遇敵若以布囊萬箇盛土徑來城下堆積立可與城齊須常深察敵必以船載來須多方以覆其船使不得近城更講究近城堆積時何術可毀當問智者

宋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

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半年靡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名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其門者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地無不具至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卒葬於虎丘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

吳興沈仲固先生宋人也嘗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後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

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類之類自詭其學自正心修身齊家至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致聲名無仕而仕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不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沈蓋目擊宋事故言及之其後賈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求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至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尙忍言之哉

宋末秦九韶字道右秦鳳間人性極機巧無所不能交游東南豪貴或以歷學薦於朝得對有奏藳及所述數學大略與吳恕齋交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當苕水所經入城面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堂其上極其宏敞堂中一間橫亘七丈求海桅之奇材爲前楣位置皆出自心匠凡屋脊兩翬搆風皆以塼爲之堂成七間後爲列屋以處秀姬管絃製樂度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得持鉢於諸大閫會其所養子與其親子所生妾通事泄則幽其妾絕其飲

食而死及使人謀害其所養之子事敗竄之梅州在梅治生不輟竟殂於梅其始謫梅離家之日大堂前大楣中斷人謂不祥秦亡後其養子復歸與其弟共處焉楊守齋亦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一夕與其姬好合於月下適有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己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且自至郡欲鞫之楊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斷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楊知怨已每闞其亡而往謁焉直至替滿方往別之遂延入曲室堅欲少留楊力辭之遂薦湯一杯皆如墨色楊恐甚不飲而歸秦嘗在廣中多蓄毒藥如所不喜者必遺其毒手其險可知也

大雷山小雷山在太湖中舊編云小雷山洞庭東山也屬烏

程大雷山洞庭西山也屬長興周處風俗記云太湖中有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中曰雷澤卽舜所漁也按統記云雷澤在兗州非周處誤也蓋以震澤中有小大二雷山故俗名之耳

釋慧豪俗姓謝吳興長城人住曲水寺持法華經天旱求雨時有一綠衣人云吾是此山張水曹神將請於大山師若要雨一小吏與師行雨忽一夜大雨發洪數家悉被漂溺旬日又見前使所著綠衣人領一小吏屈膝脫背示鞭笞之痕謂慧豪曰小吏行雨頗不用心已科數十訖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倉曹有故舊在言路因小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

注坡詩刻之倉司鋟板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長興舊時清異寺有畫羅漢與慈氏院畫皆管洞筆

宋德清龜谿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匳具中有白玉出香獅子高尺五寸精妙無比眞奇玩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長興錢卿廟在縣西北四里舊圖經云彭祖四十六代孫錢卿名朔字幼子漢建武中爲黃門侍郎代郡太守卒有靈永平七年立廟於柯里村置吏十人供其灑埽

宋歸安沈該字守約父時升兄謂皆中第該亦以上舍釋褐處鄉里以和易謙退稱每出人喜見之目爲三大夫紹興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上疏贊之朝奏夕召後爲禮部侍郎出知潼川夔府召還除參知政事明年大拜舊吳興丁身歲輸三千有奇公嘗軸奏減五分之四鄉人德之公邃於易撰小傳六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襃獎刻石於私第及有文集五十卷律詩三百五十篇雜著一百篇宋之南渡失策在和議而該贊之宜乎受知於高宗而遺譏於後世也惜哉

宋沈思字持正號東老歸安東林山人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思見其風骨秀偉碧眼有光及論古今治亂老莊浮屠理無所不通意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事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酒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巵螺杯

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酒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而盡乃命東老鼓琴回浩歌和之又嘗圍棊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祗恐棋中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夜月微明秋暑未退而蚊蚋尙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酒噀之插於壁間須臾蚊蚋盡栖于壁而所飲之地灑然思欲有所扣先詰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吾今日所以來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

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主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喩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眞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且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書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仙人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思啟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公歸切思慕之遂命畫工繪回仙人像然不相像一日別命圖之正欲下筆忽有一道人求齋公卽延入座自觴庖人具飯列于堂上公出請入齋之竟無所見出門尋已不獲回至畫所祇見板壁上仙像宛然如昔所來回仙人面貌無異蓋回字者呂字也後四年中秋東老果化去神采如生家人舉棺怪其輕視之惟衣履存焉今其地有回仙觀回仙橋蘇東坡和回仙人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字猶傳青史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

餘止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元吳興王筠庵先生國器偶得古窯器盤盂數事所謂千峯翠色眞無價之珍也一日有親故至筠庵以此器薦食設宴飲食之次方在誇獎適二犬爭所投骨於座下狺然攫拏卓掀器碎焉賓主不樂而罷夫二犬所爭者一殘骨耳不知寶器因之殘破與夫小人在位爭權賄貽禍社稷天下重器以之傾覆何以異此

言城王廟在歸安思谿俗傳爲言偃史記言偃吳人九域志平江有言偃宅但以偃爲言城隍語殊鄙俚且稱之爲王祇誣之耳

宋吳興有張神鑑瞽而善記胷中所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瞽而慧善辯寶玉此猶是暗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姸醜聞其聲欬扣問數語卽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妾幷玉器云

晉虞騤字思行王導謂騤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歷吳興太守

宋德祐乙亥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復遣人以金帛慰之既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晉川蓋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乃姦人乘危造爲此

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本趙忠惠之妹後爲尼改名妙惠住湖州廣惠寺云又考趙氏名妙惠卽孟桂歸安人爲當塗孟之緒妻之緒以兵部尚書卒子濼當廕襲姪翟爭之趙攜濼至京辯之有貴近大臣悅其色聞于世祖欲强委禽使者傳旨到門趙曰臣寡婦請於簾內受旨旣而出見使者則薙髮毀容矣使者大驚上其事乃止以此證之則其事明矣

漢吳王濞封於吳吳有豫章銅山卽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韋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銅山卽安吉銅山況歸安于金墟乃吳王貯錢之所則韋注不誣矣

宋沈清臣字正卿烏程人紹興丁丑進士第因上書論諫官不當用歸正人語侵時宰貶封州放還隱居城南號晦巖剏書屋以來四方學者召入遷至皇子嘉王府翊善丐祠卽所居治圃築亭揭闈目曰潛谿多所賦詠後以祕閣修撰終於家

白石山在長興縣東南山謙之吳興記云山出白礬石

宋末史宅之彌遠之子剏爲括田之議民不能堪分司安吉州推轄毛遇順毅然不就

佑聖宮在卞山南宋紹興初道士沈無礙結庵此處恍惚見眞武像命工圖寫刻石奏事旣而庵前石洞有一龜一蛇相隨而出自是晝出夜藏人加歸禮因建祠宇移德清元

峯觀廢額揭之後請于朝賜額佑聖白玉蟾題佑聖宮詩云雲屏煙嶂玉玲瓏中有幽人處玉宮曉檻猨啼松頂雨夜窗鶴唳竹梢風天垂十二欄干外月滿三千世界中此景此時誰得似黃庭誦罷理絲桐

湖州白菜出郡城東門外者嫩白甚佳移種他處則爲青菜油菜其品味變矣與郡之谿中鯿魚同稱謂之大頭菜小頭魚

宋朱服吳興人元豐閒爲右史神宗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惜憂兵民

服之次女爲沈括子婦幼從母氏在常州有錢秀才開圖書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錢閱書皆

言服之女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沈女離婚歸宗嫁吳寬夫

支遁住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與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少頃風流得意之事殆都盡終日戚今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唐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

晉吳興太守張玄之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邢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玄卽謝玄也

陳武帝永定二年正月甲寅遣中書舍人韋鼎策吳興楚王神爲帝

陳世祖傳當侯景之亂避難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及武帝舉兵南下景遣吳興太守信都遵收帝後景敗不爲見害

後主納蕭巖蕭瓛隋文帝聞之怒因忌二蕭故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後陳亡任忠降於隋

桑欽水經曰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淞江入于海

唐李嘉祐送房明府罷長寧令湖州客舍詩云君爲萬里宰恩及五湖人未滿先求退歸閑不厭貧遠峯晴更近殘柳雨還新要自趨丹陛明年難樹親

嘉祐送弘志上人歸湖州詩云山林惟幽靜行住不妨禪高

月穿松徑殘陽過水田詩從宿世悟法爲本師傳能使南人敬修持香火稀

梁徐孝嗣以御史中丞出爲吳興太守在郡有能名時人以比蔡子尼王儉贈詩曰方軌叔度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錢胥二姓氏出吳興長興具載太平寰宇記李宗諤圖經王曾九域圖誌今長興惟有錢氏而胥氏則罕焉

唐僧皎然奉廟顏使君眞卿與陸處士羽登妙喜三癸亭詩云秋意西山多列岑縈左次緖亭歷三癸疏趾鄰禪寺元化隱靈蹤始君啟高致詠椽養翹楚鞭草蘿芳蕙俯砌披水容逼天埽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世情

援雲得眞意嘉林幸勿剪禪侶欣可庇衛法大臣過佐遊羣英萃龍池護清澈虎節到深還徒想嵊頂期于今沒遺記

皎然冬日天目西峯張鍊師所居詩云采薪逢野泉漸見棲閒所坎坎山上聲幽幽林中語仙鄉何代隱鄉服言亦楚開水洗藥苗埽雪候山侶零葉聚敗籬幽花積寒渚冥冥孤鶴性天外思輕舉又題周鍊師別業詩云隱身苕上欲如何不著青袍愛緑蘿柳巷任疏容騎入水籬從破許船過昂藏獨鶴閒心遠寂歷秋花野意多若訪禪齋遙可見竹窗書幌共煙波

皎然法華寺上方題江上禪室詩云路入松聲遠更奇山光

水色共參差中峯禪寂一僧在坐對梁朝老桂枝又秋居法華寺下院望高頂贈如獻上人詩云峯色秋天見松聲靜夜聞影孤長不出行道在深雲又宿法華寺簡澈上人詩云至道無機但杳冥孤燈寒竹自青熒不知何處小乘客一夜風前聞誦經

皎然送烏程李明府得陟狀赴京詩云驛吏滿江城深仁見此情士林推玉振公府薦冰清爲政移風久承恩就日行仲容綸綍貴南巷有光榮

皎然宿武唐吳羌山破寺詩云雙峯百戰後眞界滿塵埃蔓草緣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回皎然妙喜山居示靈徹上人詩云晴明

路出山初煖行踏春蕪看茗歸乍削柳枝聊代札時窺雲影學裁衣身閒始覺隳名是心了方知苦行非物外寂中誰似我松聲草色共無機皎然春日杼山寄李縱員外詩云南山惟與北山鄰古樹連拳伴我身黃鶴有心多不住白雲無事獨相親閒持竹錫深看水嬾著麻衣出見人欲掇幽芳聊贈送郎官那賞石門春皎然冬日梅谿送裴方舟之宣州詩云平明匹馬上村橋花發梅谿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遙遙

唐司空曙送王尊師歸湖州詩云煙蕪滿洞青山繞幢節飄空紫鳳飛金闕乍看迎日麗玉簫遙聽隔花微多開石髓供調膳時御霓裳奉易衣莫學遼東華表上千年始欲一

迴歸

唐李端送湖州皎然上人詩云未得從師去人間萬事勞雲門不可見山木已應高向日開柴戶驚秋問弊袍何由宿峯頂窗裏望波濤

唐僧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詩云春關鳥罷啼歸慶浙煙西郡守招賢重鄉人慕仰齊橘青逃暑寺茶長隔湖谿乘暇知高眺微應辨會稽

唐宋之問餞湖州薛司馬詩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交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鎮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會看陳仲舉從此拜公卿

元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吳興民夜歸遲者執之係亭下其人遲去有追及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人得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兄愬於官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械係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左手宜傷在左今傷右也鞫知得眞殺人者遂釋福兒

唐朱慶餘湖州使君置宴詩云老大成名仍足病縱聽絲竹也無歡高情太守容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慶餘又送石協律歸吳興別業詩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耕者遇轉將朝客疏貧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曾許黃庭本斯言豈合虛

唐秦系贈烏程楊莘明府詩云東杖政成時清谿弄釣絲當

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唐包何送烏程王明府貶巴江詩云一片孤帆無四鄰北風吹過五湖濱相看盡是江南客獨有君爲嶺外人

唐姚鵠送石貫歸湖州詩云同志幸同年高堂君獨還齊榮恩未報共隱事應閒訪寺臨湖岸開樓見海山洛中推二陸遮莫戀鄉關

唐湖州刺史顏魯公吳興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云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雞回應云夜半樂（眞卿奉潘）（丞）詩教刻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郭（述奉）（陸三）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會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羽呈）

（權十四）何須問更漏但遣催絃索其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群別然公）邪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暫懽禪心肯拋卻（的然上御）一宿同高僧幾人歸下若簾開北陸風燭焯南枝鵲（粤奉潘五）文場苦吟羈釣渚甘漂泊弱質幸見客菲才誠見諾（進）

唐皇甫曾烏程水樓留別顏眞卿刺史詩云悠然千里去惜此一罇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川程隨遠水楚思望青楓共說前期易滄波處處通

南宋武康沈道虔之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齊吳興東遷縣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吳郡顧歡假爲書師從之受業

齊大建三年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

陳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事後主以聚歛爲事陳亡隋誅之

梁沈德威吳興人字懷遠少有操行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與東陽鄭灼晉陵張崖吳郡陸詡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沈文阿王元規少從學文集十九卷

後周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仕歷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館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在藩甚歎異之及卽位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後周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聘之仍致書于重又敕襄州總管衞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幷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聽者二千人咸爲推伏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表請還梁武

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汪嘗問禮於重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隋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儀禮音各一卷禮記毛詩音各二卷

後周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遜以年在縣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州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又有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善書亦累遷湖州刺史按後

周時吳興尙屬梁陳亦未名湖州今考史傳如此豈有誤耶

隋文帝憤李德林忤旨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與散參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守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蓋德林父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終於校書德林妄云諮議李元操讚之故文帝怒之

唐顏魯公刺史湖州時與陸士修張薦李萼崔萬僧如晝月夜啜茶聯句云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士修）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薦）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萼）御史秋風勁尙書北斗尊（萬）流華靜肌骨疏淪滌心源（眞卿）不以春醪醉何辭綠荈繁（晝）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士修）

魯公又與薦士修晝夜宴詠鐙聯句云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士修）詎慚珠乘刷不讓月輪明（薦）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眞卿）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晝）顧已慙微照開簾識近江（眞卿）

唐皇甫曾侍御過吳興刺史顏眞卿與之南樓翫月三言聯句云喜嘉客闢前軒天月靜水雲昏（眞卿）雁聲苦蟾影寒閒裛浥滴檀欒（陸羽）歡宴處江湖闊（皇甫曾）卷翠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李崿）高駕動清角催惜歸華重徘徊（晝）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陸士修）

魯公又與皎然夜集聯句云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皎然）茲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魯公）

又於吳興送李侍御聯句云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魯公）東西出餞路惆悵獨歸人（皎然）歡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萼）須知貢公望從此願相因（魯公）

唐耿緯與吳興諸公賦得水亭風聯句云清風何處起拂檻復縈洲（幼清）回入飄華幕輕來疊晚流（楊憑）桃笙今已展羽翣且從收（楊凝）經竹吹彌切過松韻更幽（輔元經）直散青蘋末偏隨白浪頭（陸士修）山山催雨過浦浦發行舟（器）動樹蟬爭噪開簾客罷愁（陸羽）度弦方解慍臨水已迎秋（刺史眞卿）涼爲開襟至清因作頌留（皎然）周回隨遠夢騷屑滿離憂（韓）豈獨銷繁暑偏能入迴樓（喬）王風今若此誰不荷明休（陸涓）

又吳興雲谿館聽蟬聯句云高樹多涼吹疏蟬足斷聲（馮）已

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凝）晚夏猶知急新秋別有情（器）危端和不似細管學難成（羽）當敦附金重無貪曜火明（刺史眞卿）青林四面路白髮一重生（緯）向夕音彌厲迎風翼更輕（喬）單嘶出迴樹餘響思空城（幼清）嘒唳松間坐蕭寥竹裏行（伯成）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皎然）

宋郎諠湖州人皇祐間進士

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謝夷吾者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贓釁倫使夷吾收按其罪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

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

南宋泰始二年吳興太守王曇生等舉兵反乃以張永爲吳興太守右軍將軍討平之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梁吳興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靡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約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妄寘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闈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婣保莫敢或遑而肅雝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嚮彝章夙賁籍此恩加遘延典策湯沐光啟珩緄昭被

晉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郭璞璞曰卯爻發而沴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齊蕭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仕獻奉傾資上敕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耶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遷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

南宋張岱字景山累遷吳興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色器方顯終當大至岱後事齊世祖以岱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

齊吳興丘仲起字子震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位至廷尉

南宋王裕之琅琊臨沂人特進左光祿大夫有特操時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之不與往來致仕隱吳興

齊袁彖字緯才陳郡陽夏人有美行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到吳興郡坐逆用祿錢免官實王晏之譖也又以沈沖之劾

梁夏侯亶字世龍譙郡人也累遷吳興太守在郡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性儉素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亶妓衣

梁吳興沈約譬識聲韻約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南宋江淹爲建平王景素參軍知景素有逆謀恐與禍固求代陸澄東海太守行郡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

晉蘇峻敗弟蘇逸走吳興郡鹽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晉元帝策問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會稽孔坦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乃舉吳興孝廉

唐沈亞之字下賢登進士第大和初亞之貶南康尉張祜以詩送云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山高雲緒斷浦迥日波頹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亞之吳興人元和七年不第李賀以詩送云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駿馬小家仕錢塘西復東是也杜牧之贈詩云斯人清唱何人和草逕苔荒不可尋一夕小敷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亞之村居詩云有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爲我發愁思烏程有敷山

梁姚僧垣字法衛武康人也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瘵歷年乃留心醫藥僧垣仕梁爲大醫正梁武帝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而疾愈魏剋荊州人長安伊婁穆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三

縛即除兩腳疼痺後亦愈又愈賀蘭隆水腫之病皆集驗風之疾預知文宣太后之崩武帝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立愈其疾隋開皇三年八十五卒僧垣著集驗方十二卷行記二卷行于世長子察見別條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後亦習父業精於醫入隋死於蜀王秀之難識者冤之

齊東昏嬖人梅蟲兒吳興人也又吳興沈勃黨事阮佃夫

梁吳興太守張瑀有集七卷

長興顧渚山在縣西北昔吳王夫槩顧其原隰平衍可爲都邑因以名山山產茶名紫筍茶號爲絕品古有貢茶院今水口茶山產茶尤多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爲上常州次之李肇國史譜云蒙頂第一顧渚第二宜興第十舊篇云顧渚與宜興接境唐代宗朝以宜興歲造數多命長興均貢貞元五年歲貢限清明到京謂之急程茶張文規詩云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李郢詩云一月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袁高有茶山詩備述當時擾民之害見別條又按舊誌云湖常二州交境爭先赴期以邀一時之澤貞元八年刺史于頔始貽詩毗陵請各緩旬日俾遂滋長開成三年刺史楊漢公表奏乞於舊限寬展日期敕從之每造茶時兩州刺史親至其處大率以立春後四十五日入山暨穀雨始還今不復造所貢之數亦非昔日之多矣山側有金砂泉上有消風樓枕流亭息舟

亭金砂亭忘歸亭木瓜堂下有吉祥寺唐刺史李詞自武康移置此杜牧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泉漱黃金湧芽香翠壁栽樹陰環作帳花徑落成堆

金砂泉在顧渚山貢茶院側碧泉湧砂粲如金星唐學士毛文錫有記唐貢泉用二銀瓶宋初用一銀瓶其後茶與泉俱不貢今惟貢茶耳又聞其泉煮茶則茶味極佳不與他泉比也昔人遠相寄遺其法用餅貯泉取泉畔小石甃之則歲久不壞

湖州長興啄木嶺金砂泉即每歲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於此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焉斯泉也處砂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敕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畢水既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則涸矣太守或還旆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蛇水魅焉

元世祖賜湖州長興縣金砂泉名為瑞應泉金砂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帛祭之始得水事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世祖時中書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安撫以聞故賜名焉

唐白樂天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亭歡宴寄詩曰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鐙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鬭新自答花時客銜下蒲黃酒後病眠人

漢張角作亂獨故鄣南境守險助國朝廷嘉之別爲一縣賜名安吉

宋康定元年知湖州滕宗諒進柑子詩仁宗賜獎諭敕書

元吳興沈氏得異石於卞山石林葉氏之廢圃刻曰采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告有印文復刻摩詰詩於下方云采菱渡頭風起策杖林中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與集中少異意爲輞川舊物而立於采菱渡者其景物猶可想見沈氏名其石曰采菱渡石

通靈王廟在郡城中與甘棠橋相值即銅官山趙監廟漢吳王濞令監督工鑿山采銅山覆而死人以其不虐民力故立廟祀之有通靈王記

吳文帝廟舊在儀鳳橋南文帝吳太子和其子皓爲烏程侯時祔其祠於駱駝橋東及皓即位追謚曰文皇帝移廟於此處廟碑唐胡季良撰文帝陵在烏程縣西北西陵山曰明陵寶鼎元年孫皓詔立吳興郡以衛其陵今地主廟即文帝廟後人訛云沈約

長興有喊公廟俗傳二神戰捷喜而喊因裂其面神像後嘗修飾其面亦復破裂

常照寺在菁山僧梵隆所建號無住蘭若宋高宗召梵隆至內殿恩遇殊渥乾道三年賜常照院額仍命充祝聖道場已而御寢三夢神人曰乞陛下書金剛無疆壽佛既覺異

其事遂秉燭書以賜之嘉定三年又建昭回閣藏高宗宸翰

齊永明十一年有沙門齎赤火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都下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炙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治即差又國賓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仕晉安王侍郎按此則國賓爲晉人與此不倫更詳之

南宋丘寂之字德玄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直主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乃於車中爲教然後開門或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轉主簿恆以廉潔御下時丹徒令沈璼之以清廉得罪寂之曰清吏貞不可爲也或當在季孟之閒乎

宋俞澄字子清退翁玄孫也以清介自持官至刑部侍郎求退放意泉石搆圃於南門外二里許與小浮玉山相對號曰無塵時以扁舟往來飲酒賦詩爲樂

壟山在烏程縣東北產紫石英其山東臨大谿西帶長瀆上有亭臨望處曠名曰壟山亭今廢

白鶴山在烏程縣西北與長興接界昔鄉人姚紾化白鶴遊此因名山山石精好可爲碑版江東記云員丘山石精好不稍吳興即謂此也

唐薛逢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詩云上人今去白蘋州霅水苕谿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出夕陽沈浦雁花收悶聽別鳥嗁紅樹醉逐歸僧棹碧流若見儒公憑寄語數莖霜鬢已驚秋

荻塘在府治南晉太守殷康所開後太守沈嘉重開改名吳興塘又曰頔塘殷康有文集五卷

芙蓉池在白蘋洲唐郡守楊漢公所開池中有千葉蓮

魚脯樓舊在儀鳳橋南昔歲貢魚脯於此樓修製後罷貢爲民居今其地改魚樓界尚存舊名

明月峽在顧渚側二山相對石壁峭立大澗中流亂石飛走茶生其間尤爲絕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中茶始生是也又峽中有夜橋昔顏魯公於此步月因名宋長興令許遵重建改名許公橋

唐崔元亮故宅在長興縣西崔灣元亮磁州昭義人長慶中爲湖州刺史因家於此唐相崔祐甫之後也後其裔有居崔灣者家藏韓愈所作祐甫墓銘雖蟫腐而翰墨精彩如昨又藏崔遜崔植等誥敕數軸及顏眞卿張說李邕李揆李林甫諸公筆迹宋時復其家今盡失之

武康蔡孝女天順閒嘗隨母入山采桑有虎突至攫其母孝女即挺身攀樹枝格鬬行三百餘步女益奮擊虎捨其母傷女其血上噴高丈許竹葉盡赤虎亦捨女而去奄有餘息尋卒孝女家方食虀三日悉成蘭鄉里以爲孝感所致

金鵝山城唐廣德初巨寇袁晁陷浙右湖州刺史獨孤問俗率將士築城拒遏以城近金鵝山故名

唐天授中湖州餘不鄉戴德家上言武康東界一十七鄉枕谿澤通舟楫饒魚稻桑竹茗蘆之利願析置一縣遂置武源縣又改臨谿縣後改定德清縣

齊何敬叔爲長城令以能名在任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曰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輸租

晉王蘊爲吳興太守郡荒人飢輒開倉振恤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專輒之愆罪在太守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活者十七八焉朝廷果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蘊晉陵太守

唐代宗后沈氏吳興人實生德宗天寶之亂失后所在德宗卽位詔訪后存亡厚贈其先世終無聞焉

吳興太守袁玄瑛將之官占之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郡果有赤蛇在銅符面上玄瑛揭殺之後果爲賊所害玄瑛卽琇也徐馥弑之

瑞蒲德清有沈姓者其宅旁有潭水涯忽產蒲葉長幾尋仞俗以爲異遇重午爭來斬其葉以辟瘟腊其根以入藥遂表蒲以爲瑞因名潭爲瑞蒲潭

宋湖州學記張方平撰蔡襄書

唐興善寺碑大唐興善寺碑舊二版六字字皆徑三尺體勢壯逸相傳燕公張說書寺在德清新市鎭今爲覺海寺故令陳之方愛此字龕于乾元寺後取置郡之琶妙亭

唐吳興僧法禮俗姓包少出家雖不知醫惟以意療病無不愈雖不知易占候無不應驗同侶過揚子江遇風一舟人皆懼法禮立於船前張眉曰江神何不收風止浪俄而風息眾得濟岸武后徵爲國師居龍興寺

花漪在安吉梅谿鎭吳越征西將軍吳瓌所居瓌之裔可幾知幾作堂讀書花谿之上號二吳讀書堂可幾好古博雅與弟知幾相繼登進士可幾仕至太常少卿著千姓編姓氏所出悉有源委知幾爲郎官守其父屯田墓三年平地出泉人皆異之號孝子泉

蓴菜葉如水荇但莖上有冰涎滑澤可食出烏程蘇灣者佳

苕統記曰葦花蘭心曰苕吳興谿旁多生故名苕谿其草可作帚俗呼爲苕帚

昔有烏子贍避難於長城之北山因曰烏贍山郡緝詩云白墮每孤清夜月烏贍還對舊時山

漢樓船將軍金曼青居於長城北山因曰金山

宋隆國夫人黃氏德清人初入魏峻家既出復歸李仁本以如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與黃一幸遂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每遇邸舍親戚至不敢坐以姻千自稱人亦以此多之封隆國夫人或者有魏子之謗實不然也

陳吉老字子州京口人知長興縣時浙中方臘作亂陷及杭州縣東亦有竊發者千餘人應臘吉老整眾攻之手誅數

十餘人民賴以安

唐僧慧暢居長興曲水寺不學於師而契心印常織芒屩蒲履於山中道上一日謂弟子曰吾聞天台山有凱公遺迹思一往焉言訖便行長城去天台八百里後有人自天台來訃暢之程一日而至後忽令門人灑埽曰今日有客至齋訖趺坐而化

歸安縣有寶谿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卽射村也昔有漁者見谿上有光伺之見大蚌乘風而行光從中出逐之卽沈故名寶谿宋知州葛勝仲卜居於此

葛勝仲建炎中知湖州時金人蹂江浙劇賊邵青欲道江入湖勝仲大修城郭教閱士卒賊望風引去是歲大饑斗米踰千錢餓莩相枕籍公大發倉廩民賴全活有遺愛焉

邸閣山又名廩山舊屬長興今在安吉東北江表傳云長沙桓王攻劉繇之盡得邸閣糧穀吳地誌云吳文帝遣從弟孫賁於此建邸閣一云夫槩所置下有邸閣谿未知孰是

梁沈氏述祖德碑徵士沈驎士製立於德清金鵝山

宋林大中字和叔爲長興令以儒雅飾吏事郡太守禁民閒契本赤者許人訐告約束頒行大中一見染劄封還曰長告訐之風非儒者之政不敢奉行太守怒追逮益峻尋行鞫勘大中入獄懲治摘其爲首之妄者以白太守益大怒大中申明益堅太守尋喜其言慨歎者久之事之已露者悉從寬典官滿交篆日呼吏問曰有何文案限當今日者吏抱牘以前剖決並畢卽解組始終如一日也以政譽擢殿中侍御史

天寧萬壽禪寺郡城中天寧寺額趙子昂書相傳云子昂初於僧廚下大食棹上試書六字適嫺斐亹後更他書皆不及遂以棹面板鏤刻爲寺額蓋趙之得意筆也

玉磬山在安吉東北高僧傳云釋曇諦居故鄣崑山每夜聞有聲尋其發聲之所掘之得磬故名

無胥淹在長興無胥村舊傳伍子胥奔吳至此追者在後遇一婦浣沙問曰見子胥乎婦曰無胥以此得名

正統十三年長興吳貴歸與安吉梅福聚衆作亂拒殺官兵陽武侯薛祿奉命將兵討之以祝御史監軍且欲屠二邑

辯借祝至一鼓禽其首惡因議二邑之民脅從者甚少祝兼程請貸於朝往返八千里僅半月而祝遂以勞卒萬民更生之德二邑感之惜逸其名

梁謝覽爲吳興太守時中書舍人王睦之家居烏程子弟甚橫前守患之睦未到郡覽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爲政肅然

陳后主后沈氏吳興人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慾涉書史工書翰父君理卒居憂別殿哀毀踰禮時張麗華有寵后澹然無忌遇歲旱齋沐誦經數上書諫後主稱爲賢后後主欲廢后而立麗華會國亡不果與後主入長安後主卒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嘗隨煬帝巡遊江都之亂渡江不知所

終或言過江於秣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使後主移其寵麗華皆以寵后后之內政當有裨益後主亡國之蹙可少舒矣后有集十卷

晉吳興太守謝公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銑書

苕水出孝豐天目山陰廣苕山下一出浮玉山至靈芝搭邊合流曲折由下灣三百六十灣而抵太湖山海經云句餘山三百里曰浮玉山苕水出其陰注于具區

雲孫亭在歸安璉市

莫月鼎薛起炎歸安月河人高祖儔月鼎生而秀朗目光射人皆科舉業三試不利乃絕去世故專學禪觀已而著黃冠更名洞乙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授五雷之法又事南豐鄒鐵壁委身僮隸懇得王侍宸斬勘雷書宋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守紹興迎月鼎召致大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為神仙云元世祖遣崔彧求異人於江南得月鼎及見世祖於灤京時天色霽爽帝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以所食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後命請雨雨立至盛有所齎皆不受尋以年耄辭歸益縱於酒醉輒白眼望天陰飆脩脩起衣袖閒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客請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杯面頃之雲起翳於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宴會有雲蔽月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召至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坻為鬼物所憑月鼎遇諸途大罵以水噀之

病自已賣餅師積餅於筐被物攝去月鼎召雷霹雲中斬猢猻首投於前市魁取婦為猨精所攝月鼎追婦還月鼎佯狂避世然有以病疢至者無不應之或以蠏中黃篆符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立愈庚寅正月十三日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而逝宋太史景濂記

郡城中有西亭濯纓亭白蘋亭疊翠亭三匯亭雙谿亭煙雨亭四水亭水亭會谿亭清樾亭歸雁亭有歲寒臺汀風閣六客堂苕濱館水堂皆郡之勝槩今俱廢

卞山有項王走馬埒又有飲馬池項王繫馬木石閒又有項王馬迹吳興多項王遺迹疑項籍避仇吳中當在此地

德清紫極觀在縣西文墅山梁大同閒建邑人沈文仲曾祖吳興太守道思少好玄默以祖父故宅捨為觀唐道士沈法謙捨錢造醮壇繞壇有古柏十九株椶櫚三株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文墅舊有仙童為邑中孩童之祟人苦之名其地曰仙童隝紹興初道士沈觀妙鎖置於土地祠下遂絕

長興有城山城在縣南石城山吳時烏程嚴白虎與呂蒙相拒於此猶有弩臺烽樓走馬埒遺趾又有朱城白虎壻朱叔廉所築按史白虎曾與孫策相拒豈嘗又與呂蒙相拒耶又有呂山亦云呂蒙與白虎戰於此

吳潛字毅夫號履齋其先宣州人占籍于德清新市鎮宋嘉定十年狀元淳祐閒與謝方叔同入相未幾罷開慶初復

入相收召善類徐庚金等上書乞斬丁大全六賊上宣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潛抗疏論之時議遷都四明潛力止之眾議立忠王禥爲皇太子潛奏云臣無史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上於是積怒賈似道出師潛移似道於黃州實北騎之衝似道頓足曰此吳潛欲殺我也還諷言官論其建儲之際心懷顧望乃編置循州似道使劉宗申爲守令甘心於潛潛鑿井作臥榻於上劉不能毒後劉召潛宴不赴乃移庖就飲遂遇毒潛之將沒也謂人曰吾將逝矣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後歸喪於湖與其兄淵柩同葬於邑之張家山

宋熙寧十年湖州知州章惇卜葬母於長興周行累日無所得夢有二人告之曰頭枕霞山腳蹋白蓮惇驚起待旦而行道問樵夫果得二山尋微路而入忽有廟宇題曰張李二王惇駭異使葬師視之穴在廟中遂禱以遷廟之意是夕大雷雨及旦廟已遷於山之東北遂以葬其母惇爲宋之奸臣而鬼亦畏之何耶

望洛山在德清晉洛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洛故名梁時長城有六眼神龜一頭登岸迸晴出彩翠龜數十同行如從衛然

朱勝非云吳人謂虹橋爲無星橋今吳興郡城有無星橋即虹橋也

宋釋顯彬字守中安吉人爲寶梵寺僧在空門五十年刻意讀書詠新月詩云微光已成魄隱隱夕陽閒六幰無人卷一鉤長自閒輪隨明月長香逐桂枝還三五相將近分明照竹關人多稱賞

守恂亦安吉人年二十出家寶梵院參禮佛鑑一日上堂聞舉森羅及萬象即豁然大悟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出牢關即便休佛鑑曰子也透聲色善自護持後住何山歲旱郡守請師禱雨師升座作怒色曰阿誰教爾強爲天郎時得雨人呼爲恂罵天政和閒歸寂荼毘舌根不壞有佛鐙語錄雙槐居士鄭公爲撰塔銘

歲庚戌（鑒）遭先君子大變每檢閱手澤因得所編西吳里語雜出他稿（鑒）讀而痛之越三年癸丑夏月（鑒）手錄裒集凡若干卷冀刻之家塾若曰傳之則先君子之美不止是也里語大凡具在序中（鑒）不敢贅不肖男（鑒）百拜謹識

西吳里語卷四

西吳里語四卷明宋雷撰雷自號市隱居士湖州人是編成於嘉靖中皆記吳興軼事前有自序謂予夙好博覽史傳乘載稗官小說之書不列歲代不序倫理信手雜錄間有犯孔氏不語之戒踵史臣譌謬遺亡之失冀就正於觀者云云與徐獻忠吳興掌故集董斯張吳興備志相先後書亦相類惟掌故集得入地理此書因多載神鬼荒誕只可入小說又不及備志詳載出處身分略差惟明人著述流傳已少錄而存之庶不沒其苦心云歲在柔兆執徐中秋月吳興張鈞衡跋

松窗快筆

人之心至公無私而後好惡得其正如地日經天明鏡在御物無巨細影莫遁曲直形莫隱妍醜毫不期然而然者是故人君統馭萬方以好惡之公私卜當世之治亂學者操修一己以好惡之邪正驗立品之賢奸古之君子達而在上則見之於行事窮而在下則著之以成書不必於其大也一事之末片言之微苟出於好惡之正皆可採以備後代之聞見於以勸懲焉由微而顯由近而達其係於人心風俗豈淺鮮哉吾不能與往哲並生於時則誦其所述作若把臂抵掌於一室誠以心與心相印證自不爽爾三代之直所以相維於不替者賴有是焉而已矣茲讀龔淵孟先生松窗快筆獲吾心焉先生負剛介之氣抱經濟之才不克大展於世因以公好公惡託諸空言遇事直書行如不及如探湯之曲隱寓於楮端故不必達而其立朝之節概迴軼等倫即於是編良足以觀先生之用意矣吾友魚君虞巖從先生之孫白谷游手鈔而藏之余因虞巖得交白谷知白谷之不墜家學恪守遺書魚君之仰止前賢異代相感皆本無私之心行好惡之正以共維三代之直者不言而同然也

丁巳夏六月下澣同里後學許行健識

松窗快筆總目

偉烈第一
勳澤第二
名績第三
跅弛第四
衲羽第五
篤古第六
術智第七
女士第八
梟黠第九
外紀第十

偉烈第一

周虎

張炯　洪

吳訥

徐禎

季壽

魚侃

章珪

錢昕

徐訥

顧立

陳易

瞿俊

徐恪

褚祚

蔣欽

陳察

孫艾

復儲子

姚志禹

顧耿光

錢廸　附

黃鉞　附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偉烈第一

周虎字叔子知和州適金虜入寇虎合戰凡三十有四殺驍將十數人射死石帥石乾礎虜大創引去由是江淮奠枕是爲開禧二年也謚忠惠（係武狀元）

張炯字鑑翁初依父執朱景（顧本無景字）雲氏借其子舜民避兵崑山舜民駕青簾舫以聲樂自隨炯辭曰君方避害不知斂戢禍及矣抵巴城舜民果被劫窘甚炯載米百石詣過之人取石許所餘尙富都以濟朱迨歸酬之笑曰方患難時豈望報耶不受炯之子修撰洪字宗海本姚侯鞠於炯因冒張姓戍雲南十有五年立朝三十年東至日本西極洮岷南窮交緬北盡遼海其生誌自銘曰生與衆人爲伍死與百鬼爲鄰生不能爲賢聖死不能爲星辰隨運化遷與道屈伸涉海洋而不溺犯瘴癘而全身馳遠道而得歸入近班爲侍臣去鄉五十年還家無至親田廬漸開設可以遺子孫含笑入地何慚於人永矢弗諼以誌吾墳

吳文恪公訥字敏德永樂間以薦徵至南京館於襄城伯李隆家時羣臣上黃河淸頌李屬公爲之首言天地位萬物育仁廟監國問隆曰汝武臣未解此孰所爲耶對曰此臣客吳訥撰也仁廟書訥名於屛未幾命教功臣子弟及卽位遂拜監察御史歷陞至副都御史（二字據顧本補）公巡按貴州還有屬官於僻地追送黃金若干公不啓封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幷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仁和縣宣聖及七十二子贊宋高宗御製御書其像則李龍眠筆也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太學附以秦檜所記其

言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爲言恢復者發也文恪按浙時歎曰奸穢之名邪妄之語豈可厠於聖賢圖像之後立命磨滅之　文恪在國學必寢食廂房一日疾且瀕危子儕偕監官懇請還室文恪厲聲曰風雲氣少兒女情多　正統六年辛酉致仕歸環堵蕭然周文襄（忱）見其窘隘欲爲改創公曰某不愛華靡勞民傷財適重吾累文襄乃止

徐植（各本作楨誤）字原芳父彥達徵賦後期法當刑植年十八請以身代臨刑詩曰父母恩同日月高願將一死報劬勞三杯白酒濃如鴆七尺青絲利似刀風送斷魂歸故里月移枯骨葬荒郊遙知親族偏憐我淚灑西風濕布袍

季壽字景仁洪武二十三年御史藍勝臨縣羅織無辜株連百餘家壽懇之爲詣闕陳狀上別遣張定代爲御史而勝伏誅自是壽足不入城年八十三卒

魚侃字希直永樂二十二年甲辰邢寬榜進士爲刑部郎以清嚴稱曹長舉任清河督運河水淺漲漕舟常梗塞設淺鋪夫（撥黃本補）時加疏濬輸稅者便之撈淺置卒自公始　公守開封耿介明允但包孝肅母亡家人往訃不敢遽白公覺之長號竟出不將官府一芥居平三旬九食嘗臥病衾單吏爲雨濕沾溼意象慘慼家人慍見呼之曰開封守竟爾耶公夷然不屑　公生辰客有持酒爲壽者厥捐王韶方有喪以素服往客勸更衣公遂見招之把韶臂說於衆曰此眞我搢哉是日飲盡歡

王世貞詩云魚侯治雄都貪吏暨洗跡中歲賦歸歟妻子猶菜色雖乖衡泌樂終守西山側人事良可悲天心竟焉極

立本曰魚公所在虞山之陰殘碑蕪沒予每過輒低徊久之公之勳伐止在我輩心性中彼石槨三年者止堪眙里兒耳

章珪字孟端舉國初孝廉巡按畿甸奏蠲逋稅六十餘萬斛正統間與同僚成規糾劾權要罷歸時有周綱者應詔於京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與士大夫分韻送別楊文貞盛怒得楊仲舉解免周雖遠斥而孟端幸免朋黨之禍

福山東嶽祠酆都獄至獰惡又伏機括誤蹴之則爲羣鬼所搶人非二三伴侶不敢輒入孟端齒視吳文恪甚少而剛介之氣相類章與吳約以昏夜獨往每鬼前留一餅爲驗約既定章先往匿帳後吳散餅時每云與汝一箇次至章匿所伸手叫曰我也要一箇吳徐云也與汝一箇

錢昕字景寅甦之曾孫正統十年乙丑商輅榜進士巡按浙江時年尙少適動從僕陸姓者商於浙怙勢豪橫道路以目監司而下不敢問錢廉得其罪立逮殺之凡所下車貪墨斂跡王忠肅公翺嘗歎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江夏吳偉髫時爲錢景寅家僮侍其子於書齋日取筆畫山水人物之狀家人白諸昔之景寅召試其畫良有形似乃曰若欲作畫工耶即與筆札厚給養之弱冠至金陵遂致盛名即吳小仙也

徐詡字敏叔長厚有內行躬課臧獲耕耨一夕水漲決防其僕某起視防缺處以身障之呼衆亟爲修築明旦公迎勞之曰子矢心若是豈久役於人者乎畀田百畝別居不復待以僕禮　公除夕歸自城舟過港口聞嗚嗚泣聲停舟詢之則居民負人斤金將撤其祖居也公曰吾畀若金二十兩償債之

餘用以治生民既拜賜因叩姓氏里居公家僅隔十里佯諭之曰吾江陰人也解維逕去　公既多男子一日偶謂周淑人曰今日經某鄉居民皆起視過客惟篋工舟中一女不眄視可異也是時公年老矣淑人以為公屬意此女陰為物色致之忽謂公曰舟中人已在副寢矣公大驚辭不獲已乃強納之生一兒即侍郎公肅公諱恪俗呼為徐八都堂也

顧立字成夫由邑掾領衛烏程值鬭寇竊發轉餉給三軍屢為主將設策平盜遷知雲和縣治最陞成都郡守未赴卒　諭官郡丞施某報能缺道里費公詒之曰予有先人之田數頃公但寓居敝廬秋斂時當為公治裝施挈家就之欻然洞堂也禾稼既同公刻期出諭曰如期者蠲租十之二不日租集施遂克歸及公除烏程施已為補浙憲矣相向感泣公竟不干以私　雲和人有金鐶者嘗總角時過公於道旁呼而謝之寘人子也攜人衙齋俾與子姪同業因厲游贊序復為之冠婚後金巡按吳中候使事畢躬造其廬公則無祿矣歔欷公家如初居旬餘捐俸建祠而去

陳易字一元為建昌推官地多虎患易移文責土神刻期逐之且焚其穴舉火之夕雪深三尺虎悉遁去後同知楚璜述職入朝王尚書恕迎謂之曰君非清節著建昌者邪課最當超遷易以母老乞休王高其志歎息久之

瞿俊字世用成化五年己丑張昇榜進士按察粵東嘗市苟芬給諸僚僚有羨之清矜者倍給之問其故曰君庭多穢耳僚怒提研擲之晏如也　公按嶺南薄暮至一公廨眾稟曰此宅多祟前後使君不居久矣公必欲入是夕燒燭危坐忽窗外人影紛沓而不聞足音有頃牛嗥群躍勢若山崩川潰吏卒擾公寢而號久之乃息明發周視院中獨一樹大可數圍公曰是矣入室所人密草一撇出命官屬集木工一二百輩伐樹眾皆縮手公呼一主簿授斧令焚之因施斬削自是遂寧　公按廣東嘗寢疾臥內壁一堵每夕幻山水圖公心怪之召有司共視居然畫也塗之以墨隱隱猶見筆跡踰數日始滅公恙尋愈　公罷官家居壁立比舍皆漁戶時時就之席地飲貧賤相爾汝飲輒歡暢每入郭率候載婁小艇歸仍附之

徐恪字公肅成化二年丙戌羅倫榜進士當慈懿皇太后崩梓宮神主祔祀中人有異議公給事黃門與同僚魏元諍之哭於庭大學士彭時亦以為言憲廟嘉納之卒成禮　公布政河南適歲凶省臣欲遂流民防亂公曰是速之也議停漕粟數萬賑之期以秋熟調補眾擬先聞而後行公曰民命在旦夕即有罪請身任之粟遂得發上竟可其奏　公撫汴時值貴璫挾密旨廉訪諸僚爭先趨謁唯公後往遙望其儀竟不入又議河溢狀巨璫李興張昇意欲據上座公執主客禮折之興頓懾服劉都憲大夏預此宴自遜弗及也陳中丞察請以恭毅易其名不報

稽祚字日胤成化八年壬辰吳寬榜進士知臨海邑有茶山僧之故業也為勢家所占訟久不決一日公閱其牘歎曰僧今得理矣顧其後有僕在自悔失言立召僧諭還其山且囑之曰汝若賄僕一文即以山歸豪家矣　公清操絕人為令時厥弟往省頗歸無以相遺乃券析祖產授之後為侍御卒京邸貧不克殮年友吳狀元寬殮之以衾

蔣欽字子修號自新弘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進士嘗總角時每讀史至忠臣烈士傳多欷歔流泣正德元年丙寅冬率南道蔣彥徽等十二人保留台輔劉健謝遷因斥權璫高得林

馬永成坐逮賜杖明年春宥死落職公獨奏誅劉瑾瑾矯制加杖候鞫公又從獄中上疏大略言臣有痛心蹙額之恃陛下有覆國亡家之禍請陛下亟殺劉瑾以謝天下不殺瑾即先殺臣以謝此賊誓不與逆賊同朝辭氣剛直權倖切齒復遭嚴刑前後拜廷杖九十越三日隕於獄初公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聲啾啾因起視曰此疏一進且擬奇禍鳴者殆先人之靈耶可更屬聲聲復四聲公歎曰某業已委身義不容緘默負國爲先人羞死則死耳不可易也及被杖創甚同事者俱迎醫飲藥公獨云吾得與龍逢比干游足矣竟不療治

正德四年二月十六日通州庠生李安國召仙仙至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叩姓氏再三曰吾常熟蔣欽也復題七言一律自謂蓬島得名云

陳察字原習舉弘治十五年壬戌康海榜進士武廟初義子江

彬驕横中外仄目公一日遇於朝厲聲叱曰鼠子敢爾吾今劾汝矣擊之以笏彬不覺短氣　公爲御史時劾劉瑾繫獄罰米及南巡又諫世廟初復建言仕至都御史（據顧本補）撫贛平逆有功　公奉命按蜀從郵書中接母訃即被髮號泣徒跣馳歸沿途皆進惡草具跋涉間關絕不言憊　錦衣千戸王邦奇以法革官復巧誣大學士費宏等上劾廷臣會訊僞具見顧莫敢奏者科臣楊言獨指邦奇欺罔上怒其黨庇大臣即褫巾逮繫下獄公向陛大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楊言羣僚錯愕引卻上遽目懾公公不爲動言被搒掠公毅然請代旬日親餉言於獄獄吏無敢呵者已又草疏力諍上威稍霽言得外補

孫艾字世節正統辛酉孝廉嘗游金陵狎客勸攜謝妓公徧訪教坊李女共得七人人持千金納采即京城下居七所每所

器皿畢具選日結婚將御一如常儀爭妍競寵備極燕爾之趣冗費可二萬金興盡而返絕不留盼　初公擁貲百萬以豪侈蕩盡但餘一廛以居雖膏腴輕售終不言貧僅一人乃欵門自陳願輸粟五百斛公辭曰嘻吾安得空室貯之哉固與之則曰虞山之麓向埋一巽石請鋤此米劇剔之鑿山幽峻所稱大石山房是也　公中圮時歲歉枵腹其甥錢倘餽粥一盂會有方士款門公倒屣出迎囑家人曰分作二盂與客共之　公既以子舟貴封工部郎嘗步游金閶有賈人忽把其袖且咎且詈幾至折頤公乘間進曰予海虞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舟同榜家僮且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某咎之最是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酬暢而別

復讎子梅林里人佚其氏父爲倭寇所殺某物色其賊詐投伍

中日相近暱坐作不分睽已誘之曰某村有冶容可御賊熟其欵愿信焉忭躍隨往冶容實其妻也殺雞呼酒佯爲綢繆某又云恐別有至者爲大王障之執刃立門伺賊醉手刃之或云其人林德也（或云下七字據黃本補）

姚志禹居河陽（陽原作楊據顧本）里擇往古忠孝節義各一人肖貌供奉伏臘獻享洽比其鄰必作規勵語萬歷丙申忽詣憲臺檢舉故御史錢岳穢迹至累數百言按臺曰錢與若何讎曰公惡難昧豈有私怨哉又問若不顧身耶對曰身復何必顧（顧本注按岳當作岱爲旁避諱也）

顧耿光字介明素仗義萬歷二十六年戊戌邑被旱災詔蠲租五萬石故事按畝均派公白段令然曰田有上下蠲十之一即稔者九矣稔者濫卹則仝歡者乃枉費乎須履畝核荒爲便令從其策民賴以甦自是築隄浚渠諸役俱聽公方略令

以艱去貽之牘曰國家有不愛財不辭勞不避怨盡如君者何患不治日太平哉　公雖俠烈仗義卻又雅量當于立城隅一夫三批其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力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　公以貢租抵潞河會為師臥病因為覓藥有道士張執者逆望公來卽言吾鄉侶至矣因迎曰予所須易耳更有秘方子可持以濟人南還後無相忘也叩其居曰浙之某邑某巷王生藥鋪他日如言訪之則王氏故以仙去者特存一古廟而已公好施藥蓋其遺方云　萬歷三十一年（六字瞿本作立本日）歲癸卯予與公把臂登樓公笑曰日者有言吾歲在卯殆將別鄉交矣予怪其語則又曰古誰無死所遺恨者嘉定友不道使吾公租二千石委民脂於他邑吾死誰更索取耶居無何果得訃齊亟啗其孤孤出公治命則五載前手筆也

附

錢甦傳

邑人龔立本撰

錢甦字更生初諱沂世居常熟之沙盆里天資沈毅遭高皇帝神聖以布衣出入闕廷蓋異數云初與豪右朱元善有隙被誣繫當洪武己酉御鞫午門甦獲昭雪尋奉日詔俾所過州縣南向上坐宣諭天子更化之旨此四月三日也帝憐其夜行賜宿儀鸞司其明日發自京都始道句容句容令禮之至丹陽丹陽令遇之甚隆而密奏其事上報曰朕命也於是官吏望風震恐以是月望歸休矣居無幾元善多方營賄則又文致甦如前會適子迪慷慨伸訴事亦旋釋十年秋星變應詔疏請辨華夷均田產慎刑罰尚廉恥復古學造人材上嘉納之敕辦事中書省復上實封三事明年六月元幼主卒上命禮部會撰祭文甦從

旁竊之不甚愜竊擬三百餘言大約以華夷偏正立論部僚弗省也甦因以獻帝置諸袖中特詔用之召見曰錢甦比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上搢曰宰相誠爾耶先是甦應詔詣中書長揖不拜謂未拜天子先拜丞相於禮不合其剛直如此上累欲官之輒以疾辭年六十終於家甦學識淹博其河圖詠云一二三四各方列六七八九外與俱五象夾十同中居或實或虛符洛書實推本太極二五多所發明著述湮佚惜哉甦之父希祖元季教諭玉山厥後多聞人迪與昕皆其著者

立本曰予讀郡邑志及明興（原作典據廣本）諸逸史得更生事未嘗不嚮往之歷年未久紀載且舛訛予覈錢氏家乘兼咨父老爰立傳而探像贊附焉贊乃吳文恪公手筆也

贊曰學博而專志高而教隨詞章而弗居藐豪強而弗避斯實吾鄉前輩之偉人其視今之小黠大癡蠅營勢利者豈可同年而語也耶

黃鉞傳

邑人楊儀撰

黃鉞字叔揚蘇郡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游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卽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至陂輒盡每以為恨楊滲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挾書倚檐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賢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答曰苦無書讀耳過目可不忘也滲曰吾有書在海洋店去此不遠子能從我游乎鉞喜再拜卽從滲入舟至其家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滲怪

其頫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遺者溲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問之併辟福賢良溲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畢餘生以予好學盡以藏書奉覩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所知殆累我家鉞徐曰第無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日即尹有問子但操耒前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硯數載知福爲深其材能學問遠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郎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三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即建文三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三府京師之左輔應天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猾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材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始行布置亦已晚矣孝孺然之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間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方穫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貧客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即日營葬事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帝正位詔籍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百戶許某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戶三日四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言善已赦服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既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半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之而哭曰吾與君相期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既已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罷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無問及鉞屍者福乃具棺衾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湮薜蘿九辯不同哀郢志三軍難奪采薇歌手披宿草狐蹤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贊曰叔揚克一之死均之爲忠也然克一受命於君舉義師不能成功卒爲麾下所縛身死族夷此君子之所憫爲也若叔揚之死則屢絕而復食忍須臾以待克一之事定然後從容致身以成其義孝不遺其親忠不後其君信不忘其友而又不紓以苟生不激以蔑禍其賢於人遠矣哉

王鳳洲黃給事詩云叔揚踐華省食貧無異操猶爲墨縗輿匪以弓旌招借箸畫勤王湛淵報久要形泯神自王松柏蒼然高

勳澤第二

何縣公子平
郭縣丞三益
王縣公倫
高縣公瑞
楊縣公子器
計縣公宗道
任兵憲環
黃縣公嘉對
李壯士安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勳澤第二

何公子平盧江灊人也元嘉末除海虞令祿俸盡以供母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敦厲名行學堅義明

立本曰名宦首祀此公可謂卓絕

郭縣丞三益字慎求海鹽人元祐三年進士常平使者嘗調蘇湖常秀之民濬青龍江畫地程役而郭所部前期告辦使者議留常熟助別州竣事郭引所部歸使者怒檄追孔急郭母周曰事出無名使者再思行悔矣雖然汝不可無會第無以所部從也夫何使者果止丞勿來

立本曰爾時佐貳有志節如此厥母亦明哲哉

王縣公倫字重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端平元年知常熟事百廢具興以政最累遷龍圖學士清修剛勁賈似道歸天台葬母苟徑新昌倫獨不謁見

高縣公瑞洪武中蒞任胥著倣袴隷人戈孟逵竊見之納絹二疋於其衙公諭而鞭之加絹於項斥出縣門其自吟有賄賂一分無地入清廉兩字有天知之句

楊公用字子器後以字行復字名父慈谿人弘治間蒞事教民築隄捍水召流亡復業因稔而後稅之先是折糧銀隨糧同辦每苦銀貴米賤公諭糧戶以米貿易春半而輸輸銀近在堂廡監收不敢橫索　公始蒞邑即召里胥圖所居方向籍書事產丁力審役日按籍參之遂多平允　公後參議湖廣時分守辰常值郴桂賊起人人首鼠公則請改郴桂得署平賊尋遷河南參政會疾作歎曰吾意在解組但河南寇患纍騷豈臣子圖安時耶即日抵汴城賊且走湖廣河洛以爲安

枕公曰彼中土兵追迫賊必復還汝州爲洛陽藩籬賊所必趨乃兼程赴汝公方食而賊果犯境矣投箸登城手書信牌示城中曰不上城者斬竭力固守汝遂克全　虞邑鄉賢之裔有妻非其耦者公取嫁先賢後人躬臨其婚

立木曰公以文學飾吏治有古循良風課最召入吏部其後陳中丞察欲謚公敏憲其疏略曰已故布政使楊子器歷中外因事建議亘終始持已克堅決疑金井特立孝廟之終長跽禁門甘繫武皇之始其品槪見矣

計縣公宗道字惟中廣西柳州馬平人當歲凶嘗與郡守林世遠議水災林有難色公曰令誠非才安敢忍民命而迎合太守意農方耒耜而官府橫征使之失業而轉死非特令之罪也林雖不懌卒從之　公每以政暇登臨名勝集詞人觴詠桑民懌任誕食貧公在任授粲解衣率以爲常

任光祿名環字應乾潞安人始爲郡丞職專防海會島夷寇吳累建方略尋擢參政備兵江南體貌不甚魁梧而臨事嚴翼遇物愷悌一時倚爲慈父子邑王令鈇死賴公駐節邑中撫綏安輯士庶得以無恐其篇章激烈子猶及記一絕乃在虞時作也其詩曰昔年跨馬陰山道今日提兵滄海涯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　初島夷犯黃江涇橫行殺戮唐會元順之登臺說周御史曰公見良民被刃耶周言須任使君來有頃公至語次啜茶大嚼茶碗云某誓殲此虜是夜出師斬賊五六百級盡南中首捷也公每視事毋病報至輒仰天大慟聞者俱爲酸鼻嘉靖三十八年已未科臣徐師曾疏請贈光祿卿蔭一子千戶列祀名宦祠

黃縣公嘉賓已未進士閩之崇安人也窮得疾苦無所不悉嘉靖庚辛間當兵荒之後四境蕭然諸臺督賦頁急公教民勿亟且曰令寧死必不置民於溝壑也輸賦者布縷雞豚皆以便宜收納父老至今感歎撫字心勞其公之謂哉　海寇吳宗結黨刼掠公微服親行設策擒獲驛使袁某雅通宗所至是爲之居間公不聽立撲殺之遂爲袁所中暈轉戶曹郎病卒京邸年未逮四十　公丰姿韶秀聰穎絕倫直指使者頻委（原作爲據縣本）公查覈各郡軒車所至人望爲神明發姦摘伏興利除害職雖邑令其所加惠遠矣

附

李壯士名安廣西人從主簿李宗昭寓官廨嘉靖癸丑倭虜初犯福山港壯士持短兵毒弩往觀遇虜於何墅里虜僅數人蓋渠魁之驍悍者壯士一箭斃其前鋒又手刃其三失足坎中被害十月十八日也是歲虜大創引去有司殮其屍禮葬山原開一穴乃得成壙似默佑云邵北虞先生輓之詩其略曰留威江邑烽長偃埋骨山原草不枯防海將軍印如斗也應投槊愧非夫又當時傳一對聯云五月城成空譚氏十年之粟（譚照譚曉輸錢四萬築城）三朝寇退賴李安一箭之功

立本曰壯士於吾邑有捍患功歲時致祀不絕有以也王縣公死事業有專祠藉令壯士附饗不愈於野祭哉惜未有建此議者

名績第三
瞿硎先生
能書處士
錢朝散觀復
邱光祿礪
瞿中翰汝文
曾少保懷
趙待制公豫
施監察頤
陸參政杲
顧參政以山
楊知州集
李文安傑

王參政鼎
王副使舜漁
周參政木
徐廸功禎卿
吳少卿堂
盧方伯翊
王觀察宗錫
季徵君儒
嚴文靖訥
陳莊靖瓚
邵文遣圭潔
趙文毅用賢
劉知州紘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名績第三

瞿硎先生墓在直塘廣安寺側居民浚塘得其誌石云瞿硎先生字楷子廣川人隱居不仕後徙常熟卒葬東陵武丘寺重岡之原武丘蓋廣安舊額也（按晉書先生不知何許人大和末嘗居宣城郡界山有瞿硎因以爲名大司馬桓溫造之見先生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

吳縣張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初爲邑尉有老人陳牒求判越宿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立本曰老人父書法若此竟晦其名不愧處士矣

錢朝散觀復字知原由政和進士出判衢州虜騎犯江浙衢當衝要觀復先白郡守悉縱老弱戶留一丁既而眾兵欲造變

顧城中無所掠乃止　公知廣德軍其民苦轉餉回遑加斂水鄉因請於朝寄廪湖之四安至國門纔五日費減大半

邱光祿礪字師說秦檜當國以礪同年生有孫欲娶其女礪託以兄姊未葬請祠甚力實以疏檜云

瞿中翰汝文字公巽在試院以冗官發策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二爲字原作謂據顧本）有司慮者二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儺儀有旨令撰文辰進篇目午夜督索進呈立就數篇文法高古紹興初以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惠先生　公巽善畫有佛道像六十餘軸及楚天春曉圖傳世

曾少保懷字欽道宋孝宗時專戶部凡五年未嘗語錢穀而會計甚裕上目爲蕭何劉晏面賜御書松賦以示歲寒之意淳熙元年由里中起拜右丞相力疾赴闕上特製輕金帶以賜

逌待制公豫字仲欽幼年聰警歘誦左氏傳不訛一字由紹興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沈厚淸苦居官廉正嘗曰吾求爲循吏不求爲健吏

施監察顯字孟微洪武丁卯戊辰鄉會試俱第一爲庶吉士累遷監察御史一日上命賦詩有日出光華照四方之句遂以疑似得罪放歸道中有詩云蹇驢駝病出京華細雨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

立木曰太祖以曾出家詩中有犯光字釋字和字者爲譏訕俱得罪至於誅殺公之被譴亦以光字故然止於放歸幸矣

陸參政杲字孟昭景泰二年辛未柯潛榜進士任刑部郎尋陞福建參政繕城築隄頗著威惠不營談生產而所至必蒔花竹小飾齋廊戒內子儲名醞珍錯客過必酣暢卜夜不休一時之稱俠有度者必歸杲也

王世貞贊曰逵塒王孫不顧已俠同孟公不踰軌安得其人與終始

顧參政以山字安道由吏員登順天鄉薦天順中以侍御外補節概淸嚴其能官也饔飱唯麥粥而已

楊知州集字浩然景泰五年甲戌孫賢榜進士初觀政兵部即移書于忠肅謙略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二人死於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奈淸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進士除知州自集始

李文安公傑字世賢成化二年丙戌羅倫榜進士嘗成弘間充兩朝東宮講官得遷特陞武廟初賜公雕玉麒麟帶逆瑾先期附報意以市歡公正色曰此君恩耳瑾知不可動遂思中之公請致仕　公林居既久一夕繞庭徬徨行夫人問故答曰彗星未滅所以憂惶也

王參政鼎字元勳成化五年己丑張昇榜進士雅篤交誼蕭山何舜賓與公善舜賓以南臺坐詿誤論戍留家與邑令鄒魯有怨魯陰狠人也械舜賓赴戍因問道害之舜賓且死囑其子競曰兒誠不共戴天則年友王某可託也競亡命歸鼎鼎設館授餐但難之曰事何容易夜分就寢鼎輒從戶外呼競名競輒應如是者幾二十年夜不交睫鼎乃歎曰子可以報仇矣然未有子少待之競既得子會魯陞僉事去任公資競千金而陰爲決策競乃邀魯於江滸毒毆之灌以溷穢不令死獨嚙其雙目憲司驗魯既瞽廢而心頗憐競爲父發憤競母又得公貲之京撾登聞鼓訟寃事下并鞫大理評事曹恕引唐梁悅事爲證競得減死天下稱競之孝而高公之義競之子名王孫示不忘王也終邑諸生

王副使舜漁字于澤正德十二年丁丑舒芬榜進士公嘗分司浙江中貴畢眞鎭浙將應宸濠之叛御史張公縉察公忠略密謀爲備一日眞召兩公飮欲戕之座上公請先入以辨挫其氣而約張先出眞謀遂不得行　公素請武略分巡東兗時邊牆多圮公白撫臣修築虜不敢犯或挾中貴擅支諸衞俸給公捕置於法及其遷也遮人泣送有圖其像而去者

周參政木字近仁（二字瞿木作勉思）成化十一年乙未謝遷榜進士嘗謝政北歸巨艦蕭然僅舁一頑石置舟中石今在墓頭長可丈餘　公參浙藩時特修岳武穆墓復其墓田因鑄秦檜夫婦鐵像北面跪武穆供游人唾擊至今爲士論所快

立木曰子謁岳墓首肯鑄像事未究所從始也公之族子

齊金爲予道之其後南豐令綦慶往往兀坐罵檜其內人止之輒疑其與檜姦聞者捧腹

徐廸功禎卿字昌穀世居梅里鎮少從郡守齋先生受業年十七撰新侍籍居然晉魏矣弱冠著談藝錄及歎歎集北地李夢陽傾蓋語曰談藝超駕六朝而歎歎集氣格不類公大悟沈思三十三日昏若與漢魏諸賢晤對其後詞調高雅杰然名家書學亦工惜世人罕爲之傳耳　逆瑾當國輒以虐刑煅煉朝士公爲大理寺副多所平反又作猛虎行相誚遂得非罰俸請改國子博士

立本曰世之習昌穀者率稱吳郡予能私一文人哉閻秀卿二科志黃魯曾故實補遺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　又崑山顧文康公鼎臣嘗夢至一官廨見刑犯纍纍徐昌穀在其內驚問之則曰此非君所與也其後世廟出狩文康

扈從不勝勞頓一夕夢游西山殊自怡適會有傳呵聲至前騶所執多屬清玩不類宰官旌節主者綠袍跨鹿即昌穀也云將往青城山赴任所掌仙班錄籍詰以前事云此另有故所以不煩公援手爲事必欲了耳

吳少卿堂字士升弘治十二年己未倫文敘榜進士正德七年河朔大盜劉七作亂海內騷動上命陸總憲完統兵剿賊公以御史監軍後發總憲三日德州千戶李某護其軍行及曹州望見大營以爲王旅逼之則劉賊也時已薄暮李直突營前呼曰吾陸爺差來（據縣本補）打話官也營中一人躍馬而前李射殺之後出者披靡矣度公抵州李亦馳去官兵鏖戰斬首八百獲俘一百七十有爲從官屬逮獄公奏釋之脫諸三木引酒酬勸計自飲百四十觥人人感激圖報數日後臨陣七人死事身負十餘創者甚眾賊退三舍拔營赴江南是時完

逗留濟寧公欲論劾之始進狠山之捷蓋公力也

盧方伯翊字鳳翀弘治三年庚戌錢福榜進士初知獲嘉御史李瀚行縣不復問吏事但歎息者久之　全蜀以松潘爲障蔽戍卒從成都調遣勞逸不均公嘗守禦松潘與撫臣裁定更戍法小河抵棧閣運道久廢公調工治之土人稱盧崖閣公敭歷中外於川廣雲貴持重有恩信多安攘功不特一蜀也

王觀察宗錫字元善成化十七年辛丑王華榜進士初按江右浮梁人有與臺長締姻者豪橫不法公捕訊治如律比還朝造臺謝過臺長曰此吾所以舉子也士論兩賢之

季徵君儒字席珍浮沈黌宮退然若不勝衣獨究心民瘼張都憲鳳行縣儒以災傷建言都憲稍稍引郤儒升堂掀髯請畢其說左右側然危之儒自若也令有酷於催科者歲甚歎儒

與辨於郡守前令頗賴詆爲狂生守曰真志士哉明日召而慰之

立本曰予錄季子事幾停筆恐諸生得以口實云

嚴文靖公訥字敏卿嘉靖二十年辛丑沈坤榜進士當秉銓時委政於選郎陸光祖拱手受成天下稱服公平居嘗曰吾被主上厚恩自覺銓選一節未嘗負國　又嘗時海忠介爲淳安令以失上官意與下考入京聽調適有白簡論覲吏動耗千金淳安令海瑞往返止用銀三十兩彼獨何人而能若是公見之驚喜即日超擢戶部主政忠介因此得上疏極諫云

陳莊靖公瓚字廷祼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諸（原作緒據縣本）大綬榜進士風格豪爽間與才俊戲演（原作衍據縣本）傳奇釋褐除永豐令吏卒迎候者見公頂進賢冠擊壺高歌私心以爲易與比蒞事威稜脩肅乃大駭服　公居諫垣一朝彈去兩太史瞿文懿

景淳在史局戲謂曰我詞林從不落人喙公乃破此例耶公曰重詞林故去其相玷者

王世貞贊曰直而溫恭而柔（黃本作溫而栗）介於石不終日表裏如一始終亦如一

邵文遠先生圭潔字伯如先生究心經濟不克表見時時與當事計民瘼其水災謠築城議皆爲邑令所採登薦十餘年僅山田五十畝歲得餘菽不能餬其口　公才氣雄贍雖浮沈青袍而英聲蔚起嘗於計偕舟次四方文士鱗集隔浦會呼北虞先生北虞公別號也鄰舟聞之莫不推篷翹首其見重如此　公以子鏊貴贈文林郎又三十年門人追論文遠先生　公沒後邑城南陳氏舞乩召仙得公至書曰吾邵北虞也賦詩有三山漫有安期籍四海空傳賈傅名之句問以人事不應輒擲筆去

趙文毅公用賢字汝師隆慶五年辛未張元忭榜進士自疏論江陵中外敬憚比召復原官再上封事極言東南賦役之艱困爲區畫鑿鑿中寢留中不報陳莊靖鐫其疏草每向當事者稱歎　公與陸莊簡光祖同時是時吳縣太倉方柄國陸多所迎合公輒面罵之陸笑曰此老趙不濟處亦是好處其後陸爲冢宰公乃得再召　公文章矯健王元美相與揚扢所著續五子篇公其一也

劉知州竑字以規（二字瞿本作毅齋）成化元年乙酉孝廉知縉雲事俗黠號難治尤勇於私鬬至殺傷遂逃不肯就吏公故緩之使出輕重論無脫者有婦戕其夫不承爲默念之若有告者一訊而得人驚爲神服所載田上下胥舞又亂之公釐爲稽覈賦因以定穴得產銀爭所由興而吏因濟其墨公爲請罷其課考最移知定州州俗勁悍能柔之以文教武吏恣橫公取其卒繩之法懵不敢動

跅弛第四
李　璋
黃公望
湯　琛
桑　悅
瞿　杲
劉　儆
狄雲漢
楊　儀
孫七政　柚
周　詩
徐　洪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跅弛第四

李璋吳中有故相遠派嘗游一菴院題壁云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璋署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璋行第九初赴省試（二字據廣本補）特奏語同試者曰廷唱日必不以名（原作召據廣本）見呼止稱我排第耳衆不信與之約璋潛進狀云曰在京師有達族相遇名郤犯重欲以玖易之他日殿下果唱李玖矣王荆公甚愛其才有送行詩云湖海聲名二十年尙隨鄉試已華顛卻歸甫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望青鞋雲水且留連故人相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篇璋之孫益字彥中歷官至監察御史

黃公望字子久初應神童科慧聲籍籍曾辟浙司掾吏一日幅巾鶴氅白事憲長怪之俄而飄然鴻冥矣郭西十里外故有石梁面山阻湖子久偃臥梁上時時發狂叫絕引酒痛飲飲罷投罌於川川流幾爲之鬭善畫山水自署曰大癡道人（陳眉公太平清話曰黃公望本常熟人陸神童之弟出繼永嘉黃氏故姓黃）

湯琛字魯寶天順元年丁丑黎淳榜進士剛果寡諧由刑部郎至廉憲所善里儒陳表每赴之必襆巾服豪飲以詩相角邑有貴耶素強橫郡守繩之且爲所嚙而去琛當刑部時嘗邀（原作僣據廣本）表飲室中其人適具澳儀通謁公使人辭之隔屏語曰彼朘弱民膏血以自雄常時不相識今乃爲刑部主事來乎表起掩其口不止

桑悅字民懌（二字瞿本作思玄）總角補博士弟子員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子桑悅士不當用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約明日相延悅比往刺又署天下才子矣使者俾校

書而預刊落以試悅索筆請謄無誤使者乃大服　悅通判長沙職領糧事先是豪猾乾役積逋嘗三十餘萬逮繫滿獄悅悉心經理逋賦頓入居平頗以賈長沙自目稅抑滌倒作弔湘纍賦以見志　悅再試禮部主司奇其文及閱道統論至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棄去抑調泰和邑博爲博士歲餘按察視學者別卯何書猾儲曰吾故人桑悅幸毋以屬吏視也按察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曰悅豈有恙乎吏素惎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召之悅曰連宵旦雨霪傳舍圮守妻子毋暇何候若爲按察待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不三日先生不來矣越三日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於悅奈何以面目相

恐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耳脫帽徑出按察度無奈已乃下留之　民懌狂士也郤有皺語遣爵晉人曰天聰無耳天明無目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眞揭竿下海而求唐口者矣又曰喜怒之情生於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毁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　民懌方提抱時堂中懸軸輙指其字逮能言詰之乃曰吾所指者皆贋書也晚歲彙全稿付御史某鏤版某渡江覆舟竟不傳今所刻者其剩業耳

瞿杲字炳暘性度坦率嗜酒落魄自號醉漁喜畫蘆雁逼眞

劉傚字以則父檄當周侍郎忱理賦江南募用有幹略者邑令郭南白見劉檄等數人侍郎寓鶴山書院檄等入輙至榻前敘話後傚任父事倍有襟度　傚於父歿後走幣四方乞詩文求愜其意會故人陳生修輓章來有兩京冠蓋知名久百室飢寒戚惠多之句傚乃撫几稱快蟬聯十日起覩陳生舟曰是不勝載以家航載米百石贈之　甘澤宰邑時有二舉子至邑其鄉人也假舍僧房令性暴僧不敢白濡遲久之乃以語傚時天寒傚爲治衣絮舁薪米酒殺積庭中客驚喜過望居數日爲二客置酒私讓（原作議據樹本）同儕曰令有客使飢寒於吾土地邑寧無人乎其資其裝二百金遣之竟不以聞於令令亦終不知也　陽山花某（吳中故實作陽山花家）豪侈自負多方致傚傚往見其門繫耕牛數十頭笑曰此貲牛牙郎家耶不交禮竟歸

狄霽漢字天章成化甲午孝廉除沅江令郊外有佳山水公暇每攜妻子共游游必以暮歸民間父子挈果茗相候公停輿享之童豎爲扶輿而行沅江故多湖冠終公之任不敢犯後宦途多畸挂冠臥虞山薄田二十五畝在湖壖因戲稱餘夫

與太倉州守李端善嘗共登城眺詠其詩有云南去好山都入越東來滄海半吞吳李揖之曰先生語工若是信坐窮也

楊儀字夢羽嘉靖五年丙戌龔用卿榜進士罷官搆萬卷樓兩楹擁圖書自娛以跡及公庭爲恥其初歸詞曰萬卷樓前百花徑裏年來草色荒蕪天涯客子歸步久模糊猿鶴驚猜已甚故山遂千里歸途念少日煙霞色相落魄帶經鋤　人生何自苦風波險惡歲月奔徂笑候門稚子驚問征夫惟有下機山婦應私詢貧似當初覺囊中虎符龍劬猶恐事虛無（右調滿庭芳）　細雨沾楊柳東風上海棠一春佳景在茅堂煮酒又生香　玄本無煩草嘲多亦不妨花前縱飲任淸狂舊恨莫思量（右調巫山一段雲）　世廟無逸殿成春日宴廷臣於殿中伶人歌花底黃鸝之詞上問此詞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之曲上喜曰甚似今日風景顧謂夏相國言曰花柳分春無逸殿可

就席思一對聯來夏私遣飛騎訪尋楊祠部令對楊方與僚友羣會一勳戚家重門深院杯酌正濃忽聞騎吏叩門聲急閽人拒之曰夏公所特遣也既入門卽問楊祠部何在屏客出片紙授楊卽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儼衣冠以俟命楊就庭中立取紙筆屬對付使者其句云華夷一統大明朝使者卽飛騎而去客既復座相顧不敢請問楊亦不敢言由是人疑夏公與楊有密謀多忌之事聞於外時霍侍郎署印吏部夜與顧鼎臣黃宗明謝丕三侍郎作會席中曰吾欲將禮部二人外補顧問何人霍曰陳主客饒楊祠祭儀也顧抗聲曰陳郎中可陞楊員外不可陞霍愕然曰陞遷者吏部之職其權在我何故楊員外不可陞顧笑曰鼎鏞尙有耳豈不聞楊員外是桂翁左右手乎安可外補黃正色曰宗明幸而同省知之甚眞楊乃桂翁文字交安得謂左右手乎

次日報出楊儀陞四川僉事陳饒陞岳州知府其夜二鼓夏從門隙投疏留陳楊二人次日辰刻旨遂下御筆親批云部中旣多事楊儀又係見差著留京辦事我朝吏部陞官無天子留之之例天下傳聞以爲異事

孫七政字齊之性好客然所居池館非同調弗得入有傖父突過池上遺溺亟呼田父攜桔槔刋去池水水且涸矣猶汲井泉滌之 公故有臺榭一旦緩急捐去獨忍死衛古松三株其詩云鄰家劃宅供婚嫁荒徑留松待故人汪司馬戚少保嘗過訪借酒家瓮入蓀門亦在所劃中也 枏字禹錫公之姪也虞山西麓有一丘一壑藤蘿薇蔁枏顧而樂之結廬開徑尤貧不貲一時文人名姬無不知蕬谿者每過從輒傾尊恐後林端揭一酒旆署曰賣漿家 邑令王之翰墨吏也伐虞山古松供爨枏詣松徑悲號酹酒作詩弔之曰彌畔號疏

度好音翛然常伴白雲林孤標自失驚龍勢獨客無聞駐鶴音雪滿寒山虛榻影月明淸夜伴琴心經行若問銷魂處碧蘚寒流久廢吟

周詩字以言原籍崑山厥父右愛吾邑山水謂所善孫世節可屬命詩移家來詩詞調高雅壯歲好登臨游燕越間多交名流人人恨相見晚在吳郡獨與皇甫兄弟莫逆卒葬虞山皇甫沖銘墓楊用修愼致其稿署曰海內詩社神交老友 以言嘗註內經十餘卷曰軒岐之秘盡此矣散逸不傳其方藥神效張仲景而下不能過也然所得稍贏百金輒與知交飲酒高會放情湖山遇人卽賑其急金盡乃已已復理方藥卒爲常 以言弔岳忠武云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雄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漫斷封頭草蒼蒼落照中浙江學憲孔天胤見而賞之命駕唱酬歡若平生

劉鳳贊曰詩之稱於時由子安然其人藾以疏行已有恥特誕狂類可笑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造之多避去與彼自衒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爲放達寄請爲通俠鬻之所羞居之不疑悲夫

徐洪字彥弘邑富民也家累百萬一日忽諭司記僕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有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盡舉田產授珪挈妻子築室先隴之側布衣疏食謝遣交游自號桃源小隱

衲羽第五

彥偁
張道裕
了通
申元道
晤恩
梅汝能
周隆孫
金竹
席應珍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衲羽第五

彥偁卽四高僧中伏虎禪師居破山一虎詣之口中被箭因爲拔去明日獵夫朱德循血蹤見虎彥偁示之以矢朱感悟罷獵

張道裕龍虎山人天監中棲遁虞山白日仙去迨宋治平中道士李則正浚其丹井得石函啟之藏丹二丸化雙紅鴿飛入尙湖則正道行高雅好施藥多奇效

了通住智林寺嗜酒不檢通州狼山寺失火衆見一僧從烈燄中噀酒滅火自稱智林了通翌日衆渡江叩謝了通正沈醉力辭無之然衣裾猶有焦灼處其後沐浴頓化

申元道師事徐神翁將南游翁戒之曰逢虞則止無雪則開元道謹受教渡江偶居虞山插竹結菴竹遂成林峻嶺無所得水一日雪深數尺惟菴前覆簣地不積元道頓悟鑿井及泉名雪井其後相傳仙去

宋晤恩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終日一食臥必左脅坐必跏趺每布薩涕泗不止雍熙二年八月朔夜觀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將逝矣絕粒禁言夢一沙門執金爐焚香三繞其室夢覺猶聞異香二十五日說止觀指歸及觀心義畢端坐而化人聞管絃鈴鐸之音自西漸去

宋梅汝能仕至縣令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白幅鑿破爲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授之以經忽不見由此自名往生後因邑中生公造丈六彌陀像乃施財百萬爲之妝飾殿前池中遂湧一雙頭白蓮其花百葉是冬無疾而終

周隆孫眞人住持普福宮嘗游武當舟次儀眞風逆舟中人恐眞人畫一符於帆檣舟叢中獨乘風迅利

金竹字子虛別號默（[illegible]作墨據顧本）齋才藻慧秀嘗夢至一處桃花夾溪其兩楹揭紅日半梁僧寺晚白雲千古洞門秋之句自後忽忽厭世吟桃花詩百篇棄家赴終南後有人見之於三茅山年百有四

席應珍少爲老氏學異衣冠走山澤間有所訪求盡通符籙經法亦涉獵史傳其事母至（據顧本補）孝哭泣之哀有踰常度或以太上忘情諷之則曰天下豈有不孝神仙哉（按蔡靖姚少師初爲道士嘗師事應珍云）

篤古第六

龔　氏
朱良吉
陳　符
陳　璹
瞿興嗣
李　栗
呂　謙
胡　塤
邵　相
泣鴿先生
劉可學
錢之選
菜大人
捷虎兒
陳　龍
陸子高附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篤古第六

予之先敦禮公景才五世同居雍雍禮法麟惠九年旌表門閭至宋嘉祐中少逑（原作述據藏本）公倬幼孤力學孝行篤至郡守唐詢奏於朝詔給粟帛

朱良吉延祐乙卯冬良吉母錢氏病且死良吉禱天取心內一臠煮粥食母母愈良吉心痛不可起邑人俞浩齋過視其胸瘡裂五寸氣騰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月餘愈

陳符字原錫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生歿無子符臨其喪盡哀葬之如禮養文度之妻以壽終歲時祭掃凡五十年

陳璹字仲器別號忘山父母繼歿前後廬墓六年目失明一夕夢白衣人治之既寤雙瞳豁然時有僧見白龍旋繞其墓木

瞿興嗣字華卿母嘗夏月患癰穢不可近華卿煬湯洗滌跪吮下驅蚊又母思芰食時芰始花華卿解衣入水歷覓其葉覓之自午達酉雙脛皆赤腫俄得三芰以進蓋孝感云　璮工王氏負且病華卿以雞鳴詣其門投二千緡於窗隙竟去有告糴者鶉衣百結華卿受其值五千乃問曰吾性善忘若欲糴十千耶遂併授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子莊以薦參政福建

李栗字翼寬天順末栗貢成均適西蜀大使陳淯坐辟厥子寵年十有四奏代父死繫獄栗出金三百餘兩贍之淯父子因得恩宥淯尋陞籍崑山擕季女贈栗栗曰公乃以我爲非夫也顧有因財而獲人之女者耶堅卻不納廣徵詩文以揚寵之孝

呂謙訓徒嘗生年踰四十其妻贈淑人（瞿本有罹字）不育一日從村塾中負錢布若干以歸會有人推仆曠野持錢布趨去越二三載其人欵門謝曰某無狀往歲刼公術時官逋剝肩賴公財免於法謹倍息以償謙不受更善遣之其人復攜季女至曰公長者豈容千秋爲餒鬼哉吾有女禮得備箕帚矣謙固卻不可因撫爲己女擇良士歸焉歸之夕而贈淑人有娠產方伯公附謙亦累贈廉憲

胡埧字伯章以孝義聞每日月蝕必率子婦具香燭肅拜於庭復明乃止　邑有一人失其氏當英廟北狩時此人每五更起誦佛經誦畢北向再拜因號泣曰天乎天乎誰教汝去至車駕南還方輟誦

邵相（黃本作天相）字文吉初從里師受業聞古人嘉言善行津津嚮往嘗涅孝弟二字於左臂已又刻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懸於胸臆時幾八九齡耳　黃給諫死靖難事人未有識其墓者公一日於草萊中訪得之題碑以志其處又憫公無嗣有族人在田間徒步數十里外相尋時鄉賢子姓多行賄乃得嗣其人貧聞客至匿弗肯出慰之乃出因烹伏雌作飯以餉然公竟忍飢以歸　公雖布衣而邑令得公子器時時造公訪民間疾苦已欲委公以賑飢事而難言公心知之曰此吾事也家省戶察見民釜中多靡蕪摻之以泣所賑全活人甚眾　有寡婦家貧守志公聞之往拜且泣曰儂死事極小汝勉之卽饔飧有不繼某雖貧當分半菽以給汝　立本曰予受知於公之孫呂鉏字耕夫（原本作麟武案麟武名登係呂謙子）者（茲據顧本改正）具鉏深心篤行有祖風間爲予言公遺命毋入鄉賢祠噫此可以觀鄉賢矣

徐駿少時蓄鴿父撻之遂篤志力學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

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先生

劉可學少與錢武選舜臣交舜臣爲仇家所搆被繫縣獄公走送饔飧日爲常或謂公父禍且蔓及父聞之樓公曰舜臣且死吾何以生爲三日不食父不得已聽之因謀送舜臣於父戍所間覓得時藝必楷書成帙寄往遼陽比舜臣登第歸出公所寄盈篋相對感泣

錢之選字舜臣弱冠遭家難父戍遼陽一（據黃本補）身孑然猶懷仇之及也獨夜過邵北虞劉瑞巖兩公密與謀送之父所舜臣有氣骨能忍苦己酉自遼陽登鄉薦明年嘉靖庚戌爲唐汝楫榜進士邵先生亦以己酉始預南書晤京師相抱持而泣可作一段傳奇　舜臣既上陳情疏得白父冤乞封典歸老親萬里外乃爲治第闢圃手甘旨奉其封公居恆恐一語或傷其親邵麟武爲余言目覩其若此　公初令晉江清嚴特甚大計謁冢宰但持秧鞋一兩邑之罷官王慎中豪橫厥弟殺人人不敢問公誘使出見立斃之因中蜚語謫去民爲立去思碑諸宦輒推仆三仆三立宦慚而止後公以武選郎請告朝議方擬備兵邊境遽以疾卒

歸孝子鉞字汝威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孃太倉孃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於父父每撻孝子太倉孃輒索大杖與之曰徒傷汝手也家貧食不贍每炊煙舉釜鬻間氣蒸蒸矣太倉孃輒譏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出而後母子飽食孝子由是屢困頓在外不敢返比返母又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杖屢幾死方孝子依依在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孃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得見因販鹽市中而時時私顧其弟問母飲食致新鮮物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孃不能活孝子因往涕泣迎母母內慚終感孝子誠

懇從之孝子凡得飲食必先母與弟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惟見其事後母至孝若此也孝子少飢面黃而體瘠人因呼爲菜大人焉嘉靖壬子無疾卒

樵夫周某人呼爲虎殘嘗析薪山間被虎攫去其子年十三持短鎌撻虎不已虎置之而去

陳龍字子雲予里中農夫（八字瞿本作蓋大河里人）也不妄言不拾遺每盛夏行田間見他家畛畔有隙涓涓不止卽忽忙必塞其流乃去或知其田主雖遠必往告之令得隄防一日忽語其子曰吾將謝世矣沐浴更衣怡然頓瞑

立本日跡陳氏所用心雖篤古君子曷加焉草萊（原作莱據黃本）抱樸者眾矣予與陳同里特爲著之

附

明故進士及第甫里陸先生墓誌

前進士門人魚侃撰

宣德六年八月一日先生以痰疾終年七十有八先生疾凡三越月每候之以爲可復起而竟坐是殗哀哉先生子中書麟鳳相衰絰詣侃以明年九月葬先生於虞山祖塋誌壙之侃以爲皆先生遺命也侃敢辭耶先生姓陸氏諱冠孝以子高名入仕爲三吳望族由雲間象山正傳實唐天隨子十五世孫五世祖稽山公登宋咸淳四年一甲進士以忤賈似道竄黜宋帝南行間關閩廣宋亡還故里復長洲籍高祖維山公亦宋末進士祖道判公父海崖公以先世訓矢不仕胡元潛晦（原作德據黃本）陳湖陽抱問有著述先生生而奇秀穎悟神雅五歲讀孝經論語大義悉所向上年十一師事金華宋學士嘗講誦餘私自歎曰華夏蒙塵何時中天明煥耶同輩賢其說宋公亦重器之歲丙午我太祖皇帝下江南求遺書先生歎曰帝王蓋自有眞天地自此復造矣遂悉以家所藏古籍進因表先賢後籍儒洪武初詔舉貢江浙賢才有司置先生優等先生慨然起與闈遂首錄尋魁禮部至甲戌殿試賜進士一甲第三俄以策中權要誣罔籍奏欲加刑會同年鳳里張先生義倡聯榜九十八人偕疏同服刑俱寵辱天子義之竟與先生從子翔君同除籍錮家遺命爲建文用未幾文皇靖難先生遂鶴衣儒巾潛（原作濳據黃本）隱虞下與素所往來者酒觴論道比同年賓客至者則同被留連盡日及夕或有諷其仕者先生歎曰吾得正而斃於昭代亦足矣居所著天文會象虹霞書事小學集成梅菊詩評於先世譜牒祭儀矜諭平湖姪珪吳門姪瑄雲間姪瘖尤各有章爲詳臨終疾革呼子孫謂曰居視其所安守視其所分讀書作善實難楙之哉又曰吾不德莫仕盛朝題主當云故貢士某人墓碑愼所事勿眩自彰也遂不復他言於戲先生天性純孝事親如天正大好義

始終不渝誠振古之豪傑也及第榮矣而弗克膺用豈天未欲斯文之大隆也歟諄諄遺訓忠厚立心又古人所未到先生其大哉先生夫人孫氏海虞名家先生少爲其館甥而常熟之籍始此也夫人賢孝助內有功子五鵰早卒麟娶錢胄伯兒後鳳娶孫俱以貢任中書凰娶時國子生鵡爲平湖從弟後改名軾武舉孫男十樞機模恭讓謙誠楫（黃本作構）楷松曾孫二之德之義是用銘曰有虞之支周武莫（原作其據黃本）齊爲田弘派河南是基搢紳百傳世爲儒籍漢晉隋唐簪纓緋纈宋運承天撫州啟賢十有餘世文明聿宣晦於胡元光於皇國先生有章奸雄鬩惑其道如砥其學如矢大哉先生永爲人師虞山之陽松楸杉柏春草一方後昆協吉

術智第七

莫邪

蔣紱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術智第七

邑南十二里曰莫城卽莫邪鑄劍之所亦謂之劍城墟中有廟其塘稱莫門按吳越春秋吳王得鐵二塊召干將莫邪夫婦鑄劍久之不成二人斷髮翦爪投爐中遂成陰陽二劍陽曰干將作龜文陰曰鏌鋣作縵（黃本作鏝）理干將止獻其陰吳王呼干將將臨行戒莫邪曰吾去必死若生子可名楣間漆干將詣王王殺之其後子年十七八怪其名以質於母母具以告子悟曰劍必漆於楣間破楣得劍謀刺吳王事覺逃入山過一素冠老人曰子欲報父讎乎必先斬頭與我子乃提劍斬頭老者左持劍右持頭直造殿下謂吳王曰楣間漆已斬矣吳王降階覜之爲所刺厥後莫邪獨居莫城劍池遺址尚存

蔣紱字洪章幼遇異人摩其頂曰孺子能從吾游乎紱隨之行良久抵一門凜冽難堪異人曰惜哉緣之淺也紱將歸叩以終身但云讀書爲名臣學醫爲國手其後由進士仕至御史會忠國公石亨殯母朝臣縞素紱獨被色服乘驄亭衙之傍有前進者又與紱有故隙爲所中遂至外補光山令（三字據黃本補）居無何王尙書翺召爲大理卿緣事不果自是挂冠觀（原作覩據黃本）軒岐書神解具如異人語云　桑別駕瑾年逾五袠元配王孺人會有娠以爲病也療之不置已乃迎公公切脈良久戲拊桑背曰老子猶（據黃本補）有童心焉因問公診何遲遲曰子欲辨其男女也男而貴僅得銀青而已彌月生介後果任滋陽尹　或日赴鄉人家視疾篝燈獨寢彷彿二豎跪榻前曰明公有神術卽肓之上膏之下終無所逃但某有宿業正擬索償惟明公恕之公因謝歸云君家有祟聽之祈禳可耳

某夫人以臘月負沉疴諸醫束手最後迎公公視其脈曰夫人豈著夏月伏衣耶殆中暑矣投以香薷一劑立愈

女士第八

顧淑清
鄭氏
邱端一
錢氏
李桂
程氏
盧烈婦
楊氏
蕭氏
崔孺人
王節婦
錢節婦
張烈婦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女士第八

顧淑清錢珍繼室也元季擾攘舉家逃難時珍先妻邵遺子名友安顧子名虎俱在襁褓不能並負乃謂珍曰亂子不可失當棄吾兒遂置虎於強家獨抱友安入江陰七日兵退而歸鄉里方之魯義姑云壽八十餘卒舉二子友仁友義皆成立

立本曰友安之後卒不振而奚浦錢氏隆盛皆友義之後人以天道為有知云

鄭氏刑部尚書夏恕之配恕出為四川布政以事被戮鄭沒入為某指揮家婢主欲以為妾每出金玉錦繡（原作綉據黃本）誘之鄭云此吾素所服御者強之至再則曰吾尚書夫人須擇日行禮至期乃截兩耳以貽之主駭啟蜀府命從其願為尼終身

邱端一父諱子淵家東始里初贅齊憶憶早世矢志靡他張士誠侵吳時兵入邱氏劫掠子淵遇害帥見端一姿艾因欲逼污端一厲聲曰強賊汝殺吾父又欲辱我耶我死即訴於上帝投急流中死時至正十有七年也

錢氏劍城農家女適貧人陸茂以吹篴為業年二十二病瘵不瘳氏辛勤給其藥餌一日詣父母乞升斗粟比歸則夫已死矣哭甚哀乃具盂羹祭畢自經於夫旁事在宣德乙卯三月六日

李桂字妙賢馮副使卮之恭人也副使宦京師議娶留守王公女為妾媒氏詭稱繼室以賺留守恭人聞之即辟正寢以居王氏期月然後見噫婦不妬忌古人所難若恭人者抑又難矣

程氏桑瑀繼室瑀卒於京祖洪留女已室意在規利媒至命女

易妝氏變色號慟洪多方窘辱之泣踊拊心遂至嘔血絕食
三日卒

盧烈婦厥夫姓李原籍如皋以避役徙居邑之白茆市氏有異色一女年尚幼市魁張島陷李以盜弃婦女擒置於家欲污之氏曰我乃請以身委君矣然須擇吉成禮未可苟也島信之不疑氏因得竊利刃手刃其女復自刎殺島遂沈李於江收兩屍密焚之已而邑人稍稍聞其事竟爲直指陳公惠廉得一鞫伏辜縣令羅鴻奏建二烈祠於虞山歲時享祀（唐順之有）記

楊氏庠生簡之女未姻適遭倭寇女投水寇去簡救之水濱已稍甦冠復至女竟赴水死

蕭氏庠生仕之女寇逼焉女紿之曰所怖者利刃也去刃可從寇信之方釋刃急（原作忽據黃本）取自刎死

崔孺人貢士繆熊配年逾百歲二子元吉元亨俱有藻譽元吉庠生元亨初舉孝廉孺人曰吾不爲仲也喜而憐伯氏之畸已而亨早殤則曰吾不爲仲也悲而以長子自慰壻陳莊靖公每歎以爲達生

王節婦者均墩里人年十九歸郁某居無何郁患瘋疾遂分寢氏悉力調護垂四五年郁感其德瀕危時擇良耦付託用以相報臨期始語之故氏啼曰妾侍君幸無失德何至此今夕（原作日據黃本）請同衾稍明伉儷之誼雞鳴郁斃之起盥即吉辰也氏遂經死

錢氏者王湖之妻湖死無嗣宗人欲裂其產氏正色曰夫之妾某氏有娠幸而生子君輩且奈何宗人無以應某氏果舉一男然不安其室母鞠之得成立子事之克盡孝敬萬歷庚子事聞旌表人稱爲節母重其植孤孤又庶也

張烈婦芟而貧從夫朱一鴻住邑西下里夫出傭書鄰人宗居窺其姿令一痴兒通欵嬾利其賄陽許之陰實未通也宗以尺帛倩婦製履嬾持去久不報宗詰之則曰彼夫遠客汝不妨乘夜踰垣何必假來而後諧乎一夕宗竟往逼氏驚呼遁去明發婦自詣親鄰宗逃癡倩自解婦恚甚積薪竈下自焚死有司奏旌列祀二烈祠內

豪黠第九
洗梧圖
軋書玉
詩獄
裂巾
半城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豪黠第九

洗梧圖（黃本作梧桐圖） 曹氏富甲予邑私租三十六萬有梧桐數百本日命童子洗刷茂苑劉溥詩曰歌舞當年恣遨游不知何物是閒愁如今桐樹無人洗風雨空山幾度秋

軋書玉 虞宗蠻富甲江南洪武初抄沒塾師殷某連逮就逮時止攜齋中壓書石一方後坐戍遼陽詣南都欲論辨偶將此石以行倩工人斲之則天下名玉也剖作玉帶二具其一貿得千金因闢田廬其一獻大司馬司馬愛而受焉但以上命不能宥遂爲移蘇州衞蓋工直亦百金云 時大理卿熊概巡視三吳喜抄沒人一時富家略盡（熊原姓胡）

詩獄 楊太守貢初至祀泰伯廟邑錢曄寓其旁錢故例投浙江都事奉茶人獻同僚爲道其賢貢一訪焉他日貢與錢俱以詩贈翁指揮紹宗紹宗並顏之於堂有何指揮者嘗以爭妓惡錢言於太守曰翁刻公詩善矣奈何與錢曄詩同懸錢部民也敢與公等守大怒亟走翁氏自持其詩歸未幾錢奴以雞腸擲鄰寡婦家婦謂其挑己訟諸府守挾前忿捕錢下獄縻其他事具題守之本既發錢家僮詐爲附舟者與齎本吏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辭吏先往預以本進一一破守所論越三日守本始入同下巡撫鄒來鶴勘鄒以守難抑故遲之錢既徧賄當道復賂權要就逮刑（原作制據黃本）獄朝審時錢襲裘而入守窘而寒噤不能吐一詞刑部但言知府與都事訐奏俱論爲民守既歸貧甚教授自給錢無子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忽落人謂絕後之兆云 先是術士周岐鳳逋逃至虞錢投以詩曰聞說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蹤一身作

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篷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故鳳得詩大慟錢訟勝乃作長歌刺之　錢方盛時園池之勝爲江南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既集卽斷橋使不得輒去亭四面空敞嫌日色蒸照又取大方舟實以土十上植名花作高屏覩日所至牽而障焉

裂巾　張士良居海濱以強悍稱嘗過金閶買羅巾於肆肆言一巾五錢語微侵士良士良大怒問有巾幾何主人具以所有對士良盡酬其值取裂於衢而去滿市爲之刮目

半城　譚曉譚照兄弟俱有智算家傍南湖共修陶猗之術累貲數十萬嘉靖中島夷犯境倉卒築城曉獨任其半費四萬餘金至今鑄像城門春秋祭享以酬其勞云　常譚氏貨殖時堂中設櫃若干如某櫃穀入某櫃漁入某櫃獵入往往充斥每食但煮一卵破其殼使容箸飯罷封之三四次乃盡或與人搆訟邸亥必偕仇共被而寢勝負判後握手歡笑如初其智譎類此

外紀第十

白龍　方塔
白茄　貪報
殺鬼　胡子文
異僧符　玉芝
陸縮　陳友諒訪宋學士
瞽癡　鴿墳
仙異　趙眞陽獄
保保　諷父
韓襄毅公神佑　雷
神舟　怪
雲中人　龍變
斗神　疫
雞卵　雷神
龍罰　沈生
銅兒　鬼產
狼妖　鞋妖
異人　倭變
御賜鐘　靈巫
仙緣　犬女
異卵　藤谿二異
虞山玉　無尻螺
雅樂考　龍卵
龍珠　能
石梅　馴鵲
岳忠武書　浮沙

易桂良工　刀異
周神　石鳳
奚蒲舟　羅墓
映娥川　金和
空中鼓樂　任生
仙跡　崔青言
二忠墓　爭宅
雹　馬公亮
妖鼠　災兆
何道人　荔枝
王德光娶李氏女　乩仙詩
二墓　子游宅
山頌　七檜
治水　少年神

松窗快筆

常熟龔立本著

外紀第十

白龍　項山里東蔣氏天監元年五月孕生一白龍尋失所在越三日龍歸若就乳然母怖絕其家卽所居葬之七日後大雷雨冢忽遷於山腹池泉泓洌木無棲禽五月十三龍現形山間歲爲常嘗蟠祠前喬松松爲之折今有旁株蒼秀　貞觀間一老宿說法破山寺見白髯老人每旦必至師問爲誰曰龍也師請現眞形老人曰若見時當念摩訶經助吾威神師怖誤誦揭諦神咒神以杵擊龍龍銜山而去　紹興中加封龍神廟號曰通濟當逆亮犯順御降祝文是時李寶禦虜海上戰小不利會得巨艦助陣旗幟盡白其中軍旗則書海虞龔皓風濤噴激虜舟辟易寶遂大捷獲敵將倪新殷簡俄

索巨艦已失之矣　紹興甲寅亢旱殿院呤世光禱雨甚虔公夜夢白衣老人曰諸君子乾乾終日老夫乾乾終夜水涸甚何從取之俄覩涸底水一泓曰可取矣公寤徐覺紙窗皆鳴甘雨驟澍

方塔　宋建炎四年釋文用善堪輿謂客山高主位低請立浮圖以鎭之邑令李閎之然其說功未及半而文用圓寂咸淳間有僧法潤撤其遺構建成方塔聳峻絕倫　搭頂有黃衣人偃臥裼袖飄飄白晝時有見者　塔潭在邑東十五里晴明之日水中塔影九層歷歷可覩或縱橫顚倒有十數塔又寺東南隅一室四面昏黑天窗隙光射壁光中儼然一塔尤奇

白茆　港久湮塞張士誠重鑿之至元甲辰起民夫十萬委左丞呂同僉董役當時歌曰白茆夫何蚩蚩糗鋤版鍤二十萬盡是吳中一十二郡良家兒道旁過客問其（原作夫據黃本）事但言將軍有令開江隄江隄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擔知何時自從去年秋迄今猶未歸層冰鑿鑿墜血指北風獵獵吹單衣父母不得見兒寒妻啼飢邊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馳縱勞里正褁糧食長年苦役家亦賫費伯帥師速如火弱者已死壯者嬴白茆夫良可悲豈無新店獄豈無趙光奇天閽隔下土爾訴何由知生男信是生女好爾生不辰逢百罹我歌白茆夫將軍靜聽之君不聞晉陽水沈竈產蛙民弗離又不聞瓠子決天命殆非人所爲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險先言猶足規承平之世未及此況今四海皆瘡痍我願將軍心推德懷庶黎靖入荒乎四夷上書太常旂下立襄陽碑男耕女織天下一坐令百姓歌雍熙又民謠云鹽徒張九四瞎畜呂同僉好個白茆港只是開不全若還開得全好與西軍歇戰船工

畢而王師自茲港入士誠遂亡　永樂間大水命尙書夏原吉來治弘治初復塞翔爲葦場七年命工部侍郎徐貫發工濬之逾年而塞士民相繼聞於朝於是工部尙書李充嗣奉命來覩工始用知府徐讚主簿俞琅議再塹爲渠渠成而東南之水得以順達時工部郎中林文沛最宣勞云

負報　直塘里（今屬太倉）富民張三八翁用機械起家其長子乾道元年七有鹽商從鄂州來見牛生白犢腹間隱起字曰蘇州直塘廣安寺前張八之子以告翁翁倩商買歸善飼之次子名五三不以父兄爲戒淳熙元年一客立約糴米五百斛價已定又欲斗益二十錢客不可遂役其前値客抑鬱但舉手加額而已時五月十三日晴霽中忽起颶風陰霾雨雹張氏祭藏不貲蕩掃無遺高堂巨木盡拔金帛在櫝者隨風宛轉於半空所用斗凡十有三等並列門外五三方驚怖一木墜

折其足臂亦損是日項氏杜氏王氏各失數千緡人間錢飛空中有聲已而散落落軍營者尤多

殺鬼　小民朱二宿隴上收稻有女子來就寢既三四夕體冷如冰朱密告友友曰此非鬼卽妖也汝若不擒獲之性命必爲所害遂教以布被縫作袋是夜女至舍外悲泣云汝設意不良吾不復來矣朱曰恐風寒病汝耳乃入宿袋中夜分後朱詐言事迫遂起負袋以行女號呼求出初時甚重俄漸輕抵家則已化爲杉板斧之流血不止明夕叩門索命久乃去

胡子文　福山東嶽行宮甚嚴士子胡子文被酒入廟望善惡判官戲掣掌惡筆歸至舟次夢一价曰判官拘君子文頗懼沿路默誦金剛經至廟見兩人對坐西向者怒責之子文對以狂藥見誤乞恕罪然猶誦經至第三分兩人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爲之寬解子文叩首曰若賜更生當日誦

經七卷以報怒者曰果爾亦宜少懲以筆點其背曰去遂瘡痕發背百日始愈

異僧符　吾邑曾奉一符鄉井競傳搨之戶額不知其何緣起也考此出洪邁夷堅志乾道元年有僧晨濟豫章生米渡戒津吏曰少頃黃衫五人絡籠而至渡之當得奇禍取筆書三字其文云龕龕乙以授吏曰拒而不可卽以示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直前登舟各負兩篛籠吏不許遂怒罵因出字示之其人皆狼狽反走發其籠每籠小棺三百具吏焚而搨其符家家圖供於時江浙多疫惟豫章晏然

玉芝　雙鳳鄉有普福宮眞人周靜清所建元至大庚戌十月朔似有人入仙官祠睡之無有惟菌生焉氣猶蒸結一根二十四莖敷舒可二尺許若珊瑚交枝而寶蓋其上辨之者曰非菌也乃玉芝也踰旬霏霏化爲素煙

陸綰　綰字權叔初臥疾眞州官舍儀仗無故動搖尋卒墓在破山山中居民往往聞呵導聲起視之見紅燈夾道自是樵蘇者相戒不敢犯冢

陳友諒訪宋學士　宋景濂館於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賣文談論出入經史至兵機尤長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主人許之詩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與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宴畢請觀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僕非受此爲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送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甚盛乃陳友諒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禮聘爲軍師聽其論無武略而去一邑大驚

警癡　邑中有暴富者方與鄰立券適一道者乞食於旁富者呵斥之道者乃書一絕於壁間云多買莊田笑爾痴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

鴿墳　東海殷某怨里中虞氏洪武中搆疏於朝虞氏抄沒殷亦被揭他事戍遼陽家有一鴿往返寄書垂若干年鴿死殷念其勞爲葬之至今稱鴿墳

仙異　徐大周涇里人負子錢被逼密往鄰舍牛坊下自經一道人謂之曰姑隨我我爲君償之同行數里徐告飢但拾一草令吞之頓果然矣俄至一廟衆皆典曰呂先生來道人命徐坐於門不覺熟睡比寤乃在義興山中徐雖供純陽脫之死者殆仙靈云

趙重陽獄　直塘錢外郎險人也里婦趙重陽美而豔錢誘其夫行商四與趙通一日夫歸錢卽治裝遣之矣會潮涸暫還錢方擁趙暢飲夫憚其強忍恥赴舟錢殺之而詐以被盜聞官夫族發其謀邑令楊子器逮訊不承姑繫於獄自是亢旱累月桑民懌先生謁令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

決耳子器悟立按使服其辜頃之大雨錢貪緣移之郡獄重賄獄中盜佯認刼商事錢乃援盜詞巧辨曹郡守鳳召請子器具言其究錢又奏之於朝下南京法司提問竟賂要律得脫錢與趙出部門揚揚意得也晴霽中雷霆忽作二人皆震死噫天道甚邇何謂茫茫乎

保保　弘治十年穿山農家生一子名保保五歲尚不能行終日坐一木榻人有休咎問之多奇中適龍虎山道士經其門歎曰妖氛太甚劉以則聞之具舟使往保保忽於是時告母曰有道士至兒當死矣母初未信道士潛噀法水焚朱符三道久之有大鱣浮水面長丈許首如拳蓋保保已吐血死矣

諷父　錢仲昇戕於讒妾每疏其子子從執友薛大章乞計大章題其壁云一春不費買花錢獨對書窗聽雨眠卻怪海棠枝上鳥不時啼向晚風前仲昇大悟

韓襄毅公神佑　邑人尤某嘗與同儕某解軍廣右兩人患疫瀕危旅上昇道古廟昏憒中忽有素衣踞告廟神曰某某已入冊籍合遂攝去神鎮之曰此吾鄉人可宥之凡再往返則有呵導而至者狀頗獰惡神起迎之爭辨甚久某某似得釋霍然頓醒拜謁木主蓋韓襄毅公雍也兩人卻歸走郡城祀公家廟歲爲常

雷　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置一盂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一叟示曰汝翌午天誅不可逭矣至期黑雲四合雲聲隱隱紀疾趨田中裸體被（原作披據黃本）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故且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使我居家雷雹震撼我母豈不驚絕所以跪此俟（原作候據黃本）誅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神舟　嘉靖二年庠生呂玉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庭有廢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墮廢基上舟人皆長二尺餘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櫓往來行甚疾玉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趨視之紅帽人擲篙走地上引手前掩書生口一時口鼻皆黑噤不能語反走室中避之從窗隙窺見舟中有一人擁衛如達官結束如居士與一僧同起居自推篷左右顧盼雲漸擁舟起牆外里許呂氏墓也復墮其中舟既去書生口鼻如故方共駭異玉歸聞之持鍤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玉暴卒

怪　李通判一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楊苕舫亦與焉方行酒忽衆客巾帽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習知不懼也獨楊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使汝爲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奈何以冠裳爲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又邑人湯潤甫

中遺使至其家置傘門外而入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展轉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一時傳以爲笑

雲中人　正德三年夏旱大河里農人皆灌苗於野日在未申忽有雲從西來冉冉漸近雲中有紫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擁人不能見衆皆喧呼從之雲中人亦回顧良久漸至虞山頂滅

龍變　正德十五年五月十六日龍見於邑西北自俞市至大義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礎碓磨之類悉飛蕩空中如燕雀凡林木雖聯抱性脆者中絕堅者株拔人或徒步遇之攝數里而墜在舟中遇之并舟飄舉凡十餘舸墜地爲虀粉捲去居民楊樸等三百餘家驚死屈氏等三十餘人煙雲繚繞天地晦黑雹電中見一白龍目如雙炬玉光閃爍蟠亙

無際前有二黑龍差小若導之者自後霖雨凡五晝夜不止江南大災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雨霽而還菴乃徙在水北壁落如故封鑰宛然此尤可怪也守臣雖嘗具奏而未盡其變怪之詳此亦特其略耳

斗神　正德丙寅溪浦錢氏連居數支皆被火災凡三夕始熄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巋然獨存乃所謂小四房姑婦二人寡居樓中素事斗神方火熾時煙燄四逼二人窘怖但叩首求救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檐下舉袖麾之火遂散

疫　成化十九年江南大疫學前居民程姓者每午後昏魘次曉方甦言隨周神散疫且云某家予孝某家婦賢疫皆不及雖小善必輕其災惟溪浦錢氏爲甚合死四十二人驗之具如所語是時訓導孟恰弟暴卒亦云土神延我管疫

雞卵　邑人陳欽家東始莊有母雞產一卵隱隱青書三行左

一行云今日我生爾身中一行云今夜我死於曹門右一行云曹夫起心字畫細弱以水滌之不去欽子充邑掾與許縣令通關節自此不踰年竟遭戍

雷神　許鎧者唐墅賈人也斗斛大小不等規弊（黃本作利）出納間忽一日雷震其室斗入斛中展轉終不可出雷神之示警如此

龍罰　邑東均墩村居民陶某風雨中有龍枕其北牖彷彿見緣袍紗帽者揮斥家藏一一廢失室亦飛散榱椽之屬徧插田間隴斜拾爲棚越三日龍復毀之

沈生　瞿橋賈人沈生飲於城西二鼓獨行遇婦女二人皆殊色至文學里婦別去生因挑女女言家通江橋從母姨處還生漸狎之過慧日寺遂私金剛足下宛轉羞澀居然處子生起整襟即失女所在矣恐怖馳歸越二日竟死

銅兒　濱江民季某業網罾一夕見水面雙燈熒熒適入其網起之則二銅牛也大如田鼠俱負一兒兒二寸許藏匣中終夜喘聲不絕某各刖其一足是夕微聞一兒語曰吾與子徜徉大江千年雖蛟龍不敢犯今至此子誤乃公事若者曰否否希世之珍何得嘗淪泉底用是奮入網吾豈虞夫夫之傷吾騎哉騎雖傷或緣此以自表某懼禍乃具香醴送置神祠亦竟無異

鬼產　毛氏嫗世業收生一夕有四青衣執火兩蒼頭肩幔輿倉皇相迓行可三里詣其第第甚宏敞產婦年二十餘側倚牙牀嫗悉力護持生一兒甚豐白婦命贈錢百貫帕一方代若嫗乘輿歸臥明發視錢則焚帛也帕乃佛馬耳跡其境蓋亂冢云

狼妖　虞山西麓多白面狼化女爲祟會有張匠者暮歸一女

迎之稱匠爲張家伯叩其姓則曰妾卽伯之鄰陳氏也時陳死數日矣張乃曰此境有青狼汝前行須我禦之察其衣裳皆布素裙下似尾寸許俄經小橋拔斧斫其首大呼墮水㵎明見一死狼衣裳則陳氏殮具也祟自是息

鞋妖　邑西楊氏女年十七與家僮私事露赴荷池死出其屍右足失一繡鞋葬歲餘矣池中赤文鯉往往飛躍越二載水涸衆捕得鯉乃繡鞋也投火不焦斬之流血縷縷父命棄之冢旁一日家僮經其地鞋欻起撲其懷驚仆不能起

異人　予友錢通道乘馬過鸞山遇一男子牽五婦人提一蕢子人人瞎左目錢所偕吳某亦見之

倭變　嘉靖癸丑倭寇犯境邑令王鈇議築城丈見周遭一千六百六十六丈高二丈四尺官給價銀每丈三十兩零六分自六月十九迄十月終竣事是歲李安死事明年四月寇乃

狷獗又明年王令遇害又明年丙辰馮縣公舜漁蒞任冠猶未熄時承平日久人不識兵倥偬特甚

御賜鐘　唐延通九年勅賜破山寺鐘一口重一千三百六十斤嘉靖乙卯邑令王鈇取以鑄銃火不能銷越半日爐火驟起囘旋空中飛撲人衣纏綿不息亟救以水焦爛者二人令亦倉皇走避遂已

靈巫　天水胡公纘宗蒞郡時閨範甚嚴而少女忽似懷胎多方療治莫測所謂予邑有巫甚靈邑令間爲公言之巫詣郡治竟仗劍入井移時躍出手提一烏魚首大可數斤命女烹食頓下魚兒斗許公大咤異賞賚逾百金西城劉使君廟此金所修也巫蓋劉神所憑云

仙緣　邑人盛賁汝字劍崖宰增城縣會夷人互市擇兩令（原作人據黄本）往督盛亦與焉浮海三百里中流得一小島有寺名海

珠比返夜宴寺內聞叩門聲僧初疑爲盜憑高覘之亟報曰周半仙也半仙者故閩中諸生病臥深山得受仙術遊行山海間人所罕覯是時散髮敝衣手持焦扇呼盛公別號歡若平生其一令叩之則曰無緣無緣夜分酒酣取一碗貯水旁畫龍門書水火二字謂以菊枝水漸沸躍遂成香醪滿座取酌不罄蟬聯二日廣州士民航海來謁者甚衆排戶而入形貌悉化似周相視駭異久之乃復本質笑曰其飲盧汀衆方酣寢追醒已失之矣頹行語盛云後會在崖州及盛遷崖州守一日顧見梁間光燄燄中露周眉宇又州巷壁間大書周半仙過此筆墨淋漓不可蹤跡

犬女　萬歷甲辰邑民奚隆家母犬生四子其三是犬其一是幼女纔至地手足匍匐坐一灰阜越三日死隆居冶塘橋

巽卵　萬歷初南門外民家一雞伏卵及破時宛然一小兒手足備具其家竟平平

藤溪二異　孫禹錫柚居藤溪癸未夏晚坐橋上見一蜨翠色大如斗飛繞櫓前有頃逐斜陽而西　又萬歷乙酉五月十一日禹錫閒居泠然亭薄暮微雨忽見花光隱起滿室瑩然有三女盈盈縞衣素裳禹錫方起迎之會侍兒突至恍惚遂散蓋花神也

虞山玉　隆慶末年維摩灣土人曾於頑石中剖出白玉一方大逾升包置綿紙中光彩猶外射其下玉液成塊狀如飴餳

無尻螺　破山□（黄本作一）禪師出外歸見諸徒煮螺尻盡擣去禪師捧螺持咒置之澗中螺俱復生至今澗中有無尻螺云

雅樂考　韋渙字思聚嘉靖中以貢除仙游縣教官嘗著雅樂考二十卷自三代迄今甚備臨終囑其子繼和獻之繼和亦善音律隆慶四年五月奏上上付之秘閣閣中今有行本

龍卵　邑之堰涇有人得一物大如卵光瑩而軟意謂珠也持售郡中價至三十兩不售有識者曰此龍卵耳以人乳養之久必化去挾歸彌月忽失所在

龍珠　南門外十里鋪田間龍遺一珠有老嫗拾得之其光燭天投沸鼎中光滅珠死徑可三寸陳孝廉子忠覓去鋸爲符

能（三足鱉爲能）予邑蕩塘錢氏掘土得之主人烹以自享徧身發癢呼湯洗澡已視之僅存頭髮而已

石梅　相傳有一樵子於嚴冬時見二仙客坐青荷葉上旁有青梅數顆覓予乞食其一客命以核投石隙未幾則開花結實矣其梅今已湮滅石下有澗（亦爲土塞）

馴鵲　邑囚有重辟讞一馴鵲頻栖家值按使者審錄此人將重責鵲飛案上若有所愬如是者至再因遂得釋

岳忠武書　岳忠武嘗書北征詩一幅送張紫巖丁吏部參家

偶懸此軸夜夢祖先曰予畏岳公書宜亟去之因送道院

浮沙　褚家沙高明沙在福山江中皆舊腴也萬歷丙戌六月十九日大風漂沒

易柱良工　福山大慈寺西方殿甚製宏壯東北一柱歲久將圯寺僧圖易之從江北覓一良工工坐臥柱下半載乃脫梁易之後三年其匠病心死

刀異　萬歷丙戌六月望日福山把總裴某見案上一刀反側者三因徐視之則出鞘尺許矣明日巡哨至黃泗浦有黑氣罩舟經時乃散

周神　嘉靖間海濱有人貢租入京貲盡不得還日伺張家灣謀附舟一晚見官舫南下乃竊語長年求附長年曰但匿艙後毋令上官知也二人市酒脯下船啖之纔就睡長年遂蹴之起云家近矣時天未黎明強之登岸菰閭門也抵家心疑是周神詣祠下拜謝梁間所懸畫舫猶溼其長年即所見者所餘（二字據黃本補）肉骨尚存艙中

石鳳　虞山陰有一樵夫見積肆中畫鳳因言所見石鳳從古墓旁昂藏而來迫而視之則石也其毛彩與畫者大別

奚浦舟　奚浦土人掘地得木循而發之則巨艦也中有鐵兜一劍一古錢數枚又米一斗見風即化爲灰土人乃析木分有之存一柁甚大乍不能舉詰朝復往已失之矣

立本曰封比部虛菴錢公奚浦人也少時所親見時爲予孫言之

羅墓　予友顧介明築基掘土其基乃羅丞相墓所得古器頗多惟茶葉數筐形色如故而無香味又益一船坊度地設石柱若干每柱下皆有舊礎承之不爽尺寸

峽娥川　川在虞山之麓不通舟楫乃昔琴川七水發源之所謂之焦尾故跡幾湮塞矣丙子上元節有庠士馬鳳家脊過此見川中有樓船鼓吹復有童子數輩青衣短髮推蓬而起中有一童攜燈尾而後女人意此非通津心疑之令侍婢轉視童子遂馳入舟少頃竟無所有也

金和　邑士人金和赴試夢其父畀以六題囑曰吾更覓其一以付汝已而杳不至比入闈六文俱爲主司所賞而獨以一文不當下第和歸泣而祭父越數夕其父示夢云若休矣吾因覓後題潛入場中爲邏卒所獲以見主者乃關神也吾告以子試故神曰若汝子在籍中則已否則不汝貸及徧閱前後冊俱無汝名因獲重罪故不果來自後越六年和死

空中鼓樂　石工張某取石虞山之嶺見黑雲一片從西南冉冉而至有數船鼓吹婦女坐珠簾中篙師黃帽儼若人間某驚仆巖下雲漸度城而東

任生　邑有任生者弱冠通經史喪妻獨居萬歷癸未春生閉戶讀書窗忽自啟見一女子年可及笄姿態閒雅內著布衣外籠青綃下體有中衣而無裙其蔽膝則以紺緅色爲之生驚問所從來則曰妾鄰家吳氏女也慕君丰儀不能定情故來通繾綣生曰牆垣峻絕何以能至曰妾非從門中入乃緣牆度絙而下耳時室中僅一榻而生之弟已先臥其上囑曰今日之事勿令阿弟知也已而就寢惟蔽膝不解淩晨辭去弟亦不覺夜則仍來自是情好款洽一夕生贈以靈犀使爲簪乃正色拒曰妾豈效倚門市利者乎且持此慢藏父母必見猜是反敗若事也後值上元節方與耦坐生父自外來女前知之曰君父至矣妾當趨避帷中父去呼之則一燈熒熒無復帳中人矣生大駭奔告父母設醮祈禳嗣後亦終不復至

仙跡　邑巫李姓夜登虞山憩於三茅峰之旁會有衆客宴酣者樽罍笙竽畢陳翠幕張空青衣斟酒同坐可數人皆玄裳縞衣笑傲自若李意爲達官徐自引去拉同儕共窺之但見羣鶴飛翔復至其地瑤花丹核猶有狼籍於地

崔青言　趙文毅用賢祗役河南聞王屋山絕頂有隱士崔青言者特往訪之見其所居石崖幽峻闃寂因問何所得荅曰諸神往來某不爲禮風雨侵偪虎豹騰躍某不爲慴惟偃息習靜而已昨晚似若有異知必貴人至此今子果來但子向用方殷非入道時也問其日食所需惟山蔬野蔌或好事者餽糧時食一脫粟飯然非必賴此也復問師居此有靈異否曰無有也但此巖向無水今旁通一泉取汲甚便又止供一人之需因汲以酌趙甘且冽

二忠墓　黃給諫鉞以靖難死其墓竹皆屈節將侍御欽以忠諫死其墓松皆北向青冢南枝之說豈欺我哉蔣松已都被伐伐時悲吟累夕黃竹今猶有存者在虞山東北麓

爭宅　沈僉事應魁與兄應元嘉靖十九年庚子同舉於鄉魁成庚戌唐汝楫榜進士爲儀部郎而元鬻其宅於某御史魁心不平乃刻一圖寫華屋雙燕上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蓋以刺御史也及罷官囊空已亦有廢宅之意御史多方相持魁卒而減價得之比入宅則魁儼然衣冠坐於中堂御史驚怖越數日死

雹　萬歷丙戌九月二十三日天氣晴朗忽片雲自西來有頃風雷晦冥雹下如拳禾黍盡傷即禽獸往往擊死吾家中庭得一大者竟可二升

馬公亮　邑西南四十里有馬墅宋丞相馬公亮故居也相傳公亮有膽略未遇時讀書中堂被衆鬼擡至堂下公叱之曰復能舁至堂上乎既登堂則又叱曰復能下堂乎衆鬼羅拜曰適以試公雅度耳烏敢輒無禮

妖鼠　侍御錢鏳字海山嘉靖十一年壬辰林大欽榜進士治家不嚴遂至於敗其富盛時獲一白鼠毛皆連拳尾如獅脣舌俱赤所生五子毛色如之鏳喜曰吾有五男鼠殆應其祥乎盛以金籠越三日開宴召客客既至而五鼠悉爲母所噉矣不一月家難頓作

災兆　萬歷丁亥四月十九日未刻邑治土地祠前突發旋風有氣蒸蒸吏房一席乘風飈去鸛鵲隨之者百數仰視則恍如一舟帆檣具備不知所沒先是春正雨木冰及五六月大水吳下田俱淹沒民多流竄　又聞是歲三月初十日出時有虹如弓反生日上者二至甲辰（黃本作寅）夏虹見西南半空中如弛弓相背則予所目覩者

同道人　宋僧慈悅結廬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藥弗瘳一日有姓同羽客至祠下見悅病而憐之以爪劃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藥一丸教用商陸根煮湯服之許壽八十有五不兩日疾愈其後客有自臨安來者以畫一軸授慈悅遂去及展視之乃薜荔所覆呂眞人像儼然前客也悅奉之龍祠三十年禱祈多驗隆興癸未主簿趙彥清記其事今刻石尚存

荔枝　予邑顧氏自閩中移荔枝數本栽之得活沈石田折枝驗之翠葉芃芃爲作新荔篇

王德光　王德光字子謙河南副使勑子也娶睢州李氏女乃武宗大婚選定貴人時以母死停禮臺諫知勑爲子納婚將論劾之其友徐昌穀寄以詩曰滄浪亭畔柳依依湖上鸕鶿自在飛農父飽餐漁父醉倦游人豈不思歸勑遂

去宫第三句益擬薛王沈醉壽王醒之意語似太過矣

乩仙詩　邑有舞乩召仙者遇潘元紹及七姬各題一詩如左

浮蹤飄泊不勝春青史貽羞俘虜臣故國魚鱗空入夢美人蘢粉暗傷神歌聲白雪千年恨柳色黃金幾度春回首當年歌舞地可憐今已屬他人（右潘元紹）　當年不作羈囚虜今日飄零豈怨之禾黍已添亡國恨錦文空就斷腸詩離羣鴻雁思同侶分羽鴛鴦惜故枝坐對菱花強裝束玉容枯槁異先時（右徐氏蘇州人）　東風吹柳出鵝黃杜宇聲聲叫斷腸粉黛盡銷今日淚綺羅猶帶舊時香荒原青冢誰爲主薄命紅顏錯怨郎記得妾身投死處夜來魂夢繞池塘（右彭氏海陵人）　鵲噪鴉鳴總是愁可憐身世似蜉蝣不逢阮籍留青眼肯學文君歎白頭歸夢欲迷芳草渡旅魂常繞百花洲一生苦樂憑誰訴苦鎖荒碑春復秋（右羅氏蘇州人）　黃昏寂寞倚欄干歎息人間行路難華表歸來同化鶴紫簫吹徹未乘鸞鶯啼故苑韶光老鹿走荒臺落日寒麗質年來已塵土更生那得九華丹（右翟氏廬陵人）

游絲蕩漾日溶溶蜂蝶爭春到處同曲與鶯聲俱入巧淚將花片共飄紅重泉有恨雲封骨獨夜無眠月滿空自愧不如隴畔柳年年隨意嫁東風（右程氏蜀郡人）　雙燕營巢春又來愁顏羞視小桃開臨風猶憶歌金縷對月無心醉玉杯泣下詩衫空寄恨題殘紅葉自憐才從今不作巫山夢雨意雲情久已灰（右項氏海陵人　按張羽七姬志止有卞氏項氏者想即卞之訛也）　幾多心事鏡臺前玉石那知不兩全寂寂錦城閨虎豹蕭蕭坏土近烏鳶青燈夜雨身留影綠綺春風怨入絃求取上蒼憐妾意與郎重結後生緣（右段氏太寧人）

二墓　太平寰宇記云常熟虞山有仲雍齊女冢昭明太子招眞治碑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壠蒼茫齊女且死謂太子必葬我虞山上死而有知猶望故國吳王從之

子游宅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曰言偃宅在縣西北宅中有井闊三尺深十丈井旁有壇壇北百步有浣紗（原作沙據蕭本）石方四丈

山頌　招眞治碑云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幃瀑布懸流雜天河而俱會虞山得此語眞堪生色

七檜　檜環植乾元觀中庭今已就槁其枝幹奇矯幾於幻觀而西北一本特甚按張道裕初感神夢興葺此觀號曰招眞梁簡文帝嘗賜玉案一面鐘一口香百斤燭百鋌陳供於此乾元蓋其改稱也檜亦傳是蕭梁遺物

治水　按圖經續記唐元和中開常熟塘郡守李素白廉使韓皐（元和三年皐爲浙西觀察使）錢氏時嘗置都水營田使又募卒號曰撩淺至宋天僖天聖間吳中水災於是命發運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山常熟各開眾浦以導積水景祐中范文正公蒞州適當歉歲深究利病謂松江不能盡洩震澤眾湖之水北壓揚子江東底巨海雖河渠至多堙塞已久今當疏導諸邑之水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揚子與海也於是親至海浦開五河（郎茜逕之類）濬瀆頗利其後經略水利者甚多迨轉運使王純臣則請令蘇松常秀修作田塍以禦風濤邑令親勸課爲殿最使者傳肱欲決松江之干墩金城諸匯滌去淤滯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減太湖而北入於江導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松而入於浙水於崑常二邑深闢港浦庶可紓患司農丞郟亶請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豬水浚其溝洫又立堈門以防其壅則高田不涸而水田亦減流注之勢然後相視泉流或五七里而一縱浦或九十里

而一橫塘因塘蒲之土以爲隄岸使塘闊隄高則水可趨於江矣郟衙命至蘇而以役大中止

少年神　縣治右向有神祠其塑像未冠每從街坊挾彈嬉游則羣兒哄隨之間爲神攝去禱以牲酒兒乃從神桌下躍出郤後市民爲神加冠卽不復游狎矣久之祠廢爲公廨葢今水利衙也

松窗快筆補

吳詩條末增一則（以下據瞿本）

史稱公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以委諸弟其於性理之要多所闡明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行世

錢所條貪墨斂跡下增一句

不獨一浙也

黃鉞傳後增姚傳一篇（據黃本）

姚志禹傳

（原作虞山靑議無名氏撰案靑議者錢景行與今從之景行世揚字也）

錢世揚撰

烈士姚姓名志禹性峭直不能容人之惡頗喜讀書而不習舉子業家貧以授書里中童子爲活居於常熟之西北區邑

人御史錢岱以江陵黨罷歸豪放甚其田宅奴僕多在西北區淫侈逾度縱橫無忌志禹心痛之無可控者至直指秦公懋義按吳中禹聞其俊爽可撼乃草便宜六事奏之一曰論鄉宦二曰減租額三曰覈貨值四曰禁投靠五曰錮宿債六曰均賦役其旨皆爲岱發也其斥岱曰誥封監察御史錢亭之叛子而不名以不屑名也秦公覽之色動詰志禹曰錢御史嘗奪汝田宅乎對曰無嘗奪汝妻女乎對曰無嘗訟汝毆汝罵汝乎又歷以無對然則緣何訐之對曰捨生救民非爲私秦公撫几歎曰吳中乃有義民如斯人者乎立命榜其奏於通衢以警岱且旌志禹之直欲聞之天子岱懼厚賄邑人之見爲御史者長跪謝罪於秦公秦公意稍解會御史大夫口公以他事與秦公相左並罷去事遂寢岱恨志禹欲捕殺之或謂岱曰志禹事顯白捕殺之名有所歸其人甚駭可以計斃也岱以爲然遣黠奴某志禹所不識者跡其所之適志禹附舟入郡郎與同舟賫隹餅十餘枚橐中而毒其一度志禹且飢因出餅曰飢矣可食餅乎先自食其二因徧餉同舟人各一而以其一毒者啖志禹志禹不覺吞之頃久舟抵陸墓某與同舟者俱登岸散去惟志禹病不能起察之毒發死矣舟人懼潛負志禹屍置岸側挐舟遁去邑人皆知悉禹之死於岱也志禹嘗賦詩曰想除民害捐家室爲救閭閻割肉軀詞雖不文傳誦者爲流涕志禹死後家貧子弱而岱之子旋以賄成進士遂無能明其事者

論曰禹事略與葛賢同而禹之激烈奇偉倍賢奚患不登白簡哉

虞山丁初我編次

松窗快筆補註

吳訥條　以薦徵至南京（公神於醫永樂舉醫生）　以下據瞿本

館於襄城伯李隆家（按吾學編文廟時襄城伯李濬隆或是其子）

立命磨滅之（史又載其表陸宣公畢修岳墓）

季壽條　字景仁（邑人）

徐訥條　字敏叔（侍郎格封翁）

陳易條　陳易（字樸菴天順六年壬午舉人吾邑同榜至十二人可云極盛）

孫艾條　正統辛酉孝廉（南京吏部紀之子）

黃縣公嘉賓條　己未進士（嘉靖三十八年是秋即蒞任十一月去任）

施監察顯條　字孟徵（洪武二十一年任亨泰榜進士本姓桑）

李文安公傑條　羅倫榜進士（累官至大子太保）

王參政鼎條　張昇榜進士（仕終廣東參政）

周參政木條　謝遷榜進士（仕至浙江參政）

吳少卿寔條　倫文敘榜進士（仕至大理少卿）

盧方伯翊條　錢福榜進士（仕至布政）

王觀察宗錫條　王華榜進士（仕至副使）

嚴文靖公訥條　沈坤榜進士（官大學士）

陳莊靖公瓚條　諸大綬榜進士（仕至刑侍郎）

邵文遠先生圭潔條　字伯如（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孝廉仕至德清教諭子鍪萬歷丙戌唐文獻榜進士仕至兵部郎中）公以子鍪（字武）贈

趙文毅公用賢條　張元忭榜進士（是科中四百十五人仕至禮侍郎）

是時吳縣（申瑤泉）太倉（王荊石）　據黃本

劉知州玹條　乙酉孝廉（是科吾邑中十人公仕至定州知州）　以下據瞿本

湯琛條　黎淳榜進士（仕至僉事）

桑悅條　字民懌（成化元年乙酉舉人時年十七仕至柳州通判）

楊儀條　龔用卿榜進士（仕終副使）

呂謙條　產方伯公國（毅菴舉正統四年己未科施槃榜進士官雲南布政）

錢之選條　字舜臣（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唐汝楫榜仕至兵部郎中）

蔣紱條　字洪章（舉景泰五年甲戌榜公弟績成化癸卯舉人開化知縣）

彌月生介後果任滋陽（尹璉舉景泰七年丙子舉人仕處州通判弟瑜順天己卯舉人溫州通判子介嘉靖辛卯舉人其兄翹弘治乙卯舉人泉州通判）

李桂條　馮副使玘之恭人也（公成化十七年辛丑王華榜進士仕終福建布政）

程氏條　桑琦（字廷瑞景泰四年癸酉舉人仕至中書舍人）

詩獄條　奈何與錢曄（字允輝）

怪條　楊莒州舫（集之子成化丁酉科）

虞山丁初我編次

松窗快筆傳本多寡不同卷數亦互異余家藏有舊鈔本自倚烈第一至外紀第十首尾完具顧氏小石山房叢書所刊一卷僅及篤古第六之半劉可學以下術藝女士冡黠外紀四篇俱闕如（瞿氏別有巢實書屋鈔本卽顧本所自出）菰里瞿氏傳鈔本分爲二卷而卷一爲人物孝子技術釋道烈女名宦卷二爲雜記篇目旣殊文亦顛倒錯襍編次全非其舊觀其所增註語當係後人重編之本故增損殊多但按之煙艇永懷有予所著快筆二卷特游戲偶拨云云是二卷固原本之舊或依其分卷刪益而纂定之歟註語備詳仕履今并所增原文別爲附錄次於卷尾其文字互異有出入者覆勘黃琴六鈔本（張蓉鏡所藏本與余家藏本篇次同而訛舛無異顧本卷末題目黃廷鑑屬射守拙鈔按其字跡蓋後人臨本也）與顧氏叢書本量爲採摭以誌存疑云

己未孟夏常熟丁祖蔭初我識

顧云美手寫三吳舊語

風雨樓秘笈
留真之一

乙卯年二月　餘杭褚德彝

三吳舊語一卷　顧云美先生手寫本　藝芸精舍汪氏藏書

吳縣顧苓云美撰云美善隸書工篆刻精鑒金石碑版居虎丘山塘蕭然敝廬中懸思陵御書時肅衣冠再拜欷歔太息有塔影園稿云美所著書多不存此三吳舊語為云美手寫真蹟云美遭國變後放跡江湖志有所規畫當時義師遍於東南吳日生沈君晦等方樹旗鳴角於三江五湖之間云美乃有此述作力言東南之可以勝西北博引鄉邦舊史為證雖書生之見未除而義憤填膺渴望恢復讀其叙語志可悲矣云美所著尚有金陵野鈔一書末附東南死難紀畧藏余篋中已久亦傳寫未刊稿二書皆語多憤慨故歷清代二百餘年無敢為之刊佈者然金陵野鈔其目尚見於郡志錢塘丁氏藏有舊鈔本惟是本向未見各家著錄今僅存真蹟向為汪閬源藝芸精舍所藏後歸江建霞靈鶼閣寶藏完好斲楠為匣人間孤本信足珍閟江氏物故此本流落市上余乃購得之卷端有鬻髮生題七律二首葉鞠裳前輩手筆也乙卯清明日鄧實記于風雨樓

播江書庫

三吳舊語序

苓生長江南家傳素業目不離風雲之色耳不察金鼓之音豈不語步伐止齊手不勝干戈矢石遭時喪亂放廢山阿拾舊聞流連往轍班觀論王命東漢中興杜甫賦北征逆胡殄滅夏殷皆建都中土自秦王咸陽而形勢獨重關中晉宋閩偏安江左何唐復長安而成命不行于河北天行交乎人事推移勝國遺蹤歸興王之聲跡群雄割據為真主而驅除句踐十年不過會稽之地少康一旅何必有夏之墟況三江五湖總非戎馬之利山谿海島無非霸王之資者乎合古興亡宛然可數英雄成敗大抵如斯既撰成書復加論次難辭罪我匪莫知心滁陽顧苓序

滿目湖山鼓[illegible]華[illegible]衣冠不言情懷向何日晚看[illegible]年[illegible]淚流[illegible]垂[illegible]
髮集愁頭聊作快心詞遠[illegible]精靈過未見孤山鳳去讀（[illegible]）山
室詞上閬[illegible]月毛卧雲陽陳舊君之是[illegible]陽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大[illegible]信上大山為[illegible]
孤本（[illegible]）小顧精裝擺入（[illegible]）好語會從遠自香渡江淮
為讀遺文（[illegible]）

辛卯立夏題　[illegible]

三吳舊語

吳　顧苓云美撰

吳越本末

吳自太伯十九世至壽夢楚申公巫臣教吳乘車戰陳侵驅始通上國遂伐楚壽夢十六年楚使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王餘祭十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之朱方吳亦伐楚取三邑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又伐吳次乾谿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艅艎楚復得之八年伐楚敗之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是在矣十三年吳伐楚楚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弒王是為闔廬楚師還吳師亡楚楚封之闔廬三年伐徐五年伐越左氏曰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七年桐叛楚吳使舒鳩人誘楚楚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若將伐桐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九年吳與唐蔡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欲奔史皇止之闔廬之弟夫槩以其屬五千擊子常之卒々奔楚師亂吳大敗之及清發半濟而擊之又敗之五戰入郢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敗吳師是行也越伐吳亦入之十一年吳太子終纍敗楚

舟師陵師十九年伐越々王句踐迎擊之敗之檇李吳王死子夫差立二年伐越敗之夫椒越保會稽于是吳三伐齊子胥曰越腹心也齊石田也不聽乃從海上攻齊而敗十四年越入吳々欲伐宋大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止十八年越敗吳師于笠澤二十三年遂滅吳々入于越々七傳而王無疆伐楚戰敗楚盡取吳故地而越散濱于江南海上秦始皇二十三年楚亡而後定楚江南地置會稽郡會稽初治吳縣後移越州

論曰自周室東遷而齊晉秦楚之相雄長也宋衛陳鄭無一歲不受兵而吳越之間晏然楚大夫教吳車戰遂用于楚是吳楚歲相侵伐幾亡楚國蓋吳之興楚地利共之故吳之入楚也易楚之入吳也亦易然所與共者不過長江之險至于湖瀆支流之水輕舟利楫之技無所不與吳々者非楚也句踐平吳以淮泗之地與楚與宋魯地與宋雖得之而不能有者越人初通上國地利既殊人事不習亦猶子胥之云石田而宰嚭所言能勝不能居也越王無疆兵敗身死盡失其地至浙江諸子臣服于楚七世而閩君搖佐諸侯平秦則秦之所不能亡者越也越王句踐深

謀報恥為中興祖其遺風猶在乎自此而後與往日之吳越不同矣

會稽守殷通項梁項羽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兵起蘄張楚九月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發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梁乃使項羽殺通佩其印綬諭故所知豪吏起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梁自為會稽守羽為裨將狥下縣定江東二年六月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三年入咸陽滅秦引兵歸彭城羽自為西楚霸王現出與漢戰滎陽成皋間者五年食盡兵少渡淮而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籍曰籍與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遂死

論曰讀項羽本紀而知為亡秦者吳也會稽守通知先發之制人而遂為梁所先將八千子弟赴秦而秦亡矣其為天下雪恥報讎者非吳人哉

吳王濞

秦并天下定荊江南地為鄣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吳芮王九江盡有其地漢更九江曰淮南封布王之而封韓信王楚信廢分其地為二以吳地封劉賈為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英布反擊荊荊王走富陵死布誅高帝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乃立濞于沛為吳王王鄣會稽豫章三郡（吳）文帝時削吳王會稽豫章書至則吳王起兵廣陵矣吳王敗渡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人殺以聞

論曰布之反也薛公策之者三皆曰東取吳王淮南

王反伍被亦曰東收江都會稽其言不得行而兩人皆無成也獨吳王濞白頭舉事而無繼為者不獨其名不順亦（且）其計迂也由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不用其計故條侯壁壘（吳）士卒饑散王走死東越也使桓將軍之計行吳亦未可知也豈步騎長短必不相敵哉

孫吳本末

孫堅富春人初為吳郡司馬熹平三年討平會稽妖賊許生中平元年八月破黃巾賊于南陽四年長沙區星反討平之封烏程侯初平元年為袁術擊劉表敗死興平元年術以堅餘兵付其子策拜懷義將軍堅舊將丹陽朱治勸策歸取江東策將千餘人及數十騎收兵至歷陽得五六千丹陽太守周尚從子瑜將兵迎之攻拔橫江既渡江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來如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山艸遂攻牛渚營盡獲糧械破秣陵下湖孰江乘進擊曲阿逐吳郡太守而據其郡明年七月引兵渡錢唐會稽太守王朗拒之固陵策分兵入查瀆襲高遷屯朗敗浮海進降之三年封策吳侯四年十一月襲皖城克之得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進擊黃祖獲船六千艘拘豫章降之五年策卒時策有吳郡會稽丹陽豫章廬江吳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險足以觀成敗以其眾授弟權領之曹操表為討虜將軍魯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十三年權破江

夏斬黃祖及曹操敗劉備進至赤壁與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方與將軍會獵于吳周瑜曰操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皆為後患而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用兵所忌也乃發三萬人擊操操敗走十二月黟縣賊陳僕等屯林歷山破討之以其地為新都郡十七年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名建業夾濡須水口立塢十月操率兵至濡須權禦之十八年正月遺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遂還十九年五月攻皖破之二十二年操擊權權降冬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二十四年權欲取徐州呂蒙曰徐土佳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遂擊定荊州明年操死丕篡又明年備稱章武元年權徙治武昌城之二年蜀伐吳使別將背江北軍備率諸將縣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連營數十屯陸遜曰夷陵國之門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無他變矣遂進攻蜀軍敗之魏伐吳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等圍南郡丕自出許昌南吳遂改元黃武臨江拒之魏師還黃

武三年丕以舟師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列舟艦于江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江乘聯綿數百里時江水盛長丕臨江望之歎曰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遂還四年四月魏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十月至廣陵故城觀兵臨江時方寒征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去之吳邀之徑路獲副車羽蓋戰艦數千滯不得即還七年五月敗曹休于石亭明年改元黃龍還建業三年敗魏兵于皁城明年改嘉禾二年六月攻新城：：遠水積二十日不敢舍舟及上岸敗還三

年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自期三年可得甲士四萬乃以為丹陽太守果得四萬人六年以為威北將軍徙屯盧江皖口明年改赤烏十三年魏擊吳引竹絙渡江戰于江陵誘至平地大敗明年權卒亮立明年改元建興十月脩東興隄左右夾山築兩城守以千人魏發兵擊之浮橋以渡陳于隄上分兵攻城諸葛恪將兵從山西上舉帆二日至東關據徐塘與戰破之魏軍爭渡橋斷死者數萬六年亮廢立休改元永安其六年蜀亡明年休卒皓立改元甘露魏亡吳還都武昌諸郡若于泝流供給二年十二月還

都建業又五年為鳳凰元年晉謀伐吳作大船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木城樓櫓開四出門上可馳馬建平太守吾彥知之為鐵鎖以斷江路九月步闡據西陵叛降晉羊祜出江陵陸抗赴西陵援之祜亦還天璽元年羊祜論伐吳曰若以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趨城池去長就短非吾敵也又二年天紀元年祜曰孫皓暴虐已甚不戰可克若更令主雖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窺也十一月晉杜預襲西陵破之三年十一月晉遣瑯琊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賈充將中軍屯襄陽明年正月渾出橫江所向皆克濬彬破丹陽克西陵荊門夷道杜預襲樂鄉入之濬又破陸景水軍預克江陵沅湘以南皆望風降攻武昌亦降諸將趨建業吳人帥衆至牛渚渡江戎華八萬方舟百里戰于板橋敗績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將皆降直指建業皓出降吳亡

論曰讀三國志而知三吳之地易得而難失也以中

原之人入江東之地則難以江東之人據江東之地則易也策之入吳也以堅舊恩入丹楊拔橫江破秣陵遂吳郡太守而有之非有兵革之利也吳郡遂（既）得會稽遂降鼎峙之業歷八十五年（焉）非有孫皓暴虐長江未可窺也（矣）曹丕兩至廣陵臨江輒返曹操至濡須仲謀直以片紙却之與六國之仰攻函谷何以異哉

義陽蠻張昌石冰偽揚州刺史陳敏

晉惠帝時流人李特反蜀荊州以詔發兵討之民不願行皆逃逸迫先是鎮南大將軍歆背荊州嚴急失蠻夷心聚衆欲為亂因誑惑百姓招納亡命民避戍役多往從之昌遂反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奔武昌〻據江夏而江沔之間騷然應之至樊城歆拒之衆潰死至方城荊州刺史劉弘討之敗績昌陷江南破荊州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遣別將石冰寇揚州殺刺史陳徽諸郡盡沒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八月昌敗死冰據臨淮十二月揚州秀才周玘推前

吳興太守顧祕起義軍移揚州九郡殺冰將吏州郡響應冰退趨壽春于是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討冰敏曰此不樂遠戍逼迫成賊其衆易離若也遂擊之轉戰皆捷二月合玘兵至建康斬之揚徐二州平玘等散衆還家朝廷以敏為廣陵相敏既克冰自矜勇略明年十二月偽受朝命稱揚州刺史〻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皆棄官走招集名士顧榮甘卓周玘並受偽官據有江東居建業者一年永嘉元年榮玘密遣使報劉準使發兵臨江敏遣卓出橫江榮私于卓使潛謀起兵又使敏司馬錢廣殺敏弟昶于烏江勒兵朱雀橋東卓斷橋收船南岸共攻敏〻帥萬餘人擊之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以顧丹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潰斬敏

論曰石冰陳敏相繼為賊旋就撲滅者皆吳人之力也周安豐初起義軍殺賊〻平而暫染偽命終與顧甘潛圖克復事亦艱濟當是時也乘輿播遷朝不謀夕而三吳名士猶能以身捍桑梓宣力王室榮之私于卓也其言曰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雒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大

義凜凜宜其有成也時又有吳興錢璯自稱將軍要豈倡合鄉里之眾即時授首國家以其三定江南勳識並茂主為立義興郡以彰其功卒以不調懇建詔謀不滅惜矣

蘇峻

晉懷帝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掖縣人蘇峻糾合數家千結壘自保元帝立于建康假峻安集將軍浮海至廣陵累官臨淮太守王敦作逆敗峻之橫塘進冠軍將軍封邵公陵峻銳卒數萬器械精好朝廷以江外寄之成帝二年徵為大司農不赴乞補荒郡自劾不許遂發兵與祖約反遣將襲姑孰先是陶回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庾亮不聽隨之進逼慈湖破之峻遂濟自橫江陶回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可伏兵擒也又不

聽王師屢敗亮奔尋陽峻兵犯闕掠六宮易官司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入晉陵于是溫嶠陶侃舉兵入援自武昌南下築壘白石會稽內史王舒遣兵一萬西渡浙江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應之峻命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義興敗三吳義軍又焚餘杭至武康敗還郗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兵嶠將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遣將急攻大業戍告鑒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乃習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輕騎逆戰斬之晃引兵赴石頭商等攻庱亭敗走延陵追擊之商等降眾歸張健健自延陵白長塘以舟車載子女貲重走吳興諸軍擊破之與晃等走巖山斬晃健降峻弟逸復據石頭戰敗于祖陽浦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王允之與戰于溧陽獲之事平

論曰讀史至晉懷愍元明間蓋不勝鬱痛也胡虜肆臣民逆節接踵而起以至凍餒至尊取掠妃御斯何時乎而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難者多東渡江何也石勒擾亂河南臨江輒返杜弢杜曾州竊荊湘旋就撲滅王敦桓玄來自上流猶慮建業兵

戈所及不至江東也惟蘇峻犯闕分兵東下吳郡太守庾冰遂奔會稽管商焚掠蚩拒錢唐終以義師雷發上下夾攻郗鑒水軍善用所長峻因授首亦足以知克復江東者不必借功步騎之習也

石勒將劉徵韓雍

晉成帝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儒死之進入海虞六年寇婁縣遂掠武進七年勒將韓雍寇海虞入自南沙

論曰三吳之有海寇固也特胡虜自海入寇為僅見耳舍其長技而與南人逐利水中愚矣晉紀中特紀二虜入寇之地不言所終知胡人渡海惟賊不終日之計固不必言所終也

孫恩盧循

晉安帝隆安二年新安太守孫泰以妖術聚眾將作亂會稽王道子誅之其兄子恩逃入海島招集亡命因會稽王世子元顯刺史揚州縱暴民不堪命三年自海攻上虞殺縣令襲會稽殺內史于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八郡俱殺長吏應恩旬日間眾數十萬縱焚掠據會稽詔徐州刺史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琰先擊新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鬭而前至浙江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入海懼官軍之躡緣道

多棄寶物子女以咲之恩遂得去以琰為會稽太守戍海浦五月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至會稽琰敗死轉寇臨海詔牢之討之恩復走入海牢之屯上虞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備之明年二月恩破浹口寇句章牢之擊走之三月攻海鹽劉裕擊破之恩進陷滬瀆崧死之六月浮海至丹徒裕疾趨及之復還舟向建業朝廷陳兵待之至新洲不敢進復浮海而北陷廣陵至郁洲王師追敗之緣海南還敗于滬瀆元興元年寇臨海敗之赴海自沉其眾尚數千推恩妹夫盧循為主五月寇東陽敗走二年正月寇東陽又敗

八月寇永嘉劉裕破之逃至晉安入海明年十月陷番禺逐廣州刺史吳隱之遣使貢獻自攝州事義熙六年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趣京師泊蔡洲裕柵石頭築淮口查浦等三壘拒之循焚查浦敗還復引兵攻京口寇畧諸縣無所得至尋陽敗走轉展交廣閩殺妻子而後自投水死

論曰孫恩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泰得杜子恭秘術身雖伏誅猶謂蟬蛻恩因以得合亡命志欲復讎耳非有他也及聞八郡響應即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黙（不肯）矣（乎）既聞牢之臨江即思割浙江作句踐牢之濟江又曰不善走矣此豈能作賊者哉然猶出沒千里直抵建康北陷廣陵雖戍海浦築滬瀆以恩當之如摧枯拉朽而後知防海之難也

會稽太守隨王誕義兵

宋元嘉三十年二月太子劭弒其君四月武陵王駿舉兵討劭移檄四方遣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華欽拒之遇于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悉入菰葑彬之軍人多齎（[illegible]）屐于菰葑中央射之敗還

論曰步騎之不利于江東也固矣簠屐自齎敵兵敗績江東而用步兵也亦江東人能用之耳他何有焉

晉安王子勛

宋王子業狂暴賜晉安王子勛死子勛舉兵尋陽宋人弒子業立明帝子勛亦自立于江州〻郡俱應會稽行事孔顗奉大守尋陽王子房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起兵應勛明帝以廣業代延熙使孔璪勞會稽俱反附勛兵至永世值宋殿中御史吳喜帥羽林勇士三百人至以書招之不應喜性寬厚數使東吳〻人懷之及聞其來望風降散入（至）國山遇東兵破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圍之廣業于長塘應

築城應延熙帝復遣任農夫至破走之收其船仗向義興助喜攻郡克之時孔顗亦遣兵至晉陵帝遣將攻拔之乘勝進擊東軍敗走孔璪也吳興南亭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四郡悉平喜農夫引兵向會稽取西陵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顗走郡吏封府庫以待喜晏入城執子房璪等降臺軍破尋陽軍克江州子勛死

論曰尋陽之役蔡興宗有言順之與逆臣無以辨蓋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蕭惠開所云其于當璧雖所不可者也況晉安以賜死起兵乃子業之叛

人耳非欲反明帝也子業死而東身聽命不亦可乎乃恃江東之援問鼎臺城及四郡瓦解會稽內應身死江州則江東諸人誤之也夫子勛起兵上流而下流響應兵家聲勢可謂得矣與臺城嗣位曆數已歸中外之形不同順逆之情頓異也在晉簡文帝時中郎將庾氷有罪入海反自海陵入京口不一月即討禽之長城人錢弘菁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宋孝武時黝歙二縣有亡命數千破縣邑殺長吏吳喜將數十人解諭之即日歸降又永世縣民史逸宗據縣為逆殿中將軍陸攸之討平之至泰始五年臨海有賊稱東海王殺鄞令掠海鹽至七年始討平之于斯時也胡虜既亂中原山海間懷不軌之志乘間竊發者不一二數矣卒于無成者則順逆之故也

侯景

梁太清二年八月侯景反于壽陽十月襲譙州攻歷陽太守莊鐵降說景曰朝廷若以羸兵千人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宜乘其未備速趨建康遂以鐵為導引兵臨江羊侃請帝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不從遣臨賀王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以船濟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帝遣人勞景于板橋景至朱雀桁遂犯闕下攻臺城陷之遣董紹先陷廣陵于子悅略吳郡太守袁君正以郡降士民互僅拒之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斬之遣宋子仙陷錢唐度浙

江至會稽（大寶）元年七月景陷江州及豫章二年四月陷郢州王僧辯復之七月豫章復為梁僧辯復湓口十月景將劉神茂以浙東降于梁湘東王繹明年二月繹遣僧辯及陳霸先討景〻遣謝荅仁攻神茂復陷東陽三月僧辯等至蕪湖景遣子鑒據姑孰南州以拒之戰于中江大敗僧辯督諸軍入秦淮霸先請度北岸圍石頭築柵于落星山進軍石頭城北景帥衆還（衛僧辯）戰敗入柵其將以石頭降霸先與景戰景衆潰重闕下不敢入臺率數十人東走就荅仁于吳荅仁欲北出侯景其黨謝柏超據錢唐拒之侯瑱追及景于

松江景敗走為其都督羊鵾所殺

論曰晉宋齊梁之間江東亦多事矣若王恭再反京口桓玄出入臺城謝晦冊艦而下江陵臧質發舳艫而趨南浦竟陵王誕廣陵坐困建平景素京口立搗桂陽休範急下石頭江夏寶玄攻還竹里沈攸之軍潰郢城陳顯達身出衆石皆斃朝建以江北外為藩屏雄兵重鎮俱在上流反側以建康為射的略地分兵來還東下至劉裕還建康而宋已易晉蕭道成自稱皇帝而梁已易齊兵戈之事所以不及江東也宋氏明中富陽縣民唐寓鼓妖惑衆陷錢唐入東陽梁天監間宣城郡吏吳子伯挾術聚人殺郡守襲吳興事出無名立見夷滅惟景來自江北表往入臺城縱橫往來皆羸卒虜奴一時收守力足以拒勢足以爭或沉湎周閒或開門降賊征鎮援兵三十餘萬自相抄奪莫有鬭心遂使降虜驅張君民塗炭卒之僧辯總拒蕪湖景即浮流還而度囊盛子奔走海濱託于糧首乃知景之無能為也夫景乃北虜單舸走海意欲何為實其父子俱死而已

杜龕韋載王僧智

陳霸先之殺王僧辯也忌吳興太守杜龕恃僧辯之故以法繩其宗族審從兄子蒨還長城立柵備之及僧辯死龕據郡反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杜泰攻之不克霸先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蒨與周文育合兵攻龕〻醉泰出降龕被殺僧智奔齊

論曰三人之才不足以定禍亂力不足以清君側亦非戮力同心共奬王室也敗死而已陳公此時以中

外都督還放鄉里三人雖并力捍禦尚恐不支而龕乃沉醉不醒何爲者乎宜其敗也

陳後主亡國

隋伐陳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永安下三峽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自吳州渡江攻京口舟艦被江旌甲耀日邊報日急抑而不聞將軍樊毅請以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備京口采石不從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拔姑孰若弼克京口南北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擒虎屯新林任忠言于陳主曰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分兵斷江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二（一萬）千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揚

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自去不從明日忽命出戰魯廣達與孔範任忠等陳于白土岡亘二十里廣達力戰隋師退走須引兵戰範奔忠馳告敗狀陳主命出部分將就上流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帥數騎迎降于石子岡引擒虎軍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文武百司遁走陳主與張貴妃孔貴嬪俱入井軍人以繩引之三人同乘而出遂降于是告諭江南諸郡悉下遂班師明年十一月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各舉兵反陷州縣陳之故境皆反使楊素討之素自揚子津入玄懀敗走追命之智慧據浙東峙爲營亘百餘里素先遣來護見以輕舸數百潛渡直登江峙襲營縱大然後縱兵擊之智慧大敗走入海追至溫州智慧走保閩越素奉至泉州賊帥王國慶斬智慧以降

論曰江左自晉南渡以來易姓者六矣陳氏五帝享國共三十二年而後主荒淫暴虐全無心肝京口告急而飲酒不着國破之後啟在床下封函未開雖有山川之險兵甲之盛能不已乎任忠請兵擁襲之語非不可聽當時必有惜其說之不行者然觀其倉卒迎（降）陳指麾散衆恐能言之未必能行之也史稱東晉

以來刑法殊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作五教使民誦之于是江南皆反曰更能使民儂誦五教耶大者聚衆數萬小者數千皆不還之徒梗化弄兵耳非有若種蠡之權深謀雪恥依山負海以保江東者也然猶轉戰千里麾下賣降而後定使國實以中人之智即臺城不守而錢善用江東因民不忍安在智慧諸人不足為句踐之藉手而入井出井同二婦人歸降之後猶思得一官歸侍飲賦詩表請封禪亡國之主未有無賴若此者也

劉元進朱燮管崇

隋大業九年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人多亡命餘杭劉元進遂謀舉兵亡者雲集旬日閒衆至數萬崑山縣博士朱燮與數十學生起兵吳郡民苦役者赴之如歸管崇隱居嘗聚群盜奉之起兵晉陵帝命虎牙將趙六兒將萬人屯揚子津崇遣將陸顗襲破之收其器械軍資兵至十萬與燮共迎元進據吳郡稱天子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康多執長吏應之元進攻丹陽帝遣吐万緒擊破之兵潰退走猶與崇燮連壁百餘里緒乘勝進擊斬崇既敗復聚其勢益盛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數萬人討之世充渡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世充阬其餘衆三萬人

論曰煬帝之末所以驅民為盜者亦無所不至矣故楊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元進手長一尺辭垂過膝相表稍殊遂懷異志管崇朱燮終雖同惡始則殊塗無非因民之不得已也降散之餘又復相聚終隋之世官不能討盜未盡而隋先亡也繇此觀之盜亦非得已哉

吳興太守沈法興

隋大業十三年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討之得精卒六萬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十餘郡唐武德二年遂稱梁王都毗陵先是東海人李子通有勇力聚衆萬人為賊江淮閒據海陵攻克江都稱吳帝武德四年渡江攻法興〻〻敗走吳郡子通取京口丹陽毗陵唐杜伏威遣輔公祏攻子通〻〻大敗棄江都保京口伏威入丹陽子通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死子通軍復振盡收法興之地徙餘杭十一月

伏威擊子通執送長安五年七月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六年八月公祏起兵稱帝使其將馮慧亮等帥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于梁山連鐵環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詔遣趙郡王孝恭討之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騎一萬渡淮攻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靖曰進攻丹陽不下而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以羸兵攻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走出兵追之遇大軍戰敗兩戍皆潰公祏走武康為人執送丹陽殺之江南平

論曰沈法興為隋之義旅隋亡稱王子通以隋盜為唐之賊適為唐除法興耳法興既死而子通亦被執矣公祏若賊屯戍結壘殊有可觀一敗不振是以雖有險阻兵革而師出無名兵法曰忌之

李敬業

唐中宗嗣聖元年二月武氏廢帝為廬陵王九月改元光宅國號周英公李敬業殺揚州長史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攻潤州取之武氏遣李孝逸禦之敬業回屯下阿谿使弟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至臨淮戰不利擊敬猷猷走敬業阻谿拒守孝逸縱火攻之敬業大敗將入海為其下所殺

論曰廬陵雖廢固在房州敬業舉事不圖復辟而詐稱濮王在軍何也蓋當失職怨望之時與駱賓王輕率之輩妄意金陵王氣長江天險不直指雒陽而先取潤州得無懷孫氏之思乎其不為國家明矣即使入海又何能為

原書闕

劉展

唐肅宗上元〻年十一月江淮都統（宋州刺史）劉展剛強自用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強不受命請除之乃說上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密敕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〻疑有變欲先得峘印節延恩馳詣廣陵解峘印節授之展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峘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走京口景山將萬人走徐城展遣將擊景山〻〻潰展

入廣陵遣屈突孝標徇濠楚王暅略淮西而自軍白沙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峘悉兵拒守遂自上流襲濟下蜀峘軍奔潰宣城展陷昇州及潤州峘至柵拒戰收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景山乞救神功救淮南神功得敕悉衆南下展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二年正月神功遣兵至下蜀展拒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斬之別遣將擊暅于淮南暅東走至常熟乃降

論曰劉展以剛愎中讒救死弄兵遂橫行江淮間師

時授首而後知肅宗之駕馭失宜也安史之亂不入江淮神功既誅展乃縱兵大掠江淮之民始罹塗炭君不能將將將亦不能將兵民之無辜至此極也

袁晁

唐代宗立之年七月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于賦斂者多歸之聚衆二十萬李光弼使部將張伯儀討平之

論曰安史之亂不及江淮而浙東之人以疲于賦斂遂起而為賊也州竊盜究何在無之中原用兵而東南長史不知所以撫循山澤間未有不為亂者及用兵剿平而良民之荼毒已不可勝言已

裘甫

唐懿宗咸通元年正月浙東賊裘甫陷象山慶敗官軍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三萬賊帥劉暀有謀畧劉慶劉從簡勇力過人鑄印改元稱天下都知兵馬使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之召問方略對曰得兵即可破賊有宦者曰發兵費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其費可勝計耶乃詔發諸道兵授之甫分掠衢婺明台俘其少壯聞式將至暀曰宜急引兵趨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

頭而守之宜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王輅曰是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拒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耳甫未決式軍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欲情我也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來當免死式入越州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遣立效以自異使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式嚴門禁捕間諜命諸縣開倉賑貧選補騎卒與賊十九戰皆捷暀曰向如吾謀寧有此困耶乃殺輅式知賊窘且飢必入海命羅鋐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

舩走山谷師衆萬餘人止南陳館下復斬首數千衆復入剡式圍之三日凡八十三戰乃請降式備之果復出又三戰甫帥百餘人出降擒之送京師伏誅暀等先被斬

論曰裘甫王輅之徒無賴賊耳若劉暀真可以作賊者也苟進掠揚州守石頭南通海道取福建即不能規取中原恐非王式之所能辦也輅祖孫恩之故轍恩屢敗復振而甫一敗不能收拾者恩得入海而甫不能入海也

王郢

唐僖宗初浙西鎮遏使（王）慶郢屢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以衆萬人以乾符二年陷蘇常掠二浙南及福建四年二月陷明台浙西制度使裴璩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衆多降散郢以餘衆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

論曰傳云兵不戢將自焚自古以來作賊之人皆能捉賊者也在善用之與不善用之耳苟（非）貪吏庸將處置失宜不獨潢池赤子無辜反側即聖主受命亦誰為響應而驅除也哉

王仙芝黃巢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數千作亂二年黃巢聚衆應之三年仙芝約降以為神策押（牙）巢怒毆仙芝〻〻遂不受五年仙芝寇荊南陷洪州遂圍潭州不克乃向浙西擾宣潤還攻洪州仙芝敗死巢自稱衝天大將軍攻沂濮掠宋汴而巢軍所在輒為官軍斬獲巢大沮乞降授右衛將軍已即叛去寇宣州不克引兵入浙東為官軍所破乃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刊山開道七百里入建州攻閩廣還至湘潭入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衆至二十萬攻臨安

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以數十騎伏莽中賊至射其將殺之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賊聞之誤謂有兵八百里驚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六月屯信州遣將陷睦婺二州取宣州值江陵叛將劉漢宏寇宋州掠申光來遂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遂渡以至入長安走天子凡五年伏誅

論曰巢之流毒徧南北矣自古作賊未有如是其從橫者也唐雖不競而猶能克復京師者亦繇天下士民不能捨十八葉天子而從賊也夫天命未絕世德在人而（狡）胡虜狂賊如祿山黃巢者輒思覆人宗社玉

食四海豈易言哉

董昌

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寇浙西使石鏡將都董昌討之後黃巢攻臨安昌伏兵走之中和元年高駢嚴兵遷廣陵召昌錢鏐勸之去引兵入據杭州鎮海節度使周寶表為杭州刺史二年六月降賊劉漢宏為浙東觀察使遣弟漢宥將兵二萬營西陵謀并浙西昌遣鏐襲破之光啟二年遣鏐攻漢宏于越州漢宏走死昌徙越州因以昌為浙東觀察使進節度使爵隴西郡王乾寧二年二月叛為越王不許遂稱帝鏐止之不聽乃表上其事授鏐浙東招討使鏐遣將顧全武討之數敗昌〻去帝號復稱節度使全武圍之急軍士反攻昌〻保子城鏐遣人給之曰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斬之江中

論曰唐自黃巢之亂而藩鎮割據中土日尋干戈江淮之間高駢被幽楊行密用兵江南昌以八百里遏賊微功輒有南粵尉佗之想遂作閉門天子十有五月卒昌既沉江而鏐有吳越者凡八十有四年而後入朝于宋始知江東非不足王也昌自非其人耳

楊吳南唐本末

唐僖宗光啟三年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之討呂用之而幽高駢也乞師于宣州觀察使秦彥用之走詐為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行密起之彥已入廣陵矣行密攻彥〻敗尋殺駢廣陵部將啟關納外兵彥師鐸走行密入揚州明年二月朱全忠奏行密為淮南留後四月賊將孫儒陷揚州行密走廬州昭宗龍紀元年圍宣州降之以為寧國（宣歙）軍（觀察）節度使大順元年二月取潤州以為寧國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孫儒攻宣州五月遣兵據滁和行密攻

克之景福元年二月取常潤四月敗時溥兵于楚州取之六月擊斬儒還揚州以為淮南節度使二年七月克廬州八月取歙州十月取舒州乾寧元年十一月泗州降二年三月取濠州四月取壽州及漣水九月遣兵救董昌圍蘇州取之光化元年錢鏐使顧全武復蘇州天復元年十月遣兵攻杭州不克二年賜爵吳王取昇州先是以田頵鎮宣州以安仁義為潤州團練使八月頵及仁義舉兵行密擊之斬頵天祐元年十一月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三年四月取洪州四年梁朱晃篡唐渥移檄興復仍稱天祐

紀年五月牙將徐溫弒渥立渥弟隆演九月遣兵圍蘇州錢鏐遣將救之不克七月盡取江西地九月以徐溫領鎮海節度使十年梁侵廬壽敗之十二年溫出鎮潤州十四年溫從治昇州而以溫假子知誥為潤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誥入執政十一月取虔州十六年建吳國改元武義時錢鏐受梁封為吳越王遣子傳璙擊吳、敗于狼山七月傳謹攻常州溫敗之無錫八月與吳越平二年五月隆演卒溥嗣順義二年梁亡又五年為乾貞元年溫死溥稱帝知誥加中書令越四年為大和三年知誥鎮金陵天祚二年後

唐亡晉天福二年十月知誥受禪更國號曰唐改元昇元復姓李更名昇凡七年卒子璟立保大五年晉亡九年郭威篡漢十月遣邊鎬將兵擊楚、降湖南平十年遣兵攻桂州敗績復失湖南十三年十一月周伐唐先是唐每冬當淮水淺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至是罷之于是周作浮梁自正陽濟淮敗唐兵于壽州城下攻之不克十五年唐兵救壽州以戰艦數百艘趨正陽將攻浮梁周李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遂焚芻糧保正陽唐劉彥真引抵兵正陽周遣李重進渡淮逆戰斬彥真

及萬餘人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周主榮親至壽州城下圍之而遣趙匡胤擊唐兵于塗山敗之渦口二月下蔡浮梁成命匡胤倍道襲清流關暉奔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突陳擒暉鳳克滁州吳越復遣兵襲常州克外郭唐遣柴克宏救之克宏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周別將襲取揚州及泰州四月唐復泰州攻揚州時周主榮自攻壽州久、下引還濠州命韓令坤守揚州唐兵至遽走復還攻揚州敗之匡胤克六合唐兵攻之亦敗唐朱元復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之

圍益急（明年正月）唐兵數萬救之軍于紫金山列十餘寨築甬道運糧將及壽春周邀擊破之奪其二寨先是周主榮反自壽春恨唐水軍銳敏周人不敵于淝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二月周主發大梁命王環將水軍自閔河沿潁入淮抵壽春軍于紫金山南擊破唐二寨斷其甬道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舉寨降諸將大破紫金山寨餘衆沿淮東走周水陸夾進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壽州降徙治下蔡五月唐水軍斷渦口浮梁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十一月周主攻濠州城西東北十

八里有灘唐人栅于其上環水自固周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騎兵繼之遂拔之進破濠州南關城又拔其水寨唐屯戰船數百于城北植巨木于淮水周水軍攻拔其木焚船七十餘艘拔其羊馬城又破唐兵于洞口至泗州降之唐戰船退保清口周兵水陸三道並進及唐兵破之楚州西北濠州降遣別將攻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襲泰州拔之明年唐改元中興元年周克海州周主榮欲引戰船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乃鑿楚州西北鸛水旬日而通拔靜海軍于是吳越之路通矣克

楚州周主至揚州慶至江口破唐戰艦于東布洲唐主懼遂南度請獻江北四州周主還乃去帝號奉周正朔稱藩德五年周主還明年周主殂又明年匡胤篡周宋建隆二年唐主殂子煜立開寶七年遣曹彬將兵十萬自荊南東下池州將棄城走彬入池州進次采石作浮梁渡江〻南兵拒戰敗績彬遂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遂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潘美帥衆涉水大軍繼之江南兵大敗師駐城下累月煜猶不知一日巡城見旌旗滿野始知宋師大集乃召援兵〻〻自湖口入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遣將

攻之皖口援兵大潰十一月金陵城陷李煜出降

論曰揚行密據國中原多故肇造廣陵子渥嗣割淮南仗言興復于斯時也唐祚已終人懷舊德徐溫養子因人心之未忘托國家之姓江都建業之地方開國弟家而河淮之間再易姓矣周主南下水陸並進不遺餘力而盡取江北即使北轅不再暮而自死國亡是南唐未滅五季先滅也然唐失江北時如劉仁贍之守壽州郭廷謂之守濠州張彥卿之守楚州無不力盡援絕而後或降或死周主所以遄還大梁不即南度亦自揣兵力恐不足以取之也宋太祖身歷行

閩親夫石而受禪之後遲之數年始遣將興師者非恐不足以取李昪也正恐受位未久人未深服之太易守之甚難也古之帝王豈易言亡人國也哉乎

吳越王錢氏本末

唐僖宗時王仙芝餘黨曹師雄之寇二浙也臨安人錢鏐事都將董昌為兵馬使以驍勇聞黃巢入長安高駢召昌至廣陵鏐說昌去之據杭州光啟三年昌遣鏐攻越州取之以昌（鏐）為杭州刺史景福元年以為武勝節度使二年改鎮海乾寧二年昌僭號命鏐討之楊行密攻蘇州以徽昌蘇州陷鏐克越州誅昌加鎮東節度使兼領兩浙光化元年復蘇州天復元年行密遣兵攻杭州不克二年賜爵越王八月兩浙軍亂召行密將田頵々攻杭州鏐告急行密々々召頵

鏐六擊破之頵以倡亂者歸宣州天祐元年更封吳王四年朱梁篡唐以為吳越王開平二年淮南兵圍蘇州三年擊破之四年八月築捍海塘廣杭州城六年梁友珪弑父自立加鏐尚父梁均王貞明二年以為諸道兵馬元帥三年加天下兵馬元帥五年遣子傳瓘擊吳々將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引船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戰傳瓘順風揚灰吳人不能視及船接散沙于船而以豆撒吳船戰既合面清豆中吳人踐之即仆縱火焚之吳兵大敗七月攻常（州）之不克還龍德三年梁亡唐李存勗同光二年吳越入貢命官如故天成四年削官爵長興二年鏐卒子元瓘嗣即傳瓘也應順元年以元瓘為吳越王清泰三年唐亡晉以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五年加尚書令六年元瓘卒子弘佐嗣開運三年契丹以晉王去明年劉知遠稱帝更稱天福十二年三遣兵救福州一敗南唐兵遂取之弘佐卒弘倧嗣弘倧廢弘俶立劉漢改元四年漢已禪周々顯德元年加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三年為周襲南唐常州敗績更七年趙宋篡周三月遣使賀即位開寶七年加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九年入朝太宗立三年以其地歸

宋

論曰五季之際馮道之為相與錢氏之為將一也鏐故唐將異姓王也即唐亡力不足以興復倔彊江海閒保有兩浙稱唐遺老中原之力未必能取之也乃鏐之言曰無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惴々乎惟恐子孫之不朝寇讎而夕君父也以是享國五世歷年八十舉國入宋々旌其墓曰表忠嗚呼于宋則誠忠矣其不知何以謝唐及五季之主也

方臘

宋宣和二年冬睦民（州）青谿民方臘作亂自號聖公旬日閒聚眾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敗死攻陷青谿及睦州歙州掠桐廬富陽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城陷死者不可勝計三年正月陷婺州衢州二月陷處州遣其將寇秀州會帝發兵十五萬討之還于秀州賊敗還杭州四月水陸並進擊破臘々挈宮府民居宵遁還青谿幫源洞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據岩屋為三窟韓世忠潛行谿谷閒野婦得徑直前搗其穴殺數十人擒臘以出眾潰

論曰江東巖洞之賊一呼而雲集者代不乏也擒其首惡則鳥獸散耳萬一遭時鼎沸得豪傑之士善用之即句踐沼吳之資而項羽度江之眾也人亦幸而捉賊不幸而任賊耳陰（谿）峒險惡世為淵藪矣

南宋羣盜　陳通　趙萬　張遇　戚方　邵青

宋高宗建炎元年八月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盜趙萬襲陷常州縱兵大掠犯鎮江知府棄城走王淵誘而誅之十一月張遇聚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犯池州入城大掠二年正月焚真州陷鎮江府王淵降之四年三月韓世忠潰戚方等趨鎮江掠其部眾以行陷廣德軍六月降建炎三年三月五丈河舟人邵青聚眾掠泗州紹興元年二月寇賓州圍太平降之尋叛去聚眾于崇明沙將入江陰王德敗之獲青餘黨平

論曰此皆不逞之徒乘間竊發亦所謂世亂失塗者也于是時也高宗直以一身之所在為還女真所過即為甌脫羣盜所以生心也此在平時選兵戍牽制其死命矣何至所在焚掠一往燎原也哉

女真南犯

宋高宗建炎三年正月女真粘沒喝入淮泗二月陷天長軍焚揚州去六月復入寇夌兵自蘄黃入江西而兀朮自滁州攻烏江取和州及無為軍繇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官軍皆潰兀朮入建康攻廣德軍岳飛邀擊敗之女真别遣兵攻常州飛救常州敗之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犯臨安守臣棄城走遂還兵度錢塘陷越州及明州破昌國縣以舟師襲帝不及而返焚掠臨安以輜重不能運陸繇秀州入平江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三月入常州至鎮江韓世忠移師待之盡獲兀朮與戰敗之金山下兀朮懼請歸所掠以假道不許益以名馬又不許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循北岸兀朮循南岸且戰且行兀朮窘甚鑿老鸛河故道以趣建康岳飛設伏牛首山敗之新城自龍灣出江中將趣淮西會援兵自濰州來引還與世忠相持于黃天蕩曳其舟泥之兀曰朮南人使舩如使馬奈何兀朮以火箭射之世忠師潰還鎮江兀朮北渡屯于六合其在建康者大肆焚掠繇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敗之

論曰韓世忠金山之役雖不能得所欲于虜而虜自此不敢渡江者兀朮所掠皆江湖民船世忠以海艦縱橫大江乘風上下望虜而繫敵哉雖風息縱火世忠奇潰而兀朮膽落矣兀朮不窮追南宋于江海之間豈獨宋人得以苟延歲月金虜亦得以假息中原不至葬身魚腹也不然宋之亡也不俟蒙古矣金之亡也亦不俟蒙古矣

蒙古南犯

宋度宗咸淳十年十月忽必烈遣伯顏趣郢州博羅懽取淮西十二月伯顏至鄂州降之黃蘄皆降德祐元年江州安慶池州俱降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建康留守棄城走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遂遣兵入常州〻〻人王良臣以城降潛說友以平江府降四月入廣德五月劉師勇復常州七月張世傑等兵次焦山蒙古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以大艦射之世傑等敗還十月蒙古發建康三路進一自廣德四安趨獨松關破之一出江入江陰軍一趨常州

圍之知州姚訔力戰圍守招之不降及隔屠其民止存七人平江城府通判以城迎降于常州二年正月宋奉表稱臣于元嘉興府知府以城降閬安吉州戍將降伯顏至長安鎮進次臯亭遊騎至北關太皇太后遣使奉璽迎之伯顏使作手詔并廷臣檄諭未降州郡進屯湖州市入臨安以帝及太皇太后北去以董文炳等行省事于臨安衢婺諸州起兵拒之文炳使唆都戰嚴州諸州攻之連戰三月婺州陷衢州守備力戰拒之十一月入處州秀王與擇等敗績城陷瑞安降自是分道入閩廣而宋亡矣

論曰元之易于亡宋者以其不易于度江也宋自高宗駐蹕江南而淮甸以北所長養生息者已不知有中夏久矣伯顏至此長驅南下電掃江東宋遂一敗不可復振者人心散而士氣盡也然衢婺諸州猶能起兵力戰終雖敗績君子韙之

亡宋義兵

至元二十年九月象山縣人尤宗祖等聚衆萬人劉掠海上降之二十三年永康縣人陳巽四等拒命被殺二十五年浙江人楊鎮龍柳世英各擁衆萬餘相繼起兵二十六年婺州人葉萬五以衆萬人侵武義縣殺千戶一人二十七年太平縣人葉大五集衆百餘人侵寧國被殺徽州績溪人胡發饒必成杭州唐珍蕪湖徐汝安孫惟俊等皆拒命被殺處州青田人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侵溫州平陽

論曰此皆山澤羣盜也而不謂之盜者元虜不得以

蠻名之也當是時江南蠻起凡四百餘處虜遂以為
浙東一帶地極險惡賊所巢穴也羣之羣雄並起割
據江楚而後歸命　真主驅胡出塞則真為虜患者
江東之人也羣蠻雖不足數乎春秋居正之義所不
廢也

方國珍

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黄巖縣民方國珍入海刼漕
運江浙叅政逮捕至福州被執為國珍乞降授以官
不受十年十二月攻溫州掠沿海州郡執江浙左丞
于海中復為國珍乞降授官有差十二年復入海八
月攻台州十三年十一月以徽州路治中招之不受
擁船千艘據海道絕糧運十六年降為海道漕運萬
戶十九年以溫台元慶三郡來降

論曰方國珍以匹夫入海元特招之不來擊之不勝
遂終無可如何而授以官職與之以來歸之籍也總
之胡人入海用兵不獨水陸殊宜也亦猜忌之來矣
豈復能與蛟螭之士逐潮汐之利哉此沿海之舉所
以為逐虜之前驅也

徐壽輝陳友諒

至正十一年蘄州徐壽輝起兵陷蘄黃漢陽九江諸
郡十二年掠徽饒諸州從昱嶺關攻杭州克之不能
守復自昱嶺關攻於潛陷千秋關攻獨松百丈幽嶺
三關再犯徽州尋敗去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
二十年友諒挾壽輝以破太平泊舟采石遂殺壽輝
而自立還江州時
太祖皇帝已定金陵以兵犯金陵敗走復陷安慶
太祖皇帝克安慶遂向江州友諒走乃還攻南昌戰死

論曰徐壽輝能有楚而不能有浙與虜將之能逐壽

輝而不能勝方國珍也何哉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其或然與

張士誠

至正十三年泰州白駒場鹽場綱司牙儈起兵陷泰州及興化入高郵城據之稱誠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十四年攻揚州敗元軍陷盱眙九月戰敗于高郵突圍走十六年陷平江路據之陷松江湖州常州七月破杭州敗于嘉興十七年以太尉招之乃降城池甲兵錢穀自據如故進據杭州

太祖皇帝遣兵攻常州擒其弟士德克之二十三年九月自稱吳王治宮室置官屬以弟士信守杭州

二十六年我兵取湖州遂克杭州嘉興二十七年我兵圍平江克之士誠死

論曰張士誠以牙儈弄兵據平江者十有一年稱王者五年而吳人戴之者為之城守者何哉無非畀恩彼夷狄耳得一抗夷狄而事之即父母矣不計其真能父母乎否也

王師定鼎

至正十五年六月

太祖皇帝率諸將自和陽度江拔采石取太平路十六年攻金陵破之以為應天府分兵取鎮江廣德十七年取常州寧國江陰徽州池州十八年取建德路蘭溪諸暨拔婺州十九年方國珍以温台慶元三郡降取衢州處州二十四年即吳王位偽漢平二十五（六）年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二十六（七）年克平江十月遣將北定中原明年即皇帝位于建康

論曰從來言地利者必曰西北足以起東南〻〻不足以起西北此中國之實勢也今北虜入亂中原苟非東南肇業先立本根何以北向驅除使民歸命非受命之主真能倒行而逆施之也勢使然矣

西神叢語

西神叢語

莘編卷第一十一

錫山黃蛟起孝存著

父子忠孝

陳炤字光伯咸淳初元進士歷任兩淮制置司參議元兵攻常州炤以朐山令守母喪郡守姚訔辟爲通判或止之炤曰鄉邦淪沒可坐視乎遂纍衰而出協力備禦既而城陷訔死之炤猶調兵巷戰敗歸坐于廳事家人牽馬至階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炤曰去此一步便非死所乃遣子應龍出城以存

宗祀日中兵至而死詔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下有司廟祀炤世居東門外陳巷橋有田百頃且有質庫會九月十二日生辰應龍入城稱壽悉取質庫衣貲并酒千甖持以犒軍頃之伯顏兵二十萬抵城下炤謂應龍曰事亟矣吾死此汝速歸時文天祥督軍平江應龍慟哭出城奔愬乞援天祥發兵應之及宋亡應龍杜門不出衣冠無改以終其身

一門忠孝節烈

陸士隆字季平洪武中拜監察御史以抗疏胡惟庸奸狀見殺妻子皆死之劉基作忠孝節三歌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諡文忠官至諭德上數召對奏言目前要著在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不然賊勢不可支矣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城陷公肅衣冠捧司經局印北向拜曰臣不能報國惟一死以謝陛下二妾朱一姐李玉潤從之先是公有二妹一適華琦一字何枋如竝以節聞長子瑜未娶而夭聘鄭氏年纔十八持服出閣拜見舅姑以死自誓人謂忠貞節義萃于馬氏一門

忠臣

漢虞俊字仲卿少以孝友稱哀帝時爲御史有風裁繼遷丞相司直王莽秉政召爲司徒仰天歎曰吾漢人也願爲漢鬼不願事漢賊飲藥而卒光武即位高其節行以朱旛表其墓

南唐陳喬字子喬世居盧陵後徙無錫仕爲舍人元宗既失淮甸將授機務于太弟喬排闥入諫元宗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

予可託之後主即位以喬總章國事開寶中宋師至後主自爲降款使授喬喬投款于承霤入曰臣當大攻非死無以報國臣死而歸以逆命之罪陛下可保無恙遂入視事堂自經堂吏撤榻瘞之宋太祖改葬之

明高曇字景雲號龍溪由上舍授漳州府判正統己巳鄧茂七搆亂集兵討之曇督軍衛次茶陵遇賊欲掠其芻糧不與被執至琥珀嶺以刃脅之曇厲聲曰逆賊無狀上勞王師下毒黎庶指日梟汝首縣市七敢肆猖狂殺汝父母邪賊怒遂及禍詔贈工部員外郎葬金百兩漳民號慟如喪父母立祠祀之

高攀龍字存之謚忠憲與魏忠賢不合削職歸其黨矯旨逮之拜遺表曰臣雖削籍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請俟來生乃自沈園池池在城南水缺巷公在水時冠不沾滴履不染泥左手護心右手傍岸倚南向北如對君然

龔廷祥字佩潛官中書舍人乙酉南都陷宏光逃避乃具衣冠別文廟登武定橋傍秦淮請水曰此吾之汨羅也今得死所矣遂投其中

大臣

李綱字伯紀政和二年進士累官太常少卿宣和七年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綱上御戎五策且刺臂血上疏請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欽宗即位拜兵部侍郎金人渡河徽宗南行宰執請帝出狩定議綱曰陛下一出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社稷託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安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去此何之帝以綱爲尚書右丞時宰執皆主去計乃以綱爲東京留守綱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帝然之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伏帝前以死邀之帝曰今爲卿留治兵禦寇一以委卿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曰爾等願死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遂入見言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

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北軍已遁倘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乃感悟命輟行綱傳旨令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左右皆呼萬歲綱拜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敵兵攻城身親督戰斬獲數千人乃退遣使來議和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爲伯割太原中山河間之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綱言金人所需金帛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即宰相可往親王必不可往若使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不聽一如金人言及勤王之師至者日數萬而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俱至綱言金人兵號六萬吾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若扼河津絕糧道分兵使河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度而擊之此必勝之策也帝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于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

賊營敗逃金人使來詰用兵之故宰相李邦彥曰此李綱所爲非朝廷意也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撾壞登聞鼓呼聲震地乃復綱右丞充京城防禦使已而徽宗召見綱言道皇帝仁孝思慕請太上皇早還京師兩宮之疑頓釋後以議事屢不合乃落職及金兵再至高宗召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陳十事曰國是巡幸赦命僭逆僞命議戰議守政本久任修德翌日班其議于朝惟僭逆僞命留中不下綱復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君張邦昌晏然正位號處宮禁及見天下不與始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之罪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之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以示四方誰不解體且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邪時宰相助邦昌甚力綱言邦昌僭逆如此豈可復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

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願罷臣帝乃謫邦昌于潭州王時雍而下貶謫有差綱在相位七十七日而能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熾而中原盜賊蠭起國事不可爲矣後王倫使北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爲名綱上疏極言其情有必不可從者五雖與衆論不合而止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

名臣

顧憲成字涇陽諡端文與南樂魏允中崑溟閩中劉庭蘭初華皆鄉試第一號東長三解元又同舉進士相與皦礪志節切磋道義江陵專政不肯阿附好爲彈射江陵謂申相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評隲時事居然袞鉞一世矣

尤貝字心之洪武初召見問何所願曰臣願天子萬年上曰老生常談貝曰臣願陛下求其所以萬年者周以忠厚緜延八百秦以殺戮止及二世上語宋濂曰尤貝忠直濂書忠直二字榜其寓舍貝以帝語臨上不敢坐中楹

嘉靖初年江南歲荒時金端敏公爲大司農次年稍熟宜興杭濟寄新米五升伴以詩云破杵親舂雪色明般勤聊獻野人誠極知杜國要民切爲報江南命復生公即以詩與米進上上喜褒其詩懸宮中他日與文徵明同召詹卒于途

胡學字原荊號蓮渠嘉靖乙丑進士爲御史上書侵中貴人中貴人銜之已而言事忤及宮壼中貴人指其有所譏切削籍爲民踰一日出都門一中貴訴之

酒以好廚彩披其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惜未詳其姓名

吳禮字幼文哲學庸闇黜其衣衿充松江郡吏郡守熊翀見其下筆精敏才氣橫溢歎曰如此才而阨于下僚何異良驥困鹽車乎使從入覲特疏薦之文皇召試王前立拜工部主事政府撓其狀抗章奏之直聲振于朝當事以文學薦擢儀部郎會大祀上出稍遲其疏抗諫謫功州守爲政廉明名動三楚

侯少芝字充菴萬曆間平濮中謁選部當之時少芝

在垣中與臺中某俟補布政某同在坐曰蠻人跳梁應誅一洞幼小何知忍令俱死乎謀合疏保之時臺中某尚在沈思布政某怫然曰朝廷將滅此種何疏爲少芝不得已獨具疏得旨宥其幼小活者數千

籍戮忠臣

周衡字士平號養浩洪武時擢右正言會下詔蠲江南諸郡稅已復徵之衡進諫曰陛下詔蠲租百姓幸甚今復稅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帝默然未幾告歸省墓給假六月比還朝已七日帝大怒曰朕失信于

天下爾失信于天子遂棄市籍其家使者復命問何所有對曰唯太平廣內書千卷土甕中米三升耳帝悔歎曰虧此老秀才了

廷杖諸臣

黃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嘉靖己丑進士爲南臺侍御値章聖太后梓宮祔葬承天職當護送正色廉得京山侯崔元禮部尚書溫仁和宦官鮑忠奉命輔行在道橫甚乃劾其恃寵黷貨諸不法狀世宗將窮治其事諸貴懼反誣正色乘馬擁厉于梓宮前世宗震怒

詔緹騎逮入京會霍文敏力救乃得廷杖謫戍遼東瀋陽衛居遼三十載忠義之氣每見于詩歌隆慶初召復原官升南太僕卿致仕山人鄧儀贈詩云

上方借劍竟難成
身繫遼陽望帝京
秉節廿年如漢使
思家萬里憶秦城
雲橫沙磧春無色
雪暗天山雁有聲
此日蒙恩還故國
儘餐丹藥駐長生

張選字舜峯號靜思爲戶科給事中值仁壽宮災方命鳩工旋即報罷已而大內與工清寧繼役獨遺仁壽疏言陛下事昭聖皇太后未若章聖皇太后之隆

宜有以更之以明停役之故以解臣民之惑掌科者見之大懼曰獨不聞皇上試棍乎棍下要折勿便一東奈何自取死乃拉六科同年取疏碎之而去遂寢後以不親祀典抗疏直諫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孝子爲能享親語云吾不與祭如不祭傳云神不享非類宗廟之必誠必敬明矣前者孟春特享太廟時享世廟適聖體違和暫遣勳臣攝祭內外臣民皆知陛下出于不得已耳非誠敬之不至也今者孟夏又將祫祭大臣咸謂聖躬必親行禮昨鴻臚寺爲禮儀請

二十八日升殿奉聖旨是今早乃遇免朝萬一如前故事仍遣勳臣致祭則陛下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而異姓之臣血脈不通祖宗在天之靈恐不來享雖陛下孝本天性享親之誠無時不在但不躬行大禮則迹涉怠緩無以彰聖孝端風教也如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蹌拜跪亦當明示禮官先期告廟以陳不得已之故陛下亦須靜處齋宮夙夜寅清以通神明之既俟祖考來格而後即安不可直遣某勳臣致祭而已上覽疏大怒奉旨這厮事主非主好生無禮特享

命官一時權宜皆非無故是否朕偷安忽禮禮部看來時尙書曲意逢迎又奉旨該部既看得明白罪人自無可釋之理如何末復同護他著錦衣衞拿到午門前打八十棍送戶部爲民選受棍時大呼曰臣死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典禮耳上益震怒御文華殿聽報棍棍折者三選謂杖者曰吾罪甘死但恐累明天子有殺諫臣名前掌科日早知有此骨鯁前疏不強阻矣是晚上不入大內繞殿走御製祭祀記一夜刊成頒賜各衙門選退歸及世宗大漸遺詔復原官進通政司

父子慈孝

華粹甫以奏銷起解子伯緒慨然頂替伯緒子逢年曰父既可代祖我獨不可代父乎乃追至儀眞代父赴北解差不容逢年拚死叫號父始得釋及別離之際父又大慟不肯歸以爲子死不若身死也後卒邀恩放歸父子完聚如初

一門三孝子二節婦

浦瑾字文玉號桂巖世居前澗宏治中南塘火風急

將及其廬時父怡靜方在殯瑾呼天叩頭血流被地火越其廬而焚左右後舉正德庚辰進士除麗水知縣三月而卒次子應元字德徵號振巖自經以殉處州守黃體上其事而旌之從孫劭字成德號儆齋嘉靖間倭寇至繫其父應虞去劭與弟濬各往求父途遇他倭劭遽前稱父狀貌問安在倭弗應固請倭殺之明日父歸浹辰弟亦歸父乃收劭骨葬之立木主于狀頭出入必呼之曰俾兒知老人無恙也妻顧氏終身守節萬秝朋禮部孫承宗爲之請旌建祠浦氏

有女適華世忠年二十五而寡懷妊五月誓志育孤

一門二孝子三烈婦三貞女

華元鋭太學生與弟元鐸奉其父轸孝卜居控江門外嘉靖乙卯四月倭寇突至急具舟奉父入城未即行寇已入其室元鐸肩父升屋元鋭爲賊所執殺諸途元鐸未之知也明日持重貲詣賊營求贖兄并遇害事聞旌其門曰孝友監生陸子才妻元鋭女也時方歸寧見倭寇倉遽登舟寇亦登其舟見氏美姿容欲汚焉盡以所攜金珠羅綺賂之不得免適旁有盧

舟給寇過舟寇喜牽其臂以往既近舷嚙寇手流血乃得入水死女奴三人曰阿滿曰招女曰三英僕婦二人皆徐氏一時從死詔俱旌表之

孝子

秦勵字邦哲號一誠以貢赴京謁選忽心動遽束裝歸歸而父景煇已歿不得親含殮以終天爲恨廬墓四十年朝夕衣冠拜泣淚滴松根松爲之枯白龍山舊無水勵築永思居于墓側有泉漪然自石中流出邵文莊公大書于石曰孝子泉至今大旱不竭許給

諫有詩弔之云山川寂寂水濺濺苔蘚常封孝子泉四十年前無限恨夕陽影裏咽啼鵑

唐恆字公常年十六喪父惟寅哀毀骨立成化十七年七月大雨水裂龍山之麓以出恆父塚適當其衝貧不能遷葬乃以鐵鎖繫項曰不徙墓不去鎖矣及病革親戚將爲脫之恆捫鎖淚橫下曰何以見先人于地下竟抱鎖死自後水漸殺墓亦不傾正德中巡按御史東郊聞而祭焉

尤袞字延之謚文簡紹興十四年秋延閩僧普明葬

親于吳塘山之陽廬墓三年方葬十日其夕燈光蔽湖叱聲震地俄而一舟抵岸山神出迓之舟中神立而叱曰此大地將發福三百年誰敢當者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發去山神俯諾神忽不見公伏墓長號不知所出越夕神復至訊前事山神曰伊父時享累世積德袞又純孝之子也神曰可當矣好護之公服闋登上第祖孫皆尚書數世金紫弗替

與道鄉民邵可學冬月出販母問歸期約以明日既而事早竣及抵家已二鼓雪且盈尺矣天寒夜深恐

驚母起遂露宿門外以踐明日之約

鄒忠倚字于度嘗侍父疾于邑之東亭夜走入城延醫雨足失履不自覺也

堵允錫字仲緘歷官提學副使七歲喪母十一喪父崇禎十年舉進士自陳幼失父母未嘗一日奉養願賜假歸廬墓三年然後就職詔從之墓有枯桐再花人以爲孝思所感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謚文莊爲戶部侍郞屢請終養五疏方允其憶母詩云手線縫衣欲問寒慈顏時尚夢中看世間盡道爲官好天下無如別母難讀罷家書添髮白編成國事剩心丹孤燈自照磚河夜回首江南路渺漫其乞養未許詩云求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騎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純孝之情盎然于筆墨閒

尤文字文達號務朴事親至孝固辭朝聘母嗜魚日釣溪鮮剔骨以進陳秋林勉爲作四圖于祠壁一釣魚圖一烹魚圖一剔骨圖一進魚圖以識其孝

李江居與道鄉素有孝行一日入城訪姻戚款以巨蟹江念母嗜蟹袖之歸薄莫逢翦徑賊見其衣衫藍縷止奪其袖中物而去江踉蹌奔歸次日傳言某處有一人昨宵無病暴卒徧身青黑旁置巨蟹半隻蓋中蟹毒也設使江非念母則殺身路不遇暴則殺母一念感格母子全生孝思之獲報如此

西鄉貧民錢大漢者膂力絕倫傭工孝養瞽父負米夜歸山僻遇盜奪其米而去大漢追之盜被毆死得米急奔至一村舍其門半開因投止焉不意即盜家也其家父子二人詢知其情讓榻與寢父入謂子曰所被毆者得非汝弟盍往偵之子即啟門而出大漢竊聞遂負米潛逃父覺之懊恨失言仍臥舊榻少頃子歸操利斧寸斷其父蓋驗實弟屍憤歸圖報不意其爲父也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賣糕陳孝子不知其名邵文莊公爲題云今日一糕明日一糕三年不爲久廿里不爲遙仙人不在楊徑橋靈藥不在胡盧瓢苦哉孝子心一念通神霄

節孝

沈璵字子美居黃藻岸北五歲喪父母李氏紡績教之質鈍學廢又力弱不能耕一日早起入城過洞橋見一大錠初疑爲行人所失不敢取審視之有黑泥裹焉遂攜至家洗之隱隱有皇錫節孝四字下有花押似元正字子美藏之九月潭晉聞之勸其娶婦買田以供母乃出銀稱之得六十兩以十金娶婦其餘買田二十五畝由是甘旨無缺後二十餘年母卒盡棄所置田營葬于龍山下

夫婦節義

儲福新安鄉人洪武初被誣謫隸燕山衛籍靖難師起挈母及妻逃去文皇帝即位詔勾戍卒入伍福名在籍中調曲靖衛當詣京師仰天歎曰吾雖戍卒安忍事二主邪痛憤不食死于道中妻范氏年纔二十守節不嫁奉姑韓氏甚謹每念其夫輒走山谷中發聲長號不令其姑聞也貧無以存嘗爲人浣衣澗畔忽見有席草叢生因織席以養姑姑歿廬于墓側年八十餘卒自後席草亦不復生矣土人即其廬葺爲庵名曰崇孝宏光時贈福指揮使謚貞義范氏贈淑人謚孝節竝賜祠祀在淨慧寺旁

夫婦忠烈

張文煥字伯闇號樸菴洪武中舉于鄉令儀眞以才勇擢白洋鎮巡檢寇至與戰戈折矢盡死之妻邵氏屬十歲兒元保于夫之友姚樞抽刃自殺

節婦

曹代何疾篤顧以其婦錢氏年少爲憂氏曰他日相見地下還君白玉夫頷之歿時氏年二十四後八十五忽夢夫索白玉自知將死晨起更衣而蛻

高宗謙字益旃妻鄭氏年十八而寡當周甲時寫一小照幅巾道袍趺坐石上自題云胡來幻形儼丈夫相空諸有未心皈無上名山我室青松我伴自性如如皓月常滿

周文字岐鳳號蠡湖有文翰能丹青嘗遇道人授祕戲之術遂以不檢爲姑蘇武弁所獲所私之青衣示以出路亡命湖海武弁首官緝捕累至妻錢氏日被羈紲三年始釋又三年文忽夜歸妻泣曰今夕不留子則夫婦恩絕矣萬一留子而妊何辭于官且六年

清白敗于一旦奈何文然其言相持痛哭而去氏時年二十九家計蕩盡日結網巾爲活又四十年卒里人周俊民葬之題其墓曰節婦塚文曳裾侯門不知所終

褒氏大令念橋女也十七歸陽羨湯振商二十而寡有祭夫文云維君之生恨恨交并雖稱舊族實迫家貧君負才能曰惟國楨如何今日未成一名君父遠宦恆切君心如何今日不待歸臨君母在堂奉侍惟勤如何今日忍使淚零君有兒弟每同寢興如何今

日環哭莫聞君抱幼子阿父自稱如何今日獨去冥冥君有幼女未閑數旬如何今日相對昏昏君之與妾三載恩深如何今日天移地傾君昔好酒妾每進箴如何今日莫舉一尊君昔負氣讀史憤嗔如何今日半枕殘魂嗚呼痛哉夢邪幻邪君胡爲而早棄世邪妾何罪以禍延君邪已矣哉君徂兮妾摧妾死兮誰哀淒淒兮皎月漠漠兮空幃几有書兮君讀牀有劍兮君持書與劍兮俱在惟君逝兮何依君恨吐兮無已時妾心傷兮靡盡期願君靈兮默佑撫孤子兮承禧倘餘輝兮可照當含笑兮同歸哭君兮奠君自憐兮自悲渺渺兮君魂嵩挨兮來思時氏絕粒數日姑曰盍念遺孤甫歲餘遺女方彌月乎于是忍死撫養值家中落貧病交并翁之側室復時加齮齕不堪艱苦備嘗之矣及教子次曾補博士弟子員面病已不起年三十九以不合例未旌又有前後悲歌十章令人不忍卒讀

華節婦某氏有念珠一串族子謀竊之質錢于族人波宮解庫中節婦訪知之遣人取贖岐宮利其值之

奢也辭以無有俄而雷雨大作自解庫至內室震霆旋繞作聲滿空烟焰迷漫家人對面不相見岐宮大驚送還其珠雷電始息

烈婦

成氏定陶教諭繪女登封訓導尤輔之妻也初輔游學靖江氏從焉成化丁未五月江水夜溢家人倉皇升屋氏整衣欲上問爾等衣邪眾言急遽未備氏曰安有男女裸形相向而可與俱生者我當獨留眾號泣以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榻上舍椅余氏夜火亡

至寢主婦倉卒求衣不得裸立門內一僕冒火救之婦曰甯死耳豈可裸而與汝偕出遂焚死二人立志正同

錢鉦字晋耕號西園嘉靖間倭至族山挈家逃滕隴開第四子理之婦鄒氏以冶容爲倭所獲褫其衣束以帛氏睨倭戟列陌上奮勇騰身覆戟戟鋒洞腹背死鉦痛之自是聘諸孫婦必擇貌寢者

惠氏開化鄉人夫方應宗死遺二幼女矢不再嫁翁奉叔甫屢逼之令錢季矦弼爲媒與錢卿說合氏聞之與歸訴兄貞貞希獲利從中慫慂氏仍回家堅持節操已而卿竟擇吉迎娶氏自經邑令吳公伯成判曰方奉之媳惠氏方應宗妻也應宗身死一載惠氏撫其二女懷貞抱潔泣緯淒花矢不二天眞巾幗中壁立人物何期方奉耄奴不能培此芝蘭顧欲剪其松柏偏聽奕男方甫屢逼改節搆媒成婚惠氏惟恐生而受辱遂乃死以成仁烈哉其身雖隕其骨彌馨矣伊兄惠貞具告方甫方奉亦告惠貞爾儞逼節惠貞從前慫慂冀有所獲令妹死而專咎方甫狡也但方奉乃家長使能保全賢婦之志堅拒匪人之詞則惠氏且恃以無恐何趨死之速乃爾哉應與逼妹之惠貞逼嫂之方甫强欲說合之錢季矦弼强欲婚娶之錢卿依律各杖八十其方奉之田產家業著鄉里親族公同三股均分以惠氏應分之一股半爲惠氏安葬立祠半爲二女奩具惠氏舊存之物亦歸二女立單存照若方甫霸措不給則逼嫁謀奪之情更覺顯然許親鄰報縣重律處之可也

陸氏年十五歸尢某居縣治西以蒸餅爲業生二男而夫病故其家趣令改嫁不從但曰汝等勿慮吾吾自有去處已而其家與里中某議姻氏卽挈二孤託鄰媼曰母爲我好撫兒我去矣問將何往曰吾自有去處遂登樓自經年二十八葬西門外荷花橋之東巖轂爲作歌曰有去處汝莫愁飢寒可忍吾何求但使中心化爲石天上地下憑吾游雙雛將不得顧借鄰母力爲妾保此孤去後銜明德人言娘子顏如花那能容易投人家不如鄰近就溫飽新當勝舊此計原無差汝莫愁有去處尢郎去處卽吾家更向誰家

尋去處

徐氏吳縣人年十七適諸生鄒侗二年侗卒氏欲從死時方懷娠舅曰爾死是斬吾嗣也閱六月舉子振芳又欲死舅曰俟其長及振芳六齡就塾氏語姑曰今孤得稍長可衍鄒氏蒸嘗矣遂投于河錢肅潤作歌并序曰烈婦河者鄒晉年室人投水處也古有貞婦石貞女峽謂之烈婦河固宜歌曰姑蘇女嫁梁溪士結髮二載士先死女也秉節凡六年一朝將身赴流水流水浩浩可若何身其殉矣死靡他此里素號

讓王里此河應名烈婦河君不見赤帝之女溺東海化爲精衛氣百倍君不見虙妃曾從洛水游豐隆乘雲不可求君不見湘君湘夫人沒于湘水爲明神君不見吳女瀨千載相聞笑且慨君不見曹娥江濤聲洶湃勢滂瀧君不見雙女潭中雙鯉見爲雨爲晴出必驗君不見舒姑泉下水悠悠一彈再唱長回流君不見桂林橋畔彩鸞舞妾心如水照萬古水名半由女子傳今之烈婦胡不然湖邊一望多生氣幽貞稟冽飛寒泉桂爲楨兮蘭爲榛水中之室自天造若有人兮在中央娟娟孤影何美好烈婦河烈婦河朝看綠波莫白波我爲作歌傷心多

孝婦

顧漢臣妻沈氏十七于歸備姻婦道姑馮氏病劇焚香告天請代夢神賜藥一丸進諸姑覺而異香滿室姑病旋愈漢臣二十五歿氏八十五歿屬纊時于孫環侍命曰做善人勤讀書毋負我六十年苦節

婢守節

黃氏貧家女姿娟好幼爲大姓殷氏婢殷氏字下有

恩譽猝起骨肉鬩家遂不振夫婦以齟齬死生二女皆已適人獨遺三孤長側室出也母出居于外餘尚乳哺門單無人倀倀失所依女含涕而卵翼之家有老蒼頭二女易以大義曰吾與若俱僕妾于人今不幸失所天然猶有諸孤在若應其外吾營其內天苟不喪殷氏當見諸孤有成耳二僕感激不忍去有負郭田一廛歲收租以給二孤衣食皆鮮美其自奉則甚箎糲春秋令節必具殽饌祭殷氏亞入冀二孤飼創拜庭下稍長使就塾飾節省服食以資束脩嘗夜

有偷兒入室舉火燭之乃故主時他僕也以女少欲犯之女嚙齒罵曰汝居然人類不念故主恩而欲爲禽獸行天豈汝容乎笞擊之不少貸且閉之別室至旦集族中長老聲其罪痛責而斥逐之二孤既長爲娶名家女殷氏賴以復故鄉人至今稱之爲賢女子

義婢

嚴紹賢字與齊號漢客吳縣諸生雅負奇氣乙酉令下薙髮自題壁端云讀聖賢書義不受辱特投王家井中使女生春同殉于此既又書云一井雙投不下

只得自縊房中于是儒冠儒服與生春相對經于寢室所生女甫三月以失乳死生春姓張氏當時有人以詩弔之云太史庭前烈女魂而今又見出儒門莫言爨下糟糠薄賽得朱樓畜養恩

賢父

稽岕字孟求號甜廬子永福成進士手書五戒諭之曰勿妄歸宗勿輕結婚勿竿牘官長勿得罪鄉里勿濫收奴僕

王問字子裕號仲山善丹青官南曹迎其父澤澤不欲行乃命畫三十扇扇各一詩自朔至晦日持其以代子之侍于前也

顧涇陽示兒帖云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試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于主者非恝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開口向人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見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讀也就命運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有个數在若

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寸長幸賴祖宗之庇博得一第再仕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乃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不難何有一秀才若尤肯努向上去便可做個人即如吳康齋吳欽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誰不敬慕適科甲亦無用處更何有一秀

才汝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閒氣力閒悲喜便是一生受用不盡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許世卿字靜餘館于嘉禾項氏其子已游庠督責之甚嚴項氏不悅遽拂衣歸是秋領鄉薦項氏來送脩七十金不受強納焉曰姑置之有至戚能文屢困童子試適世卿與當道論文因稱譽之遂得獲雋至戚銘其德且念其貧饋以百金辭之再三不得已而受其半曰姑置之平居自奉極薄節省七十金在儆篋中室人請以之生息曰姑置之及病革命三子取前金鬮之長子鬮得至戚所饋金曰此不義之財也次子鬮得項氏所送金曰此無功之祿也幼子鬮得篋中金曰吾鹽虀素風所留貽之物也除此之外四壁蕭然後長子次子俱不振惟幼子世其業

鄒經畬分鬮云乙丑歲余髮種種矣以食貧故講授不休兩兒請自爨以聽吾二人因檢儆篋得書二十部扇二十握分予之作詩自解并示兩兒中有兩聯云終歲課兒師是父半生餬口館爲家已看對鏡髭成雪休說論文眼未花的是青氊氣味

賢母

朱孺人高靜逸配也自用一錢必徘徊曰且止及子攀龍讀書需書値欣然曰錢政以易書爾攀龍既舉于鄉孺人家有訟舅氏謂攀龍必直我子令孺人知之曰毋爾處子也奈何以面孔向人攀龍曰固舅氏也孺人笑曰爾以舅氏必直乎果直奚須爾直邪

劉霦恆字晴麓幼時燈下誦所作詩母聞氏聞之淒然曰氣味淸淡他日其不富貴乎其言果驗

秦禾字子寶號文橋官永昌守平生不吝施予或爲人所負當營葬時二子將取償焉室葛恭人曰若等苟自樹所不足者非財也必若所爲豈爾父平生之志乎遂折劵還之

張希敏授經里塾一日懷朱櫻數顆以獻其母俞氏氏卻之曰古人懷橘乃稚齡事若丈夫盡孝安用是區區者爲

秦氏大令念橋女也子四歲日寫數字教之曰即欲收其放心耳又有與子書云聞吾兒山中刻苦甚喜

然須得其方一日之中或習舉業或覽文詞旣有專志復有定功則求進乎技不難矣茲方盛夏戒坐濕處少食冷物大抵情所易流必當有以制之此則立身行己靡不如是不特居處飲食爲然也

令子

高材字國文號靜成令黃巖尙書黃綰家累巨萬侵奪細民凡令至皆稱門生惟所頤指紀綱之僕至令庭輒設便坐獄訟以意爲左右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署中言事材曰若何爲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綰諸不法事得數百牘柬之送綰自爲理盡返所奪民田地綰大窘使己子櫱珍寶至無錫餌其公子德珍德珍拒弗見綰之子庭立三日而去居無何有大俠挾美女寓鄰舍私于蒼頭曰吾不惜萬金得吳姬行路難相窘者數矣聞公子賢能以一廛舍我願持千金爲壽蒼頭以告德珍叱曰必盜也趣執之其人遁去後蒼頭至黃巖遇綰于途所爲大俠者乃其僕也材聞其事歎曰人須自立亦賴有賢子弟不則兩敗矣

秦延默字念橋爲湯溪令邑有大豪橫絕閭里以計購繫之値公子重甲自任抵家乃遣使奉千金求解立叱之去白置諸法後延默入湯溪名宦祠重甲復至其地人爭主之曰此不入千金公子

順治庚子江南欠糧一案紳士解至京師咸慮不測時詞林華亦祥因値封翁花甲乃于五月朔設香案易朝服告天曰吾無以祝父壽當誓救諸人于累絏于是立懇大司寇高景江南司郎中楊繼經以例奏請得從寬典又念諸人行橐告匱難作歸計復稱貸千金一朝散給人各六金族人則八金

晚子

侯孟清富而好施年五十八尙未有子忽庭竹生筍數枚時値初秋更號晚竹自計生子當如竹也明年繩武生名曰祖德官至太僕寺丞

養子

火丹赤周思文養子也周氏之先有名湛者通判戎州德裕間舉家爲元兵所俘其名泰者隨舅氏之官獲免自以世食宋祿憤恨權姦誤國名三子曰思岳

思文思李以景仰忠節思文亦以哈麻火契丹達魯花赤俘其家屬故名養子以示讐元季王師圍無錫張翌率父老往諭莫天祐降思文在行赤泣請曰吾家惟存大人一支此行萬一不諱其如周氏宗祀何兒當代往及天祐降而赤已被其麾下所害思文斂葬之

神童

丁松年字壽夫惠遠字懷明與邵文莊公少皆絕穎稱三奇童十餘歲時嘗偕遊洞虛宮嗣龍山房見庭

中有鵝羣入弄之李道士戲謂欲爲籠鵝右軍邪因笑指屏風曰此王學士耐軒壽先師祖文幾三千言向聞三君敏妙能誦十徧背之當烹鵝以餉松年曰一徧足矣卽起略覩背之如流不失一字惠遠頭誦二徧詠三四字文莊細讀三徧詠八九字道士甚喜急烹鵝治具出佳釀佐之盡歡而散謂弟子曰邵子深沈寡言行動不苟必大臣也二子質雖敏氣太浮輕佻躁動恐非遠大之器後松年以儒士第一人應舉不第悒鬱而死惠遠至成化癸卯登科仕終京兆通判惟文莊登第爲宗伯悉如道士言

孫繼臯字以德號柏潭萬秝甲戌以第一人及第其幼時有老人于街中曬麵聞其聰敏出一對云直曬兩行麵繼臯卽應云低叫一聲糕

唐德亮字宋臣號書巢六歲時侍其父贈公與客對奕客命題使奕秋誨二人奕荅曰二人則有之矣誨者爲誰客驚異之

民部王召字子行號南山幼奇穎巡按御史涖學宮聞邑有王神童召入見御史顧聖殿有雙鶴巢命句

曰烏尾鶴巢中展翅學鵠未成召對曰錦鱗魚浪裏翻身化龍立就御史大喜餉以十緡一日客至見庭中母雞居籠諸雛出入籠隙命作破題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客問德字何解曰雞非德禽乎

禮部尚書邵文莊公九歲時塾師王蓬室出句曰低低粉壁畫出萬里江山應聲曰小小池塘浸入一天星斗蓬室曰出語不凡後當大成

馬瑞字爾宋幼時好評論人伯父素修戒之曰孺子無復爲此因以子貢方人句令作破題瑞曰聖門知

人之學賢者誤用之也素修獎勉之崇禎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終其身不涉仕宦

錫山之半有園焉獅于楊侶琴名曰涉林相傳有王子行者年十二題詩云半畝揚雄宅蒼苔跡易尋路緣芳艸入門掩落花深更以寂寞景對君恬澹心何人可同調邱內有鳴琴

賢婦

諸生陳世俊室全氏性儉世俊爲里塾師赴館時授氏餐錢三百越四十日歸尚未解緡嘗謂世俊曰讀

書人欲不妄取當從不妄用始

吳恭人學憲鄒愚谷迪光配也學憲未貴時牀只有一被以就試攜出恭人舉帳爲覆不自以爲苦惟聞窗外風聲晏晏則曰出者得無寒否

智婦

顧端文公母錢太安人病里嫗趨候問有鬼乎笑曰有之曰見何似曰大似汝嫗咋舌而退

秦端敏公妻鈕夫人夜値盜警或欲令死士擒之夫人曰亾命利吾貲不得且遁去奚格鬭爲

才婦

嘗從友人處見寒詞一首云小樓人靜玉笙寒一點殘燈伴夜闌爲愛焚香消永夕滿庭明月不曾看下但署梁溪女郎不著姓名

秦氏大令念橋女八歲能詩有云松柏春不花寒天葉常碧十七適宜興湯振商三載而寡三十九卒所著有紉蘭集其夫未亾時作取屈子紉蘭之義方其潔也有依桂集其夫既歿後作取蓼蟲依桂之義喻其苦也自敘云余也不幸賦命匪辰幼失瞻依撫蓼

莪而掩涕長羅疢疢詠黃鳥以增悲兼以貧病相隨靡有安日桂薪玉粒惟餘皓月照空階男呻女吟每雜哀蛩淒永夜雖見聞其云達覺怨尤兮已多爰處叢棘之中是興忼慨之作聊以抒其悲感豈曰詰于文詞後有覽者庶幾諒我衷情勿嗤鄙陋云爾四時婉轉歌云花正紅飄零怨晚風數聲春去了淚落月明中歌婉轉婉轉調已悲願爲雙燕子往來不相離其二云風最清殷勤團扇情炎涼那能久念此暗含顰歌婉轉婉轉絕復冏願爲絲繫藕斷續不相離其

三云天竟秋應憐歲易流蛩聲非獨苦妾意自多愁歌婉轉婉轉清且淒願爲籬下菊榮落不相離其四云雪又飄寒窗鎖寂寥百年消短景一夢過長宵歌婉轉婉轉音欲希願爲氷結水解凍不相離宮怨云君王無復見眉黛老深宮鳳枕香初暖鸞衾怨已濃恩疏讒易入惠淺意難通獨立長廊下含愁對晚風倣玉臺體云那說燈花準空傳夢裏書不知關塞外有夢到君無以上紉蘭集題曇花記云多聞不見性煩苦亦徒爾緯眞子笑人我笑緯眞子題紅拂記云

賣鏡與執拂包羞彼此同相投但求偶何意得英雄題玉簪記云旣有姻緣舊應須憶故人如何不相識忍得自酬身夜坐云情思昏昏强自持小窗孤月瘦寒枝光浮玉宇淒涼夜影入蓬扉斷絕時對鏡不知還是我撫心猶記未完詩此生宿孽應償偏何事愁鄉尚苦羈清明往暇山云渚寒蘋淺渡頭灣荒舍無人獨閉關萬恨待須同穴盡一靈遨赴便舟還蒼蒼樹鎖臨溪屋噭噭猿啼欲莫山倚徙思君歸未忍滿林疏雨自潺湲夢中云短笛聲哀度遠秋月明何處

繫扁舟朦朧夜色迷芳草倚徧闌干十二樓歸家云籬菊尊前別意難辤兄掩涕出西關碧天水浸孤帆影回首秋風萬仞山以上依桂集清明賦云于斯時也遊絲空裊野鳩初鳴柳桃朝靨蘼蕪夜生輕寒把暖乍雨回晴艸萋萋兮凝碧泉涓涓兮起萍歎春景兮將莫乃屆節兮清明思君子兮去不歸登高樓兮烟壠平旣氣舒而人慘亦心悲以色悒乃駕扁舟載沈載浮清波響淚遠嶺橫愁風颯颯兮揚帆燕翩翩兮款畱鷗呼侶兮渚側蘆始茁兮芳洲情侘傺兮悒

紆若斯類兮增憂至夫纜維彼岸倭遲原陸步崎嶇而不前思沈迷以躑躅覩草木之向榮傷處幽之誰燭地堆黃兮稱錢樹搖白兮皆幞舊鬼怨兮新鬼哭前山號兮後山續賢達將奈何逝者杳難復于是遵曲徑啟蓬蒿薜蘿縈蛸網縣撫几筵兮塵積驚貍首兮徒斑頻呼君兮不應髣音容兮依然豈離情兮難磬胡永歲兮靡音魂幽尋兮斷絕涕交積兮潺湲爾乃野蔬既薦清酒思柔愴想生平所嗜是求鎖空庭兮寂寂飄素幙兮悠悠目炯炯兮注念冀君魂兮來

遊酌杯中兮莫引陳席土兮還留稚子悲兮失聲左右淒兮氣道嗚呼妾忍君兮輒復歸君忘妾兮終不求雨濛濛兮既下猿慘慘兮聲哀舟延佇兮蘋中楮紛藉兮門櫻淚轉咽兮別君徐收涕兮攜孩還孤館以獨棲缸熒熒而照幃形雖存而心死又何殊乎夜臺

張氏名貞素爲其弟墓志曰張存字元理余母弟也余父諱秉恆世居無錫梅村仕爲處州龍泉尉余母葉氏艱于得子日夕拜禱見觀音大士現形窗前于是孕而生弟白皙如脂聰明俊秀有才藻年十三爲諸生十六應試與溧水齊宏軒德試席相聯至晡時宏軒忽疾作余弟代爲完卷弟不成名而宏軒爲解首洪武丁卯乃與弟結兄弟交弟之大禍始此矣後宏軒改名泰既登第深感弟恩妻以姑之孫女延之宦所宏軒獲上寵遇日隆奏弟爲通事舍人其筆札皆弟代草使燕偕行交游猜忌上下側目及燕兵入金川而宏軒族誅有讐余弟者謂泰啟諸藩之釁皆余弟謀指斥諸藩之檄皆出弟手捕之入都與其姻黨百人詔共繫獄鐵帚刷膚銅箸烙骨越旬潰爛死鄰友吳太熙龍江關大使收弟骸骨歸余買地瘞山之西葬焉弟生洪武五年壬子正月望日受禍壬午十月朔日妻袁氏先卒子應龍方七歲嗟嗟弟被逮之日父黨母黨之指以百數莫有一盼之者又安能志弟之墓哉余憂其行湮沒不彰聊敘其實書于屋壁以俟應龍長而覩焉安效寡妻張貞素譔并書

陸氏名文貞字靜儀潘屺懷室也性絕慧善丹青每花辰月夕必淸泉烹茗爇火焚香撫瑤琴一曲或吹洞簫以自娛十九于歸二十四卒當病劇時猶强倚妝臺作楷書數行花鳥一兩筆王來賓家藏其牡丹薔薇圖楚楚有致旖旎可人粉不多著想見美人丰格款云崇禎壬午秋日陸文貞寫

進士侯麟勳母顧氏自號避秦人詠十月杏花云上林初報小春回粉淺朱勻帶露開燕子若知花事早悔教征雁渡江來

秦蕙字畹芬富川知縣殉節華鍾女也嫁二載夫歿刻有南樓詩一卷春感云簾外春殘泣杜鵑幾番拈

韻不成篇好花開徧何曾看拋擲韶華又一年元宵苦雨云六街燈市廢笙歌寥落其如此夜何縱使來年明月好一番美景已蹉跎

兒孫

嚴一鵬字化卿號雲岑官少司寇育子最晚後有三孫嘗更迭侍語友人曰吾兒孫四人坐則爲几行則爲杖飢飽寒煖間爲保姆典記爲門下掾從遊爲幕中賓蓋自寫家庭樂境也

兒

何龍崖知山東濮州室孫宜人坐產艱難曰獄中得毋有冤抑乎請瀹釋之兒乃墜地

秦之垣字繼掖號篆元生而不啼孫殿元室曹淑人炙其頂始發聲

周天禎食餼于庠有富家以田寄其戶順治辛丑錢糧奏銷累及天禎居間者議償二百金天禎至其家取銀宿焉時未有子夢華駄尊者攜一孩欲售于天禎須價二百金辭曰寒士安得辦此華駄曰汝勿取于人足矣乃覺晨起卻金而歸後得一子名曰華郎

女

孫柏潭有殤女壙志曰女華爲梁溪孫繼皐以德第五女萬麻丁亥正月十二日內子曹安人生女于京師石駙馬街邸舍余論德時也其年九月持先修撰喪歸女從而南後七年癸巳余郎家拜少詹事女又從而北明年甲午安人（歸）娶婦女從母南丙申女又從母北丁酉余避言謝侍郎吏部歸女先五月從母南蓋生十年而往來燕吳者六焉又明年戊戌女遂病毒發齒牙間堅若有物其原得之食積所從來久

然食益不節肌肉瘦且盡火益張竟死庚子九月八日也年十有四女性嚴潔甫四歲見乳母與人語問之其夫也自此卷被臥絕不近乳母長而言動矩矩然知書自能讀傳記艱難字字吳氏厥子殤令女又殤世多言山林人閒曠羸有家樂余已亥哭董氏女不再歲復哭女天于余何如耶余實饒宿孽殘蝕其骨肉而撓苦之耶然余攷古志殤女獨韓柳有彼皆與貶竄會倉卒道死野瘞令誦其文猶痛余因廢棄女不離帷以死死亦已安矣女凡三兄二姊兩弟余

以其死之月二十日葬之先修撰先安人墓西南數百步師家山銘曰去汝父母來傍汝祖暨汝祖妣汝永安此

蔣安人平江令介如女也五歲時過外祖母所有一老媼坐不起安人怒而啼母李孺人問知其故曰汝尚幼奈何責人以禮安人愈啼曰彼正欺吾幼耳母笑而以禮諭媼啼乃止後適學憲高世泰

姑媳

秦玉峯妻吳氏素嚴肅子婦其族女也侍姑讌喜蜘

且自裏衣出螫項刺毒墳赤子婦強忍不敢驚遽以聞長者歡卒讌乃起或廉知之曰新婦豈泥塑木雕耶亦笑而不荅

兄弟

高靜成所居一堂一齋以舍客其弟校字國明號靜逸少愛宴遊靜成早起捫書一卷坐齋中諸酒人與弟往來者踵至戶靜成佯作咯咯聲諸酒人從壁隙窺之皆散去信宿再至亦如之弟悟曰知兄爲我矣乃謝絕諸酒人

衛邦青城鄉人與弟國樵五涙山中遇虎伏巖下相去尋丈邦曰吾兄弟不兩全矣吾已有子汝方婚可速去國不應持刀大呼赴之虎奔逸得皆免

顧端文公嘗遘厲幾瀕于危矣一夕夢弟涇凡手捧書一冊視之則金縢也覺而異之復夢涇凡誦聲琅琅聽之卽金縢語益異之詰朝以告涇凡不荅其色甚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連夕私禱于上帝願以身代不可顧減算益兄雖內人未嘗泄也今旣屢見兄夢上帝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俄而端文病

起越一紀涇凡淹逝適符減算之請

叔姪

里有喪孫柏潭送葬郭外見一彩衣躑躅道上訊爲從子喟然歎曰家之衰也禮先廢矣

夫婦

張士誠之敗也將聚美人珍寶閉闕焚之美人有八其中最麗而慧者曰徐姬號瑤臺第一妃乘離觴訣別時偕一老嫗挾珍奇而遁過泰伯之唐莊日莫欲寄宿鄒氏氏乃寡母嫗告以故母曰吾兒年二十家

貧未婚若能爲吾兒婦則可相薇不然當速去毋爲我累姬不得已而諾之卽夕匹耦然懷孕已三月矣予長胥鄒姓以母貲起家姬晚挪大宅號曰徐堂

吳達號雪帆赴銀州時有遙別內子詩云關山曉月逐鳴雞瀲灎蓉湖望轉迷老我星霜栖寺鉢累君兒女石田虀江鴻失侶雲偏凍海鶴飄翎日又西零落梅花殘夢醒淚痕封與太常妻

王建字建極號天用家貧年三十未娶母病甚母之弟朱某來視疾母因乞朱女爲婦朱女亦以貧故年

三十八尚未字也朱旣許諾會母病二年卒除服將婚而父又抱沈疴呻吟牀第閒建致詞女家不敢成禮父卒廬墓六年久之方合卺建年五十女亦霜鬢矣其守禮盡孝如此彼居喪而合婚者可無愧與

妾

楊氏華世禎側室孝廉祖勣之大母也世禎少豪侈壯尚未有子乃棄千金產買媵妾爲似續計氏年長矣退任掃除之事不敢薦席世禎一夕大醉誤認他寵幸之遂有娠生椿枝世禎慍甚犬豕畜之氏亦屏棄爨室備嘗艱苦三十年不得望見顏色然氏安爲固然但勤紡織椿枝旣長亦躬耕力作銖積寸累始得娶婦而世禎終不以爲子居其母子于宅北敗屋中未嘗制一絲半鏹也世禎歿並無他子椿枝挾微貲貿四方家業大起生六子孫曾二十人祖勣成鄉進士餘皆明一經氏壽至百有一歲

劉旦字東谷授經里中無子家貧不能娶妾衆友劇金助之娶王氏年十九陰德仁慈氏之父猾胥也因女病甚而嫁禍于人旣入門旦駭然卽日歸之復嫁

其女爲軍妻以金償旦旦聞軍人將往遼東連夜持金往其家告胥曰女病甚何忍使之遠行死于道路也又告軍士曰奈何持將死人于萬里外乎出金還之歸女于胥家明日迎醫楊養春視之曰病不至死但不可以日月愈計時養春亦無子旦曰君欲此女否笑曰奈無貲何旦馳歸以原帖授之遂歸于楊飲藥半年而愈又一年旦生子芳聲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有妾名輕雲或戲之曰輕雲得無薇月乎

婢

桓司馬温治江陵城甚麗嘗從江口會賓僚曰能月此城者賞顧凱之應聲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司馬大喜卽贈以二婢

錦華婁江王司寇家孥也司寇有女歸華叔陽錦華爲媵時尙燥髮稍長玉質天秀性復聰敏叔陽嬖之叔陽字起龍號元谷甫冠登科第爲儀曹郎父鴻山爲掌院學士恐其子之溺于佳麗也乃謀于司寇嫁于徽商之寓吳者時叔陽在部曹弗聞也錦華哀號

欲死會有守者不得閒又欲一見叔陽而訣乃謀爲潔身計以俟錦華有侍兒年十六矣姿貌可人遂脫簪穀以飾之自毀其容短裳禿鬢踧踧作野媼狀謂商曰子揮囊金而耦我不幸疾在膏肓非旦晚愈者乃出襟中大珠二十顆曰可償子四百金之費復指侍兒曰妮子足佐子歡也自今以往我當屏居服藥或冀有瘳幸無迫我令我疾劇抱恨死也商撫慰不疑持珠擁侍兒去居數日出賈于越凡半載而歸既醉昵錦華旁若欲迫之者錦華循其髮而泣曰我飾侍兒以事子所以念子者至矣子獨不一念我疾乎言已大慟揮刃自封其面商大驚而止既而叔陽聞去帷之信悵然引疾還甫還遭父喪未幾歿于苦次年二十九方叔陽抱病時錦華在三百里外弗聞也一日陡焉起坐靚妝媚服笑而呼曰來矣來矣遂閉門自經時萬秝乙亥九月八日卽叔陽捐館日也

俞憲號是堂文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門知爲某富家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留此一月待我勿移泊他所徑獨造女郎

家見安少年美丰姿故作聾癡狀託言他故求爲蒼頭主人見其馴謹又文弱可愛留伴其子讀見安能文爲其子代筆予甚善之數日後爲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欲于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爲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已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進謁力爲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荅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方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款矣守既別主人揖見安上坐

問所欲乃以實告且間重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爲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爲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益好事者駕言子畏耳

媼

劉沛然有老媼墓志銘云先君子之乳母忘其姓有問之者荅曰吾有主人翁吾不知姓人稱之爲劉家老媼云善罵人不肎讓人初與其夫操舟于邑之西關己而乳于吾家三年去復操舟時時罵其鄰舟之

人夫死獨操舟鄰舟之人曰盍嫁乎媼罵之而破其舟曰吾有主人翁竟舍其舟不槳去見吾母安人安人令司門戶是時媼舟放于河人知爲媼舟莫敢取越數日媼至向舍舟處大呼鄰舟之人曰吾破汝舟以償汝于是媼專司吾家門戶甲申三月忽傳京師之變且聞在京多作新官是時先君子官中書媼號哭奔告吾母安人切齒罵賊已而先君子不受僞命歸媼喜而拜拜而起曰媼固知主人翁不從賊也其明年舉家將避地于斗山媼曰吾爲主人翁司門戶不去舉家九月來歸媼喜曰門戶無恙後忽發狂疾遂卒年七十葬之于西關之外卽向所操舟處也銘曰忠以報主而要之死葬爾于此銘之幽與地厚只

婚姻

太僕施策字勵菴方其生女也盛宜人有隕星之夢既長不欲輕字人時常熟瞿景淳之少子其母殷安人有娠亦夢南斗之旁一星墜下占爲傅說星名以汝說字曰星卿事與施合遂許婚焉後汝說以進士官參議女封恭人

施龍岡守常郡專意獎拔寒畯賞識孫柏潭及武進周嵩阿鋐柏潭丰姿玉立已游庠鋐貌不揚尚困童子試兩家俱赤貧江陰曹雲亭駕世胄也有三女長適蔣氏其二方擇壻一未有所屬一已屬意于柏潭親族以門戶不稱頗難之或語駕曰何不聞之太守施公邪時太守知柏潭未娶正欲爲之覓一佳偶聞其言大喜一力主持并爲鋐玉成駕而諾焉遂于黃堂之上出庫中金幣同日爲行納采禮既于歸柏潭以乙酉丙戌聯捷鋐亦辛卯登賢書甲辰成進士

邵文莊公女許贅秦汶將授館汶遘危疾或勸公勿婚公曰我家可再醮乎卒館之疾亦漸愈

擇壻

方嫗方昌之妻也昌在日隨夫營市蓄積百金止生一女及將笄暗設一擇壻法以布爲市來貿者既定價必浮五六文與之卒無一人還者忽一豎挾布至嫗多與數文豎一再數曰毋誤矣以餘錢還嫗他日又至以銀易之且多一錢豎索戥稱之則又曰毋誤矣復以餘銀還嫗嫗佯喜曰少年好心難得難得請

小飲去豎辭以不能飲嫗曰請用果茗去豎又固辭嫗故將銀包散置檻上豎身入內久之始出豎曰果茗不敢當但不爲毋守此銀恐他人持去耳嫗大喜問居址姓名豎曰姓鄧居梨花莊且幸無偶嫗遂邀鄰叟執柯將女定盟豎謝曰家貧不能成禮況有母在薪水爲艱嫗曰貧而好義吾益不能舍子強之贅壻并養其母後出藏金付之往賈荆湖隴蜀間一致千金拓鄰居爲層樓嫗安享以終年九十有五

蔣夢鶴澄江鴻臚曹雲亭之長壻也雲亭來省女適兩暫避義塾見一生踏石上兩足印昂然既而生還仍踐舊迹心異之熟視其器宇并索觀其制舉業益深器重曰此子丰度不凡當爲公輔且必正色立朝不可干以私者是誰家郎吾欲字以季女塾師成某曰此孫教授兒名纘皋者也家甚貧公三世柱後齊大非偶毋爲人嗤雲亭弗聽曰若輩無足與語往請纘皋父雪窗欲約爲婚姻雪窗固讓不敢諾乃往告郡守始得成其事曹氏聞之舉家駭愕其長女之適蔣氏者富家也恚尤甚詈曰吾家素鼎貴阿翁奈何

以幼妹予窶人子豈利其虀粉食乎我終不與爲伍聒絮不已而雲亭終無悔心其後纘皋官至少宰蔣氏夫婦始而欺孫之貧不肯與伍終而愧己之賤亦不敢與伍矣

悼亡

倪雲林室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早歲即不事膏沐遊心恬澹既逝雲林題其遺像曰幻形夢境是耶非耶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又曰梅花夜月耿冰魂江竹秋風灑淚痕天外飛鸞

徒見影忍教埋玉在荒村

師生

邵二泉舉南畿受知于李西涯及官戶部郎始得受業其門西涯以衣鉢門生期之嘗作信難一篇見貽至舉歐陽之知子瞻子瞻之服歐陽爲比二泉告歸縣一小像于松風閣旬日必一謁之

馬文忠公典試後門下士或以金帛贄見輒峻拒曰進身之初安得以筐篚爲禮貢也日作第一流人某之受賜多矣

望湖門外帶鉤橋初造時于水菜堍掘得一金帶鉤故名許相公國賓生其地分娩之夕鄰人見有虹光上騰其驚異之父名鈌字德成本嶽人賈于無錫生平好爲詩與其中表程林泉汪古沙日夕酬倡已而賈貲漸消倘存千金盡散之貧族交遊鈌不能忍人之困而自能忍困當是時僅僅給八口子國七歲令習書兼授算術鄰左有某曉窗者謂鈌曰是子非握算人吾當授之經三年而經通又授以舉子業朝夕眞家者六七年曉窗夫婦愛之如子凡飲食楮筆皆曉窗所辦學成鈌始挈之還嶽旋舉南畿第一乙丑成進士入詞林所稱許文穆公是也分俸養曉窗二十年既拜相曉窗尙無恙以意授有司有司爲治裝强之入都文穆迎之十里外相對泣數行下跽而進食執弟子禮甚恭留丞相邸者百日諸門下所曉窗請事者咸遜謝弗諾別有期矣文穆盡召所薦士官京師者來會所薦士各有餽曉窗弗納別之日張宴平子門期三公九卿會祖之曉窗角巾布袍周旋杯箸間不爲少屈文穆以珍異置行篋悉返之但取百

金爲路費而已文穆留曉窗之子愼餘于京邸命已子送之歸曉窗曰吾兒非乘堅刺齒肥者其勿以富貴逼之也曉窗既歸文穆以其子名入邊功案授參將擁節東歸一病而卒曉窗悼曰我知許君許君不知我居亾何曉窗亦卒遙年近九旬矣文穆罷相單車來弔哭泣盡哀厚葬之而去前程汪二中表皆絕不有資于文穆亦奇士也

高存之與其壻之師尤滄明曰天下傷生之事非一未聞在于讀書顧丈以嚴爲主勿恤其他

朋友

倪雲林與周南老張伯雨交最厚初交南老南老禮待特至凡燕室礎柱之閒皆先洗滌三日然後延坐伯雨來謁舟甫至聞報即使二童子邀于水次及登岸又遣二童迎候及門又命二童子出肅雲林久之始出禮意甚恭伯雨初以其久不出有難色詢知沐浴更衣為敬已設遂與定交

鄭瑛字無瑜與曹履垣胡愼三嵇慰盧為酒友與黃

心甫顧野臣為詩友與堵禾齋為文友

孫柏潭與錢襟泉為友襟泉卒以亞卿制朋友服徒行扶櫬哭甚哀周宮詹儆菴終于位為視殮含請郵請謚使童僕供奔走旦夕哭目盡腫為勒狀其長君任子卒經紀喪事如文恪公其太夫人逝又為之勒狀其篤于友誼如此大概生平與人交不為厓異不以名位行能先人無論同官共事無爾我嫌和平樂易美腹良心即兒童走卒皆信之江陰袁某病且死曰吾聞孫公重義歸吾喪者必孫公也然其人未嘗習于公公為之治喪事甚備

賓客

祇陀社社師陳允元家極貧喜作詩詞日摹黃庭小楷社去倪氏數十弓日早起掃雲林門者數月門役以告雲林命使招之不即至曰三日後濯洗布袍薰以松皮始可相見雲林款遇極隆遂為蕭閒館上客王耐軒曰雲林好結客賓至猶置驛而寡凡品其門淨穆多清風無有擕楸局偏提入者四座盡風流蘊藉之秀角詩技書評香閗水而已

品行

尤文簡公試禮部居第一廷擬狀元不肎呈卷于秦檜檜以王佐易之是科不呈檜卷者只有二人公與朱晦菴也

顧涇陽為主政相國張江陵居正有疾舉朝為之祈福欲以邀寵涇陽獨不可同官為署名涇陽聞之馳騎手抹去之當時屹然砥柱者惟魏允中侯少芝及涇陽三人而已

周炳謨字仲覲為禮部侍郎魏忠賢黨許顯純所取士也謁炳謨請身為介紹語未畢勃然色變拂衣入

內卿日具疏乞歸

邵名世號空齋爲福建參政鄭芝龍方跋扈海上文武大吏皆賂遺無算因而挾制之特以百鍊擣一伽備帶獻空齋卻之芝龍憤且慚亟碎其帶燬之

鄧文莊公督學江西宸濠每請爲詩文輒峻卻不與及濠敗有司校勘書札公獨無一字

元順帝嘗開漾碧池建三浮橋于其上分列九洞洞頂結彩爲飛樓掄巨楠爲橋質錦綺飾之至正癸巳秋頒龍箋二十翻于江南選才士賦飛樓行樂詞與

選者捧箋驚喜泚筆唯恐少後倪雲林獨三辭焉使者曰無意勒名螭龍之鼎乎豈薄李供奉而凌其上邪江南固多才司旗鼓者尚籠毫不濡是江以南無士矣雲林曰白臣也瓚民也安能綴豔詞以媚七貴哉使者高其操曲庇之七貴者龍瑞嬌程一寧戈小娥張阿元祁氏英英凝香兒也

孫柏潭十五歲初應童子試屆當大收江陰令李芳監試見其髫年掉筆一揮曰孺子若以文呈我當置甲等柏潭弗與正色對曰某不欲因人成功名者也且典校有明府在公何爲者令怒趣伍伯欲杖之柏潭宛轉坐地上仰呼曰某何罪士可殺不可辱吾卷固在終弗與汝時蒞師某亦與試力請得釋

才幹

陳綸字季誠知瓊州黎寇反手斬十一人俘千人所獲黎洞寶瓊香藥以億萬計悉散諸被害里民州人立專祠祀之吾邑爲立冠英坊

殷序字序賓爲四川右布政宣德二年西戎寇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人序馳往守之募善泅者賫蠟

書乞援援至賊退保山巔累石爲峒房兵器不能攻命軍士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詣軍門降計七萬八千餘人嚴諭而遣之

智略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晝亦不敢出戶宋待制尤叔保從晉江徙居于此命耆頭拾棟樹子數十斛置大繩腹中埋于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棟樹長大如城圍山中人號爲棟城相與出貲造四門于四面曉開夜閉虎遂不敢逾城而入

華坦與王新建善方新建之劾劉瑾也謫之龍場驛行矣瑾密使人遮殺之追且至新建急挐舟抵坦令舟子投刺坦佯不省還其刺新建殊缺望已而坦潛遣新建故所識奴子操舟湖南觴之若曰語心招者新建悟假寬廁登岸而遁竟匿坦所而追者適至舟子告之故跡遂連坦坦曰始若手刺來我反若若所知也今索我乎追者無以難徘徊久之乃罷新建由錢塘入黔中瑾卒莫能害

龔勉字毅所知秀水未至縣六十里泊舟村僻處月夜見水草中有沈屍命舟人入水細察之背繫一磨粉石上片戒勿泄亟遣一家婢持米登岸借磨作粉有少婦出應云吾家磨石不全視之止存下片嫗走白乃密訪其家姓名至縣立擒此婦問其夫安在曰賈于外幾出門三日訊其鄰如婦言問有誰來往鄰曰有某在立擒之拍案曰汝何得與此婦作姦而殺其夫沈水底乎其人駭服遂各正典刑

秦禾號文橋司維揚關督府議催小關以分利禾曰此不煩頻吾爭也第大關寬小關自廢矣益平關稅不令壅滯于是無一出小關者久之果撤去

華山字仁甫知許州州濠有荷董長史欲請之仁甫即日決其水去荷長史乃止

茹洪字仲宏爲壽光丞訊兩人爭帽事令各分其半僨之遂直其怒者而罪其喜者

古道

過淇家藏邵文莊公札曰甥書舅母志禮宜肅拜而後舉筆特因膝瘡不能跪起竟省此禮故不敢妄書拜字以欺人也

孫柏潭家居時有求志銘表傳者必諾其請又不肎假手于人即歲除臘盡每負襆篝燈枯坐徹夜家人苦諫曰人子扶服摛類誠心而託我愧不稱若生平而忍以虛銜詒地下乎

勤儉

陳以忠字貞甫少工古文詞好擊劍樂饒與家坐以貧父歿貸錢于郡舊歷五十餘家無應者又遭倭亂室毀于兵乃發憤曰嗟乎豈有可人陳實浦哉行視故地有雞栅在廢拾餘燼奉母以居身自勤苦不及

十年盡復舊業

異敏

陳果字原仲登科後設酒邀社友馮善義後至見席上已列果六盤曰人家列果盤多者不過五既五又添一姓名恰符主原仲曰媽媽居二羊二羊俱無尾一羊供廿口一羊賀我喜蓋折馮善義三字也

博學

虞薦發號薇山延祐甲寅爲江浙試官經義問忠恕或引天地忠恕以對他試官曰天地豈有忠恕邪乙其處薦發曰此程子說也因閱餘卷黜而復取者數人監試佟某曰非公幾誤事矣

仁慈

呂友梅仲子任永平推官友梅寄之詩云初學刑名莫要深一深便有殺人心鄭庚趙甲從寬恕免得冤魂路上尋

秦涵字季洪爲溫州推官值倭寇至當事者閉門爲自守計郊外之民哀號求入涵歎曰是獨非吾民乎命啟門納之全活者萬計寇既退瑞安不逞之徒乘機劫奪且樹激變旗以拒官兵分巡袁某命往撫之郎肩輿至其巢不隨一兵眾望見皆羅拜曰秦公至得生矣因諭以大義眾悉解散

倪雲林泊舟陽羨聞婉泣聲問之有節婦無以養姑議粥其媳雲林倒篋得四十金召其族長付之囑買田以贍姑視京兆有帖云錫山倪元鎮貲高而輕視之誼高而輕散之每遇歲節延款姻族中有貧者必捐廩粟以餉謂之膏釜粟王府判曰倪雲林在日歲捐爲米二十斛以充雪凝冰沍之羞故辭世十餘年矣子孫春秋酹享必有羣鳥鳴噪于祠堂樹杪

元末僞吳將莫天祐嘯據安陽山以翠微寺爲行宮性極慘毒草菅人命時有楊高士者假道法勸莫省屠戮所拯救生靈無數天祐敬禮之如師高士名廣字德施世居安陽山下少孤貧依顯應廟道士以居雪夜有老僧寄宿傳以神咒可役使鬼神由是道行高著徙居長腰山之萬竹菴自號長山道人天祐既平士人深感之爲之買田宅娶妻生男年九十八卒

施濟

洪武十三年尤味菜于廻溪東莊搆書香堂堂後鑿小池啟土尺餘遇大石乃止夜半啟視見白金二罌明日命工塡所啟土至二十年大旱斗米百餘錢乃出一罌衡之計三千兩買米麥給散周十里得免溝壑二十五年又旱再出一罌周濟如故兩次所啟藏金未嘗用一緡食一粒居民德之稱其里曰尤圖

吾邑何棟如華雲從諸公皆有義田顧涇陽母錢淑人以所遺三百餘畝分授涇陽與弟涇凡皆曰請以贍族淑人喜曰此爾父之志也遂立義莊于祖祠旁歲給宗族後累歲益之至千餘畝

萬秝戊子己丑大旱孫柏潭與諸素封出粟賑之傾囊不吝自率其家人食喬麥

德化

張思安字克讓官湖廣僉憲時荆南多虎乃移文黃陵祠患遂息荆人刻其辭于石以比驅鱷文

顧涇陽司理處州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既相爭可相治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吾扑若弟謂其弟曰爲吾扑若兄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折曲直故不服今服矣願自新涇陽喜令兄弟相揖兩人大哭而去

邵文莊公官許州因蝗禱于神蝗遂他徙作詩曰今日蝗蟲來明日蝗蟲去吾爲吾民歡還愁蝗去處

雅量

倪雲林過虞山寓道士山樓道士竊其鎭紙玉師子平頭啟其篋而獲焉雲林曰吾以此給道士交耳道士跼蹐惶汗及雲林歸道士捧玉師子裹初平石茶自列引誓乃勉收玉師子卻其列狀酬白粲二十斛

趙瑾字公韞有鬻田者匿其左券將與之搆訟不意遺券道左公韞所畜犬銜之至前匿券者謝不已公韞曰本未嘗有券也

周嘉申字貞茲嘗從外歸見鄰人竊其衣被欲出慰之曰爾固貧餓第持去我不爾泄也自後雖家人前終不明言竊者姓氏因而與之一難也且爲隱諱二難也人故稱之爲長者

楊覲黼開錢典于西關內有人空手突至欲取所質司典者與之爭其人反出詈出楊覲黼曰此小事何

詈爲命檢原質還之其人是夕死于他家蓋因負債多己服毒詐揚不獲移而之他或問子何以能忍曰凡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若不能忍禍立至矣

鎮定

崇禎己卯秋趙月潭玉森謁房師朱愓菴適公出寄寓蕭寺日或不給月餘始歸玉森乃言所如不合愓菴勉之曰子亦知關風乎士子芸窗獨守猶無風不動也得時則駕猶鴻毛遇順風也若夫所如不合所謂中流遇關風潮生岸闊左右盼望毫無津涯進則駭浪掀天退則轉旋無地惟有堅守其柁以待風之自定而已人心亦有能爲守吾禮致吾義無越想以變節無詭隨以干時疾風知勁草正于此觀定力矣子將乘長風破巨浪當憶余言之有味也

矜尙

倪元鎮高士也僞吳張士誠之弟士信慕其名辟爲建章文幬中客三以沉痼辭乃遣使持絹幣以異錦寳瓶求爲點染元鎮曰吾生不能爲王門畫師郎裂其絹而麾其饋士信啣之一日泛湖忽聞異香縷縷出自葦中曰此百濯香也歷年彌盛百浣不歇者必異人矣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欲手刃之從遊者力爲勸免命左右重加笞辱榜掠幾死不發一聲既而釋令刺船方持篙而篙墮水士信大笑舍之去或問何以不言曰開口便俗

政聲

盛禹字時望由御史謫令束鹿豪右相戒曰是勁石總兵者以憂去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當時爲之語曰束鹿令錫山盛清如水明如鏡禹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好諭之鄰邑之民皆趨就焉郊外隙地聚而成市號曰清官店

吳聘號玉菴通判廣州美政非一有白鳳來集城東羣鳥萬餘隨之越三日翔去邑人即其地作鳳皇臺以彰治徵

恬退

施漸字子羽爲海鹽縣丞歸老蠡川田舍其自述云林逢秋日收香杮門傍寒江市白魚

王問字子裕嘉靖壬辰進士歸里讀書六年然後廷

試後擢廣東按察僉事行至桐江徘徊不欲去筮得甘節之卦投劾而歸嘗自言願屏居三十年讀盡天下有用之書譔述以畢志卒如其願

眞率

洪武時俞克齋張一梧同拜尚書致政歸同遊惠山值普眞入城乃以四十錢與山中人飯其家山中人不知其爲兩尚書也

余禎以箍桶爲業盛時望少與相識及爲副都御史還往訪禎會其祀神因留飯其家無席覆桶而布饌焉時望與之飲甚歡至醉而別

耿介

后父逝例不得嗣爵萬秝時李鄭二妃寵冠掖庭兄弟殊赫奕獨后家寂然孫柏潭以爲非國體疏請更襲一世上許可比得請歸永年伯走使數百里以三百金爲壽且云已聞宮中希勿卻柏潭曰吾以國事故耳非阿宮闈代外戚干澤也止拜食榼以明中宮德意重幣則峻卻之

公直

王宗字振之嘗爲富民張江捶楉既而江與强銘搆訟會銘一奴死誣江殺之知宗之仇江也引以爲證多與以金及兩造就訊宗忼慨直呈始末兩人之寃始釋持所餽金詣以修三登倉邑令曰是夫也不愧不怍善留澤以貽後人者也

廉潔

嚴獻字廷助歷任高安玉山嵊縣每去官橐裝惟有大明律一部古琴一張最後去嵊見役夫攜琴度嶺曰此琴隨我久勞民甚矣遂并棄之

馬文忠公奉使敕諭山東江西湖廣諸藩賜予甚厚前後皆啟辭遇流賊遮道曰聖天子在上汝輩欲何爲賊羅拜而去曰此天使不受籓府一錢者也

陸原仲解盧龍篆歸蕭然縣罄與同年尤懋宗最相契懋宗富而奢原仲偶言久雨薪貴懋宗曰今日無不苦此者原仲曰但用年兄榛松栗子殼便燒熟我一年飲食矣人謂尤陸媲美原仲曰王儉有言不意李耳韓非同傳

嚴雲岑爲行人時便道歸省蕭然垂橐母夫人脫銀

簪一枚質錢沽酒慰勞曰吾兒賢猶是十年前一里塾師也

高忠憲公曰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處室女踰牆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只是不曾立志故公千金可托未始輕受一錢片辭九鼎卒不妄說一事

顧應暘字太初累官蒼梧道副使山民浚井有獲馬伏波銅鼓以獻者使置之籌邊樓上

施鼑曾字雒遷號省園知奉化舊例錢糧用里長稱封明加暗扣朘削無算鼑會曰官府多取一分則國課少完一分民力幾何可恣意苛徵爲囊槖計乎乃革除陋規正額外不加絲毫糧米每一石即給一石串不許科派升合合邑歡欣樂輸恐後

精明

胡原荆民有爭訟者必察得其主訟者名置之法曰盡此曹庭空矣

高靜成令黃巖獲盜數人訊之曰爲商也胥奪吾金又誣吾盜鞠出其橐中金臭之有鮝氣問每人橐中所裝幾何其數皆符曰賊劫人金又知其數乎立釋之而還其橐

剛正

周子義爲南司業會張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爭先具疏畱之同寮有商之于子義者子義戟手向堂上曰此堂顏彝倫者何我輩不能醒人狂醉而忍從旁坐其拍浮乎議竟寢

何棟如爲襄陽司李稅監至襄以直指命欲府佐行一跪一揖禮棟如曰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獨力爭之且誦曰人言中使強自我視之如貪羊遂不復見

高靜成令黃巖學憲爲武進薛景旂將按台試適臨海分司署傾塌乃葢廠于倉以供試事景旂至大怒曰何物縣令把我降做倉官喝隸人將捽令靜成直前抗聲曰老大人當念無錫兩字誰隸人敢向前景旂語塞始得解

秦汴號次山端敏公子再起入都嚴嵩命子世蕃具食値故冢宰子某歲滿應得增秩世蕃不得厚賂僅令以虛銜視四品次山即席請讓之拂衣而出

陳敏字伯修守台州會郡國立元祐黨人碑敏曰誣

司馬公爲姦是誣天下也碎石挂冠而去

華昺字文光爲戶部給事中疏言天下之財聚于大臣大臣之財聚于內官一時爭傳其語

嚴雲岑爲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湖廣稅監陳奉諸不法入條列稅監陳增贓私二百餘萬疏參稅監馬堂隱匿臨清稅額一百三十萬乞以其半發河南爲開濬費其半發東兗二郡募夫助役巡方例一年而代雲岑至三年乃得請歸

高忠憲公初任總憲巡按淮揚崔呈秀爲魏忠賢第一私人贓私鉅萬公糾之曰呈秀舉劾失真貪酷漏網搖山撼嶽之威祇供其槃貨攫金之用墦閒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疏上褫呈秀職贓私撫按會勘的實依律遣戍

施省園爲全椒教諭椒邑舊規生監欠糧押學追比一日押到三人戶書潘某辱詈不堪省園即于明倫堂責之潘某號召六房羣起退役縣准備文詳革省園先以縣蠹凌辱斯文詳憲比縣詳到時學文已批發將戶書枷責示警自後吏胥罔敢蔑視學校

威嚴

兩廣制府涖任例獻人頭魚若恇怯不食僨帥驕兵胥狎侮之矣譚十三督兩廣首進此魚遽持雙箸掐其兩目食之曰莫良于眸子即揮去一時威風凜然終其任皆惴惴奉法

峻刻

李紳字公垂鎮江東龜山寺有放生池僧因以爲利廉察使某勒詩于池上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公垂

見之笑曰僧若有漁罟事必當投之鏡湖寺僧有黠而辨者居然造謁問以阿師從何處來曰僧從來處來遂決杖三十而逐之曰任從去處去

不阿

倪峻字克明號靜寄爲都給事中使占城國王欲召見力折之俾郊迎而後入夷人懾服

不欺

秦之垣字維掖管誥敕時同舍郎有欲以蜚語中一同事者之垣曰此冠可掛此心可壞邪事乃寢

自鏡

高忠憲公偶讀薛文清公粹言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于心自後每事必求無愧三言而後已

蔣元敬號介如爲平江知縣投劾歸後常念往昔食貧銘座右曰只如此已爲過分更何求方是稱心

宿夢鯉號仁寰年八十作塵外老子自嘲一則中有云是非心太辨爾乃伸矜寡而詘豪雄好惡心太直爾乃憐寬博而藐王公夫豈不知天下事白緣而黑

募方室而圓通宜所如之寡偶實逢世之未工

曠逸

曹慧泉博學能詩工籀篆及行草性疏宕不羈一日吳門解纜欲掛歸帆舟子曰若論風色可往太倉慧泉曰有何不可遽命回棹拉王百穀詣婁東下榻王鳳洲小祇園作十日飲興盡乃歸

高尚

馬大林自國變後籜冠野服杜門謝賓雖親故罕見一面間或與方外同心生平布素技屐相從或躑躅山飯或寄宿僧舍子聲丁丁坐隱終日而已

達識

高靜成令黃巖有顯者奪民山民訟之批云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徧青山山轉栽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冢料得爭山人更多顯者慚而還之

顧凱之有子名緯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其債凱之禁之弗能止及守吳郡誘之曰及我在郡爲汝督之緯因出諸文券凱之悉焚之

錢公與性好閒靜老而忘年庭中名花手自栽植友至則茶熟香清譚古今事娓娓不倦題壁曰我有錦帶花應作貴者觀我有金錢花應作富者觀我有美人花應作少艾覷我有宜男花應作兒孫觀

遠識

馬世名字君闇號抑修嘗謁學使見江南北劣等聚門乞復卽入告曰憐才是豪傑心腸憐不才纔是天地心腸學使頷之盡許還衿天啟壬戌羽書頻奏高忠憲公詢南遷曰此議與則都城搖動忠憲曰廷論

恐累上蒙塵耳日厮軍士清保甲九門推精敏御史稽察奸僞都城倘無恙也大者尤在護聖躬和將相當此之時不難處同好正難其立異者使早融冰炭耳

明鑒

華察字鴻山最鍾愛少子叔陽適圃亭落成指石爲句曰巧石壘山大石小石石壓石叔陽顧階砌曰亂磚砌地長磚短磚磚湊磚鴻山曰此子當早成名惜欠遠大後弱冠成進士而夭

邵空齋備兵廣東潮人吳士奇獻防海策空齋曰此將才也因授以一武職士奇練兵戢盜累著功績後爲粵東大帥保障全粵

李公亞初赴薦以古風贄呂化光見其憫農詩云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化光曰此生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嘉靖時汪汝達鄒懋昭王利賓施陽得華復初秦瀹張賓尤瑨曾文留禪寺偕道川曰江鄒王施四公當高中華秦張尤恐不能也時華秦張尤文名方噪丙午注鄒領薦己酉王施領薦又三科而華秦張尤尚浮沈諸生間入謁道川有巨眼有奇術道川曰貧僧但見所中四公沈思致志五義必完未中四公來遲去早有完有缺神不聚氣不凝故決其不如耳人曰此節汝之具眼汝之奇術也

萬秝庚辰孫楷源充會試同考官取魏允中爲首卷顧憲成爲二卷張鈺爲三卷皆解元也乙酉主浙江鄉試擧馮烶爲榜首陶望齡爲第二顧可奇爲第三

皆知名士陶己丑會元殿試及第

改過

顧允成字涇凡少頗好弄一日忽知過自艾請稟繩墨其兄涇陽怪而問之曰恐傷兩大人心耳涇陽曰此便是做人根子

好學

顧端文公秉燭讀書往往達旦書于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

外曾祖楊鳳麓諱應文鍵關靜讀書室中止有月份

花一架後聯捷成進士同年邀賞牡丹曰此月粉花何大郡衆皆知其好學別無覩記莫不愧歎

鼎甲兼取書法鄒海嶽嘗居一樓入即閉門一日忘閉家人見方跪地學書壬辰果廷對第一

與游讀書

顧涇陽始從張少弦教之以博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勿拘拘在佔嗶中求己從張原洛曰此事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盡又教之以約因舉少弦語原洛笑而不荅涇陽退而思之曰是矣是矣妙在一

破字夫何故讀書至萬卷直是不舍一字謂之破則又不取一字矣不舍一字之謂博不取一字之謂約不舍不取之間有妙在焉非詮解所及也

鑒古

吳郡陸友仁得古銅印純青如鋪翠陰潤欲滴其鈕一半純綠隱隱有硃砂斑持示倪元鎮元鎮曰陸定之印友仁即以名其子元鎮字之曰仲安

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筆而不知其誰爲何人倪雲林定爲陶宏景以朱陽館帖

參校一過然後衆疑釋然

立法

呂元夫爲吏部文選司選籍多爲黠吏辜洗變易命吏大書至今爲令

秦文橋知武康邑故役法疏脫富民多以貨免重累貧弱乃捌爲十段鼠尾法循役稱平

始事

銓司出而復入自顧　文始外任入爲翰林自張巨若始明代封官自談繼宗始邑中質庫自張敬昭始

太湖防兵自萬秝乙未秦燈嘯聚湖中爲亂始

著述

今志所列著述一卷遺陋甚多姑舉其一倪靜寄生平入使海國作海篷漫槀稱司海船者爲哪噠執指南車者爲夥長管器用篷索諸物者爲押工觀星斗者爲亞班公其言海外風俗云暹羅國王戴九龍金冠穿金鞋坐殿五層如塔番師子多至百十出則跨之織錦花紋鳥獸隆起半分廿胡庶國人皆黑面獨宮女白如玉蚊大如蜂有毒古城人部戴青蘆笠提

國以藥染齒如黑漆交趾國犀有龍文者一角百金安息國火珠大如鴨卵高石國青絹光耀人目西洋布最細而輕三四丈重五六兩那竭國以茭織席有五色者有百花者西羅夷國產火鼠雀火牛羊犬馬等火浣布乃其羽毛所織烏龜尤貴曾攜火鼠雀各一火雀死火鼠置鐵籠中不以火浴之則病病則燔木于土坑中放鼠出浴歡欣跳躍火息復歸鐵籠乾歸國以獸毛織五色花簟花單花幔等物百年不毀鄯善國取獸毛之最纖者織成衣服名曰鎖幅一衣

可傳五世顏色如新犍陀國以天鵝毳作織巾幘名曰瑣蛤蜊伽俳國出白鹽用以浣衣污垢盡脫安息樹名久則淋脂如松瀝天下名香此爲第一中國所用百無一真

格言

吳桂森字叔美讀舊語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概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續之曰元酒味方淡大音聲自希大丈夫不可無此見解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漚大丈夫不可無此達觀秋月揚明煇冬嶺秀孤松大丈夫不可無此風味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

劉敦自曰純乎天理即事天之法何以能純乎天理曰從誠意始先君子筠懷公曰人須是心中無一物何以能無一物曰只是無欲何以能無欲曰從克己入

高繼成好急公輸賦背曰草莽中惟此爲君臣之義設朝廷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之逋乃良民也

高忠憲公著洗心說中有云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人知囂囂人不知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不爲非禮不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污得我鳶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又曰人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人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

馬抑修曰決顏之不校當從流之自反始不校是先

賢廣大含宏氣象自反尤後學戰兢惕厲工夫

妙語

倪雲林善畫山水獨不寫人物明太祖曰每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曰世無人物可畫耳

高忠憲公謫揭陽舟過大姑灘流湍急從高而下其下復亂石縱橫如牙舟別無柁僅以兩槳斡旋之每下一灘舟輒刺入白浪浪裏而復出穿于石罅中初亦不免動色後遂視之如夷乃歎曰以此知險須用習習坎之義大矣

客問吳覲華曰惠山有僧講經邑人趨之如市東林講學至者寥寥何也曰吾門不求福不怵禍人何慕焉客曰然則儒家無禍福乎曰儒以無事爲獲福以無疚爲免咎世之禍福弗問也

解經

吳覲華曰人不能于聖賢路上開眼雖高才絕學不能脫世俗之見如太史公文雄千古然子貢何品也因夫子賜不受命之語遂作貨殖傳以子貢爲首已爲可笑且云因子貢多財交遊列國夫子名譽益彰是何語也總之以俗情輕于弄筆不覺取笑明眼

又曰禮記忿毋求勝分毋求多卽易山澤損君子以懲分窒欲之義也分謂本分本分之外一毫不敢求多則欲不待窒而自窒矣以分爲與人分物則不可多者畢竟未盡

張伯可曰攻乎異端宋儒指佛老說殊誤孔子時佛法未入中國老子是孔子所從問禮者兩次適周見之何嘗闢之所云異端正指吾儒中差了脈絡者王文成公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異端此語微妙可思

酉神叢語跋

錫山黄君孝存著酉神叢語記邑中佚事也首述忠孝繼以節烈忠孝者生人之大節若李伯紀之立朝卓然有經緯則足以定危邦矣尤文節之廬墓煥然通神明則足以繇世德矣他如顧涇陽示兒有帖高靜遠逐客作聲秦氏女欲收放心全氏婦戒勿妄用良可風哉次又分品行才幹智略古道諸目位置悉當抑其附載碑板傳記亦有益乎世道人心然則孝存以爲一隅之文獻者實則人人宜讀之書其終之以所經者不忘本業也內述吳覲華謂史記貨殖傳不能脫世俗之見旨哉斯言讀書不可無此巨眼辛丑十月吳江沈楙惠識

赤山湖志

蔣氏愼脩書
屋校印甲寅
如月著始丙
辰涂月告成

自序

維光緒龍飛上章執徐之歲湘陰侯相由直督移節東南張德化鎮華離設清丈講水利趙趙裔裔牟土俱舞明年鐙夕內有赤山湖者泉汎硎汎岬岫紛環國朝嘉慶初南江制府錢塘費樸庵宮保於辛酉歲曾浚河設牐通淮（見重修敍定赴康志後版）而巨患未絕爾相心爲憂之蓋湖爲上元江甯句容溧水四邑之所歸宿淮源於湖湖源於山四邑之水入湖及淮者山合周六百二十里其山自西北溧江之寶華山東而老人寨及駒驪山脊一帶（此下以山嶺爲分記山嶺外向者不入湖）凡紆曲者八十里自駒驪（東源向北土）向南由嵛山頂山八千岡茅山（微受金壇之水也）循丫絳山而右（金壇界）屈曲百三十里自丫髻山而西南爲分界山（溧水溧陽界其北亦受溧陽水）向東廬山而西（溧水東）爲官山官山而西北向洪藍埠屈曲百三十里（此處通石臼丹陽固城三湖彙受皖省數縣水）由埠又西向劉山角（以下元甯和鎮）西橫山西山由當塗邊境諸山至山北鄉（江甯）（地名）之南岡上屈曲九十里由山北鄉向北牛首山巖山翠屏山至雨花臺向西至下關南岸入江屈曲百里由江北岸向清涼山又北屈曲向太平門神策門雞籠馬坊鍾山（中結後湖水山）（清溪入淮）倒字山湯山孔山向華花頂隰天龍峯上（句容）共屈曲九十里共計六百二十里若洪藍埠南之通石臼丹陽固城三湖不與焉（三湖共周近七百里）以六百餘里之水奔赴於一湖宜唐時之湖百餘里究在宋景定間以水患差十將打量湖址得一百二十有二里九十六步我朝同治末蘇撫丁公酌量水旱

適中時湖面僅得二十九里而深淺於昔又不知凡幾自嘉慶辛酉來不講者今又八十一年侯相因急爲之方伯梁公府尹趙公觀察陳公於是觀察任其勞衝霜冒雪星往風馳前後偕句容令張公黎公兩邑紳經之營之相宜卜吉於九月二十七日及提戎張公統領（武毅左軍名疑春）章公（武毅右軍名高元）總戎劉公（銘字中軍名朝祐共兵二千五百名）提戎易公（新軍中前後營名毅中率兵一千名）總戎衆公（新兵左右營名祖山率兵五百名）誕興春鋪於赤山湖北麻培橋之側上下數千年之狹疾大事鍼砭周迴一千里之源流克期通理山忝屬編氓里居咫尺望風頌禱念切歌謳向嘗網羅全湖往事既爲江甯圖經綠赤山湖有兩志（一見句容縣志一未知明時何人著）（國朝邑人石泉著）湮佚莫覩未敢拈毫今遭盛際擬事編鈔而此湖爲實政所關則記載當亟疏利弊若志乘之泛塡風月殊非民瘼所需又若天文歲月地輿形勝時事治亂吏化民情名教武備金石符讖之類近代太湖備考諸書固嘗備載茲以專講水道田疇故未敢相從謹將溝洫古今土壤村舍道途險易之理農民旱潦之由彙成一冊名爲赤山湖源委札記者不敢以志居也其有麗藻鴻文奇蹤名勝前賢名士但說齊諧可資史乘無關水利者概不錄（另留稿一冊）用定四說一曰絕拘墟今凡談坤輿多本水經方幅片段雖云易曉究費推求或有本志乘例分門別類每翦裁一事散載各門以爲備格但此專爲民生故止陳水道源委遠近村落爲圖一卷內補局本者幾紙附各說內又說一卷說之未能詳明者隨處

228 四 97

更繼之以圖必期明晰乃已用揚州畫舫錄例也但彼則專談風景此則專重田疇耳又爲歷代湖淮源委圖一卷及圖證一卷用史若川故城考圖例也而志體之沿革一門即省入其中又古人記載悉有本源鄉曲里名概所不引茲圖說地名悉用俚談以期舉目即知不以古奧文華爲則若水道可疑者則附記之非來源者不引二曰詳故蹟大凡縷陳盛蹟遠引名賢竭搜羅以防遺佚酌字句以眩奇瑰皆志乘之體裁也若茲水道所經於堪輿口吻既重東南於文物世家尤多冤究於禮樂光華誠闕治典於阜潦耕鑿似茫然無所用之故於人物悉不編傳僅取關水利者二三人亦不立傳止略敘數語者以有史乘也若古跡則不然者以圖說止便

於生長流俗若宦游賢達則谿澈陳編每有目爽一地古今者格格不相入者故錄古跡俾知今之某水即古之某溪略附以古人往事倘有傳訛易於推究也無關涉者不錄爲古跡記二卷其途則由寶華山而東而南而西南先詳湖之北東西三面互到其西一面則兼淮之兩岸者以向之說水源多始華山也圖說則先東廬山而東而東北而北而西北而西至華山以南亦叢聚南東北三面其西一面仍如前者以圖爲北上南下以便參校也三曰傳實濟凡一鄉一隅若事附會搜討無不有名公巨製茲水素鍾王氣竹作帝居麗製作篇奚止千萬作今錄其有關於此水源委及治道者爲集文一卷餘則存目留爲續志之須亦不附於卷內惟古圖多

不開方計里此圖悉從近代諸局輿圖例者以益於遠近方向也四曰則古昔凡年表一類亦志乘所宜有茲於水旱及有關於水道民生者事無巨細依年爲表名曰新年譜置於最後爲一卷至往昔水道沿革已寓於古跡考及歷代圖證內表中不更再見不敢效志例分一事而散載各編徒備分類也餘若古人詞翰有益者入集文內其有向來俚談有關小民生計者理宜備載但土地有變遷（如赤道閘上容承仙二鄉西富白土等村極宜近則大相反復又上元句容解來所謂肥腴者皆轉爲不毛之地是也）是在留心者隨時斟酌不可執一故草野之謀概留以入續志茲帙不及一語凡編集文一卷今圖一卷圖說一卷歷代源委圖及圖證二卷古跡考二卷新年譜一卷共七卷於十月杪從事搜剔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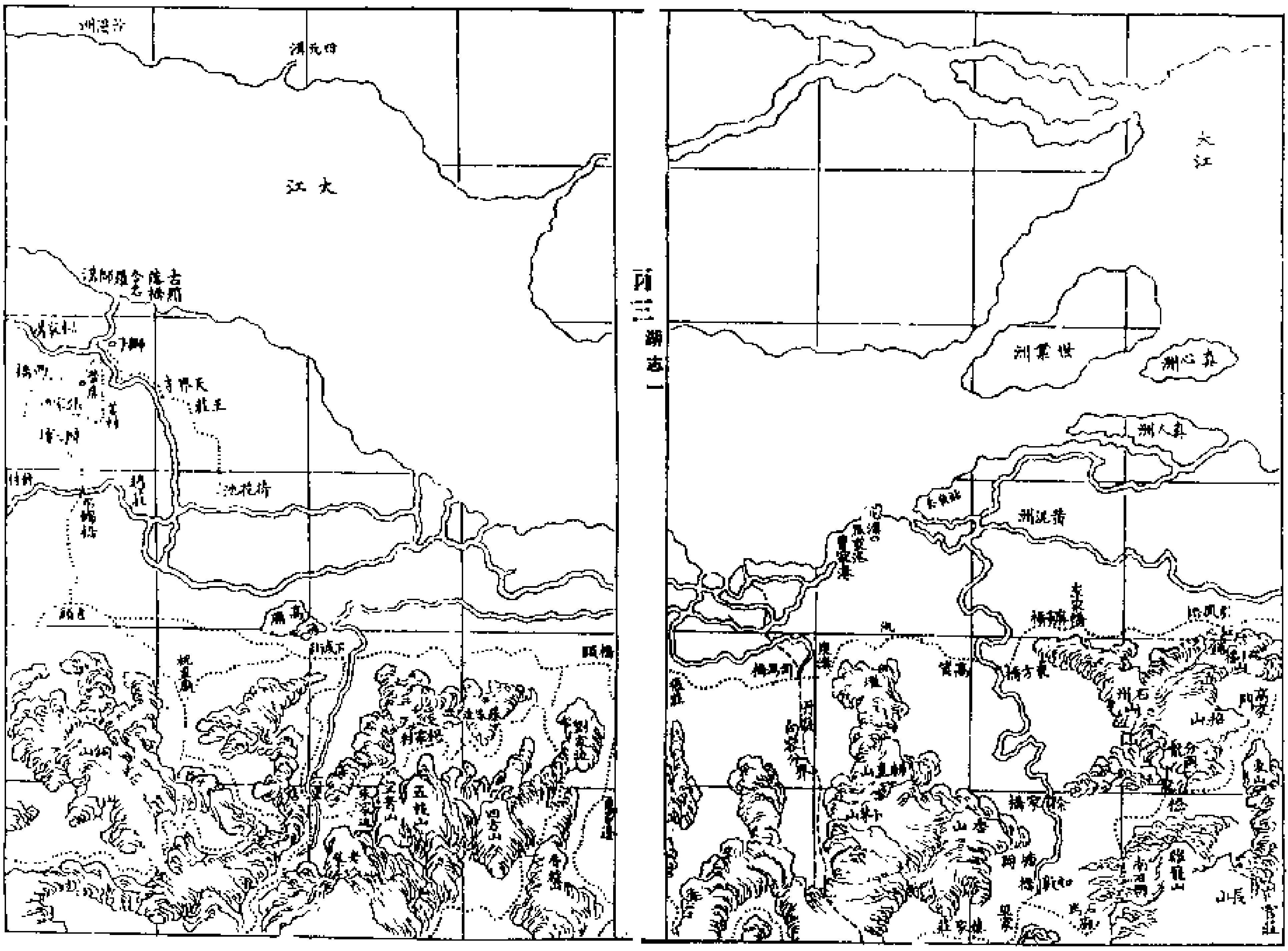
以事輟者三十日至十二月中旬蕆事其公牘往來者爲輿作錄一卷俟功竣乃能成書維前所輯者歲時既促又乏師資以數千年之勝蹟數百里之名區山孤陋庸愚誠所難達疵瑕缺謬奚可勝言但管識區區或可原鑒教所未逮是所望焉光緒元默敦牂之歲季冬句容縣廩膳生員向兆山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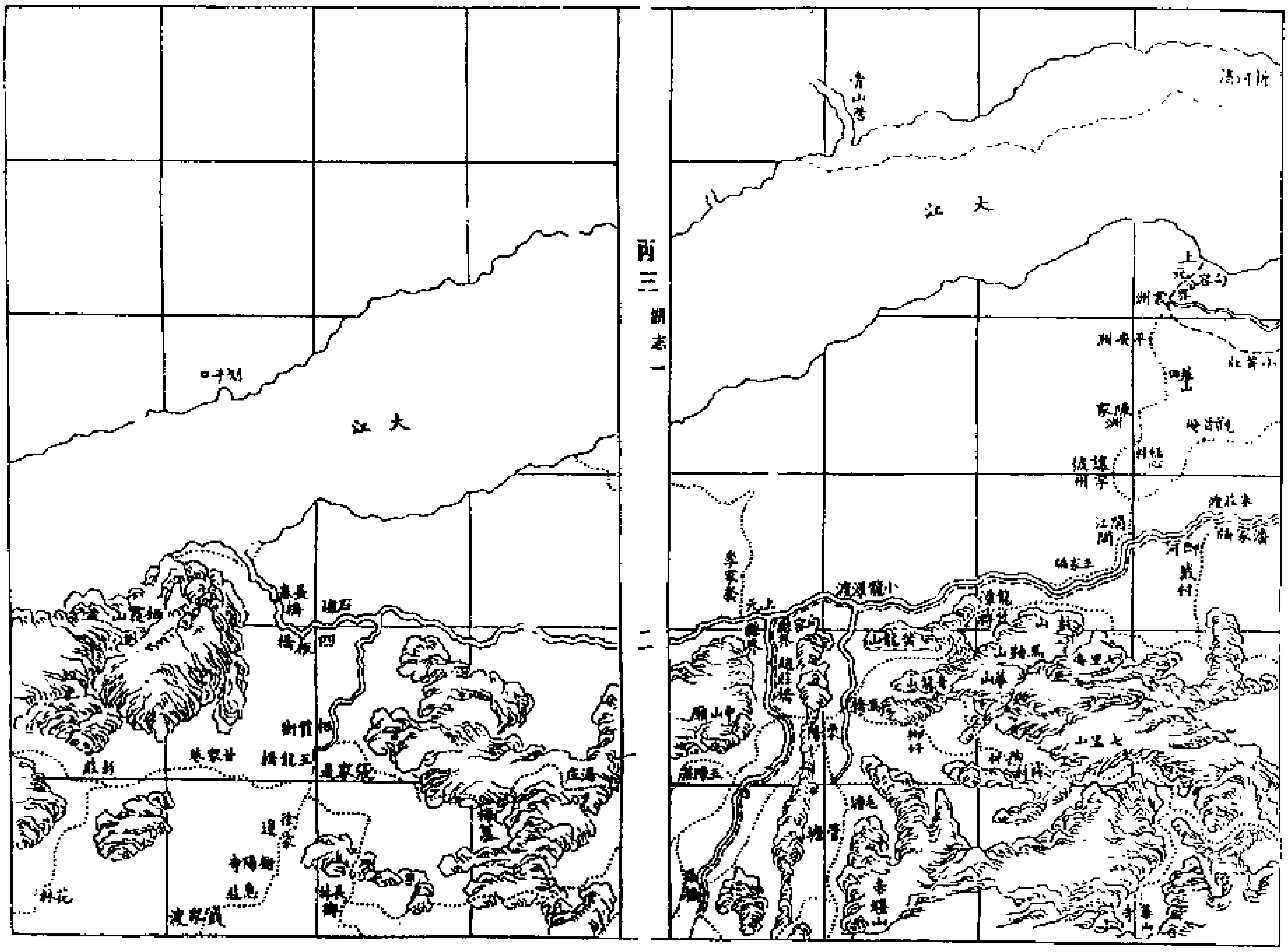
句容尙兆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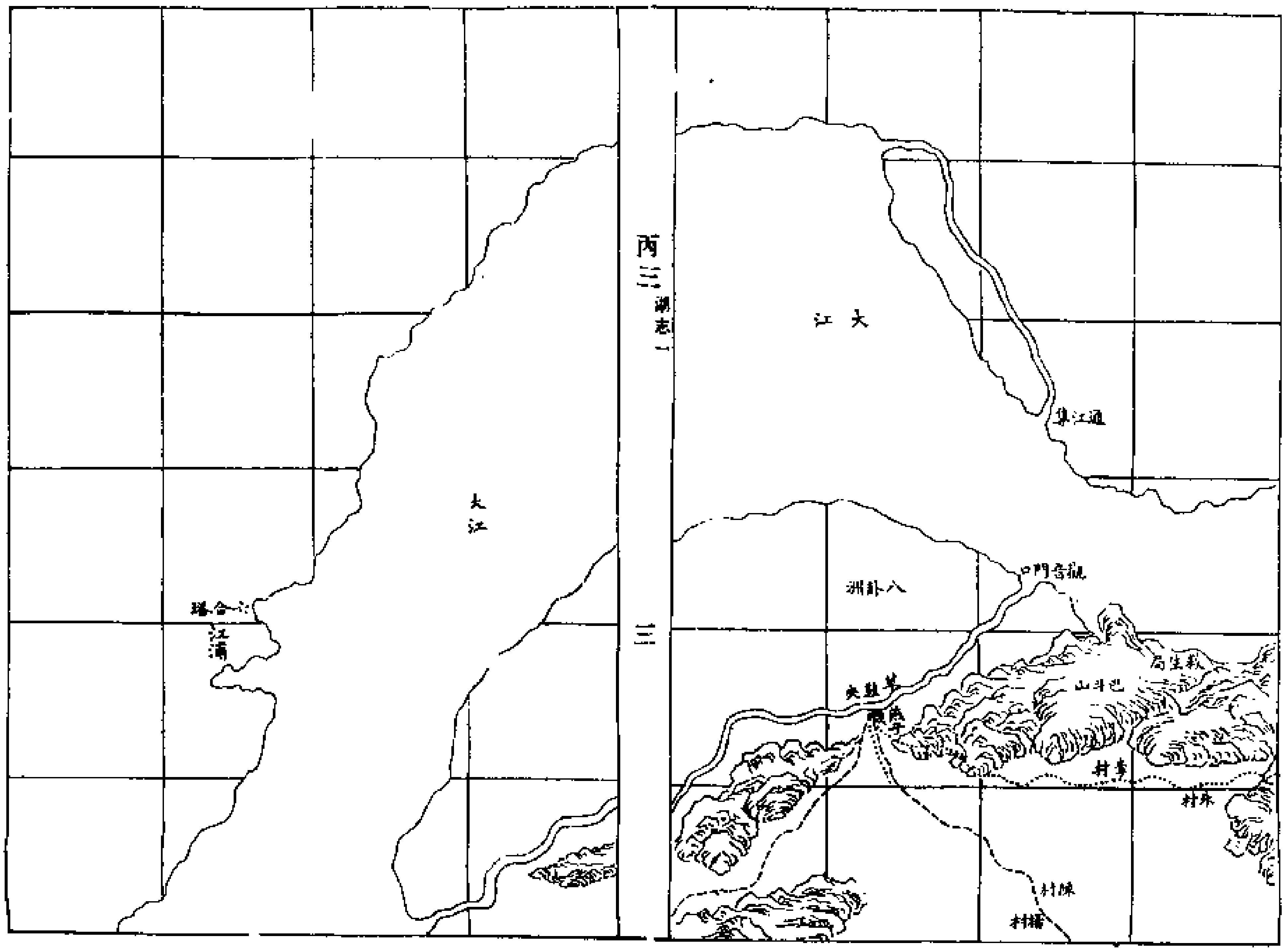
赤山湖全圖

案以下入圖即江蘇輿圖局本圖也開方計里爲向來輿圖所最善者但彼是立意專重兵防故於水道多有疏略而赤山湖之源委遠漫岡隴雜出雖久居其地每未能周知故此圖於水道當補者凡若干處俱另補於圖說內於原本不少參雜以備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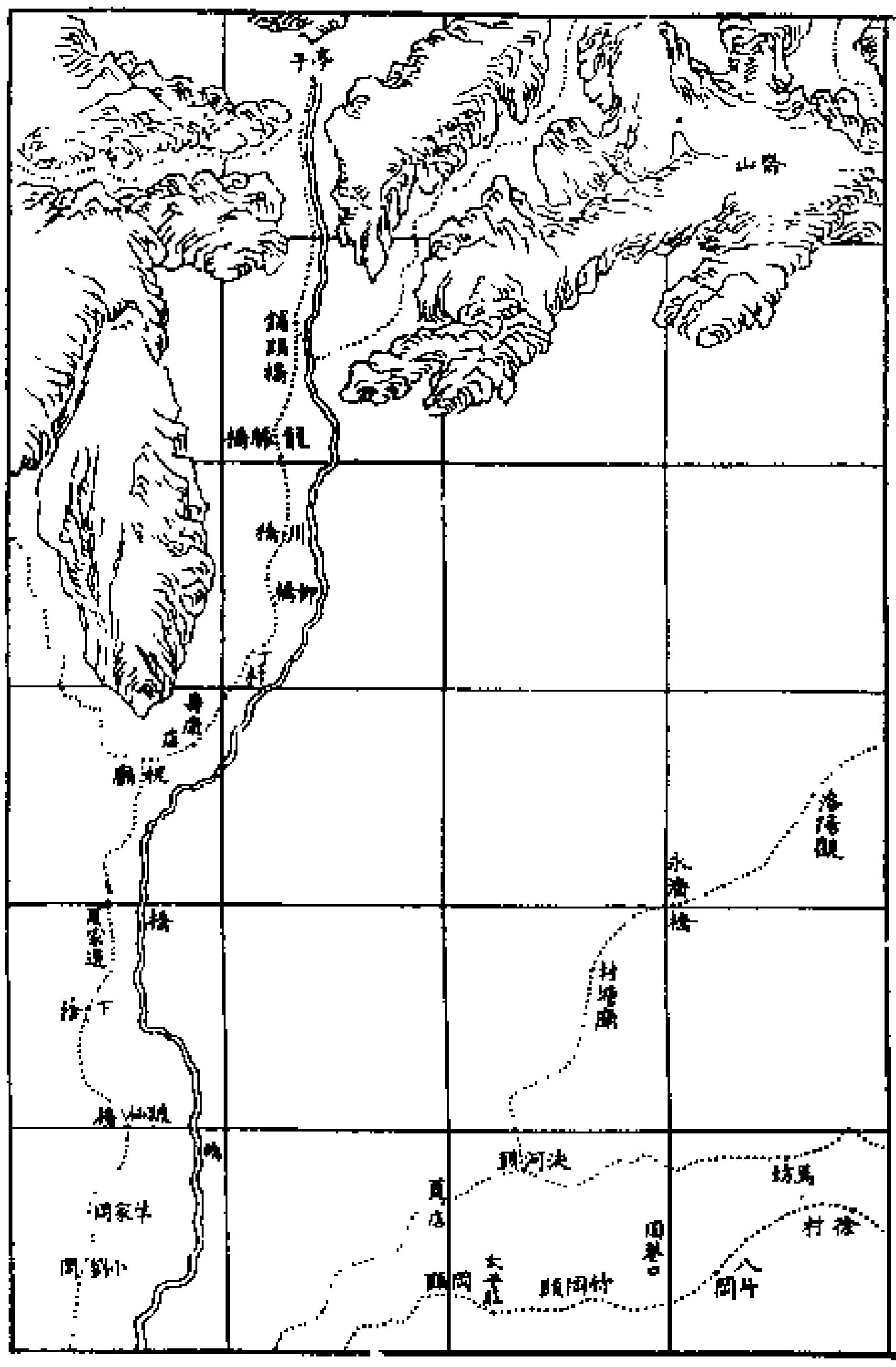
又案赤山湖之源委南北較長爰分五第每第分中東西首北後南每行六方每方十里但首第之水全不入湖今亦載之者以向來說淮源必曰華山天生楊柳二泉今二泉之水全不入湖淮故載之以見相沿之謬且水之向背非此不詳也（山門北向其路傍即水之去路二泉在山門北數里圖在第一之中首行第六方）其餘凡不入湖淮俱不載（又石臼丹陽固城三湖明初皆由赤山湖入江近日北水則至天生橋而止大概已見前茲圖不更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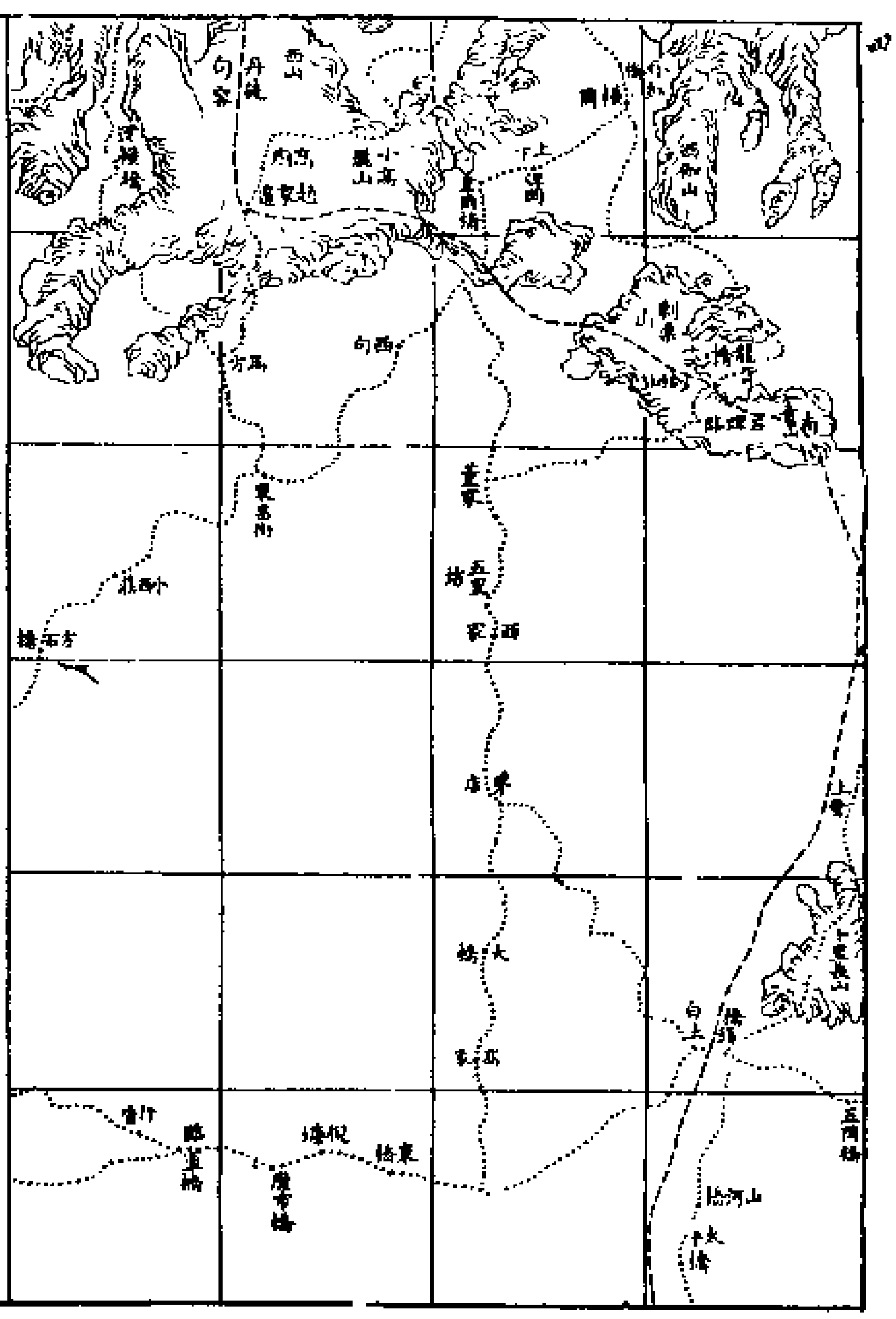



西三
湖志一
二
大江
大江
棲霞山
四板橋
五龍橋
青山港
小龍潭渡
黃龍山
馬鞍山
七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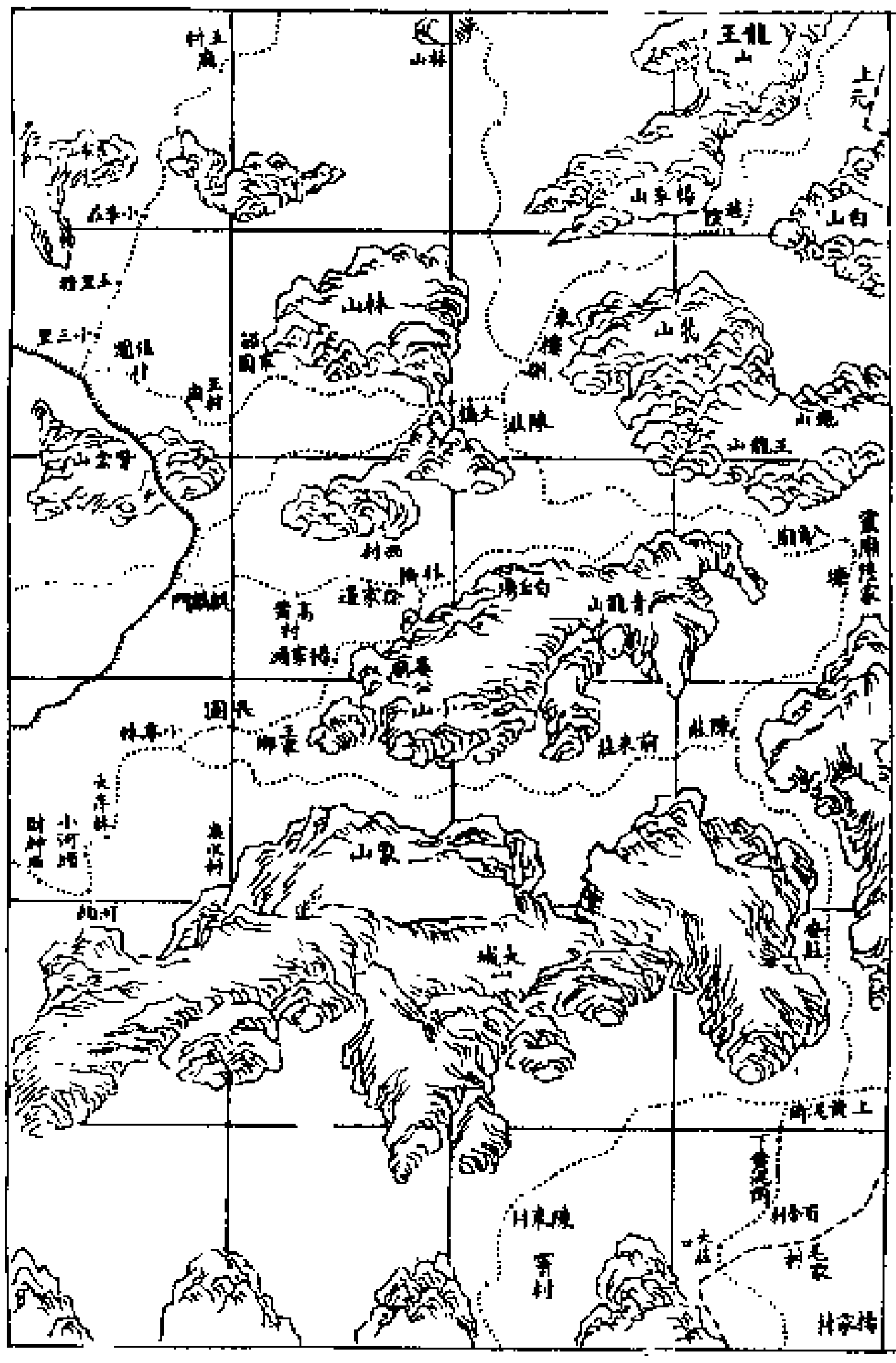

西三
湖志一
三
大江
大江
江浦
通江集
觀音門口
八卦洲
巴斗山
李村
外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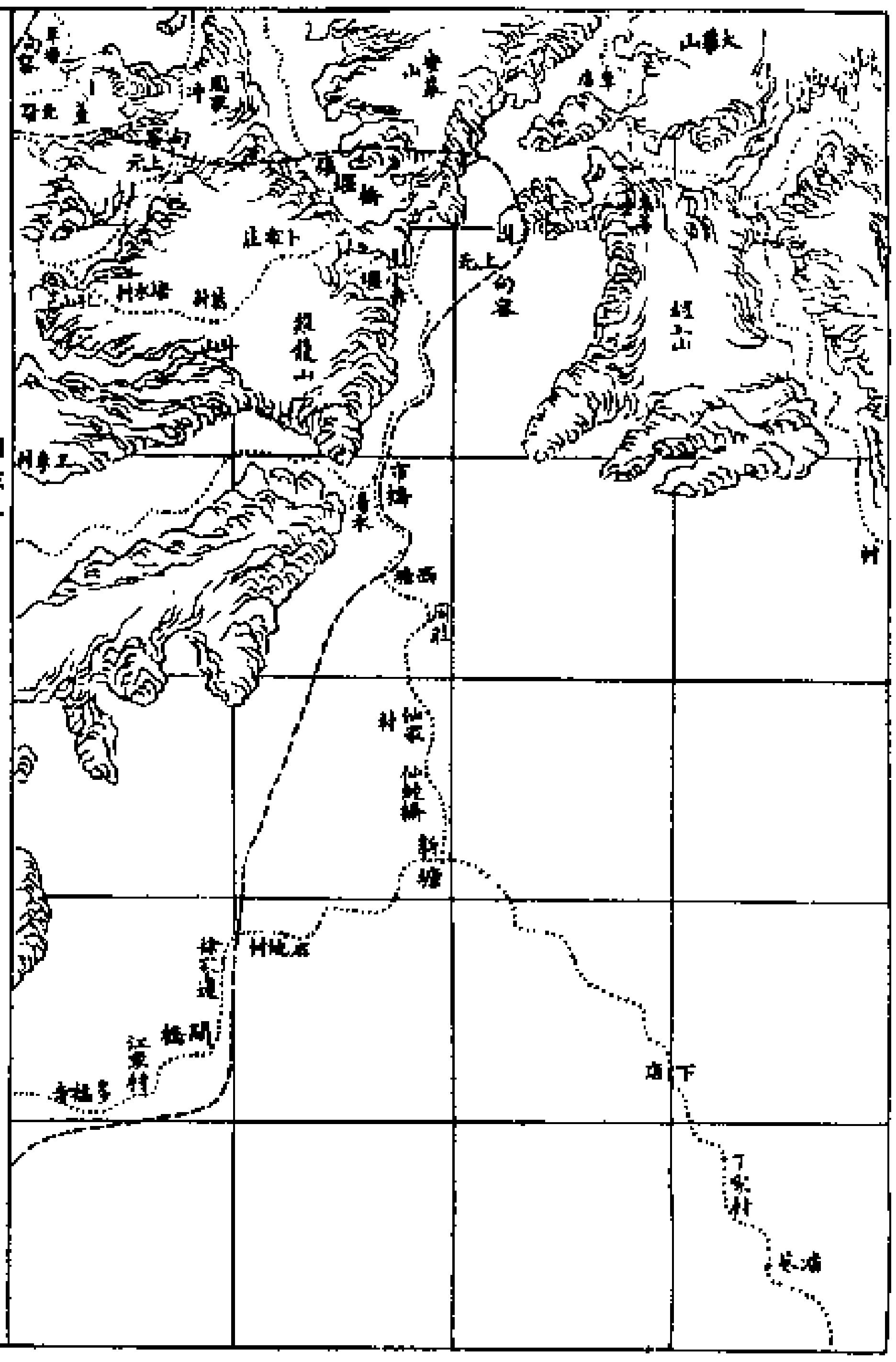
丙三 湖志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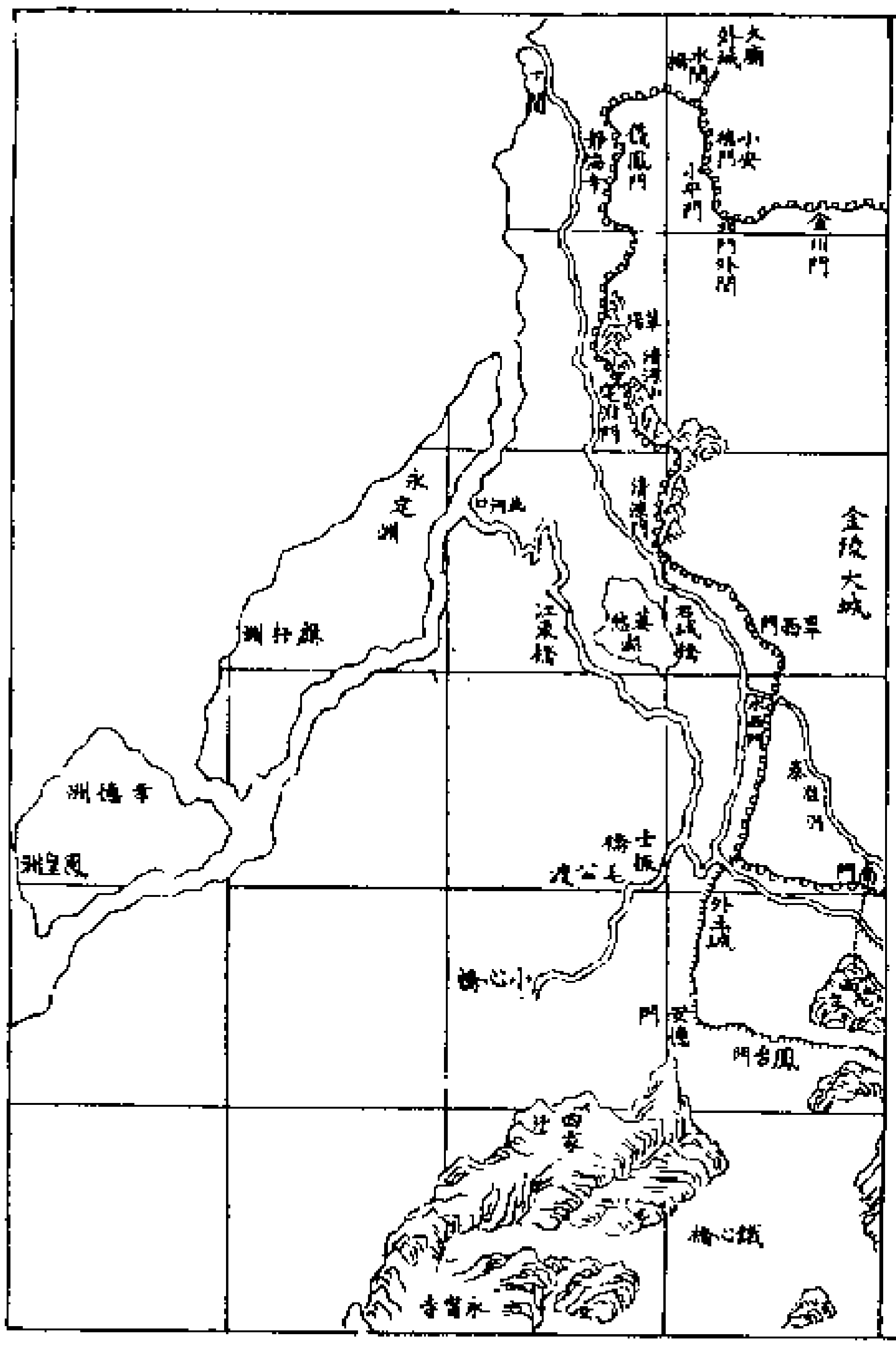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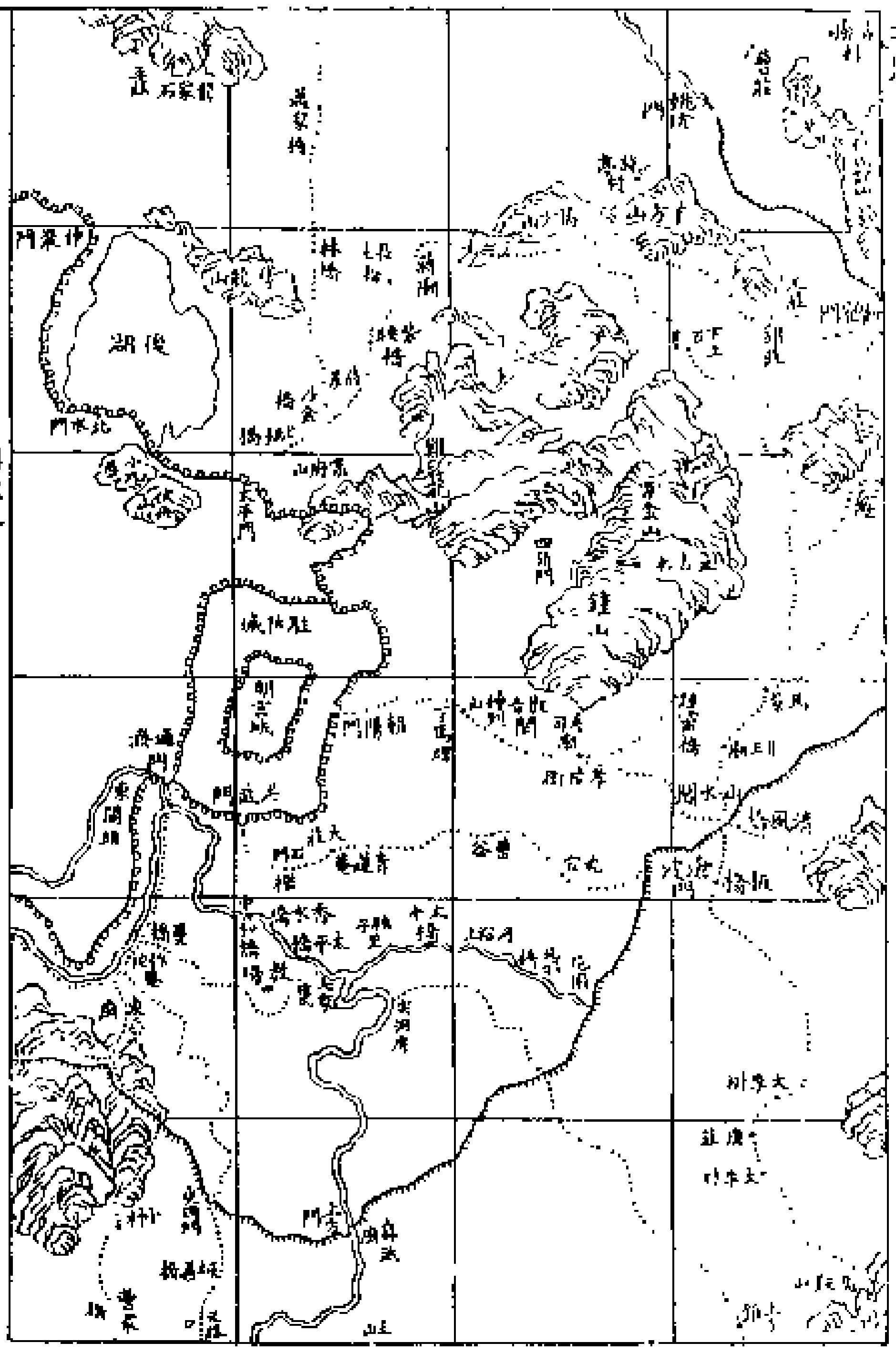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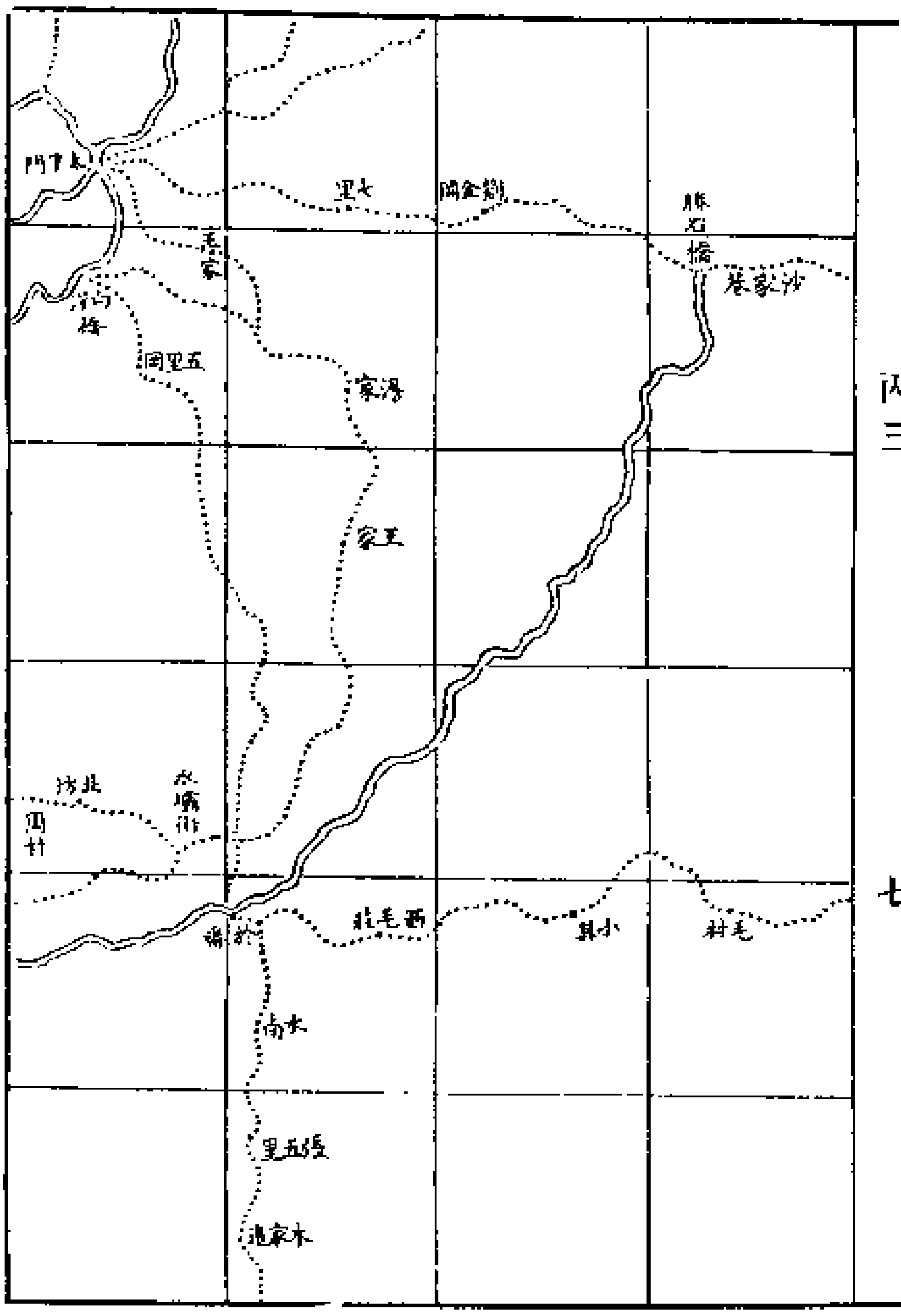
丙三 湖志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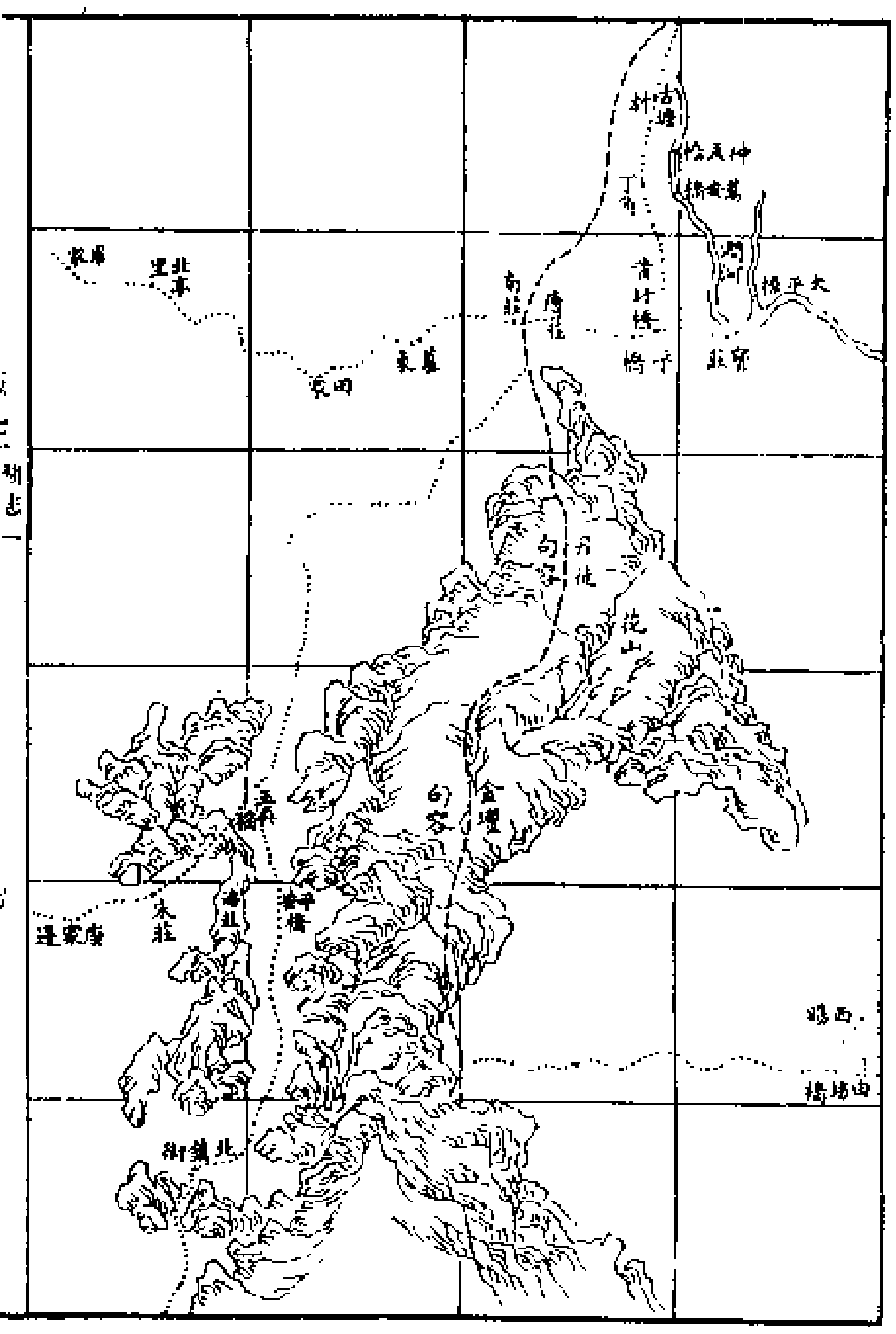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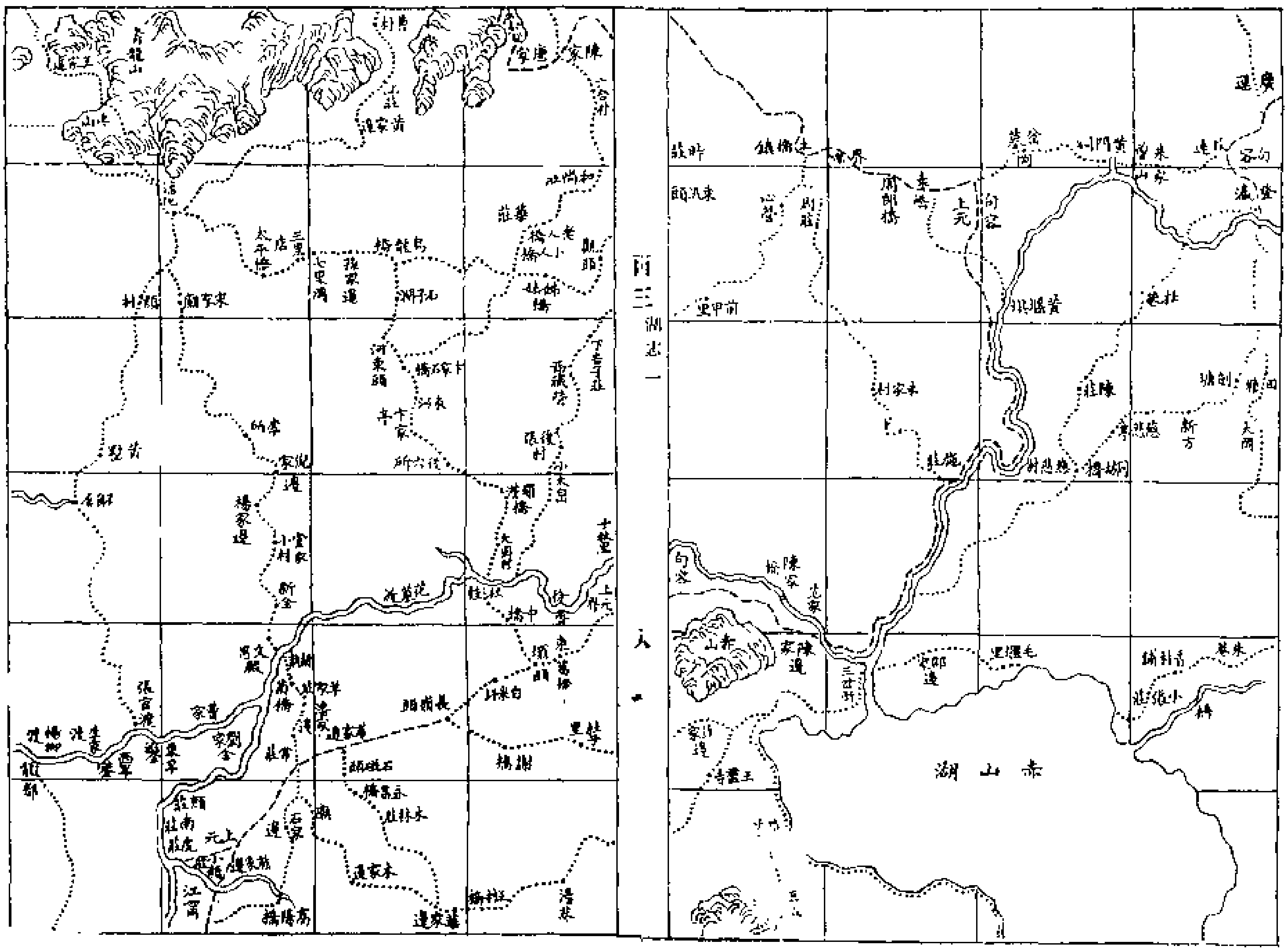



金陵大城
永定洲
外城
小心橋
鐵心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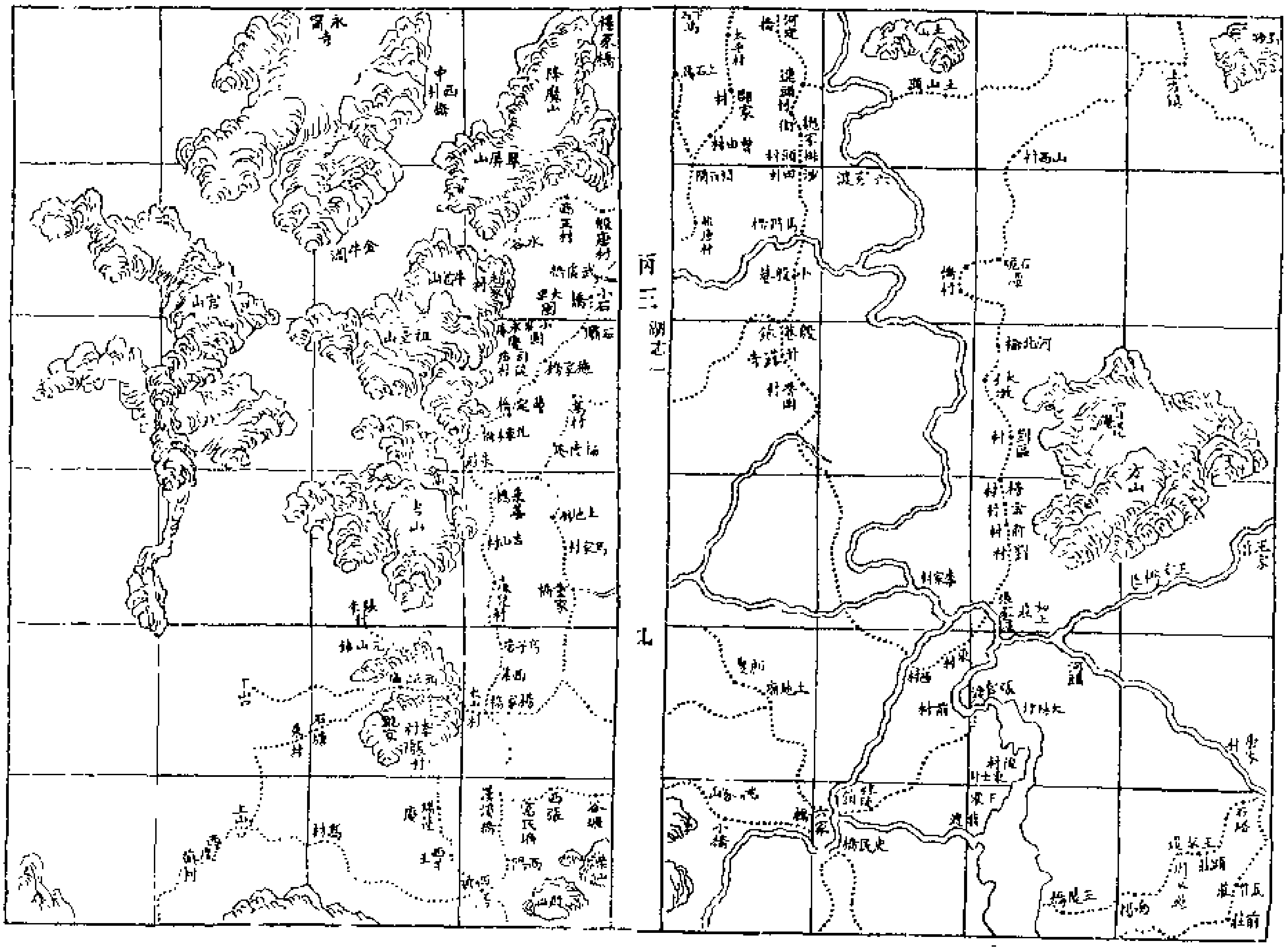

後湖
太平門
鍾山


沙家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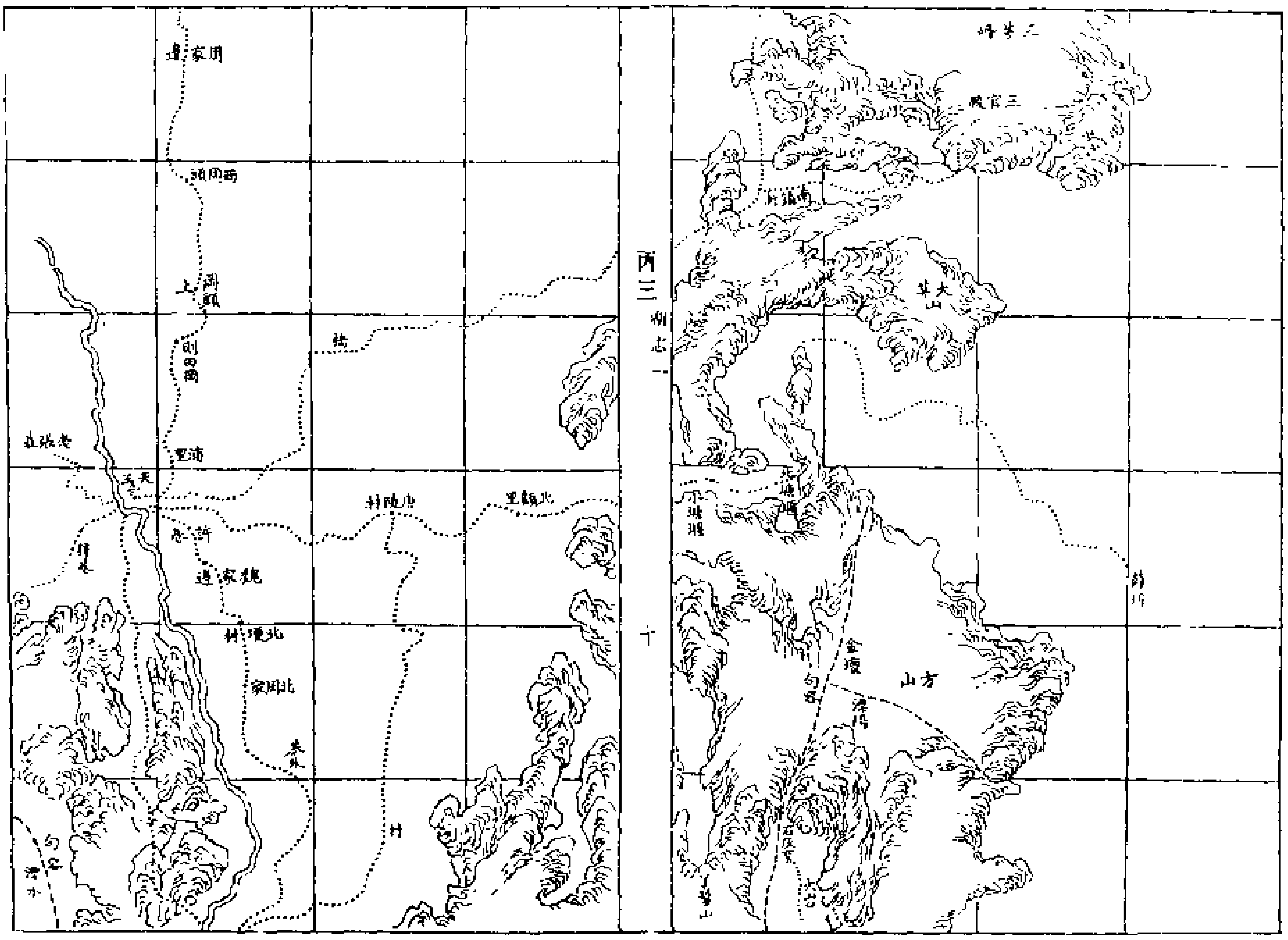

句容
金壇
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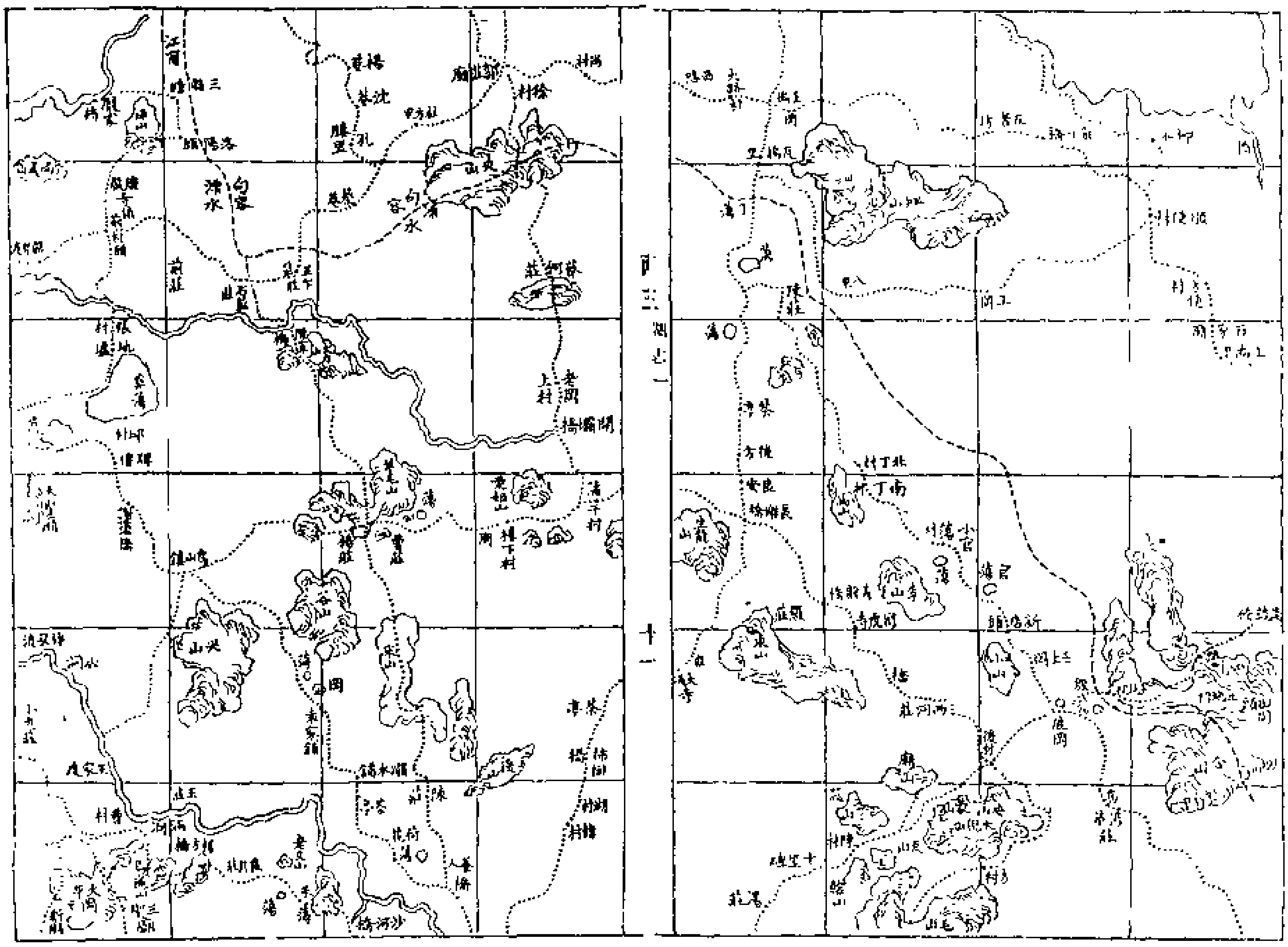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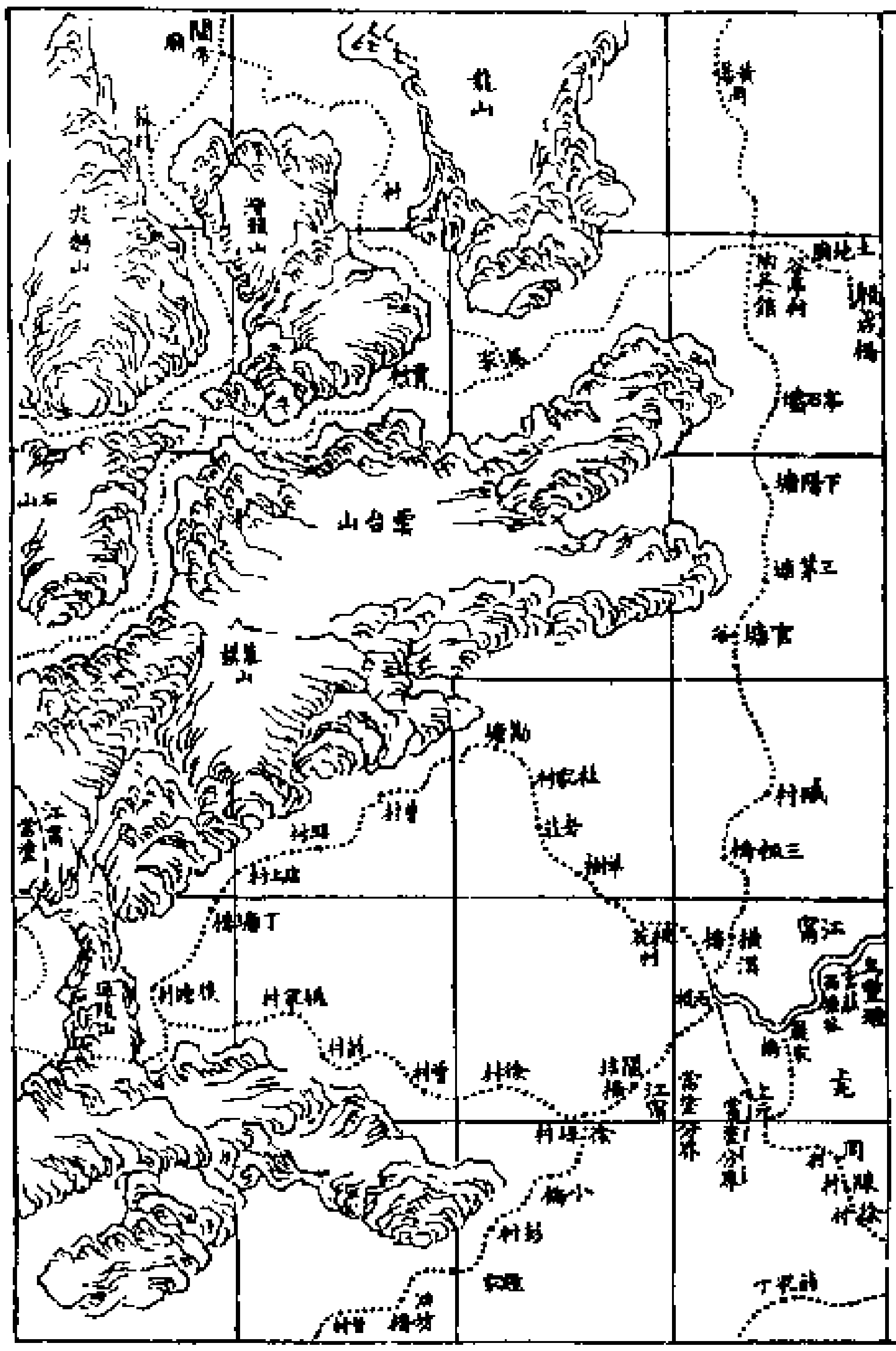
丙三　湖志一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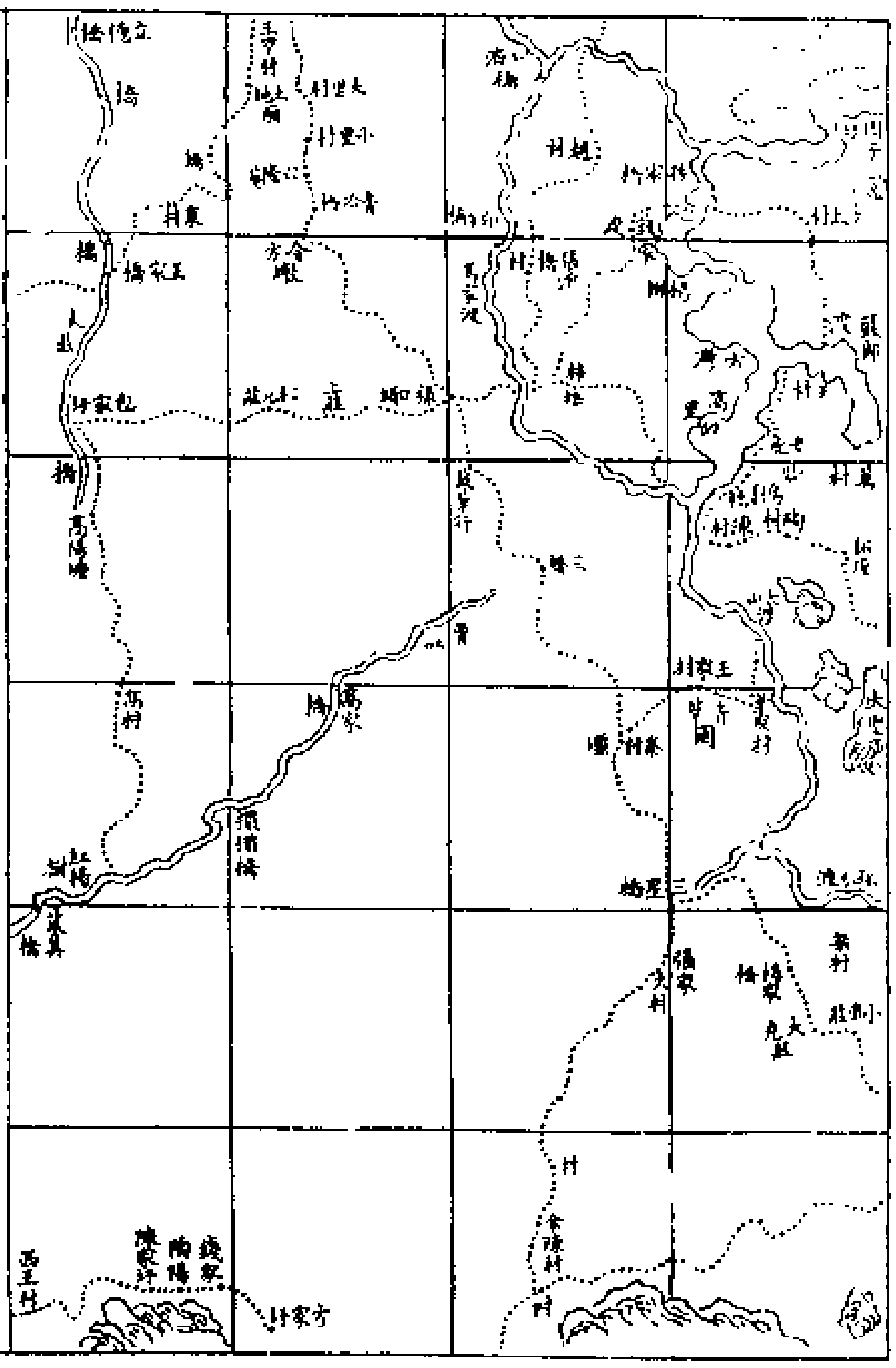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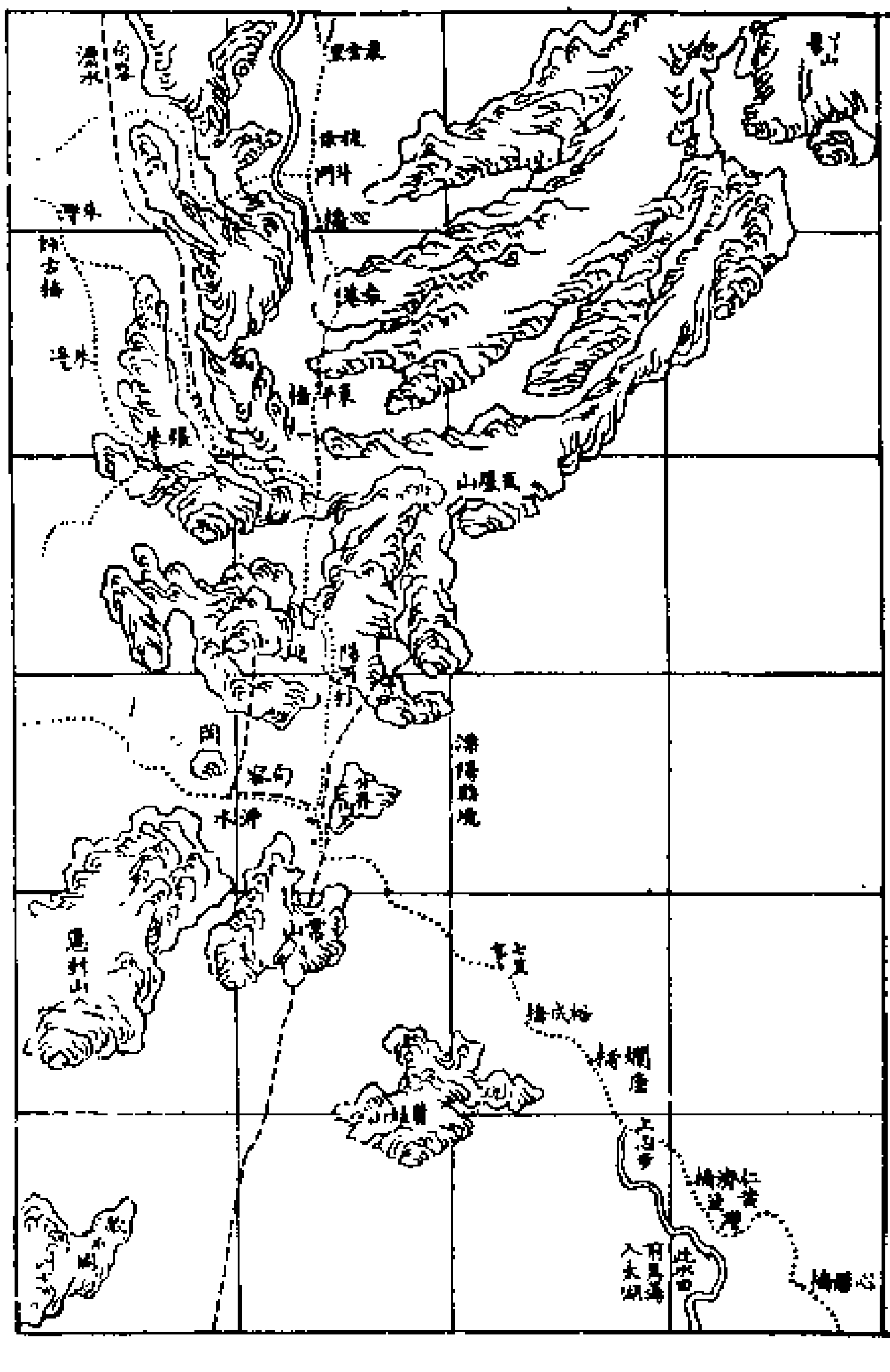
丙三　湖志一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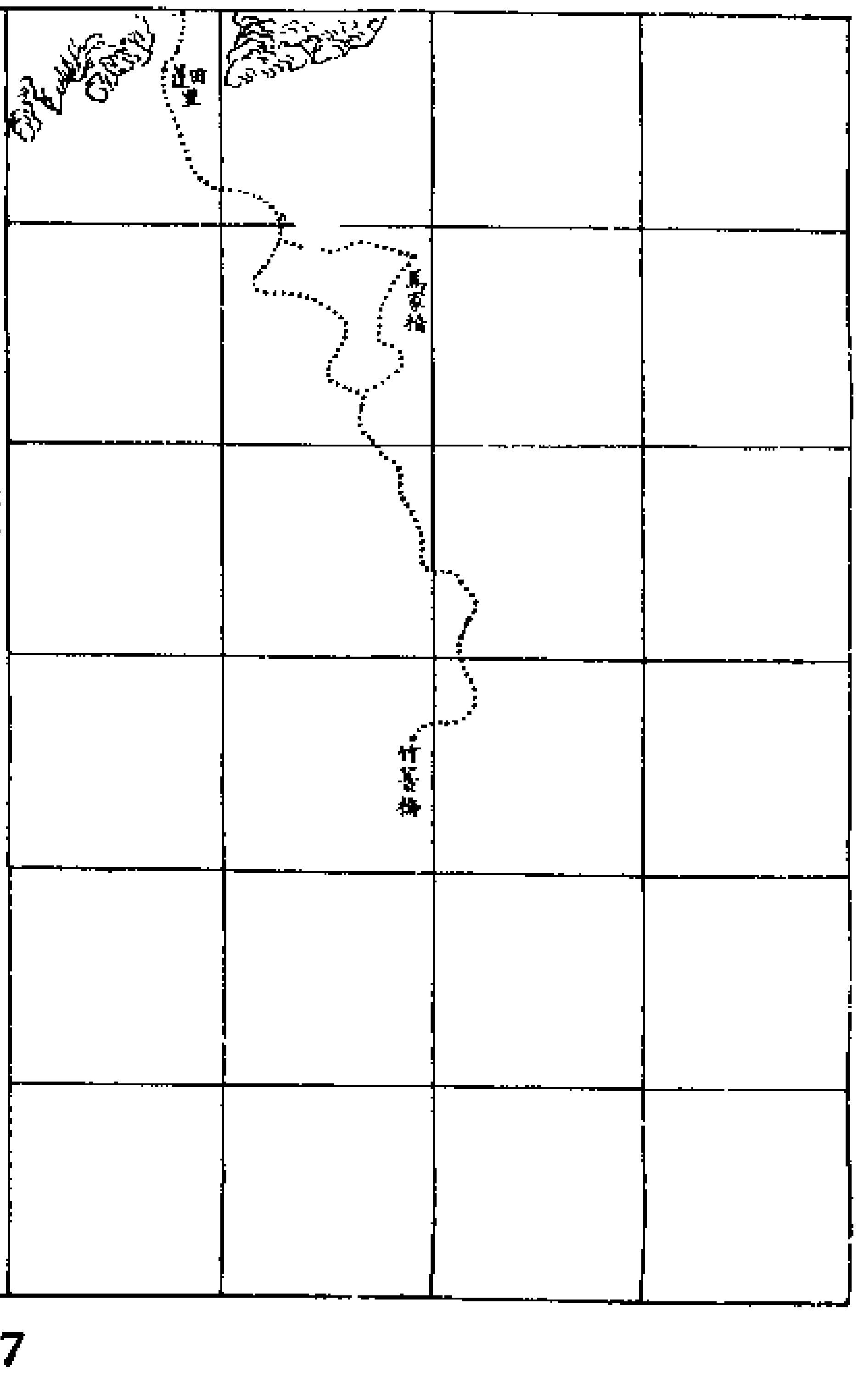

西三
湖志一
十
二茅峰
三官殿
大茅山
方山
句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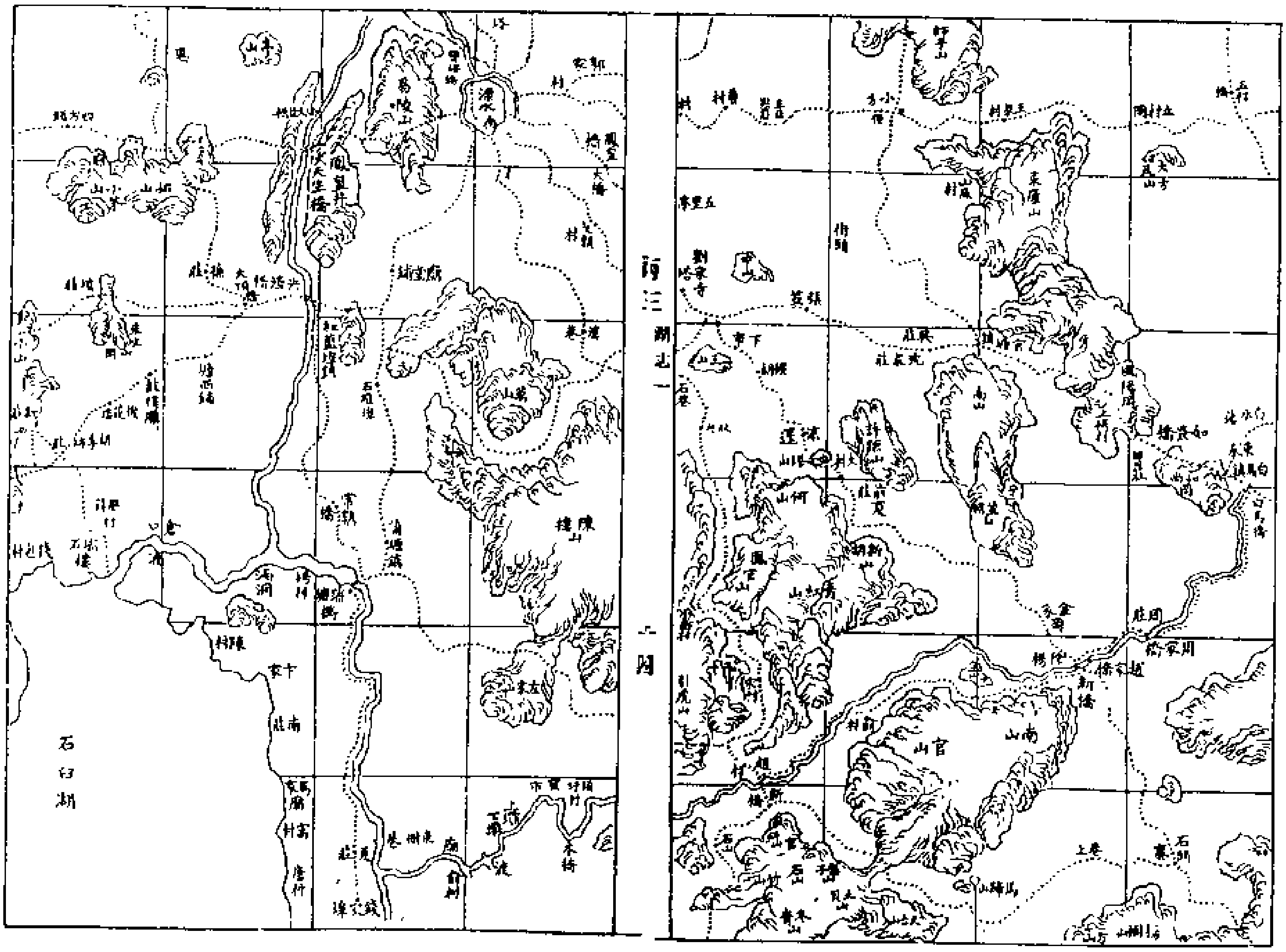

西三
湖志一
十一
句容
赤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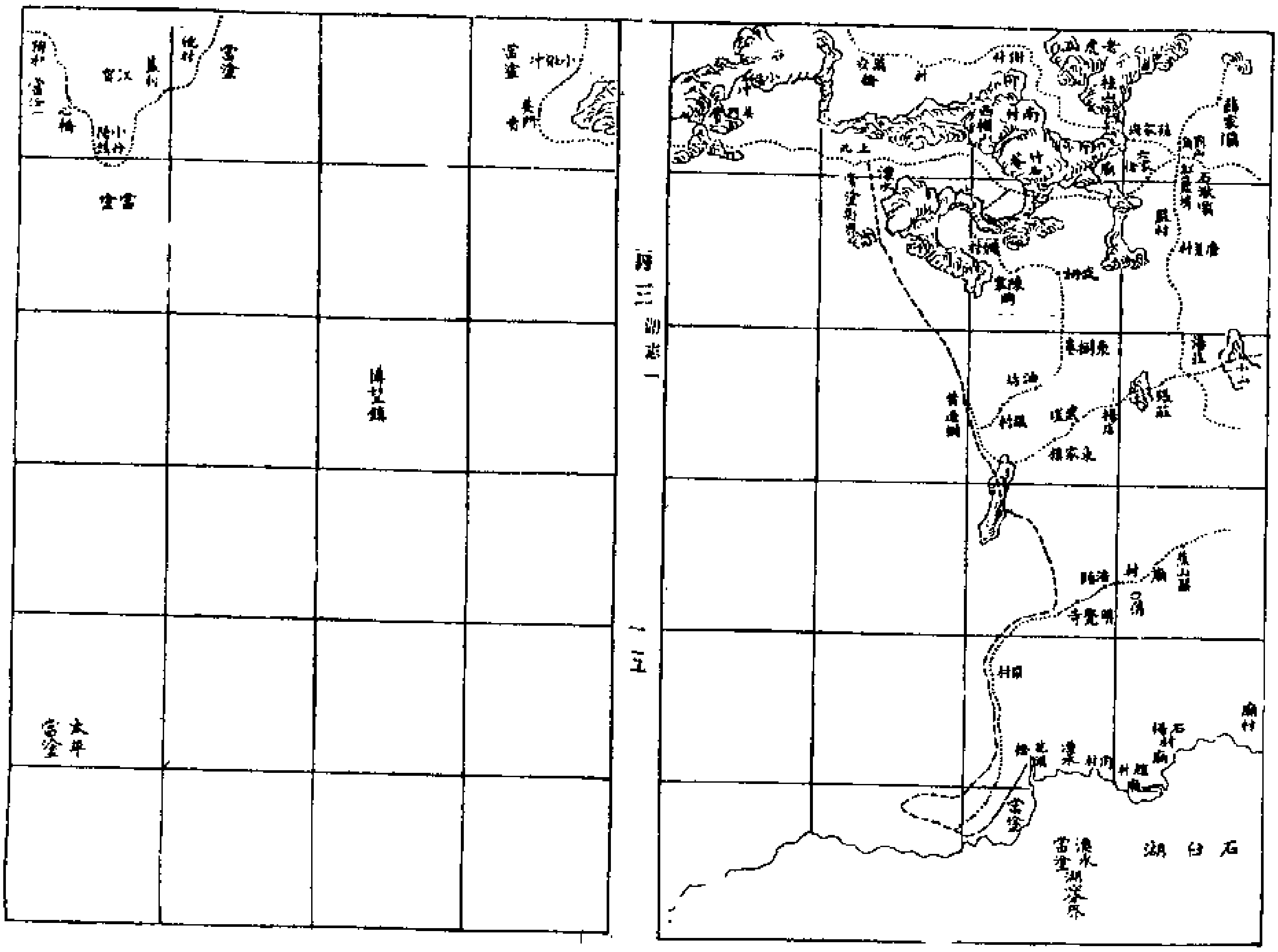

龍山
雲台山




溧陽縣境


馬家橋


石臼湖
溧水縣
南山
官山
何山
石臼湖


當塗
博望鎮
太平當塗
石臼湖
溧水當塗湖界
當塗

赤山湖志卷二　　金陵叢書丙集之三

句容尚兆山

赤山湖石臼湖太湖古今通匯源委總圖

赤山湖全圖

赤山全圖

山水全勢圖

江甯省城內水道圖

石臼丹陽二湖全圖

蹚龍廟圖

句容上元長龍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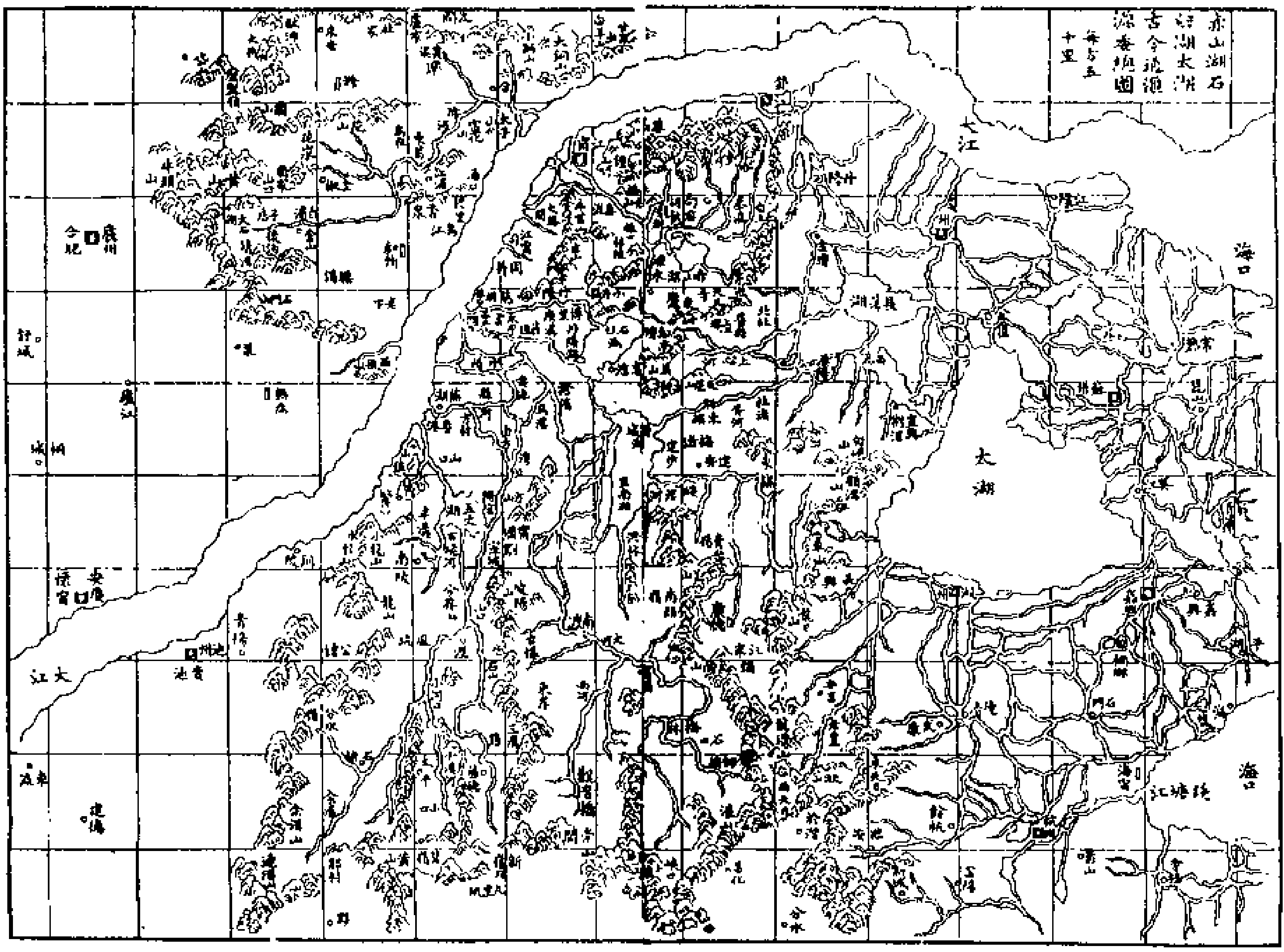
上元上塌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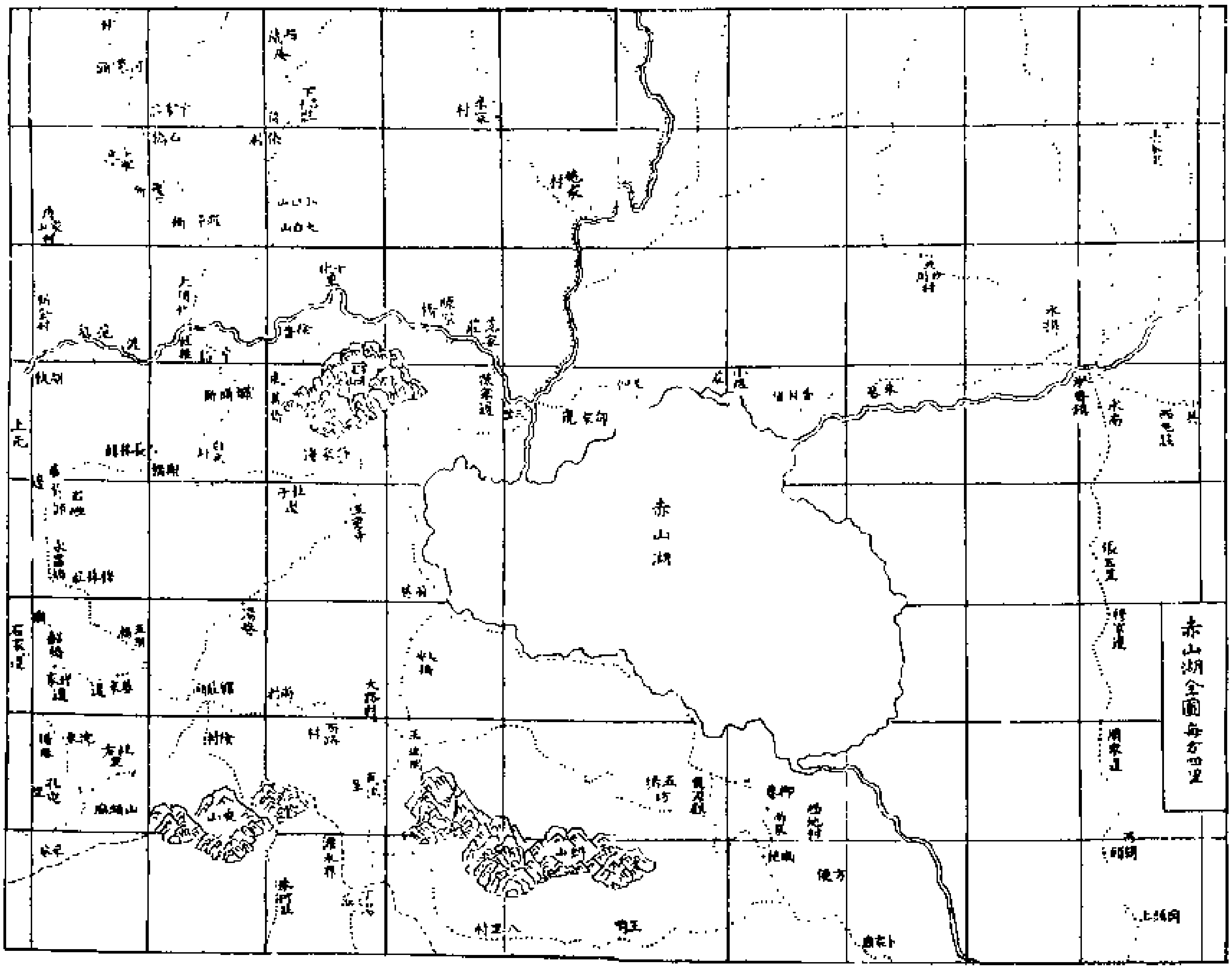
嵒山高廬山水道東流圖

溧水山水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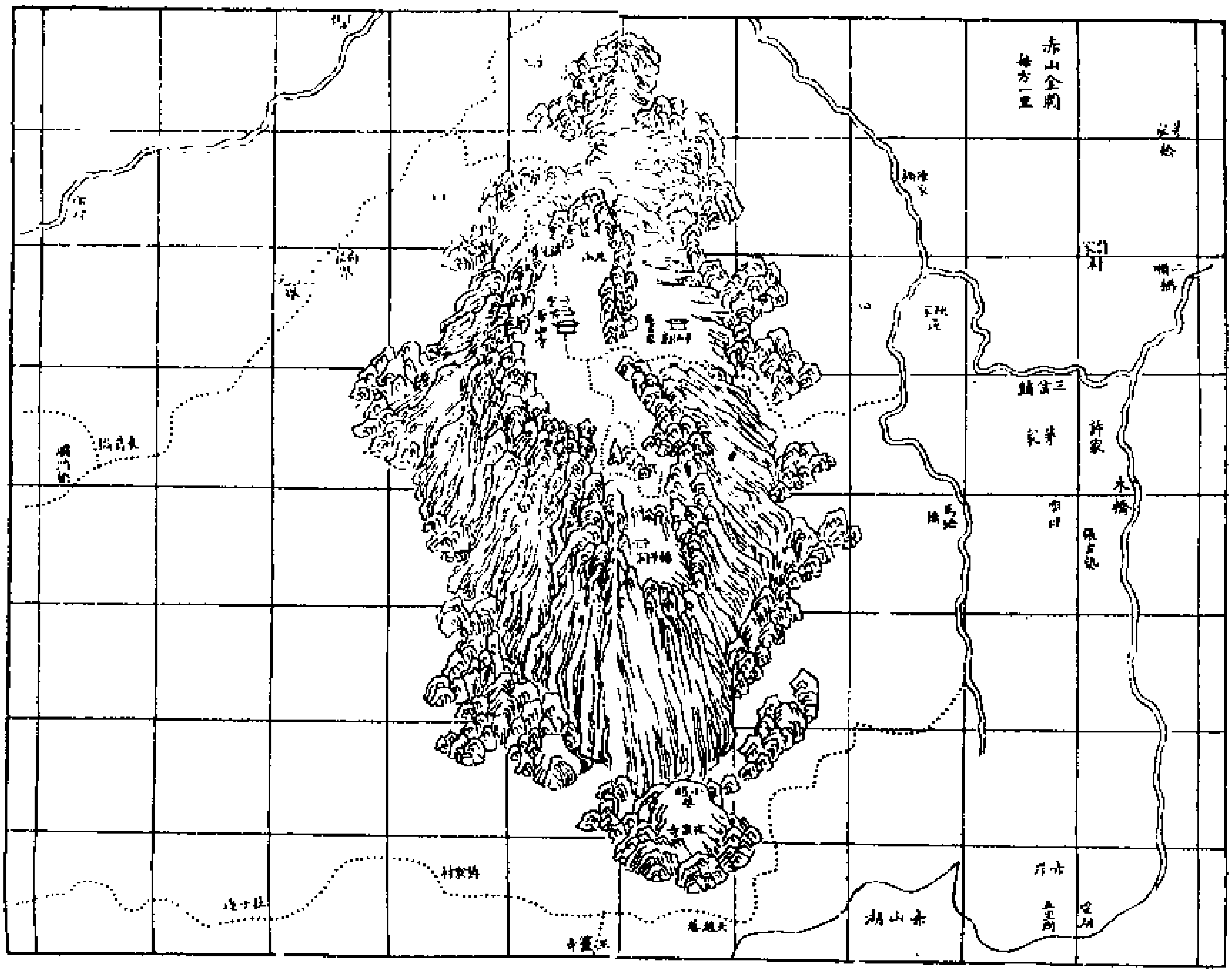
秦淮各鄉圖

上元江甯二縣鄉名圖


赤山湖石臼湖太湖古今通匯源委總圖
每方五十里
大江
太湖
海口
海口
錢塘江
江大
安慶
桐城
廬州
合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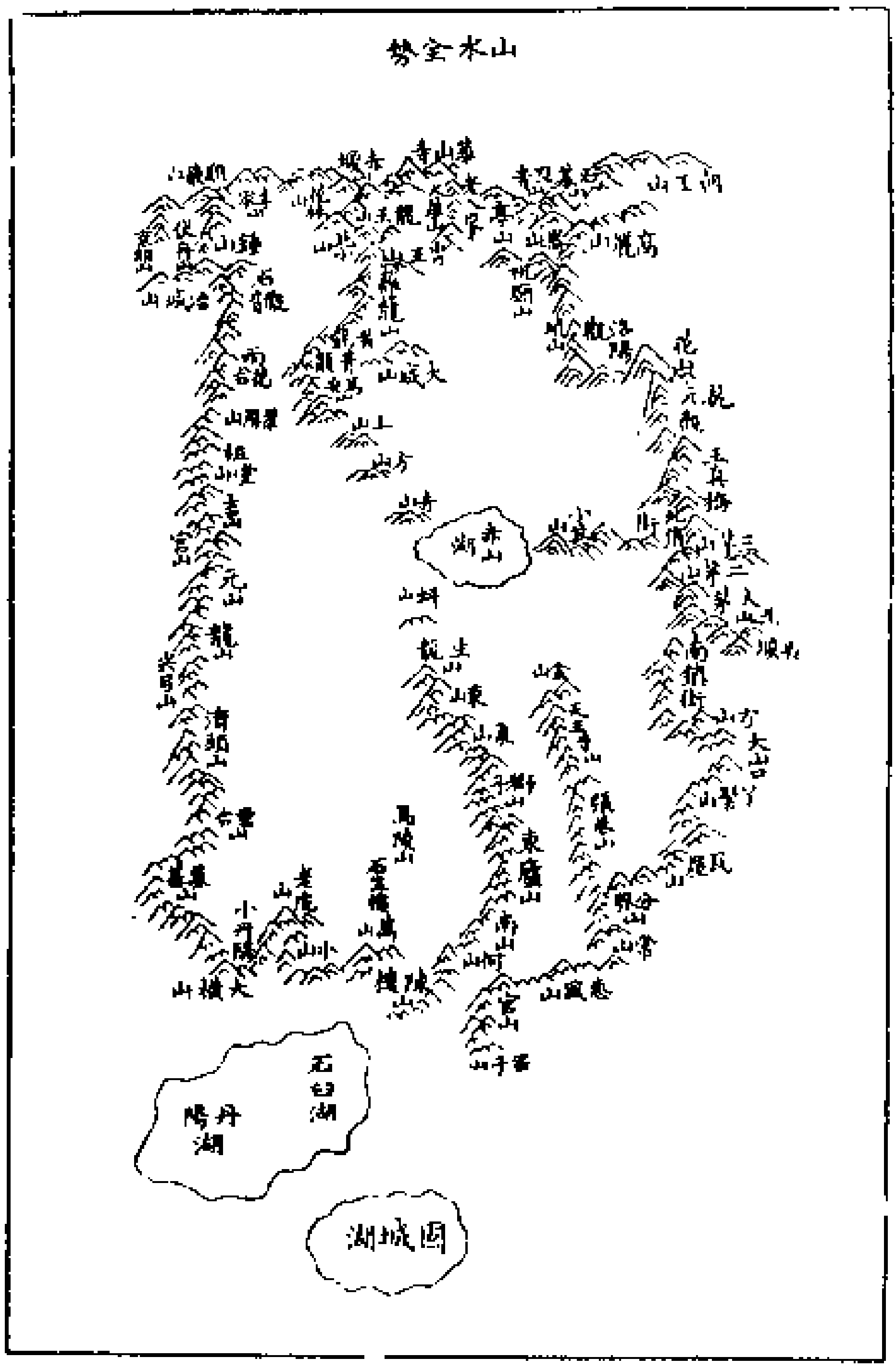

赤山湖全圖 每方四里
赤山湖
水橋
張家莊

丙二湖志二第二


赤山全圖 每方一里
三岔鎮
許家
水橋
赤山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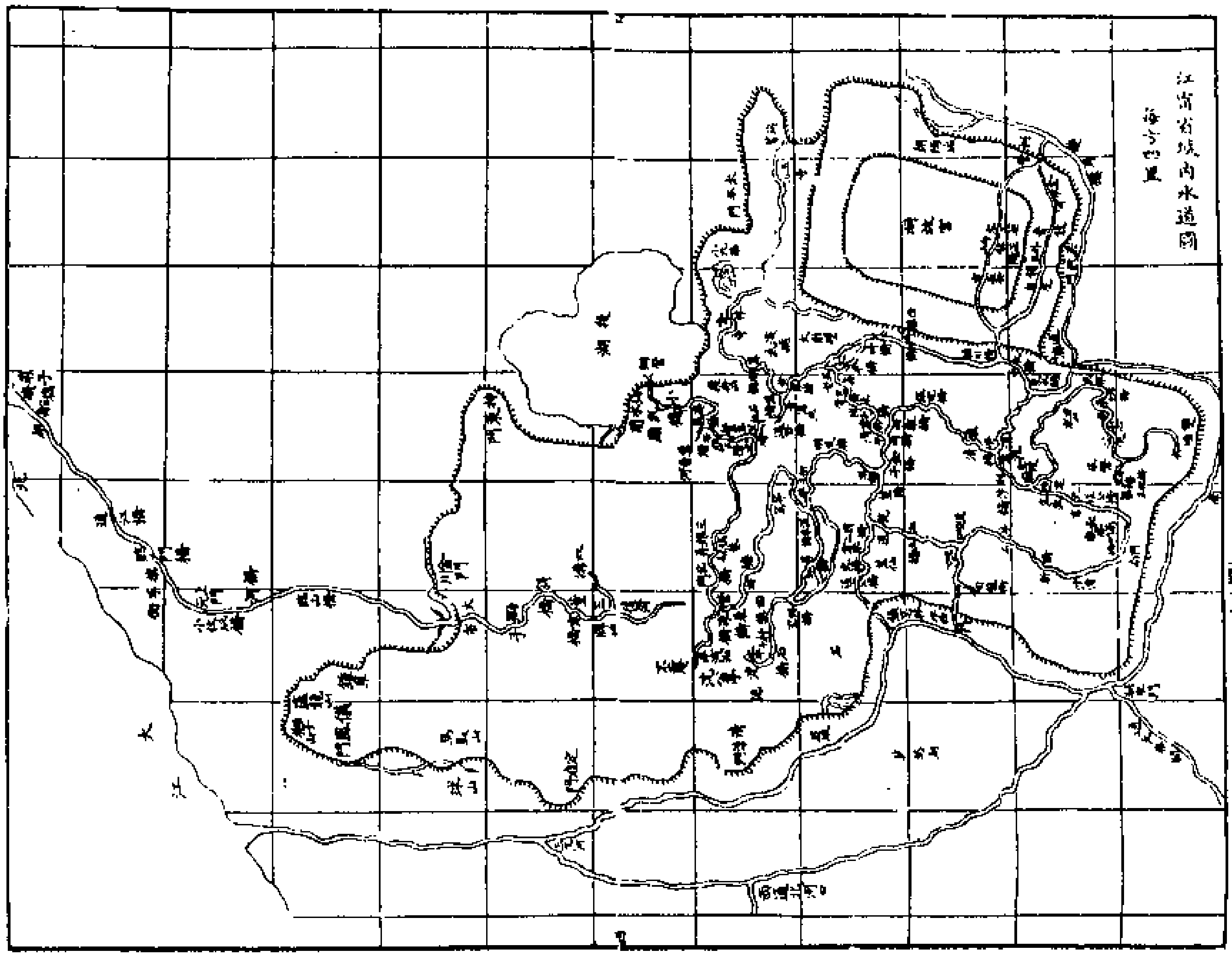
丙三湖志二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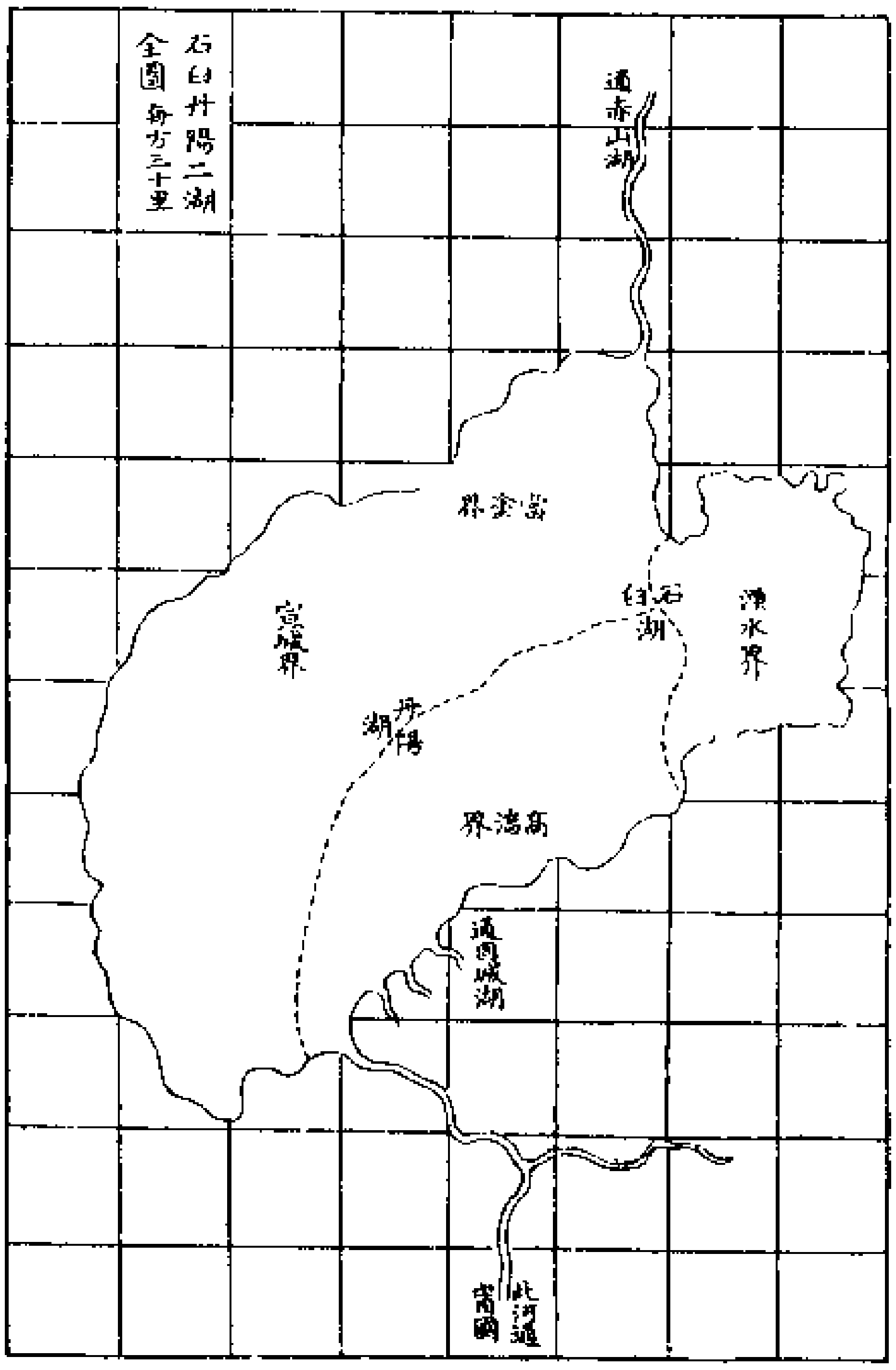
山水全勢


赤山湖
石臼湖
丹陽湖
固城湖

江南省城內水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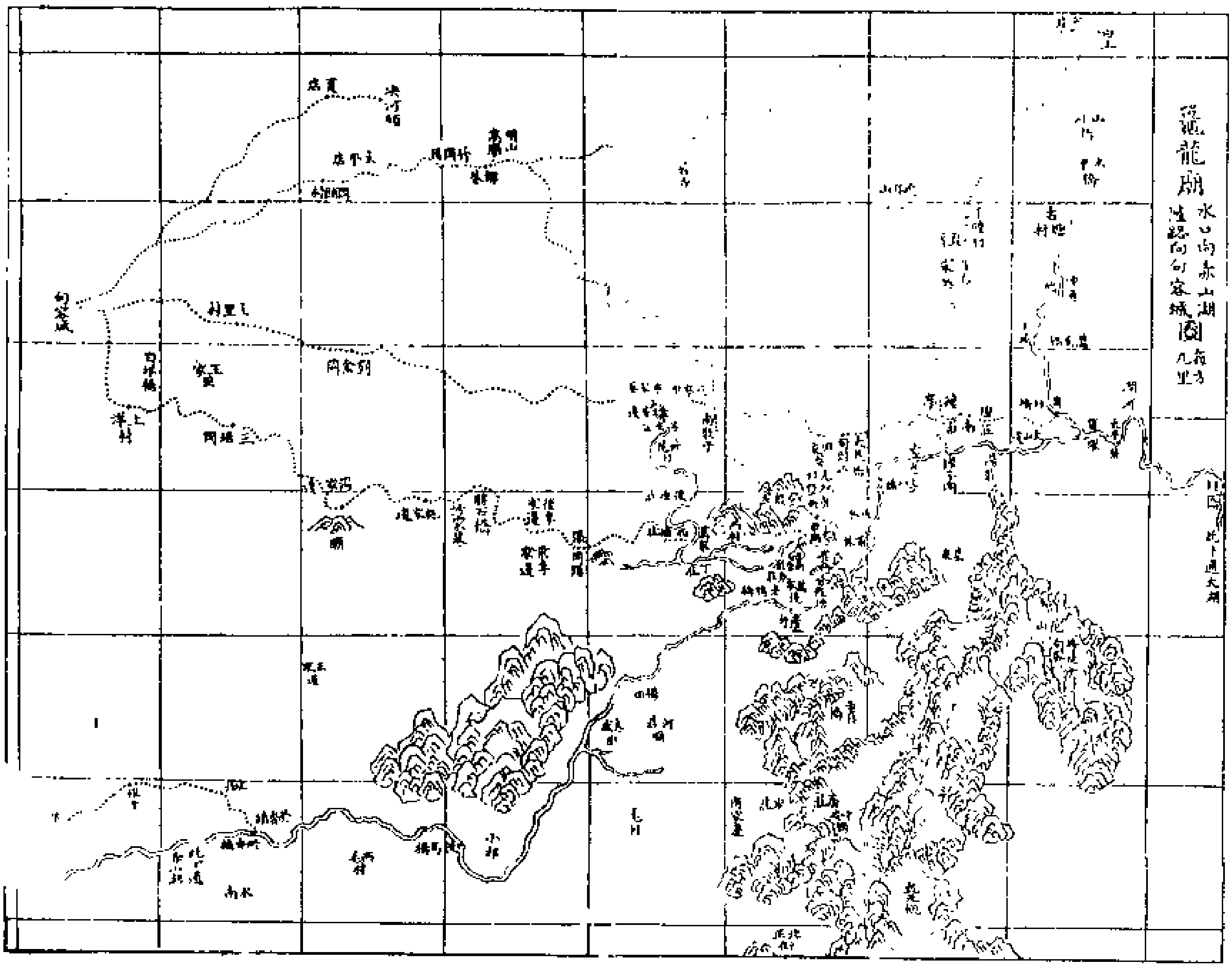
每方四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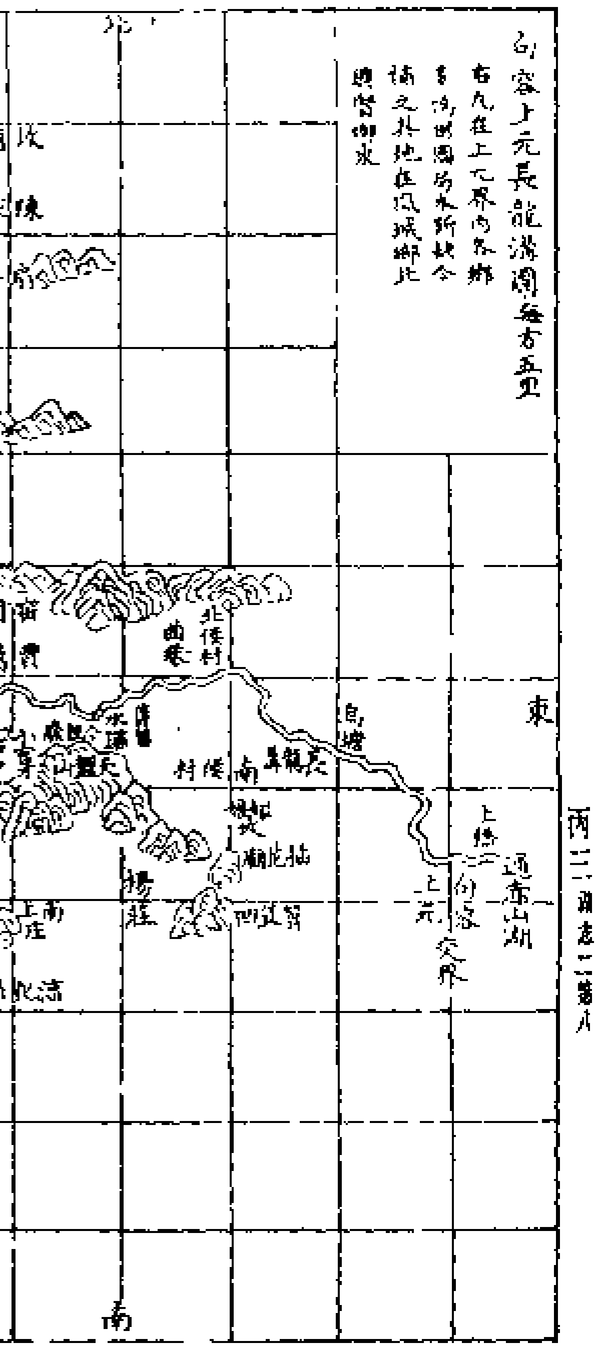
石臼丹陽二湖全圖（每方三十里）

通赤山湖
當塗界
宣城界
石臼湖
溧水界
丹陽湖
高淳界
通固城湖
此河通寧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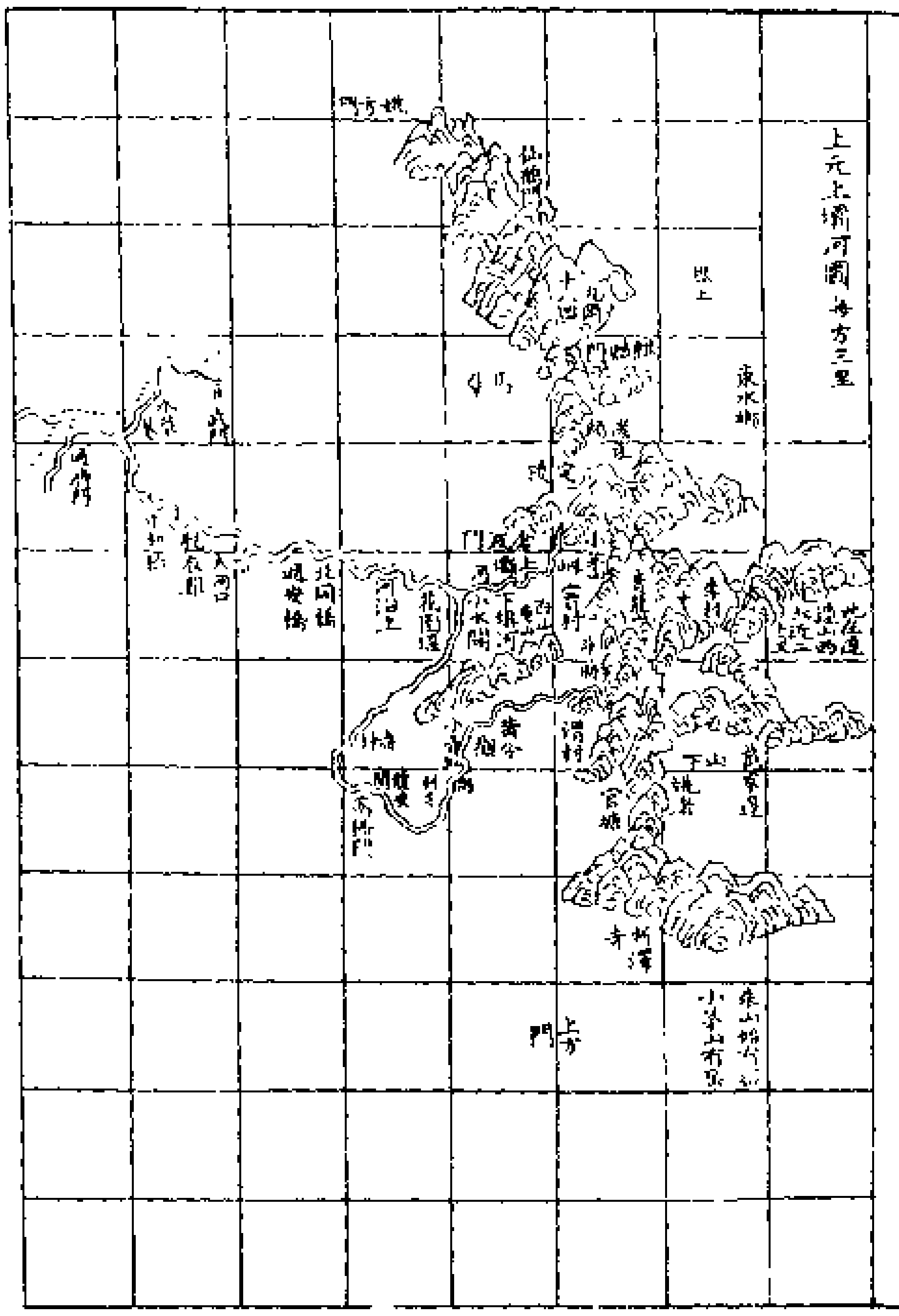
從龍朋水口向赤山湖進路向句容城圖（每方九里）

44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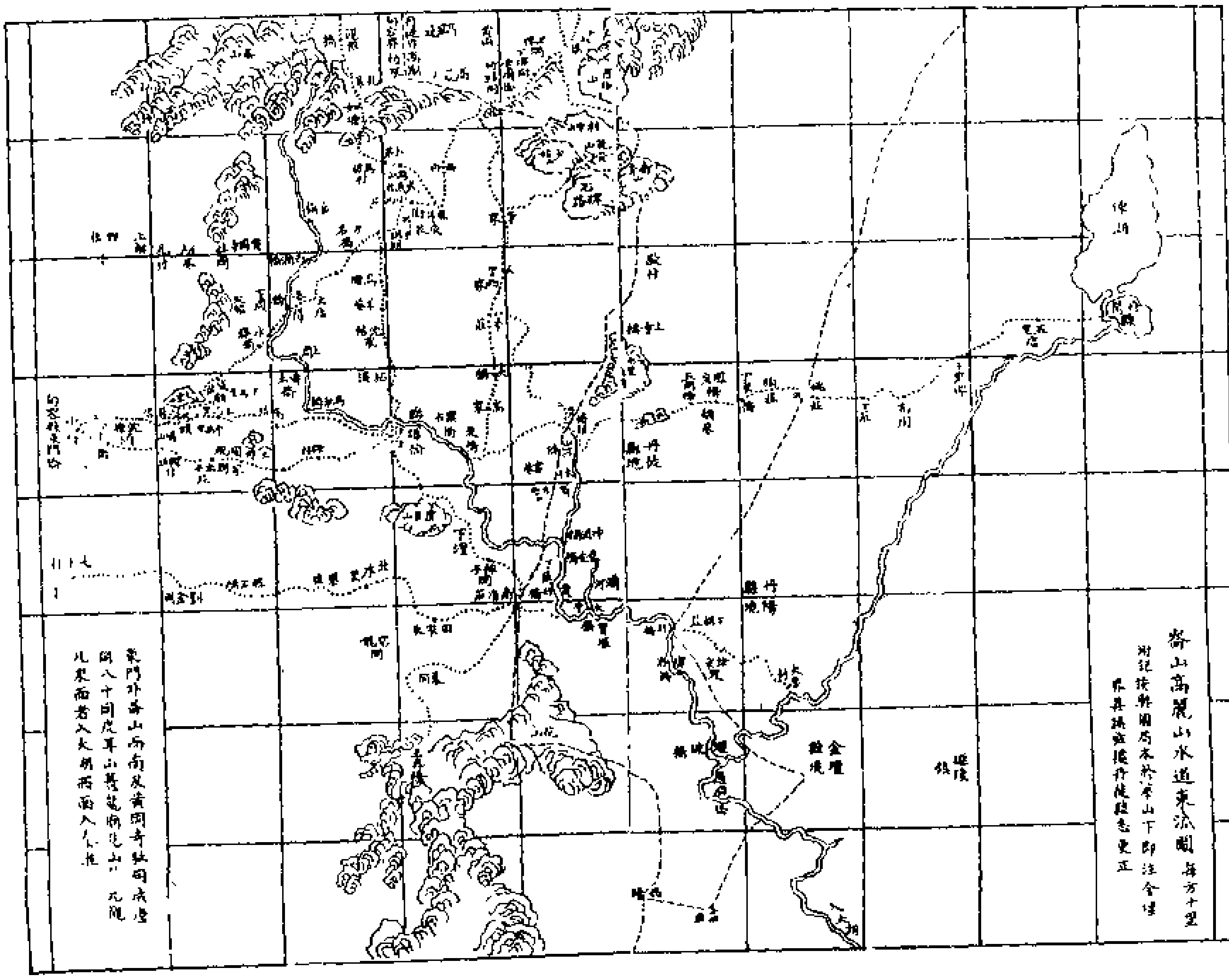


句容上元長龍湖圖 每方五里

右凡在上元界內各鄉多沙洲圖而水所缺今補之其地在鳳城鄉北與附郭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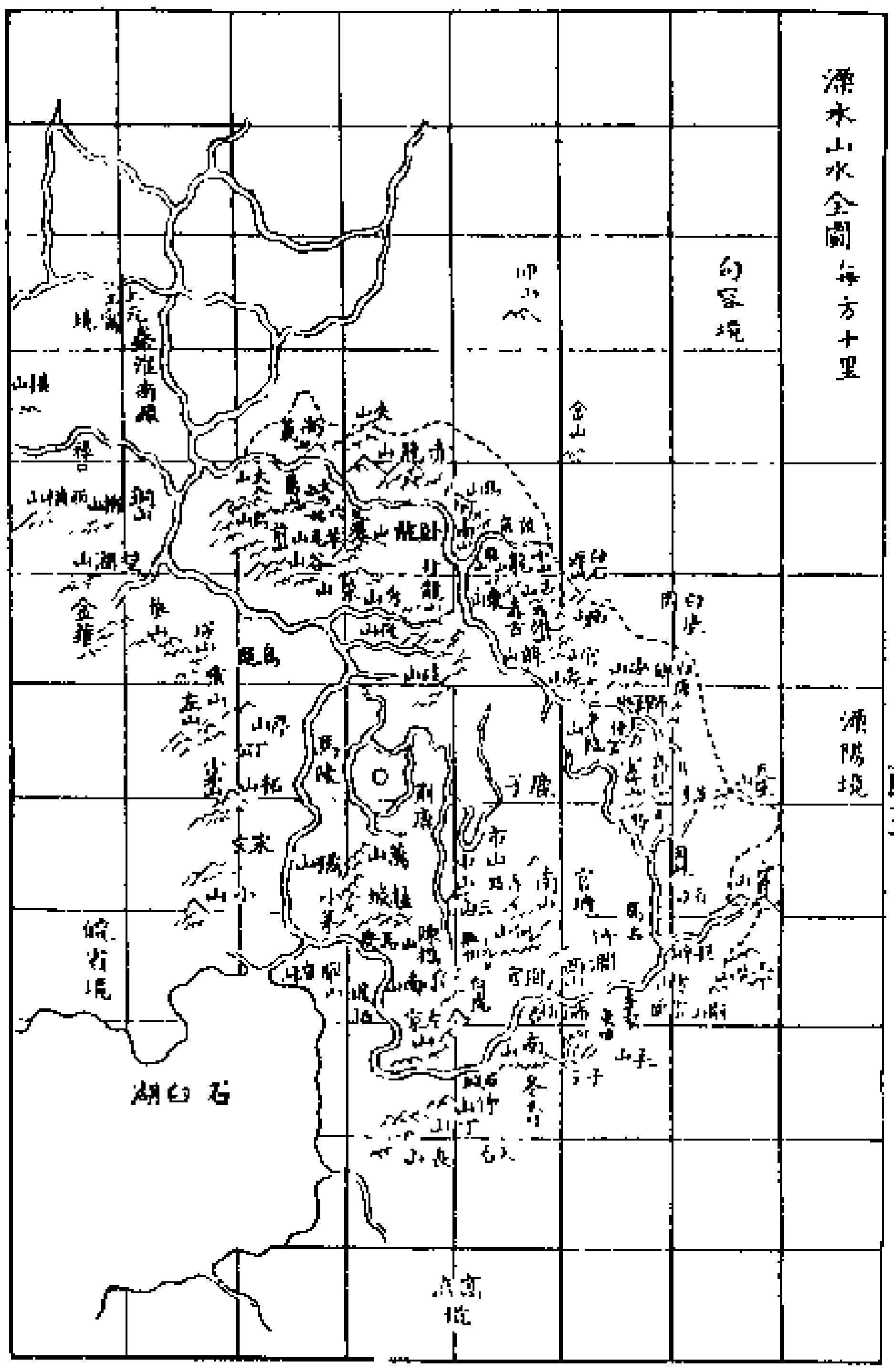
上元上新河圖 每方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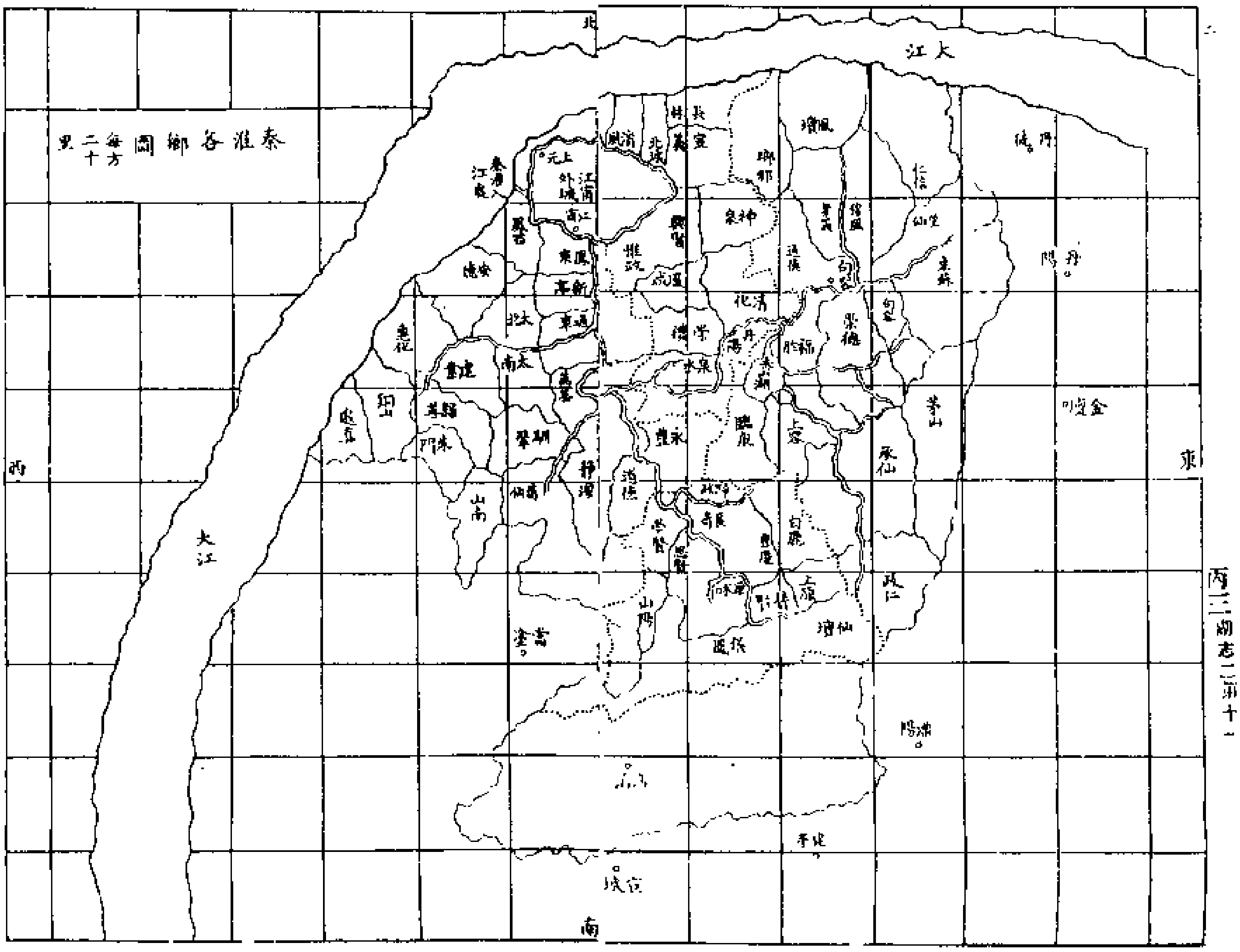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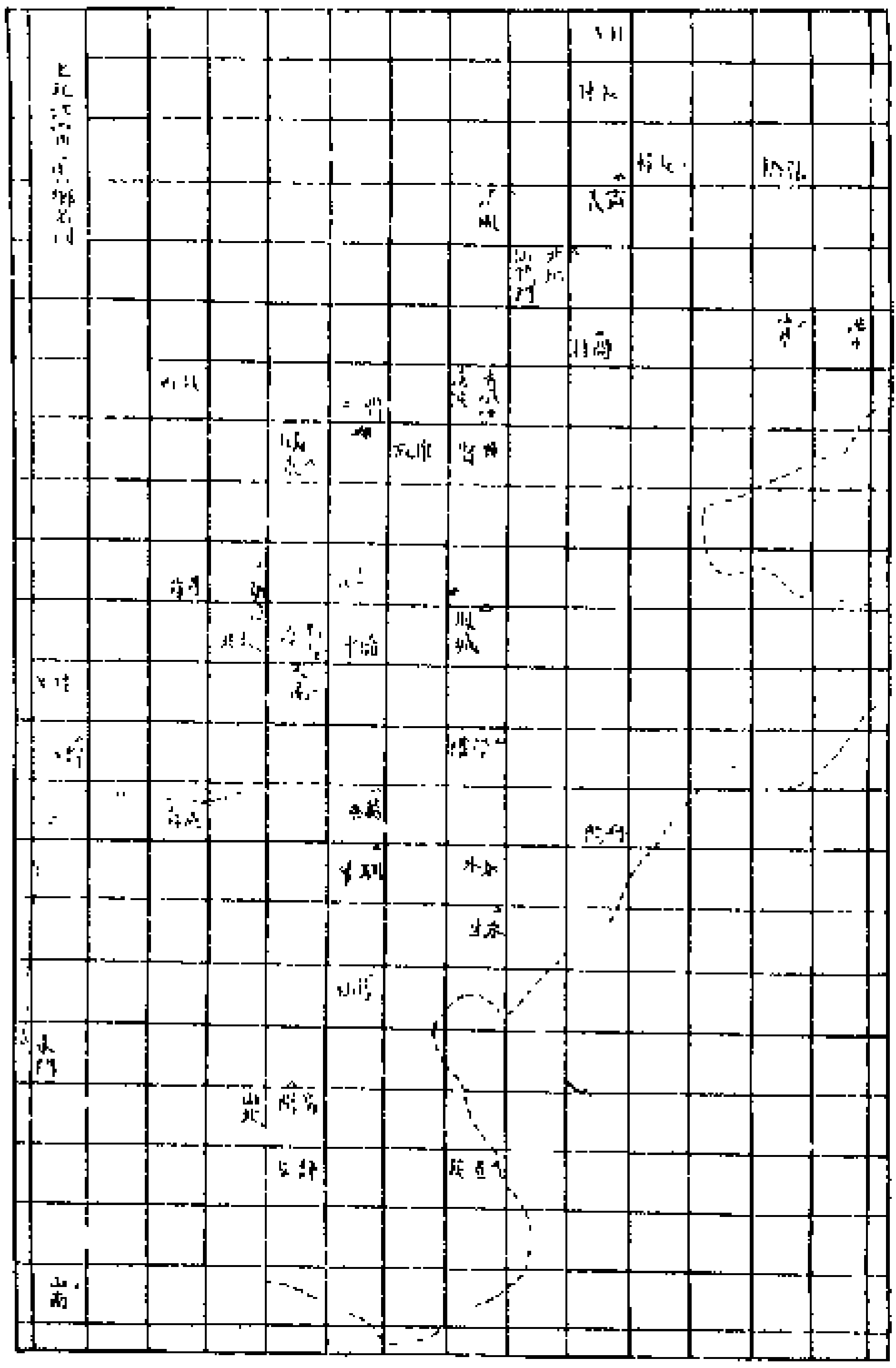
嵜山高麗山水道東流圖 每方十里

附記接群圖局本於岑山下即注全壜界其接連後存俟稽志更正

東門外嵜山而南及黃岡寺駐岡底壜岡入十間虎耳山其龍脈悉山川 元隴凡東面者入大湖西面入秦淮


溧水山水全圖 每方十里
句容境
溧陽境
石臼湖
皖省境
高淳境


秦淮各鄉圖 每方二十里
北
南
東
西
大江
大江
丹陽
金壇
溧陽
當塗



丙三湖志二第十二

赤山湖志卷三

金陵叢書丙集之三

句容尙兆山

赤山湖源委圖說（此說凡地名悉從流俗以期便覽）

歷來說秦淮之源者多曰華山東廬山茅山大要茅山之來水爲盛然茅山止西面入秦淮其東面則由長蕩等湖以入太湖不入秦淮也流俗相傳黃山一支由廣德建平以發茅山茅山向北至駒驪等山三支向東以發鎭江蘇州常州一支正幹向西發華山以生金陵鍾山至治城山而止華山之旁有偏支發句容此湖之東北二面新大概也黃山來脈於未發茅山處先從嶺分一支直北而行至雨花臺伏土入城分二支一爲鳳臺山一爲石觀音而止大

要雨花臺與治城山東西相直其數里此湖之西一面秦淮水口也計淮之源卽赤山湖全湖之四面東西北三面旣萬山迴繞其南一面則溧水溧陽二縣之山遙結阻絕之故赤山湖之去路水口不得不專向秦淮計四面峯巒環抱中央東西幾二百里南北百五十里湖居其中句容則中而微東北山內之水入赤山湖山外之水入江入太湖句容上元所治之境水入秦淮者七溧水江甯水入者六金壇入者百之一溧陽入者五十之一前人之說（宋元明諸人說者甚衆不備引）皆曰華山天生泉楊柳泉爲秦淮最大之源按華山誠爲金陵之主山然華山之水入淮者僅十之五不得爲大源而謂天生泉入淮者其說尤妄今天生泉北流而微西爲楊柳諸泉由何沖村范家場賈沖前後劉圩村河頭村入龍潭俗稱之刀鎗河由螺螄港等河入江其河又名老鸛河卽　高宗純皇帝賜名之便民港也北而微東者由山裏莛（距山頂三里）丁家邊（又二里）劉家邊（又二里）年巷（三里）地藏庵（三里徵朱家莊南）徐家莊（三里）等處山澗沿下戊街之刀鎗河以入江華山之前有小赤崦者其西北兩面由張家橋至上下鮑亭村前之石頭馬家塘孫家岡黃墅村旁東陽街旁彭橋龍潭之刀鎗河以入江華山之前有射烏山者則並雞籠山葛香村雪浪菴及樺樹西北千畝地之水向張橋入燕子橋古西港渡之刀鎗河以入江旱歲則刀鎗河之水由石步橋入江此其大略也其小峯曲嶺由東北

入江者尙多是不但天生泉非秦淮之大源卽全華之水不入淮者亦相半矣世皆稱天生泉入淮者以由遊覽者多由金陵以往止知山南一面遂疑其泉爲水源耳

華山之水入赤山湖者山由鐵帽峯生石龍岡（在山南五七里）其地山脈分途甚多故俗稱爲十龍岡其西由東郭柴村前至韓家邊安基山旁（上元境）大赤坂東南至湯山等處會溫泉而南者是也以赤山湖觀之華山及以下等處正在湖之西北（以後所敍諸鄉皆由北而南）

華山之西有長林鄉去太平門北七十里鄉有韋橋等村華山之水經其地入江者四之一

石龍岡之東南由瑯琊界山之東肖王山旁之小九華山諸

水由柳橋石橋會竹園潭水而南此入赤山湖者又一道也

瑯琊鄉在郡治極北句容西北皆約五十里官册稱爲二十八都二十九都晉南渡時僑置瑯琊郡處也又瑯琊王嘗築城屯兵於其地故名山峯叢雜田在山間故所產五穀甚瘠惟產水芋紅白二種皆甚美爲他鄉所無芋田宜日燥夜潤與種穀者絕異其村里有橋居　鮑亭　洛亭　西亭　昇平　泉教　鎮城　鄉口　崇節　謝俗　漸倪　新塘　東千　西千等（十四里）　西千　鮑亭　黃墅　羅家莊　何衙　楊柳泉　華山　薛衙　賈衙　劉干　湖下　上坊　下坊　茅塘　黃岡　葛墟　三城　儲岡　北墟　北井　澗西　石溪　赤岡　胥寨　舊宅等（二十五村）又有江乘村近華洞圩漢省江乘縣治也又有地名湖底古江乘湖也史記秦始皇從江乘渡江處也（今湖淤墾止周二三里矣）又蔣山圩　張家圩（各周三里）白茅圩（周五里）皆句容境　又東西華洞二圩爲上元句容交界之處以上村里之水在山之東南者入淮餘與湖圩並附近上元清風慈仁金陵三鄉之水皆全入江又上元之宜義鄉北城鄉開林鄉則間入淮湖之西北角來水以此三鄉爲斷神泉等鄉以南則全入淮大要均以山背爲分水之龍而以山麓爲出水之道其兩山之麓間有高低相等者故水或以阻而易其故道若暴雨發蛟則橫逆迴異平素維憑風力之所向矣（以下皆由北而南者以水皆由北而南也）

虎王廟在龍潭西南相傳爲郡內古廟而其內但有明碑碱豐光緒間虎狼出猝傷人畜不稼忽有禱之者即安於是父老相傳爲昔年多虎暴立此廟乃靖山按異苑卷二云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金城其年多虎暴有一人乘小舸載少婦插刀著船舷婦登岸便爲虎銜去其人拔刀逐之口呼鍾山蔣侯求助即有黑人來導行入虎穴虎子聞聲謂母虎皆出即刺殺之隱樹間良久虎來倒牽婦人入穴中其人以刀斫斷虎腰虎死婦故得活是夜夢黑衣人云蔣侯生汝知否還家殺豬祠焉今龍潭東陽瑯琊鄉古瑯琊郡治僑置之金城縣地亦相近虎廟或始於其時歟

瑯琊之西爲靈散岡有慈蔭寺亭子橋在長林鄉南鐵悟岡有竹絲庵虎賁衙在長林北靈慧岡在長林鄉東以近華山慧居隆昌寶浪等僧寺皆藉華山而命名也故亦皆爲長靈鄉以上皆瑯琊鄉西水不入秦淮

姚坊門爲清風鄉太平門北三十里仙鶴門爲北城鄉太平北三十五里在瑯琊宜義等鄉西南其間之水結後湖曲屈以入淮入江

瑯琊鄉在句容之極西北其南微東錯入上元神泉鄉以湯水得名也在朝陽門東八十里由瑯琊而東各鄉皆古江乘境蓋古者無元甯等縣惟江乘治在北古句容治在南故耳

瑯琊鄉之南爲上元宣義鄉朝陽門北五十里今平家岡有西流東流等村皆即水之東西分流而得名由瑯琊而東西大要山北近江者田腴山南者皆瘠其間稍有美者以有塘近澗故爾

華山面西南分水之途爲鐵幞峯石龍岡而西爲孔山武燕岡爲湯山黃石岡爲個字山分水岡爲白雲峯橫堰岡爲武岡山晏公岡爲鍾山山之東爲朝陽門西爲太平門入城城內之水西北二面雨暘時若則田微旱雨六暘四則田適中雨七暘三則微潦城外沿諸山之田雨七暘三則適中白龍峯有龍泉庵及東山程龍山腹空山龍口小茅山皆曾有窰

瑯琊之東爲鳳境鄉今句容西北四十里亦名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七都其地巖石高聳曾有鳳凰栖止其上故名山峯叢促其四以山之南北爲腴瘠內有鮮禽　韓亭　黃行　鵲巢　浮石　黃菊　鎮城　禮義　慈惠　鳳臺　道義　歸善　十二里　陳莊　山口　銅山　赤峴　倉頭　銅冶　營田　柴溝　張衙　南營　石家岡　韓墅　戎墅　陳墟　華橋　石壘　阜墅　古塘　北陳巷　石澗　朱巷　唐巷　馮岡　潘墟　巫墅　花幕　張巷　經干　謝墅（二十九村）其水入秦淮者相半又句容以北俗稱爲北五鎮者　瑯琊北爲東陽鎮爲龍潭鎮

鳳境之北爲倉頭鎮　仁信鄉爲下成街爲橋頭鎮是也五鎮皆在山北其水入江以赤山視之以下皆在正北

鳳境之南爲上元興賢鄉今滄波門去通濟門三十里

興賢之西開林鄉今麒麟門去朝陽門三十里由麒麟門而孟莊插花廟至句容湯水湯山射烏山寶華朱家山而東之周郎橋皆界句容二鄉亦以塘澗爲腴瘠

上元所治由興賢開林而南一線下垂近七十里直接溧水寬處四五十里不等其極窄處止里餘東句容西江甯皆古句容治所分出者也其北面最爲廣闊蓋古江乘縣治入其境已六七不僅江乘西境也惟江乘古治基猶爲句容耳其縣以句容之龍潭湯水爲要鎮亦由句之要鎮有上元之湖熟也大約由太平朝陽兩門以東北爲分水之

途其間八山二水有山在東而全水則七八向西者亦有山在西而全水則七八向東者自朝陽門至湯水鎮逕直約四十里自湯水至土橋向高陽橋計屈曲百里而遙其地西北北面東北三到皆萬山叢立其後湖雖可通觀音門及棲霞實無入口之處故其水口仍向省中青溪其水之去路大要以鍾山向北由武岡山白雲峯個字山湯山孔山華山爲分水之龍東南兩面皆由秦淮以至下關出口西北兩面皆入大江今之後湖建康志云在城北二里周四十里東西有溝流入秦淮深七尺灌田一百頃今則與昔時迥異矣上元宋時有淳化土橋湖熟五步四鎮二十一鄉今之名爲四區者皆本乎此也

興賢鄉而東南爲鳳城鄉今靑龍山南咸墅朱墅淳化鎭等皆是村去通濟門四十里古同夏縣當在其南局圖於其境頗不詳今增圖於右其在靑龍山西者見後惟政鄉圖見卷二

鳳壇之東爲仁信鄉句容北五十里亦名二十四都舊名履仁鄉以沈慶之武勇剛直生爲忠義死福一方民懷其仁厲不崇信故乾道間改此名其地北面濱江宜稻道光末水患與鳳壇等鄉流亡幾盡南面皆山宜旱穀豐少內多其民多善獵禽鳥故鳳壇仁信孝義等處咸豐間頗能擊粵賊其村里有愛仁　亭子　石橋　延福　亭山　竹里　環洞　佳城等（八里）　亭子　迸風　六里店　雲塘　上丁莊　解巷　李巷　石山　鋪頭　張培　徐村　項村　東陶　范巷　嚴巷　受墅（許近附）　上解　蓮塘　西蔡巷　坎壜　礪石舖　朱巷　直岸　東解等二十九村有靑山圩（周二里）　大塓　半山圩　普照圩　第一岸圩（各周一里）　華山西南各山之水至此鄉始成溪爲亭子之竹園潭其北又受窰靑五基各山水而南流向鋪頭橋小于橋園上東橋而西南爲秦淮正源源在句容北四十里流至句容而東南二十五里又西五十餘里至三汊又西百餘里入江

仁信之南爲孝義鄉在句容北三十里名二十三都其地在山間略宜旱穀古有行孝仗義之士可以醇風勵俗故名

近則自食其力多以手民自居內有上應　下應　王亭　鳳來　按岡　孝義　米鳳　懷德　懷淳等九里　佴墅（謚耐巡張忠武之五世祠則此村之係也）　和草　穀香　王窠　余叢　白鹿峴　嵇山　朱岡　十八石　賀口　前譚巷　城門門　木瓜園　北鄉　咸墅衙　范巷　丁村　朱巷　廟後　老鸛窠　北灣頭　大村裏　柳橋　上丁莊　于家山　居家邊　吳家岡　朱家莊　仇家邊　華家邊等二十三村其水從嵇山西出者東南流入寶堰河局圖未詳今補於後以赤山視之以下皆在東北

瑯琊之南孝義之西南爲通德鄉乾道建康志名同德鄉在句容西二十里册名一都二都其始宋有俠學士仗義樂施嘗分俸以濟鄉鄰人皆德之故名又即明高祖之祖陵也明世德碑記曰先系出句容至淳祐始渡淮後家泗州盱眙具載舊錄今朱家巷故地相傳有龍爪樹一株尙存旁有井西去有古冢相傳爲臥龍岡朱家冢百姓至今皆呼爲皇陵不敢樵牧明嘉靖十六年王暐任江西巡撫都御史奏請特建陵廟以追崇祖德疏上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會勘諸臣覆有異議事遂寢內有興化　嚴墟　史亭　豐亭　思齊　抱樸　建禮　秦溪　秦直　布寨　懷德　新安　納義等十三里新里　市千　樊巷　吉墅　磨店　嚴墟　瓜渚　史莊　祝慈　朱巷　杜

濟　許村　姚夏　烏塘　周吳　張瀆　戎岡　沈岡
花岸等二十村其鄉有武帝塘以地近古同夏梁武所
生而得名　范家堰在縣西北三里長二里深四尺灌田
二百畝此鄉在赤山北

通德之東孝義之南爲句容縣城在府東九十里南北二境皆屬崇山犖确東境次之西境又次之東北山地尤高其城之址古爲容山頂赤山湖當四山之中縣城則微偏東北天王寺鎮則偏於東邑之四境無五里平田沃壤舟楫不通山水迴旋自白土鎮而西歷劉千岡等處水皆東向不入赤山湖由岡而縣至土橋爲丹徒丹陽至元甯陸途途旁之水會黃堰壩者爲多東南則北塘堰爲金壇往句

陸途南則分界山北來爲溧陽往句陸途途旁之水皆入天王寺河西南自殷家蕩東北爲溧水陸途途旁之水則徑向赤山湖天王市在句南則控句之南東西三面句境南北最長處百五十里東西最廣處六七八十里不等其西北則斜一角偏至省城北古江乘東境也南則尖如棗核深入金壇溧陽溧水其分界皆就山勢以越山而治事理所難也唐所置之常甯縣在茅山之南鎮街以轄其東南二面亦其宜也東南至茅山金壇界四十里東至白兔丹徒之界三十八里南至分界山溧水溧陽兩界七十二里西南至猴山三縣塘上元溧水二界四十四里北限長江西鄰省會承平間邑田九十餘萬今徵銀米者田五十餘萬同治末丁中丞綸全省輿統計積地合二萬六千三百餘頃以此擬之則所云五十餘萬均非地皆山也

句容城西有郭西塘最定志在縣西一里許計一百八十畝一角五十步深七尺三寸溉田五百七畝　西黃塘在縣東北十里瀾西大小十三所廣一十五畝灌田四百五十頃　南黃塘在縣東北十里赤堤約八畝深五尺溉田二百頃

崙山之西亭山背山石龍洞諸澗會於竹園潭南流逕句容而東而南而西過南橋而西入黃堰壩此句之北源又東北源也由壩經　至山岔
至　與土橋合流由天心橋向杜桂村

上元青龍山東之水爲長龍溝岡見前源於逵連山碧巖山
東流經賈葛村向侯村烏塘又南向土橋向
而南經前後橋頭天心橋又南至杜桂村受淳化東諸村之水折而西至湖熟此句之西北源也

望仙鄉在句容東北四十里卌名十九都二十都地近茅山爲弘景學道之地人皆瞻仰故名鄉之北稍宜棉內有豐
義　降眞　新興　守信　次榮　雲陽　興教　東昌
祐地　擇善　洞仙　靜俗　景福　豐樂　福陽
京都　豐登等十七里　奉聖　荊塘　官莊　蔣岡
鳳塘　史巷　江莊　聖澤　柳堰　茅莊　彭莊　宋
蔡　潘巷　包巷　玄莊　管莊　姜墟　青山　裔莊

中茅　侯莊　孟莊　秀華　上關　聶巷　習巷　張巷　唐莊　西莊　孟窯　土祥　筐巷　豐義　東昌等三十四村此鄉之水入秦淮者其聚俗稱茅山南有金井山金牛嶺金牛洞梁徐陵上容瀆砰山號金牛即指此也金牛由洞而出有擱之者其地因名上關廟又有擱之者地名下關廟有敲其角者地名丁角又向前奔地因名奔牛皆妄談也

望仙稍西爲移風鄉在句容東北三十里名二十一都宋有張友孝行化於一方民俗日變故名今其墓尙存其地山多亦宜旱穀內有楊塘　戴亭　安陽　行化（舊名行香乾道志作行化）鳳來　資善　烏山　太平　智水　休眞　懷義

淳化　光村　西光（按乾道志舊有長年里以上俱里名）等十五里環河　小圩　柏莊　楊塘　官莊　楊家莊　高家社　陳衡　蘆塘　孔墅　烏山　杜墅　長年　祿城　馬里　東光　平墅　趙塘　筐莊　惡山　華山（局固此山甚大）陳武莊　綠楊館　陸城　楊巷　陳光塘　光里　本湖　朱塘　戴村　上陽　北城上　黃岡　義姑莊　孫莊　孫塘等三十六村有菩薩堰去縣東北六十里深八尺灌田二百一十三畝　蒲塘去縣二十里其塘有蒲故名侍郎張文昱居近爲侍郎著書嘗以蒲塘爲號　陳廣塘　吳塘　朱塘此鄉水入寶堰入淮者相半

來蘇鄉在句容東三十里册十八都唐會昌之亂兵戈至此即止故名地產棉俗與各鄉異機杼之聲閭里不絕產穀水旱相間內有太平莊（有東門外亦名長巷村）康熙甲子歲　聖祖南巡過句容遇雨不及入城即就長巷村東鄒姓民家駐蹕因賜村名太平莊（疾學志梁陽甍橋巫能以異法治曾頸謝與被鍾者相去遠成不見其人亦可瘳康熙九年長巷村人王四因食稻遺三日不能下飲且病隔勢且死道子許鐵問見巫即於窯內取灰燼地上社香茂髓誦呪召神結印文以紫簡作小豫狀耕灰中云此皆甚深凡耕壬一再簡中怨微有弊祖傾注水盤開乃碗飢皆也覺橋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遠家父平復乞半日爽其病之後者一祭即愈云即此村也）外有得仁　秦亭　東鎮　西鎮　齊禮　同墟　興仁　福陽　永豐　來蘇　崇慶　咸和　務善等十二里　太平莊　黃莊　秋千　蕭亭　行香　舉塔瀆　王婆　唐　徐村　前馬　後馬　下隍　秦干　戴巷　寺莊

唐莊　栢溪　西陽　謝巷　欒墅　北姚　後顏（顏文忠故里也）倪塘　時莊　北常　章巷　謝塔　鄒巷　譚家橋　許莊　斜橋　左巷　周莊　鎮山三十三村　黃塘堰去縣東三十里深四尺灌田三百畝　大陂塘　小陂塘　存陂塘　梁塘此鄉水全不入淮句容各鄉以此爲稍可自給以赤山視之其地皆在正東以後所敘諸地皆由東而西

茅山鄉在句容東南五十里册名十三都其地乃茅君修道之處故名往日農賈相間女工有編黃篾籠者以售香客爲他方所無其地皆山內有仙居　朱陽　水南　金陵　紫陽　甘泉　嘉瑞等七里　成村　黃莊　步塘

㙚池塘　石頭岡　謝村巷　太陽　吳墟（觀國時有吳王志即此地）陳莊　前潘　後潘　朱陽　上莊　胡莊　開泰　北陽　胡巷　西馮　水南　甘塘　胡村　張墟等二十二村　郭干塘在長隱岡東數里又名東大陂塘周迴五畝深五尺一寸灌數十餘畝旁有村亦以郭干名水常滿鄉人淛之必有靈電近石頭堰（東大陂塘在赤山鄉去縣東南四十里乃郭四朝住此又曰郭干乃楓桓之巡非居此也又有西大陂塘在上容鄉）陶塘在雷平山　楊家塘在茅山　梅家塘在積金山西　楚王東西二澗景定志楚王領兵來游於此因名舊記云崇禧觀東二澗是也并華陽洞天三水合流直至崇禧觀門前　赤石塘在縣東南陶隱居云有赤石田在中茅峯西此塘水利灌田十數畝此鄉在大茅之西其水皆向淮大茅之南龍諸山即隸金壇故金壇諸水亦間有屈曲循山足以西流者

句容鄉在句容東南三十里其地多山册名十六都十七都因句曲山形如句字此鄉爲相近故名六朝時古跡甚多近皆剷榛瓦礫內有小其諸村建康實錄以爲破岡瀆古道今之紀棧陳棧諸村即當日郡岡之遺意歟附圖於後

內有　祥符　畢墟　黃干　直道　冠蓋　隆敬　清化觀致　多福　南谷　成和　慕善　歸善　柳谷　長城等十五里　曹莊　呂坊　黃干　蔡塔　小其　何莊　常城　潘莊　虛干　畢墟　前林　郭干　澗西　蔡東　觀莊　紀墟　任巷　南塘　丁莊　後

塘　淩莊　徐巷　蓮陂　急流　成墟等二十五里此鄉跨山之東者四故水之入寶堰者亦相半云

句容鄉西爲崇德鄉崇德西南爲上容臨泉崇德正南爲承仙爲政仁上容承仙二鄉之南受溧水來水即東廬山東面水也上容之西爲臨泉鄉臨泉正南數十里爲溧水縣溧水全縣之具區與高淳共石臼湖全境之幹流與上江句共秦淮淮水自白馬橋岡身南吸惠風山水而西歷新橋浦塘紅藍埠又西而北爲溧水城受東廬山北來之水又北流至烏刹橋一支向東北江水飽則由周千圩湖熟入赤山湖一支向西北江水餓則由白米圩下秦淮入江石臼湖在溧水西南爲溧水高淳當塗宣城等縣停水之所高淳者明季設古淳溪鎮也明初命李新鑿胥溪運道名曰古胥溪爲蘇常要津故石臼湖諸水俱入太湖嗣永樂間停此運道嘉靖間又堅築上下兩壩遏湖水北出秦淮而東道不通石臼湖濱在溧水界上者屈曲六十里入高淳連丹楊湖通固城湖又受甯國來水湖在高淳界上者屈曲四十里在當塗宣城境上者屈曲長短又過於溧淳兩邑其湖與皖省以湖心分界明運道自溧陽河口鎮入淳邑西南經鄧埠又西越固城石臼兩湖北出秦淮至郡壩築後商賈往來由鄧埠陸行而水亦難入江甯不入太湖矣向來西水漲溢時內外高低八尺許壩基每慮沖決今西水實高僅四尺固城湖灘深處亦不過三尺夷險

之勢今昔攸殊故丁中丞輿圖說云近來固湖稍稍淤出苞桑之計當有議及也

固城湖見於春秋於郡中爲最古舊爲溧水地今入高淳四面危絕楚以其堅固故有固城之名吳楚時有平陵邑改名金陵又改名陵平今溧陽平陵山皆非今之江甯山旁印黃山發茅山鍾山之正幹近金壇縣茅山得名金壇之陵者蓋以此故梁以前之詞賦言及金陵者皆指茅山不指建康而唐以後之言及金陵者皆誤指建康不指茅山蓋蔽於近而數典忘祖耳吳越楚秦百戰間平陵陵平金陵之名屢屢更易則昔之金陵當在茅山平陵山間厥後吳起于丹徒亦近平陵山固城鎮江介平陵之南北故京江名北固皆固城爲最古之證也今其湖水狹適中時僅二百四十方里周四十里古之廣狹知者鮮矣茅山赤山亦湖源故並及之

石臼湖丹陽湖省城南門直南百三十里爲高淳縣城直西至西陸門石臼湖邊二十三里西南東南皆皖省界東北距桿西頭溧水溧陽兩界四十八里直北至石臼湖邊十八里自桿西頭西歷孝鎮抵龜山石臼湖邊計迂曲界邊六十餘里爲溧水界自龜山西南歷蕭港一字港抵梁陸門港口計迂曲湖邊四十里與當塗宣城分界東南爲石臼湖西北爲丹陽湖其實一湖也其形長而斜由東南向西北在高淳者半在當塗宣城較在高淳者近倍湖在溧水境上爲東南角湖心在高淳者自梁港口東歷梁陸水揚諸鎮至青龍橋西三里許計迂曲界邊六十餘里爲宣城界自宣城界東北歷鄧埠自昇平蕩港口計迂曲界邊三十餘里爲建平界自昇平蕩汶河口北至桿西頭迂曲界邊三十里爲溧陽界

溧水城南有潤潤正南儀鳳鄉正北贊賢鄉溧水西北有山陽鄉三鄉之水皆入石臼湖潤之東爲仙壇鄉潤之東北爲上原鄉二鄉之水則半由句容之政仁承仙等處入赤山湖半爲淮流

儀鳳鄉在溧水南此下諸鄉商農相間染民居五之一內有

大歷傅南　和順　趙莊　陳李　南保　西周　石街

前岡　楊許　南劉　瀨渚　南傅　陳王　新莊

新義　稽路　方前　商殷　松園　陳劉　丁保　歐陽　湯家　上宋　橋西　周塘　羅山　西塔　南徐

山南　苦墅　洛前　楊墟　許埠（此村西塔河沿所以上明志）　郭唐　水竹園　前傅　姜村　中楊　棡絲瀆　臙山

西劉　大溝　埂頭　仙墟　耿家　戲敦　鳳棲山

烏飛塘（劉志）凡四里一巷四十五村　保有山圩　蛾眉　永豐　保興　步江　鳳賢　南埠岡　[illegible]　[illegible]

後池　西港　賈家　包家　劉家　戴家　張家　朱家　羅家　管家　後成　保成家　金塘　和義　宋家　成林　湯家　大圩　金圩　下圩　郭塘　新圩

（劉志）門前　卞家新　墟頭　上天堂　下天堂　斯埂　陳家老（明志）三十八圩外有永甯　顧家　成賢　秀水　平泉五圩爲湖淹此鄉之水入石臼湖

脊賢鄉在溧水南有分東　宋亭　孫亭　董李　芮塘　水西　薛村　南謝　十里排　陶村保　搭村　朱村　朱村　楊神保　毛村社　許村社　謝村社　嚴村（明志）半山　花園　戴家橋　馮村　趙村　廟塘鋪　沈莊　華塘　冷水碙　楊柳塘　王答　倪巷　後村　李村　蟠村　傅家邊　經劉　港口　楊古共三里一巷三十四村僅有　原贊　蒼田　太平　黃烏　倉口　兔鼻　常熟　石家　任家　富家十圩外有四圩水淹見思鶴鄉下此鄉之水入石臼湖

山陽鄉在溧水西有范溪　青村　河鈴　青墅　西北　青圩　前保　後保　前莊　周答　秦磕　武墟　楊唐　茨地　西莊　浦莊　朱家　寺前　石場　甘泉　龍坑　橋北　湯莊　埭東　杭村　毛村　丁村　湯村　趙村　羅村　華村　中保（明志）東黃墟　西黃墟　唐寶　五槽坊　寺後　栗樹下　花桝　中天保　黃搭（劉志）凡四里三十七村　保有天保　上新　査家　歌舞　新義　諸家　韓信　花溪　猪漕　大圩　韓家十一圩外有龍場　甘泉　大通三圩爲湖淹此鄉之水入臼湖

臨淮橋一名惠政橋劉志作在縣北四十五里建康志溧水縣二十步即秦淮水舊圖云前任司馬公重建兵火燒毀復造土橋景德二年知縣史良率衆錢重造版橋舊名淵水橋紹興八年李朝正重建石橋嘉定五年壞於暴漲知縣湯詵重建石橋榜曰惠政卓田爲記嘉靖崇禎兩建

通濟橋（溧水縣南二十五步舊有劉公敘所爲記至紹興八年李朝正重建石橋李南容作記）巫家橋（縣東外三百步）易俗橋（縣市中）唐家橋（市西三百五十步）望京門橋（北一里）利涉橋（俗呼虎相橋）安政橋（俗呼驛東橋皆北三里）樓家橋（南門外二百七十步）南門橋（溧水南門外皇祐間邑人劉應之重建石橋附從雅作記刻石）長樂橋（二十五里）李墅橋　張墅橋（皆三十里）白浦橋（三十五里以上皆溧水東北）段亭橋（溧水東六里句容政仁鄉西）永昌橋（在縣南九十里舊圖云呼爲國城橋以上皆見建康志惟

回城橋不蕩入秦淮）

余家堰（溧水東南百一十五里春冬載舟二百石）何家堰（百一十里長九里）岑李堰（百有五里長八里）分水堰（百里長十五里）銀林堰（百里長十二里此即丹陽五堰以上皆上津水東南）青泥堰（溧水南九十五里長十里）於家堰（溧水南九十里長十里）景定志余家堰考

昔吳王闔廬伐楚因開此瀆運糧東通太湖西入長江南唐書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行密將臺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故軍得不困卒破孫儒魯陽者即於家等五堰是也故道尚存其銀林堰考引前漢地理志丹陽郡蕪湖注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後漢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又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爲證今蕪湖

縣南有支江俗稱爲縣河經縣市中東達黃池入三湖湖丹陽顧城石臼也至銀林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即此蘇常承此下游常病氾沒故築銀林五堰以節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宣歙皆由蕪湖西出達于大江故濱湖之地皆堤爲圩田中江亦漸隘狹故老云當時慮後人復開此道則蘇常之間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路又渡鐵以固石故曰銀淋今訛爲林山按古稱五堰今凡七堰未知何故疑後人于五堰之兩端又增二堰也

東廬山溧水東南二十里高八丈周二十餘山北之水經溧水城入秦淮山南之水至洪藍埠亦入淮此古所稱爲秦淮之一源也凡二源一入吳王槽馬沈港又一入丹陽湖俗稱東廬山水北過石秋瑞者水自山北流至烏刹橋一名烏鵲橋在溧水東南九十五里又北至龍渡橋在溧東南八十里又北至北令橋在柘塘西北溧東南七十里分二支東大支流爲臼米湖或由此入赤山湖或又北流納嚴郎渡水又北東分二流東流逕泉都市南東北流合句容淮流於張公渡而西北向方山埭以上諸水亦或入赤山湖一西流者逕路口鎮東其西有雲臺翠供二山東麓水自横水橋東流過秦村北村南有向建平大路曰太平岡岡阜東障不能達淮西大支又東北十餘里即合東大流逕秣陵關東受西來之陶吳鎮水西北向方山埭陶吳鎮在省城東南七十里其水北流由西陽市東又北流折

而東過葛塘寺南分二支東支過秣陵關東入淮西支向秣陵關西之司門橋橋者水上石梁也又北合吉山東麓水入淮古人稱東廬爲淮源者止就溧水西而言之也不知其東南正東東北皆入淮也其東南爲上原水間亦入淮又東南爲仙壇其水則多由句容政仁經天王寺入赤山湖矣

上原鄉在溧水東南有高陂　輿塘　楊神保巷　中山
韓明　嚴答　臧答　西村　北莊　三山　石灘　北
山　丁村　[illegible]西　宋三山　姑塘　荆塘　官塘（以上舊志）
畢家　劉吏橋　赤土岡　道士岡　梁家邊　大覺寺
倪路　家橋（以上新增）凡二里一巷二十四村此鄉之水入石臼湖

上原之南爲仙壇鄉在溧水南有柴西　石南　高沈　七
里干　芝山　戴李　柴母社　石山　丁碉　破山
楓香　李家　黃干　北宋　陳郭　東張　西張　王
馬保　雲鶴　杭村　吳村　柴東社　官莊　尤村
郜村（明志）　徒家　上保　下保　馬村　周王　陟門
棗樹巷　山下　前胡　後胡　荆山口　唐南　芝山
廿戴　塘下　荷塘　東劉　王埂　後部　南史
殷墟（劉志）凡四里二巷四十村　保有斗門　保熟　張村
時溝　鳳山　保託　黃干七圩坂外有永平　望南
長興　保康四圩淹湖于此鄉由境北之河入石臼湖

者七八由東廬東面入淮者二三

仙境之北爲政仁鄉在句容極南九十里册名十二都在茅山來龍之旁內有化裕　周亭　安亭　靈洞（隱浮山朝陽洞宮）　萬年　穀成　靈隱　靈感等八里　朱墟　穀成　朱莊　子遊橋　上干　西周　青干　稻市　白沙　呂家店　繞龍　石岡　董墟　於墟　蔡巷　潘巷　李岡　斗門　上社　盛家澗　後周　韋村　胡村　董澍　袁巷　談村　周墟　吳史衛莊等二十九村此鄉東界溧陽西南界溧水兼受二邑之水以入斗溪向天王寺入淮已後所敍諸地皆由南而北

政仁之西爲溧水白鹿鄉於溧水爲東南有裴塘　楊塘

張李　澗西　尹莊　前後湯　邵客　楊莊　夏莊　段莊　張巷　陳塔　茹塔　唐杜　黃唐　曹莊（明志）神龍橋　官莊　尤墟　西岡　吳瀆　白馬橋　官唐　茭塘　曹澗橋　還步港　袁村　碧山頭　南曹　朱家邊　毛搭里　經巷共三里一巷三十村堡此鄉之水由句容之政仁承仙上容三鄉入赤山湖

政仁之北爲承仙鄉在句容南七十里册名九都十都以三茅相繼登仙去故名昔僅業農賈近始蠶桑但尚罕耳內有得道　仰亭　白陽　靈峯　南亭　浮山　懷仁　積金　永植　望仙等十里　浮山　天王　趙巷（懿祖七世孫伯莊戰封金陵郡王口南渡於紹定間因卜居趙巷至今子孫尚存）　濮塘　涌里　張巷

新豐　西岡　魯墓　澗南　澗北　栢社　唐驤　湯塘　荷塘　墓西　石巷　靈山　口塘　倪墟　成莊　朱巷　成村　北周　栢岡　北口　徐家等二十七村旱塘在七圍計五畝灌田三十八畝水利漁水各有所主水由北池塘出　三白塘　望離塘　五更塘　西岡塘　周官塘　荷塘　栢塘　俞塘　白李溪景定志在小茅峯北昔高辛時展上公居溪上手植白李而食之道成仙去溪今存此鄉兼有溧水來水全入秦淮

承仙上容之南爲溧水豐慶鄉在溧水東內有招賢　劉方　澗北　倪謝　許村　段莊　俞家　鵝塘　盧家　澗東　西店　南丁　金山　李家　周巷　王家　時

倪　長岡　邵王　蔣村　湯村　東保　西保　南保　北保　寺東　澗南　辛塘　烏龍　山西　楊唐（明志）　東岡　青龍橋　倪家砦　曹家　石家渠　長沖　方邊　張公塘　長山店　丁家　銅峴　十里排　上聶　栗樹岡　前巷　北山（劉志）凡四里四十二村堡此鄉多由溧東之河入淮間亦由上容入赤山湖

承仙鄉之西爲上容鄉在句容南四十里册名七都八都明句容志云列大茅之峯於其左走上容之水於其右故名山按蓋梁上容瀆之下游也附近諸鄉本皆瘠土自咸豐擾攘居民百不存一而瘠愈甚畝田舊產稻六七石近則豐年二石餘中價得洋蚨一元餘入官幾數百文故農者

入不敢出而任其荒蕪內有寬仁　葛亭（葛玄煉丹於此）高平
湯亭　刀仙（拔葛玄成仙晝）崇信（乾道志作敬信）育德　開恩　延德
南亭　祥慶　開元等十二里陳莊　五渚　張莊　蘆
蔑　望湖岡（船岡五岡）嶠北　西岡　錢村　蔣社　孫莊
檟培　葛村　後白橋　蔣村　西地　朱莊　趙村
承符　南亭　下黃埸　高平　北墅　經村　堰村
許家村　山前村等二十四鄉上容溪景定志源出中茅
過盧江橋經赤山湖入秦淮山按徐陵上庸瀆碑即此也
今存　又明句容志有烏羊圩　上菖蒲圩（各周七里）錢家圩
下菖蒲圩　都包圩　黃興埠　龍埠圩　紀家圩
經村南圩　西溪道圩（各周五里）紹興岸　友家圩　東湫埠

（各周三里）後堰圩（周二里）西大陂塘去句容四十里廣百畝設二
閘放水灌田五百畝塘右有瀉水溝流入絳巖湖又東大
陂塘在茅山鄉　大家塘　黃陂塘　神塘　右皆在赤
山湖東南此鄉有溧水來水在赤山湖東南
上元聚寶門西爲江甯所治由聚寶門東而南至丁公山爲
溧水當塗兩界在上元境上者無不入秦淮非若江甯則
有四五入江也東面由土橋東南之秦家邊屈曲向三汊
杜杜向高陽橋皆界句容百里而迤自高陽橋西南至烏
剎橋迂曲二十餘里爲江甯界自烏剎橋西南丁公山迂
曲二十餘里界當塗自橫溪橋歷烏剎橋北循秦淮而上
至聚寶門者百里山少水多石臼湖在溧水境赤山湖在

句容境江蘇輿圖說云兩湖之水彙入三汊口來源是也
由三汊口歸秦淮河赤山湖之北流去委也烏剎橋等處
皆在赤山南
上容之北爲崇德鄉在句容南四十里册名十四都十五都
其地崇尚禮義敦行孝弟故名赤破岡瀆之故道也內有
濕巷　徐亭　解亭　永樂　於鄉　修文　洞靈　義
城　唐昌　崇德　旌善等十二里　於鄉　西城　觀
莊　孔莊　楊店　北岡　盧岡　夏莊　劉巷　後村
前岡　林梅　迪遜　陰橋　水南　朱墟　孔岡
水北　王步　奇干　斛里　懷道　紀莊　義城　亭
子　胡莊　殷湯等二十七村　有前埠（周四里）孔家埠

劉家埠　倉埠埠　王埠埠　大泊埠（各周三里）戴家埠（周一里）
道士北埠　郭家埠（各周五里）王城埠　朱塘埠　西周戴埠
非東埠（各周二里）此鄉之水盡入淮在赤山東
崇德之西上容臨泉之北爲福祚鄉在句容西南二十里册
名三都四都其地古有張王廟食此方捍災禦患祈晴禱
雨無不感應一鄉賴其福祚故名內有佑善　義城　政
新　洪戴　南陽　大通　安信　清城　思善　永慶
許瀆　玄武　文武等十四里黃堰　三汊　南岡
青城埠　李墟　下嵒　鈴塘　前栢　奇干　白陽
城上　葛澤　周戴　解里　思口等十五村譚家埠
葛塘圩　上埠（各周二里）東湖圩（周四里）後堰　義城埠（各周八里）赤

潮塘圩（周六里）孔家埠　新圩（各周三里）周戴埠（周五里）資堰去縣南一十五里慶元間因提舉監造石堰故名爾屯水利港灌通德福祚兩鄉官民田上千餘頃水下赤山湖達秦淮

百堽堰在縣西南三十里與福祚鄉相鄰上接絳巖下通秦淮　周戴新堰去縣南一十五里通百堽堰在赤山南　上鈴塘句容南十三里計四十一畝一角四十二步深五尺三寸溉田一百十三畝　下鈴塘計六十六畝二角三步深五尺三寸灌二百單二畝今皆微異於古矣

赤山湖唐麟德大歷中兩修理皆言百里景定建康志言其時差十將打量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今湖於水旱酌中之際約周三十里疑今之沿湖各村田當日皆爲湖之所禁耕種留爲蓄水者（今杜桂湖熟東面之田古者皆湖故其低古者之田皆在今之村西）其盜耕一畝一角之罪見藝文景定湖條下又景定建康志湖半屬句容半屬上元山按今杜桂湖熟以東皆全爲田皆上元昔日之湖今已全無今存者惟句容半面耳湖之四山大要自句容華山老人峯東至駒驪山脊一帶分水處迂曲六十里向南由崙山瑣山駝龍廟萬家邊至茅山方山金壇交界了髻山右之分水山處屈曲百三十里自了髻山西南至溧陽分界山向溧水東廬山而南至官山官山而北至紅藍埠屈曲百四十里此處有東廬山南之水及石臼湖固城湖丹陽湖所溢之水皆未計由紅藍埠而西至上元劉山角西橫山西山入當塗山至江甯

山北鄉之南面岡上屈曲九十里皆赤山湖上下游之大源也由山北鄉向牛首至雨花台向西至下關屈曲百里皆入於淮於下關入城由清涼山西又北向屈曲向太平神策二門雞籠馬房二山向仙鶴門中含後湖之水由青溪入淮由仙鶴門由向句容華山頂屈曲九十里計周四百七十里而紅藍埠沿山頂至東廬山以南周六百里之水不與焉今湖之來源猶與古時相彷彿但景定時上元江甯句容溧水四縣之塘湖等類志所載者較近時稍多蓋以淤塞既久懈於挖濬上句境上水少山高多豐少歉人遂低下遂以爲田耳湖之全形大要爲五大支四爲來源其一爲秦淮之去路就湖推其來源一北由三岔鎮北至句容南而東而北至亭子村又北至青山五基山而止亭子而南中間受東西二面山水過句容西受土橋諸水此源地極廣專受句容諸水間及上元長百里一東北歷淤香洗馬橋塌小其村至萬家邊分龍岡分龍塘止專受句東面之水長數十里一南而東至天王寺又南至心橋而上至分界山及北塘堰等岡身而止此溪受句容水者十之六其四則兼受溧水溧陽之水外金壇之水亦間有入者長近百里其一在湖之西南向烏刹橋途上皆古湖址也今皆爲良田爲秦淮河矣由烏刹橋而南向天生橋至溧水城又南而東歷紅藍埠浙塘新橋諸鎮抵白馬橋岡身而止爲溧水全境之幹流兼受江甯上元之水句容

亦間有入者此皆來水也去水爲秦淮河至江口長百里而逾兩岸歷受江甯上元之水句溧二縣則甚罕矣湖之源委用之豐瘠大要由省垣至淳化鎮以官道爲限南豐北瘠由淳化直南向溧水則西豐東瘠以叅湖之八到度之惟西及西南兩道豐腴蓋恃有水耳有水者有水患者皆豐田其無水患者皆山田其患愈甚赤山湖積水之由大要黃山來脈由新嶺分支北支最大北支之正幹則茅山崙山華山鍾山冶山此五山如形合句字亦如勾其勾外之水各有所向其南支則稍小似土字自新嶺而東廬山山當土字之中廬山而牛首山龍山石觚晉當土字之東北角與北支勾內之水咸赤山湖其外如句字湖當句字之口四岸有所容故曰句容專以茅山爲句容者淺矣土字之西北西南各有所向土字之東南角爲石臼湖及丹陽湖又稍曲爲固城湖其形勢如後此其大概也邇日夏秋之季金陵之舟可至葛村與當日下埭路程仿佛茅山而東薛埠寶堰等處與當日上埭亦相仿佛而茅山左右往往有堤假牐往時石跡猶存疑皆故埭迹也又景定建康志梁朝四時遣公卿四時行陵陟乘船舴艋自方山至雲陽當即此水道也

上容之西南爲溧水歸政鄉在溧水北有前西　匯南　山日　彭村　浙干　章村　西唐　橋頭　唐李　樓堤　方村　山下　答剌赤莊　前保　西保　北保　長

義淵圩　十五里排（明志）韓家　桂莊　廟前　熊家　寺前　焦塘　西村　周村　上唐（劉志）凡二里二十四村保

其水半入句容臨泉鄉半由溧水境內入淮

歸政之北南上容之西南爲臨泉鄉距句容西南五十里册名五都六都其地卑溼人皆依岡隴臨泉水以居其地大半宜稻而患潦內有淵下　廣德　章亭　楊亭　承慶　山安　仁愛　永村　延壽　豐安　布政　輔政　吉陽　宣賓　太平等十五里　石湫　丁墟　中山　花塘　長嶺、東釋　葛橋　方村　謝橋　戴圩　杜浮　斗門　西釋　湯巷　黃連墅（康熙志建炎初有婦人題黃連步拔官亭之壁云妾鄱陽人也女工之外從事詩禮不幸歲值干戈秦山其類漂泊一身所適非偶齋豬同器情何以堪昕淳家湖庭縣帆一張良人僕錫鬼錄吁臣不事二君女不事二夫北奈何哉偶鑑稗了來登客亭感時傷心遂賦小絕知我者其天乎詩云故里蕭條一望間此身飄泊歎客還歲時有恨無人說愁歛雙蛾對暮山）東宣　李村　石村　潘村　雍村　郭莊　濮村　端莊　望湖　吳鞠　俞墟　花泉　望青　蔡魏等二十九村有天荒圩　葛家圩岸　任陽圩　白圩　戴家圩　劉家湖岸（各周三里）夏家圩　何家場圩　東牛場圩　西牛場圩　杜場湖圩（各周二里）周千圩（即周家湖里候補）王家岸　亭子湖岸（各周一里）注塘又木鄉圩西有大塘酷旱百泉俱竭而此塘水隨取隨足灌田二三十畝　散泉塘　後陂塘　蘇塘以後諸地皆在赤山西南所敘者皆由南而北所謂北者即赤山之正西也

石泉字紫巖臨泉鄉弦家邊人素篤善行嘗採訪節孝助
募建坊道光中文題爲善政民畏之錄遊僊等逢食飯時
年四十餘時人稱爲篤行之報又以其居赤山湖南十里
遂訪水道輯往事著赤山湖志郡人稱之食餼後授徒於
鄉北之桂桂村陶氏地山家以寫山水寄情詩酒以終年
末六旬

天生橋溧水西十里高十二丈闊七丈五尺劉志云舊有南
北二橋明季南橋已毀明洪武二十五年太祖命崇山侯
李新鑿河通蘇浙運道此橋因山勢而成故名天生父老
相傳新嘗私於民家舍平陸而焚石鑿此河役而死者萬
人太祖微行至立誅之以報役死者知縣王弼有詩嘉靖

間義士武潘武濟重修員外黃志達有記
思鶴鄉在溧水西有上方　良西　解塘　火逢　海梁
虞莊　端定　前保　西村　趙家　石牛　紅石埠
陳墟　王墟　朱家巖　臧家岡（以上明志）前薛　山口　山
南　石山下　圩東　石湫塌　孫家　竹山　東袁
西袁　梨園　沙河　孫家居　竹烈岡　缸窰　秦家
孫家莊（劉志）共三里三十一村堡有清溪　石龜　亥
塘　保家　成家　竹唐　毛家　林塘　楊芳九圩外
又南城圩沿石臼湖向因築廣塌役逢沒於湖久同時沒
於湖者皆賢鄉有許家　水北　平秩　南岸四圩　山
陽鄉有龍場　甘泉　大通三圩　仙境鄉有永平　望

南　長興　保康四圩　依鳳鄉有永甯　顧家　成賢
秀水　平泉圩五圩在康熙間俱不可耕今則微異此
鄉之水半由天生橋入石臼湖半與崇賢等鄉入淮
長壽鄉在溧水北其正北爲溧水歸政又北爲句容臨泉今
以其水不由臨泉而由道德故敍於此其鄉有臨泉　永
思　東韓　信西　慕南　新興後社　山北　俞莊
開泰　劉唐　上端　前韓　寺東社　前西社　圩北
社　通德　留俞　仁義社　太平社　楊山社　四保
（明志）東廬墖　西韓　錢山　夾山　袁家邊　太尉　東
岡（劉志）凡一里二十二村保有開太　僧勝　白玉　潘田
上　潘田下　陳家　金家　蕭監　邱姑　前山　林

慶　劉中土　圩坂由其境內入淮
思鶴之北長壽之西爲崇賢鄉在溧水北有永甯　崇德
潘塘　吳家　城莊　陳陶　方墟　石羅　地城　徐
慕　若墟　石朧　薺莊　葛家　新置莊社　建中社
（明志）蔡莊　塔山　外莊　成家　范家　稽唐　廣巖
寺　邱家　王家渡（劉志）凡二里二十二村堡有圩方　沙
岡　臨金　陳家　駱家　三丁　竹屯　丁頭　陳化
新豐　鴉得良周十二圩半由境內之河入淮半入道
德鄉

烏刹橋在溧水城北八十里受東廬水入臙脂河西北入淮
其大概也胭脂河明李新所開以運吳糧者也上有天生

橋兩山之間就石以爲者故名在城西十里

上元道德鄉溧水界者有秦城岡去通濟門百餘里古湖熟縣之省者以南爲溧水境其地越江甯而南以接溧水界

道德鄉西爲靜潔鄉有紅楊墅亦古丹陽之遺說也其東北約十餘地有綠楊頭又名綠楊村楊至此即綠豈自古土力有別耶去通濟門百餘里亦湖熟之省者俗稱周干自米東陽爲三大圩當即紅楊圩也

永豐鄉有周干圩爲江甯東路雍乾間爲句容邊界亦古省秣陵地名其地之南又有上元泉水鄉地插入近白米圩周干圩者舊全屬句容今則多隸江甯奕金陵舊志句容圩岸共九十六處厥後修志惟存六十三處成化間句容

縣李公滋委陰陽訓術高軌踏勘修理弘治二年句容縣王公結奉府帖文委醫學訓科戎永甯逐一修築時遷者已三十三處僅百丈圩地最卑下圩民立碣以爲水蓄洩之其萬曆丁亥年蛟起水溢碣悉遺敗時句令丁公賓脩民修築分爲東西南北上五牐編爲乾元亨利貞下四牐編爲文行忠信立一條簿永爲遵守圩民因是感公德立甘棠祠有歌記附載於簿然與斗門圩相爲低昂未免此利彼害兩圩之民結怨搆訟連年不已甚有破家者十之八九句容令茅公一惟親行履勘定立界限於其處開一深渠高築壩埂使水各有所畜洩兩利無防其所開田糧爲溝派一圩輸辦請之撫按助穀百石起工盡興利息訟

之一端也相沿數十年來各守成規永無異議奈日久弊生興築漸廢乾隆五年兩圩之民興怨互訟數年不已邑令宋公楚望親行履勘丈明段落計畝均夫仍照舊制參於時宜通詳給案奉憲優獎飭刊石碑以垂永久今碑文見集文又前所云應六十三處而乾隆志所存者僅六十處疑斗門圩百丈上圩百丈下圩皆在其內

七埭　五埭　景定志破岡埭引建康寔錄云吳鑿破岡瀆上下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下七埭入江甯又鑿開上容瀆在句容東南頂上分流一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六里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甯秦淮山按志於其前列方山埭栢岡埭南埭長溪凡

四埭蓋欲並破岡埭而爲五也今考南埭云爲上水牐近金陵城則在秦淮下游之極雖通秦淮實埭後湖之水者不當在五埭之列其一當爲太平寰宇記之龍都埭也蓋古道由破岡埭而北岡而長溪而龍都而方山埭約相距皆十餘里不等若南埭其水道則近百里矣吳之七埭古無可誤志於五埭外前列雞鳴埭後列縣埭雖合七埭之數而里道尤爲不倫當在今山陽埭上山埭下山埭西埭等處考之其勢乃合

丹陽鄉亦近湖熟鎮跨水而多在水南去通濟門六十里水程百里景定志白社湖都東南二十五里周十里瀕田十頃當即今白米圩然志另載白米湖未知何故又長溪閘

五丈引丹陽記云湖熟前承句容縣赤山湖水入于秦淮是也

清化鄉跨湖熟河面多在湖熟水北去通濟門五十餘里其地大村有南侯村北侯村時莊又有倪塘在城東南二十五里又臨賀塘南宋時在郡東三十里屈曲十里灌田二十頃開善塘郡東三十里屈曲十五里溉二十頃王塘溉田三十頃銅塘屈曲十五里溉田二十頃皆郡東四十里長塘郡東南六十里屈曲五十里溉田百頃王塘東四十里屈曲十五里溉田三十頃水門塘東三十五里屈曲二十里溉田十頃皆見景定志今多莫可考矣

泉水鄉有劉陽湖景定志郡東南六十里周三十里溉三十頃今存面微小泉水鄉之鉅鎭爲龍都六朝之龍都埭也今皆存無有知六朝古蹟者去通濟門聚寶門皆六十里面相遠近水程九十里跨淮南北由龍都而東南又插入江甯石塔河頭數村三面以河爲界一面與泉水鄉分界

崇禮鄉今土山去通濟門五十里西北有南埂解溪上下湳塘其地近赤山湖考漢時江乘縣在今江甯北境句容治江甯南境後置上元江甯即分二縣之西境爲之二縣之東境今近入句容故自古赤山湖無入上元事程子爲上元主簿得置石於湖者以主水利也後人謂湖曾入上元者誤以上在江甯淳化句容大道南

惟政鄉在道北今高橋門去通濟二十里高橋上方之間河中有龍窩深不可測其地水至即旋水深向陽而性暖故魚多產其間以農隙取之以數日即止一閧之間歲或數十石至千石不等惟附近數村取之他村不得搶取也高橋門一曰土門

開元鄉在道南即江甯雙橋門之菜園務等處距城二里又東十里爲高橋鋪界上元由菜園務陸行又十五里爲河定橋又十五里爲殷巷又十里元武橋又十里秣陵關又十五里茅亭略沿淮水行又十里溧水烏刹橋界以上之水入淮者多又西南七里爲七里店此去二十里陰山及五里牌等處水多入江矣菜園務毘連高橋門由此出夾岡門至河定橋迎店殷巷清水亭元武橋秣陵關李村鎭

口亦一陸道也江甯之地分四路六十四圖其鄉之水不全入淮者不錄

由靜潔鄉而北爲葛仙鄉路口鎭景定志之葛塘湖郡東南七十二里周七里溉四十頃引舊經云伯翁今湮矣

馴翟鄉在秣陵關（以下間有一地屬兩三鄉者）

萬善鄉在殷巷

太南鄉在江甯東路者爲秣陵關在中路者爲東善橋

隨車鄉在江甯東路殷巷南石湫壩界溧水

太北鄉在陳墟橋屬江甯東路

新亭鄉近陳墟橋在江甯東路

鳳東鄉在砂子岡在江甯東路

東廬山相亙由當塗而來者爲墓棋山高台蒼堰爲雲台山

查塘堰爲殷子山范村嶺爲官山馮村嶺爲靈母山 栝椿嶺 黃姑山 雞籠山 祖堂山 牛首山 翠屏山

善橋之西面諸山（此間之水間有不入秦淮而向西者）石子岡雨花台以上以山脊爲分龍一面向大江一面入秦淮

山北鄉在江甯中路有橫水橋以山爲分龍山南爲山南鄉

小丹陽近當塗矣雲台墓棋等山則以山麓之所向爲水道其山東北二面則多入淮

朱門鄉在江甯中路有元山鎮陶吳鎮又朱門鎮在西南路

古省丹楊地也地有橫山界當塗

處眞鄉在江甯中路有元山鎮陶吳鎮其鄉西南路有銅井牧龍亭水則全不入秦淮矣

方山南有葛橋橋前有五城渡水北流數里吉山東澗水入之水自童家橋東流有水自東北殷巷西南流入之合葛橋水流至馬牧馬場巷馬門橋又西南有金家橋其支流南通秣陵關正流又東有象鼻湖郭家橋又東過清水亭東南會湖水又北牛首山東澗水自西入之澗自牛首東流過陳墟橋曹家橋又東過河底橋橋下南受徐墓村東溝渠吉山浦水由橋而南又東會湖水北逕土山之西之方山埭由五城渡而方山埭至上方門有二橋內曰見子橋外曰分水橋又西北爲上方橋橋距通濟門八里

江甯蓋古句容地也古句容合今江甯之全境又越江至江浦故江浦有句容洲今名與地尙存而江甯之與上元又有異者上元則北廣南窄江甯則全據南面地形斜方東缺一角南北最長處九十四里東西最廣處七十里山居十分之三而長江入口亦止秦淮下游爲江甯境蓋境內水道惟以上元所轄之秦淮爲幹流支河甚少自聚寶門下抵小丹陽衆山絡繹闊約一二十里不等緜亙境中故長江支港不能東逹秦淮分流不能西通必北而繞道西至下關乃可入江其陸途直南者由聚寶門逕直六十三里至碾砣橋爲當塗上元兩界口東南逕直二十二里交界爲上方鎮南而少東逕直四十九里爲三縣塘上元句容兩界其少西而西南及歷山等處水不入秦淮者概不錄西由下關秦淮水口東南至上方門爲江甯境至此不沿秦淮由上方鎮至土山鎮迆南仍沿秦淮至烏剎橋不沿秦淮西出碾砣橋計江甯界迂曲百四十餘里皆界上元此內之水皆入秦淮自碾砣橋西南至小丹陽又西北至和尙港六十餘里接當塗界此內之水入淮者半計境上河道不及二百里又江甯在宋時有金陵秣陵江甯三鎮二十一鄉

歸善鄉爲江甯西路有谷裏村等處水間入秦淮

建業鄉爲江甯西北路有谷裏村等處水間入秦淮

鳳西鄉爲江甯西北路有鳳台門水入秦淮又北菜園務爲開元鄉又北爲上方門

湖水由上方橋旁至高橋門受滸安牐來水水源于青龍山南之斗逢山西流經貴令觀至村令至龍安牐至高橋門穴土城而出者曰小水關又一支青龍山西之小茅山者名上壩河會小水關而西北高橋門外有堅固埂有銅橋上方門旁有過軍橋通雙橋門小水關水又西北爲七家灣爲中和橋九龍橋受鍾山水至通濟門鍾山以南之水沿朝陽門外平橋歷洪武門外靈角橋至九龍橋

通濟門爲水之分流處（山東水關入城由水西門出城）一沿城外南向又西過聚寶門橋受落馬磵水折而北至馴象門分三派正流循城而北一支西南流過賽虹橋毛公渡又分一支直北一由毛公渡出大勝關入江過渡直北者由江東橋又北而西折由北河口入江於宋至橋時半途分支向西爲拖板橋由螺絲溝入江分三派時一支微西而北過覓渡橋又北爲三汊河至下關入江于宋至三汊河時分支向西與江東橋來水合由北河口入江皆支流也其正流向北由水西旱西淸涼至定淮門會支河之三汊河水由下關入江

通濟門水之入城者至大中橋北門橋水入焉古鍾山之西南爲前湖靑谿西北爲後湖潮溝今多湮矣今水自乾河沿來者東至北門橋又東受進香河水水源自後湖自北而西向武廟南曰浴沂橋又西曰土橋而南流上有進香橋又南折由西倉橋北石橋紅板橋嚴家橋蓮花第五橋

東逕浮橋亦名紅板亦名石板此古所楊吳濠水也浮橋受後湖水水自後湖以銅管入城經武廟東北入珍珠河即古潮溝也由武廟以會北門橋浮橋水又東受駐防城水水自明大內東安門至後載門平止而伏流自後載門西流穴城而出會北門橋水逵竹橋相傳橋爲古靑溪自竹橋又南過西華門外元津橋又南逕復成倉復成橋過明外五龍橋靑龍白虎會同烏蠻柏川諸橋是也柏川半在城內一名半邊橋分支入御城爲內五龍橋仍至柏川橋合向復成橋南流合北門橋水而與大中橋水合又半山寺後有水自山腹流出者即鍾山前湖水也或云古靑溪之上游亦由武廟等處以出又云破布營以上之陂池相續者亦靑溪之湮斷處也

大中橋水又西至淮靑橋靑谿水入焉靑溪之上游已湮惟下游支流有自昇平橋北流繞承平時之鍾山書院而東而北至五老橋壽星橋又中有大陽溝至門樓橋而來古靑溪也又自笪橋鴿子橋內橋東南會淮淸橋者古運瀆之東支是也此源近自左所巷石橋而東至四根杆子而南至侯駕橋而東至易駕橋滌米橋一支北向北門橋一支東南向笪橋內橋

淮淸橋東爲桃葉渡而西南爲利涉橋金陵牐水入焉其水源古自石觀音以北之水由小心橋由麥子橋五塊塼至長坂壩又由苑家橋鷲峯寺北流出金陵牐

利涉橋又西南門文德橋武定橋長樂橋聚寶門內橋西向新橋上浮橋陡門橋笪橋之水入爲管橋者一東流會淮青橋一支西流由木料市逕船仙橋至鐵窗櫺出城一支由木料市南流皆古運瀆也南流者由北乾道橋紅土橋會斗門橋水出下浮橋雲台牐西水關出城會城外之淮水西至接官廳會鐵窗櫺水沿石城橋鬼臉城觀音閣石柱邊至下關入江

省城內周計百里逕直數里至二三十里不等而水道屈曲尤難瞭然因復敘一則曰通濟門水之入城者至大中橋後湖銅管及北門橋之水入爲銅管入城之際及太平門一帶水溝乃古湖溝（山挾湖濱咸亦逆潮之類當作湖以其地高湖不能遠也然其地無

倉姑存俟考）之正支也半山寺下之水亦有銅管在半山寺北古名白水蕩又名白塘（見古跡考）亦青溪之別源也與後湖銅管之水由北水關入城徑武廟傍小橋向南轉西而南至英靈坊受進香河水過九眼井西倉橋石橋紅板橋廣宗橋蓮花第五橋至蓮花橋又受沈公亭水合流向東沈公亭水其一爲金川門水關城外者由臨山橋向北逕枯河至小耑城橋上元門旗手衛臨江橋通江橋穩船湖向燕子磯下江此其一也一由大市橋向東南經獅子橋斜橋三牌樓舊河而東舊河之西爲沈公亭亭下之水由不二庵乾河沿至管家橋分一支而南至米家橋向陡門橋其向東者由北門橋雞鵝巷至蓮花橋與銅管水合又東向浮橋石板橋至青溪里巷有一水自駐防城來合爲駐防城亦有進水銅管其地本青溪之正流也銅管自駐防城內而西而北又西向香林寺演武廳藥園壘而南屈曲至珍珠橋與青溪里巷合流而東向黃家塘分一支向南至昇平橋陡門橋其向東者由漢王府小織造竹橋又受駐防城下水向南至西華門橋復成橋又南分一支向東由柏川橋出城爲明之金水河在城內又南至白下寺大中橋梨頭尖而西南淮水入城之東水關水入爲二水合流向利涉橋而小倉山東面之水由沈公橋向利涉橋山南之水由左所巷石橋而東向四根杆子而南過候駕橋而東向易駕橋偏北而東經闌台里至漾米橋而北水關管

家橋之水入爲管家橋水自乾河沿而東向南又東而南經米家橋而東南經唐坊橋又東而南經等駕橋向西向南合漾米橋又東向明瓦廊南折而東經大香爐羊市橋向東流者向鴿子橋（在後另敘）向西流者經木料市一南爲北乾道橋向陡門橋一西由鼎新橋倉巷橋史橋張公橋出鐵窗櫺即古運瀆出江故道也羊市橋之水又東流者由鴿子橋內橋至昇平橋合黃家塘水水自青溪里巷來由塘而南又西又南過箭道過利涉橋壽星橋西南向常府橋太平橋校尉橋史橋錢廠橋至昇平橋合流而東過四象橋而南經淮清橋至桃葉渡受犁頭尖東水關水而西流又南經利涉橋文德橋而金陵牐在其南岸城南中營

邊營之水由牐入焉中營在東由雙塘積善里曲屈北行向星福橋邊營在西由五板橋北至觀音橋藏金橋東至采蘩橋北向星福橋東向小心橋屈曲北至麥子橋石橋馬家橋東花園西折至苑家橋白塔出新陵牐會利涉橋水南向文德橋武定橋長樂渡大英府西轉過南門橋沙灣北折向饒街新橋上浮橋渡船口與乾道橋紅土橋陡門橋之水合而西折經徐家巷下浮橋出西水關與城外之淮合以入江

句容僧山兆

唐樊珣絳巖湖記

句容西南三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爲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有流藪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泊金火有變積爲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爲前服利農爲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質滋蕪漸莫植秸稻剝極則貞侯能而伯大縣下二杞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能蘇能勞（一作人）且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謀將圖永逸俾順胥勞因察其地形訪以興誦謀始作則圯

徙撰工月在休農寒共荷鍤周而再頤（一作）蓄爲湖塘設兩斗門用以爲節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瀦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遠開田萬頃贍戶九鄉泊成奧區頗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爲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史起漳水克富魏邦秦稱鄭白漢歌召杜皆謂是也每商羊能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覩於耘耔我則煙波瀚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鳧雁泳中流之鮪鰷橫塘之右構爲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楊楚江嶺幢幢是途行李實獲於陰麻詠歌或藉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騎樹侈以林堂而莫文偷墨奚述大厤十二年十月三日記　右丹陽絳巖二湖雖在外縣以其利民者廣故先志之尤加詳焉（景定建康）

志由校原本十二下當缺年字

宋乾道建康志秦淮說

舊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乃鑿方山斷長壟爲瀆入於江故曰秦淮案實錄注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甯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皇所開或曰方山西瀆直屬土山三十里是秦開又鑿石硊山西面疏決此浦因名秦淮蓋未詳也

左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事張孝祥治水患奏文（隆興元年見建康志）

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別無兩派正河自鎭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爲青溪自天津橋出柵寨門亦入於江緣柵寨門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創爲花圃以爲遊人翫賞之地每水源暴至則泛溢城內居民被害若訪古而求青溪直通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也

乾道元年二月詔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知建康府事汪澈措定以聞徹言欲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通柵門入江

從之

景定建康志絳巖湖條（由陵此益其時之條則也）

江甯府上元句容兩縣臨泉通德湖熟崇德丹陽臨淮福祚甘棠舊額八鄉（志前作八鄉後作九鄉）今併入丹陽臨泉福祚甘棠四

鄉百姓自來其貯水絳巖湖澆灌田苗下有百堰堰捺水其湖上接九源由其堰下通秦淮江自吳赤烏二年到今已七百餘年其湖東至數壩西至南塘南至赤岸北至青城舊時春夏貯水深七尺秋冬貯水深四尺先是麟德二年前縣令楊延嘉併建兩斗門立碑碣其堤周迴僅百里州司尋差十將下縣計生徐蔵巡湖打量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處尚書判置湖貯水本爲灌田若計侵耕難防奸吏取定四尺水則使其澆九鄉田苗（九鄉句容上元兩縣）若過令深慮又慮侵毀若逢亢旱之年須稍增加令且定取五尺水則不及處且任耕犂種植如有人於五尺水則內盜耕一畝一角推勘得實其犯條人斷遣令衆十日本管湖長不能察覺亦併施行又據十將下縣狀點檢亭北邊去約有二百來步有一磐石東西闊四尺七寸南北闊三尺五寸石面中心去水面一尺六寸五分即是五尺之則并有簽柱仍仰下縣便於石上磨刮更刻字記其湖仍每季一申不得鹵莽滅經新塘有豐等三湖圍埠內田多是私函取水灌溉田苗准舊例放絳巖湖水下秦淮三日取指揮給放不得擅開函取水其湖先有傳食田五十畝句容縣弓量二十畝三十步有堰埭與絳巖湖同置絳巖貯水有堰堰捺水保大中曾別差官親到赤山湖所建斗門三所通放湖水苗入當令湖中積水五尺其斗門放水入湖候外溪水退卻放水出溪下秦淮入江尋須酌量湖水不得失於元則右前件湖堰承舊澆灌九鄉田苗共一千餘頃畝奉省符帖命指揮修作貯水逐鄉差承潤戶管當先有條流歲久去失續於晉天福年中再興功役修作經今六十餘年伏遇明朝重興添修建造貯約百里溪汊山源賑卹耕民備供王賦累降救恩給賜料物及借助日食等差兩縣官員置造斗門三所計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工及添修湖堰並百堰堰共計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工衆議重置條流嚴加束轄謹連符條如前伏乞員外尊慈判印指揮永爲證據建隆查員外乾德伍侍御開寶王司空闔侍御魏司空盧司直林員外並判執條常加束轄慶曆三年二月十八日葉龍圖知建康府日於古來舊湫處置立大石柱一條將湖心磐石水則刻於柱上永爲定則云

景定志破岡瀆事跡

破岡瀆在句容縣東南二十五里實錄云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當界晉宋齊因之梁改爲破墩瀆遂廢而開上容瀆陳高祖即位又堙上容瀆而更修破岡至隋平陳乃廢後宋少帝於華林園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

游冠卿句容南橋記

縣之南橋作於元豐之三年元祐改元之秋歲適大水興梁爲之輒壞往來病涉愁嘆滿道乃請於府而新之購材董役

末踰月而功就而橋素無題榜因其路入三茅遂以集僊名之且爲小詩以記歲月興廢云南橋頽廢長官羞新作用梁代濟舟上應星文橫北斗下飛虹影落中流想無子產乘輿惠設絕襄公苑道要路指途山僊世界品題今爲邑人留

景定建康志云予舊歲因集僊橋得石上段於平易堂牆南角惜其不全好今年六月十六日風雨終夕又得石下段於堂之西破牆底因糾綴成文併以曏年築地所得龜趺坐此石然隱伏顯露雖各以時向使予不得先得之顧今斷石將安用爲特不過礎柱礎衣耳橋屋七間工役浩大而興梁之復未知何日觀是詩者可以知邑之事力視昔不侔云又四日誌

景定建康志丹陽辨

丹陽之辨有三一辨其字二辨其地三辨其治按西漢地理志字從楊東漢郡國志字從陽自晉至唐見於史傳者或爲楊或爲陽無定字也江南地志云郡國有赭山其山丹赤寰宇記云赭山亦名丹山唐天寶中改爲絳巖山丹陽之義出此山臨平湖湖亦以丹陽名今此山在溧水句容兩縣之間以此證之則丹爲山名山南爲陽故曰丹陽字從陽者爲是晉地理志於丹楊郡之丹楊縣注云山多赤柳以此證之丹楊即赤柳之異名字從楊者爲是二字各有所據世或疑之切謂古史字多通用如豫章名郡取義於木而字不從樟會稽名郡取義會計而字或從鄶豈容以今字之拘而疑古字之通哉況柳之赤山之丹未必不互相因也丹山之有丹楊則因木取義宜也丹楊山之南曰丹陽因方取義亦宜也二字之通用雖深辨而地則不可不辨耳蓋地之名丹陽者不一周成王封熊繹於丹陽乃荊楚之所始其地在荊州不在揚州唐地理志丹州咸寧郡有府五丹陽居其一此在關內道古雍州之域亦不在揚州也史記楚懷王與秦戰於丹陽司馬貞索隱云此丹陽在漢中則又屬梁益之州而非揚州也秦置鄣郡有縣曰丹陽漢改故鄣爲丹陽郡此實隸揚州（山按其時揚州亦非今之江部）孫吳析溧陽以北六縣爲丹陽郡治建業亦隸揚州自東晉以至於唐丹陽郡有分有合而皆隸揚州其名偶與荊雍梁益之丹陽同而其地實異蓋九州之域自禹而

分不可紊也如秭歸縣有丹陽城枝江縣有丹陽聚地皆屬荊北史中有封丹陽侯者數人地皆在雍於此無辨則丹陽見於史傳者多前之以彼爲此者未必知其訛今之詩此道彼未必不疑其略矣丹陽之地名不一固所當辨而丹陽之屬揚州者其治不一或者猶有疑焉漢志云丹陽郡治宛陵蓋今之甯國府也杜佑通典云以丹陽郡隸潤州蓋今之鎮江府也吳寶鼎中嘗割丹陽附吳興蓋今之安吉州也人多惑於三說遂疑丹陽之不在建鄴殊不知丹陽之名本出建鄴而郡治寓於宛陵者暫爾自建安以來丹陽郡治常在建鄴嘗以宰輔諸王爲尹隋以前未嘗改也夫置丹陽治建鄴者孫權也割丹陽附吳興者孫皓也平吳以後復吳興所有

之丹陽歸於建鄴者皆也平陳以後廢丹陽郡而置溧水縣者隋開皇也廢蔣州而復置丹陽郡者隋大業也以江甯溧水復置丹陽郡者唐武德也嘗攷潤州類集曰今之潤境舉丹陽地而唐以丹陽名郡何也蓋唐天寶以前唯有潤州未有昇州是時潤所領縣六江甯句容在焉二縣乃丹陽故地天寶初改州爲郡因以名之迨至德二載始割出二縣增以溧水溧陽建爲昇州而丹陽之名遂存於潤杜佑通典以天寶以前州縣爲定故截潤而屬昇後之作方志者曾不審此往往只據佑所書而在秦在漢皆繫於二郡之間誤矣又云漢元封二年改鄣爲丹陽其城在今江甯府東南八里即漢丹陽太守及晉丹陽尹之所治隋平陳廢之平其城以爲田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九年又廢之以其縣隸潤州天寶元年始改潤州爲丹陽郡又改曲阿爲丹陽縣皆非兩漢六朝之丹陽也又嘗攷諸縣治漢丹陽郡統縣十七秣陵句容丹陽溧陽江乘皆隸焉晉丹陽郡統縣十一建鄴江甯丹陽溧陽江乘句容秣陵皆隸焉隋丹陽郡統縣三江甯溧水隸焉其丹陽名縣於潤境者亦唐天寶以後也非兩漢六朝之舊也是不可以不辨

史楚世家熊繹居丹陽徐廣說在枝江縣又王子侯表江都易王子封於丹陽者曰湖孰侯封於蕪湖者曰丹陽侯山按枝江蕪湖者皆與郡內無涉史本紀二十七年過丹陽又史貨殖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

大類西楚徐廣注江南高帝所置江南者丹楊也秦置爲鄣郡武帝改名（徐云以丹山爲郡名不知所本）丹陽漢郡統縣十七宋書太康元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晉志畧同太平寰宇記元狩元年（漢志作元封二年）改鄣郡爲丹楊郡順帝改爲宣城郡又漢丹楊太守本治宛陵吳志不言所在惟呂範傳丹楊太守治建業而孫韶傳孫翊爲丹陽太守遇害孫河馳赴宛陵則其時郡在宛陵矣其後或作陽作楊縣名山名湖名郡名國名尹名（二王法帖丹陽尹）尉名（瘞鶴銘丹揚仙尉）聚訟不休矣又揚州今之江都雖爲禹貢之揚州所治而江都實非治所也自漢以來揚州無常治曾移壽春曲阿歷陽而建業爲多漢末揚州之南屬吳者十四郡揚州治建業合肥以北屬魏而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仍移歸建業隋開皇徙治江都唐武德二年置揚州東南道行臺治江甯三年以江甯溧水置揚州六年以延陵句容隸揚州武德九年又徙江都貞觀七年復治江甯楊吳徙江都南唐還江甯宋以後始定治江都遂不復至今之治城矣

景定建康志溧水考

溧水一名瀨水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前漢地理志云溧水出南湖祥符圖經瀨水西承丹陽湖東入長塘湖蓋丹陽湖即南湖也嘗考其詳固城春秋時吳瀨渚縣（案勝公原記）漢溧陽縣治在焉（隋開元十一年因溧陽之西置溧水固城在今溧陽縣之西宋陽縣界紹興中得後漢溧陽校官碑於固城湖之傍故知其爲漢溧陽治）丹陽湖在其南故曰南湖溧水出南湖而

東縣在水之北水北曰陽故名溧陽自東壩既成於是丹陽湖水不復通本縣界然古溧水之出於丹陽湖明矣今縣西北有水源出曹山逕溧水縣界東流入本縣界合于永陽江六朝事跡編及乾道建康志指曹山之水爲溧源非也元和郡縣志謂溧水在溧陽縣南六里蓋唐溧陽縣治即今之舊縣也溧水東流爲永陽江江上有渚曰瀨渚即伍子胥乞食投金處故又曰投金瀨自瀨渚東流爲瀨溪（鄉民訛爲瀨溪）入長塘湖一派東流爲吳王漕（本志吳漕水源出溧水縣東廬山東南流入吳漕過白馬橋馬沈二港入）（丹陽湖名因吳王濬水楫行害時漕迹所有也故以爲赤伏時之吳王）眞誥云夫至貞者萬乘不能激其氏投金溧女是也陶隱居注云金溧女是子胥所逢浣紗於溧水之陽者後既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溧詳見李白所作瀨女碑

又太山水源出溧水縣南流入固城湖經五堰東入溧陽縣三塔港又投金瀨在溧水縣西北四十里源出曹姥山經溧水縣界東流入縣界南流爲潁陽江江上有渚曰瀨渚又引吳越春秋云伍子胥奔吳至溧陽溧陽女子擊漂瀨水之上子胥跪而乞餐女子簞食壺漿而飲之子胥餐而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已自投於瀨中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瀨上長歎曰吾常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欲報之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後有嫗行哭而來曰吾女年三十不嫁擊漂於此遇窮人餔之恐事泄投水而死故號投金瀨史記云子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唐許嵩謂曰投金瀨今潁陽江上伍子胥嘗乞食遇婦人餔之後欲報恩求之不獲乃投百金於此瀨上有正義女廟李白遊溧陽北湖望瓦屋山懷古詩云聞有正義女振窮溧水灣

景定志秦淮事跡

祥符江甯圖經曰淮水去縣一里其源從宜州東南溧水縣烏剎橋西八百五十里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入江輿地志云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湖姑孰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於石頭入江縣流三百許里又云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即所鑿也亦名秦淮孫盛晉春秋云是秦所鑿王導命郭璞筮即此淮也又稱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以地形論之淮發源諸屈不類人功則始皇所掘疑此瀆也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吳時夾淮立柵宋元嘉中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梁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以防淮水泛溢大抵六朝都邑以秦淮爲固有事則溯淮扼守今淮水貫城中東西由上下水門以達於江蓋水之故道也

景定志中江考（山按明李東陽由天生橋入中江以逕吳瀨故附之）

中江舊逕溧陽縣界古三江之一也今永陽江一名九陽江一名潁陽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跡案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岷山導江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于

海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蓋自蕪湖逕溧陽至宜興入震澤以下海也唐開元十七年許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舟檝無施縣宰喬翔創浮梁以便行旅中江橋梁之設昉於此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餽糧（五堰遺跡在今溧水縣界銀林堰河東屬之地）是時中江遏堰江流亦既狹矣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牌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阻因紿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張皆入宜興之荊溪由荊溪而入震澤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荊

溪設著其詳以見溧陽亦禹跡之所歷云

朱子明道先生祠記（山按邵志言先生有治赤山湖事蹟故錄此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珙居守建康之明年夏四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願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之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為多師龍折笮教民之意亦備然間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敬使此邦之為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為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為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猶克遂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鼐沈君宗說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假像而得為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歎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舍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

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教疾而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為己愛人之實而無空言躐等之敝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與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諸山黃銖書

韓無咎永豐行

丹楊湖中好風色晴波光漾門南北湖岸人家榆柳行風颭
低昂似迎客緊艤並時聊一呼老農指視官田圩長衫紫領
數百輩見我羅拜長嗟吁政和回顧五十載官樂長圩宛然
在東西相望五百圩有利由來得無害官圩民圩奚所拘此
地無田但有湖圍湖作田事應爾底用徹地還逃魚民圩不
堅自招水水潦何當鎮如此官圩六十里如城側平爲湖定
何理請看今來不上場七百頃地雲堆黃縣官糶米三萬斛
度僧給牒能商量我聞此語汗生面千聞不如目一見吾君
神聖作九重輕易獻言誰復辯卻憶吳中初夏時吞併去決
湖田圍雞鶩上籬犬上屋水至不得攜妻兒無田赴水均一
死善政養民那得爾寄言父老且深耕爲汝馳書報天子

是集不收詩詞即不詠風月而實關考證者亦概不錄茲以永豐等二百八十二圩志乘不載伊始故兩錄之又溧水高淳皆有永豐茲當在江甯又建康志卷十四乾道四年二月四日詔所有永豐圩收到稻穀令淮西總領所樁管之云亦此圩也

楊萬里圩田詩

周遭圩岸繚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處翠茸錦上織黃雲

古來圩岸護隄防岸岸行行種綠楊歲久樹根無寸土綠楊走入水中央

圩丁詞（十解）

江東水鄉隄河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云圩者圍也內以圩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隄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余自溧水縣南一舍所登蒲塘河小舟至孔鎮水行十三里備見水之曲折上自池陽下至當塗圩河都通大江而蒲塘河之下十里所有湖曰石臼廣八十里河入湖湖入江鄉有圩長歲晏水落則集圩丁日具土石樵蒭以修圩余因作詞以擬劉夢得竹枝柳枝之聲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勞云

圩田元是一平湖憑仗兒郎築作圩萬雉長城倩誰守兩隄楊柳當防夫

何代何人作此圩石頑土膩鐵難如年年二月桃花水如律

流歸石臼湖

上通建德下當塗千里江湖繚一圩本是陽侯水精國天公勑賜上農夫

南望雙峯抹綠明一峰起立一峯橫不知圩裏田多少直到峯根不見塍

兩岸沿隄有水門萬波隨吐復隨吞君看紅蓼花邊腳補去修來無水痕

年年圩長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萬杵一鳴千畚土大呼高唱總齊聲

兒郎辛苦莫呼天一日修圩一歲眠六七月頭無點雨試登高處望圩田

岸頭石板紫縱橫不是修圩是築城傳語赫連莫恁土豁圖未必奪春耕

河水還高港水低千枝萬派曲穿畦斗門一閉君休笑要看水從人指揮

圩上人牽水上航從頭檢點萬農桑即非使者秋行部乃是圩翁曉按莊

大中祥符二年禁山勅

訪聞茅山界內祠廟寺觀之側樹木多有諸色不顧修法擅行樵採及放野火焚燒山林須議專行指揮國家方延景貺以祐烝民眷彼名山存於方志或仁慈所治或眞宇攸依是爲降福之場允謂棲神之所故宜加禮敬答諸休貺豈可斤斧贊贊樵蘇無節致累生之園植使靈跡以何觀爰仰禁止之文用表肅恭之意今下昇州潤州候宣命到於茅山四面立定界止嚴行指揮斷絕諸色人并木寺觀祠宇主首已下自今後不得輒有樵採斫伐及放野火燒爇常令地分巡檢官吏耆壯丁覺察檢校如有違犯便仰收捉押送所屬州縣勘斷訖枷項令衆半月滿日疏放如斫伐數多情理難恕即仰收禁奏候指揮當行決配如是逐寺觀祠宇之外無有供燒柴山不是古跡之內久來留存樹木即仰本縣官吏與寺觀等主首同共指定界止豎立標記方得採取若是已有所伐延燒到樹行稀疏處亦仰隨處州縣勘定數目去處常依時栽種補填務要別無空闕即不得輒便採擾仍將此宣命指揮於寺觀門首及往來要路鐫石曉示知悉大中祥符二年奉勅如右

明南京工部尚書丁賓題准開濬河道疏畧

留都形勝倚山雄峙盤踞大江以水爲脈城中舊有正支等河自水西門渡橋起進水西水城門西水關內下浮橋上浮橋新橋南門橋（即鎮淮橋）武定橋文德橋至通濟水城門內東水關西水關內大中橋復成橋延津橋竹橋珍珠橋新浮橋通賢橋北門橋之西潭止此爲正河又由陡門橋紅土橋乾道橋又由淮清橋四象橋內橋會同橋笪橋二水會合俱從鼎新橋倉巷橋望仙橋周家橋鐵窗欞水關出城是爲大支河又由東西長安門下流至白虎橋會同館橋烏蠻橋柏川橋出正河是爲小支河又由後湖水閘從土橋浴賢橋珍珠橋出正河亦爲小支河又由十廟西門舊名進香河內新建橋西倉橋大石橋嚴家橋蓮花橋出正河亦爲小支河其陡門橋淮清橋二水總至鐵窗欞之大支河包藏于正河之內其柏川橋出口者珍珠橋出口者蓮花橋出口者三小支河環于大河之外用以吐納靈湖疏流穢惡通利舟楫故居不病涉小民生業有資譬如人身臟腑居內有血脈榮衛以周流也若使血脈一淤則元氣底滯而身必受其病故河道之開塞所係良非輕也

康熙志云萬厤四十三年十一月允公請開濬于次年五月疏濬告成計支官費四萬六千有奇以故明季水道安

濶人文爵起本朝以來正河淺狹極突支河壅塞更不可問如康熙二年八月間河水泛濫瀰漫閭閻觀湍流而追往續能忘前事之師乎但今昔時移勢異昔有存留經費今則餉用爲亟不能爲無米之炊昔有都水專官今則裁汰不復亦誰爲任勞之人然經費固不可支而今各戶以門而計濬河之工都水雖無專官而以街道兼水利之政事尚可行伏惟加意地方幸甚

韓邦憲廣通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荊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尙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左傳襄公三年楚伐吳克鳩茲（今蕪湖）至於衡山（今烏程）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桐汭（今建平）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爲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於海前漢書地理志於丹陽蕪湖志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師古注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書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爲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爲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軍故得不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瀆水言吳王行密所瀆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易洩民多墾湖爲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鍔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不入荊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於朝詳具東坡奏議中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能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爲非切務於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及隸行宮不便寖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歸錄尙謂由鄧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徵胥溪尙通云元伯顏攻臨安三道並進參政阿刺罕攻破銀樹東壩至伍牙山敗宋兵實出此道而河流亦就塞明興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啓閉命曰廣通鎮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當是時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尙阻溧水胭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於江於是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爲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濠人也初以建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鑿赤岡存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文皇帝遷都於北運道廢

永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爲蘇常患也引單鍔議奏改築上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大決蘇常潦甚國稅無所出周文襄捐貲一大集夫匠重築之欽降板榜如有走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處斬矣部允准十二年張惠等奏議復故河道勘行屢歲未決成化四年普施奏阻之十二年乍都御史偨溧陽知縣靳璧又議復常民張端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爭利於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諫以稅利乃令鎮江府通判齊濟舟督責增築壩三丈自是水益堙高淳之圩田日就圮矣顧其時懇辭往復在開壩未有言減稅者里甲傾敗其半嘉靖初宮保李公充嗣奉勅行詢水利有白子俊者呈復壩河乃命應天府治中周某通判呂某勘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兩撫臺時程侯鳳再懇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者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即在分水堰庭）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溧陽壩夫但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山川金陵地脈歷閩浙踰東壩至茅蔣勢本聯絡秦漢以前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三湖東歸震澤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墾湖田爲業宋時煙火最盛今冬春水涸時湖中往往見磚石井階蓋舊民居云自築以來水勢壅遏田漸淪沒多矣而賦額日增戶口稅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故嘉靖戊戌歲田致虧懸米八千由今而後田之將圮爲湖者未有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蘇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龍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於華亭徐相國階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禁之余時在京師韓子曰廣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故道近內閣王鏊記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爲蘇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之嗟乎以蘇常湖松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爲之壑其至於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損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鍔之言行所以爲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爲壩上發明者余觀淳民之日耗且困於虛糧也作廣通壩考

由按石臼丹陽二湖之水明初遏入赤山湖永樂間則止至天生橋今壩之左右又與昔時大異蘇常之患不由於此誠如江蘇輿圖說云大宜改築定計也

句容縣令茅一桂咨訪水利議

議爲咨訪水利事宜以固民生永賴事照得本縣王氣龍興神皐巨麗固國運之發祥而萬年之根本也但萬山環結鄉有高低其高者曦暘數日即如沃焦則憂在旱也其低若逢潦彌旬慨成巨浸則憂在潦也茲欲調停於高低二鄉而使田無旱潦之災世享豐亨之業豈終無一善策乎嘗按高鄉

北枕河口龍潭八十餘里不通舟楫本縣所需北貨車遷擔負力疲價倍又竹園潭至黃堰壩五十里而奇地勢凹凸水之盈涸無常合無相地置閘譏啓閉時蓄洩則五十里間既無車遷擔負之勞又得積水灌溉之利此高鄉之當議者也低鄉謂本縣自北而東南並高岡峻嶺其山水會同於秦淮一河西行五十餘里復逆折自北而西合流於三汊河上元界透迤二百餘里始洩之大江西南爲赤山湖名雖爲湖其故時皆沃壤也水涸之時湖高秦淮數尺莽縈數百頃僅屬於牛馬之芻牧而不得其半菽之用夫水未有無潴而能常聚者亦未有任其泛溢而不爲害者此湖形勢既高而自諸山發源以達秦淮復屈曲如羊腸伏秋雨積即衝射決嚙爲

田畝之災以故崇德茅山承仙臨泉等鄉十年之中而淹沒居五也今考赤山湖志前代計築隄百二十里建二斗門以爲疏閉之節蓋所資灌溉之利僉普今廢久半爲居民檣棟之所壓額不可復而獨秦淮以西蘇培黠以東相距數里若浚爲一河自可直達仍東西置閘防其漲涸且以所浚之土爲隄而從中經紀其陂池鱗次其塍隴其上腴者以播秔秫其稍瘠者以植蔴桑其道旁以樹棗栗其最洼者以蒔芰芡以蓄魚蝦因勢利導疇非華實之毛此在低鄉之可議者也蓋渠湖以待驟漲之水則雖江潮溟渤不能當漏卮之傾濟湖以導順下之流則雖罔象天吳不能當建瓴之下固事理所甚著者則又有疑濬河之役非日役千夫月靡千金不可

安所得經費而無庚癸之呼哉是豈不聞邊鎭屯田法乎合無募民願爲工者許以計工而即三倍給其田如能濬一丈以上給田十畝仍預給工食及畚鍤磯梩之費當必有趾池（山趾作號）用慫者總計河工約五千餘丈而隄下田不下五萬餘畝一勞可永逸博費可永利惟無間於浮言無騖於煩劇則句邑之瘠脫皆爲腴區也已司馬長卿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蘇子云三千年間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今日之水利誠非常懼然數年後必可獲宴如之福然本縣知其梗概未得其條目至其中有某地宜田某地宜塘夫役何起水閘何置則惠徼通邑之父老及鄉達賢豪之經濟悉心揚搉俯賜指南他時倘得變湖爲桑田以

施錢鎛句民業且不朽本縣覥顏竊祿茲境而藉是稍逭瘝曠衝感且不朽事于重經情竭丹忱傾耳箴規曷勝延竚

茅一椎建黃堰閘示後議

竊按句容形勝於金陵爲左房背負大江接儀徵俯瞰溧水溧陽高淳三縣勢處最高而縣之北胄王山石龍洞亭子山崙山各有泉經流而南十里許至鋪頭地方匯成大溪爲竹園潭即今秦淮河發源處也自鋪頭屈曲南行約五十里至縣東橋自東橋西南行十里至南橋自南橋十五里至黃堰壩又十五里至赤山三汊河入秦淮通大江皆大溪潤澗廣可七八丈深可二三丈居然一河也先是宋有居民許湊指貲起築黃堰土壩潴積水利灌溉福祚通德等鄉官民田地

萬餘畝歷元至正七年與我明洪武十年俱給有告示尚存自黃堰壩以上至縣南橋可通舟楫民賴以灌溉自南橋以上八十餘里溪身高下相懸以故諸山水發即泛濫盈溢而閘壩未設旬則一瀉殆盡淺塞不通小民苦旱僅僅尺寸築土壩以蓄其水顧所留涓滴亦濟幾何往往水災之後即憂旱魃職是故也本縣憑士民請宜略倣北隸潞河至京之制即自鋪頭起至三汊河中間相度地形建閘三四重以時啟閉以蓄洩其水水勢若開閘只聽其去水勢殺閉閘以捍其溢則諸山之水不至一發而洩盡無餘縣自東迤北官民田地皆可賴以灌溉食貨田肥皆可便於舟行即本縣之兌運本色米三萬三千餘石皆可由三岔河入閘水運至鋪頭起陸以達龍潭倉省車腳費約八九十里石計一二斗溧水等四縣歲運食鹽三萬餘引由儀眞渡江新河口起陸至鋪頭入閘水運至三岔河以達各縣亦省車腳費約八九十里計四錢零此其明效大驗也又於堪輿家之說謂句容之水有洩無收故民間財不聚而科第亦且落寞則閘建而通縣之水節節關防節節回顧有情不既兩收其功耶且河不假開鑿水不假穿引識者稱天造地設之利句容有為士民之請建閘其畧如此

楊時喬重建東新閘記

天垂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定以分至啟閉而四時順成地列山陵川澤之形聖人定以疆理經界而四方平成天地聖人

交成萬世永賴乃人猶以為未盡豈天地體段有缺聖人功用有遺焉者時候與方推移方土與時變遷聖人耳目足跡未至不能不待後之君子而君子者因天地之故遵聖人成法不以已與智鑿若羲和治歷禹治水夫子上律下襲隨時相方合宜盡制亦萬世永賴又古今非常之業非一人計歲月可致前君子善始後君子其終亦萬世永賴三吳開闢後為荒服古聖人時未入職方禹治震澤三江吳泰伯甚土夜暴漲大雷咸禁火起閘以防蛟害成周始盛漢至今賦冠海內獨水患未改句容為吳西金陵東巔脊間接吳兩丹金陵兩溧邑獨土高產鮮水患滋甚大中丞曹公勅兵全吳江海清平端紀考度水利底績常行部周知民隱八年開府其上亟欲除害而登之利邑茅令君虛心布惠承德猷倚先勞預採楊張諸鄉紳曹胡陳諸士民合請啟閘曹公偕茅君登赤山武岐諸險阻得其形命工繪圖指事余來覽圖考事則知句容以地當兩巔脊間四圍皆山其形句曲而有容故名句容邑之山根即水源北境自武岐石龍肖亭崙諸山發源北流以岡陵危峻石骨或斷或續行險岸狹僅溝僅澗至鋪頭下竹園潭始會成溪四五十里經邑城東橋自東而南而西十五里黃堰壩南境自三茅巫金諸山會赤山湖三汊河會黃堰壩合諸派下秦淮經金陵通濟聚寶入江西南境接溧水壩下舟楫可通壩上驟雨水僅通西或南門立涸總之地勢高下分鄉南北自北而南勢似建瓴水一漲而洩則涸一

瀉而壽則暵所病在農日車運擔負薪米鹽貨所病在商兌
運龍潭路阻難輸往南鄉圩田水從高淳達溧水界天生橋
灌石臼湖而句容赤山湖會秦淮諸水亦入石臼湖南北衕
宋明帝沈瑀築湖塘至唐貞德中邑令楊廷嘉因築故隄復
道湖塘及趙宋大歷中（山按大縣湖）邑令王昕遣塘周百里立二
斗門以節旱暵稱沃壤宜稻自隄閘廢湖淤塞民據居佃又
自高淳東壩築石湖逆流以赤湖爲壑湖底高岸窄無濟圩
田鮮收所病在稅農商一以灌溉運肥饒給農一以舟載薪
米鹽貨來商一圩田少獲轉輸從江兌運足稅一舉諸便宜
集曹公亟論天造地設爲兩岸居民之利時代人與一勞永
利業經親履邑其殺渠先事東闢餘以次建邑以達於中丞

撫院耿公直指按院劉公江院朱公陳公屯院王公介院蕭
公督學趙公觀察陳公柳公京兆徐公皆名賢樂行議語在
各案檄中於是卜吉議給金數百石土高堅深厚如數建亭
三間以王丞楊慕董役數月成士民竊感此萬世永賴者名
曹公閘茅君以棗方新起亭標東新士民合疏求假偶過此
臥病曹生等以舊邦欲記余見邑俗厚川儉可以辯道藝胥
公政成適直指學院趙公視學課藝敦行士習粹美夫子適
衛樂其應當教於茲親見乃地輿家言自此建造風氣漸俊
傑生應期必然敬日望之竊惟非常業非一人計歲月長可
敘今昔始終此勤崇隄圩種松柳宜淤泥如此閘制條峻猝
漲豫啟閉以防衝突乃可久其要緒於北則余鄉先達徐公

九思令此皆昔東郊雨暴積居宅淹田稼傷行旅滯將於鋪
頭上下跨民田開數湖每田濬溝渠分散水勢未果於南則
曹公洞勘赤湖即宜洩更復居佃難言而隄閘故跡可尋而
利導於西則茅君志議以秦淮一線難受合邑水當秦淮西
蘇皮東數里濬一河俾常瀦蓄又防奔潰此皆隨時相方修
此故余俟後君子余讀禹謨功敘勸以歌俾勿壞謹擇諸公
文檄中語暨萬姓感誦歌謠諧諺叶成八韻其辭曰水環京
西孰造設閘柞流中時蓄洩遠接天章維地脈近資灌溉濟
舟楫形勝物華生俊傑俗淳財厚兼貢徹治斯居斯期樂業
保之席之即功烈

潤荒呈議始末事由

應天府治中龐爲權宜處置開荒田以充國稅以蘇民困事
案照本職先任本府通判接管卷內准本府牒爲拋荒米
勘明折銀今改徵糧激民逃竄懇乞天恩復舊議祛新法以
安黎庶事蒙巡撫副都御史夏案驗准都察院咨該江甯縣
葛仙等圖軍民籍陶梁等奏前備行到府行據該縣申開勘
過三里荒田緣由申府已該本府府尹戴參詳減免荒糧事
宜呈蒙巡撫副都御史丁批開仰再從長議處停當呈奪此
繳備牒本府通判張行勘間本官陞任又該本職接管隨經
親詣所奏田所踏勘得三里田地拋荒數多議召都縣之民
及三里葛仙等圖荒地者官爲助與牛種令其以熟搭荒相
兼承佃牒府呈蒙巡撫副都御史歐陽批府再勘該府尹蔣

覆議減免十年雜差召民承佃開款呈蒙批允隨據民人溫如泉等告認給帖開墾荒田五伯餘畝其未開荒田尚多無人承墾緣鄉都縣大戶置有本鄉之田以熟搭荒次及三里之民以熟搭荒又次及縣令督民承種從厚處給又不得已乃用國初移民之法擇取有力者遷種專取納租圖易補足糧額此議似不可廢顧人心未即樂從不敢遽強惟念方春東作之期若不權宜處置設法得人翻耕將年復一年終無起色法有罪者充徒所以供徒役也故運灰運炭煎鹽炒鐵率船負擔一應勞苦之事皆當爲之夫何今之所謂徒者止挂虛名全無實用其有力者樂於發站買免以家居貧難者苦於發站糊正法之初意也竊議以積弊無用之徒移之以允開荒有用之役似無不可府屬驛遞見役徒夫如得允備本職即當親身統領前至田所住劄不廢職事爲之經理調度至於牛工種子銀若干付領買牛其均給工食供聽便宜從事牒府該府尹蔣參議覆呈處置開荒一節是皆本官欲足稅以蘇民困故增新於舊議此誠重本裕國之道有司當務之急節年任其拋荒計不出此今歲已漸開墾此議復行作三圖荒廢之田節次漸開百姓包賠之苦將來可免矣通行呈蒙巡按副都御史歐陽批開據呈足見本官奉公之勤任事之篤仰如議一一查照施行惟實心實行務底成績斯則無負本院拳拳期望之至意也巡撫御史劉批依議行龐通判隨宜幹辦務責成効操江僉都御史周批准取徒夫開

田總遣取到日期名數冊報巡江御史趙批以有罪之民供墾闢之役勞其力而不怨安其所而不致逃即其始之既有成効計其終而糧不虛賠經國足民之計良可嘉也徒夫依擬取用此檄行職通行府屬各驛遞弔取素知農業徒夫勤支原議官倉庫銀稻置買牛具散給種食本職親往田所督率開墾當年將開過荒田收獲稻穀抵補荒糧緣由牒府該府尹蔣看得通判龐始而勸議周詳繼而躬親督率導招來之民撫恤安置指畫耕耘又調擺站之徒沿埂履畝風雨勞瘁起蓋草屋十數楹民有底止率挽小冊三四月心無限今乃獲報成實有裨於國賦竊念本官在任四年又經考滿懋著勤勞有此異政又不自以爲功似應優禮旌獎呈蒙巡撫副都御史周批通判龐竭力經營煩勞不憚績效既成循良可嘉仰支課鈔銀六兩以禮獎勸新收稻穀抵納荒糧以鼓舞人心使勤於從事等因批府至嘉靖二十八年陞授本府治中前項田務仍舊兼督緣自嘉靖二十七年三月興工起至三十年八月終止共弔取過各驛徒夫五伯四十五名共開過永熟寶熟陳墟高橋大餘五圩荒田三千五百六十五畝九分八厘修築過圩埂三千五伯二十九丈四尺挑濬過溝洫二千四伯三十一丈五尺通計收獲過稻四千四十四担八斗二升七合四勺內將稻一千三百五十担給三里糧領遞抵年荒糧又五伯担給三里里排各戶易銀抵辦節年拖欠料價銀兩餘稻運貯本府常平倉易銀仍聽開荒之用

今本職陞授南京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爲照所開荒田皆已成熟中間士大夫富豪之人多圖得之本職所以堅執不肯與者蓋以今三里之民抵納荒糧之故也若歸與富豪之家止爲一人之利其餘荒田荒糧必不肯替賠補何時得蘇已行督理開荒委官典史毛綱審訪各里民情令各自陳所見隨據申稱爲順人情以據荒田以爲永久事審據三里人戶各稱無力不能佃種又稱富豪不免遺累佃願立莊召民佃種收租納糧免其差役似應俯順聽各里排將已開之田查莊甲下逃絕見存等戶原數推出立爲四莊鍋底圩改名永熟圩已開熟田三伯九十畝二分實熟圩已開熟田九十八畝九釐於附圩空地搭蓋瓦草房二十七間立爲北惠民莊高橋圩已開熟田一千四伯二十畝五分七釐搭蓋瓦草房四十七間一披立爲東惠民莊陳墟圩已開熟田九伯五十四畝七分搭蓋瓦草房五十五間立爲南惠民莊大餘圩已開熟田七伯二畝四分二釐搭蓋瓦草房九間立爲西惠民莊又於各莊適中路口立爲公館以備主管往來宿歇督里耕事行令各佃戶照依民家納租之例如各圩田土好者每畝歲可收百斤次者七八九十斤今從其最輕將各田高下肥瘠田槩分搭大約每田一畝止納租稻六十二斤每莊推公正有力者爲莊總以提督一莊事務又與佃戶內推舉勤力丁力者爲莊甲以率領莊內各夫如遇收租之期則莊甲報知見年里長會內莊總估定豐歉分數催完且如豐年每畝全收租六十二斤內扣二斤分給莊總莊甲各一斤以償其勞其餘六十斤內將四十斤交付糧長領抵荒糧餘二十斤收貯官莊倉房預備如遇荒年比照民墾事例減納不許一槩取盈如不足許令呈官將倉房豐年收積補給總額數不敷係本年糧里遭際自行賠納無致逼迫佃戶逃竄歲收夏麥莊總會同該年里長及本圩圩長見數登簿收貯公倉以待修築圩埂及修葺倉房之費就將此四莊之民立爲佃戶永爲公田不編徭差所給牛具住房之類如有老瘦損壞聽各佃戶自行易換無致損失傾圮如有此者行令賠償修葺或有復業之民聽其告官另擇高平田畝自行開種不許擅將已定佃戶用逐莊總會同見年里長備查本年收過給存租稻及查過牛支數目呈報委官查考實民人議如泉等自開田畝聽令各爲已業各照原額軍民科則自行納糧候十年之期已滿與民一體編差在此限內府縣蒙巡撫副都御史彭批墾田補稅而躬自勸率上下俱獲其濟除本官另行外所據議處亦多明備但依擬行俟一二年後有未盡處再行潤色此繳巡按御史孫日批依行議繳

江甯縣主簿張忠

里排張銘堅　張年亨　張滿廣　高得成　劉文

毓德旺　陸福緣　王勝祖　陳友貴　薛國成　陶得

存　毛喜二　張過山　王興富抄碑呈府者六名　張

滿廣　毛喜二　王興富　張銘堅　陸福緣　張過山

弼唐龐公惠民生祠記

夫治家者見其子之田之弗蓺仰俯之弗給而轉徙也能不惻然於心而日夕思爲之所乎然居官者每視其官如傳舍而冀望陞遷稱爾求其視官如家視民如子者鮮矣奈之何民不貧且竄也甚則聚而爲盜也有能推治家之心而子其民者則民固有不安亦固有不感而必戴之若父母焉嗚呼此惠民生祠之所由建也祠之建民戴我京兆治中南海弼唐龐公之德政也先是應天之江甯葛仙永豐二鄉田曠弗蓺民累于賦役而竄者十之九父老以聞部下其議于撫院撫院下其議于京兆即未有能任其責者嘉靖甲辰弼唐公攝命判府事掌儲時值災旱頻仍乃行部履畝父老遮道陳情公蹙然嘆曰是豈田之無良也鄉之無民而弗蓺也乃募召民之無業者給牛種授農具築田塍闢汙萊京兆尹東淵蔣公復議蠲役十年而勞徠之僅得溫如泉等願墾五百餘畝公曰未也更圖之曰得之矣通變宜民乃法之良驛遞徒夫古之城旦舂也乃今懸虛名而無實用矧有力者巧於賄免無依者斃於羈役無裨於法徒損於民曷若移之以治斯田乎乃請於撫巡諸院諸院允之而又貸帑貯以爲資乃冒赤日躬督率萑茇舍竢徒流巡隄程工旱禱于社見石爐純白日光陽之徵也壘之須臾黑雲四合而雨然未洽也公還府而大雨且出郊則茂有雨及至田所則雨澤汪濊農夫欣欣然相告戚以爲異而民益循既而禾尾蟲結公憂復告于社越日羣鵲集而食之數日蟲盡乃去是歲大有秋得穀千貳百石有奇請于撫院壺山周公即以穀給三里之民以示勸舉進銓部庚戌擢治中督理益勤民亦益力闢治漸廣共成田三千五百六十餘畝分爲四莊各立舍倉又於路口適中之所爲會館以便總此而督田事者立莊總莊甲分田佃給條則明悉用垂久遠歲可收穀二千二百石有奇以三分之二供常賦存其壹以備賑乏流徙者聞之漸歸請業而二鄉無不耕之田矣是非田之良於昔也鄉之有民而民盡其力也是非民之勤於昔也公之視官如家視民如子而倡率有方也辛亥公遷南京刑部郎中民懷公之德以惠民名莊分莊揭匾乃聚材鳩工議建生祠公聞力止之協嘅公考最入覲協力子來不日告成先是諸邑尹江甯祝君翺用句容徐君九思溧水包君桐高淳黃君徐慶溧陽蔡公揚金謂公仁在八邑此其最著宜存祀年以紀其盛皆以遷去而未及舉至是溧陽尹鄒君一龍江浦尹侯君國治六合尹董君邦政句容二尹賈子中錫溧水三尹姜子從周往謀於上元尹袁君鑑礱石祠側屬府庠生劉應龍撰次始末而徵言於余竊謂公之惠民本之大學之道昔公講學於羅浮山中英彥雲集而出公之門者悉爲時名賢公出爲京兆即以此學親民余獲數接緒論窺其精神心術之微蓋誠一無僞君子也故能視官如家而惠民感神動有明徵傳曰心誠求之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易曰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始

公之謂矣是役也江甯縣典史毛綱秣陵鎮巡檢沈邦憲官劉勤與有勞焉例得附于記末嘉靖癸丑八月望日賜進士第承德郎前吏部文選司主事溧陽史際撰

國朝劉著赤山湖水利說

按赤山湖即古之絳巖湖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西北距上元縣九十里舊志載絳巖湖周廣百二十里四面皆岡而西北獨缺數里如門門之南峭然而爲蒼崖斷壑者赤山也赤山之麓磅礴方廣者二十餘里門之北蜿蜒爲平岡而止者爲竹巷爲下蜀庵諸村之地門之內東滙大澤望之杳然而瞰遠者赤山湖也後人因其水落之際近湖之灘皆圍築壩岸圍爲脊腴今時就現在所存荒澤四面之灘計之西南則

有赤山稍轉而南則有三陽地慮亭起庵葛村金村圩諸村之地湖之東則有閘頭道士圩青城埠閘子上其北而西則有馬閘里部家邊毛家里諸村之地西北則有散盆老圍以東湖口之內其寬廣尚六七十里上受茅山瓦屋浮山數百里之泉源由水西北山散盆出湖口以會器山五基空青華山之水由句容城東而至者爲秦淮秦淮之北正當其湖下流之沖者則上元丹陽鄉之戴陽圍周子圍泥圍北山圍白米圍丹陽鄉在上邑東南之極邊賦稅甚多犬牙相錯於句容界內此諸圍不但東南受絳巖之沖東北受器山五基華山之沖而曹王湯山青龍諸山之泉源復自北山元橋土橋周郎橋而下繞於諸圍之內出水門於北山圍之東與赤湖秦淮之水相會於赤山之西北而爲下散岔察其地勢丹陽諸圍北起周郎土橋之下南抵赤山之麓東界秦淮西至北山而北山岡隴自青龍蜿蜒而至北山圍內南臨淮水以抵赤山之麓若相環抱而爲門戶者然中含毋聖張家戴陽北山諸圍平洋萬頃方廣亦將百里畢澤低窪內外溝渠交錯而毋聖圍之勞猶有汚池數里其荻蘆萑葦鳧雁鵁鶄無所不具蓋昔年丹陽之一湖也又其西南當下散岔之尾流者則泥圍白米圍白米圍其大凡數十里其南與百丈圍相接又其南與西則有山矣及西至湖熟則青龍岡隴直抵於河而有石橋跪之西岸之市廛煙火幾似城中爲上元清化鄉之地過此而爲圍者依山傍藉不若丹陽鄉之一無所藉矣

然爲圍於大澤之中以犯眾流之匯也及考舊志載夏駕湖在丹陽鄉則丹陽鄉諸圍之地即古夏駕湖之地無疑矣又按上元縣東有白米湖與句容下塘村接則白米圍即古白米之地無疑矣古之上邑水患之所以不至告災者以東南有此數湖以爲瀦水之澤今則夏駕白米已爲西成東作之區而赤山一湖又復大半侵佔則此數圍之中有時田廬漂沒泛漲秦淮以致延及各鄉者是豈水之咎哉夫愛一時盡地利之虛名以與水爭地而貽他日之水患又豈獨上元之一邑爲然哉今之最可慮者倘再以赤山所存之荒澤愚民貪一時之利盡墾爲田使數百里之泉源無所瀦蓄以緩其勢則其水患必更有烈於今日者矣若鑑今日之害而欲廢

膏腴之產以還夏粲白米之舊其理則善而其勢必有所不能若及赤山湖之倘存加以疏濬使水就下而民患亦可以稍紓然抑有難言者竊考赤山一湖其東北至西南長幾二十里西北至東北亦六七里湖之乾涸等於平陸無淺可撈非開土方無由濬之使深開方之法准河工之例開立方方一丈者其工價一兩一錢開平方方一丈而深一尺者價銀一錢一分每立方見方一尺者價銀一釐一毫且無論土歸何處今姑就開方之價計之每立方一尺動支一釐一毫開平方方一里深一尺者每一里爲積三百二十四萬尺方需工價三千五百六十四兩矣今於湖中自東北至西南若開深一尺長十里闊五里之方此則五十分之一耳若開方長

十里闊三里者此則三十分之一也若開方長五里闊三里此僅十五分之一也如此一湖開方長五里闊三里而深一尺雖暗者亦知其無益況再減而少之乎然其工價亦已五萬三千有奇矣此又濬湖之語不易言者也夫廢產以還既往之湖勢既有所難行傾貲以濬現在之湖又力有難給則惟嚴禁湖中之墾於老圍新圍之外免其賦稅復存荒澤詳請具題永禁爲例以爲鍾水之地應讓尺而水得其尺讓丈而水得其丈以廣抵深較之開濬爲行所無事其亦今日補救之一法乎至城中水患內則視乎秦淮之宣塞外則視乎江湖之枯滿使其年江水不漲秦淮之水雖盛無患也倘其年江水盛漲天雨又復浸淫內外輻輳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矣其利害之故非盡在上源也

按劉著字元恭武昌人後改名湘煃爲人慷慨有志略多材藝其厤算之學受之宣城定九梅公又精地理農田水利諸家

劉著郡城內溝渠考畧

城北之河起乾河沿東行至北門橋而紅土山東永慶寺南之水自豆菜橋東經高家酒館大街北折經居民園內穿花家巷橋又穿韓家巷橋北經民居又北穿陸家巷橋經民居而北由饅頭橋入焉東過北門橋至蓮花橋而進香河之水入焉又東過通賢橋而紅土山東南之水自小五臺園上東傍諸塘由園上經管家橋穿街又經園上小橋則水漸大如

渠東經民居由糖坊橋穿高井大街又經民居直至沐府西門之內始出街經小石橋折而南循小紫竹林之街而東又至横街舊有小橋修街者毀之其流遂斷轉而北折山塘邊經土乘庵後牆之外繞庵北魚塘又有小石橋穿街東北數十步即馬家橋而中爲塘壩所阻至馬家橋則北流循香鋪營街之東穿過數小巷直至雞鵝巷街南又折而東經民居由觀音閣後亦經民居東出小巷而網巾市北大倉園石版橋之水由園上經如意橋入焉東又經民居至大椿樹而入楊吳城濠又稍東而制府署後諸小巷之水東北由杏巴塘黃家塘華嚴庵北流經石婆婆廟右入焉又東經竹橋而滿洲城有水自小關口入焉即古之所謂青谿也又南經西華

門橋復成橋而倭緞堂東之水由倉前入爲又南而舊大內五龍橋之水自半邊橋入爲又南經大中橋而南流注於秦淮此縣境在北之水也其在南者以運瀆爲經自內橋西過鴿子橋直橋分爲二支一支由乾道橋南流於江甯界至陡門橋入秦淮一支經鼎新橋西經倉巷橋而王府巷南朝天宮前之水入爲又西經望仙橋而古城隍廟西之水入爲又西經張公橋而石城門東冶城山之西之水入爲自內橋以西其流皆甚短而地鮮積潦其水皆隨運瀆而西出鐵窗櫺以達於外河自內橋而東則水東流而鐵塔倉山東之水自董家橋穿街東經園上循豐富巷之南而東流又穿兩小巷於民居內東穿高井大街之漾米橋而王府巷東北葉家橋以東之水皆會爲又東循明瓦廊而東或出街外或入民居又東穿白塔大街之北首入民居又東出園上沿途阻礙穢惡不堪而新街口南之水至破布營東與之相會又東而南由園上經永安橋又南而東入民居經小宰豬橋又經園上循羊皮巷街南而東入民居東穿盧妃巷大街經大虹橋而東而老王府之水東南流至大街循大街南流在民居內將至大虹橋之水合爲自虹橋東流循戶部街南宰牛巷北皆在民居之內東流而上街口東南之水及郵政街內之水則由鐵湯池東南穿街經諸塘又穿街經張家橋又穿街經諸塘而東南至戶部西小石橋穿街而南入民居與虹橋之水合流而東出宰牛橋橋雖小而水長盈至橋東而蕭公巷之

水自北入爲又同入民居南流經王景亮官房之內南出至書院後而五聖堂小橋之水自西入爲又東流抵花牌樓大街循街而南經民居出街循書院東牆而南而制府署前之水則由離子巷大陽溝之五老橋南流經壽星橋再南穿常府大街順街西折入小巷經小橋西南九蓮塘又西循倒回子巷順巷而南經倒回子橋又南經下衛橋經大塘西轉山荇橋而會宰牛橋之水於書院之東合流南經錢廠橋而西南繞書院前經六水橋而西方庵北之水由通忠橋循龍王廟西而南經大塘又傍民居之後而東流會於六水橋之西合流南經娃娃橋此蓋古之護龍河久而湮者也至娃娃橋南而細柳巷欄杆橋之水西流穿花牌樓大街而西傍興隆庵東而南而西由三山橋西出會於娃娃橋之南沿途壅塞亦甚又合而南流至縣治東而西方庵南之水與鬼臉營之水穿縣治東北之閘牆東出而會爲又南流經升平橋而入古城濠東南流至銀定橋而王府塘八府塘之水自北入爲又東南流至淮清橋而入秦淮此皆上元城內溝渠之最大者

劉著上元水利論

上元地脈自茅山北行至句容東北起崑崙山西起五棋山五棋山西起華山華山之水南入秦淮北入大江華山之璞脊西走嚴山西南落平起冑山左落一支南結句容縣治西南正行一支起孔山誌稱爲雁門山雁門左落一支西北經

上元長甯慈仁二鄉之地起棲霞山雁門復折而東南爲上元神泉鄉之地起湯山湯泉出於山之左其水東南經上元泉水鄉之地而入秦淮民多截之以資灌溉湯山山右之水南流由孔山西經上元長甯慈仁二鄉之地由棲霞而入大江湯山東南起大城山大城山南爲青龍山青龍東南行一支至上元之鳳城鄉爲淳化鎭又西而南行者爲彭城祈澤諸山其居中最長而南行直收秦淮者爲方山方山左右爲上元泉水惟政二鄉之地其水皆南入秦淮青龍復折而西爲武岡山武岡埂脊北走亦與青龍山接又與孔山相接而煤井灰窰多在焉武岡西落平岡由麒麟仙鶴二門之間而西南起鍾山於平岡末起鍾山之際北發一支則起臨沂木盧衡陽以及九邊十八庫諸小山此山之水從右發源自麒麟仙鶴二門之間與武岡分界北流者則由棲霞入江從左發源與鍾山分界者則由華家橋出大水關自觀音門西入江麒麟門南之水武岡與鍾山分界者則由滄波門上方門而入秦淮鍾山西南埂脊從太平門城角入城止於明之故宮西分一小支則爲覆舟山鍾山北落行大支則起蒼山又西北起三塔寺山即大壯觀山南瀦於元武湖又西北由捨兒岡起北固山即幕府山又西南入城則起盧龍山又南則爲清涼冶城諸山東分一支則爲雞籠山復與覆舟山相接諸山緜亙圍繞而成後湖後湖之水則由雞籠覆舟之間從牐口入城南經珍珠復成大中諸橋而南入秦淮爲青溪之西雞籠與冶城南結江甯府治而瀦於秦淮與大江之交此上元之大勢也

一說此考所云雞籠覆舟皆循俗說又不知北水關即湖溝之源事出人鑿地脈本由此西達石頭以至盧龍而止盧龍之東乃古北湖入江之道盧龍地脈與幕府不通也

顧文莊城內外諸水考

江甯自秦淮通舟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濠可容舴艋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自陡門橋入西至鐵窗櫺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河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易爲湮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盛然此河之開僅城中利搬運耳若郊外諸湖湮塞既多秦淮源遠而受水復衆淵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繞方山東而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鎭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澗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而爲田地侵蝕遂多狹窄且易淤墊伏秋水漲處處梗咽蓋溧水溧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閭夏秋九湖盛大上游下泛無支流分洩所以近年江甯時苦水而鄉閭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議爲挑濬或令傍河有田者計其畝數幫出工値委兩縣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汎濫之憂而往來搬運舟航所至省財力無限關係國

賦民食者非輕此當首宜講求者

顧文莊紱水考

余前會言城內外水利因考金陵新志載東南利便書曰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濠塹必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名運瀆以入倉城（今縱門橋以北一帶河至鐵窗櫺者是）開湖溝以引江水（今北門橋至珠河一帶是也）又開口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由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溥夾淮立城（今自通濟門起西至石城門皆是）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今通濟門外上至南門一帶是）其西南邊江以爲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多水涸河流乾淺在今日正與宋無異宋隆興二年張孝祥知府事奏秦淮流經府治正河自鎮淮（今南門橋）新橋入江其分派青溪（今洞神宮後一段經四象橋一帶是）自天津橋（今內橋）出柵寨門（今鐵窗櫺）入江宋時水西旱西二門外未有土也石城下即臨江柵寨門近地屬有力者因築斷青溪水口創爲花圃每久雨水暴至則正河不能急洩水勢于是泛濫城內居民被害今古湖溝青溪運瀆河身皆爲住民日久侵占壅塞不通故水患正與此類今欲復柵寨門使青溪逕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及汪澈繼孝祥知府詔澈指定以聞澈言開西園古河道通柵寨門尤便從之戚氏志云秦淮水源甚遠小川流入者衆又古來貯水湖衍後世築爲圩田日多每夏雨暴至江湖復涌水即泛濫皆經流城內一河入江自源及委所過不計幾橋凡過一橋皆爲水石岸根束扼及居民築土侵狹河道故水失其常橫流弗順是以必資柵寨門河（今內橋以西至鐵窗櫺）及長干橋下河（今南門外大橋）分洩其勢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如云通便舟楫則是小事自前如孝祥所言止謂城內被水然多不過數日即退其害亦輕若觀鄉外圩田始見其害可畏耳上元江甯溧水多賴圩田每遇水至則舉村闔社日夜并力守圩辛苦狼狽於淤泥之中如遇大寇幸而雨不連降風不涌浪可以苟全一歲之計其爲壞決則水注圩中平陸良田頃刻變爲江湖哭聲滿野挐舟結筏走避他處國賦民食兩皆失之是皆水不安流之故耳其言城內外水患最爲明切痛快與余前言郊外水患合第今諸湖既難議復惟濬支流一節稍可舉行是在有地方之責者亟議水利耳

康熙溧水劉志溧水說

溧水春秋時屬吳名瀨渚邑城曰固城（固城考云因城吳所築其址在今高淳之南）舊志曰（亦明志）正德嘉靖二志皆云溧水者瀨水也吳音謂瀨爲溧耳溧陽之名以其在水之北（水以北爲陽）而溧水又析於溧陽名遂因之也議者爲溧瀨相懸謂至是耶按春秋魯昭公四年楚伐吳遂滅賴賴即今之瀨也公羊穀梁二傳並以賴作厲厲則去溧甚近而謂之易矣人知賴之不能謂而爲溧而不知其因替音厲矣由二志未詳耳（前漢地理志有隨縣隨古厲國也莊子天地篇又有厲人厲者音賴則益驗前說之不誣）但二志之說莫考其何自來諸史及他書皆不載而史記伍員傳註有溧陽則司馬貞竟音溧爲

栗矣豈自昔已譌之耶自昔譌之則二志何從而正之耶又前漢地理志溧陽應劭註云溧水所出南湖也今宣城有南湖若應註指此則以賴爲溧者大謬矣應天溧陽二志皆述應註爲證而因省其所也二字而解愈晦應註本以溧水所出四字根上溧陽爲句南湖也三字自爲句其義謂溧陽有溧水即南湖也若竟云溧水出南湖則所也二字何義應天志云溧水亦名賴水似與二志差近矣而又引南湖證之冀究其旨至於溧陽志則直指高淳遊山之北有二峰原名溧山水經其下而南流入湖者爲溧水溧陽舊縣正在其北而縣名實起于此其說又若強合應註以正二志之譌耳而在應註亦未嘗謂溧水出而入南湖也若果水以山而名則凡稱溧者宜以山水並著矣何司馬貞史記索隱及杜佑通典皆指溧爲水名晉史及前應註皆云溧陽溧水所出而概不及山耶又謂溧陽至唐方徙于賴而其始固在固城名無取于賴也則固城獨非春秋時瀨渚邑乎而其名又何取耶及考南湖又未嘗有水從溧山來者即有之必湖中一細流耳何足取以名縣而爲諸家代稱之戰國策范環有云南察瀨湖則賴在當時亦嘗稱湖矣賴與南湖皆去固城百餘里而遙而亦在固城之西則應劭所指南湖者未必非瀨水也而司馬貞之音義或但音溧一字之本音而他未暇詳未可知也賴之名甚著于春秋宜乎秦以此名縣而後亦以此稱縣且秦之設縣於固城者仍瀨渚邑之舊址耳址仍其舊則名

亦仍其瀨而已皆未可知也正不必如二志所謂縣在瀨水之北而始名賴陽也意者如前所謂溧即賴也賴嘗作厲厲音爲溧云云似有可信者然吾終莫考其何自來矣誠未敢臆斷始詳諸家之說而稍酌之以備後考云（瀨志特書邑名爲一則其無詔）（他志七無此例故今附邑紀存條之于）

志又云溧水瀨水二名同實舊志肆之斷矣然卒莫詳其義之所由起也考瀨之釋義則水流沙上也溧者水之瀠栗而流下至急也今觀溧之水東由廬山西直達於秦淮不少停蓄春漲而多涸其勢淺而勿緩則昔之命名殆取斯義也獻要亦意之云爾若春秋曰平陵陵平則因山而名之或曰永平或曰永安或曰高平廢置不長于義無可原也

陳志山川論

文莊諸水考謂城內支河淤塞久雨泛溢民間受害宜從天津橋出柵門則直瀉易退不知青溪必與秦淮合襟繞南出三山門外水關方環抱有情故內橋以南得環抱力大中橋以東得合襟力乃富貴輻輳而各衙門峙焉明高帝經營大內集天下明堪輿者效謀卜築經營豈猶未善再考古建鐵窗櫺時水固易退而秦淮一帶不過洲渚相瀠黃蘆白蘋之鄉其明驗矣然則今城內支河當濬鐵窗櫺必不可開或非無據也愚不揣妄言莫若於鐵窗櫺三山門水門各設壩一道若久雨城中澄沒暫開鐵窗櫺分泄水勢少退即閉以

固其氣三山水門貼城牆築壩一道立禮樂射御書數六版以觀水信水及禮樂版則枯涸矣水及射則低田沾足矣水及御則高田亦可桔槔矣水及書則低田澇矣水及數則高田亦澇矣立十尺之地而四方數百里水勢如在目前視其高下之準以爲遠近疏通開鑿之功不亦善乎若多日水落即閉壩若水以通商民販載往來之事則城中血脈流通而諸病或可不作矣宋蔡君謨引水繞闕宮山後莆中人物遂盛近常州鄒之麟築文成壩遂科第蟬聯甲天下由斯觀之水何可無情直出哉

程綿莊開秦淮通丹陽河議

朱子謂吳山之脈一支南出而東北遶於建康其自西折而

北則起新安之黃山而南自績溪甯國廣德建平溧陽北至金壇起茅山又北邐丹陽句容至鎮江西南向金陵以起鍾山長山駒驥（鎮江府山）諸山之水皆東匯於丹陽之練湖茅山以東之水皆匯於金壇之長蕩湖而自句容以西則其水無不歸於金陵以西入大江山脈界於南北水源分自東西此天地之性自然之勢也秦淮一水發源於句容之西而西北流入於江此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改今進言者曰秦淮本自句邑之三台關而東匯於丹陽之香草湖又東北入江以西流之水爲東逝之川歷稽載籍未見所據若信有之則自茅山以至鍾山其脈必皆能飛度而後秦淮之洞貫穿穴乃無所不可有是理哉說者謂出三台關之東二十五里而至掘河此秦淮之舊迹又曰掘河者秦人之掘處也按邑志有掘河之名不詳所自其字則不作掘而作堀郡志又作堀然則謂秦淮掘此以成河者其傅會鄙俚不待明者而後見矣且彼既曰秦淮之正流而又曰始皇之所掘自相矛盾在已固無定見而欲天下信之其可乎蓋爲此說者但欲導秦淮於句邑之東而誣以本自東流不知水可誣而人不可欺也建康志云秦淮水有二源一發句容之華山南流一發溧水之東廬山北流合於方山埭西經府城中至石頭城注大江與地志元和郡縣志祥符圖經並同皆無東匯之說又按句容縣志首列縣境之圖而識之曰句容大水西歸金陵又有三台關圖而復識之曰本邑隨龍大水內小水俱匯於關右繞元

武向西歸秦淮使此邦之人視其水之東西誠無關於輕重之數則未必三致意於此矣然則今之輕議開鑿者不獨有害於金陵亦非句邑之利也然猶可諉曰此形家之言也今使百萬之金錢可糜山陵之當道者可鉏百姓之冢墓田廬可毀開鑿深廣如意所欲某猶以爲不便請試言之句容金陵之有河也皆以夏秋之間山水時至非若淮北之運道有昭陽駱馬諸湖與濟汶七十二泉之灌輸也以地勢論則句容高於丹陽十餘丈高於金陵亦不下十丈當春水未生與霜降水落金陵之地有舟楫而無所施況句邑乎十丈之高開未及半山水暴漲屏堰衆蹶猶或通舟然不待霜降已先秦淮而涸矣若開至十丈與秦淮等其深亦屆秋冬而必竭

矣是此河一歲之中通舟楫之日少而廢舟楫之時多也又奚賴焉或謂河開既深則東西皆得江湖之助按自金陵至丹徒內地之勢俱高於江故鎮江漕渠最易淤淺無歲不濬而金陵則河流視江水爲消長大都河未枯而湖已縮故惟夏秋之際江漲湖盈乃能有資於河而謂東西達江則終歲可以通流亦未爲明於事情者也況既曰深通則水性就下設夏秋之間山水四發河流瀰漫外挾江湖直瀉而下莫可止遏雲陽毘陵以東地勢尤卑必有陸沈之患而金陵句曲亦有竭澤之虞當此之時孰任其咎說者云孫吳六朝嘗開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避京江之險未之聞乎是前事之師也噫彼偏安一隅爲無聊不得已之計固有然者今方聖明在上梯航萬里海不揚波乃欲設險阻於門庭戶闥之前何所見之不廣也江自岷峨而下何在不險能於岸之左右悉開一河以避之乎邇來上自金陵下及京口百八十里之內洲渚叢生港汊錯列在在可避風濤所謂黃天蕩者半爲葭葦之場江之不險又莫此爲甚矣且此江東則直達海門西則控引荊楚南岸上自慈姥浦下至下蜀港北岸上自浮沙口下至東溝濱江津要以數十計皆盜賊之所窺伺也墩臺瞭望櫛比鱗次以衛行舟而賈舟客舫絡繹往來亦互相警察今歲驅入內河則二百里之天塹必爲萑苻之藪其險之可畏有倍蓰於風濤者不是之察而猶自矜廣濟之略多見其不知量也說者曰水之泛濫民之昏墊是亦有心地方者所宜加之意也夫句容一邑凡澗溪之可名者無不歸於絳巖湖以達秦淮絳巖湖自孫吳下及宋明代修隄堰置斗門蓄水以資灌溉近日居民乃悉占爲田湖之存者無幾矣秦淮源遠而受水眾今鄉間諸支河既爲民田侵蝕日以湮沒城中則正流淺狹而支河瀰淤有夷爲平陸者水潦爲害職此之由今不知復絳巖疏秦淮以瀦以洩而以通丹陽爲得計猶人之病在脾胃而欲奏功於喉舌也豈不謬哉自隋唐以來千數百年未聞持此議者近乃有無知之商賈郊野之細民剏爲是說而好事之徒從而和之巧言如簧冀以煽惑當世求非常之功乃於先賢則爲剌繆於古籍則爲無徵於事理則爲乖舛詳究終始無一可者某學識疏淺何敢論列是非獨念金陵冠冕南服本諸山川之靈淑使可任情開鑿則古之建邦立國者何取於相陰陽覩流泉哉況此千數百年之中豈無命世之君子毅然爲民興利考其所議唯在於修赤山之埂濬秦淮之支而不聞鑿破岡上容之餘智者何也彼固知此河之開而必廢有損於財而無益於民者也尚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敢私議之以待採擇

句容令朱楚望周干圩記碑

竊照句容縣大南門外百丈圩內外居民一十八村計田一萬百餘畝圩埂二十五里西北地勢畧高民住圩外舊制有乾元亨利貞五牐名曰上圩東北地勢漸低民居圩內舊制

有文行忠信四踊名曰下圩其圩埂即照村數分作一十八段各照各段承修自明朝丁操江令何時定制迄今百有餘年無異當年原派段落丈尺雖有長短不齊乃因埂地有高低之殊工力有難易之別相隄分修均勻畫定舊制原屬公平後因富戶買田契內多不受埂買者得利多金買者閙免後累及至修築之期得業者以契內無埂爲推失業者以無田爲能修埂以致搆怨訐訟案牘盈几奚可底止不但圩務日荒而已分之家產且由此而蕩費此固愚民無知好訟而實因法度不立既無以懲其前此之貪又無以定其將來之局遂致釀成莫解之患耳前年下圩與上圩民等控府批縣本縣兩次親歷該圩查勘照依原定段落界址逐細丈明查

核淸楚訊出買田遺埂致訟根由合圩人等俯首無辭各願遵照舊制段落公築公修並各具遵依詳府結案惟是立法不出萬全終難免豪强兼並章程務期永定不致日久弊生本縣查看該地情形訪之老農詢諸圩長利於埂者與之害於埂者革之勞逸均平緩急有備務其力之能爲求其法之可守者擬定十八條復又傳齊上下兩圩圩長並各村農民令其公同當面逐條細閱恐其中猶有未備之良法抑或有利於彼不利於此者不妨斟酌而衆僉行改正一時俱各死心踏地咸稱盡善悉願永遠遵行再不搆訟並又各具遵依送案隨又引諭以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同圩即無非同井之道將來不但訟息民安漸可風移俗易而且一圩如是則一邑之圩未始不可倣照行之即不僅一邑之圩亦未始不可增減損益而行之也乾隆五年知句容縣事

宋楚望記立石

呂志運瀆考

運瀆在上元江甯之境建康實錄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左臺御史郗監監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通運於苑倉按六朝運道遠自方山即沿淮以入故梁天監時自石頭至方山運瀆總二十四渡爲浮航往來也今城中之瀆特自淮達苑倉之路耳然其故道已不可決知今考驗今形而略證以唐宋人所言如後

今自笪橋西南過南北乾道橋　建康志引建康實錄云運

瀆在西州之東今笪橋西南流入秦淮乾道南北橋河是也按如實錄所說則運瀆起自笪橋既非引淮北流又非如金陵事實所云引江水而成者不知笪橋以北所引爲何水及觀其說潮溝云潮溝東經闔閭西明二門接運瀆又云其溝東頭已湮塞纔有處所西頭則現通運瀆乃知運瀆所借乃潮溝水耳古潮溝之水蓋分兩派其一由城外入靑谿志所謂鑿東渠通北塹者也今自浮橋入得吳城濠之水是其一由宮中通運瀆實錄所云闕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齊書所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疾者也今其道久湮計在唐時此水猶在故實錄以爲現通運瀆然則此水之上流可決矣建康志云珍珠河通護龍河至太平橋即笪橋也此水

正當爲潮溝豈陳人一時戲以珍珠名要自陳前已有是水建康志不能分別而兩載之其外謬往往如此然幸其言存猶可知宮內有河而其河正通於運瀆於實錄可互證也自唐以後潮溝湮塞故運瀆無源今所存瀆與淮近者藉其勢猶有時爲溝澮之盈而笪橋之下淮雖漲水不得至焉亦足以明其地勢矣　至斗門橋入於淮水建康志其水東行過小新橋而南經斗門橋流入秦淮按小新橋今名鼎新橋俗呼又名七家橋斗門橋則仍舊名　自笪橋而東北轉至大市橋與護龍河合大市橋即宋之西虹橋也今俗呼羊市橋護龍河詳淮水下　又東至內橋與青谿合建康志其自閃駕橋經天津橋而東者合於青谿按閃駕橋今名景定橋俗

呼鴿子橋天津橋今名內橋　自笪橋而西經倉巷望仙諸橋直抵西城循鐵窗櫺而出

按今運瀆之水自笪橋轉至斗門橋者已畧見於建康實錄雖未必孫吳故迹要自唐時已有其道自景定橋至內橋者見於建康志此或是宋時所鑿未可決知至於倉巷以西至鐵窗櫺亦自宋時有之而不可知爲何水建康志云崇道橋在天慶觀東武衞橋在天慶觀西舊名望仙橋皆不言其跨運瀆嘗考六朝之史每連言石頭倉城則倉城必與石頭相近度其地正當在今旱西門內冶城山左右地沈休文宋書自序云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於建康都亭里之運巷建康志引世說敘錄冶城在今運巷東舊里亭今俗呼爲黃泥巷按黃泥巷至今猶存其巷正在冶城山西今俗呼或傳爲皇迷巷者流俗妄說耳夫巷名運巷殆因運而後名今由黃泥巷稍南行出則至望仙橋然則此水殆眞運瀆之舊迹矣其水去淮稍遠正所謂北抵倉城若笪橋以北蓋取水之源而不必爲至倉城之路也又建康志珍珠河至太平橋西分兩派一派出柵寨門張孝祥云青谿舊自柵寨門入江按寨柵門恐即鐵窗櫺所出水即運瀆水也二者之語誤爾

呂志潮溝考

按潮溝即今珍珠河考之史志及今形勢證有數端建康志云潮溝吳大帝所開以引江潮考六朝時江水當本由盧龍

山今獅子山阼通後湖故史晉宋時皆有於湖肄舟師閱水軍之事潮溝名引江潮而實則通湖水耳今珍珠河正山北水關引後湖水入城其證一也建康實錄云吳赤烏四年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谿通城北塹潮溝今珍珠河入自北水關於六朝畧當爲北塹其證二也又實錄云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巡繞殿堂按青谿潮溝二水皆在宮城之外故志引京都記京都鼎族在潮溝北又梁書言朱异家列宅自青谿至潮溝也寶鼎開渠引入新宮然則潮溝入宮實始至寶鼎至陳人乃有珍珠河之號耳其證三也又實錄云潮溝東發青谿西行經古承明廣莫大夏等三門西極都城牆對今歸善寺西南角南出又云其北又開一

瀆經棲元寺門至後湖以引湖水至今俗亦呼運瀆其實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東出至靑谿者名曰潮溝按實錄所云雖不可盡曉而其言潮溝大抵出於後湖循宮城而下接靑谿畧如今珍珠河之路其證四也又實錄云潮溝接運瀆在西州之東按建康志所言珍珠河在宋時路正如此詳運瀆下其證五也由是言之則潮溝之爲珍珠河又何疑焉夫徐鉉南唐人其和鍾太監泛舟詩猶有潮溝口橫趣北山阿之句知在當時此溝猶在爲建康志者不悟其即珍珠河故分爲二水而言之不能明晰世遂疑其湮塞耳

自楊吳及明祖築城此水之西流者盡斷而自北水關至浮橋其故道居然可見第水多涸竭耳故詳論之使好事者得以有考焉

工科右給事中徐惺禁止挖煤疏略

江南素稱沃壤盡屬朝廷正供其山場隙地非塋廬相接即墳墓相連故從古及今無挖煤之例曾經前督具題奉 旨嚴禁而邇來地棍私充牙行串引營兵各家盜挖如故遇有盤詰地棍躲閃以營兵爲護衛雖有司不敢問也伏乞 睿鑑勅部議覆部覆查營兵賭博騙詐盜挖煤場深爲民害江甯省會之區督府司道府縣提鎭將領各官漫無禁治平日振飭者何事應請 勅下該督撫申飭地方文武各官嚴行禁約以後如有地棍句引營兵局騙賭博盜挖煤場者即將地棍營兵一併嚴拏依律究治如敢因循縱容該督撫按即

將該管道府鎭領題參一併議處等因奉 旨依擬嚴飭行隨該江甯分守道王紹隆奉巡按江甯察院衛貞元憲牌轉行府縣出示嚴禁

高世傑請憲禁鑿挖山脈序

身有一處受傷而即虧損全體地有一支受鑿而即動搖百脈地脈之與人身完虧一也句容北境之尖桃山係金陵句曲龍脈過峽之處復蜿蜒連接五基天王覆船諸山大龍則西去金陵分支則南結句曲鶴膝蜂腰氣同一線乃頑民因尖桃山石理細膩鑿石燒灰扦窰五十餘所朝椎暮鑿斬脈截龍貽害不小至覆船山則又有匠者開取大石龍身更罹其害幸石門朱公以地方公呈慨然力請於上嚴批勒禁仍令句邑斂貲將尖桃山買作官山錢糧閤邑輸辦以護山龍以除永患蓋欲培一處之地形全合郡之龍脈譬股肱完固大體無傷也而來卷頑民乃於五基山扦窰鑿石晝夜燒掘在彼以爲尖桃山爲金陵句曲之要脈詎知五基山又爲尖桃山之要脈山右白公新下車時即五申三令頻加禁止而馬腹偏闊鞭長不及且彼託言五基山係金陵過脈與句邑無干則是上憲之恩波方流而復遏山龍之石骨終斷而不聯行將禍延省會豈特彈丸一邑之憂已也然不備覽顛末則不知利害切脣之甚彼奸頑之貪安不已吾儕之公討不彰爰刻是帙告我同人以垂永久是爲之序

赤山湖志卷五

金陵叢書丙集之三

句容尚兆山

祈年譜

（皆公孫宏對策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此所以仲舒劉向備言皇極應精也然陽九百六歲於太乙則後亦顯於舜禹成康舜禹得百六之數凡七歲康得百六之數凡十一為漢文之世一日而山發者二十行九又四年大爾年而鳳皇反一見於桓之元嘉再見於靈之光和此又巽術數解遲惑之所由也盤冊所錄由取耳其目而推黃民功置欲杳蹟修數推觀者自擇耳故凡無關於農務者無涉於水之源委者及免賦税不由歲之荒歉者概不錄）

黃年受命披山通道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蒸民乃粒我土維揚草夭木喬厥土泥塗厥田下下賦下上錯貢金三品羽革瑤琨

周孝王十三年大雹（竹書紀年）

秦始皇三十六年斷長隴通淮流（康熙溧水劉志云三十七年帝東巡鑿秦淮作縣之北河也山按秦淮之說記載甚多疑不備引但史記止載二十七年過句曲北穿無鑿淮埋金之文則當日秦淮之說確否未可據信姑從取說較之）

漢惠帝五年夏大旱（本紀按康熙陳府志作江水少）

呂后三年夏江水溢（本紀）

安帝延光二年秋七月丹陽山崩（本紀按句容志作延熙十三年八月句容丹陽諸山崩鴻水溢吳主權原通武給貸稀食）

獻帝建安二年江淮饑人相食（本紀汜勝之書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則收常倍又云禾種擇高大者懸高燥處苗則不敗用蠶矢羊矢馬骨附子皆能使禾不蟲不蝗雪水治穀使能耐旱）

孫策始封爲吳侯（門日日）十七年吳主權省湖熟江乘爲典農都尉（宋書州郡志）二十五年建業言甘露降（吳主本傳）

吳大帝黃龍三年夏五月野蠶成繭大如卵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殺菽四年秋七月雨雹自是年十月不雨至明年夏冬赤烏三年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振貧窮（吳主權本傳）十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郗儉鑿運瀆（按定志表象定赤山湖錄作赤烏二年治赤山湖上接九源下擦百埋以通秦淮）四年春正月大雪鳥獸死者大半（本傳）是年鑿青溪開潮溝（建康實錄）五年夏四月旱（本傳）八月遣校尉陳勳於方山南截淮立埭八年夏五月雷霆秋發屯田兵及作士三萬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作邸閣名破岡瀆（建康實錄）十一年春二月地連震夏四月雨雹十三年秋八月句容丹陽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糧食（本傳按記載言山崩似皆無故自崩者今考近代每蛟發後觀其山勢直者崩毀疑古之所謂崩而因水者皆發蛟非自崩也）

會典山中出蛟每爲水患蛟卵入地之處冬不積雪令所在居民留心挖除謹按任昉述異記蛟乃龍屬其眉交生故謂之蛟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也佛書名宮毘羅裴淵廣州記蛟長丈餘似蛇而四足形廣如猪（又猪婆蛇者非此乃蜥蜴也）小頭細頸頸有白嬰胷前赭色背上青斑脅邊若錦尾有肉環大者數圍其卵亦大能率魚飛得鼈可免（張仲景金匱要略云蛟精有毒春夏二時蛟龍帶精入芹菜中人食之則病蛟龍纈痛不可忍治以硬餳日服二三升當吐出如蜥蜴狀也唐齊周顯治此用雄黃朴硝煎服下之東方朔別傳鮫傅面令人好顏色又生易產王子年拾遺錄云漢昭帝釣於渭水得白蛟若蛇無鱗甲頭有軟角牙出於外命大官作鮓食其美骨青而肉紫[illegible]此則蛟亦可食也近世有切片炒食食者亦佳但久炒則涎汁多耳）又蜃者亦蛟屬其狀亦似蛇而大有角

如龍狀紅鬣腰以下鱗盡逆食燕子能吁氣成樓臺城郭之狀將雨即見名蜃樓亦曰海市其脂如蠟作燭香凡百步煙中亦有樓臺之形月令云雉入大水為蜃陸佃云蛟交龜則生龜交雉則生蜃物異而感同也類書云蛇與雉交而生子曰蟂似蛇四足能害人陸璣云蟂音梟即蛟也或曰蜃也又徐至剛云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過雷即入土數丈為蛇形經二三百年乃能升騰卵不入土但為雉耳觀此數說則蛟蜃皆是一類有生有化也（一碎海蛤與此同名鼈鼬以為雉化之蜃未知然吾又有一者名土雜一名蛇魚能攻江岸力至猛）（陳藏器曰人於穴中掘之有人攏則有人怍人掘則一人水者則終不可出又永州記云凡殺穿山甲不可）（於隄岸上恐血入土則隄岸滲漏也劉伯溫多能鄙事亦云穿山甲性滲漏穿山甲又名石鯪又名鯪鯉又名）（鮫鯉似鼉而小似鯉四足尾有三棱鼠背無牙毛頤無鱗）農政全書與吾學編皆云蛟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間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聲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生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沖於霄卵既成形聞雷聲自泉間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蛟未起二三月前遠聞似秋蟬悶在人手中而鳴又如醉人聲此時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三尺餘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即出（李時珍云鳴聲如發銅器）攻治之法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二三月春夏之時視地

之色與氣掘土五尺餘其卵即得大如三斛甕先以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長竿掛一燈籠可以備蛟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務則蛟不起即或起而作波但擂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倘不善觀氣則於地）（掘深數尺於日未出時立人于西以頭目平地面觀之四方中其氣異者必有異物可早治之）

大元元年秋八月朔大風拔樹江水溢（本傳）二年冬十二月丙申大風雷電（少帝傳）

少帝五鳳元年夏大水二年大旱太平二年春正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三年秋八月沈陰不雨是年十月改元永安冬十一月風四反五復蒙霧連日（本傳）

景帝永安元年使都尉嚴密開丹陽湖田（明溧水志）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詔勸農桑禁浮江賈作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溢五年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溢

後主甘露元年夏四月甘露降（本傳）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二年丹陽地震四年冬揚州大水（本紀）（時揚州在早西門內）八年秋八月丹陽地震九年春正月地又震（晉書）（五行志）十年冬十二月丹陽地震（五行志）

惠帝元康五年夏六月揚州大水詔遣振貸冬十二月丹陽雨雹（本紀）尋大雪（五行志）六年夏五月揚州大水八年秋九月又大水（本紀）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自范墟登岸民驚躁相告曰石來（五行志又按江蘇境上亦有夏架湖名同而實非此湖今）

（郡縣志載枚其名而皆宋考其地今又家湖村有攤頭村范家村皆在湖熟上元句容界上說見岡村說內）

懷帝永嘉三年夏大旱江竭（懷帝紀）四年江東大水（五行志）

元帝建武元年大旱大興元年夏六月旱冬十一月乙卯雷

震暴雨十二月饑遣使振卹（本紀）二年夏五月揚州蝗三年

春二月辛未雨木冰（五行志）夏五月地震（本紀丹徒沈志作四月庚寅）六

月大水（五行志）創北湖築長隄（沈定志表按沈志於五行大有異同無有可採者錄未悉）

（錄）蝗（沈志）四年夏五月旱秋七月大水（本紀）八月黃霧四塞（五行

志）地震（沈志）永昌元年夏六月旱（本紀）秋七月丙寅大風拔木

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冬十月京師大霧閏月大旱川

谷竭（五行志）

明帝太甯元年春正月癸巳二月乙丑皆黃霧四塞丙寅壬

申隕霜殺穀三月隕霜殺草五月京師大水（本紀）秋七月庚

子朔震（石行志按明帝紀作丙子朔）二年夏四月庚子雨雹燕雀死（五行

志）三年夏四月乙亥雨雹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本紀）

成帝咸和元年夏五月大水自六月不雨至於某月二年夏

四月旱五月戊子京師大水四年春二月大雨霖秋七月

丹陽大水（本紀）以兵火詔復租稅（明係水志）五年夏五月旱無禾

麥大饑（明宗水志）六年夏四月旱七年夏五月大水九年夏六

月大旱咸康元年春二月揚州諸郡饑遣使振給二年春

三月旱詔免繇役夏四月丁巳雨雹秋七月揚州饑開倉

振給三年夏六月旱（本紀）

康帝建元元年風（五行志）夏五月旱（本紀）秋七月災風（五行志）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二年冬十月地震三年夏秋

地連震四年夏五月大水冬十月地震五年春正月地震

（本紀）冬十月甘露降（宋元志表）月犯昴星（天文志）六年夏五月大水

（本紀）七年秋七月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冬十月雷雨

震電八年春正月乙巳雨木冰（五行志）九年春三月旱秋七

月丁酉地震有聲十年春正月丁卯地又震十一月夏四

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又震升平元年冬十一

月雷二年夏五月大水（本紀）稻稼傷饑店（康沈丹徒志）冬十一月

庚子雷辛酉地震（本紀）五年秋八月己卯夜天裂有聲如雷

（哀帝紀）

哀帝隆和元年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興甯元年夏四

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本紀）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四月旱（本紀）大水稻稼蕩沒（劉志）三年夏四

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六年夏六月京師大水（哀帝本紀）朱雀

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

簡文帝咸安元年（五行志）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五行志山按丹徒沈）

（志作六年五郡大水）

孝武帝甯康元年春三月京師風火大起（五行志）太元元年夏

五月癸丑地震二年春閏三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風折木

發屋夏四月己酉雨雹五月丁丑地震六月己巳暴風揚

沙石（本紀）是年地生毛（五行志）三年春三月乙丑雷雨暴風發

屋折木夏六月大水四年夏六月大旱秋八月乙未暴風

揚沙石五年夏四月大旱五月大水六年夏六月揚州大水饑七年冬十月丙子雷八年春二月癸未黃霧四塞十年夏大水秋七月旱饑十一年夏六月己卯地震十二年春正月壬子暴風發屋折木夏四月己丑雨雹十三年夏六月旱冬十二月濤水入石頭城毀大桁殺人乙未大風晝晦（本紀）十四年夏四月地生毛（五行志）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十五年地震者三十七年夏六月癸卯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城毀大桁乙卯大風折木冬十二月己未地震是歲自秋不雨至於冬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乙未地又震秋七月旱二十一年夏四月丁卯雨雹五月大水（本紀）

安帝隆安四年夏四月地震（本紀）六月旱秋九月癸丑地震五年饑禁酒（本紀）元興元年春三月己卯甘露降（符瑞志）冬十月丙申黃霧昏濁不雨二年春二月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山按秣陵集云敗舟萬計漂殺甚多江左雖有濤患未有若此之甚）三年春正月大航南飄風飛䡟幌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庚寅敗大航殺人（五行志）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桓玄傳）己卯甘露降（符瑞志）義熙元年冬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城二年冬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又入石頭城（五行志）三年春二月己丑除酒禁夏五月大水（本紀）四年夏六月雷震冬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城（五行志）五年春三月乙亥大雪六月丙寅震（本紀）雨雹（劉志）六年夏五月

壬申大風拔樹甲戌風又發屋折木六月丙寅震（五行志）九年夏四月龍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以賜貧人弛湖池禁（本紀）五月辛巳大水（五行志）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本紀）夏五月丁丑大水地穿涌水出（五行志）十一年秋七月大水（本紀）十二年左衛軍陳湯於淮水中得璽文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璧見（晉中興書又印典卷三日經亦載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辰甘露降（符瑞志）

營陽王少帝景平二年春正月乙巳大風天有五色雲（本紀）

文帝元嘉四年冬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符瑞志）是歲旱（五行志）五年夏六月大水己卯遣使檢行振贍（本紀）丙寅雷震六年春正月丙寅雷且雪（五行志）八年夏閏六月揚州旱（本紀）九年

春雨雹（五行志）傷人畜（劉志）十一年夏五月大水十二年夏四月地震六月丹陽大水都下乘船賜遭水民米是月斷酒秋八月乙亥原遭水郡縣諸逋負（本紀）十三年春三月己未建康地震生白毛（南史檀道濟傳）十四年雷震（五行志）十五年秋七月辛未地震（本紀）十七年冬十一月乙酉甘露降（符瑞志）十八年春三月雨雹（五行志）夏五月甲申甘露降秣陵十九年夏五月甘露降建康（符瑞志）閏月雨水丁巳遣使巡行振卹（附本紀及宋書禮志二十年冬十二月詔置藉田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始耕藉田）二十一年夏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所司隨給百姓柴米（本紀）是歲甘露頻降（符瑞志）二十二年秋九月乙未開酒禁冬十月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頃（宋書本紀及）二十三年夏六月築北隄立元武湖（本紀）

是歲甘露頻降二十四年甘露頻降（符瑞志）大水疫癘遣使給醫藥（劉志）二十五年春正月積雪冰寒（五行志）詔檢行貧弊之室賜以薪米二十七年甘露降（沈志）二十八年大旱二十九年春二月乙卯雷且震（本紀）三月大風拔木飛瓦壬午風雷甚壯（五行志）夏五月丹陽霖雨傷禾稼（本紀）都下大水（五行志）六月遣部司巡行賜樵米給船（本紀）冬十二月戊辰黃霧四塞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帝會羣臣有青黑氣從東南來覆宮上（南史）

孝武帝孝建二年春三月辛亥甘露降（符瑞志）大明元年春正月庚午雨水辛未使檢行賜樵米（本紀）夏五月丙寅景陽樓有紫氣清暑殿西鴟尾生嘉禾秋九月建康秣陵各置都官從事一人司水火劫盜（本紀南史）二年夏四月辛丑地震（本紀）（附宋書禮志及南史本紀三年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蠶宮於西郊四年春三月甲申皇后始親蠶）五年夏五月蔣陵里生嘉瓜（符瑞志）秋七月雨水詔巡行賜薪米（本紀）六年春二月戊午甘露降（符瑞志）秋七月甲申地震（本紀南史）七年夏四月大風（五行志）八年春二月壬寅詔以去歲旱出倉米隨宜賑卹（本紀）八月雨水詔隨宜振恤冬十月庚辰原去年逋租去歲及今歲大旱米升百餘（前廢帝紀）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雨水丁卯詔檢行賜卹（本紀）是歲歷大風（五行志）三年春閏月庚午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賜（本紀）甘露降（沈志）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於宮（南史）泰豫元年夏六月雨水詔賑卹貧民（後廢帝紀）

後廢帝元徽元年秋八月旱三年春三月己巳大水遣行賑賜（本紀）五月乙未雨雹五年夏五月地震（五行志）

齊高帝建元元年（即昇明三年）冬十二月朱雀航華表生枝葉（五行志）二年夏六月癸未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等郡除其逋調四年夏四月癸未詔雨水頻降遣所司賑卹二岸居民（本紀二岸者南北岸也在石頭城旁見集文內）五月雷電（五行志）

武帝永明三年是夏琅邪郡旱百姓芟除枯苗至秋擢穎大熟（本紀山按昔琅邪郡縣如臨沂縣之水則不入湖與淮故明年麥苗更秀不錄）五年夏六月水詔隨宜振賜六年冬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二日乃止（五行志）是歲甘露降（祥瑞志）八年夏四月己巳陰雨十七日（五行志）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乙酉都下大風發屋（南史）秋八月詔以霖雨氾濫遣振卹（本紀）九年秋八月甘露降（祥瑞志）都下大水司徒竟陵王子良開倉振救立廨收養給醫藥（子良本傳郎內懷有司徒廟登即薦子良耶）是歲秣陵安明寺有木剖之自然有法大德三字（祥瑞志）十年冬十一月戊午詔以霖雨遣所司賑賜京邑居民（本紀）十一年春三月地震（五行志）夏五月戊辰詔以水旱故京師權斷酒六月詔霖雨既過如上賑賜秋七月丁巳詔風水爲災遣沾二岸居民（本紀）

鬱林王隆昌元年夏四月淮中魚浮出水上向城門（子良傳又曰戊子子良死）

明帝建武四年大風（梁書阮孝緒傳）永泰元年七月帝疾巫云後湖

水頭經過宮內不利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決意塞之欲引淮流會己酉帝崩事遂寢（本紀）又明帝時使沈瑀築赤山塘（南史）

東昏侯永元元年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南史）大風十圍樹及倉屋皆倒拔地震丁亥濤水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五行志）詔賜死者材器并振卹八月乙巳錮京邑今年租調（本紀）冬十二月大雪梟江州刺史陳顯達首於朱雀桁而雪不集（顯達傳）

和帝中興元年夏六月雨水遣所司賑賜（東昏侯紀）

梁武帝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武帝紀）其年築上容瀆（徐勉碑及南史）二年冬十一月雷電大雨晦夜又雷（本紀）三年

春三月隕霜殺草四年夏四月甘露迭降五月辛卯朔陰里生嘉禾（[illegible]日南史作文陰里）冬十一月甲午天晴朗西南有電光聞如雷聲三是歲大饑米斛三十五年冬十一月甲子地震六年春三月庚申朔隕霜殺草秋七月戊戌大風折木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本紀）七年夏五月大水（南史）十年夏五月嘉蓮生十二年夏四月大水十三年春二月帝始耕藉田（本紀）普通元年甘露降（昭明太子傳）秋七月江溢二年春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本紀）夏四月丙辰徙藉田於東郊（南史）三年春正月地震（本紀）六年冬十二月壬辰地震（南史）中大通五年夏五月大水御道通船（本紀）大同元年冬十月雨黃塵如雪（南史）是年省江乘胡熟（記纂淵海）二年冬十一月雨黃塵如雪辛亥地震生白毛長二尺（南史）三年春正月壬寅天無雲雨灰黃色（本紀）冬十月丙辰地震是歲饑（南史）七年春二月乙卯地震九年春閏正月丙申地震生毛十年冬十月大雪三尺（本紀）十一年春正月震（南史）中大通元年夏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雨相擊搏二年夏五月雨月夜見（本紀）九月戊辰地震生白毛（南史）冬十二月癸巳侯景引元武湖水灌城（羊侃傳）三年春正月戊辰有流星三十丈唯二月侯景軍饑（本紀及侯景傳）夏四月己丑地震丙申又震（文帝紀侯景傳）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丁巳天雨黃沙丙寅月晝見自春迄夏大饑人相食（本紀）

敬帝紹泰元年自冬至明年春三月甘露頻降或至三數升

大如奕棋子（梁書）太平元年春二月戊辰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紐自去冬至春甘露屢降秋九月龍見（本紀）

陳武帝永定二年夏五月乙未地震秋七月甲寅嘉禾生五城有橡木流泊陶家後渚（徐孝穆集）三年春正月丁酉夜大雪及且有龍跡見（本紀）

文帝天嘉六年秋七月癸未大風（本紀）

宣帝太建二年夏六月辛卯大雨雹冬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有雷聲四年冬十月己亥地震十二月壬寅甘露降五年秋九月壬辰晦夜明六年九月甘露頻降九年秋七月庚辰大雨震己丑震一女子震死十年春三月辛未震夏四

月庚申大雨雹六月丁卯大雨震秋八月戊寅隕霜殺稻菽（本紀）冬十月戊寅罷琅邪彭城郡立建興郡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並臨沂湖熟等六縣屬揚州建康秣陵江甯等縣仍隸丹陽郡（本紀及景城志）十二年夏四月己卯大雩壬午雨壬戌大風秋八月甲戌大雨霖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擊三夜乃止冬十月大雨雹雷震十一月己丑詔原丹陽建興二郡田稅十三年秋九月癸亥夜大風發屋拔樹木大雷震雹（本紀）十四年秋七月江水色赤如血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後主紀）

後主至德元年秋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冬十二月戊午夜天開內作青黃色聲如雷禎明元年春正月乙未地震（本紀）江赤如血（句容晉志）二年夏四月戊申有鼠自蔡洲岸入石頭渡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五月有物赤色自天墜聲如雷六月丁巳大風激濤水入石頭淮渚暴溢漂沒舟乘有青龍出建陽井（本紀）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霧氣四塞（陳書）（後主紀）隋平陳蕩城邑省併州縣（隋地理志景城志）

唐高祖武德三年析置更移州郡縣（見新舊志通鑑不備錄）六年輔公祏浚淮（皇朝紀苑景定志）八年江淮大水（五行志）

高宗麟德二年句容令楊延嘉置赤山湖塘置二斗門（句容志）

武后太足元年七月乙酉地震（沈志）

玄宗開元九年秋七月丙辰暴風發屋拔樹十四年大風（沈志）

天寶中改赤山湖名絳巖湖（景定志）

肅宗乾元二年夏詔天下臨江帶郭各置放生池（雍城志）

德宗貞元二年夏六月江溢八年江淮大水害稼（五行志）遣官宣撫振貸（德宗紀）

代宗大歷十三年句邑令王公復置湖塘斗門湖周百里開田萬頃（句容志）

順宗永貞元年秋江浙旱（五行志）

憲宗元和三年江南旱（本紀）四年江南旱饑遣使賑恤（通鑑）七年夏旱（沈志）水害稼（五行志）十月辛酉甘露降十一年六月水害稼十四年水（沈志）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月詔江淮旱損令所在觀察使取常平義倉據時估減糶以惠貧民（本紀）

敬宗寶厯元年秋旱（五行志）寶厯中甘露降（沈志）

文宗大和四年江南大水害稼出官米賑給（本紀）七年水害稼（沈志）八年夏江淮旱（五行志）冬十月水災（本紀）

武宗會昌元年秋江南大水（五行志）

宣宗大中十二年秋八月水害稼（五行志）

懿宗咸甯七年江淮大水九年江淮旱蝗（五行志）

僖宗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饑（五行志附吳世家云天祐十二年冬溧陽子江水中出火可以然）

吳睿帝乾貞四年鍾山陽積蝗尺許有數千僧唱之立盡（南唐世家）

南唐烈祖昇元三年十一月溧水天興寺桑樹生木人長六尺狀如僧右袒左跪衣褵皆備色如純漆可鑑（金陵志嘉靖溧水志載于晉高祖本年萬曆溧水志引都紀爲昇元六年南國志亦作六年）六年大水秦淮溢築隄爲斗門以疏導之（元宗本紀）

元宗保大五年春正月丁亥朔大雪（南唐世家）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出東方（本紀）九年夏五月辛未有大星自西南流隮西北光燭地聲如雷（世家）十年大旱命權務減征之半（伶人李家明傳）十一年夏六月至秋不雨（秣陵集）旱蝗淮流可涉民饑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於三月大饑疫十三年天裂東南（世家）保大中浚淮設斗門（景定志志又云皆大稱中而興功役）交泰元年大霧（上江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江南饑（南唐世家）七年江南災異迭見（時尚爲南唐）八年冬十一月乙未白虹貫日宋師攻陷金陵置昇州（史臣云江南無大過惡不可容而宋必欲得其地乃快以攻釗蔣等死之若曰不殺一人以定國殆宋人諛語耳故曹彬踐賢吝未敢取焉他日趙氏一塊肉誰曰不宜）宋賑城中饑民（景定志表）秋七月江溢（太宗本紀）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水害稼（沈志）雍熙二年春三月江南饑許渡江自占（本紀）夏四月遣使賑（景定志表）三年詔昇宣等州雍熙二年官所賑貸並蠲之（本紀）端拱元年雨雹傷麥（沈志）淳化三年饑（沈志）四年江南饑遣使巡撫（本紀山按丹徒沈志作三年）至道三年旱除昇州今年秋稅（明年爲咸平）

眞宗咸平元年江東轉運使陳靖請除江南二稅外沿征錢二十四事（景定志表）三年正月奉勅除放舊收歲課錢（景定志）旱振之（本紀）景德元年秋閏七月江南旱遣使決獄訪民疾苦祠境內山川多饑復振之（本紀）大中祥符二年黃雀飛蔽日又聞空中若水聲（景定志表）三年旱（沈志）四年夏遣使安撫江南水災五年夏五月江淮旱給占城稻種教民種之（本紀）除牛租（景定志）七年秋八月除江淮被災民租（本紀）天禧元年夏六月知昇州丁謂請疏後湖爲塘陂以蓄水縱貧民漁採又乞減放後湖旱租五百五十餘貫（丁之不善人共知之亦有善政）皆從之（景定志表又是年改昇州爲江甯府）四年春二月癸未遣使安撫江淮饑民（本紀）改元武湖爲放生池（客座贅語）江淮稔（本紀山按此須再檢前饑後稔不相審）

仁宗天聖元年六月從王欽若議龍溧水採丹砂（劉志）秋江南

大饑官出粟以平價（景定志）四年夏閏四月戊申減江南歲漕米五十萬石（本紀）五年秋江水溢壞廬舍遣使安撫振卹（畢鑑）明道元年江淮旱災官發米爲糜以哺流民（景定表）二年詔發運使以上供米振江淮饑民死者官爲之葬（畢鑑）慶曆三年於赤山湖舊湫立石柱水則（景定志）皇祐三年秋八月江南饑遣使安撫（本紀）四年春三月丙辰詔蠲江南民所貸種糧（景定志）嘉祐五年夏五月江溢（本紀）

神宗熙甯六年冬十月振江淮饑（本紀）七年詔賜江甯府常平倉米五萬石以修水利（景定表）八年春正月輟江南東路上供米給災傷州軍（本紀）秋八月旱（沈志）九年春判江甯府王安石請泄元武湖水使民耕種從之（客座贅語）八月詔發運司以

所存上供米減直予江東民（本紀）元豐元年春旱（劉志）徽宗大觀三年夏秋旱官爲措置振濟詔減江甯府歲貢生白瓜子羅政和三年三月江東旱重和元年江淮水詔有司還集流民（本紀）宣和七年九月詭石臼固城丹陽三湖爲圩田（劉志）

高宗建炎三年夏六月久雨不止（景定表又是年改名建康府）紹興三年江東漕臣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鈔贍劄月椿錢（本紀八年八月十七年九月詔）七月雨害禾四年旱（沈志）七年秋七月旱蝗詔所在給藥助葬冬十月久雨詔侍從官詣保甯寺祈晴知府事張澄請能修府城（以是年修濟城陞也）減夏稅折帛從之（景定表）十二月檢校官張宗元家有槃冰花文如畫至春乃止（陳志）十八年夏江東旱（本紀）十九年旱（沈志）二十三年以永豐圩田賜秦檜（劉志引舊志云邢府藪此事也按溧水高淳者似遠當以江甯者爲是又今湖熟鎮相傳爲秦氏家距永豐圩止十餘里）二十七年大水二十八年秋大風（沈志）三十一年冬十一月丙申天重陰（本紀是年春金人入犯）賜句容縣茅山天聖觀龍池曰廣濟廟（景定志）

孝宗隆興元年秋八月江東大水悉蠲其租（本紀）張孝祥奏通青溪口入江（秣陵集）二年七月江東大水（本紀）積陰苦雨振食（沈志）乾道元年開西閘河通寨柵門令水入江（景定志）寒敗者種損蠶麥大饑（沈志）八月以永豐圩田賜都統司（劉志）二年春二月振江東饑三年冬十二月江東蝗振之（本紀）四年移放生池於青溪（景定表）六年夏江東水（本紀）閏五月詔被水民戶

分第四五等免今年一年身丁錢（景定表）七年春江東旱振之九年旱（本紀）淳熙元年春正月知建康府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二年大旱官爲蠲租平糴（景定表）五年旱七年自夏四月不雨至秋九月大旱（沈志）八年旱振之（景志表）九年蝗害稼（沈志）十年知府事錢良臣請修築上元縣荒圩並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景定表）是歲旱（本紀）十一年大水詔振卹之始立養濟院（景定表）十四年旱十六年大雨水（沈志）

光宗紹熙元年江東水（本紀）三年七月壬申大雨大水害稼（沈志）四年自夏四月辛未至丙子大雨水（沈志）秋八月江東旱傷貧民（本紀）五年振江東水災仍蠲其賦（甯宗紀）冬無麥苗人食草木（沈志）

甯宗慶元元年春正月詔江東荒歉收養遺棄小兒四年春正月丁卯詔有司寬恤江淮流民六年振旱（本紀）水蝗乏食嘉泰元年饑（沈志）振江東旱仍蠲其賦（本紀）二年吳琚乞免句容和買紬絹（呂志）開禧二年秋歉（沈志）三年葉適置屯田（呂志）嘉定元年秋八月發米振糶江淮流民（本紀）二年春旱至夏秋（沈志）蝗爲災（景定志）三年旱蝗發廩振之仍蠲其賦（本紀）民饑盜作（景定表）八年夏江東旱蝗免夏稅發給廩振之開府城東門新河六月詔除江甯民戶增科家業營運錢並和買紬絹錢三千七百餘貫（景定志）九年秋九月詔江東被水甚者蠲其租（本紀）十年秋七月開行宮古珍珠河以泄霖潦見水

底有板乃止（景定志表）十一年秋不雨至冬旱蔬麥皆枯（沈志）十四年夏大水（本紀）十六年秋九月詔賑卹江淮被水貧民（本紀）十七年饑（沈志）

理宗寶慶三年秋澇（劉志）紹定二年增收後湖田租爲額（景定表）淳祐二年秋水（沈志）寶祐五年冬大雪振軍民倚閣二稅（景定表）景定元年浚靑溪淩建康城濠四千七百六十五丈（秣陵集）二年秋八月惟改鄉獻瑞麥冬十一月濟雪寒（景定表）三年經略民田（劉志）差州將打量赤山湖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景定志）四年蠲水苗稅（劉志）

度宗咸淳二年大水饑發平糶米振糶（景定表）夏淫雨連月（劉志）冬十二月地震（沈志）四年春閏正月大風雷雨六年江南大

旱九年江南地生白毛（至正志表）免沿江旱澇屯田租十年春正月詔減江東沙圩租米（本紀）

恭宗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元巴延入建康仍舊名起趙淮戍銀樹東壩（呂志）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江南大水令所在振饑（本紀）立淘金總管（劉志）二十年夏五月免江南稅糧三之一（本紀）二十八年饑二十九年六月水（沈志）

成宗元貞元年夏五月水（本紀）蝗（沈志）二年夏六月振蝗（本紀）大德元年秋九月蝗（沈志）二年春正月水振之仍弛澤梁之禁（本紀）四年春旱（至正志表）九月振飢民（本紀）冬十一月詔江南租稅普免一分十二月大雪踰尺（至正志表）再振（本紀）五年秋八月大風

江漲損禾弱冬十一月開後湖河道六年春三月詔免江南夏稅（至正志表）秋七月民饑以米二萬石振之（本紀）二十一年夏五月詔江南路夏稅免五分秋糧免三分是歲大旱民饑疫官勸富民出鈔振濟

武宗至大元年夏民饑疫官爲振濟秋七月詔免本路夏稅（至正志）冬十月又免酒課十之三（本紀）二年春三月詔免江淮被災之家今年夏稅及逋負（至正志表）夏六月蝗（本紀）

仁宗延祐元年秋八月大水發廩減價賑糶二年春正月勅以江南行臺贓罰鈔振饑（本紀）三年冬十一月饑（沈志）

英宗至治三年冬十一月饑（沈志）

泰定帝元年七月乙亥地震二年饑（沈志）四年饑振糧鈔有差

（本紀）

文宗天曆元年水（沈志）二年旱荒勸率上戶振[illegible]（至正志表又是年改建康爲集慶路）饑（沈志）至順元年饑夏五月免江淮夏稅十之三（本紀）秋七月大水（沈志）三年大水（元[illegible]史）

順帝元統元年句容五岐崩（金陵志又句容曹志作至大四年）二年秋旱（本紀）三年秋旱（至正志表山按沈志作五月水）四年濬臺治後溝故道東綠靑溪西通柵塞門至淸涼寺下會秦淮河（至正志表）五年挑濬龍光河自算子橋徑石頭城下至馬鞍山秋七月大雨至正三年秋八月蝗冬十月開濬後湖河道上至鍾山鄉珍珠橋下撈龍灣大江（至正志表又游陸山河道上至官莊鋪下至毛公瀆）四年八月旱五年雨紅霧草木葉及人衣皆濡紅色十二月乙丑地震

六年旱（沈志）九年秋七月大霖雨江湓漂沒民居禾稼（本紀）十一年旱十五年蝗（沈志）十七年（十六年明高祖朱元璋爲隆帥郭子興之將本命入集慶路改爲應天府自爲吳公）夏五月上元獻瑞麥（明史紀事本末及高祖紀）二十七年（吳前元年）夏五月旱六月戊辰大雨（紀事本末）秋七月己丑雷震（明鑑）

明太祖洪武元年冬十月濬後湖（大政記）洪武元年五月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寧嘗憫念此乎（崇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三）二年冬十月壬戌朔甘露降三年夏五月旱帝齋禱露宿三日壬戌大雨（本紀）洪武三年上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於地皇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農政全書）八月大雨水振之（大政記）免租稅（劉志）五年春正月甲午大風霾雨雪交作（金陵瑣事）秋七月壬戌風雨地震（五行志）十二月免南京濬濠作役（大政記）六年冬十一月戊申雷霆交作（五行志）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大政記五行志）八年秋七月戊辰地震（五行志）丁丑免被災田租（本紀）八月大旱（劉志）冬十二月戊子地又震（五行志）九年春大旱夏四月連雨冬十二月振水災十二年春正月己酉詔以雨雪經旬令有司給貧民鈔（本紀）是年胡惟庸家井生石筍（五行志）明年惟庸伏誅（惟庸傳）十三年夏五月雷震六月丙寅又震（五行志）十八年春二月久陰雨雷雹三月乙亥免畿內今年田租（本紀）五色雲見（劉志）十九年秋九月大雨絮二十一年夏五月雷震（五行志）二十四年夏六月旱秋七月辛丑免畿內田租之半（本紀）二十五年命崇山侯李新鑿胭脂河（明史渠水志）二十六年夏四月大旱（五行志）二十六年八月太祖命崇山侯李新至溧督有司鑿縣西境一帶爲河（鑿時石色赤因名胭脂河）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江至丹陽舍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臨惟勤役民勿暴（劉志又云相傳新私于民家太祖誅之）

建文帝元年春三月甲午地震四年夏四月飛蝗蔽天（五行志）

成祖永樂元年春三月霖雨（五行志）四月詔溧水廣通鎭牐壩設官一員初溧水溧陽崔下數罹水患乞于廣通置牐以備流泄遣人視之還言二縣水由固城湖上納宣歙廣德諸水每遇霖潦即注縣境止胭脂河與石臼湖諸水不入大江而奔注蘇松皆被其患宜於胭脂山廣通鎭及固城湖口二處築閘壩設官掌之爲便從之（劉志）二年冬十一月癸丑地震有聲（五行志）四年冬十一月己巳甘露降（本紀）是歲饑六年夏五月壬戌地震（五行志）十一年冬十一月野蠶繭爲衾（本紀）十三年大水（劉志）十四年秋九月癸卯地震二十年

秋八月免水災糧芻二十一年秋八月免水災田租（本紀）二十二年夏六月壬申地震是歲饑霖雨傷麥禾（五行志）

仁宗洪熙元年凡地震四十有二（五行志）

宣宗宣德元年地震九二年地震十（五行志）秋八月免被災稅糧（本紀）三年地震（五行志）四年春正月地震（本紀）五年春正月壬子地震辛酉又震（五行志）七年免水災稅糧（本紀）八年旱（五行志）遣使賑卹是歲復振饑免稅糧九年春正月乙卯申寬卹之令（本紀）秋七月旱（五行志）死者甚衆（劉志）遣官捕蝗甲子勅各官行視災傷蠲減秋糧十年夏四月蝗蝻傷稼（本紀）

英宗正統三年旱饑（五行志）詔蠲逋賦（本紀）四年秋水（五行志）七月庚戌免被災稅糧（本紀）大風拔木殺稼（沈志）五年春令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候考滿以憑黜陟（農政全書）大風雨壞門覆舟夏蝗（五行志）六月免被災田糧冬十二月再免六年夏五月以災異遣錄刑獄（本紀）七年大旱八年夏蝗秋饑七月辛未雷震九年秋七月大水（五行志）湖高丈五六尺（沈志）十一年夏六月旱（五行志）十三年江水奔潰（康熙陳志）十四年夏六月丙辰風雨雷電（五行志）詔振卹（嘉靖呂志）冬十一月安撫流民賜復三年（代宗紀）

代宗景泰元年秋七月大水沒民廬（五行志）水平地三尺（劉志）二年秋八月壬申地震三年地震秋八月振水災免稅糧乙酉振流民九月辛卯以地震命巡視安輯乙未振被災州縣四年淫雨傷稼既又數月不雨五年春正月大雪連四

旬（五行志）三月撫卹秋七月振水災冬十二月免稅糧（本紀）六年夏旱饑（五行志）冬十二月免被災秋糧（本紀）七年秋九月旱蝗（五行志）

英宗天順元年春久不雨（五行志）二月免被災秋糧（本紀）冬十月乙巳地震（五行志）大水（劉志）二年春二月暴風拔樹摧屋三年旱（五行志）四年春三月免被災稅糧（後紀）五年春三月連月旱傷稼（五行志）秋七月丁未免被災稅糧（後紀）

憲宗成化元年秋七月水（陳志）甲子振饑八月丁丑撫饑民（本紀）二年夏四月饑民相食命戶部議卹（呂志）三年夏六月戊申雷震是歲旱四年春夏不雨（五行志）大旱（劉志）五年夏二月雷震夏無麥（五行志）六年秋七月免被災稅糧（本紀）大水免稅（陳志）（劉志）七年饑遣巡視（呂志）八年秋七月大風雨壞廟宇（五行志）江溢（呂志）大水（沈志）九年春三月大風雨拔樹夏四月雨土（五行志）秋七月免去年秋糧（本紀）是年冬及明年春二月恆燠無冰雪（五行志）十年春三月免被災秋糧九月再免（本紀）十二年春正月地震有聲十三年冬十一月大雷雨（五行志）是歲振饑十四年夏四月免被災秋糧（本紀）秋八月丁未大風拔樹（五行志）十五年夏四月免被災秋糧（本紀）秋八月辛卯大風拔木（五行志）十六年免被災稅糧（本紀）十七年春二月甲寅地震夏四月地生白毛秋七月大風雨搖屋（五行志）水大溢（陳志）甲戌免被災秋糧（本紀）冬十一月丁酉大雨雪（五行志）先旱後潦升米百錢（沈志）十八年振饑夏五月免被災稅糧（本紀）冬十一月

旱饑（五行志）二十年夏六月免被災稅糧二十一年夏四月免被災稅糧（本紀）五月大風拔樹摧屋（五行志）秋水大旱（劉志拔恐有誤）二十二年夏六月免被災稅糧（本紀）秋九月民饑（陳志）二十三年夏六月免被災秋糧（本紀）

孝宗弘治元年夏五月丙子雷震六月己酉地震是歲大旱饑（五行志按沈志作元年一年大水）三年春二月免被災秋糧（本紀）秋七月驟雨雷壞牆是年旱四年秋八月乙卯晦冥地震屋皆搖（五行志）冬十一月庚辰振災（本紀）五年夏水（五行志）六月丁未免去年被災稅糧秋七月甲午振饑六年夏五月乙未免被災秋糧（本紀）秋八月壬申有黑氣東西百餘丈冬十月雨雹浹旬十二月壬戌雷雨拔樹七年春三月蝗夏六月癸

酉雷雨拔樹秋七月庚寅大風雨壞屋樹（五行志）九月大風落屋瓦（陳志）是歲地凡六震（五行志）以存留折銀軍米分賑（呂志）大水（劉志）江湖高一丈（沈志）八年夏五月陰雨踰月壞城（五行志）乙未免被災秋糧（本紀）是歲地再震九年地三震（五行志）十年免被災稅糧十一年免被災加前十二年夏五月皆如之秋八月免夏稅（本紀）十三年冬十月戊申地震（五行志）十四年閏七月戊戌振水災免被災稅糧（本紀）冬十月辛酉地震十五年夏秋大風雨摧橋梁牆垣拔樹木七月江水泛溢湖水入城五尺餘九月丙辰地震冬十月丁卯又震（五行志）是月免被災秋糧（本紀）十六年春二月庚申地震饑（五行志）秋九月丁丑免被災軍民（本紀）甲午地震（沈志）冬十一月免被災秋糧十七年春正月振饑秋八月免被災夏稅（本紀）十八年旱九月甲午地震（五行志）

武宗正德元年夏六月暴風雨雷震拔樹（五行志按沈志作元年二年大旱河成化宗能珍災甚）三年旱（五行志）秋九月癸亥振饑（本紀）歲荒溧民張整捐穀千石以賑（劉志）四年夏六月空中有聲如甲兵踰月乃止冬大雪樹皆枯死（陳志）饑（沈志）五年大水蠲租（劉志）夏五月狂風淫雨（沈志）六年振饑（本紀）大水（沈志）七年免被災稅糧（本紀）蘇常寧郡以水患請築廣通壩事下撫臣議加築高厚三丈杜塞二牐厲其禁勿開（劉志又云先是作閘可以蓄灌壬此水患遂永貽于濠由按今昔情申又不相件変）旱（沈志）八年秋八月免水災稅糧十年免旱災秋糧（本紀）十一年秋八月戊辰地震十二年秋八月癸酉雷雨震

死吏冬十一月癸巳大風雪仆樹（五行志）是歲大雨殺禾麥（沈志）十三年春大雨彌月漂室廬人畜無算（五行志）正月振水災夏四月甲子免被災稅糧（本紀）十四年饑甚十六年旱（五行志）

世宗嘉靖元年秋七月暴風雨江溢壞城垣拔樹萬餘株江船漂沒甚眾（五行志）冬十月辛卯振饑免稅糧（本紀）道殣相望（沈志）嘉靖間又堅築高淳上下二壩過石臼湖水出秦淮（府志）二年春正月地震大旱饑（五行志）夏大旱處暑後大水（沈志）南北流移人相食侍郎席書振之仍錮馬價（陳志）冬十一月免被災稅糧（本紀）升米百錢（沈志）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地震（五行志）三年庚戌地又震秋七月免被災稅糧（本紀）疫厲死者相枕

於道（劉志）四年秋七月己丑雷擊長安左門獸吻（五行志）五年冬十一月壬子振災免稅糧物料（本紀）六年減馬價（武志）五年六年旱蝗蘆篠一空不食禾稼（沈志）八年秋八月免被災稅糧（本紀）九年大旱（五行志）秋九月免被災稅糧（本紀）十年大水沒民居（劉志）十一年蝗（劉志按沈志作大水）十五年夏四月蝗生（句容曾志）六月甲申雷擊震死男婦十餘人十六年秋水（五行志）十七年夏大旱（五行志）廬山馬鞍等山蛟出蕩城郭溺人畜無算（劉志）六月洪水（句容志）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免被災稅糧（本紀）大水（沈志）二十三年夏秋大旱民饑（五行志劉志）二十四年夏大旱饑（五行志）民就丹陽石臼二湖掘藕充食（劉志）二十五年旱（五行志）自二十三年至是年夏四月不雨斗麥二錢（按二錢當爲二千錢）三

十一年大水（沈志）三十二年旱（五行志）三十五年免被災稅糧（本紀）三十八年夏四月雨雹（栗志）秋四月辛巳地震（五行志）洪水潰諸圩洩民居（劉志按沈志作大旱河底生蝗）三十九年秋七月江水漲奔淮民居有深數尺者冬大雪禽鳥多凍死大冰如花十二月地震（陳志）四十年秋七月饑（五行志）九月振之（本紀）大水粒米無收自後水災六年（沈志）四十一年冬十月免被災稅糧（本紀）四十五年大風雨震寺宇（金陵瑣事）冬十二月大雨二十餘日民有凍死（陳志）

穆宗隆慶二年冬十月免被災秋糧（本紀）三年秋七月江湖卒溢平地高丈餘（沈志）八月振水災冬免稅糧（本紀）五年冬十月以水災蠲衛所屯糧有差（武志）

神宗萬曆三年秋九月水（沈志）四年春三月雨雹冬十月雷五年春不雨井泉多竭（陳志）蛟起周于圩（句容志）六年秋七月壬子雷擊（五行志）八月禾生蟲苗皆黃萎秀而不實（沈志）七年豐米一升錢三文（劉志）大水八年大水（沈志）十三年春二月丁未地震江濤沸騰（五行志）十四年夏五月大雨旬餘城中水高數尺陸地行舟（客座贅語）十五年秋七月大水（五行志）溧水旱（劉志）十六年春三月旱疫秋八月壬午雷震（五行志）大饑人相食動帑銀築鳳賢圩饑民賴之（劉志）十七年有毛蟲食松葉松枯死鄉人謂之山荒（金陵瑣事）夏六月大旱乙巳發帑金賑之（本紀）六月雨是年始得秋成之半（劉志按沈志是年升米二百錢）十八年三月七日雨絲絮七月旱十月既望桃李花（劉志）十九年大水

二十一年夏四月戊戌雷震大水二十二年夏四月水赤三日（五行志）二十三年正月上旬溧水學桂華六月蛟出潰諸圩獨鳳賢圩無患遂倣舊制築圩週三十餘里（劉志）二十四年先旱後水（沈志）二十五年禁屠牛（劉志）二十六年蝗旱七月中山之麓樟樹枯而復榮人以爲時令清廉德感（劉志）二十八年自廣通鎮築壩上游之水無所泄蕩沒沿湖腴田額糧加派各鄉邑民張曉熊子成等即開濬糧遂改折如高淳例（劉志）蛟出茅山大水壞田廬（句容志）二十九年饑（陳志）句容令茅一桂訪水利開赤山湖蘇培橋河五千餘丈（句容志）三十年大水（句容志）三十二年鍾山有氣如匹練先白後黑（陳志）三十三年花山裂（沈志按在句丹界上）下視昏黑又天鳴累日聲

如怒濤（沈志）三十四年正月二日夜溧水西北閃有赤光一道抵東南因建浮圖鎭之（劉志）冬雙橋門地上霜有花鳥形三十六年夏六月秦淮河竭十日後忽漲大雨半月餘平地皆水近江圩田盡沒（陳志）漂沒民居（劉志）秋八月庚辰振饑冬十二月免其稅糧（本紀）大水（沈志）三十七年有鼠萬餘銜尾渡江食禾稼（陳志按明史五行志作四十七年）三十九年十月既望地震四十年洊饑四十一年秋七月大水（五行志）四十二年歲饑米一升值錢五文（劉志）四十四年秋九月蝗蝻大起禾麥竹樹皆盡（五行志）南工部尚書濬秦淮河（陳志附沈志鎮江上鼠千萬銜尾渡江一月方止疑明年之誤）四十五年夏五月鼠萬餘銜尾渡江食禾稼（五行志）八月既望夜五色雲見（劉志）四十六年春二月東北有大星赤色南行嗟於西其聲如雷（陳志）四十七年蝗不地尺餘（句容志）

熹宗天啟三年冬十二月丁未地震（五行志按沈志作二十二日）四年夏五月大水歲大祲六月初五日大寒夜微雪冬十一月初八日大雪人裸體三日（沈志）十二月癸卯地震如雷（五行志）是歲振卹水旱災民（武志）蛟出沒民居（劉志）五年大饑人食榆樹皮（沈志）五年二月十九日地震五月十七日大風雪晝如晦秋旱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地震有聲（劉志）六年夏六月蝗秋旱歲祲食樹皮（沈志）冬十二月戊申地震（本紀）旱（劉志）七年大饑人食觀音粉秋旱生異蟲如蟬食禾根禾盡死（沈志）冬十月癸丑地震有聲（五行志）

懷宗崇禎元年師子山下圩田築埂三千餘丈（葉志）春正月望日雷（沈志）二年五月三日大風拔木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雨冰雹（劉志）三年二月三月四月大雨雹傷麥及人鳥獸九月雷雹（沈志）戊戌地震（五行志）五年夏四月丁酉地震（五行志）六月甚寒人多衣棉者（沈志）秋旱（劉志附沈志六年正月鎮江地裂數尺）七年夏四月大風（五行志）大雨雹秋七月蝝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大熱十二月五日震雷大雨雹（沈志）八年春三月雀滿天食麥幾盡（沈志）夏四月七日雨冰雹傷麥（劉志）九年春正月甲戌雷燬樹夏大旱（五行志）望日雷二十八日雷雹桃李華（沈志）十年春正月丙午地震夏大旱（五行志）冬南京木介（陳志）十一月二十九日地震（劉志）十一年夏六月旱蝗（五行志）食禾稼（劉志）饑（沈志）十二年饑（五行志）荒民就浮山取白土充饑（劉志又云名觀音粉）四月蝗是月每夜聞天有泣聲（沈志）十三年以有人食之諭上元日民間爲米粉人食之以爲應是年旱蝗疫人果相食（沈志）閏正月丙申日晦冥風霾大作（五行志）夏五月旱蝗大饑斗米千錢（陳志）奇荒絕禾種冬十月十二日夜地震有聲（劉志）冬十一月戊子地震（五行志）詔悉免十二年以前逋欠糧稅（劉志）三吳皆饑樹皮盡至發瘞胔以食（沈志）十四年六月大旱（五行志）蝗蔽野（劉志）民饑（五行志）八月十九日雨冰雹（劉志）十五年雷震樹春二月群鼠渡江晝夜不絕（五行志）蝗（沈志）十六年冬十月大雨作雷電十二月十一日寅時地震有聲自西北來移刻乃止（劉志）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地震三月辛丑孝陵夜哭

（五行志）春有羊毛瘟疫多死（沈志）自夏五月不雨至冬十一月（劉志）七月十八日北來鼠數萬銜尾渡江（沈志）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明福王宏光二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風拔木雪數尺癸巳大雷電雨雹夏五月辛卯福王出奔丙申　清兵入城（明史福王傳及小腆紀年）冬十二月瑞雪六出盈尺五年丈田地六年山陽鄉蒲村武姓家倉稻飛出如蟲蛾農夫格而收之（劉志）八月初三日卯時雨至初四日戌時止平地水深三尺民居橋梁傾圮無算（句容志）七年四月麥秀雙穗三穗六月二十七日大風拔木三晝夜乃止八年四月十二日雨冰雹傷麥颶風拔木（劉志）九年大旱（沈志）十三年春奉　嚴旨江南漕艘限正月內過淮是時湖水正涸漕艘阻淺去紅藍埠水次八十餘里交兌爲艱縣令率民萬人鑿冰開濬糧始通十五年溧水民請折漕奉　旨查核江甯府李鵠復奉檄詣湖干勘淹沒田畝詳三院具奏奉　旨自十五年起照高淳一例改折（劉志）十六年五月中戌時見黑氣有聲從東北而南壓鎮江城（沈志未幾海寇至）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年溧水縣丈量明年得玉璽獻之（劉志）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大震溺舟倒屋無算先數日微震一二次（沈志）八年大水九年大水十年旱蝗（劉志）迅雷烈風（新廳）仁十一年蝗蔽天（沈志）十二年羣虎爲患募搏虎（劉志）十七年春淫雨夏秋旱（沈志）十八年大旱（句容志）十九年大水冬十二

月地震二十年冬十二月雨雪中雷電作二十一年秋七月霜傷禾（沈志）二十二年　南巡經句容過雨宿長巷村中至江甯登觀象臺望元武湖（呂志）春淫雨夏無麥十二月九日雷電作二十三年春正月八日雷電雨霰大雪雪復雷三十二年夏旱（沈志）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蛟水驟發丈餘漂沒民居人巢樹杪死者無算句容南門武廟衝倒大鐘浮出廟外（句容志）四十四年南巡試士子於秦淮棘院（呂志）四十六年大水（句容志山安沈志作旱大饑）四十七年大水（句容志）五十六年旱大饑六十一年旱饑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二年饑三年七月大水（沈志）四年蝗（句容志）五年秋大水（沈志）十一年綏徵被水州縣江甯與焉（呂志）十二年截留起運漕糧二十萬石於被水州縣平糶綏徵新舊欠銀及南漕等米江甯與焉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酌免本年被水額賦（呂志）四年大旱（句容志）二十二年　南巡泛舟後湖加賑江甯被災州縣截漕平糶二十六年江南被災奉　旨截漕平糶二十七年　南巡加賑被災州縣概免自乾隆二十二年起二十六年止節年災田緩徵及未完地丁三十年　南巡蠲免因災未完乾隆二十五年以前之蠲賸等款二十六七八三年之地丁二十八年之漕項四十一年奉　旨將句容江浦等十八州縣三十九年分被災緩漕於四十二年帶徵四十九年　南巡截漕平糶上元句容丹徒三縣因上年被

災加賑兩月（呂志）大水（沈志）五十一年大水（手鈔）五十二年酌借江甯上元江浦三縣被災村莊籽種口糧五十六年緩徵江甯等府自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因災積欠分作四年帶徵（呂志）五十八年大旱饑民塞道（沈志）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七年旱非無水（呂志）十九年大旱振饑貧民十七萬餘口（呂志）免徵銀糧十之六（上江志）人食地肥（沈志按地）（肥見楞嚴經即觀音粉）二十年旱二十二年浚運瀆（呂志）二十五年春正月十九日大雷雨（沈志）小旱（呂志）

宣宗成皇帝道光元年山田旱給貸口糧（上江志）秋八月十四日夜大雨明日人拾得赤子如皂莢子無算海嘯秋水（沈志）二年春加貸口糧三年水災賑銀四年春加賑（上元志）又水

六年清涼山蛟（呂志）九年春二月二十九日巳刻有五星繞日夏大水（沈志）十一年水災免徵銀米十之四八月地震（呂志）鄉試改期（上元志）十三年溧水水災賑（呂志）十四年春陰溧水無麥冬十月地震繼以雷十一月雷（沈志）十五年旱蠲災緩帶徵各項（上江志）十六年秋九月蝗十八年水（呂志）十九年水秋九月地震冬十一月竹筍茁二十年夏五月霪雨不止山拆石傾木拔（沈志）秋九月十七日雷鳴二十一夜地震二十一年水除夕流星如織二十二年春正月初六日雨木冰六月朔未刻日食既八月朔陡發大水平地四尺以河決桃源也冬至日大熱雷雨震雷二十三年冬至前一日雷電是冬蘭多花花九瓣（沈志）二十四年水二十五年水（呂

蠲因災多項（上江志）二十八年夏秋水七月初四日大風拔木（沈志）妖術翦雞毛（自記）溧水免徵二十九年大水平地丈餘鄉試改期人食觀音粉（自記）給振免徵（新志）三十年宿水不退夏四月竹開黃花（沈志）自此後竹悉花（自記）五月朔夜月見（沈志）六月滃溢句東麥雙岐

文宗顯皇帝咸豐元年竹盡花蘭並蒂重花結實（沈志附鎮江之孫溪）（江渦見底棱起如田片則乃復）溧水麥秀兩岐（新志）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晚地大震壞垣夜大風十二日某日初昏有光如電迸見火塊自空而下（沈志附上新河大王廟後冬十月地面生火周方近丈得水愈熾能毀煙）是年地生白毛（新志）三年元旦黃霧四塞（沈志）春正月溧水地震有聲（新志）二月至三月地屢震（沈志）彗秋七月路口符氏剃頭匠家

猪生白象鼻豚腹數日死（自記）四年夏雨鍼各長一二寸十一月初五水不震而水搖南北往復蕩漾各路同狀半時許五年春正月十九日迅雷急雨夏雨鍼長一二寸五月十六日大雨（沈志）是年諸水無故自溢（新志）六年夏旱地生毛秋蝗升米百錢（沈志）是年有大星西南流光芒數丈（新志）七年春正月二十七日大雷雨蝗夏四月二十六日霜五月麥雙岐夏蝗八年春三月大霜秋九月二十六日流星晝見自西而東自辰至午三五七八不等皆長尺許十年春三月十一日雹雪雜下十四日清明積雪數寸寒甚（沈志）閏三月初十日雨雹數日奇寒（自記）十五日立夏又微雪冬十月初四日地小震是年多狗頭虎傷人十一年旱蝗冬十一

月十一日夜大雷雨以風十三日蚓鳴（沈志）是年蜚（新志）穆宗毅皇帝同治元年旱蝗饑人相食（自記）冬十月二十一日雷急雨氣暖十一月初二日冬至鶉鴣鳴二年秋八月朔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沈志）溧水蝗（新志）三年借給牛本籽種浚郡內河（新志）四年春正月初一日雷十一日雷雨十三日大雷雨以風冬十二月十四日雷鳴驟雨暮又雷雨氣暖如夏土大潤（沈志）浚郡內河溧水水（新志）六年冬十月初四日晴雷（沈志）旱水涸（新志）七年秋九月十四日地兩震十七日夜又震（沈志）八年水（新志）十年浚秦淮至東水關（新志）十一年春二月十九日夏六月十九日秋七月十二日地並震八月十八日地微震十九日地大震壁搖天有聲十二年冬十一月

二十一日虹十三年冬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風地微震（沈志）

某月小茅山蛟水東流（自記）

今上光緒二年夏旱秋蝗食廬柳不傷稼（沈志）妖術放紙人翦髮各怪（自記）是年有星晝見三年旱蝗四年掘蝗子五年浚郡內河（新志）句容南門外猪生象六年正月末雨夾雪爲木冰（即木介也）樹以重折綫數斷行人十日（自記）恩免溧水湖坍浮糧（新志）七年東陽魏氏秫生怪物如道光口口亦於其地秫生金沙井向張公祠庭西桐樹杪結木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赤堰夜發蛟東陽水深三尺午即退是年鍾山亦蛟而水微小六月旱經兩月有餘（自記）

赤山湖志卷六　　金陵叢書丙集之三

句容倘兆山

興作錄

稟奉諭勘湖開河稿（辦理營防局務候補道陳公鶴齡光緒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稟）

敬稟者竊職道奉憲台面諭飭赴句容履勘赤山湖興辦水利情形稟復核辦等因職道會同新兵後營陳都司鶴齡於八月二十四日自省起程由通濟門水路前往於二十五日抵三岔河勘得一路河流均一律疏通毋庸挑濬是日適舉人秦際唐遵奉憲札會同履勘亦即趕到二十六日早職道邀同舉人秦際唐都司陳鶴齡代理句容縣知縣黎令光旦等履勘句容縣東舊河由三岔河勘起行二十里至淤鄉沿

河寬五六丈深約一二丈不等循河向東北五里至小其村又三里至河莊廟河道均寬二三丈不等又五里至畢墟村河道亦寬丈餘過此以往向東北五里至踞龍廟皆屬土岡河形淤成田地過踞龍廟土岡十里至呂坊寺又有河影約寬丈餘每逢春夏水漲之時寶堰船隻亦可駛至又八里入丹徒境之寶堰河船隻即能暢行計由淤鄉至畢墟村十三里由踞龍廟至呂坊寺十里河身尙易挑濬惟畢墟村至踞龍廟五里一片土岡施工較鉅此二十六日履勘句容縣東舊河影之情形也二十七日職道又與該舉人等履勘赤山湖周圍計七千九百三十丈以一里一百八十丈約計四十餘里湖中舊有石柱相傳高一丈二尺今祇出土尺許淤塞

太深謹勘得湖中舊有五蕩均漸淤狹惟白水蕩較大若濬五蕩則泥土仍積湖中一遇大雨時行土流入蕩依然淤塞是濬蕩之議似無把握惟白水蕩有正溜河一道通麻培橋入秦淮爲湖水之西流又蟖子壩近蕩有溜一道由張廟達義城橋至淤鄉爲湖水之東流一經濬深則湖可由東西兩路分洩泥土亦可培高隄岸再於東西擇地各建一閘以時啓閉可期水旱無虞較之濬湖挑蕩寔屬有利無弊此二十七日履勘句容縣赤山湖河道之情形也職道伏思赤山湖受茅山丫髻瓦屋斗門諸山之水洩入秦淮年久湖淤民田均受水患歷經官紳籌議設法挑濬俱以工鉅費絀而止竊念地有非常之利必待非常之人而後興今侯中堂關心民

瘼飭令勸辦官紳士庶莫不歡欣鼓舞冀覩厥成職道履勘後與舉人秦際唐等互相商推以爲江甯城外歷經水患一由於赤山湖水無分洩之路一由於江洲淤高江潮抵住淮流不能宣洩今相度水勢必須開復句容縣東之舊河以資分洩茲擬先將句容縣東淤鄉至呂坊寺舊河開通再將赤山湖內兩河深濬以河中泥土加築隄岸遇水盛漲東西可以分洩東則洩入丹徒之寶堰河西則洩入秦淮仍於兩處建閘以資儲洩既免上江句溧四邑之水患又可使蘇常船隻由內河而至江甯免長江風濤之險洵屬一舉兩益可爲百世之利惟開河工程及建閘等項經費須俟測量地勢高下方能分段該計暫准酌定所有遵諭履勘赤山湖興修江

甯水利情形理合繪圖開摺稟復是否有當仰候侯中堂鑒核俯賜批示祗遵

計開清摺一扣

一職道等履勘赤山湖周圍約四十餘里適遇水涸之時計細按圖考察所有湖中五蕩亦漸淤漸狹其中惟白水蕩爲較大有正溜河一道通蘇培橋向東北接三岔河彎曲向西入秦淮此外又有蠏子壩近蕩有溜一道向北來由張廟達義成橋東流至淤鄉擬俟開通舊河後再將湖中東流西流之河開深庶能受水以所挑河泥加築隄岸一過盛漲水勢東西分瀉水潦可免東西再爲擇地各建一閘以時啟閉涸旱無憂洵爲百世之利也

一查湖中有石柱相傳原柱高一丈二尺今祗出土尺許餘爲淤泥所掩湖地已高逾丈餘既無畜水之區又無分洩之路春夏山水陡漲固無怪其水勢瀰騰直注下遊若非設法分洩嗣後湖地愈淤愈高恐江甯一帶水患尤甚職道等又親登赤山俯瞰全湖形勢覺湖西湖東地勢高低相似所開之河正偏東北以理揣之水勢可以兩得其半

一赤山湖之水不但浸淹上江句三縣圩田即高溧兩縣交界農田亦間有受害之區議濬赤山湖正所以保護五縣圩田者其說誠是但湖內已淤成平地專濬湖挑蕩祗於句容近湖之處可免暴水之患則上江高溧下游一帶湖流全力下注浸淹仍不能免且濬土無歸一遇暴水仍淤湖內前工議棄非萬全之策也職道等愚見以開通舊河分洩湖水以殺其勢爲上策以挑濬湖中傍隄之河將濬土培厚隄岸再於三岔河下擇地修閘以資啓閉爲次策至於挑深五蕩工程與開河等而淤泥勢必附蕩堆積春夏水發仍處淤塞此論究無把握

一查句容縣東南二十里有舊河古名破岡瀆水源由赤山湖三岔河直達淤鄉按建康實錄載明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小其村東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十四埭入延陵界下埭入江甯界於是東都船艦不復行京口矣晉宋齊因之梁太子綱改名破墩瀆遂廢開上容瀆至陳又湮上容瀆更修破岡瀆至隋平陳并廢此舊河影之原始也

一職道等先由三岔河勘起沿河行二十里至淤鄉見河面約有五六丈寬深約一二丈不等現有水注其間查破岡瀆即始此處該處向東北另有叉河淤塞不通即古上容瀆也循河向東北五里至小其村河面寬約二三丈不等每逢水大船亦可至又三里至河莊廟河之寬闊與前相等五里至畢墟村河約丈餘寬過此以往向東北五里至塩龍廟皆屬土岡河形淤成平地過塩龍廟之岡十里名呂坊寺又有河影約丈餘寬每逢大水船隻亦可上駛至此八里入丹徒境之寶堰河船隻即能暢行計由淤鄉至畢墟村十三里河身尚易挑濬由此五里至塩龍廟一片

土岡施工較鉅此履勘舊河影之情形也

一畢墟村毛猖龍廟土岡究高於淤鄉平地若干須用水平測之方能得其高低尺數然以形勢觀之縱高不逾十丈岡中仍有起伏統計工程以畢墟村至猖龍廟五里爲最鉅由淤鄉至畢墟村十三里次之由猖龍廟十里至呂坊寺又次之此估計疏開舊河工程難易之情形也

一開濬此河不宜太深祇須與淤鄉現在河口深淺相等蓋淤鄉河口深淺與三岔河入秦淮之水深淺相等職道等由金陵赴赤山湖沿途測量水之深淺湖熟鎮以西水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向東水僅七八尺深因思開濬古破岡瀆舊河與湖熟以上水勢務得其平庶不致有過洩之患

竊思江甯城外一帶所以屢受水患之故一由於赤山湖水無分洩之路一由於江洲漸次淤高江湖入淮抵住湖水不能宣洩開通此河湖水可以分洩不致有汎溯抵沲之患

一湖水由三岔河分注淤鄉繞句容城東向東北會寶堰河不惟該處民田得資灌溉而蘇常客商船隻上下可免長江之險將來商賈輻輳地方漸可興復句容之利又不僅免水患而已

一凡創辦工程未經詳利先須防害攷此河自吳赤烏八年開起晉宋齊歷代因之至陳又更修之此有利無害之明證也議開此河幷非創舉不過規復舊制職道等博訪周諮地方紳民僉以爲善

一開河工程經費以及擇地建牐等事須俟測量地勢高低方能分段核算暫難酌定所有奉飭履勘赤山湖修理江甯水利各情形謹繪圖粘說敬呈鈞奪九月初十日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兩江總督部堂二等恪靖侯加一等輕車都尉左批所稟履勘情形尚屬明晰應准照辦此項工程昨已札委該道會同劉提督端冕前往督辦仰即會同劉提督審度地勢妥籌辦理務求工歸寔際費不虛糜是爲至要併候札行水利局暨劉提督查照至清摺未據同送自係漏未入封並即補送備查繳圖存

稟河工及新兵營開工日期稿（九月二十九日）

敬稟者竊職道前稟擬於九月二十二日先往赤山湖會同布置再赴江北之朱家山商辦一切二十三日適銘武軍統帶張提督景春章提督高元劉鎮朝祐奉調來省與職道商及河工事宜旋於二十四日同赴赤山湖與易提督致中聚鎮龍山代理句容縣知縣黎令周歷履勘計議開工竊念挑濬赤山湖正河係從紳士之議專爲納水起見非寬深不能有容東西十餘里非分段不能迅速當與各統領互相商搉明定寬深丈尺次第舉行查赤山湖正河由麻塔橋自西而東歷蠏子壩至道士壩橫亘共一十七里應即先行開濬次將三岔河至陳家牐舊河濟深再次將陳家牐至湖熟鎮以上之秦淮舊河濟深計三岔河秦淮河兩處工程共三十餘

里綠先將湖河開成湖水始有儲蓄之處然後濬三汊河則遏湖水使由麻培橋陳家牐洩入秦淮濬秦淮則閉陳家牐加築木壩塡土遏水於湖中此擬辦工程之次第也赤山湖春撥營勇計銘武軍二千五百人新兵營一千五百人先濬湖中正河派銘武軍由麻培橋開工自西而東會新兵營於蠏子壩新兵營由蠏子壩開工自東而西會銘武軍於麻培橋計兩軍合辦工程共長五里俟麻培橋蠏子壩河道竣事再由蠏子壩自西而東濬至道士壩銘武新兵兩軍仍應分東西兩途開工會合一處辦理此擬分派營勇分辦之段落也至新開湖河計長十七里均傍現有之大溜開濬擬將河面一律濬寬七丈底寬二丈深一丈河中泥土仍照前稟將

湖堤加高培厚並察看地段分別隄外有無民田隄外有民田者其傾塡隄內無民田者其土傾塡隄外以順輿情其三汊河及湖熟以上之秦淮現交冬令水深五六尺七八尺不等擬將河身一律濬深總以秋冬水落之時受水一丈爲度濬土亦塡築兩岸隄埂由承辦營勇捶築堅寔以免坍卸入河此擬開濬河工之丈尺也總計赤山湖之工現擬新開湖中之河一道濬深湖外之河兩道當春夏山水下注之時足以多爲容納而宣洩之勢亦可稍緩於百餘里農田寔有裨益此外另建石牐以資啓閉之議職道與各統領相度地勢不能舉行蓋兩岸隄埂均非寔土恐難堅固祇合仍於陳家牐酌量培修會議既定易提督衆鎭即於九月二十七日

先行開工銘武軍張提督等旋即馳回江陰迅即拔隊到工職道惟有會商各統領督飭弁勇奮勉從公以仰副侯中堂軫念民瘼興利除害之至意除唐提督所部之銘武軍開工日期另行稟報外理合將會同布置河工事宜並新兵營開工日期繪呈圖說具稟伏乞侯中堂鑒核訓示祇遵寔爲公便十三日

侯中堂左批所稟分派挑濬赤山湖工情形甚爲明晰仰即會商各統領督率所部弁勇循序加緊興辦以期速觀厥成繳

稟覆勘湖工稿（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敬稟者竊職道前稟分派挑濬赤山湖工情形當於十月十五日奉憲台批開仰即會商各統領督率所部弁勇循序加

緊興辦以期速觀厥成等因在案昨因朱家山河工各事大定于十一月初九日前赴赤山湖會同各統領履勘新開赤山湖正河工程自麻培橋至蠏子壩五里業已工竣河面一律寬七丈底寬二丈深一丈河中泥土均將湖隄加高培厚現至蠏子壩至道士壩止十二里亦已開成五里如今年天氣晴和湖河十七里之工可以一律告竣各營弁勇蒙憲台節次犒賞酒肉歡聲雷動力役甚勤而附近居民又以濬河培隄保護民田甚衆一舉而兩益俱備誠屬工歸寔濟餉不虛糜將來可無水潦之虞雖婦人孺子莫不感頌恩德衆口同聲職道與各統領籌議俟湖河工竣即濬麻培橋以下河道泥土仍應培隄以便修建陳家牐次濬三汊河俟三汊河

工竣即濬秦淮其建牐石工已飭工員陳丞等傳匠議購石價稟候批示應可早爲伐石及時興工並會商各統領濬三岔秦淮兩河須築壩三道一築麻培橋一築蠏子壩俱遏水於湖中一築何容來河遏水逆而之東約計三壩所需木料甚多應由各營預購木樁以爲築壩之用惟明春三月以後山水陡發即須停工得能儘今年將湖河竣工開春專建陳家牐濬三岔河以及秦淮河道各軍踴躍從事或可告成除面商各統領督率弁勇趕緊工作外所有續勘籌議赤山湖工緣由理合具稟是否有當仰祈侯中堂鑒核訓示寔爲公便

二十八日侯中堂批據稟已悉仰即移會各營乘時加緊工作毋稍延誤切切繳

議辦陳家牐詳咨稿（十一月二十八日詳）

爲詳明事竊照赤山湖河工（驗收）道於本年十一月間在工與各統領籌議俟湖河工竣即濬麻培橋以下河道泥土仍應培隄以便修建陳家牐次濬三岔河俟三岔河工竣即濬秦淮其建牐石工已飭工員陳丞等傳匠議購石價庶可早爲伐石及時興工當經稟明（詳院閣督憲並抄稟各憲會）在案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據赤山湖工員陳丞光烈等稟稱竊卑職等於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憲台札開竊本道於光緒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稟赤山湖河工自麻培橋至蠏子壩業已工竣續勘籌議工程情形請示遵緣由除俟奉到兩江爵閣督憲左批示另錄行知外查湖河工竣後即須築壩三道挑濬三岔秦淮兩河應由各營約數預購木料以爲壩工之用前領經費如有不敷即請續赴水利局請領濟用至陳家牐石工亦須及早籌備應由工員傳匠約估需用各項石料工價若干開具細數清摺呈由本道復核稟請憲示飭辦以便早日伐石運工明年正月即行興辦免致遲誤除分別咨行外合亟抄稟札飭札到該員等即便遵照迅速辦理稟復核辦切切等因奉此卑職等遵即傳同石匠馳赴陳家村邊赤山東石牐詳細履勘寔勘得該牐橋面倒壞雁瓦墻亦傾卸殘缺頹敝不堪應將舊基起除重施樁木再安底板層層鑲砌穩固以垂久遠量得舊牐穿心寬六丈六尺河道現擬濬寬牐座亦擬加寬一丈新造牐座擬寬七丈六尺卑職等

率同工匠詳慎估定做法並撙節估計經費寔需造牐經費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五錢六分連同築壩戽水工價共估需銀一千二百三十二兩二錢二分六厘至麻培橋石柱前奉憲諭酌量添建亦經卑職等督同紳耆詳細履勘應添建四十根以備山水暴漲圩民涉險之助估需經費銀七十七兩五錢七分五釐惟察赤山近在牐邊產石甚多伐用甚便初不慮石之難購也卑職等督同紳耆工匠細爲考較而石質紅脆竟不堪修牐之用勢必借助他山而金陵所用石料多取資於窰村去省垣四十里去陳家村邊約五十里現值河水乾淺石質沈重難資浮送即待春水稍發再行購運而時值挑濬秦淮湖熟一帶築壩攔水河道梗塞勢難越渡施

工易而石料購運難卑職等不敢含糊誤工不得不據寔稟明可否俟全河大工告竣明年秋後再議建牐仰候憲裁謹將奉委勘估陳家牐牐工經費及石料難運原由並造具估册聯銜稟復呈祈憲台鑒核施行

請册

計開

一陳家牐居絳巖山之東始設於前明萬厯二十九年句容令茅一桂相其地勢上爲華陽會歸下達淮水川流爲一湖命脈所關數圩灌溉所賴扼要建牐以譏啟閉迨世遠年深漸致崩卸國朝乾隆五十三年經各業民集貲重建以利田疇咸豐年間兵燹之擾累牐座折卸傾頽者又幾

三十年矣農田命脈所關固宜妥爲重建者也量得舊牐形勢北邊雁尾牆穿河心二丈四尺南邊雁尾牆穿河心寬三丈二尺居中寬一丈是原建橋座兩岸穿心共寬六丈六尺今河面既擬濬寬牐座亦擬寬一丈北邊雁尾墻擬寬二丈九尺一字進深一丈四尺八字進深三丈高一丈二尺南邊雁尾牆擬寬三丈七尺一字進深一丈四尺八字進深三丈高一丈二尺居中牐面寬一丈一甃出水統高一丈二尺全牐共寬七丈六尺察看原牐舊雁尾牆所存石塊僅有三成須添購七成措用而樁木石板及腰鑲鎖口等石則需新施油灰工料概同新造擬先將舊雁尾牆全行拆去用一尺二三寸廣木挨密下樁樁深一丈

以碎石卡樁頭石板平鋪樁面用大河工石就樁板砌牆脚重用油灰鑲縫以碎石襯裏安砌牆座丁頭石穿連鐵巴裏力腰鑲石做扁鎖口封口砌成雁尾牆兩座居中以一丈三尺長整青石作牐面嵌鑲穩固以利行旅牐門就雁尾牆一字兩邊起槽安板板藏鐵環以便套索啟閉之用此就該牐形勢以擬牐座之丈尺做法也

一建牐必先築壩戽水方能施工今估築攔水壩一道長七丈頂寬一丈四尺高深一丈每丈土三十方計用土四百二十方工完啟除土四百二十方約用大河工石一百丈每丈一千六百文計錢一百六十千文約用丁頭石一百八十个每个二百四十文計錢四十三千二百文約用腰

鑲石五十丈每丈二千二百文計錢一百一十千文約用鎖口石十六丈二尺每丈二千四百文計錢三十八千八百八十文約用牐底石十丈每丈三千文計錢三十千文約用襯裏碎石五十方每方三千六百文計錢一百八十千文約用拖縴有眼石二塊每塊三千六百文計錢七千二百文約添用牐面石二塊（本舊五塊現尚存二塊沈河底計長一丈三尺寬厚各一尺二寸每塊錢三十六千文）計錢一百八十千文約用寘磚一萬塊每萬三十六千文計錢三十六千文約用石灰四百二十石每石四百五十文計錢一百八十九千文約用桐油十六石每石十千文計錢一百六十千文約用糯米二十石每石三千二百文計錢六十四千文約用一尺三寸廣木一

百五十根（碼九兩十二其做桁木用）計銀一百八兩約用二尺廣木十五根（碼四兩二錢十二其做牐板用）計銀五十兩四錢約用油板二十塊（每塊一錢六分做牆板用）計銀三兩二錢約用皮槁一百根（扎架及搭綑用每根一錢五分）計銀十五兩約用棕繩一千五百根每根十一文計錢十六千五百文約用麻繩五十斤每斤八十文計錢四千文約用細麻五十觔每斤一百四十文計錢七千文約用鐵巴鐵攀鐵環等鐵器計錢三十千文約用安砌河工石丁頭腰箍鎖口等石石工一千工每工二百二十文計錢二百二十千文約用折砌舊雁尾牆石工小工一百工每工一百六十文計錢十六千文約用下樁卡樁頭平樁板小工三百工每工一百六十文計錢四十八千文約用擡石襯裹化灰調漿等小工三百工每工一百六十文計錢四十八千文約用搭棚及製石匠應用器具並開工完工犒賞等項計錢五十千文以上工料工價雜用等項估需銀一百七十六兩六錢又錢一千五百六十五千七百八十文一六五折合湘平銀九百四十八兩九錢六分共需造牐經費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五錢六分又估運土築壩及啟除土方壩工共一千工每工一百六十文計錢一百六十千文又車水一百工每工一百六十文計錢十六千文以上築壩戽水工價估需錢一百七十六千文一六五折合湘平銀一百六兩六錢六分六釐查造牐若在築壩濬河之時可省壩工若在開壩放水以後須另行築

壩理合登明綜計一册連同工料工價雜用等項經費及築壩戽水工價共計需銀一千二百三十二兩二錢二分六釐另估麻培橋石柱應添建四十根每根連座見方一尺三寸長四尺寬一尺打眼工價及運工水腳在內每根錢三千二百文共計需錢一百二十八千文一六五折合湘平銀七十七兩五錢七分五釐合併陳明稟請鑒核等情據此查核勘估牐工尚屬核寔所稟赤山附近石料不堪采用遠在寶村購料趕辦不及擬俟河工全竣明年秋後再議建牐各情均係寔在情形合將牐工做法估計工料照繕清册具文詳送仰祈憲台鑒核批示祗遵寔爲公便十二月初一日奉　侯中堂左批據詳陳家牐工現值河水乾淺石料賒運維艱應准如詳於明年秋後工竣再議興建仰即遵照繳册存

咨復開濬句容舊河俟此次湖工竣再行勘議稿（十二月初五日）

爲（咨復移會）事光緒八年十月十八日准（[illegible]總局金陵水利總局江寗府）咨開據代理句容縣黎令光且稟據侯選訓導陳汝濟等稟稱句邑地當衝要自六朝時人物財賦爲東南極盛之區厥後河道淤塞舟楫不通以致日漸彫敝加以兵燹後民間生計更覺蕭條迄今二十載有餘百廢尙未一舉職等舊目時艱實有惻然於中不安啟處者伏聞侯中堂念切民瘼興辦水利委員查勘湖河情形設法挑濬寔爲地方之第一要務從玆舟楫可通

田時有類是天生非常之人以興萬世之利在稍有知識者莫不歡欣鼓舞冀覩厥成詎聞有主風水之說者以爲開通河道則水勢東西分流恐有妨礙以致中止士民大爲失望職等再四籌思現擬一變通之法自三岔鎭挑起至蹕龍廟止約計三十餘里工費尙不甚鉅由蹕龍廟至寶堰一節間而不挑其水勢仍屬西流風水可無傷損則行李往來盤撥而度寶堰舟楫即能暢行以達蘇杭匪特行旅之樂利無窮即遇赤湖泛漲則此河分洩水勢澇災可免或逢旱年則兩岸農田亦可藉資灌溉無虞涸旱之災誠一舉而三善備矣至湖河形勢公祖瞭如指掌無庸再瀆爲此據情稟明伏乞電鑒申詳水利總局憲恩轉稟侯中堂可否俯賜批准開濬

河道以興水利則闔邑士民感德無旣望恩上稟等情前來卑職伏思開濬河道以興水利誠地方要務茲據該職等稟稱各節尙屬實在情形理合稟請憲鑒酌奪可否轉詳侯中堂俯賜批准舉行伏候批令祇遵等情到局據此查此案開挑赤山湖工程先經貴道會督都司陳鶴齡舉人秦際唐前往履勘于稟復將憲摺陳查勘情形第五條內議先由三岔河勘起歷淤鄉破岡瀆小丹村河莊廟畢墟村蹕龍廟呂坊寺等處直達丹徒境內之寶堰河幷于第八條聲明湖水由三岔河分注淤鄉繞句容城東向東北會寶堰河不惟該處民田得資灌溉而蘇常客商船隻上下可免長江之險各等語旋奉批准照辦祇因邀集省城紳董會議以詢訪句容士人云淤鄉古來本在赤山湖一百二十里之內（山按唐宋之赤山湖百二十里皆如所云杜桂在內若是淤鄉之瀆湖見異蹟其湖不三百里不能至彼土人所云非無所本但昧於時世耳）當初破岡瀆上容瀆通運已千餘年之事酌古準今決非由蹕龍廟而達寶堰或另有故道應須訪尋從緩計議先請挑濬湖中河蕩現在開工即照此議先行興辦厥後能否次第舉行尙須從長酌議今據該代理縣黎令稟據該職等具稟前情是否可行抑應如何妥酌辦法本總局無從懸揣應請仍由貴道予前詣工次時會同各營督同工員印官邀集士著紳董博諮輿論體察情形熟商定議移復過局再行會核詳辦除批示外合就咨請又於十月二十二日准（貴總局金陵水利總局）咨開據句容縣候選教諭張長鑑等稟稱竊句容在六朝

時城外河道爲金陵蘇杭船艦往來要隘迨後淤塞商旅旣多長江之險而地方之土瘠民貧更不堪言今秋欣聞侯中堂委員挑濬赤山湖並察看舊河道擬即一律疏通以分水勢以便農商旋蒙局憲逐細履勘繪圖估工闔邑士民忭舞稱道謂大利之興及千百里之遙垂千萬世之久無有過於此者惟近聞有惑於風水者以湖水東流有礙金陵風水此不明地勢之說也當湖水盛漲時東西分洩容或有之至於淤鄉以東至蹕龍廟十八里漸高至十數丈水勢趨下斷無逆行東流之虞至其間應需建閘或築壩之處應請隨時察辦查前吳赤烏年間河道開通船艦暢行不復繞道京口迄誌所載歷有成效且農田得此而旱澇有備湖水得此而蓄

洩相資其樂利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公叩局憲電鑒可否詳請候中堂恩賜批准飭委開濬利濟萬民等情到局據此查此案前據句容縣黎令稟據候選訓導陳汝濟等呈請開復赤山湖之東三岔鎭一帶河道等情到局當經檄局據情核案咨請仍由貴道於前詣工次時會同各營督同工員印官邀集士著紳董博諮輿論體察情形熟商定議移復過局再行會核詳辦在案據稟前情除批示外合再據情咨請辦理等因准此查敝道前於本年八月間奉爵閣督憲左諭赴句容履勘赤山湖與辦水利情形當與上元縣舉人秦際唐新兵後營管官儘先都司陳鶴齡代理句容縣知縣黎光且等周歷履勘水道源流原議自淤鄉起歷趾龍廟至呂坊寺止

開濬河道以爲句容諸山各水分洩之路再擇地建牐以時啓閉可期水旱無虞奉爵閣督憲左批准照辦嗣因邀集省城紳董會議均請從緩計議改爲先濬湖河次濬三岔秦淮兩河以爲納水之策當經（金陵水利）總局與省城紳董議定復開句容縣東舊河一事俟湖河工竣後察看情形再行商辦並由敝道稟奉批飭會商各統領督率所部弁勇循序加緊興辦等因各在案現在湖河業經興工三岔秦淮兩河次第舉行各軍協力挑濬約計明年三四月間當可一律竣事如納水之策與金陵省城水利有益似不必費此鉅工如水利仍無效驗屆時再行熟商勘議核詳當此工作正殷似未便半途更議轉致耽延誤工相應咨復爲此合咨（貴總局 貴府）

請煩查照希即（核明飭遵施行 轉行上元句容兩縣知縣施行）

遵批核議雍與三等稟詳復稿（十二月初七日）

爲詳復事竊於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憲台批雍與三等稟請挑赤山湖五蕩由奉批仰督辦句浦六河工事務陳道確查妥議具復察奪稟抄發等因奉此查抄稟內稱文生雍與三職貢生夏明根標下雲騎尉王業歲貢生楊端椿恩貢生馮德恩廩生陶斯詠廩生陶璞廩生陳浩文生陶闓聲爲瀝陳湖河形勢籲恩采擇以廣德政事竊職生等前因赤山湖淤澱太甚水患頻仍稟請酌籌浚治蒙批江藩司委員確勘在案繼因湖身遼闊全湖開挑工鉅費絀勢屬難行不得已求濬五蕩以殺建瓴之勢疏淮水以免橫決之虞雖非

上策利賴已多亦經計陳在案仰荷侯中堂軫念民艱飭營挑濬凡濱湖士庶欽感之下歡若更生惟細察施工次第似不專主開湖及閘候補道陳公稟辭始知[illegible]請開通句容縣東之舊河使湖之東流洩入丹徒之寶堰河既可免上江句溧四邑之水患又可便蘇常船隻由內河而至江甯等因竊見宏深規模遠大誠非淺陋所可企及惟職生等世居湖側生長圩鄉訪父老之傳聞采近今之輿論窮究利害測量高低覺所稟湖有東流及舊有河道等說不無可疑職生等不敢緘於上聞竊不揣冒昧而瀆陳之伏查赤山湖坐落逼近赤山東麓距茅山球山瓦屋諸山甚遠（山按茅瓦誠遠然球 山即虬山在十里內）茅山之水自正東而來由溪澗中流三十里始至淤鄉河又

數里至義成橋又數里至青生埠村前入湖其球山瓦屋諸山之水則自東南而來流四十餘里始至葛村等處之支河入湖皆自高遂漸而下山不一山河不一河計湖之上游共有進水山河七道湖之下游僅有出水口岸兩處一曰蝦子壩出三岔鎭之元盛橋入淮一曰龐搭橋出陳家邊村之石牐入淮兩河相隔三里其流雖分其入淮則一今乃謂蝦子壩有溜一道由張廟達義成橋爲湖之東流是誤將湖之上流下流牽合爲一矣且張廟距河邊路凡七里淤鄉入湖之流並不經過彼處此湖有東流之說可疑也又查淤鄉村之河有南北二道南河受茅山支水北河受句容諸山及鎭山之水均入於湖故老相傳謂此二河前代皆經議開彼時並無水患之處不過思通蘇常運道俱以山岡阻隔又高低懸絕卒難蕆事今所請開之河由淤鄉至小茨村河莊廟舉墟村諸處此十餘里之間尙有河影然寬僅丈餘者多寬至二丈者少由南塘至壘龍廟土岡橫亙約高十餘丈之譜由壘龍廟至呂坊一律熟田略無河影其呂坊寺以下之河影則山以東入寶堰河之水道也細審地勢不獨壘龍廟一片土岡向無河道即呂坊寺以上之田亦非河身淤塞而成盡由湖向東逐漸而高越壘龍廟而後逐漸而低水性就下豈能激而行之況歷考傳記似未聞該處有河可以通流此舊有河道之說可疑也至寶堰鎭之河其源亦分南北南河受茅山東面之水北河受句容諸山東面之水其入江水道較秦淮爲尤遠所以每逢山水驟漲宣洩不及輒被水災今夏大雨時行沿秦淮各村鎭水勢汪洋而寶堰鎭街亦水深二尺餘然則僅受諸山一面之水尙且時虞泛濫若更益以淤鄉河之水其受患伊胡底也職生等周圍履勘反復推詳竊謂江甯水利總宜就湖身講求誠能先濬五蕩使山水之瀦至者有所停頓次將湖熟鎭上下淮河之淤甚者全行挑深則開通寶堰固可爲百世之利即不通寶堰亦非僅一時之功否則就令寶堰開通亦不過將上江句溧之水使丹徒分受於大局恐無裨益萬一勉強告成而不能分洩則湖水變爲河流其溜愈急其勢愈猛一遇霪雨濱淮百餘里之田廬不堪設想矣詳審候補道陳稟意亦非謂開湖可緩祗以濬蕩則土無去路疏河則功可易施通盤籌畫煞費苦心然五蕩蕩在湖邊即以濬蕩之土爲堅築湖隄之用似亦事半功倍至因湖身淤塞太甚就湖中浚河築隄亦屬變通謀利但湖中既已創隄湖水即爲隄束數十年後隄外之湖能保居民不悉占爲田乎此亦流弊之不可不慮者也職生等非不知事經核定曷敢瀆呈但念幸値侯中堂關心民瘼以士庶不敢呼籲之際一經陳請立興鉅工厚澤深仁古今罕覯若管見所及知而不言徒使勞軍糜費上施逾格之恩下無寔受之惠非所以仰體侯中堂爲民造福之至意也爲此不得已冒昧瀆陳是否有當伏乞侯中堂恩賞鑒核俯賜批示祇遵寔爲德便除稟江藩司暨巡道府縣外肅此望恩上稟云云

伏查上江句溧諸山之水下注於赤山湖祇因湖淤塞不通致附近民田年年被潦下游一帶亦受水患是以有此興辦水利之舉約指其要只有二端一於上游求納水之法不使泛濫無歸則民田無水患矣一於下游求受水之緩不使奔騰太急則金陵無水患矣是以職道前次會勘詳議定爲另挑湖中二十里之正河濬深秦淮三岔兩河道加建陳家古牐皆所以爲納水計亦可以爲旱潦備也上游水有所納下游水勢自緩近不爲民田之災遠不爲省城之患所謂水利者當即在是今奉抄批發文生雍與三之稟一以開寶堰河爲無益一以湖中五蕩爲應濬一以湖河有隄恐民占湖地爲可慮職道虛衷體察反復計議以爲所陳各節泥於古未必合於今坐而言終難起而行即如開通寶堰一事初次會勘擬爲東西分洩之計原有此議嗣因集省城紳士會議而止乃十月間據代理句容縣知縣黎令傳據句容紳士陳汝濟等又張長鑑等一再具稟請開[illegible]龍廟河道以便農商並云前吳赤烏年間河道暢通不復繞道京口邑志所載足以爲據等語有案今該生等以爲向無河道開之無益同爲上元句容之紳同議一事而可否互異是否無心矛盾抑係有意牴牾殊難懸揣好在開通寶堰之議並未舉行然紳士之各逞臆見並無定論已可概見矣若濬蕩灘一節前營務處王道詩正先已稟之甚詳從來山下之湖乃水力灌注久成巨浸並非人工挑濬而成即如安徽之洪澤湖歷年患溢只

有議導湖水而設法以分洩者不聞有濬湖身而專恃其注者蓋因工無所施力無可用也赤山湖舊有五蕩均在湖心日漸淤狹若欲濬之使深即窮一冬之兵力不能竭現注之底水且目前淤泥深不可測滅頂堪虞從何插足若欲濬之使寬則全湖周圍約四十餘里力役斷無已時況山水陡發僅恃五蕩以蓄之能保其滿而不溢乎更能保其溢而不致泛濫乎至湖邊所墾田地前據代理知縣黎令面稱均已陸續升科是湖地民占爲田已非一日現在所濬湖中由東而西正河將及二十里之遙均傍舊隄加高增厚全湖環在其中並未新築一隄民間從何侵占倘改濬五蕩以土在湖中環而爲隄竊恐隄外之地轉爲民占也刻下湖河業已工竣其三岔河及湖熟以上之秦淮現已分別築壩料量挑深此一役也計新開湖中正河一道濬深湖外之河兩道當春夏山水下注之時足以多爲容納而宣洩之勢即可稍緩此外加建陳家古牐一道遇潦閉陳家牐則水由三岔河紆迴達於秦淮以緩其勢遇旱啟陳家牐由湖內麻培橋直入秦淮以暢其行旱潦可以有備職道擬俟工竣後再請將湖東淤鄉二十里河道於明年秋間派營濬深使東路之水亦有歸宿則東西兩路納水有資於金陵水利更有把握惟湖熟以西河道職道前稟請不必濬因地處下游深則有高屋建瓴之患是以只請濬湖熟上游賴有儲蓄以殺趨下之勢且湖河之水迂折而力分湖蕩之水併聚而力合川壅而潰遏之

甚難似濬蕩之議遂於濬河之策不待言矣古人治水之法不外窮源竟委若就湖身講求似屬非是職道才識淺薄不敢執己見而好爲辯論亦不敢徇人言而强作周旋總以上游之水納之宜多下游之水洩之宜緩於民田省城兩無妨害爲主未便泥定古制希圖延宕以仰副憲台興利除患寔事求是之至意奉批前因理合據寔詳復是否有當仰祈憲台鑒核訓示寔爲公便

赤山湖志跋

赤山湖志六卷句容倘仰止先生兆山所著也案湖爲秦淮之源初廣百二十里許後爲豪强所占規而爲田羣山之水湖不足容下注於秦淮六七月之間雨集江水既盈淮不得洩溢而横流淮之兩岸皆爲巨浸或一二尺或三四尺淺以盤深以舸行者病之道光己酉江南鄉試且改至九月皆水利不修之害也修水利矣又只知濬淮而不知濬湖不數載而復其故是濬猶不濬也光緒壬午左文襄督兩江始有濬湖之議先生方與其役役未半有大力者梗之文襄亦移節閩中濬湖之功遂廢先生痛之乃爲是志以詳其原委端末俾後之官斯土者賡續成之濬百世之沈災興一鄉之樂利其用心可謂苦矣唯草稿初就或僅有其目先生遽沒今稍事釐正以備志乘之采先生自序名赤山湖源委札記今仍名曰志自序云凡編集文一卷今圖一卷圖說一卷厯代源委圖及圖證一卷古跡攷二卷新年譜一卷凡七卷今定爲今圖第一厯代源委圖及秦淮各鄉圖山水全勢圖第二所補各圖本散附圖說內今亦移於圖後圖說第三集文第四新年譜第五興作錄第六此文襄濬湖公牘也六卷其自序中有古蹟攷二卷皆附於各鄉圖說內未經別出今亦仍之又圖目後注云歷代地名圖與圖證別爲一卷茲卷不入今亦不可復迹矣於戲今之農家往往就古瀦水之澤規爲阡陌謂所以盡地利也然務盡地利之虛名與水爭地而貽他日無窮之害況其所謂利者又皆一己之私而非一鄉之公讀先生是志其亦可憬然悟矣鄉後學蔣國榜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２８
作者＝
页数＝７７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